中華大典

教育典

教育制度分典

私學教育總部

主編：胡金平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教育典・教育制度分典/《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325-5732-5

Ⅰ. ①中… Ⅱ. ①中… ②中 Ⅲ. ①百科全書—中國②教育制度—教育史—中國 Ⅳ. ①Z227②G52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198963 號



中華大典・教育典・教育制度分典(全九册)

編纂：《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出版：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二七二號 郵政編碼 二〇〇〇二〇)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排版：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印刷：常熟市華通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
印張：五三五 字數：一六四〇〇千字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325-5732-5/G・510
定價：三八八〇圓

目録

題解……七
論説……九
綜述……一二
先秦……一二
儒家私學……一二
墨家私學……二九
法家私學……三四
陰陽家私學……三五
名家私學……三五
農家私學……三六
兵家私學……三六
縱横家私學……三七
醫學私學……三七
其他私家傳授……三七
秦漢……三七
儒家私學……三七
道家私學……四二
法家私學……四二
兵家私學……四三
陰陽家私學……四三
曆數家私學……四四
文藝家私學……四四
醫家私學……四五
雜藝私學……四五
書館教學……四五
魏晉南北朝……四七
儒家私學……四七
法家私學……五六
兵家私學……五六
天文學……五九
曆數學……六〇
農學……六二
名家私學……六三
史學……六三
譜學……六四
文學……六四
醫學……六五
書學……七〇
道教私學……七〇
佛教私學……七四
其他……八二
隋唐五代……八二
儒家之學……八二
文字音韻之學……九〇
文章之學……九三
法家之學……一一一
兵家之學……一一三
史學……一一五
譜學……一一八
地理……一二一
書學……一二二
音樂……一三二

畫學……一三二
天文曆算之學……一三三
醫家之學……一三六
農家之學……一四四
道教之學……一四四
佛教之學……一五二
私塾……一六五
宋代……一七一
儒家私學……一七一
道教私學……一七七
佛教私學……一七八
私塾……一八〇
元代……一八四
儒家私學……一八四
私塾……一八五
明代……一二四
學者授徒……二二四
鄉社之學……二二七
義學私塾……二三九
清前期……二四六
設學……二四六
學規……二五三
教學……二七一
清後期……三三四
設學……三三四
規章……三五九
教學……三八二
女學……三九六
傳記……四一九
先秦……四一九
秦漢……四三一
魏晉南北朝……四三八
隋唐五代……四五二
宋辽金元……四九九
明……五一〇
清……五一六
紀事……五四四
藝文……六一一
雜録……六二一

私學教育總部

主編：胡金平

《私學教育總部》提要

私學，近代又稱私立學校，是指由私家或私人團體（包括民間社團）出資興辦、主持經營、管理的教育機構或教育活動。我國私學興起於春秋時期，漢代之後在政府政策的鼓勵下，得到大力發展，成爲古代官學教育的重要補充和輔助形式，尤其是在官學處於衰落的動亂時代，私學更是成爲整個學校教育體系的主幹。與官學相比，私學量大、面廣，更深入民間社會。同時，其教育形式、教育層次、教育規格更具靈活性，培養目標、教育內容、教育方法更有多樣性。大致而言，按教育程度劃分，私學可以分爲蒙學（小學）和經學（大學）兩級，其中蒙學更是私學的主體。按辦學形式劃分，私學可以包含三種形式：一是沒有固定教育場所、遊學四方的私人聚徒講學，如春秋戰國時期儒、墨、道、法諸學派大師的私人講學活動；二是由私家創辦、主持的有著固定教育場所的學校教育類型，如漢代的書館、精舍，宋以後的私塾等；三是由個體或社會集團創辦、主持、管理的新式學堂，近代以來各級各類私立學校均屬此類。私學對於培養人才、啓蒙民衆、教化地方、傳播文化曾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本總部依次由七個緯目組成：題解、論説、綜述、傳記、紀事、藝文、雜錄。其中題解主要是關於各類私學學校名稱、義涵、概念、特點的論説、闡釋；論説主要是關於各類私學設立的目的，其設立對於國家、社會、民衆的價值、作用、意義等；綜述主要是關於各類私學設立的時間、地點、緣由，興衰變遷的脈絡軌跡，學校的管理機構和管理者，教育者和被教育名錄及其來源、待遇和出路，教育、教學、考核制度，各種學校管理規章等，在本緯目下，根據歷史上各個時期私學的設立的情形，將不同的私學作爲其子目分別進行分類編排，依次列有學者授徒（含儒家私學、墨家私學、道家私學、法家私學、兵家私學、醫學私學、道教私學、佛教私學等）、私塾（含教館、族塾、義塾等）、社學、私立學堂；傳記主要收錄在私學中擔任過教育者、管理者，或者在其中接受過教育的學習者的傳記資料；紀事主要收錄傳記資料以外的私學師生在私學中的教育活動、教育事蹟的資料；藝文主要是關於稱頌私學建設、發展的詩詞、歌賦、辭聯、箴銘、小説等資料；雜錄主要收錄未收入以上緯目但又有價值的教育史料，例如有關私學發生的重要教育事件、事實的記述、考證，私學師生的生活狀況和課餘活動的資料等。

目録

題解……七
論説……九
綜述……一二
先秦……一二
儒家私學……一二
墨家私學……二九
法家私學……三四
陰陽家私學……三五
名家私學……三五
農家私學……三六
兵家私學……三六
縱横家私學……三七
醫學私學……三七
其他私家傳授……三七
秦漢……三七
儒家私學……三七
道家私學……四二
法家私學……四二
兵家私學……四三
陰陽家私學……四三
曆數家私學……四四
文藝家私學……四四
醫家私學……四五
雜藝私學……四五
書館教學……四五
魏晉南北朝……四七
儒家私學……四七
法家私學……五六
兵家私學……五六
天文學……五九
曆數學……六〇
農學……六二
名家私學……六三
史學……六三
譜學……六四
文學……六四
醫學……六五
書學……七〇
道教私學……七〇
佛教私學……七四
其他……八二
隋唐五代……八二
儒家之學……八二
文字音韵之學……九〇
文章之學……九三
法家之學……一一一
兵家之學……一一三
史學……一一五
譜學……一一八
地理……一二一
書學……一二二
音樂……一三二

畫學……一三二
天文曆算之學……一三三
醫家之學……一三六
農家之學……一四四
道教之學……一四四
佛教之學……一五二
私塾……一六五
宋代……一七一
儒家私學……一七一
道教私學……一七七
佛教私學……一七八
私塾……一八〇
元代……一八四
儒家私學……一八四
私塾……一八五
明代……二二四
學者授徒……二二四
鄉社之學……二二七
義學私塾……二三九
清前期……二四六
設學……二四六
學規……二五三
教學……二七一
清後期……三三四
設學……三三四
規章……三五九
教學……三八二
女學……三九六
傳記……四一九
先秦……四一九
秦漢……四三一
魏晉南北朝……四三八
隋唐五代……四五二
宋辽金元……四九九
明……五一〇
清……五一六
紀事……五四四
藝文……六一一
雜録……六二一

題解

《左傳・昭公十七年》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論語・子張》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荀子・法行》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櫟梧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

《莊子・德充符》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游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韓非子・詭使》 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窗路，托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

《史記・秦始皇本紀》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略】丞相李斯曰：「【略】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略】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爾雅・釋宮》 門側之堂謂之塾。

《魏書・世祖紀下》 〔太平真君五年〕庚戌，詔曰：「自頃以來，軍國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齊風俗，示軌則於天下也。今制自王公已下至於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其百工伎巧，騶卒子息，當習其父兄所業，不聽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三《考史》 吕成公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言未脱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精舍也。《文選・任彦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謂寺觀，謬矣。

羅倫《一峰文集》卷三《豐嶺羅氏族譜序》 仁其所不當仁，義其所不當義，無適而非仁義也，有所不當乎！齊堂過牛而不忍，仁所不當仁也；夏乘貢金而不信，義所不當義也。仁所當仁，義所當義，可得聞乎？仁莫大於愛親，愛親者必尊祖。義莫大於愛兄，愛兄者必敬宗。斯二道也，孝子慈孫不用其心。惡乎用其心？孝子用其心於斯也：蔬水不知食之淡，衣絺不知衣之惡，井樸不知居之陋，日月邁，血氣衰，不知老之至。凡祖之所出，宗之所別，無所不用其愛且敬焉。合敬同愛，不思以繼之，敬愛止於吾身矣。爲之法焉：緦麻無服之親同爨也，謂之義聚；分井以給之，謂之義田；儲蓄以備其急也，謂之義莊；列屋以居之，謂之義宅；羣族人之子弟廩而教之，謂之義學；斂棺衾葬之於族也，謂之義塚。合而名之，若江州之陳、浦江之鄭，謂之義門，無所往而不爲義，仁在其中矣。

唐胄《正德瓊臺志》卷一七鄺彦睿《惠通義學記略》 今之侈於閎閱，厚於膏粱，不屑教矣。厄于奔走，切於饑寒，不暇學矣。驕于天資，不好學矣。甘於凡

下，不願學矣。是故不曰社學，無以異於今也，而曰義學焉者，使夫人之學而有貴賤貧富之分，而惟束脩是計，非義也；使夫人之學而有中不中、才不才之擇，而惟人品之是論，非義也；使夫人之凡生於斯、流寓於斯者之子若孫無貴無賤、無富無貧、無中無不中、無才無不才，是則謂之義焉。

顧憲成《涇皋藏稿》卷七《願義編序》 予詢其意，答曰：「爲天下必自齊家始，齊家必自睦族始，睦族必自義田始。義田厚其生也，於是乎有義塾。義塾正其德也。厚其生乃可以正其德也，夫然後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故曰必自義田始。」

陳高《不繫舟漁集》卷一二《趙氏書塾記》 古之爲教也，立學於國、序於術、庠於黨，而家則有塾。【略】樂清趙君士正，世居莆岐，至正甲午始遷於壺山之下而居焉。乃謀諸從子，闢塾於家，延致名師，盡聚其族之子姪而教之。幣帛饔膳之費，咸出於己。【略】君子謂茲塾之設，一舉而三善備焉：收其宗族而不遺疎遠，非尊祖敬宗之義乎？訓以德義而使之興行，非敦睦九族之要乎？矜其匱乏而教之知學，非作養人才之道乎？

李德林《定頴紀事》卷一《立義學詳文》 惟書院所以育成材，而義學乃以端蒙養也。夫蒙養爲立身制行之始，能端其始，則風俗之易移胥基於此，其有關於世道人心也甚巨。

論説

《商君書・壹言》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時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國務不可不謹也，事本不可不摶也。制度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治法明，則官無邪。國務壹，則民應用。事本摶，則民喜農而樂戰。夫聖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從事于農也，不可不知也。夫民之從事死制也，以上之設榮名，置賞罰之明也。不用辯說私門而功立矣，故民之喜農而樂戰也。見上之尊農戰之士，而下辯說技藝之民，而賤遊學之人也，故民壹務；其家必富，而身顯于國。上開公利而塞私門，以致民力，私勞不顯于國，私門不請於君。若此而功名勸，則上令行而荒草闢，淫民止而奸無萌。治國能摶民力而壹民務者彊，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孟子・滕文公上》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孟子・滕文公下》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略】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莊子・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以蕃息畜藏爲意，老弱孤寡，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泛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墨子稱道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

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苛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内，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説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

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公而不党，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

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脱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静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静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魠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虚不毀萬物爲實。

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静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虚，無藏也，故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於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説，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瑰瑋，而連狘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蜕，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厤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内，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有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絶。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黄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

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强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韓非子・顯學》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顔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

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鬬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内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

《呂氏春秋・有度》 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内，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

《呂氏春秋・當染》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禄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絶。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吴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史記・儒林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以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録焉。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争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隋書・經籍志三》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儒、道、小説，聖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醫方，聖人之政也，所施各異。世之治也，列在衆職，下至衰亂，官失其守。或以其業遊説諸侯，各崇所習，分鑣並騖。若使總而不遺，折之中道，亦可以興化致治者矣。《漢書》有《諸子》、《兵書》、《數術》、《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爲十四種，謂之子部。

《全唐文》卷一六四李嗣真《書後品》 昔蒼頡造書，天雨粟，鬼夜哭，亦有感矣。蓋德成而上，謂仁義禮智信也；藝成而下，謂禮樂射御書數也。吾作《詩

品》，猶希聞偶合神交自然冥契者，是才難也。及其作《書評》，而登逸品數者四人，故知藝之爲末，信也。雖然，若超吾逸品之才者，亦當夐絶終古，無復繼作也。故斐然有感，而作《書評》。雖不足以對揚王休，宏闡神化，亦名流之美事耳。與夫飽食終日，博弈猶賢，不其遠乎！項籍云：「書足以記姓名。」此狂夫之言也。嗟爾後生，既乏經國之才，又無干城之略，庶幾勉夫斯道。近代虞秘監、歐陽銀青、房、褚二僕射、陸學士、王家令、高司衛等，亦并由此術，無所間然。其中亦有更無他技，而俯拾朱紱，如此，則雖慙君子之盛烈，苟非莘野之器，箕山之英，亦何能作誠凌雲之臺，拂衣碑石之際耶！今之馳騖，去聖愈遠，徒識方圓而迷點畫，亦猶莊生之歎盲者，《易》象之談日中，終不見矣。太宗與漢王元昌、褚僕射遂良等，皆授之於史陵。褚首師虞後又學史，乃謂陵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處也。陸學士柬之受於虞秘監，虞秘監受於永禪師，皆有體法。今人都不聞師範，又自無鑒局，雖古迹昭然，永不覺悟，而執燕緹以爲寶，玩楚鳳而稱珍，不亦謬哉！其議論品藻，自王惜以下，王僧虔、袁庾諸公，皆已言之矣，而或理有未周。今采諸家之善，聊指同异，以貽諸好事。其前品已定，則不復銓列。素未曾入，有可措者，亦復云爾。太宗、高宗，皆稱神札，吾所伏事，何敢寓言。今始於秦氏，終於唐世，凡八十一人，分爲十等。

《册府元龜》卷六〇四《學校部・奏議三》　宇文炫爲右補闕，以德宗貞元三年正月上言：請京畿諸縣鄉村廢寺竝爲學。竝上制置事三十餘件。疏奏不報。

《柳宗元集》卷二五《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浮圖游。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

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游以此。

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

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四《答李生第一書》　辱書，適曛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愚，爲足下答，幸察。

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橈雲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爲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

來書所謂浮艷聲病之文，恥不爲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爲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舍其斧斤，可乎哉？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

來書所謂急急於立法寧人者，乃在位者之事，聖人得所施爲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咏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

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思，敢自疎怠，聊復所爲，俟見方盡。湜再拜。

劉軻《劉希仁文集・三傳指要序》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爲義也，非介然温習之所至，頤乎其粹者也。軻嘗病先儒各固所習，互相矛盾，學者準裁無所，豈先聖後經以闕後生者邪？抑守文持論，敗潰失據者之過邪？次又病今之學者，涉流而迷源，拾經以習傳，摭直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從組繢者矣。既傳生于經，亦所以緯於

經也。三家者，蓋同門而異户，庸得不要其終以會其歸乎？愚誠顓蒙，敢會三家必當之言，列於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冀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俾《左氏》富而不誣，《公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是非殆乎息矣。庶儒道君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陳耆卿《篔窗集》卷三《代送學子之婺女序》 宋有天下，德厚而澤遐，施于金枝，繁暢滋殖，非徒富貴之，且稔於教，以故誦詩讀書與韋布之士敵。盛莫盛於台黄巖，其别有二：曰江北，曰西橋。其父兄類以道德性命之學名家，子弟油油翼翼，奉家學惟謹，誦讀之勞又有非韋布所及者。余非獨慶諸趙之昌，又以見聖朝之化訓本支者長也。獨自恨寡陋，生乎其里而不接其人，私竊以爲愧。戊辰春，杜門家食，忽有以書幣來者，乃江北趙招余以館也，余欣然從之。入其塾，乃得親承其父兄而熟交其子弟，所見過所聞。通之於子弟行爲最長，穎悟絶人，余所愛重也，與之處相得驩甚。不數月，侍其父官婺女，且來告别，余因語之曰：人之學不惟其地，惟其志。今夫爲人子弟而不遇賢父兄可嘆也。子父兄賢矣。遇賢父兄而己無美質可至於學，可嘆也。子之質美而可至於學矣。夫有賢父兄，又有美質可至于學，能充其志焉，則何向不成？婺女多師友，往而參之，必有以啓發。子用是率仲及季，鞭策於久大，則爲不虚其美質者也，不愧其賢父兄者也，不負余之所愛重者也。修塗犯暑，願加護。

吴澄《吴文正集》卷四一《儒林義塾記》 余考前代義塾之設，睢陽爲首稱。學舍四五百間，好義之家所自爲，而不屬於官府，其後遂最天下四大書院之號。五季衰亂之餘，上無教，下無學，而士之讀誦傳習猶幸不廢者，其功爲多。今日所在書院鱗比櫛密，然教之之師官實置之而未嘗甚精於選擇，任滿則去矣；養之之費官雖總之，而不能盡塞其罅漏，用匱則止矣。是以學於其間者，往往有名無實，其成功之藐也固宜。劉氏義塾既不受官府之拘牽，則其睢陽之初一也。其養之之費有繼，而教之之師亦惡可不慎也歟？不然，學徒鏘鏘，書聲琅琅，非不可視、可聽也；要其效之所成，高者僅可應舉徼利達，卑者不過識字記姓名而已，又僕足云哉！教者、學者如之何？其必遵朱子之明訓，拳拳佩服，弗至弗措；必洞徹於心，必允蹈於身；行必可以化民美俗，才必可以經邦濟時，而非但呻畢摛辭之謂。夫如是，命世大儒由此而出，庶其不負建塾者之心乎！

黄溍《文獻集》卷七上《鄉學記》 霸之益津人宫君琪，即其西鄉所居作學舍，合諸莊子弟俾肄業其中，且爲廟，像先聖先賢，以春秋旦望奠謁，如學官法。念不可無以示永久，爰狀其事，走京師，請奎章閣侍書學士、内翰虞公爲之記，公方有大論撰，未暇如君琪請，乃以狀授滃，俾執筆而書之。滃惟古之施教導民，有本有原，必由鄉以達於國，是以六鄉之吏，去民愈近者，爲教愈詳，一歲之中，州長之屬民讀法者四，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閭胥則無時焉。若夫二十五家之閭，則又有門塾以仕焉而已者，爲之左右師，雖閭胥弗親也。故上之教不煩，而民之爲士者恒足賴。故其《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人生其時，獨何幸歟！今郡邑用著令，既咸得立學，承宣德意，而崇厲之。厥有師帥，而鄉閭之教希闊弗講，雖有朴茂之質，何以培其根而達其支也哉？君琪不自耀其材，以取顯仕，而主昌平之候館，固非有長民者之責，迺能汲汲焉圖所以私淑其人如此，可謂有志于古矣。昔者魯修泮宫，而《春秋》不書，説者類曰：「此有國之常事爾。」君琪之爲，蓋禮之以義起而出於常事之外者也，可無書乎？凡廟學總爲屋若干楹，費錢若干緡，經始於至順二年春二月，而落成於秋八月。翰林直學士趙公子昌與君琪居相望，實有以相之。其來請記，則冬十有二月也。

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五《安成李氏重修安賢義塾記》 昔者先王爲井田以養民，爲鄉校以教民。周衰，井田法壞，斯民貧富至於相懸；鄉校法壞，斯民賢愚至於相絶。而君子小人之事，判然兩途。賤日益多，貴日益少；法日益密，禮日益疎。後世興者，雖汲汲然設爲教官之任，而井田經界勢不可復。郡邑教養豈能遍及齊民也哉！有富而好禮之士，出而建義塾焉。義塾既作，一鄉之士患不志於學，不患無從師之資。一塾之師，患學者之不勤，不患供億之不繼。推此至公之心，求復世道之古，其機不在兹心乎？師道由是而立，善人由是而多，風俗由是而美，義不可勝用矣。《禮》：「門左之堂曰塾。」塾之爲言熟也。吾固願義塾師友之至斯也，教者熟於其教，毋致扞格而無序；學者熟於其業，毋致寒暴之罔功。如是，則無負李氏建塾之美意矣。

汪克寬《環谷集》卷五《万川家塾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非家有塾也，二十五家爲閭，閭同一巷，巷首有門，門側之堂謂之塾，仕焉而已者教於是焉。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而其所以爲教者，皆因性誘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鎔樂冶，以成其德，以達其才。敬敏任恤，則閭里書之；孝友睦婣，則族師書之。士生斯時，不待捨去桑梓而有學，有師，其人才之盛，風俗之美，非後世所能及也。井田既廢，閭里無學，士常輕去鄉土而事遠游，行之修窳無所於考。教之者以訓詁爲賢，學之者以葩藻爲功，非惟無以淑其人，而且斲喪人之本然之性矣。

王毅《木訥齋文集》卷一《送葉世傑赴陳氏家塾序》　古之教者教人以德行，是以人才盛而風俗厚。後世之教者教人以文辭，是以人才衰而風俗薄。自國學以至於家塾，大小雖殊，其教之得失無以異也。余友葉君世傑銳意經術，學有淵源，其才固不凡矣，而沉默莊重可以愧末俗之儇浮者，此尤余之所敬畏也。歲己丑春，陳君天秩不遠千里，招延於家，使教其子弟。兄弟之子交遊執友相答以詩，屬余序之。余謂陳氏爲吾鄉望族，貲産甲於一邑，狃於侈靡，溺於晏安，其子弟清俊者雖多，篤實者罕見。若止以文辭教之，假令摛繪日工，祇益其過，此正伊川程夫子所謂不幸者，可不懼哉！余故首舉教法之得失以告之，欲世傑率先以躬而教以德行，所以望世傑者甚隆，而待陳氏子亦不薄矣。抑所謂教以德行者無他焉，亦惟飭勵師道，以折其驕盈之氣；演繹經訓，以啟其禮義之心，庶足以振而拔之，將見小子有造一家之俗爲之丕變矣。敢序斯言志諸詩卷之端以勉旃。

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一一《上海橫溪義塾記》　嗚呼！古之長民者，惟治與教而已，此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調供億，趨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仕於其時者，不過以審獄訟，時賦役，慎保守爲職業，豈復有爲治之具，而況於教乎！惟其教之或熄也，故世之人淪胥而爲異端之歸，凡浮屠、老氏之宮既竭其力以興之，而其心術又且大壞於其說。數百年來，膠於見聞，曾莫之悟也。孰謂俗衰政弊之餘，而君僅以一縣之佐，斷斷焉撤土偶以示異端之當屏，新學廬以明正教之宜崇，使斯民也歸乎塗轍之正，而不惑由乎門户之中而無疑，豈非古長民者之用心乎！而橫溪去縣治既遠，風氣清淳，習俗渾厚，其民固易使也。繼今以往，復能以君之所期待者，尊信而從事之，識察乎問學之博，考驗乎躬行之實，端其心志以定其本，措諸事業以施諸用，他日人材之盛，彬彬然自斯塾而出，則君之遺愛，又豈有既乎四方長民之吏，聞君之風，且有作而興者，而況於繼君之後者乎！君名聚，字敬德，臨海人。

徐有貞《武功集》卷三《史館稿・華峯書舍記》　古之君子之讀書也，自少至老，窮與達一事乎書，其事乎書也，非求其句讀而已也，所以求其義理焉。非求其義理而已也，所以求其道焉。求其道者，得之於心而爲德，行之於身而爲行，措之於天下國家而爲事業。能乎此也，而後謂之讀書。讀書而不能乎此者，書之蟊爾，君子弗爲之哉！惟其欲能乎此也，故自少至老，窮與達一事乎書，順於道則行，逆於道則止，道亨則進而道否則退，行止進退不必於己而必於道，是則無負於書矣。今之挾書而讀者周天下，然其無負於書者何鮮耶？

吾友江君時用，蜀之江津人，故雲南參議順中之子也。幼則傳經於家，長而結廬華蓋山中，閉户讀書者數年。宣德庚戌，一舉而得進士，復召試，入翰林爲庶吉士，居五年而拜編修。今焉詔俾暫歸於鄉，時用聞命，欣然就道。以予同官，過門言別。因謂予曰：「吾所居山爲蜀中第一佳處，峰巒環焉，江流帶焉，外阻而中夷，果蔬魚米之需，無仰而足。吾甚樂之。方吾讀書之日，初無仕宦之心也。爲兄弟所勉而出，雖忝儒官，不廢簡編，而吾讀書之功，比之山中十不及一。非敢自怠也，蓋有所繫而然爾。且吾母在堂，定省惟曠。今吾之歸，既得少修子職，而日有餘力，又得益讀吾書，以求其道之未至。吾幸多矣。願爲我記於廬以勉焉。」予歎曰：嗟夫！自舉子之業興，而古人之學廢。學者僅通章句，輒求仕進。及既得之，即已棄書而不讀。若吾時用，未仕而學已優，既仕而學弗輟，人將以爲不可幾及，而時用乃欲然不自足，方欲益讀書以求至乎道，其異於人也遠已。雖然，時用不以今之人自待也，以古之君子自待也。以古之君子自待，則其求之於書者必將見之於德行事業，制其行止進退而不爽也。今其歸，固能修孝於家矣，異日天子召之來，而其於國也，獨無所效忠乎哉！此不可不求者也。昔趙普讀《魯論》，而曰「治天下用此足矣」，真德秀爲《大學衍義》，亦曰「如有用我者，持此以往」。予願與時用勉之，以求無負於書也。

周瑛《翠渠摘稿》卷四《題嘉魚李氏義學》　嘉魚有士族曰李氏，李氏先世曰宗儒、宗儀，宋慶曆間相與建義學于其所居西保湖西，以待四方學者。建炎亂，學廢。慶元間，其孫貢元名桂者復之。縣判云：「鄉校不存，家塾獨著，此難事也。」今新修縣志，載其事特詳。弘治辛亥，瑛以鎮遠知府書滿歸，宗儒某世孫承箕來謁，爲説甚異，最後請曰：「先世義學，願有言。」承箕字世卿，嘗取鄉第矣。近游南海，從陳白沙。歸，遂欲居大崖山以老。其説以爲静極則心虚，心虚則理見，故視《六經》若土苴，視形骸若仇敵，視聖人所立禮義之防若纏束綑縛，欲徹去之。白沙予友也，二十年前同在都下，瑛見其神清氣完，心地定疊，往往以其静觀天下之動，竊以爲古閉關人也。今世卿從白沙，不知此意果出白沙否？果出白沙，則吾盡已之説矣，聽世卿擇焉。

瑛聞，人心無外，聖人静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由體及用，一以貫之。自餘爲學，皆由博以及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既得一本，則所謂萬殊者亦可推此以貫之矣。

瑛請得以言其功程次第。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已。蓋居敬則心存，聰明睿知由此日生，然後可以窮理。窮理者，非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極其至焉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人心無外也。不即物以窮理，其能靜此心之體乎？故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粗，自食息之末以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求其理。求其理，謂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於自然、當然求其所以然，積累既多，自然融會通貫，而於所謂一本者或自得之矣。一本固非學者所敢言，然聞之《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譬如穀種，雖曰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雞卵，雖曰渾然，而羽毛嘴爪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則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誤。蓋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搖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異。然而既見本源，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矣。此聖學之大畧也。

今夫靜坐不相與講學窮理，果足以立天下之大本乎？果足以行天下之達道乎？因記官禮部時，嘗夢入僧寺，見木案閣古書數帙，取視之，皆言動靜有無。予曰：「子靜云何？」僧曰：「吾所謂靜，與儒同。靜無而動有也。」予曰：「是惡得同？儒於靜言無，雖無而實有也。惟其實有，是以見諸用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不可改易。子謂無，則直無耳。吾知其見於用也，天可以爲地，地可以爲天，雖欲不倒置，不可得也。」時白沙在側，白鬚而朱頰，予質以僧言，笑而不答。此事嘗書以寄白沙矣。今世卿論學與瑛異，復欲得瑛言，故備書之，以附義學諸題跋之後。世卿謂何？白沙謂何？

唐順之《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一二《重修涇縣儒學記》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優於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爲庠序之師，至於閭胥、族師、什伍之所鼓篋而從焉者，亦無不命于上，而一閭一族之間，亦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磨切，是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周衰，王道廢缺，齊魯列國學校猶在，不過粉色潤餙，而《易象》、《春秋》十六國之樂，徒以誇於諸侯賓客，爲古物玩具，而未嘗以教諸弟子。所謂學官與弟子云者，翊翊禮樂，徒能習其鏗鏘鼓舞，而絶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私相與教授于山澤之間，不出户庭而自成庠序，蓋觀於洙泗之濱，訢訢侃侃，弦歌鼓瑟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習禮焉，而使觀者低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時，非有司樂象胥之職，没不與瞽宗之祭，而弦歌數千人者，亦非所謂司徒俊士之選也。自是之後，西河鄒嶧、傳《易》授《詩》，紛然彌衆，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聽，縉紳動色，蕃夷武卒，莫不受經。然秖以爲太平之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者不在也。濟南闕西、琅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君教授，生徒至萬餘人，然亦不屬之庠序。由此言之，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爲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山澤，而師道爲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繫之矣。

國家建學徧宇内，蠻陬海徼，莫不有學，生徒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至盛。然而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乎章句佔嗶，所志者不過乎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亦惟騖文詞之博而秖以爲溺心滅質之資，矜廉隅之飾而秖以成詭激矯誕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修身治心，詠詩習禮，考業講德于巖燕處之間，先王之禮樂經術亦稍稍賴以不墜。然庠序爲虚器而師弟子爲私名，論世者亦太息于斯焉。

唐彪《讀書作文譜・父師善誘法》 教法要務　唐彪曰：教法嚴厲，乃至煩苦之事，實先生所不樂爲；然先生欲求稱職，則必以嚴爲先務。不然，學問雖優，而教法過於寬恕，使弟子課程有缺，終非師道之至也。

唐彪曰：凡書隨讀隨解，則能明晰其理，久久胸中自能有所開悟；若讀而不講，不明其理，雖所讀者盈篋，亦與不讀者無異矣。故先生教學工夫，必以勤講解爲第一義也。

唐彪曰：凡同館所讀之書文一半相合，則諸人可以同解同聽，先生自然工夫有餘；若所讀之書人人各異，每人需一番講解，則不特先生工夫無暇，即力量亦有所不及。然此必先生虚心細察，與有學識者商量，確知何書何文當讀當解，宜先宜後，確有成見，然後使學生課程不甚參差，庶幾講解簡省而學生受益多也。

唐彪曰：先生教童子之法，其根基全在正二月間，此時宜屏絶外務，專心致志開導督責，令學生讀書字句分明，課程悉循法度，此後訓誨工夫俱易爲力矣。又曰：學生前師手中所讀之經書全不成誦者，後師多不令其温習，此甚非教誨之善法，亦非忠厚長者之道也。必也於初入學時，悉令其開明前此讀過之書，於每册中或令學生背半，或令背三分之一，以驗其生熟。四書本經半日皆可背畢，甚不費工夫，不當以難視之也。生則先宜令其温習，不必授生書，一則能知學生之底蕴，

則教誨易於成功；二則可免不肖子弟避難就易，止温其熟者，竟置其生者，以致長大，經書不能成誦；三則經書既熟，可免學生終身之怨；四則我樂補前師之所不足，後日之師亦必樂補吾之所不足；此又感應必然之理也。此項係爲師者至要工夫，不可忽視也。

唐彪曰：夫子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父兄苟不購覓好書與子弟誦讀，先生必宜再三開導鼓舞之。購覓無刻本者，必宜令其借抄，不然，當讀者既無其書，將以何者爲資益學問之具，此實先生必不當漠視者也。

童子最重認字并認字法

唐彪曰：凡教童蒙，清晨不可即上書，須先令認字。認不清切，須令再認，不必急急上書也。何也？凡書必令學生自己多讀，然後能背，苟字不能認，雖欲讀而不能，讀且未能，烏能背也？初入學半年，不令讀書，專令認字，尤爲妙法。

唐彪曰：「先生教讀書不過五六遍，至多不過十餘遍止矣，而童蒙心散，不會用心，先生教彼時，彼心已不在書，不過隨先生之口述而念之，資性鈍者既到案頭，一句且不記住，先生催促，彼終不讀，非不欲讀也，不識字也。在童蒙幼稚無知，但畏書之難讀，疾書如仇，而不知由於不識字之故；在先生更不深思，但咎學生之頑拙，罵詈朴責交加，而不知由於己不教令認字之故。噫！所謂方枘圓鑿，兩不相入也。若先教令認字，字既能認，雖教三遍四遍，彼到案頭亦能按字口誦，讀至百遍外，雖甚拙者亦能記能背矣。【略】

唐彪曰：教童蒙，泛然令認字，不能記也。凡相似而難辨者，宜拆開分別教之：在上如𠂇字音見、𠂆字音眠、厂字音罕、广字音談之類，在左如阝字音阜、斜日音日、斜目音目、斜土音土、斜王音玉之類，在下加丿字音人、儿字音巳、辶字音綽、走字之類，在右如卩字音節、阝字音邑、反文攵字之類，在中如戍戌、臣巨、微徵之類，凡見易混淆之字，即當引其相似者證之，曰：「此宜分別熟記者也。」如此始能記憶，無訛誤遺忘之患矣。此教認字之法也。更有令彼覆認之法，將認過之字難記者，以厚紙鑽小隙，露其字，令認之，或寫於他處令認之，倘十不能認六者，薄懲以示儆，庶可令其用心記憶云。

教授童子書法

唐彪曰：教授童子書，遍數雖少，無害也，但宜極緩，令童蒙聽得句句分明，看得字字周到，到案頭未有不能讀者。若授之急疾，如自己讀書之狀，學生不但眼看未到，耳聽亦且未明，勉强隨聲，既不知字句爲何物，安望其到案間能自讀也？

唐彪曰：每見童蒙讀書，一句之中或增一字，或減一字，二段書或上截連下，或下截連上，此皆先生未曾與之講明句讀與界限道理，以致學生顛倒混亂讀之。若先生將句讀道理講明，則自然無增字減字之病，將界限處用朱筆畫斷，教令作一截讀住，則自無上截連下、下截連上之病。又有極長之句，原不可加讀點，但學生幼小念不來，亦須權作讀句加讀點，則易念也。一册書中定有數處至難念者，然能知其中有界限有差別，則亦易讀，苟不能知，縱讀多遍亦不成誦。如《子路問聞斯行諸》一章，每見童蒙讀此章多混亂不清，因不能記。爲先生者遇此等書，教讀時宜細細開示學生，前是夫子教由求之言，次是公西華問夫子之言，後是夫子教公西華之言；第一界限是聞斯行之止，宜畫斷作一截讀住，第二界限是敢問止，宜畫斷作一截讀住，第三界限是故退之止，宜畫斷作一截讀住。又如《知虞公之不可諫》一節，原分六段，有六界限可指畫斷作六段讀之，自然易記，苟不分清，求其不錯亂也難矣。差別者，如兩孟書中五畝之宅凡三見，而三處字句不同；《堯有天下與舜有諸》一章，萬章述問與孟子所説，字多不同；《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一章，舜薦禹之辭與禹薦益之辭，文義大段同而字多不同。此等不同處，有學識者方能分別，在童蒙則不能，愈讀愈亂，不開示之，無由明白，開示之，自然易讀易記矣。

童子讀書温書法

唐彪曰：欲學生書熟，必當設籌以記遍數，每讀十遍令繳一籌，一者書之遍數得實，不致虚冒；二者按期令繳籌，遲則便可催促督責之；三者籌不容不繳，則學生不得不勤讀以早完課程，殆一舉而三善備矣。

唐彪曰：凡幼學本日所讀書，但隨其資之高下，令讀之若干遍，必滿其數，能背固佳，即不背亦可。次日加讀若干遍，亦必滿其數始背；背畢，將二日前書加讀若干遍，三日前書加讀若干遍，均令滿數，然後總背，生則示儆，訛別字以角圈標記之，然後授生書，此讀書帶理書之法也。凡書倩朋友先背後送先生背，則純熟而無訛誤生澀矣。資有高下，授書有多寡，故遍數之繁簡宜因人而定，不能盡拘一例，斟酌變通，必使與資相合方善也。【略】

唐彪曰：凡學生背書，必使其聲高而緩，先生用心細聽，則脱落訛誤之處了然於耳，然後可以記其脱誤而令其改正；若聲輕而且速，則不及察矣。又有書不能背，倩同堂之人哄然讀書，以亂師之聽聞者，又有書不能背，將所讀之書或

書之掌中，或書於片紙偷視而背者。凡此諸弊，爲師者亦當時時覺察也。

童子學字法

唐彪曰：寫字重在執筆，執筆之法全在掌虛指活。今童蒙初學書，勢必借先生運筆；若不將物撐於童子手中，必將五指捏攏，後欲放開，令掌虛指活，難之至矣。爲之計者，莫若將小輕圓木或縫就小布團如鷄子樣者，令童蒙握手中，然後先生運筆，庶指與掌俱活動，而年長字易工矣。【略】

唐彪曰：余在越中，見童蒙字式正格中書大字，旁縫書小字，此法極佳。蓋單學大字則後日能大書而不能小書，單學小字則後日能小書而不能大書，均之有病；惟此法則兩得之也。又年稍長者，其字式每行大小皆四字，止書一字以爲式，其餘三字皆令自書。蓋寫一字爲式則有成法可遵，餘令自書則不得不用心臨摹求肖矣。

童子宜歌詩習禮

王陽明曰：教童蒙，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蓋以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挫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悦，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剥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號呼嘯於咏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於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童子讀古文法

唐彪曰：初學先讀唐宋古文，隨讀隨解，則能擴充才思，流暢筆機，較之時藝爲益更多。若讀而不解，不明其義，將焉用之？其周秦漢古文神骨高隽，初學未能跂及，宜姑後之。雖然秦漢古文少時亦可誦讀，惟講解取法，則宜先以唐宋古文爲易於領略耳！然讀不必多，留其餘力以讀周秦漢古文可也。

童子讀文課文法

唐彪曰：童子開手，宜先讀有用之文，如學問、政事、倫紀、品行之類，則有文料可以取資，不然腹空之至，將以何物撰成文藝？讀百篇之後，稍有文料，又當知作文巧妙不盡在於書理，每題各有作法，一類不讀數篇，則不能周知題核，故又貴以作法分類致功，使諸題作法盡爲我知，無有遺漏，則胸中有主，重疊無益之文可以不多讀矣。

唐彪曰：童子某時讀某類文，即宜以其類命題課之，最佳法也。

唐彪曰：爲人師者，於弟子之文，或有未是，無志怠學者，必當督責之，其勤學好勝者，但當指示所以不佳之故，不宜深咎之，恐反阻其進機；惟令之如法致功，自有日新月異之益矣。

唐彪曰：童子學識疏庸，作文時，題中所有實義，先生宜與之講明，如《學而時習之》題內，有致知力行諸義。文凡題有輕重虛實，我雖明教之，而文終屬彼自作，故言之無害也。不然，題義不明，將一日之工夫心力俱付之無用，豈不甚可惜乎？

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思辨録輯要前集》卷一《小學類》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自是正理。然古者人心質朴，風俗淳厚，孩提至七八歲時，知識尚未開。今則人心風俗遠不如古，人家弟子至五六歲，已多知誘物化矣，又二年而始入小學，即使父教師嚴，已費一番手脚，況父兄之教，又未必盡如古法乎。故愚謂今之教子弟入小學者，決當自五六歲始。

小學之書，文公所集備矣。然予以爲古人之意，小學之設是教人由之，大學之教乃使人知之。今文公所集，多窮理之事，則近於大學。又所集之語，多出《四書》、《五經》，讀者以爲重複；且類引多古禮，不諧今俗，開卷多難字，不便童子。此《小學》所以多廢也。愚意小兒五六歲時，語音未朗，未能便讀長句，竊欲仿明道之意，采擇《禮經》中之《曲禮幼儀》，參以近禮，斟酌古今，擇其可通行者編成一書，或三字或五字，節爲韵語，務令易曉，名曰《節韵幼儀》。俾之即讀即教，如頭容直，即教之以端正頭項；手容恭，即教之以整齊手足；合下便教他知行并進，似於造就人材之法更爲容易。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古人教人，自幼便教他禮樂，所以德性氣質易於成就。今人自讀書之外，一無所事，不知禮樂爲何物，身子從幼便驕惰壞了。愚意自《節韵幼儀》外，更欲參酌古今之制，輯冠、婚、祭及鄉飲、鄉射諸禮爲禮書，喪禮不可豫習，擬另輯爲一卷，俾學者居喪時讀之。文廟樂舞及宴飲升歌諸儀爲樂書，俾童子十數歲時，仍讀《四書》，兼習書數，暇日則聚於一處，教升歌習禮，如古人舞《勺》舞《象》之類，務使之郁郁彬彬，則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或可不勞而致。

凡人有記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識未開，則多記性，少悟

性。自十五以後，知識既開，物欲漸染，則多悟性，少記性。故人凡有所當讀書，皆當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讀，不但《四書》、《五經》，即如天文、地理、文學、算學之類，皆有歌訣，皆須熟讀。若年稍長，不惟不肯誦讀，且不能誦讀矣。今人村塾中開蒙，多教子弟念詩句，直是無謂。

凡子弟學寫倣書，不獨教他字好，即可兼識字及記誦之功。

宋儒教小兒習字，先令影寫趙子昂大字《千字文》，稍長習智永《千字文》，每板影寫十紙，既畢，後歇讀書一二月，以全日之力通影寫一千五百字，添二千三千四千字，如此一二月乃止。必如此，方能後日寫多，運筆如飛，不至走樣，亦是一法。

四明程端禮有《家塾分年讀書法》，教童子讀《四書》、《五經》，先令讀正文，既畢，然後却讀註亦可。蓋子弟讀書，大約十歲以前有記性，以後漸否。若令先讀正文，雖子弟至愚，未有不於十歲以前完過者，此亦讀書之一法。況《孟子》一書，分章甚長，今子弟讀《孟子》，連集註讀，多不知首尾，每每易於漏脱。若先讀正文，亦可免此病。

文公有言：古有小學，今無小學，須以「敬」字補之。此但可爲年長學道者言，若童子則可由不可知，定須教以前法。

陽明先生社學法最好，欲教童子歌詩習禮，以發其志意，肅其威儀。蓋恐蒙師惟督句讀，則學者苦於簡束，而無鼓舞入道之樂也。然歌詩則近於鼓舞，習禮則便有簡束的意在。古人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蓋人當少年時，雖有童心，然父兄在前，終有畏憚，故法不妨與之以寬，寬者所以誘其入道也。年力既壯，則智計漸生矣，此時而純用誘掖，則將有放蕩不制之患，故法又當與之以嚴，嚴者所以禁其或放也。二者因其年力各有妙用，故古時成就人多。今之社學，止以句讀簡束童子，固失鼓舞之意矣。若誤認陽明之意，純用鼓舞，又豈古人之意乎？立教者當知所以善其施矣。

近日人才壞，皆由子弟早習時文。蓋古人之法，四十始仕，即國初童子試，亦必俟二十後，方許進學，進學者必試經論。養之者深，故其出之者大也。近日人務捷得，聰明者讀書摘段數葉，便可拾青紫，其胸中嘗有一毫道理知覺，乃欲責其致君澤民。故欲人才之端，必先令子弟讀書務實。

昔人之患在樸，今人之患在文。文翁治蜀，因其樸而教之以文也。今日之勢正氣文翁相反。使民能反一分樸，則世界受一分惠。而反樸之道，當自教子弟始。有心世道者，慎毋於時文更揚其波哉。

教小兒不但是出就外傅謂之教，凡家庭之教最急。每見人家養子，當其知識乍開時，即戲教以打人罵人，及玩以聲色玩好之具。稍長，或取人一針一柴，則大喜，稱贊之曰：「此兒亦知作家矣。」是教之爲盜賊也。此等氣習沁入心腑，人才何緣得成就。

家庭之教，又必原于朝廷之教。朝廷之教以道德，則家庭之教亦以道德；朝廷之教以名利，則家庭之教亦以名利。嘗有友人問：「建文時何多忠義？」予曰：「此父兄之教嚴耳。」友人問：「何以知之？」曰：「以朝廷之教知之。」蓋當時朝廷之教甚嚴，其子弟苟或居官而不肖，則累及父母，累及宗族。故孩提之時，苟或不肖，則其父兄必變色而訓之。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累既深，所以居官之時，雖九死而靡悔也。

灑掃應對進退，此真弟子事。自世俗習於侈靡，一切以僕隸當之，此理不講久矣。然應對進退，貧士家猶或有之，至於灑掃，則貧士家亦絶無之矣。偶過友人姚文初家，見其門庭蕭然，一切灑掃應對進退，皆令次公執役，猶有古人之風。文初，現聞先生之後也。其高風如此，爲貧士者可以愧矣。

或問：六藝，童子十五以内恐未必能習。曰：玩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文」字則與「義」字有別，文是習其事，義是詳其理。禮樂雖精微，然《禮記》云：「十三學樂誦詩」，又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則知由粗以及精，自有因年而進之法。射御雖非童子事，然北人與南人不同，曹丕《典論文》自言「八歲即學騎射」，是射御亦非難事也。至於書數，尤易爲力。

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興，蕭何草律令：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則知古人皆以字學爲小學，故人皆識字。今俗崇尚制科，人務捷得，至貴爲公卿，而目不識古文奇字，且并音畫亦多訛謬者，少此一段工夫也。

人少小時未有不好歌舞者，蓋天籟之發，天機之動。歌舞即禮樂之漸也。聖人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禮樂，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今之教子，寬者或流於放蕩，嚴者或并遏其天機，皆不識聖人禮樂之意，欲蒙養之端難矣。

朱子《蒙卦》注曰：「去其外誘，全其真純。」八字最妙。童子時，惟外誘最壞

事，如搏捕博弈及看搬演故事之類，極易使人流蕩忘返。善教子者，只是形格勢禁，不使得親外誘。《樂記》所謂「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是也。然其要，尤在端本清源，使父兄不爲非禮之戲，則子弟自無從得接耳目。

人家教子弟固是要事，教女子尤爲至要。蓋子弟失教，至長大讀書知世事，猶有變化氣質之時。若女子失教，終身無可挽回，大則得罪姑嫜，敗壞風俗，小則墮壞家事，貽譏親黨，豈細故哉。

教女子只可使之識字，不可使之知書義。蓋識字則可理家政，治貨財，代夫之勞，若書義則無所用之。古今以來，女子知書義而又閑禮法曹大家者有幾，不然，徒以導淫已。李易安、朱淑真使不知書義，未必不爲好女子也。

《詩》云「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二語，真教女子良法。少讀《內則》，怪其多載酒漿籩豆之事，由今思之，知古人良有深意。

人家兒女教壞，多由乳母、婢僕，此主人主母之所不及覺也。故古人於乳母，必日擇於諸母與可者。至於婢僕，尤當時時切戒。

張伯行《養正類編・原序》 聖天子以文治天下，廣厲學宮，崇尚《六經》，炳乎若揭日月，復取朱子《小學》一書，竝建學校，以造成人小子。海內翕然嚮風，所以養之者漸矣。憶余早歲時，先祖父所以教誨式穀之者甚嚴且備，冀其少有成就。繼自今兢兢焉奉持往訓，惟日不足，懼遏佚前人光。乃者特膺簡命，撫綏閩邦，念海濱鄒魯吾道南來，流風至今未墮，時與學士大夫講論而切究之。猶恐後生知識未定，狃於習尚，日復一日，積成風俗，不得不爲之杜漸防微也。因輯古昔嘉言，得若干卷，具訓蒙士，名曰《養正類編》，蓋倣考亭夫子《小學》遺訓，抑以副聖主樂育人才至意，俾童蒙得所養焉。夫養之道難言矣，善哉程子論頤養而推其功之大也，曰「動息節宣，以養生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觀其所養與所自養，惟正則吉。推之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及萬民，皆於屯蒙正其始基。蓋知未萌者習與知長，心未紛者化與心成，故曰「中養不中，才養不才」。夫不中不才寧由天性哉！養之以正，則大人赤子無有二心，自堯、舜、周、孔，下逮周、程、張、朱諸聖賢，舍日用飲食之質別無學術。故諄諄垂訓，始自下學者發蒙之初，聖功之本，古今人才胥造其中。賈生論早諭教，顏之推謂「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此志也。嗚呼！士非古人言行爲之先入，欲其長而不悖，萬萬不可得。是編也理固切近，旨則精微，願學者童而服習，爲身心立性命之正，爲國家豫德藝之選，庶幾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何至早壞心術，終愧科名哉！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儀封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尹會一《健餘先生文集》卷二《重訂小學纂注序》 乾隆十有一年三月四日，皇上特允禮官定議，命直省學臣覆試童生，務視其《小學》論貫通題旨，世實發揮者，方准入學，不則八股雖佳，仍予斥落。并飭各府州縣覆試時，一體懍遵，著爲功令，典至重也。是年十月，使者適奉簡命，視學江蘇，欽承帝訓，殷殷以培植人才爲先務。夫養正之功莫重小學，乃科試各郡，諸童作論，率多含糊，則曩者約法猶未明也，爰飭師儒，嚴立課程，及時誦習，擇坊刻善本以爲指南。惟梁溪高氏纂注條理秩然，最得朱子編輯本意，因取其書重訂付梓，庶可以知所從事矣。且士子不讀《小學》，大都恐妨舉業耳，不知朱子晚年編此，其內篇提十三經體要，外篇括十七史精華，名爲小子立明倫敬身之教，實爲大人植修齊治平之基，所以爲世道人心計者至切，須臾離之不可，終身由之不盡也。不明乎此，不可以爲人，即幸而弋獲，國家亦安用之？矧法在必行，士子儻仍前藐忽，將有求榮而反辱者，嗟何及矣！用是敬申聖主作人之意，并詳童蒙養正之功，書於簡端，以詔士子之不讀《小學》務舉業而患妨功者。

尹會一《健餘先生文集》卷二《重訂近思録集解序》 余備官淮海時，闢安定故祠爲書院，與山長王罕皆太史，每進諸生，申以《小學》，旋錞《近思録集解》，講明而切究之。誠以修身大法，《小學》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録》詳之。考亭之言，固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又云：《近思録》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則是精微之理反求自得，所謂近思，其義尤明。學者未入其門，未歷其階，而漫語博通，雖日從事於六經、四子之書，恐猶昧於以類而推之要旨，其他又何論焉！自余視學江蘇，所以奉行功令，發揮《小學》者，不遺餘力矣。訂刊《纂注》既成，爰取安定書院所藏《近思録》舊版，重加修補，與《小學》並行。有志之士苟能循是爲功，既厚培其本根，復詳求其次第，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博與約相乘互進，當有日新而不能已者。若陟遐必自邇，其於道也蓋庶幾焉。

牛運震《空山堂文集》卷五《創置隴川書院記》 吏十室之邑於萬山之中，而求文學，猶適澤國選陸材也，不亦迂且勞乎！雖然，苟可以譽民邑無小。《管子》曰：「樸野而不曙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夫惟荒遠僻陋之鄉，能作其秀，競於文采，斯吏有司力哉。不然，彼鄒魯之絃，殆人人游夏矣，又奚必以簸揚

至教，陶炊文藝之事，屬諸政與宰。余爲秦邑七年，無能功於簿領之役，而文教穰於昔，蓋余厠名問學，而課書績文，勗人于古義，殆其性之自然，非以此繫乎吏事而爲之也。于時秦邑畧有一二諸生，沈深好學，聆吾旨説，能繼其志，用以騰聲譽，掇科名，駸駸乎隴右鄒魯哉！

然余竊有思焉，夫以長吏而繙經藝，課衿士，儼然以塾師自爲，非以爲正職本務也。乃其較易於布素，而皋比者有三焉：居高順風，其聲易遠，一也；嚴憚之益，倍於切磋，二也；出廉資，爲膏火供，以養代教，三也。雖然，猶有三難：符移之程，切於講課；又牽害於部署關防之嫌；且俾爲衿士者國貳其司鐸家，遠其父兄，懼侵越焉，此其三難也。余冒三難以成三易，豈曰無負。秦士人亦寧敢以此瑣瑣者，溷諸漢唐文翁、柳侯之爲，顧士各有志，爲吏者能亦各有長，毋亦惟是。

余七年吏秦，借館署讀書課士，聯以自娛其宿昔之隱，而用抒寫焉爾矣，曷與聞乎官猷吏績也哉！然而應時既從事，亦克有成，即諸生之嗜學慕義，蒸蒸騰達，不可謂非聰聽長吏之訓教者也。乾隆十年春，余以量移去秦，大懼諸生散廢，而成業曠，念百工不可亡肆，因於縣署之東偏，買侯郎中故宅，增修齋舍以處之，榜曰隴川書院，蓋以志吾教於秦安也。

夫事之興廢，有天有人，況繫一邑文業，惟篤信而勤行者爲可從。余往平番，余夢思，猶樂秦諸生。異日者，余或以事東來秦邑，駐馬斯地，諸生猶能聚處其中，操縵安歌，發函琅誦，則庶幾哉！諸生無負余七年以來惓惓屬望之意，而余且銘後來守土君子獎進人才之德於不朽，雖謂今之隴川書院，即往昔之白鹿、南溪可也。於戲，余爲秦邑七年，誠無惠善及於邦人士，將以此書院一畝之宫，俾諸生懷念依徊勿忘，其可邪！余讀《蒹葭》、《白露》之詩，每歎秦人懷古而思周道，今之悲歌慷慨風流猶存耳。

吕世宜《愛吾廬文鈔・門人弟子辨》　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此歐陽公之説也。朱竹垞先生本之，以撰《孔子門人考》，歷引《論》、《孟》以實之，謂如「門人厚葬之」，爲顔淵之弟子；「子出，門人問曰」，爲曾子之弟子；「子路使門人爲臣，門人不敬子路」，爲子路之弟子；子夏之門人，爲子夏之弟子；「門人治任將歸」，爲子貢之弟子。説本古注疏，以上下文有顔淵、曾子、子路、子夏、子貢字，而强屬之，朱子不以爲然也。爲孔子弟子者，孔子門人也；爲孟子弟子者，孟子門人也。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又曰：「由之瑟，奚爲於某之門？」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曹交曰：「願留而受業於門。」夫得其門而入，是曰門人；以父事之，以兄事之，是曰弟子。門人、弟子，夫固名異而實同也，今爲之别曰，上有「顔淵」字，此顔淵之弟子，於孔子爲門人；下有「子貢」字，此子貢之弟子，於孔子爲門人。審如是，「互鄉童子見，門人惑」；「盆成括見殺，門人問」；「孔子先反，門人後」；「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此門人又屬誰之弟子耶？無可屬，則門人弟子二而一也，復奚疑？且即以「門人治任」一節論之，以孔子之聖，諸賢事孔子之誠，孔子既没，諸賢不獲見孔子，諸賢且不得日見諸賢也，爲諸賢者即以禮有所極，欲先子貢而去，亦必有山頹木壞之悲，亦必有離羣索居之感，留者不果留，去者不即去，相與執手歔欷於邑而不能已已者，胡爲子夏、子張、子游、有若輩皆寂寂無聞，而惟子貢師若弟兩相慟哭，兩相慰藉，低徊欲絶，何子貢弟子之誼之厚，而孔子弟子之誼之薄耶？説又安足信哉！竹垞又引東漢諸碑，謂有弟子，有門生。此或當時别立名目，如義士、處士之類。又如今之爲師者，自稱曰友弟，曰友生，爲弟子者，曰受業，曰門生，皆與古或同或不同，不能畫一，奈何以東漢之制，上律孔孟之門？由近以例遠，屈古以從今，亦見其惑也。昌黎有言曰：「文求其是。」解經者亦求其是而已。不然，歐公之言非無本，竹垞據以成書，後之學者又何必嘵嘵爲哉！

姚瑩《東溟文集》卷二《贈朱澹園序》　華亭朱澹園行方而貌古，氣清而體閒，好爲深沈奥奇之學，窮且老矣，家人都喪，偕一子遊嶺南。從化少尹朱君延教其子，逾年而學徒皆好善，澹園乃教以綜月日所爲，孰爲功，孰爲過，列之於書，以自懲勸。已而少尹亦自請受，僕豎或有行者。澹園其君子矣乎？余少時聞長老言，乾隆四十年前，士大夫皆愛惜廉恥，辨名分，衣冠容儀有法度，教子弟必先授朱子《小學》，談先儒名諱如道父師，其誠厚可想也。數十年來世風凡三變矣，其初好博聞强記，薄先儒身心性命之學爲空迂，而好華美騷侈，既乃尚通達，騁宏辯，譏訕禮法之士如寇讎，近日并通達宏辯者亦少，惟事苟便而已。士大夫聚會，至解衣露體，嬉笑詬罵相娛，或齒高位尊而與少年爲輕薄，所見所聞無不可驚愕者，舉世方恬然不爲怪也。余曰：風俗係乎人心，人心係乎學術。今之教弟子者皆非學也，取利禄之術而已。先世父兄望其子弟未嘗去利禄，而猶以《小學》教者，使知有本根也。今則拔其本而掘其根，人心日以偷薄，風俗烏得無壞乎？澹園能以爲善教其子弟，可謂知本矣。朱君能知其善而從之，以爲利禄外别有所以教子者，而其子果能從父師之教，皆不可謂非賢。雖然，先儒之

說具在，苟其以禮法爲門，進究《六經》之旨，日講而月習之，以求去其薄人心、壞風俗者，則澹園之道且日新。豈特朱君父子與其僕豎之好善哉，澹園益務其遠且大者可也。

方東樹《攷槃集文録》卷七《新建珠場社學記》 事有相因而起者，必其有慕乎名，懷乎利而爲之，然而有出於義者，則此心之公，此理之同，同而之於善者也。

太守何公既議興湖廉社學，越六旬，郡城東南七十里珠場鄉諸生李遇春等十有八人，亦來請曰：「蓋聞道之在天壤，如泉之在地，泉不擇地而出，教亦不擇地而施。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之外，其士之能爲學者，嘗不逮他郡。今幸賢太守來莅此邦，敷文育德，修飾學校，以惠我廉人。湖廉之士，既聞風而起矣，而珠場獨無，吾一鄉之士戚焉。願因太守以請，亦得立學，以比湖廉。」公聞之，益喜曰：「語云『一人善射，衆夫抉拾』，此之謂夫。」

因復爲之請於上官，而得報焉。其鄉人之能好義者，諸生之與職事者，亦各以其貲來助，遂以嘉慶二十一年四月，在於士名鐵絲垌地方興造，七月落成。凡爲門幾座，堂幾間，齋房幾區，共用錢若干數。除先已撥置田寮山崗地租入若干，以充膏火；而諸生馮掄模等復呈請撥社學復官山一片，種植松樹；續又撥入羅召田入官地，及大溢大王埠潮荒田，今易吳雲騰私産，大塘、田陂、頭塘、土地面等處田若干畝，歲入租銀若干，以充入者。

道光元年，太守始屬桐城方東樹爲文以記，將刻於堂除，以示永久。因語太守曰：

天下事良法美意，誠可貴矣；然往往有其事雖若出於義，而其實則非者。今諸人之爭立學也，其有志於修身，攷道經史文章之實用乎？抑苟慕乎名、懷乎利，徒役志於會文甲乙之虚美，租入、薪膏之弋獲乎？今之書院，其敝可得而言矣：月課季考，不出時文；一暴十寒，虚應故事。就試者贋襲倩代，潦草苟率，敷衍濫惡，相沿不恥。校閱者朱墨雜糅，傀侗胡盧，苟相諛説，脩謄取盈膏車而去矣。師若弟汎汎若浮江之木，適相值而不相求。嗟乎！是相率以求名，而不成爲名；相率以求利，而不成爲利。苟講明學問，約己立志，行爲士法，文爲世貴；當世推重，後世流傳，豈慕於會文甲乙、兒童角逐、無足輕重之小名乎？行成言立，仕則道濟一世，顯揚先祖，榮及里閭。即使時命不偶，亦足俎豆千秋，豈懷於區區租入、薪膏銖兩之小利乎？夫心胸不開，則聰明必隘。率郡縣百千羣士，而相蔽於積習鄙陋之俗，父師不察其謬，子弟不知其非，此何由造就人材，而成全器？豈不與設立學社良法美意，大相刺謬乎？

太守曰：「是皆有然矣，子其即以此意言之，遍告湖廉、珠場兩社之士。」

錢維喬《竹初文鈔》卷一《西郊義塾記》 《禮》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其制二十五家爲閭，同巷設一塾，五百家爲黨，庠加廣焉。」蓋無地而非學也。《尚書大傳》曰：「十歲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蓋出就外傅，謹于其幼也。夫童蒙之教，所以養正。今高門大族，其視訓子弟略不經意，以爲習句讀而已。而貧者又無力延師，坐聽其蕩廢。吁，此亦風俗之所由衰矣！吾郡素稱仁里，近年于睦姻任邮之誼多所敦行，而義學之興最盛者，莫如西郊，蓋唐君本仁之力也。唐君首捐千金爲倡，同志者陸續繼之，又得賢邑令唐侯以清俸增置田若干畝，用助既稟，于是規模大備。間嘗登其堂，生徒濟濟，誦讀之聲琅然也。或謂：「此中豈遂能造就人才？」是大不然。夫人髫齔無師，鮮所約束，且長而不識一字，即令習會計，爲胥吏，亦復難之。今聚里巷孤寒之子，歸諸禮讓，所授雖《兔園册》，慧者可由此粗知文義，他日所成就豈少哉！吾見富厚之家往往以聲色玩好，樗蒱遊戲靡其財不惜，乃唐君視人之子弟如其子弟，慨然出重貲，爲此善舉，而人亦相率踵之。此桑梓之仁風，足以風天下矣，予故樂爲之記。至其章程、經費，有册牘在，不具書。

綜述

先秦

儒家私學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左傳・昭公七年》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左傳・定公十五年》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左傳・哀公十一年》 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氏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子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以爲與其斃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論語・學而》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論語・八佾》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論語・雍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賢哉，回也！」

《論語・述而》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不語怪、力、亂、神。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論語・先進》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閔子侍側，闇闇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論語・顏淵》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論語・子路》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論語・憲問》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論語・衛靈公》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子曰：「有教無類。」

《論語・子張》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論語・堯曰》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

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國語・魯語下》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謂陳相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孟子・離婁上》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問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孟子・萬章上》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

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孟子・盡心下》 孟子之滕，館於上宫。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庾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吕氏春秋・孝行》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遺躬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産；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顔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顔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禄。「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

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

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

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端沐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

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三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

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内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内。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

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吴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吴王。

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絶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吴争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吴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絶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絶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吴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説吴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吴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吴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吴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以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説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吴必矣。」越王大説，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

報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於吴，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虚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吴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因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吴王大説，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吴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吴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

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吴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

子貢去而之魯。吴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晉争彊。晉人擊之，大敗吴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吴，去城七里而軍。吴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宫，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吴三年，東向而霸。

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吴，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吴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

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禄，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

取仁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遂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宮括字子容。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曾蔵字皙。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蔵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爾歎曰：「吾與蔵也！」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竪，竪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子路使子羔爲費邑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漆彫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

公伯繚字子周。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

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

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冉季字子産。
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漆雕哆字子斂。
顏高字子驕。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
商澤。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
公良孺字子正。
后處字子里。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
奚容箴字子晳。
公肩定字子中。
顏祖字襄。
鄡單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丕。
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叔。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
左人郢字行。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步叔乘字子車。
原亢籍。
樂欬字子聲。
廉絜字庸。
叔仲會字子期。
顏何字冉。
狄黑字晳。
邦巽字子斂。
孔忠。
公西輿如字子上。
公西葴字子上。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

《史記・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轉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

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史記・貨殖列傳》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窶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

《史記・伍子胥列傳》 吴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吴，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

《戰國策・楚策四》 或謂黄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戰國策・趙策四》 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説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

《説苑・雜言》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淮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墨家私學

《墨子・公孟》 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亦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

《墨子・魯問》 子墨子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今而以夫子之教，家厚於始也；有家厚，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禄，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拑肺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禄，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

《墨子・耕柱》 子墨子游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知也。」

《莊子・天下》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

《孟子・滕文公上》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蘧槤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隋書・經籍志三》 墨者，强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糲粱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爲本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爲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親疎也。

《新唐書・藝文志三》 《墨子》十五卷。墨翟。《胡非子》一卷。《隨巢子》一卷。

右墨家類三家，三部，一十七卷。

孫詒讓《墨子閒詁・墨學傳授考》　吕不韋曰：「孔墨徒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尊師篇》。又曰：「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當染篇》。蓋墨學之昌，幾埒洙泗，斯亦盛矣。《公輸篇》墨子之説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淮南王書亦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服役即徒屬。《韓非子・五蠹篇》云：仲尼爲服役者七十人。即指七十子而言。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新語・思務篇》云：墨子之門多勇士。而荆吴起之亂，墨者鉅子孟勝，以死爲陽城君守，弟子死者百八十五人，則不韋所述，信不誣也。嬴秦隱儒，墨學亦微。至西漢，儒復興，而墨竟絶。墨子既蒙世大詬，而徒屬名籍，亦莫能紀述。惟本書及先秦諸子，略紀其一二。今匄集之，凡得墨子弟子十五人，附存三人。再傳弟子三人，三傳弟子一人，治墨術而不詳其傳授系次者十三人，雜家四人，大都不逾三十餘人。傳記所載，盡於此矣。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澌滅，與草木同盡者，殆不知凡幾，嗚呼悕已。

墨子弟子

禽子，名滑釐，本書《公輸篇》。案司馬貞《史記索隱》、成玄英《莊子疏》並以滑釐爲字，非是。滑釐《吕氏春秋・當染篇》作滑黎，《尊師篇》作滑黎，《列子・楊朱篇》作骨釐，《漢書・古今人表》及《列子・釋文》並作屈釐，《漢書・儒林傳》作滑氂。疑正字當作屈氂，詳《公輸篇》。與田子方、段干木、吴起受業於子夏。《史記・儒林傳》。後學於墨子，《吕氏春秋・當染篇》。盡傳其學，與墨子齊偶。《莊子・天下篇》以墨翟、禽滑釐並傳。禽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墨子甚哀之，乃具酒脯，寄於太山，撅茅坐之，以醮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本書《備梯篇》。又曰：「由聖人之道，鳳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奈何？」墨子曰：「何攻之守？」禽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蛾傅、轒轀、軒車，敢問守此十二者奈何？」本書《備城門篇》。墨子遂語以守城之具，六十六事。李筌《太白陰經・守城具篇》。六十六事，一作五十六事。今本書《備城門》以下十餘篇，皆其語也。楚惠王時，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自魯至郢止之，使禽子諸弟子三百人，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楚卒不攻宋。本書《公輸篇》。禽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宫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黼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身先於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宫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鍾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子曰：「善。」《説苑・反質篇》。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龜鼈鰌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藝文類聚・地部》引本書。禽子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黽，日夜而鳴，舌乾樺然而人不聽之。今鶴鷄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太平御覽・言語部》引本書。楊朱後於墨子，其説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荀子・王霸篇》楊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墨子兼愛上同右鬼非命，而楊朱非之。《淮南子・氾論訓》。禽子與之辯論。《荀子注》、《列子・釋文》。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列子・楊朱篇》。列子又云，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及其死也，無痤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此與墨學無與，附箸於此。

高石子，墨子弟子。墨子使管黔滶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禄甚厚，設之於卿。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

故，致禄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關管之僭字。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去之苟道，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爵禄，則是我爲苟啗人食也。」墨子說而召禽子曰：「姑聽之乎。夫倍義而鄉禄者，我常聞之矣。倍禄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本書《耕柱篇》。

高何，齊人，學於墨子。《呂氏春秋·尊師篇》。

縣子碩，《呂覽》碩作石字通。與高何皆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墨子，爲天下名士顯人。《呂氏春秋·尊師篇》。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墨子曰：「爲義孰爲大務？」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欣讀爲晞。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本書《耕柱篇》。

公尚過，《呂氏春秋·高義篇》尚作上。墨子弟子。《呂覽·高義篇》。墨子南遊，使於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本書《貴義篇》。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尚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而教寡人，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本書《魯問篇》作「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以封子」據本書《魯問篇》補。《呂氏春秋》作「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尚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耀也。義耀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呂氏春秋·高義篇》。本書《魯問篇》略同。

耕柱子，墨子弟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愈於人乎？」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子將誰敺？耕柱子曰：「將敺驥也。」墨子曰：「何故敺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墨子游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墨子曰：「果未可知也。」本書《耕柱篇》。

魏越，墨子弟子。墨子使之游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孰先語？」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本書《魯問篇》。

隨巢子，墨子弟子。《漢書·藝文志》。梁玉繩云：「隨巢當是氏。或謂氏隋名巢，無據。」詒讓案：隋《經籍志》隨巢子注云：「巢似墨翟弟子。」則以巢爲名。墨子之術尚儉，隨巢子傳其術，《史記·自序》正義引韋昭說。著書六篇。《漢書·藝文志》。

胡非子，《廣韻》十一模云：胡非，複姓，齊胡公之後，有公子非，因以胡非爲氏。梁玉繩云：則胡非子齊人也。詒讓案：隋《經籍志》胡非子注云「非似墨翟弟子」，則亦以非爲名。墨子弟子，著書三篇。《漢書·藝文志》。

管黔滶，墨子弟子。本書《耕柱篇》，見前。

高孫子，墨子弟子。本書《魯問篇》，見後。

治徒娛，墨子弟子。本書《耕柱篇》，見前。

跌鼻，墨子弟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墨子曰：「雖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本書《公孟篇》。

曹公子，墨子弟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三年而反，睹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弗得祭祀鬼神。今而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有家享，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禄而以讓賢也，多財而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黍拑肺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禄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

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百怪之鬼，豈可哉？」本書《魯問篇》。

勝綽，墨子弟子。墨子使勝綽事齊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本書《魯問篇》。

案曹公子及勝綽二人，皆游墨子之門，而以違道見責，蓋未能傳其術者。今以附於諸弟子之末。

彭輕生子問墨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墨子曰：「藉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駑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墨子曰：「焉在不知來。」本書《魯問篇》。

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死而不爲，王子閭豈不仁哉？」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同上。

弦唐子。本書《貴義篇》，見前。

案以上三人，並見本書，是否墨子弟子，無可質證，謹附綴於此以備考。

墨子再傳禽子弟子

許犯，學於禽滑釐。《呂氏春秋・當染篇》。

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釐，爲天下名士顯人。《呂氏春秋・尊師篇》。

墨子再傳胡非子弟子

屈將子，案屈爲楚公族著姓。屈將子，疑亦楚人。好勇，聞墨者非鬬，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鬬，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爲言五勇，屈將說，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二。四百三十七引胡非子五勇之論甚詳，見後胡非子佚文，此不備録。

墨子三傳許子弟子

田繫，學於許犯，顯榮於天下。《呂氏春秋・當染篇》。

墨氏名家傳授不可考者。附鉅子。

田俅子。《漢書・藝文志》。俅，一作鳩。鳩、俅音近。馬驌、梁玉繩並以爲一人，是也。齊人，學墨子之術。《呂氏春秋・首時篇》。《淮南子・道應訓》高注。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呂氏春秋・首時篇》。《淮南子・道應訓》云：「出舍喟然而嘆，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徐渠問田鳩曰：「吾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城胥渠，今，《韓子》譌令。今據盧文弨、顧廣圻校正。明將也，而措於屯伯。屯，《韓子》譌毛。今據顧校正，下同。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闕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屯伯，不闕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屯伯之試，州部之闕，豈明主之備哉。《韓非子・問田篇》。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晉，疑魯之譌。從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其，《韓子》作有。今以意改。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此字《韓子》無，據顧校增。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箸書三篇。《漢書・藝文志》「墨家《田俅子》三篇」，本注云，先韓子。蓋班固亦謂即田鳩也。

相里子，《韓非子・顯學篇》、《元和姓纂》。名勤。《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司馬彪云：墨師也，姓相里，名勤。《姓纂》云：晉大夫里克，爲惠公所滅，克妻司成氏，攜少子李連逃居相城，因爲相里氏。李連玄孫相里勤，見莊子。案此疑唐時譜牒家之妄說，恐不足據。南方之墨師也，成玄英《莊子疏》爲三墨之一，《韓非子・顯學篇》。箸書七篇。《姓纂》引《韓子》云：相里子古賢也，箸書七篇。案《韓子》無此文。《漢書・藝文志》墨家亦無相里子書，姑存以備考。

相夫氏，《韓非子・顯學篇》。《元和姓纂》二十陌，有伯夫氏，引《韓子》云：伯夫氏墨家流也。則唐本相或作伯，或當作柏，與相形近。亦三墨之一。

鄧陵子，南方之墨者，誦墨經，《莊子・天下篇》。案《姓纂》云：楚公子，食邑鄧陵，因氏焉。據此，則鄧陵子蓋楚人。亦三墨之一。《韓非子・顯學篇》。有箸書。《姓纂》

云，鄧陵子著書見《韓子》。案《韓子》亦無此文。

《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墨離爲三。

苦獲，南方墨者。《莊子・天下篇》。

己齒，南方墨者。《莊子・天下篇》《釋文》引李頤云：苦獲、己齒，二人姓字也。案姓字當作姓名，疑並楚人。

相里氏弟子

五侯子，《莊子・天下篇》。《陶潛集・聖賢羣輔録》。案五侯，蓋姓五。五與伍同。古書伍子胥，姓多作五。非五人也。相里勤弟子，與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莊子・天下篇》。

案墨經即墨辯今書經説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蓋即相里子、鄧陵子之倫所傳誦而論説者也。

又案《陶潛集・集聖賢羣輔録》末附載三墨云：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莊子・天下篇》作不苟於人。不忮於衆，此宋鈃、尹文之墨；鈃當從《莊子》作銒，即孟子之宋牼也。裘褐爲衣，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誦墨經，而背譎不同，相爲別墨以堅白，此亦本《莊子》，而文義未全。豈僞託者失其句讀，抑傳寫有脱誤邪？此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墨。此別據《莊子・天下篇》爲三墨，與韓非書殊異。北齊陽休之所編《陶集》即有此條。宋本《陶集》宋庠後記云：「八儒三墨二條，此似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考《莊子》本以宋鈃、尹文別爲一家，不云亦爲墨氏之學。以所舉二人學術，大略考之，其崇儉非鬬，雖與墨氏相近，《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墨翟、宋鈃並倡。而師承實迥異，乃強以充三墨之數，而韓非所云：相夫氏之墨者，反置不取，不知果何據也。宋鈃書，《漢書・藝文志》在小説家，云黄老意，尹文書在名家，今具存。其《大道上篇》云：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又云：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則二人皆不治墨氏之術，有明證矣。近俞正燮《癸巳類稿・墨學論》亦以宋牼爲墨徒，誤與羣輔録同。羣輔録本依託，不出淵明，而此條尤疏謬，今不據補録。

我子，六國時人，《元和姓纂》引《風俗通》。爲墨子之學，著書二篇。漢《藝文志》顔注引劉向《别録》。

纏子，《廣韻》二仙云：纏又姓。《漢書・藝文志》有纏子著書。案《漢志》無纏子，此誤。修墨子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意林》引《纏子》。纏子與董無心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論衡・福虚篇》。著書一卷。《意林》。

墨家鉅子

《莊子・天下篇》説墨云：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郭象注云：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釋文》巨，向秀崔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呂氏春秋・上德篇》云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又有墨者鉅子，孟勝、田襄子、腹蘄三人。高誘以鉅子爲人姓名，非也。以莊呂二子所言推之，墨家鉅子，蓋若後世儒家大師，開門授徒，遠有端緒，非學行純卓者，固不足以當之矣。

孟勝爲墨者鉅子，善荆之陽城君，高注云：「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非是。陽城君令守於國，毁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案即悼王。羣臣攻吴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絶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絶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高注云：二人孟勝之弟子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二人舊本無此二字，畢校補。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不，舊本譌當。畢校正。遂反死之。《呂氏春秋・上德篇》。

案吴起之死，在周安王二十一年，時墨子當尚在。詳《親士篇》。則孟勝、田襄子，或親受業於墨子，亦未可知，其爲鉅子，豈即墨子所命，爲南方墨者之大師者邪？孟勝之死也，必屬鉅子於田襄子，明以傳學爲重，亦若儒家之有師承宗派，佛氏之有傳授衣盌矣。

田襄子，宋之賢者。孟勝死荆陽城君之難，使弟子二人屬鉅子於田襄子。《呂氏春秋・上德篇》。案田襄子言行無考。《説苑・尊賢篇》有衛君問田讓語，疑即田襄子。

附識以備考。

腹蘧，爲墨者鉅子。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蘧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蘧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呂不韋曰：「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呂氏春秋・去私篇》高注云：鉅姓，子通稱。腹，蘧字也。畢沅云：鉅子猶鉅儒鉅公之稱。腹乃其姓耳。案畢說是也。

孟勝弟子

徐弱，孟勝弟子，與孟勝同死楚陽城君之難。見前。

墨氏雜家凡治墨術，而無從考其學業優劣，及傳授端緒者。

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孟子・滕文公上篇》趙注。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蘆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孟子・滕文公上篇》。

謝子，《呂氏春秋・去宥篇》。《淮南子・脩務訓》高注云：謝，姓也，子通稱。關東人也，學墨子之道。《呂覽》高注。《說苑・雜言篇》作祁射子。梁玉繩《呂子校補》云：祁乃地名，祁屬太原，正是關東，恐未塙。

唐姑果，《淮南子・脩務訓》作唐姑梁。高注云：唐姓名姑梁《說苑・雜言篇》作唐姑。秦之墨者。《淮南子》高注云：秦大夫，疑誤。東方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淮南子》、《說苑》並云惠王說之。惠王問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淮南子》作山東辯士。其爲人甚險，將舊於說以取少主也。《淮南子》作固權說以取少主。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淮南子》云，後日復見逆而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呂氏春秋・去宥篇》。

某翟，鄭人。兄緩，呻吟裘氏之地《釋文》云，裘氏，地名。祇三年而緩爲儒，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莊子・列禦寇篇》郭注云：翟，緩弟名。案未詳其姓氏。

案唐姑果，媢賢自營，違墨氏尚賢尚同之恉。鄭人翟爭論儒墨而殺其兄，則亦非悌弟也。故附於墨學雜家之末。又《孟子・告子篇》趙注，謂告子兼治儒墨之學，其人無可考。本書公孟篇有告子，亦恐非一人。《淮南子・人間訓》云，代君爲墨而殘。許注云：代君，趙之別國，不詳其名及時代。則疑是趙武靈王子代君章。見《趙世家》。此並無可質證，謹附識於此以備考。

法家私學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

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

《史記・李斯列傳》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亂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

《管子・弟子職》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虚，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温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顔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出。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顔色毋怍。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

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命反。反坐復業，若有所疑，奉手問之，師出皆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先菜羹。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爲卒，左酒右醬。告具而退，奉手而立。三飯二斗，左執虚豆，右執挾匕，周還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奉噣，羹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咡覆手。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

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户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於户側。凡拚之紀，必由奥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聚於户内。坐板排之，以葉適己。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

暮食復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横於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間容蒸，然者處下，奉椀以爲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陰陽家私學

《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名家私學

《公孫龍子・跡府》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爲「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爲非馬也。白馬爲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名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爲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厩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

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爲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爲弟子。」

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爲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

「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

「先生修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

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説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爲弟子。」

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爲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爲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

「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

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

「是時齊王好勇。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鬥，王將以爲臣乎？』王曰：『鉅士也？見侮而不鬥，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鬥，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一以爲臣，一不以爲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

《戰國策・秦策四》 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

農家私學

《孟子・滕文公上》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兵家私學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閒，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

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

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擊，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斃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後十三歲，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陝，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

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

《史記・項羽本紀》 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蕲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縱橫家私學

《史記・張儀列傳》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

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史記・蘇秦列傳》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略】

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

醫學私學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略】

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略】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略】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痹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其他私家傳授

《戰國策・韓策三》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略】」

《戰國策・魏策三》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秦漢

儒家私學

孔鮒《孔叢子・連叢子上・敘世》 臧子琳，位至諸吏，亦傳學問。琳子黃，

厥德不修，失侯爵，大司徒光，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廢絶，分所食邑三百户，封黄弟茂爲關内侯。茂子子國，生子卬，爲諸生，特善《詩》、《禮》而傳之。子卬生仲驩，爲博士，弘農守，善《春秋》三傳，《公羊》、《穀梁》訓諸生。仲驩生子立，善《詩》、《書》，少遊京師，與劉歆友善，嘗以清論譏貶史丹，史丹諸子並用事，爲是不仕，以《詩》、《書》教於閭里數百人。子立生子元，以郎校書。

孔鮒《孔叢子・連叢子下》〔元和〕三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天子識其狀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而還。九月既望，寢疾浸不瘳，乃命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長彦，年十有二。次曰季彦，年十歲。父之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徵不就，養志於家，長彦、季彦常受教焉。既除喪，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于時蒲阪令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以車二乘。辭曰：【略】遂還其車。於是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徒數百，故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長彦頗隨時，爲今學。季彦壹其家業。兼修史漢，不好諸家之書。

《漢書・楚元王劉交傳》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略】

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略】

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静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略】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年三十餘，欲用之。

《漢書・陳餘傳》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爲刎頸交。

《漢書・鄭弘傳》鄭弘字稚卿，泰山剛人也。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

《漢書・龔勝龔舍傳》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

《漢書・朱雲傳》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

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守。

《後漢書・賈逵傳》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爲梁王太傅。曾祖父光，爲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

《後漢書・侯霸傳》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略】成帝時，任霸爲太子舍人。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産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

《後漢書・鮑永傳》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爲王莽所殺。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

《後漢書・鮑昱傳》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

《後漢書・劉茂傳》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侍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候，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爲沮陽令。會王莽簒位，茂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

《後漢書・范升傳》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

《後漢書・龐參傳》拜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户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强宗也。抱兒當户，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强助弱，以惠政得民。

《後漢書・牟融傳》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

《後漢書・王良傳》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

書》。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

《漢書・王莽傳上》 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

《後漢書・馮衍傳》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祖野王，元帝時爲大鴻臚。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群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

《後漢書・馮豹傳》 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爲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

《後漢書・獨行列傳・索盧傳》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

《後漢書・酷吏列傳・李章傳》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經明教授，歷州郡吏。

《後漢書・宋均傳》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絶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授潁川。

《後漢書・郅惲傳》 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略】

惲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略】

後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略】

惲再遷長沙太守。【略】後坐事左轉芒長，又免歸，避地教授，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壽字伯考，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

《後漢書・劉般傳》 般數歲而孤，獨與母居。王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即位，乃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般轉側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至武威。般雖尚少，而篤志脩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以爲身寄絶域，死生未必，不宜苦精若此，數以曉般，般猶不改其業。

建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般即將家屬東至洛陽，脩經學於師門。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爲笛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國。後以國屬楚王，徙封杼秋侯。

《後漢書・楊震傳》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略】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

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鱓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鱓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

《後漢書・賈復傳》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

《後漢書・文苑列傳上・夏恭傳》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

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後漢書・杜林傳》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成哀間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略】

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群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

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難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絶。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略】

後代王良爲大司徒司直。【略】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

《後漢書・梁松傳》 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脩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

《後漢書・梁竦傳》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弱冠能教授。

《後漢書・承宮傳》 承宮字少子，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孰，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

永平中，徵詣公車。車駕臨辟雍，召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

《後漢書・逸民列傳・高鳳傳》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

《後漢書・丁鴻傳》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

父綝，字幼春，王莽末守潁陽尉。【略】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敕其子，受封必求墝埆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户，後徙封陵陽侯。

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

初，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縗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絶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

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説《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

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嘆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數受賞賜，擢徙校書，遂代成封爲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倢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

《後漢書・劉焉傳》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魯恭王後也。肅宗時，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

《後漢書・樊儵傳》 儵字長魚，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毁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黄門朝暮送饘粥。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略】

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讖記正《五經》異説。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内大儒，儵皆以爲師友而致之於朝。【略】

儵删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脩、九江夏勤，皆爲三公。勤字伯宗，爲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後漢書・周磐傳》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燮之宗也。祖父業，建武初爲天水太守。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頻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毁滅，服終，遂廬于冢側。教授門徒常千人。【略】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奥。」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云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爲知命焉。

《後漢書・周燮傳》 周燮字彦祖，汝南安城人，（法）〔決〕曹掾燕之後也。燮生而欽頤折頰，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於是養之。

始在髫髮，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罔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

《後漢書・郎顗傳》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帝徵之，對策爲諸儒表，後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

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

《後漢書・史弼傳》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佞辯至尚書、郡守。弼少篤學，聚徒數百。

《後漢書・杜喬傳》 〔楊〕匡初好學，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

《後漢書・李恂傳》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事。【略】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

《後漢書・楊秉傳》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荊、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桓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略】

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

《後漢書・趙典傳》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爲太尉，桓帝立，以定策封廚亭侯。典少篤行隱約，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建和初，四府表薦，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己，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後漢書・黨錮列傳・劉淑傳》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

《後漢書・黨錮列傳・李膺傳》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略】

初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略】以公事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南陽樊陵求爲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節〔志〕者所羞。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略】

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

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後漢書・荀爽傳》 爽字慈明，一名謂。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

《後漢書・黨錮列傳・檀敷傳》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少爲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

應劭《風俗通・窮通》 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距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曷爲？」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

《後漢書・公孫瓚傳》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賤，遂爲郡小吏。爲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舉上計吏。【略】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

《後漢書・來豔傳》 豔，字季德，少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再遷司空。

《後漢書・韓融傳》 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爲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

《後漢書・鄭玄傳》 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

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玄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後漢書・祭遵傳》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

葛洪《西京雜記》卷六 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爲古隸字，爲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

李尤《獨異志》卷下 後漢韋逞母宋氏，博究經典，置生徒一百二十人，隔紗窗授業。

道家私學

《漢書・田叔傳》 田叔，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公。爲人廉直，喜任俠。

《史記・陳丞相世家》 陳丞相平者，陽武户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産，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略】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

《漢書・直不疑傳》 直不疑，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略】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爲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爲長者。

《後漢書・耿弇傳》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鉅鹿徙焉。父況，字俠游，以明經爲郎，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後爲朔調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

《漢書・李尋傳》 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駕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略】」

《後漢書・任隗傳》 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卹宗族，收養孤寡。

法家私學

《漢書・晁錯傳》 晁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

《漢書・韓安國傳》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説鄒田生所。事梁孝王，爲中大夫。

《漢書・丙吉傳》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史。【略】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

《漢書・孝元王皇后傳》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略】（王）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爲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略】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爲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爲然，乃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爲家人子。

《後漢書・梁統傳》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略】統性剛毅而好法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

《後漢書・鍾皓傳》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爲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

人。【略】

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應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

兵家私學

《史記・留侯世家》 良嘗學禮淮揚。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圮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漢書・項籍傳》 周文，陳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

《漢書・項籍傳》 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略】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

《漢書・趙充國傳》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漢書・馮奉傳》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徙杜陵。【略】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前將軍韓增奏以爲軍司空令。

《後漢書・馮異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

《後漢書・耿秉傳》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爲郎，數上言兵事。

陰陽家私學

《漢書・五行志上》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攬仲舒，別向、歆，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於王莽，舉十二世，以傅《春秋》，著於篇。

《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

《漢書・京房傳》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略】

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略】

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爲博道其語，以爲上意欲用房議，而群臣惡其害己，故爲衆所排。

《漢書・眭弘夏侯始昌等傳贊》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彊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漢書・李尋傳》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

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爲星曆，除尋爲吏，數爲翟侯言事。

《後漢書・方術列傳下・唐檀傳》 唐檀字子産，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顔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

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

《後漢書・方術列傳下・董扶傳》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

《後漢書・楊厚傳》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爲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綏帙中有先祖所傳祕記，爲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爲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建初中爲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爲郡求雨，亦即降澍。自是朝廷災異，多以訪之。統作《家法章句》及《内讖》二卷解脱，位至光禄大夫，爲國三老。年九十卒。

統生厚。【略】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一)(三)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時統爲侍中，厚隨在京師。朝廷以問統，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爲「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國」。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爲中郎。太后特引見，問以圖讖，厚對不合，免歸。復習業犍爲，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略】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黄老，教授門生，上名録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本〕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爲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曆數家私學

《漢書・張蒼傳》 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張蒼。蒼(尤)〔凡〕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

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

《漢書・司馬談傳》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黄子。

《漢書・翟方進傳》 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曆，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曆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

《後漢書・循吏列傳・王景傳》 王景字仲通，樂浪訚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略】景少學《易》，遂廣闚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

葛洪《西京雜記》卷四 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爲計之。」元理以食筯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困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剥面皮矣！」廣漢爲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算，曰：「藷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産二百犢，萬雞將五萬雛。」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菰肴蔌，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饋之褊邪？」廣漢慚，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豘一頭，廚中荔枝一柈，皆可爲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盡日爲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瑶，瑶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元妙焉。

文藝家私學

《漢書・王褒傳》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爲僮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

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略】

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穀，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頃之，擢褒爲諫大夫。

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

《後漢書・班固傳》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

《後漢書・李固傳》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數〉〔方〕術傳》。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公矣。」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

醫家私學

《漢書・游俠傳・樓護傳》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遂是辭其父，學經傳，爲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

《後漢書・方術列傳下・郭玉傳》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診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側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陽右陰，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

《後漢書・方術列傳下・華佗傳》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

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閒皆平復。【略】

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與，索火燒之。【略】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

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户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閒不可妄針，針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斗，青黏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

雜藝私學

桓譚《新論・琴道》 黃門工鼓琴者有任真卿。虞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文選》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注）

葛洪《西京雜記》卷四 京兆有古生者，學從橫揣摩、弄矢搖丸椓蒲之術，爲都掾史四十餘年，善詘謾。二千石隨以諧謔，皆握其權要，而得其歡心。趙廣漢爲京兆尹，下車而黜之，終于家。京師至今俳戲，皆稱古掾曹。

書館教學

史游《急就篇》 章第一　急就奇觚與衆異，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別部居不雜廁，用日約少誠快意。勉力務之必有喜。請道其章：宋延年，鄭子方。衛益壽，史步昌。周千秋，趙孺卿。爰展世，高辟兵。

章第二　鄧萬歲，秦妙房。郝利親，馮漢强。戴護郡，景君明。董奉德，桓

賢良。任逢時，侯仲郎。由廣國，榮惠常。烏承禄，令狐横。朱交便，孔何傷。師猛虎，石敢當。所不侵，龍未央。伊嬰齊。

章第三　翟回慶，畢稚季。昭小兄，柳堯舜。樂禹湯，淳于登。費通光，柘温舒。路政陽，霍聖宫。顔文章，管財智。偏吕張，魯賀憙。觀宜王，程忠信。吴仲皇，許終古。賈友倉，陳元始，韓魏唐。

章第四　掖容調，柏杜揚。曹富貴，尹李桑。蕭彭祖，屈宗談。樊爰君，崔孝讓。姚得賜，燕楚莊。薛勝客，聶干將。求男弟，過説長。祝恭敬，審無妨。龐賞贛，檮士梁。成博好，范建羌，闔歡欣。

章第五　寧可忘，苟貞夫。茅涉臧，田細兒。謝内黄，柴桂林。温直衡，奚驕叔。邴勝箱，雍弘敞。劉若芳，毛遺羽。馬牛羊，尚次倩。丘則剛，陰賓上。翠鴛鴦，庶霸遂。萬段卿，泠幼功，武初昌。

章第六　褚回池，蘭偉房。減罷軍，橋寶陽。原輔輻，宣棄奴。殷滿息，充申屠。夏脩俠，公孫都。慈仁他，郭破胡。虞尊偃，憲義渠。蔡游威，左地餘。譚平定，孟伯徐。葛轗軻，敦錡蘇，耿潘扈。

章第七　焦滅胡，晏奇能。邢麗奢，邵守實。宰安期，俠卻敵。代焉于，司馬袞。尚自於，陶熊羆。解莫如，樂欣諧。童扶疏，痛無忌。向夷吾，閎并訢。竺諫朝，續增紀。遺失餘。姓名訖，請言物：

章第八　錦繡縵旄離雲爵，乘風縣鐘華隤樂。豹首落莽兔雙鶴，春草鷄翹鳧翁濯。鬻金半見緗白蕭，縹綠緑紈皁紫碰。烝栗絹紺縉紅繈，青綺羅縠靡潤鮮，綈絡縑練素帛蟬。

章第九　絳緹繩紬絲絮緜。帇幣囊橐不直錢。服瑣緰帑與繒連。貰貸賣買販肆便。資貨市贏匹幅全。綌紵枲緟裹約經。綸組縌綬以高遷。量丈尺寸斤兩銓。取受付予相因緣。

章第十　稻黍秫稷粟麻粳。餅餌麥飯甘豆羹。葵韭葱蓼薤蘇薑。蕪夷鹽豉醯醬漿。薑蒜薺介茱萸香。老青蘘何冬日臧。梨柿柰桃待露霜。棗杏瓜棣饖飴餳。園菜果蓏助米糧。

章第十一　甘麪殊美奏諸君。袍襦表裏曲領帬。襜褕袷複襲袴褌。褌衣蔽膝布無尊。箴縷補袒撻緣循。履舃沓裒絨緞紃。鞁鞮卬角褐韝巾。裳韋不借爲牧人。完堅耐事踰比倫。

章第十二　屐屩絜麤羸窶貧。旃裘鞣鞮蠻夷民。去俗歸義來附親。譯導贊拜稱妾臣。戎伯摠閲什伍陳。稟食縣官帶金銀。鐵鈇錐鑽釜鍑鏊。鍛鑄鉛錫鐕錠鐮。鈐鏘鉤銍斧鑿鉏。

章第十三　銅鍾鼎鈃鋗匜銚。鐲釭鍵鑽冶鍋鎛。竹器簦笠簟籧篨。笆篧篾篚篝箄。篾箄箕帚筐篋簍。橢盂槃案桮閒椀。蠡斗參升半卮簞。槫槤棹榹匕箸籩。缶瓿盆瓮甕罃壺。

章第十四　甑甗甌甒瓦甂盧。絫緡繩索紡絞纑。簡札檢署槧牘家。板柞所産谷口荼。水虫科斗鼁蝦蠪。鯉鮒蟹鱣鮨鮑鰕。妻婦聘嫁齎媵僮。奴婢私隸枕牀杠。蒲蒻蘭席帳帷幢。

章第十五　承塵户簾絛繢縱。鏡籤疏比各異工。蕡薰脂粉膏澤箄。沐浴揃搣寡合同。襐飾刻畫無等雙。係臂琅玕虎魄龍。璧碧珠璣玫瑰甕。玉瑨環佩靡從容。射魃辟邪除羣凶。

章第十六　竽瑟空侯琴筑箏。鐘磬鞉蕭鼙鼓鳴。五音雜會歌謳聲。倡優俳笑觀倚庭。侍酒行解宿昔醒。廚宰切割給使令。薪炭萑葦孰炊生。膹膾炙戴各有形。酸醎酢淡辨濁清。

章第十七　肌胴脯臘魚臭腥。酤酒釀醪稽槃程。棊局博戲相易輕。冠幘簪簧結髮紐。頭額頰准廉目耳。鼻口脣舌齗牙齒。頰頤頸項肩臂肘。卷捥節搔拇指手。胂腴匈脇喉咽鬲。

章第十八　腸胃腹肝肺心主。脾腎五臧膍齊乳。尻髖脊膂腰背僂。股腳膝膞脛爲柱。腨踝跟踵相近聚。矛鋋鑲盾刃刀鉤。鈹鎩鈹鎔劒鐔鍭。弓弩箭矢鎧兜鍪。鐵垂杖棁柲殳。

章第十九　輜軺轅軸輿輪轑。輻轂輇轄輮輈轊。軓軾軫輗轙軛衡。蓋橑椑棁柅縛棠。轡鞅韅靼羈勒疆。茵茯薄杜鞍鑣鐊。靳靮茸鞊色焜煌。革裔鬃漆油黑蒼。室宅廬舍樓殿堂。

章第二十　門户井竈廡囷京。櫋櫨薄盧瓦屋梁。泥塗堊暨壁垣牆。榦楨板栽度員方。屏厠溷渾糞土壤。墾叅廇庶庫東箱。碓磴扇隤舂簸揚。頃町界畝畦畔畷佰耒犁鉏。

章第二十一　種樹收斂賦稅租。攘擭秉把臿拔杷。桐梓樅松榆檁椁。槐檀荆棘葉枝扶。辟騩騅駮驪騮驢。騏騧馳騶怒步超。牂羖牝羯羧羚羭。六畜蕃息豚豕豬。豭豶狡狗野鷄雛。

章第二十二　犛牸特犗羔犢駒。雄雌牝牡相隨趍。糟糠汁滓桑莖茅。鳳

爵鴻鵠鴈鷲雉。鷹鷂鳩鵯翳雕尾。鳩鴒鶉梟鷲相視。豹狐距虛豺犀兕。貍兔飛鼯狼麋麂。

章第二十三　麋塵麌鹿皮給履。寒氣泄注腹臚張。痂疕疥癘癡聾盲。癃疽瘛瘁痿痹瘨。疝瘕顛疾狂失響。瘧瘀瘀痛痲温病。消渴歐懣欬懣讓。癉熱瘻痔眵瞶眼。篤癃衰癈迎醫匠。

章第二十四　灸剌和藥逐去邪，黄芩伏苓礬莇胡。牡蒙甘草菟藜盧。鳥喙附子椒元華。半夏皁莢艾橐吾。芎藭厚朴桂栝樓。款東貝母薑狼牙。遠志續斷參土瓜。亭歷桔梗蘼骨枯。

章第二十五　雷矢藿菌蘞兔盧。卜夢譴祟父母恐。祠祀社稷叢獦奉。行觴塞禱鬼神龍。棺椁櫬櫝遣送踊。喪弔悲哀面目腫。哭泣醊祭墳墓冢。諸物盡訖五官出。宦學諷《詩》《孝經》《論》。

章第二十六　《春秋》《尚書》律令文。治《禮》掌故砥礪身。知能通達多見聞。名顯絶殊異等倫。超擢推舉白黑分。積行上究爲牧人。丞相御史郎中君。進近公卿傅僕勳。前後常侍諸將軍。

章第二十七　列侯封邑有土臣。積學所致無鬼神。馮翊京兆執治民。廉絜平端拊順親。變化迷惑別故新。姦邪並塞皆理馴。更卒歸誠自詣因。司農少府國之淵。援衆錢穀主辦均。

章第二十八　皋陶造獄法律存。誅罰詐僞劾罪人。廷尉正監承古先。總領煩亂決疑文。鬬變殺傷捕伍鄰。亭長游徼共雜診。盜賊繫囚榜笞臀。朋黨謀敗相引牽。欺誣詰狀還反真。

章第二十九　坐生患害不足憐。辭窮情得具獄堅。籍受驗證記問年。閭里鄉縣趣辟論。鬼薪白粲鉗鈦髡。不肯謹慎自令然。輸屬治作谿谷山。筑簍起居課後先。斬伐材木斫株根。

章第三十　犯禍事危置對曹。謾訑首匿愁勿聊。縛購脱漏亡命流。攻擊劫奪檻車膠。嗇夫假佐扶致牢。疢痏保辜譈呼獐。乏興猥逮訶讂求。輒覺没入檄報留。受賕枉法忿怒仇。

章第三十一　讒諛争語相觸觸。憂念緩急悍勇獨，迺肯省察諷諫讀。涇水注渭街術曲。筆研籌筭膏火燭。賴赦救解貶秩禄。邯鄲河閒沛巴蜀。潁川臨淮集課録。依慁汙擾貪者辱。

章第三十二　漢地廣大，無不容盛。萬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百姓承德，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莫不滋榮。蝗虫不起，五穀孰成。賢聖並進，博士先生。長樂無極老復丁。

坿【以下係後漢人附入】

齊國給獻素繒帛，飛龍鳳皇相追逐。河南洛陽人蕃息，與天相保無窮極。真定常山至高邑，乘而嘉寵升進立。建號垂統解鬱悒，四民康寧咸來服集，何須念慮合爲一。

山陽過魏，長沙北地。馬飲漳鄴及清河，雲中定襄與朔方。代郡上谷右北平，遼東濱西上平岡。酒泉彊弩與敦煌，居邊守塞備胡羌。遠近還集殺胡王，漢土興隆中國康。

王充《論衡・自紀》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略】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衆奇。

魏晉南北朝

儒家私學

《三國志・魏志・鍾繇華歆等傳》注引《魏略》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荆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稆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荆州，召署軍謀掾。黄初中，爲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虚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

《三國志・魏志・袁涣張範等傳》　時鉅鹿張臶，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臶少游太學，學兼内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

《三國志・魏志・袁涣張範等傳》注引《傅子》　寧往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爲廬，鑿壞爲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

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

《三國志・魏志・袁涣張範等傳》注引《先賢行狀》　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潁川陳太丘爲師，二子爲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内。道成德立，還歸舊廬，遂遭父喪，泣淚三年。遇歲饑饉，路有餓殍，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以典籍娛心，育人爲務，遂建學校，敦崇庠序。其誘人也，皆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惡。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寶器。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閭成風，咸競爲善。

《三國志・魏志・國淵傳》　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于山巖，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

錢儀吉《三國會要》卷一七《諸儒經學》　董遇字季直，建安初，郡舉孝廉，稍遷黄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爲天子所愛信。初，遇善治《老子》，爲《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别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

《三國志・蜀志・劉二牧傳》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王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居陽城山，積學教授。

《三國志・蜀志・劉二牧傳》注引陳壽《益部耆舊傳》　董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讖。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

《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　〔徐〕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爲人報讎，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鄽，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脱。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静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

《三國志・蜀志・李譔傳》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略】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

《三國志・吴志・三嗣主傳》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沖受學。

《三國志・吴志・士燮傳》　〔士〕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

《三國志・吴志・步騭傳》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略】赤烏九年，代陸遜爲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内妻室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

《三國志・吴志・張昭顧雍等傳》注引《吴録》　〔徵〕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内術。本姓李，遭亂更姓，遂隱于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

《三國志・吴志・虞翻傳》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略】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註，皆傳于世。

《三國志・吴志・潘璋傳》　潘璋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

《晉書・唐彬傳》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泰山太守。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膂力兼人。晚乃敦悦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恒數百人。【略】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

《晉書・羅憲傳》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署廣漢太守。憲年十三，善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爲子貢。

《晉書・蔡謨傳》　〔蔡〕謨既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

《晉書・良吏傳・杜軫傳》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綿竹令。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略】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悦服。

《晉書・儒林傳・劉兆傳》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也。

兆博學洽聞，温篤善誘，從受業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注》，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

《晉書・儒林傳・范平傳》 范平字子安，吴郡錢塘人也。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吴，因家焉。平研覽墳素，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吴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初，謝病還家，敦悦儒學。吴平，太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加謚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奭、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内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晉書・儒林傳・續咸傳》 續咸字孝宗，上党人也。性孝謹敦重，履道貞素。好學，事師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群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

《晉書・儒林傳・范隆傳》 范隆字玄嵩，雁門人。父方，魏雁門太守。【略】單孤無緦功之親，疏族范廣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爲立祠堂。隆好學修謹，奉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

《晉書・儒林傳・徐苗傳》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略】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

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瘺，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其行己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

《晉書・隱逸傳・郭琦傳》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著《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

《晉書・孫恩傳》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塘杜子恭。而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神效往往如此。

《晉書・載記・劉元海傳》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略】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吴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絶于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

《晉書・載記・石季龍傳》 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誅。

《晉書・載記・苻堅傳》 初，〔苻〕堅即僞位，新平王彪陳説圖讖，堅大悦，以彪爲太史令。【略】堅訪之王猛，猛以彪爲左道惑衆，勸堅誅之。彪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于圖記。」

《晉書・載記・姚興傳上》 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興敕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修己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

《晉書・載記・李班傳》 〔李〕班字世文，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爲太子。班謙虚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爲賓友。

《宋書・范泰傳》 范泰字伯倫，順陽山陰人也。祖汪，晉安北將軍、徐袞二州刺史。父甯，豫章太守。【略】泰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

《宋書・王准之傳》 王准之字元曾，琅邪臨沂人。高祖彬，尚書僕射。曾祖彪之，尚書令。祖臨之，父訥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

《宋書・謝靈運傳》 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

《宋書・隱逸・關康之傳》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世居京口，寓屬南

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之友善。特進顏延之見而知之。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常就沙門支僧納學算，妙盡其能。

《宋書・隱逸・宗炳傳》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

《宋書・恩倖傳》 王道隆，吳興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始興王濬以爲世子師。以書補中書令史。

《宋書・顏延之傳》 雁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

朱銘盤《南朝宋會要・文學・諸學館》 雁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彦畢至，太子舍人顏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

武帝之北討，世子居守，迎雁門周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踐阼，復召之，乃盡室俱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愷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翼圃」三義，辨析精奥，稱爲該通。

〔元嘉〕十五年，立儒學館於北郊雞籠山，命雷次宗居之。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南史》本紀。

二十五年，詔雷次宗「可散騎侍郎」。後又徵詣京邑，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

孝武大明七年，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表立左學，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生師敬，位比州治中；文學祭酒一人，比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

《南齊書・劉瓛傳》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略】少篤學，博通《五經》。聚衆教授，常有數十人。【略】瓛姿狀纖小，儒學冠于當時，京師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

《南齊書・孔稚珪傳》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産，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于靜屋四向朝拜，涕泗滂沱。

《南齊書・文學傳・賈淵傳》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世傳譜學。【略】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祕閣（乃）〔及〕（遷）左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

《南齊書・高逸傳・顧歡傳》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祖赳，晉隆安末，避亂徙居。歡年六七歲（書）〔書〕甲子，有簡三篇，歡析計，遂知六甲。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年老，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同郡顧覬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遊，及孫憲之，竝受經句。歡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遁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蓼莪篇》不復講。

《南齊書・高逸傳・沈驎士傳》 沈驎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大夫。驎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略】隱居餘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驎士重陸機《連珠》，每爲諸生講之。

《南齊書・高逸傳・臧榮緒傳》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略】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録、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略】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世號爲「二隱」。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居丹徒。以墳籍爲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辟。宋太始中，徵通直郎，不就。晚以母老家貧，求爲嶺南小縣。性清約，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太祖爲領軍，素好此學，送《春秋》《五經》，康之手自點定，并得論《禮記》十餘條。上甚悦，寶愛之。遺詔以經本入玄宫。宋未卒。

《南齊書・高逸傳・吳苞傳》 吳苞，字天蓋，濮陽鄄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泰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餘年。隆昌元年，詔曰：「處士濮陽吳苞，栖志窮谷，秉操貞固，沈情味古，白首彌

厲。徵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遥光、右衛江祏於蔣山南爲立館，自劉瓛卒後，學者咸歸之。

《南齊書・高逸傳・徐伯彦傳》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竝郡掾史。伯珍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隣皆奔走，伯珍累床而止，讀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淹竝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嫡出《尚書》滯義，伯珍訓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略】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

《南史・文學傳・祖冲之傳》 祖冲之，范陽道人也。【略】冲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絶，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游苑造水碓磨，武帝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子暅之。

暅之字景爍，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無以過也。【略】父所改何承天曆時尚未行，梁天監初，暅之更修之，於是始行焉。位至太舟卿。

暅之子皓，志節慷慨，有文武才略。少傳家業，善算曆。

《梁書・陸襄傳》 陸襄字師卿，吳郡吳人也。【略】七年，出爲鄱陽內史。先是，郡民鮮于琛服食脩道法，嘗入山採藥，拾得五色幡旄，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琛先與妻別室，望琛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爲神。大同元年，遂結其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

《梁書・臧盾傳》 臧盾字宣卿，東莞莒人。【略】盾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徒常有數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異之，嘆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

《梁書・孝行傳》 楮修，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最。天監中，歷官《五經》博士。修少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善尺牘，頗解文章。

《梁書・儒林傳・司馬筠傳》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晉驃騎將軍譙烈王承七世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齊奉朝請。筠孤貧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强力專精，深爲瓛所器異。既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

《梁書・儒林傳・伏曼容傳》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曾祖滔，晉著作郎。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遷司徒參軍。袁粲爲丹陽尹，請爲江寧令，入拜尚書外兵郎。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齊初，爲通直散騎侍郎。永明初，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交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義》，既成，又欲與之定禮樂。會儉薨，遷中書侍郎、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

《梁書・儒林傳・范縝傳》 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璩之，中書郎。父濛，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聞沛國劉瓛聚衆講說，始往從之，卓越不羣而勤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去來歸家，恒芒屩布衣，徒行於路。瓛門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門，聊無恥愧。既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略】子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太學博士。胥有口辯，大同中，常兼主客郎，對接北使。遷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王讀。出爲鄱陽內史，卒於郡。

《梁書・處士傳・諸葛璩傳》 諸葛璩字幼玟，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摘之功，方之壺遂。【略】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

《梁書・良吏傳》 伏暅，字玄耀，曼容之子也。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

《梁書・良吏傳》 范述增字子玄，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杭吕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學徒常有百數，獨稱述增曰：「此子必爲王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高帝引述增爲之師友。

朱銘盤《南朝梁會要・文學・私家學館》 天監初，伏挺除中軍參軍事。宅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

何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遷秦望山。西起學舍，講隙從生徒遊之。

《陳書・徐陵傳》 孝克，陵之第三弟也。少爲《周易》生，有口辯，能談玄理。既長，遍通《五經》，博覽史籍，亦善屬文，而文不逮義。梁太清初，起家爲太學博士。【略】後東遊，居于錢塘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且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

《陳書・儒林傳・顧越傳》 顧越字思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坡黄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焉。越少孤，以勤苦自立，聰慧有口辯，説《毛氏詩》，傍通異義。【略】時有東陽龔孟舒者，亦治《毛氏詩》，善談名理。

《陳書・儒林傳・張譏傳》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鎮人也。【略】譏性恬静，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休，至真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

《陳書・文學傳・許亨傳》 許亨，字亨道，高陽新城人。【略】亨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群書，多識前代舊事，名輩皆推許之，甚爲南陽劉之遴所重，每相稱述。

《陳書・文學傳・杜之偉傳》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塘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

《魏書・景穆十二王列傳中》 彝兄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黄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恒集門生，討論同異。于時四方無事，國富民康，豪貴子弟，率以朋遊爲樂，而順下帷讀書，篤志愛古。

《魏書・高允傳》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也。【略】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

《魏書・李孝伯傳》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曾，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爲業。【略】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

《魏書・崔休傳》 崔休，字惠盛，清河人也。【略】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四方學士咸相崇慕，弟子遠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既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爲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

《魏書・馮元興傳》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略】元興少有操尚，隨僧集在平原，因就中山張吾貴，常山房虬學，通《禮》傳，頗有文才。年二十三，還鄉教授，常數百人。

《魏書・儒林傳・李業興傳》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略】業興少耿介，志學精力，負帙從師，不憚勤苦。耽思章句，好覽異説。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録尚寡。業興乃詣靈馥饗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説《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爲也。

《魏書・儒林傳・孫惠蔚傳》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也，小字陀羅。【略】惠蔚年十三，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

《魏書・儒林傳・梁祚傳》 梁祚，北地泥陽人。【略】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

《魏書・逸士傳・李謐傳》 李謐，字永和，趙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蘭，蘭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魏書・藝術傳・江式傳》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六世祖瓊，字孟琚，晋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西投張軌，子孫因居凉土，世傳家業。【略】式少專家學。數年之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乃寤，每有記識。

《北齊書・平鑒傳》 平鑒，字永和，燕郡薊人。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頗有志力。受學于徐遵明，不爲章句，雖崇儒業，而有豪俠氣。

《北齊書・徐之才傳》 徐之才，丹陽人也。父雄，事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爲江左所稱。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虚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爲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嵊等每共論《周

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也。」

《北齊書・儒林傳・張雕傳》 張雕，中山北平人也。家世貧賤，而慷慨有志節，雅好古學。精力絶人，負篋從師，不遠千里。徧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數，諸儒服其强辨。

《北齊書・儒林傳・馬敬德傳》 馬敬德，河間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大儒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沉思研求，晝夜不倦，解義爲諸儒所稱。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衆。河間郡王每於教學追之，將舉爲孝廉，固辭不就。

《北齊書・儒林傳・李鉉傳》 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虬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冬不畜枕，每至睡時，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至數百。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

《北齊書・儒林傳・劉晝傳》 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負笈從師，伏膺無倦。與儒者李寶鼎同鄉里，甚相親愛，受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晝夜不息。

《北齊書・儒林傳・馮偉傳》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敬憚。少從李寶鼎遊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産，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略】門徒束脩，一毫不受。耕而飯，蠶而衣，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竟以壽終。

《北齊書・文苑傳・顏之推傳》 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九世祖含，從晉元東渡，官至侍中、右光禄、西平侯。父勰，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世善《周官》、《左氏》，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值繹自講《莊》、《老》，便預門徒。虚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

《北齊書・儒林傳・張買奴傳》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名聲甚盛。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天保中卒。

《北齊書・儒林傳・權會傳》 權會，字正理，河間鄚人也。志尚沉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探賾索隱，妙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魏武定初，本郡貢孝廉，策居上第，解褐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爲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拏盡師傅之禮，會因此聞達。暹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爲諸王師，會性恬静，不慕榮勢，恥於左宦，固辭。暹亦識其意，遂罷薦舉。尋被尚書符追著作，修國史，監知太史局事。皇建中，轉加中散大夫，餘並如故。

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闕。性甚儒懦，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動必稽古，辭不虚發，由是爲儒宗所推。而貴遊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鄰家，晝夜承閑，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説，未嘗懈怠。

雖明風角，解玄象，至於私室，輒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説。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唯有一子，亦不以此術教之，其謹密也如此。

《周書・文閔明武宣諸子傳》 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而敏達，年十歲，誦《孝經》、《論語》、《毛詩》。后與世宗俱受《禮記》、《尚書》於盧誕。

《周書・竇熾傳》 竇熾字光成，扶風平陵人也。【略】少從范陽祁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略通大義。

《周書・吕思禮傳》 吕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温柔，不雜交游。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于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其鋒難敵。」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

《周書・儒林傳・樂遜傳》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年在幼童，便有成人之操。弱冠，爲郡主簿。魏正光中，聞碩儒徐遵明領徒趙、魏，乃就學《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

《周書・儒林傳・熊安生傳》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初從陳達受三《傳》，又從房虬受《周禮》，並通大義。後事徐遵明，服膺歷年。東魏天平中，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捃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略】安生既學爲儒宗，當時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焉。

《隋書・經籍志一》　昔宓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實爲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辭》，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爲之傳。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内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爲京氏學。嘗立，後罷。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母將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爲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絶矣。《歸藏》，漢初已亡，案晉《中經》有之，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貫於《周易》之首，以備《殷易》之缺。【略】

《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爲百篇，編而序之。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絶，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内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絶無師説。

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吴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説。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略】

《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後君尊於上，臣卑於下，面稱爲諂，目諫爲謗，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殷已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録之。孔子删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至秦，獨以爲諷誦，不滅。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漢初又有趙人毛萇善《詁訓傳》，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爲「《毛詩》古學」，而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奉朝請業遵所注，立義多異，世所不行。【略】

自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先王制其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親疎之節。至于三代，損益不同。周衰，諸侯僭忒，惡其害己，多被焚削。自孔子時，已不能具，至秦而頓滅。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絶。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爲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爲注解，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

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略】

《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淪廢，魯以周公之故，遺制尚存。仲尼因其舊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故有求名而亡，欲蓋而彰，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左丘明恐失其真，乃爲之傳。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考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爲《經傳集解》。《穀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略】

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自天子達於庶人，雖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義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國家，化天下，故能不嚴而順，不肅而成。斯實生靈之至德，王者之要道。孔子既敍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祕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祕府又先無其書。又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于國人，謂之《國語孝經》。今取以附此篇之末。【略】

《論語》者，孔子弟子所録。孔子既敍六經，講於洙、泗之上，門徒三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答，及私相講肄，言合於道，或書之於紳，或事之無厭。仲尼既沒，遂緝而論之，謂之《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說。其齊人傳者，二十二篇；魯人傳者，二十篇。齊則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宗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魯則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韋丞相節侯父子、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並名其學。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爲之章句，馬融又爲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爲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爲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爲集解。是後諸儒多爲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其《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并五經總義，附于此篇。【略】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說者以爲書之所起，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處事六義之別。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習先王之道，

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蒼頡訖于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殳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鳥，并藥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今取以附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録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又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祕書内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

《隋書・經籍志三》 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説，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則。《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闕。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于戰國，孟軻、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爲之，不顧其本，苟欲譁衆，多設問難，便辭巧説，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曉，故曰「博而寡要」。

法家私學

《隋書・經籍志三》 《管子》十九卷齊相管夷吾撰。

《商君書》五卷秦相衛鞅撰。梁有《申子》三卷，韓相申不害撰，亡。

《正論》六卷漢大尚書崔寔撰。梁有《法論》十卷，劉邵撰；《政論》五卷，魏侍中劉廙撰；《阮子正論》五卷，魏清河太守阮武撰。亡。

《慎子》十卷戰國時處士慎到撰。

《韓子》二十卷，目一卷韓非撰。梁有《朝氏新書》三卷，漢御史大夫鼂錯撰，亡。

《世要論》十二卷魏大司農桓範撰。梁有二十卷。又有《陳子要言》十四卷，吴豫章太守陳融撰；《蔡司徒難論》五卷，晉三公令史黄命撰。亡。

右六部，合七十二卷。

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齊不軌，而輔於治者也。《易》著「先王明罰飭法」，《書》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掌建國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是也。刻者爲之，則杜哀矜，絶仁愛，欲以威劫爲化，殘忍爲治，乃至傷恩害親。

兵家私學

《三國志・魏志・賈逵傳》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

《隋書・經籍志三》 《司馬兵法》三卷齊將司馬穰苴撰。

《孫子兵法》二卷吴將孫武撰，魏武帝注。梁三卷。

《孫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

《孫武兵經》二卷張子尚注。

《鈔孫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賈詡鈔。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詁；《孫子兵法》二卷，吴處士沈友撰；又《孫子八陣圖》一卷。亡。

《吴起兵法》一卷賈詡注。

《吴孫子牝牡八變陣圖》二卷

《續孫子兵法》二卷魏武帝撰。

《孫子兵法雜占》四卷梁有《諸葛亮兵法》五卷，又《慕容氏兵法》一卷，亡。

《皇帝兵法》一卷宋武帝所傳神人書。梁有《雜兵注》二十四卷，《兵法序》二卷，亡。

《太公六韜》五卷梁六卷。周文王師姜望撰。

《太公陰謀》一卷梁六卷。梁又有《太公陰謀》三卷，魏武帝解。

《太公陰符鈐録》一卷

《太公金匱》二卷

《太公兵法》二卷梁三卷。

《太公兵法》六卷梁有《太公雜兵書》六卷。

《太公伏符陰陽謀》一卷

《黃帝兵法孤虛雜記》一卷
《太公三宮兵法》一卷梁有《太一三宮兵法立成圖》二卷。
《太公書禁忌立成集》二卷
《太公枕中記》一卷
《周書陰符》九卷
《周吕書》一卷
《黃石公内記敵法》一卷
《黃石公三略》三卷下邳神人撰，成氏注。梁又有《黃石公記》三卷，《黃石公略注》三卷。
《黃石公三奇法》一卷梁有《兵書》一卷，《張良經》與《三略》往往同，亡。
《黃石公五壘圖》一卷
《黃石公陰謀行軍祕法》一卷梁有《黃石公祕經》二卷。
《大將軍兵法》一卷
《黃石公兵書》三卷
《兵書接要》十卷魏武帝撰。梁有《兵書接要别本》五卷，又有《兵書要論》七卷，亡。
《兵法接要》三卷魏武帝撰。
《三宫用兵法》一卷
《兵書略要》九卷魏武帝撰。梁有《兵要》二卷。
《魏武帝兵法》一卷梁有《魏時羣臣表伐吴策》一卷，《諸州策》四卷，《軍令》八卷，《尉繚子兵書》一卷。
《兵林》六卷東晉江都相孔衍撰。
《兵林》一卷
《玄女戰經》一卷
《武林》一卷王略撰。
《黃帝問玄女兵法》四卷梁三卷。
《秦戰闘》一卷
《梁主兵法》一卷
《梁武帝兵書鈔》一卷
《梁武帝兵書要鈔》一卷
《玉韜》十卷梁元帝撰。
《金韜》十卷
《金策》十九卷
《兵書要略》五卷後周齊王宇文憲撰。
《兵書》七卷
《兵書要術》四卷伍景志撰。
《兵記》八卷司馬彪撰。一本二十卷。
《兵書要序》十卷趙氏撰。
《兵法》五卷
《雜兵書》十卷梁有《雜兵書》八卷，《三家兵法要集》三卷，《戎略機品》二卷，亡。
《大將軍》一卷
《雜兵圖》二卷
《兵略》五卷
《軍勝見》十卷許昉撰。
《戎決》十三卷許昉撰。
《陣圖》一卷
《陰策》二十二卷大都督劉祐撰。
《陰策林》一卷
《承神兵書》二十卷
《真人水鏡》十卷
《戰略》二十六卷金城公趙叟撰。
《金海》三十卷蕭吉撰。
《兵書》二十五卷
《雜撰陰陽兵書》五卷莫珍寶撰。
《黃帝兵法雜要決》一卷
《黃帝軍出大師年命立成》一卷
《黃帝複姓符》二卷許昉撰。梁有《辟兵法》一卷。
《黃帝太一兵歷》一卷
《黃帝蚩尤風后行軍祕術》二卷梁有《黃帝蚩尤兵法》一卷，亡。
《老子兵書》一卷
《吴有道占出軍決勝負事》一卷梁二卷。又《黃帝出軍雜用決》十二卷，《風氣占軍

決勝戰》二卷，太史令吳範撰。

《對敵權變》一卷吳氏撰。

《對敵占風》一卷梁有《黃帝夏氏占氣》六卷，《兵法風氣等占》三卷，亡。

《對敵權變逆順》一卷

《兵法權儀》一卷

《六甲孤虛雜決》一卷梁有《孫子戰鬬六甲兵法》一卷。

《六甲孤虛兵法》一卷

《孤虛法》十卷梁有《兵法遁甲孤虛斗中域法》九卷。

《兵書雜占》十卷梁有《兵法日月風雲背向雜占》十二卷，《兵法》三卷，《虛占》三卷，《京氏征伐軍候》八卷。

《兵書雜歷》八卷

《太一兵書》一十一卷梁二十卷。

《兵書內術》二卷

《兵法書決》九卷闕一卷。

《軍國要略》一卷

《兵法要録》二卷

《用兵撮要》二卷

《用兵要術》一卷

《用兵祕法雲氣占》一卷

《五家兵法》一卷

《兵法三家軍占祕要》一卷李行撰。

《氣經上部占》一卷

《天大芒霧氣占》一卷

《鬼谷先生占氣》一卷

《五行候氣占災》一卷

《乾坤氣法》一卷

《雜匈奴占》一卷漢武帝王朔注。

《對敵占》一卷

《雜占》八卷梁有《推元嘉十二年日時兵法》二卷，《逆推元嘉五十年太歲計用兵法》一卷。

《兵殺歷》一卷

《馬槊譜》一卷梁二卷。梁有《騎馬都格》一卷，《騎馬變圖》一卷，《馬射譜》一卷，亡。

《碁勢》四卷梁有《術藝略序》五卷，孫暢之撰；《圍碁勢》七卷，湘東太守徐泓撰；《齊高碁圖》二卷；《圍碁九品序録》五卷，范汪等撰；《圍碁勢》二十九卷，晉趙王倫舍人馬朗等撰；《碁品叙略》三卷，建元、永明《碁品》二卷，宋員外殿中將軍褚思莊撰；天監《碁品》一卷，梁尚書僕射柳惲撰。亡。

《雜博戲》五卷

《投壺經》一卷

梁東宮撰《太一博法》一卷

《雙博法》一卷

《皇博法》一卷梁有《大小博法》一卷；《投壺經》四卷，《投壺變》一卷，晉左光禄大夫虞潭撰；《投壺道》一卷，郝沖撰；《擊壤經》一卷。亡。

《象經》一卷周武帝撰。

《博塞經》一卷邵繩撰。

《碁勢》十卷沈敞撰。

《碁勢》十卷二卷，成。

《碁勢》十卷王子冲撰。

《碁勢》八卷

《碁圖勢》十卷

《碁九品序録》一卷范汪等注。

《碁後九品序》一卷袁遵撰。

《圍碁品》一卷梁武帝撰。

《碁品序》一卷陸雲公撰。

《碁法》一卷梁武帝撰。

《彈碁譜》一卷徐廣撰。

《二儀十博經》一卷

《象經》一卷王褒注。

《象經》三卷王裕注。

《象經》一卷何妥注。

《象經發題義》一卷

右一百三十三部，五百一十二卷。

兵者，所以禁暴靜亂者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周官》，大司馬「掌九法九伐，以正邦國」，是也。然皆動之以仁，行之以義，故能誅暴靜亂，以濟百姓。下至三季，恣情逞欲，爭伐尋常，不撫其人，設變詐而滅仁義，至乃百姓離叛，以致於亂。

天文學

《隋書・經籍志三》《周髀》一卷趙爽注。

《周髀》一卷甄鸞重述。

《周髀圖》一卷

《靈憲》一卷張衡撰。

《渾天象注》一卷吴散騎常侍王蕃撰。

《渾天義》二卷

《渾天圖》一卷石氏

《渾天圖》一卷

《渾天圖記》一卷梁有《昕天論》一卷，姚信撰；《安天論》六卷，虞喜撰；《圖天圖》一卷，《原天論》一卷，《神光内抄》一卷。

《定天論》三卷

《天儀説要》一卷陶弘景撰。

《玄圖》一卷

《石氏星簿經讚》一卷

《星經》二卷

《甘氏四七法》一卷

《巫咸五星占》一卷

《天儀説要》一卷陶弘景撰。

《録軌象以頌其章》一卷内有圖。

《天文集占》十卷晉太史令陳卓定。

《天文要集》四十卷晉太史令韓楊撰。

《天文要集》四卷

《天文要集》三卷

《天文集占》十卷梁百卷。梁有《石氏》、《甘氏天文占》各八卷。

《天文占》六卷李暹撰。

《天文占》一卷

《天文占氣書》一卷

《天文集要鈔》二卷

《天文書》二卷梁有《雜天文書》二十五卷。

《雜天文横占》一卷

《天文横圖》一卷高文洪撰。

《天文集占圖》十一卷梁有《天文五行圖》十二卷，《天文雜占》十六卷，亡。

《天文録》三十卷梁奉朝請祖暅撰。

《天文志》十二卷吴雲撰。

《天文志雜占》一卷吴雲撰。梁有《天文雜占》十五卷，亡。

《天文》十二卷史崇注。

《天文十二次圖》一卷梁有《天宫宿野圖》一卷，亡。

《婆羅門天文經》二十一卷婆羅門捨仙人所説。

《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説》三十卷

《婆羅門天文》一卷

《陳卓四方宿占》一卷梁四卷。

《黄帝五星占》一卷

《五星占》一卷丁巡撰。

《五星占》一卷梁有《五星集占》六卷，《日月五星集占》十卷。

《五星占》一卷陳卓撰。

《五星犯列宿占》六卷

《雜星書》一卷

《星占》二十八卷孫僧化等撰。

《星占》一卷梁有《石氏星經》七卷，陳卓記；又《石氏星官》十九卷，又《星經》七卷，郭歷撰。亡。

《天官星占》十卷陳卓撰。梁《天官星占》二十卷，吴襲撰。

《星占》八卷梁又有《星占》十八卷。

《中星經簿》十五卷梁有《星官簿贊》十三卷，又有《星書》三十四卷，《雜家星占》六卷，《論星》一卷，亡。

《著明集》十卷
《雜星圖》五卷
《天文外官占》八卷
《雜星占》七卷
《雜星占》十卷
《海中星占》一卷梁有《論星》一卷。
《星圖海中占》一卷
《解天命星宿要決》一卷
《摩登伽經説星圖》一卷
《星圖》二卷梁有《星書圖》七卷。
《彗星占》一卷
《妖星流星形名占》一卷
《太白占》一卷
《流星占》一卷
《石氏星占》一卷吴襲撰。
《候雲氣》一卷
《星官次占》一卷
《彗孛占》一卷
《二十八宿二百八十三官圖》一卷
《荆州占》二十卷宋通直郎劉巖撰。梁二十二卷。
《翼氏占風》一卷
《日月暈》三卷梁《日月暈圖》二卷。
《孝經内記》二卷
《京氏釋五星災異傳》一卷
《京氏日占圖》三卷
《夏氏日旁氣》一卷許氏撰。梁四卷。
《日食弗候占》一卷
《魏氏日旁氣圖》一卷
《日旁雲氣圖》五卷
《天文占雲氣圖》一卷梁有《雜望氣經》八卷，《候氣占》一卷，《章賢十二時雲氣圖》二卷。
《天文洪範日月變》一卷
《洪範占》二卷梁有《洪範五行星曆》四卷。
《黄道晷景占》一卷梁有《晷景記》二卷。
《月行黄道圖》一卷梁有《日月交會圖》鄭玄注一卷，又《日月本次位圖》二卷。
《月暈占》一卷
《日月食暈占》四卷
《日食占》一卷
《日月薄蝕圖》一卷
《日變異食占》一卷
《日月暈珥雲氣圖占》一卷梁有《君失政大雲雨日月占》二卷。
《二十八宿十二次》一卷
《二十八宿分野圖》一卷
《五緯合雜》一卷
《五星合雜説》一卷
《垂象志》一百四十八卷
《太史注記》六卷
《靈臺祕苑》一百一十五卷太史令庾季才撰。

右九十七部，合六百七十五卷。

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變，而參於政者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書》稱：「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故曰：「王政不修，譴見于天，日爲之蝕。后德不修，譴見于天，月爲之蝕。」其餘孛彗飛流，見伏陵犯，各有其應。《周官》，馮相「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是也。小人爲之，則指凶爲吉，謂惡爲善，是以數術錯亂而難明。

曆數學

《隋書・經籍志三》《四分曆》三卷梁《四分曆》三卷，漢修曆人李梵撰。梁又有《三統曆法》三卷，劉歆撰，亡。
《趙隱居四分曆》一卷
《魏甲子元三統曆》一卷
《姜氏三紀曆》一卷

《曆序》一卷姜氏撰。

《乾象曆》三卷吳太子太傅闞澤撰。梁有《乾象曆》五卷，漢會稽都尉劉洪等注；又有闞澤注五卷，又《乾象五星幻術》一卷。亡。

《曆術》一卷吳太史令吳範撰。

《景初曆》三卷晉楊偉撰。梁有《景初曆術》二卷，《景初曆》法三卷，又一本五卷，並楊偉撰；并《景初曆略要》二卷。亡。

《景初壬辰元曆》一卷楊冲撰。

《正曆》四卷晉太常劉智撰。

《河西甲寅元曆》一卷涼太史趙敞撰。

《甲寅元曆序》一卷趙敞撰。

《宋元嘉曆》二卷何承天撰。梁又有《元嘉曆統》二卷，《元嘉中論曆事》六卷，《元嘉曆疏》一卷，《元嘉二十六年度日景數》一卷，亡。

《曆術》一卷何承天撰。梁有《驗日食法》三卷，何承天撰；又有《論頻月合朔法》五卷，《雜曆》七卷，《曆法集》十卷，又《曆術》十卷；《京氏要集曆術》四卷，姜岌撰。亡。

《曆術》一卷崔浩撰。

《神龜壬子元曆》一卷後魏護軍將軍祖瑩撰。

《魏後元年甲子曆》一卷

《壬子元曆》一卷後魏校書郎李業興撰。

《甲寅元曆序》一卷趙敞撰。

《魏武定曆》一卷

《齊甲子元曆》一卷宋氏撰。

《宋景業曆》一卷景業，後齊散騎常侍。

《周天和年曆》一卷甄鸞撰。

《甲子元曆》一卷李業興撰。

《周大象年曆》一卷王琛撰。

《曆術》一卷王琛撰。

《壬辰元曆》一卷

《甲午紀曆術》一卷

《新造曆法》一卷

《開皇甲子元曆》一卷

《曆術》一卷華州刺史張賓撰。

《七曜本起》三卷後魏甄叔遵撰。

《七曜小甲子元曆》一卷

《七曜曆術》一卷梁《七曜曆法》四卷。

《七曜要術》一卷

《七曜曆法》一卷

《推七曜曆》一卷

《五星曆術》一卷

《天圖曆術》一卷

《陳永定七曜曆》四卷

《陳天嘉七曜曆》七卷

《陳天康二年七曜曆》一卷

《陳光大元年七曜曆》二卷

《陳光大二年七曜曆》一卷

《陳太建年七曜曆》十三卷

《陳至德年七曜曆》二卷

《陳禎明年七曜曆》二卷

《開皇七曜年曆》一卷

《仁壽二年七曜曆》一卷

《七曜曆經》四卷張賓撰。

《春秋去交分曆》一卷

《曆日義說》一卷

《律曆注解》一卷

《龍曆草》一卷

《推漢書律曆志術》一卷

《推曆法》一卷崔隱居撰。

《曆疑南讞序》二卷

《興和曆疏》二卷

《七曜曆數算經》一卷趙敞撰。

《算元嘉曆術》一卷

《七曜曆疏》一卷李業興撰。
《七曜義疏》一卷李業興撰。
《七曜術算》二卷甄鸞撰。
《七曜曆疏》五卷太史令張胄玄撰。
《陰陽曆術》一卷趙畋撰。梁有《朔氣長曆》二卷，皇甫謐撰；《曆章句》二卷，《月令七十二候》一卷，《三五曆説圖》一卷。亡。
《雜注》一卷
《曆注》一卷
《曆記》一卷
《雜曆》二卷
《雜曆術》一卷梁《三基推法》一卷。
《太史注記》六卷
《太史記注》六卷
《見行曆》一卷
《八家曆》一卷
《漏刻經》一卷何承天撰。梁有後漢待詔太史霍融、何承天、楊偉等撰三卷，亡。
《漏刻經》一卷祖暅撰。
《漏刻經》一卷梁中書舍人朱史撰。
《漏刻經》一卷梁代撰。梁有《天監五年修漏刻事》一卷，亡。
《漏刻經》一卷陳太史令宋景撰。
《雜漏刻法》十一卷皇甫洪澤撰。
《晷漏經》一卷
《九章術義序》一卷
《九章算術》十卷劉徽撰。
《九章算術》二卷徐岳、甄鸞重述。
《九章算術》一卷李遵義疏。
《九九算術》二卷楊淑撰。
《九章別術》二卷
《九章算經》二十九卷徐岳、甄鸞等撰。
《九章算經》二卷徐岳注。
《九章六曹算經》一卷
《九章重差圖》一卷劉徽撰。
《九章推圖經法》一卷張峻撰。
《綴術》六卷
《孫子算經》二卷
《趙爽算經》一卷
《夏侯陽算經》二卷
《張丘建算經》二卷
《五經算術録遺》一卷
《五經算術》一卷
《算經異義》一卷張纘撰。
《張去斤算疏》一卷
《算法》一卷
《黄鍾算法》三十八卷
《算律吕法》一卷
《衆家算陰陽法》一卷
《婆羅門算法》三卷
《婆羅門陰陽算曆》一卷
《婆羅門算經》三卷

右一百部，二百六十三卷。

曆數者，所以揆天道，察昏明，以定時日，以處百事，以辨三統，以知阨會，吉隆終始，窮理盡性，而至於命者也。《易》曰：「先王以治曆明時。」《書》叙：「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又曰：「閏以正時，時以序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其在《周官》，則亦太史之職。小人爲之，則壞大爲小，削遠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

農學

《隋書・經籍志三》《氾勝之書》二卷漢議郎氾勝之撰。
《四人月令》一卷後漢大尚書崔寔撰。
《禁苑實録》一卷

《齊民要術》十卷賈思勰撰。

《春秋濟世六常擬議》五卷楊瑾撰。梁有《陶朱公養魚法》、《卜式養羊法》、《養猪法》、《月政蓄牧栽種法》，各一卷，亡。

右五部，一十九卷。

農者，所以播五穀，藝桑麻，以供衣食者也。《書》叙八政，其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周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一曰「三農生九穀」；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穜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懸于邑閭」，是也。鄙者爲之，則棄君臣之義，徇耕稼之利，而亂上下之序。

名家私學

《隋書・經籍志三》《鄧析子》一卷析，鄭大夫。

《尹文子》二卷尹文，周之處士，遊齊稷下。

《士操》一卷魏文帝撰。梁有《刑聲論》一卷，亡。

《人物志》三卷劉邵撰。梁有《士緯新書》十卷，姚信撰，又《姚氏新書》二卷，與《士緯》相似；《九州人士論》一卷，魏司空盧毓撰；《通古人論》一卷。亡。

右四部，合七卷。

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貴賤，各控名而責實，無相僭濫者也。《春秋傳》曰：「古者名位不同，節文異數。」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周官》，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辨其名物之類」，是也。拘者爲之，則苛察繳繞，滯於析辭而失大體。

《新唐書・藝文志三》《鄧析子》一卷

《尹文子》一卷

《公孫龍子》三卷

陳嗣古注《公孫龍子》一卷

劉邵《人物志》三卷

劉炳注《人物志》三卷

姚信《士緯》十卷

魏文帝《士操》一卷

盧毓《九州人士論》一卷

范謐《辨名苑》十卷

僧遠年《兼名苑》二十卷

賈大隱注《公孫龍子》一卷

趙武孟《河西人物志》十卷

杜周士《廣人物志》三卷

宋璟《吳興人物志》十卷字勝之，吳興烏程人，大中時。

右名家類十二家，十二部，五十五卷。趙武孟以下不著録三家，二十三卷。

史學

《隋書・經籍志二》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夏殷已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説，推尋事迹，似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絶，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爲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爲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黄帝，訖于炎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鄙淺，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并譏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爲唐、虞、三代，世有曲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爲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爲蘭臺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爲郎，典校祕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記》。及三國鼎峙，魏氏及吳，並有史官。晉時，巴西陳壽刪集三國之事，唯魏帝爲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爲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大中正范頵表奏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壽家寫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爲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稜、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爲名家。《史記》傳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

以備正史。

譜學

《隋書・經籍志二》《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

《世本》二卷劉向撰。

《世本》四卷宋衷撰。

《漢氏帝王譜》三卷梁有《宋譜》四卷，劉湛《百家譜》二卷，亡。

《齊帝譜屬》十卷

《百家集譜》十卷王儉撰。梁有王逡之《續儉百家譜》四卷，《南族譜》二卷，《百家譜拾遺》一卷，又有《齊、梁帝譜》四卷《梁帝譜》十三卷，亡。

《百家譜》三十卷王僧孺撰。

《百家譜集鈔》十五卷五僧孺撰。

《百家譜》二十卷賈執撰。

《百家譜》十五卷傅昭撰。

《百家譜世統》十卷

《百家譜鈔》五卷

《姓氏英賢譜》一百卷賈執撰。案：梁有《王司空新集諸州譜》十一卷，又別有《諸姓譜》一百一十六卷，《益州譜》四十卷，《關東、關北譜》三十三卷，《梁武帝總集境内十八州譜》六百九十卷，亡。

《後魏辯宗録》二卷元暉業撰。

《後魏皇帝宗族譜》四卷

《魏孝文列姓族牒》一卷

《後齊宗譜》一卷

《益州譜》三十卷

《冀州姓族譜》二卷

《洪州諸姓譜》九卷

《吉州諸姓譜》八卷

《江洲諸姓譜》十一卷

《諸州雜譜》八卷

《袁州諸姓譜》八卷

《揚州譜鈔》五卷

《京兆韋氏譜》二卷

《謝氏譜》一十卷

《楊氏血脉譜》二卷

《楊氏家譜狀并墓記》一卷

《楊氏枝分譜》一卷

《楊氏譜》一卷

《北地傅氏譜》一卷

《蘇氏譜》一卷

《述系傳》一卷姚最撰。

《氏族要狀》十五卷

《姓苑》一卷何氏撰。

《複姓苑》一卷

《齊永元中表簿》五卷

《竹譜》一卷

《錢譜》一卷顧烜撰。

《錢圖》一卷

右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通計亡書，合五十三部，一千二百八十卷。

氏姓之書，其所由來遠矣。《書》稱：「別生分類。」《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周家小史定繫世，辨昭穆，則亦史之職也。秦兼天下，剗除舊迹，公侯子孫，失其本繫。漢初，得《世本》，敘黄帝已來祖世所出。而漢又有《帝王年譜》，後漢有《鄧氏官譜》。晉世，摯虞作《族姓昭穆記》十卷，齊、梁之間，其書轉廣。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者，並爲河南洛陽人。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及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並令爲其宗長，仍撰譜録，紀其所承。又以關内諸州，爲其本望。其《鄧氏官譜》及《族姓昭穆記》，晉亂已亡。自餘亦多遺失。今録其見存者，以爲譜系篇。

文學

朱銘盤《南朝宋會要・文學・諸學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又命丹陽尹

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

《隋書・經籍志四》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爲大夫。言其因物騁辭，情靈無擁者也。唐歌虞詠，商頌、周雅，敍事緣情，紛綸相襲，自斯已降，其道彌繁。世有澆淳，時移治亂，文體遷變，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風於南楚，嚴、鄒、枚、馬，陳盛藻於西京，平子豔發於東都，王粲獨步於漳、滏。爰逮晉氏，見稱潘、陸，並繭藻相輝，宮商間起，清辭潤乎金石，精義薄乎雲天。永嘉已後，玄風既扇，辭多平淡，文寡風力。降及江東，不勝其弊。宋、齊之世，下逮梁初，靈運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煒煥斌蔚，辭義可觀。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製，止乎衽席之間，彫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爲宮體。流宕不已，訖于喪亡。陳氏因之，未能全變。其中原則兵亂積年，文章道盡。後魏文帝，頗效屬辭，未能變俗，例皆淳古。齊宅漳濱，辭人間起，高言累句，紛紜絡繹，清辭雅致，是所未聞。後周草創，于戈不戢，君臣戮力，專事經營，風流文雅，我則未暇。其後南平漢、沔，東定河朔，訖于有隋，四海一統，采荊南之杞梓，收會稽之箭竹，辭人才士，總萃京師。屬以高祖少文，煬帝多忌，當路執權，逮相擯壓。於是握靈蛇之珠，韞荊山之玉，轉死溝壑之內者，不可勝數，草澤怨刺，於是興焉。古者陳詩觀風，斯亦所以關乎盛衰者也。班固有《詩賦略》，凡五種，今引而伸之，合爲三種，謂之集部。

醫學

《三國志・魏志・方技傳・華佗傳》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游學徐土，兼通數經。【略】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户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顧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胸藏針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

《魏書・藝術傳・李修傳》　李修字思祖，本隴平舘陶人。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世祖時奔劉義隆於彭城，又就沙門僧坦研習衆方，略盡其術，針灸授藥，莫不有效。

《魏書・藝術傳・王顯傳》　王顯字世榮，隴平樂平人。【略】顯父安道，少與李亮同師。俱學醫藥，粗究其術，而不及亮也。

《魏書・藝術傳・崔彧傳》　崔彧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略】彧少常詣青州，逢隱逸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

《隋書・經籍志三》　《黄帝素問》九卷梁八卷。

《黄帝甲乙經》十卷音一卷。梁十二卷。

《黄帝八十一難》二卷梁有《黄帝衆難經》一卷，呂博望注，亡。

《黄帝鍼經》九卷梁有《黄帝鍼灸經》十二卷，徐悦、龍衒素《鍼經並孔穴蝦蟆圖》三卷，《雜鍼經》四卷，程天祚《鍼經》六卷，《灸經》五卷，曹氏灸方》七卷，秦承祖《偃側雜鍼灸經》三卷，亡。

徐叔嚮《鍼灸要鈔》一卷

《玉匱鍼經》一卷

《赤烏神鍼經》一卷

《岐伯經》十卷

《脉經》十卷王叔和撰。

《脉經》二卷梁《脉經》十四卷，又《脉生死要訣》二卷；又《脉經》六卷，黄公興撰；《脉經》六卷，秦承祖撰；《脉經》十卷，康普思撰。亡。

《黄帝流注脉經》一卷梁有《明堂流注》六卷，亡。

《明堂孔穴》五卷梁《明堂孔穴》二卷，《新撰鍼灸穴》一卷，亡。

《明堂孔穴圖》三卷

《明堂孔穴圖》三卷梁有《偃側圖》八卷，又《偃側圖》一卷。

《神農本草》八卷梁有《神農本草》五卷，《神農本草屬物》二卷，《神農明堂圖》一卷，《蔡邕本草》七卷，《華佗弟子吳普本草》六卷，《陶隱居本草》十卷，《隨費本草》九卷，《秦承祖本草》六卷，《王季璞本草經》三卷，《李譚之本草經》、《談道術本草經鈔》各一卷，《宋大將軍參軍徐叔嚮本草病源合藥要鈔》五卷，《徐叔嚮等四家體療雜病本草要鈔》十卷，《王末鈔小兒用

藥本草》二卷，《甘濬之癰疽耳眼本草要鈔》九卷，《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七卷，《趙賛本草經》一卷，《本草經輕行》、《本草經利用》各一卷，亡。

《神農本草》四卷雷公集注。

《甄氏本草》三卷

《桐君藥録》三卷梁有《雲麾將軍徐滔新集藥録》四卷，《李譆之藥録》六卷，《藥法》四十二卷，《藥律》三卷，《藥性》、《藥對》各二卷，《藥目》三卷，《神農採藥經》一卷，《藥忌》一卷，亡。

《太清草木集要》二卷陶隱居撰。

《張仲景方》十五卷仲景，後漢人。梁有《黄素藥方》二十五卷，亡。

《華佗方》十卷吴普撰。佗，後漢人。梁有《華佗内事》五卷，又《耿奉方》六卷，亡。

《集略雜方》十卷

《雜藥方》一卷梁有《雜藥方》四十六卷。

《雜藥方》十卷

《寒食散論》二卷梁有《寒食散湯方》二十卷，《寒食散方》一十卷，《皇甫謐、曹翕論寒食散方》二卷，亡。

《寒食散對療》一卷釋道洪撰。

《解寒食散方》二卷釋智斌撰。梁《解散論》二卷。

《解寒食散論》二卷梁有《徐叔嚮解寒食散方》六卷，《釋慧義寒食解雜論》七卷，亡。

《雜散方》八卷梁有《解散方》、《解散論》各十三卷，《徐叔嚮解散消息節度》八卷，《范氏解散方》七卷，《解釋慧義解散方》一卷，亡。

《湯丸方》十卷

《雜丸方》十卷梁有《百病膏方》十卷，《雜湯丸散酒煎薄帖膏湯婦人少小方》九卷，《羊中散雜湯丸散酒方》一卷，《療下湯丸散方》十卷。

《石論》一卷

《醫方論》七卷梁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療傷寒身驗方、徐文伯辨傷寒》各一卷，《傷寒總要》二卷，《支法存申蘇方》五卷，《王叔和論病》六卷，《張仲景評病要方》一卷，《徐叔嚮、談道述，徐悦體療雜病疾源》三卷，《甘濬之癰疽部黨雜病疾源》三卷，《府藏要》三卷，亡。

《肘後方》六卷葛洪撰。梁二卷。《陶弘景補闕肘後百一方》九卷，亡。

《姚大夫集驗方》十二卷

《范東陽方》一百五卷録一卷。范汪撰。梁一百七十六卷。梁又有《阮河南藥方》十六卷，阮文叔撰；《釋僧深藥方》三十卷，《孔中郎雜藥方》二十九卷，《宋建平王典術》一百二十卷；《羊中散藥方》三十卷，羊欣撰；《褚澄雜藥方》二十卷，齊吴郡太守褚澄撰。亡。

《秦承祖藥方》四十卷見三卷。梁有《陽眄藥方》二十八卷，《夏侯氏藥方》七卷，《王季琰藥方》一卷，《徐叔嚮雜療方》二十二卷，《徐叔嚮雜病方》六卷，《李譆之藥方》一卷，《徐文伯藥方》二卷，亡。

《胡洽百病方》二卷梁有《治卒病方》一卷；《徐奘要方》一卷，無錫令徐奘撰；《遼東備急方》三卷，都尉臣廣上；《殷荆州要方》一卷，殷仲堪撰。亡。

《俞氏療小兒方》四卷梁有《范氏療婦人藥方》十一卷，《徐叔嚮療少小百病雜方》三十七卷，《療少小雜方》二十卷，《療少小雜方》二十九卷，《范氏療小兒藥方》一卷，《王末療小兒雜方》十七卷，亡。

《徐嗣伯落年方》三卷梁有《徐叔嚮療脚弱雜方》八卷，《徐文伯辨脚弱方》一卷，《甘濬之療癰疽金創要方》十四卷，《甘濬之療癰疽毒惋雜病方》三卷，《甘伯齊療癰疽金創方》十五卷，亡。

《陶氏效驗方》六卷梁五卷。梁又有《療目方》五卷，《甘濬之療耳眼方》十四卷，《神枕方》一卷；《雜戎狄方》一卷，宋武帝撰；《摩訶出胡國方》十卷，摩訶胡沙門撰；又《范曄上香方》一卷，《雜香膏方》一卷。亡。

《彭祖養性經》一卷

《養生要集》十卷張湛撰。

《玉房祕決》十卷

《墨子枕内五行紀要》一卷梁有《神枕方》一卷，疑此即是。

《如意方》十卷

《練化術》一卷

《神仙服食經》十卷

《雜仙餌方》八卷

《服食諸雜方》二卷梁有《仙人水玉酒經》一卷。

《老子禁食經》一卷

《崔氏食經》四卷

《食經》十四卷梁有《食經》二卷，又《食經》十九卷；《劉休食方》一卷，齊冠軍將軍劉休撰。亡。

《食饌次第法》一卷梁有《黄帝雜飲食忌》二卷。

《四時御食經》一卷梁有《太官食經》五卷，又《太官食法》二十卷，《食法雜酒食要方白酒》并《作物法》十二卷，《家政方》十二卷，《食圖》、《四時酒要方》、《白酒方》、《七日麴酒法》、

《雜酒食要法》、《雜藏釀法》、《雜酒食要法》、《酒》并《飲食方》、《鮓及鎔蟹方》、《羹臛法》、《鮓腰胸法》、《北方生醬法》各一卷，亡。

《療馬方》一卷梁有《伯樂療馬經》一卷，疑與此同。

《黃帝素問》八卷全元起注。

《脉經》二卷徐氏撰。

《華佗觀形察色并三部脉經》一卷

《脉經決》二卷徐氏新撰。

《脉經鈔》二卷許建吳撰。

《黃帝素問女胎》一卷

《三部四時五藏辨診色決事脉》一卷

《脉經略》一卷

《辨病形證》七卷

《五藏決》一卷

《論病源候論》五卷目一卷，吳景賢撰。

《服石論》一卷

《癰疽論方》一卷

《五藏論》五卷

《瘡論并方》一卷

《神農本草經》三卷

《本草經》四卷蔡英撰。

《藥目要用》二卷

《本草經略》一卷

《本草》二卷徐太山撰。

《本草經類用》三卷

《本草音義》三卷姚最撰。

《本草音義》七卷甄立言撰。

《本草集録》二卷

《本草鈔》四卷

《本草雜要決》一卷

《本草要方》三卷甘濡之撰。

《依本草録藥性》三卷録一卷。

《靈秀本草圖》六卷原平仲撰。

《芝草圖》一卷

《入林採藥法》二卷

《太常採藥法》一卷

《四時採藥及合目録》四卷

《藥録》二卷李密撰。

《諸藥異名》八卷沙門行矩撰。本十卷，今闕。

《諸藥要性》二卷

《種植藥法》一卷

《種神芝》一卷

《藥方》二卷徐文伯撰。

《解散經論并增損寒食節度》一卷

《張仲景療婦人方》二卷

《徐氏雜方》一卷

《少小方》一卷

《療小兒丹法》一卷

《徐太山試驗方》二卷

《徐文伯療婦人瘕》一卷

《徐太山巾箱中方》三卷

《藥方》五卷徐嗣伯撰。

《墮年方》二卷徐太山撰。

《効驗方》三卷徐氏撰。

《雜要方》一卷

《玉函煎方》五卷葛洪撰。

《小品方》十二卷陳延之撰。

《千金方》三卷范世英撰。

《徐王方》五卷

《徐王八世家傳効驗方》十卷

《徐氏家傳祕方》二卷

《藥方》五十七卷後魏李思祖撰。本百一十卷。
《禀丘公論》一卷
《太一護命石寒食散》二卷宋尚撰。
《皇甫士安依諸方撰》一卷
《序服石方》一卷
《服玉方法》一卷
《劉涓子鬼遺方》十卷龔慶宣撰。
《療癰經》一卷
《療三十六瘻方》一卷
《王世榮單方》一卷
《集驗方》十卷姚僧垣撰。
《集驗方》十二卷
《備急單要方》三卷許澄撰。
《藥方》二十一卷徐辨卿撰。
《名醫集驗方》六卷
《名醫別録》三卷陶氏撰。
《删繁方》十三卷謝士秦撰。
《吴山居方》三卷
《新撰藥方》五卷
《療癰疽諸瘡方》二卷秦政應撰。
《單複要驗方》二卷釋莫滿撰。
《釋道洪方》一卷
《小兒經》一卷
《散方》二卷
《雜散方》八卷
《療百病雜丸方》三卷釋曇鸞撰。
《療百病散》三卷
《雜湯方》十卷成毅撰。
《雜療方》十三卷
《雜藥酒方》十五卷
《趙婆療漏方》一卷
《議論備豫方》一卷于法開撰。
《扁鵲陷氷丸方》一卷
《扁鵲肘後方》三卷
《療消渴衆方》一卷謝南郡撰。
《論氣治渴衆方》一卷釋曇鸞撰。
《梁武帝所服雜藥方》一卷
《大略丸》五卷
《靈壽雜方》二卷
《經心録方》八卷宋俠撰。
《黄帝養胎經》一卷
《療婦人産後雜方》三卷
《黄帝明堂偃人圖》十二卷
《黄帝鍼灸蝦蟆忌》一卷
《明堂蝦蟆圖》一卷
《鍼灸圖要決》一卷
《鍼灸圖經》十一卷本十八卷。
《十二人圖》一卷
《鍼灸經》一卷
《扁鵲偃側鍼灸圖》三卷
《流注鍼經》一卷
《曹氏灸經》一卷
《偃側人經》二卷秦承祖撰。
《華佗枕中灸刺經》一卷
《謝氏鍼經》一卷
《殷元鍼經》一卷
《要用孔穴》一卷
《九部鍼經》一卷
《釋僧匡鍼灸經》一卷
《三奇六儀鍼要經》一卷

《黄帝十二經脉明堂五藏人圖》一卷
《老子石室蘭臺中治癩符》一卷
《龍樹菩薩藥方》四卷
《西域諸仙所説藥方》二十三卷目一卷。本二十五卷。
《香山仙人藥方》十卷
《西域波羅仙人方》三卷
《西域名醫所集要方》四卷本十二卷。
《婆羅門諸仙藥方》二十卷
《婆羅門藥方》五卷
《耆婆所述仙人命論方》二卷目一卷。本三卷。
《乾陀利治鬼方》十卷
《新録乾陀利治鬼方》四卷本五卷，闕。
《伯樂治馬雜病經》一卷
《治馬經》三卷俞極撰，亡。
《治馬經》四卷
《治馬經目》一卷
《治馬經圖》二卷
《馬經孔穴圖》一卷
《雜撰馬經》一卷
《治馬牛駝騾等經》三卷目一卷。
《香方》一卷宋明帝撰。
《雜香方》五卷
《龍樹菩薩和香法》二卷
《食經》三卷馬琬撰。
《會稽郡造海味法》一卷
《論服餌》一卷
《淮南王食經》并目百六十五卷大業中撰。
《膳羞養療》二十卷
《金匱録》二十三卷目一卷。京里先生撰。
《練化雜術》一卷陶隱居撰。
《玉衡隱書》七十卷目一卷。周弘讓撰。
《太清諸丹集要》四卷陶隱居撰。
《雜神丹方》九卷
《合丹大師口訣》一卷
《合丹節度》四卷陶隱居撰。
《合丹要略序》一卷孫文韜撰。
《仙人金銀經并長生方》一卷
《狐剛子萬金決》二卷葛仙公撰。
《雜仙方》一卷
《神仙服食經》十卷
《神仙服食神祕方》二卷
《神仙服食藥方》十卷抱朴子撰。
《神仙餌金丹沙祕方》一卷
《衛叔卿服食雜方》一卷
《金丹藥方》四卷
《雜神仙丹經》十卷
《雜神仙黄白法》十二卷
《神仙雜方》十五卷
《神仙服食雜方》十卷
《神仙服食方》五卷
《服食諸雜方》二卷
《服餌方》三卷陶隱居撰。
《真人九丹經》一卷
《太極真人九轉還丹經》一卷
《練寶法》二十五卷目三卷。本四十卷，闕。
《太清璇璣文》七卷沖和子撰。
《陵陽子説黄金祕法》一卷
《神方》二卷
《狐子雜決》三卷
《太山八景神丹經》一卷

《太清神丹中經》一卷
《養生注》十二卷目一卷。
《養生術》一卷翟平撰。
《龍樹菩薩養性方》一卷
《引氣圖》一卷
《道引圖》三卷立一，坐一，臥一。
《養身經》一卷
《養生要術》一卷
《養生服食禁忌》一卷
《養生傳》二卷
《帝王養生要方》二卷蕭吉撰。
《素女祕道經》一卷并《玄女經》。
《素女方》一卷
《彭祖養性》一卷
《郯子説陰陽經》一卷
《序房内祕術》一卷葛氏撰。
《玉房祕決》八卷
《徐太山房内祕要》一卷
《新撰玉房祕決》九卷
《四海類聚方》二千六百卷
《四海類聚單要方》三百卷

右二百五十六部，合四千五百一十卷。

醫方者，所以除疾疢，保性命之術者也。天有陰陽風雨晦明之氣，人有喜怒哀樂好惡之情。節而行之，則和平調理，專臺其情，則溺而生疢。是以聖人原血脉之本，因鍼石之用，假藥物之滋，調中養氣，通滯解結，而反之於素。其善者，則原脉以知政，推疾以及國。《周官》，醫師之職「掌聚諸藥物，凡有疾者治之」，是其事也。鄙者爲之，則反本傷性。故曰：「有疾不治，恒得中醫。」

書學

《魏書・盧玄傳》附《盧淵傳》 初，（諶）〔湛〕父志法鍾繇書，傳業累世，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盧〕淵習家法，代京宫殿多淵所題。白馬公崔玄伯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

《周書・藝術傳・黎景熙傳》 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鄭）〔鄚〕人也，少以字行於世。曾祖嶷，魏太武時，從破平涼，有功，賜爵容城縣男，加鷹揚將軍。後爲燕郡守。祖鎮，襲爵，爲員外散騎侍郎。父瓊，太和中，襲爵，歷員外郎、魏縣令，後至鄚城郡守。

季明少好讀書，性强記默識，而無應對之能。其從祖廣，太武時爲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清河崔玄伯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又好占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

道教私學

《列子・仲尼》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辨，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虚，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往閲。」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衔衔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顔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内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三國志・魏志・張魯傳》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

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爲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繫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脩殺之，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縣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三國志・吳志・孫破虜討逆傳》注引《江表傳》 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

《魏書・釋老志》 太和十五年秋，詔曰：「夫至道無形，虛寂爲主。自有漢以後，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用立寺宇。昔京城之內，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櫛比，人神猥湊，非所以祇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於都南桑乾之陰，岳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户五十，以供齋祀之用，仍名爲崇虛寺。可召諸州隱士，員滿九十人。」

遷洛移鄴，踵如故事。其道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十五日，壇主、道士、哥人一百六人，以行拜祠之禮。諸道士罕能精至，又無才術可高。武定六年，有司執奏罷之。其有道術，如河東張遠遊、河間趙静通等，齊文襄王別置館京師而禮接焉。

朱銘盤《南朝宋會要・文學・諸學館》 文帝元嘉十三年，以何尚之爲丹陽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

朱銘盤《南朝宋會要・民政・賜名士》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好《老》、《易》。鄉里年少，相率受學。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敕郡縣令隨時資給。

《南齊書・高逸傳・顧歡傳》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略】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户，山鳥集其掌取食。事黃老道，解陰陽書，爲數術多效驗。初元嘉末，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太初弒逆，果是此年月。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精氣因天行，遊魂隨物化。」剋死日，卒於剡山，身體柔軟，時年六十四。還葬舊墓，木連理出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世祖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

佛道二家，立教既異，學者互相非毀。歡著《夷夏論》曰：

夫辨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内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无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

歡論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説，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翦髮曠衣，羣夷之服。擊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墓，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絶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

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争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强。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

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

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己。優劣之分，大略在茲。

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嚾鳥聒，何足述効。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爲道人通公駁之，其略曰：

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

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法，盜牛竊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爲道耳。

西域之記，佛經之説，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繞爲虔，不尚踞傲爲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蹈者恒通。文王造周，大伯創吴，革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教風自殊，無患其亂。

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爲本，釋氏出世爲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由臆説。

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作)〔地〕，乘詭若此，何謂其同？

歡答曰：

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黄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吕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

經云，戎氣强獷，乃復略人頰車邪？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編)〔偏〕踞，濫用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

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世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翦落爲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

神仙有死，權便之説。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

《南史・庾承先傳》 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土臺山。梁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游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所欽重。

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荆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陝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留連月餘，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

《南史・馬樞傳》 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

《册府元龜》卷八二二《總録部・尚黄老》 〔梁〕太史叔明，吴興烏程人。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九精解，當世冠絶，每講説，聽者嘗五百人。官至國子助教。

庾承先穎川鄢陵人。先學黄老兼涉釋教，高祖詔徵之不起，居于五臺山講《老子》，遠近咸來赴集。

〔後魏〕程駿師事劉昞，嘗謂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虚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駿意以爲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若爽性則冲真喪。」昞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遜是聲譽益播。

《隋書・經籍志三》 《鶡子》一卷周文王師鶡熊撰。

《老子道德經》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漢文帝時，河上公注。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二卷，漢長陵三老毋丘望之注《老子》二卷，《漢》徵士嚴遵注《老子》二卷，虞翻注《老子》二卷，亡。

《老子道德經》二卷王弼注。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張嗣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蜀才注。亡。

《老子道德經》二卷鍾會注。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晉太傅羊祜解釋；《老子經》二卷，東晉江州刺史王尚述注；《老子》二卷，晉郎中程韶集解；《老子》二卷，邯鄲氏注；《老子》二卷，常氏傳；《老子》二卷，孟氏注；《老子》二卷，盈氏注。亡。

《老子道德經》二卷、音一卷晉尚書郎孫登注。

《老子道德經》二卷劉仲融注。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臣生解；《老子道德經》二卷，晉西中郎將袁真注；《老子道德經》二卷，張憑注；《老子道德經》二卷，釋惠琳注；《老子道德經》二卷，釋惠嚴注；《老子道德經》二卷，王玄載注。亡。

《老子道德經》二卷盧景裕撰。

《老子音》一卷李軌撰。梁有《老子音》一卷，晉散騎常侍戴逵撰，亡。

《老子》四卷梁曠撰。

《老子指歸》十一卷嚴遵注。

《老子指趣》三卷毋丘望之撰。

《老子義綱》一卷顧歡撰。梁有《老子道德論》二卷，何晏撰；《老子序決》一卷，葛仙公撰；《老子雜論》一卷，何、王等注；《老子私記》十卷，梁簡文帝撰；《老子玄示》一卷，韓莊撰；《老子玄譜》一卷，晉柴桑令劉遺民撰；《老子玄機》三卷，宗塞撰；《老子幽易》五卷，又《老子志》一卷，山琮撰。亡。

《老子義疏》一卷顧歡撰。梁有《老子義疏》一卷，釋慧觀撰，亡。

《老子義疏》五卷孟智周私記。

《老子義疏》四卷韋處玄撰。

《老子義疏》六卷梁武帝撰。

《老子義疏》九卷戴詵撰。

《老子節解》二卷

《老子章門》一卷

《文子》十二卷文子，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七録》十卷，亡。

《鶡冠子》三卷楚之隱人。

《列子》八卷鄭之隱人列禦寇撰，東晉光禄勳張湛注。

《莊子》二十卷梁漆園吏莊周撰，晉散騎常侍向秀注。本二十卷，今闕。梁有《莊子》十卷，東晉議郎崔譔注，亡。

《莊子》十六卷司馬彪注。本二十一卷，今闕。

《莊子》三十卷、目一卷晉太傅主簿郭象注。梁《七録》三十三卷。

《集注莊子》六卷梁有《莊子》三十卷，晉丞相參軍李頤注；《莊子》十八卷，孟氏注，録一卷。亡。

《莊子音》一卷李軌撰。

《莊子音》三卷徐邈撰。

《莊子集音》三卷徐邈撰。

《莊子注音》一卷司馬彪等撰。

《莊子音》三卷郭象撰。梁有向秀《莊子音》一卷。

《莊子外篇雜音》一卷

《莊子内篇音義》一卷

《莊子講疏》十卷梁簡文帝撰。本二十卷，今闕。

《莊子講疏》二卷張譏撰，亡。

《莊子講疏》八卷

《莊子文句義》二十八卷本三十卷，今闕。梁有《莊子義疏》十卷，又《莊子義疏》三卷，宋處士王叔之撰，亡。

《莊子内篇講疏》八卷周弘正撰。

《莊子義疏》八卷戴詵撰。

《南華論》二十五卷梁曠撰，本三十卷。

《南華論音》三卷

《莊成子》十二卷梁有《蹇子》一卷，今亡。

《玄言親記明莊部》二卷梁澡撰。

《守白論》一卷

《任子道論》十卷魏河東太守任嘏撰。梁有《渾輿經》一卷，魏安成令桓威撰，亡。

《唐子》十卷吳唐滂撰。梁有《蘇子》七卷，晉北中郎參軍蘇彦撰；《宣子》二卷，晉宜城令宣舒撰；《陸子》十卷，陸雲撰。亡。

《杜氏幽求新書》二十卷杜夷撰。

《抱朴子内篇》二十一卷、音一卷葛洪撰。梁有《顧道士新書論經》三卷，晉方士顧谷撰，亡。

《孫子》十二卷孫綽撰。

《符子》二十卷東晉員外郎符朗撰。梁有《賀子述言》十卷，宋太學博士賀道養撰；

《少子》五卷，齊司徒左長史張融撰；梁有《養生論》三卷，嵇康撰；《攝生論》二卷，晉河内太守阮侃撰；《無宗論》四卷，《聖人無情論》六卷。亡。

《夷夏論》一卷顧歡撰。梁二卷。梁又有《談衆》三卷，亡。

《簡文談疏》六卷晉簡文帝撰。

《無名子》一卷張太衡撰。

《玄子》五卷

《遊玄桂林》二十一卷，目一卷張譏撰。《廣成子》十三卷商洛公撰。張太衡注，疑近人作。

右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

道者，蓋爲萬物之奥，聖人之至賾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萬物蠢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體，處陰與陰爲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資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謂也；智者資道以爲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資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體道成性，清虚自守，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假修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懼人之惑，置于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言。《周官》九兩，其三曰師，蓋近之矣。然自黄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説。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爲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爲高，狂狷爲尚，迂誕誦怪而失其真。

佛教私學

釋慧皎《高僧傳》卷一《譯經・魏維陽曇柯迦羅》　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家世大富，常修梵福。迦羅幼而才悟，質像過人，讀書一覽，皆文義通暢。善學《四圍陀論》，風雲星宿圖讖運變，莫不該綜。【略】

常貴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來至洛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衆僧未禀歸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既至，大行佛法。時有諸僧共請迦羅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戒心》，止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迦羅後不知所終。

《魏書・釋老志》　晉元康中，有胡沙門支恭明譯佛經《維摩》、《法華》、《本起》等。微言隱義，未之能究。後有沙門常山衛道安性聰敏，日誦經萬餘言，研求幽旨。慨無師匠，獨坐静室十二年，覃思構精，神悟妙賾，以前所出經，多有舛駁，乃正其乖謬。石勒時，有天竺沙門浮圖澄，少於烏萇國就羅漢入道，劉曜時到襄國。後爲石勒所宗信，號爲大和尚，軍國規謨頗訪之，所言多驗。道安曾至鄴候澄，澄見而異之。澄卒後，中國紛亂，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在所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諸方。法汰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

釋慧皎《高僧傳》卷一《譯經・晉長安帛遠》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内人。父威達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赴。祖少發道心，啓父出家，辭理切至，父不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思俊徹，敏朗絶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素，多所該貫。乃於長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爲業，白黑宗禀，幾且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顒鎮關中，虚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至閑辰靖夜，輒談講道德。于時西府初建，後又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

釋慧皎《高僧傳》卷一《譯經・晉長安僧伽跋澄》　僧伽跋澄，此云衆現賢人。毅然有淵懿之量，歷尋名師，備習三藏，博覽衆典，特善數經，閑誦《阿毘曇毘婆沙》，貫其妙旨。常浪志遊方，觀風弘化。

苻堅建元十七年，來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廣，禪數之學甚盛，既至長安，咸稱法匠焉。

釋慧皎《高僧傳》卷一《譯經・晉廬山僧伽提婆》　僧伽提婆，此言衆天，或云提和，音訛故也。本姓瞿曇氏，罽賓人。入道修學，遠求明師，學通三藏，尤善《阿毘曇心》，洞其纖旨。常誦《三法度論》，晝夜嗟味，以爲入道之府也。爲人俊朗有深鑒，而儀止温恭，務在誨人，恂恂不怠。苻氏建元中，來入長安，宣流法化。【略】至隆安元年來遊京師，晉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東亭侯瑯琊王珣，淵懿有深信，荷持正法，建立精舍，廣招學衆。提婆既至，珣即延請，仍於其舍講《阿毘曇》，名僧畢集。提婆宗致既精，詞旨明析，振發義理，衆咸悦悟。時王彌亦在座聽，後於别屋自講，珣問法綱道人：「阿彌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覈耳。」其敷析之明，易啟人心如此。

釋慧皎《高僧傳》卷二《譯經・晉壽春石磵寺卑摩羅叉》　卑摩羅叉，此云無垢眼，罽賓人。沈靖有志力，出家履道，苦節成務。先在龜兹，弘闡律藏，四方學者競往師之，鳩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兹陷没，乃避地焉。頃之，聞什在長安大弘經藏，又欲使毘尼勝品復洽東國，於是仗錫流沙，冒險東入。以僞秦弘始八年

達自關中，什以師禮敬待，叉亦以遠遇欣然。及羅什棄世，叉乃出遊關左，逗於壽春，止石澗寺，律衆雲聚，盛闡毘尼。

釋慧皎《高僧傳》卷二《譯經・晉河西曇無讖》 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自稱爲王，聞讖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經要，讖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即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慧嵩、道朗，獨步河西，值其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橫，讖臨機釋滯，清辯若流。兼富於文藻，辭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大雲》、《悲華》、《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萬言。

釋慧皎《高僧傳》卷三《譯經・宋京師中興寺求那跋陀羅》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略】元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車朗表聞，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都，勅名僧慧嚴、慧觀於新亭郊勞，見其神情朗徹，莫不虔仰，雖因譯交言，而欣若傾蓋。初住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請，深加崇敬。瑯琊顏延之通才碩學，束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丞相南譙王義宣，並師事焉。頃之，衆僧共請出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楞伽經》，徒衆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復諮析，妙得本旨。

釋慧皎《高僧傳》卷四《義解・晉高邑竺法雅毘浮　曇相　曇習》 法雅，河間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學，長通佛義，衣冠士子，咸附諮稟，時依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爲生解之例，謂之格義。

及毘浮、相曇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采灑落，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遞互講說。與道安、法汰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後立寺於高邑，僧衆百餘，訓誘無懈。雅弟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爲僞趙太子石宣所敬云。

釋慧皎《高僧傳》卷四《義解・晉燉煌于道邃》 于道邃，燉煌人，少而失蔭，叔親養之，邃孝敬竭誠，若奉其母。至年十六出家，事蘭公爲弟子。學業高明，內外該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殊俗，尤巧談論。

釋慧皎《高僧傳》卷四《義解・晉始寧山竺法義》 竺法義，未詳何許人。年十三，遇深公，便問：「仁利是君子所行，孔丘何故罕言。」深曰：「物尠能行，是故罕言。」深見其幼而穎悟，勸令出家。於是棲志法門，從深受學。遊刃衆典，尤善《法華》。後辭深出京，復大開講席，王導、孔敷並承風敬友。至晉興寧中，更還江左，憩于始寧之保山，受業弟子常有百餘。

釋慧皎《高僧傳》卷四《義解・宋京師東安寺釋慧嚴》 釋慧嚴，姓范，豫州人。年十二爲諸生，博曉詩書，十六出家，又精鍊佛理。迄甫立年，學洞羣籍，風聲四遠，化洽殊邦。聞什公在關，復從受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後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安，要與同行，嚴曰：「檀越此行，雖伐罪弔民，貧道事外之人，不敢聞命。」帝苦要之，遂行。

釋慧皎《高僧傳》卷五《義解・晉長沙寺釋曇戒》 釋曇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陽人，晉外兵部棘陽令潛之弟也。居貧務學，遊心墳典。後聞于法道講《放光經》，乃借衣一聽，遂深悟佛理，廢俗從道，伏事安公爲師。博通三藏，誦經五十餘萬言，常日禮五百拜佛，晉臨川王甚知重。

釋慧皎《高僧傳》卷五《義解・晉荆州上明釋曇徽》 釋曇徽，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彩，且令讀書，二三年中，學兼經史，十六方許剃髮。於是專務佛理，鏡測幽凝，未及立年，便能講說。雖志業高素，而以恭推見重。後隨安在襄陽，苻丕寇境，乃東下荆州，止上明寺。每法輪一轉，則黑白奔波。常顧解有所從，乃圖寫安形，存念禮拜。於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薩。

釋慧皎《高僧傳》卷五《義解・晉吳虎丘東山寺竺道壹》 竺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貞正有學業，而晦迹隱智，人莫能知，與之久處，方悟其神出，瑯琊王珣兄弟深加敬事。晉太和中出都，止瓦官寺，從汰公受學，數年之中，思徹淵深，講傾都邑。汰有弟子曇一，亦雅有風操，時人呼曇一爲大一，道一爲小壹，名德相繼，爲時論所宗，晉簡文皇帝深所知重。

及帝崩汰死，壹乃還東，止虎丘山。學徒苦留不止，乃令丹陽尹移壹還都，壹答移曰：「蓋聞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其性。弘方由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崇禮佛法，弘長彌大。是以殊域之人，不遠萬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棄欲，洗心清玄。遐期曠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遊不滯方。自東徂西，唯道是務，雖萬物惑其日計，而識者悟其歲功。今若責其屬籍，同役編戶，恐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徒，長往而不反，虧盛明之風，謬主相之旨。且荒服之賓，無關天臺，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翔，而後集也。」壹於是閑居幽阜，晦影窮谷。

釋慧皎《高僧傳》卷五《義解・晉泰山崑崙巖竺僧朗》 竺僧朗，京兆人也。少而遊方問道，長還關中，專當講說。【略】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

輒以逆知。使弟子爲具飲食，必如言果至，莫不歎其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

釋慧皎《高僧傳》卷六《義解・晉長安釋曇影》 能講《正法華經》及《光讚波若》，每法輪一轉，輒道俗千數。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義解・齊偽魏濟州釋僧淵》 釋僧淵，本姓趙，潁川人，魏司空儼之後也。少好讀書。進戒之後，專攻佛義。初遊徐邦，止白塔寺，從僧嵩受《成實論》、《毘曇》。學未三年，功踰十載，慧解之聲，馳於遐邇。淵風姿宏偉，腰帶十圍，神氣清遠，含吐灑落。隱士劉因之，捨所住山，給爲精舍。曇度、慧記、道登並從淵受業。慧記通數論，道登善《涅槃》、《法華》，並爲魏主元宏所重，馳名魏國。淵以偽太和五年卒，春秋六十有八，即齊建元三年也。

湯球《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二《後秦録・姚興》〔弘始〕七年正月，興如逍遥園，引諸沙門於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説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恒、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宫，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釋慧皎《高僧傳》卷三《譯經・宋上定林寺曇摩蜜多》 曇摩密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羣經，特深禪法，所得門户，極甚微奥。爲人沈邃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連眉禪師。

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龜兹。【略】

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棕千株，開園百畝，房閣池沼，極爲嚴净。頃之，復適涼州，仍於公府舊事，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業甚盛。

常以江左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峽，止荆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惻，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枚，衝器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頃之，沿流東下，至于京師。初止中興寺，晚憩祇洹。密多道聲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爾，傾都禮訊。自宋文哀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設齋桂宫，請戒椒掖，參候之使，旬日相望。即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普賢觀》、《虚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四輩遠近，皆號大禪師焉。會稽太守平昌孟顗，深信正法，以三寶爲己任，素好禪味，敬心殷重，及臨淅右，請與同遊，乃於鄮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舊俗，多趣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密多天性凝靖，雅愛山水，以爲鍾山鎮岳，埒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石刊木，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鬱爾層構。於是息心之衆，萬里來集，諷誦肅邕，望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即神足弟子，弘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而弗替，蓋密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土，凡所遊履，靡不興造檀會，敷陳教法。

釋慧皎《高僧傳》卷七《義解・宋京師中興寺釋道温》 釋道温，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謐之後也。少好琴書，事親以孝聞。年十六入廬山，依遠公受學。後遊長安，復師童壽。

釋慧皎《高僧傳》卷七《義解・宋京師興皇寺釋道猛》 釋道猛，本西凉州人。少而遊歷燕趙，備矚風化。後停止壽春，力精勤學。三藏九部，大小數論，皆思入淵微，無不鏡徹。而《成實》一部，最爲獨步。於是大化江西，學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東遊京師，止於東安寺，復續開講席。

宋太宗爲湘東王時，深相崇薦，及登祚倍加禮接，賜錢三十萬，以供資待。太始之初，帝創寺于建陽門外，勅猛爲綱領。帝曰：「夫人能弘道，道藉人弘。今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有光於世望，可目寺爲興皇。」由是成號。及創造功畢，勅猛於寺開講《成實》。序題之日，帝親臨幸，公卿皆集，四遠學賓，負帙齊至。猛神韻無忤，吐納詳審，帝稱善久之，因有詔曰：「猛法師風道多濟，朕素賓友。可月給三萬，令吏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輿各一乘。乘輿至客省。」猛隨有所獲，皆賑施貧乏，營造寺廟。

釋慧皎《高僧傳》卷七《義解・宋京師何園寺釋慧亮》 釋慧亮，姓姜，先名顯亮，爲東阿靖公弟子。少有清譽，時人呼靖爲大師，亮爲小師。雖年望未逮，而風軌繼之。後立寺於臨淄，講《法華》、《大小品》、《十地》等，學徒雲聚，千里命駕。後過江止何園寺，顔延之、張緒眷德留連，每歎曰：「安汰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絶復興。」

釋慧皎《高僧傳》卷七《義解・宋丹陽釋梵敏》 釋梵敏，姓李，河東人。少遊學關壟，長歷彭泗，内外經書，皆闇遊心曲。晚憩丹陽，頻建講説。謝莊、張

永、劉虬、呂道慧皆承風欣悅，雅相歎重。數講《法華》、《成實》，又序《要義百科》，略標綱網，故文止一卷。屬辭省詣，見重當時。

釋慧皎《高僧傳》卷七《義解・宋餘杭方顯寺釋僧詮》 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遍學外典，弱冠方出家。復精鍊三藏，爲北土學者之宗。後過江止京師，鋪筵大講，化洽江南。吳郡張恭請還吳講說，姑蘇之士，並慕德歸心。初止閑居寺，晚憩虎丘山。

釋慧皎《高僧傳》卷七《義解・宋京師北多寶寺釋道亮》 釋道亮，不知何許人，住京師北多寶寺。神悟超絶，容止可觀，而性剛忤物，遂顯於衆。元嘉之末，被徙南越，時人或譏其不能保身，亮曰：「業理所之，特非人事。」於是命侶宵征，南適廣州。弟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停南六載，講說導衆，化陶嶺外。至大明中，還止京兆，盛開法席。

釋慧皎《高僧傳》卷七《義解・宋廬山凌雲寺釋慧安》 釋慧安，未詳是何人。蔬食精苦，學通經義，兼能善說，又以專戒見稱。誦經四十餘萬言。止廬山凌雲寺，學徒雲聚，千里從風。

釋慧皎《高僧傳》卷七《義解・宋江陵辛寺釋曇鑒》 釋曇鑒，姓趙，冀州人。少出家，事竺道祖爲師。蔬食布衣，律行精苦，學究羣經，兼善數論。聞什公在關，杖策從學，什常謂鑒爲一聞持人。後遊方宣化，達自荆州，止江陵辛寺。年登耳順，勵行彌潔，常願生安養，瞻覲彌陀。

釋慧皎《高僧傳》卷七《義解・宋淮南中寺釋曇無成》 釋曇無成，姓馬，扶風人。家世避難，移居黄龍，年十三出家。履業清正，神悟絶倫，未及具戒，便精往復。聞什公在關，負笈從之。既至見什，什問：「沙彌何能遠來。」答曰：「聞道而至。」什大善之。於是經停務學，慧業愈深。姚興謂成曰：「馬季長碩學高明，素驕當世，法師故當不爾。」答曰：「以道伏心，爲除此過。」興甚異之，供事殷厚。姚祚將亡，關中危擾，成迺慙於淮南中寺。《涅槃》、《大品》常更互講說，受業二百餘人。

釋慧皎《高僧傳》卷七《義解・宋下定林寺釋僧鏡》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還居吳地。至孝過人，輕財好施。家貧母亡，太守賜錢五千，苦辭不受。迺身自負土，種植松栢，廬于墓所，泣血三年。服畢出家，住吳縣華山。後入關隴，尋師受法，累載方還。停止京師，大闡經論，司空東海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爲一門之師。

後東返姑蘇，復專當法匠。臺寺沙門道流，請停歲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欵。宋世祖藉其風素，勅出京師，止定林下寺。頻建法聚，德衆雲集。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義解・齊京師何園寺釋慧隆》 釋慧隆，姓成，陽平人。少而居貧，學無師友，卓然自悟，年二十三方出家。十餘年中，凝心佛法，貫通衆典。宋太始中出都，止何園寺。隆既思徹詮表，善於清論，乘機抗擬，往必折關。宋明帝請於湘宫開講《成實》，負帙問道，八百餘人。其後王侯貴勝，屢招講說。凡先舊諸義盤滯之處，隆更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乃立實法斷結義等。汝南周顒目之曰：「隆公蕭散森疎，若霜下之松竹。」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義解・齊荆州竹林寺釋僧慧》 釋僧慧，姓皇甫，本安定朝那人。高士謐之苗裔，先人避難寓居襄陽，世爲冠族。慧少出家，止荆州竹林寺，事曇順爲師。順廬山慧遠弟子，素有高譽，慧伏膺以後，專心義學。至年二十五，能講《涅槃》、《法華》、《十住》、《淨名》、《雜心》等。性强記，不煩都講，而文句辯折，宣暢如流。又善莊老，爲西學所師，與高士南陽宗炳、劉虬等，並皆友善。炳每歎曰：「西夏法輪不絶者，其在慧公乎。」吳國張暢經遊西土，迺造慧而請交焉。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義解・齊京師湘宫寺釋弘充》 釋弘充，涼州人。少有志力，通莊老，解經律。大明末過江，初止多寶寺。善能問難，先達多爲所屈。後自開法筵，鋒鏑互起。充既思入玄微，口辯天逸，通疑釋滯，無所間然，每講《法華》、《十地》，聽者盈堂，宋太宰江夏文獻王義恭雅重之。明帝踐祚，起湘宫寺，請充爲綱領，於是移居焉。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義解・齊上定林寺釋僧遠》 釋僧遠，姓皇，勃海重合人。其先北地皇甫氏，避難海隅，故去「甫」存「皇」焉。遠幼而樂道，年十六欲出家，父母不許。因蔬食懺誦，曉夜不輟，年十八方獲入道。時有沙門道憑，高才秀德，聲蓋海岱，遠從受學，通明數論，貫大小乘。宋大明中度江，住彭城寺。昇明中，於小丹陽牛落山立精舍，名曰龍淵。

遠年三十一，始於青州孫泰寺南面講說。言論清暢，風容秀整，坐者四百餘人，莫不悦服。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義解・齊山陰法華山釋慧基》 釋慧基，姓偶，吳國錢塘人。幼而神情俊逸，機悟過人。初依隨祇洹慧義法師。至年十五，義嘉其

神彩，爲啓宋文帝求度出家，文帝引見顧問允怙，即勅於祇洹寺爲設會出家。興駕親幸，公卿必集。基既栖志法門，厲行精苦，學兼昏曉，解洞羣經。後有西域法師僧伽跋摩弘贊禪律，來遊宋境，義乃令基入室供事。

年滿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謂基曰：「汝當道王江東，不須久留京邑。」於是四五年中，遊歷講肆，備訪衆師。善《小品》、《法華》、《思益》、《維摩》、《金剛波若》、《勝鬘》等經。皆思探玄頤，鑒勉幽凝。提章比句，麗溢終古。基師慧義既德居物宗，道王荆土，士庶歸依，利養紛集。以基懿德可稱，乃携共同活。及義之亡後，資生雜物，近盈百萬。基法應獲半，悉捨以爲福，唯取龕故衣鉢，協以東歸，還止錢塘顯明寺。頃之，進適會稽，仍止山陰法華寺。尚學之徒，追蹤問道。於是遍歷三吴，講宣經教，學徒至者千有餘人。宋太宗遣使迎請，稱疾不行。元徽中，復被徵詔。始行過浙水，復動疾而還，乃於會稽龜山立寶林精舍。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義解・齊京師太昌寺釋僧宗》 釋僧宗，姓嚴，本雍州憑翌人。晉氏喪亂，其先四世祖移居秦郡。年九歲，爲瑗公弟子，諮承慧業。晚又受道於斌濟二法師。善《大涅槃》及《勝鬘》、《維摩》等，每至講説，聽者將近千餘。妙辯不窮，應變無盡，而任性放蕩，亟越儀法。得意便行，不以爲礙，守檢專節者，咸有是非之論。文惠太子將欲以罪擯徙遂，通夢有感，於是改意歸焉。魏主元宏遥挹風德，屢致書并請開講，齊太祖不許外出。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近盈百遍。以從來信施造太昌寺以居之。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義解・齊京師靈根寺釋法瑗》 釋法瑗，姓辛，隴西人，辛毘之後。【略】初出家，事梁州沙門竺慧開。開懿德通神，時人謂得初果。開謂瑗曰：「汝情悟若此，必能綱總末化，宜競力博聞，無得獨善。」於是辭開遊學，經涉燕趙，去來鄴洛。值胡寇縱横，關隴鼎沸，瑗冒險履危，學業無怠。【略】及孝武即位，勅爲西陽王子尚友。辭疾不堪，久之獲免。因廬於方山，注《勝鬘》及《微密持經》。論議之隙，時談《孝經》、《喪服》。後天保改構，請瑗居之，因辭山出邑，網爲寺網。刺史王景文往候，正值講《喪服》，問論數番，稱善而退。及明帝造湘宫新成，大開講肆，妙選英僧，勅請瑗充當法主。帝乃降蹕法筵，公卿會座，一時之盛，觀者榮之。後齊文惠又請居靈根，因移彼寺。太尉王儉，門無雜交，唯待瑗若師，書語盡敬。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義解・梁京師招提寺釋慧集》 釋慧集，本姓錢，吴興於潛人。年十八，於會稽樂林山出家，仍隨慧基法師受業。爲性慤實，言無華綺，而學勤昏曉，未嘗懈息。後出京，止招提寺。復遍歷衆師，融冶異説，三藏方等，並皆綜達，廣訪《大毘婆沙》及《雜心》、《揵度》等，以相辯校。故於《毘曇》一部，擅步當時，凡碩難堅疑，並爲披釋。海内學賓，無不必至，每一開講，負帙千人。沙門僧旻、法雲，並名高一代，亦執卷請益，今上深相賞接。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義解・梁剡法華臺釋曇斐》 釋曇斐，本姓王，會稽剡人。少出家，受業於慧基法師。性聰敏，素著領牒之稱。其方等深經，皆所綜達，老莊儒墨頗亦披覽。後東西稟訪，備窮經論之旨。居于鄉邑法華臺寺，講説相仍，學徒成列。斐神情爽發，志用清玄，故於《小品》、《淨名》尤成獨步。加又談吐蘊藉，辭辯高華，席上之風，見重當代。梁衡陽孝王元簡及隱士廬江何胤，皆遠挹徽猷，招延講説。吴國張融、汝南周顒、顒子捨等，並結知音之狎焉。

釋慧皎《高僧傳》卷一〇《神異・齊京師枳園寺沙彌釋法匱》 釋法匱，本姓阮，吴興於潛人。少出家，爲京師枳園寺法楷弟子。楷素有學功，特精經史，瑯琊王奐、王肅並共師焉。匱爲性恭然，少語言，樸然自守，不涉人事。誦《法華經》一部。

釋慧皎《高僧傳》卷一一《習禪・宋京師中興寺釋慧覽》 釋慧覽，姓成，酒泉人。少與玄高俱以寂觀見稱。覽曾遊西域，頂戴佛鉢，仍於闐賓從達摩比丘諮受禪要。達摩曾入定往兜率天，從彌勒受菩薩戒。後以戒法授覽，覽還至于填，復以戒法授彼方諸僧，後乃歸。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問，遣使並資財，令於蜀立左軍寺，覽即居之。後移羅浮天宫寺。宋文請下都止鍾山定林寺。孝武起中興寺，復勅令移住。京邑禪僧皆隨踵受業。吴興沈演、平昌孟顗並欽慕道德，爲造禪室於寺。宋大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慧皎《高僧傳》卷一一《明律・宋京師閑心寺釋道營》 釋道營，未詳何人。始住靈曜寺習禪，晚依觀詢二律師諮受毘尼，偏善《僧祇》一部，誦《法華》、《金光明》，蔬素守節。莊嚴道慧，治城智秀，皆師其戒範。張永請還吴郡，蔡興宗復要住上虞。永後於京師婁胡苑立閑心寺，復請還居。講席頻仍，學徒甚盛。

釋慧皎《高僧傳》卷一一《明律・宋廣漢釋道房》 釋道房，姓張，廣漢五城人。道行清貞。少善律學，止廣漢長樂寺。每禮佛燒香，香煙直入佛頂。又勤誨門人，改惡行善，其不改者，乃爲之流泣。

釋慧皎《高僧傳》卷一三《興福・宋山陰法華山釋僧翼》 釋僧翼，本吴興餘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絶塵之操。初出家，止廬山寺，依慧遠修學。蔬素苦節，

見重門人。晚適關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並皆參涉，又誦《法華》一部。

以晉義熙十三年，與同志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履訪山水。至秦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耆闍之狀，乃結草成菴，稱曰法華精舍。

劉義慶《世説新語・規箴》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劉義慶《世説新語》卷下《棲逸》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于軒庭，清流激于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

《册府元龜》卷八二一《總録部・崇釋教》 宋范泰，爲侍中、左光禄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

《册府元龜》卷八二一《總録部・崇釋教》 雷次宗有高節，不交世務。嘗與子姪書，以言所守，曰：「人生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牽爾。吾少嬰羸疾，念自鍾養。爲性好閒，志栖物表。故年雖童稚，已懷遠迹。暨以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不時師友，淵源稟教。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篤山林之好，晤言之歡，實足通理，輔性成天，亹亹之業，樂而忘憂，不知朝日之宴矣。自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彫索。續以霣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遠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事久絶。日月不處，急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淹茲將迫，前途幾何，實遠想尚平五嶽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昏，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栖誠來生之津慧，專氣暮年之攝養。玩歲月於良辰，愉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斯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修性衡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

釋慧皎《高僧傳》卷一二《經師・齊安樂寺釋僧辯》 釋僧辯，姓吴，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經，受業於遷暢二師。初雖祖述其風，晚更措意斟酌。哀婉折衷，獨步齊初。嘗在新亭劉紹宅齋，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羣鶴下集階前，及辯度卷，一時飛去。由是聲振天下，遠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同聲發而覺，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著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智、新安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超勝，及僧辯等，集第作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後人時有傳者，並訛漏失其大體。

《南齊書・武十七王傳》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略】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鷄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説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

釋慧皎《高僧傳》卷一三《經師・齊白馬寺釋曇憑》 釋曇憑，姓楊，建爲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旦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習，晚遂出羣，翕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巴漢懷音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鳥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鍾，願於未來常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鍾，始於此也。後終於所住。

釋慧皎《高僧傳》卷一三《經師・齊北多寶寺釋慧忍》 釋慧忍，姓黄，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寶寺。無餘行解，止是愛好音聲。初受業於安樂辯公，備得其法。而哀婉細妙，特欲過之。齊文宣感夢之後，集諸經師。乃共忍斟酌舊聲，詮品新異。製《瑞應》四十二契，忍所得最長妙。於是令慧滿、僧業、僧尚、超朗、僧期、超猷、慧旭、法律、曇慧、僧胤、慧豫、法慈等四十餘人，皆就忍受學，遂傳法于今。

《梁書・謝皋傳》 舉少博涉多通，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晋陵時，嘗與義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赴之。其盛如此。

《册府元龜》卷八二一《總録部・崇釋教》 梁何胤，少入鍾山定林寺聽内典，其業皆通。後至吴，居虎丘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竟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嘗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年八十六卒。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

《册府元龜》卷八二一《總録部・崇釋教》 周弘正，爲尚書右僕射。弘正持善立言，兼名釋典，雖碩學名僧，莫不請質疑滯。初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説，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綿絞髻，踞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雖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

《南史・徐孝克傳》 後東遊，居錢唐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

令，非其好，尋去職。太建四年，徵爲祕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宣帝甚嘉其操行。

《册府元龜》卷八二一《總録部・崇釋教》 徐陵，爲太子太傅。陵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

《南史・傅綽傳》 綽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慧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

朱銘盤《南朝陳會要・文學・佛老之學》 興皇寺朗法師該通釋典，孫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

徐陵通《莊》、《老》義。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

《魏書・釋老志》 魏先建國於玄朔，風俗淳一，無爲以自守，與西域殊絶，莫能往來。故浮圖之教，未之得聞，或聞而未信也。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久在洛陽，昭成又至襄國，乃備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逕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帝好黄老，頗覽佛經。但天下初定，戎車屢動，庶事草創，未建圖宇，招延僧衆也。然時時旁求。先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于泰山之琨珸谷。帝遣使致書，以繒、素、旃罽、銀鉢爲禮。今猶號曰朗公谷焉。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耆闍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繢飾。別構講堂、禪堂及沙門座，莫不嚴具焉。太宗踐位，遵太祖之業，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

《魏書・釋老志》 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於四月八日，輿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禮敬。

先是，沮渠蒙遜在涼州，亦好佛法。有罽賓沙門曇摩讖，習諸經論。於姑臧，與沙門智嵩等，譯《涅槃》諸經十餘部。【略】智嵩亦爽悟，篤志經籍。後乃以新出經論，於涼土教授。辯論幽旨，著《涅槃義記》。戒行峻整，門人齊肅。【略】

世祖初平赫連昌，得沙門惠始，姓張。家本清河，聞羅什出新經，遂詣長安見之，觀習經典。坐禪於白渠北，晝則入城聽講，夕則還處靜坐。三輔有識多宗之。【略】惠始冢上，立石精舍，圖其形像。經毁法時，猶自全立。

《魏書・釋老志》 是時，鳩摩羅什爲姚興所敬，於長安草堂寺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羅什聰辯有淵思，達東西方言。時沙門道肜、僧略、道恒、道禋、僧肇、曇影等，與羅什共相提挈，發明幽致。諸深大經論十有餘部，更定章句，辭義通明，至今沙門共所祖習。道肜等皆識學洽通，僧肇尤爲其最。羅什之撰譯，僧肇常執筆，定諸辭義，注《維摩經》，又著數論，皆有妙旨，學者宗之。

《魏書・世祖紀下》 戊申，詔曰：「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虚誕，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明相宣告，咸使聞知。」

《魏書・許彦傳》 許彦，字道謨，小字嘉屯，高陽新城人也。【略】彦少孤貧，好讀書，後從沙門法睿受《易》。

《北齊書・楊愔傳》 楊愔，字遵彦，小名秦王，弘農華陰人。【略】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横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

《隋書・經籍志四》 大乘經六百一十七部，二千七十六卷。五百五十八部，一千六百九十七卷，經。五十九部，三百七十九卷，疏。　小乘經四百八十七部，八百五十二卷。　雜經三百八十部，七百一十六卷。雜經目殘缺甚，見數如此。　雜疑經一百七十二部，三百三十六卷。　大乘律五十二部，九十一卷。　小乘律八十部，四百七十二卷。七十七部，四百九十卷，律。二部，二十三卷，講疏。　雜律二十七部，四十六卷。　大乘論三十五部，一百四十一卷。三十部，九十四卷，論。十五部，四十七卷，疏。　小乘論四十一部，五百六十七卷。二十一部，四百九十一卷，論。十部，七十六卷，講疏。　雜論五十一部，四百三十七卷。三十二部，二百九十九卷，論。九部，一百三十八卷，講疏。　記二十部，四百六十四卷。

右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

佛經者，西域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説。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脅而生，姿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爲淨覺。其所説云，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恒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精神清淨，則成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自此天地已前，則有無

量劫矣。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劫中，當有千佛。自初至于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必經三會，演說法藏，開度衆生。由其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陁洹，二曰斯陁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爲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淳醨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

初天竺中多諸外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苦行也，是諸邪道，並來嬈惱，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盡皆摧伏，並爲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譯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資，而防心攝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憑佛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皆去殺、盜、淫、妄言、飲酒，是爲五誡。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字，集載爲十二部。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其義。然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其義如此。

推尋典籍，自漢已上，中國未傳。或云久以流布，遭秦之世，所以堙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于蘭臺石室，而又畫像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章帝時，楚王英以崇敬佛法聞，西域沙門，齎佛經而至者甚衆。永平中，法蘭又譯《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至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齎經至洛，翻譯最爲通解。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讖、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讖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爲大得本旨。漢末，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齎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先是西域沙門來此，譯《小品經》，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太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

石勒時，常山沙門衛道安，性聰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揚解釋。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絶，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趨諸方。法性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後至長安，苻堅甚敬之。道安素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勸堅致之。什亦聞安令問，遥拜致敬。姚萇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已二十載矣，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譯，義如一，初無乖舛。

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讖復齎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爲三十卷。曇摩羅讖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懺》所譯《金光明》，曇摩羅懺所譯《泥洹》等經，並爲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陀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方律》，兜佉勒沙門曇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毗曇論》，並爲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記。自是佛法流通，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辯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

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爲法門者。梁武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録》。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佛律，羣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爲大乘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

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內；而又別寫，藏于祕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爲之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奧義、贊明佛理者，名之爲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別。又所學者，録其當時行事，名之爲記。凡十一種。今舉其大數，列於此篇。

右道、佛經二千三百二十九部，七千四百一十四卷。

道、佛者，方外之教，聖人之遠致也。俗士爲之，不通其指，多離以迂怪，假託變幻亂於世，斯所以爲弊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誣也。故録其大綱，附于四部之末。

大凡經傳存亡及道、佛，六千五百二十部，五萬六千八百八十一卷。

其他

《晉書・藝術傳・臺産傳》 臺産字國儁，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祕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汎情教授，不交當世。

《晉書・藝術傳・步熊傳》 步熊字叔羆，陽平發干人也。少好卜筮數術，門徒甚衆。

《晉書・藝術傳・韓友傳》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爲書生，受《易》于會稽伍振，善占卜，能圖宅相塚，亦行京、費厭勝之術。

《魏書・李先傳》 李先，字容仁，中山盧奴人也。本字犯高祖廟諱。少好學，善占相之術，師事清河張御，御奇之。

隋唐五代

儒家之學

《册府元龜》卷五九九《學校部・教授》 隋何妥爲國子博士，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爲講説教授之。

房暉遠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嘗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爲博士。

蕭該篤學，尤精《漢書》。包愷兄愉，明五經，愷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聚徒教授，著録者數十人。卒，門人爲起墳立碣焉。

馬光爲太學博士。初教授三河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

劉焯，信都昌亭人，以儒學知名。舉秀才，射策甲科，直門下省。俄除員外將軍。與楊素、牛弘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後因國子釋奠，與劉炫二人論議，深挫諸儒，諸儒或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於是優遊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然懷抱不廣，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

劉炫，河間人，與著作郎王邵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兼於内省考定群言。炫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後除殿内將軍，坐事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爲務。

王孝籍，以博覽群言，遍治五經，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邵脩史。邵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税。孝籍奏於吏部尚書牛弘，弘亦知其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于家。

唐秦暐字仁先，晉陵無錫人也。明《尚書》、《春秋》，兼通史傳，隋煬帝召爲秘書直學士。後還家，以講爲務。

王方慶，年十六，爲趙王府行參軍，嘗就記室任希古受《史記》、《漢書》，能盡其業。

《隋書・隱逸傳・崔廓傳》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

《隋書・劉炫傳》 炫歸于河間，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從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兩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

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棰楚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

榎楚弗之及。暨乎敦敍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廁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慚恧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緺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群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盡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玩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群言之蕪穢，馳騖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圖事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

《册府元龜》卷六〇六《學校部・註釋二》 劉炫，爲太學博士，以品卑去任。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三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義》四十卷，又注《詩譜》二卷，及注《春秋左氏傳》、《杜預序集解》一卷。

《隋書・文學傳・孫萬壽傳》 孫萬壽字仙期，信都武强人也。祖寶，魏散騎常侍。父靈暉，齊國子博士。萬壽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經》，略通大義，兼博涉子史。善屬文，美談笑，博陵李德林見而奇之。在齊，年十七，奉朝請。

高祖受禪，滕穆王引爲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

王績《王無功文集》卷下《負苓者傳》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

講罷，程生、薛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嘆也？」薛生曰：「叟何爲者，而徵吾嘆？」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累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腑五臟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氏畫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久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疑。」負苓者曰：「文王焉知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磔列元氣，使天下智詭之道迸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智者不知，而大樸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也，安得贏嘆而嗟文王？」

負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王績《王無功文集》卷四《答處士馮子華書》 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道無位。作汾亭之操，蓋孔氏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謂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器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使足下爲鍾期，良用耿耿。

《舊唐書・王勃傳》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祖通，隋蜀郡司户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爲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於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又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例，爲客主對答之說，號曰《中說》。皆爲儒士所稱。義寧元年卒，門人薛收等相與議謚曰文中子。

《劉禹錫集》卷三《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兼御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銘 并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隋朝諸儒，唯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游其門皆天下俊傑，著書行於世。既没，謚曰文中子。

隋有文中，紹歎微言。當時偉人，咸出其門。

《舊唐書・孔穎達傳》 孔穎達字沖遠，冀州衡水人也。祖碩，後魏南臺丞。父安，齊青州法曹參軍。穎達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長，尤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算曆，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内，穎達造其門，焯初不之禮，穎達請質疑滯，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穎達固辭歸，焯固留，不可。還家，以教授爲務。

《舊唐書・張行成傳》 張行成，定州義豐人也。少師事河間劉炫，勤學不倦，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大業末，察教廉，爲謁者臺散從員外郎。

杜嗣先《兔園策府卷第一并序》 《易》曰：「利用賓於王」。《書》曰：「明試以功」。理事以制，斯則昇賢之大執，辨政之嘉謀。搜其奧則□□之詠興，選其精則桂林之嚮發。自周徵造士，漢辟賢良，擢高第以登庸，懸甲科而入仕。劉君

詔問，皆願治之詞；仲舒抗答，引陰陽之義。孫弘則約文而初理，杜欽則指事以陳謀。魯平以雅素申規，馬融以儒宗獻可。斯乃對問之大體，詢考之良圖。求之者期於濟時，言之者期於適務。使文不滯理，理必會文，削腴論以正辭，剪浮言而體要。非夫宏才博古，達政通機，無以登入室之科，徒用踐高門之地。自魏晉之後，藻麗漸繁；齊梁以還，文華競軼。搆虛詞而飾巧，穿異辨以邀能。文皆理外之言，理失文中之意。將陳正道，掩巢燧於豪端；欲敍昇平，擯唐虞於字末。境纔臻於九服，遠述幽冥之荒；德未靜於抱一，戎先動雲雷之氣。奏諛言而竊位，假繁論以豐詞。匪窮理之大猷，乖得賢之雅訓。大唐奮庸庶績，翼亮鴻基。撫蓮北於滋川，納蘭圖於榮浦。淹中碩藝，並列三邕之官；平府遺編，咸歸七門之史。執禹麾而進善，坐堯衢以訪賢。故事則南宮之賓，待詔則東館之客。秀異之薦，並躡長途之龍；孝廉之徵，俱振充庭之鷺。故得能賓同於濟巨，多士茂於基邦。草澤無遺，英奇必進。伏維大王，分華星樹，毓慶雲柯。固磐石以開基，列維城而作鎮。山中文梓，獨振蟠龍之詞；淮岫芳叢，先驚騰廡之韻。立奏金箱之典，停日轡於昆吾；坐陳丹輦之篇，下月輪於清夜。驂駕駟馬，礼盛於從梁；面試銅臺，文高於入魏。東平倉之雅望，北海靖之英聲。湛楚醞於芳筵，飾燕金於駿骨。由是徐陳並列，沐鳧沼以趍歡；牧馬爭歸，望鴻臺而漸翼。顧惟虛賤，謬奉恩光。昔日耕鑿之勤，頗覽詩書之訓。登學山而覆簣，皷文河以濫觴。爰從羈貫之年，肇應揚庭之問。以茲下肆，來陪上藩。蹔趨長裾之門，更對脩望之苑。琯灰屢變，緹襲空珍。忝遊梁之一班，同背淮之千里。忽垂恩教，令修新策，今乃勒成一部，名曰《兔園策府》，并引經史，爲之訓注。雖則膠言斐論，無取貴於緗紬；然而野識蕪詞，理難同於翰墨。傳之君子，有慙安國之言；懸之市人，深乖吕韋之旨。所定篇目，題之如左。

辨天地

問：氣象初構，形質始萌。倚仵分高下之容，迴輪表運行之數。然則駕雲颺海，練石補維。徒聞夸父之林，空紀大章之算。至若玄黄定體，珠璧連暉。列九野於疆房，疏五潢於清淺。窺其正色，有或於蒙莊；覽其要終，多疑於鄭竈。子既獵華彫篆，採懿緗紬。對宵景以馳芳，槩秋旻而發譽。登科入璧，必俟英賢；牘秘鈎深，理宜昭晰。

對：竊以玄儀未闢，九變混其萌芽；素質爰分，四遊定其昇降。然則十端虛廓，九道交迴。仰之者莫測其源，言之者罕詳其要。或明其載水，或説以浮空。仲任倚盖之談，詎識周流之象。當今握璿衡而臨極，運玉葉以司辰。上括乾樞，旁吞地絡。陽光抱珥，陰採重輪。星披五老之圖，雪暎四神之轍。抗天臺於南極，闢玄殿於北荒。西越繞地之丘，東逾扶桑之谿。珠囊靡天，玉燭咸調。傒風律以來庭，皓雲歌而入贊。猶復窮精四術，覽奥三家。欲明甄曜曜之篇，思聞考靈之説。旁羅大象，側訪庸才。雖異談天，聊陳管見。夫以玄黄質判，偃伏形殊。元氣輕而上騰，陰氣凝而下薄。方之若火，則烟颺而灰沉；譬之若舟，則外行而内静。天綱既位，坤道方成。八極以之肇分，五材因而並運。至若曦光散彩，熏陽氣以成形；娥魄凝暉，感陰虛而爲質。星昭白榆之影，憑於萬物之精；河疏折木之津，假以百川之氣。至若金臺混極，靈山降英。鏤芳桂以飛輪，拂若華而逗景。真人負笈，遠造天門；海客乘槎，遥依星渚。補維立極，化杖成林。理懵探賾之端，事隱言名之際。嗽乳遊鈞之説，唯聞託夢之人；懸鈎破鏡之談，空傳挨詞之客。夫以東遊天縱，終迷對日之言；西蜀含章，竟詘盖天之論。前賢往哲，猶且爲疑；末學庸能，良難備述。謹對。

正曆數

問：出震開元，皇雄摽合緯之首；繞樞提象，容成着命曆之初。五德遥遷，三徵驟變。寅餞之職，分散於疇人；吐納之儀，參差於銅史。月絃日繞之法，課校而難詳；洛下陵渠之言，推尋而罕究。今欲别徵杓建，改正攝提，必使璧綵交趾，珠光叶緯。登臺候朔，瞻五雲而不差；入幕窺灰，應四氣而無爽。欲致斯道，有懵厥由。宜陳推步之方，以廣詢求之路。

對：竊以立天立地，四遊与六氣交馳；爲帝爲王，五德与三徵遞運。若不精窮數象，推步陰陽，則龍虵有易度之柢，水火成相衫之變。由是黄神馭宇，既命曆於容成；丹陵應圖，亦欽象於羲仲。自疇人輟務，日御廢官。洩右承亂紀之誅，齊詩興倒囊之刻。端餘莫辨，晦朔不分。九章之要罕傳，六曆之流競作。遂使張蒼首制，尚興臺遂之言；鄧平創規，猶煩壽王之奏。聖上以欽明履運，曆數在躬。踐翼承基，函元孕象。帝德崇矣，天文粲然。故得珠緯編囊，璿光艷燭。采雲垂慶，潤露懸甘。黄薦影於宵輪，蓂輟響於風緒。若乃統三正，播六虛。翠媧浮籙之祥，黄摳降靈之運。故可漂蕩馳騶之迹，陶甄巢燧之初。猶復發殽陰陽，宣考天地。窮十端之昇降，覈五紀之循環。若使懸炭窺衡，瞻緹候管。明推三十乘之變，得損一會九之宜。然後刻箭金壺，迴杓玉升。正太初之曆，窮大衍之數。唐都獻法，採之而勿遺；劉氏定譜，存之而取則。自然清臺有

准，黃道無差。珠璧連七曜之文，金木叶五行之次。〔謹對〕。

議封禪

問：省方戒典，升中紀號。遡聽前古，空覽□夷之詞；發揮中葉，唯傳茂陵之札。然則君臨大寶，駕馭黎元，混車書而摠八方，會玉帛而朝萬國。莫不崇大禮，登介丘。鑾移駕象之巖，蓋轉常龍之岫。當今風淳化洽，道穆時邕，方欲肅採仙閭，揚徵日觀。玄虬驚路，蒼龍順時。班瑞諸侯，告成山岳。討論圖籍，須叶礼經。當陳摛捋之詞，用補飛英之略。

對：竊聞肆覲群后，俯曦觀以時巡；告成方岳，陵天樞而紀號。是知操玉册，結金繩。蒲駕登丘，芝泥封檢。眇觀列辟，擬議者多入；遡覽前王，成功者罕就。良以政途未廣，天位猶難。徒想宏儀，空陳大礼。由是齊桓有間，耻符瑞之未臻；秦帝將昇，因風雨之爲弊。雖復仁翔清鳳，覽張奏以爲疑；運啓譙龍，對龍而流汗。我國家之創曆也，統天正，紐地鈐。駕号騰英，飛軒踐籙。御龍圖而承景命，握麟璽而總禎符。聲陶混氣之鄉，教漸無明之國。朗三光於乾盖，飛五色於雲柯。多驚馴素之翬，蘆引翻珠之鴈。榮漪湛潤，膏露凝華。鳳棲双殖之桐，龍遊五花之樹。仁犧薦骼，瑞牒呈鱗。坐黍合其一籽，靈茅藉其三脊。協風摇扇，景化潛流，榮鏡八荒，才成萬有。夫以軒皇駕象，總會百靈；夏禹登山，朝宗萬國。若使觀風展彩，鳴鸞珠戰之巖；發号揚輝，瘞玉金鷄之岫。翠華西轉，蒼駕東巡。創射牛之儀，起訛麟之祭。祇肅天地，允答神人。開封中之白雲，望嶺側之青氣。作範前古，垂裕後昆。千年之慶既臻，萬歲之音可發。謹對。

征東夷

問：風郊未清，月營頻偃。明組之俗，長纓罕羈，雖挫遊魂，未除殘孽，今欲重飛雲鳥，再動環龜，横行遺玉之鄉，拓地損琴之豁。將使占蹄之俗，革化而内遷，負羽之軍，稜威而外蕩。奇正之術，應有二攉，攻取之方，佇聞三略。

對：竊聞風夷畎之地，獷俗難陶，辰韓弁韓之鄉，狼心易擾。綿曆既久，職貢靡修，成其攘拒之心，熾其飛走之路。遂使荒城狡兔，未挂良弓，絶島奔鯨，屢迷踈網。觀其向背之趣，議其姦宄之由，良以前王無懷遠之威，歷代寡牢籠之略。雖窮豎亥之等，未越青兵，空問海人之衣，唯臨滄沼。若使聲馳日域，化浹天崖，則落隼之貢可徵，獻狐之賓自至。伏惟聖上以飛天御曆，括地開家，風清執象之君，化軼繞樞之帝。懸玉鏡，席蘿圖。踐三英，登九望。操環杞繼之俗，乘蠢卷殷之鄉。一辟一目之酋，毛人羽人之國，莫不踐珠澤，跨桑津，嚮仁義之風，盡梯航之獻。顧兹遼碣，獨阻荒隅，未戢五兵，猶勞再駕。夫以九黎虐政，猶興中冀之誅；三苗不龔，爰動姚墟之伐。今既兵承廟略，將禀神謀，黄鳥降旗，玄狐授鑰。命渡遼之將，興轉石之師，地陣龍山，天船盖海。蒙輪萬隊，浴鐵千羣，旆插雲心，鼓鳴雷骨。翻日車於糅雪，縱烈火於秋原。鼇山無作固之基，鯨海息群飛之浪。鼷頭既截，龍膦方迴，先除衛滿之兇，却掃孫淵之孽。静帶方之氛祲，安肅慎之黎元，不勞荀彘之謀，詎待涉河之説。然後置南部之尉，朝東海之君，挂弓扶桑，洗兵海島。文馬既放，弭戈復帖，刊不耐之城，勒九都之岫。視六合其如指掌，何一隅之足介哉。謹對。

均州壤

問：庶土交正，垂範前經；地利必分，騰規往訓。由是張衡摛賦，辨汰堉於二京，裴秀制圖，審高早於六體。然則竄隆異等，勞逸不同，將均貢篚之差，寔在京坻之積。至乃人稀云曠，滄瀛有彌望之郊，揮汗駕肩，汾晉無立錐之地。今欲均其土宇，任以遷居，使户割膏腴，家豐菽粟。恐首丘難變，懷土易安，食水多怨讋之謡，涉河無率從之誥。可否之理，應有令圖，勸導之宜，咸敷厥首。

對：竊聞人唯邦本，本固邦寧，務本必於安人，基邦在於弘衆。譬潭深魚集，林茂鳥歸，山海不厭於高深，家國必資於富實。曩者隋網紊緒，天下分崩，荆棘掖於階庭，狐兔踐於城邑。我國家纂期應曆，攝運受終，逢五老而授圖書，獵雙童而基霸主。澄清六合，榮鏡八荒，再讓而天下自歸，一戎而兵戈已偃。聖上以大明統極，提象御辰，景化溢於幽遐，神功暢於動植。駕雲甄海，益地開圖，義里恒空，閑田莫競。猶恐州如馬齒，踈密不同，地苦龍鱗，膏腴兼倍。將欲均平土宇，申畫郊圻，以爲汾晉黎甿，邑居湫溢。滄瀛郊野，耕墾未周，五土之利尚荒，四人之務猶褊。若夫體国經野，訓俗濟時，擇利而行，應權而動。若使廣開敦諭，各任遷居，咸遵樂土之詩，共解薰風之愠。使其環桑起宅，荷插趨疇，龍梭曳壟妾之機，鳳粟滿田夫之積。然後崇礼節，務耕耘，政令絶蒼鷹之盛，聚斂無〔鞭〕撲之暴。即可千倉起詠，九賦咸均，繦負滿於康莊，雞犬聞於郊境。謹對。

兔園策府卷第二

（本篇由孫培青根據《敦煌寶藏》伯二五七三號、斯一七二二號整理而成，並用斯六一四號校補）

《舊唐書·盧照鄰傳》盧照鄰字昇之，幽州范陽人也。年十餘歲，就曹憲、

王義方授《蒼》、《雅》及經史，博學善屬文。初授鄧王府典籤。

《新唐書・唐璿傳》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曾祖規，爲後周驃騎大將軍。休璟少孤，授《易》於馬嘉運，傳《禮》於賈公彦，舉明經高第。爲吴王府典籤，改晉州户曹參軍。

張鷟《朝野僉載》卷六 前御史王義方出萊州司户參軍，去官歸魏州，以講授爲業。

《全唐文》卷四五九胡暹《對聚徒教授判》 甲聚徒教授，每春秋享射，以素木瓠葉爲俎豆。學以道尊，禮爲教首，事克師古，人焉生惑？眷言彼甲，惟德潤身。敦詩説禮，奉守先王之訓；博聞强識，能爲君子之儒。是以生徒駿奔，負笈雲集。横經紛其滿席，執禮爛其盈門。故能春秋匪懈，享祀不忒。教胄子之威儀，陳鄉人之揖遜。登以素品，射從薄物。稽諸匏葉，有若繁蘋。桑弧不類於桃弧，兔首豈齊於貍首。同劉昆之故事，習俎豆於私室；異祭遵之前式，陳禮容於軍旅。古則無議，今亦何傷。徒小有言，責其行禮。欲崇北海之術，謹遵東觀之詞。

《柳宗元集》卷一二《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先君諱鎮，字某。先君之道，得《詩》之羣、《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聲當時。天寶末，經術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隱王屋山。間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合羣從弟子姪，講《春秋左氏》、《易王氏》，衎衎無倦，以忘其憂。德清君喜曰：茲謂遁世無悶矣。

《柳宗元集》卷一〇《唐故嶺南經略副使御史馬君墓誌》 年七十，不肯仕，曰：「吾爲吏逾四十年，卒不見大者。今年至慮耗，終不能以筋力爲人贏縮。」因罷休，以經書教子弟，不問外事。加七年，卒。

李肇《唐國史補》卷下 高定，貞公郢之子也。爲《易》，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爲重，轉則爲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外傳》二十三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年七歲，讀《書》至《牧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對。年二十三，爲京兆府參軍，卒。

《册府元龜》卷六〇六《學校部・註釋二》 高定，爲京兆參軍。幼聰警絶倫，尤精王氏《易》。嘗爲《易圖》，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易外傳》二十二卷。

姚鉉《唐文粹》卷八六林簡言《上韓吏部書》 人有儒其業，與孟軻同代而生，不遂師於軻，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乎？又有與楊雄同代而生，不遂師於雄，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哉？有習於琴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師曠之道也。」習於弧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濯翳子之道也。」脱二人未至於古，然亦無敢是非者，以所習有據故也。儻曰：「吾自能，非授受於人也。」必知其音俚音也，其能庸能也。嗚呼！聖人之道，與琴弧之道相遠矣，而琴弧尚能自習之如此，況聖人之道乎？去夫子千有餘載，孟軻、楊雄死，今得聖人之旨，能傳説聖人之道，閣下耳。今人睠閣下之門，孟軻、楊雄之門也。小子幸儒其業，與閣下同代而生，閣下無限其門，俾小子不得聞其道，爲異代惜焉。

李肇《唐國史補》卷下 大歷已後，專學者有蔡廣成《周易》，强象《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丐《毛詩》，刁彝、仲子陵、韋彤、裴茝講《禮》，章廷珪、薛伯高、徐潤並通經。其餘地理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蔣乂，曆算則董和，名嫌憲宗廟諱。天文則徐澤，氏族則林寶。

《舊唐書・竇羣傳》 竇羣字丹列，扶風平陵人。祖亶，同昌郡司馬。父叔向，以工詩稱，代宗朝，官至左拾遺。羣兄常、牟，弟鞏，皆登進士第，唯羣獨爲處士，隱居毗陵，以節操聞。

後學《春秋》於啖助之門人盧庇者，著書三十四卷，號《史記名臣疏》。貞元中，蘇州刺史韋夏卿以丘園茂異薦，兼獻其書，不報。及夏卿入爲吏部侍郎，改京兆尹，中謝日，因對復薦羣。徵拜左拾遺，遷侍御史。

《新唐書・吕温傳》 温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質治《春秋》，梁肅爲文章。貞元末，擢進士第。與韋執誼厚，因善王叔文。再遷爲左拾遺。

吕温《吕和叔文集》卷三《與族兄皋請學春秋書》 儒風不振久矣。某生於百代之下，不顧昧劣，凛然有志翹企聖域，莫知明從，如仰高山臨大川，未獲梯航，而欲濟乎深而臻乎極也。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資道喪八百年矣。自鳳鳥不至，麒麟遇害，血流戰國，火發暴秦，先王之道幾隕於地，賴漢氏勃焉而拯之，醖糟粕，揚煨燼，披雲霧，揭日月，夫子文章滅而復耀，與火德俱朗者四百餘年。當時大教中興，去聖未遠，學士非師説不敢輒言，鴻儒碩生，樂以善誘弘道，雖爲公卿，教授不徹，其徒大者至千餘人，小者亦數百人，或升乎堂，或入於室，洋洋濟濟，有古風也。

夫學者豈徒受章句而已，蓋必求所以化人，日日新又日新，以至乎終身。夫教者豈徒博文字而已，蓋以本之以忠孝，申之以禮義，敦之以信讓，激之以廉耻，過則匡之，失則更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至乎無瑕。故兩漢多名臣，諫諍之風同乎三代，蓋由其身受師保之教誨，朋友之箴誡，既知己之損益，不忍觀人之成敗也。

魏晉之後其風大壞，學者皆以不師爲天縱，獨學爲生知，譯疏翻音，執疑護失，率乃私意，攻乎異端，以風誦章句爲精，以穿鑿文字爲奥。至於聖賢之微旨，教化之大本，人倫之紀律，王道之根源，則蕩然莫知所措矣。其先進者亦以教授爲鄙，公卿大夫耻爲人師，至使鄉校之老人呼以先生，則勃然動色。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如是。是以今之君子，事君者不諫諍，與人交者無切磋，蓋由其身不受師保之教誨，朋友之箴誡，既不知己之損益，惡肯顧人之成敗乎？而今而後，乃知不師不友之人，不可與爲政而論交矣。且不師者，廢學之漸也，恐數百年後，又不及於今日，則我師之道，其隕於深泉，是用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馳古今而慷慨，抱墳籍而太息。吾兄吾兄，亦曾以是爲念乎？

小子狂簡，實有微志，蘊童蒙求我之願，立朝聞夕死之誓，所與者不惟鴻碩之老，博洽之士，與我同志者，則爲吾師。與兄略言其志也。其所貴乎道者六，其《詩》、《書》、《禮》、《樂》、《大易》、《春秋》歟，人皆知之，鄙尚或異。所曰《禮》者，非酌獻酬酢之數，周旋裼襲之容也，必可以經乾坤，運陰陽，管人情，措天下者，某願學焉。所曰《樂》者，非綴兆屈伸之度，鏗鏘鼓舞之節也，必可以厚風俗，仁鬼神，熙元精，茂萬物者，某願學焉。所曰《易》者，非揲蓍演教之妙，畫卦舉繇之能也，必可以正性命，觀化元，貫衆妙，貞夫一者，某願學焉。所曰《書》者，非古今文字之舛，大小章句之異也，必可以辨帝王，稽道德，補大政，建皇極者，某願學焉。所曰《詩》者，非山川風土之狀，草木鳥獸之名也，必可以警暴虐，刺淫昏，全君親，盡忠孝者，某願學焉。所曰《春秋》者，非戰爭攻伐之事，聘享盟會之儀也，必可以尊天子，討諸侯，正華夷，繩賊亂者，某願學焉。此於非聖人所論，不與於君臣父子之際，雖欲博聞，不敢學矣。吾兄達者也，可不曰然乎？嘗閱雅論，深於《春秋》，其間所得，實曰淵正。竊不自揣，願以《春秋》《三傳》，執摳衣之禮於左右，童蒙求我，兄得辭乎？朝聞夕死，某可逆乎！無以流俗所輕，而忽賢聖之所重也。其餘五經，當今孰可爲某師者？幸詳鄙志，而與擇焉。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貞元〇五一・唐故朝散大夫淮南郡文學梁公墓誌銘》 公諱守讓，字玄德，其先安定人也。因官而處，世爲上谷人焉。【略】弱不好弄，長而博學，業擅鄉賦，名彰省司。天寶初，筮仕補淮南郡文學。爰及滿歲，色養於家，志道修身，不求榮禄。丘園養素，郡國推賢，制加朝散大夫。朱紱光輝，綵衣榮養，能以經典親授子孫，不墜弓裘，克紹堂構。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元和〇二三・唐故鄂岳觀察推官監察御史裏行上柱國元公墓銘》 公諱衮，字山甫，仲容之元兄也。小有奇質，卓然不群。神清氣和，骨秀容茂，□□□□，言必有□，未成童而行必有法，不學而立，君子偉之。六歲入小學，讀《孝經》，至哀良□□□棄而不覽。人問其故，對曰：詳其義所不忍聞。七歲學《論語》，日讀數篇。目所以睹必□其奥。未十歲通《左氏傳》，十四擢明經第。貞元初，調補汝州參軍事。

《舊五代史・楊彦詢傳》 楊彦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父規，累贈少師。彦詢年十三，事青帥王師範，有書萬卷，以彦詢聰悟，使掌之。

《舊五代史・唐書・史匡翰傳》 史匡翰，字元輔，雁門人也。【略】匡翰剛毅有謀略，御軍嚴整，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稱名，歷數郡皆有政聲。尤好《春秋左氏傳》，每視政之暇，延學者講説，躬自執卷受業焉，時發難問，窮於隱奥，流輩或戲爲「史三傳」。

《舊五代史・晉書・韓惲傳》 韓惲，字子重，太原晉陽人。【略】惲世仕太原，昆仲爲軍職，惟惲親狎儒士，好爲歌詩，聚書數千卷。

《舊五代史・晉書・劉晞傳》 劉晞者，涿州人也。父濟雍，累爲本郡諸邑令長。晞少以儒學稱於鄉里。

《舊五代史・漢書・張允傳》 張允，鎮州束鹿人。父徵。允幼學儒，仕本州爲參軍。

《舊五代史・漢書・龍敏傳》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少學爲儒，仕鄉里爲假掾。

《舊五代史・周書・和凝傳》 和凝，字成績，汶陽須昌人也。【略】凝幼而聰敏，姿狀秀拔，神彩射人。少好學，書一覽者咸達其大義。年十七，舉明經。

《舊五代史・周書・劉皞傳》 劉皞，字克明，晉丞相譙國公昫之弟也。【略】皞從儒學，好聚書。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二九《南唐・毛炳傳》 毛炳，洪州半城人。好學，不

能自給，因隨里人入廬山，每爲諸生曲講，得錢即沽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説賦茶三年，毛氏傳經酒半斤。」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二九《南唐・黄載傳》 黄載字元吉，其先江夏人，世爲農。載釋耒耜，就學於廬山，師事虔人劉元亨，粗究經史，能文章。一舉不中等，嘆曰：「士規模于蹇淺之文，去取於有司之手，其去道不甚遠乎！」遂不復進取，以教授爲業。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三一《南唐・竇松傳》 竇松，吉陽人。少學詩江爲，爲羈旅卧病，竇松躬嘗葯餌，夜不解帶，爲德之，與處數年，盡發其秘。竇松雖善詩，而性黷貨，每援弟子，未常會講，唯貲帛厚者私爲指授，且紿曰：「詩之旨訣，我有一葫蘆兒，將以待賈。」由是多私賂焉。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一〇《吴・江夢孫傳》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也。博綜經史，立行高潔。【略】夢孫治縣寬簡，吏民安之。逾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事繼母盡孝，早暮潔衣冠，視膳羞，母食既徹，爲諸生講禮釋經義，凡至疑處，輒斂衽曰：「此科先儒猶多異同，夢孫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八八《吴越・方昊傳》 方昊字太初，青溪人。昊生於唐末，唐亡，恥非所仕，遯隱巖谷中。武肅王常招之，不肯往，聚徒講學於上貴精舍，以終其身。鄉人化之，稱爲静樂先生。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五三《後蜀・多岳傳》 多岳，天彭人。後主遣使徵之，不就，潛入普口，寓鐵峰，教授生徒，門下多知名士。

《宋史・戚同文傳》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世爲儒。幼孤，祖母攜育於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爲之感動。始聞邑人楊慤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即成誦，日諷一卷。慤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慤即妻以女弟，自是彌益勤勵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喪亂，絶意禄仕。

《新唐書・藝文志三》 《晏子春秋》七卷晏嬰。
《曾子》二卷曾參。
《子思子》七卷孔伋。
《公孫尼子》一卷
趙岐注《孟子》十四卷孟軻。
劉熙注《孟子》七卷
鄭玄注《孟子》七卷
綦毋邃注《孟子》七卷
《荀卿子》十二卷荀況。
《董子》一卷董無心。
《魯連子》一卷魯仲連。
陸賈《新語》二卷
賈誼《新書》十卷
桓寬《鹽鐵論》十卷
劉向《新序》三十卷
又《説苑》三十卷
《揚子法言》六卷揚雄。
宋衷注《法言》十卷
李軌注《法言》三卷
陸績注《揚子太玄經》十二卷
虞翻注《太玄經》十四卷
范望注《太玄經》十二卷
宋仲孚注《太玄經》十二卷
蔡文邵注《太玄經》十卷
《桓子新論》十七卷桓譚。
王符《潛夫論》十卷
《仲長子昌言》十卷仲長統。
荀悦《申鑒》五卷
《魏子》三卷魏朗。
魏文帝《典論》五卷
《徐氏中論》六卷徐幹。
王粲《去伐論集》三卷
王肅《政論》十卷
《杜氏體論》四卷杜恕。
《顧子新論》五卷顧譚。

文體《通語》十卷殷興續。
諸葛亮《集誡》二卷
陸景《典訓》十卷
《譙子法訓》八卷
又《五教》五卷譙周。
王嬰《古今通論》三卷
《周生烈子》五卷
《袁子正論》二十卷
又《正書》二十五卷袁準。
《孫氏成敗志》三卷孫毓。
夏侯湛《新論》十卷
楊泉《物理論》十六卷
又《太玄經》十四卷劉緝注。
華譚《新論》十卷
虞喜《志林新書》二十卷
又《後林新書》十卷
《顧子義訓》十卷顧夷。
蔡洪《清化經》十卷
干寶《正言》十卷
又《立言》十卷
蔡韶《閑論》二卷
呂竦《要覽》五卷
周捨《正覽》六卷
劉徽《魯史欹器圖》一卷
綦毋氏《誡林》三卷
《顏氏家訓》七卷顏之推。
李穆叔《典言》四卷
王滂《百里昌言》二卷
《崔子至言》六卷崔靈童。
盧辯《墳典》三十卷
王劭《讀書記》三十二卷
王通《中說》五卷
辛德源《正訓》二十卷
《太宗序志》一卷
又《帝範》四卷賈行注。
高宗《天訓》四卷
武后《紫樞要録》十卷
又《臣軌》二卷
《百寮新誡》五卷
《青宮紀要》三十卷
《少陽政範》三十卷
《列藩正論》三十卷
章懷太子《春宮要録》十卷
又《脩身要覽》十卷
《君臣相起發事》三卷
魏徵《諫事》五卷
又《自古諸侯王善惡録》二卷
張大玄《平臺百一寓言》三卷
楊相如《君臣政理論》三卷
陸善經注《孟子》七卷
張鎰《孟子音義》三卷
楊倞注《荀子》二十卷汝士子，大理評事。
王涯注《太玄經》六卷
員俶《太玄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及第，授散官文學，直弘文館。
柳宗元注《楊子法言》十三卷
李襲譽《五經妙言》四十卷
鄭澣《經史要録》二十卷
劉貺《續説苑》十卷
杜正倫《百行章》一卷

憲宗《前代君臣事跡》十四篇

武后《訓記雜載》十卷采《青宮紀要》、《維城典訓》、《古今内範》、《内範要略》等書爲《雜載》云。

《維城典訓》二十卷

褚无量《翼善記》卷亡。

裴光庭《摇山往則》一卷

又《維城前軌》一卷

丁公著《皇太子諸王訓》十卷

《六經法言》二十卷韋處厚、路隋撰。

崔郾《諸經纂要》十卷

于志寧《諫苑》二十卷

王方慶《諫林》二十卷

丘光庭《康教論》一卷

《元子》十卷

又《浪説》七篇

《漫説》七篇元結。

杜信《元和子》二卷

楊浚《聖典》三卷校書郎，開元中上。

張九齡《千秋金鏡録》五卷

唐次《辨謗略》三卷

《元和辨謗略》十卷令狐楚、沈傳師、杜元穎撰。

裴潾《大和新脩辨謗略》三卷

李仁寶《格論》三卷

趙冬曦《王政》三卷景龍二年上。

馮中庸《政録》十卷開元十九年上，授汜水尉。

《賈子》一卷開元中藍田尉。失名。

儲光羲《正論》十五卷兗州人，開元進士第，又詔中書試文章，歷監察御史，安禄山反，陷賊自歸。

牛希濟《理源》二卷

陸質《君臣圖翼》二十五卷

李吉甫《古今説苑》十一卷

李德裕《御臣要略》卷亡。

林慎思《伸蒙子》三卷咸通中人。

《冀子》五卷冀重，字子泉，定州容城人。廣明脩武令。

崔慤《儒玄論》三卷字敬之，後魏白馬侯浩七世孫，中和光禄丞。

右儒家類六十九家，九十二部，七百九十一卷。陸善經以下不著録三十九家，三百七十一卷。

文字音韵之學

《隋書・劉善經傳》 河間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歷仕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陸法言《切韵序》 昔開皇初，有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門宿。夜永酒闌，論及音韵，以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舍，亦復不同。吴、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深、益則平聲似去。又支脂、魚虞共爲一韵，先仙、尤侯俱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吕静《韵集》、夏侯該《韵略》、陽休之《韵略》、周思言《音韵》、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韵略》等，各有乖互。江東取韵，與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選精切，除削疏緩，蕭顔多所決定。魏著作謂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盡，何不隨口記之，我輩數人，定則定矣。」法言即燭下握筆，略記綱紀，後博問英辯，殆得精華。于是更涉餘學，兼從薄宦，十數年間，不遑修集。今返初服，私訓諸弟子，凡有文藻，即須明聲韵。屏居山野，交游阻絶，疑惑之所，質問無從。亡者則生死路殊，空懷可作之嘆，存者則貴賤禮隔，以報絶交之旨。遂取諸家音韵，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爲《切韵》五卷。剖析豪釐，分别黍累，何煩泣玉，未得縣金。藏之名山，昔怪馬遷之言大；持以蓋醬，今嘆揚雄之口吃。非是小子專輒，乃述群賢遺意，寧敢施行人世，直欲不出户庭。于時歲次辛酉，大隋仁壽元年。

《全唐文》卷二〇三顔元孫《干禄字書序》 史籀之興，備存往制；筆削所誤，抑有前聞。豈惟豕上加三，蓋亦馬中闕五。迫斯以降，舛謬實繁，積習生常，爲弊滋甚。元孫伯祖故秘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録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爲《顔氏字樣》。懷鉛是賴，汗簡攸資。時訛頓遷，歲久還變。後有《群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而靡載，

或詭衆而難依。且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真，若總據《説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不揆庸虚，久思編輯，頃因閒暇，方契宿心。遂參校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全僻，罔弗畢該，點畫小虧，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干禄字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爲次，且言俗、通、正三體，偏旁同者，不復廣出，字有相亂，因而附焉。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啟，尺牘判狀，因免詆訶。所謂正者，并無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牌碣，將爲允當。有此區別，其故何哉？夫筮仕觀光，惟人所急，循名責實，有國恒規。既考文辭，兼詳翰墨，升沈是繫，安可忽諸。用舍之間，尤須折衷。目以干禄，義在兹乎！緝短汲深，誠未達於涯涘，歧多路惑，庶有歸於適從。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全唐文》卷三六五孫愐《唐韵序》 蓋聞文字聿興，音韵乃作，《蒼頡》、《爾雅》爲首，《詩》頌次之，則有《字統》、《字林》、《韵集》、《韵略》，述作頗衆，得失互分。惟陸生《切韵》盛行於世。然隋珠尚類，虹玉仍瑕。注有差錯，文復漏誤。若無刊正，何以討論。我國家偃武修文，大崇儒術，置集賢之院，召才學之流，自開辟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上行下效，比屋可封。輒罄謏聞，敢補遺闕。兼習諸書，具爲訓解。州縣名號，亦據今時。字體從木從扌，著亻著人，施殳施攴，安尒安禾，并悉具言，庶無紕繆。其有異聞，奇怪傳説，姓氏原由，土地物産，山河草木，鳥獸蟲魚，備載其間，皆引馮據。隨韵編紀，添彼數家，勒成一書，名曰《唐韵》，蓋取《周易》、《周禮》之義也。及案《三蒼》、《爾雅》、《字統》、《字林》、《説文》、《玉篇》、《石經》、《聲韵》、《聲譜》、九經、諸子、《史》、《漢》、《三國志》、《晉》、《宋》、《後魏》、《周》、《隋》、《陳》、《宋》、《兩齊書》、《本草》、《姓苑》、《風俗通》、《古今注》、賈執《姓氏》、《英賢傳》、王僧孺《百家譜》、周何潔《集文選諸集》、《孝子傳》、《輿地志》，及武德已來創置迄開元三十年，并列注中。等夫輿誦，流汗交集，愧以上陳天心。又有元青子吉成子者，則汝陽侯榮之曾孫，卓爾好古，博通内外，遁禄嚴嶺，吐納自然。抗志鈐鍵，栖神梵宇，淡泊無事，希夷絶塵。倏忽風雲，靈焰怡懌。考窮史籍，廣覽群書，欲令清濁昭然。學之上，有終日而忘食，有連霄而不寐。案《搜神記》、《精怪圖》、《山海經》、《博物志》、《四夷傳》、《大荒經》、《南越志》、《西域記》、《西墅傳》、《漢纂》、《藥論》、《證俗》、《方言》、《御覽》、《字府》，及《九經》、《三史》、諸子中遺漏要字，訓義解釋，多有不載，必具言之。子細研窮，究其巢穴，澄凝微思，鄭重詳思，輕重斯分，不令愚粲，緘之金篋，珍之寶之而已哉。寧辭阻險，敢不躬談，一訴愚心，克諧雅況。依次編記，而不别番。其一字數訓，則執優而尸之，劣而副之。其有或假不失元本，以四聲尋繹，冀覽者去疑，宿滯者豁如也。又紐其唇齒喉舌牙部仵而次之，有可紐不可行之，及古體有依約之，并采以爲證，庶無壅而昭其馮。起終五年，精成一部，前後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仍篆隸石經，勒存正體，幸不譏繁。於時歲次辛卯，天寶十載也。

封演《封氏聞見記》卷二《聲韵》 周顒好爲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永明中，沈約文詞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聲譜》，《文章八病》。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以爲自靈均以來，此秘未睹。時王融、劉繪、范雲之徒皆稱才子，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韵之道大行。以古之爲詩，取其宣道情致，激揚政化，但含徵韵商，意非切急。故能包含元氣，骨體大全。詩騷以降是也。自聲病之興，動有拘制，文章之體格壞矣。隋朝陸法言與顔、魏諸公定南北音，撰爲《切韵》。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以爲文楷式。而先仙、删山之類，他爲别韵。屬文之士共苦其苛細。國初許敬宗等詳議，以其韵窄，奏合而用之。法言所謂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者也。爾後有孫愐之徒，更以字書中閒字釀於《切韵》，殊不知爲文之匪要，是陸之略也。天寶末，平原太守顔真卿撰《韵海鏡源》二百卷未畢，屬蕃寇憑陵，拔身濟河，遺失五十餘卷。廣德中爲湖州刺史，重加補葺。更於正經之外加入子、史、釋、道諸書，撰成三百六十卷。其書于陸法言《切韵》外增出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説文》，爲篆字，次作今文隸字，仍具别體爲證，然後注以諸家字書。解釋既畢，徵九經兩字以上，取其句末字編入本韵。爰及諸書，皆仿此。自有聲韵以來，其撰述該備，未有如顔公此書也。大曆二年，入爲刑部尚書，詣銀臺門進上之。奉勑宣副秘閣，賜絹五百匹。

蘇鶚《蘇氏演義》卷上 陸法言著《切韵》，時俗不曉其韵之清濁，皆以法言爲吴人，而爲吴音也。且《切韵序》云「隋開皇初，儀同劉臻等八人詣法言」，論音韵曰：「吴楚則多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此蓋研窮正聲，削去紕繆也，豈獨取方言鄉音而已哉！洎孫愐等論音韵者二十餘家，皆以法言爲首出。薛道衡，隋朝之碩儒，與法言同時，嘗與論音韵，則豈吴越之音而能服四方之名人乎？蓋陸氏者，本江南之大姓，時人皆以法言爲士龍，士衡之族，此大誤也。法言本代北人，世爲部落大人，號步陸孤氏，後魏孝文帝改爲陸氏。及遷都洛陽，乃下令曰：「從我入洛陽，皆以河南洛陽爲望也。」

當北朝號四姓，穆、(陸)、奚、于皆位極三公，比漢朝金、張、許、史、兼、賀、婁、蔚謂之八族。後魏征西將軍、東平王陸俟生頹、歸、駃、驎、馥，皆相繼爲黄門侍郎。驎孫爽，隋中舍人，生法言，正言。正言，隋朝承務郎。

《全唐文》卷八八九林罕《林氏字源編小説序》　罕長興二年歲在戊子，時年三十有五，疾病踰時，閒坐思書之點畫，莫知所以。乃搜閱今古篆隸，始見源由。旋觀近代以來，篆隸多失，始則茫乎不知，終則惜其錯誤。欲求端正，將示同人，病間有事，其志不遂。至明德二年乙未復病，迄於丁酉冬不瘳，病中無事，得遂前志，與大理少卿趙崇祚討論，成一家之書。昔孔安國《尚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賈耽鎮滑州時，作《偏傍字源序》云：「降及夏殷周，通謂之古文。至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小異。七國分裂，篆與古文，隨其所尚。始皇兼并海内，丞相李斯遂收拾遺逸，作《蒼頡》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七章，太史胡毋敬作《博學》七章，並約籀文，篆體轉工，世即謂之小篆。屬秦政滋煩，人趨簡易，故軍正程邈變古文大小篆作隸書。」然書之所興，莫定何代，隸之所起，始自秦時。篆者取蟲篆之形，隸者便徒隸之用。漢初有書師，以隸合小篆爲五十五章，教於鄉里。平帝元始中，徵通書會京師者百有餘人，方立小學之科，揚雄採掇其可用者，作《訓纂》八十九章。至東漢班固，加十三章，共一百二章二千一百二十字，雖羣書並載，而目録不分。惟太尉祭酒許慎，取其形類，作偏傍條例十五卷，名之曰《説文》。頗有遺漏，吕忱又作《字林》五卷，以補其闕。洎三國之後，歷晉、魏、陳、隋，書甚行，篆書殆將泯滅。至唐將作少監李陽冰，就許氏《説文》復加刊正，作三十卷，今之所行者是也。其時復於《説文》篆字下，便以隸書照字，名曰《字統》。開元中，以隸體不定，復於隸書《字統》下録篆文，作四十卷，名曰《開元文字》，自此隸體始定矣。兼改《古文尚書》及無平不陂字，即其類也。先已有《九經音義》，及《切韻》、《玉篇》行焉，大曆中，司業張參作《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其序畧云：「以類相從，務以易了，不必舊訣，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畧不集録，以明爲經不爲字也。」開成中，唐元度以《五經文字》有所不載，復作《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其序畧云：「有偏傍上下本所無者，纂爲雜辨部以統之，然九經所有之字，即加訓切，況是隸書，莫知篆意。」其字注解或云《説文》者，即前來兩《説文》也。或云《石經》者，即蔡邕於國學所立《石經》也。或云隸省者，即隸減也。唐立《石經》，乃蔡邕之故事也。《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篆雖一體，而隸變數般，篆隸即興，訛舛相錯，非究於篆，無由曉隸。六書者，非止著一意而屬一字，一字之内，有占六書二三四者，大都造字皆包含六意。字有正者倒者，横而在上中下者，豎而在左右中者，向者背者，並者重者，順者逆者，左者右者，俯者仰者，横坼而裏別字者，豎開而夾別字者，有一字成者，有全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合成者，有省二字三字四字合成者。隸書有不拋篆者，有全違篆者，有減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隸同文者，在篆體則可辨，變隸體則多有義異而文同，篆亦有之。今悉解之於後文，此不同例。俗有《隸書賦》者，假託許慎爲名，頗乖經史，據《顔氏家訓》云：「斯實陶先生弟子杜道士所爲，大誤時俗，吾家子孫，不得收寫。」又有《古今隸書端字決疑賦》，更不經於《隸書賦》，當今之世，不可學之。又有文下作子爲學，更旁作生爲蘇，凡數十百字，謂之野書，唐有勑文，明加禁斷，今往往見之，亦不可輒學。顔真卿撰《干禄字書》一卷，每一字作三般，即注云：「上正中通下俗，既合標題，合有褒貶，全無與奪，亦無取焉。其道書、鬼書、天篆、章草、八分、飛白、破體、行書，無益於字，此亦不録。」篆隸有筆力道健，字勢妍麗，斯乃意巧之人臨文改易，或參差之，長短之，屈曲之，拘捺之，務於奇怪，以媚一時。後習之人，性有利鈍，致與元篆隸不同，蓋病由此起。今之學者，但能明知八法，洞曉六書，道理既全，體格自貴，亦何必踵歐、虞、褚、柳之惑亂哉！罕今所篆者，則取李陽冰重定《説文》，所隸者，則取《開元文字》。雖知魯鈍，不失源流，所貴講説皆有依憑，點畫自無差誤。杜征南注《左氏春秋》，以經雜傳，謂之集解，何都尉《論語序》云：「今集諸家之善，亦謂之集解。」罕以隸書解於篆字之下，故效之亦曰集解。今以《説文》浩大，備載羣言，卷軸煩多，卒難尋究，翻致懵亂，莫知指歸，是以翦截浮辭，撮其機要，於偏傍五百四十一字，各隨字訓釋。或有字關起字者，省而難辨者，須見篆方曉隸者，雖在注中，亦先篆後隸，各隨所部，載而明之。其餘形聲易會，不關造字者，則畧而不論。其篆文下及注中易字，便以隸書爲音，如稍難者，則紐以四聲。四聲不足，乃加切韻。使學者簡而易從，渙然冰釋，於《説文》中已十得其八九矣，名之曰《林氏字源編小説》。古人窮困湮厄而述作興，罕也卧疾數年，飽食終日，思有開悟，貽厥將來，非欲獨藏私家，實冀偏之天下。乃手書刻石，期以不朽，一免傳寫之誤，二免翰墨之勞。或有索之，易爲脱本，審篆隸無纖毫之失，質人神無愧恥之心，古今所疑，坦然明白。如其漏畧，以俟君子。

文章之學

《隋書・杜正藏傳》 正藏字爲善，尤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授純州行參軍，歷下邑正。大業中，學業該通，應詔舉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詣闕，論者榮之。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爲後進所寶，時人號爲「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爲《杜家新書》。

《新唐書・文藝傳上》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綺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册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尚已。

然嘗言之，夫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還，恃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僞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有蘭繹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爲《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藝文類聚・叙》 叙曰：夫九流百氏，爲説不同，延閣石渠，架藏繁積。周流極源，頗難尋究，披條索貫，日用弘多。卒欲摘其菁華，採其指要，事同游海，義等觀天。皇帝命代膺期，撫茲寶運，移澆風於季俗，反淳化於區中，戡亂靖人，無思不服，偃武修文，興開庠序，欲使家富隋珠，人懷荆玉。以爲前輩綴集，各杼其意，《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文義既殊，尋檢難一。爰詔撰其事且文，棄其浮雜，删其冗長，金箱玉印，比類相從，號曰《藝文類聚》，凡一百卷。其有事出於文者，便不破之爲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後，俾夫覽者易爲功，作者資其用，可以折衷今古，憲章墳典爾。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渤海男歐陽詢序。

《新唐書・虞世南傳》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故字伯施。性沈静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吴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白以類己，由是有名。

劉肅《大唐新語》卷九 江淮間爲《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徵爲弘文館學士。憲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賜帛三百疋。憲以仕隋爲秘書，學徒數百人，公卿亦多從之學，撰《文選音義》十卷，年百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宫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蘿蔔。」院中學士向挺之、蕭嵩撫掌大笑。智明等學術非深，素無修撰之藝，其後或遷，功竟不就。

《全唐文》卷一八七李善《進文選表》 臣善言：竊以道光九野，縟景緯以照臨；德載八埏，麗山川以錯峙。重象之文斯著，含章之義聿宣。協人靈以取則，基化成而自遠。故羲繩之前，飛葛天之浩唱；媧簧之後，挹叢雲之奥詞。步驟分途，星躔殊建。球鐘愈暢，舞詠方滋。楚國詞人，御蘭芬於絶代；漢朝才子，綜鞏悦於遥年。虚元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詠於圭陰；化龍東騖，煽風流於江右。爰逮有梁，宏材彌劭。昭明太子業膺守器，譽貞問寢。居肅成而講藝，開博望以招賢。搴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周巡緜嶠，品盈尺之珍；楚望長瀾，比徑寸之寶。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選》。後進英髦，咸資準的。

伏惟陛下經緯成德，文思垂風。則大居尊，耀三辰之珠璧；希聲應物，宣六代之雲英。孰可撮壤崇山，導涓宗海。臣蓬衡蔽品，樗散陋姿。汾河委筴，夙非成誦，崇山墜簡，未議澄心。握玩斯文，載移涼燠，有欣永日，實昧通津。故勉十舍之勞，寄三餘之暇，弋釣書部，願言注輯，合成六十卷。殺青甫就，輕用上聞。享帚自珍，緘石知謬。敢有塵於廣内，庶無遺於小説。謹詣闕奉進，伏願鴻慈，曲垂照覽。謹言。

《舊唐書・李邕傳》 李邕，廣陵江都人。父善，嘗受《文選》於同郡人曹憲。後爲左侍極賀蘭敏之所薦引，爲崇賢館學士，轉蘭臺郎。敏之敗，善坐配流嶺外。會赦還，因寓居汴、鄭之間，以講《文選》爲業。年老疾卒。所注《文選》六十卷，大行於時。

《册府元龜》卷六〇六《學校部・註釋二》 李善，寓居汴鄭間，講《文選》爲

業，所注《文選》十卷行於世。後爲崇賢館學士。

《全唐文》卷三〇〇吕延祚《進集注文選表》 臣延祚言：臣受之於師曰：同文底績，是將大理；刊書啟衷，有用廣化。實昭聖代，輒極鄙懷。臣延祚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嘗覽古集，至梁昭明太子所撰《文選》三十卷，閱翫未已，吟讀無斁。風雅其來，不之能尚。則有遺詞激切，揆度其事，宅心隱微，晦滅其兆，飾物反諷，假時維情。非夫幽識，莫能洞究。往有李善，時謂宿儒，推而傳之，成六十卷。忽發章句，是徵載籍，述作之由，何嘗措翰。使復精覈注引，則陷於末學；質訪指趣，則嶷然舊文。祇謂攬心，胡爲析理。臣懲其若是，志爲訓釋。乃求得衢州常山縣尉臣吕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臣良，處士臣張銑，臣吕向，臣李同翰等，或藝術精遠，塵游不雜，或詞論穎曜，嚴居自修，相與三復乃詞，周知秘旨，一貫於理，杳測澄懷，目無全文，心無留義。作者爲志，森乎可觀，記其所善，名曰《集注》，并具字音，復三十卷。其言約，其利溥，後事元龜，爲學之師，豁若徹蒙，爛然見景，載謂激俗，誠惟便人。伏惟陛下濬德乃文，嘉言必史，特發英藻，允光洪猷。有彰天心，是效臣節，敢有所隱，斯與同進。謹於朝堂拜表以聞。輕瀆冕旒，精爽震越，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謹告。

劉肅《大唐新語》卷八 張説、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説、堅二人存焉。説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説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爲先後？」説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峯絶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爲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爲俳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説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

《新唐書・獨孤及傳》 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略】及喜鑒拔後進，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皆師事之。性孝友。其爲文彰明善惡，長於論議。晚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

獨孤及《毘陵集》卷一三《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爲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楫而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寢，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辭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爲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聞臬繇、史克之作，則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驅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爲舟，翠羽爲楫，玩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舊矣。帝唐以文德勇祐于下，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則天太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圓者浸而嚮方。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復起，振中古之風，以宏文德。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爲泉源，抒情性以託諷，然後有歌詠；美教化，獻箴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辯天下，公是非，然後有論議。至若記敘，編録，銘鼎，刻石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於時文士馳騖，颺扇波委，二十年閒，學者稍厭折楊皇華，而窺咸池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啟之。公名華，字遐叔，趙郡人，安邑令府君第三子，質直而和，純固而明，曠達而有節，中行而能斷，孝、敬、忠、廉，根於天機，執親之喪，哀達神明。其任職釐績，外若坦蕩，而内持正性，諫不犯顔，見義乃勇，舉善唯懼不及，務去惡如復讎，與朋友交然諾著於天下。其偉詞麗藻，則和氣之餘也。學博而識有餘，才多而體愈迅。每述作，筆鋒風生，聽者耳駭。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天寶二年舉博學宏詞，皆爲科首。由南和尉擢祕書省校書郎，八年歷伊闕尉。當斯時，唐興百三十餘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夫羿工乎中微，拙於使人無已譽。公才與時并，故不近名而名彰，時輩歸望，如鱗羽之於虬鸞也。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會權臣竊柄，貪猾當路，公入司方書，出按二千石，持斧所嚮，郡邑爲肅。爲姦黨所嫉，不容於御史府，除右補闕。禄山之難，方命圮族者蔽天聰明，勇者不得奪，明者不得謀，公危行正詞，獻納以誠，累陳誅兇渠，完封疆之策。閹犬迎吠，故書留不下。時繼太夫人在鄴。初，潼關敗書聞，或勸公走蜀，詣行在所。公曰：柰方寸何，不若閒行問安否，然後輦母安輿而逃。謀未果，爲盜所獲。二京既復，坐謫杭州司功參軍。太夫人棄敬養，公自傷悼，以事君故，踐危亂而不能安親。既受汙，非其疾而貽親之憂，及隨牒願終養，而遭天不弔，由是銜罔極之痛者三，故雖除喪，抱終身之戚焉。謂志已虧，息陳力之願焉。因屏居江南，省躬遺名，誓心自絶。無何，詔復授左補闕，又加尚書司封員外郎，璽書連徵，公卿已下，傾首延佇，至止之日，將以司言處公。公曰：「焉有褰節奪志者，可以荷君之寵乎！」遂移疾請告，故相國梁公峴之，領選江南

也，表爲從事，加檢校吏部郎中。明年遇風痺，徙家於楚州。疾痼貧甚，課子弟力農圃，贍衣食。雅好修無生法，以冥寂思慮，視爵禄形骸與遺土同。唯吴楚之士君子，譔家傳、修墓版，及都邑頌賢、守宰功德者，靡不齎貨幣，越江湖，求文於公，得請者以爲子孫榮。公遇暇日，時復綴録以應其求，過是而往，不復著書。少時所著書，多散落人間，自志學至校書郎已前八卷，并《常山公主誌文》、《竇將軍神道碑》、《崔河南生祠碑》、《禮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論》、《哀舊遊詩》、《韓幼深避亂詩序》、《祭王端員外、沈起居興宗、裴員外騰文》、《别元亘詩》，并《楊騎曹集序》、《王常山碑》，並因亂失之，名存而篇亡。自監察御史已後，所作頌、賦、詩、歌、碑、表、敘、論、誌、記、贊、祭，凡一百四十三篇。公長子羔字宗緒，編爲二十卷，號《中集》。其中陳王業則《無疆》頌，主文而譎諫則《言豎含元殿賦》；敦禮教則《哀節婦賦》、《靈武二孝讚表》；賢達盛德則《崔賓客集序》、《元魯山碣》、《房太尉德政碑》、《平原張公頌》、《梁國李公傳》、《德先生誄》、《權著作墓誌》、《李太夫人傳》、《盧夫人頌》；一死一生之閒杼其交情，則祭蕭功曹、劉評事、張評事文；吟詠情性達於事變，則《詠古詩》；思舊則《三賢論》；辨卿大夫之族姓，則《盧監察神道碑》；思自敘則《别相里造范倫序》；詮佛教心要而合其異同，則《南泉真禪師》、《左溪朗禪師碑》；其餘雖波瀾萬變，而未始不根於典謨。故覽公之文，知公之質，不俟覩容貌、聽詞氣。假令束帶立於史臣之位，足以潤色王度。天而病之，時不幸歟。公之病也，嘗以斯文見託，詒某書曰：「桓譚論揚雄當有身後名，華亦謂足下一桓譚也。及於公才，宜播其述作之美，明於後人。」故拜命之辱而不讓，今著其文德，冠於篇首焉。

姚鉉《唐文粹》卷八六崔元翰《與常州獨孤使君書》 月日崔元翰再拜上書郎中使君閣下：天之文，以日月星辰；地之文，以百穀草木。生於天地而肖天地，聖賢又得其靈，和粹美，故皆舍章垂文，用能裁成庶物，化成天下，而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時雍，其承輔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而唐堯、虞舜、禹、湯、文、武之代，則憲章法度，禮樂存焉，皋陶、伯益、伊、傅、周、邵之倫，則誥命謨訓，歌頌傳焉。其後衛武、邵穆、吉甫，仍叔咸作之詩，并列于雅。孔聖無大位，由修《春秋》，述《詩》、《易》，反諸正而寄之治，而素臣丘明、游、夏之徒，又述而贊之。推是而言，爲天子大臣，明王道，斷國論，不通乎文學者，則陋矣。士君子立於世，升於朝，而不繇乎文行者，則僻矣。然患後世之文放蕩於浮虚，舛馳於怪迂，其道遂隱，謂宜得明哲之師長，表正其根源，然後教化淳矣。

閣下紹三代之文章，播六學之典訓，微言高論，正詞雅旨，温純深潤，溥博弘麗，道德仁義，粲然昭昭，可得而本，學者風馳雲委，日就月將，庶幾於正。若元翰者，徒以先人之緒業，不敢有二事，不遷於他物，而其顓蒙樸騃，難以爲工，抗精勞力，未有可採。獨喜閣下雖處貴位，而有仲尼誨人不倦之美，亦欲以素所論撰貢之閣下，然而未有暇也。不意流於朋友，露其嗤鄙，而乃盛見稱嘆，俯加招納，顧惟狂簡，何以克堪。今謹别貢五篇，庶垂觀察，儻復褒其一字，有踰拱璧之利，假以一言，若垂華衮之榮。不宣。元翰再拜。

梁肅《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序》 大曆丁巳歲夏四月，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薨於位。秋九月既葬，門下士安定梁肅，咨謀先達，稽覽故志，以公茂德映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礴古訓，則在乎斯文，斯文之盛，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綴其遺草三百篇爲二十卷，以示後嗣，乃繫其辭曰：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於歌咏，諷議彰乎史册。故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唐興，接前代澆醨之後，承文章頹墜之運，王風下扇，舊俗稍革，不及百年，文體反正，其後時寖和溢，而文亦隨之。天寶中作者數人，頗節之以禮。洎公爲之，於是操道德爲根本，總禮樂爲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興，《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辭。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虚美，比事爲實録，天下凌然，復睹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誡世，褒賢遏惡爲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咏歌，峻如嵩華，浩如江河，若贊堯、舜、禹、湯之命，爲誥爲典，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誠哉！」公諱及，字至之，秘書監府君之中子。道與之粹，天授之德，聰明博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静可則，教弟積爲行本，文藝成乎餘力。凡立言必忠孝大倫，王霸大略，權正大義，古今大體。其中雖波騰雷動，起伏萬變，而殊流會歸，同志於道。故於賦遠游，頌嘯臺，見公放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智合權道。於《議郊祀配天之禮》、《吕諲盧奕之謚》，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以揚儒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美成功以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尚書》、《嚴庶子》、《韋給事》、《韋穎叔墓銘》、《鄭氏孝行記》、《李睢陽》、《楊懷州碑》。纂世德以貽後昆，則《先秘書監靈表》。陳黄老之義，於是有《對策文》。演釋氏之

奧，於是有《鏡智禪師碑論》。文變之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稱物狀以怡情性，於是有《瑯琊溪述》、《盧氏竹亭記》。抒久要於存歿之間，則《祭賈尚書》、《相里侍郎》、《元郎中》、《李叔子文》。其餘紀物叙事，一篇一咏，皆足以追蹤往烈，裁正狂簡。噫！天其以述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黨安得遭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仰公猶師，每申之話言，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樸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唯子可與共學。當視斯文，庶乎成名。」肅承其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者其誰哉！遂銜涕爲叙，俾來者於是觀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始終出處，皆載易名之狀，故不備之此篇。

《全唐文》卷三九四尚衡《文道元龜并序》 天寶初，適於平陽。平陽太守稷山公，則衡之從考舅，雅好古道，門尚詞客，當今文人，相與多矣。嘗歎曰：「取士之道，才其難乎！或精文而薄於行，或敦行而淺於文，斯乃有失其道，一至於此。」顧衡曰：「吾嘗謂爾知言，爾其言之。」衡私門以文場而進五世，鄙雖不嗣，忝藉餘訓，敢著《元龜》，以叙其事。元龜曰：

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無所始乎。且天道五行以別緯，地道五色以別方，人道五常以別德。《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五緯孰可以知天？非五方孰可以辨地？非五常孰可以化人？文之爲道，斯亦遠矣。天人之際，其可得於是乎！夫卦始乎三畫，文章之闡，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從人而有焉，工與不工，各區分而有之。君子之文爲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爲中等，其義全；詞士之文爲下等，其思全。其思也可以網物，義也可以動衆，德也可以經化。化人之作，其惟君子乎！君子之作，先乎行，行爲之質，後乎言，言爲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質文相半，斯乃化成之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誠，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諷，志必有所之，詞寡而意懇，氣高而調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詞士之作，學古以攄情，屬詞以及物，及物勝則詞麗，攄情逸則氣高，高者求清，麗者求婉，恥乎質，貴乎情，而忘其志，斯乃頹靡之道焉。古人之貴有文者，將以飾行表德，見情著事，杼軸乎天人之際，道達乎性命之元，正復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奥，苟失其道，無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業著；志士也，文成而德喪；然今之代，其多詞士乎？代由尚乎文者，以斯文而欲軌物範衆，經邦叙政，其難致乎化成。悲夫！敢著《元龜》，庶觀文章之道，得喪之際，悔吝之所由者也。

《新唐書・文藝傳中・蕭穎士傳》 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祖晶，賢而有謀，任雅相伐高麗，表爲記室。越王貞舉兵，杖策詣之，陳三策，王不用，晶度必敗，乃亡去，客死廣陵。

穎士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

天寶初，穎士補祕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遥、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爲有司劾免，留客濮陽。於是尹徵、王恒、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并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内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己，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云。君子恨其褊。會母喪免，流播吴、越。

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敍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弒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爲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閏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有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譔《永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佐之，亦著《梁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義例，使光明云。

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穎士乘傳詣京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往來鄂、杜間。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

安禄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即託疾游太室山。已而禄山反，穎士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忽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因藏家書於箕、潁間，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賊别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穎士説曰：「官兵守潼關，財用急，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由漢、沔，則襄陽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百

萬，訓兵攘寇，社稷之功也。賊方專崤、陝，公何遽輕土地，欲取笑天下乎？」洧乃按甲不出。亦會禄山死，賊解去。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

時盛王爲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爲：「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王以扞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丘，脅泗上軍，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弗納。崔圓聞之，即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去。後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門人共謚曰文元先生。

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遊者，孔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族弟季遐、劉穎、韓拯、陳晉、孫益、韋建、韋收。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嘗與華、據游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節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耳。」穎士數稱班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尚古，而混流俗不自振，曹植、陸機所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書。所許可當世者，陳子昂、富嘉謨、盧藏用之文辭，董南事，孔述睿之博學而已。

子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能文辭，與韓會、沈既濟、梁肅、徐岱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摭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張滂主財賦，辟存留務京師。裴延齡與滂不叶，存疾其姦，去官，風痺卒。

韓愈少爲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爲經贍其家。

殷寅者，陳郡人。邵軫者，汝南人。

陸據，河南人，字德鄰，後周上庸公騰六世孫。神宇警邁，善物理。年三十始到京師，公卿愛其文，交譽之。天寶十三載，終司勳員外郎。

柳并者，字伯存。大曆中，辟河東府掌書記，遷殿中侍御史。喪明，終於家。初，并與劉太真、尹徵、閻士和受業於穎士，而并好黄、老。穎士常曰：「太真，吾入室者也，斯文不墜，寄是子云。徵博聞彊識，士和鉤深致遠，吾弗逮已。并不受命而尚黄、老，予亦何誅？」

并弟談，字中庸，穎士愛其才，以女妻之。

士和字伯均，著《蘭陵先生誄》、《蕭夫子集論》，因榷歷世文章，而盛推穎士所長，以爲「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古今圖書集成・交誼典・師弟部》蕭穎士《送劉太真詩序》

《記》有之，尊道成德，嚴師其難哉！故在三之禮，極乎君親，而師也參焉。無犯與隱，義斯貫矣。孔聖稱顔子，有視予猶父，歎其至歟！今吾于太真也然乎爾。且後進而余師者，自賈邕、盧翼之後，比歲舉進士登科名與實皆相望騰遷，凡十數子，其他自京畿大學逾于淮泗，行束修以上而未及門者，亦云倍之。余勿敏，曷云當乎而莫之讓？蓋有來學微往教，蒙匪余求，若之何其拒哉？噫！爾之所以求，我之所以誨，學乎文乎？學也者，非云徵辯説摭文字，以扇夫談端轢厥詞意，其于識也，必鄙而近矣。所務乎憲章典法，膏腴德義而已。

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牽比類，必局夫儷偶放于奇靡，其于言也，必淺而乖矣。所務乎激揚雅訓，彰宣事實而已。衆之言文學或不然。於戲！彼以我爲僻，爾以我爲正，同聲相求，爾後我先，安得而不問哉！問而教，教而從，從而達，欲辭師得乎？孔門四科，吾是以竊其一矣。然夫德行政事，非學不言，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豈相異哉？四者一夫正而已矣。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正之謂也。

吾嘗謂門弟子有尹徵之學，劉太真之文，首其選焉。今兹春連茹甲乙，淑問休聞，爲時之冠，浹旬有詔，俾徵典校秘書，且馳傳輦首，領元戎書記之事。四牡騑騑，薄言旋歸，聲動宇下，浹于寰外，而太真元昆，前已科甲，太冲間歲，翩其連舉，謂予不信，豈其然乎。夏五月，迴棹京洛，告歸江表，屺兮岵兮，歡既萃兮，兄矣弟矣，榮斯繼矣。縉紳之徒，習《禮》聞《詩》者，僉曰：劉氏二子，可謂立乎身，光乎親，蹈極致於人倫者矣。上京餞別，庭闈望歸，從古以來未之聞也。余羈宦此邑，睹斯雲舉，彼吴之丘，曾是昔游，心乎往矣，有懷伊阻，行矣風帆，載飛載揚，爾思不及，黯然以泣。先師孝悌謹信，汎愛親仁，餘力學文之訓，爾其志之。南條北固，朱方舊里昔與太真，初會于兹。余之門人，有柳并者，前是一歲，亦嘗覲兹地，其請業也，必始乎此焉。并也有尹之敏，劉之工，其少且病，故莫之逮。太真亦嘗曰：何敢忘并。并與真，難乎其相奪也。緬彼江陰，京阜是臨，言念二子，從予于此，爾云過之，其可忘諸。同是餞者，賦《江有歸舟》，以寵夫嘉慶焉爾。

《舊唐書・劉太真傳》　劉太真，宣州人。涉學，善屬文，少師事詞人蕭穎士。天寶末，舉進士。

《全唐文》卷三九五劉太真《送蕭穎士赴東府序》　先師微言既絶者千有餘載，至夫子而後洵美無度，得夫天和。頃東倭之人，踰海來賓，舉其國俗，願師於夫子，非敢私請，表聞於天子，夫子辭以疾而不之從也。退然貧居，述作萬卷，去其浮辭，存乎正言。昔《左氏》失於煩，《穀梁》失於短，《公羊》失於俗，而夫子爲其折衷。王公交辟，拒而不應，從官三年，始參謀於洛京。家兄與先鳴者六七人，奉壺開筵，執弟子之禮於路左，太真以文求進，以無聞見舉而不慊爲夫子羞。春雲輕陰，草色新碧，皎皎匹馬，出於青門，吾徒喟然，瞻望不及，賦詩仰餞者，自相里造賈邕以下，凡十二人，皆及門之選也。

《舊唐書・韋述傳》　韋述，司農卿弘機曾孫也。父景駿，房州刺史。述少聰敏，篤志文學。家有書二千卷，述爲兒童時，記覽皆徧，人駭異之。【略】轉右補闕，中書令張説專集賢院事，引述爲直學士，遷起居舍人。説重詞學之士，述與張九齡、許景先、袁暉、趙冬曦、孫逖、王翰常遊其門。趙冬曦兄冬日，弟和璧，居貞、安貞、頤貞等六人，述弟迪、逌、迥、迟、巡亦六人，並詞學登科。説曰：「趙、韋昆季，今之杞梓也。」

《全唐文》卷四〇九崔祐甫《穆氏四子講藝記》　檢校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侍御史、河南穆寧字子寧，以正直登朝，以嚴明作牧，斯歷陽之人，弗惟奉承侍御史之符候，持三尺律，期於禁暴懲奸而已，乃能廣吾君之德，靖人於教化。教化之興，始於家庭，延於邦國，事之體大，且非謏聞者之所及也。請言其家之教化焉。

使君有四子，曰贊，曰質，曰賡，曰賞，聳秀之姿，若瑶林植庭，雪羽馴廡，克岐克嶷，突而偕弁，方欲以六經百氏，播禮樂，務忠孝，正名器，導人倫。如蘭有芳心，泉有清源，兆德之階，於是乎始。使君曰：「昔陳亢喜聞詩聞禮，聞君子之遠其子於孔鯉。今兹贊之儕也，其年或成人，或幾成人，學詩學禮則亦既戒遠子之節，吾事可不務哉！」於是考州之東四十里，因僧居之外，階庭户牖，芳草拳石，近而幽，遠而曠，澶漫平田，咸沸温泉，可以步而適，可以濯而蠲，謂爾群子，息焉游焉。贊、質暨賡、賞，拜手稽首曰：「應惟惠施之車，仲舒之帷，蘇秦之錐，三物畢具。而郡廷温清所在，今也改晨昏爲旬朔。夫豈不懷家人，有嚴君焉，惟命之受。」曰俾爾斲，俾爾茨，俾爾負，則使君之材，使君之堂，使君之薪，成且美矣，安在其習定省之近儀哉？抑又嘗聞乃祖安陽府君，傳《洪範》九疇，究天人之際，贊等祗荷嚴訓，述修祖德，穆氏之門，欲不大不可得也。

祐甫不腆，幸與使君有郎省之舊，考槃在阿，歲聿云莫，誰謂相遠，駕言出游，既覿邦君，又適諸子之館，使君第三子字紹古，於伯季之間，肄文史，考故實，甚精而成，因見謂曰：「丈人吾父之友也。從事於游夏之門久矣，盍以文見誨。如賡也宜何文也？」祐甫應之曰：「僕樸人也。徒有志於文，知文之阡陌，而不知其精粹，請道其所見，而紹古自執焉。欲以文經邦者宜董賈，欲以文動俗者宜揚馬。言偃之文，鬱而不見，卜商有詩序，其體近六經，屈原、宋玉怨刺比興之詞，深而失中，近於子夏，所謂哀以思。刻石銘座者取崔蔡，論都及政者宗班張，飛書走檄者徵陳琳，曹劉之氣奮以舉，潘陸之詞縟而麗。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宋齊以降，年代未遠，有文之士，冑系皆存，議其優劣，其詞未易，故闕焉。」紹古曰：「盍書之。」因命筆而記之。大曆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博陵崔祐甫之辭也。

《舊唐書・馬懷素傳》　馬懷素，潤州丹徒人也。寓居江都，少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晝採薪蘇，夜燃讀書，遂博覽經史，善屬文。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拜郿尉，四遷左臺監察御史。

《全唐文》卷五二七柳冕《與徐給事論文書》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爲志，形君子之言爲文，論君子之道爲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以降，爲文者本於哀豔，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揚、馬形似，賈、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爲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爲《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凌雲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僕自下車，爲外事所感，感而應之，爲文不覺成卷，意雖復古而不逮古，則不足以議古人之文。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見古人之心，在於文乎？苟無文，又不得見古人之心，故未能亡言，亦志之所之也。

《全唐文》卷五二七柳冕《答荆南裴尚書論文書》　猥辱來問，曠然獨見，以爲齒髮漸衰，人情所惜也。親愛遠道，人情不忘也。大哉君子之言，有以見天地之心。夫天生人，人生情，聖與賢，在有情之内久矣。苟忘情於仁義，是殆於學

也；忘情於骨肉，是殆於恩也；忘情於朋友，是殆於義也；此聖人盡知於斯，立教於斯。今之儒者，苟持異論，以爲聖人無情，誤也。故無情者，聖人見天地之心，知性命之本，守窮達之分，故得以忘情。明仁義之道，斯須忘之，斯爲過矣；骨肉之恩，斯須忘之，斯爲亂矣；朋友之義，斯須忘之，斯爲薄矣。此三者，發於情而爲禮，由於禮而爲教，故夫禮者，教人之情而已。丈人志於道，故來書盡於道，是合於情盡於禮至矣。昔顏回死，夫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夫子曰：「天喪予！」是聖人不忘情也久矣。丈人豈不謂然乎？如冕者雖不得與君子同道，實與君子同心。相顧老大，重以離別，況在萬里，邈無前期，斯得忘情乎？古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況十年乎？前所寄拙文，不爲文以言之，蓋有謂而爲之者。堯舜歿，雅頌作。雅頌寢，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爲文章以成國風。是以君子之儒，學而爲道，言而爲經，行而爲教，聲而爲律，和而爲音，如日月麗乎天，無不照也。如草木麗乎地，無不章也。如聖人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爲二，以揚、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知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爲藝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兼之者斯爲美矣。昔游、夏之文章，與夫子之道通流，列於四科之末，此藝成而下也。苟言無文，斯不足徵。小子志雖復古，力不足也，言雖近道，辭則不文，雖欲拯其將墜，末由也已。丈人儒之君子，曲垂見褒，反以自愧。冕再拜。

權德輿《權載之文集》卷三五《右諫議大夫韋公詩集序》 洙泗門人，登四科者，唯稱端木賜、卜商可與言詩，以其善於取類，敏以喻禮。然則緣情咏言，感物造端，發爲人文，必本王澤。

貞元十二年夏四月庚辰，皇帝臨麟德殿，命通儒碩士與緇黃上首，雜論奧賾，互相發明。由是京兆韋君，以四門博士召見，三元六學，博辯閎大，精義具舉，宸心乃愉。尋獻七百字詩一章，詞華彬蔚，詔旨優答。浹日授秘書郎，踰月遷右補闕，未半歲拜諫議大夫。其於以文發身，以直事君，言語侍從，論思諷諫，賈生當受釐之問，方朔擅不窮之智，近臣渥命，榮冠一時，薦紳競勸，嚴穴皆聳。

初君年十一，嘗賦《銅雀臺》絶句，右拾遺李白，見而大駭，因授以古樂府之學，且以瓌琦軼拔爲己任。至弱冠，乃喟然曰：四始五際，今既遠矣。會性情者，因於物象，窮比興者，在於聲律。蓋辯以麗，麗以則得於無間，合於天倪者，其在是乎？彼惠休稱謝永嘉如芙蓉出水，鍾嶸謂范尚書如流風迴雪，吾知之矣。遂苦心漢慮，儷詞比事，纖密清巧，度越群倫。嘗著《天竺寺十六韻》，魯郡文忠公序引而和之，使畫工圖於仁祠，摘句配境，偕爲絶勝。又於江南著《卧疾三十韻》，晉國忠肅公手翰以美之，曰：「卓爾獨立，其在我韋生乎！」其爲名臣宗公所稱賞如此。又與竟陵陸鴻漸、杼山僧皎然爲方外之侶，沉冥博約，爲日最久，而不名一行，不滯一方。故其曳羽衣也，則曰遺名；攝方袍也，則曰塵外；披儒服也，則今之名字著焉。周流三教，出入無際，寄詞詣理，必於斯文。自貞元五年始，以晉八從事至京師，迨今十年，所著凡三百篇。

嘗因休沐，悉以見示，德輿鄙昧，不能言詩，徒以掖垣之寮，辱命爲序，豈愛之厚而忘其不能與！前此論著，別爲篇第。後此者，方紬懷仙章句，而不復賦人間之事矣。

今兹詩集，以類相從，獻酬屬和，因亦編次，且以聖誕日麟德殿三教講論詩爲首，凡千卷云。

李肇《唐國史補》卷下 元和已後，爲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爲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

李肇《唐國史補》卷下 韓愈引致後進，爲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之韓門弟子。愈後官高，不復爲也。

趙璘《因話録》卷三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翺、皇甫郎中湜、馮詹事定、祭酒楊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爲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後學爲務。楊公尤深於獎善，遇得一句，終日在口，人以爲癖，終不易初心。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爲文至精，獎拔公心，亦類數公。甘出於李相國武都公門下，時以爲得人。惜其命運湮厄，不得在掄鑒之地。又元和以來，詞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劉尚書禹錫及楊公。劉、楊二人，詞翰之外，別精篇什。又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爲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爲場中詞賦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伯仲昆弟，以史筆繼業，家藏書最多者，蘇少常景胤、堂弟尚書滁，諸家無

比，而皆以清標雅範，爲後來所重。少卿登第，與堂兄特並時，亦士林之美。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五《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

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六《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絶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心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

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七《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

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也，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

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

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七《答侯繼書》 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士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户。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我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八《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

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

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以誠答。

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

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睹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

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

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

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

愈於足下忝同道而選者，又常從游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九《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爲戒。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從爲鄉榮。」

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二〇《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

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之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二〇《送陳秀才彤序》 讀書以爲學，纘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鬬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

潁川陳彤始吾見楊湖南門下，頎然其長，蕭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争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則何信之有。故吾不徵於陳，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吾所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二二《題歐陽生哀辭後》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群。群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劉禹錫集》卷一九《澈上人文集紀》 釋子工爲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爲當時才士之所傾嘆。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爲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嚴維學爲詩，遂籍籍有聞。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然游，講藝益至。皎然以書薦于詞人包侍郎佶，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于李侍

郎紓。是時以文章風韵主盟於世者，曰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如雲得風，柯葉張王。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説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遊京師，名振輦下。緇流疾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因侵誣得罪，徙汀州。會赦，歸東越。時吴、楚間諸侯多賓禮招延之。元和十一年，終於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於越之山陰天柱峰之陲，從本教也。

初，上人在吴興，居何山，與晝公爲侣。皎然字晝，時以字行。時予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于京、洛，與支、許之契焉。上人没後十七年，予爲吴郡，其門人秀峰捧先師之文，來乞詞以志，且曰：「師嘗在吴，賦詩僅二千首，今删取三百篇，勒爲十卷。自大曆至元和，凡五十年間，接詞客聞人酬唱，别爲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世，求一言羽翼之。」

因爲評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么弦孤韻，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吴興晝公能備衆體。晝公後，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蠅爲弔客，黄耳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闃域，豈獨雄於詩僧間邪？

《柳宗元集》卷三〇《與楊京兆憑書》 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略】

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吴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吴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

《柳宗元集》卷三一《答吴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吴君足下：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爲道。自爲罪人，舍恐懼則閒無事，故聊復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略】

若《非國語》之説，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狐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吕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爲之標表，以告夫游乎中道者焉。

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涂若螟蛉然，雖鳴其音聲，誰爲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爲準；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爲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污篋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頓首。

《柳宗元集》卷三一《與吕道温論非國語書》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

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户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略】

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瓏，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悦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略】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恶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柳宗元集》卷三一《與友人論爲文書》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穎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明，探其深賾，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實哉？

且自孔氏以來，兹道大闡。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争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臾而不

克，躑躅而不進，力蹴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

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擊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陋今者，比肩疊迹。大抵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没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三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絶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華，置齒牙間，遇事籀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奮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

《柳宗元集》卷三四《報崔黯秀才論爲文書》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爲工，道密以爲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説。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余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

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鍼攻熨，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痕，中子之内藏，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

《柳宗元集》卷三四《復杜温夫書》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若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

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未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儗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抵，宜無所諛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

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藿蠋鵠卵者，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十數文，即務往京師，爭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户，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嶷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歧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宗元白。

《元稹集》卷三〇《敘詩寄樂天書》 稹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略】

僕時孩騃，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苦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玩激烈，即日爲《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爲外諸翁，深賜憐奬，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秘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爲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

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爲詩，性復僻懶，人事常有閑暇，間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蔽。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景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躬身，悼懷惜逝，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

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懶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粗，遂成多大，然亦未嘗繕寫。

適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僻好僕詩章，謂爲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

因撰成卷軸。其中有旨意可觀，而詞近古往者，爲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爲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爲古體。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爲新題樂府。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爲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爲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爲流者爲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爲題。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鬟，衣服修廣之度，及匹配色澤，尤劇怪豔，因爲豔詩百餘首。詞有今古，又兩體。自十六時，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餘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筐篋，及通行，盡置足下，僅亦有説。

僕聞上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凡人急位，其次急利，下急食。僕天與不厚，既乏全然之德，命與不遇，未遭可爲之事，性與不惠，復無垂範之言，兀兀狂癡，行近四十，徼名取位不過於第八品，而冒憲已六七年。授通之初，有習通之熟者曰：「通之地濕墊卑褊，人士稀少，近荒札，死亡過半。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貘、蛇、虺之患，小有蟆蚋、浮塵、蜘蛛、蟊蜂之類，皆能鑽嚙肌膚，使人瘡痏。夏多險霪，秋爲痢瘧，地無醫巫，藥石萬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慮。」夫何以僕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其所詣之憂險也又復如此！則安能保持萬全，與足下必復京輦，以須他日立事之驗耶？但恐一旦與急食者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不如己之誚，是用悉所爲文，留穢箱笥，比夫格弈樗蒱塞之戲，猶曰愈於飽食，僕所爲不又愈於格弈樗蒱塞之戲乎？

昨行巴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已後所爲，向二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所爲《寄思玄子》者，小歲云爲，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見遇之由，今亦寫爲古諷之一，移諸左右。僕少時授吹噓之術於鄭先生，病懶不就，今在閑處，思欲怡神保和，以救其病，異日亦不復費詞於無用之文矣。省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元稹集》卷五一《白氏長慶集序》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樂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韵，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册召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爲《賀雨》、《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

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章。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傚，競作新詞，自謂爲「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閭廁，無可奈何！予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僞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

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爲名，予以爲陛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是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叙事制誥長於實；啟表奏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秩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非叙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全唐文》卷七八八韋簇《文之章解》　垂日月所以爲天也，光盛而形物於地；備禮樂所以成人也，言成而著訓於簡。非是而光者，燭龍爝火亦光矣，非是而言者，狂童詖子亦言矣。故定曰天文，曰人文，自文而之於地之於簡者章也。然而文在帝則簡在史，是以堯文思章於典，舜文明亦章於典。文王性堯舜之文也，文治於西伯，章於《詩》《易》。仲尼性堯、舜、文王之文，而弗帝弗伯也，盛章於《禮》、《樂》、經記。回性仲尼之文也，文不及章。偃商學仲尼文而之於人也，故學章武城民而經章魏國君。伋性其祖者也，參以學而章於《中庸》。軻性伋者也，勤其道而章於《七篇》。由偃至軻，無有禮樂者乎，是必由人文而章者也，未見不由而章者也。人視影於地者，仰而見爝火，而不見日月，必曰非天文之章也。視辭章於簡者，久而見狂濫，而不見禮樂，則不曰非人文之章也，浸有不自文而章。《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使章不自人文也，天下孰觀而

孰化？

《全唐文》卷六八四張籍《上韓昌黎書》 古之胥教誨舉動言語，無非相示以義，非苟相諛悅而已。執事不以籍愚暗，時稱發其善，教所不及，施誠相與，不間塞於他人之說，是近於古人之道也。籍今不復以義，是執竿而拒歡來者，烏所謂承人以古人之道歟。頃承論於執事，嘗以爲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爲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子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於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寖惑，揚雄作《法言》而辯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於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唯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於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爲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子、揚雄相若，蓋爲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絶異學之所爲乎？曷可俯仰於俗，囂囂爲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爲損，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爲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爲得也。願執事絶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宏廣以接天下士，嗣孟子、揚雄之作，辨楊、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籍誠知之，以材識頑鈍，不敢竊居作者之位，所以咨於執事而爲之爾。若執事守章句之學，因循於時，置不朽之盛事，與夫不知言，亦無以異矣。籍再拜。

《全唐文》卷六八四張籍《上韓昌黎第二書》 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才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爲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爲此而止，未爲至也。一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爲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爲書。爲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爲書，則爲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游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爲，況有疾疚吉凶虞其間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爲，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爲，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或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睹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爲書，若孟子者是已。傳者猶以孟子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爲之也。後孟子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與聖人之道，欲待孟子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撲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一《諭業》 《逍遥遊》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必聚糧。」此言務遠則積彌厚。成安君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言持不實則危。一則寓論，一則武經，相發明其義符也。故彊於内者外必勝，殖不固者發不堅。功不十倍，不可以果志，力不兼兩，不可以角敵。號猿貫蝨，徹札飲羽，必非一歲之抉拾；仰馬出魚，理心順氣，必非容易之搏拊。淺闢庸，種無嘉苗；類絢踈，織無良帛。夫欲利其獲，不若優其爲獲之方；若欲顯其能，不若營其爲顯之道。求諸人不若求諸己，馳其華不若馳其實。彼則趑趄於卿士之門，我則婆娑于聖賢之域。彼則巾車於名利之肆，我則冠屨於文史之囿。道寢而後進，業成而後索。以其勞於彼，曷若勤於此；以其背於路，曷若齊於家。求售者聲門而衒買，致賤者深匱而俟價。求聘者自容於靦粧，取賄者嫌扁於密影。鮪可薦也，不慮綸罟之不逢；橘可貢也，不慮包甌之不入。務出人之名，安得不厲出人之器；戰横行之陳，安得不振横行之略。書不千軸不可以語化，文不百代不可以知變。體無常軌，言無常宗，物無常用，景

無常取，在譚其理，覈其微，賦物而窮其致。謌詠者，極情性之本；載述者，遵良直之旨。觸類而長，不失其要，此大略也。夫比文之流，其來尚矣。自《六經》子、史，至于近代之作，無不備詳。當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自燕公已降，試爲子論之。燕公之文，如楩木枝幹，締構大厦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變陰陽，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許公之文，如應鍾鼗鼓，笙簧鏘磬，崇牙樹羽，考以宫縣，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玄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貙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資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則如金罍玉輦，雕龍綵鳳，外雖丹青可掬，内亦體骨不飢。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峯絶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傾倒谿壑。然而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崐州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震威厲，動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宏敞，廊廡廣廠，户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竦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大注，千里一道；衝颷激浪，瀚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瞥然高遠。故友沈諮議之文，則隼擊鷹揚，滅没空碧；崇蘭繁榮，曜英揚蕤。雖迅舉秀擢，而能沛艾絶景。其它握珠璣奮組綉者，不可一二而紀矣。若數公者，或傳符於玄宰，或受命於神功，或鳳翥詞林，或虎踞文苑，或抗轡荀孟，攘袂班楊，皆一時之豪彦，筆硯之麟鳳。今皆游詠其波瀾，偃息其林藪。銓其一揖之舊也，而聚以敦業之言，動子之志，誠未當也。遂絶意隨計，解裝退修，循力行待取之儒規，達先難後獲之通理，將爲勇退，真勇進也。斯可尚矣！子既信余之不欺，余亦貴子之不忽，因源流導業，而列論焉。

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四《答李生第二書》 湜白：生之書詞甚多，志氣甚横流，論説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乃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不可不卒，勿怪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乃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

夫文者非他也，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爲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詞。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已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爲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爲文學。按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争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耶？識分其所至極耶？將彼之所立卓爾，非強爲所庶幾，遂讒嫉之邪？其何傷於日月乎！

生笑「紫貝闕兮珠宫」，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爲之質者乎？「披薜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异？文章不當如此説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仿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彈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爲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黄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爲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邪？直詩賦不是文章邪？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爲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爲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語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艷聲病爲説，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説，争爲虚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唯書人能受盡言」。孔子曰：「君子無所争，必也射乎？」問於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復，不能盡，不宣。再拜。

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四《答李生第三書》 湜白：時論所以難，在詢其本而善守之，使千流萬轉，不遷於末。則蕩而失，其憒眊無睹，囂囂相訾，何所得哉！始與生言奇，不言正也，故論止於奇。生以正抑其奇，然及參正流焉。譬與生説先牛馬以説駱駝，而非云也。生以無傷於正，猶《易》之凡言無咎，本皆有

咎，此未了也。《易》之旡咎不一，本有咎，猶慎故免，亦曰咎，自己招，不可咎人。交曰并，生以凡目之，當是讀書未熟。自僕之無傷也，生言非常之物，如何得常，故當爾也，所以千年聖而愚比肩也。生言天象形象，非常者，皆爲妖妄。如天出景星，地出醴泉，盖非常，謂之妖，可乎？假如妖星熒惑，天所常縣，牛溲馬勃，地所常有，足尚乎？生何窒！生以松栢不艷比文章，此不知類也。凡比必於其倫，松栢可比節操，不可比文章。大人虎變，君子豹變，此文章比也。有以質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引茅屋越席，易繡藻玄黄之用，可乎？生云：奇與易，作者何別？在所爲爾，請考之於實。生爲易矣，試爲僕作難者，視如何相如、揚雄也。恐生乃不能，非不爲也。《楚詞》、《史記》、《太玄》之不朽也，豈爲資笑謔乎哉！如鳥雀啁啾，聲斷便已，人如不聞爾，何足貴也。所言詩書之文不奇，舉多言之也，易處多，奇處少爾。易之大抵奇也，易處幾稀矣。孟子常引《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豈周遂不遺一民哉！僕之言猶是也。生云：「知難而退爲謙。」是知不可取然後止，非可取而不取也。此菽麥等異，生師惑之何哉？生之師且惑菽麥，生卷中文能囊包天地邪？此不遜悌之言，吾不信也。詩載臣之讒君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目。」此過於以時奉讒也。詩人尚不聞得罪，生何諱之深乎？《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生捧書相干，宜有答也。又再三瀆，瀆則不告也。韓退之《復張籍書》曰：「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之，固將無所得矣。」生勗之而已。

李翺《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載言書》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賤卑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德備具，猶不足辱厚命，況如某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大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

盖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矣。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咏，津潤恢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

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説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

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恢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説》、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堲讒説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苑彼柔桑，其下侯旬，將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説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

《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吴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楊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囅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

吾所以不協于時而學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

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産；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并行，非求益者，欲速成。」竊懼足下不思，乃陷于此。韋賤之與翰書，亟叙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某頓首。

《全唐文》卷五三八裴度《寄李翺書》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札，兼獲所貺新作二十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清教義，煥於史氏。《鐘銘》謂以功伐名於器爲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之文也。甚善甚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於學而好於文也，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於口，自謂彌久，益無愧詞。竊料弟亦以直諒見待，不以悦媚相容。故不惟嗟悒，亦欲商度其萬一耳。若弟擯落今古，脱遺經籍，斯則如獻白豕，何足采取？若猶有祖述，則願陳其梗槩，以相參會耳。

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爲，下不知其帝力，其道漸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册府，故可得而傳也。於是作周、孔之文，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別爲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實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爲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裁準，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矣，能止於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弟近日製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靡束聲韻，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志，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踰，又何必遠關經術，然後騁其材力哉？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雖非於小人，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人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試用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爲未。幸不以苦言見革其惑，唯僕心處荒散，百事罷息。然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耶？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絶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則已，及之者，當大爲防焉耳。弟素居多年，勞想深至，窮陰凝沍，動息如何，入奉晨昏之歡，出參帷幄之畫，固多適耳。昨第來字，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鶩若此，游宦謂何，是不復能從故人之所最耳。但實力田園，省過朝夕而已。然待春氣微和，農事未動，或當策蹇謁賢大夫，兼與弟道舊，未爾間猶希尺牘。珍重珍重！力書無餘，從表兄裴度奉簡。

李德裕《李文饒外集》卷二《窮愁志・文章論》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反。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悦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唯蘇廷碩叙事之外，自爲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矣。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纇。文旨既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内，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于五言爲妙，故休文長于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睹，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于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于隻耦，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于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于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于《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

載于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杼柚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礲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杜牧《樊川文集》卷一二《答莊充書》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爲文以意爲主，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列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鬬鬬，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

觀足下所爲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爲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爲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爲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詩》、《書》、《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爾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楊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楊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今與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杜牧《樊川文集》卷一三《上知己文章啓》 某啟：某少小好爲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謹貢七篇，以爲視聽之污。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歌詠紀敍之，故作《燕將録》。往年弔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來始，卒伍傭役輩多據兵爲天子諸侯，故作《原十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于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吕輩，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有廬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深窺古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自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簿書間，永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樹，當以耒耜筆硯歸其間。齒髮甚壯，間冀有成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爲拜謁之先，或希一奬。今者所獻，但有輕黷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希少假誅責，生死幸甚。謹啓。

杜牧《樊川文集》卷一三《獻詩啓》 某啟：某苦心爲詩，本求高絶，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既無其才，徒有其奇，篇成在紙，多自焚之。今謹録一百五十篇，編爲一軸，封留獻上。握風捕影，鑄木鏤冰，敢求恩知，但希鐫琢。冒黷尊重，下情無任惶懼。謹啓。

趙璘《因話録》卷四 吴興僧晝，字皎然，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詩體不合，乃于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爲贄。韋公全不稱賞，晝極失望。明日寫其舊製獻之，韋公吟諷，大加歎咏。因語晝云：「師幾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晝大伏其鑒别之精。

《孫樵集·自序》 樵家本關東，代襲簪纓，藏書五千卷，常以探討。幼而工文，得之真訣，提筆入貢士列，于時以文學見稱。大中九年，叨登上第，從軍邠國，忝歷華資，久居蘭省。廣明元年，狂寇犯闕，駕避岐隴，詔赴行在，遷職方郎中。朝廷以省方蜀國，文物攸興，品藻朝倫，旌其才行。詔曰：「行在三絶，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揚、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可載青史，以彰有唐中興之盛。」樵遂檢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誌，得二百餘篇，叢其可觀者三十五篇，編成十卷，藏諸篋笥，以貽子孫。是歲中和四年也。朝散大夫尚書職方郎中上柱國賜緋魚袋孫樵。

《孫樵集》卷二《與友人論文書》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似好惡不相闊者，然不有所竟。顧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後爲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澀艱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有破句讀以爲工，摘俚語以爲奇。秦漢已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若楊、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三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户牖，主張後進，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蕭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樂進後士，飄然南遷，由是達官皆闔關齕舌，不敢上下後進，宜其爲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耀，至於發論，尚往往爲時俗所拘，豈所謂以黄金注者昏耶？顧頑樸無所知曉，然嘗得爲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所聞者，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説乎？

《孫樵集》卷二《與王霖秀才書》 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摘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

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成《尊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又似遠人入大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以極西郭耶！樵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章，且懼得罪於時。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疑尚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

《舊唐書・唐彥謙傳》〔唐持〕子彥謙，字茂業。【略】彥謙博學多藝，文詞壯麗，至於書畫音樂博飲之技，無不出於輩流。尤能七言詩，少時師温庭筠，故文格類之。

王讜《唐語林》卷四　吴郡陸龜蒙字魯望，舊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侍御史，家於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與顔蕘、皮日休、罷隱、吴融爲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禄，與張搏爲吴興、廬江二郡倅。著《吴興實録》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丞相李公蔚、盧公攜景重之。罷給事寄陸詩云：「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黄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吴侍郎融立傳貽史官，右補闕韋莊撰誄文，相國陸希聲撰碑文，給事中顔蕘書。皮日休博士爲詩友，寇死浙中。方干詩名，著于吴中，陸未許之。一旦頓作詩五十首，裝爲方干新製，時輩吟賞降仰。陸謂曰：「此乃下官效方干之所作也。方詩在模範中爾，奇意精識者亦然之。」薛許州能以詩道爲己任，還劉夢得詩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能變態，乃陸之比也。

《全唐文》卷八四五牛希濟《文章論》　聖人之德也有其位，乃以治化爲文，唐虞之際是也。聖人之德也無其位，乃以述作爲文，周、孔之教是也。簑堯舜之運，以宫室車輅鐘鼓玉帛之爲文，山龍華蟲粉米藻火之爲章，亦已鄙矣。師周、孔之道，忘仁義教化之本，樂霸王權變之術，困於編簡章句之内，何足大哉？況乎澆季之下，淫靡之文，恣其荒巧之説，失於中正之道。兩漢以前，史氏之學猶在，齊梁以降，《國風》、《雅》、《頌》之道委地。今國朝文士之作，有詩、賦、策、論、箴、判、贊、頌、碑、銘、書、序、文、檄、表、記，此十有六者，文章之區别也。制作不同，師模各異。然志於教化之道，以妖豔爲勝。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見矣。古人之道，殆以中絶，賴韓吏部獨正之於千載之下，使聖人之旨復新。今古之體，分而爲四。崇仁義而敦教化者，經體之制也。假彼問對，立意自出者，子體之制也。屬詞比事，存於褒貶者，史體之制也。又有釋訓字義，幽遠文意，觀之者久而方達，乃訓誥雅頌之遺風，即皇甫持正、樊宗師爲之，謂之難文。今有司程式之下，詩賦判章而已，唯聲病忌諱爲切，比事之中，過於諧謔，學古文者，深以爲慙。晦其道者揚袂而行，又屈、宋之罪人也。且文者，身之飾也，物之華也。宇宙之内，微一物無文，乃頑也，何足以觀？且天以日月星辰爲文，地以江河淮濟爲文，時以風雲草木爲文，衆庶以冠冕服章爲文，君子以言可教於人謂之文。垂是非於千載，歿而不朽者，唯君子之文而已。且時俗所省者，唯詩賦兩途，即有身不就學，口不知書，而能吟咏之列，是知浮豔之文，焉能臻於理道。今朝廷思堯舜治化之文，莫若退屈、宋、徐、庾之學，以通經之儒，居燮理之任，以楊、孟爲侍從之臣，使仁義治亂之道，日習於耳目，所謂觀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也。

《舊五代史・張沆傳》　張沆，字太元，徐州人。父嚴，本州牙將。沆少力學，攻詞賦，登進士第。

《全唐文》卷八九五羅隱《讒書序》　《讒書》者何，江東羅生所著之書也。生少時自道有言語，及來京師七年，寒饑相接，殆不似尋常人。丁亥年春正月，取其所爲書詆之曰：他人用是以爲榮，而予用是以爲辱。他人用是以富貴，而予用是以困窮。苟如是，予之書乃自讒耳，目曰《讒書》。卷軸無多少，編次無前後，有可以讒者則讒之，亦多言之一派也。而今而後，有誚予以譁自矜者，則對曰：不能學揚子雲寂寞以誑人。

《全唐文》卷八九五羅隱《讒書重序》　隱次《讒書》之明年，以所試不知人，有司用公道落去。其夏調膳於江東，不隨歲貢。又一年，朝廷以彭門就辟，刀機猶溼，詔吾輩不宜求試。然文章之興，不爲舉場也明矣。蓋君子有其位，則執大柄以定是非，無其位，則著私書而疏善惡，斯所以警當世而誡將來也。自揚孟以下，何嘗以名爲，而又念文皇帝致理之初，法制悠久，必不以蟣蝨癢痛，遂偃斯文。今年諫官有言，果動天聽，所以不廢《讒書》也，不亦宜乎。

王定保《唐摭言》卷十《海敍不遇》　段維，或云忠烈之後，年及强仕，殊不知書；一旦自悟其非，聞中條山書生淵藪，因往請益。衆以年長猶未發蒙，不與授經。或曰，以律詩百餘篇，俾其諷誦。翌日維悉能强記，諸生異之。復授八韻一軸，維誦之如初，因授之《孝經》。自是未半載，維博覽經籍，下筆成文，於是請下山求書糧。至蒲陝間，遇一前資郡牧即世，請維誌其墓。維立成數百言，有燕許

風骨，厚獲濡潤。而性嗜煎餅，嘗爲文會，每箇煎餅纔熟，而維一韻賦成。

錢易《南部新書》卷八 章八元嘗於郵亭偶題數言，蓋激楚之謂也。會嚴維至驛，問元曰：「汝能從我學詩乎？」曰：「能。」少頃遂發，元已辭家，維大異之，乃親指喻，數年間，元擢第。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二九《南唐・陳貺傳》 陳貺，閩人。性淡漠，孤貧力學，積書至數千卷。隱廬山幾四十年，慶弔人事，都未暫往，衣食乏絶，不以動心。有季父爲桑門，時時賴其資給。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學者多師事之。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三一《南唐・劉洞傳》 劉洞，廬陵人。少游廬山，學詩於陳貺，精思不懈，或至浹日不盥。居廬山二十年，長於五字唐律，自號「五言金城」，得賈島遺法。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七三《楚・劉昭禹傳》 劉昭禹字休明，桂陽人。【略】昭禹少師林寬爲詩，刻苦不憚風雨。平居論詩曰：「五言如四十賢人，不亂著一字，屠沽輩也。」又云：「索句如獲玉匣，精求必得其寶。」嘗有詩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

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五《賈島》 島，字閬仙，范陽人也。初，連敗文場，囊篋空甚，遂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旋往京師，居青龍寺。時禁僧午後不得出，爲詩自傷。元和中，元、白變尚輕淺，島獨按格入僻，以矯浮艷。當冥搜之際，前有王公貴人皆不覺。游心萬仞，慮入無窮。自稱「碣石山人」。【略】後復乘閒策蹇訪李餘幽居，得句云：「鳥宿池中樹，僧推月下門。」又欲作「僧敲」，煉之未定，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勢，傍觀亦訝。時韓退之尹京兆，車騎方出，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到馬前，島其實對，未定「推」、「敲」，神游象外，不知迴避。韓駐馬久之，曰：「敲字佳。」遂並轡歸，共論詩道，結爲布衣交，遂授以文法。去浮屠，舉進士。

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五《莊南傑》 南傑，與賈島同時，曾從受學。

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六《徐凝》 凝，睦州人。元和間有詩名。方干師事之。

法家之學

《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 《漢建武律令故事》三卷
《漢名臣奏》二十九卷
《廷尉決事》二十卷
《廷尉駁事》十一卷
《廷尉雜詔書》二十六卷
《南臺奏事》二十二卷
應劭《漢朝議駁》三十卷
陳壽《漢名臣奏事》三十卷
《晉駁事》四卷
《晉彈事》九卷
賈充、杜預《刑法律本》二十一卷
又《晉令》四十卷
宗躬《齊永明律》八卷
蔡法度《梁律》二十卷
又《梁令》三十卷
《梁科》二卷
《條鈔晉宋齊梁律》二十卷
范泉等《陳律》九卷
又《陳令》三十卷
《陳科》三十卷
趙郡王叡《北齊律》二十卷
《令》八卷
《麟趾格》四卷文襄帝時撰。
趙肅等《周律》二十五卷
蘇綽《大統式》三卷
張斐《律解》二十卷
劉邵《律略論》五卷
高熲等《隋律》十二卷
牛弘等《隋開皇令》三十卷
《隋大業律》十八卷
《武德律》十二卷
又《式》十四卷

《令》三十一卷尚書左僕射裴寂，右僕射蕭瑀，大理卿崔善爲，給事中王敬業，中書舍人劉林甫、顔師古、王孝達，涇州別駕靖延，太常丞丁孝烏，隋大理丞房軸，天策上將府參軍李桐客，太常博士徐上機等奉詔撰定。以五十三條附新律，餘無增改。武德七年上。

《貞觀律》十二卷

又《令》二十七卷

《格》十八卷

《留司格》一卷

《式》三十三卷中書令房玄齡、右僕射長孫无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等奉詔撰定。凡律五百條，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條，格七百條。以尚書省諸曹爲目，其常務留本司者，著爲《留司格》。

《永徽律》十二卷

又《式》十四卷

《式本》四卷

《令》三十卷

《散頒天下格》七卷

《留本司行格》十八卷太尉无忌、司空李勣、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黄門侍郎宇文節、柳奭、尚書右丞段寶玄、太常少卿令狐德棻、吏部侍郎高敬言、刑部侍郎劉燕客、給事中趙文恪、中書舍人李友益、少府丞張行實、太府丞王文端、大理丞元紹、刑部郎中賈敏行等奉詔撰定。分格爲二部，以曹司常務爲「行格」，天下所共爲「散頒格」。永徽三年上。至龍朔二年，詔司刑太常伯源直心，少常伯李敬玄，司刑大夫李文禮復删定，唯改官曹局名而已。題行格曰「留本司行格中本」，散頒格曰「天下散行格中本」。

《律疏》三十卷无忌、李勣、于志寧、刑部尚書唐臨、大理卿段寶玄、尚書右丞劉燕客、御史中丞賈敏行等奉詔撰，永徽四年上。

《永徽留本司格後》十一卷左僕射劉仁軌、右僕射戴至德、侍中張文瓘、中書令李敬玄、右庶子郝處俊、黄門侍郎來恒、左庶子高智周、右庶子李義琰、吏部侍郎裴行儉馬載、兵部侍郎蕭德昭裴炎、工部侍郎李義琛、刑部侍郎張楚金、金部郎中盧律師等奉詔撰，儀鳳二年上。

趙仁本《法例》二卷

崔知悌《法例》二卷

《垂拱式》二十卷

又《格》十卷

《新格》二卷

《散頒格》三卷

《留司格》六卷秋官尚書裴居道、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岑長倩、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韋方質，删定官袁智弘、咸陽尉王守慎奉詔撰。加計帳，勾帳二式。垂拱元年上新格，武后製序。

《删垂拱式》二十卷

又《散頒格》七卷中書令韋安石、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祝欽明，尚書右丞蘇瓌、兵部郎中狄光嗣等删定，神龍元年上。

《太極格》十卷户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岑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陸象先、右散騎常侍徐堅、右司郎中唐紹、刑部員外郎邵知新、大理寺丞陳義海、評事張名播、右衛長史張處斌、左衛率府倉曹參軍羅思貞、刑部主事閻義顒等删定，太極元年上。

《開元前格》十卷兵部尚書兼紫微令姚崇、黄門監盧懷慎、紫微侍郎兼刑部尚書李乂、紫微侍郎蘇頲、舍人吕延祚、給事中魏奉古、大理評事高智静、韓城縣丞侯郢璡、瀛州司法參軍閻義顒等奉詔删定，開元三年上。

《開元後格》十卷

又《令》三十卷

《式》二十卷吏部侍郎兼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尚書左丞盧從愿、吏部侍郎裴漼慕容珣、户部侍郎楊滔、中書舍人劉令植、大理司直高智静、幽州司功參軍侯郢璡等删定，開元七年上。

《格後長行敕》六卷侍中裴光庭、中書令蕭嵩等删次，開元十九年上。

《開元新格》十卷

《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中書令李林甫、侍中牛仙客、御史中丞王敬從、左武衛胄曹參軍崔晃、衛州司户參軍直中書陳承信、殿中侍御史直刑部俞元杞等删定，開元二十五年上。

《度支長行旨》五卷

王行先《律令手鑑》二卷

元泳《式苑》四卷

裴光庭《唐開元格令科要》一卷

《元和格敕》三十卷權德輿、劉伯芻等集。

《元和删定制敕》三十卷許孟容、韋貫之、蔣乂、柳登等集。

《大和格後敕》四十卷

《格後敕》五十卷初，前大理丞謝登纂，凡六十卷。詔刑部詳定，去其繁複。大和七

年上。

狄兼謇《開成詳定格》十卷

《大中刑法總要格後敕》六十卷刑部侍郎劉瑑等纂。

張戩《大中刑律統類》十二卷

盧紓《刑法要録》十卷裴向上之。

張伾《判格》三卷

李崇《法鑑》八卷

右刑法類二十八家，六十一部，一千四卷。失姓名九家，自《開元新格》以下不著録十三家，三百二十三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管子》十九卷管仲。

《商君書》五卷商鞅。或作《商子》。

《慎子》十卷慎到撰，滕輔注。

《申子》三卷申不害。

《韓子》二十卷韓非。

《晁氏新書》七卷晁錯。

《陳子要言》十四卷陳融。

李文博《治道集》十卷

邯鄲綽《五經析疑》三十卷

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

董仲舒《春秋決獄》十卷黄氏正。

《崔氏政論》六卷崔寔。

《劉氏政論》五卷劉廙。

《阮子政論》五卷阮武。

《劉氏法論》十卷劉邵。

《桓氏世要論》十二卷桓範。

又注《韓子》卷亡。

杜佑《管氏指略》二卷

李敬玄《正論》三卷

右法家類十五家，十五部，一百六十六卷。尹知章以下不著録三家，三十五卷。

兵家之學

張鷟《朝野僉載補輯》 隋末有咎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云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學射於謨，獨擅其美。謨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唯一矢，謨張口承之，遂嚙其鏑。笑曰：「學射三年，未教汝喫鏃法。」

《新唐書・李靖傳》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吴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内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抶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

劉肅《大唐新語》卷七 侯君集得幸於太宗，命李靖教其兵法。既而奏曰：「李靖將反。至隱微之際，輒不以示臣。」太宗以讓靖，靖對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異志焉。」

《新唐書・崔圓傳》 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後魏尚書左僕射亮八世孫。少孤貧，志向卓邁，喜學兵家。開元中，詔舉遺逸，以鈐謀對策甲科，歷京兆府參軍，尹蕭炅薦之，遷會昌丞。楊國忠遥領劍南節度，引圓爲左司馬，知留後。

《新唐書・馬燧傳》 燧姿度魁傑，長六尺二寸。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

劉昫《舊唐書・魏元忠傳》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也。本名真宰，以避則天母號改焉。初，爲太學生，志氣倜儻，不以舉薦爲意，累年不調。時有左史盩厔人江融，撰《九州設險圖》，備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元忠就傳其術。

劉昫《舊唐書・李靚傳》 李靚，洛陽人，其先自趙郡徙焉，秋官員外郎敬仁姪孫也。少習武藝，沉厚寡言，有將帥識度。乾元中，以策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子儀善之，令佐坊州刺史吴仙，充防遏使。

《新唐書・藝文志三》《黄帝問玄女法》三卷

《黄帝用兵法訣》一卷

《黄帝兵法孤虚推記》一卷

《黄帝太一兵曆》一卷

《黄帝太公三宫法要訣》一卷

《太公陰謀》三卷

又《陰謀三十六用》一卷
《金匱》二卷
《六韜》六卷
《當敵》一卷
《周書陰府》九卷
《周吕書》一卷
田穰苴《司馬法》三卷
魏武帝注《孫子》三卷
又《續孫子兵法》二卷
《兵書接要》七卷孫武。
孟氏解《孫子》二卷
沈友注《孫子》二卷
賈詡注《吴子兵法》一卷吴起。
《吴孫子三十二壘經》一卷
伍子胥《兵法》一卷
黄石公《三略》三卷
又《陰謀乘斗魁剛行軍秘》一卷
成氏《三略訓》三卷
《張良經》一卷
《張氏七篇》七卷張良。
魏文帝《兵書要略》十卷
宋高祖《兵法要略》一卷
司馬彪《兵記》十二卷
孔衍《兵林》六卷
葛洪《兵法孤虚月時祕要法》一卷
梁武帝《兵法》一卷
梁元帝《玉韜》十卷
劉祐《金韜》十卷
蕭吉《金海》四十七卷
陶弘景《真人水鏡》十卷
《握鏡》三卷
王略《武林》一卷
《許子新書軍勝》十卷
樂産《王佐祕書》五卷
後周齊王憲《兵書要略》十卷
隋高祖《新撰兵書》三十卷
解忠鯁《龍武玄兵圖》二卷
《新兵法》二十四卷
《用兵要術》一卷
《太一兵法》一卷
《兵法要訣》一卷
《承神兵書》八卷
《兵機》十五卷
《兵書要略》十卷
《用兵撮要》二卷
《兵春秋》一卷
《獸鬬亭亭》一卷
《玉帳經》一卷
《三陰圖》一卷
《兵法雲氣推占》一卷
《武德圖五兵八陣法要》一卷
李靖《六軍鏡》三卷
員半千《臨戎孝經》二卷
李淳風《縣鏡》十卷
李筌注《孫子》二卷
又《太白陰經》十卷
《青囊括》一卷
杜牧注《孫子》三卷
陳暤注《孫子》一卷
賈林注《孫子》一卷

孫鏞注《吳子》一卷
裴行儉《安置軍營行陣等四十六訣》一卷
李嶠《軍謀前鑒》十卷
燕僧利正《長慶人事軍律》三卷
李渤《禦戎新録》二十卷
李德裕《西南備邊録》十三卷
郭元振《定遠安邊策》三卷
吳兢《兵家正史》九卷
李處祐《兵法》開元中左衛中郎將，奉詔撰。卷亡。
鄭虔《天寶軍防録》卷亡。
劉秩《止戈記》七卷
《至德新議》十二卷
董承祖《至德元寶玉函經》十卷
李光弼《統軍靈轄祕策》一卷一作《武記》。
裴守一《軍誡》三卷
《裴子新令》二卷裴緒。
韓滉《天事序議》一卷
韋皐《開復西南夷事狀》十七卷
范傳正《西陲要略》三卷
王公亮《兵書》十八卷長慶元年上。商州刺史。
《行師類要》七卷
杜希全《新集兵書要訣》三卷
張道古《兵論》一卷字子美，景福進士第。

右兵書類二十三家，六十部，三百一十九卷。失姓名十四家，李筌以下不著録二十五家，一百六十三卷。

《隋書・經籍志三》《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周世隱於鬼谷。梁有《補闕子》十卷，《湘東鴻烈》十卷，並元帝撰，亡。
《鬼谷子》三卷樂一注。

右二部，合六卷。

從橫者，所以明辯説，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爲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説；諭以九税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爲之，則便辭利口，傾危變詐，至於賊害忠信，覆邦亂家。

《新唐書・藝文志三》《鬼谷子》二卷蘇秦。
樂臺注《鬼谷子》三卷
梁元帝《補闕子》十卷
尹知章注《鬼谷子》三卷

右縱橫家類四家，四部，一十五卷。尹知章不著録。

《舊唐書・柏耆傳》柏耆者，將軍良器之子。素負志略，學縱橫家流。會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欲以恩澤撫之。耆於蔡州行營以書干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處士授左拾遺。既見承宗，以大義陳説，承宗泣下，請質二男，獻兩郡，由是知名。

《新唐書・張濬傳》張濬字禹川，本河間人。性通脱無檢，汎知書史，喜高論，士友擯薄之。不得志，乃羸服屏居金鳳山，學從橫術，以捭闔干時。樞密使楊復恭遇之，以處士薦爲太常博士，進度支員外郎。

史學

《隋書・李密傳》李密字法主，真鄉公衍之從孫也。祖耀，周邢國公。父寬，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稱名將。密多籌算，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物爲己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産，賙贍親故，養客禮賢，無所愛吝。與楊玄感爲刎頸之交。後更折節，下帷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勵精忘倦，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

《新唐書・李延壽傳》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脩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佗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

延壽既數與論譔，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删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脩國史，卒。

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秘閣，仍別録以賜皇太子云。

《全唐文》卷二七四劉知幾《自敍》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爲諸兄説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於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畧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曆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以降，迄乎皇家實録，年十有七，而窺覽畧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於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旅遊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爲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爲異説，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諸衿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爲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已過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吴興薛謙光，河南元行沖，陳留吴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揚搉，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内，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覩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删詩爲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爲後王法。自兹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以降，迄於姚、李、令狐、顔、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愚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嘆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爲史臣，再入東觀。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爲紀録。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年，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録》。凡所著述，常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没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

《全唐文》卷二七四劉知幾《答鄭惟忠史才論》　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黄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戛古以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

司馬貞《史記索隱後序》　夫太史公紀事，上始軒轅，下訖天漢，雖博采古文及傳記諸子，其間殘缺蓋多，或訪搜異聞以成其説，然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微，是以後之學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書，成於後漢，彪既後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是兼采衆賢，群理畢備，故其旨富，其詞文，是以近代諸儒共行贊仰。其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之説，所以於文無所滯，於理無所遺。而太史公之書，既上序軒黄，中述戰國，或得之於名山壞壁，或取之以舊俗風謡，故其殘文斷句難究詳矣。

然古今爲注解者絶省，音義亦希，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又别有《章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二家之本。宋中散大夫徐廣作《音義》十三卷，惟記諸家本異同，於義少有解釋。又中兵郎裴駰，亦名家之子也。作《集解》注本，合爲八十卷，見行於代。乃云亦有《音義》前代久以散亡。南齊輕車録事鄒誕生亦撰《音義》三卷，音則尚奇，義則罕説。隋秘書監柳顧言尤善此史。劉伯莊云，其先人曾從彼公受業，或音解隨而記録。凡三十卷。隋季散亂，遂失此書。伯莊以貞觀之初，奉敕於弘文館講授，遂采鄒、徐二説，兼記憶柳公音旨，遂作

《音義》二十卷。音乃周備，義則更略，惜哉！古史微文遂由數賢秘寶，故其學殆絶。

前朝吏部侍郎許子儒亦作《註》義，不覩其書。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註義。貞少從張學，晚更研尋，初以殘缺處多，兼鄙褚少孫誣謬，因憤發而補《史記》，遂兼註之，然其功殆半。乃自惟曰：「千載古史良難聞然。」因退撰《音義》，重作贊述，蓋欲以剖盤根之錯節，遵北轅於司南也。凡爲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云。

《全唐文》卷三九七張守節《上史記正義序》　《史記》者，漢太史公司馬遷作。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游江淮，講學齊魯之郡。紹太史，繼《春秋》，括文魯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而摭《楚漢春秋》，貫紬經傳，旁搜史子，上起軒轅，下暨天漢。作十二本紀，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著；八書，贊陰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忠臣孝子之誠備矣。筆削冠於史籍，題目足以經邦。裴駰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自劉向楊雄，皆稱良史之才。況墳典湮滅，簡册闕遺，比之《春秋》，言辭古質，方之《兩漢》，文省理幽。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理、《蒼雅》，鋭心觀採，評《史》、《漢》，詮衆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發揮膏肓之辭，思濟滄溟之海，未敢侔諸秘府，冀訓詁而齊流庶。貽厥子孫，世疇茲史。於時歲次丙子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

劉軻《劉希仁文集・與馬植書》　始存之不以予古拙，不責予以今人之態，能遺其鉛黄外飾，直索予心於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者然，雖無以應君子，幸存之不友予以面。予何人，敢不以心友於存之耶！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愚忌存之固有未予知者，矧與相面者，其能異於行路之人哉？固無也。有恨羣居時，口未能言，及此還罷，又不相處，雖素尚蓄積，竟未得露一毫於方寸之地，每一相見，何嘗不嗛嗛於内，若飲者實滿於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謂予是言似乎哉？以爲似，則予不得不吐於存之矣。先此二十年，予方去兒童心，將事四方志，若學山者以一簣不止，望嶽崇於上，誓不以丘陵其心而盡乎中道也。志且未決，適遭天譴，重罹凶咎，日月之下，獨有形影，存之以予此時宜如何心哉？苟將盡餘息以鴻同大化，或有論予者，相曉以古道，且曰若身未立於時，若名未揚於人，若且死，獨不畏聖人之經戒，俾立身揚名之意邪？蹶然而恐，震駭且久，曰微夫子，吾幾得罪於聖人矣。噫聖人之言，天戒也，天戒何可違乎！歷數歲，自洙泗渡於淮，達于江，過洞庭三苗，踰郴而南，涉湞江，浮滄溟，抵羅浮，始得師于壽春楊生。楊生以傳書爲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於《春秋》，《春秋》之道，某以不下牀而求之。求之必謀吾所傳不失其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説一傳，疑周公孔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環在座，以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刻竭，希金口木舌，將以卒其業。雖未能無愧於古人，然於聖人之道，非不孜孜也。既而曰：以是爲駕説之儒，曷若爲行道之儒邪？貯之於心有經實，施之於事有古道，猶不愈於堆案滿架，矻矻於筆硯間邪？徒念既往者，未及孔門之宫牆，自謂與回牛相上下；傳經意者，家家自以爲商偃；執史筆者，人人自以爲遷、固。此愚所以憤悱，思欲以聖人之爲市南宜僚，以解其紛，以衡石輕重，俾將來者知聖代有譙周焉，此某所以蓄其心者。元和初，方下羅浮，越梅嶺，泛贛江，浮彭蠡，又抵於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腹笥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贅蠹語經之文，聖人之語，歷歷如指掌。予又從而明之者，若出井置之於泰山之上，其爲見非不宏矣。長恨司馬子長謂挈諸聖賢者，豈不然乎哉！脱漸子長之言，予之厄窮其身，將淬磨其心，亦天也。是天有意，我獨無恙，何也？夫然，亦何必瞽吾目然後《國語》，刖吾足然後《兵法》，抵宫刑然後《史記》邪！予是以自忘其愚瞽，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漢書右史》十卷，《黄中通理》三卷，《翼孟》三卷，《隋鑑》一卷，《三禪五革》一卷。每撰一書，何嘗不覃精潛思，綿絡指統。或有鼓吹於大君之前曰：真良史矣。且曰上古之人，不能昭明矣，某其如何！有知予者，相期不啻於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許一死以謝知己，誠難事也。如不難，亦何爲必以古人期於今人待邪？又自《史記》班漢以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言東漢，有若陳宗、尹敏、伏無忌、邊韶、崔寔、馬日磾、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曄、袁宏。言國志，有若衛顗、繆襲、應璩、王沈、傅元、茅曜、薛瑩、華覈、陳壽。言晉洛京史，有若陸機、束晳、王銓、銓子隱。言江左史，有若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何承天、裴松之、蘇寶生、沈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江文通、吴均。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何之元、劉璠。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傅宰、陸瓊、姚察、察子思廉。言十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鄧淵、崔浩、浩弟覽、高允、張偉、劉模、李彪、邢巒、温子昇、魏收。言北齊史，有若祖孝徵、陸元規、陽休之、杜臺卿、崔子發、李德林、林子百藥。言後周史，有若柳虬、牛宏、令狐德棻、岑文本。言隋書，

有若王師邵、王冑、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延壽。言皇家受命，有若温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趙公、許敬宗、劉允之、楊仁卿、顧允、牛鳳及劉子元、朱敬則、徐堅、吴兢。次而修者亦近在耳目。於戲！自東觀至武德以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於時，及修撰未既者，如聞並藏於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諸。予雖無聞良史，至於實録品藻，增損詳略，亦各有新意，豈無班馬之文質，董史之遺直者邪？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常欲以春秋條貫，删補冗闕，掇拾衆美，成一家之盡善，有若採蒭菲者，無以下體，衣狐裘者，無以羔袖，言不多乎哉！以爲多則存之，視予力志何如耳。昔阮嗣宗嗜酒，當時以爲步兵校尉，雖非其任，貴且快意。今予之嗜書，有甚於嗣宗之嗜酒，且虚其腹若待哺而實者。存之宜如何處予哉？傳不云乎，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其足下何遺邪？此存之所宜動心也。脱禄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匡廬之下，猶有田一成，耕牛兩具，僮僕爲相，雜書萬卷，亦足以養高頤神。誠知非丈夫矣，所立固不失谷口鄭子真耳，敢布諸足下共圖之。某再拜。

譜學

劉餗《隋唐嘉話》卷上　秦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爲「肉譜」。虞秘書世南曰：「昔任彦昇善談經籍，時稱爲『五經笥』，宜改倉曹爲『人物志』。」

《新唐書・李守素傳》　李守素者，趙州人。王世充平，召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氏姓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北地，則笑而不答，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雅目邪？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彦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時渭州刺史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之。

《舊唐書・儒學傳下・路敬淳傳》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也。【略】敬淳與季弟敬潛俱早知名。敬淳尤勤學，不窺門庭，徧覽墳籍，而孝友篤敬。【略】後舉進士。天授中，歷司禮博士、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仍授崇賢館學士。數受詔修緝吉凶雜儀，則天深重之。萬歲通天二年，坐與綦連耀結交，下獄死。敬淳尤明譜學，盡能究其根源枝派，近代以來，無及之者。撰《著姓略記》十卷，行於時。又撰《衣冠本系》，未成而死。神龍初，追贈秘書少監。

《舊唐書・韋述傳》　述好譜學，秘閣中見常侍柳沖先撰《姓族系録》二百卷，述於分課之外手自抄録，暮則懷歸。如是周歲，寫録皆畢，百氏源流，轉益詳悉。乃於柳《録》之中，别撰成《開元譜》二十卷。其篤志忘倦，皆此類也。

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十《討論》　著作郎孔至，二十傳儒學，撰《百家類例》，品第海内族姓，以燕公張説爲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垍，燕公之子也，盛承寵眷。見至所撰，謂弟埱曰：「多事漢。天下族姓，何關爾事，而妄爲升降。」埱素與至善，以兄言告之。時工部侍郎韋述譜練士族，舉朝共推。每商榷姻親，咸就諮訪。至書初成，以呈韋公，韋公以爲可行也。及聞垍言，至懼，將追改之。以情告韋，韋曰：「孔至休矣，大丈夫奮筆，將爲千載楷則，奈何以一言而自動摇？有死而已，胡不可也。」遂不復改。

《全唐文》卷三七二柳芳《姓系論》　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系世，辯昭穆，故古有《世本》，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謚爲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夷姓曰姜，氏曰有吕。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吴；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地，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粲然衆矣。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既絶，後嗣蒙其福，猶爲彊家。漢高帝興，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録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生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則别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於時有司遷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僞。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吴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

國士人差第閥閱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又詔代人諸胄，初無族姓，其穆、陸、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視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胄，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著《姓畧》，以盛門爲右姓。柳沖《姓族系録》，凡四海望族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説，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夫文之弊至於尚官，官之弊至於尚姓，姓之弊至於尚詐。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婭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畧伉儷慕榮華，尚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四者俱弊，則失其所尚矣。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爲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彊，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彊。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與古參矣。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譔《姓氏譜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宏、劉湛好其書。宏每曰：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譔《百家譜》，以助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王僧孺演益爲十八篇，東南諸族，自爲一篇，不入百家數。弼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希鏡譔《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希鏡傳子執，執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又著《百家譜》，廣兩王所記。執傳其孫冠，冠譔《梁國親皇太子序親簿》四篇。王氏之學本於賈氏。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爲宗，柳沖、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爲世所稱。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譜學大抵具此。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爲舉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於今稱之。

《全唐文》卷七二二林寶《元和姓纂序》 元和壬辰歲，詔加邊將之封，酬屯戍之績。朔方之別帥天水閻者，有司建苴茅之邑於太原列郡焉，主者既行其制，閻子上言曰：「特蒙渙汗，恩沾爵土，乃九族之榮也。而封乖本郡，恐非舊典。」翼日，上謂相國趙公：「有司之誤，不可再也。宜召通儒碩士，辯卿大夫之族姓者，綜修姓纂，署之省閣。」始使條其原系，考其郡望，子孫職位，並宜總緝。每加爵邑，則令閥視，庶無遺謬者矣。寶末學淺職，首膺相府之命，因案據經籍，窮究舊史，諸家圖牒，無不參詳，凡二十旬，纂成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韻類集，每韻之內，則以大姓爲首焉。

《新唐書・藝文志二》 宋衷《世本》四卷
《世本別録》一卷
宋均注《帝譜世本》七卷
王氏注《世本譜》二卷
《漢氏帝王譜》二卷
《齊永元中表簿》六卷
《梁大同四年表簿》三卷
《齊梁宗簿》三卷
《梁親表譜》五卷
《後魏皇帝宗族譜》四卷
元暉業《後魏辨宗録》二卷
《後魏譜》二卷
《後魏方司格》一卷
《齊高氏譜》六卷
《周宇文氏譜》一卷
賈冠《國親皇太子親傳》四卷
王儉《百家集譜》十卷
王僧孺《百家譜》三十卷
又《十八州譜》七百一十二卷

徐勉《百官譜》二十卷
賈執《百家譜》五卷
又《姓氏英賢譜》一百卷
何承天《姓苑》十卷
賈希鏡《氏族要狀》十五卷
《官族傳》十五卷
《冀州姓族譜》七卷
《洪州諸姓譜》九卷
《袁州諸姓譜》七卷
《司馬氏世家》二卷
《楊氏譜》一卷
《蘇氏譜》一卷
《孫氏譜記》十五卷
《韋氏譜》十卷韋鼎。
《裴氏家牒》二十卷裴守真。
《大唐氏族志》一百卷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撰。
《姓氏譜》二百卷許敬宗、李義府、孔志約、陽仁卿、史玄道、吕才撰。
柳沖《大唐姓族系録》二百卷
路敬淳《衣冠譜》六十卷
又《著姓略記》二十卷
王元感《姓氏實論》十卷
崔日用《姓苑略》一卷
岑羲《氏族録》卷亡。
王方慶《王氏家牒》十五卷
又《家譜》二十卷
《王氏著録》十卷
韋述《開元譜》二十卷
《國朝宰相甲族》一卷
《百家類例》三卷
《唐新定諸家譜録》一卷李林甫等。
林寶《元和姓纂》十卷
寶從一《系纂》七卷
陳湘《姓林》五卷
孔至《姓氏雜録》一卷
李利涉《唐官姓氏記》五卷初，十卷。利涉貶南方，亡其半。
又編《古命氏》三卷
柳璨《姓氏韻略》六卷
蕭穎士梁蕭史譜二十卷
柳芳《永泰新譜》二十卷一作《皇室新譜》。
柳璟《續譜》十卷
《皇唐玉牒》一百一十卷開成二年，李衢、林寶撰。
《唐皇室維城録》一卷
李匡文《天潢源派譜》一卷
又《唐僖日譜》一卷
《玉牒行樓》一卷
《皇孫郡王譜》一卷
《元和縣主譜》一卷
《家譜》一卷
李衢《大唐皇室新譜》一卷
黄恭之《孔子系葉傳》二卷
《謝氏家譜》一卷
《東萊吕氏家譜》一卷
《薛氏家譜》一卷
《顔氏家譜》一卷
《虞氏家譜》一卷
《孫氏家譜》一卷
《吴郡陸氏宗系譜》一卷陸景獻。
《劉氏譜考》三卷
《劉氏家史》十五卷並劉子玄。
《紀王慎家譜》一卷

《蔣王惲家譜》一卷

《李用休家譜》二卷紀王慎之後。

《徐氏譜》一卷徐商。

《徐義倫家譜》一卷

《劉晏家譜》一卷

《劉輿家譜》一卷

《周長球家譜》一卷

《施氏家譜》二卷

《萬氏譜》一卷

《滎陽鄭氏家譜》一卷

《竇氏家譜》一卷懿宗時國子博士竇澄之。

《鮮于氏家譜》一卷

《趙郡東祖李氏家譜》二卷

《李氏房從譜》一卷

《韋氏諸房略》一卷韋絢。

《諱行録》一卷

右譜牒類十七家，三十九部，一千六百一十七卷。王元感以下不著録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

地理

《全唐文》卷三九四賈耽《進海内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表》 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國棊布；海内委輸環外，百蠻繡錯。中夏則五服九州，殊俗則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母邱出師，東銘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條支。奄蔡乃大澤無涯，闕賓則懸度作險，或道里回遠，或名號改移。古來通儒，罕遍詳究。

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絶域之比鄰，異蕃之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舶來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闚闖之行賈，戎貊之遺老，莫不聽言而掇其要。閭閻之瑣語，風謡之小説，亦收其是而芟其僞。

然殷、周以降，封略益明，承曆數者八家，渾區宇者五姓。聲教所及，惟唐爲大。秦皇罷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卻地開邊，障塞限於雞鹿。東漢則哀牢請吏，西晉則裨離結轍。隋室列四郡於卑和海西，創三州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因而棄之。高祖神堯皇帝誕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繼明重熙，柔遠能邇，踰大磧通道，北至仙娥，於骨利幹置元闕州。高宗嗣守丕績，克廣前烈，遣單車賫詔，西越葱山，於波剌斯立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失舊物。睿宗含先天之量，惟新永圖。元宗以大孝清内，以無爲理外，大宛驥騄，歲充内廐，與貳師之窮兵黷武，豈同年哉？肅宗掃平氛祲，潤澤生人。代宗鏟除殘孽，彝倫攸叙。

伏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資，當太平之運，敦信明義，履仁包元，惠養黎蒸，懷柔遐裔。故瀘南貢麗水之金，漠北獻余吾之馬。元化洋溢，率土霑濡。

臣幼切磋於師友，長趨侍於軒墀，自揣孱愚，叨榮非據，鴻私莫答，夙夜兢惶。去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鎮東洛、東郡。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績用久虧，憂愧彌切。近乃力衰朽，竭思慮，殫所聞見，纂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内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縞，分百郡於作繪。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爲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叙其衰盛。前《地理書》以黔州屬西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爲安息，今則改入康居。凡諸疏舛，悉從釐正。隴西、北地，播棄於永初之中；遼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曹公棄陘北，晉氏遷江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致堙毀。舊史撰録，十得二三，今書搜補，所獲大半。《周禮·職方》，以淄時爲幽州之浸，以華山爲荆河之鎮。既有乖於《禹貢》，又不出於淹中。多聞闕疑，詎敢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翫簡易。臣學謝小成，才非博物。伏波之聚米，開示衆軍，劉侯之圖書，方知阨塞。企慕前哲，嘗所寄心。輒罄庸陋，多慙紕略，無任戰惕之至。

吕温《吕和叔文集》卷三《地志圖序》 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寖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倬然勒成一家之説。猶懼其奥未足以昭啟後生，乃裂素爲方儀，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别，擬形容之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群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乎陬落，内

自五侯九伯，外自要荒蠻貊，禹迹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槩，固不可同年而語詳略也。每虛室燕居，薄帷晴褰，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户納四海，窗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絶域，舉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横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廖廓，出遐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于歲月，窮轍迹於區外，又不可并軌而論勞逸也。且夫删百代之弊，綜群言之首，繁而不亂，疏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户而睹奥，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皦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覈人物之虛實，揔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涂山，則思舜禹恤民之艱，睹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疆晉壞，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于是明乎得失，諸侯于是鑒乎興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資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爲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成圖，聞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爲之頹息也。某久從君游，辱命叙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書學

虞世南《虞秘監集》卷一《勸學篇》　自古賢哲，勤乎學而立其名，若不學，即没世而無聞矣。且會稽之竹箭，湛盧之斷割，不括而羽之，不淬而礪之，終不見利用之材耳。羲之云：「耽翫之功，積如丘山。」張芝學書，池水盡墨。當其雅趣，求彼真意，無圖其形容，而滯於體質，此貴乎志意專精，必有誠應也。余中宵之間，遂夢吞筆，既覺之後，若在胸臆。又因假寐，見張芝指一道字用筆體法，斯源也，足明至誠感神，信有徵矣。故羲之於山陰寫《黄庭經》，感三臺神降，其子獻之於會稽山，見一異人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之曰：「君何姓字，復何游處？筆法奚施？」答曰：「吾象外爲宅，不變爲姓，常定爲字，其筆迹豈殊吾體耶？」獻之佩服斯言，退而臨寫，向逾三歲，竟昧其微，况乃不學乎！羲之云：「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夫道者，學以致之，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則去之逾遠矣。不得其門而入，雖勤苦而難成矣。今立以君臣之體，類以攻戰之勢，將以近而喻遠，必因筌而得兔。務欲成其體要，啟其户牖，庶將來君子，思而勉之。

虞世南《虞秘監集》卷一《書旨述》　客有通玄先生，好求古迹，爲余知書啟之發源，審以臧否。曰：予不敏，何足以知之？今率以聞見，隨紀年代，考究興亡，其可爲元龜者舉而述之。

古者畫卦立象，造字設教，爰寓形象，肇乎倉、史，仰觀俯察，鳥跡垂文。至於唐虞，煥乎文章，暢於夏殷，備乎秦漢。洎周宣王史史籀，循科斗之書，採倉頡古文，綜其遺美，别署新意號曰「籀文」，或謂大篆。秦丞相李斯改省籀文，適時簡要，號曰「小篆」，善而行之。其倉頡象形，傳諸典策，世絶其迹，無得而稱。其籀文、小篆，自周秦以來，猶或參用，未之廢黜。或刻於符璽，或銘於鼎鐘，或書之旌鉞，往往人間時有見者。夫言篆者，傳也，書者，如也，述事契誓者也。字者，孳也，孳乳寖多者也。而根之所由，其來遠矣。先生曰：「古文籀篆，曲盡而知之，愧無隱也。隸草攸止，今則未聞，願以發明，用祛昏惑。」曰：「至若程邈隸體，因之罪隸以名其書，樸略微奥，而歷襍增損，亟以湮淪，而淳喜之流，亦稱傳習，首變其法，巧拙相沿，未之超絶。史游制於《急就》，創立草藁，而不之能。崔杜析理，雖則豐妍，潤色之中，失於簡約。伯英重以省繁，飾之銛利，加之奮逸，時言草聖，首出常倫。鍾太傅師資德昇，馳騖曹蔡，倣學而致一體，真楷獨得精妍。而前輩數賢，遞相矛盾，事則恭守無捨，儀則尚有瑕疵，失之斷割。逮乎王虞、王洽、逸少、子敬，剖析前古，無所不工，八體六文，必揆其理，俯拾衆美，會兹簡易，制成今體，乃窮奥旨。」先生曰：「於戲！三才審位，日月燭明，固資異人，一敷而化，不然者，何以臻妙，無相奪倫，父子聯鑣，軌範後昆。」先生曰：「書法玄微，其難品繪，今之優劣，神用無方，小學疑迷，惕然將寤，而旨述之義，其可聞乎？」曰：「無讓繁詞，敢以終序。」

虞世南《虞秘監集》卷一《筆髓論》　原古

文字，經藝之本，王政之始也。倉頡象山川江海之狀、蟲蛇鳥獸之迹，而立六書。戰國政異俗殊，書文各别，秦患多門，定爲八體，後復訛謬，凡五易焉，然并不述用筆之妙。及乎蔡邕、張索之輩，鍾繇、王衛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旨也。

辨應

心爲君，妙用無窮，故爲君也。手爲輔，承命竭股肱之用，故爲臣也。力爲任使，纖毫不撓，尺寸有餘故也。管爲將帥，處運動之事，執生死之權，虛心納物，守節藏鋒故也。毫爲士卒，隨管任使，跡不拘滯故也。字爲城池，大不虛，小不孤故也。

指意

用筆須手腕輕虛。虞安吉云：夫未解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成書耶。太緩而無筋，太急而無骨，側管則鈍慢而多肉，豎管則乾枯而露骨。及其悟也，巇而不鈍，細而能壯，長而不爲有餘，短而不爲不足。

釋真

筆長不過六寸，捉管不過三寸，真一行二草三，指實掌虛。右軍云：書弱紙強筆，強紙弱筆，強者弱之，弱者強之也。遲速虛實，若輪扁斲輪，不徐不疾，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口所不能言也。拂掠輕重，若浮雲蔽於晴天，波擊勾截，如微風搖於碧海。氣如奔馬，亦如朵鈎，變化出乎心，而妙用應乎手。然則體約八分，勢同章草，而各有趣，無問巨細，皆有虛散，其鋒圓豪蔪，按轉易也。豈真書一體，篆草章行八分等，當覆腕上搶，掠豪下開，牽擊撥趯，鋒轉行草，稍助指端鈎距轉腕之狀矣。

釋行

行書之體，略同於真。至於頓挫磅礴，若猛獸之搏噬，進退鈎距，若秋鷹之迅擊。故覆筆搶豪，乃按鋒而直引其腕，則內旋外拓，而環轉紓結也。旋豪不絕，內轉鋒也。加以掉筆聯豪，若石墨玉瑕，自然之理。亦如長空游絲，容曳而來往，又似蟲網絡壁，勁實而復虛。右軍云：「游絲斷而能續，皆契以天真，同於輸扁。」又云：「每作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輕健矣。」

釋草

草則縱心奔放，覆腕轉蹙，懸管聚鋒，柔毫外拓。左爲外，右爲內，起伏連卷，收攬吐納。內轉藏鋒，既如舞袖，揮拂而縈紆，又若垂藤，繆盤而繚繞。蹙旋轉鋒，亦如騰猿過樹，逸虯得水，輕兵追虜，烈火燎原。或氣雄而不可抑，或勢逸而不可止，縱狂逸放，不違筆意也。右軍云：透嵩華兮不高，逾懸壑兮能越，或連或絕，如花亂飛，若强逸意而不相副，亦何益矣。但先緩引興，心逸自急也。仍接鋒而取興，興盡則已。又生旒鋒，仍毫端之奇，象兔絲之縈結，轉剔刓角多鈎，篆體或如蛇形，或如兵陣。故兵無常陣，字無常體矣。謂如水火，勢多不定，故云字無常定也。

契妙

欲書之時，當收視返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妙。心神不正，書則欹斜，志氣不和，書則顛仆。其道同魯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者，沖和之謂也。然字雖有質，跡本無爲，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達性通變，其常不主。故知書道玄妙，必資於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機巧必須以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形者，如目之視也。爲目有止限，由執字體也。既有質滯，爲目所視，遠近不同，如水在方圓，豈由乎水。且筆妙喻水，方圓喻字，所視則同，遠近則異。故明執字體也，字有態度，心之輔也。心悟非心，合於妙也。借如鑄銅爲鏡，非匠者之明，假筆傳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運思，至微至妙之間，神應思徹。又同鼓琴輪指，妙響隨意而生，握管使鋒，逸態逐毫而應。學者心悟於至妙，書契於無爲，苟涉浮華，終懵於斯理也。

《全唐文》卷二四六歐陽詢《用筆論》 有翰林善書大夫言於寮故無名公子曰：「自書契之興，篆隸茲起。百家千體，紛雜不同。至於書妙窮神，作範垂代，騰芳飛譽，冠絕古今，惟右軍王逸少一人而已。然去之數百年內，無人擬者，蓋與天挺之性，功力尚少，用筆運神，未通其趣，可不然歟。」公子從容檢衽而言曰：「僕庸瑣愚昧，稟命輕微，無祿代耕，留心筆硯。至如天挺功力，誠如大夫之說。用筆之趣，請聞其說。」大夫欣然而笑曰：「此難能也。子欲聞乎？」公子曰：「余自少及長，凝精翰墨，每覽異體奇迹，未嘗不循環吟玩，抽其妙思，終日臨倣，至於皓首無退倦也。夫用筆之法，急捉短搦，迅牽疾掣，懸針垂露，蹲屈蛇伸，灑落蕭條，點綴閒雅，行行眩目，字字驚心，若上苑之春花，無處不發，抑亦可觀，是余用筆之妙也。」公子曰：「幸甚幸甚。仰承餘論，善無所加。僕見聞異於是，輒以聞見，便耽翫之，奉對大賢座，未敢抄說。」大夫曰：「與子同寮，索居日久，既有異同，焉得不叙？」公子曰：「向之造次，濫有斯言，今切再思，恐不足取。」大夫曰：「妙善異述，達者共傳，請不秘之，粗陳梗概。」公子安退位逡巡，緩頰而言曰：「夫用筆之體會，須鈎黏攙把，緩紲徐收，梯不虛發，研必有由，徘徊俯仰，容與風流，剛則鐵畫，媚若銀鈎，壯則崛吻而巉嶸，麗則綺靡而清遒。若枯松之卧高嶺，類巨石之偃鴻溝，同鸞鳳之鼓舞，等鴛鷺之沈浮。彷佛兮若神仙來往，宛轉兮似獸伏龍游。其墨或灑或淡，或浸或燥，遂其形勢，隨其變巧，藏鋒靡露，厭尾難討，忽正忽斜，半真半草。唯截紙稜，擊捩窈紹，務在矜實，無令怯少。隱隱軫軫，譬河漢之出衆星，崑岡之出珍寶。既錯落而燦爛，復趨連而埽撩。方圓上下而相副，終始盤桓而圍繞。觀寥廓兮似察，始登岸而逾好。用筆之趣，信然可珍，竊謂合乎古道。」大夫應聲而起，行吟而嘆曰：「夫游畎澮者詎測溟海之深，升培塿者寧知泰山之峻。今屬公子吐論，通幽洞微，過鍾、張之門，入羲、獻

之室，重光前哲，垂裕後昆，中心藏之，蓋棺乃止。」公子謝曰：「鄙説疏淺，未足可珍，忽枉話言，不勝慚懼。」

《全唐文》卷二四六歐陽詢《傳授訣》 每秉筆，必在圓正氣力，縱横重輕。凝神静慮，當審字勢。四面停勻，八邊俱備。長短合度，粗細折中。心眼準程，疏密欹正。最不可忙，忙則失勢。次不可緩，緩則骨癡。又不可瘦，瘦則形枯。復不可肥，肥則質濁。詳細緩臨，自然備體。此字學要妙處。貞觀六年七月十二日，詢書付善奴。

張鷟《朝野僉載》卷三 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爲筆管，狸毛爲心，覆以秋兔毫，松烟爲墨，末以麝香；紙必須堅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其書。薛純陀亦効歐陽草，傷於肥鈍，亦通之亞也。

《全唐文》卷一〇李世民《筆意論》 夫學書者，先須知有王右軍絶妙得意處，真書《樂毅論》，行書《蘭亭》，草書《十七帖》，勿令有死點畫，書之道也。學書之難，神彩爲上，形質次之，兼之者，便到古人。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遣情，書不妄想。要在求之不見，考之即彰。

《全唐文》卷一〇李世民《指法論》 夫字以神爲精魄，神若不和，則字無態度也。以心毫爲筋骨，心若不堅，則字無勁健也。以副毛爲皮膚，副若不圓，則字無温潤也。所資心副相參用，神氣冲和爲妙。今比重明輕，用指腕不如鋒芒，用鋒芒不如冲和之氣，自然手腕虚，則鋒含沈静。夫心合於氣，氣合於心神，心之用也，必静而已矣。虞安吉云：「未解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是書哉！縱仿類本，體樣奪真，可圖其字形，未可稱解筆意。」此乃類乎效顰，未入西施之奥室也。故其始學，得其粗，未得其精。太緩者，滯而無筋；太急者，病而無骨。横毫側管，則鈍慢而肉多；豎筆直鋒，則乾枯而露骨。及其悟也，心動而手均，圓者中規，方者中矩；麤而能鋭，細而能壯；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思與神會，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

《全唐文》卷一〇李世民《筆法論》 初書之時，收視反聽，絶慮怡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元妙。心神不正，字則欹斜；志氣不和，字則顛仆，如魯廟之器也。又云：爲點必收，貴緊而重；爲畫必勒，貴遲而遲；爲擊必掠，貴險而勁；爲豎必怒，貴戰而雄；爲戈必潤，貴遲凝而右顧；爲環必郁，貴蹙鋒而總轉；爲波必磔，貴三折而遣毫。

《全唐文》卷一〇李世民《蔡經序》 夫工書須人師授，必先識勢，乃可加功。功勢既明，則務於遲澁。遲澁和矣，無繫拘跼。拘跼既亡，求諸變態。變態云者，在乎奮研。奮研之理，資於狀異。狀異之變，無溺荒僻。荒僻黜矣，藉於神彩。神彩之至，機於元微。元微則宏逸無方矣。設乃一向規模，隨其工拙，勢以反覆肥瘦，體以踈密齊平。放則失之於速，留乃至之於遲。畏懼生疑，否臧不決。運用迷於筆前，震動惑於手下。若此，欲造於元微，則未之有也。

《全唐文》卷二〇二孫虔禮《書譜》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絶，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絶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云没，而羲、敬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攷其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摭以兼通，故無慚於即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絶，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淳醨一遷，質文三變。馳騖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宫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意者以爲評得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工於隸書，百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少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匪無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録，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安嘗問敬：「卿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況乃假託神仙，恥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牆。後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爲不惡，羲之還見，乃歎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乃内慚。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絶岸頹峯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志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虚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内，殊凡俗於毫芒。況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傍窺尺牘，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爲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筆爲體，聚墨成

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謬哉。然君子立身，務修其本，揚雄謂詩賦小道，壯夫不爲。況復溺思豪釐，淪精翰墨者也。夫潛神對弈，猶標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詎若功定禮樂，妙擬神仙，猶埏埴之罔窮，與工鑪而並運。好異尚奇之士，翫體勢之多方，窮微測妙之夫，得推移之奧賾。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鑒者挹其菁華，固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然與？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染。至於王謝之族，郗庾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絶，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秘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解草書，麤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闕通規。詎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加以趨事適時，行書爲要，題勒方富，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草以點畫爲情性，使轉爲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迴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豪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至如鍾繇隸奇，張芝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絶倫。伯英不真，而點畫狼藉，元常不草，而使轉縱橫。自茲已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險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驗燥濕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疎。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閒，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無不適，蒙無所從。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叙妙，雖述猶疎。徒立其工，未敷厥旨，不揆庸昧，輒效所明。庶欲宏既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迹明心者焉。代有筆陣圖七行，中畫執筆三手，圖貌乖舛，點畫湮訛。頃見南北流傳，疑是右軍所製，雖則未詳真僞，尚可發啓童蒙。既常欲所存，不藉編録。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内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若乃師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鄲淳之令範，空著縑緗。暨乎崔杜以來，蕭羊以往，代祀縣遠，名氏滋繁。或藉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爛不傳，搜祕將盡，偶逢緘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覼縷，其有顯聞當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且六爻之作，肇自軒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正，其來尚矣，厥用斯宏。但今古不同，妍質懸隔，既非所習，又亦略諸。復有龍蛇雲露之流，龜鶴花英之類，乍圖真於率爾，或寫瑞於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既異夫楷式，非所詳焉。代傳羲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疎，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牘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豈有貽謀令嗣，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與張伯英同學，斯乃更彰虚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宜從棄擲。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尚難形於紙墨。粗可髣髴其狀，綱紀其辭，冀酌希夷，取會佳境，闕而未逮，請俟將來。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鎖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編列衆工，錯綜羣妙。舉前人之未及，啓後學於成規，窺其根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辭異説，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裨學者。但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至使摹榻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效歟？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黄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師箴》、《蘭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行絶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黄庭經》則怡懌虚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感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嘩嗳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義舛，莫不强名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一豪，失之千里，苟知其術，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忌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闇於胷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於衆術，斷可極於所治矣。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

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絶。既能險絶，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而七十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已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或有鄙其所作，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絶於誘進之途。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乎！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考之即事，斷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以分驅。或恬憺雍容，内涵筋骨，或折挫槎枒，外曜鋒芒。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況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猶疎，形骸未檢，濯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欲唐突羲獻，誣罔鍾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絶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夫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道潤加之。亦猶枝幹扶疎，淩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其骨力偏多，道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道麗居優，骨氣稍劣，譬夫芳林落蘂，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姿。質直者則徑侹不遒，剛佷者又崛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脱易者失於規矩，温柔者傷於輭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染於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況書之爲妙，近取諸身。假令運用未周，尚虧工於祕奥，而波瀾之際，已濬發於靈臺。必能傍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陶鈞草隸。體五材之並用，儀形不極，象八音之迭起，感會無方。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豪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尚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艷；隋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鶴圖龍，竟慚真體；得魚獲兔，猶愧筌蹏。同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爲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既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識自高，輕至陵誚，余乃假之以緗縹，題之以古目。則賢者改觀，愚者繼聲。競賞豪末之奇，罕議鋒端之失。猶惠侯之好僞，似葉公之懼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蓋有由矣。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元鑒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音在爨，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絶羣。則伯喈不足稱，良樂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護書几，父削而子懊。知與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以爲道也。」豈可執冰而咎夏蟲哉。自漢魏以來，論書者多矣。妍蚩雜糅，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説，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爲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祕之旨，余無取焉。

《全唐文》卷三六五蔡希綜《法書論》　余家歷世皆傳儒素，尤尚書法。十九代祖東漢左中郎邕，有篆籀八體之妙；六世祖陳侍中景歷，五世伯祖隋蜀王府記室君知，咸能楷隸，俱爲時所重；從叔父右衛率府兵曹參軍有鄰，繼於八體之蹟；第四兄緘氏主簿希逸，第七兄洛陽尉希寂，并深工草隸，頗爲當代所稱也。周宣王史籀作大篆，秦始皇程邈改爲隸書，東漢上谷王次仲以隸書改爲楷法，仲又以楷法變爲八分，其後繼蹟者，伯喈得之極，元常或其亞。草聖始自楚屈原，章草興於漢宣帝，楷法則曹喜、師宜官、梁鵠、皇象、羅暑、趙嗣、邯鄲淳、胡昭、杜度；草法則崔瑗、崔寔、張芝、張昶、索靖、衛瓘、衛恒、羲、獻、宋齊之間，王僧虔、羊欣、李鎮東、蕭子雲、蕭思話、陶隱居、永禪師，唐房喬、杜如晦、楊師道、裴行儉、高士廉、歐陽詢、虞世南及陸柬之、褚遂良、薛稷，其次有琅琊王紹宗、潁川鍾紹京、范陽張庭珪，亦深有意焉。父兄子弟相繼其能者，東漢崔瑗及寔、弘農張芝與弟昶、河東衛瓘及子恒、潁川鍾繇及子會、琅琊王羲之及子獻之、西河宋令文及子之遜、東海徐嶠之及子浩、蘭陵蕭誠及弟諒。如是數公等，并遭盛明之世，得從容於筆硯。始其學也，則師資一同，及爾成功，乃菁華各擅，亦猶緑葉紅花，長松翠柏，雖占雨露，孕育於陰陽，而盤錯森梢，苹茸艷逸，各入門自媚。詎聞相下，咸自我而作古，或因奇而立度，若盛傳於代，以爲貽家之寶。則八體之極，是歸乎鍾、蔡，草隸之雄，是歸乎張、王，此四賢者，自數百載來，未之逮也。

《全唐文》卷三六五蔡希綜《法書論》 夫書匪獨不調端周正，先藉其筆力。始其作也，須急回疾下，鷹視鵬游，信之自然，猶鱗之得水，羽之乘風，高下恣情，流轉無礙。每字皆須骨氣雄强，爽爽然有飛動之態。屈折之狀，如銅鐵爲鈎；牽掣之蹤，若勁直針下。主客勝負，皆須姑息，先作者主也，後爲者客也。既構筋力，然後裝束。必須舉措合則，起發相承，輕濃似雲霧往來，舒卷如林花間吐。每書一紙，或有重字，亦須字字意殊。予頃嘗爲一體書賦，亦略陳梗概，今復論之，用臻其理。夫始下筆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字體形勢，狀如蟲蛇相鈎連，意莫令斷。仍須簡略爲尚，不貴繁冗，至如棱側起伏，隨勢所立，大抵之意，員規最妙。其有誤發，不可再摹，恐失其筆勢。若字有點處，須空中遥擲下，其勢如高峰墜石，又下筆勢如放箭，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然則施於草跡，亦須時時象其篆勢，八分章草古隸等體，要相合雜，發人意思。若直取俗字，則不能光發於箋豪，若非静思閑雅，發於中慮，則失其妙用也。

《全唐文》卷四三二張懷瓘《書斷序》 昔庖犧氏畫卦以立象，軒轅氏造字以設教。至於堯舜之世，則煥乎有文章，其後盛於商周，備夫秦漢，固夫所由遠矣。

文章之爲用，必假乎書，書之爲徵，期合乎道。故能發揮文者，莫近乎書。若乃思賢哲於千載，覽陳迹於縑簡，謀猷在觀，作事粲然，言察深衷，使百代無隱，斯可尚也。及夫身處一方，含情萬里，標拔志氣，黼藻精靈，披封覩迹，欣如會面，又可樂也。

爾其初之微也，蓋因象以瞳曨，眇不知其變化。範圍無體，應會無方，考冲漠以立形，齊萬殊而一貫。合冥契，吸至精，資運動於風神，頤浩然於潤色。爾其終之彰也，流芳液於筆端，忽飛騰而光赫。或體殊而勢接，若雙樹之交葉；或區分而氣運，似兩井之通泉。麻蓬相扶，津澤潛應。離而不絶，曳獨繭之絲；卓爾孤標，竦危峰之石。龍騰鳳翥，若飛若驚，電娗耀熠，離披爛熳，翕如雲布，曳若星流，朱焰緑烟，乍合乍散，飄風驟雨，雷怒霆激，吁可駭也。信足以張皇當世，軌範後人矣。至若礎髦竦骨，裨短截長，有似夫忠臣抗直，補過匡主之節也。矩折規轉，卻密就疏，有似夫孝子承順，慎終思遠之心也。耀質含章，或柔或剛，有似夫哲人行藏，知進知退之行也。固其發迹多端，觸變成態，或分鋒各讓，或合勢交侵。亦猶五常之與五行，雖相剋而相生，亦相反而相成。豈物類之能象，實微妙而難名。《詩》云：「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是之謂也。

使夫觀者玩跡探情，循由察變，運思無已，不知其然。環寶盈矚，坐啟東山之府；明珠曜掌，頓傾南海之資。雖彼迹已緘，而遺情未盡，心存目想，欲罷不能，非夫妙之至者，何以及此？

且其學者察彼規模，采其元妙，技由心付，暗以目成。或筆下始思，困於鈍滯；或不思而製，敗於脱略。心不能授之於手，手不能受之於心，雖自己而可求，終杳茫而無獲，又可怪矣。及乎意與靈通，筆與冥連，神將化合，變出無方。雖龍伯挈鰲之勇，不能量其力；雄圖應籙之帝，不能抑其高。幽思入於毫間，逸氣彌於宇内。鬼出神入，追虚捕微，則非言象筌蹄所能存亡也。

夫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固不可恃才曜識，以爲率爾可知也。且知之不易，得之有難，千有餘年，數人而已。昔之評者，或以今不逮古，質殊醜妍，推察疵瑕，妄增羽翼，自我相物，求諸合己，悉爲鑒不圓通也。亦由倉黄者唱首，冥昧者繼聲，風議混然，罕詳孰是。及兼論文字始祖，各執異端，臆説蜂飛，竟無稽古，蓋眩如也。

懷瓘質被愚蒙，識非通敏，承先人之遺訓，或紀録萬一，輒欲芟夷浮議，揚搉古今，拔狐疑之根，解紛挐之結。考窮乖謬，敢無隱於昔賢；探索幽微，庶不欺於元匠。爰自黄帝史籀，蒼頡，迄於皇朝黄門侍郎盧藏用，凡三千二百餘年，書有十體源流，學有三品優劣。今叙其源流之異，著十贊一論，較其優劣之差，爲神、妙、能三品，人爲一傳，亦有隨事附著，通爲一評，究其臧否，分成上、中、下三卷，名曰《書斷》，其目録如此。庶儒流君子，知小學亦務焉。

《全唐文》卷四三二張懷瓘《六體書論》 臣聞：形見曰象。書者，法象也。心不能妙探於物，墨不能曲盡於心，慮以圖之，勢以生之，氣以和之，神以肅之。合而裁成，隨變所適，法本無體，貴乎會通。觀彼遺蹤，悉其微旨，雖寂寥千載，若面奉徽音。其趣之幽深，情之比興，可以默識，不可言宣。亦猶冥密，鬼神有矣，不可見，而以知。啟其玄關，會其至理，即與大道不殊。夫經是聖文，尚傳而不秘；書是妙跡，乃秘而不傳。存歿光榮，難以過此，誠不朽之盛事。

大篆者，史籀造也。廣乎古文，法於鳥跡，若鸞鳳奮翼，虬龍掉尾。或花萼相承，或柯葉敷暢。勁直如矢，宛曲若弓，銛利精微，同乎神化。史籀是其祖，李斯、蔡邕爲其嗣。

小篆者，李斯造也。或鏤鐵屈盤，或懸針狀貌。鱗羽參差而互進，珪璧錯落以争明。其勢飛騰，其形端嚴。李斯是祖，曹喜、蔡邕爲嗣。

八分者，王次仲造也。點畫發動，體骨雄異，作威投戟，騰氣揚波，貴逸尚

奇，探靈索妙。可謂蔡邕爲祖，張昶、皇象爲子，鍾繇、索靖爲孫。

隸書者，程邈造也。字皆真正，曰真書。大率真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其於學趣，蓋有殊焉。夫學草行，分不一二，天下老幼，悉習真書，而罕能至，其最難也。鍾繇法於大篆，措思神妙，得其古風，亦有不足，傷於疏瘦。王羲之比鍾繇，鋒芒峻勢，多所不及，於增損則骨肉相稱，潤色則婉態妍華，是乃過也。王獻之遠減於父鋒芒，往往直筆而已。鋒芒者，若犀象之有牙角；婉態者，若蛟龍之恣盤游。夫物負陰而抱陽，書亦外柔而内剛，緩則乍纖，急則若滅，修短相異，巖谷相傾，險不至崩，跌不至失，此其大略也。可謂元常爲兄，逸少爲弟，子敬爲息。

行書者，劉德升造也。不真不草，是曰行書。晨雞踉蹡而將飛，暮鴉聊翩而欲下。貴其家承躡不絶，氣候通流。逸少則動合規儀，調諧金石，天姿神縱，無以寄辭。子敬不能純一，或行草雜糅，便者則爲，神會之間，其鋒不可當也。宏逸道健，過於家尊。可謂子敬爲孟，逸少爲仲，元常爲季。

草書者，張芝造也。草乃文字之末，而伯英創意，庶乎文字之先，其功鄰乎篆籀。探於萬象，取其元精，至於形似最爲近也。字勢生動，宛若天然，實得造化之姿，神變無極。然草法貴在簡易，而此公傷於太簡也。逸少雖損益合宜，其於風骨精熟，去之尚遠。伯英是其祖，逸少是其父，子敬是其子。

若乃無所不通，獨質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行，則逸少居最。所以然者，古質今文，世賤質而貴文，文則易俗，合於情深。識者必考之古，乃先其質而後其文。質者如經，文者如緯。若鍾、張爲枝幹，二王爲華葉，美則美矣，如彼桃李。戛兮鏗兮，合乎宫徵。磊落崑山之石，嵯峨碧海之波。奔則激電飛空，頓則懸流注壑。雖異珠之一一，亦行雁之聯聯。求之於希微，見之於無物。或儼兮其容，或敦兮若樸，或煥兮若冰之將釋，然後爲得矣。故學真者不可不兼鍾，學草者不可不兼張，此皆書之骨也。如不參二字之法，欲求於妙，不亦難乎？若有能越諸家之法度，草隸之規模，獨照靈襟，超然物表，學乎造化，創開規矩，不然，不可不兼於鍾、張也。蓋無獨斷之明，則可詢於衆議，捨短從長，固鮮有敗。書亦探諸家之美，況不遵其祖先乎？

臣數對龍顔，承聖旨修書，擬教皇子小學，亦在幼年。又承諸王學書，不習古本，今不遇古，理在不疑。如學文章，只讀今人篇什，不涉經籍，豈成偉器？又如不知東都，惟須指示洛陽之道，日行遠近，隨其筋力。若令蹇者引去，自然不越其前。亦猶跼驥子於櫪中，閉鴛雛於籠下，而望其遼遠，實謂難乎！若使其出籠去櫪，刷勁翮，整蘭筋，垂辰風，躡修路，可以摩霄逐日，豈惟千里萬里哉？如人面不同，性分各異，書道雖一，各有所便，順其情則業成，(達)〔違〕其衷則功棄，豈得成大名者哉？

夫得射法者，箭則中物而深入，爲勢有餘矣。不得法者，箭乃掉而近，物且不中，入固不深，爲勢已盡矣。然執筆亦有法，若執筆淺而堅，掣打勁利，掣三寸而一寸着紙，勢有餘矣。若執筆深而束，牽三寸而一寸着紙，勢已盡矣。其故何也？筆在指端則掌虚，運動適意，騰躍頓挫，生氣在焉。筆居半則掌實，如樞不轉，制豈自由？轉能旋迴，乃成稜角，筆既死矣，寧望字之生動？獻之年甫五歲，羲之奇其把筆，乃潛自後掣之不脱。幼得其法，此蓋生而知之。是故學必有成則無體，欲探其奥，先識其門。有知其門，不知其奥，未有不得其法，而得其能。

夫好事之人，廣求名書，以教其子。察其所入，便遣習之。亦如商人，以停百貨，色目既衆，必有善於人者。所貴多本，本立道生，貧者咨嗟，必不能遂。

伏惟陛下有萬國之富，而同庶人之貧，天府妙書，寶惜何用？若恐損污真跡，揭本亦可師模，寸有所長，自古大有佳手，各稟異氣，亦可參詳。伏願每季之間一兩度，悉召諸王，遍示古跡，商確諸家工拙，必大開悟心靈，習其所便，從此豹變，冰寒於水，昔有誠信，況復天人神縱者哉！豈可許鍾、張、二王，獨高於往日也。且一食之美，惟飽其日，儻一觀而悟，則潤於終身。夫主人示書，謂之設寶，縱一聽鈞天之樂，覩明月之珠，竟何益於人也？若順其性，得其法，則何攻不克，何業不成。侍書之人，惟宜指陳妙理，亦如侍講，敷演聖旨。

當今大化滂流，四表無事，士無棄置，官盡材能。臣及弟懷瓘，叨同供奉，臣謹進懷瓘書大小篆及八分，臣書真行草，合成六體。自書契之作，三千餘年，子孫支分，優劣懸隔。今考其神妙，捨彼繁蕪，當道要書，用此六體，當道要字，行此千文，比而睹之，見其始末。探賢哲之深旨，知變化之所由。臣敢罄庸愚，謹獻《書論》。

《全唐文》卷四三二張懷瓘《評書藥石論》　臣聞率土作貢，任其所有，率身事主，罄其所能，心存口忠，無所避就。況今蕩然不諱，忠臣義士，咸肆其辯，可謂開大通之道，陛下亦以臣知於書也。論於書道，是臣之職，知而不説，用臣何爲。臣之所言，不敢不盡。

假如欲學文章，必先覽經籍子史，其上才者，深酌古人之意，不録其言。故

陸士衡云：「或襲故而彌新。」美其語新而意古。其中才者採連文兩字，配言以成章，將爲故實，有所典據。其下才者，模榻舊文，回頭易尾，或有相呈新製，見模榻之文，爲之愧赧。其無才而好上者，但寫之而已。書道亦然。

臣雖不工書，頗知其道。聖人不凝滯於物，萬法無定，殊途同歸，神智無方而妙有，用得其法而不著，至於無法，可謂得矣。何必鍾、王、張、索而是規模？道本自然，誰其限約？亦猶大海，知者隨性分而挹之。先哲有云：「言相攻失，以崇於德。」故上下無所不通。若面是腹非，護左忌右，則匿惡之名，尋聲而至。

夫馬筋多肉少爲上，肉多筋少爲下，書亦如之。今之書人，或得肉多筋少之法，薰猶同器，十年不分，寧知不有藏其知能，混其體法，雷同賞遇，或使之然。至如馬之群行，驥子不出其外，列施銜策，方知逸足。含識之物，皆欲骨肉相稱，神貌洽然，若筋骨不任其脂肉者，在馬爲駑駘，在人爲肉疾，在書爲墨豬。推其病狀，未即已也，非醫緩不能爲之。惟題署及八分，則肥密可也。自此之外，皆宜蕭散，恣其運動。然能之至難，鑒之不易。精察之者，必若庖丁解牛，目無全形，折枝分理。其有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結字峻秀，類於生動，幽若深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爲量者，書之妙也。是曰無病，勤而行之益佳。其有方闊齊平，支體肥腯，布置逼仄，有所不容，稜角且形，況復無像，神貌昏懵，氣候蔑然，以濃墨爲華者，書之困也。是曰病甚，稍須毒藥以攻之。

古文篆籀，書之祖也，都無角節，將古合道，理亦可明，蓋欲方而有規，圓不失矩。亦猶人之指腕，促則如指之拳，賒則如腕之屈，理須裹之以皮肉，若露筋骨，是乃病也，豈曰壯哉？書亦須用圓轉，順其天理，若輒成稜角，是乃病也，豈曰力哉？夫良工理材，斤斧無跡，才子叙事，潛刃其間。書能入流，含於和氣，宛與理會，曲若天成。刻角耀鋒，無利除害。萬事拙者易，能者難，童蒙書有稜角，豈謂能也。

共人相知，若始疏而終密者，則大同；始密而終疏者，則大異。故小人甘以壞，君子淡以成。耀俗之書，甘而易入，乍觀肥滿，則悦心開目，亦猶鄭聲之在聽也。又若臣之事主，獻小利，叙小能，則非大材，於理無用。諂諛者必有順情之説，忠讜者必有逆耳之言。雖知其忠而不親者，以忤其意也；雖知其諂而不忍疏者，以會於情也。惟明王聖主，則能覆思審察，勉循古言，親近忠良，增益明聖。是以遠大無以淺近取。

稜角者，書之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滓穢也。（婆）〔嬰〕斯疾弊，須訪良醫，自非滌蕩心胸，除其煩憒。古人妙跡，用思沈鬱，自非冥搜，不可而見。固大巧若拙，明道若昧，泛覽則混於愚智，研味則駭於心神。百靈儼其如前，萬像森其在矚，雷電興滅，光陰糾紛。考無説而究情，察無形而得相，隨變恍惚，窮深杳冥。金山玉林，殷於其内，何奇不有，何怪不儲。無物之象，藏之於密，静而求之或存，躁而索之或失。雖明目諦察而不見，長策審逼而不知。豈徒倒薤懸針，偃波垂露而已哉？是知之也，蓋麁以言詮而假於説，若精以心了，則無寄詞。心之通微，貫之而已，其得之者，心手相應。如輪扁之斲輪，固言説所不能。是以鍾、張、二王亦無言説。雞鶴常鳥，知夜知晨，則衆禽莫之能及，非蘊他智，所稟性也。臣之愚性，或有近於雞鶴乎！

昔文武皇帝好書，有詔特賞虞世南。時又有歐陽詢、褚遂良、陸柬之等。或逸氣道拔，或雅度温良。柔和則綽約呈姿，剛節則監繩執操，揚聲騰氣，四子而已。雖人已潛靈，而書方曜迹，考能録異，頓越數朝。是知君臣之間，榮辱相及也。帝者務尊賢貴道，亦有邀虚譽以自飾，聲實相半，足稱賢君。知道味者，樂在其中矣。如不知者，妨於觀賞，百未減一，但不能割其少分耳。厭飫生前之樂，辜負身後之名，使達人君子議之，豈不惑哉？且堯、舜之至德，不被於今時，聞者欣而戴之；桀、紂之君毒，不流於今日，聞者怒而怨之。名固不可不存，德固不可不立。

當今聖化洋溢，四海晏然，俗且還淳，書未返樸。今之書者，背古名跡，豈有同乎？視昔觀今，足爲龜鏡，可以目擊。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復本之謂也。書復於本，上則法於自然，次則歸乎篆籀，又其次者，師於鍾、王。夫學鍾、王，尚不繼虞、褚，況冗冗者哉？自草隸之作，《書斷》詳矣。從宋、齊已後，陵夷至於梁、陳，執綱者失之於上，據耳者惑之於下，肥鈍之弊，於斯爲甚。貞觀之際，崛然又興，亦至於今，則脂肉稜角兼有，相沿千載，書之季葉，亦謂澆漓之極。物極則返，陰極則陽，必俟聖人，以通其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事或可應，庸夫儕賢哲之功，道或可行，明主納芻蕘之議，皆謂得於時也。

夫簡兵則觸目而是，擇將則萬不得一，固與衆同者俗物，與衆異者奇才，書亦如然。爲將之明，必不披圖講法，明在臨敵制勝。爲書之妙，必不憑文按本，妙在應變無方。皆能遇事從宜，決之於度内者也。且軍之興亡，由將之明闇，人之成敗，惟師之賢愚。智不居心，則不知道，不知道，則無以訓人。師之與將，人

之耳目，耳目不明，其可知也。是以君子慎其所從。白沙在泥，與之同黑；狂者東走，逐者非一。京邑翼翼，四方取則；俗風且行，舉國相教斆。迷游忘返，深浪何歸！仁覆子育，豈不顧念。伏願天醫降藥，醒晤昏沈，導彼迷津，歸其正道。弊風一變，古法恒流，神而化之，默而通之，反掌而盛行之。

《全唐文》卷四三三陸羽《僧懷素傳》　懷素疎放，不拘細行，萬緣皆繆，心自得之，於是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時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可書，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不足，乃漆一盤書之，又漆一方板，書至再三，盤板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者也，先時學歐陽詢書，世莫能辨，至是鄉中呼爲大錢師小錢。吏部韋尚書陟見而賞之，曰：「此沙門札翰，當振宇宙大名。」懷素心悟曰：「夫學無師授，如不由户而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唐鄔彤，授其筆法。鄔亦劉氏之出，與懷素爲羣從中表兄弟，至中夕而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旭長史又嘗私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書，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之去。彤曰：「萬里之別，無以爲贈，吾有一寶，割而相與。」先時人傳彤有右軍《惡溪》、《小王》、《騷勞》三帖，擬此書課，以一本相付，及臨路，〔又曰〕：「草書豎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顔太師真卿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弟子，問之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覩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太娘劍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爲草書豎牽之極。」顔公於是倘佯而笑，經數月不言其書。懷素又辭之去，顔公曰：「師豎牽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素抱顔公脚，唱嘆久之，顔公徐問之曰：「師亦有自得之乎？」對曰：「貧道觀夏雲多奇峯，輒嘗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無壁折之路，一一自然。」顔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絶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也。」

陸羽曰：「徐吏部不授右軍筆法，而體裁似右軍，顔太保授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識君子曰：「蓋以徐得右軍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顔得右軍筋骨心肺也，所以不似也。」

《全唐文》卷四四〇徐浩《書法論》　《周官》内史教國子六書，書之源流，其來尚矣。程邈變隸體，邯鄲傳楷法，事則樸略，未有能工。厥後鍾善正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大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近古以來，蕭、永、歐、虞、顔得筆勢，褚、薛以降，自謂不譏矣。人謂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於百步，肉豐而力沈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凰矣。歐、虞爲鷹隼，褚、薛爲翬翟焉。歐陽率更云，蕭書出於章草，顔爲知言，然歐陽飛白，曠古無比。

八年在韶齔，便工翰墨，忘寢與食，胼胝筆硯，而性不能逾，力不可强，勤而逾拙，勞而無功。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几案之上，亦古人所恥，吾豈忘情耶！「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殷鑒不遠，何學書爲？必以一時風流，千里面目，斯亦愈於博弈，亞於文章矣。發揮聖賢事業，其由斯乎。

初學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疏，亦不欲密，亦不欲長，亦不欲短。小展令大，大蹙令小，疏肥令密，密瘦令疏，斯亦大經矣。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豎令平，平峻使側，捷則須安，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

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號爲草聖；永師拘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美。俗云：「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宜白首工之，豈可百日乎？

汝曹年未弱冠，但當研精覃思，心目注想，時復臨本，驗其短長，可致佳境耳。鍾太傅坐則畫地數步，卧則書被穿表裏，由是乃爲翰墨之龜鑑耳。

《全唐文》卷四八二韓方明《授筆要説》　昔歲學書，專求筆法。貞元十五年，授法於東海徐公璹，十七年，授法於清河崔公邈，由來遠矣。自伯英以前，未有真行草書之法。姚思廉奉詔論書云：「王僧虔答竟陵王書云：張芝、韋誕、鍾會、索靖、二衛，并得名書，古今無以辨其優劣，惟見筆力驚絶耳。」時有羅暉、趙襲并善書，與張芝同著名，而張矜巧自許，衆頗惑之，嘗與大僕朱寬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今言自古能書，皆云鍾張。按張自矜巧爲衆所惑，今言筆法，亦不言自張芝。芝自云比崔、杜不足，即可信乎筆法起自崔瑗子玉明矣。清河公雖云傳筆法於張旭長史，世之所傳得長史法者，惟有得永字八法，次有五執筆，已下并未之有前聞者乎。方明傳之於清河公，問八法起於隸字之始，後漢崔子玉歷鍾、王以下，傳授至於永禪師，而至張旭，始宏八法，次演五勢，更備九用，則萬字無不該於此，墨道之妙，無不由之以成也。

夫把筆有五種，大凡筆管長不過五六寸，貴用易便也。第一執管。夫書之妙，在於執管，即以雙指苞管，亦當五指共執，共要實指虚掌，鉤撅劒送，亦曰抵送，以備口傳手授之説也。世俗皆以單指苞之，則力不足而無神氣，每作一畫

點，雖有解法，亦當使用不成，曰平腕雙苞，虛掌實指，妙無所加也。第二撅管，亦名拙管，謂五指共撅其管末，弔筆急疾，無體之書，或起藁草用之。今世俗多用五指撅管書，則全無筋骨，慎不可效也。第三撮管，謂以五指撮其管末，惟大草書或書圖障用之，亦與拙管同也。第四握管，謂捻拳握管於掌中，懸腕以肘助力書之。或云起自諸葛誕倚柱書，時雷霹柱裂，書亦不輟，當用壯氣，率以此握管書之，非書家流所用也。後王僧虔用此法，蓋以異於人，故非本爲也。近有張從申郎中拙然而爲，實爲世笑也。第五搦管，謂從頭指至小指，以管於第一二指節中搦之，亦是效握管，小異所爲，有好異之輩，竊爲流俗書圖障用之，或以示凡淺時，提轉甚爲怪異，此又非書家之事也。

東海公璹曰：「置筆於大指中節前居，動轉之際，以頭指齊中指，兼助爲力，指自然實，掌自然虛，雖執之使齊，必須用之自在。今人皆置筆當節，礙其轉動，拳指塞掌，絶其力勢，况執之愈急，愈滯不通。縱用之規矩，無以施爲也。」又云：「執筆在乎便穩，用筆在乎輕健。故輕則須沈，便則須澁，謂藏鋒也。不澁則儉勁之狀無由而生也。太流則便成浮滑，浮滑則是爲俗也。故每點畫，須依筆法，然後書同古人之迹而合於作者。」又曰：「欲書當先看所書，一紙之中，是何詞句，言語多少，及紙色目相稱，以何等書令與書體相合，或真或行或草，與紙相當，意在筆前，筆居心後，皆須存用筆法，想有難書之字，預於心中布置，然後下筆，自然容與徘徊，意態雄逸。不可臨時無法，任筆所成，則非謂能解也。」

《全唐文》卷七八六林韞《撥鐙序》 韞咸通末爲州刑掾，時盧陵盧肇罷南浦太守歸宜春。公之文翰，海内知名。韞竊慕小學，因師于盧公子弟安期。歲餘，盧公忽相謂曰：「子學吾書，但求其力爾，殊不知用筆之方，不在於力，用於力，筆死矣。虛掌實指，指不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關焉。常人云永字八法，乃點畫爾，拘於一字，何異守株？翰林《禁經》云：筆貴饒左，書尚遲鈍，此君臣之道也。大凡點畫，不在拘之長短遠近，但勿遏其勢。俾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此畫爾，非書法也。吾昔授教於韓吏部，其法曰撥鐙。今將受子，子勿妄傳。推、拖、撚、拽是也，訣盡於此，子其旨而味乎？」韞加以久羅戎事，筆硯多亡，終不能窮其妙。亦猶古人有得不死之術者，人將從學焉，未至，得術者物故，嘆恨不極。人或議之曰：「彼尚不能自免，何恨之有耶？」客曰：「昔有善算術者，臨終傳於子，終不能曉，乃傳於人，他人盡其妙，彼何妨得而不能演哉？」愚雖受盧公之命，既不能自益其要妙，敢恡復傳於智者。

《全唐文》卷七九二盧携《臨池訣》 第一用紙筆，第二用認勢，第三裹束，第四真如立，行如行，第五草如走，第六上稀，第七中匀，第八下密。用筆之法，拓大指，撅中指，斂第二指，拒名指，令掌心虛如握卵，此大要也。凡用筆，以大指節外置筆，令轉動自在，勿令太緊，名指拒中指，小指拒名指，此細要也。皆不過雙苞，自然虛掌實指。永字論云，以大指拓，頭指鉤，中指拒，此言單苞者然，必順氣脈均勻。拳心須虛，虛則轉側圓順，腕須挺起，粘紙則輕重失準。把筆淺深，在去紙遠近，遠則浮泛虛薄，近則搵鋒體重。用水墨之法，水散而墨在，迹浮而稜斂，有若自然。紙剛則用軟筆，策掠按拂，制在一鋒。紙柔則用硬筆，衮努鉤磔，順成五指。純剛如以錐畫石，純柔如以泥洗沙，既不圓暢，神格亡矣。書石及壁，同紙剛例，蓋相得也。

《全唐文》卷九二〇亞棲《論書》 凡書通即變，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永禪師、褚遂良、顔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後皆自變其體，以傳後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爲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是書家之大要。

《唐文拾遺》卷一一李煜《書述》 壯歲書亦壯，猶嫖姚十八從軍，初擁千騎，憑陵沙漠，而目無全虜。又如夏雲奇峰，畏日烈景，縱横炎炎，不可向邇，其任勢也如此。老來書亦老，如諸葛亮董戎，朱叡接敵，舉板輿自隨，以白羽麾軍，不見其風骨，而毫素相適，筆無全鋒。噫！壯老不同，功用則異，惟所能者，可與言之。又云：書有八字法，謂之撥鐙，自衛夫人并鍾、王傳授于歐、顔、褚、陸等，流于此日，然世人罕知其道者。孤以幸會，得受誨于先王。奇哉是書也，非天賦其性，口受要訣，然後研功覃思，則不窮其奥妙，安得不祕而寶之。所謂法者，撅壓鈎揭抵拒導送也，此字亦有顔公真卿墨跡尚存于世。余恐將來學者，無所聞焉，故聊記之。撅者，撅大指骨上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鈎。厥者，捺食指著中節旁。鈎者，鈎中指著指尖，鈎筆令向下。揭者，揭名指著指爪肉之間，揭筆令向上。抵者名指揭筆，中指抵住。拒者，中指鈎筆，名指拒定。導者，小指引名指過右。送者，小指送名指過左。陳思《書苑精華》。

《敦煌寶藏》斯五六四八號《草書歌》 草書四海共傳名，變得千般筆下生。白練展時開□□，紫毫揮處見龍驚。收蹤屈曲如虵走，放點俳佪似鳥行。遥望遠山煙霧卷，寒光透出滿天明。

音樂

《全唐文》卷八一八薛易簡《琴訣》　琴之爲樂，可以觀風教，可以攝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慮，可以壯膽勇，可以絶塵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善者也。鼓琴之士，志静氣正，則聽者易分，心亂神濁，則聽者難辨矣。常人但見用指輕利，取聲温潤，音韻不絶，句度流美，但賞爲能，殊不知志士彈之，聲韻皆有所主也。夫正直勇毅者聽之，則壯氣益增；孝行節操者聽之，則中情感傷；貧乏孤苦者聽之，則流涕縱横；便佞浮囂者聽之，則斂容莊謹。是以動人心感神明者，無以加於琴，蓋其聲正而不亂，足以禁邪止淫也。今人多以雜音悦樂爲貴，而琴見輕矣。夫琴士不易得而知音亦難也。易簡嘗慕昔賢悉善鼓琴，自九歲學之，至十二，拊黄鍾雜調三十曲，工《三峽流泉》、《南風》、《游弦》（天）（三）弄；十七歲，彈《胡笳》兩本，《鳳游雲》、《烏夜啼》、《懷陵别》、《鶴操》、《仙鶴舞》、《鳳歸》、《杯沈》、《湘怨》、《楚客吟》、《秋風》、《嵇康怨》、《湘妃歎》、《閒弦》、《白雪》、《秋思》、《坐愁》、《游春》、《緑水》十八弄。後益苦心周游四方，聞有解者，必往求之。凡所彈雜調三百，大弄四十，善者存志精之，否者旋亦廢去。今所彈者，皆研精歲久，並師傅勘譜，親授指法，猶未敢言妙，每以授人，聲數句度，用指法則毫寸不差，如指下妙音，亦出人性分，不可傳也。嘗覽操弄之名，凡數百首。然自古琴者，祇工三兩弄，便有不朽之名，或自製雜弄，或傳習舊聲，固不以彈多爲妙也。今人皆不知志，惟務多爲，故云多則不精，精則不多也。夫鼓琴之時雖無人，須畏懼如對長者，則音韻雅正，可以感動幽冥。攬琴在膝，身須卓然，乃定神絶慮，情意專注。指不虚發，弦不誤鳴，凡打弦輕重，相似往來，不得不調，用指兼以甲肉，甲多則聲乾，肉多則聲濁，甲肉相半，清利美暢矣。左右手於弦，不可太高，亦不可低，弦不疾不徐，手臂調暢，暗用其力，戒於露見。夫琴之甚病有七：彈琴之時，目覩於他，瞻顧左右，一也。摇身動首，二也。變色慙怍，開口努目，三也。眼色疾遽，喘息粗悍，進退無度，形神支離，四也。不解用指，音韻雜亂，五也。調弦不切，聽之無真聲，六也。調弄節奏，或慢或急，任已去古，七也。此皆所甚病，病去則可以爲能矣。

馮贄《雲仙雜記・蕤賓鐵》　樂工廉郊，師於曹綱，綱曰：「教授人多矣，未有此性靈弟子也。」郊常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出岸，乃方襻一片。有知者，識是蕤賓鐵也，指撥精妙，致律吕相應，物類相感耳。《琵琶録》。

畫學

王維《王右丞集》卷二八《畫學秘訣》　夫畫道之中，水墨最爲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圖，寫千里之景，東西南北，宛爾目前，春夏秋冬，生於筆下。初鋪水際，忌爲浮泛之山，次布路歧，莫作連綿之道。主峰最宜高聳，客山須是奔趨。迴抱處僧舍可安，水陸邊人家可置。村莊著數樹以成林，枝須抱體，山崖合一水而瀉瀑，泉不亂流。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須是疏疏。泛舟檝之橋梁，且宜高聳，著漁人之釣艇，低乃無妨。懸崖險峻之間，好安怪木；峭壁巉嚴之處，莫可通途。遠岫與雲容相接，遥天共水色交光。山鈎鎌處，沿流最出其中；路接危時，棧道可安於此。平地樓臺，偏宜高柳映人家；名山寺觀，雅稱奇杉襯樓閣。遠景烟籠，深崖雲鎖。酒旗則當路高懸，客帆宜遇水低挂。遠山須宜低排，近樹惟宜拔迸。手親筆硯之餘，有時游戲三昧。歲月遥永，頗探幽微。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學者還從規矩。

塔頂參天，不須見殿，似有似無，或上或下，茅堆土埠，半露檐廒，草舍廬亭，略呈檣楠。

山分八面，石有三方，閑雲切忌芝草樣。

人物不過一寸許，松柏上現二尺長。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石，隱隱如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是訣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看三面，路看兩頭。樹看頂頼，水看風腳。此是法也。

凡畫山水，平夷頂尖者巔，峭峻相連者嶺，有穴者岫，峭壁者崖，懸石者巖，形圓者巒，路通者川。兩山夾道，名爲壑也。兩山夾水，名爲澗也。似嶺而高者，名爲陵也。極目而平者，名爲坂也。依此者，粗知則山水之髣髴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清濁，定賓主之朝揖，列群峰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掩抱，寺舍可安，斷岸坂堤，小橋可置。無路處則林木，岸絶處則古渡，水斷處則烟樹，水闊處則征帆，林密處則居舍。臨巖古木，根斷而纏藤，臨流石岸，欹奇而水痕。

凡畫林木，遠者疏平，近者高密，有葉者枝嫩柔，無葉者枝硬勁。松皮如鱗，柏皮纏身，生土上者，根長而莖直，生石上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疏而蕭森。有雨不分天地，不辨東西。有風無雨，只看樹枝。有雨無風，樹

頭低厭，行人傘笠，漁父衰衣。雨霽則雲收天碧，薄霧霏微，山添翠潤，日近斜暉。早景則千山欲曉，霧靄微微，朦朧殘月，氣色昏迷。晚景則山銜紅日，帆捲江渚，路行人急，半掩柴扉。春景則霧鎖烟籠，長烟引素，水如藍染，山色漸青。夏景則古木蔽天，緑水無波，穿雲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則天如水色，簇簇幽林，雁鴻秋水，蘆鳥沙汀。冬景則借地爲雪，樵者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

凡畫山水，須按四時，或曰烟籠霧鎖，或日楚岫雲歸，或曰秋天曉霽，或曰古塚斷碑，或曰洞庭春色，或曰路荒人迷，如此之類，謂之畫題。山頭不得一樣，樹頭不得一般，山藉樹而爲衣，樹藉山而爲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須顯樹之精神。能如此者，可謂名手之畫山水也。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四四《前蜀・杜龜傳》 杜龜，其先世本秦人，避安禄山之亂，遂居於蜀。龜少博學，涉獵經史，丹青之伎，妙出人意。始師常粲，寫貌雜畫，尤工於佛像羅漢。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五六《前蜀・黄筌傳》 黄筌字要叔，成都人也。以善畫，早得名。年十七事前蜀後主爲待詔。【略】筌花竹師滕昌祐，鳥雀師刁光，山水師李昇，鶴師薛稷，龍師孫遇，而筆意豪贍，脱去格律，過諸人爲多。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五六《前蜀・蒲師訓傳》 蒲師訓，蜀人也。初師房從真，繪人物、鬼神、蕃馬。常携繪本詣從真，從真拊膺曰：「子所得非吾所授。」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五六《前蜀・石恪傳》 石恪字子惠，成都人也。善滑稽，有口辯，工畫道釋人物。始師張南本，後筆畫縱逸，不專規矩，尤喜詭形殊狀，以譎怪見奇。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五六《後蜀・夏侯延祐傳》 夏侯延祐，蜀人。工畫花、竹、翎毛，師黄筌，得其要領。

天文曆算之學

《新唐書・藝文志三》 趙嬰注《周髀》一卷
甄鸞注《周髀》一卷
張衡《靈憲圖》一卷
又《渾天儀》一卷
王蕃《渾天象注》一卷
姚信《昕天論》一卷
《石氏星經簿讚》一卷石申。
虞喜《安天論》一卷
《甘氏四七法》一卷甘德。
劉表《荆州星占》二卷
劉叡《荆州星占》二十卷
《天文集占》三卷
祖暅之《天文録》三十卷
韓楊《天文要集》四十卷
高文洪《天文横圖》一卷
吴雲《天文雜占》一卷
陳卓《四方星占》一卷
又《五星占》一卷
《天文集占》七卷
孫僧化等《星占》三十三卷
史崇《十二次二十八宿星占》十二卷
庾季才《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
逄行珪《玄機内事》七卷
《論二十八宿度數》一卷
《五星兵法》一卷
《黄道略星占》一卷
《孝經内記星圖》一卷
《周易分野星國》一卷
李淳風釋《周髀》二卷
又《乙巳占》十二卷
《天文占》一卷
《大象元文》一卷
《乾坤祕奥》七卷
《法象志》七卷
《太白會運逆兆通代記圖》一卷淳風與袁天綱集。
武密《古今通占鏡》三十卷

《大唐開元占經》一百一十卷瞿曇悉達集。

董和《通乾論》十五卷和，本名純，避憲宗名改。善曆算。裴胄爲荆南節度，館之，著是書云。

《長慶算五星所在宿度圖》一卷司天少監徐昇。

黄冠子李播《天文大象賦》一卷李台集解。

王希明《丹元子步天歌》一卷

右天文類二十家，三十部，三百六卷。失姓名六家，李淳風《天文占》以下不著録六家，一百七十五卷。

《全唐文》卷四五九崔璀《對私習天文判》 定州申望都縣馮文私習天文，殆至妙絶，被鄰人告言，追文至，云移習有實，欲得供奉。州司將科其罪。文兄遂投匭，請追弟試。敕付太史，試訖，甚爲精妙。未審若爲處分。

精心凝寂，綿思洞幽。既訊水之如符，亦言天而若印。昔聞其事，今睹斯人。馮文儒術圓冠，識均方士。恥蒼蠅之堕夜，重鳴雞之唱晨。由是微神穿石，流觀刺井。探九元之微妙，察五緯之綱維。眷彼傾河，言不乖於暝雨；循茲險澗，罪已掛於秋霜。隣人嫉深，始求資於魏闕；友于情切，方辨過於堯年。由是皇旨鑒微，刑不阿附，既令付法，須裁典憲。按其所犯，合處深刑，但以學擅專精，志希供奉。事頗越於常道，律當遵於異議。即宜執奏，伏聽上裁。

《隋書・藝術傳・盧太翼傳》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閑居味道，不求榮利。博綜羣書，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算曆之術。隱於白鹿山，數年徙居林慮山茱萸嶺，請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絶世，以爲神仙可致。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税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爲官奴。久之，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

李肇《唐國史補》卷下 董和，究天地陰陽曆律之學，著《通乾論》十五卷成。至荆南，節度裴胄之問，董生言曰：「日常右轉，星常左轉。太凡不滿三萬年，日行周二十八舍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約八十年差一度，自漢文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

劉肅《大唐新語》卷一三 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鄴公公謹之曾孫。年少出家，以聰敏學行見重於代。玄宗詔於光文殿改撰曆經。後又移就麗正殿，與學士參校曆經。一行乃撰《開元大演曆》一卷，《曆議》十卷，《曆立成》十二卷，《曆書》二十四卷，《七政長曆》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張説奏上，詔令行用。初，一行造黄道游儀以進，御製《游儀銘》付太史監，將向靈臺上，用以測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驛往安南、朗、兗等州，測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正午時量日影，皆數年乃定。安南量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長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長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長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長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爲中土南北之極。其朗、袞、太原等州，並差殊不同。一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修曆人陳玄景亦善算術，歎曰：「古人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爲不可得而致也。今以丈尺之術，而測天地之大，豈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得爲大也。」其後參校一行曆經，並精密，迄今行用。

《新唐書・藝文志三》 劉向《九章重差》一卷

徐岳《九章算術》九卷

又《算經要用百法》一卷

《數術記遺》一卷甄鸞注。

張丘建《算經》一卷甄鸞注。

董泉《三等數》一卷甄鸞注。

夏侯陽《算經》一卷甄鸞注。

甄鸞《九章算經》九卷

又《五曹算經》五卷

《七曜本起曆》五卷

《七曜曆算》二卷

《曆術》一卷

韓延《夏侯陽算經》一卷

又《五曹算經》五卷

宋泉之《九經術疏》九卷

劉徽《海島算經》一卷

又《九章重差圖》一卷

劉祐《九章雜算文》二卷
陰景愉《七經算術通義》七卷
信都芳《器準》三卷
《黃鍾算法》四十卷
劉歆《三統曆》一卷
《四分曆》一卷
《推漢書律曆志術》一卷
劉洪《乾象曆術》三卷闕澤注。
《乾象曆》三卷
楊偉《魏景初曆》三卷
何承天《宋元嘉曆》二卷
又《刻漏經》一卷
虞劭《梁大同曆》一卷
吳伯善《陳七曜曆》五卷
孫僧化《後魏永安曆》一卷
李業興《後魏甲子曆》一卷
《後魏武定曆》一卷
宋景業《北齊天保曆》一卷
《北齊甲子元曆》一卷
王琛《周大象曆》二卷
馬顯《周甲寅元曆》一卷
《周甲子元曆》一卷
劉孝孫《隋開皇曆》一卷
又《七曜雜術》二卷
李德林《隋開皇曆》一卷
張冑玄《隋大業曆》一卷
又《玄曆術》一卷
《七曜曆疏》三卷
劉焯《皇極曆》一卷
趙畋《河西壬辰元曆》一卷
《河西甲寅元曆》一卷
劉智《正曆》四卷薛夏訓。
《姜氏曆術》三卷
崔浩《律曆術》一卷
《曆日義統》一卷
《曆日吉凶注》一卷
朱史《刻漏經》一卷
宋景《刻漏經》一卷
李淳風注《周髀算經》二卷
又注《九章算術》九卷
注《九章算經要略》一卷
注《五經算術》二卷
注《張丘建算經》三卷
注《海島算經》一卷
注《五曹孫子等算經》二十卷
注《甄鸞孫子算經》三卷
釋祖沖之《綴術》五卷
《皇極曆》一卷
傅仁均《大唐戊寅曆》一卷
《唐麟德曆》一卷
《麟德曆出生記》十卷
王孝通《緝古算術》四卷太史丞李淳風注。
《算經表序》一卷
南宮說《光宅曆草》十卷
瞿曇謙《大唐甲子元辰曆》一卷
《大唐刻漏經》一卷
王勃《千歲曆》卷亡。
謝察微《算經》三卷
江本《一位算法》二卷
陳從運《得一算經》七卷

魯靖《新集五曹時要術》三卷
邢和璞《潁陽書》三卷隱潁陽石堂山。
僧一行《開元大衍曆》一卷
又《曆議》十卷
《曆立成》十二卷
《曆草》二十四卷
《七政長曆》三卷
《心機算術括》一卷黃栖巖注。
《寶應五紀曆》四十卷
《建中正元曆》二十八卷
曹士蔿《七曜符天曆》一卷建中時人。
《七曜符天人元曆》三卷
龍受《算法》二卷貞元人。
《長慶宣明曆》三十四卷
《長慶宣明曆要略》一卷
《宣明曆超捷例要略》一卷
邊岡《景福崇玄曆》四十卷岡稱處士。
《大衍通元鑑新曆》三卷貞元至大中。
《大唐長曆》一卷
《都利聿斯經》二卷貞元中，都利術士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璩公者譯其文。
陳輔《聿斯四門經》一卷

右曆算類三十六家，七十五部，二百三十七卷。失姓名五家，王勃以下不著録十九家，二百二十六卷。

《册府元龜》卷六〇八《學校部・刊校》　吕才，爲太常博士。太宗以陰陽書行之自久，近代以來，漸致訛僞，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有司總令修撰。命才及諸陰陽學者十餘人，共加刊削，并舊書可行者四十七卷，書成，詔班下之。

醫家之學

《隋書・許智藏傳》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誡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

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爲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郎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輦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卒于家。

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父奭，仕梁太常丞、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事，故附見云。

《全唐文》卷一五八孫思邈《千金要方序》　夫清濁剖判，上下攸分，三才肇基，五行敘落，萬物淳樸，無得而稱。燧人氏出觀斗極，以定方名，始有火化。伏羲氏作，因之而盡八卦，立庖廚。滋味既興，疴瘵萌起，大聖神農氏愍黎元之多疾，遂嘗百藥以救療之，猶未盡善。帝受命創制九針，與方士岐伯、雷公之倫，備論經脈，旁通問難，詳究義理，以爲經綸，故後世可得依而暢焉。春秋之際，良醫和緩；六國之時，則有扁鵲；漢有仲景、倉公；魏有華佗，并皆探賾索隱，窮幽洞微，用藥不過二三，灸炷不逾七八，而疾無不愈者。晉、宋以來，雖復名醫間出，然治十不能愈五六。良由今人嗜欲太甚，立心不常，淫放縱逸，有闕攝養所致耳。余緬尋聖人設教，欲使家家自學，人人自曉。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末俗小人，多行詭詐，倚傍聖教，而爲欺紿。遂令朝野士庶，咸恥醫術之名，多教子弟誦短文，構小策，以求出身之道，醫治之術，闕而弗論，吁可怪也。嗟乎！深乖聖賢之本意。吾幼遭風冷，屢造醫門，湯藥之資，罄盡家産，所以青衿之歲，高尚茲典，白首之年，未嘗釋卷。至於切脉診候，採藥合和，服餌節度，將息避慎，一事長於己者，不遠千里，服膺取決，至於弱冠，頗覺有悟。是以親鄰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濟益。在身之患，斷絶醫門。故知方藥本草，不可不學。吾見諸方，部帙浩博，忽遇倉卒，求檢至難，比得方訖，疾厄不救矣。嗚呼！痛天枉之幽厄，惜墮學之昏愚，乃博采群經，刪裁繁重，務在簡易，以爲《備急千金要方》一部，凡三十卷。雖不能究盡病源，但使留意於斯者，亦思過半矣。以爲人

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踰於此，故以爲名也。未可傳於士族，庶以貽厥私門。張仲景曰：「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年，以養其生，而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而忽棄其本，欲華其表，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進不能愛人知物，退不能愛躬知己。卒遇風邪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後震慄，身居死地，蒙蒙昧昧，憊若游魂。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齎百年之壽命，將至貴之重器，委付庸醫，恣其所措，咄嗟暗悔，嘆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爲異物，幽潛重泉，徒爲一悲。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自育若是，夫何榮藝之云哉！」此之謂也。

周履靖《夷門廣牘》第九册孫思邈《衛生歌》 天地之間人爲貴，頭象天兮足象地。父母遺體宜保之，箕裘五福壽爲最。衛生切要知三戒，大怒大慾并大醉。三者若還有一焉，須防損失真元氣。欲求長生先戒性，火不出兮神自定。木還去火不成灰，人能戒性還延命。貪慾無窮亡卻精，用心不已失元神。勞形散盡中和氣，更仗何能保此身。心若太費費則竭，形若太勞勞則怯。神若太傷傷則虛，氣若太損損則絶。世人欲識衛生道，喜樂有常嗔怒少。心誠意正思慮除，順理修身去煩惱。春嘘明目夏呵心，秋吸冬吹肺腎寧。四季長呼脾化食，三焦嘻卻熱難停。髮宜多梳氣宜煉，齒宜數叩津宜嚥。子欲不死修崑崙，雙手揩摩常在面。春月少酸宜食甘，冬月宜苦不宜鹹。夏月增辛聊減苦，秋辛可省但教酸。季月少鹹甘略戒，自然五臟保平安。若能全減身康健，滋味偏多無病難。春寒莫放綿衣薄，夏月多汗須換着。秋冬衣冷漸加添，莫待病生才服藥。惟有夏月難調理，伏陰在內忌冰水。瓜桃生冷宜少飡，免至秋來成瘧痢。心旺腎衰宜切記，君子之人能節制。常令充實勿空虛，日食須當去油膩。太飽傷神饑傷胃，太渴傷血多傷氣。饑飡渴飲莫太過，免致膨脖損心肺。醉後强飲飽强食，未有此身不生疾。人資飲食以養生，去其甚者將安適。食後徐行百步多，手搓臍腹食消磨。夜半靈根灌清水，丹田濁氣切須呵。飲酒可以陶情性，太飲過多防有病。肺爲華蓋倘受傷，咳嗽勞神能損命。慎勿將鹽去點茶，分明引賊入其家。下焦虛冷令人瘦，傷腎傷脾防病加。坐卧防風來腦後，腦內入風人不壽。更兼醉飽卧風中，風纔着體成災咎。鴈有序兮犬有義，黑鯉朝北知臣禮。人無禮義反食之，天地神明終不喜。養體須當節五辛，五辛不節反傷身。莫教引動虛陽發，精竭容枯疾病侵。不問在家并在外，若遇迅雷風雨大。急須端肅畏天威，靜室收心宜謹戒。恩愛牽纏不自由，利名縈絆幾時休。放寬些子自家福，免致中年早白頭。頂天立地非容易，飽食暖衣寧不愧。思量無以報洪恩，晨夕焚香頻懺悔。身安壽永事如何，胸次平夷積善多。惜命惜身兼惜氣，請君熟玩《衛生歌》。

王溥《唐會要》卷八三《醫術》 〔顯慶〕三年，詔徵太白山人孫思邈至，居於鄱陽公主廢府，時年九十餘，視聽不衰。盧照鄰、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贄之禮。照鄰嘗問曰：「名醫愈疾，其道何也？」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資之于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散而爲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渴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及天地，則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如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身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通乎數也。」照鄰曰：「人事如何？」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仁欲方。」照鄰曰：「何謂也？」思邈曰：「心爲五臟之君，君以恭慎爲主，故心欲小。膽爲五臟之將，將以果決爲務，故膽欲大。智者動，象天，故欲圓。仁者靜，象地，故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仁之方也。《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照鄰又曰：「養性之要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濟於屯厄者，未之有也。故養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以憂畏爲本。《經》曰：『人不憂畏，大威至矣。』憂畏者，生死之門，存亡之由，禍福之本，吉凶之元也。故士無憂畏，則仁義不立；農無憂畏，則稼穡不滋；工無憂畏，則規矩不設；商無憂畏，則貨殖不盈；子無憂畏，則孝敬不篤；父無憂畏，則慈愛不著；臣無憂畏，則勳庸不立；君無憂畏，則社稷不安。故養性者，失其憂畏，則心亂而不理，形躁而不寧，神散而氣越，志蕩而意昏。應生者死，應存者亡，應成者敗，應吉者凶。夫憂畏者，猶水火不可暫忘也。人無憂畏，子弟爲勁敵，妻妾爲寇讎。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天者，不

危于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悔於遠。能如此者，水行蛟龍不能害，陸行虎兕不能傷，五兵不能及，疫癘不能染，讒賊不能謗，毒螫不能加。善知此者，則人事畢矣。」照鄰自傷彊仕之年，而嬰沉病，乃作《病梨樹賦》，以傷稟受之不固也。至四年，思邈授承務郎，直尚藥局。

劉肅《大唐新語》卷十《隱逸》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善談莊老百家之説。周宣帝時，以王室多故，隱於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常謂人曰：「過是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太宗召詣京師，嗟其顔貌甚少，謂之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虚也哉！」將授之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召拜諫議大夫，又固辭。時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頗明推步導養之術。時范陽盧照鄰，有盛名於朝，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彭殤之殊致，嘗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心本之於人。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運轉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爲霜雪，張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人有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聲音，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焦枯，淫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則兆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又天文之危淫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踴，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仁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制授承務郎，直尚藥局。永徽初卒，遺令薄葬，不設明器牲牢之奠。月餘顔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焉。時人疑其屍解矣。

王勃《王子安集》卷四《黄帝八十一難經序》　《黄帝八十一難經》，是醫經之秘録也。昔者岐伯以授黄帝，黄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歷九師以授華陀，華陀歷六師以授黄公，黄公以授曹夫子。夫子諱元字真道，自云京兆人也。蓋授黄公之術，洞明醫道，至能遥望氣色，徹視腑臟。洗腸刳胸之術，往往行焉。浮沉人間，莫有知者。勃養於慈父之手，每承過庭之訓曰：「人子不知醫，古人以爲不孝。」因竊求良師，陰訪其道，以大唐龍朔元年歲次庚申冬至後甲子，予遇夫子於長安。撫勃曰：「無欲也。」勃再拜稽首，遂歸心焉。雖父伯兄弟不能知也。蓋授《周易》章句及黄帝《素問》、《難經》，乃知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匱之數，十五月而畢。將別，謂勃曰：「陰陽之道，不可妄宣也；針石之道，不可妄傳也。無猖狂以自彰，當陰沉以自濬也。」勃受命伏習，五年于兹矣，有升堂睹奥之心焉。近復鑽仰太虚，導引元氣，覺滓穢都絶，精明相保，方欲坐守神仙，棄置流俗。噫！蒼生可以救耶！斯文可以存耶！昔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非以狥名也，將以濟人也。謹録師訓附聖經，庶將來君子有以得其用心也。

《全唐文》卷三九七王燾《外臺秘要方序》　昔者農皇之治天下也，嘗百藥，立九候，以正陰陽之變診，以救性命之昏札，俾厥士字，用能康寧，廣矣哉！洎周之王，亦有家卿，格於醫道，掌其政令，聚毒藥以供其事焉。歲終稽考，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失四下之。我國家率由兹典，動取厥中，置醫學，頒良方，亦所以極元氣之和也。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此乎！故三代常道，百王不易，其所從來者遠矣。自雷、岐、倉、緩之作，彭、扁、華、張之起，迨兹厥後，仁賢間出，歲且數千，方逾萬卷，專車之不受，廣廈之不容。然而載祀綿遠，簡編虧替，所詳者雖廣，所略者或深。討檢則功倍力煩，取舍則論甘忘苦，永言筆削，未暇厝之。

余幼多疾病，長好醫術，遭逢有道，遂躡亨衢。七登南宫，兩拜東掖，出入臺閣，二十餘載，久知宏文館圖籍方書等，繇是睹奥升堂，皆探其秘要。以婚姻之故，貶守房陵，量移大寧郡。提攜江上，冒犯蒸暑，自南徂北，既僻且陋，染瘴嬰痢，十有六七，死生契闊，不可問天。賴有經方，僅得存者，神功妙用，固難稱述。遂發憤刊削，庶幾一隅。凡右方纂得五六十家，新選者向數千百卷，皆研其總領，覈其指歸。近代釋僧深、崔尚書、孫處士、張文仲、孟同州、許仁則、吴昇等十數家，皆有編録，並行於代。美則美矣，而未盡善。何者？各擅風流，遞相矛盾，或篇目重雜，或商較繁蕪。今並采精英，銓其要妙，俾夜作晝，經之營之，捐衆賢之砂礫，掇群材之翠羽，皆出入再三，伏念旬歲。上自炎昊，迄於聖唐，括囊遺闕，稽考隱秘，不愧盡心焉。

客有見余此方曰：「嘻博哉！學乃至於此耶！」余答之曰：「吾所好者壽也，豈進於學哉？至於遁天倍情，懸解先覺，吾嘗聞之矣。投藥治疾，庶幾有瘳

乎！」又謂余曰：「稟生受形，咸有定分，藥石其如命何？」吾甚非之，請論其目。夫喜怒不節，饑飽失常，嗜慾攻中，寒温傷外，如此之患，豈由天乎？夫爲人臣爲人子，自家刑國，由近兼遠，何談之容易哉？則聖人不合啟金縢，賢者曷爲條玉版，斯言之玷，竊爲吾子羞之。客曰：「唯唯。」嗚呼！齊梁之間，不明醫術者，不得爲孝子，曾閔之行，宜其用心。若不能精究病源，深探方論，雖百醫守疾，衆藥聚門，適多疑而不能一愈之也。

主上尊賢重道，養壽祈年，故張、王、李等數先生繼入，皆欽承請益，貴而尊之。故鴻寶金匱，青囊緑帙，往往而有，則知日月所照者遠，聖人所感者深。至於嗇神養和，休老補病者，可得聞見也，余敢採而録之，則古所未有，今並繕緝，而能事畢矣。若乃分天地至數，別陰陽至候，氣有餘，則和其經渠以安之，志不足，則補其復溜以養之，溶溶波波，調上調下，吾聞其語矣，未遇其人也。不誣方將，請俟來哲，其方凡四十卷，名曰《外臺秘要方》。非敢傳之都邑，且欲施於後賢，如或詢謀，亦所不隱。

《全唐文》卷三九七王燾《明堂序》 夫《明堂》者，黄帝之正經，聖人之遺教，所注孔穴，靡不指的。又皇甫士安，晉朝高秀，洞明醫術，撰次《甲乙》，并取三部爲定。如此，則《明堂》、《甲乙》，是醫人之至寶，後之學者，宜遵用之，不可苟從異説，致乖正理。又手足十二經，亦皆有俞。手足者，陰陽之交會，血氣之流通，外勞肢節，内連臟腑。是以原《明堂》之經，非自古之神解，孰能與於此哉？故立經以言疾之所繇，圖形以表孔穴之名處。比來有經而無圖，則不能明脈俞之會合；有圖而無經，則不能論百疾之要也。繇是觀之，書之與圖不可無也。又人形不同，長短異狀，圖象參差，差之毫釐，則孔穴乖處，不可詳也。今依準《甲乙》正經，人長七尺五寸之身，《千金方》云七尺六寸四分。今半之以爲圖，人長三尺七寸五分，《千金方》云三尺八寸二分。其孔穴相去亦半之，五分爲寸，其尺用古尺，其十二經脈，皆以五色作之，奇經八脈，并以緑色標記，諸家并以三人爲圖，今因十二經而畫，圖人十二身也。經脈陰陽，各隨其類，故湯藥攻其内，以灸攻其外，則疾病無所逃，知火艾之功，過半於湯藥矣。其針法古來以爲深奥，今人卒不可解。《經》云：「針能殺生人，不能起死人。」若欲録之，恐傷性命。今并不録針經，惟取灸法。其穴墨點者，禁之不宜灸，朱點者，灸病爲良。具注於《明堂圖》，人並可覽之。《黄帝素問》：擿孔穴，原經脈，窮萬病之所始，《九卷》、《甲乙》及《千金方》，甄權、楊操等諸家灸法，雖未能遠窮其理，且列流注及旁通，終疾病之狀爾。

《全唐文》卷五一八梁肅《導引圖序》 氣之貫萬物也，盛矣。本乎天者，資之以生；本乎地者，資之以成。古之善爲道者，知氣之在人，不利則鬱，鬱則傷性，伐其命而不可援也。於是乎張而翕之，導而引之，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使流於六藏，暢於四支，浹於肌膚之會，固其筋骸之束。然後百病不生，耳目聰明，可以保神，可以盡年，和之至也。故岐伯得之，爲軒轅師；廣成子得之，千二百歲而身不衰；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後學得之，隱名山而游人間，壽考者不可詳而紀矣。原其所出，皆以岐伯爲祖。有浮山隱居朱少陽者，得其術於《黄帝外書》，又加以元化五禽之説，乃志其善者，演而圖之，被以章目，凡三篇。究其所由，蓋久視之門，户樞之善喻者也。少陽年涉期頤，神氣轉壯，每至虚空之中，自試此法，或屈或伸，或盤或旋，或迴互翕闢，終日不倦。每振寂郵肯綮之際，必砉然響然。用力甚微，而合於桑林之舞，此又技之甚尤異者也。暇日以所述示予，予喜而序之，以寘篇首，俾博覽者以知還年之一路，道者之雅戲云。

《全唐文》卷八〇二沈知言《通元秘録序》 夫人立身之本，以道德修術固益肌體爲先。少年之盛，豈顧後衰？況人稟三才之貴，圓首方足，悉符天地之形，不可以自輕失也。知言卯角之年，棲心於道，昔太和初，於霅苕之上，遇道士馬自然，示余秘訣，兼元通如意丸五解之法。知言顧慚幽陋，罔測元機，時於其間人寰，採補延生，往往得其一二。洎咸通五年春，之淮南，有故友滎陽鄭公，示余神丹諸家秘要，皆是濟世治療人間一切諸疾延駐之門，并制伏五金八石，點變造化，辟除寒暑，絶粒休糧，或箭鏃入肉，取不去者，不限年月深遠，點摩丹藥，其鏃自出，有造化之神功，在三卷之内。好道後學，覽之必瑩心駭目，其於伏火金石靈丹，備在卷中。知言輒編次之，勒成上、中、下三卷，號曰《通元秘術》，以奉好尚君子養生之本，將貽同志，幸勿輕傳耳。

《新唐書・藝文志三》 皇甫謐《皇帝三部鍼經》十二卷

張子存《赤烏神鍼經》一卷

《黄帝鍼灸經》十二卷

《黄帝雜注鍼經》一卷

《黄帝鍼經》十卷

《玉匱鍼經》十二卷

《龍銜素鍼經并孔穴蝦蟇圖》三卷

《徐叔嚮鍼灸要鈔》一卷

《黄帝明堂經》三卷
《黄帝明堂》三卷
楊玄注《黄帝明堂經》三卷
《黄帝内經明堂》十三卷
《黄帝十二經脉明堂五藏圖》一卷
曹氏《黄帝十二經明堂偃側人圖》十二卷
秦承祖《明堂圖》三卷
《明堂孔穴》五卷
秦越人《黄帝八十一難經》二卷
全元起注《黄帝素問》九卷
靈寶注《黄帝九靈經》十二卷
《黄帝甲乙經》十二卷
《黄帝流注脉經》一卷
《三部四時五藏辨候診色脉經》一卷
《脉經》十卷
又二卷
徐氏《脉經訣》三卷
王子順《脉經》二卷
岐伯《灸經》一卷
雷氏《灸經》一卷
《五藏訣》一卷
《五藏論》一卷
賈和光《鈐和子》十卷
王冰注《黄帝素問》二十四卷
《釋文》一卷冰號啓元子。
楊上善注《黄帝内經明堂類成》十三卷
又《黄帝内經太素》三十卷
甄權《脉經》一卷
《鍼經鈔》三卷
《鍼方》一卷
《明堂人形圖》一卷
米遂《明堂論》一卷

右明堂經脉類一十六家，三十五部，二百三十一卷。失姓名十六家，甄權以下不著録二家，七卷。

《神農本草》三卷
雷公集撰《神農本草》四卷
《吴氏本草因》六卷吴普。
《李氏本草》三卷
原平仲《靈秀本草圖》六卷
殷子嚴《本草音義》二卷
《本草用藥要妙》九卷
《本草病源合藥節度》五卷
《本草要術》三卷
《療癰疽耳眼本草要妙》五卷
《桐君藥録》三卷
徐之才《雷公藥對》二卷
僧行智《諸藥異名》十卷
《藥類》二卷
《藥目要用》二卷
《四時採取諸藥及合和》四卷
《名醫别録》三卷
吴景《諸病源候論》五十卷
《巢氏諸病源候論》五十卷巢元方。
徐嗣伯《雜病論》一卷
又《徐氏落年方》三卷
《彭祖養性經》一卷
張湛《養生要集》十卷
《延年祕録》十二卷
秦承祖《藥方》四十卷
吴普集《華氏藥方》十卷華佗。

葛洪《肘後救卒方》六卷
梁武帝《坐右方》十卷
《如意方》十卷
陶弘景集注《神農本草》七卷
又《効驗方》十卷
《補肘後救卒備急方》六卷
《太清玉石丹藥要集》三卷
《太清諸草木方集要》三卷
隋煬帝敕撰《四海類聚單方》十六卷
王叔和《張仲景藥方》十五卷
又《傷寒卒病論》十卷
《阮河南方》十六卷阮炳。
尹穆纂《范東陽雜藥方》一百七十卷范汪。
《胡居士治百病要方》三卷胡洽。
徐叔嚮《雜療方》二十卷
又《體療雜病方》六卷
《脚弱方》八卷
《解寒食方》十五卷
《阮河南藥方》十七卷
褚澄《雜藥方》十二卷
陳山提《雜藥方》十卷
謝泰《黃素方》二十五卷
孝思《雜湯丸散方》五十七卷
謝士太《刪繁方》十二卷
徐之才《徐王八代効驗方》十卷
又《家祕方》三卷
范世英《千金方》三卷
姚僧垣《集驗方》十卷
陳延之《小品方》十二卷
蘇游《玄感傳屍方》一卷
又《太一鐵胤神丹方》三卷
《俞氏治小兒方》四卷
俞寶《小女節療方》一卷
僧僧深《集方》三十卷
僧鸞《調氣方》一卷
龔慶宣《劉涓子男方》十卷
甘濬之《療癰疽金瘡要方》十四卷
甘伯齊《療癰疽金瘡要方》十二卷
《雜藥方》六卷
《雜丸方》一卷
《名醫集驗方》三卷
《百病膏方》十卷
《雜湯方》八卷
《療目方》五卷
《寒食散方并消息節度》二卷
《婦人方》十卷
又二十卷
《少女方》十卷
《少女雜方》二十卷
《類聚方》二千六百卷
《種芝經》九卷
《芝草圖》一卷
諸葛穎《淮南王食經》一百三十卷
《音》十三卷
《食目》十卷
盧仁宗《食經》三卷
崔浩《食經》九卷
竺暄《食經》四卷
又十卷
趙武《四時食法》一卷

《太官食法》一卷
《太官食方》十九卷
《四時御食經》一卷
抱朴子《太清神仙服食經》五卷
沖和子《太清璿璣文》七卷
《太清神丹中經》三卷
《太清神仙服食經》五卷
《太清諸丹藥要録》四卷
京里先生《金匱仙藥録》三卷
《神仙服食經》十二卷
《神仙藥食經》一卷
《神仙服食方》十卷
《神仙服食藥方》十卷
《服玉法并禁忌》一卷
《寒食散論》二卷
葛仙公録《狐子方金訣》二卷
《狐子雜訣》三卷
明月公《陵陽子祕訣》一卷
黄公《神臨藥祕經》一卷
《黄白祕法》一卷
又二十卷
葛氏《房中祕術》一卷
沖和子《玉房祕訣》十卷張鼎。
《本草》二十卷
《目録》一卷
《藥圖》二十卷
《圖經》七卷顯慶四年，英國公李勣、太尉長孫无忌、兼侍中辛茂將、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許敬宗、禮部郎中兼太子洗馬弘文館大學士孔志約、尚藥奉御許孝崇、胡子彖、蔣季璋、尚藥局直長蘭復珪、許弘直、侍御醫巢孝儉、太子藥藏監蔣季瑜、吴嗣宗、丞蔣義方、太醫令蔣季琬、許弘、丞蔣茂昌、太常丞吕才、賈文通、太史令李淳風、潞王府參軍吴師哲、禮部主事顔仁楚、右監門府長史蘇敬等撰。
孔志約《本草音義》二十卷
蘇敬《新脩本草》二十一卷
又《新脩本草圖》二十六卷
《本草音》三卷
《本草圖經》七卷
甄立言一作權。《本草音義》七卷
又《本草藥性》三卷
《古今録驗方》五十卷
孟詵《食療本草》三卷
又《補養方》三卷
《必效方》十卷
宋侠《經心方》十卷
《崔氏纂要方》十卷崔行功。
崔知悌《骨蒸病灸方》一卷
王方慶《新本草》四十一卷
又《藥性要訣》五卷
《袖中備急要方》三卷
《嶺南急要方》二卷
《針灸服藥禁忌》五卷
李含光《本草音義》二卷
陳藏器《本草拾遺》十卷開元中人。
鄭虔《胡本草》七卷
孫思邈《千金方》三十卷
又《千金髓方》二十卷
《千金翼方》三十卷
《神枕方》一卷
《醫家要妙》五卷
《楊太僕醫方》一卷失名。天授二年上。

衛嵩《醫門金寶鑑》三卷
許詠《六十四問》一卷
段元亮《病源手鏡》一卷
《伏氏醫苑》一卷伏適。
甘伯宗《名醫傳》七卷
王超《仙人水鏡圖訣》一卷貞觀人。
吳兢《五藏論應象》一卷
裴璩《五藏論》一卷
劉清海《五藏類合賦》五卷
裴王廷《五色傍通五藏圖》一卷
張文懿《藏府通元賦》一卷
段元亮《五藏鏡源》四卷
喻義纂《療癰疽要訣》一卷
《瘡腫論》一卷
沈泰之《癰疽論》二卷
青溪子《萬病拾遺》三卷
又《消渴論》一卷
《脚氣論》三卷
李暄《嶺南脚氣論》一卷
又《方》一卷
《脚氣論》一卷蘇鑒、徐玉等編集。
鄭景岫《南中四時攝生論》一卷
蘇游《鐵粉論》一卷
陳元《北京要術》一卷元爲太原少尹。
司空輿《發焰録》一卷圖父，大中時商州刺史。
青羅子《道光通元祕要術》三卷失姓，咸通人。
《乾寧晏先生制伏草石論》六卷晏封。
江承宗《删繁藥詠》三卷鳳翔節度要籍。
玄宗《開元廣濟方》五卷
劉昶《真人肘後方》三卷
王燾《外臺祕要方》四十卷
又《外臺要略》十卷
德宗《貞元集要廣利方》五卷
《陸氏集驗方》十五卷陸贄。
賈耽《備急單方》一卷
薛弘慶《兵部手集方》三卷兵部尚書李絳所傳方。弘慶，大和河中少尹。
薛景晦《古今集驗方》十卷　元和刑部郎中，貶道州刺史。
劉禹錫《傳信方》三卷
崔玄亮《海上集驗方》十卷
《楊氏産乳集驗方》三卷楊歸厚，元和中，自左拾遺貶鳳州司馬、虢州刺史。方九百一十一。
鄭注《藥方》一卷
《韋氏集驗獨行方》十二卷韋宙。
張文仲《隨身備急方》三卷
蘇越《羣方祕要》三卷
李繼皋《南行方》三卷
白仁敍《唐興集驗方》五卷
包會《應驗方》一卷
許孝宗《篋中方》三卷
梅崇《獻方》五卷
姚和衆《童子祕訣》三卷
又《衆童延齡至寶方》十卷
孫會《嬰孺方》十卷
邵英俊《口齒論》一卷
又《排玉集》一卷口齒方。
李昭明《嵩臺集》三卷
陽羣《膳夫經手録》四卷
嚴龜《食法》十卷震之後，鎮西軍節度使譔子也。昭宗時宣慰汴寨。

右醫術類六十四家，一百二十部，四千四十六卷。失姓名三十八家，王方慶以下不著録五十五家，四百八卷。

農家之學

《新唐書・藝文志三》《范子計然》十五卷范蠡問，計然答。
《尹都尉書》三卷
《氾勝之書》二卷
崔寔《四民月令》一卷
賈思勰《齊民要術》十卷
宗懍《荆楚歲時記》一卷
杜公瞻《荆楚歲時記》二卷
杜臺卿《玉燭寶典》十二卷
王氏《四時録》十二卷
戴凱之《竹譜》一卷
顧烜《錢譜》一卷
浮丘公《相鶴經》一卷
堯須跋《鷙擊録》二十卷
《相馬經》三卷
伯樂《相馬經》一卷
徐成等《相馬經》二卷
諸葛穎《種植法》七十七卷
又《相馬經》六十卷
甯戚《相牛經》一卷
范蠡《養魚經》一卷
《禁苑寶録》一卷
《鷹經》一卷
《蠶經》一卷
又二卷
《相貝經》一卷
武后《兆人本業》三卷
王方慶《園庭草木疏》二十一卷
《孫氏千金月令》三卷孫思邈。
李淳風《演齊民要術》卷亡。
李邕《金谷園記》一卷
薛登《四時記》二十卷
裴澄《乘輿月令》十二卷國子司業。貞元十一年上。
王涯《月令圖》一軸
李綽《秦中歲時記》一卷
韋行規《保生月録》一卷
韓鄂《四時纂要》五卷
《歲華紀麗》二卷

右農家類十九家，二十六部，二百三十五卷。失姓名六家，王方慶以下不著録十一家，六十六卷。

道教之學

《全唐文》卷七一二李渤《真系》 今道門以經籙授受，所自來遠矣。其昭彰尤著，使縉紳先生不惑者，自晉興寧乙丑歲，衆真降授於楊君，楊君授許君，許君授子元文，元文付經於馬朗。景和乙巳歲，勅取經入華林園。明帝登極，殳季真啓還私解，簡寂陸君南下，立崇虚館，真經盡歸於館。按黄素方因緣值經，准法奉修，亦同師授。其陸君之教，楊、許之胄也。陸授孫君，孫君授陶君，陶君搜摭許令之遺經畧盡矣。陶授王君，王君又從宗道先生得諸勝訣云，經法秘典，大備於王矣。王授潘君，潘君授司馬君，司馬君授李君。李君至於楊君，十三世矣。楊、許並越漢登真，許令亦終獲度世，馬、殳幸會而不業。自陸君已降，則帝者無不趨其風矣。此皆史有明文，或遺迹可訪。又世世從事於斯者，其支裔焉。且知理而不知神，非長生之士也。超理入神，混合於氣，無不爲者，我真宗之道也。道無否泰，教有通塞，塞而通之者，存乎其人。故予述真系，傳其同源分派者。録名仙籍，不緝於此。時貞元乙酉歲七月二十一日，於廬山白鹿洞棲真堂中述。

《全唐文》卷九二四司馬承禎《真觀》 夫觀者，智士之先鑒，能人之善察。究儻來之禍福，説動静之吉凶。得見機前，因之造適，深祈衛定，功務全生。自始之末，行無遺累，理不違此，故謂之真觀。然則一餐一寢，居爲損益之源；一言一行，堪成禍福之本。雖則巧持其末，不如拙戒其本，觀本知末，又非躁競之情。是故收心簡事，日損有爲，體静心閑，方能觀見真理。故《經》云：「常無欲

以觀其妙。」

然於修道之身，必資衣食。事有不可廢，物有不可棄者，當須虛襟而受之，明目而當之，勿以爲妨，心生煩躁。若見事爲事而煩燥者，心病已動，何名安心？夫人事衣食者，我之船舫。我欲渡海，事資船舫。渡海若訖，理自不留。何因未渡，先欲廢船。衣食虛幻，實不足營。爲欲出離塵幻，故求衣食。雖有營求之事，莫生得失之心。則有事無事，心常安泰。與物同求，而不同貪；與物同得，而不同積。不貪故無憂，不積故無失，迹每同人，心常異俗。此實行之宗要，可力爲之。

前雖斷簡，病有難除者，且依法觀之。若色病重者當觀染，色都由想耳。想若不生，終無色事。若知色想外空，色心內妄，妄心空想，誰爲色主。《經》云：「色者全是想耳。」想悉是空，何有色耶？

又思襖妍美色，甚於狐魅，狐魅惑人，令人厭患。身雖致死，不入惡道，爲厭患故永離邪婬。襖艷惑人，令人愛著。乃至身死，留戀彌深。爲邪念故，死墮地獄。永失人道，福路長乖。故《經》云：「今世發心爲夫妻，死後不得俱生人道。」所以者何？爲邪念故。

又觀色若定是美，何故魚見深入，鳥見高飛，倮人以爲穢濁，賢士喻之刀斧。一生之命，七日不食，便至於死。百年無色，翻免夭傷。故知色者非身心之切要，適爲性命之讎賊。何乃繫戀，自取銷毀？

若見他人爲惡，心生嫌惡者，猶如見人自殺，己身引項，承取他刃，以自害命。他自爲惡，不遣代當，何故引取他惡，以爲己病？又見爲惡者若可嫌，見爲善者亦須惡，夫何故？同障道故。

若苦貧者，則審觀之，誰與我貧？天地平等，覆載無私，我今貧苦，非天地也。父母生子，欲令富貴，我今貧賤，非由父母。人及鬼神，自救無暇，何能有力，將貧與我？進退尋察，無所從來，乃知我業也，乃知天命也。業由我造，命由天賦。業命之有，猶影響之逐形聲，既不可逃，又不可怨。唯有智者，因而善之，樂天知命，不覺貧之可苦。故莊子云：「業入而不可舍爲自業。」故貧病來入，不可舍止。《經》云：「天地不能改其操，陰陽不能迴其業。」由此言之，故知真命非假物也，有何怨焉？

又如勇士逢賊，無所畏懼，揮劍當前，群寇皆潰。功勛一立，榮祿終身。今有貧病惱害我者，則寇賊也，我有正心則勇士也。用智觀察，則揮劍也。惱累消除，則戰勝也。湛然常樂，則榮祿也。凡有苦事，來迫我心，不作此觀，而生憂惱者，如人逢賊，不立功勛，棄甲背軍，以受逃亡之罪，去樂就苦，何可愍焉！

若病者，當觀此病，由有我身，我若無身，患無所託。故《經》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次觀於心，亦無真宰，內外求覓，無能受者，所有計念，從妄心生。若枯體灰心，則萬病俱泯。」

若惡死者，應念我身，是神之舍，身今老病，氣力衰微。如屋朽壞，不堪居止，自須舍離，別處求安。身死神逝，亦復如是。若戀生惡死，拒違變化，則神識錯亂，自失正業。以此託生受氣之際，不感清秀，多逢濁辱。蓋下愚貪鄙，實此之由。是故當生不悅，順死無惡者，一爲生死理齊，二爲後身成業。若貪愛萬境，一愛一病，一肢有疾，猶令舉體不安。而向一心萬疾，身欲長生，豈可得乎？凡有愛惡，皆是妄生，積妄不除，何以見道。是故心舍諸欲，住無所有，除情正信，然後返觀舊所癡愛，自生厭薄。若以合境之心觀境終身不覺有惡。如將離境之心觀境，方能了見是非。譬如醒人，能知醉者爲惡。如其自醉，不覺他非。故《經》云：「吾本棄俗厭離人間。」又云：「耳目聲色，爲予留愆。鼻口所喜，香味是怨。」老君厭世棄欲，猶見香味爲怨。嗜欲之流，焉知鮑肆爲臭哉！

《全唐文》卷九二四司馬承禎《收心》 夫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師。靜則生慧，動則成昏。欣迷幻境之中，唯言實是；甘宴有爲之內，誰悟虛非。心識顛癡，良由所托之地。且卜鄰而居，猶從改操；擇交而友，尚能致益。況身離生死之境，心居至道之中，安不舍彼乎！能不得此乎！所以學道之初，要須安坐，收心離境。住無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虛無，心乃合道。故《經》云：「至道故之，中寂所有，神用無方，心體亦然。」

源其心體，以道爲本。但爲心神被染，蒙蔽漸深，流浪日久，遂與道隔。今若能淨除心垢，開釋神本，名曰修道。無復流浪，與道冥合。安在道中，名曰歸根。守根不離，名曰靜定。靜定日久，病消命復。復而又續，自得知常。知則無所不明，常則永無變滅。出離生死，實由於此。是故法道安心，貴無所著。故《經》云：「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若執心住空，還是有所，非謂無所。凡住有所，則自令人心勞氣發，既不合理，又反成疾。

但心不著物，又得不動，此是真定，正基用此爲定。心氣調和，久益輕爽，以此爲驗，則邪正可知。若心起皆滅，不簡是非，永斷知覺，入於盲定。若任心所

起，一無收制，則與凡人元來不別。若唯斷善惡，心無指歸，肆意浮游。待自定者徒自誤耳。若遍行諸事，言心無染者，於言甚美，於行甚非。真學之流，特宜戒此。

今則息亂而不滅照，守静而不著空，行之有常，自得真見。如有時事或法有要疑者，且任思量。今事得濟，所疑復悟，此亦生慧正根，事訖則止，實莫多思。多思則以知害恬，爲子傷本。雖騁一時之俊，終虧萬代之業。若煩邪亂想，隨覺則除。若聞毀譽之名，善惡等事，皆即撥去，莫將心受。若心受之即心滿，心滿則道無所居。所有聞見，如不聞見，則是非美惡，不入於心。心不受外，名曰虚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虚，則道自來止。故《經》云：「人能虚心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内心既無所著，外行亦無所爲。非静非穢，故毀譽無從生；非智非愚，故利害無由至。實則順中爲常，權可與時消息。苟免諸累，是其智也。若非時非事，役思強爲者。自云不著，終非真覺。何邪？心法如眼也。纖毫入眼，眼則不安。小事關心，心必動亂。既有動病，難入定門。是故修道之要，急在除病。病若不除，終不得定。又如良田，荆棘未誅，雖下種子，嘉苗不成。愛見思慮，是心荆棘，若不除翦，定慧不生。或身居富貴，或學備經史，言則慈儉，行乃貪殘，辯足以飾非，勢足以威物，得則名己過必尤人。此病最深，雖學無益。所以然者爲自是故。

然此心由來依境未慣獨立。乍無所託，難以自安。縱得暫安，還復散亂。隨起隨制，務令不動，久久調熟，自得安閑。無問晝夜，行止坐卧，及應事之時，常須作意安之。若心得定，但須安養，莫有惱觸。少得定分，則堪自樂，漸漸馴狎，唯覺清遠。平生所重，已嫌弊漏，况因定生慧，深達真假乎！牛馬家畜也，放縱不收，猶自生鯁，不受駕御。鷹鸇野鳥也，被人繫絆，終日在手，自然調熟。况心之放逸，縱任不收，唯益粗疏，何能觀妙。故《經》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夫法之妙者，其在能行，不在能言。行之則此言爲當，不行則此言爲妄。又時人所學貴難賤易。若深論法帷，廣説虚無，思慮所不達，行用所無階者，則歎不可思議。而下風盡禮，如其信言不美，指事陳情，聞則心解，言則可行者，此實不可思議，而人不信。故《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夫唯不知，是以不吾知也。」或有言火不熱，燈不照闇，稱爲妙義。夫火以熱爲用，燈以照爲功。今則盛言火不熱，未賞一時廢火，空言燈不照闇，必須終夜然燈。言行相違，理實無取。此只破相之言，而人反以爲深元之妙。雖則惠子之宏辯，莊生以爲不堪。膚受之流，誰能科簡，至學之士庶不留心。

或曰：夫爲大道者，在物而心不染，處動而神不亂，無事而不爲，無時而不寂。今猶避事而取静，離動而之定，勞於控制，乃有動静二心。滯於住守，是成取舍兩病。不覺其所執，仍自謂道之階要，何其謬耶！

述曰：總物而稱大道，物之謂道，在物而不染，處事而不亂，真爲大矣，實爲妙矣。然則吾子之鑒，有所未明。何則？徒見貝錦之輝煥，未曉始抽於素絲；纔聞鳴鶴之冲天，詎識先資於穀食。蔽日之幹，起於毫末；神凝之聖，積習而成。今徒學語其聖德，而不知聖之所以德。可謂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何其造次哉！故《經》云：「元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全唐文》卷三六李世民《命李含光修功德勅》　敬問元静先生：昨弟子唐若倩至，具知去月十一日功德事畢。【略】至年下，且請尊師於所居修功德，以助履新。至來載春和，復請尊師於茅山，上爲宗社，下爲黎元，修河圖大齋，應緣功德之物，觸新再造，無以多勞，所利者廣。又道德相親，氣味縣合，諸山聖迹，多有異人，若有尋訪尊師，當爲弟子招致也。甚寒，尊師道體安和。唐若倩還，遣書，指不多及。

劉肅《大唐新語》卷九《著述》　道家有庚桑子者，代無其書。開元末，襄陽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莊子》謂之庚桑子，《史記》作亢桑子，《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源又取《莊子・庚桑楚》一篇爲本，更取諸子文義相類者，合而成之。亦行於代。

王讜《唐語林》卷六　李丞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爲（崽）〔岩〕郎？」聖顔不悦，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向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弘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玄宗帝以天降之寶，因改年號爲天寶也。」聖顔然後大悦。又韋渠牟曾爲道士及僧，德宗問：「卿從道門，本師復是誰？」渠牟曰：「臣師李仙師，仙師師張果老先生，肅宗皇帝師李仙師爲仙帝，臣道合爲陛下師。由跡微官卑，故不足爲陛下師。」渠牟亦效李相泌之對也。

趙璘《因話録》卷四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弘，皆道業絶高，遠近欽敬，時號「田蔣」。田以虚無爲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飾，而天格清峻，人見者褊悋盡去。吕侍郎渭、楊侍郎憑，相繼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略】有歐陽平者，行業亦高，又兄事蔣君，於田君即鄰于入室。歐陽曾一夕夢三金爐自天而下，若

有所召。既寤，潛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君蛻去，蔣次之，歐陽亦逝。桐柏山陳寡言、徐靈府、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沌，蔣之門人也。陳、徐在東南，品第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入道，科法清嚴，今爲南嶽首冠。

《全唐文》卷七三九施肩吾《識人論》 上清元格曰：「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足，韜光晦跡，自衛其身，人不知也。道未足於己，言已輕於人，事未充於內，驕已見乎外，好勝於人，人不知也。修真之士，識人爲先務。當其取士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及其求法也，察其理而驗其功。勿以人而廢言，防其大辯若訥者，勿以言而用人，防其善爲説辭者。或大醇而小疵，始愚而終聖，修真之士，亦有知人之鑑，不可不奉無上之道也。」西山記曰：「古今聖賢，雖有兼人之智，普照之明，未嘗不先求於人，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人之模範也。黄帝求赤松子，半年方得中戒經，止於防外行之失。劉安玉師王道原，終年始得小術法，又不及修養之事。陰長生不以馬明生久病而怠其業，葛稚川不以鄭思遠家法而誨於人。耳朱度胡氏而始終如一，方昉遇金華而遠近相隨。張夢乾三遇海蟾，方得三乘之法；解志一一見旌陽，盡授九轉之功。王猛見長壽大仙，談笑之間而識破大道；梅福遇大洞真君，步趨之次而訣盡天機。歷古非無神仙以入南州，然修真之士不遇者，於識人之際不明也。其或道貌古顔，辯詞利口者，始謂得神仙，悠久弛之，常俗之輩，學而不遇，一也。或業重福薄，不信天機，輕命重財，甘爲下鬼，録人纖惡，棄人大善，雖見其人，不聽其言，雖聽其言，不納其理，終無所得，仙凡自隔，遇而不得，二也。或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縱得真訣，自生懈怠，悦須臾，厭持久，朝爲夕改，坐望立成，得而不守，三也。又況交結狂徒，尋搜異論，廢時亂日，何以成功。古人上士，始也博覽丹書，次以遍參道友，以道對言，所參無異論，以人合道，所師無狂徒。嗟夫！愚而自專，賢否不辯，賤而自用，邪正不分，論識人之去就，不可勝舉也。故古今上聖真人，未修鍊，先修養，故曰：沐浴不可當風，若幽室静房，閉目冥心，平身正坐，使元氣上升，通滿四大，上入泥丸，此真沐真浴，萬倍於外之水火也。又曰：不欲遠唾以損氣，不欲疾步以損筋，不欲極視而昏睛，不欲極聽而傷腎，不欲久立而傷骨，不欲久卧而傷肉。多睡濁神，頻醉散氣，多汗損血，力困傷形。奔車走馬，氣亂而神驚，望高登峻，魄散而魂飛。養形之道，安而不勞，勞而不乏，其力静而不撓，撓而不亂。其氣外有所補，内有所益，然後識五行以保全沖和之氣，外固内真，兩皆得趣，可以長久矣。

薛用弱《集異記》補編《茅安道》 唐茅安道，廬山道士，能書符役鬼，幻化無端。從學者常數百人。曾授二弟子以隱形洞視之術。

盧肇《逸史·驟鞭客》 茅山黄尊師，法籙甚高。於茅山側，修起天尊殿，講説教化，日有數千人。

《雲笈七籤》卷一一二《神仙感遇傳下·黄尊師》 茅山黄尊師，法籙甚高，嘗於山前修觀，起天尊殿，置講求資，日有數千人。

張讀《宣室志》輯佚 趙州昭慶民駱玄素者，爲小吏，得罪於縣令，遂遁迹而去。令怒，分捕甚急。遂匿身山谷中，忽遇老翁，衣褐衣，質狀凡陋，策杖立於長松之下，召玄素訊之曰：「爾安得至此邪？」玄素對：「得罪於縣令，遁逃至此，幸翁見容。」翁引玄素入深山，僅行十餘里，至一巖穴，見二茅齋東西相向，前臨積水，珍木奇花，羅列左右。有侍童一人，年甚少，總角，衣短褐，白衣緯帶草鳥，居於西齋。其東齋有藥灶，命玄素候火。老翁自稱南真君，命玄素以東真呼之。東真以藥十餘粒，令玄素餌之，且曰：「可以治饑矣。」自是玄素絶粒。僅歲餘，授符術及吸氣之法，盡得其妙。一日又謂玄素曰：「子可歸矣。」既而送玄素至縣南數十里，執手而别。自此以符術行里中。

陸長源《辨疑志》 李長源常服氣導引，并學禹步方術之事。凡數十年，自謂得靈精妙，而道已成。遠近輩親敬師事者甚多。

陸長源《辨疑志》 華山道士明思遠，勤修道籙三十餘年，常教人金水分形之法，并閉氣存思。師事甚衆。

錢儼《吴越備史》卷一 江東羅隱每就方遠授子書，方遠必瞑目而授，餘無他論。門人夏隱言謂方遠曰：「羅記室令公上客，先生何不與之語？」方遠曰：「隱才高性下，吾非授書不欲及他事。」而隱亦盡師事之禮。

《新唐書·藝文志三》 《鬻子》一卷鬻熊。
《老子道德經》二卷李耳。
又三卷
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經》二卷
王弼注《新記玄言道德》二卷
又《老子指例略》二卷
蜀才注《老子》二卷
鍾會《注》二卷

羊祜《注》二卷
又《解釋》四卷
孫登注《老子》二卷
王尚《注》二卷
袁真《注》二卷
張憑《注》二卷
劉仲融《注》二卷
陶弘景《注》四卷
樹鍾山《注》二卷
李允愿《注》二卷
陳嗣古《注》二卷
僧惠琳《注》二卷
惠嚴《注》二卷
鳩摩羅什《注》二卷
義盈《注》二卷
程韶《集注》二卷
任真子《集解》四卷
張道相《集注》四卷
盧景裕、梁曠等《注》二卷
安丘望之《老子章句》二卷
又《道德經指趣》三卷
王肅《玄言新記道德》二卷
梁曠《道德經品》四卷
嚴遵《指歸》十四卷
何晏《講疏》四卷
又《道德問》二卷
梁武帝《講疏》四卷
又《講疏》六卷
顧歡《道德經義疏》四卷
又《義疏治綱》一卷
孟智周《義疏》五卷
戴詵《義疏》六卷
葛洪《老子道德經序訣》二卷
韓莊《玄旨》八卷
劉遺民《玄譜》一卷
《節解》二卷
《章門》一卷
李軌《老子音》一卷
《鶡冠子》三卷
張湛注《列子》八卷列禦寇。
郭象注《莊子》十卷莊周。
向秀《注》二十卷
崔譔《注》十卷
司馬彪《注》二十一卷
又《注音》一卷
李頤《集解》二十卷
王玄古《集解》二十卷
李充《釋莊子論》二卷
馮廓《老子指歸》十三卷
又《莊子古今正義》十卷
梁簡文帝《講疏》三十卷
王穆《疏》十卷
又《音》一卷
《莊子疏》七卷
《文子》十二卷
《廣成子》十二卷商洛公撰，張太衡注。
《唐子》十卷唐滂。
《蘇子》七卷蘇彥。
《宣子》二卷宣聘。
《陸子》十卷陸雲。

《抱朴子内篇》二十卷葛洪。
《孫子》十二卷孫綽。
《苻子》三十卷苻朗。
《賀子》十卷賀道養。
《牟子》二卷牟融。
傅奕注《老子》二卷
楊上善注《老子道德經》二卷
又注《莊子》十卷
《老子指略論》二卷太子文學。
辟閭仁謂注《老子》二卷聖曆司禮博士。
賈大隱《老子述義》十卷
陸德明《莊子文句義》二十卷
玄宗注《道德經》二卷
又《疏》八卷天寶中加號《玄通道德經》，世不稱之。
盧藏用注《老子》二卷
又注《莊子内外篇》十二卷
邢南和注《老子》開元二十一年上。
馮朝隱注《老子》
白履忠注《老子》
李播注《老子》
尹知章注《老子》
傅奕《老子音義》並卷亡。
陸德明《老子疏》十五卷
逄行珪注《鬻子》一卷鄭縣尉。
陳庭玉《老子疏》開元二十年上，授校書郎。卷亡。
陸希聲《道德經傳》四卷
吴善經注《道德經》二卷貞元中人。
楊上善《道德經三略論》三卷
道士成玄英注《老子道德經》二卷
又《開題序訣義疏》七卷
注《莊子》三十卷
《疏》十二卷玄英，字子實，陝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至京師。永徽中，流郁州。書成，道王元慶遣文學賈鼎就授大義，嵩高山人李利涉爲序，唯《老子注》、《莊子疏》著録。
張游朝《南華象罔説》十卷
又《沖虚白馬非馬證》八卷張志和父。
孫思邈注《老子》卷亡。
又注《莊子》
柳縱注《莊子》開元二十年上，授章懷太子廟丞。
尹知章注《莊子》並卷亡。
甘暉、魏包注《莊子》卷亡。開元末奉詔注。
元載《南華通微》十卷
張志和《太易》十五卷
又《玄真子》十二卷韋詣作《内解》。
陳庭玉《莊子疏》卷亡。
道士李含光《老子莊子周易學記》三卷
又《義略》三卷含光，揚州江都人，本姓弘，避孝敬皇帝諱改焉，天寶間人。
張隱居《莊子指要》三十三篇名九垓，號渾淪子，代、德時人。
帥夜光《三玄異義》三十卷幽州人。開元二十年上，授校書郎，直國子監。
徐靈府注《文子》十二卷
李暹訓注《文子》十二卷
王士元《亢倉子》二卷天寶元年，詔號《莊子》爲《南華真經》，《列子》爲《沖虚真經》，《文子》爲《通玄真經》，《亢桑子》爲《洞靈真經》。然《亢桑子》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
《无能子》三卷不著人名氏，光啓中隱民間。
凡神仙三十五家，五十部，三百四十一卷。失姓名十三家，自《道藏音義》以下不著録六十二家，二百六十五卷。
尹喜《高士老君内傳》三卷
玄景先生《老子道德簡要義》五卷
梁簡文帝《老子私記》十卷
戴詵《老子西升經義》一卷

韋處玄集解《老子西升經》二卷
《老子黃庭經》一卷
《老子探真經》一卷
《老君科律》一卷
《老子宣時誡》一卷
《老子入室經》一卷
《老子華蓋觀天訣》一卷
《老子消水經》一卷
《老子神策百二十條經》一卷
鬼谷先生《關令尹喜傳》一卷四皓注。
《清虛真人王君内傳》一卷
王莨《三天法師張君内傳》一卷
李遵《茅君内傳》一卷
吕先生《太極左仙公葛君内傳》一卷
華嶠《紫陽真人周君傳》一卷
趙昇等《仙人馬君陰君内傳》一卷
鄭雲千《清虛真人裴君内傳》一卷
范邈《紫虛元君南岳夫人内傳》一卷
項宗《紫虛元君魏夫人内傳》一卷
王羲之《許先生傳》一卷
《九華真妃内記》一卷
宋都能《嵩高少室寇天師傳》三卷
《王喬傳》一卷
《漢武帝傳》二卷
劉向《列仙傳》二卷
葛洪《神仙傳》十卷
見素子《洞仙傳》十卷
東方朔《神異經》二卷張華注。
又《十洲記》一卷
周季通《蘇君記》一卷

梁曠《南華仙人莊子論》三十卷
《南華真人道德論》三卷
《任子道論》十卷任嘏。
《顧道士論》三卷顧谷。
姬威《渾輿經》一卷
杜夷《幽求子》三十卷
張譏《玄書通義》十卷
陶弘景《登真隱訣》二十五卷
又《真誥》十卷
張湛《養生要集》十卷
《養性傳》二卷
張太衡《無名子》一卷
劉道人《老子玄譜》一卷
劉無待《同光子》八卷侯儼注。
《靈人辛玄子自序》一卷
《華陽子自序》一卷茅處玄。
《無上祕要》七十二卷
《道要》三十卷
馬樞《學道傳》二十卷
郭憲《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四卷
《道藏音義目録》一百一十三卷崔湜、薛稷、沈佺期、道士史崇玄等撰。
《集注陰符經》一卷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淳風、李筌、李洽、李鏊、李銳、楊晟。
李靖《陰符機》一卷
道士李少卿《十異九迷論》一卷
道士劉進喜《老子通諸論》一卷
又《顯正論》一卷
張果《陰符經太無傳》一卷
又《陰符經辨命論》一卷
《氣訣》一卷

《神仙得道靈藥經》一卷
《罔象成名圖》一卷
《丹砂訣》一卷開元二十二年上。
韋弘《陰符經正卷》一卷
李筌《驪山母傳陰符玄義》一卷筌，號少室山達觀子，於嵩山虎口巖石壁得《黃帝陰符》本，題云：「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筌至驪山，老母傳其說。
葉靜能《太上北帝靈文》三卷
李淳風注《泰乾祕要》三卷
楊上器注《太上玄元皇帝聖紀》十卷
崔少元《老子心鏡》一卷
《皇天原太上老君現跡記》一卷文明元年老子降事。
《呂氏老子昌言》二卷
王方慶《神仙後傳》十卷
《玄晉蘇元明太清石壁記》三卷乾元中，劍州司馬纂，失名。
《議化胡經狀》一卷萬歲通天元年，僧惠澄上言乞毀《老子化胡經》，敕秋官侍郎劉如璿等議狀。
《寧州通真觀二十七宿真形圖贊》一卷記天寶中，寧州羅川縣金華洞獲玉像，皆列宿之真，唯少氐宿，改縣爲寧真事。
道士令狐見堯《正一真人二十四治圖》一卷貞元人。
孫思邈《馬陰二君內傳》一卷
又《太清真人煉雲母訣》二卷
《攝生真録》一卷
《養生要録》一卷
《氣訣》一卷
《燒煉祕訣》一卷
《龍虎通元訣》一卷
《龍虎亂日篇》一卷
《幽傳福壽論》一卷
《枕中素書》一卷
《會三教論》一卷
《龍虎篇》一卷青羅子周希彭、少室山人孺登同注。
朱少陽《道引録》三卷浮山隱士，代、德時人。
張志和《玄真子》二卷
戴簡《真教元符》三卷
楊嗣復《九徵心戒》一卷
裴煜《延壽赤書》一卷
紇干臬《序通解録》一卷字咸一，大中江西觀察使。
《守真子秦鑑語》一卷
道士張仙庭《三洞瓊綱》三卷
段世貴《演正一炁化圖》三卷
女子胡愔《黃庭內景圖》一卷
道士司馬承禎《坐忘論》一卷
又《脩生養氣訣》一卷
《洞元靈寶五岳名山朝儀經》一卷
賈參寥《莊子通真論》三卷垂拱中，隱武陵。
白履忠注《黃庭內景經》卷亡。
又《三玄精辨論》一卷
吳筠《神仙可學論》一卷
又《玄綱論》三卷
《明真辨僞論》一卷
《輔正除邪論》一卷
《辨方正惑論》一卷
《道釋優劣論》一卷
《心目論》一卷
《復淳化論》一卷
《著生論》一卷
《形神可固論》一卷
李延章集《鄭綽録中元論》一卷大和人。
施肩吾《辨疑論》一卷睦州人，元和進士第，隱洪州西山。
道士令狐見堯《玉笥山記》一卷

道士李沖昭《南岳小録》一卷
沈汾《續神仙傳》三卷
道士胡慧超《神仙内傳》一卷
《晉洪州西山十二真君内傳》一卷
李渤《真系傳》一卷
李遵《茅三君内傳》一卷
道士胡法超《許遜脩行傳》一卷、
張説《洪崖先生傳》一卷張氳先生，唐初人。
沖虚子《胡慧超傳》一卷失名。慧超，高宗時道士。
《潘尊師傳》一卷師正。
《蔡尊師傳》一卷名南玉，字叔寶，宋祠部尚書廓七世孫，歷金部員外郎，棄官入道。大曆中卒。
劉谷神《葉法善傳》二卷
正元師《謫仙崔少元傳》二卷
陰日用《傳仙宗行記》一卷仙宗，開元資陽道士。
謝良嗣《吴天師内傳》一卷吴筠。
温造《瞿童述》一卷大曆辰溪童子瞿柏庭升仙，造爲朗州刺史，追述其事。
李堅《東極真人傳》一卷果州謝自然。
江積《八仙傳》一卷大中後事。
王仲丘《攝生纂録》一卷
高福《攝生録》三卷
郭霽《攝生經》一卷
上官翼《養生經》一卷
康仲熊《服内元氣訣》一卷
《氣經新舊服法》三卷
《康真人氣訣》一卷
《太无先生炁訣》一卷失名。大曆中，遇羅浮王公傳氣術。
《菩提達磨胎息訣》一卷
李林甫《唐朝煉大丹感應頌》一卷
崔元真《靈沙受氣用藥訣》一卷
又《雲母論》二卷天寶隱岷山。
劉知古《日月元樞》一卷
海蟾子《元英還金篇》一卷
還陽子《太還丹金虎白龍論》一卷隱士，失姓名。
陳少微《大洞鍊真寶經脩伏丹砂妙訣》一卷
嚴静《大丹至論》一卷

佛教之學

《全唐文》卷九〇四靈澗《報京邑門人書》 吾今東行，累有三益：一酬往譴，二順厭生，三成大行。吾有宿累，蒙天慈責，今得見酬，則業累轉滅，唯加心悦，何所憂也。愚夫癡愛，隨處興著，正智不爾，厭不重生。夫浄穢兩境，同號大空，凡聖有情，咸推覺性。覺空平等，何所著也。自度度人，俱利之道，舉人出家，依道利物，願在三有普濟，四生常無退轉。三益如是，汝等宜知，各調浄根業，興善而住，吾無慮矣。

《全唐文》卷九〇八法融《心銘》 心性不生，何須知見。本無一法，誰論薰鍊。往返無端，追尋不見。一切莫作，明寂自現。前際如空，知處迷宗。分明照鏡，隨照冥蒙。一心有滯，諸法不通。去來自邇，胡假推窮。生無生相，生照一同。欲得心浄，無心用功。縱横無照，最爲微妙。知法無知，無知知要。將心守静，猶未離病。生死忘懷，即是本性。至理無詮，非解非纏。靈通應物，常在目前。目前無物，無物宛然。不勞智鑒，體自虚元。念起念滅，前後無別。後念不生，前念自滅。三世無物，無心無佛。衆生無心，依無心出。分別凡聖，煩惱轉盛。計較乖常，求真背正。雙泯對治，湛然明浄。不須功巧，守嬰兒行。惺惺了知，見網轉迷。寂寂無見，暗室不移。惺惺無妄，寂寂明亮。萬物常真，森羅一相。去來坐立，一切莫執。決定無方，誰爲出入。無合無散，不遲不疾。明寂自然，不可言及。心無異心，不斷貪淫。性空自離，任運浮沈。非清非濁，非淺非深。本來非古，見在非今。見在無往，見在本心。本來不存，本來即今。菩提本有，不須用守。煩惱本無，不須用除。靈知自照，萬法歸如。無歸無受，絶觀忘守。四德一生，三身本有。六根對境，分別非識。一心無妄，萬緣調直。心性本齊，同居不攜。無生順物，隨處幽棲。覺由不覺，即覺無覺。得失兩邊，誰論好惡。一切有爲，本無造作。知心不心，無病無藥。迷時捨事，悟罷非異。本無可

取，今何用棄。謂有魔興，言空象備。莫滅凡情，惟教息意。意無心滅，心無行絶。不用證空，自然明徹。滅盡生死，冥心入理。開目見相，心隨境起。心處無境，境處無心。將心滅境，彼此由侵。心寂境如，不遣不拘。境隨心滅，心隨境無。兩處不生，寂靜虛明。菩提影現，心水常清。德性如愚，不立親疎。寵辱不變，不擇所居。諸緣頓息，一切不憶。永日如夜，永夜如日。外似頑嚚，內心虛真。對境不動，有力大人。無人無見，無見常現。通達一切，未嘗不徧。思惟轉昏，汩亂精魂。將心止動，轉止轉奔。萬法無所，惟有一門。不入不出，非靜非喧。聲聞緣覺，智不能論。實無一物，妙智獨存。本際虛沖，非心所窮。正覺無覺，真空不空。三世諸佛，皆乘此宗。此宗毫末，沙界含容。一切莫顧，安心無處。無處安心，處明自露。寂靜不生，放曠縱橫。所作無滯，去住皆平。慧日寂寂，定光明明。照無相苑，朗涅槃城。諸緣忘畢，詮神定質。不起法坐，安眠虛室。樂道恬然，優游真實。無爲無得，依無自出。四等六度，同一乘路。心若不生，法無差互。知生無生，現前常住。智者方知，非言詮悟。

義净《南海寄歸内法傳》卷二三《師資之道》 夫教授門徒，紹隆之要。若不存念，則法滅可期。事須慇勤，無宜網漏。律云：每於晨旦，先嚼齒木，次可就師，奉其齒木、澡豆、水巾，敷置坐處，令安穩已。然後禮敬尊儀，旋繞佛殿。却就師處，攝衣一禮，更不重起。合掌三叩，雙膝踞地，低頭合掌問云：「鄔波馱耶存念。」或問云：「阿遮利耶存念。」「我今請白，不審鄔波馱耶宿夜安不？四大平和不？動止輕利，飲食銷不？旦朝之餐可能進不？」斯則廣略隨時也。師乃量身安不，具答其事。次於隣近比房住能禮其大者，次讀少許經，憶所先受，日新月故，無虧寸陰。待至日小食時，量身輕重，請白方食。何勞未曉，覓粥怱怱，不及白本師，無由嚼齒木，不暇觀蟲水，豈容能洗浄。寧知爲一盂之粥，便違四種佛教。訛替之本，皆從此來，願住持之家善應量處。

凡剃髮披縵條，出家近圓已，律云唯除五事不白，自外一一皆須白師，不白得罪。五事者：一嚼齒木，二飲水，三大便，四小便，五界中四十九尋内制底畔睇。且如欲食白者，須就師邊，依禮拜法，而白師云：「鄔波馱耶存念，我今請白洗手洗器，欲爲食事。」師云：「謹慎。」諸餘白事類此。應知師乃量事度時，與其進止。知有多事，便可一時併白。若其解律，五夏得離本師，人間遊行，進求餘業，到處還須依止。十夏既滿，依止方休。大聖殷勤，意在於此。如不解律，依他盡形。設無大者，依小而住，唯除禮拜，餘並爲之。豈得晨朝問安，曾不依律，隨有事至，寧知白言。或有旦暮兩時，請其教誡，雖復權申訓誨，律文意不如是。何則？白者不的其事，答者何所商量。白事之言，故不然也。但爲因循，日久逐省，誰肯勞煩？必能准教奉行，即是住持不絶。若將此以爲輕者，餘更何成重哉？故律文云：寧作屠兒，不授他具戒，捨而不教也。

又西國相承，事師之禮，初夜後夜，到其師所。師乃先遣弟子安坐，三藏之中，隨時教授，若事若理，不令空過。察其戒行，勿使虧違。知有所犯，即令治懺。弟子方乃爲師案摩身體，襞疊衣裳，或時掃拭房庭，觀蟲進水，片有所作，咸皆代爲。斯則敬上之禮也。若門徒有病，即皆躬自抱持，湯藥所須，憂同赤子。然佛法綱紀，以教誨爲首，如輪王長子，攝養不輕，律有明言，寧容致慢。

上言制底畔睇者，或云制底畔彈那。大師世尊既涅槃後，人天並集，以火焚之。衆聚香柴，遂成大積，即名此處以爲質底，是積聚義。據從生理，遂有制底之名。又釋一想世尊衆德俱聚於此，二乃積甎土而成之，詳傳字義如是。或名窣睹波，義亦同此。舊惣云塔，別道支提，斯皆訛矣。或可俱是，衆共了名，不論其義。西方釋名，略有二種，一有義名，二無義名。有義名者，立名有由，即依名義而釋之也，名體一向相稱。如釋善入之名者，初依德跡，即是依義立名。次云或共了知，即是不論其義，但據世人共喚爲善入，即是無義之名。畔睇者，敬禮也。凡欲出外禮拜尊像，有人問云：「何所之適？」答曰：「我向某處制底畔睇。」

凡禮拜者，意在敬上自卑之儀也。欲致敬時，及有請白，先整法衣，搭左肩上，摩衣左腋，令使著身，即將左手向下，掩攝衣之左畔，右手隨所掩之衣裙。既至下邊，卷衣向膝，兩膝俱掩，勿令身現。背後衣緣，急使近身。掩攝衣裳，莫遣垂地。足跟雙竪，脊須平直。十指布地，方始叩頭。然其膝下迴無衣物，復還合掌，復還叩地，殷勤致敬，如是至三。必也尋常，一禮便罷，中間更無起義。西國見爲三拜，人皆怪之。若恐額上有塵，先須摩手令浄，然後拭之。次當拂去兩膝頭土，整頓衣裳，在一邊坐。或可暫時竚立，尊者即宜賜坐，必有呵責，立亦無傷。斯乃佛在世時，迄乎末代，師弟相傳，于今不絶。如經律云，來至佛所，禮佛雙足，在一邊坐，不云敷坐。具禮三拜，在一邊立，斯其教矣。但尊老之處，多座須安，必有人來，准儀而坐。

凡是坐者，皆足蹋地，曾無帖膝之法也。律云應先嗢屈竹迦，譯爲蹲居。雙足履地，兩膝皆竪，攝斂衣服，勿令垂地，即是持衣説浄常途軌式。或對別人而

說罪，或向大衆而申敬，或被責而請忍，或受具而禮僧，皆同斯也。或可雙膝著地，平身合掌，乃是香臺瞻仰讚歎之容矣。然於床上禮拜，諸國所無。或敷氈席，亦不見有。欲敬反慢，豈成道理？至如床上席上，平懷尚不致恭，況禮尊師大師，此事若爲安可？西國講堂食堂之内，元來不置大床，多設木枯并小床子，聽講食時，用將踞坐，斯其本法矣。神州則大床方坐，其事久之。雖可隨時設儀，而本末之源須識。

《全唐文》卷九一四法藏《心經畧疏序》　夫以真源素範，沖漠隔於筌罣，妙覺元猷，奥賾超於言象。雖真俗雙泯，二諦恒存，空有兩亡，一味常顯。良以真空未嘗不有，即有以辨於空，幻有未始不空，即空以明於有。有空有，故不有，空有空，故不空。不空之空，空而非斷，不有之有，有而不常。四執既亡，百非斯遣，般若元旨，斯之謂歟。若歷事備陳，言過二十萬頌，若撮其樞要，理盡一十四行。是知詮真之教，乍廣畧而隨緣，超言之宗，性圓通而俱現。般若心經者，實謂曜昏衢之高炬，濟苦海之迅航，拯物導迷，莫斯爲最。然則般若以神鑒爲體，波羅蜜多以到彼岸爲功，心顯要妙所歸，經乃貫穿言教。從法就喻，詮旨爲目，故言《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全唐文》卷九一四法藏《華嚴經指歸序》　夫以主教圓通，盡虚空於塵刹，帝珠方廣，攬法界於毫端。無礙鎔融，盧舍那之妙境，有崖斯泯，普賢眼之元鑒。浩瀚微言，實叵尋其旨趣，宏深法海，尤罕測於宗源。今畧舉大綱，開茲十義，撮其機要，稱曰《指歸》。庶探玄之士，麤識其致焉。

《全唐文》卷九一四慧能《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序》　夫《金剛經》者，無相爲宗，無住爲體，妙有爲用。自從達摩西來，爲傳此經之意，令人悟理見性，祇爲世人不見自性，是以立見性之法，世人若了見真如本體，即不假立法。此經讀誦者無數，稱讚者無邊，造疏及註解者凡八百餘家。所説道理，各隨所見，見雖不同，法即無二。宿植上根者，一聞便了，若無宿慧，讀誦雖多，不悟佛意。是以解釋聖義，斷除學者疑心，若於此經，得旨無疑，不假解説，從上如來所説善法，爲除凡夫不善之心。經是聖人之語，教人聞之，從凡悟聖，永息迷心。此一卷經，衆人性中，本有不見，見者但讀誦文字。若悟本心，始知此經不在文字。若能明了自性，方信一切諸佛，從此經出。今恐世人身外覓佛，向外求經，不發内心，不持内經，故造此訣，令諸學者持内心經，了然自見清淨佛心，過於數量，不可思議。後之學者，讀經有疑，見此解義，疑心釋然，更不用訣。所冀學者同見鑛中金性，以智慧火鎔鍊，鑛去金存。我釋迦本師説《金剛經》，在舍衛國，因須菩提起問，佛大悲爲説，須菩提聞法得悟，請佛與法安名，令後人依而受持。故經云：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爲《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如來所説：《金剛般若波羅蜜》，與法爲名，其意謂何？以金剛世界之寶，其性猛利，能壞諸物。金雖至堅，羚羊角能壞。金剛喻佛性，羚羊角喻煩惱。金雖堅剛，羚羊角能碎，佛性雖堅，煩惱能亂。煩惱雖堅，般若智能破，羚羊角雖堅，賓鐵能壞。悟此理者，了然見性。《涅槃經》云：見佛性者，不名衆生，不見佛性，是名衆生。如來所説金剛喻者，祇爲世人性無堅固，口雖誦經，光明不生，外誦内行，光明齊等。内無堅固，定慧即亡，口誦心行，定慧均等。是名究竟。金在山中，山不知是寶，寶亦不知是山，何以故？爲無性故。人則有性，取其寶用，得遇金師，鑿鑿山破，取鑛烹鍊，遂成精金，隨意使用，得免貧苦。四大身中，佛性亦爾，身喻世界，人我喻山，煩惱喻鑛，佛性喻金，智慧喻工匠，精進猛勇喻鑿鑿。身世界中，有人我山，人我山中，有煩惱鑛，煩惱鑛中，有佛性寶，佛性寶中，有智慧工匠。用智慧工匠，鑿破人我山，見煩惱鑛，以覺悟火烹鍊，見自金剛佛性，了然明淨，是故以金剛爲喻。因爲之名也。空解不行，有名無體，解義修行，名體俱備，不修即凡夫，修即同聖智，故名金剛也。何名般若？是梵語，唐言智慧。智者不起愚心，慧者有其方便，慧是智體，智是慧用，體若有慧，用智不愚，體若無慧，用愚無智。祇爲愚癡未悟，故修智慧以除之也。何名波羅蜜？唐言到彼岸。到彼岸者，離生滅義。祇緣世人性無堅固，於一切法上，有生滅相，流浪諸趣，未到真如之地，竝是北岸。要具大智慧，於一切法圓滿，離生滅相，即是到彼岸。亦云心迷則此岸，心悟則彼岸，心邪則此岸，心正則彼岸。口説心行，即是法身有波羅蜜，口説心不行，即無波羅蜜也。何名爲經，經者徑也，是成佛之道路。凡人欲臻斯路，當内修般若行，以至究竟。如或但能誦説，心不依行，自心則無經。實見實行，自心則有經，故此經如來號爲《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全唐文》卷三七六任華《送標和尚歸南岳便赴上都序》　南岳有大比丘，其名曰道標，性聰惠穎悟，通於禪門，精於律儀，善於説法，該於儒術。是以禪師伯之，律師仰之，法師宗之，儒流服之。自登戒壇，凡四十餘夏，致弟子彌漫於江嶺閒，不下萬二千人。不然，安得前後連率，新舊岳牧，莫不嚮風稽首焉。屬我中司隴西公方崇東流之法，化南越之俗，是以惠然杖錫，而公待之禮敬甚厚。前隴西公曰：《維摩經》不云乎：「法無往來，常不住故。」《金剛經》不云乎：「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每念雙林樹下，將歸乎湘東郡；又憶王舍城中，當詣於漢北闕。公難違其意，悵然久之，乃命幕中樂安任華爲之序。序云：「彼上人者，甚爲稀有，方以般若爲舟，而浮於洞庭，以大乘爲車，而游於京師。皇帝深信釋氏，必將延入內殿，問以祕藏，豈唯將相得歸依之地，王侯發迴向之心而已乎？王疑曰：如吾言焉。」

牛肅《紀聞・法將》 長安有講《涅槃經》僧曰法將，聰明多識，聲名籍甚。所在日講，僧徒歸之如市。

牛肅《紀聞・洪昉禪師》 陝州洪昉，本京兆人，幼而出家，遂證道果。志在禪寂，而亦以講經爲事，門人常數百。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永泰〇〇二・大唐東都荷澤寺歿故第七祖國師大德於龍門寶應寺龍首腹建身塔銘》 粵自佛法東流，傳乎達摩，達摩傳可，可傳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惠能，能傳神會。宗承七葉，永播千秋。說般若之真乘，直指見性；談如來之法印，唯了佛心。

獨孤及《毘陵集》卷九《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隨故鏡智禪師碑銘并序》 按《前志》，禪師號僧璨，不知何許人也。出見于周、隋間，傳教于惠可大師，摳衣于鄴中，得道于司空山，謂身相非真，故宗有瘡疾。謂法無我所，故居不擇地。以衆生病爲病，故所至必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內外，不在其中間，故足言不以文字。其教大略以寂照妙用攝流注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亦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禪門率是道也，上膺付囑，下拯昏疑，大雲垂陰，國土爲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無去也，既而以袈裟與法俱付悟者，道存形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矣。皇帝即位後五年，歲次庚戌，及剖符是州，登禪師遺居，周覽陳迹，明徵故事，其荼毘起塔之制，實天寶丙戌中別駕前河南少尹趙郡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隋內史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刑部尚書贈太尉河南房公琯繼論撰之；而宏道之典、易名之禮，則朝廷方以多故而未遑也。長老比丘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澗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焉，與禪衆寺大律師釋澄俊同寅叶恭，亟以爲請。會是歲，嵩嶽在比丘釋惠融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盧江，俱纂我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懼像法之本根墜于地也，願申無邊衆生之宏誓以抒罔極。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於是七年夏，四月，上沛然下興廢繼絕之詔，册謚禪師曰「鏡智」，塔曰「覺寂」，以大德僧七人灑掃供養。天書錫命，暉煥崖谷，衆庶踴躍，謂大乘中興。是日大比丘衆議立石於塔東南隅，紀心法興廢之所以然。及以爲初中國之有佛教，自漢孝明始也，歷魏、晉、宋、齊，施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布施、持戒，天下惑於報應而人未知禪，世與道交相喪。至菩提達摩大師，始示人以諸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脩。迨禪師三葉，其風浸廣，真如法味日漸月漬，萬木之根莖枝葉悉沐我雨，然後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粲然行於世間，浹於人心。當時問道於禪師者，其淺者知有爲法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于言下，如燈之照物，朝爲凡夫，夕爲聖賢，雙峯大師道信其人也。其後信公以教傳宏忍，忍公傳慧能、神秀，能公退而老曹溪，其嗣無聞焉。秀公傳普寂，寂公之門徒萬，升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慧者一，曰宏正。正公之廊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荊吳。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籍侔盛。於戲！微禪師，吾其二乘矣，後代何述焉！庸詎知禪師之下生不爲諸佛，故現比丘身以救濁劫乎！亦由堯舜既往，周公制禮，仲尼述之，游、夏宏之，使高堂、后蒼、徐、孟、戴、慶之徒可得而祖焉。夫天以聖賢所振爲木鐸，其揆一也。諸公以爲司馬子長立夫子世家，謝臨川撰慧遠法師碑銘，將令千載之後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丕顯，在此山也。則敷其風，紀其時，宜在法流。及嘗味禪師之道也久，故不讓。其銘曰：

衆生佛性，莫匪宿植。知誘于外，染爲妄識。如浪斯鼓，與風動息。淫騃貪怒，爲刃爲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爲闢度門。即妄了真，以證覺源。啓迪心印，貽我後昆。閒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世，迭付微言。如如禪師，膺期宏宣。世溷法滅，獨與道全。童蒙來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性身本空，我無說焉。如如禪師，道既棄世。將三十紀，妙經乃屆。皇明昭貴，億兆膜拜。凡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非取，誰縛誰解。萬有千歲，此法無壞。

《全唐文》卷五一七梁肅《天台法門議》 論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曰戒定慧。斯道也，始於發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焉。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說，機感不同，所聞益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小大之義，播於諸部，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實爲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得，同詣祕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洎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宗途異，各權所據，矛盾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出現，應機不

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惟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遠，其風益扇。說法者桎梏於文字，莫知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得者謂證，慧解之道，流以忘返，身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法門之大統，或幾乎息矣。既而教不終否，至人利見，慧聞慧思，或躍相繼。法雷之振未普，故木鐸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像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大舜之體相，贊龍樹之遺論，從南岳之妙解，然後用三種止觀，成一事因緣，括萬法於一心，開十乘於八教，戒定慧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而行。是故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人無廢心，心無擇行，行有所證，證有其宗，大師教門，所以爲盛。故其在世也，光昭天下，爲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爲慈氏輔佐。卷舒於普門，示現降德，爲如來所使，階位境智，蓋無得而稱焉。於戲！應跡雖往，微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昭示三藏，又況聞而能思，思而能修，修而能進，進而不已者歟。斯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鮮，啟禪關者或以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之，中人以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之類，以爲斯言至矣，且不逆耳，私欲不廢。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而莫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衆魔外道，爲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下爲不侔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天台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爲子言之如此，故録之以繫於篇。

《全唐文》五一七梁肅《止觀統例議》　夫止觀何爲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馳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絶待以照本，立大車以御正，乘大事而總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説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賾以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元之門可闕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用，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説，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强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爲小爲大，爲通爲別，爲頓爲漸，爲顯爲祕，爲權爲實，爲定爲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爲一爲大，爲圓爲實，爲無住爲中，爲妙爲第一義，是三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爲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爲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爲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舉假則何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修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説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磅礴萬劫而不遺，燾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寓名之曰佛，經號之曰覺，究其旨，其解脱自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畧者，舉其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闕其餘者，非所修之要故也。乘者何也？載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者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矣，豈藉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説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無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偏破者偏無所偏，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説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爲章目，推而廣之不爲繁，統而簡之不爲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也，如懸鏡不可揜也，如通川不可遏也。議家多門，非諍論也，按經證義，非虛説也。辨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絶，卓爾獨立，其孰能爲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疎漏耶！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説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雞而説大鵬，夏蟲之議層冰，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説，文字萬數，廣論果地，無益初學，豈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爲事乎？是大不然。凡所爲上聖之域，豈隔闊遼夐，與凡境杳絶歟。是惟一性而已，得之爲悟，失之爲迷，一理而已。迷而爲凡，悟而爲聖，述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辨異同而究聖神，使羣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於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踣墮落，可勝既乎。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

徒，含識而已，至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爲坑爲穽，有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滂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竅號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罕言而爲密者，有齒舌潛傳爲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爲祖，繼祖爲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七年，智者大師去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小威，又其次曰左谿朗公，其五曰荊溪然公。頂於同門中慧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詞爲本故也。或失則煩，或失則野，當二威之際，緘受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谿始宏解說，而知者蓋寡。荊溪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荊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嗜慾深，耳目塞，雖學而不能知，斯爲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是則業文爲之屨校桎足也，梵句爲之簸糠眯目也。以不能喻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戚戚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迂，其辭之鄙，或薙除之或潤色之。大凡浮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畧之宜，三存其一。於是祛鄙滯，導蒙童，貽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筆削三歲，歲在析木之津，功畢云爾。

《柳宗元集》卷七《南嶽雲峰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峰大師法證，凡蒞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没。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軌行峻特，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爲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爲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髫童毀齒，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燠裘，饑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羣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仵，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泊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没，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静無不爲，生而未始來，歿而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秘必通，以興祠宫，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虢而郭，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八，維終始罔缺，丕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柳宗元集》卷七《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窴穴，其於用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

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爲碑，晉、宋尚法，故爲碑者多法。梁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

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文碑陰。

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皋、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爲弟子。又言師始爲童時，夢大人縞冠素舄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爲請，故末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柳宗元集》卷一五《起廢答》 凡爲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爲律，以敕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蹙浮圖有師道，少而病蹙，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未嘗及人，側匿愧恐殊甚。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倀倀無所師，遂相與出蹙浮圖以爲師，盥濯之，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蹙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生。日饋飲食，時獻巾帨，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

《柳宗元集》卷二五《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遊。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遊，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照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逾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衆。雲、代之間，有靈山焉，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而往解脱者，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振塵朔陲，將欲與

文殊不二之會，脱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

天官顧公、夏官韓公、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劉公，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屠之事者，比比有焉。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蔑衣裓之贈，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盍亦徵其歌詩，以焜耀逌躅，偉長、德璉之述作，豈擅重千祀哉！庶欲竊觀風之職，而知鄭志耳。

《柳宗元集》卷二五《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説，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總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言至虚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羣有之夥則泥而皆存者，其不以遠乎？

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吴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洎孟常州。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

夫衆人之和，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士汪汪也，求道者多半天下。一唱而大行於遠者，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羣蠻之有雷，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爲《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柳宗元集》卷二五《送琛上人南遊序》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爲經，翼而成之者爲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槃》。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脱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

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悦「三觀」之理，晝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爲講説。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爲大，法之爲廣，菩薩大士之爲雄，修而行者之爲空，蕩而無者之爲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爲之言。

《白居易集》卷三九《八漸偈并序》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于東都聖善寺（缽）塔院。越明年二月，有東來客白居易，作《八漸偈》，偈六句四言以讚之。初，居易常求心要於師，師賜我八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由是入於耳，貫於心，達於性，于兹三四年矣。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讚之；廣一言爲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既而升于堂，禮于牀，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偈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辯真妄。

覺偈

惟真常在，爲妄所蒙。真妄苟辯，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真空。

定偈

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爲禪定，乃脱生死。

慧偈

慧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慧。

明偈

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遯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

通偈

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碍。無碍者何？變化自在。

濟偈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捨偈

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

《白居易集》卷四一《傳法堂碑》 王城離域有佛寺，號興善。寺之次也，有僧舍，名傳法堂。先是，大徹禪師宴居于是寺，説法于是堂，因名焉。有問師之

名跡。曰：號惟寬，姓祝氏，衢州信安人。祖曰安，父曰皎。生十三歲出家，二十四具戒；僧臘三十九，報年六十三，終興善寺，葬灞陵西原；詔謚曰大徹禪師元和正直之塔云。有問師之傳授。曰：釋迦如來欲涅槃時，以正法密印付摩訶迦葉，傳至馬鳴；又十二葉傳至師子比丘。及二十四葉，傳至佛馱先那。先那傳圓覺達摩，達摩傳大弘可，可傳鏡智璨，璨傳大醫信，信傳圓滿忍，忍傳大鑒能，是爲六祖。能傳南岳讓，讓傳洪州道一，一謚曰大寂。寂即師之師。貫而次之，其傳授可知矣。有問師之道屬。曰：自四祖以降，雖嗣正法，有冢嫡；而支派者，猶大宗、小宗焉。以世族譬之，即師與西堂藏、甘泉賢、勒潭海、臣嚴暉，俱父事大寂，若兄弟然。章敬澄，若從父兄弟。經欽，若從祖兄弟。鶴林素、華嚴寂，若伯叔然。當山忠、東京會，若伯叔祖。嵩山秀、牛頭融，若曾伯叔祖。推而序之，其道屬可知矣。有問師之化緣。曰：師爲童男時，見殺生者，蠢然不忍食，退而發出家心。遂求落髮於僧曇，受尸羅於僧崇，學毗尼於僧如，證大乘法於天台止觀，成最上乘道於大寂道一。貞元六年，始行化閩越間，歲餘，而迴心改服者百數。七年，馴猛虎於會稽，作滕家道場八日，與山神受八戒於鄱陽，作迴嚮道場。十三年，感非人於少林寺。二十一年，作有爲功德於衡國寺。明年，施無爲功德於天宮寺。元和四年，憲宗章武皇帝召見於安國寺。五年，問法於麟德殿。其年，復靈泉於不空三藏也。十二年，二月晦，大說法於是堂，說訖就化。其化緣云爾。有問師之心要。曰：師行禪演法，垂三十年；度白黑衆，殆百千萬億。應病授藥，安可以一說盡其心要乎？然居易爲贊善大夫時，常四詣師，四問道。第一問云：既曰禪師，何故說法？師曰：無上菩薩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有三，其實一也。如江湖河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第二問云：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第三問云：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第四問云：無修無念，亦何異於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名真修。真修者不得動，不得忘，動即近執著，忘即落無明。其心要云爾。師之徒殆千餘，達者三十九人。其入室受道者，有義崇，有圓鏡，以先師常辱與予言，知予嘗醍醐、嗅蒼蔔者有日矣。師既歿後，予出守南賓郡，遠託譔述，迫今而成。嗚呼！斯文豈直起師教，慰門弟子心哉？抑且志吾受然燈記，記靈山會於將來世，故其文不避繁。銘曰：

佛以一印付迦葉，至師五十有九葉，故名師堂爲傳法。

《白居易集》卷四五《與濟法師書》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左：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諭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爲闡提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救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以？若爲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迹也。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總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爲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没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没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也？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乘人說小乘法，爲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爲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基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爲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爲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己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不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爲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

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爲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説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爲説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説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説，必當説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心，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没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説；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陰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陰、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爲五，詳言之則爲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陰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説，則不當名爲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諭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説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易稽首。

《全唐文》卷九一九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書》　至道本乎一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内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惟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沈没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明。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棄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真，猶處陰影滅。若無心妄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放曠任其去住，静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元微，動静未離法界。言止則雙忘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説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無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絶。斯絶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本來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功，般若之與智性，翻覆相成，本智之與始修，實無兩體。雙亡證入，則妙覺圓明，始末該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人一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絶，何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惟忘懷虚朗，消息沖融，其猶透水月華，虚而可見，無心鑒象，照而常空矣。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　(開成四年閏正月)十九日，天台山禪林僧敬文來相見。書云：敬文住天台山禪林寺，隨師在此山中出家廿一，受學《四分律南山鈔》，學天台《法花經止觀》。去年十月初三日離寺，至浙至西蘇州，知日本國有使進獻，有大和尚相從，故此尋訪。敬文又於童年時，隨和尚行滿，見最澄闍梨來取天台教門，爾後計已卅年未得消息。適聞知澄大德亡靈變，道門哀喪，當須奈何。先許，滿和尚却來入天台山，滿和尚已亡化。經十六年，敬文忽聞二大德在，故此尋訪。」受請益僧書：「爰圓仁是前入唐澄和尚之弟子，爲尋天台遺迹，來到此間。緣勅未下，暫住此寺，不得進發，請照之。」敬文書云：「最澄和尚貞元廿一年入天台，後歸本國，深喜得達。所將天台教法，彼土機緣多少。彼國當時儲君，云是南岳示生，令後事宜不委。今既是澄和尚弟子，勅未下前，何不且入天台待。忽住於此，經久勅下來，使即發還本國，如何更得從容」云云。請益僧問：「未審彼天台國清寺幾僧幾座主在？」敬文答云：「國清寺常有一百五十僧久住，夏節有三百已上人泊。禪林寺常有四十人住，夏節七十餘人。國清寺有維那座主，每講《止觀》。廣修座主下成業。禪林寺即是廣修座主長講《法花經止觀玄義》，冬夏不闕。後學座主亦有數人」云云。多有語話。如今任住當州惠照寺禪林院，到暮歸去。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　開成五年五月十七日，將延曆寺未決三十條呈上志遠和尚，請決釋。志遠和尚云：「見説天台山已決此疑，不合更決。」不肯通矣。晚際，與數僧上菩薩堂院，見持念和尚，年七十，適見可卅來也。人云：「年高色壯，得持念之力。」開堂禮拜大聖文殊菩薩像，容貌顯然，端嚴無比。騎師子像，滿五間殿在，其師子精靈，生骨儼然，有動步之勢，口生潤氣，良久視之，恰似運動矣。【略】

遍禮訖，到閣院，見玄亮座主。從四月始講《法花經》兼《天台疏》，聽衆卅餘人，惣是遠和尚門下。朝座閣院講《法花經》，晚座涅槃院講《止觀》。兩院之衆互往來聽，從諸院來聽者甚多。當寺上座僧洪基共遠和尚同議，請二座主開此二講，實可謂五臺山大花嚴寺是天台之流也。共衆僧上閣，禮拜功德。閣之内

外莊嚴，所有寶物，與菩薩堂相似也。見辟支佛頂骨，其色白黯色，狀似本國輕石；骨內堅實，大二升椀許大，見是額已上之骨，上生白髮，長五分許，似剃來更生矣，西國僧貞觀年中將來者也。兼有梵夾《法花經》，又佛舍利，置之於瑠璃瓶裏。金字《法花》，小字《法花》精妙極也。閣前有塔，二層八角，莊校珠麗。底下安置阿育王塔，埋藏地下，不許人見，是阿育王所造八萬四千塔之一數也。次入善住閣院隨喜，有禪僧五十餘人，盡是毳納錫杖，各從諸方來巡者者也。勅置鎮國道場，有天台宗僧講《四分律》，亦是遠和尚門下。

十八日，赴善住閣院主請，到彼斷中。仍見從台州國清寺將來書。先於楚州付留學僧圓載上人送天台山延曆寺未決卅條，國清寺修座主已通決之，便請台州印信，刺史押印已了，修禪寺敬文座主具寫送臺山弘天台諸德。兼日本國無行和尚送天台書，及天台修座主通決已畢，請州印信之書，台州刺史批判與印信之詞，具寫付來。

《全唐文》卷九二〇宗密《示學徒文》 一從別後，相憶是常。未審朝暮用心，在何境界？得背塵合覺否？外境內心，覺了不相關否？定慧輕安適悅否？修行若忘失菩提心，知之總是魔業否？數數覺察，勤勤觀照。習氣若起，當處即休，輒莫隨之，亦莫滅之。何以故，陽燄之水不應趁故，不應滅故。不應趁故，免落凡夫縱情。不應滅故，免墮二乘調伏。圓宗頓教，畢竟如斯，但與本性相應，覺智自然無間。長時之事，難可具書，畧標大分，自須努力。不多述也。

《全唐文》卷九一九靈祐《警策文》 夫業繫受身，未免形累。稟父母之遺體，假衆緣而共成。雖乃四大扶持，常相違背。無常老病，不與人期，朝存夕亡，剎那異世。譬如春霜曉露，倏忽即無，岸樹井藤，豈能長久。念念迅速，一剎那間，轉息即是來生，何乃晏然空過。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不能安國治邦，家業頓捐繼嗣。緬離鄉黨，剃髮稟師，內勤剋念之功，外宏不諍之德。迥脫塵世，冀期出離，何乃纔登戒品，便言我是比丘。檀越所須，喫用常住，不解忖思來處，謂言法爾合供。喫了聚頭喧喧，但說人間雜語，然則一期趁樂，不知樂是苦因。曩劫徇塵，未嘗返省，時光淹沒，歲月蹉跎。受用殷繁，施利濃厚，動經年載，不擬棄離。積聚滋多，保持幼質，導師有勅，戒勗比丘。進道嚴身，三常不足，人多於此，躭味不休。日往月來，颯然白首，後學未聞旨趣，應須博問先知。將謂出家，貴求衣食，佛先制律，啟創發蒙。軌則威儀，靜如冰雪，止持作犯，束斂初心。微細條章，革諸猥弊，毘尼法席，曾未叨陪。了義上乘，豈能甄別，可惜一生空過，後悔難追。教理未嘗措懷，元道無因契悟，及至年高臘長，空腹高心。不肯親附良友，惟知倨傲，未諳法律，戢斂全無。或大語高聲，出言無度，不敬上中下座婆羅門，聚會無殊。椀鉢作聲，食畢先起，去就乖角，僧體全無。起坐忪諸，動他心念，不存些些軌則，小小威儀，將何束斂，後昆新學，無因倣傚。纔相覺察，便言我是山僧，未聞佛教行持，一向情存粗糙，如斯之見，蓋爲初心慵惰，饕餮因循，荏苒人間，遂成疎野。不覺蹤踵老朽，觸事面墻，後學咨詢，無言接引。縱有談說，不涉典章，或被輕言，便責後生無禮。瞋目忿起，言語駭人。一朝臥疾在牀，衆苦縈纏逼迫，晚夕思忖，心裏恛惶，前路茫茫，未知何往。從茲始知悔過，臨渴掘井，奚爲自恨，早不預修。年晚多諸過咎，臨行揮霍，怕怖憧惶，毅穿雀飛，識心隨業。如人負債，强者先牽，心緒多端，重處偏墜。無常殺鬼，念念不停，命不可延，時不可待。人天三有，應未免之，如是受身，非論劫數。感傷嘆訝，哀哉切心，豈可緘言，遞相警策。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遥，佛法生疎，人多懈怠。畧伸管見，以曉後來，若不蠲矜，誠難輪逭。

夫出家者，發足超方，心形異俗，紹隆聖種，震懾魔軍。用報四答，拔濟三有。若不如此，濫厠僧論。言行荒疎，虛霑信施。昔年行處，寸步不移。恍惚一生，將何憑恃。況乃堂堂僧相，容貌可觀。皆是宿植善根，感斯異報，便擬端然拱手，不負寸陰。事業不勤，功果無因克就，豈可一生空過，抑亦來業無裨。辭親決志披緇，意欲等超何所，曉夕思忖，豈可遷延過時。心期佛法棟梁，用作後來龜鏡，常以如此，未能少分相應。出言須涉於典章，談說乃傍於稽古，形儀挺特，意氣高閑。遠行要假良朋，數數清於耳目，住止必須擇伴，時時聞於未聞。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親附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溼衣，時時有潤。狎習惡者長惡知，見曉夕造惡，即目交報，歿後沈淪。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忠言逆耳，豈不銘心者哉！便能澡心育德，晦迹韜名，蘊素精神，喧囂止絶。若欲參禪學道，頓超方便之門，心契元津，研幾精妙。決擇深奧，啟悟真源，博問先知，親近善友。此宗難得其妙，切須仔細用心，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階漸。此則破三界二十五有，內外諸法，盡知不實，從心變起。悉是假名，不用將心湊泊，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任他法性周流，莫斷莫續，聞聲見色，蓋是尋常。者邊那邊，應用不闕，如斯行止，實不枉披法服。亦乃酬報四恩，拔濟三有，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往來三界之賓，出沒爲他作則，此之一學，最妙最玄。但辦肯心，必不相賺，若有中流之士，未能頓超。且於教法留心，温尋貝葉，精搜義

理，傳唱數揚。接引後來，報佛恩德，時光亦不虛棄，必須以此扶持。住止威儀，便是僧中法器，豈不見倚松之葛，上聳千尋。附託勝因，方能廣益，懇修齋戒，莫謾虧踰。世世生生，殊妙因果，不可等閑過日，兀兀度時。可惜光陰，不求升進，徒消十方信施，亦乃辜負四恩。積累轉深，心塵易壅，觸途成滯，人所輕欺。古云：「彼既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若不如此，徒在緇門。茬苒一生，殊無所益，伏望興決烈之志，開特達之懷。舉措看他上流，莫擅隨於庸鄙，今生便須決斷，想料不由別人。息意忘緣，不與諸塵作對，心空鏡寂，只爲久滯不通。熟覽斯文，時時警策，强作主宰，莫狥人情。業果所牽，誠難逃避，聲和響順，形直影端。因果歷然，豈無憂懼。故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故知三界刑罰，縈絆殺人，努力勤修，莫空過日。深知過患，方乃相勸行持，願百劫千生，處處同爲法侶。乃爲銘曰：

幻身夢宅，空中物色。前際無窮，後際寧剋。出此没彼，升沈疲極。未免三輪，何時休息。貪戀世間，陰緣成質。從生至老，一無所得。根本無明，因茲被惑。光陰可惜，剎那不測。今生空過，來生窒塞。從迷至迷，皆因六賊。六道往還，三界匍匐。早訪明師，親近高德。決擇身心，去其荆棘。世自浮虛，衆緣豈逼。研窮法理，以悟爲則。心境俱捐，莫記莫憶。六根怡然，行住寂默。一心不生，萬法俱息。

張讀《宣室志》卷七　有商居士者，三河縣人。年七歲，能讀佛氏書，里人異之。後廬於三河縣西田中，有佛書數百篇，手卷目閱，未嘗廢一日。從而師者且百輩。

王讜《唐語林》卷四　宣州當塗隱居山巖，即陶貞白鍊丹所也，鑪迹猶在。後爲佛舍，有僧名彦範，俗姓劉，雖爲沙門，而通儒學，邑人呼爲劉九經。顔魯公、韓晉公、劉忠州、穆監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各執經受業者數十人。年八十，猶强精神，僧律不虧。唯頗嗜飲酒，亦不亂。學者有攜壺至者，欣然受之。每飲三數盃，則講説方鋭。所居有小圃，自植茶，爲鹿所損，衆勸以短垣隔之，諸名士悉爲運石共成。穆兵部贊事之最謹，嘗得美酒，密以小銚壺置于懷中，累石之際，白師曰：「有少好酒，和尚飲否？」彦範笑而滿引，徐謂穆曰：「不用般石，且來聽書。」遂與剖析奥旨。至多不倦。人有得穆兵部遺彦範書者，其辭云：「某偶忝名宦，皆因善誘。自居班列，終日塵屑。卻思昔歲，臨清澗，蔭長松，接侍座下，獲聞微言。未知何時，復遂此事。遥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攀想而已。和尚薄于滋味，深于酒德，所食僅同嬰兒，所飲或如少壯。常恐尊體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實懷憂戀。」其誠切如此，月日之下，稱門人姓名狀和尚前。

贊寧《宋高僧傳》卷二九《唐越州妙喜寺僧達傳》　釋僧達，姓王氏，會稽人也。稚齒英奇，不參戲弄，於龜山妙喜道場出俗。其寺南梁初建。後樂遊方，見黄梅忍禪師，若枯苗得雨，隨順修禪，罔有休懈。遇印宗禪師，重磨心鑑。光州見道岸律師，更勵律儀。四衆依歸，如水宗海。開元七年示疾而終，春秋八十二云。

贊寧《宋高僧傳》卷二九《唐安陸定安山懷空傳》　釋懷空，俗姓商氏，河陽人也。膏粱之子。幼且矜莊，乃辭所親，就本州大都山廣福院出家。大明禪師默識空之器局不常，教誦群經。納法之後，觀方京都。屬北秀禪師闡化，造而決疑。後往安陸定安山。

贊寧《宋高僧傳》卷二九《唐吕后山道場寧貴傳》　釋寧貴，姓李氏，隴西人也。家于亳州蒙城。幼奉釋尊，而不言乎簪組之緒，無得稱其代諱焉。貴所吐論，皆以覺了，不取諸相。心通定慧，而盡虛空，無以邊中可測，無以文字求我。因往洪州，尋道一祖師，見而奇之，語而異之，大乘法器得其人矣。遂乃具戒，作入室弟子。師資數歲，道議殊倫。欲往天台，至越吕后山岑寥，曰：「即是諸佛住處，何必天台也？」

《新唐書・藝文志三》　蕭子良《浄注子》二十卷王融頌。

凡釋氏二十五家，四十部，三百九十五卷。失姓名一家，玄琬以下不著録七十四家，九百四十一卷。

蕭子良《浄注子》二十卷王融頌。
僧祐《法苑集》十五卷
又《弘明集》十四卷
《釋迦譜》十卷
《薩婆多師資傳》四卷
虞孝敬《高僧傳》六卷
又《内典博要》三十卷
僧賢明《真言要集》十卷
郭瑜《脩多羅法門》二十卷
駱子義《經論纂要》十卷
顧歡《夷夏論》二卷
甄鸞《笑道論》三卷

衛元嵩《齊三教論》七卷
杜乂《甄正論》三卷
李思慎《心鏡論》十卷
裴子野《名僧録》十五卷
僧寶唱《名僧傳》二十卷
又《比丘尼傳》四卷
僧惠皎《高僧傳》十四卷
僧道宗《續高僧傳》三十二卷
陶弘景《草堂法師傳》一卷
蕭回理《草堂法師傳》一卷
《稠禪師傳》一卷
陽衒之《洛陽伽藍記》五卷
費長房《歷代三寶記》三卷，長房，成都人，隋翻經學士。
僧彦琮《崇正論》六卷
又集《沙門不拜俗儀》六卷
《福田論》一卷
道宣《統略净住子》二卷
又《通惑決疑録》二卷
《廣弘明集》三十卷
《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
《續高僧傳》二十卷起梁初，盡貞觀十九年。
《後集續高僧傳》十卷
《東夏三寶感通録》三卷
《大唐貞觀内典録》十卷
義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
法琳《辯正論》八卷陳子良注。
又《破邪論》二卷琳，姓陳氏。太史令傳弈請廢佛法，琳諍之，放死蜀中。
復禮《十門辨惑論》二卷永隆二年，答太子文學權無二《釋典稽疑》。
楊上善《六趣論》六卷
又《三教銓衡》十卷
僧玄琬《佛教後代國王賞罰三寶法》一卷
又《安養蒼生論》一卷
《三德論》一卷姓楊氏，新豐人。貞觀十年上。
《入道方便門》二卷
《衆經目録》五卷
《鏡諭論》一卷
《無礙緣起》一卷
《十種讀經儀》一卷
《無盡藏儀》一卷
《發戒緣起》二卷
《法界僧圖》一卷
《十不論》一卷
《懺悔罪法》一卷
《禮佛儀式》二卷
李師政《内德論》一卷上黨人，貞觀門下典儀。
僧法雲《辨量三教論》三卷
又《十王正業論》十卷絳州人。
道宣又撰《注戒本》二卷
《疏記》四卷
《注羯磨》二卷
《疏記》四卷
《行事删補律儀》三卷或六卷。
《釋門正行懺悔儀》三卷
《釋門亡物輕重儀》二卷
《釋門章服儀》二卷
《釋門歸敬儀》二卷
《釋門護法儀》二卷
《釋氏譜略》二卷
《聖迹見在圖贊》二卷
《佛化東漸圖贊》二卷

《釋迦方志》二卷
僧彦琮《大唐京寺録傳》十卷
又《沙門不敬録》六卷龍朔人，并隋有二彦琮。
玄應《大唐衆經音義》二十五卷
玄惲《敬福論》十卷
又《略論》二卷
《大小乘觀門》十卷
《法苑珠林集》一百卷
《四分律僧尼討要略》五卷
《金剛般若經集注》三卷
《百願文》一卷玄惲，本名道世。
玄範注《金剛般若經》一卷
又注《二帝三藏聖教序》一卷太宗、高宗。
慧覺《華嚴十地維摩纘義章》十三卷姓范氏，武德人。
行友《已知沙門傳》一卷序僧海順事。
道岳《三藏本疏》二十二卷姓孟氏，河陽人，貞觀中。
道基《雜心玄章并鈔》八卷
又《大乘章鈔》八卷姓吕氏，東平人，貞觀時。
智正《華嚴疏》十卷姓白氏，安喜人，貞觀中。
慧浄《雜心玄文》三十卷姓房，隋國子博士徽遠從子。
又《俱舍倫文疏》三十卷
《大莊嚴論文疏》三十卷
《法華經纘述》十卷
那提《大乘集議論》四十卷
《釋疑論》一卷
《注金剛般若經》一卷
《諸經講序》一卷
玄會《義源文本》四卷
又《時文釋鈔》四卷
《涅槃義章句》四卷字懷默，姓席氏，安定人，貞觀中。
慧休《雜心玄章鈔疏》卷亡。姓樂氏，瀛州人。
靈潤《涅槃義疏》十三卷
又《玄章》三卷
《遍攝大乘論義鈔》十三卷
《玄章》三卷姓梁氏，虞鄉人。
辯相《攝論疏》五卷辯相，居浄影寺。
玄奘《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姓陳氏，緱氏人。
辯機《西域記》十二卷
清徹《金陵塔寺記》三十六卷
師哲《前代國王脩行記》五卷盡中宗時。
《大唐内典録》十卷西明寺僧撰。
毋煚《開元内外經録》十卷道、釋書二千五百餘部，九千五百餘卷。
智矩《寶林傳》十卷
法常《攝論義疏》八卷
又《玄章》五卷姓張氏，南陽人，貞觀末。
慧能《金剛般若經口訣正義》一卷姓盧氏，曲江人。
僧灌頂《私記天台智者詞旨》一卷
又《義記》一卷字法雲，姓吴氏，章安人。
道綽《浄土論》二卷姓衛氏，并州文水人。
道綽《行圖》一卷
智首《五部區分鈔》二十一卷姓皇甫氏。
法礪《四分疏》十卷
又《羯磨疏》三卷
《捨懺儀》一卷
《輕重儀》一卷姓李氏，趙郡人。
慧滿《四分律疏》二十卷姓梁氏，京兆長安人。
慧晃《十誦私記》十三卷
又《僧尼行事》三卷
《尼衆竭磨》二卷
《菩薩戒義疏》四卷字玄素，河東人。

空藏《大乘要句》三卷姓王氏，新豐人。
道宗《續高僧傳》三十二卷
玄宗注《金剛般若經》一卷
道氤《御注金剛般若經疏宣演》三卷
《高僧嬾殘傳》一卷天寶人。
元偉《真門聖胄集》五卷
僧法海《六祖法寶記》一卷
辛崇《僧伽行狀》一卷
神楷《維摩經疏》六卷
靈湍《攝山棲霞寺記》一卷
《破胡集》一卷會昌沙汰佛法詔敕。
法藏《起信論疏》二卷
《法琳別傳》二卷
《大唐京師寺録》卷亡。
玄覺《永嘉集》十卷慶州刺史魏靖編次。
懷海《禪門規式》一卷
希運《傳心法要》一卷裴休集。
玄嶷《甄正論》三卷
光瑤注《僧肇論》二卷
李繁《玄聖蓮廬》一卷
白居易《八漸通真議》一卷
《七科義狀》一卷雲南國使段立之問，僧悟達答。
《棲賢法雋》一卷僧惠明與西川節度判官鄭愚、漢州刺史趙璘論佛書。
《禪關八問》一卷楊士達問，唐宗美對。
僧一行《釋氏系録》一卷
宗密《禪源諸詮集》一百一卷
又《起信論》二卷
《起信論鈔》三卷
《原人論》一卷
《圓覺經大小疏鈔》各一卷
楚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
又《破邪論》一卷大順中人。
希還《參同契》一卷
良价《大乘經要》一卷
又《激勵道俗頌偈》一卷
光仁《四大頌》一卷
又《略華嚴長者論》一卷
無殷《垂誡》十卷
神清《參元語録》十卷
智月《僧美》三卷
惠可《達摩血脉》一卷
靖邁《古今譯經圖紀》四卷
智昇《續古今譯經圖紀》一卷
又《續大唐内典録》一卷
《續古今佛道論衡》一卷
《對寒山子詩》七卷天台隱士。台州刺史閭丘胤序，僧道翹集。寒山子隱唐興縣寒山巖，於國清寺與隱者拾得往還。
龐蘊《詩偈》三卷字道玄，衡州衡陽人，貞元初人。三百餘篇。
智閑《偈頌》一卷二百餘篇。
李吉甫《一行傳》一卷
王彦威《内典目録》十二卷

私塾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一七《梁祖爲傭保》 梁祖，宋州碭山縣午溝里人。本名温，賜名全忠，建國後，改名晃。家世爲儒，祖信，父誠，皆以教授爲業。誠蚤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攜養寄於同縣人劉崇家，昆弟之中，唯温狡猾無行。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九七《閩・廉若傳》 廉若，建州建寧人。與妻楊氏隱居縣東，教授鄉黨，以行誼稱。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九五《閩・伍昌時傳》 伍昌時，汀州寧化人。父夢授，事太祖，官左僕射。昌時生而武勇多謀，事太祖爲偏將軍，戰輒有功。子德

普，少積學，隱居教授，終身以漁釣爲樂。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七五《楚・曹衍傳》 曹衍，□□人。少以文辭知名，偃蹇不遇。周行逢據湖南日，仕進專尚門蔭，衍以布衣子屢獻文章，不見用，退居鄉里教授。

《王梵志詩》卷四 兄弟須和順，叔姪莫輕欺。財物同箱櫃，房中莫畜私。
夜眠須在後，起則每須先。家中勘檢校，衣食莫令偏。
兄弟相憐愛，同生莫異居。若人欲得別，此則是兵奴。
好事須相讓，惡事莫相推。但能辦此意，禍去福招來。
昔日田真分，庭荆當即衰。平章却不異，其樹復還滋。
孔懷須敬重，同氣並連枝。不見恒山鳥，孔子惡聞離。
兄弟寶難得，他人不可親。但尋莊子語，手足斷難論。
尊人相逐出，子莫向前行。識事須相逢，情知乏禮生。
尊人共客語，側立在傍聽。莫向前頭鬧，喧乱作鴟鳴。
主人無牀枕，坐旦捉狗親。莫學庸才漢，無事棄他們。
立身行孝道，省事莫爲愆。但使長無過，耶孃高枕眠。
耶孃行不正，萬事任依從。打罵但知默，無應即是能。
尊人嗔約束，共語莫江降。縱有些些理，無煩説短長。
有事須相問，平章莫自專。和同相用語，莫取婦兒言。
耶孃年七十，不得遠東西。出後傾危起，元知兒故違。
耶孃絶年邁，不得離傍邊。曉夜專看侍，仍須省睡眠。
四大乖和起，諸方請療醫。長病煎湯藥，求神覓好師。
親中除父母，兄弟更無過。有莫相輕賤，無時始認他。
主人相屈至，客莫先入門。若是尊人處，臨時自打門。
親家會賓客，在席有尊卑。諸人未下筯，不得在前椅。
親還同席坐，知卑莫上頭。忽然人怪責，可不衆中羞。
尊人立莫坐，賜坐莫背人。跨坐無方便，席上被人嗔。
尊人對客飲，卓立莫東西。使喚須依命，弓身莫不齊。
尊人與酒喫，即把莫推辭。性少由方便，圓融莫遣知。
尊人同席飲，不問莫多言。縱有文章好，留將餘處宣。
巡來莫多飲，性少自須監。勿使聞狼狽，交他諸客嫌。
坐見人來起，尊親盡遠迎。無論貧與富，一槩惣須平。
黄金未是寶，學問勝珠珍。丈夫無伎藝，虚霑一世人。
養子莫徒使，先教勘讀書。一朝乘駟馬，還得似相如。
欲得兒孫孝，無過教及身。一朝千度打，有罪更須嗔。
養兒從小打，莫道憐不笞。長大欺父母，後悔定無疑。
男年十七八，莫遣倚街衢。若不行奸盜，相構即樗蒲。
有兒欲娶婦，須擇大家兒。縱使無姿首，終成有禮儀。
有女欲嫁娶，不用絶高門。但得身超俊，錢財總莫論。
欲得於身吉，無過莫作非。但知牢閇口，禍去阿你來。
飲酒妨生計，樗蒲必破家。但看此等色，不久作窮查。
見惡須藏掩，知賢爲讚揚。但能依此語，祕密立身方。
借物莫交索，用了送還他。損失酬高價，求嗔得也磨。
借物索不得，貸錢不肯還。頻來論即鬪，過在阿誰邊。
隣並須往來，借取共交通。急緩相憑仗，人生莫不從。
長幼同欽敬，知尊莫不遵。但能行禮樂，鄉里自稱仁。
停客勿叱狗，對客莫頻眉。供給千餘日，臨歧請不飢。
親客號不踈，喚即盡須喚。食了寧且休，只可待他散。
爲客不呼客，去必主人嗔。欲得能行事，無過莫避人。
逢人須斂手，避道莫前盪。忽若相衝著，他强必自傷。
惡口深乖禮，條中却没文。若能不罵詈，即便是賢人。
見貴當須避，知强遠離他。高飛能去網，豈得值低羅。
結交須擇善，非諳莫與心。若知管鮑志，還共不分金。
惡人相遠離，善者近相知。縱使天無雨，雲陰自潤衣。
有德人心下，無才意即高。但看行濫物，若箇是堅牢。
典史頻多擾，從饒必莫嗔。但知多與酒，火艾不欺人。
惡人相觸悞，被罵必從饒。喻若園中韭，猶如得雨澆。
罵妻早是惡，打婦更無知。索强欺得客，可是丈夫兒？
有勢不煩倚，欺他必自危。但看木裏火，出則自燒伊。
貧親須拯濟，富眷不煩饒。情知蘇密味，何用更添膏。
有錢莫掣攞，不得事奢華。鄉里人憎惡，差科必破家。

他貧不得笑，他弱不得欺。但看人頭數，即須受逢迎。
莫不安爪肉，魚吞在腸裏。善惡有千般，人心難可知。
在鄉須下意，爲客莫高心。相見作先拜，膝下没黄金。
貧人莫簡棄，有食最須呼。但惠封瘡藥，何愁不奉珠。
得言請莫説，有語不須傳。見事如不見，終身無過愆。
無親莫充保，無事莫作媒。雖失鄉人意，終身無害災。
雙陸智人戲，圍碁出專能。解時終不惡，久後與仙通。
逢争不須看，見打莫前爲。損即追友證，能勝總不知。
立身存篤信，景行勝將金。在處人攜接，諳知無負心。
有恩須報上，得濟莫孤恩。但看千里井，誰爲重來尋。
知恩須報恩，有思莫不報。更在枯井中，誰能重來救。
先得他恩重，酬償勿使輕。一飡何所直，感荷百金傾。
蒙人惠一恩，終身酬不極。若濟桑下飢，扶輪可惜力。
得他一束絹，還他一束羅。計時應大重，直爲歲年多。
貸人五斗米，送還一石粟。算時應有餘，剩者充臼直。
世間難捨割，無過財色深。丈夫須達命，割斷暗迷心。

馬仁壽《開蒙要訓一卷》 乾坤覆載，日月光明。四時來往，八節相迎。春花開艷，夏葉舒榮。藂林秋落，松竹冬青。霧露霜雪，雲雨陰晴。晦暮昏暗，曉暝霞生。雷雹蜆電，霹靂震驚。冰寒凍冷，暖熱温清。五岳嵩華，霍泰恒名。江河淮濟，海納吞并。湍波漂浪，沉溺渦泓。船艘艦艇，浮泛流停。君王有道，恩惠弘廓。萬國歸投，兆民歡躍。詔佞潛藏，姦邪慙惡。臣佐輔弼，匡翊勤恪。賞賚功勳，封賜禄爵。醼會嘉賓，奏設伎樂。酣醼飲酒，勸酌酬醒。諷誦吟詠，吼喚縱横。喧噗歌儛，鬧動音聲。琵琶皷角，琴瑟簫箏。笻篌篳篥，筑磬笛笙。孝敬父母，承順弟兄。翁婆尊祖，嫂姪孫甥。伯叔姊妹，姑姨舅甥。婚姻娉嫁，夫婦媒成。油燈爛燭，炬照輝盈。貧賤富貴，奴婢使令。勑勦壯健，運輦提擎。孤惸鰥寡，老弱衰傾。眠睡寢寐，憒悶煩情。幃帳床榻，氈褥威儀。屏風倚鄣，幔幕懸垂。氍毹氆氌，閉闥須彌。箬簟薄蘭，薦蓆鋪地。綠絲撫璽，綿絮縴緘。紡綞裘裝，麻葛蕘紫。紵練單紃，布絹紬紵。綾紗繒綵，羅縠錦繡。仙紋雙矩，紕縵緊縐。針鏤綻綴，補袟穿陋。繐纊絳繶，紲絡褫就。襠襠褌袴，衫襦褾袖。襟襴領紐，褫襻新舊。帔巾帕幎，袍被裙究。絹績纑縈，女人傭作。機梭筑笋，蹁膝軏簟。箏繀織幅，経引紡絡。紫絳蘇芳，緋紅碧緑。綢縹紺綺，班黄皂帛。篋簏箱櫃，衣裳疊襞。鞋靴韈絮，屨履屧屐。粧奩鏡匣，脂粉薰澤。梳枝靨黛，梳朼釵隻。髮髻髮鬢，鬚髯髭鬣。頭額頰顅，齒舌脣口。眉眼鼻耳，頸項臂肘。腰膂胸腋，腕抓指拇。髀髆腿脞，跟踝脚手。脇肋脊背，腓腨脥後。脾腎腸肚，肝肺心部。髓腦筋骨，瘦瘠羸醜。病患疾疹，痛癢疼軀。癩禿胗癰，癬疥瘑疽。瘡瘓癰癤，腫瘀肌膚。膿血皃污，皴灸療除。瘕痃欬嗽，洩唾呵噓。瘽殘攣跛，矬矮侏儒。癲癎贛憃，癡騃頑愚。聾盲啞吃，坊巷街衢。羞耻慚懼，愧惡鄉閭。珍寶貨賂，翳璧硨磲。頗黎碼磁，琥珀珊瑚。瑠璃琦瑁，金銀玉珠。鉛錫鍮鐵，銅鐵之徒。錮鐕銷鎔，爐冶鑄鑵。鼎鑊釜竈，銼鑶鍑竅。土鍋鎚銚，鐺鐓堵按。鏵鍬鑼鐃，斧鑿鋤鍛。鐮鈐釣鋸，錯鑢錐鑽。樓犁耕構，鋤刨壟畔。植稚稀踈，穊密稠段，亢旱燋枯，溝渠溉灌。柯柯權柄，芟刈撩亂。削斫斬剉，蹂梭押桉。杈杷挑撥，枚策聚敨。榣積苫持，浸漬淹瀾。質舉券契，保證賒獲。違限不償，拖捍拒格。示語靡從，摛挐攝摝。蹴踏捧築，拗搭捩摑。推俠拽挽，罵詈嗔責。逃竄隱避，徵掣債索。訴詞辯牒，曹府恐竅。驅馳馱乘，走驟跳躑。緩急遲駑，决駛騣驛。車轅轂輞，輪輻軫轅。釧鐲柁軸，鞅鞚鞦韅。籧篨篧簝，惃慊顯嚇。雕錐刻鏤，剗削鎊鍥。鎪刮剔捋，杇腐隨宜。尖喎偏戾，側正傾攲。瑕疊于隤，填塞拈捭。罇壺盔鉢，盃椀盞庀。盤擎壘疊，瓢杓筋匙。夔況瓶榼，盆瓮甑炊。將溉酪飯，羹臛粥糜。葅薺鮓脯，鮮膾魚鮫。店肆興販，愜怙慳惜。酤賣接待，豐繞添益。餅肉菜茹，臕燁煮炙。煎熬炒焙，鹽豉調適。腩鮝鮪胰，膩臟臉腊。餤鼩粔籹，餖餾餈糍。餵飽滿。貪婪費秏，饞勘誣嬾。粳粮糯秫，禾粟穬稻。糜黍穀麦，豌豆菉蒿。碓磴碾磨，杵臼舂擣。剉麵篩麩，龜遊細好。颺簸糠糟，秕箕麩蔮。稍穫稭莢，曬曝乾燥。菱蓮荷藕，芙蓉枝草。峪澗峽壑，崖崩岸倒。燒燃柴炭，擔携負抱。揆揆椓柱，枞檩檐榱。搏颗鴟吻，雀梠簷廊。廁廠廂庌，板棧廳堂。菴廬屋舍，置牖安窻。開鑰撢枇，偹禦寧康。庫藏賅窖，貯囤圈倉。渥鏝梯橙，磚壑壘墻。掃灑庭院，料治園場。畦菀種蒔，栽插端行。槐榆椿楮，桐梓柘桑。楨樝棹柿，柑橘檳榔。苾桃李柰，棗杏梨棠。葱蒜韮薤，茱萸椒薑。蘘薑齊蓼，葫蕷芬芳。蔓菁葵芥，蘿蔔蘭香。蓊蒿藜藿，笋簇尊攘。廝坑掘塹，竪戟埋槍。堡壁籬柵，周帀遮防。胎卵濕化，蚰蜒蜣蜋。蚊虻蜓虱，蜂蝶螳螂。蝦蠣蜂蛤，龜鱉魦鱣。鮎鯉鱧鰋，鯨鯢鱒魴。蚖虵蜑蝎，蟒蝮身腔。鷦鵲鳩鴿，鴻鶴鳳凰。鷄鴨鵝鴈，鶉

鴳鴛鴦。鷹雕鸇鶻，翅翮翱翔。麝香麋鹿，猿猴庖廩。熊羆狐兔，虎豹豺狼。驢馬牛犢，犾狗猪羊。駱駝騾象，餧飼肥强。騶騶騅駮，驄騚騋騻。鞍韉鞦靮，帶鞘鞝鐙。釷髀箭鏃，彈弩純鋼。劫賊剥奪，怕怖懼忙。偷盜私竊，越獄非常。追蹤逐跡，忖度思量。謀計智略，掩捉搜贓。詐僞誑惑，詼誘誇張。樗蒲攤賭，酬賽輸醵。圍碁掘槊，戲弄披猖。牢獄囚禁，繫縛愆殃。檢校察訪，勿忘誣謗。拷捽鞭棒，枷鎖杻械。判無阿黨，豈枉賢良。筆硯紙墨，記録文章。童蒙初學，易解難忘。

《太公家教》　余乃生逢亂代，長值危時，望鄉失土，波迸流離。只欲隱山學道，不能忍凍受飢；只欲揚名於後代，復無晏嬰之機。才輕德薄，不堪人師，徒消人食，浪費人衣。隨緣信業，且逐隨時之宜。輒以討論墳典，簡擇詩書，依經傍史，約禮時宜，爲書一卷，助幼童兒，流傳萬代，幸願思之。經論曲直，書論上下，易辯剛柔，風流儒雅，禮樂興行，信義成著，禮上往來，尊卑高下，仁道立焉。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往而不來，非成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知恩報恩，風流儒雅。有恩不報，豈成人也。事君盡忠，事父盡孝。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捨父事師，必聞功效。慎其言語，整其容貌。善事須貪，惡事莫作。直實在心，勿生欺誑。孝子事父，晨省暮參。知飢知渴，知暖知寒。憂則共戚，樂則同歡。父母有疾，甘美不飡。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聞樂不樂，聞戲不看。不修身體，不整衣冠。父母疾愈，整亦不難。弟子事師，敬同於父。習其道術，學其言語。有疑則問，有教則受。鳳凰愛其毛羽，賢士惜其言語。黄金白銀，乍可相與。好言善術，莫漫出口。臣子無境外之交，弟子有束脩之好。《曲禮》曰：「一日爲君，終日爲主。一日爲師，終日爲父。」教子之法，常令自慎。言不可失，行不可虧。他篱莫越，他事莫知。他貧莫嘰，他病莫欺。他嫌莫道，他户莫窺。他財莫取，他色莫思。他彊莫觸，他弱莫欺。他弓莫挽，他馬莫騎。弓折馬死，賞他無疑。財能害己，必須畏之。酒能敗身，必須戒之。色能致害，必須遠之。忿能積惡，必須忍之。心能造惡，必須裁之。口能招禍，必須慎之。見人善事，必須讚之。見人惡事，必須掩之。隣有灾難，即須救之。見人鬬打，必須諫之。見人不是，必須語之。好言善述，必須學之。意欲去處，必須審之。不如己者，必須教之。非是時流，必須避之。惡人欲染，必須避之。羅網之鳥，悔不高飛。吞鈎之魚，恨不忍飢。人生誤計，恨不三思。禍將及己，悔不慎之。其父出行，子須從後。路逢尊者，齊脚斂手。尊者賜酒，即須拜受。尊者賜肉，骨不與狗。尊者賜菓，懷核在手。勿得棄之，違禮大醜。對客之前，不得叱狗。對食之前，不得唾地，亦不得嗽口。憶而莫忘，終身無咎。立身之本，義讓爲先。賤莫與交，貴莫與親。他奴莫與語，他婢莫與言。商販之家，慎莫爲婚。市道接利，莫與爲隣。敬上愛下，泛愛尊賢。孤兒寡婦，特可矜隣。乃可無官，不得失婚。身須擇行，口須擇言。共惡人同會，禍必及身。養兒之法，莫聽誑言。育女之法，莫聽離母。男年長大，莫聽好酒。女年長大，莫聽遊走。丈夫好酒，揎拳捋肘。行不擇地，言不擇口。觸突尊賢，鬬亂朋友。女人遊走，逞其姿首。男女雜合，風聲大醜。慚恥宗親，損辱門户。婦人送客，莫出閨庭。所有言語，下氣低聲。出行逐伴，隱影藏形。門前有客，莫出齊聽。一行有失，百行俱傾。能依此禮，無事不精。新婦事夫，同於事父。音聲莫聽，形影不覩。夫之父兄，不得對語。孝養翁家，敬事夫主。泛愛尊賢，教示男女。行則緩步，言必細語。勤事女工，莫學歌舞。少爲人妻，長爲人母。出則斂容，動則庠序。敬慎口言，終身無苦。常見今時，貧家養女。不解絲麻，不閑針縷。貪食不作，好喜遊走。女年長大，躬爲人婦。不敬君家，不畏夫主。大人使命，説辛道苦。夫罵一言，反應十句。損辱兄弟，連累父母。本不是人，狀同猪狗。含血損人，先污其口。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十言九中，不語者勝。小爲人子，長爲人父。居必擇隣，慕近良友。側立齊聽，候待賓客。侶無親踈，來者當受。合食與食，合酒與酒。閇門不看，還同猪狗。拔貧作富，事須方寸。款客不貧，古今實語。握髮吐飡，先有嘗據。閇門不看，不如猪鼠。高山之樹，苦於風雨。路傍之樹，苦於刀斧。當道作舍，苦於客侶。不慎之家，苦於官府。牛羊不圈，苦於狼虎。禾熟不收，苦於雀鼠。屋漏不覆，壞於樑柱。兵將不慎，敗於軍旅。人生不學，費其言語。近硃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玉投屋，不污其色。近佞者諂，近愉者賊。近愚者痴，近聖者明。近賢者德，近婬者色。貧人由嬾，富人勤力。勤耕之人，必豐穀食。勤學之人，必居官職。良田不耕，損人功力。養子不教，費人衣食。與人共食，慎莫先嘗。與人同飲，莫先把觴。行不當路，坐不背堂。路逢尊者，側立道傍。有問善對，必須審詳。子從外來，先須就堂。未見尊者，莫入私房。若得飲食，慎莫先嘗。饗其宗祖，始到耶孃。次霑兄弟，後及兒郎。食必先讓，勞必自當。知過必改，德能莫忘。與人相識，先正容儀。稱名道字，然後相知。倍年已長，則父事之。十年已上，則兄事之。五年已外，則肩隨之。群居五人，長者必範。三人同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滯不擇職，貧

不擇妻。飢不擇食，寒不擇衣。小人爲財相煞，君子以德相知。欲求其短，先取其長。欲求其圓，先取其方。欲求其强，先取其弱。欲求其剛，先取其柔。欲防外敵，先須自防。欲量他人，行須自量。欲揚人惡，先須自揚。傷人之語，還是自傷。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茅茨之家，或出公王。蒿艾之下，或有蘭香。助祭得食，助鬬得傷。仁慈者壽，凶暴者亡。清清之水，爲士所傷。濟濟之人，爲酒所殃。聞人善事，乍可稱揚。知人有過，密掩深藏。是故罔談彼短，靡恃己長。鷹鷂雖迅，不能快於風雨。日月雖明，不照覆盆之下。唐虞雖聖，不能化其明主。微子雖賢，不能諫其暗君。比干雖惠，不能自免其身。蛟龍雖聖，不能煞岸上之人。刀劍雖利，不能煞清潔之人。羅網雖細，不能執無事之人。非災橫禍，不入慎家之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斜徑敗於良田，讒言敗於善人。君子以含弘爲大，海水以博納爲深。寬則得衆，敏則有功。以法治人，人則得安。國信讒言，必煞忠臣。治家信讒，家必敗亡。兄弟信讒，必見異居。夫妻信讒，男女生分。朋友信讒，必至死怨。天雨五穀，荆棘蒙恩。抱薪救火，火必盛炎。揚湯止沸，不如去薪。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一人守隘，萬夫莫當。貪心害己，利口傷身。瓜田不整履，李下不整冠。聖君雖渴，不飲盜泉之水。暴風驟雨，不入寡婦之門。孝子不隱情於父，忠臣不隱情於君。法不加於君子，禮不下於小人。君清則用文，君濁則用武。多言不益其體，百伎不妨其身。明君不愛邪佞之臣，慈父不愛不孝之子。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小人負重，不擇地而息；君子困窮，不擇官而事。屈厄之人，不羞執鞭之事；飢寒在身，不羞乞食之恥。貧不可欺，富不可恃。陰陽相催，終而復始。太公未遇，釣魚於水。相如未達，賣卜於市。巢父居山，魯連赴海。孔明盤桓，候時而起。鶴鳴九皋，聲聞於天。電裏燃火，煙氣成雲。家中有惡，人必知聞。身有德行，人必稱傳。惡不可作，善不可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母三移，爲子擇隣。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不知人也。欲立其身，先立於人。己欲求達，先達於人。立身行道，始於事親。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修身慎行，恐辱先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近鮑者臭，近蘭者香。近愚者闇，近智者良。明珠不瑩，焉發其光。人生不學，語不成章。小兒學者，如日出之光；長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日暮之光；人而不學，冥冥如夜行。柔必勝剛，弱必勝强。齒剛則折，舌柔則長。凶必橫死，欺敵者亡。女慕貞潔，男效才良。行善獲福，行惡得殃。行來不遠，所見不長。學問不廣，智慧不長。欲知其君，視其所使。欲知其父，先視其子。欲作其木，視其文理。欲知其人，視其奴婢。君子困窮，小人窮斯濫矣。病則無樂，醉則無憂。飲人强樂，不得責人無禮。聖人避其醉客，君子恕其醉士。智者不見人之過，愚夫好見人之耻。兵將之家，必出勇夫。學問之家，必出君子。人相知於道術，魚相望於江湖。女無明鏡，不知面上之精麤。人無良友，不知行爲之虧失。是以結交朋友，須擇良賢。寄死託孤，意重則密，情薄則踈。榮則同榮，辱則同辱，難則相救，危則相扶。勤是無價之寶，學是明月神珠。積財千萬，不如明解經書；良田千頃，不如薄藝隨軀。慎是護身之府，謙是百行之本。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功者可賞，過者可誅。慈父不愛無力之子，只愛有力之奴。養男不教，不如養奴；養女不教，不如養猪。癡人畏婦，賢女敬夫。孝是百行之本，故云其大者乎。

余之志也，五常爲家，四海爲宅，不驕身體，不樂榮華，食不重味，衣不純麻。唯貪此書一卷，不用黄金千車，集之數韻，未辯疵瑕，本不呈於君子，意欲教於童兒。

李翰《蒙求》卷上　王戎簡要，裴楷清通。孔明臥龍，吕望非熊。楊震關西，丁寬易東。謝安高潔，王導公忠。匡衡鑿壁，孫敬閉户。郅都蒼鷹，甯成乳虎。周嵩狼抗，梁冀跋扈。郗超髯參，王珣短薄。伏波標柱，博望尋河。李陵初詩，田横感歌。武仲不休，士衡患多。桓譚非讖，王商止訛。嵇吕命駕，程孔傾蓋。劇孟一敵，周處三害。胡廣補闕，袁安倚賴。黄霸政殊，梁習治最。墨子悲絲，楊朱泣岐。朱博烏集，蕭芝雉隨。杜后生齒，靈王出鬚。賈誼忌鵩，莊周畏鴞。燕昭築臺，鄭莊置驛。瓘靖二妙，岳湛連璧。郤詵一枝，戴憑重席。鄒陽長裾，王符縫掖。鳴鶴日下，士龍雲間。晉宣狼顧，漢祖龍顔。鮑靚記井，羊祜識環。仲容青雲，叔夜玉山。毛義奉檄，子路負米。江革巨孝，王覽友弟。蕭何定律，叔孫製禮。葛豐刺舉，息躬歷詆。管寧割席，和嶠專車。時苗留犢，羊續懸魚。樊噲排闥，辛毗引裾。孫楚漱石，郝隆曬書。枚皐詣闕，充國自贊。王衍風鑒，許劭月旦。賀循儒宗，孫綽才冠。太叔辯洽，摯仲辭翰。山濤識量，毛玠公方。爰盎卻坐，衛瓘撫牀。于公高門，曹參趨裝。庶女振風，鄒衍降霜。范丹生塵，晏嬰脱粟。詰汾興魏，甑令王蜀。不疑誣金，卞和泣玉。檀卿沐猴，謝尚鴝鵒。太初日月，季野陽秋，荀陳德星，李郭仙舟。王恂綉被，張氏銅鈎。丁公遽戮，雍齒先侯。陳雷膠漆，范張雞黍。周侯山巖，會稽霞舉。季布一諾，阮瞻三語。郭文游山，袁宏泊渚。黄琬對日，秦宓論天。孟軻養素，揚雄草玄。向秀聞笛，伯牙絶絃。郭槐自屈，南郡猶憐。魯恭馴雉，宋均去獸。廣客蛇影，殷師牛鬬。元

禮模楷，季彦領袖。魯褒錢神，崔烈銅臭。梁竦廟食，趙温雄飛。枚乘蒲輪，鄭均白衣。陵母伏劍，軻親斷機。齊后破環，謝女解圍。鑿齒尺牘，荀勗音律。胡威推縑，陸績懷橘。羅含吞鳥，江淹夢筆。李厥清貞，劉麟高率。蔣詡三逕，許由一瓢。楊僕移關，杜預建橋。壽王議鼎，杜林駁堯。西施捧心，孫壽折腰。靈輒扶輪，魏顆結草。逸少傾寫，平子絶倒。澹臺毁璧，子罕辭寶。東平爲善，司馬稱好。公超霧市，魯般雲梯。田單火牛，江逌奏雞。蔡裔殞盜，張遼止啼。陳平多轍，李廣成蹊。陳遵投轄，山簡倒載。淵客泣珠，交甫解佩。龔勝不屈，孫寶自刎。吕安題鳳，子猷尋戴。董宣彊項，翟璜直言。紀昌貫虱，養由號猨。馮衍歸里，張昭塞門。蘇韶鬼靈，盧充幽婚。震畏四知，秉去三惑。柳下直道，叔敖陰德。張湯巧詆，杜周深刻。三王尹京，二鮑糾慝。孫康映雪，車允聚螢。李充四部，井春五經。谷永筆札，顧愷丹青。戴逵破琴，謝敷應星。阮宣杖頭，畢卓甕下。文伯羞鼈，孟宗寄鮓。史丹青蒲，張湛白馬。隱之感鄰，王脩輟社。阮放八雋，江泉四凶。華歆忤旨，陳羣蹙容。王濬懸刀，丁固生松。姜維膽斗，盧植音鐘。桓温奇骨，鄧艾大志。楊脩捷對，羅友默記。杜康造酒，蒼頡制字。樗里智囊，邊韶經笥。滕公佳城，王果石崖。買妻恥樵，澤室犯齋。馬后大練，孟光荆釵。顔叔秉燭，宋宏不諧。鄧通銅山，郭況金穴。秦彭攀轅，侯霸臥轍。淳于炙輠，彦國吐屑。太真玉臺，武子金埒。巫馬戴星，宓賤彈琴。郝廉留錢，雷義送金。逢萌挂冠，胡昭投簪。王喬雙鳧，華佗五禽。程邈隸書，史籀大篆。王承魚盜，丙吉牛喘。賈琮褒帷，郭賀露冕。馮媛當熊，班女辭輦。王充閱市，董生下帷。平叔傅粉，宏治凝脂。楊寶黄雀，毛寶白龜。宿瘤採桑，漆室憂葵。韋賢滿籯，夏侯拾芥。阮簡曠達，袁耿俊邁。蘇武持節，鄭衆不拜。郭巨將坑，董永自賣。仲連蹈海，范蠡泛湖。文寶緝柳，温舒截蒲。伯道無兒，嵇紹不孤。緑珠墜樓，文君當盧。伊尹負鼎，甯戚扣角。趙臺坎壈，顔駟蹇剥。龔遂勸農，文翁興學。晏御揚揚，五鹿嶽嶽。

李翰《蒙求》卷下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龐統展驥，仇覽棲鸞。葛亮顧廬，韓信升壇。王哀柏慘，閔損衣單。蒙恬製筆，蔡倫造紙。孔伋縕袍，祭遵布被。周公握髮，蔡邕倒屣。王敦傾室，紀瞻出妓。暴勝持斧，張綱埋輪。靈運曲笠，林宗折巾。屈原澤畔，漁父江濱。魏勃埽門，潘岳望塵。京房推律，翼奉觀性。甘寧奢侈，陸凱貴盛。干木富義，於陵辭聘。元凱傳癖，伯英草聖。馮異大樹，千秋小車。漂母進食，孫鍾設瓜。壺公謫天，蔚訓歷家。劉元刮席，晉惠聞蟆。伊籍一拜，酈生長揖。馬安四至，應璩三入。郭解借交，朱家脱急。虞延刻期，盛吉垂泣。豫讓吞炭，鉏麑觸槐。阮孚蠟屐，祖約好財。初來起石，左慈擲杯。武陵桃源，劉阮天台。王儉墜車，褚淵落水。季倫錦障，春申珠履。甄后出拜，劉楨平視。胡嬪爭捋，晉武傷指。石慶數馬，孔光温樹。翟湯隱操，許詢勝具。優旃滑稽，落下歷數。曼容自免，子平畢娶。師曠清耳，離婁明目。仲文照鏡，臨江折軸。樂巴噀酒，偃師舞木。德潤傭書，君平賣卜。叔寶玉潤，彦輔冰清。衛后髮鬢，飛燕體輕。元石沈湎，劉伶解醒。趙勝謝璧，楚莊絶纓。惡來多力，蜚廉善走。趙孟疵面，田駢天口。張憑理窟，裴頠談藪。仲宣獨步，子建八斗。廣漢鉤距，宏羊心計。衛青拜幕，去病辭第。酈寄賣友，紀信詐帝。濟叔不癡，周兄無慧。虞卿擔簦，蘇章負笈。南風擲孕，商受斮涉。廣德從橋，君章拒獵。應奉五行，安世三篋。相如題柱，終軍棄繻。孫晨蓐席，原憲桑樞。端木辭金，鍾離委珠。季札挂劍，徐穉置芻。朱雲折檻，申屠斷鞅。衛玠羊車，王恭鶴氅。管仲隨馬，倉舒稱象。丁蘭刻木，伯瑜泣杖。陳逵豪爽，田方簡傲。黄向訪主，陳寔遺盜。龐儉鑿井，陰方祀竈。韓壽竊香，王濛市帽。勾踐投醪，陸抗嘗藥。孔愉放龜，張顗墮鵲。田豫儉素，李恂清約。義縱攻剽，周陽暴虐。孟陽擲瓦，賈氏如皐。顔回簞瓢，仲蔚蓬蒿。麋竺收資，桓景登高。雷煥送劍，吕虔佩刀。老萊斑衣，黄香扇枕。王祥守奈，蔡順分椹。淮南食時，左思十稔。劉惔傾釀，孝伯痛飲。女媧補天，長房縮地。季珪士首，長孺國器。陸玩無人，賈詡非次。何晏神伏，郭奕心醉。常林帶經，高鳳漂麥。孟嘉落帽，庾敳墮幘。龍逢板出，張華臺坼。董奉活燮，扁鵲起虢。寇恂借一，何武去思。韓子孤憤，梁鴻五噫。蔡琰辯琴，王粲覆棊。西門投巫，何謙焚祠。孟嘗還珠，劉昆反火。姜肱共被，孔融讓果。端康相代，亮陟隔坐。趙倫瘤怪，梁孝牛禍。桓典避馬，王尊叱馭。鼂錯陋直，趙禹廉倨。亮遺巾幗，備失匕箸。張翰失意，陶潛歸去。魏儲南館，漢相東閣。楚元置醴，陳蕃下榻。廣利泉涌，王霸水合。孔融坐滿，鄭崇門雜。張堪折轅，周鎮漏船。郭伋竹馬，劉寬蒲鞭。許史侯盛，韋平相延。雍伯種玉，黄尋飛錢。王允千里，黄憲萬頃。虞駿才望，戴淵峯穎，史魚黜殯，子囊城郢。戴封積薪，耿恭拜井。汲黯開倉，馮驩折券。齊景駟千，何曾食萬。顧榮錫炙，田文比飯。稚珪蛙鳴，彦倫鶴怨。廉頗負荆，須賈擢髮。孔翊絶書，申嘉私謁。淵明把菊，真長望月。子房取履，釋之結韈。郭丹約關，祖逖誓江。賈達問事，許慎無雙。婁敬和親，白起坑降。蕭史鳳臺，宋宗雞窗。王陽囊衣，馬援薏苡。

劉整交質，五倫十起。張敞畫眉，謝鯤折齒。盛彦感蟦，姜詩躍鯉。宗資主諾，成瑨坐嘯。伯成辭耕，嚴陵去釣。董遇三餘，譙周獨笑。將聞仰天，王凌呼廟。二疏散金，陸賈分橐。慈明八龍，禰衡一鶚。不占殞車，子雲投閣。魏舒堂堂，周舍鄂鄂。無鹽如漆，姑射若冰。郄子投火，王思怒蠅。符朗皃白，易牙淄澠。周勃織薄，灌嬰販繒。馬良白眉，阮籍青眼。黯布開關，張良燒棧。陳遺飯感，陶侃酒限。楚昭萍實，束晳竹簡。曼倩三冬，陳思七步。劉寵一錢，廉范五袴。氾毓字孤，郗鑒吐哺。荀弟轉酷，嚴母掃墓。洪喬擲水，陳泰挂壁。王述忿狷，荀粲惑溺。宋女愈謹，敬姜猶績。鮑照篇翰，陳琳書檄。浩浩萬古，不可備甄。芟繁摭華，爾曹勉旃。

宋代

儒家私學

《全宋文》卷五九胡旦《義門記》《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運化，天之全功也；剛柔成形，地之全德也；仁義修身，人之全行也。是以古聖王則乎天，法乎地，理乎人。堯、舜率天下以仁，湯、武率天下以義。義也者，仁之基，行之本，所以教九族，協萬邦，厚人倫，美風俗者也。昔周德方盛，文王化行，《關雎》樂而不淫，《螽斯》欲而不妒，子孫衆多，流于歌咏，故其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內崇親戚，外樹聲教，聲教所被，從家至國，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成王之時，管、蔡失道，周公攝政，大義行誅。自是宗親恩漸衰缺。召穆公傷其不協，作詩糾合，故其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逮至幽王，不親九族，好讒信佞，骨肉相怨，父兄致刺而作詩焉，故其詩曰：「辟辟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平王東遷，澤不下降，棄其九族，詩人刺之，故其詩曰：「綿綿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周鼎既亡，戰國鼇駭。秦廢諸子，漢滅親王。魏則聚鄴以終亡，晉則分藩以致敗。南北不競，隋、唐失綱，骨肉參商，宗族魚肉。朝不自理，政奚有經？廣明以來，中原板蕩，而江表無事，人民安樂。廬山崔嵬，號爲南障。彭蠡浸其左，九江注其右，豫章都其南，潯陽宅其北。山高水澄，秀甲他郡；土沃人阜，名聞四方。象崇豈弟之風，門尚敦睦之義。其籍甚者，惟陳宗乎！按《陳氏家譜》，陳宜都王叔明之後。五世孫兼，唐玄宗時舉進士，爲右補闕，仍留翰林院，贈秘書少監。生京，進士及第，德宗朝官至給事、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子褒爲嗣。官至鹽官令。生壤，爲高安縣縣丞。其孫伯宣，隱居廬山，註司馬遷《史記》行于世。詔徵不起，就拜著作佐郎。孫旺徙居德安縣太平鄉常樂里。自是而家益昌，族益盛矣。仲子崇以治家之道必從孝弟，始乃撰家法，垂示將來。至袞爲江州參軍，僞唐李昇旌表其門。開寶末，江南平。太平興國七年，張齊賢爲江州轉運，奏言：「陳氏積世義門，全家孝行，在李煜時尚蒙蠲免，今歸聖朝，豈合徵收？宜免本户沿徵雜配，庶彰德化。」詔可。淳化初，殿中丞康戩理江州事，又奏陳氏一宗，骨肉千口，近年乏食，饑貧難濟。請每年春首貸米二千斛以贍之，俟豐年還官。從之。至道中，陳氏上《家法》二篇，送史館繕寫，賜王公各一本，使知孝義之風焉。開寶之末，計口七百四十。咸平三年，增至一千四百七十八口。青，顯祖也；伉，二世長也；崇，三世長也；讓，四世長也；袞，五次長也；昉，六次長也；鴻，七次長也；逵，八次長也；竟，九次長也；肱，十次長也；今龍，十一次長也；今旭，十二次長也。《春秋傳》曰：「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與之京。」自旺至青，五世矣；至袞，八世矣。讓、袞、昉皆兄弟，共爲一世。袞立義門，昉主家事三十五年，最盛。由鴻以下又昆弟也。若崇爲長史，勛爲蒲圻令，玟爲德安令，禮爲吉王府司馬，袞爲司士參軍，昉試奉禮郎，恭爲洪州掌書院記，密知舞陽縣事，賞爲渭州軍事推官，皆衣冠之榮者也。若珪、儔爲節度押衙，玦爲都知兵馬使，讓爲衙前兵馬使，繆、渥、譹爲節度總管，郜爲感義都軍頭，輝爲討擊副使，謙爲館驛使，涼爲教練使，皆吏職之崇者。若鄙爲三史，用爲三《禮》，昭、昱、琛、卓爲三《傳》，遜、儼度、漸、績、誘、永陬，延年並舉進士，喬、省、象、誥、策、碧、岳、位、諗、延之并作詞人，皆文學之英才者也。斯乃五世而昌，八世而大，非獨田完之在齊，實乃陳氏之于今世。天地一氣也，萬民一性也，政教一體也。若清若濁者，爲善爲惡者，好仁好義者，固有不同。予觀陳氏之宗，清而純，善而和，義而正。才者不矜，技者不衒，清純者也。富則不驕，貧則不怨，善和者也。有勇不犯，有剛不折，義正者也。吾以爲士民之家，未有若陳宗者。其謂熟堯舜之道，循湯武之法，受文王之化，承召公之詩歟！不然，何其義之若是哉！天兵之討江州也，陳氏昆弟七人在圍中。及

城破，軍民殺傷殆盡。七人異處同歸，一無所傷，義感也。至道以來，仍歲饑旱，陳氏舉宗啜粥，雜以藻菜，怡然相存，義之至也。若其天無災害，時無厲疫，歲有豐穰之利，政有富歲之教，豈惟壽考之福，亦將千億是保。丁酉歲夏，予以尚書兵部郎掌綸誥，持史筆，坐命詞不當，連貶嶺表。己亥歲，會赦東歸。辛丑春，過潯陽，登廬阜，因訪名家，得詣陳氏，覽世譜，閱家法，詢事實，籍口屬，具知其狀。因爲之銘，庶乎傳之四方，留是來葉者。其詞曰：

舜有盛德，其後必昌。曄曄陳宗，義風克揚。家法定式，義門表德。如何在上，不爲世則。古人有言，理家如官。若官尚義，其俗必安。義則非利，利則非義。義利二途，人思共致。尚義則崇，尚利則窮。伊惟陳宗，世襲義風。僭昇僞煜，猶能敦勗。逮我聖宋，恩惠駢屬。聖宋萬年，子孫億千。德澤滂流，陳宗綿綿。

《宋會要輯稿・崇儒二・郡縣學》　天禧四年二月，以密州莒縣馬耆山講九經書，楊光輔爲國子四門助教，賜絹二十疋。委州長吏常切存問，光輔居山聚徒講學三十餘年，時七十餘。知州王博文上言，而有是命。

《全宋文》卷六五七文彦博《贈清河先生序》　秘校清河君器識淹雅，文行淵懿，學有師法，名高士林。游五經之郛，超然深詣；馳六藝之駕，邈矣遠至。載丁家艱，未充英轂，濡滯之歎，有識所同。天聖初，某始到都下，接諸公游，首得清河君。以文相會，以道相合，行藏游息，相得甚歡。未幾，予忝榮名，則霧露之潤，朋友之益，從可知矣。予仲弟彦若嘗師於清河君，授以經義，教之藝文。雖未能傳其家法，亦庶幾得其一技。前年春，彦若復忝科級，旋爲外諸侯奏□總郡學講授之職，則清河君之善誨又可知矣。今予之季弟彦伯又得師事君。一日，彦伯謂予曰：「某依張先生之門垂三年矣，愚冥之識，頗有開悟。嘗於群弟子之未預聞先生之言：『夫業文者必始於通經，通經者必在乎講貫。故先師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以是群弟子嘗請於先生，願聞講習。始則講《大戴禮》，終則講《左氏春秋》。論敘精敏，曉譬詳明，學者所疑，渙然開釋。先生之於五經無不通者，將與群弟子請於先生，願講《尚書》一經，以重煩而未白也。」予應之曰：「昔與清河君游，亟聞其談經也。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禹貢》、《洪範》之說，尤所精達。余遇有所疑，就而質問，若叩洪鐘，大小必應，未嘗不虛往而實歸。一行爲吏，十歲於茲，不聞益友之高論久矣。今將與爾皆就學焉。」翌日，躬請於清河君。君亦重違予之勤請，巽辭以從曰：「虞夏商周之書，歷代寶以爲訓。昔嘗學於斯文，勉與諸君評之。」莫逆於心，喜可知也。將布席以發論，嘗聞善而相告。好古博雅，與我同志者，願聞來學。二月日，太常博士文某白。

魏了翁《鶴山集》卷四一《眉山孫氏書樓記》　孫氏居眉以姓著，自唐迄今，人物之懿，史不絕書。而爲樓以儲書，則由長孫始。樓建於唐之開成，至光啓元年，僖宗御武德殿書「書樓」二字賜之，今石本尚存。自僞蜀毀于災，乃遷魚鄉，其居爲佛氏所廬，今所謂傳燈院是也，若里巷則固以「書樓」名。長孫之五世孫降衷常遊河洛，識藝祖皇帝于龍潛。建隆初召至便殿，賜衣帶圭田，特授眉州別駕，因市監書萬卷以還，然樓猶未復也。別駕之孫闢乃入都，傅東壁西雝之副，與官本市書稡載而歸，即所居復建重樓藏之，魚鄉之有樓則昉乎此。又嘗除塾爲師徒講肄之所，號「山學」，於是士負笈景從，而「書樓」、「山學」之名聞于時矣。方樓之再建也在天聖初，闢之從兄直講君堪嘗爲作記，錢内翰希白、宋景文子京皆賦詩。闢性倜儻，不耐衣冠，衣方士服。其卒也，從弟文懿公爲識其窆，有「不儒其身而儒其心」之語，故里人又以「儒心」名之。比歲樓又燬于災，書僅有存者。儒心之六世孫曰某，懼忝厥世，乃更諸爽塏，以唐僖宗所書樓刻揭之，樓視舊增拓焉。且病所儲之未廣，走行闕下，傳抄貿易以補闕遺，竭其餘力復興山學。以余二十年雅故，嘗以謁請曰：「僕之用力於斯也，亦既厪勤，公盍爲我書之以詔罔極？」則序其事以告余。因惟昔人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厄者。梁、隋之盛或壞於火，或覆於砥柱；唐太玄文昭之盛，或毀於盜，或散于遷徙。本朝之初，如江源叔所藏，合江南及吳越之書，凡數萬卷，而子孫不能有之，爲臧僕盜去與市人裂之以藉物者不可勝數。余嘗偶過安陸，亦得其吳越省中所藏《晉史》，則佚於他人者可知。安陸張氏得江書最多，其貧也，一篋之富僅供一炊。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得唐舊書，李文正所藏亦爲一時之冠，而子孫皆不克守也。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可敵中秘之藏，而元符中蕩爲煙埃。晁文元累世之蓄，校讐是正，視諸家爲精，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劉壯輿家于廬山之陽，所儲亦博，今其子孫無聞焉。南陽开氏之書凡五十篋，則盡歸諸晁氏。嗚呼，斯非天地神人之所斬者與！而孫氏之傳獨能於三百年間屢絕而復興，則斯不亦可尚矣。夫矧自文懿以來，進士鼎甲者凡三人，而與賓薦、取科第、登顯官者又不知其幾。今某又以上書言天下事常詔免舉，徑試南宮。某之子午之亦與鄉舉，今仕爲缺。雖一名一級未足爲人物輕重，而世其詩書以不墜基葛之訓，則有昔人之所弗逮者，是惡可以無記焉？雖然，余嘗聞

長老言：書之未有印本也，士得一書則口誦而手抄，惟恐失之，其傳之艱蓋若此。惟傳之艱，故誦之精，思之切，辨之審，信之篤，行之果。自唐末五季以來始爲印書，極於近世而閩、浙、庸、蜀之鋟梓遍天下，加以傳說日繁，粹類益廣，大綱小目彪列昕分，後生晚學開卷瞭然，苟有小慧纖能，則皆能襲而取之。噫！是不過出入口耳四寸間爾。若聖賢所以迭相授受若合符節者果爲何事？而學之於人果爲何用，則謾不加省，然則雖充厨牣几，於我何加焉？可不甚懼矣夫。余既以復于孫君，遂併書此說爲《書樓記》，俾刻之以儆來者，且以自儆云。

《全宋文》卷一五五五范純仁《王尊道先生講堂記治平四年九月》 古之哲王，一道德以同俗，故自鄉黨至於國都，皆設學校，以教其人。凡爲士者，自少至長，必處於學。其所學者，惟先王之道，則在乎先誠身脩己，而後有施於人。故其仕而立於人之朝也，則用其所學，以事其君，而治其民。故其君之所聞者，皆先王之道德；民之所服者，皆先王之教化。然後君得以爲堯舜之君，而民得以爲唐、虞之民矣。自周衰，秦、漢而後，學校養士之法既廢，則士之所學，不必誠身脩己，而各務肆其所爲，是以邪說怪行，得以眩亂乎其間。故仕於朝者非一道也，致其君者非一術也，施於民者無定法也，甚則至於國異政而家殊俗矣。而欲致其時於堯、舜、三代，不亦難哉？今之爲士而知斯者有矣，患無位而不得言也。有位而言者有矣，患乎不能行也。若其林野丘園之士，能自奮勵，篤信先王之道，不待上之教化，而推其所學，以教導於閭里，如古之所謂庠序者，則見夫滑之胙城尊道先生焉。先生讀聖人書，窮之三十年，五經之旨，卓然自得，不爲諸儒傳注之所牽。其言行淳質，亦未嘗有繆於道。故滑之學者多歸之。先生乃爲之講解，俾識其所趨向，又作室以延之，而名曰「講堂」。俯堂之北，則其先君之墓也。或者以爲非絃誦之地，先生曰：「吾聞立身揚名，所以顯親也。吾孜孜於是道，勉其身於君子之途者，是使吾親爲君子之親也，顯孰大焉？苟吾親有知，聞吾朝夕講聖人之言於此，顧不樂哉？又況使鄉里之人，瞻斯堂則知吾先君之墓，則吾親之名，蓋亦不朽矣。」先生以是言語予，而欲記焉。予昔先生之青衿也，其言雖不足發明先生之道，而且不敢以辭。故因感學校之廢，復樂先生能自奮勵，以先王之道教導其鄉里，而爲之記云。先生姓王氏，名大中，尊道即其字也。時治平四年九月記。

鄒浩《道鄉集》卷四〇《馮貫道傳》 貫道，壽春人，舉進士不偶，棄去，遊京師，居相國寺東録事巷，以訓童子爲業，二十餘年如一日。其容舒而野，其言簡而直，其與人交淡而久，自朝廷公卿以至閭巷之人，往往知其所爲而厚其禮。貫道持一意接之，未嘗毫末加損於其間。元祐末，門下侍郎蘇轍罷政斥外，平昔翕走其門者，皆諱悔弗顧，惟貫道朝夕往見，且受其所寓錢及京師凡出納之事。越七年，蘇門下自嶺表歸許昌，貫道即日訪焉，還其向所受者，視其錢，封識如故。時蘇公復欲以事煩之，笑而不答。紹聖中，太府卿賈種民董領茶事，人爭趨之，求爲邸肆，雖甚懇切而莫之許，獨念貫道貧，諭使爲求者出名，可以端居不預而月獲錢十許千，貫道初不應，賈猶强之不已，乃謝曰：「我訓童子逾三十年矣，口不輟聲，手不定筆，窮日之力，以脩吾職，至勤苦也，月得錢不過數千，曾何足以寬衣食計。然受之而宜，用之而安，久之而無他虞。今一旦坐獲厚利，非不優佚，第恐憂患有自意外竊發者，雖欲如前日寧處，其可得乎？此執事之高義，而我之所深畏者也，何敢當？」貫道尤精五行數，以人生年月日時配十干十二支推之，若貴若賤，若禍若福，如離婁近目而分黑白，如師曠逼耳而聽鼓鍾，如羿持弓矢審固射五尺之鵠於數十步之内，以故車馬常滿門，貫道頹然其間，如阮千里之琴，無人而不爲彈也。於其吉者則曰「當爲善以承其吉」，於其凶者則曰「當爲善以避其凶」。間有召之者，雖勢力回丘山，氣燄變寒暑，非其所好，不往不邮也。其所爲蓋如此。余嘗見《漢書》稱嚴君平終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每依蓍龜爲人言利害，各因勢道之以善。李疆爲益州牧，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又見揚子雲稱君平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未嘗不掩卷太息，想見其人。今也與貫道遊十五年，而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其聞君平之風而悦之者乎，何其不以己絶物，不以物易己，一至於此耶？雖居輦轂之下，康莊之要，紛華盛麗之所，其亦隱矣，可不謂賢哉！貫道有幾子，力教以學，皆於六經成誦而通其義。貫道隱德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固可期而待也。貫道名堯夫，今年若干。

孫覿《鴻慶居士集》卷四一《宋故樂安先生墓表》 樂安先生時諱，季中字，姓孫氏，常州晉陵縣人。先生以文學行義爲一州之望，里父兄遣子弟受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學自《詩》、《書》、《易》、《禮》、《春秋》三《傳》、諸子百家、箋疏之書，無不讀。自幼壯逮老，悲歡疾病，寢食行役之間，書未嘗去手，而尤深於《詩》，貫穿通治，反復上下，解名釋象，論美刺非，章通句達，自名一家。以故學者皆受《詩》，文章氣質渾厚，議論深博，推原道德之旨，通達世務之要，不爲空言。三代遠矣，唯西漢文辭最爲近古，手抄數遍，往往通念，上自高帝，迄於孝

平、王莽之誅，十有三世，二百餘年，君臣行事之始終，與夫興壞之端，得失之迹，紬繹論著，追探千載，推見善惡之實，蓋數萬言，讀者可以知志之所存。而官止於主簿，壽止於五十六，命矣夫。先生資沉毅有畦畛，言笑不妄，家貧窶，無一金之儲，而潔脩自好，廉靖無求，身厄窮，四黜於吏部，而闔門著書，恬於不遇，無愠色。平生無嗜好，耳目所接，犖然有當於心，則賦詩以自見。詞嚴義密，句法剡深，類李商隱。其字畫遒麗，楷法得歐、虞用筆意，雖片紙尺牘，屬稿記遺，未嘗草書一字。嗚呼！可謂純明篤厚之君子也。政和二年試上舍，賜出身，授將仕郎，應天府穀熟縣主簿。制行，換迪功郎，就移寧陵。部刺史聞其名，皆尊異之。再徙廣濟軍定陶縣主簿，權教授軍學。

王之道《相山集》卷二八《勸學文》　古有家塾黨庠，以待父兄之教，近世書會似之。兵火十年，人廢敷學，正復有良子弟幸免屠掠，願就訓飭者，往往孤陋寡聞，觸事墻面，深可歎息。楊丈八行鄉里耆哲，詩賦宗匠，今習殿課，闢數楹於胡避山之東，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諸公爲人父兄，有子弟而不教，教而不擇其師，誰任其咎？之道故敢以此聞下執事，傳道受業，其爲子弟，加意焉毋怠。

林之奇《拙齋文集》卷九《答劉先生》　某晚生無所知識，懷居里閈，方且以不得從師學問爲歎，豈敢受徒講學？惟士人相與習場屋事業耳，偶誤來者稍多，出題讀課，遂至罷費心力。去冬瘧寒之疾，正坐此也。然以事有未獲已者，故心知其非而猶爲之，每以自愧。果以上貽先生之念，茲蒙誨諭諄諄，仰認愛存之厚意，且知其得罪於先生者大矣。三復斯言，感愧感愧，謹當遵承，庶以不忘先生之大德也。某比因經界執役之勞，竊因自思學者之爲學，不專在書册子上，要須事事是學，方爲有用工夫。舜之在歷山，伊尹之在莘野，顏子之在陋巷，豈以文字語言爲學哉？正惟事無非學者。夫喜怒哀樂，貧富貴賤，從違得喪，安宴勞苦，日接於其前者，紛然萬變而不窮，不知古人之學果何以至此？小用之則爲委吏，而會計當爲乘田，而牛羊茁壯長大。用之則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此雖大聖人之事，然學者所馴致于此者，蓋必有所入之塗矣。愚暗未知其説，敢求先生一言之誨，釋此蒙吝。下情不勝蘄望之切。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〇《玉山劉氏義學記》　始予守南康，鄰境德安有宰焉，爲政一本儒術，甚以惠愛得其民。歲饑，爲請蠲租而州家不可，顧民狼顧相驚，有逃去者，則亟使人追止之曰：「所不爲若等力請於州，必蠲十七者，令寧委印綬去，終不忍使若等爲異鄉鬼也！」民聞是令下，爲之感泣，復相與携持而歸。衆乃具以情白州若部刺史，竟得如約乃已。予聞而竊心善之，而問其邑里姓名，則曰玉山劉侯也。南康屬邑有越德安而縣屬者，每遣掾史循行，則必戒使謁劉侯，觀其荒政所施以爲法。於是劉侯之惠不止行其封内，而又波及南康之境，竟食新，民得無流亡殍死者。及予將終，更乃得納謁劉侯之館而拜賜焉，則望其貌，聽其言，而有以信其爲君子人也。

後數歲，予以事過玉山，則劉侯以待次家居，復得相見如平生懽。一日，慨然語予曰：「吾家本單貧，而入仕又甚晚，顧無以仁其三族者。間嘗割田立屋，聘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而鄉人之願學者亦許造焉。兄弟之間有樂以其貲來助者，而吾猶懼其或不繼也，則又出新安餘俸，爲之發舉居積，以佐其費，而凡所以完葺丘壟、周恤族姻者亦取具焉。既已言於吾州，而邦君吴侯樂聞之，爲之出教刻符以詔吾之子孫，使毋違吾志。吾子雅知我，其爲我記之，以告其敷且學於此者，使知有以勉焉。」予聞而歎曰：「今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然一日得志，則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所以自樂其身者，唯恐日之不足。雖廉有餘粟，府有餘錢，能毋爲州里災害則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如劉侯者，身雖寵而官未登六品，家雖温而産未能千金，顧其所以用心者乃如此，是則可謂賢遠於人，而亦可以見其前日德安之政不爲無本，而豈徒以聲音笑貌爲之矣！」乃追本其事而記之如此。雖然，古人之所謂學者，豈讀書爲文，以干禄利而求温飽之云哉？亦曰明理以脩身，使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國家而已矣。羣居于此者，試以此意求諸《六經》、孔孟之言，而深思力行之，庶其有以不負劉侯之教也。劉侯名允迪，字德華，今以朝奉郎參議沿海制置使軍事云。淳熙十有五年秋九月己未，新安朱熹記。

《朱熹遺集》卷三《訓學齋規》　夫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灑掃洎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所當知。今逐目條列，名曰《童蒙須知》。若其修身治心，事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昭然可考，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爲人先要身體端正，自冠巾衣服鞋襪，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子弟云，男子有三緊，謂頭緊、腰緊、脚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髻；腰謂以絲或帶束腰；脚謂鞋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矣。

凡着衣服，必先提整襟領，結兩衽紐帶，不可令有闕落。飲食照管，勿令污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

凡脱衣服，必齊整摺叠箱笥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爲塵埃雜穢所污。仍易于尋取，不致散失。着衣既久，則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濯，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害，只用完潔。

凡盥面，必以巾帨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有所濕。

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着短便，愛護勿使損污。

凡日中所着衣服，夜卧必更，則不藏蚤蝨，不即敝壞。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不費衣服。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飭身之要，毋忽！

語言步趨第二

凡爲人子弟，須要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言喧鬨，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不可妄自議論。長上檢責或有過悞，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隱嘿，久却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自明。至于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聞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蹌，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有所喚召，却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灑掃涓潔第三

凡爲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試几案，常令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原所。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紙劄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置簿抄録主名，及時取還。窗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污墨，瘌子弟職。書几書研，自黥其面。」此爲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寫文字第四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册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册，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强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説，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却只漫浪誦讀，决不能記，記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書册須要愛護，不可損污縐摺。濟陽江禄書讀未竟，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硯磨，勿使墨汁污手。高執筆，雙鈎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指着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老草。

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誤。

雜細事宜第五

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凡喧鬨鬬争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爲。謂如賭博、籠養、打毬、踢毬、放風禽等事。

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饑，不可缺。凡向火，勿迫近火傍，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爇衣服。凡相揖，必折腰。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凡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異姓者，則云某姓某丈。凡出外及歸，必于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凡飲食于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有所問則當誠實對，言不可妄。凡開門揭簾，須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響。凡衆坐，必斂身，勿廣占坐席。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凡飲酒，不可令至醉。凡如厠，必去上衣，下必浣手。凡夜行，必以燈燭，無燭則止。凡待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執器皿必端嚴，惟恐有失。凡危險，不可近。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拱手，疾趨而揖。凡夜卧，必用枕，勿以寢衣覆首。凡飲食，舉匙必置筯，舉筯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筯于案。

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略，然大概具矣。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爲謹愿之士。必又能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修業，入于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二《跋程董二先生學則》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况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群居終日，德進業脩，而

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番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余以爲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楊萬里《誠齋集》卷一三一《靜庵居士曾君墓銘》　艮齋先生尚書清江謝公未仕日，嘗假館於廬陵蘭溪曾氏之槐堂授徒講學。一時俊秀自遠來學者，北自九江，南暨五嶺，西而三湖，東則二浙，鱗集于堂下，詩禮之訓，仁義之實，誦弦之音，洋洋如也。後數十年異材林立，布列朝野，或以學傳，或以行著，或以能稱，或以文炳者，多艮齋之門人弟子也。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七《劉大臨序》　永豐劉氏子榮入郡城從予學，遂寓於予屋之左，爲鄰三年。其字大臨，予以爲取義無所，欲與更之而未暇爲説也。今以其邑推排田産賦稅而歸別，且請曰：「先生何以教榮？榮畢事而再來，須數十日，今願有聞，以爲此數十日之所請事。」予告之曰：「大臨，爾數十日即田産賦稅之推排而學焉，何用置此而他問乎？且吾子家有常産，而歲收與輸官一惟幹僕之委，負篋吾門，曰讀書而已。焉有讀書而盡付家事於不理也？年今長矣，學理家事，則他日舉進士，可以居官，安知吾子不有四方之役乎？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田産賦稅，民事之大者也。今之奉州家檄推排於吾子之鄉都者，亦吾子之師矣，何事非學？師安能一一指教？儻有志焉，則猷畝間若等第、若丈尺者，吾心目當用之處。吾見今之稅家子弟但知食粟，當其逸居固不足以負荷先業，偶然出任人事，茫無所措，此等可憫笑者何限！吾子勿謂今日辭我而歸，收束《詩》、《書》，便無日益，合念若曉推排，正一大益也。吾子累世田産，想賦稅皆古額，無甚欺隱漏落之弊，如其有之，從今日得一番公私分曉，乃是爲良民者之幸。官若有命，宜敬聽焉，勿以爲厲己也。然吾子未嘗經歷人事，此歸得了自家可矣，毋與他人。若與他人，則己所不能，必納敗闕。謹之，謹之。」歐陽某書。

黄榦《勉齋集》卷三七《肇慶府節度推官曾君行狀》　君諱興宗，字光祖。【略】歸自南昌，闢所居之南山創精舍，取後凋之意，扁曰「歲寒」，儲書聚糧，以待四方士友，爲暮年講切之益，自號「唯菴鈍叟」，日處其中。學者至，必以所學告語之，所謂孝弟忠信之説未始脱諸口，來者亦莫不拱手，竦聽而去。

李昂英《文溪集》卷一二《從學者題名疏》　李子先經義知名湖海間，尤長於論策，訓經生固其本色，賦友欲師其後場之文，無不可者。先疏來學者姓名，豈若世之有求於人者哉？蓋欲知其爲如何人耳。李子先，春叟字也。

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二《張屏山墓誌銘》　嘉熙庚子秋，余以温陵掾入漕闈，撤棘，有士頎然闖門者，視其刺，則張君持之也。坐而語余曰：「吾爲屏山書室以聚鄉俊秀而學焉，貧不自給者，買濠田一莊以資之，今已成，願有記。」余曰：「建爲往來之衝，名於時者日過門，何取於僕？」再三謝不可。既而謁其居，則山之環者如屏，前後左右位置各有思，喜而諾之。【略】君字立叔，【略】初從永嘉李公曼卿、蔡公幼學授《春秋》，同門生謝公汲古、周公端朝皆推先之。齊堂倪公領郡，親課學職員，君爲首選，擢以學録，極加器重。君行醇而學博，里人執經席下，去而顯者甚衆。【略】晚號屏山居士，築精舍於青雲峰，即梨山也。

黄仲元《四如集》卷一《半山精舍記》　癸酉歲，莆邑昉起學宫，博士張君肖季實來。丙子冬，學宫成，時樞相宣閩如心陳公以博士名聞于朝，已改舍入宫矣。居無何，莆更兵燬。余館外弟宇下，距環泉環泉，地名。尺有咫。後三年庚辰春，博士寓環泉之南，過存相勞苦。夜闌語軟，時或酬倡。余貧到骨，博士父子不相聊，少日蹙頞相告：「吾違父母國有年，昔昔烏吟，昔，夜也。越人莊舄仕楚而病思，吟則越聲。《列子》云：「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秋半戒途，無以實橐。小人有闔廬曰半山精舍，願徵子文，輝潤捲樞。」余曛音展。曰：「子謂吾文其與可竹，文同字與可，善畫竹，四方求者足相踵。廷珪墨，李廷珪墨能削木墜水，經月不壞。與迂何甚！」後五月，又相促迫。予乃更端而問：「曷名乎半山？」博士曰：「昔王文公築第白下，門外爲道之中，後捨報，寧人以半山名寺。大公子雱死，公坐鍾山，恍惚見雱荷枷杻如重囚，遂施所居半山園宅爲寺以薦福。黄太史遂稱公爲半山老人。吾精舍在莒溪山半，因用其名名之，非慕此老也。」「然則孰名之？」曰：「杜公康侯名之，且大書。」「然則面勢何鄉？」曰：「一水護田將緑遶，兩山排闥送青來。」「然則經營何始？斷手何年？」斷手字，晉魏以來之語。凡營造了當，言斷手者矣。杜工部《題江外草堂》詩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曰：「先君子庀具也。徒於甲午，落祭於乙未。歲丙午漂於水，唯棟扁坊汙泥淤中，濯溉如新，殆若陰相，遺我後人。又四月，己酉六月，誅茅編竹，苟完一區。吾精舍雖不加闢，成先志也。」「然則精舍之名昉于何時？」曰：「漢仲承劉仲承也，明五經，隱居，立精舍，請教數百人，辟並不就。文有檀敷也，家貧而志清，舉孝廉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子良包咸也，習《魯詩》《論語》，住東海，立講舍教授。諸儒以之講授。句絶。蜀元直徐庶也。庶少

好俠，後感激，折節學問，詣精舍聽習經業，義理精熟。以之聽習，句絶。魏譙東、魏曹操也，讀書精舍。宋石壁謝靈運也。石壁，靈運精舍，有詩云：「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武帝立精舍於內殿，引沙門居之。以之讀書。句絶。逮晉武帝奉佛，引沙門內殿，名義胥失之。句。吾精舍，書室也，非緇廬也。緇廬，僧寺也。出唐李庾《西都賦》。有田可耕，有池可魚。莆雖信美，然非吾土。攜書歸隱，不失故吾。則走也幸。」余蹴然曰：「莒山之半，甲午以前，樵夫野老之所同有，甲午以後，巖處奇士之所獨擅。端平距淳祐甲午幾何時？而此舍已荒田野草。丙午距己酉又幾何時？而荒田野草又爲幽人之廬。己酉距庚辰又幾何時？間關濡滯，在天一握，一握，小貌。孤雲兩角，山名，在天一握。安知伊威不在室，蠨蛸不在户也？」伊威，鼠婦也。蠨蛸，小蜘蛛也。户無人則有之。博士於癸卯、壬子兩隨計吏，俱試奉常屈，戊辰叨恩，僅授縣師，家食六載，方告戊期。何分寸之難躋攀？宦莆終更終更，令考滿也。段會宗終更而還。遄脱選調，寵晉兩階，又何朝適而昔夜也。至？突未黔事乃大謬不然。盎無儲米，囊慳一錢，栖栖萬狀，又何頭方命薄？舉翮觸四隅，使瞽者揣聽，又未知博士相法當何如？陰陽儲與，千變萬紾，曷爲從類？曷爲居方？索之不得，求之招摇之下。然昔人觀園囿之興廢，知洛陽之盛衰。李文叔書《洛陽名園記》。博士行歸故都，視城郭而猶如故，蒼生而各環堵，豈惟爲平泉李德裕平泉莊，周回十里。一樹一石？喜過比隣，訪故舊，或各隔異方，或無家可問。晨烟夕露，莽蒼滅没，使人意象惘然。甫也草堂，杜子美草堂在成都城外。亦無顔色，豈有感也夫？然予聞管仲父曰：「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支堅固，可以爲精舍。」博士春秋高，精力完，無一點老人衰憊氣，壽猶方將未已，不知返子之舍，種瓜采蕨，穿花藉草，尚憶吾天叟否？秦東陵侯邵平，秦破，種瓜長安城東。張翰曰：「吾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足矣。」天叟名淵，姓黄，自號韻鄉。博士，樵之挐川人，名靖夫，李出也，爲處士夢庚叔建後，句。可謂能爲之子矣。因記而授之，歸且與莒山結緣，庶他日不作生客。子由作《栖賢堂記》云：「僕爲書之，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作生客。」

《宋元學案》卷六九《程董二先生學則》 居處必恭。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摇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閾，毋跛倚。

視聽必端。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喧嘩，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粗豪狠傲，勿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袒裼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

飲食必節。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耻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非尊長呼唤、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逾期。

讀書必專一。必正心肅容以計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强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勿草，勿欹傾。

幾席必整齊。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笥衣篋，必謹扃鐍。

相呼必以齒。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説亦如之。

道教私學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七《感應篇序代外舅作》 《感應篇》者，道家儆世書也，蜀士李昌齡注釋其義，出入三教中，凡數萬言。余連蹇仕塗，志弗克遂，故常喜刊善書以施人。以儒家言之，則《大學章句》、《小學》、《字訓》等書，以釋氏言之，則所謂《金剛經注》者，凡三刻矣。然大小學可以誨學者而不可以語凡民，金剛秘密之旨又非有利根宿慧者不能悟而解也。顧此篇指陳善惡之報明白痛切，可以扶助正道，啟發良心，故復捐金齋鏤之塾學，願得者摹以與之，庶幾家傳此方，人挾此劑，足以起迷俗之膏肓，非小補也。抑嘗聞伊川有言曰：「凡有動皆爲感，所感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動者何？此心之發也。人之一心虚靈洞徹，衆理畢具，方其未發，豈有不善？及其既發，有正有否，然後善惡形焉，而吉凶禍福亦各以類應，不可誣也。人知殃慶之報兆於所積，而不知一念之發即吉凶禍福之門。李氏首章注義最爲近理，余故表而出之，至其言有涉於幻怪者，要皆爲警愚覺迷而設，余固未暇深論，覽者察其用心而取其有補焉可也。

佛教私學

《全宋文》卷二二三徐鉉《撫州永安禪院記》　教之大者其行遠，利之溥者其報豐。自三代已還，百家並騖；炎靈之後，釋氏特隆。經法之盛，參乎先聖；祠宇之設，廣于虞庠。不知所以然而然，非言象所及已。撫州郡署之左一里而近，有禪院焉，乾符中署曰寶國，天祐中改名永安。方志失傳，莫知肇興之始；高人迭處，咸爲宴坐之場。夫經像之所居，苾馨之所薦，必將據郡國之形勝，襲川原之氣象。斯郡也，總楚、越之都會；斯院也，浸章、汝之清流。逸少、康樂，江左名士，而墨池、經臺介乎比閭；麻姑、南真，丹臺上列，而仙壇、閑館峙乎封域。閒閱相望，鐘磬交音。神靈之所依憑，烟霞之所韜映。爾其棟宇之狀也，則赫赫乎顯敞，耽耽乎深嚴。繡藻成文，磨礱盡妙。層樓對峙，脩廊四通，列講肆于崇堂，安衆士于奧室。動有擊蒙之益，靜有寧體之娛。儲峙必豐，器用必給，四方學者，至輒如歸。考績程功，則住持禪師義韜之力也。韜公道學精詣，慧心朗悟，以濟衆爲務，以興教爲懷。少游名都，歷訪先達；晚棲臨汝，自闢師門。甲申歲，來詣京華，褐衣請見，對揚玉扆，躬奉天言，論難所及，辭義響答。聖恩嘉矚，贈以紫衣，登門之徒，莫不增肅。韜公以斯院制度崇麗，修奉精嚴，金石闕如，何以示後，惠然見顧，求我以文，辭讓不獲，因爲之記。年月日記。

《全宋文》卷二三三徐鉉《金陵寂樂塔院故玄寂禪師影堂記》　士有切問强記以修其内，和光退節以晦其外，而人自仰之，名自歸之，不知所以然而然，見之于玄寂禪師矣。師名澄圮，姓陳氏，番禺人。既生而孤，天骨奇秀，岐嶷之態，有異常童。常端居静念，如學道者。七歲復失所恃，母臨終以託其姑曰：「此兒幼有奇應，法當出家，儻果斯願，吾無恨矣。」年十一歲，遂詣本郡從師，十七歲，韶州南華寺正度。于是造詣先達，請益質疑，歷游名山，無遠弗届，不違類于顔子，起予同于卜商。丁未歲，來止舒州山谷寺，徧閱經論，師門之學，無所不通，然未嘗爲人言也。是時季唐二葉，像法大興，凡聚徒講學者，所在奉之以爲長老。禪師徇狎鷗之志，慕争席之風，雖衆人與居，而羣望自集，道俗敦請，抗志不從。郡守周公，因人之心，封章上啓，嗣君嘉賞，以詔書命之。周公延至郡齋，親爲致禮。師不得已，乃攝齋即坐，音詞宣朗，寮吏屬目，士庶咸歡。還處精廬，宴居如故。丁巳歲，避難南渡，止于廬山。嗣君召致建康，累徵乃至。迭處名寺，咸敷講席，恩禮優渥，賜號玄寂禪師。時之名流，無不景仰。至于誘進後學，開導真筌，激厲憤悱，皆得所欲。乾德五年冬十一月，終于建康龍光禪院，春秋六十有一，後主遣中使護葬，贈送甚優，葬于都城東南隅鳳臺鄉。門人弟子廬于墓次，誅茅構宇，遂成道場，儼設靈儀，式觀遺愛。鉉頃自禁掖放逐舒庸，閉關却掃，不豫人事，時游潛岳，因獲覿止。容貌閑暇，議論平淡，言意相得，有若舊交。雖慚方外之期，自叶忘形之契，一生一死，已隔于當年，谷變陵遷，復悲于陳迹。弟子嗣昭等，永懷遺範，願勒貞珉，因述斯文，庶申夙分。年月日記。

《全宋文》卷二九五楊億《古清規序》　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來，多居律寺，雖列别院，然于説法住持，未合規度，故常爾介懷。乃曰：「佛祖之道，欲誕布化元，冀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爲隨行耶？」或曰：「《瑜珈論》《瓔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哉？」師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于制範，務其宜也。」于是創意，别立禪居。凡具道眼者，有可尊之德，號曰「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謂也。即爲化主，即處于方丈，同净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者，表佛祖親囑受當代爲尊也。所哀學衆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依夏次安排。設長連牀，施櫈架掛搭道具。卧必斜枕牀脣，右脇吉祥睡者，以其坐禪既久，暑偃息而已，具四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準。其闔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陞座，主事、徒衆鴈立側聆，賓主問酬激揚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一時均徧者，務于節儉，表法食雙運也，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令各司其局也。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衆，别致喧撓之事，即當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者，貴安清衆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恥辱也。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汙清衆，生恭信故；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三不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泄于外，護宗綱故。四來同居，聖凡孰辨？且如來應世，尚有六群之黨；況今像末，豈得全無？但見一僧有過，便雷例譏誚，殊不知輕衆壞法，其損甚大。今禪門若稍無妨害者，宜依百丈叢林規式，量事區分。且立法防姦，不爲賢士，然寧可有格而無犯，不可有犯而無教。惟大智禪師護法之益，其大矣哉！禪門獨行，自此老始。清規大要，徧示後學，令不忘本也。其諸軌度，集詳備矣。億幸叨睿旨，删定《傳燈》，成書圖進，因爲序引。時景德改元，歲次甲辰，良月吉日書。

《全宋文》卷六三七釋允堪《浄心誡觀發真鈔序》慶曆五年三月》　夫學道者以

明己爲本，立言者以益物爲宗，在昔聖賢，率循此二。茲誠觀者，乃明己益物之教乎。吾祖南山雖託訓於慈忍，豈無意於將來？愚慶荷大師之道凡二十載，所述諸科記僅將百卷。噫，著文字而忘理觀者，不亦病乎！今年四十有一，知浮世之過半，遂用此觀爲治心之法。一日講次，學徒有味，復立言以暢之，勒成三卷，題曰《發真》，欲使履於斯道而發真歸源矣。若然，則又跂於日，明己益物，得無意乎？時慶曆五年歲次乙酉三月既望，於錢塘淨住院講堂序。

《全宋文》卷一〇三三句堯夫《□□濟州任城縣晉陽鄉柏山村修三教堂記》

□□大教，鼎峙分焉，貫統綱常，一天下之至化，草偃群類，何莫由斯。在昔兩儀肇分，生物蕃夥；三皇世及，風政樸略。用能治致清淨，而民俗醇醲。中古以降，其流散殊，情僞萌生，嗜欲波蕩，漸滋彰□，□□□，□於品物，繇是有帝出混元之符會焉。屬衰周澆季之時，振上世冲和之典，抗一聖之高躅，著二篇之靈誥，還淳反素，執一應萬。人到於今崇之，則無爲之化溥洽。蓋道教之開先，有如此者。大斷自□□，以仁率下；迄於三代，惟德服民。用能地際華戎而域躋富壽。叔世而下，王綱不競，君臣、父子，人倫之序乖；禮樂、刑政，邦治之轍亂。於是有天生夫子之期運焉。當列國紛擾之間，拯橫□淪□之弊，祖述堯舜，典章文武，□作六經，發揮五常。人到於今賴之，而有生之理咸遂。蓋儒教之立極，有如此者。至乃化百億之身，寧殊凡聖；王三千之界，豈限人天。用能大庇閻浮，光昭震旦。洎常星匿彩，苦□揚法，五□干戈，歷戟甲於秦末；四生舟楫，乘利涉於漢興。由是有神交大覺之應感焉。丁金僊協夢之辰，展白馬騰精之會，寔不思議功德，爲一大事因緣。始譯其《四十二章》，終演其五千餘軸。人到於今來之，□生善之勳□集。蓋佛教之扶世，有如此者。斯實三聖兼濟萬有，殊塗同歸之極致焉。徒以蚩蚩庶民，□好相反；擾擾百姓，日用何知。辯是與非，譬盲者之捫象；皆真癭僞，猶葉公之好龍。□□深研，□昆□□，舒之則導化源於四海，卷之則殖德本於一身。是謂達人，雅稱盡善。今國家慶綿真係，冠四大於域中，所以恢太上之寶基也；道盛人文，敷五典於寓內，所以建□中之鴻業也；化流沙界，闡至乘於世間，所以闢能仁之妙門也。巍巍焉，蕩蕩焉，□充所謂確乎不拔，垂之無窮者矣。夫善道有統，洪化惟神。金在鎔而泥在鈞，聖作物覩；君爲心而民爲體，上行□□。□而□學，遂風移而俗易。彭城劉如璧，此鄉之吉人。數畝先疇，勤勞於稼穡；經素業抱，耿潔於丘園。與人父語近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昆弟無間，鄉曲□□。自謂耕食鑿飲，歌時樂□，其爲多得，獨兼三樂。褒衣博帶，研經味道，列《詩》、《書》而絃誦，聚童冠而舞雩，此儒者之樂一也。少思寡欲，和光同塵，養冲氣而保身，韞虛心而□□，此道家之樂二也。有相非相，在家出家，悟夢□之人生，歸真如之佛性，此釋氏之樂三也。何須樂啟，始號先生？豈止孟軻，獨爲君子？抑又謂廟貌之設，神靈所存，苟締構之未崇，在□何仰。乃籲里社，同備縗資，命工度材，卜地築室。審曲面勢，在山之陽；上棟下宇，從古之制。代□以耳，取其堅久，不施乎縹碧；環堵爲牆，務其嚴肅，不被以朱紫。凡起堂三間，前有軒，後有□，致奠獻行繞之所；塑像二尊，左有侍，右有從，體燕居演說之會。其像皆南嚮以坐，蓋取相見乎離也；其位無高下之次，蓋本咸至乎聖也。東則混元睟衆帝之威容，西則文宣穆先王之體貌。釋迦示大雄之相好，月面與河目交映，白毫將紫氣相運。運化所均，協一氣之生物；推變而會，等三儀之同科。覩之者潔如在之誠，聞之者企與□之願。仍於屋壁，加之繪事。三清□之，□□然可觀，附之以二十四化，此殊庭之列仙也。四科□□，十哲有儀可象，次之以七十二賢，此闕里之群英也。十大弟子，八部龍神，寂如□聽，儼若護持，此靈山之法從也。亦異也！自衛返魯，縫掖章甫者盈於數仞之門；白日升天，星冠霞帔者集於衆妙之境；超凡入聖，馴龍攘象者會於五印之國。覩相生善，則煥乎其威儀；有益於人，則昭□□□。劉氏之子舉一事於鄉里，會三教之宗元，無黨無偏，盡善盡美。與堯夫好丹丱素，論甘忌辛，予楯糺紛，鑿枘鉏鋙，較其好古，未可同年。時慶曆七年歲次丁亥十一月一日辛未朔，十四日甲申，修塑三教都維那首劉如璧。副維那首劉明建。青石匠人邵吉。姪韓晟。西天中印土摩褐陀國那蘭陀寺內殿賜紫二梵僧護吉祥、戒吉祥。當州衆等寺觀音院主修塔功德主僧法真。當縣卧佛院僧□真。中邢山修塔講經傳戒沙門紹昱。

王十朋《梅溪前集》卷二〇《潘澗嚴闍梨塔銘》 師諱處嚴，字伯威，姓賈氏，温州樂清人也。父靖居鄉以長者稱。母萬方娠，一夕夢黑龍自天躍而下，俄化爲道人入其家。及産，師有異相。幼警悟不凡，經史過目輒成誦。舅東平先生規，邑之名儒也，試以對，隨口應答，大奇之。少長，忽不茹葷，母强之，卒不從。一日，游精舍，歸白其母曰：「兒蔬食，居俗非所宜，願出家學佛，惟夫人割愛。」遂往里之明慶院，禮僧知性爲師。既落髮受具，游歷郡刹。初學律，未幾習天台教觀，慨然歎曰：「吾邦僻在海隅，見聞不廣。」遂之錢塘依南屏臻公，聽天台大部，明《法華》諸經。時學者尚編録，務相詰難，師聽法罷，端然默坐。同輩問之，

發明師説了無遺誤，因謂之曰：「文字分別，馳騁法相，吾不能爲。」遂遠游禪林，訪先輩老宿，叩擊玄旨。師志節高，學識超邁，杖錫所至，道眼相契爲多。會有以座首命之者，師曰：「吾宅心名利外，冀逍遥自適，詎能爲人役耶？」於是西游帝都，觀伊洛，南周旋江淮間，凡名山水，叢林巨刹，靡不至。時道潛、思聰二僧與東坡居士游，聲名籍甚，咸與師善，數以篇章往來。師博學，詩文尤典重，且工書，有晉、宋法。或勸以所作謁縉紳求知己，師笑曰：「古之桑門上首與士大夫游，非求之也，道自合焉爾。」故終身不以一字干謁，識者高之。元祐間，還永嘉，寓浄光、大雲、開元諸寺，其徒翕然歸之，扣門請益者屨相躡也。師訓以本業外，復以詩書子史導之。凡經指授者，咸見頭角。時開元建護國天王殿，命師作記，文辭雄偉，太守范公見之，稱歎良久，命刻石行於世。元符初，歸故山，誅茅結廬，循除蓄流，自號潛澗，賦詩鼓琴以自娱，有古人林下風。師有辭辨，長於講釋，鄉里巨室欲屈師講經，莫能致。因具法筵，集廣衆，預設巍座，俟師至，與衆迫之，師匆遽就席，闡揚奥旨，緣飾以文，音吐鴻亮，聽者驚悦。明慶自創業幾七百年，無文蹟可攷，師首爲撰記，并書之，時稱二絶。郡守張公平聞其名，以禮致之，躬受《楞嚴》大義。初以僧正命師，又命主禪席，皆力辭之。每詣府，手提一笠，未嘗肩輿。人以師爲府座所厚，因屬以事，師正色峻拒。府政有不便於民者，委曲以告，守改容聽之。瑞安令吕公勤自號湖海道人，邂逅師，喜甚，與俱還。邑築庵於廳治後園，命師居之，爲留三宿而去。邑令丁公湛每訪師談道，終日忘返。晚景絶人事，惟精修浄業，喜諷誦《楞嚴》《圓覺》《維摩》《光明》《法華》等經，精熟如流，静夜孤坐，焚香暗誦，琅琅之聲出於林表。嘗手書《法華》《光明》二經以報母德。又書《華嚴經》八十卷，首末不懈，字法益工。弟子宗要游學姑蘇，俄以書督其歸。未幾，師得疾遽終，政和壬辰正月二十日也。享年五十四，僧臘三十九。至三月閣維，得舍利數百顆，明瑩如珠。明年九月，植塔於故廬之後，以遺骨并舍利葬焉。師於佛學無不通曉，尤深於禪，而接物以教，故以闍梨著名。平生製述甚多，蕞隨毁失，圓寂後，弟子收拾遺文，編成二卷。人有得其片紙，皆寶藏之，其文翰見重於人如此。弟子宗要師號寶印，傳天台教，住永嘉之妙果，克世其業。法孫德純亦傳法於郡之龍翔。某大母氏，師之同母姊也，寶印師盖某之叔父。師歿之歲，而某始生，自兒時稔聞德名，恨不逮見，今四十餘載矣，始獲以叔父之命，銘師之塔，不敢以鄙陋辭。銘曰：

師之道，儒律禪教，咸臻其要。師之技，歌詩文翰，咸極其致。師之節，公卿大夫，不屈而謁。師之訓，子傳教觀，孫傳心印。師之廬，左琴右書，山高澗迂；師之塔，明珠遺骨，千古不滅。

舒岳祥《閬風集》卷一一《重建台州東掖山白蓮寺記》　余童冠以應鄉舉，過臨海，寧川兩界之嶺曰桐巖，日晏而息，宿于白蓮莊，至此過嶺可半矣。地勢稍盤礴，有民廬田舍，設館掃庭以延納舉子。其倚山臨路，乃白蓮寺之莊宇也。炊黍未熟，舉子亦得而遊息焉。其主莊僧頗好事，設爲書肆，凡舉業之所資用，學者之所宜有者，皆鑱揭而庋列之，或就取而觀之，無拒色，亦不爲二價。澗窮壑絶，見此小佳，余嘗記之在心目也。問之居人，延袤三十里，大半白蓮之所有。余故友方沂每與余約游東掖，惜泳道先約而長逝，余苦無僕馬之資，不能一往，至今爲恨事。庚寅秋，余目暗耳聵，方欲棄筆硯習禪觀，有盖倉真逸道士葉龍起持白蓮住持景荃書致殷勤于余，其徒衆又狀其寺之本末，請記其偉觀。夫東掖，江南之名山。其山有白蓮、能仁二寺，白蓮又其著者也。昔智者師唱法于天台，佛隴經論行于天下。慶曆初，有神照法師本如誅茅結草，椎輪而建庵，綿蕝而行道，講譽風馳，座下雲集，有衆五百，遂大茲刹，聲聞天朝，錫號白蓮。歲久材腐，殆不能芘風雨。淳熙間，有法英師誓新舊觀，道足以化人，信足以服衆，仰者如山，從者若水，白蓮之譽復盛於東南，學者比之國之上庠。自經口講指畫之餘者出遊諸方，自有一種風範，人咸識之，曰：「此必自白蓮來也。」

私塾

楊時《龜山集》卷二四《求仁齋記》　元祐戊辰秋七月，予至自京師，友人黄君過予，問勞苦之暇，因謂予曰：「吾於縣北墉之隅，西山之麓，得廢址焉，薙草蕪石，闢地爲爨舍，有講誦之堂、燕休寢息之廬、賓客之位，無一不完，將聚族親子弟教之，雖鄉人願至者不拒也。子盍爲我名之，盡其義以告。」居數日，予相與一臨之。其地高明亢爽，不臨康莊之衢，負城西南，諸峰首尾盤屬，聯亘十餘里，皆隱然得之几席之上，而俯仰之際，如在深山大澤丘荒之間，埃壒之表，此真學者之所居也。予徘徊久之，乃昌言誦之曰：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縉紳先生與一時懷德秉義之士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士之欲爲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觀，游談戲豫，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訾，至悖義踰禮而不悔，雖英材異稟，間時有之，亦不過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爲章句之儒，釣聲利而已。一日衒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剽

剝，無所用之，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嘗六七，此與壓夫販父，積百貨，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予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士柔不溺於隨，剛不憤於慾者，相進於道，庶幾少激頹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爲事，是真有志者哉！然予嘗謂古之學者，求仁而已矣。傳曰：「於於利而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衒鬻而不售，轉而易業者，皆放於利而怨者也。吾願以「求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必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亦難乎？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猶曰罕言，豈不以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蓋未之嘗言，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身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之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王十朋《梅溪前集》卷二〇《周府君行狀》 公諱瑜，字公寶，先世姑蘇人也，高祖避五代亂，徙居于剡。曾祖荀、祖惟、父過皆不仕。公爲人純厚質直，介然能自立，以孝友聞於鄉。治家有法，遇長幼以禮，闔門之內肅如也。宣和中，魔寇犯邑，人倉遽犇匿，公獨擁親柩嗷號，聲徹閭里，冒兵刃扶護以畢窀穸，朝夕悲涕不忍去墓側。兇徒相戒曰：「無驚周孝子。」賊平，卒無恙。公喜儒學，嘗闢家塾數十楹，延四方名士以淑諸孫。又製夫子暨十哲坐象，畫七十二子於一堂，俾崇奉之。大書其側曰：「爾其親師友之淵源，就功名之烜赫。」浹日必設具以集之，親究其能否。有勵業者，喜見顏間，面加奬諭，冀其成就。稍怠墮，則諄諄戒敕，俾之自勉。由是咸自力於學。紹興庚申秋，孫汝士預薦書。乙丑歲，世修肄籍太學。丁卯秋，汝士、汝能、世則聯名鄉薦。明年，汝士登進士第，鄉人榮之。【略】

王十朋《梅溪前集》卷一七《淵源堂記》 先儒孟子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說者因孟子之言而論淵源之學，謂本乎自得，非師友傳授之可能。嗚呼，是見孟子之言而不究孟子之不必言也。夫欲造道於未得之前，而不資諸師友可乎？必深造而後能自得，非孟子有所不能言，未有舍師友而自能深造者，此又孟子之所不必言也。孟子知性爲善，知道莫大乎仁義，發其素蘊，著爲七篇之書，蓋其自得有如此者。然考其師友淵源，豈無所自？云「世之學者多矣，而自得者鮮。」蓋由誤觀孟子之書，而以不親師友爲自得。且其父兄之教子弟也，固非無師友也，然其命之之意，殆不過欲其傳句讀、習文詞以求速化之術爾，鮮有及乎道學之淵源者，而望其深造自得可乎？剡溪周君某，天資好善，而樂教子弟，嘗命工製先聖十哲坐象及列畫七十二子爲一堂，即家塾而欽奉之，又親筆而詔其子孫曰：「親師友之淵源。」噫！公之爲家訓，過人一等矣。其後諸孫日益長，師友日益親，淵源日益叩，而事業日益脩，推其緒餘以事進取，有隸天子學，登鄉老書，擢進士第者，凡數人，餘皆以學問自立，而其進未艾。由是剡之學者，推周氏爲盛。蓋本於公一言之訓，而得師友淵源之力焉。某與公之孫世修同舍上庠，遂獲登公之堂，而觀其遺迹。時公化去已二載矣。公長子仁泣謂某曰：「吾先子手澤在是，吾懼不能繼志，又慮諸子若孫或懈而弗遵，以深吾罪。子幸不吾鄙，辱臨茲館，又辱與吾兒游，幸爲我名其堂，且記其事。」某辭鄙陋不獲，因采公語以名之，並書其大畧，俾後人毋忘賢祖之遺訓焉。紹興癸酉四月日記。

王十朋《梅溪前集》卷一七《淵源堂十二詩序》 剡溪周君闢家塾于居第之前，有堂有軒，其數偶，有館有室有池，其數奇，有齋焉，其象數五行，通而計之，其數象十有二月，命客王某名之。某采汝南《家訓》名其堂之中者曰「淵源」，且記之矣。其十有一，咸采名於杜詩。淵源堂之右廡有堂焉，賓客論文之所也，名曰「細論」，取「重與細論文」句。由細論堂而北有軒焉，頗幽邃，植岩桂一本，以宜之名曰「宜桂」，取「宜人獨桂林」句。由淵源堂而西有軒焉，其景物絶瀟洒，而人稱之名曰「蘊秀」，取「剡溪蘊秀異」句。由淵源堂而東有館焉，主人處予於其間，予之來也，修同舍之好，名曰「同襟」，取「時赴鄭老同襟期」句。宜桂軒之內有齋焉，書籍粗備，足以自娛，名曰「富學」，取「學業醇儒富」句。蘊秀軒之內有齋焉，吾同舍日摘藻於其間，名曰「輝聲」，取「自恠一日聲輝赫」句。同襟館之側有齋焉，虛而曠，可以羣居，名曰「集彦」，取「且隨羣彦集」句。淵源堂之左廡有齋焉，主人擇士以誨蘭玉之少者，名曰「擢秀」，取「偶然擢秀非難取」句。入門而左有齋焉，常虛之，會有遠方之士至，主人館焉，其來如歸，名曰「恢義」，取「首唱恢大義」句。蘊秀軒之隅有丈室，可坐二人，名曰「蘭馨」，取「裴李春蘭馨」句。細論堂之前有方池，名曰「足鯉」，實無鯉也，蓋寓意焉。予謂人生聚散無常，豈能長論文於此堂耶，異日尺素之傳，有望於雙鯉，故取「池中足鯉魚」句，且戒其勿爲高詹事也。既名之矣，又賦十二詩，詩二十字，以淵源堂爲首，目曰《淵源堂十二詩》，而識之以序。

吴儆《竹洲集》卷一一《隱微齋記》 吴氏在休寧，族最蕃。然大宗之法久

廢，其散而居境内者爲十餘族。族之小者猶數十家，大者至數百家。其能殖生業，致高貲，爲進士擢第有聞於時者，視他姓亦獨多。隱約不仕，若仕不達，而清風厚德、奥學懿範，足以師表於其鄉，而垂裕於其後者，亦往往而有，然不能多也。熙、豐間，有諱瓘字瑩父者，業儒有行義，其自持甚嚴，居閭出入閭里，容必莊，言必信，遇人無長少賢不肖，不偶笑貌，必以誠實，然剛介少取與，而獨寓意於醫，深造自得，幾於十全。其子某，孫源，曾孫榮、楠、棣、梓皆世其業，習其遺訓，甚賢而文。家故有齋，名「隱微」者，瑩父所以處其子孫，與其師友藏修遊息之地。齋之上爲樓，藏書萬卷，月朔望列其家人拜所藏書，且祝曰：「世世子孫，其尊道好學，無爲蠹書魚。」今更四世，齋固屢易，然其子孫羣居燕處之室，必揭其名而不敢失墜。《記》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子思没數千年，讀其書者，莫之或察。至河洛兩程夫子，始指是爲入德之門。然當是時虚荒誕謾之言盈天下，遠方學者未嘗知有河洛之學也。瑩父之所以訓其子孫者，其識已足以知此，可不謂賢乎？賢者固宜有後，爲其子孫者視其名，思其所以名，當竦然而作，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如衣冠而侍於祖父之側，則居敬之心自無間於隱見、顯微之際，入德之門，孰甚於此？習而久之，其至可量也哉！

陸游《渭南文集》卷三九《求志居士彭君墓誌銘》 廬陵太和有士曰彭君惟孝，字孝求。【略】稍長，力於學，襲書萬餘卷，號彭氏山房。延老師宿士主講説，命子姪執弟子禮惟謹。君亦造其席，旦暮不懈，每自勵曰：「學而不施於事，猶不學也。」於是睦鄉閭之急，赴公上之難，必行其志乃已。鄉士當試禮部而以道遠食貧未能寓者，君不待其求，亟饋之，蓋非一人。其他館寓容，藥疾癘，藏死字孤，多至不可數。造梁以濟涉，甃甓以夷途，周其鄉百里，無不以身任之。退無夸辭矜色，以人不知爲喜。

高似孫《剡録》卷一《剡縣淵源堂孔門像》 剡周氏作淵源堂，製先聖十哲坐像，列畫七十二子爲一堂，闢富學、輝聲、集彦、擢秀、恢義五齋，又有細論堂、蘊秀軒、同襟館、蘭馨室。時永嘉王公十朋居師席，台、温秀士咸在館塾。王公記曰：「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説者因孟子之言，論淵源之學本乎自得，非傳授所能。嗚呼！是見孟子之言，不究孟子之不必言也。夫欲造道於未得之前，不資諸師友可乎？必深造而後能自得，非孟子有所不能言，未有舍師友而自能深造者。此又孟子所不必言也。孟子知性爲善，知道莫大乎仁義，爲七篇書，其自得有如此者。世之學者多矣，自得者鮮。父兄之教子弟，固非無師友也。命之之意，殆不過傳句讀、習文詞爾，鮮有及乎道學之淵源，望其深造自得可乎？周君手誠子孫曰：『親師友之淵源。』噫！君之家訓，過人一等矣。慮子若孫懈而勿遵，爲名其堂，且記其事。」似孫曰：家有塾，黨有庠，古人之教也。王公之記，其敘若此，豈不足以裨風化、美習俗乎！取以系諸學。

黄榦《勉齋集》卷一八《與葉雲叟書士龍》 暇日千萬莫廢讀書，士人惟此可以立身，不須管閒事，議論人物，徒生悔吝，不若閉門自修之爲妙也。榦仰惟吾友以妙年能力學自守爲異，鄉之人所信向，殊可歎服，更幸勉之。朱先生諸書宜勤讀，而所謂求放心者尤宜篤於用功。人生萬善具足，只要在人持守，若只講説得，不濟事也。吾友雖貧，可以粗足，不可太柔弱，反爲人所凌辱，常使在我有毅然不可犯之色乃佳。庚四哥更望勤教誨之，四郎情性比舊差勝，只是輕儇浮靡之習難除，做工夫不勤苦，好閒講度日，亦望與之切磋也。榦歲晚又丐祠，若得歸，便洒掃精舍，不復與世交矣。雲叟以隻身任仰事俯畜之責，誠不爲易，依本分教人子弟以活其家，此最爲上策，但亦須自治，讀書爲文，令有教人之具，又須專心致志以思所以教人之方，則書會庶可以長久也。家間諸事粗遣諸子未免嚴治之，如此一二年亦稍成人家。新歲書館有定所否？士人只有此科可入，外此皆是非義。今人只見攜書走四方得錢差易，故往往舍館地而事干謁，不知此與乞人何異？豈有士人而甘爲乞人之所爲乎？館地不須較所得之多寡，但得安身，且勤於教子，亦不患無人見招。暇日則且勤讀書以爲根本，其他皆非所當用心也。

劉宰《漫塘集》卷二一《希墟張氏義莊記》 張氏奕葉丞弼，國之世臣，鄉之望族。先是大參文簡公以其所居之地曰希墟，環而居者皆其族地，犬牙相入，慮其逼也，終身不廣置田宅，延賞偏羣從，兄亡弟及，曰：「不爾，是家猶白屋也。」故莊雖未立，而義聚凜然已高出一世。其後有以范公事爲言者，率以從宦未暇。比君倦遊而歸，不謀于人，不告于家，即捐所置義興良田四百畝别而爲之，時方春首，故歲之租以遠未至，君慮事不遄定，或沮於異己，亟輟殘囊之餘，斷自是月行之，親疏以序，細大不遺，規畫略定，俾余爲記，以詔永久。余雖不文，亦有志此者，其何敢辭。抑聞事之創始者難，成終者易。義莊，世所難，君既創而爲之矣。君之叔父故太守、寺丞鎬嘗病其居之僻，聞見之隘，建學立師以訓其族之子弟，名曰申義書院。今寺丞雖亡，遺規猶在，其孫恂恂篤厚，方日夜思所以追孝于前文人，而君其猶子也，續而成之，於君顧非甚易矣乎！養之以成其身，教之

以成其德，余知張氏之澤繼繼承承未有已也。君天資高爽，其爲善若火始然，若泉始達，義莊甫立，復爲舟以濟涉。行道歌舞之余，聞其以莊之入爲未富，所及爲未廣，又將日益之。余未死，尚爲君大書不一書云。君名宗浞，持甫字也，今官從政郎。

劉宰《漫塘集》卷三二《故監行在北酒庫張宣教墓誌銘》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師友之益相望，弦誦之聲相聞，孝弟忠信之風以成，乖爭陵犯之俗不作。世道不古，士始無所乎學。近時州縣學官又往往不飭教事，雖有秀民良子弟聞見寡陋，亦無以成其器質之美。若吾鄉之楊氏、張氏，皆傾家貲以來當世士，凡士之有聲場屋者，雖在數千里外，必羅致館下，使與諸子及鄉之後進遊，聚書之富，致客之盛，遇客之厚，悉時所罕見。蓋不但家塾之教立，而譽髦斯士猶足髣髴乎黨、庠、術、序之盛。

袁甫《蒙齋集》卷一四《金斗書堂記》 吾友張伯常龍泉人，書來爲其鄉人鮑君求金斗書堂扁，且曰：「書堂之建，將聚鄉族之子弟而教之。」每嘆世降道微，誰復以講學爲急務？鮑君獨能捐己財誨後學，此意良可嘉尚。雖然，其本在擇師，師不必他求，伯常學醇行方，氣充識明，可以爲師矣。余屢欲屈伯常于象山書院，以地遠故未果。今里閈近也，金斗專也。近則無往來之勞，專則無暴寒之患。行于鄉然後推于他郡，豈惟伯常之學推而淑諸人，將見金斗書堂之澤自是浩乎不可量矣。伯常試以是語鮑君，鮑君儻從吾言甚善，不然書堂之扁不可以私藏于家，其盍歸我乎？

方逢辰《蛟峰文集》卷四《橫域義塾序》 橫渠先生有志於復井田之法，嘗慨然欲共買田一方，畫爲井田而行之一鄉。先儒之行好事，其志之烈如此。予於三代鄉里之學，亦有志焉，嘗願得屋一區，聚鄉黨之英，教之讀書，講明義理而躬行日用之，斯亦可以自求相規之益也。歲在庚申，婺之士相與踵門而告曰，吾鄉有橫域蔣君沐慨然有淑後學之志，創義塾而請予爲之師。予曰：「是予本心。然師則不敢，姑相與正其始而以待當世之賢師可也。」明年春，扁舟泛雪，直造雙峴，與塾主相與訂正所以爲教之條目。一旬之中，以九日讀書講明義理，而以一日爲科舉業，條畫具行之。越月，塾主請載之册，曰：「又當創新塾而恪守之。」予謂見義必爲，此勇者之事。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非君子不能。推是心，塾主以君子之心爲心，而又勇於義若是，則予曷敢不成其美，遂録其大槩而併爲之序。其或規模之有未善者，正以待方來之賢師訂而改諸。

方逢辰《蛟峰文集》卷四《名物蒙求序》 童蒙未識宇宙內事，雖此身不識其所從來，況同胞同與者乎？法當從事物上起。予弱冠時，業書館，苦於初學聰明不開，爲作《蒙求》一卷教之。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人物之大原，人倫之大本，次及其飲食衣服切已日用處，使之先識其名，次通其義。積習既久，雖木石之愚者，亦豁然爲之開明。然後知天地間無不可教之人。伊川程先生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然後當脱然有貫通處。」初學之學，雖與大學之格物不同，然太極之冲漠無朕者，豈在萬象森然之外哉？此之所教，特先其近者小者，而所謂遠者大者亦不離乎此而已矣。丙子後，有朋友拾得此本於兵革煨燼之餘者，持示予，問所爲作之意，遂爲道其所以然。

文天祥《文山集》卷五《與胡靚洲季從》 某童而習之，授業解惑，有所自來。惟今父族母族衿佩而立受道者七人焉，將同堂合席以私淑之，輒恃鉗鎚之舊，爲此數子以北面請，歲以緡錢百上之隸人，禮有聘，奉芝楮二十千，明有初也。吾未嘗無誨焉，惠徼福於夫子，謹謹奉狀，伏乞台照。

文天祥《文山集》卷五《與孫子載季弟與從弟從學》 某聞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士生其時而爲師者，非其家之父兄，則其鄉之所與也，是以不獨屑屑於言語文字之末，而聖賢誠正修齊之學，蓋皆在所法焉。小弟肩項相齊，學無以大相過，獨其性質之陋而未有以開通，氣習之浮而未有以檢束，故修業一事也，進德又一事也。某於古者父兄之教既不克從事，則鄉評之峻卓、師範之尊嚴，是於執事乎歸焉，區區所以屈致之私。間嘗致稟千金之諾，敬聞命矣。交游之道，莫重乎其初。禮有聘謹，肅將以前，并令二學生俯伏再拜以立庭下，俾之有敬也。

文天祥《文山集》卷七《與周德甫爲季弟從弟聘》 某比者牽率朝從，一相過兩日夜，陪接議論之末，極慰翹企，獨恨去之匆匆，未遑屬饜耳。中間妄欲以二弟相累陶冶，荷不鄙棄，許之以相周旋，甚幸甚休。鄰敵相交則有盟，市道相質則有券，吾徒相與一諾已足，政不在要約區區也。然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莘郊之幣，際可而幡然，雖虞人之微，非其招不往，非義無以將禮，非禮無以昭義。交際之道不以節文將之，終必有弊，況爲弟子擇師乎？此書之所以不敢廢也。歲禮之數，息壤在前，無俟贅述。官楮一百貫，顓人送上，以少將聘致之敬，告幸麾頓。小弟差劣，不可大脱鈐束，燈前後早賜垂訪，乃所願望。觀德聽教，行有日矣，尚及傾倒其餘。

家鉉翁《則堂集》卷一《近古堂記》 余周遊半天下，入其里，覩其風俗淳厚，

人有士君子之行，問之，必古哲人上賢講學故處，典型漸漬，有自來矣。歲戊寅，自燕徙瀛，三閱寒暑，與其里人遊，縱觀其俗尚所異，尊老貴德，崇儉尚讓而好學，其俗然也。歲正月，父老夙戒里中子弟，少長咸集，乃推其父祖行者俾坐中席，相與羅拜於前，既又推其兄行者俾坐右席，復相與羅拜於左，拜已，奉觴爲壽，更勸酬，莫不盡敬。長者不嫌其爲傲，少者不以爲卑屈，有古者鄉飲之遺意焉。父兄爲集，召賓友子弟姪甥列立執事，奉豆觴，進俎几，行爵上饌，奔走後先，不參以僮隸，有古者小學洒掃進退之遺節焉。其爲士者隆師而重道，聞儒先先生止於是，必就而訪之以道，得其一言一行誦說記憶，久弗忘也。其爲民者勤儉節用，衣不紈綺，食不重味，有酒肉異饌，必奉以進於老者，退與一家蔬食以爲常。凡皆近古之彝則，隨事而見者。余心敬之，未知其所以然也。暇日考訂，乃知漢大儒毛公嘗爲河間獻王博士，葬於郡西三十里，高冢猶存。而屬邑廣川，董子之里，千有餘年，詩書氣脈，郁乎未艾。賢者道化感人之深，有若此者。余欲爲之記之而未皇也。儆去三徙，自城之南歷西而東，所至皆有學塾授徒，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數十，絃誦相聞，藹然有古者鄉庠黨塾之遺意。王君國賓所居近古堂，則東塾也。學校之廢六七十年，而郡人猶能各以其力興，城闕之久廢，謂非善教之所覃可乎！昔東坡公爲眉山郡治記興作，有及於鄉俗近古者三，至今海内之人目眉山爲三近古州。今是邦禮讓之俗，近古之風，遽數之不能悉，其可使之佚而無傳乎？乃書此爲之記。自今由塾而庠，由庠而泮，頓復承平之舊，將使海内之人目古瀛爲近古州，顧不美歟！爾令長君子鉅宗達人其勉旃，無墜兩先生詩書之澤。

衛宗武《秋聲集》卷五《重修義塾建夫子祠堂記》　九峰義塾建于咸淳乙丑，初扁以書院，屬郡邑書院悉隸于朝，調第進士者爲之長，竊稽往古，合二十五家子弟教于閭之左右謂之塾，遂以塾名，不敢僭也。塾故有宣聖祠，祠因人之廬而立，規制卑隘，歲久且敝，顧不足以聳聽觀，歷悠遠，是究是圖，乃堂乃構，易新去故，視昔崇敞，翼以兩廡，表以重門，畚土以益外墉，疊石以廣前堤，而夫子之宫墻始肅。創開講之所於左，架游息之軒於後。上樓下宇，齋闥庖室。壞者修，傾者起，缺者補，增築垣墻，爲丈二十有八，而贏甃蓋塗墍其舊者加倍，而師生之廬舍始完。是役之舉以至元癸未季夏，告成于甲申仲秋。棟梁榱桷方圓曲直之材，由尺以至尋丈，皆自己給范金，合土鳩工募傭之費，糜楮幣九百八十餘兩，皆自己捐，義廉助米爲石五十有奇，幣餘四百。始塾之創，博諏上庠名彦，延以爲師，懿範相承，芳躅相繼。邑之羣子弟于于而集，冠者執經而問難，成童佔畢而吟誦。朔望有講說，春秋有課試，且歲合邑之明經能賦之俊彦校其優劣，第其高下，而旌別以禮。於是各精所肄，多爲成材，一時之盛，蓋彬彬矣。比數年來，師模雖設，而户屨無幾，流俗之論，率諉于時。嗟夫！道固有時而汙隆，學豈視時而作輟？道不可一日而去身，則人不可一日而廢學。學者淹貫乎詩書，服習乎禮義，砥礪乎節行，而發揮以辭章。業儒儒矣，希賢賢矣。及夫德進言揚，出應時需，則推所學以開泰，治昌斯文，使吾道功用振古耀今，惠天下以及方來。此所以爲士，而士之所以爲學也。苟不知自修，而選舉以孝廉，則矯孝廉以應之；以文辭，則競文辭以應之；以行義，則飾行義以應之，是不過趨時好以徼利達，士非其士，而學非其學矣。塾宇既新，遂遠致前釋褐榷院徐君唐佐正臯比之席，以嚴師道，仍近取文行俱粹之士輔之，以淑小學，俾入塾者不徒務多文博識，而明夫修己治人，先之以入孝出弟，而至於窮理盡性，異時達則建光明盛大之業以輩前修，窮則究廣大精微之旨以繼絶學，千古盛名，高山仰止，九峰屹然賴以壯觀，則斯塾爲不徒建矣。是以敝而必葺，而予不敢嗇費也。或謂學乃祀先聖先師，今塾亦然，得無瀆乎？曰：非瀆也。報也本儒道之所從出，猶耕先穡，桑先蠶也。古帝王之道興治而闡化，而夫子以道輔治而立教，化行于當代，而教垂于無窮，雖家有其祠可也。有若云：「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而孟子亦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豈溢美哉！然則塾雖小，惡得而不祀？是塾也，嶰峯先生既紀其創始本末于前，愚不自揆，敢書其營繕歲月于後，作而興之，尤有望于後之司是塾者。

元代

儒家私學

《元史・魏初傳》　初好讀書，尤長於《春秋》，爲文簡而有法，比冠，有聲。中統元年，始立中書省，辟爲掾史，兼掌書記。未幾，以祖母老辭歸，隱居教授。

《金史・丁暐仁傳》　暐仁沖澹寡欲，讀書之外，無他好，遼季避難，雖間關道塗未嘗釋卷。皇統二年，登進士第，調武清縣丞。縣經兵革後，無學校，暐仁

召邑中俊秀子弟教之學，百姓欣然從之。

《金史・文藝傳上・胡礪傳》 胡礪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學。天會間，大軍下河北，礪爲軍士所掠，行至燕，亡匿香山寺，與傭保雜處。韓昉見而異之，使賦詩以見志，礪操筆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館置門下，使與其子處，同教育之，自是學業日進。昉嘗謂人曰：「胡生才器一日千里，他日必將名世。」十年，舉進士第一，授右拾遺，權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定之學校爲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礪督教不倦，經指授者悉爲場屋上游，稱其程文爲「元化格」。

私塾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一《銀峰義塾記》 「銀峰義塾」者，饒德興余文夫氏之所築也。銀峰，饒之勝處；余，望族；文夫，雅士。居望族，得勝處，不私以爲遊觀憩舍，而藏書闢館，欲與同志好學者共之，誠哉其可以謂之義矣。初，文夫之先，有以長者稱於鄉，嘗求《聚遠樓詩》於蘇學士文忠，文忠褒贈之。其後有朝散公，又得趙丞相忠定題其居之「歲寒溪」。累傳而至曾祖鄉貢公，遂用所學教其子遂昌尹，以進士科爲通儒名大夫，是爲思齋先生。思齋及游新安朱晦翁之門，居家註《感興詩》及《蔡氏三問解》，與夫性理諸書，悉行於世。思齋之子聚齋公，仍以進士業貢於鄉，而值舉罷，不得盡試。文夫濡染家教，自其妙齡，如龍馬駒，未調而知步，如器車材，不削而成軌。性復高爽，不動於勢利進取，兢兢然惟恐墜思齋基構是懼，而銀峰之塾興焉。塾既興，不遠重江複嶺，介友人橐底以謁文於余。余惟文夫之興是役也有二：其一曰尊祖以知本，其二曰廣教以美俗。知本，義也；廣教，亦義也。而余之所期於文夫則不止於是。按塾之名起於《禮記》，《禮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四者疑皆有師教之。而古者學無專官，師無常員。竊意惟國學有司徒、樂正，宗伯之屬，庠序則黨正，遂，大夫等官自爲之。而塾者，二十五家爲閭，而父老之不仕者，坐於門側之室爲左右師，以時督其子弟，是之謂塾。德興於饒爲多士，文夫歸而益以義致其老成而賢者，禮之於家，休之以車輿、几席，導之以書策、琴瑟。興其少壯而材者，納之以介撰之祝，習之以笙匏俎豆。使德聞流暢，情文周該，將有魁奇英博之士，彈冠束帶，輕身千里外，慕義而至。而況銀峰蘇趙之風聲潤澤，未遠於耳目間乎？余雖老，落成之餘，尚能爲文夫賦之。至大三年，歲在庚戌孟夏哉生明。婺州路儒學教授剡源戴表元記。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七《于景龍莊朱氏小學書序》 余兒童時，聞鄉里老儒先生以小學教授者，纔四五家。每講課罷，雜試《河圖》、《洛書》之數，若《堯典》閏法、《禹貢》賦則、《周禮》兵制之類。又少暇則都講口授《顏氏家訓》、《少儀外傳》等小書。故諸生略有姿性者，自未冠以前，而諸成人之事皆已概舉。於時朱氏書猶未盛行浙中，時從人傳抄之，以相啓發，恍然如揚雄問《方言》，蔡邕見《論衡》之喜。及甲辰、乙巳間，有用其說取甲科者，四方翕然爭售朱學，而吾鄉以遠僻，方獲盡見徽文公所著書。大抵諸書惟《易本義》、《四書註》、《小學》書，最爲完備。其餘或未經脫稿，或雜出他手，非全書也。今三書者，惟《四書》家有人誦之，《易本義》真知者絶少。而《小學》書最益於人，人無讀者，良可憫痛。

牟巘《陵陽集》卷九《范文正公義學記》 古者二十五家爲閭，閭左右各設塾，鄉先生爲之師，褒衣博帶，晨坐閭門，教其民之出入田畝者。有教有養，誠爲良法。自井田廢，閭左廢古制盪除。漢以來或爲講堂，爲精舍，而養則未之聞也。范文正公嘗建義宅，置義田，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以義學，教養咸備，意最近古。夷攻厥初，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書院爲首。先是郡人戚同文聚徒講授，士不遠千里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學。同文爲人質直尚信義，宗族貧乏則賙給之，喪則賑恤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爲貴，安用是？」義之一字，實與公意合。暨公登第，立朝爲守爲帥，以至大用，名位日盛，禄賜日厚，遂成義莊、義學，爲其宗族宅于斯，學于斯，所耕者義田，所游者義路，何適不宜，嘉遺後人，可謂篤至。繼繼承承，亦惟成規是守。粤乙亥兵戈俶擾，未遑茲事。至元丁丑，提管士貴主祭邦瑞，共議興學，卜地于吳縣三讓里，距祖塋二里所，涓日庀工，爲屋三十楹，祀文正公于其中。會講之堂扁曰「清白」，東齋曰「知本」，西齋曰「敬身」，外闢室爲教諭偃息之處，庖湢廩廥蔬茹之圃咸在外，爲周垣，扁其大門曰「義學」。清溪松竹之間，昉聞絃誦聲。是役也，義莊掌計之勞爲多，提管又撙節助濟浮用，增田山僅百畝，備師資束修之禮，子弟筆札之費，一有以勸。大德戊戌，朝旨以義莊、義學有補世教，申飭攸司，禁治煩擾，嘗加優恤，無復干吾藩者，可肆意于學矣。至大戊申，提管馳書來雪，俾爲之記。昔錢公輔嘗記義田，某也何敢與斯文。竊聞文正公早歲就學應天時，夜以繼旦，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糜度日，人不堪其憂，其苦心勞形者如此。博通《六經》，尤長于《易》，學者從之叩質，終日往復，無微弗究，其難疑答問者又如此用力，何

啻十倍今人耶？咨爾來學，書爾佩衿，盍亦追思先志，俛焉孳孳，毋以寒暑而爲作輟，庶幾他日業精行成，式克有立，得爲名儒，以應選用，以副二范君惓惓興學之意。其年七月旦日記。

吴澄《吴文正集》卷四一《儒林義塾記》　廬陵郡之南百八十里，其縣曰萬安。萬安縣之西二十里，其地曰鄧林，山水明秀，人煙叢聚，一名儒林。唐以來，文物之盛，他境鮮儷。宋三百年，擢科與貢之士，不可勝數。舊家極盛而中微，有劉氏自郡城徙居於此，而代興焉，貲甲一鄉。其翁好善樂施，五子俱務學。仲子桂平喟然慨嘆，謂昔也此地儒風彬彬，而今也或至惰棄其業。非有他也，無所於學，無以教之而然耳。乃設塾延師，凡黨里子弟童蒙以上，悉許來學。既而病其湫隘，一新營構。中創先聖燕居之室，二廡翼其左右；前爲中門，門之前爲外門；後爲講堂，堂之後爐亭。有齊舍以館諸生，有庖厨以供飲食。施田若干畝，歲收所入以贍其用。扁曰「儒林義塾」。不遠數百里造吾門，請記其事，將欲垂之永久，俾不墮壞，其立心遠矣哉！

鄧文原《巴西集》卷上《吴氏義塾記》　崇德古禦兒地，大德己亥，吾嘗爲其州文學掾。吴氏儁卿建門左之塾，聘師以訓鄉之子弟三年矣。地故多饒富，儁卿非甚雄於貲，而志欲敦尚儒風，廸成善俗，視古稱任恤者，蓋庶幾焉。未幾，余入補詞垣屬。又八年，州若府疏其事于江浙省，而以聞於朝曰：「吴氏義塾田，爲畝者二百，師生饔廩有度，講肄有業，童冠鼓篋而來者逾百員，盍舉以旌善？」朝命表其門曰「義士」。會余以提舉學事出領江浙西道，訪義塾之成，則已遷于官河之東縣庾故址。歲輸傚直，爲方七畝有半，益以旁近地畝三，經度締構，宏麗亢爽，中象燕居，翼以齋廡，其北講堂，寢息有所，左右書器，庋閣嚴奥，重門輝赫，南穴爲池，直池北東，廩舍庖湢，各有攸處。又增田二百畝，以羨歲入。中河爲橋，級石夷平，便諸入塾者。自造端至今，更十有七寒暑，而塾始大備。凡用錢若干緡，米若干石，皆約己撙用以給。其規約，則歲所斂儲，必子孫之長且賢者次掌之，而師友共稽其出納，有贏，亦以周里閭之婚嫁喪葬貧不舉者，勿侈勿嗇，勿軋于豪右，勿撓于有司，以圖惟永久。子孫有違約者，以不孝論，鄉得糾正焉。

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讀書分年日程序》

今父兄之愛其子弟，非不知教。要其有成，十不能二三，此豈特子弟與其師之過？爲父兄者，自無一定可久之見，曾未讀書明理，遽使之學文，爲師者雖明知其未可，亦欲以文墨自見，不免於阿意曲徇。失序無本，欲速不達，不特文不足以言文，而書無一種精熟，坐失歲月，悔則已老。且始學既差，先入爲主，終身陷於務外，爲人而不自知敝，宜然也。孔子之教序志道、據德、依仁，居游藝之先；《周禮・大司徒》列六藝，居六德、六行之後，本末之序，有不可紊者。今制取士，以德行爲首，經術爲先，詞章次之，蓋因之也。況今明經，一主朱子説，使理學與舉業畢貫於一，以便志道之士，漢、唐、宋科目所未有也。誠千載學者之大幸。尚不自知，而忍紊之邪？嗟夫！今士之讀經，雖知主朱子説，不知讀之固自有法也。讀之無法，故猶不免以語言文字求之，而爲程試資也。昔胡文定公於程學盛行之時，有不絶如綫之嘆，竊恐此嘆將復見今日也。余不自揆，用敢輯爲《讀書分年日程》，與朋友共讀，以救斯弊。蓋一本輔漢卿所粹《朱子讀書法》修之。而先儒之論有裨於此者，亦間取一二焉。嗟夫，欲經之無不治，理之無不明，治道之無不通，制度之無不考，古今之無不知，文詞之無不達，得諸身心者，無不可推而爲天下國家用，竊意守是，庶乎本末不遺而工夫有序。已得不忘，而未能日增；玩索精熟，而心與理相浹；静存動察，而身與道爲一；德形於言辭，而可法可傳於後，較其所就，豈世俗偏長一曲之學所可同日語哉！

延祐二年八月，鄞程端禮書於池之建德學。

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首《綱領》

白鹿洞書院教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皆所以窮理。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禄而已。今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

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念之哉。

程董二先生學則

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

其日昧爽，直日一人主擊板。始擊，咸起盥漱，總櫛衣冠；再擊，皆著深衣或涼衫。升堂，師長帥弟子詣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向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向，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於室，諸生以次環立，再拜。退，各就案。

謹晨昏之令。

常日擊板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户，立定，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揖如朝禮。會講、會食、會茶，亦擊板如前。朝揖、會講以深衣或涼衫，餘以道服、褐子。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摇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閾，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喧嘩。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粗豪狠傲，勿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

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敝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耻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乃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逾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計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强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欹傾。

几案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笥衣篋，必謹扃鑰。

堂室必潔净。

逐日直日，再擊板如前。以水灑堂上，良久，以帚掃去塵埃，以巾抆拭几案。其餘悉令齋僕掃拭之。別有穢污，悉令掃除，不拘早晚。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接見必有定。

凡客請見，師坐定，直日擊板，諸生如其服，升堂，序揖立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則見師長畢，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親狎。

修業有餘功，游藝有適性。

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弈鄙事，不宜親學。

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擇謹愿勤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訶之；甚則白於師長懲之；不悛，衆稟師長遣之，不許直行己意。苟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之方庶乎其近矣。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之、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塾、黨庠、術序之間乎？彼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謹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鮮此故也。番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矣。余以爲凡爲庠序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於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白鹿洞教條》乃文公朱先生所集聖賢之成訓，而《學則》者，鄉先生程董二公之所爲。文公嘗有取焉者也。今合二者而並揭之，一則舉其學問之宏綱大目，而使人之知所用力；一則定爲羣居日用之常儀，而使人有所持循。即大、小學之遺法也。學者誠能從事於此，則本末相須，內外交養，而入道之方備矣。若夫近世之所謂規者，則文公不以施之鹿洞，而謂必不得已而後取之，故今亦不敢以之列於此云。寶祐戊午元日饒魯謹書。

西山真先生教子齋規

一曰學禮。

凡爲人，要識道理，識禮數。在家庭事父母，入書院事先生，並要恭敬順從，遵依教誨。與之言，則應；教之事，則行。毋得怠慢，自任己意。

二曰學坐。

定身端坐，齊腳斂手，毋得伏聲靠背，偃仰傾側。

三曰學行。

籠袖徐行，毋得掉臂跳足。

四曰學立。

拱手正身，毋得跛倚欹斜。

五曰學言。

樸實語事，毋得妄誕；低細出聲，毋得叫喚。

六曰學揖。

低頭屈腰，出聲收手，毋得輕率慢易。

七曰學誦。

專心看字，斷句慢讀，須要字字分明。毋得目視東西，手弄他物。

八曰學書。

凝志把筆，字要齊整圓浄。毋得輕易糊涂。

朱子讀書法

居敬持志，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虚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

右詳見輔漢卿所編。近已刊集慶學。

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虚心涵泳，切己體察。

右見《朱子讀書法》。

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右見《朱子讀書法》。

未熟快讀足遍數，已熟緩讀思理趣。

右古人讀書法。

朱子《記經史閣》有曰：「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至於食貨源流、兵刑法制，亦莫非吾度内。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

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名干禄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

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粹，真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

朱子《記稽古閣》有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則人皆有之，非繇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册讀書者，既不過於夸多鬬靡，以爲利禄之計，其有意於爲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俟於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可嘆也已。」

朱子上疏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有君臣之理，爲父子有父子之理，爲兄弟，爲夫婦，爲朋友，以至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其理焉。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

「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言，背之者爲小人而兇。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兇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燦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策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以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於讀書也。

「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匆匆，常若有所奔走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退速』，正謂此也。誠能監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

「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復聖賢，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

「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

朱子《答汪尚書書》曰：「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絶，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曷若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絶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厘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

朱子《答呂子約書》曰：「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之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邪！」

朱子《答劉定夫書》曰：「學者息卻許多狂妄身心，除卻許多閒雜説話，著實讀書。初時盡且尋行數墨，久久自有見處。最怕人説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梢説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脱空，直是可惡。」

朱子曰：「爲學須是己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説。若無存養，盡説得明，自成兩片，亦不濟事。況未必説得明乎？要須發憤忘食，痛切去做身分上

工夫。莫荏苒歲月，可惜也。」

朱子曰：「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己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字，一生用之不盡。」

又曰：「某近覺得學者所以不成箇頭項者，只緣聖賢說得多了。既欲爲此，又欲爲彼，如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實下工夫，見得真個是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今人卻似見得這兩句好，又見說『克己復禮』也好，又見說『出門如賓』也好，空多了少間，卻不把捉得一項周全。」

李貫之曰：敬能集義，義不離敬。敬不容不義，義不容不敬。敬義夾持，則心常存。心存則心熟而智益明。敬義二字，該盡《六經》、《語》、《孟》中所言之理。

朱子《論孟集義序》曰：「《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並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並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

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於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名祖禹，字淳夫。二呂氏，希哲字原明。大臨字與叔。謝氏，良佐字顯道。游氏，酢字定夫。楊氏，時字中立。侯氏，仲良字師聖。尹氏焞字彦明。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

抑嘗論之，《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皆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如橫渠之於二程。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今録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未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

「或曰：『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

「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一二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于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其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誇，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歸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採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朱子作《論語訓蒙》後更名《集註》。序曰：「余既序次《論語精義》以備觀覽，暇日又爲兒輩論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爲說，非本爲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略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遍求誦說，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啓蒙之要。因爲刪録以成此書。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係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旨，列之本章之左，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略，無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曰《集註詳說》。蓋將藏之家塾，俾兒輩學，非敢爲他人發也。

「嗚呼，小子來前。予幼獲父師之訓，從事於此，三十餘年，材資不敏，未有能得。今乃妄意採摭先儒，有所取舍，度德量力，夫豈所宜？然施之汝曹，取其易曉，以是庶幾其可幸無罪焉耳。夫其訓詁之詳且明也，日講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精且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小子其懋戒之哉！汲汲焉而毋欲速也，循循焉而毋敢惰也。毋牽於俗學而絕之，以爲迂且淡也；毋惑於異端而獵之，以爲近且卑也。

「聖人之書，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爲學，其卒非離此以爲道。窮理盡性，修身齊家，推以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

所不備，亦修吾身而已矣。舍而他求，夫豈無可觀者？然致遠恐泥，昔者吾幾陷焉。今裁自脱，故不願汝曹之爲之也。嗚呼，小子其懋敬之。」

朱子曰：「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虚閒静一之中。」

右朱子送門人李伯諫教授蔪學之訓。上文云「與伯諫游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云云，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瀆哉！

朱子《日用自警詩》云：「圓融無際大無餘，即此身心是太虚。不向用時勤猛省，卻於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莫放疎。一日洞然無别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先師果齋史先生，每教學者，必首以此篇，使之揭於座右。曰：「學問進修之大端，其略有四。一曰尚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大抵爲士，莫先於尚志。」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仁義而已矣。」程子亦曰：「言學便當以道爲志，言人便當以聖爲志。」苟此志不立，而唯流俗之徇、利欲之趨，則終身墮於卑陋，而不足與詣高明廣大之域矣。何足以爲士哉！

此志既立，便當居敬以涵養其本原。蓋人心虚靈，天理具足，仁義禮智皆吾固有。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非自外而得之也。苟能端莊静一以涵養之，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人俗自然退聽。以此窮理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誠，乃學問之本原也。

夫既知涵養其本原，則天理之全體，固渾然於吾心矣。然一心之中，雖曰萬理咸具，天敘天秩，品節燦然，苟非稽之聖賢，講之師友，察之事物，驗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極至，則知有所蔽，而行必有所差。此《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中庸》之「篤行所以必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也。既知所以窮理矣，則必以其所窮之理，反之於身，以踐其實。日用之間，微而念慮，著而云爲，其當然者，皆天理之公，其不當然者，皆人欲之私也。於此謹而察之。果當然乎，則充之唯恐其不廣，行之唯恐其不至；果不當然乎，則改之唯恐其不速，去之唯恐其不盡。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則人欲日以消泯，天理日以純熟，而聖賢之道，忽不自知其實有於我矣。

「窮則獨善其身」，可以繼往聖而開來學；「達則兼善天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其功用有不可勝窮者。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不立，持養疎略而此心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書》曰：「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間而已矣。並唯同志勉之。此本雙峯饒氏之訓。

果齋先生名蒙卿，字景正。鄞人。早師常德小陽先生、名邑，號字溪。大陽先生。名枋，號存齋。陽先生師涪陵戛先生。名淵，字亞夫。戛先生師朱子。

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一

日程節目主朱子「教人讀書法」六條修；其分年主朱子「寬著期限，緊著課程」之説修。

八歲未入學之前

讀《性理字訓》。程逢原增廣者。

日讀《字訓綱》三五段。此乃朱子以孫芝老《能言》作《性理絶句百首》教之之意。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又以朱子《童子須知》貼壁，於飯後行飯時，使之記説一段。

自八歲入學之後

讀《小學書》正文。

日止讀一書。自幼至長皆然。此朱子苦口教人之語。隨日力性資，自一二百字，漸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長，可近千字乃已。每大段内，必分作細段。每細段必看讀百遍，倍讀百遍，又通倍讀二三十遍。後凡讀經書仿此。自此説《小學》書，即嚴幼儀。大抵小兒終日讀誦，不唯困其精神，且致其習爲悠緩。以待日暮。法當才辨遍數，即暫歇。少時，復令入學。如此可免二者之患。

日程小學大學　小學，讀經三日，習字演文一日。所分節目，詳見印空眼簿。必待做次卷工程，方許學文。

一、每夙興，即先自倍讀已讀册首書，至昨日所讀書一遍。内一日看讀，内一日倍讀。生處、誤處，記號以待夜間補正遍數。其間日看讀，本爲童幼文理未通，誤不自知者設。年十四五以上者，只倍讀。師標起止於日程空眼簿。凡册首書爛熟，無一句生誤，方是工夫已到，方可。他日退在夜間，與平日已讀書輪流倍温，乃得力。如未精熟，遽然退混諸書中，則温倍漸疎，不得力矣。宜謹之。凡倍讀熟書，逐字逐句，要讀之緩而又緩，思而又思，使理與心浹。朱子所謂精思，所謂虚心涵泳，孔子所謂温故知新，以異於記問之學者，在乎此也。

一、師試倍讀昨日書。

一、師授本日正書。假令授讀《大學》正文《章句》、《或問》，共約六七百字，或一千字，須多授一二十行，以備次日。或有故，及生徒衆不得即授書，可先自讀，免致妨功。先計字數，畫定大段，師記號起止於薄，預令其套端禮所參館閣校勘法，黄勉齋、何北山、王魯齋、張導江及諸先生所點抹《四書》例，及考王魯齋《正始音》等書點定本，點定句讀，圈發假借字音，令面讀，子細正過。於内分作細段，隨文義可斷處，多不過十句，少約五六句。大段約千字，分作十段，或十一二段，用朱點記於薄。《四書》本，唯有梅溪書院新刊《纂疏》，字大少誤，有疏文可參考。《集註》最便初學讀誦。每行二十字，五十行則千字。細段約四五行，則得矣。還案每細段讀二百遍。内一百遍看讀，内一百遍倍讀。句句字字要分明，不可太快。讀須聲實，如講説然。句盡字重道，則句完不可添虚聲，致句讀不明，且難足遍數。他日信口難舉，須用數珠或記數板子記數。每細段二百遍足，即以墨銷朱點，即換讀如前。盡一日之力，須足六七百字。日永年長，可近一千字。寧賸段數，不可省遍數。仍通大段倍讀二三十遍，或止通倍讀全章正經，並注、《或問》所盡亦可。必待一書畢，然後方換一書，並不得兼讀他書，及省遍數。此以《朱子讀書法》、《小學書》及所訂《程董學則》修。

一、師試説昨日已説書。

一、師授説平日已讀書，不必多。先説《小學》書。畢，次《大學》。畢，次《論語》。假如説《小學》書，先令每句説通朱子本注，及熊氏解，及熊氏標題。已通，方令依傍所解字訓句意説正文字。求其訓注中無者，使簡《韻會》求之。不可杜撰以誤人。寧以俗説粗解卻不妨。既通，説每句大義。又通，説每段大義。即令自反復説通，面試通乃已。久之才覺文義粗通。能自説，即使自看注，沉潛玩索，使來試説，更詰難之，以使之明透。如説《大學》、《論語》，亦先令説注透，然後依傍注意説正文。

一、小學習寫字。必於四日内，以一日令影寫智永《千文》楷字。如童稚初寫者，先以子昂所展《千文》大字爲格，影寫一遍過，卻用智永如錢真字影寫。每字本一紙，影寫十紙。止令影寫，不得惜紙，於空處令自寫，以致走樣。寧令翻紙，以空處再影寫。如此影寫《千文》足後，歇。讀書一二月，以全日之力，通影寫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以全日之力，如此寫一二月乃止。必如此寫，方能他日寫多，運筆如飛，永不走樣。又使自看寫一遍。其所以用《千文》、用智永楷字，皆有深意。此不暇論。待他年有餘力，自爲充廣可也。蓋儒者别項工夫多，故習字止如此。用筆之法：雙鈎懸腕，讓左側右；虚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口訣也。欲考字，看《説文》、《字林》、《六書略》、《切韻指掌圖》、《正始音》、《韻會》等書，以求音義，偏傍、點畫、六書之正。每考三五字，或十數字，擇切用之字先考。凡鈔書之字，偏傍須依《説文》翻楷之體；骨肉間架氣象，用智永。非寫詩帖，不得全用智永也。

一、小學不得令日日作詩作對，虚費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歲前不能讀記《九經》正文，皆是此弊。但令習字演文之日，將已説《小學》書，作口義以學演文。每句先逐字訓之，然後通解一句之意，又通結一章之意。相接續作去，明理演文，一舉兩得。更令記對類單字，使知虚實死活字。更記類首長天永日字。但臨放學時，面屬一對便行。使略知對偶、輕重、虚實足矣。此正爲己爲人，務内務外，君子儒小人儒之所繇分。此心先入者爲主，終此生不可奪。不唯妨工，最是奪志。朱於諄諄言之。切戒。

一、隻日之夜令玩索《大學》。已讀《大學》，字求其訓，句求其義，章求其旨。每一節十數次涵泳思索，以求其通。又須虚心以爲之本。每正文一節，先考索《章句》明透，然後摭《章句》之旨以説上正文。每句要説得精確成文，鈔記旨要。又考索《或問》明透，以參《章句》。如遇説性理，深奥精微處，不計數看。直要曉得，記得爛熟乃止。仍參看黄勉齋、真西山《集義》、《通釋》、《講義》、饒雙峯《纂述》、《輯講語録》、金仁山《大學疏義》、《語孟考證》、何北山、王魯齋、張達善《句讀》、《批抹畫截表》、《注音考》、胡雲峯《四書通證》、趙氏《纂疏》《集成》《發明》等書。諸説有異處，標貼以待思問。如引用經史先儒語，及性理、制度、治道、故事相關處，必須檢尋看過。凡玩索一字一句一章，分看合看，要析之極其精，合之無不貫。去了本子，信口分説得出，合説得出，於身心體認得出，方爲爛熟。朱於諄諄之訓「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道是。更須反復玩味」，此之謂也。不必多，《論語》止看得一章二章三章足矣。只要自得。凡先説者，要極其精通。其後未説者，一節易一節，工夫不難矣。只要記得。《大學》畢，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小學止令玩索《小學》。燈火起中秋，止端午。或生徒多，參考之書難遍及，則參差雙隻夜以便之。

一、雙日之夜，倍讀凡平日已讀書一遍。倍讀一二卷，或三四卷，隨力所至。記號起止，以待後夜續讀。倍讀熟書，必緩而又緩，思而又思。詳見讀册首

書條。凡温書，必要倍讀才放看讀，永無可再倍之日，前功廢矣。切戒。如防誤處，寧以書安於案，疑處正之，再倍讀。倍讀熟書時，必須先倍讀本章正文。畢，以目視本章正文。倍讀盡本章注文，就思玩涵泳本章理趣。凡倍讀訓詁時，視此字正文。凡倍讀通解時，視此節正文。此法不唯得所以釋此章之深意，且免經文注文混記無別之患。如倍讀忘處，急用遍數補之。凡已讀書，一一整放在案，周而復始。以日程並書目揭之於壁。夏夜浴後，露坐無燈，自可倍讀。

一、隨雙隻日之夜，附讀看玩索性理書。性理畢，次治道，次制度。如《大學》，失時失序，當補《小學》書者，先讀《小學》書數段，仍詳看解。字字句句，自要説得通透乃止。《小學》書畢，讀程氏《增廣字訓網》，此書銓定性理，語約而義備。奴醫家脈訣，最便初學。次看北溪《字義》、《續字義》，次讀《太極圖説》、《通書》、《西銘》，並看朱子解，及何北山《發揮》，次讀《近思録》、看葉氏解。《續近思録》，蔡氏編。見《性理羣書》。次看《讀書記》、《大學衍文》、《程子遺書》、《外書》、《經説》、《文集》、《周子文集》、張子《正蒙》、《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或看或讀，必詳玩潛思，以求透徹融會，切己體察，以求自得性理。緊切書目，通載於此。讀看者自循輕重先後之序，有合記者，仍分類節鈔。若治道，亦見西山《讀書記》、《大學衍義》。

一、以前日程，依序分日。定其節目，寫作空眼，刊定印板，使生徒每人各置一簿，以憑用工。次日早，於師前試驗，親筆勾銷。師復親標所授起止於薄。庶日有常守，心力整暇，積日而月，積月而歲，師生兩盡，皆可自見。施之學校公教尤便。有司拘鈐考察，小學讀經、習字、演文，必須分日。讀經必用三日，習字、演文止用一日。本未欲以此間讀書之日，緣小學習字，習演口義、小文詞，欲使其學開筆路，有不可後者故也。假如小學，簿紙百張，以七十五張印讀書日程，以二十五張印習字演文日程，可用二百日。至如大學，唯印讀經日程。待《四書》本經傳註既畢，作次卷工程時，方印分日讀看史日程。畢，印分日讀看文日程。畢，印分日作文日程。其先後次序，分日輕重，決不可紊。人若依法讀得十餘箇簿，則爲大儒也，孰禦？他年亦須自填以自檢束，則歲月不虚擲矣。今將已刊定空眼式，連於次卷，學者誠能刊印，置簿日填，功效自見也。

《小學》書畢，

次讀《大學》經傳正文，

讀書、倍温書、説書、習字、演文，如前法。

次讀《論語》正文，

次讀《孟子》正文，

次讀《中庸》正文，

次讀《孝經》刊誤，

讀書、倍温書、説書、習字、演文，並如前法。

次讀《易》正文，

《六經》正文依程子、朱子、胡氏、蔡氏，句讀參廖氏及古注、陸氏《音義》、賈氏《音辨》、牟氏《音考》。

讀書、倍温書、説書、習字、演文，如前法。

次讀《書》正文，

次讀《詩》正文，

次讀《儀禮》並《禮記》正文，

次讀《周禮》正文，

次讀《春秋經》並《三傳》正文。

前自八歲約用六七年之功，則十五歲前，《小學》書、《四書》諸經正義，可以盡畢。既每細段看讀百遍，倍讀百遍，又通倍大段。早倍温册首書，夜以序通倍温已讀書。守此，決無不熟之理。

自十五志學之年，即當尚志。爲學以道爲志，爲人以聖爲志。自此依朱子法讀《四書》注，或十五歲前用功失時失序者，止從此起，便讀《大學章句》、《或問》，仍兼補《小學》書。

讀《大學章句》、《或問》

一、讀書、倍温書，所讀字數分段，看讀百遍，倍讀百遍，並如前法。

一、夜間玩索、倍讀已讀書。玩索讀看性理書，並如前法。

必確守《朱子讀書法》六條：

居敬持志　循序漸進　熟讀精思

虚心涵泳　切己體察　著緊用力

必以身任道，静存動察，敬義夾持，知行並進，始可言學。不然，則不誠無物，雖勤無益也。朱子諭學者曰：「學者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真是無著力處。只如今，人貪利禄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其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

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又如程子《四箴》、朱子《敬齋箴》、西山《夜氣箴》，當熟玩體察。外有天台南塘陳先生名柏，字茂卿。《夙興夜寐箴》曰：「鷄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間，淡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弟條理，了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皎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啓方册，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復參訂。事至斯應，則驗於爲。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慮。動静循環，唯心是監。静存動察，勿二勿三。讀書之餘，間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齊莊正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維，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昔金華魯齋王先生，名柏，字會之。以爲此箴甚切實受用，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之人寫一本置坐右。又云：「『養以夜氣』，足以證西山之誤。」

《大章章句》、《或問》畢，

次讀《論語集註》，

次讀《孟子集註》，

次讀《中庸章句》、《或問》，

次鈔讀《論語或問》之合於《集註》者，

次鈔讀《孟子或問》之合於《集註》者，

次讀本經。

治《周易》鈔法，一依《古易》十二篇，勿鈔《彖傳》、《象傳》。附每段經文之後，先手鈔四聖經傳正文，依《古易》讀之。別用紙依次鈔每段正文。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朱子《本義》。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程子傳。其連解《彖傳》、《象傳》者，須截在《彖傳》、《象傳》正文後鈔。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注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節鈔胡庭芳所附《朱子語録》、《文集》，何北山《啓蒙》、《繫辭發揮》，朱子孫鑑所集《易遺説》，去其重者。次低正文二字，節鈔董氏所附《程子語録》、《文集》。次低正文三字，節鈔胡庭芳所纂《朱子解》及胡雲峯《易通》，及諸説精確而有裨朱子《本義》者。其正文分段，以朱子《本義》爲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説，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讀易綱領》，及先儒諸圖及説，鈔於卷首。圖在，啓蒙者不可移讀法。其朱子《本義》、程子《傳》所節古注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須令先讀《五贊》、《啓蒙》及《發揮》，次《本義》。畢，然後讀程子《傳》。畢，然後讀所節古注疏。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其程子《傳》、古注疏，與朱子《本義》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爲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卦作一册。

治《尚書》鈔法，先手鈔全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正文一段，次低每段正文一字，鈔所主蔡氏《傳》。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注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二字，節鈔《朱子語録》、《文集》之及此段者。次低正文三字，節鈔金氏《表注》，董氏所纂諸儒之説，及諸説精確而有裨蔡氏《傳》者。其正文分段，以蔡氏《傳》爲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説，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書序》及朱子所辯，附鈔每篇之末。其《讀書綱領》及先儒諸圖，鈔於首卷。讀《書》法，其蔡氏《傳》及所節古注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須令先讀蔡氏《傳》畢，然後讀古注疏。其古注疏，與蔡氏《傳》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爲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册。

治《詩》鈔法，先手鈔《詩》全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詩》正文一章，音義、協音並依朱子。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朱子《傳》。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注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二字，節鈔《朱子語録》、《文集》之及此章者。次低正文三字，節鈔輔氏《童子問》，及魯齋王氏《詩疑辨》，及諸説精確而有裨朱子《傳》者。每段正文，既鈔諸説，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詩・小序》及朱子所辯，附鈔每篇之末。其《讀詩綱領》及先儒諸圖，鈔於首卷。讀法，其朱子《傳》及所節古注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須令先讀朱子《傳》。畢，然後讀古注疏。其古注疏，及朱子《傳》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爲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册。

治《禮記》鈔法，先手鈔每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正文一段，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用古注。次低正文一字，節鈔疏。次低正文一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之相關者。次節鈔《朱子語録》、《文集》之及此段者。次低正文二字，節鈔《黄氏日鈔》、陳氏櫟《詳解》、衛氏《集解》精確而有裨正經古注疏者。其正文分段，以古注爲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説，仍空餘紙，使可續鈔。蓋治《禮》必先讀《儀禮經》。其讀《禮記綱領》及《先儒諸圖》，及楊氏《儀禮圖》，鈔於首卷。讀法，其所節古注疏，並依讀《四書》例，盡

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其古注疏之所以合於經與否，以玩索精熟爲度。其未合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册，或二三册。

治《春秋》鈔法，先手鈔正經。每一年作一段，讀之。讀全經畢，別用紙鈔當年經文一段。次低經文一字，節鈔所許用三《傳》、胡氏《傳》諸説之合於經之本義者。次低經文一字，節鈔三《傳》、胡氏《傳》諸説之未合者。次低經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經文二字，鈔程端學所著《辯疑》、《或問》。凡諸説之有裨正經，三《傳》、胡氏《傳》者，已詳見成書。每段正文，既鈔諸説，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讀《春秋綱領》及《先儒諸圖》，鈔於首卷。讀法，凡所節三《傳》、胡氏《傳》，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其三《傳》、胡氏之所以合於經與否，以玩索精熟爲度。其未合者，以異色筆批抹。每年作一卷。每公作一册，或二三册。

前自十五歲讀《四書經》、《注》、《或問》，本經傳、注，性理諸書，確守《讀書法》六條，約用三四年之功，晝夜專治，無非爲己之實學，而不以一毫計功謀利之心亂之，則敬義立，而存養省察之功密，學者終身之大本植矣。

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二

《四書》本經既明之後，自此日看史。仍五日内，專分二日，倍温玩索《四書》經、注、《或問》，本經傳、注，倍温諸經正文。夜間讀看玩索、温看性理書並如前法。爲學之法，自合接續明經。今以其學文，不可過遲。遂次讀史，次讀韓文，次讀《離騷》，次學作文，然後以序明諸經。覽者詳焉。

看《通鑑》

看《通鑑》，及參《綱目》，兩漢以上，參看《史記》、《漢書》，唐參《唐書》、范氏《唐鑑》。看取一卷、或半卷，隨宜增減。《四書》既明，胸中已有權度，自此，何書不可看？雖不必如讀經之遍數，亦虚心反復熟看。至於一事之始末，一人之姓名、爵里、謚號、世系，皆當仔細考求强記。又須分項詳看，如當時君臣心德之明暗，治道之得失，紀綱之修廢，制度之因革，國本之虚實，天命人心之離合，君子小人之進退，刑賞之當濫，國用之奢儉，税斂之輕重，兵力之强弱，外戚宦官之崇抑，民生之休戚，風俗之厚薄，外夷之叛服，如此等類，以項目寫貼眼前，以備逐項思玩當時之得失。如當日所讀項目無者，亦須通照前後思之，如我親立其朝，身任其事，每事以我得於《四書》者照之。思其得失，合如何論斷，合如何區處。有所得與合記者，用册隨鈔，然後參諸儒論斷、管見、綱目凡例，尹氏《發明》、金仁山《通鑑前編》、胡庭芳《古今通要》之類，以驗學識之淺深。不可先看他人議論，如矮人看場無益。然亦不可先立主意，不虚心也。諸儒好議論亦須記。仍看《通鑑釋文》，正其音讀，看畢，又通三五日前者看一遍。

一、分日倍温玩索《四書》經、注、《或問》，本經傳、注，及諸經正文。夜間讀看玩索温看性理書，並如前法。

《通鑑》畢，次讀韓文

讀韓文，文法原於孟子、經史，但韓文成幅尺間架耳。先鈔讀西山《文章正宗》。内韓文議論、敍事兩體，華實兼者七十餘篇。要認此兩體分明，後最得力。正以朱子《考異表》，以所廣謝迭山批點。篇法、章法、句法、字法備見。自熟讀一篇或兩篇，亦須百遍成誦。緣一生靠此爲作文骨子故也。既讀之後，須反復詳看。每篇先看主意，以識一篇之綱領。次看其敍述抑揚輕重，運意轉換演證，開闔關鍵，首腹結末，詳略、淺深、次序。既於大段中看篇法，又於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於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則作者之心，不能逃矣。譬之於樹，通看則繇根至表，幹生枝，枝生華葉，大小次弟相生而爲樹。又折一幹一枝看，則又皆各自有枝幹華葉，猶一樹然，未嘗毫髮雜亂。此可以識文法矣。

看他文皆當如此。看久之，自會得法。今日學文能如此看，則他日作文能如此作，亦自能如此改矣。然又當知有法而無法，無法而有法。有法者，篇篇皆有法也；無法者，篇篇法各不同也。所以然者，如化工賦物，皆自然而然，非區區模擬所致。有意於爲文，已落第二義。在我經史熟，析理精，有學有識有才，又能集義以養氣，是皆有以爲文章之根本矣。不作則已，作則沛然矣。第以欲求其言語之工，不得不如此讀看耳。非日止步驟此而能作文也。果能如此工程讀書，將見突過退之，何止肩之而已？且如朱子《或問》，及集中文字，皆是用歐、曾法，試看歐、曾曾有朱子議論否？此非妄言，若能如此讀書，則是學天下第一等學，作天下第一等文，爲天下第一等人，在我而已，未易與俗子言也。自此看他文，欲識文體有許多樣耳。此至末事，一看足矣，不必讀也。其學作文次第，詳見於後。

一、六日内，分三日倍温玩索《四書》經、注、《或問》，本經傳、注，諸經正文，及温看史；夜間讀看玩索温看性理書，如前法。

韓文畢，次讀《楚辭》

讀《楚辭》，正以朱子《集註》詳其音讀、訓義，須令成誦。緣靠此作古賦骨子故也。自此他賦止看，不必讀也。其學賦次第，詳見於後。

一、分日倍温玩索《四書》經、注、《或問》，本經傳、注，諸經正文，温看史；夜間讀看玩温性理書，如前法。性理畢，次考制度。制度書多兼治道，有不可分者，詳見諸經注疏，諸史志書，《通典》，《續通典》，《文獻通考》，鄭夾漈《通志略》，甄氏《五經算術》，《玉海》，《山堂考索》，《尚書中星閏法詳説》，林勳《本政書》，朱子《井田譜》，夏氏《井田譜》，蘇氏《地理指掌圖》，程氏《禹貢圖》，酈道元《水經注》，張主一《地理沿革》，《漢官考》，《職源》，陸農師《禮書》，《禮圖》，陳祥道《禮書》，陳暘《樂書》，蔡氏《律吕新書》，及《辯證律準》，《禋典》，《郊廟奉祀禮文》，吕氏《兩漢菁華》，唐氏《漢精義》，《唐精義》，陳氏《漢博議》，《唐律注疏》，《宋刑統》，《大元通制》，《成憲綱要》，《説文》，《五音韻譜》，《字林》，《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戴氏《六書考》，王氏《正始音》，陸氏《音義》，牟氏《音考》，賈氏《羣經音辨》，丁度《集韻》，司馬公《類篇切韻指掌圖》，吴氏《詩補音》，及《韻補》，《四聲等子》，楊氏《韻補》。先擇制度之大者，如律曆、禮樂、兵刑、天文、地理、官職、賦役、郊祀、井田、學校、貢舉等，分類如《山堂考索》。所載歷代沿革，考核本末得失之後，斷以朱子之意，及後世大儒論議。如朱子《經濟文衡》，吕成公《制度詳説》，每事類鈔，仍留餘紙，使可續添，又自爲之著論。此皆學者所當窮格之事。以夫子之聖，猶必問禮問樂而後能知，豈可委之以爲名物度數之細而略之？平日誠能沉潛參伍以求其故，一旦在朝，庶免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之誚，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不能相一之論可決，禘祫廟制可自我而定，如韓子、朱子矣。豈特可仿源流至論及吕成公、錢學士？《百段錦》作成策段，爲舉業資而已。

《通鑑》、韓文、《楚辭》既看既讀之後，約才二十歲，或二十一二歲。仍以每日早飯前，循環倍温玩索《四書》經、注、《或問》，本經傳、注，諸經正文，温看史，温讀韓文、《楚辭》之外，以二三年之工，專力學文。既有學識，又知文體，何文不可作！

學作文

學文之法，讀韓文法，已見前。既知篇法、章法、句法、字法之正體矣，然後更看全集，有謝疊山批點。及選看歐陽公、有陳同父選者佳。曾南豐，《類稿》。王臨川三家文體，然後知展開間架之法。緣此三家，俱是步驟韓文，明暢平實，學之則文體純一，庶可望其成一大家數文字。歐、曾比韓，更開闔分明，運意縝密，易學而耐點簡。然其句法，則漸不若韓之古。朱子學之，句又長矣，真西山雖亦主於明理，句法還

短，不可不知。他如柳子厚文，先看西山所選敍事、議論，次看全集。蘇明允文，皆不可不看，其餘諸家之文，不須雜看。此是自韓學下來，漸要展開之法，看此要識文體之佳耳。其短於理處極多，亦可以爲理不明而不幸能文之戒。如欲敍事雄深雅健，可以當史筆之任，當直學《史記》，《西漢書》。先讀真西山《文章正宗》，及湯東澗所選者，然後熟看班馬全史。此乃作紀載垂世之文，不可不學。後生學文，先能展開滂沛，後欲收斂簡古甚易。若一下便學簡古，後欲展開作大篇難矣。若未忘場屋，欲學策，以我平日得於《四書》者爲本，更守平日所學文法，更略看漢唐策，《陸宣公奏議》，朱子《封事書疏》，《宋名臣奏議》，范文正公、王臨川、蘇東坡萬言書、策略、策别等，學陳利害則得矣。況性理、治道、制度三者，已下工夫，亦不患於無以答所問矣。雖今日時務得失，亦須詳究。欲學經問，直以《大學》，《中庸或問》爲法。平日既讀《四書》注，及讀看性理文字，又不患於無本矣。欲學經義，亦仿《或問》文體，用朱子《貢舉私議》中作義法爲骨子。方今科制，明經以一家之説爲主，兼用古注疏，乃是用朱子《貢舉私議》之説。

按《貢舉私議》云，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將來答義則以本説爲主，而旁通他説，以辯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又云，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説，而斷以己意。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説，而論其意。次又旁引他説，而以己意反復辨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只限五六百字以上。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皆當有以正之。此私議之説也。

竊謂今之試中經義，既用張庭堅體，亦不得不略仿之也。考試者是亦不思之甚也。張庭堅體已具《冒原講證結》，特未如宋末所謂文妖經賊之弊耳。致使累舉所取程文，未嘗有一篇能盡依今制明舉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説者，此皆考官不能推明設科初意，預防末流輕淺虚衍之弊，致使舉舉相承，以中爲式。今日鄉試經義，欲如初舉方希顔《禮記義》者，不可得矣。科制明曰不拘格律，蓋欲學者直寫胸中所學耳。奈何陰用《冒原講證結》格律，死守而不變，安得士務實學，得實材爲國家用，而爲科目增重哉？因著私論於此，以待能陳於上者取焉。如自朝廷議修學校教法，以輔賓興之制，則此弊息矣。假如《書》義仿張體，以蔡《傳》之説爲終篇主意，如論破然。如《傳》辭已精緊，而括盡題意，則就用之爲起，或略而泛，則以其意自做。次略衍開。次入題發明以結之。次原題題下再提起前綱

主意，歷提上下經文，而歸重此題。次反復敷演。或正演，或反演；或正引事證，或反引事證，繳歸主意。次結。或入講腹，提問逐節所主之說，所以釋此章之意，如孔穎達疏文釋注之體。逐節發明其說，援引以證之，繳歸主意。後節如前。又總論以結之。如《易》又旁通所主次一家說，又發明其異者，而論斷之。又援引以證之，結之。次兼用注疏，論其得失而斷之，證之，結之。平日既熟讀經傳，又不患於無本矣。此亦姑言其大略耳。在作者自有活法，直寫平日所得經旨，無不可者。元設科條制，既云作義不拘格律，則自可依《貢舉私議》法，此則最妙。如不得已用張庭堅體，亦須守傳註，議論確實，不鑿不浮可也。欲學古賦，讀《離騷》。已見前。更看讀《楚辭》後語，並韓、柳所作句法、韻度，則已得之。欲得著題命意間架、辭語縝密而有議論，爲科舉用，則當擇《文選》中漢、魏諸賦，《七發》及《晉問》熟看。大率近世文章視古漸弱，其運意則縝密於前。但於《文選》、《文粹》、《文鑑》觀之便見。欲學古體制誥、章表，讀《文章正宗辭命類》，及選看王臨川、曾南豐、蘇東坡、汪龍溪、周平園《宏辭總類》等體。四六章表，以王臨川、鄧潤父、曾南豐、蘇東坡、汪龍溪、周平園、陸放翁、劉後村及《宏辭總類》爲式。其四六表體，今縱未能盡見諸家全集、選鈔，亦須得舊本《翰苑新書》觀之，則見諸家之體，且並得其編定事料爲用。

作科舉文字之法。用西山法。

讀看近經問文字九日，作一日。

讀看近經義文字九日，作一日。

讀看古賦九日，作一日。

讀看制誥表章九日，作一日。

讀看策九日，作一日。

作他文皆然。文體既熟，旋增作文日數。大抵作文辨料識格，在於平日。此用剡原戴氏法。及作文之日，得題即放膽。此用疊山謝氏法。立定主意，便佈置間架。以平日所見，一筆掃就，卻旋改可也。如此則筆力不餒。作文以主意爲將軍，轉換開闔，如行軍之必繇將軍號令。句則其裨將，字則其兵卒，事料則其器械。當使兵隨將轉。所以東坡答江陰葛延之萬里徒步至儋耳求作文秘訣曰：「意而已。作文事料，散在經、史、子、集，惟意足以攝之。」正此之謂。如通篇主意間架未定，臨期逐旋摹擬，用盡心力，不成文矣。切戒。

一、仍以每日早飯前，倍温《四書》經、注、《或問》，本經傳、注，諸經正文，温史。夜間考索制度書，温看性理書，如前法。

專以二三年工學文之後，才二十二三歲，或二十四五歲，自此可以應舉矣。三場既成，卻旋明餘經，及作古文。餘經合讀合看諸書，已見於前。竊謂明《四書》本經，必用朱子讀法，必專用三年之功。夜止兼看性理書，並不得雜以他書。必以讀經空眼薄，日填以自程。看史及學文，必在三年外。所作經義，必盡依科制條舉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說而推明之。又必擇友，舉行藍田《呂氏鄉約》之目，使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則學者平日皆知敦尚行實，惟恐得罪於鄉評，則讀書不爲空言，而士習厚矣。必若此，然後可以仰稱科制。經明行修，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之實，庶乎其賢材盛而治教興也。豈曰小補？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未有不教而可以賓興者。方今聖朝科制，明經一主程、朱之說，使經術、理學、舉業三者合一，以開志道之士，此誠今日學者之大幸。豈漢、唐、宋科目所能企其萬一？第因方今學校教法未立，不過隨其師之所知所能，以之爲教爲學。凡讀書才挾册開卷，已準擬作程文用，則是未明道，已計功；未正誼，已謀利。其始不過因循苟且，失先後本末之誼而已，豈知此實儒之君子小人所繇以分。其有害士習，乃如此之大。嗚呼，先賢教人格言大訓，何乃置之無用之地哉！敢私著於此，以待職教養者取焉。

右《分年日程》，一用朱子之意修之。如此讀書學文皆辦，才二十二三歲，或二十四五歲。若緊著課程，又未必至此時也。雖前所云失時失序者，不過更增二三年耳。大抵亦在三十歲前皆辦也。世之欲速好徑，失先後本末之序，雖曰讀書作文，而白首無成者，可以觀矣。此法似乎迂闊，而收可必之功，如種之獲云。

前所云學文之後，方再明一經，出於不得已。才能作文之後，便補一經，不可遲。須是手自鈔讀。其諸經鈔法、讀法，並已見前。

其餘經史子集、音義、旁證等書，別見書目，今不備載。惟取旁證一二日當觀省者於末卷。

讀經之後，當看全史一過。看張子、邵子、三胡、張南軒、呂東萊、真西山、魏鶴山、程朱門人之書一過。

批點經書凡例

館閣校勘法

句讀二字，側點爲句，中點爲讀。凡人名、地物名並長句內小句，並從中點。

勉齋批點《四書》例

句讀例：

句：

舉其綱，文意斷。

讀：

「者」「也」相應，文意未斷，覆舉上文。

上反言而下正，上有呼下字，下有承上字。

點抹例：

紅中抹：一本作黃旁抹

綱、凡例。

紅旁抹：

警語、要語。

紅點：

字義、字眼。

黑抹：

考訂、制度。

黑點：

補不足。

釋勉齋例

舉其綱爲句。

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文意斷爲句。

如「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

「者」「也」相應爲讀。

如「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文意未斷爲讀。

如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

覆舉上文爲讀。

如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

上反言而下正爲讀。

如「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

上有呼下字爲讀。

如《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下有承上字爲讀。

如「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續補句讀例　並以朱子門人以下諸儒所點修之。

一、「曰」字，是作本書者，記當時對面答問之辭者，並作句。「曰」字是援引他書、他日、他人之言，止作「言」字說者，並無點，有句長欲讀者，寧讀於上文，仍以「曰」字連下文。

一、凡呼「小子」或「二三子」，或參呼對面呼之而欲重其聽者，皆爲句。

一、綱在上而目在下者，綱爲句，目爲讀，目盡爲句。目在上而綱在下者，諸目皆讀，目盡爲句。綱獨爲句，或下是繳語、解語，意短急者，目盡爲讀。

一、無綱之目，並爲讀。目盡爲句。

一、無綱之目，每目自有抑揚及自解者，解盡爲讀，目盡爲句。如《易》三陳九卦則可，《中庸》九經則不可。更詳文義所宜。

一、有綱之目，每目自有抑揚及自解者，解盡爲讀，目盡爲句。同前例。

一、上段正、下段反，或上段反、下段正，短者可爲讀。若是長段，反正有「然」字轉者，及有大轉語辭者，當爲句。

一、引用他書、他人語，上有「所謂」字、下有「者」字、急繳歸主意者，所引句下「者」字爲讀，繳語盡爲句。

一、凡引他書、他人、他日及覆舉上文之辭者，其中未盡之語爲讀，至所引辭盡爲句。如所引他書語及事實太長，如《孟子》引齊景公晏子答問，各以答問盡處爲句。

一、凡詩銘韻語，以韻爲句。未至韻皆讀。此謂特意全載者。若經傳中引者，如引書例，至引盡處方爲句。更詳文義所宜。《詩經》自依章句。

一、凡議論體，自然讀多句少。

一、凡敍事體，自然句多讀少。意未盡者，或爲讀亦可。

一、提解經文、訓詁「某者，某也」之下，意盡者以「也」字爲句。如貼解本意未盡者，雖「也」字亦爲讀，至意盡方爲句。「某」、「也」下，如插見章旨者，「也」字別爲句。更詳文意所宜。

一、注文、釋經訓詁，就兼見章旨以義已明，不再通説經文，後即以大圈斷之者，其中章旨未盡，小句皆讀，意盡爲句。如此釋訓詁，欲人自玩味經文者，不當拘此。

一、以「言」字通敍貼解一段經文大意者，並讀，意盡方爲句。亦有無「言」字而意實貼解段意者，並同。

一、敍論、發明文義，本意已盡爲句。其下有繳歸章旨，及別貼贊嘆勸勉之辭以結者，別爲句。

一、上發明所以然，下以「此」字或「是」字，再指上段，繳歸所當然，或繳歸主意者，「此」字、「是」字上並爲句。下段如文意短急者，「此」字、「是」字上爲讀。

一、上發明所以然，下以「故」字繳歸所當然者，「故」字上爲讀。如上是長段，「故」字下發意又長者，「故」字上爲句。

一、《或問》中問目之未「何也」、「若何」、「而用力邪」、「奈何」、「亦可得而聞其説之詳乎」、「如之何」之類，「何也」之上並讀。或「何也」之上無「者」字者，及短句者，不讀。或大段内自提問己意「何者」「何哉」「何則」「何也」之類，又自發大段意者，「何者」之上並句。

發音例

並考許叔重《説文》及鄭夾漈《六書略》。每字有兩音者，元依夾漈所正叔重之誤者，餘方依叔重先正始音。然後依本文音義，隨四聲圈發。其音義參陸氏《經典釋文》、賈氏《羣經音辨》，大抵以朱子爲主。

所用點子

以果齋史先生法。取黑角牙刷柄，一頭作點，一頭作圈，至妙。凡金、竹、木及白角，並剛燥不受朱，不可用也。造法，先削成光圓，如所欲點大小。磨平圈子，先以錐子鑽之，而後刮之，如所欲。

用丹鉛法

點書用丹，丹用當日新煎膠調用。或揉成梃子。正誤用鉛粉。凡有誤處，先以墨筆改正。誤處文義分明爲底，卻以粉筆蓋之，乃填寫粉上。粉久必脱，不如紙貼之爲愈。所以必須先改正。分明者，蓋防經久脱落，欲底還可考也。須以鉛粉水浸七日，日日攪動，待澄，逼去浮水，以去鉛氣。待碗内干，卻用當日新煎阿膠，調揉爲梃子磨用。凡鈔書之法，亦須改正底本分明，然後剪紙貼之寫净。切不可鏤去誤處爲孔補貼，久之脱去，文無，不可考矣。切戒。貼誤法，厚齋王先生親教云，平生所自用者。

批點韓文凡例　廣疊山法

議論體

一、句讀並依點經法。

一、大段意盡，黑畫截。於此玩篇法。

一、大段内小段，紅畫截。於此玩章法。

一、小段内細節目，及換易句法，黄半畫截。於此玩句法。

一、論所舉所行事實，及來書之目，及所以作些篇之故，每篇首末常式，黑側抹。

一、所論援引他書，及考證，及舉制度，及舉前代國名，青側抹。

一、所論綱要，及再舉綱要，及或問體，問目，及提要之語，及斷制之策，黄側抹。

一、義理精微之論，黄中抹。

一、凡人姓名初見者，紅中抹。

一、繳上文，結上文，緊切全句，或發明於事實之下，或先發明事之所以然於事實之上者，紅側圈。

一、轉換呼應字，及用力字，及繳結句，内雖已用紅側圈而字合此例者，每字，黄側圈。於此玩字法。

一、假借字，先考始音，隨四聲，紅圈。

一、有韻之韻，黑側圈。

一、造句奇妙者，紅側點。

一、補文義不足，反復提論德行，及推説、虚敍、總述其所以然，黑側點。

一、譬喻，青側點。

一、要字爲骨初見者，黄正大圈。

一、要字爲骨再見者，黄正大點。

敍事體

一、句讀並依點經法。

一、大段意盡，黑畫截。篇法。

一、大段内小段，紅畫截。章法。

一、小段細節目，及換易句法，黄半畫截。句法。

一、敍所行事實，及年號，及人名、爵里、謚號、父祖、妻子、兄弟等，及敍所以

作此篇之故，「銘曰」、「詩曰」，及每篇首末常式，黑側抹。

一、敍教詔對答之語，紅側抹。

一、所敍引援他書，及考證，及舉制度，及舉前代國名，青側抹。

一、所敍綱要，及再舉綱要，及提問之語，所提問難事實，雖已用黑側抹而合此例者，黃側抹。

一、義理精微之論，黃中抹。

一、凡姓名初見者，紅中抹。

一、繳上文，結上文，切緊全句，或發明於事實之下，或先發明事之所以然於事實之上者，敍事此例頗少，不可强求。紅側圈。

一、轉換呼應字，及繳結句，內雖已用紅側圈而字合此例者，每字，黃側圈。

一、假借字，先考字始音，隨四聲，紅側圈。

一、有韻之韻，黑側圈。

一、造句奇妙者，紅側點。

一、反復提論其德行，及推說其用心，而虛敍、總述其所以然，及補文義不足，黑側點。

一、譬喻，青側點。

一、要字爲骨初見者，黃正大圈。

一、要字爲骨再見者，黃正大點。

刊印日程空眼簿式

讀經日程詳見工程，專治一書。　年　月　日　生員

一、早令倍讀册首已讀書　至昨日書一遍，太長則分。起　止

一、面試倍讀昨日書。

一、面授本日書。計字數以約大段。面以大段分細段，令朱記段數。每細段，面令讀正過句讀字音，面說正過文義。

一、令每細段，先看讀百遍，即又倍讀百遍。數足，挑試倍讀、倍說過，面墨銷朱記。後段如前段。足，令通作大段倍讀試過。起　止

一、挑試夜間已玩索書。起　止

一、面授說已說書，就令反復說大義，面試過。起　止

一、只日之夜，玩索已讀書。起　止　又玩索性理書。起　止

一、雙日之夜。以序倍讀凡平日已讀書一遍。起　止　又温讀性理書。起　止

一、令暇日仿定本點句讀，圈發字音。〇凡書忘記處，朱記，即補熟，墨銷。

讀看史日程　年　月　日　生員

五日一周，詳見《工程》。

一日、以序倍讀《四書》經、注、《或問》一遍。

以序倍讀經正文。

夜讀看性理書，並温。

一日、以序倍讀本經傳註一遍。

以序倍讀經正文。

夜讀看性理書，並温。

一日、看讀說記《通鑑》。

參合看史。

夜仿點史，考釋文。

一日、看讀說記《通鑑》。

參合看史。

夜温記史。

一日、看讀說記《通鑑》。

參合看史。

夜温記史。

日填起止

讀看文日程　年　月　日　生員

六日一周，詳見《工程》。

一日、以序倍讀《四書》經、注、《或問》一遍。

以序倍讀經正文。

夜考索制度治道書。

一日、以序倍讀本經傳註一遍。

以序倍讀經正文。

夜考索制度治道書。

一日、温記《通鑑》。

以序倍讀經正文。

夜考索制度治道書。

一日、讀看玩記文法。

温記文法。
夜鈔點抹截文。
一日、讀看玩記文法。
温記文法。
夜鈔點抹截文。
一日、讀看玩記文法。
温記文法。
夜鈔點抹截文。
日填起止，及所考所鈔。
小學習字演文日程　　年　月　日　生員
讀經四日，内分一日，詳見《工程》。
一、早令倍讀册首已讀書至昨日書一遍。太長則分。
一、令影寫智永《千文》楷書，約一二十紙。寫五七一易樣。
一、以已讀説小學書作口義。呈改上簿。
一、説認記字門類、平仄、虚實、動静等。
一、漸長，學《切韻》考字、始音、偏旁、音義、假借等。
一、夜以序倍讀已讀書一遍。
日填起止及所看所作。

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三旁證

正始之音序

夫載道傳世，書之功大矣。書有六義，其來已久。蓋自蒼頡始製文字，雖點畫偏旁之微，有精義入神之妙，有自然佈置之宜。後人推之，以爲有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六者之别。雖分千衍萬，要不越此。

夫象形者，寫其迹也。指事者，推其義也。會意者，合其形而兼乎義者也。諧聲者，合其聲以附乎形也。轉注者，形之變也。假借者，聲之變也。學者精辨乎此，則古今文字，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矣。是以古之小學之教，自十歲則教之書計，而大司徒之屬有保氏者，所以誘掖夫未成之材而教之道。藝者，六書居其一焉。蓋將使之自末以窮本，繇藝以達道。因小學之流，泝乎大學之源，小而習之，終其身而不厭。古人於六書之藝，其重若此。

蒼頡而下，至周宣王時，有史籀者，演暢古文，著爲大篆。《漢志》謂爲周人教學童之書。雖時與古文少異，而六義初未失也。自秦斯輩省改古籀，約爲小篆，而古文寖微。獄吏程邈，欲趨約易，變爲隸體，而籀篆亦廢。又有草書者，日趨簡使，而六義亦幾乎絶。漢人猶稍知尊崇字學，尉律試吏者，課以八體，而必使諷籀至九千字以上。吏民上書，或劾其不正者。然而古法既變，雜體紛然，非復蒼、史之舊。其後揚雄之《訓纂》，相如之《凡將》，史游之《急就》，以至甄豐之改定古文，是雖有意於存古，要皆略而不備。

及後漢和、安時，許慎受學賈逵，乃始兼採史籀、雄、斯，作《説文解字》，萬六百有餘，上之。其書詳博，最爲近古。然隸學行之既久，行草八分，雜然並出，視史籀反爲奇怪。鍾、王而降，真、草争妍，顧野王廣益《説文》爲《玉篇》，始從其楷。孫愐增加陸法言《切韻》，更爲《唐韻》，《説文》雖存而學之者鮮矣。逮大曆中，李陽冰始尚《説文》，修正筆法，自謂篆籀中興。然時持臆説，排斥許氏，識者謂其筆力雖殊絶，而古體益壞。歷考古今，紛紛異尚，固無以加於《説文》也。然叔重止得象形、諧聲二義，而其餘復略，且病於子母之混淆。國初，詔徐鉉校定《説文》，雖曰不遺六書之體，然大略亦得二義而已。但《説文》無翻切，鉉始取孫愐音切附益之。大中祥符有詔刊正《玉篇》、《廣韻》而《説文》復衰。又有丁度《集韻》、司馬《類篇》之屬，其名不一，或訓，或釋，或證，或辨，至王安石《字説》作，而又一以會意解之，固未有全六義者也。《玉篇》類形不類聲，《廣韻》類聲不類形。大抵形尚可考而聲爲難工，蓋形有定而聲無窮也。類形者少，類聲者多，類聲雖多而未有正其始音之的者。世革風移，轉相假借，方音清濁，譌變因乘，甚矣，始音之難知也。

柏知學最晚，小學工夫固大缺略。諸經雖多釋音，每病始音之未明，既而求於《説文》，又病从聲之難曉。一日以《説文》翻爲楷字，又得李文簡燾《類韻之編部敍》，雖非叔重之舊，然亦頗便於討閲。既而又得夾漈鄭公樵所著《六書略》一篇，喜不釋手。蓋其訂核精整，六義燦然，一掃千古之陋，而於假借一門，始音之義亦備，故獨取以附於《説文》翻楷之後。又得賈昌朝《羣經音辨》，取其三麗之詳説，徐音、賈辨、鄭略，微有異同，互相補發，按古證今，訂譌正誤，以之讀聖賢之書，於音義亦庶幾焉。今合而一之，名曰《正始之音》。嗚呼，昔沈約以《郊居賦》示王筠，讀至「雌霓」，五的反。撫掌笑曰：「僕常恐人呼爲五鷄反。」遂以爲知音。以「霓」字从雨、从兒，義合諧聲，固當讀爲五鷄反，烏在其爲知音哉！韓昌黎鄙《爾雅》，謂非磊落人。《爾雅》固未爲盡善，是亦學之一端，而遽鄙之，過矣。而況後世，自兒已習爲進取捷徑之學，固視此爲迂也。迂非柏所敢避，但自念日月斯

邁，於六藝始求其一而未究其蘊，方自笑其苟焉耳。因並識其編鈔之歲月云。

端平丙申秋仲晦王柏書。

字音清濁辨賈昌朝撰。

王，於方切。君也。

子，將此切。男女通稱。

女，尼吕切。女未嫁稱。

妻，七奚切。與夫齊者。

親，七鄰切。姻也。

賓，必鄰切。客也。

衣，於希切。身章也。

冠，古桓切。首服。

枕，章荏切。藉首木。

飲，於錦切。酒漿。

麾，許爲切。旌旗。

冰，筆陵切。水凝。

膏，古刀切。脂凝。

文，無分切。採章。

粉，夫吻切。白飾。

巾，居銀切。帨也。

薰，許雲切。烟出也。

陰，於金切。氣之濁也。

采，倉宰切。取也。

輕，去盈切。浮也，對重。

兩，力獎切。偶數。

三，蘇甘切。奇數。

左，臧可切。左手，對右。

右，雲久切。右手，對左。

先，思天切。前也，對後。

卑，補支切。下，對高。

遠，雨阮切。疏，對近。

於放切。君有天下也。

將吏切。子育下民。

尼據切。以女嫁人。

七計切。以女適人。

七各切。婚媾相會。

必各切。客以禮會。

於既切。施諸身。

古玩切。加諸身。

章鴆切。首在木。

於禁切。所以斂。

許類切。所以使人。

彼憑切。所以寒物。

古到切。所以潤物。

亡運切。所以飾物。

夫問切。所以傅物。

居吝切。所以飾物。

許運切。所以薦物。

於禁切。所以庇物。

倉代切。所以取食。

苦政切。所以自用。

力讓切。物相偶。

蘇晉切。審用其數。

臧個切。左右助之。

尤救切。左右助之。

思見切。前之。

部止切。下之。

於眷切。疏之。

離，力支切。兩也。

傍，蒲郎切。近也。

空，苦紅切。虛也。

沈，直金切。没也，對浮。

重，直龍切。再也。

數，色主切。計之也。

量，龍張切。酌之也。

度，徒洛切。約也。

高，古刀切。崇也。

深，色金切。下也。

長，持良切。永也，對短。

廣，古黨切。闊也，對狹。

染，而剡切。濡也。

折，之舌切。屈也。

別，彼列切。辨也。

貫，古桓切。穿也。

縫，符容切。紩也。

過，古禾切。逾也。

斷，都管切。絶也。

盡，即忍切。極也。

分，方雲切。別也。

解，古買切。釋也。

行，户庚切。履也。

施，式支切。行也。

相，息良切。共也。

從，疾容切。隨也。

走，臧苟切。趨也。

奔，逋昆切。趨也。

散，蘇亶切。分也。

還，胡關切。回也。

力智切。兩之。

蒲浪切。近之。

苦貢切。虛之。

直禁切。沈之。

直用切。再之。

色句切。計有多少。

龍向切。酌有大小。

徒故切。約有長短。

古到切。度高幾許。

式禁切。測深幾許。

持亮切。揆長幾許。

古曠切。量廣幾許。

而艷切。既濡。

市列切。既屈。

皮列切。既辨。

古玩切。既穿。

符用切。既紩。

古卧切。既逾。

徒管切。既絶。

慈忍切。既極。

扶問切。既別。

胡買切。既釋。

下孟切。履迹。

式豉切。行惠。

息亮切。共助。

秦用切。隨後。

臧侯切。趨向。

逋悶切。趨後。

蘇岸切。分佈。

胡患切。回遶。

和，户戈切。調也。
調，徒聊切。和也。
凝，魚陵切。結也。
强，其良切。堅也。
齊，徂奚切。等也。
延，余然切。長也。
著，陟略切。置也。
冥，弭經切。暗也。
塵，池珍切。土也。
煎，子仙切。烹也。
炙，之石切。炮也。
收，式周切。斂也。
斂，力檢切。收也。
陳，池珍切。列也。
呼，火吴切。聲也。
悔，呼罪切。過也。
如，人諸切。似也。
應，於陵切。當也。
當，都郎切。宜也。
帥，所律切。總也。
將，即良切。持也。
監，古銜切。莅也。
使，疏士切。命也。
援，於元切。引也。
障，之良切。壅也。
防，符方切。御也。
任，如林切。堪也。
中，陟弓切。任也。
間，古閑切。中也。
足，子六切。止也。

胡卧切。調絮。
徒料切。和適。
牛證切。凝固。
其亮切。堅固。
在計切。等平。
余見切。長引。
直略切。置定。
弭定切。暗甚。
直吝切。土污。
子賤切。烹久。
之夜切。炮肉。
式救切。斂之。
力劍切。收聚。
直刃切。成列。
火故切。大聲。
呼内切。改過。
而預切。審似。
於證切。相當。
都浪切。得宜。
所類切。總人。
即亮切。持衆。
古陷切。莅事者。
疏事切。將命者。
於眷切。引者。
之亮切。壅者。
符況切。御者。
如禁切。堪其任。
陟仲切。任得宜。
古莧切。厠其中。
子預切。益而止。

勝，識烝切。舉也。
觀，古完切。視也。
號，胡刀切。呼也。
争，側莖切。斗也。
迎，魚京切。逆也。
攻，古紅切。伐也。
守，式帚切。保也。
選，思兗切。擇也。
聽，他丁切。聆也。
禁，居吟切。制也。
知，張離切。識别也。
思，息兹切。慮度也。
評，蒲兵切。訂也。
論，魯昆切。説也。
便，蒲連切。欲也。
好，呼皓切。善也。
惡，烏各切。否也。
喜，虚已切。悦也。
怨，於元切。尤之也。
操，七刀切。持之也。
語，仰舉切。言也。
令，力丁切。使也。
教，古肴切。使也。
雨，王矩切。天澤也。
種，之隴切。五谷也。
宿，思六切。止也。
生，所庚切。育也。
乳，耳主切。生子也。
吹，昌垂切。呴也。
烝，章升切。氣噓也。

詩證切。舉之克。
古玩切。謂視。
胡到切。謂呼。
側进切。謂鬭。
魚映切。謂逆。
古送切。謂伐。
式救切。謂保。
思絹切。謂擇。
他定切。聆謂之。
居蔭切。制謂之。
張義切。識謂之。
息吏切。慮謂之。
蒲柄切。訂語謂之。
魯困切。説言謂之。
蒲練切。得所欲謂之。
呼到切。向所善謂之。
烏路切。心所否謂之。
虚記切。情所悦謂之。
紆願切。意有所尤謂之。
七到切。志有所持謂之。
牛據切。以言告之謂之。
力政切。所使之言謂之。
古孝切。所使之言謂之。
王遇切。雨自上下。
之用切。謂播種。
思宥切。日星所止舍。
色慶切。謂育子。
而遇切。謂飼子。
尺僞切。謂呴氣。
之勝切。謂氣噓而澤。

經，古靈切。東西也。
緣，羊專切。循也。
編，補年切。次也。
封，甫容切。授爵士也。
載，作代切。舟車以致物。
張，陡良切。陳也。
藏，徂郎切。入也。
處，昌呂切。居也。
爨，七耑切。炊也。
柱，知庾切。支也。
乘，食陵切。登車也。
卷，居兗切。曲也。
祝，之六切。祭主贊詞者。
要，伊消切。約也。
傳，直專切。授也。
名，綿並切。目也。
首，書九切。頭也。
蹄，杜奚切。獸足也。
始，式氏切。初也，對終之稱。
聞，亡分切。聆聲也。
稱，尺烝切。舉也。
譽，羊諸切。稱也。
平，蒲兵切。均也。
治，直基切。理也。
衷，陟弓切。中也。
裁，音才。制也。
勞，力刀切。勤也。
興，虛凌切。舉也。
累，力水切。連也。
與，羊主切。授也。

古定切。東西其緯。
羊絹切。循飾其傍。
步典切。謂所列次。
甫用切。謂所受爵士也。
昨代切。謂所致物。
陟切亮。謂所陳事。
徂浪切。謂物所入。
昌據切。謂所居。
七亂切。謂所炊處。
直主切。謂所支木。
食證切。謂其車也。
居戀切。謂曲者。
之又切。謂贊詞。
於笑切。謂約書。
直戀切。記所授。
綿政切。目諸物。
書救切。頭所向。
大計功。足相躡。
式志切。緩言有初。
亡運切。聲著於外。
尺證切。舉事得宜。
羊洳切。稱名當體。
蒲柄切。品物定法。
直吏切。致理成功。
陟仲切。處事用中。
音在。體制合宜。
力到切。賞勸勸功。
許應切。舉物寓意。
力僞切。牽連而敗。
余慮切。授而共之。

比，卑履切。近也。
難，乃干切。艱也。
系，古詣切。屬也。
爲，於僞切。造也。
遲，直尼切。緩也。
妨，敷芒切。寔也。
屬，章玉切。聯也。
享，呼兩切。獻也。
棺，古桓切。柩也。
緘，古咸切。束也。
含，胡南切。實口中也。
遣，苦演切。送也。
引，以忍切。曳也。
臨，良尋切。莅也。

彼此異音辨

假，古雅切。取於人也。
借，子亦切。取於人也。
乞，去訖切。取於人也。
貸，他得切。取於人也。
壞，音怪。毀之。
敗，音拜。毀之。
毀，許委切。壞他。
風，方戎切。上化下。
見，古甸切。上臨下又視之。
告，古禄切。下白上。
養，余兩切。上育下。
共，九容切。上賦下。
遺，以追切。有所亡。
施，式支切。設之。
更，古衡切。因故而改。

毗志切。近而親之。
乃旦切。動而有所艱。
胡計切。屬而有所著。
於僞切。造而有所徇。
直利切。緩而有所待。
芳亮切。置而有所寔。
時玉切。聯而有所係。
呼亮切。神受其獻。
古患切。以棺斂。
古陷切。齊謂棺束。
胡紺切。謂口實。
苦傳切。送終之物。
余刃切。曳車之紼。
力禁切。哭而莅喪。

古訝切。與之。
子夜切。與之。
去既切。與之。
他代切。與之。
户怪切。自毀。
蒲遘切。自毀。
況僞切。自壞。
方鳳切。下刺上。
胡甸切。下朝上又示之。
古報切。上佈下。
余亮切。下奉上。
九用切。下奉上。
羊季切。有所與。
羊至切。及之。
古孟切。舍故而作。

去，羌與切。除之。
畜，勅六切。聚謂之。
喪，息郎切。死亡也。
忘，無方切。意遺。
巧，苦絞切。善功。
恐，丘隴切。懼之急。
還，音旋，又音全。復之速。
射，神亦切。命中也。
取，七與切。制師從己。
仰，魚亮切。上委下。
大，徒蓋切。凡廣也。
少，施沼切。凡微也。
焉，於乾切。何也。常居語辭。
會，胡沛切。相合。
披，鋪卑切。開謂之。
播，補我切。揚謂之。
降，古巷切。下謂之。
覆，甫六切。傾也。
樂，五角切。聲和也。
朝，陟遥切。旦日也。
食，時力切。餐謂之。
涕，他禮、虞啓二切。又音弟。目汁也。
刺，七亦切。剚謂之。
奉，扶勇切。承也。
父，音甫。人之美稱。
被，音披。著謂之。
合，古盍切。牽和也。

字音疑混辨

上，時亮切。居高定體。
下，胡賈切。居卑定體。
丘倨切。自離。
許六切。養謂之。
息浪切。失亡也。
無放切。意昏。
苦教切。僞功。
丘用切。緩也。
户關切。緩也。
神夜切。以禮也。
七句切。屈己事師。
語兩切。下瞻上。
他蓋切。其極也。
施詔切。其降也。
於乾切。已也。常居語末。
吉内切。聚合。
鋪彼切。分謂之。
補過切。佈謂之。
户江切。伏謂之。
敷救切。蓋謂之。
力各切。志和也。
直遥切。旦見也。
音寺。餉謂之。
他計切。鼻汁也。
七賜切。傷謂之。
音捧。拱也。
扶雨切。家之尊稱。
平義切。覆謂之。
胡閣切。自和也。

時掌切。自下而昇。
胡嫁切。自上而降。
夏，胡賈切。四方廣大。
後，胡苟切。居其後。
近，巨穩切。相鄰也。
被，部委切。所以覆者。

右「在」字、「後」字、「坐」字、「聚」字，若此類字。書皆有上、去二聲，雖爲疑混，而釋文義無他別，不復載之。

假借序夾漈鄭樵

六書之難明者，爲假借之難明也。六書無傳，惟藉《説文》。然許氏惟得象形、諧聲二書以成書，牽於會意，復爲假借所擾，故所得者，亦不能守焉。學者之患，在於識有義之義，而不識無義之義。假借者，無義之義也。假借者，本非己有，因他所授，故於己爲無義。然就假借而言之，有有義之假借，有無義之假借，不可不别也。曰同音借義，曰協音借義，曰因義借音，曰因借而借，此爲有義之假借。曰借同音不借義，曰借協音不借義，曰語辭之借，曰五音之借，曰三詩之借，曰十日之借，曰十二辰之借，曰方言之借，此爲無義之假借，先儒所以顛沛淪胥於經籍之中，如泛一葦於溟渤，靡所底止，皆爲假借之所魅也。嗚呼，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假借明，則六書如指諸掌。

同音借義

初，裁衣之始，而爲凡物之始。
始，女子之初，而爲凡物之初。
小，水之微也，凡微者皆言小。
牛，爲牝牡，而牝牡通於畜獸。
狀，本犬之形，而爲凡物之狀。
駕，馬言駕，凡驅乘皆曰駕。
落，木曰落，而爲墮落之落。
英，本英華之英，而爲飾物之英。
蔓，本藤蔓之蔓，而爲蔓衍之蔓。
希，乃疎巾之希，而爲希少之希。
鑿，本金鑿之鑿，而爲疏鑿之鑿。
戲，兵交也，而爲嬉戲之戲。
封，爵土之封，而爲封殖之封。
胡嫁切。萬物盛大。
胡垢切。從其後。
巨刃切。相親也。
部僞切。所以覆之。

基，築土之本，而爲凡物之本。
本，木之基，而爲凡物之基。
永，水之長也，凡長者皆言永。
佳，爲雌雄，而雌雄通於鳥雀。
物，本牛之事，而爲凡事之物。
牧，牛爲牧，凡豢養皆曰牧。
零，雨曰零，而爲飄零之零。
苦，本苦良之苦，而爲滋味之苦。
爻，乃交疏之爻，而爲爻象之爻。
柞，本柞木之柞，而爲芟柞之柞。
旋，反旆也，而爲回旋之旋。
平，氣之平也，而爲均嚴之平。
戚，斧也，而爲親戚之戚。

塵，土也，而爲塵積之塵。
妃，嘉偶也，而爲后妃之妃。
茸，草也，而爲龙茸之茸。
蘆，草也，而薺根亦謂之蘆。
約，絲之束也，而爲儉約之約。

凡此之類，並同音借義者也。

右三十五。

借同音不借義

汝，水也，而爲爾汝之汝。
爾，花盛也。《詩》：「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而爲爾汝之爾。
示，旗也，而爲神示之示。
業，大版也，而爲事業之業。
牢，牛圈也，而爲牢固之牢。
畜，田畜也，而爲畜聚之畜。
它，蛇屬也，而爲它人之它。
蚤，虱類也，而爲蚤夜之蚤。
爲，母猴也，而爲作爲之爲。
率，鳥畢也，而爲率循之率。
來，麥也，而爲來往之來。
易，蟲屬也，而爲變易之易。
能，熊類也，而爲賢能之能。
黽，蒐也，而爲黽勉之黽。
翁，毛也，而爲翁老之翁。
題，額也，而爲題名之題。
薄，本林薄之薄，而爲涼薄之薄。
蒐，本蒐茂之蒐，而爲蒐禄之蒐。
登，豆也，而爲升登之登。
干，盾也，而爲干犯之干。
革，皮也，而爲更革之革。
鞠，革囊也，而爲鞠養之鞠。
賢，多材也，而爲賢良之賢。
純，絲也，而爲純全之純。
珣，夷玉也，而玉器亦謂之珣。
饒，食之餘也，而爲饒衍之饒。

難，禽也，而爲難易之難。
雍，禽也，而爲雍和之雍。
湊，水也，而爲「室家湊湊」之湊。
棣，核也，而爲「威儀棣棣」之棣。
丁，當也。而爲「椓之丁丁」之丁。
薨，卒也，而爲「度之薨薨」之薨。
胥，蟹醢也，而爲相胥之胥。
方，並舟也，而爲方所之方。
節，竹目也，而爲節操之節。
管，竹筦也，而爲主管之管。
韋，相違也，而爲皮韋之韋。
貿，相易也，而爲眩瞢之貿。《禮》：「貿貿然來。」
休，憩也，而爲休美之休。
財，貨也，而爲財成之財。《易》：「財成天地之道。」
齎，財之齎，而爲齎咨之齎。易：「齎咨涕洟。」
時，辰之時，而爲時是之時。
晉，光明也，而爲晉國之晉。
夢，寐也，而爲雲夢之夢。
風，蟲之風，而爲吹噓之風。
字，養之字，而爲文字之字。
勿，州里之旗也，而爲勿不之勿。
出，花英也，而爲出入之出。
久，距也，而爲久遠之久。

凡此之類，並同音不借義者也。

右四十五。

協音借義

旁之爲去聲。
中之爲去聲。
上之爲時掌切。
下之爲胡嫁切。

分之爲去聲。
少之爲去聲。
歸之爲音饋。
遺之爲帷季切。與也。
御之爲迓，爲禦。
行之爲下孟切、户浪切。
數色主切。之爲尸故切、色角切。
趨之爲七六切、側九切。《春秋傳》：「賓將趨。」鄭康成讀。
咽之爲音燕。又，一結切。
蕃音藩。樊也。之爲音煩。
燕之爲亡甫切。
徹通也。之爲直列切。
斂之爲去聲。
蔓藤也。之爲莫干切。蔓菁。
吹之爲去聲。
呼之爲去聲。又，呼賀切。《春秋傳》：「呼役夫。」
噍才笑切。嚼也。之爲音焦。《禮志微》：「噍殺之音。」
否之爲音鄙，臧否。部鄙切，否泰。
又，子流切。《禮》：「燕雀啁噍之頃。」
喧之爲上聲。《詩》云：「赫兮喧兮。」
趣之爲平聲。又，七口切。《周官》有「趣馬。」
幾居希切。之爲音冀。《春秋傳》：「庸可幾乎？」又，渠希切。近也。
樂之爲五教切。又音洛。
華今作花。之爲音嘩，榮也。又去聲，聚也。
鄭作管切，聚也。之爲音贊，南陽縣名。在河切，沛縣名。
空之爲音孔，窟也。又苦貢切。《詩》：「不宜空我師。」
放之爲上聲。
從之爲才用切。又，七容切，從容閒暇也。
比毗至切。之爲音皮，和也。上聲，方也。蒲必切，次也。音芘，朋也。
敖音遨。之爲音傲。

背脊也。之爲音佩，違也。
衡橫木。之爲音橫。
筍之爲私閏切，筍興也。
塞之爲去聲，塞垣。
奇之爲居宜切，奇偶。
嘉之爲户嫁切。《春秋傳》：「公賦嘉樂。」
枝之爲音岐。
裁之爲音在，築也。
回古文雷字。之爲亦作迴繞也。
暴步卜切，灼也。之爲去聲，虐也。
粢稷屬。之爲才細切。《禮》：「粢醍在堂。」元音咨。
鹽之爲去聲。
定之爲丁佞切。《詩》：「定之方中。」
仰之爲去聲。
並之爲去聲。
伏之爲去聲。《禮》：「羽者嫗伏，毛者孕育。」
裨補之切。之爲婢支切，副也。
厭之爲去聲。
辟必益切，君也。之爲蒲益切，法也。
覺之爲古孝切，夢覺也。
騶之爲仕救切。
麗之爲力之切。《詩》云：「魚麗於罶。」
靡之爲平聲。
間之爲去聲。
援之爲平聲，引也。
折之列切。之爲士列切。
女之爲尼句切。
妻之爲去聲。
姓之爲音生。《春秋傳》：「蔡公孫歸姓。」
孫之爲音遜。

純之爲之尹切緣也。
總之爲子公切。《詩》：「素絲五總。」
織之爲雙吏切，徽也。《詩》：「織文鳥章。」
土之爲音杜。《詩》：「徹彼桑土。」
壞之爲音怪。
錢之爲上聲。《詩》：「庤乃錢鎛。」
鍼音针，之爲其兼切。
親之爲去聲。婚媾相謂。
賓之爲去聲。客以禮會曰賓。
衣之爲去聲。
冠之爲去聲。
枕之爲去聲。
飲之爲去聲。
食之爲時吏切。
膏之爲旨到切。《詩》：「羔裘如膏。」
熏之爲去聲。
陰之爲去聲。
輕之爲去聲。《春秋傳》：「戎輕而不整。」
離之爲去聲。
兩之爲去聲。《詩》：「葛屨五兩。」
沈之爲去聲。
量之爲去聲。
三之爲去聲。《論語》：「三思而後行。」
左上聲。之爲音佐。
右上聲。之爲音佑。
先之爲去聲。
後之爲去聲。
遠之爲去聲。
近之爲去聲。
復之爲扶又切。
重平聲。之爲去聲。
度之爲徒洛切。
長之爲去聲。
廣之爲去聲。
染之爲去聲。
縫之爲去聲。
別彼列切。之爲皮列切。
斷都管切。之爲徒管切。
盡即忍切。之爲慈忍切。
解之爲胡買切，通也。
相之爲息亮切。
走之爲去聲。《書》：「矧咸奔走。」
奔之爲逋悶切。
散之爲去聲。
和之爲去聲。
凝之爲去聲。
冰之爲彼憑切。
强之爲其亮切。
箸之爲陟略切、直略切。
施之爲式豉切、以豉切。
寘之爲去聲。
煎之爲去聲。
炙之爲之夜切。
收之爲式救切。
當之爲去聲。
悔之爲去聲。
應平聲，之爲去聲。
帥之爲所類切。
監之爲去聲。
使之爲去聲。

守之爲去聲。
任之爲平聲。
勝之爲平聲。
争之爲去聲。
迎之爲去聲。
選之爲去聲。
聽之爲平聲。
論之爲平聲。
知之爲音智。
思之爲去聲。
便之爲平聲。
好之爲去聲。
令之爲平聲。
教之爲平聲。
語之爲去聲。
怨之爲平聲。
衆之爲平聲。
雨之爲去聲。
種之爲去聲。
緣之爲去聲。
張之爲去聲。
藏之爲去聲。
處之爲去聲。
乘之爲去聲。
卷之爲上聲。
祝之爲之又切。
傳之爲去聲。
聞之爲去聲。
稱之爲平聲。
譽之爲平聲。

勞之爲去聲。
興之爲去聲。
與之爲去聲。
係之爲古詣切。
遲之爲去聲。
屬之爲章玉切。
含之爲去聲。
遣之爲去聲。《禮》有「遣奠。」
引以忍切。之爲余忍切。
臨之爲去聲。
假之爲古訝切。《春秋》：「不以禮假人。」
借之爲入聲。
貸之爲入聲。
敗之爲音拜。
見之爲胡甸切。
告之爲古禄切。《禮》：「出必告。」
養之爲去聲。
共之爲音恭。
去之爲上聲。
喪之爲去聲。
忘之爲去聲。
恐之爲丘用切。
射之爲食亦切。
取之爲七句切。《禮》：「聞取於人。」
大之爲音泰。
焉之爲於乾切。
會之爲音檜。
披之爲上聲。
降之爲户江切。
覆之爲甫六切。

朝之爲直遥切。
刺之爲入聲。
奉之爲音捧。
父扶雨切，之爲音甫。
子之爲將吏切。《禮》：「子庶民也。」
凡此之類，並協音而借義者也。
右二百八。

借協音不借義

荷之爲胡可切，負也。
茹茹蘆切，茅蒐也。之爲去聲。度也。
鮮之爲上聲，少也。
燕之爲平聲。
薄之爲必各切，迫也。
留側其切，田也。之爲音災。
苴七餘切，麻也。之爲子餘切，包苴。
竟之爲音境。
旁之爲補彭切。《詩》：「四介旁旁。」
屯之爲徒門切。
莫音暮。之爲模各切。又音陌。《春秋傳》：「德正應和曰莫。」
個之爲音介，副也。《禮》「明堂左右個。」又音干。《禮》：「梓人爲侯」「上兩個與其身三。」
召之爲音邵。
番附袁切，獸足。之爲音「翻」，次也。音波，番番勇也。
句之爲古侯切，又古候切。《詩》：「敦弓既句。」
臺音怡，我也。之爲音胎，星名。又音臺。《春秋》：「委孫宿救臺。」范寧讀。
咽之爲音淵。《詩》：「伐鼓咽咽。」
調之爲徒吊切，品調。又，陟留切。《詩》云：「怒如調饑。」
登之爲音得。《春秋》：「登來。」
正音征。射侯之正也。之爲去聲。
邪琅邪，地名。之爲邪正之邪。
追之爲丁回切，追琢也。
徵古堯切。之爲古吊切，邊徵。
訏之爲音栩。《詩》：「川澤訏訏。」
説之爲音悦。
識之爲音志。
信之爲音伸。
樊之爲音盤，樊纓。
革之爲紀力切，急也。
殺之爲去聲。降殺。
占之爲去聲。
甫之爲音圃。甫田。
省昔井切。之爲所景切。
雅今作鴉。之爲上聲。
瞿九遇切，鷹也。之爲平聲，鼓類。
鳥之爲音島。
脩脯也。之爲音卣，中尊。
肺之爲音沛。《詩》：「其葉肺肺。」
脱之爲音退。《詩》：「舒而脱脱兮。」
創音瘡，傷也。之爲去聲。
予之爲音與。
委之爲於僞切，委積。
女之爲音汝。
削之爲音肖，刀室。
箭音簫。之爲音朔。象箭以舞。
簿籙曲。之爲簿書。
平之爲辨年切。
盛音成。之爲去聲。
索之爲生革切。
稍之爲音啓。稍首。
鄉之爲音向。

昭之爲音韶。
游之爲音流。旗游也。
旋之爲音選。鍾縣。
盟之爲音孟。盟津。
貫之爲古患切，習也。
栗之爲音裂。菑栗也。
齊之爲音咨。齊衰。
冒之爲莫北切，貪也。
俾之爲普計切，俾倪。
北音佩。之爲入聲。方也。
屏之爲上聲。
兄之爲況。《詩》：「倉兄填兮。」
弁之爲蒲官切。《詩・小弁》。
縣平聲。之爲去聲。
驕之爲許喬切。《詩》：「載獫歇驕。」
薦之爲音荐。《詩》「天方薦瘥。」
麋獐也。之爲丘隕切，衆也。
扃之爲上聲。《春秋》：「我心扃扃。」
閒之爲音閑。
耿工迥切，光也。之爲古幸切，耿耿，憂也。
拒之爲音矩。招拒白帝。
振之爲平聲。《詩》：「振振公子。」
揖之爲子入切。《詩》「螽斯羽揖揖兮。」
蟄之爲尺十切。《詩》「宜爾子孫蟄蟄兮。」
紀之爲起。《詩》：「有紀有堂。」
縱之爲平聲。
絮之爲敕慮切。《禮》：「毋絮羹。」
繆之爲音穆，謚也。
絀音屈。之爲音詘。
軒之爲音憲。《禮》：「野豕爲軒。」

隊之爲音墜。
斤之爲紀覲切。斤斤，明也。
險之爲音儉。《春秋傳》：「險而易行。」
舍之爲音捨。
王於況切。之爲平聲。
宿之爲思宵切，星也。
要之爲去聲。
風之爲音諷。
夏胡賈切，中夏也。之爲胡嫁切，冬夏也。
鞠毬也。之爲音麴。又音芎，鞠勞。
卷之爲音袞。《禮》：「三公一命卷。」又音拳。《禮》：「執女手之卷然。」又起權切。冠武也。
鬻亦作粥。之爲音育，賣也。居六切。《詩》：「鬻子之閔斯。」
殿音奠。之爲丁見切。又音店。《詩》：「民之方殿屎。」
將之爲去聲。又七羊切。《詩・將仲子》。
敦之爲都隊切，玉敦。又都回切。《詩》：「敦彼獨宿。」徒本切，渾敦。
肉之爲而救切。《禮》：「寬裕肉好。」之音而注切，豐肉而短。
膴凶武切，大臠。之爲亡古切。《詩》：「則無膴仕。」音謨。《詩》：「民雖靡膴。」
從之爲則庸切，從衡、七容切，從容。又音縱。又音總。《禮》：「爾無從從爾。」
者之爲音嗜。又音底。
衰衰絰。之爲楚危切。等衰。又衰微。
貉之爲音陌，狄也。又音祰。
辟必益切，君也。之爲音避。又音弭，止也。又音裨。《禮》：「素帶終辟。」又音僻。《禮》：「負劍辟咡。」
厭於鹽切。之爲於葉切。《詩》：「厭浥行露。」又音壓。《禮》：「死而不弔曰厭。」於驗切，服也。
率捕鳥之具。之爲將帥之帥，亦作率。又音律，約也。

凡此之類，並協音不借義者也。

右一百三十三。

因義借音

琢，本琢玉之琢，而爲大圭不琢之琢，音篆。

輅，本車輅之輅，而爲狂狡輅鄭人之輅。音迓。

惡，以有惡也，故可惡去聲。

內，以其內也，故可內，音納。

佚，夷質切，縱也。而爲佚宕之佚，音迭。

伯，長也。而爲伯王之伯，音霸。

幬，長也。而爲覆幬之幬，音燾。《春秋傳》：「如天之無不幬。」

幕，帷也。而爲幕覆之幕，音覓。

蓼，本紅蓼之蓼，而爲「蓼彼蕭斯」之蓼，力竹切。

錞，本金錞之錞，音淳。而爲「厷矛沃錞」之錞，徒對切。

術，邑中道也。以其所行，故爲鄉術之術。音遂。

贏，秦姓也。以其所居，故爲贏水之贏。音嫘。

嘯，嘯呼之嘯，而爲指嘯之嘯，音叱。

跛，跛躄之跛，彼我切。而爲跛倚之跛，彼義切。

副，普逼切，剖也。而爲副貳之副。

承，奉也。而爲賻承之承，音贈。

甄，吉然切。本甄陶之甄，而爲聲甄之甄，音震。《禮》：「簿聲甄。」

封，本封土之封，而爲封棺之封，音空。《禮》：「縣棺而封。」

齊，本齊一之齊，而爲齊莊之齊，側皆切。

巡，本巡行之巡，而爲相巡之巡，音緣。《禮》：「終始相巡。」

推，本推與之推，而爲推挽之推，土回切。

搏，本搏攝之搏，徒端切。而爲搏束之搏，除轉切。《禮》：「百羽爲搏。」

獻，本獻享之獻，而爲獻尊之獻，素何切。

衰，本雨衣之衰，素何切。而爲衰絰之衰，音崔。

撬，本音橇。以其義通於橋，故又音橋。

凡此之類，並因義借音。

右二十五。

因借而借

難，鳥也。因音借爲艱難之難。因艱難之難借爲險難之難。去聲。

爲，母猴也。因音借爲作爲之爲。因作爲之爲借爲相爲之爲。去聲。

射，本射御之射。因義借爲發射之射，食亦切。因發射之音，借爲無射之射，音亦，律名。

斁，本厭斁之斁，羊益切。因義借爲斁敗之斁，多路切。《書》：「彝倫攸斁。」因斁敗之音，借爲斁塹之斁，音徒。《書》：「帷其斁塹茨。」

亨，音享。本饗也。因義借爲亨飪之亨，普庚切。因亨飪之音，借爲亨嘉之亨。

來，本麥也。因音借爲往來之來。因往來之義借爲勞來之來，音賚。

矜，本矛柄也。因音借爲矜憐之矜。因矜憐之義借爲矜寡之矜，音鰥。

適，往也。因音借爲適責之適，音謫。《詩》：「勿予禍適。」因適責之音，借爲適匹之適，音敵。

參，七南切。間厠也。因義借爲參差之參，楚金切。因參差之音，借爲參伐之參，所金切。

邪，本琅邪之邪。因音借爲語辭之「邪」。因語辭之義借爲虛邪之邪，音徐。《詩》：「其虛其邪。」

食，本啖食之食。因義借爲飲食之食，音伺。因飲食之食借爲食其之食，音異。

費，本費用之費。因音借爲費邑之費，音祕。因費邑之義，借費氏之費，扶未切。

崔，本「南山崔崔」之崔，子惟切。因義借爲崔嵬之崔，慈回切。因崔嵬之音借爲崔氏之崔，音摧。

不，本「鄂不韡韡」之不，音趺。因音借爲可不之不，音否。因可不之義借爲不可之不，音弗。

填，本填塞之填。因義借爲填壓之填，音鎮。因填壓之音，借爲填久之填，音塵。《詩》：「倉兄填兮。」

罷，本罷置之罷。因義借爲罷困之罷，音疲。因罷困之音，借爲罷辜之罷，鋪逼切。《禮》：「以罷辜祭四方。」

質，本質幣之質，音贄，因義借爲交質之質，音至。因交質之音，借爲形質之質。

畜，本田畜之畜，敕六切。因音借爲畜養之畜，許六切。因畜養之義借爲六畜之畜，許又切。

治，平聲，水也。因音借爲治理之治。因治理之義，借爲平治之治，去聲。

乞，氣也。因音借爲與人之乞，音氣。因與人之義，借爲求人之乞，入聲。

能，奴來切，獸也。因義借爲能鼈之能，三足鼈。因能鼈之音，借爲能事之能，音耐。又爲三能之能，音臺。

凡此之類，並因借而借。

右四十三。

語辭之借

序曰：「書者，象也。凡有形有象者，則可以爲象，故有其書。無形無象者，則不可爲象，故無其書。語辭之用雖多，於主義不立，並從假借。」

之，茵也。
也，陰也。
云，雲也。
思，慮也。
邪，琅邪之地。
焉，鳶也。
惟，思也。
既，小食也。
盍，覆也。
而，面毛也。
須，髭也。
蓋，草覆也。
斯，析也。
然，燎也。
以，薏苡實也。
矣，箭鏃也。
爲，母猴也。
居，蹲也。
且，子餘切，薦几也。
諸，辨也。《詩》：「日居月諸。」
耳，人耳也。
哉，言之間也。
兮，氣也。
爾，華繁也。《詩》：「彼爾維何？維常之華。」
乎，氣也。
于，氣也。
旆，旆也。《詩》：「舍旆舍旆。」
乃，氣也。
只，氣也。
於，烏也。

已，几也。
每，本音梅。原田之貌。借爲上聲。
夫，本丈夫也。借音扶。
其，箕也。
豈，鎧也。
員，物數也，音云。《詩》：「聊樂我員。」
與，授也。語辭。借平聲。
承，奉也。音懲。楚人語辭。
唯，本上聲，乃唯諾之唯。借平聲。
害，去聲，災也。借音曷。《詩》：「害澣害否。」

凡語辭，「惟」、「哉」、「乎」、「兮」、「于」、「只」、「乃」有義，他並假借。以語辭之類，虛言難象，故因音而借焉。

右四十。

五音之借

宮，本宮室之宮。
角，本頭角之角。
羽，本羽毛之羽。

右五。

三詩之借

風，本風虫之風。
頌，本顏容之容。

右三詩、五音，皆聲也。聲不可象，並因音而借焉。

右三。

十日之借

甲，本戈甲。
丙，本魚尾。
戊，本武也。
庚，鬲也。
壬，懷妊也。

右十。

商，本商度之商。
徵，本徵召之徵。
雅，本烏鴉之鴉。
乙，本魚腸。
丁，本蠶尾。
己，本几也。
辛，被罪也。
癸，草木實也。

十二辰之借

子，人之子也。　丑，手之械也。
寅，膸也。　卯，牖也。
辰，未詳本義。　巳，蛇屬也。
午，未詳本義。　未，木之滋也。
申，持簡也。　酉，卣也。
戌，與戊戚同意。　亥，豕屬也。

十日、十二辰，惟「巳」、「亥」有義，他並假借。以丑辰之類，皆虛意難象，故因音而借焉。

右十二。

方言之借

銅之爲銅，音胄。銅陽，縣名。
歜之爲歜，上音觸，下徂感切。昌歜也，昌蒲也。
覃之爲覃。。上如字，下音剡。《詩》：「以我覃耜。」
羹之爲羹。上如字，下音郎，楚地名。
咎之爲咎。上如字，下音皋。皋陶字。
穀之爲穀。奴走切。楚人謂乳穀。
枹之爲枹。上必茅切。下音桴，鼓桴也。
敦之爲敦。音燾。《禮》：「每敦一几。」又爲敦，音彫。《詩》：「敦弓。」

右九。

雙音並義，不爲假

陶，陶冶。皋陶。
鷚，都聊切，隼類。陟交切，鶐鷚鴴鴾。
鴞，徒刀切，馬四歲曰鴞。他彫切，馬三歲曰鴞。
鷂，以照切。音遥，雉也。
杷，補訝切，枋也。白加切，收麥器。
榮，永兵切，桐也。音營，屋榮。
枸，音苟，枸杞。音矩，枳枸。
椹，知林切。《禮》：「射甲革。」椹實。食甚切，桑實也。
校，古孝切，木囚也。户教切，木闌也。
幅，音福，布帛之制。音逼，行縢也。
幓，所銜切，旂幅也。七消切，頭括髮。
襢，音袒，袒裼也。張彦切，後六服有襢衣。
被，部委切，寢衣也。普義切，《春秋傳》：「翠被豹舄。」
衿，居吟切，領也。其鳩切，結也。
褒，音袖，袂也。由救切，盛服也。

凡此之類，皆是也。

右三十。凡此借類，計五百九十八。

論急慢聲諧

急慢聲諧者，慢聲爲二，急聲爲一也。梵書謂二合聲是矣。梵人尚音，有合二、合三、合四成聲者，華人尚文，惟存二合。《詩序》曰：「聲成文謂之音。」知聲有急慢，則發而爲文。抑揚合度，鏗鏗中節，箋釋之家，全不及此。至於語辭渾而無別，但取言中之義，不問句中之節。故柳宗元極論語辭之義，良繇不知急慢之節，所以辭與句不相當。如慢聲爲「者焉」，急聲爲「旃」，「旃」爲「者焉」之應。如「者與」之爲「諸」，「而已」之爲「耳」，「之矣」之爲「只」，「者也」之爲「者」，「也者」急聲爲「也」，「嗚呼」之爲「嗚」，「噫嘻」之爲「嘻」，皆相應之辭也。

論高下聲諧音讀附

董正之董，亦爲督察之督者，東董凍督故也。改更之更，亦爲變革之革者，更梗更去聲。革故也。伊之爲已，《大誥》曰：「已，予惟小子。」已之爲億，《易》曰：「億喪貝。」又曰：「億無喪有事。」伊已意億故也。非之爲匪，匪之爲弗，非匪沸弗故也。畈即盼者，攀畈盼故也。儆類敬者，京儆敬故也。翻之爲反，庸之爲用，邪之爲也，之之爲只者，並此道也。而之爲爾，爾之爲汝，汝之爲若，于之爲於，於之爲與，與之爲与，音譽。亦此道也。是皆一義之所起，而發聲有輕重耳。乃若父雖甫音，讀若輔；道雖杜老切，讀若導。《禮記》「大昕」，昕音忻，讀若希。《説文》膚字音儒，讀若襦。耏字特丁切，讀若亭，此爲音讀之別，無非聲之諧也。

論諧聲之惑

左氏曰：「止戈爲武。」武非從止。凡沚芷齒耻之類從止。武從戈，從厶。從戈見其義，從厶見其聲。古文歌舞之舞作㚔，振撫之撫作㜷，廊廡之廡作庶，古並從厶，今並從無，於篆文亦從厶，則武之從厶，又何疑焉？若曰武有止戈義，又何必曰偃武乎？厶之與止，易得相紊。左氏所見止之訛，武於六書爲諧聲。

武，戈類也。武之從厶，亦猶戰之從單，音善。戳之從翏，音六。戢之從咠，音緝。戕之從爿，皆聲之諧也。《禮記》曰：「祖者，且也。」祖非從且。凡置、姐之類從且，徂、祖之類從且，音徂。祖無且義。凡此之類，皆不識諧聲。

論象形之惑

《左氏》曰：「反正爲乏。」正無義也。正乃射侯之正，音征。象其形焉。正音征。以受矢，乏以藏矢，其義在此。或曰：「反正爲丐。音沔。」沔，藏矢短墻也。正以受矢，丐以蔽矢，此亦反正爲乏之義。邪正之正無所象，故正用侯正音征。之正，邪用琅邪之邪，並協音而借，是爲假借之書也。韓子曰：「自營爲厶。音私。」厶非自營之義也。厶於篆文作，象男子之勢，故又音鳥。與同，即了字。故厶勢下垂，了狀槌上，並是象形之文。若乃自營之厶，與了絶之了，並同音而借，亦爲假借之書。叠，古作疊，祭肉之積在器也。從宜，祭器也；從晶，象積肉之形。叠與豐同意，豐亦俎豆之衍也。揚雄以疊爲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故從三日，從宜，此亦爲不識象形者也，何用識奇字之多乎？能，象熊之形。許氏謂能，熊屬，則可矣。又曰賢能之能，何也？出，象花英之形。許氏謂象草木益滋上出，亦可矣。又曰出進，何也？是皆惑象形於假借者也。三代之前，有左氏、韓子，三代之後，有揚雄、許慎，猶不達六書之義，況他人乎？

論子母

立類爲母，從類爲子。母主形，子主聲，《説文》眼學，《廣韻》耳學。《説文》主母而役子，《廣韻》主子而率母。《説文》形也，體也，《廣韻》聲也，樂也。《説文》以母統子，《廣韻》以子該母。《説文》定五百四十類爲字，然母能生，子不能生。今《説文》誤以子爲母者，二百十類。且如句類生拘、鈎，鹵類生橹、櫓，半類生胖，叛，粪類生僕，蹼。拘當入手類，鈎當入金類，則句爲虚設。橹當入木類，櫓當入米類，則鹵爲虚設。胖當入肉類，叛當入反類，則半爲虚設。僕當入人類，蹼當入臣類，則粪爲虚設。蓋句、鹵、半、粪皆子也。子不能生，是爲虚設。

夾漦作象類書，總三百三十母，爲形之主；八百七十子，爲聲之主。合千二百文，而成無窮之字。故去許氏二百十，而取其三百三十也。

論變更

對舊作對。漢文以言多非誠，故去口。

隋舊作隨。文帝以周齊不遑寧處，故去辵。

疊舊作叠。新室以三日大盛，改爲三田。

駏舊作騙。宋明以咼音喎。類禍，改而爲瓜。

形影之影，舊作景。葛稚川加彡於右。

軍陣之陣，舊作陳。王逸少去東從車。

尼丘之山，《三蒼》合而爲阤。音尼。

章貢之水，後人合而爲贛。音紺。

荒昏二義，元次山謚煬帝，合而爲醺。音荒。

鄔火各切。本一名。分而爲高邑者，漢光武也。

鄭嫌近鄭，更爲莫。幽嫌近幽，更而爲邠。此並唐明皇所更也。

論還革

雅本鴉字，今復有鴉字，遂以雅爲雅頌之雅。後人不知本音雅字。

雇本九鳸之鳸，借爲雇賃之雇。今復有鳸字，後人不知本爲雇也。

頌本顔容，借爲歌頌之頌。今人見頌，知爲歌頌之頌而已，安知本是容。

泉本貨錢之錢，故於篆象古刀文。借爲泉水之泉，今人見泉，知爲泉水之泉而已，安知本爲錢字。

徐鉉奏俗書譌謬不合六書之體者二十九字

奩，个，暮，熟，捧，遨，迴，腰，鳴，慾，揀，俸，影，斌，悦，藝，著，墅，蓑，賾，黌，鼾，虞，池，徘徊，鞦韆，矗。

字音正譌用《説文》切。

車，尺遮切。　軻，康我切。　輔，扶雨切。　治，平聲。　濟，子禮切。　洗，蘇典切。　洒，先禮切。　溺，而灼切。　汶，亡運切。　浣，胡玩切。　灑，山鼓切。　泌，兵媚切。　溫，烏侯切。　湛，宅減切。　池，徒河切。　儷，平聲。　譔，此緣切。　謾，母官切。　訂，他頂切。　誖，蒲没切。　它，託何切。　柩，巨救切。　恃，時止切。　鋪，普胡切。　錢，即淺切。　蕩，徒朗切。　頃，去營切。　峙，直離切。　婢，便俾切。　婦，房九切。　母，莫後切。　靄，於蓋切。　掃，蘇老切。　在，昨代切。　燠，烏到切。　煖，況袁切。　罷，薄蟹切。　陛，旁禮切。　附，符又切。　酢，倉故切。　醋，在各切。　打，都挺切。　擠，子計切。　挂，古賣切。　摘，他歷切。　搦，尼革切。　唯，以水切。　壽，直酥切。　啞，於革切。　趨，

直離切。　料，洛蕭切。　事，鉏史切。　賈，公户切。　號，胡到切。號，乎刀切。　核，古哀切。　槧，自剡切。　梭，私閏切。　盼，胡計切。　散，蘇旰切。　盼，匹莧切。　腥，蘇佞切。　節，簿口切。霸，普伯切。　孛，蒲妹切。　曾，昨稜切。　過，古禾切。　造，七到切。　紹，市沼切。　緯，雲貴切。　紂，上聲。　繆，平聲。館，古玩切。　劾，胡概切。　草，自葆切。　弟，特計切。　探，它含切。來切。　示，音祈。　豈，苦亥切。　弟，特計切。　探，它含切。儒，人朱切。　鬐，直追切。　焰，以冉切。　扣，苦後切。　不，方久切。　負，房九切。　旱，乎旰切。　暵，呼旰切。　統，去聲。篠，徒弔切。　聚，才句切。　噫，於介切。　紊，亡運切。　簟，徒念切。　徯，胡計切。　尿，奴弔切。　嗌，伊昔切。　副，芳逼切。假，古額切。　泉，古錢字。　創，楚良切，作瘡非。　搣，胡感切，作撼非。　娞，奴困切，作嫩非。

部位雜記

折，艸部。　卒，衣部。　皁，古草爲皁。　嗟，言部。羞。　於，古文烏字。　苻，合從竹。　朞，即期字。　叩，元扣。　詛，元從山。服，元從舟。　柴，𢍏。　拒，本岠字。止部。　糕，《説文》從禾，《玉篇》從禾從示。　菟，《説文》作麅，虎部。　葸，《説文》無，《玉篇》有。妙，本玅，《説文》在弦部，《玉篇》女部。　乞，古氣字。借入聲。

點畫譌舛

卜卜。　角肉。　壺壺。　令令。　玉玉。　王王。

缺三十二字。

朱子《答楊元範》有云：《大有》亨、享二字，據《説文》只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亨，如「王用亨於岐山」，亦當爲享，如「王用享於帝」之云也。字書、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如此等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辭説，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非但《易》學，凡經之説無不如此。獨恨早衰，無精力整頓得耳。

字學

《説文》　《爾雅》　《字説》　《字林》　《三蒼》　《吴楚音辨》　吕靖《韻集》　夏侯該《韻略》　楊休之《韻略》　周思言《音韻》　李季節《音譜》　杜臺卿《韻略》　《玉篇》　《唐韻》　丁度《集韻》

唐藝文志

音隱　音略　音義　音訓　音鈔　釋音　辨證　辨疑　辨嫌　辨惑　辨字　注辨

論字説　三顧隱客蕭楚子子荆，號清節先生。

象形

日，從口，從一，陽數。　月，有盈虧，從日而闕之，從二而反陰，數遡於陽而不得其正也。　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　卜，象龜兆縱橫，冊，古册。從五畫直下，象其枚數，有聯綴。王氏只以字爲象形，非也。　乃，氣生出之難。《公羊》曰：「乃，難辭也。」　屮，象物初出，有枝莖。

指事

直著其事，視而可知也。

人目爲見。　鼻臭爲𠀤。　兩户相向爲門。　兩手丁爲拜。丁古下字。　土木示爲垚。古社字。　矢耳爲耿。以矢貫耳。　刀耳爲刖。　王居門爲閏。

會意

合文以成其義。

言欲其順，故口辛音愆。爲言。辛從上，古上字。從干爲辛。口辛爲言。止戈爲武。　力田爲男。　女帚爲婦。　人言爲信。　人爲爲僞。　吏於人爲使。　反於後爲司。　後無司則有爲。

諧聲

本一字以定其體，而附他字以諧其聲。

江河鵝鴨，江河左從水，以定其體，而諧聲在右。鵝鴨右從鳥，以定其體，而諧聲在左。衰裘諧聲在上，簾箔諧聲在下，園圃諧聲在内，徽輿諧聲在外。徽，三糾繩也，故從係，從微省聲。若江河以工可字諧聲者，取其聲之同母字也。及草之類從艸，木之類從木，金之類從金，土之類從土，而附他字，以諧聲者是。

轉注

同意相受，考老字是。此説非也。古之人於文有解釋其意義，謂之轉注者，本一字。更有意義可轉用也。有一轉爲二聲用者，有再轉爲三聲用者，有

至四聲而皆有義者。

長，本長久字。長則物莫先焉，故又爲長幼之長。長則有餘，故又爲長物之長。

行，本行止字。行則有踪迹，故又爲德行之行。行則有次序，故爲周行之行。又「子路行行」之行，無義也。以聲相近而用之，假借也。

齊，整齊也。專一人之意齊音齋。如，故爲齊戒之齊。則齊適等，無過不及，有調適之意，故爲酒齊刀劍齊之齊。

令，又爲使令之令。

乾，卦名，陽也。故爲乾燥之乾。

數，一二之名。有數則可數，故又爲數往之數。有數則密矣，故又爲疎數之數。又音促，數罟，亦密罟也。亦轉注也。凡此之類，皆聲轉而各有義，故曰轉注。

又有本其意，特轉聲用之者。以女爲人妻，謂之妻。以女妻人曰女。指所載之物統曰載。昨代切。「不輸爾載。」如此類，本皆無其字，時人有是語，故原其意，轉聲而用也。此類字不爲假借者，本其意故也。

假借

本無其字，原他字聲意而借用之，亦有只借聲而用之者。先儒謂令長字是。非也。

能，本獸之軼材者。賢能之能借用之。

豪，本獸之威猛者。豪杰之豪借用之。俗作毫，非。正如碧是碧玉之碧，玉之碧色者，蒼弘血化爲碧，故碧從石，用爲碧系之碧，與此正同，皆假借也。

震，辟歷也。動物，亦物之所懼。故爲地震之震，又爲「震來虩虩」之震。

須，髭也。鬚無實用，不可無，故爲須待之須。又爲須用之須。

此類並其聲意借用之也。

旂。古人止語。思。語始卒之辭。旂，旗也，指揮之用也。故旂爲指物之辭。《詩》曰「舍旂」，舍此也。思屬土，五行成於土，五事成於思。故思爲語始卒之辭。「思樂泮水」，始語也。「不可度思」，卒語也。此類亦當時有是語，故爲文者原其字意，亦因其聲而用之也。不然，旂、旗皆旗，何獨取於旂？思、私同音，何獨取於思？

尊，尊彝也。又爲尊卑之尊。即酒尊字，古者大酋主酒，《周官》用此，後人始有從木從缶，以尊或有瓦木也。如刑鼎，古人亦用刑字，後人始用鉶。

雅，禽也。俗作鴉。又爲風雅之雅。古疋字如此。

象，獸也。又爲彖象之象。此類只借其聲用之也。

以冰爲棚也，所以覆矢，可以飲抑釋冰忌。古人通冰字。

以麋爲湄。「居河之麋。」水草荒穢處。

以來爲秣。來牟。先儒謂來本瑞麥，天所來。故用往來之來，非也。周以前有來字。

《易》以盍爲合，以羸爲累。此類亦借其聲而已，於字無義也。又以定爲頲，「麟之定」，頲、定古人通用。

常爲棠，棠棣借爲常。害爲曷，害漸。彭爲旁，匪其彭。居爲其，何居。此類皆古人因其聲相近而借用之，於字亦無義也。所謂六書之體可考見者如此，豈盡是會意，字字可說哉！

《爾雅》飛類謂之雌雄，走類謂之牝牡。故雌雄字從隹，羽族也。鳥短尾總名佳。牝牡字從牛，毛族也。

《書》以「越」字爲始語。《詩》以「侯」字、「維」字爲始語。《楚辭》以「蹇」字、「羌」字爲始語。《易》以「若」字、「如」字爲止語之辭。《詩》以「只」字、「且」字爲止語。《楚辭》則「些」字。又「日居月諸」、「叔善射忌」，音既。「聊樂我員」，音雲。皆當時之語，爲文者借字聲而用之。

今所傳《六經》之文，有異於漢儒所傳之文：

「營營青蠅」，作「謍謍」。

噬肯，作「逝肯」。

「桃之夭夭」。

「西伯咸黎」。

顛木有曳柅。曳木，再生條也。後人傳寫脫弓字，遂作由。說者云由柅，非也，當作曳。見《說文》。

「我興受其退」。

「旁述孱功」。

是今文有非漢儒所傳之文，漢儒所傳之文，非孔子之文，欲字字而解之，可乎？

而，毛類。冬官作其鱗之而，訓如《孟子》「而未之見」，《左傳》「若而人」。又訓汝，而翁。又爲止語，殆而。

勿拜，作「扒拔」也。

「衣裳鱹鱹」。音楚。五色鮮明。

「平鼙東作」。

皋陶。皋。

敦，五音，五義。音團，聚也。《詩》有「敦瓜苦」。音彫，與弴同，弓也。音對，器也。《左傳》「珠盤玉敦」。又音頓。歲在酉曰困敦。又都昆切，厚也。

思，念也。又爲於思之思。桑才切。今作鬆，多髯也。

洚，四音，一義。音洪、音缸、音閧、音絳，皆水不遵道也。

甗，三音，一義。音言，又上聲，去聲，皆甄名也。

穀，《書》「方穀」，訓祿。《詩》「穀則異室」，訓生。穀旦，訓善。

熏，香草。葷臭。同一音。

古文以赤爲尺，黍爲七，皆是借聲用字。

古《易》「羝羊觸藩」，累其角，係累不能進，累其瓶之義亦然。係累其瓶，故致傾覆，不能上水。今之說者，未見古本。又如以盍爲合，彭爲旁，繻爲濡，疑皆傳録之誤。繻有衣袽，當作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演而申之，至於不可窮詰。凡天地之運行，四時之代謝，日月星辰之進退，九州萬物之繁夥，果不逃其數，可以窮變化而行鬼神，功用抑大矣。世人皆云蒼頡所造，而曾不究其旨，方伏羲畫卦時，仰則觀天而畫一，俯則觀地而畫二，中則觀人而畫三，觀四方而得四，觀天地之氣交午而得五，以至六七八九十，亦莫不然。始於三畫，分爲八卦，九六藏於其中。則知此十字，非伏羲畫卦時爲之不可。蒼頡但能因此而字之。如人之字育，爲之滋長，變出他文。學者當細考之，不可以常字觀。近王荆公留心字學，皆爲之解釋，至此十字，卻無贊辭。要之如日月星辰，十干十二支，金木水火土，首目口耳手足，山石蟲鳥等正字，非聖人不可作。蒼頡體其意，以從偏旁而字之耳。《雲麓漫鈔》。

《正始之音》畢。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禄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

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

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爲患，而倡爲混補之説，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説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于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

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去罷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説，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途。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士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

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學，而争趨太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太學解額闊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太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爲混補之説者，多是温、福、處、婺之人，而它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它州之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耳。

然則今日欲救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額爲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太學終場人數，解試亦合分還諸州，理爲人數。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爲率，而取其若干以爲新額，如以十分爲率，而取其一，則萬人終場者，以百人爲額，更斟酌之。又損太學解額舍選，取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絶，其見住學人分數，權許仍舊。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

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

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偶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爲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爲德行科。蓋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減其半。其餘五十人，自依常法。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八行之類。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取一。蓋解額中已減其半矣。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

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與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唯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爲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

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强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苦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詩》、《書》爲一科，而子午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爲界，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楊、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許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通鑑》爲一科。時務則律曆、地理一科，通禮新儀爲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

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仿，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謬，乃反以爲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匡、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採。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損。如劉彝等說，恐亦可取。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

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

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爲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爲餖飣，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卑。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尚仍故態，卻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謬。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合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譴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爲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爲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爲首，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奸心矣。

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具於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小大長短，而必欲分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革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已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辨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見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旨，又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

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者師，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偶弟子者，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寖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儁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輳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耻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趨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絶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夸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辭，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爲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仿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

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

利害相絶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説，以爲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朱子調息箴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静極而噓，如春沼魚。動已而吸，如百蟲蟄。氤氳開闔，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卧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案雙峯《語録》云：「門人問：『涵養之道，須用敬否？』曰：『固是如此。但工夫熟時，亦不用説敬，只是才静便存。而今初學，卻須把敬來作一件事。常常持守，久之而熟，則忘其爲敬矣。』問：『明道教人且静坐是如何？』曰：『此亦爲初學而言。蓋他從紛擾中來，此心不定，如野馬然，如何便做得功夫？故教他静坐，待此心寧後，卻做功夫。然亦非教他終只静坐也，故下「且」字。』先生因言《調息箴》亦不可無，如釋氏之念佛號，道家之數息，皆是要收此心，使之專一在此。若此心不存，則數珠之數，數息之數，皆差了。調息亦然。人心不定者，其鼻息之噓氣常長，吸氣常短，故須有以調之。息數亭习，則心亦漸定。調息又勝數息。」明甫見勉齋説性者萬物之一源。明甫曰：「在廬山時，饒師魯曾如此説來。」勉齋曰：「是他這事物静了，看得如此。」須是静，方看得道理出。廬山諸人如蔡元思、胡伯量輩，皆不肯於此著功。見某有時静坐，諸公皆見攻，以爲學禪，雖宏齋亦不能不以爲慮也。看道理須是涵養。若此心不得其正，如何看得出？《調息箴》亦不可無。蓋心固氣之帥，然亦當持其志，無暴其氣也。

饒雙峯《語録》云：「『下學上達，意在言表。』程子此語，蓋爲讀書者言。讀書是下學之一事，蓋凡下學者，皆可以上達。但恐下學得不是，則不能上達耳。且如讀書，則聖人所以作經之意，是上面一層事，其言語則只是下面一層事。所以謂之意在言表。若讀書而能求其意，則繇辭以通理，而可上達。若但溺心於章句訓詁之間，不能玩其意之所以然，則是徒事於言語文辭而已，决不能通其理也。程子曰：『玩其辭，不得其意者有矣。』又曰：『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此皆下學得不是，而無繇上達者也。」

問：「夫子所謂『下學兼知』行否？」

曰：「夫子此章，只説知。惟程子引此以釋『忠恕違道不遠』。曰：『斯下學上達之義，卻是兼知行説。』」

問：「《或問》云：『上達而與天爲一，是知行俱到。』能如此否？」

曰：「與天爲一，亦以知言。方其未上達時，與天隔幾重在。及其既已上達，則吾心即天，天即吾心。但聖人之上達，與學者之上達，有遲速之不同。聖人才學便達，學者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後方貫通。」

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端禮竊聞之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門人與私淑之徒，會粹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取其要，定爲讀書法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

其所謂循序漸進者，朱子曰：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弟，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忘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疎易陵躐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趲看了，則看猶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腳。其循序漸進之説如此。

所謂熟讀精思者，朱子曰：荀子説「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遍數。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真道學第一義。誦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但百遍時，自是强五十遍時；二百遍時，自是强一百遍時。今所以記不得，説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争這些子。學者觀書，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件發明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虚設議論，非爲己之學也。其熟讀精思之説如此。

所謂虚心涵泳者，朱子曰：莊子説「吾與之虚而委蛇」。既虚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須是虚心，方得聖賢説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説，只記前賢與諸家説便了。今人讀書，多是心下先有個意思了，卻將聖賢言語來湊他底意思。其有不合，便穿鑿之使合。其虚心涵泳之説如此。

所謂切己體察者，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自個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爲一。而今人道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

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覆，我實能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己體察之説如此。

所謂著緊用力者，朱子曰：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麽精神？什麽骨肋？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直要抖擻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其著緊用力之説如此。

所謂居敬持志者，朱子曰：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静，心無不在。今學者説書，多是捻合來説，卻不詳密活熟，此病不是説書上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静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虚明專静，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説如此。

愚按：此六條者，乃朱子教人讀書之要。故其誨學者，告君上，舉不出此。而自謂其爲平日艱難已試之效者也。竊嘗論之，自孔子有「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之訓。以顔子之善學，其贊孔子循循善誘，亦不過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是孔子之教、顔子之學，不越乎博文、約禮二事，豈非以學者捨是無以爲用力之地歟？蓋盈天地間，萬物萬事，莫非文也。其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之於書者，載道爲尤顯。故觀孔子責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可爲深戒。豈非讀書爲博文之大而急者歟？

朱子曰：「約禮則只是這些子，博文各有次序，當以大而急者爲先。」蓋謂是也。然則博文豈可不以讀書爲先，而讀書又豈可不守朱子之法？朱子平日教人千言萬語，總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條。而六條者，總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讀精思、切己體察之兩條。蓋熟讀精思即博文之功，而切己體察即約禮之事。然則欲學顔子之學者，豈可不由是而求之哉！今幸其説具存，學者讀書，能循是六者，以實用其力，則何道之不可進？何聖賢之不可爲？使朱子復生，身登其門，耳聞其誨，未必若是之詳且要也。學者可不自知其幸歟？

世之讀書，其怠忽間斷者，固不足論，其終日勤勞、貪多務廣，終身無得者，蓋以讀之不知法故也。惟精廬初建，端禮荒陋匪材，夫豈其任！承乏之初，敢以朱子讀書法首與同志講之，期相與確守焉，以求共學之益。使他日義精仁熟，賢材輩出，則朱子之訓不爲虚語，精廬不爲虚設，顧不美歟！

存存齋銘　程端禮

性與天道，夫子罕言。於《易》乃言：「成性存存。」維性之成，天予其全。如體畢具，無異愚賢。心統性情，性體惟静。心乘氣機，存之斯正。日惟存心，所以存性。其方伊何？在乎主敬。其效伊何？動静皆定。無間無雜，始曰存存。虚閒静一，細微糾紛。弗謹弗養，千里其奔。勉强安行，聖賢是分。效天法地，道義之門。

右《讀書分年日程》，余守此與友朋共讀，歲歲删修。遂與崇德吴氏義塾、台州路學、平江甫里書院、陸氏、池州建德縣學友朋、馮彦思所刊，及集慶江東書院友朋，安西、高郵、六合、江浙友朋所鈔，及定安劉謙父所刊舊本不同。此則最後刊於家塾本也。覽者倘矜其愚，補其所未及，實深望焉。元統三年十一月朔，程端禮書於甬東之思勉齋。

黄溍《文獻集》卷七下《白牛鎮戴氏義塾記》　嘉興郡城東北六十里，曰白牛鎮，居人數百家，爲其鄉之望者，曰陽谷處士戴氏，諱某，字某，患鎮學之弗立，而後生小子無所受教，規創義塾，以私淑乎里人。有志未遂而没。後二十年，其子曰光達，字君實，始因其經畫之素，度地於鎮東若干步，廣袤可二十畝而贏，程土物，略基阯，考正面勢，召匠簡材，揆日興作，先聖先師之殿峙其中，論堂踞其後，齋廬翼其旁，遂廡穹門下至庖湢、庫庾、直舍之屬，爲屋總四十有五間，陶甓黝堊，縝壯而不華。圖史之藏、什器之須，纖悉畢備，周以繚垣，環以幽篁佳木、花徑果蹊，而濬其流泉爲芰荷菰蒲之區，又十畝不啻。起至正某年某月，訖七年某月而告成。八年春二月，乃延儒師，招來學，用仲丁行舍菜之禮，退即講席，俾序進而請業焉。四齋職教者各一人，生員恒百五十人，割上腴之田五百畝以贍之。既卒成前人之志，又將有以昭示於後人，而圖其永久。於是，慈谿黄伯成甫以高文宿德主領教事，俾來求予記之。予聞昔人有言，惠有術也，養有道也，惠不在豐而在乎不費，養不在大而在乎不窮。豐而多費，是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非其術也。大而易窮，是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非其道也。惟其不費，故可尚也。惟其不窮，故可貴也。戴氏父子其深知夫惠之之術，養之之道矣乎？古者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門側之堂爲塾，大夫士年老不仕者爲左右師，而閭中之子弟學焉。今之義塾，猶有其遺意。若夫屋室之多爲間至四十有五，則不止於門側之兩堂，學徒之衆爲員至百有五十，則不止於閭中之子弟，是皆非古之所有，其爲惠也豐矣。古者步百爲畝，而以百畝爲一夫之私田。民無不受田之家，而

士不必仰給於學。今俾以田五百畝，則十家之産也，而況今一畝爲步至於二百四十，又不止十家之産而已。是則出於古之所無，其爲養也大矣。天之生人也，莫不賦以仁、義、禮、智之性，聖賢與塗人本無以異，因其根於心者，使之親師取友，朝益暮習，而日趨於善，逮夫深造而自得，皆其本然之固有，初非損於此以益於彼，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物之聚也有數，而其用也易耗。雖封君之富，欲以萬鍾爲弟子之養，尚恐廩人之粟有時而弗繼，今乃欲以布衣養徒之事自任，而致其力焉，使之因地之利歲取之而不竭，利於今者，有以施及於後，斯不亦養而不窮乎？蓋設教必有先後次第，此特導以幼學之節，而養其良知之本云爾。它日由是而以俊選論，於鄉以賢能登於天府，授之以政，將見利澤之加於人，爲惠益豐，爲養益大。戴氏父子之功，奚獨善於一鄉而止乎？

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五《安成李氏重脩安賢義塾記》 安成李君辛翁初作安賢義塾於州西郊，一倣書院精舍之制，禮殿、廡門、講堂、齋舍，各有其所。未幾即世。規模有未備者，子剛慨然念先世美績無加於此，乃割上腴田若干，定爲教養恒式，出納恒度，凡可以經久而不廢者，一一講求而完美之。於是塾師劉君權具事實謁予記之。

王沂《伊濱集》卷一九《賜金莊義學記》 御史中丞馬公既謝事歸浮光，葺其先公之遺田廬以居，又以其祿賜之入置負郭常稔之田畝一百五十，號曰賜金莊。公捐館之明年，公子觀國相公之祠東，得亢爽之地，築學舍其上。堂室庖湢各以序爲，既成，來學者衆，師生祀飲寢食之用，視莊歲所入是給。

汪克寬《環谷集》卷五《萬川家塾記》 近代以來，濂、洛諸儒先繼出吾邦，紫陽夫子集厥大成，揭晦冥之日月，開千載之盲聾，於是六合之廣、四海之外，家誦其書，人攻其學，而吾邦儒風之丕振，俊彦之輩出，號稱東南鄒魯，遐邇宗焉。比年矛戟搶攘，列城兵燹，學者逃難解散，非唯里閭廢學，而郡邑學宮悉爲坵墟，此家塾之所爲作也。余宗友德懋久從余游而有得者，世居休寧之萬川，慨庠序之不興，而士習日靡，乃以所聞於余者，居家教授，集親族閭里之子弟若干人，旦夕脩讀以自勗，亦古者家塾教民之遺意也。遂名其堂曰「萬川家塾」，請余書其額，而併記之。余曰：人性之初，渾然純粹，無間古今。果能養正以希聖功，則成己成物，厥效難量，豈特無負於余，而實有光於紫陽夫子之闕里矣。尚勉之哉。

陳高《不繫舟漁集》卷一二《趙氏書塾記》 古之爲教也，立學於國，序於術，庠於黨，而家則有塾。師儒之職，官之所選，置田以井授，又無甚富甚貧之民，人生於其世者，無貴賤，皆得以學，而其教人之法，自灑掃應對進退以至於修己治人，本末精粗復無不備。是故賢才盛、禮讓興，而風俗美。降及後世，先王之治晦而不明，學校之政弛，師儒之官廢，井田之制壞，於是乎惟富有力者，其子弟乃得從師學業，而力或不贍，雖有俊秀之質，亦終於無成而已矣。樂清趙君士正，世居莆岐，至正甲午始遷於壺山之下而居焉，乃謀諸從子，闢塾於家，延致名師，盡聚其族之子姪而教之。幣帛饔膳之費，咸出於己。趙氏故名族，支庶蕃衍，來就學者凡五十餘人，而趙君新實主之。絃誦之聲，揖遜之容，問辨之習，濟濟如也。君子謂茲塾之設，一舉而三善備焉：收其宗族而不遺疏遠，非尊祖敬宗之義乎？訓以德義而使之興行，非敦睦九族之要乎？矜其匱乏而教之知學，非作養人才之道乎？沒而不書，則何以示勸？若夫子弟之學於是者，循小大之序，誦六藝之文，講明乎理性之原，審察乎義利之辨，而從容乎道德之歸，可不勉焉！孜孜以毋負爾父兄教迪之意哉。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甲戌記。

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一一《上海鶴砂義塾田記》 上海鶴砂義塾者，皇慶二年縣人雅州守瞿君時學之所建。前爲廟，後爲塾，而廟有殿，殿有廡，廡有門。塾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而先聖先師之祭祀、師弟子之廩膳，則有田一十四頃以給之。視州縣學，蓋無差等矣。其後，瞿氏子孫日以陵遲，田既易主，而塾亦隨廢。至正十八年，縣大夫何君某始即故基而重構之，宏壯麗密，比舊有加，仍勸知經之士割田七頃有奇，以供祭祀、廩膳之費。及蘇君宗瑞之來爲縣也，乃以學政弗舉，生徒散去，遂延禮某郡易蒙俾主其塾事，蒙於教養之暇，益以興修廢墜爲己責。祠宇之未具者增之，禮器之弗完者足之。租稅之不實者正之，其屋廬之多寡，田畝之廣袤，亦既立簿正以稽其數，嚴契券以表其畔，猶懼後之人或失之也。又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嗚呼！上海爲吳之近邑，泰伯仲雍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蒙能興善教以正人心，美風俗使之知禮義廉恥，而不欺其上，則所以質信於簿正契券者且不必，又何取於咫尺之石哉？雖然繼蒙之後者來讀余文，其亦有所徵矣。

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一一《上海橫溪義塾記》 自京師及郡縣皆有學，置師弟子員，而教之以詩書、六藝，使知古聖賢之道，此國家之常制也。然窮鄉下里僻左之民，去學每遼遠，爲其上者或病其遊歌之無所，又別爲義塾以分教之，其亦布宣德化淳一風俗之一事乎。橫溪在上海西，去縣治百餘里。一日，縣主簿陳君以公事至其地，偶見頹垣廢址隱隱荆棘中，進父老而問焉，則前縣尹何君緝

所建社學也。蓋規制將完，而蕩然於兵火，又北行若干里，復見所謂孔宅者，宅已墟，而先聖人之廟獨存。愚民以異端土偶雜祠廟中，禱禳祈禫必於是乎。在君曰：「嘻！吾其可以繼何之志矣。」遂撤土偶投諸水，還聖人像於向所建學處，徙其廟爲禮殿以居之，而益之以四配，仍設兩齋，棲師弟子，具祭器，嚴春秋二丁之祀事，且勸慕義之士出田二百五十畝以供祭祀教養之費，亦既畢事矣。乃言於其尹，揭之爲橫溪義塾，率鄉之士民舍菜於先聖先師。落成之後數月，其士民爲之請記。

孔齊《至正直記》卷四《村館先生》　村館先生惟鄉中有德行者爲上，文章次之，不得已則容子弟游學從師，求真實才學者，亦在德行爲先也。浙西富豪之家延館賓皆不以德行，館賓亦不以儒者自任，所以往往刁訐，有玷儒風，至於破館主之家者有之。今日亂世，猶有甚者。往年無錫華氏曾有此患。今年太倉徐氏寓慶元，爲方氏職役，家豪於貲，忽館賓訐其通好張兵，因此受害，家資一空。蓋當時爲主賓者皆不以禮，主者特欲改換士風，賓者乃是圖口腹貨利耳。初非若古之主待賓以誠敬，賓報主以學業者比也，惡可謂之賓主哉！然此可爲後來之戒。

明代

學者授徒

楊榮《文敏集》卷一九《先考少傅公墓碑》（先考諱伯成，字士美）孝於父母，生事葬祭，無爽於禮。處兄弟極友愛，兄伯祥蚤逝，撫其子女七人，咸底成立。睦親姻，賙貧困，意豁如也。嘗曰：「裕後莫如詩書之教，庠序英才所出。」乃遣榮從邑博士學，而諭之曰：「立身顯親，此其階也，惟勤勵，庶克有成。」復念鄉人子弟貧無所授教，乃開義學，招師儒，聚而教之。與人交，始終以誠，人有過，必規正之，故所與游者多善人。邑大夫屢欲薦之，懇以親老辭。後復舉孝廉至京師，以榮官于朝，賜歸，喜謂榮曰：「予素無仕進意，茲得遂願。念聖恩無以報，在汝勉之。」既歸，益自晦養，雖藩臬官長按臨郡邑，亦不接見。所居傍近有雲際山，作草堂其中，布衣韋帶，日同親友濯清泉，翳茂林，賦詩飲酒，休休如也。復搆樓數楹，積書其上，曰：「吾以此遺子孫，使無忘世訓。」常馳書戒榮，惟以忠孝大節，未嘗一語及家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三《贈陳訓導序》　陳永德清，予故人一敬子也。一敬有文學，議論達於爲政，仕止於縣丞，不及大用以卒。德清能自刻勵，初受業於從兄翰林侍講學士德遵，後從鄉先生梁叔莊受《詩經》，駸駸有造詣，遂以名聞於人。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六《送余教諭序》　平南教諭余學奭以事來北京，其兄學夔時爲翰林檢討，有名當世，兄弟相與盡友愛之情，極恭順之意，士大夫賢之。既一年，學奭將復歸平南，與之厚者皆賦詩送之，而以序屬予。蓋學奭世爲儒家，其先君子斯延先生，嘗受業於安成劉雲章，能傳其學。既以授檢討君，與予同登進士，入翰林，而學奭又以所授取教官，父子兄弟之間，自相師友，其於聖人之道，蓋講之精矣。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七《義民胡有初墓表》　自幼喜學，屹然如成人。受業於解先生原恢、張先生伯穎，又從其叔富順丞某遊，學日益有聞。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三四《曾用楫哀辭》　用楫諱濟，姓曾氏，世爲泰和北門人。祖克仁，有隱德，鄉稱長者。父子皆謹厚好學，以推擇爲邑庠生，不試而卒。用楫姿貌魁碩，而穎悟過人。嘗受業於尚仁蕭先生，先生學徒數十人，獨稱用楫。先生死，用楫無所於歸，則與其舅羅君仲深、其友陳君孟京及予共學於其旁空舍中。四人者自相師，用楫母在堂，喜用楫能力於學，使僮奴給茗飲燈燭之類，晝夜不厭。用楫通《書經》，及羣書秦漢以下諸史，皆暗記而能舉其事之詳。下筆爲文，輒袞袞數百言。方是時，用楫年少氣銳，其意蓋欲幾於昔人而止也。嘗從予求司馬《史記》及昌黎韓子之文讀之，曰：「吾有志於是矣。」其後予三人相繼入縣庠，用楫慨然歎曰：「吾聞司馬子長周遊半天下，故其文有奇氣，後世無及者。吾安能止於此乎？」即告其親，度庾嶺，涉蒼梧，下湞陽之瀧，以至於南海，上覽山川之奇，訪古聖賢遺跡以自壯。不幸遇病，客死於廣州，年二十六，時洪武三十五年月日也。

倪謙《倪文僖集》卷二七《奉政大夫廣東按察司僉事顧公墓表》　成化七年辛卯三月三日，廣東按察司僉事顧公以疾卒。公無嗣，其兄倫、弟信卜以是年九月二十八日祔葬公吳縣楊寶山祖塋，奉雲南大理知府丁太初所述行實，乞予文以表於墓。

按公諱儼，字廷望，姓顧氏。曾祖泰、祖至善，封中書舍人。父叔恭，中永樂

乙未乙榜，任河南淇縣教諭。母張氏。季父叔謙，任禮部精膳主事。公之先，蘇之吳縣人，洪武中，中書以富室徙京師，因家金陵。公幼負美質，器宇魁梧，有志于學。早從里中師遊，輒能詩賦，工書法，若老成人，人皆奇之。既長，侍主事公京師，從翰林侍讀學士士謙張先生學，學大進。累試京闈，不偶，乃歸教授鄉里，遠近來學者屢滿户外。正統戊辰，巡按御史齊公聞其賢，以經明行修薦于朝，召試優等，授嘉興縣學訓導。教人有法，士多成就，登名甲科。

倪謙《倪文僖集》卷三二《海天秋月記》 京口姚道宗氏務神仙學，有蜕世出塵之志。始受業於朱公可名之門，繼從姜公可常學五雷法。雲中玄濟張先生，予識也，深於丹學之秘，道宗復從而師之。

鄭紀《東園文集》卷一二《文林郎監察御史井菴林公墓誌銘》 公諱誠，字貴實，姓林氏，唐邵州刺史蘊公之後。元至正間，譯史諱安者，其高祖也。曾祖仁嗣，國朝永樂間贈兵部員外郎。祖英，兵部員外郎。父輝，永樂甲辰進士。母吳氏，國子博士某公女。公生二十四日喪父，員外公攜育京邸。甫七歲，員外公亦喪，公遂無依，艱危萬狀，人所不忍言。幾弱冠，稍能自植。家貧，無以從師，每於親友處私聽講解，即能通曉大義。自是益自刻意，勤苦忘寢食，至嘔血不廢。越三年，浸浸有成，乃授徒自給。以屢經挫抑，因號抑庵。

鄭紀《東園文集》卷一二《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愧齋陳公行狀》 公莆涵江人，姓陳，諱音，字師召，行孜七，別號愧齋。先世出胡公之後。宋明州觀察使淬與其子仲剛俱死靖康之難，詔旌其里居曰忠孝坊者，公涵江之祖也。曾祖宗義，祖光遠，俱不仕。父崇澄，號耕樂，以公貴，累贈南京太常少卿。母黃氏，累贈恭人。公自幼穎異，既長，補邑庠生。都憲牟公俸爲閩憲僉時試之，見所作文字，大驚曰：「此豈但科目耶？」遂不以弟子禮臨之。天順壬午，領福建鄉薦。癸未秋中會試正榜，甲申登彭教榜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讀書中祕。【略】

蚤年四方來從學者，堂室不相容，至更番而晉。公因材成就，人人各有所得。今兩京如太常卿齊章而下執弟子禮者，不下數十人，各省藩臬郡縣又難屈指焉。今雖不設講，而舊徒仕于内外者，薄物必獻，歲時介使常滿庭。

何瑭《柏齋集》卷一〇《宿州吏目仇公墓誌銘》 公天性聰慧，八九歲即通筭，人皆奇其敏悟。既而從學於陵川致仕教諭姬先生彰習舉子業，甚有志於科目。時兩伯父皆蚤逝，儀賓弟居城中，諸弟尚幼，家事乏人贊理，乃以父命援例入爲國子生，卒業，即代父綜理家政，内外得其歡心。

崔桐《崔東洲集》卷一六《大理寺左評事贈太常寺丞石峰林君墓誌銘》 公諱公麟，字質夫，別號石峯。少從同里方伯鄭公學，既學於大學士上蔡李公。雅愛静修，嘗閉處一室，端默誦習，飲食不關其家人者三年。故其學精通經傳子史，旁及訓詁、韻切、篆籀諸書，至於軒素醫家術，靡不探析。

崔桐《崔東洲集》卷一六《敕封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隅軒李公墓誌銘》 公諱樞，字問方，別號隅軒。【略】公兒時就外傅，授以童訓故事。公曰：「是籍譫譫資口説耳，盍易之？」傅以爲奇，授《小學》、《大學》，輒能通大義。更授以《論》、《孟》、《中庸》，駸駸有明經之志。會母氏憂，哀毁尪瘠，遂廢學。稍長，或勸之學且仕，公曰：「吾以哀母疾，幸無死，若復力學，疾必作，適以傷父心。且古之所謂達人君子者，亦未嘗瑣瑣以爵禄取聲爲也。」

王世貞《弇山堂集》卷九五《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南漳張公墓表》 夫張公者，故蜀才子也，生五歲不能言。一日，忽指家所奉像而謂父守拙翁：「此何像也？」翁曰：「而大王父也。」公笑曰：「何所從田舍翁服而不具冠帶爲？」翁心怪之。自是口授公詩古文，日千餘言，輒成誦。尤善爲儷語。邑吴令者聞之，抱公寘膝上屬對，對輒響應不窮，間以奇謔，令爲絶例，曰：「是兒千里駒也。」公受里中塾《毛詩》，時時發難難其師，不能對，輒引避，所避師者數矣。張翁知而持杖挾公，曰：「孺子何知，故難先生避也！」公伏杖下，曰：「此非兒所强也。夫避者不師，師者當不避。」張翁笑，釋杖起。而間知邑諸生胡賓岳爲《毛詩》獨異，又嘗得公文而奇之，公乃從賓岳游。可數歲，意不懌，取《六經》、《左氏》、《史》、《漢》、韓柳諸家言稍讀之，以自廣其爲經生業，鏗然古聲也，乃始喜曰：「吾竟師吾耳。」

王世貞《弇山堂集》卷九九《楊忠愍公行狀》 楊忠愍公者，諱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當洪武中，小興州數中寇，有詔盡徙其民内地，而公之始祖百源者，得保定之容城，遂家焉。百源有子述，又三世爲公王父青，青生封兵部公富，爲公父。富有子三人，公其季也。始兵部公娶於曹，而生公兄繼昌矣。已復媵陳女，生仲繼美。久之，曹復舉公。公始就襁褓，有奇質。兵部公居恒謂人曰：「日者言吾門當驟大，豈是子也耶？」然公僅七歲，而母曹竟捐館。陳女妬，日夷公於豎使牧。公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間往里塾，覩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公艴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兄言於兵部公，奇而聽之學，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

餘歲，而兵部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踐更，公遂往代踐更。至十三，而從師受經，爲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踰冠，讀書於邑寺僧舍，自勵刻苦，恒讀至夜分，燈且盡，瞑坐而思屬文義。會寒，無下襦，遶屋行，且温誦日所憶，令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綆，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亡去，公獨曰：「吾去僧誰爲治湯藥者？乃吾死僧矣。」則爲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而兄病，疫亦作，報至，公於是奔波歸，日夜不解衣而扶侍，亦愈。時人異之，爲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視楊氏子。」公既爲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然益以勤苦，其術業益進，遂舉庚子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當入太學。公兄繼昌計以入太學當捐貲爲負笈費，不可，則乘公出而强公婦以八石穀廢著居，曰：「毋溷乃公爲也。」公游太學，再試居首，爲名高，故薦紳大夫遞館穀之，稍稍具橐中裝。而婦治農，有天幸，輒歲。公竟事歸，爲酒召其姻族，奉兄觴曰：「始弟所以默而從廢著者，懼不勝負笈費，爲兄累。今幸有餘鐀，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宇下爨，可乎？」兄愧然許。會復當計偕，有司以三十金爲公費，公悉推兄使輸邊，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徒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時祭酒華亭徐公異公材，爲指授經義甚悉。公遂以又明年之丁未舉進士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郎鄭公曉游。鄭公者素負鑒以裁一世士，而獨愛重公，謂人曰：「夫人非吾所及也。」因爲公語古今成敗得失與國家章典大者。

温純《温恭毅集》卷一一《明文學雒先生墓誌銘》　肅皇帝時，海内乂安，人多學爲士，士多襲他氏已售語爲便徑，博士業敝極矣。吾師思齋先生慨然嘆曰：「是何異拾己吐核供華筵也？制科之謂何！」於是下帷兀坐，潛心書史，爲文直吐意指，不襲一陳語，一時稱作者。時純學於先生起家，乃先生於今萬曆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卒矣。先是，先生疾革，純會以還官過里，爲延醫藥，浹旬不能已先生疾，已爲棺衾斂先生，然痛念先生陶鑄恩甚厚，且安可令後世無聞也，爲抆淚銘墓上石。

按先生上世爲吾原永清里人，四世祖有諱英者，生祥。祥生坤。坤生世龍。世龍配劉氏，生先生及汝賓。先生諱汝興，字士傑，號偉軒，更號思齋。脩軀廣顙，清癯若不勝衣。然介特寡言笑，骯髒不可下。獨一意學，初受《易》張兵馬某所，已又卒業張某所。會龔督學使行縣，試先生，器之，選爲縣博士弟子員。弟子員且四十年，督學使屢試屢列高等，爲增廣生。人謂先生且立第，即先生亦自謂一第何有。顧屢試棘闈，屢不利。然爲博士業，竟不襲陳語，竟兀坐讀書史，人竟以是高之。以故里中人卒遺其子弟就學焉。乃先生教諸弟子學，又令不襲陳語，令兀坐讀書史，里中人稱師範，必曰雒先生、雒先生云。既某舉進士、某舉秋闈，某俱爲縣諸生，先生猶不第，第于于然安之曰：「我命固若此矣。」以是終其身視世俗華艷態不啻浮漚，即家徒四壁立，無芥蒂意。獨樂與人談説世興亡成敗，即夜分忘寢食不倦。晚年與二三故知約一蔬之會，將逍遥乎游，乃未幾而溘然逝矣，達哉！而人又稱先生色事父母，以季子諧爲弟汝賓子，爲先生孝友之著。純以先生業經義，意可爲世應制科者赤幟，故著先生學與陶鑄諸弟子者獨詳云。

温純《温恭毅集》卷一一《明書賓石君墓誌銘》　按狀君姓石，諱象，字良卿，别號巫山，朝邑縣履澤一里人。【略】八歲時就學塾師，書一再誦輒記。稍長，庶幾可爲儒。尤雅好醫卜地理諸書。乃河濱公以商起家，令君商。

宗臣《宗子相集》卷一三《明封承德郎刑部山東司主事東皋徐公墓誌銘》　公名柬，字敬之，其先鳳陽人。洪武初，詔徙淮西豪杰江南，而進五公者，遂長興家焉。至亨六公，凡四世，俱微不著。及農隱公，始以高義聞里中。農隱者，亨六公子也。里人有負租售畝而易其金簪珥歸者，醉遺之塗，農隱公夜獲之，則俟其人旦來，委之而走。其人倉卒起謝公，不及公，乃仰天嘆曰：「厚德厚德！」農隱公故貧，已又生五子，愈益貧。而東皋公在五子中最少，又盡讓其兄産，而獨以其身依姑錢氏。居閒，則盡發錢氏書讀，又喜爲文詞，蔚然駿茂矣。而里父許有女二十未嫁，聞從錢氏覩公，嘆公才，遂以女妻公，公是時年三十矣。客有風公應有司辟，公笑曰：「吾已稱人父，顧奈何執簡躡跡從羣豎游乎？」於是構草堂苕水之東，自稱東皋隱者。然時時下帷授諸生經，諸生執經候門者，屨常滿矣。居頃之，許夫人蓋夢日墮懷中也，於是汀州君生。公大喜，僅髫，則走會省，盡購六經、百子、秦漢以下書歸草堂，命汀州君讀。又時時爲誦説賢豪高士孝廉異行者流，輒嘆曰：「嗟乎，吾乃不得與斯人同游哉！」至有不快其人者，則怒髮隱隱上指冠，投書起矣。汀州君才，又公成其才，以故卓犖博偉，尤敦高節云。

胡翰《胡仲子集》卷四《王氏數學舉要序》　數何始乎？始于古之聖人。六峩、九章，蓋太昊、軒轅氏所作也，其學則古無有也。六藝之教在小學，八歲之童習之。而九數，在當時猶一藝耳。道術裂于天下，百氏之説並興，天下之言數者不必本于儒，而儒者亦罕究其奥。于是有國者立于一家之學，《五曹》、《孫子》之

科，隸在國子，雖以之名家可也。然議者猶以一曲病之，故其學之興也，不能如古之恒久。其爲教也，徵之於今而不可得。方田之法廢，則度地不得其要。粟布之法廢，則交質不通其變。以至稟稅積冪，則無衰分、少廣以御之。高深廣遠，則無里差、勾股以御之。間有名其術者，舉一貨一幣、一程一度銖銖而乘之，銖銖而除之，寸寸而乘之，寸寸而除之，終其書不出乎此，學之者終其書不得其術，亦惑矣。

吾不知古所謂《五曹》、《九章》法者，有類焉否也？意其不若是也必矣。數者，天地之紀也，萬物之統也。唯聖人能舉之，聖人達乎天地萬物之情故也。不達乎天地萬物之情，以言乎數者，則賴有聖人之法存焉耳。當小學既廢之後，法之存者鮮矣，雖世所謂通儒，或莫之能。於是有言之者，吾乃以其不能而病之，亦惑矣。且百氏之說不適于用，君子不病之，是雖不當于古，豈不愈于百氏之說哉？故吾于王氏之書有取焉。其言九九奇兩之法，較之世所見者，約而甚覈，于以均多寡，比較重，揆高卑，準遐邇，或盈或朒，或正或負，紀一衍萬，極乎兆京，正載其用不窮。其意亦將授之于人，非欲人之不知也。使數學復興，則是書宜不廢，吾惜不及見其人，而獨得其書以論之。其有深于此者，吾亦不敢謂其盡于書也。吾聞之，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莫非數也，豈必由其術者然後能通之哉？苟通之，雖謂之儒者可也，而儒者之學則大矣。

鄉社之學

吳海《聞過齋集》卷四《阜林鄉學記》 長樂邑南五十里海濱曰社溪，舊有鄉學，宋英德府教授林垓子之所創也。隘陋弗稱，廢且百年，其孫文溢謀於鄉族，乃改卜地於溪之陽，曰阜林，建禮殿、講堂，左爲列舍，以肄諸生；右爲祠堂，以崇先賢。門庭邃幽，廊廡周複，庖湢完具。道所出，里人李麟築田爲之。地有闕，里人林節生奉園足之。庀工於洪武十二年冬，而竣事於十三年春。餘資爲田十畝，前有湖，其菱魚之利入於學。既成，來徵記於郡人吳海。

嘉靖《寧夏新志》卷三朱秩炅《靈州社學記》 靈州舊號朔方郡，密邇大河外，則古荒服地也。三代沿革，未暇詳究。在漢謂之北闕，又曰蕭關。唐嘗徙吐谷渾居之。至宋，僭有于拓跋氏，爲其河南九州之一。大明有天下，既徙其部落于闕右，苗裔之存者，俾雜戍卒以居，而統之以千夫長。宣德間，制以其地居要衝，生齒日繁，乃復委任都指揮一人，益嚴守備。歷年既久，雖漸沐治化，安於恬嬉，然惟耕牧是亟，未遑弦誦。近歲，前之居上者雖嘗開義塾，招徠郡人子弟讀書其間，然而或學或輟，有月讀之而歲忘之者。成化紀元之三年，都指揮僉事合肥張廷輔甫奉命來此。廷輔乃致仕都督同知、前總兵官、征西將軍張公季通長子，夙佩庭訓，讀書好禮。既至之二年，以其郡人既庶且富，而不嗜學，或學矣而素無廟祀以禮先聖先師，人無從致誠，乃畀相方者於州之新誠，擇高爽地，俟居人武備之暇，藉其餘力，先作周垣。親出廩祿，市群材，鳩良工師，建正殿，堮堵作素王像，以顏曾思孟配享左右，並圖十哲像於壁。後爲講堂，東西各建齋舍若干楹，東曰崇德，西曰廣業。於是年四月二日經始，落成則七月二十七日也。締構堅致，塗墍淨潔，簷宇覃飛，黝堊鮮麗。以禮延儒士金陵梁時泰氏爲學者師，使一郡雋秀取則焉。且以時泰于余有從昔之好，乃託其求書興造始末刻之于石。

余惟地有夷夏之殊，而理之在人心者，初不以彼此而有所加損。雖異服殊言之俗，亦必幼而知愛其親，長而知敬其兄，較之他人，初無少異。是故古先聖王垂範教人，不過因其所自有者而導之耳。靈州固號戎族，然而天典民彝，何嘗不本然全具？其所以昏塞蔽鑿，聰明不開者，特倫陷於物欲之深，溺溃於習俗之汙而致然也。使居上者誠能以教誨爲本，俾知各敍其天秩，順其天則，積久歲月，則亦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易之俗。使他日軹輪之士而有士君子之風，傳誦大方，聳動觀聽，則于盛世未必無少補焉。

抑以余觀于誦法周孔之徒，猶且亟於在己所欲，以教人爲未務而未暇及。今廷輔職在馳馬試劍，而能深探化俗之本，則其爲人可知矣。於戲，郡人師弟子之登斯堂也，可不備知所職哉！爲師宜慎修諸己而後責成於人，爲弟子宜思有以洗滌其汙俗，變化其氣質，不徒詹詹强聒，從事於記誦之末、辭章之細，則於廷輔立學教人之初意，庶幾爲不負矣。其於深體是心，思有以繼其志，使之不至廢墜，則余又望於將來者焉。

銘曰：粵惟靈武，地邇荒服。鮮卑衣裔，耕牧其俗。大明有國，視爲邊隅。雜以戍兵，以守以居。惟是倥侗，不知向學。閽塞頽固，薦至偷薄。有卓連帥，賦質清敏。以教爲先，深探化本。乃卜善地，載經載營。諏日庀事，群工吉興。既斲大木，復礱文石。華構巍巍，翬飛鳥革。乃素乃繪，肖以聖躬。袞冕冕裳，儼乎有容。配祀在列，藻飾煥爛。聳動殊方，昭然改觀。乃延儒素，爲學者師。進退揖讓，讀書誦詩。謂彼人人，同具是理。我忝先知，不私於己。惟不私己，

其心孔仁。我琢銘辭，用告後人。

李夢陽《空同集》卷四二《南新二縣在城社學碑》 社學者，社立一學，以教民之子，所以養蒙斂才、視化觀治者也。自庠序教廢，民之子蓋不復教之鄉，而輒入其縣州府學。其童子事未之習，未知室家長幼之節，而業已學先聖禮樂、講朝廷君臣之禮矣。按古制，里有序，鄉有庠，民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於太學。少學者，今縣州府學是已。今既不教之鄉以爲養蒙斂才之地，而縣州府學勢又不得盡蓄其才，如此而欲視化以觀治，難矣。是以治天下者憂焉，縣必里立一學，曰社學，設師斂才，以養其蒙。乃其師不曰予養蒙者也，顧月徵其課金雞米酒食，民之子或苦而不來，輒稟諸官，勾攝而鞭笞之，民見其師非惟不養也，而又苦其子，曰：「是役我也。」則潛賄其胥吏而脱其子，賄者脱，貧者萃，其師必饑餓，謝之去。官者則顧謂人曰：「甚哉，社學之於治乖也！」茲説行，則民志愈惑，相扇以成俗，至莫可救解。高皇帝嘗茲焉憂，見其俗莫可救解，又值天造初直，發「艱哉」之嗟而止。正統間，既設提學之官，又仰念高帝之憂之嗟也，於是詔天下縣里設一學以教。累朝因之，於敕提學官也，必茲諭之云。今八十餘年矣，而天下之社學卒不興。成化初，提學江西僉事潮州李公力爲此，刻石冀望，然未聞繼其後者也。今其所爲學，毀失亦盡矣。古之制誠不宜於今邪？抑天不欲復三代之治，所謂有君而臣非其臣哉？夫先其近則遠可屆，舉乎大則細易力，規畫詳則循之可久。予今俾先立社學于省城，以爲十二府之望。十二府各立其社學，自爲其州縣望。州縣又各立於其城市，爲諸鄉都望。諸鄉都學，則先大鄉都以及其小。此亦遠近細大之義也。

南、新二縣者，省城縣也。今立社學一十六，曰民彝，曰物理，曰崇真，曰洪恩，曰高士，曰奎章，曰滄洲，曰蓼洲，曰通濟，曰高節，曰通真，南昌學：曰思賢，曰文奎，曰修仁，曰崇文，曰崇信，新建學。諸學附城，内外布散而相錯。余謂其官曰：「學精選教讀，一如例復其身。待之誠禮，勿令徵課金雞米酒食而苦民之子，勿使民以是爲役而潛脱之也。教讀不才者黜之，才者吾將舉而用於時。」又謂之曰：「自今非社學生，其勿入其縣州府學。曰：此古移少學意也。」於是學又設門子一，給其薪水，或增屋以處其家室。於乎！其亦詳已，亦足爲他府州縣望焉已。如此而猶有所不行，其非予辜哉！

南昌社學始于知縣吴守正，成之推官李先芳。新建知縣游璉之爲經營。二縣社學，則南昌縣學訓導達賓云。今以其備細，鐫之石下方，立諸分司厅右。

正德《瓊台志》卷一七羅傑《儋州社學記》 始余授儋州，余惟遠地民不知方，無以爲理。既至，詢諸父老有讀書識文者乎，各以人對，俾爲記之，蓋欲教民于鄉社故也。既而日益求之民義之急者，有甚於是。其間於積案逋負，動三四歲。新詔勸措米萬餘石，田賦失額，版章愆期，是其尤者。他如民田水利湮淤告急，官府廨廩頹弊不堪，加之以民訟，因之以署學缺貳與厲委用，以理諸叢於厥躬，日不遑處，遂緩厥舉。嗚呼，天亦欲成人之美乎！我公涂君，當道之彦，化民成俗，蓋切切焉。故儋之郡社如環厢其鄉，而歸姜、長坡、田頭、大村、大員諸社，既嘗命立有社學矣，近以有司奉行不至，有其名而無其實也。申明示，篤責備至，余始奉而行之。謂諸社未足以遍人，於是謀之父老，均其地里，擇其便宜，增置十社。鄉人温、都李許，則取大水爲一社。鄉下版、都零春，則取松林爲一社。取木堂于天堂，取長安于磨黎，取永泉於那細，皆鄉於上版。石門見取于高麻，顔塘見取于曾劉，皆多之人豐，以與環厢歸姜諸社，以教民也。若乃人温鄉之抱驛都，其先已有長坡、田頭、大村、大員諸社矣，今又東取樂基爲一社，均之爲教黎也。取人温鄉之大英都爲一社，則龐娗皆教焉。

嗚呼，儋之民有四而教始均，天其以成我公之美而均之于余乎？其地皆余親詣閲視，頗加遷卜，或惟定其向。惟大水與大村二村無可卜，遷爲下，餘皆善地有差。嗚呼，時有汙隆，事有因革，數十百年，奉行者怠，寧無有廢墜者乎？然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苟得其人，亦不能無廢興者。余懼其有是也，因各記其所在，刻於環厢社學。不幸而有廢興，則興廢者亦得以張本云。

成化甲午十月朔記。

正德《新城縣志》卷一一何孟《社學記》 社有學，古道也。學以收心養性而明倫，又古之教也。是故一鄉之蒙咸養正於是，則一鄉之善士在是也。雖進焉而爲一國之士、天下之士，初亦養正於是矣。然則學之在社，其可少乎哉？乃若太學之制，士有常廩，師有常俸，一皆於公焉取給。此其經久而不廢、樂趨而不厭者，勢然也。奈何鄉社之學在公既無費出之典，在位又尠作興之人，則其貧不能致師者，乃或孤子弟之秀而流爲他道之歸矣，誠可爲於邑也。

且下而處豐豫者，唯知私厥子弟，欲其斧藻詞章以取青紫，涉獵書數以樹門□，其視古之所養，殆懸絶也。甚則溺於□癖，雖子弟之學否弗許，雖師傅之休戚弗知，況其餘乎？迹其學以義舉而善樂施，余于楊君振邦父子見之矣。

昔君未捐館，嘗建義塾于居第之西溪，歲久幾廢。一旦，厥嗣自謙曰：「社有倉，所以養民生，吾先君固行於昔也，吾亦强拓於今也。學以養民性，吾先君亦行於昔，而廢於今也，可不遂其志乎？」遂鳩工掄材，即更置於社倉之南。未幾，斤斧收聲，規度具美。乃擇明師以爲教，講授有廳，學徒有舍，遊息有亭，盥濯有池，有浮梁以出入。至於饋食束脩之屬，則又有田八十餘畝以備用。條刻碑陰，示不朽也。第見繼今以往，鄉塾之中，無貧無富，無疏無戚，皆得養正于蒙矣。他日脱或以善鳴天下，伊誰之賜歟？嘗聞范文正公之尚義也，凡公之所欲爲及公爲之而未盡者，忠宣其嗣之。故至今澤流鄉族，名薰簡册，猶使人嘖嘖歎賞不置。吾姑舉以爲勵。自謙懼久而復墜，不可以無記，故予記之，以爲風教厲，兼使養於今者自驗于古何如也。

振邦諱真輿，別號樵批，隱居黎川之西城。自謙名嵩，□□繼述云。

正德《瓊台志》卷一七唐胄《瓊台志・社學外紀》 按昔鄭子産不毁鄉校，《春秋》多之。成周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而爲三代盛治。凡教學之設，患其不多，何可議也！但三代之校、庠、序皆鄉學，即今之州縣學，而塾者，乃閭之家訓子弟之所，《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是已。然其教也，最簡重其爲師者。《尚書大傳》云：「塾師以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者其鄉里者爲之，大夫爲士師，士爲少師。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當教之時，上老平明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漢志》又合二十五家而爲之門塾，坐父師少師於此。皆所以教餘子之學也。重其師何？謹始教也。今之社學，即古者閭巷之小學也，所以聯其家塾之子弟而陞諸學，是乃造士之權輿也，所繫不爲不重，可不益重其師歟！得其師，則於州縣學之外，鄉都之間，一鄉一學，已自弦誦相聞，教亦悉矣。且學設簡省，非不欲多也，庶可有司以時巡省，久而不廢也。今觀舊志，瓊山一縣，七鄉人民耳，而社學之多，乃至八十餘所，其餘州縣稱是。學多則人賤其師，賤則知恥者不爲，而爲之者其人可知。初學之士，凡所見聞，一以先入之言爲主，先入之見聞一僻，逮常何所不至？終歸於下流而已矣。古人之教，初學必簡重其師者，爲此也，今何易之甚耶？抑且學多師輕，而有司又不能以時巡省，則不免於朝設暮廢。而餘子入學，咸謂但因編名役而來，應役而去，亦不過於朝暮之間，師生相見爲應役，何啻徭丁之見官。此不可以聞諸傍也。況此之外，事勢尤有可恥言者，里胥之責也。里胥何足深咎乎？蓋亦乘吾之多事而爲閭閻之擾攘耳。省事則彼不禁而自止，此止沸去薪之説也。顧吾以爲如何。學名見舊志，此特敘其大略云。

崔銑《洹詞》卷七《崔氏家塾議二首》 嘉靖己丑冬，子汲承予志，改臺居之對舊房爲家塾。其屋不滿三楹，其宇高不及丈。前爲燕所，中爲堂，後爲祠，又後爲樓。缺費，不能一成，至壬辰春而苟完。予述祠之謀訓之法，刻石垂後。

祀謀

夫學之有祠，何也？致嚴也，修敬也，企武也。子汲問：「先聖之主，當何書？」天王祀之尊久矣，施諸公宫，有朝典焉。大夫之私塾，匹民之子弟而祀王，毋乃僭乎？宜書先聖孔子，尊其道焉爾。若夫顔氏之四配，濂溪而下之五儒，其善範乎後，其書攸諸科舉，可忍而不俾侑乎？汲問：「他無可班者與？」夫司馬公言顧行，立功以德。尹和静學爲己，述程弗淆。許魯齋肇修紀，尚行克立。又皆豫産也，其祀諸？後之儒述作富焉，言稱赫焉，匪特三子而已。然夫子病周之文從先進，曰野可矣。是故不溺舊，不衒博而奇，不浚心，不略外，曰學之夷。不尚玄，不媚聽，不參論而粗，曰詞之典。不樹黨，不耀名，不襲功而攬美，曰信之周。

訓略

夫小子之學，其行愛親、敬長、事師，其役灑掃應對，其藝習禮誦書、學字歌詩。今之教，有作對，因習知天地四方、草木鳥獸器用之名，其條具於吕涇野《小學釋》及通梓《對類》。爾爲師者，晨興端坐，擊鼓升堂。諸小子拜已，問其日行所教上項何善，有疑礙難推者，爲解析。其漫無述者，可知其怠，詰而進之。已，授書，不過一百五十字。已，講書，各就乃能。已，習字，學顔魯公帖，既法其字畫嚴勁，因養其志意端直。已，習對，核名究義。已，誦書。至酉乃散。教以歸家見親暨長省候之儀。日中令羣立歌詩，一人倡之，衆乃和之。詩用《孝順》三十章，及邵子《子養親》六章，漸進之《二南》及《鹿鳴》之五。三日一習禮，禮用本塾釋奠儀，本家節祭先祠儀，及吕氏鄉儀，漸進之冠、士相見禮。射、御禮畧。夫小子喜呼呶而少舒徐，樂佻達而少雍遜，歌詩亦可以洩其呼呶而趨之祥定，習禮亦可以竭其佻達而反之周謹。

黄佐《泰泉鄉禮》卷三《鄉校》 凡在城四隅大館統各社學，以施鄉校之教。子弟年八歲至十有四者，皆入學。約正、約副書爲一籍。父兄縱容不肯送學者有罰。有司每考送儒學肄業，非由社學者不與。凡在城坊厢、在鄉屯堡，每一社立一社學，俱設於閭巷民居聚處，不必拘定道里，須擇寬大地基建之。其制：前

爲大門，大門之左爲東塾，右爲西塾，中爲館堂，後爲寢。環之以垣。已經拆毀淫祠寺觀改建者，約正丈量界至，畫圖送官。若有名無實，有司查出治罪。先年十一月，約正、約副沿門選擇俊秀子弟，其有殘疾及猥劣者勿强。多則百餘名，少則三四十名。俱序其年齒、住居、父兄、籍貫，以某爲户，書爲一籍。惟娼優隸卒之家不與。若縱容驕惰，不肯送學者，罰之，書於過籍。皆直月掌之。一應事宜，照《教民榜》行。有司官吏、里甲人等毋得干與攪擾。

衆共推擇學行兼備而端重有威者，送有司考選，以爲教讀。約正率錢具禮，於正月望後擇日開學。預期，遣人齎書聘之。屆期，乃躬迎之。約正率錢，凡有子弟願入學者，人各不過五十文，多則紗一疋，侑以羊酒，少則布一疋，侑以鵝酒。書式曰：「鄉侍生某姓名頓首啓碩德某先生道丈執事：側聞先生學行純懿，里閈欽仰之日久矣。古者士大夫居鄉則推尊以爲父師，子弟從之遊，而孝弟忠信之俗興焉。兹某擇某月日，敢以鄉校教事見屈。蓋欲一鄉童蒙觀感，弗納於邪，啓其聰明，養之以正，他日成人，克遵名教，是大有造於某也。倘不遐棄，則某榮幸之至。敬因執事者以聞。某年月日，某再拜啓。」擇子弟能供事者齎赴其家，再拜敬請。教讀固辭。復再拜以請。俟諾，乃復命。除在城大館外，俱用儒士，不許罷閑吏役及非儒流出身之官或丁憂生員及因行止有虧黜退者。其四方流寓於此者，蹤迹無常，恐或梗化，尤當精擇。屆期，約正會各父兄躬詣其家，再拜迎之。退，乃各盛服候於社學門外，諸生候而前至門，讓主人入而右，教讀入而左。至階，讓主人升自東階，教讀升自西階。至堂，讓主人東向，教讀西向，行再拜禮。師席南向。主人各前布席。席定，諸生行四拜禮，以次獻茶具飯。畢，辭而退，就館，入便室。若有司備禮延聘在城大館，亦令附近鄉約約正帥各父兄主其事。

直月於前一日，列諸生長少之序挂於門内東西兩壁。質明，生徒至，依序立於兩階下。約正、約副入，與教讀誓戒，社祝致辭。出，乃就坐開館。館堂設先聖位。約正、約副入，與教讀上香，行四拜禮。畢，社祝抗聲致辭曰：「凡預此會者，以孝弟忠信爲本。其不順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於宗族，不誠于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遂非者，不在此位。」教讀拱手應曰：「諾。」社祝復抗聲致辭曰：「凡預此會者，以立教、明倫、敬身爲本。其聞善不相告，聞惡不相警，禮俗不相交，患難不相恤，陽善陰惡，二三其德者，不在此位。」約正、約副皆拱手應曰：「諾。謹受教。」相與揖遜而出。俟先生就坐，諸生以次執事贊禮，乃升堂侍教。其未冠者，從俗總角。已冠者，平頭巾，服絹布，青圓領，或直領，不許用紵絲紗羅及違制服色。出入不許騶從輿馬。侍于先生，雖富貴，冬毋爐，夏毋扇，坐毋用腳凳。坐必依齒序。若有貴賤相遠者，亦當更處，以存大體。若先生起居及客至，俱一體執事。

施教以六行、六事、六藝而日敬敷之，一曰早學，二曰午學，三曰晚學。約衆日輪篤實老成者二人，平旦坐左右塾，以序出入。食後復至，日夕亦如之。

六行：一曰孝，二曰弟，三曰謹，四曰信，五曰愛衆，六曰親仁。六事：一曰灑，二曰掃，三曰應，四曰對，五曰進，六曰退。六藝：一曰禮，二曰樂，三曰射，四曰御，五曰書，六曰數。俱詳見《小學古訓》。

平旦施早學之教，誦書，正句讀。凡館堂設雲板，平旦，教讀出就位，擊雲板三聲。生入立兩階下，點灑掃，先以序入。其餘軒舍，以役人代之。灑掃畢，復降階立原位。觀其執事恭謹者録之，怠忽者教而責之。次輪贊禮者二人，先升堂，正揖，分班立先生之前。唱：「序立。」諸生以序兩班升堂正立。唱：「揖。」分班圓揖。就位。静聲端立良久，以觀德容。命執事者擊雲板命坐，以次序坐，務使從容嚴静。良久，命擊雲板，命十人一班，依齒序出就先生位前，正立，量其少長，以《小學古訓》直白教之，使力行於身。如曰君子，便教之曰：「能學成好人便爲君子，不學成好人便爲小人。」如曰舒遲，便教之曰：「一行一動，不須急遽輕佻，務要從容和緩。」其温清定省之類，亦教之曰：「汝果能如此，以禮待汝。不能如此，痛責不恕。」他如職分所能知能行者，皆仿此。令其口誦，以上口爲節。乃命重定誦讀。務貴熟不貴多。如資性能記千字以上者，唯讀六七百字，不得盡其聰明。年小者，只教一二句而止，勿强其多記。或用《孝經》、《三字經》，不許先用《千字文》、《百家姓》、《幼學詩》、《神童詩》、《吏家文移》等書。以次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然後治經。句讀少差，必一一正之。退食，擊雲板，各以班出揖而退。出館後，察其有疾行先長及傲慢鄉里者，責而教之。

食後施午學之教，歌詩或書數。凡復午學，升堂如平旦儀。就位立聽雲板命坐。不必作對句。用顔魯公字體點畫，照《洪武正韻》楷書《詩經・鹿鳴》、《菁莪》、《關雎》、《四牡》、《伐木》、《棠棣》、《蓼莪》、《采繁》、《采蘋》、《南山有台》、《緇衣》、《淇奥》、《抑》諸篇有關係可歌者，各一篇。或古體律詩絶句情性正、音律和者，各二篇。毋得用金榜富貴等語。亦十人一班。教以六書法，如象形、諧聲之

類。若年小，則教以認字，必先其易者，或書早學口誦者示之。各寫仿書顏字一章。令端坐直筆正書，務寬緩整肅而有壯氣。其有傾攲粗弱者，責而教之。先生品評既畢，領回，就位將所書《風》、《雅》及古體律詩絶句或正音，或越吟，各讀成誦。退食，擊雲板，如早學儀。自後五日一次歌詩，免寫字，令善歌者爲倡，與衆同歌。既成聲，每班十人歌于先生之前，用鐘鼓。其餘簫笙琴瑟之類，以漸教而和之。未升歌者，俱端坐静聽。歌畢者重定。其聲容温雅和平者賞之。如躁俗悲淫者，責而教之。或五日一次學算數，亦免寫字。年稍長者，教以九章演算法。年小者，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或自甲至癸、或自子至亥等數授之。

日夕施晚學之教，温書習禮儀。凡復晚學，如儀。就位，良久，擊雲板，命習禮。每班十人，出先生位前，東西向立。東先出位，北面立，長東少西，揖，再拜，重定。西揖拜如儀。退。先生坐觀其容體恭敬舒遲者賞之，鄙倍者責而教之。如有善拜揖者，免習。仍教以子事父母禮，如定省之類。習禮畢，各就位温習早學所讀書。自後五日一次，教以朱子《小學》及《日記故事》内古人嘉言善行一段，如黄香扇枕、陸績懷橘之類，直白説之，令其静默諦聽。抵暮，擊雲板，直日者徹先生書席，如儀揖退。諸生夜歸，仍在燈下講誦當日所教，即以所教之事事親事長、處事接物。先生與各父兄常常訪察，如有徒能講誦不能力行者，責而教之。若冠禮、昏禮、祭禮、射禮、鄉飲酒禮、士相見禮、投壺禮，皆用采色繪於壁，爲圖指示之。

諸生若有過失，師友隨事規正，毋使終陷於惡。諸生過失小者，爲師者宜端坐相對，終日不與之語，以冀其改乃止。若居家得罪父兄骨肉，或出外得罪鄉党朋友，或自己所爲有失，即當直告于先生朋友，求知己過，不宜以不善之禍自害其身。

每月朔望，先一日晚，設先聖牌位香案。質明，教讀帥諸生行禮。畢，乃放假。教以静坐。月終，類查逃學者姓名，具帖聞於直月。朔望拜先聖畢，徹神位。拜先生，分班相拜而退。是日放假。教之静坐，以求放心。若遇鄉約會日，拜畢，仍留供事，用次日放假。或于放假日演習諸禮，或聽審音樂，或仿釋奠之樂以舞《勺》，或做干戚之制以舞《象》，務養其耳目血脈，使温醇恭敬，不至拘迫。彼必樂於聽從，而無嬉戲逃避之事。若四時之祭及高曾祖考忌日，預期給假。若無故而逃學一次，罰誦書二百遍；二次，加樸撻，罰紙十張；三次，撻罰如前，仍罰其父兄。其有好酒博弈、逸遊驕縱者，不帥教而悖逆非毁及干犯彝倫者，重治之；不改，則送有司問罪。

在城丁多有暇者，以是爲常。鄉村務農丁少，照例每年十月初開學，臘月終罷。各父兄務隆待師之禮。歲晚罷館，父兄帥子拜送，各申待師之敬。四時無事不許輕至社學，求師請對。其束脩務從俗加厚。在城大館官給銀二十兩，有司以禮待送。在鄉則約正等率各父兄出穀及菜錢。若待之不以禮及有始無終者，必罰。

爲師者崇四術以教諸生，鄉約會日，則舉行焉。

一曰書。凡社學，置籤筒。鄉約會日，講書一章，須有關風化者。先生講畢，抽籤，諸生以次出講。俱用正音。約衆端坐拱聽，毋得詰問譏笑。若講《小學》、《日記故事》，亦如之。若律令、《大誥》、《教民榜》，則許諸人請益。

二曰詩。

[三曰禮。]凡社學，置文公《家禮》，禮器、祭器，如三加緇布等冠，香案、祝版、酒注、杯盤之類，並楷書《四禮條約》揭於壁。鄉約會日，行冠昏等禮畢，許各父兄質問，教讀逐一講解。喪禮難習，有喪來問者，宜考究示之。

四曰樂。凡社學，置樂器，備八音，略如釋奠之數。鄉約會日。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或習彈琴；或習吹笙；或審音於言，如宫舌居中、商口開張之類；或審音於聽，如凡聽宫如牛鳴窶中，凡聽商如離群羊之類；或調聲詩以比琴瑟，或講究律吕大指。皆可。如有年長不習舉業，願來學樂歌詩者，許與諸生同事。

凡諸生有善者，直月書於善籍父兄名下，待祭社，會鄉老約衆共以三物推舉之：一曰性行，二曰經義，三曰才能。有司取入儒學，則具以名聞。中選多者，免爲師之人雜泛差徭，生員則優以廩膳。既入儒學而以學荒行虧見黜者，罪其師。

右件出明道程子《文集》、東萊吕氏《學規》及見行禮部學政，參用崑山魏氏、泰和歐陽氏社學條約而潤色之。倘肯遵行，必能正風俗，得賢才，而唐虞三代之治因可復也。在城大館器用，有司宜各措辦。若閭巷荒僻，不能盡如制者，亦宜竊取其意，務行於鄉，使風化有所裨益。

教讀任一鄉風化，與約正等公選於衆，推年高有德者，每里一人，類送在城四隅大館，轉聞有司，點作該圖鄉老，使專一在鄉聽訟管倉。別無可推，則約正、約副内一人爲之。又選其次者一二十人爲衆鄉老。開館之日，楷書《諭俗》六

條、《勸民》二事及《四禮條件》，皆正句讀，使之傳寫，各分投勸諭，深山窮谷必至，務多方以化導之。諭俗六條：一曰教子弟以興禮義，二曰禁火化以厚人倫，三曰辟異端以崇正道，四曰敦樸儉以保家業，五曰息爭訟以免刑罪，六曰化愚頑以息盜賊。勸民二事：一曰勸農，二曰勸孝。

諭俗文

某府州縣某處社學爲諭俗事：遵奉欽差巡撫、巡按、分守、分巡、提學道各上司明文，除遵依外，竊以人才之賢否繫於風俗，風俗之美惡在於漸摩。近見得本省系古南越，地稱鄒魯，民雜華夷，文獻固有源流，淫邪尚當洗滌。與其治於爲惡之後，不若化於未惡之先。況民秉彝，本乎天性，好善惡惡，皆出自然。奈何閭閻有便安之習，教化無切實之功，相染爲風，遂成弊俗。苟不曉諭丁寧，何以轉移變化？上司深愛爾民，做好人，幹好事，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守本分業，爲太平民，不犯刑條，何等快活！不致禍敗，何等安康！今乃愚信邪奸好訟，强淩弱，衆暴寡，淫侈耗財，放縱敗家，傷倫亂俗，有傷風教。今上司欽奉勅諭，興復民間社學，訓教童蒙，以爲育才之本。其民間一切故弊有礙勅例教法者，悉行禁約區處。合先曉諭汝四民，毋得有違。違者送官問罪，定不敢恕。所有諭目禁約，開示於後：

教弟子以興禮義

民生有欲，非教不善。方今聖明在上，禮樂大興，茲欲一道德，同風俗，必當後刑罰，先教化。然學有大小始終，今社學之設，所以正其始於先。於是教以大人之學，斯可成其終於後。凡爲父兄者，如有子弟年六七歲至十四歲未冠者，俱要送入社學。社學之教，不專於念書對句，務要教其愛親敬長、隆師親友，習禮樂，養性情，守教法，禁遊逸，遠玩好，戒驕縱。如此教之，斯可變化氣質，爲大學之基本。今人空教子弟念書對對，念得對得，固是子弟聰明，但不知子弟情性何如，氣質何如，事親何如，交友何如。手不執灑掃之事，身不習趨事之勞，耳不聞正樂，目不見正禮，隨子弟自家資質做去，多有率意妄行，習與性成，惡人同歸者也。至於入大學之時，氣習已深，不復自知其非，所以陷於一偏而不能有成者衆矣。其間有能成者，亦資質之美而已。故聖人有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立學之後，不論文武貧富之家，皆一體遵依《社學教條》，毋得違悖。

一、立學之後，汝四民如有能從教化，樸實尚義，好詩好禮，善處彝倫，能和鄉里，篤教子孫，足爲一鄉敬信者，許里中老而有德者告于社學之師，訪問得實，書於揚善簿內，以待上司查考，以禮褒勸。

一、父兄如有故違不送子弟入社學者，上司定行提問坐罪。

禁火化以厚人倫

孝順父母，是我太祖高皇帝親口教詔汝民第一件好事。父母當初生我，愛我如金玉，痛我如肺肝，子一有病，祈天禱地，問卜求醫，廢寢忘飡，惟恐子身不安。子或湯爛火傷，即撫胸涕淚。愛子之心，人人如此。爲人子者，以父母愛我痛我之心去愛痛父母，何患不能孝順乎？今于父母生時觸怒得罪，可殺可剮，父母死日即火燒路棄，可痛可傷。此固久安之陋習，亦由有等師巫謬彰邪説，惑亂民心，以西天爲極樂，火化爲歸仙。不知西天是夷鬼之地，父母何居？火化乃炮烙之刑，父母何罪？不思愛痛深恩，顧乃以讎報德，既煎熬其骨肉，必飄散其神魂。日後雖有思親之時，祭之不享，哀之無益，禽獸同歸，天人共怒，家道凶亡，子孫衰替，皆本於此。自今以後，切須聽我教誨，生時盡心孝順，死後隨力葬埋。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見也。貧者穴土藏棺，存禮而已。不許輕信風水禍福之説，及興發某房之説，停藏父母至數十年不葬，以致屍棺暴露，鴉飡狗食，傷害天和，變生瘟疫，惜哉痛哉！曉諭明白，聽者省之。

一、民間有義舉助喪及周恤患難孤幼者，里人當報于社學師，書於簿內，待上司查賞褒勸。

一、未葬者，限一月葬畢。違者里甲鄰人族長呈送本縣問罪。如過限不呈，上司訪出，一體治罪。

辟異端以崇正道

禁止師巫邪術，律有明條。今有等愚民，自稱師長、火居、道士及師公、師婆、聖子之類，大開壇場，假畫地獄，私造科書，僞傳佛曲，搖惑四民，交通婦女。或燒香而施茶，或降神而跳鬼。修齋則動費銀錢，設醮必喧騰閭巷。暗損民財，明違國法。甚至妖言怪術，蠱毒采生，興鬼道以亂皇風，奪民心以妨正教。弊固成於舊習，法實在所難容。爾等愚昧小民，不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且如師巫之家，亦有災禍病死，既是敬奉鬼神，何以不能救護？士夫之家不祀外鬼邪神，多有富貴福壽，若説求神可以祈福免禍，則貧者盡死，富者長生，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今我皇上一新政化，大啓文風，淫祠既毀，邪術當除。汝四民合行遵守，庶人祭先祖之禮，毋得因仍弊習，取罪招刑。

一、禁約之後，師長、火居、道士、師公、師婆、聖子、尼姑及無牒僧道各項邪術人等，各赴府縣自首，各歸原籍，別求生理買賣。故違者，上司定行拿問如律。

一、民家只許奉祀祖宗神主，如有私自奉祀外神、隱藏邪術者，上司訪出問罪，決不輕恕。

敦朴儉以保家業

夫四民之家，有千金之産者，有一金之産者。奢者以千金而不足，儉者以一金而有餘。何也？奢者勉强隨人，妄用無節，口好肥，身好懶，驕淫奸盜由此而至，所以雖有千金，亦必至於窮困。儉者隨分守己，節用省事，減嗜欲，務勤儉，循理避禍，不至喪敗，所以一金之家，反能長久而不困窮。今之四民，每每聘禮則虛張儀物，嫁女則多耀奩妝，設酒則將無作有，鬬勝則借假爲真，只取一時好看，不思日後有無，此愚僞之俗，禍敗之機也。何不反奢從儉，以圖長久受用，不致眼下窮忙！古人云：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此言極有理。願爾民思之念之，無貽僭侈之罪。

一、頒行《四禮條件》，各宜遵行。違者許人告首，送上司治罪。

一、民間酒店賣酒，假以賣酒爲名，實乃淫人取利，大傷風化。違者上司定行訪拿治罪。

一、服色居室，婚喪祭葬，有違國朝禮制者，送官治罪。

一、爲父兄者，有宴會，如元宵俗節，皆不許用淫樂琵琶、三弦喉管、番笛等音，以導引子弟未萌之欲，致乖正教。違者拿送上司治罪。其習琴瑟笙簫古樂器者聽。

一、不許造唱淫曲，搬演歷代帝王，訕謗古今。違者上司定行拿問。

息爭訟以免刑罪

近來風俗多好詞訟，其故何也？民不被教，喪失良心故也。陰險詭詐是殺身之藥，貪利害人是斬身之刀，强梁者不得好死，教唆者到底傷身。賭博淫行者，終身破敗。剛忿不忍者，多致官司。今特與爾民約：凡有父子兄弟夫婦不相親睦，及爭財異業以至飲酒博奕、打鄰罵里、教唆賭博、姦淫盜惡、謀爲不善、打點誆騙等項，以每月朔望兩日相會里人於里社中，有過失者許自陳說，或族長鄰人陳說。如小事有不平者，衆人勸戒處置。事關大惡者，衆人明言責救。如有不從，擇老者數人同至其家責勸。如再不從，許地方鄰人同族長赴各該衙門呈治。如有互相容隱，不行勸責呈治者，事發之日，拿送上司治罪。

一、里中如有能改過自新、變惡爲善以循禮教者，許里中老而有德者告于社學之師，訪問的實，書於改過簿內，以待上司查賞。

化愚頑以息盜賊

近來各處地方，往往爲盜，刼掠良民。方今上司留心教化，爾民切宜體悉。且爲盜一事，未必儘是爾民之罪，亦由平日養之無道，教之無術，禮義不聞，良心喪失，田疇旱潦而不知，賦役繁苛而不恤，饑寒迫身，不顧廉恥，但求一時之活，不顧後日之誅。於是惡染鄉閭，財動親戚。强者得利，富者坐分。善者無依，弱者必死。遂成大盜，流毒四方。其間弊病，難以悉舉。今爾民於無事之時，善心有時發見，即當自家思量：我如此做賊，固不勞耕作，不煩稅役，可以足食足衣。且歷觀昔時爲盜之家，今尚有幾家得存不至絶滅者乎？況且如今聖明在上，天下太平，何不乘時歸化？萬一不然，未免家散人亡。縱使逃去別方，亦是一生百死，肉膏草野，骨餧狗豬，終爲無祀之鬼。父母妻子奔亡，祖宗産業丟棄。到此時節，計拙心回，要做好人，亦做不得，豈不恨哉！若爾民自謂實有勇力，死亦不怕，此便是至愚至蠢者也。千日殺人，一朝必敗，豈有做賊而能長久者乎？今吾深惜爾民樂於禍敗而不思求活，所以誠心直説，明白曉諭，使爾民從此向化，做個好人，取些安樂福壽，豈不好過殺人爲盜、東逃西避、終遭刑戮者乎？

一、上司欽奉詔書，有能遵體各歸原籍耕種者，許爾自來聽教，上司即與爾立社定鄉約，使爾各安生理。曉諭之後，如有能先來聽教者，上司定行重賞。

勸農文

某府州縣某處社學爲勸農事：遵奉欽差巡撫、巡按、分守、分巡、提學道各上司明文，除遵依外，竊以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農不力，則不足以養。養不贍，則不足以教。故先王之教其民也，因天地之性，順人物之生，分土受田，統之以鄉州黨族閭里，而導之以孝友睦婣任恤。故行不出倫理之外，土不出畎畝之間。《漢書》曰：「餘子遣入序室。」所謂餘子者，父在則子餘，兄在則弟餘。故天下生員，皆名弟子，其職在入孝出弟，而所以教之者，在稼穡出作入息之期。後世分教養爲二，故一登講堂，永恥民事。有父兄荷蓑笠而子弟衣輕裘，見達官貴人，雖惡人必竦然起敬，見胼手胝足，雖至親而赧然愧之者。是雖冠服如士人，其孝友之實，曾不如塗之人矣。見奉禮部學政勘合，凡入學生員，必求子弟曾知稼穡，有孝弟實行者取之，仍查篤實父老，以耕讀爲事者，量加賞勞，以廣子弟孝友務本之心。至於興修水利以便農民，招徠流民以辟土地，責令有司著實

舉行，違者治罪。爲此，誠恐鄉民不知勤務農業，理合先行勸諭。今録朱文公勸農條目，開具於後：

一、大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前，便將户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凍冷酥脆。至正月以後，更多著遍數，節次犁耙，然後布種。自然四泥深熟，土肉肥厚，種禾易長，盛水難乾。

一、耕田之後，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段，多用糞壤拌和種子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秋冬無事之時預先剗取土面草根，曬曝燒灰，旋用大糞拌和入種子在内，然後撒種。

一、秧苗既長，便須及時趁早栽插，莫令遲緩，過卻時節。

一、禾苗既長，稈草亦生，須是放乾田水，子細辨認，逐一拔出，踏在泥里，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屬，亦須節次芟削，取令淨盡，免得耗土力，侵害田苗，將來穀實必然繁盛堅好。山原陸地可種粟麥麻豆去處，亦須趁時竭力耕種，務盡地力，庶幾青黄未交之際，有以接續飲食，不至饑餓。

一、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尤當協力興修。趁未耕種之時，各將自己田畝開浚陂塘，修築圩岸，毋至後時，追悔莫及。如有怠惰不趁時工作之人，仰衆列狀申縣，乞行懲戒。如有工力浩瀚去處，私下難以糾集，即仰告縣官爲修築。如官不即措置，即告於鄉約，約正及鄉老別爲區處。

一、桑麻之利，衣服所資，切須多種桑柘麻苧。婦女勤力善蠶織紡，造成布帛。其桑木，每遇秋冬，即將旁生拳曲小枝，盡行斬削，務令大枝氣脈全盛，自然生葉厚大，餧蠶有功。

一、本鄉貧民往往逃在他鄉者，各家挨查招回，及時耕種。

一、吃酒穿衣，甚妨農事。若不系祭祖祭社凶吉聚會，及造作屋舍之時，俱不許吃酒。其穿衣俱不許長袍大衫。

一、大凡農桑之務，不過前項數條。然鄉土風俗亦自有不同去處，尚恐體訪有所未盡，更宜廣詢博訪，謹守力行，只可過於勤勞，不可失之怠惰。《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經》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此皆聖賢垂訓明白，凡厥庶民，切宜遵守。

右件榜文，勸諭民間，各請體悉前件事理，父兄教誨子弟，子弟遵承教誨，務熟本業，耕耘收斂，以養父母，勿得惰遊賭博、吃酒穿衣，妨廢農桑。庶幾衣食給足，禮義興行，感召和平，共躋仁壽。

勸孝文

某府州縣某處社學爲勸孝事：遵奉欽差巡撫、巡按、分守、分巡、提學道各上司明文，除遵依外，竊以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父母之心，本于慈愛，子孫忤逆者，不欲聞之官，何也？富貴者恐貽羞門户，貧賤者亦望其回心反哺，故皆含容隱受。然父母吞聲飲恨之際，不覺怨氣有感，是以世之不孝者，或斃于雷，或死於疫。後世衰弱，都受天刑。嗚呼！王法可倖免，天誅不可逃，爲人子者，可不孝乎！爲此，誠恐村峒俚民及猺獞等未能知悉，理合先行勸諭，每朔望誓於里社，有不孝者，明神誅殛。今録勸孝文一道，開具於後：

《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此《孝經》乃聖人所作，我太祖高皇帝教訓庶民孝順父母，亦不過此意也。凡各村峒俚人猺獞，俱系庶民，你每到春來便耕田，夏來便耘田，秋熟及時收割禾稻，冬閉及時修整屋舍，早起便幹家事，晚睡莫出村鄉。都看天時，幹爾生計，此便是用天之道。高田種早，低田種晚，隨地所宜，栽種果菜。硬泥築作垣牆，軟泥燒作磚瓦，鋤得深闊，砌作魚塘，此便是因地之利。又念我身父母所生，十月懷胎，三年乳哺，被人殺害，可惜父母，負了深恩，得忍且忍，莫要打人，〔打人〕人亦打爾。得休且休，莫要殺人，殺人人亦殺爾。常在家中，莫出外去，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常要愛惜。食足充口，不須貪味。衣足蔽體，不須奢華。莫喜飲酒，飲多失事。莫喜賭博，好賭敗家。此便是節用。每日早起，帶子弟向父母前作一揖，送上新茶一鍾。早飯、午飯、晚飯，都請父母上坐，與妻子旁邊看照飲食。父母夜睡，先去床前看一看。每出門，與父母説知，作一揖，歸來亦作一揖。如無父母，早起即去陰靈神座前作一揖，有茶有飯，都去供養，如在生前一般。如父母要作歹事，小心勸諫。你能謹身，便不憂惱著父母，能節用便不饑寒著父母。能此二者，即是孝順。故曰「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如不肯孝順父母，不犯王法，便遭天刑。我念古人詩與你聽：古人詩云：「世有不孝子，浮生空碌碌。不念父母恩，何殊生枯木。百骸未成人，十月居母腹。兒身將欲生，母身如殺戮。父爲母悲辛，妻對夫啼哭。一日見兒面，性命喜再續。母卧濕床席，兒眠乾裀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全身在臭穢，不暇思沐浴。乳哺經三年，汗血計幾斛。病痛百千般，求神與占卜。出入必追隨，飲食從所欲。一旦得好妻，魚水情和睦。父母責一言，含嗔怒雙目。妻或罵百句，陪笑不爲辱。父母歸泉下，兄弟分財穀。不念父母骸，焚燒葬山谷。世間如此人，不異禽與畜。慈烏能

反哺，羊羔猶跪足。天地雖廣大，不容忤逆族。早早悔前非，莫待天誅戮。」

已上四件，各用紙接續寫去。《四禮條件》一張，《諭俗文》一張，以諭四民。《勸農文》一張，專諭耕户之民。《勸孝文》一張，一諭俚峒蠻民。俚音黎。《四禮條件》見第一卷。

每月，約衆輪坐東西塾者，稽考教讀善惡，以聞於直月。善者衆共加禮，惡小則鄉約會日面戒勵之，情重則公同里排及本鄉在學生員共糾舉而斥之。徇私妄言教讀過惡者，有司各提問治罪。教讀爲一方師表，宜衣冠不離於身，言笑俱不可苟。亦不可奴顔婢膝，趨承一應官司，下同隸卒。若有等自談聖賢，行如狗彘，或陰受財賄，唆寫詞訟；或恃官長禮貌，挾此淩人；或因師生名分，動輒需索，稍不如意，立致訟端；或因鄉黨私忿，編排鄙俚詩謡，黑夜匿名竄貼，玷人德行；或因生徒不從，勉强邀致，不顧朋友情分，鄉黨非笑。凡此不惟不能化人，而反賊夫人之子。如有此等，約正、約副、本圖老人以衆斥去之。若來自異鄉者，一體驅遣，情重送官究問，另選端謹之人代替。若互相容隱及誣揑不以實，事發俱各重究。若教讀過惡小而可恕者，量罰其束脩銀穀入社倉備賑。教讀常用勸諭鄉民，毋妄興詞訟，惟聽命鄉老，亦毋得輒以故違鄉約，赴官告擾。其有能化導一鄉成俗者，約正、約副等公舉其善呈聞，有司待以殊禮，非生員及無官者，遇例給與冠帶。

右件出《朱子大全》、西山真氏《文集》及見行禮部學政、崑山魏氏社學榜文、莆田鄭氏社規，其有不盡合鄉俗者，許教讀言于有司潤澤之，務在可行，勿爲虚文已也。

葉春及《石洞集》卷七《惠安政書一一・社學篇》 惟皇制治，建府置縣，畫鄉分里，以奠民庶。乃立社學，以養蒙斂賢才。社學者，一社之學也。百又十户爲里，里必有社，故學於里中者名社學云。自庠序教廢，民之子弟皆不復教於里，而輒入其縣州府學，其童子事家不習，未知室家長幼之節，而業已學先聖之道、講朝廷君臣之禮矣，猶築千仞之臺而基不先，顛覆是懼，何高可升！洪武八年，詔有司立社學矣。顧時有司倚以爲奸，民有餘子，不遣入學，父子二人相與業作，朝夕之謀是急，反勾攝而迫驅之，往往以貨爲取舍。民之見收，如重役然，愁苦之氣，鬱而上聞，高皇帝爲是焉憂。又值天造初直，發艱哉之嘆而止。今觀《大誥》，所以罪責不肖之吏，至嚴重矣。正統元年，既設提學之官，又仰念高皇帝之憂之嗟也，於是詔天下縣里設一學如故。累朝因之，敕提學官必有司督焉。嗚呼！已致其廢，莫任其興，有司之罪奚逭？夫里一學，足矣，所在不拘，則又見於《教民榜》，豈非期便民耶？惠安近雖以三十里爲邑，然至邃谷，詩書之聲不絶。每選學官子弟，抱藝就有司而試者不下千人，蓋斌斌盛也。俗故尚鬼，淫宇至五百餘，學者或與鬼並坐而誦，非所以止慝反經而登於先王之道也。故毀之，盡擇其宜爲學者葺之，凡二百一十有二，隨里居疎密而多寡其數便民，第於各都標一大者爲大館云。前期臘月，父老擇宜教讀者聞有司，有司試之，選其（有）學（者）行者開（館）。歲正月，父老率錢具禮，遣書會之。届期，乃恭迎之。嗚呼！吾觀惠安鄉學而嘆俗之無節也，聞某所有子弟，則竊竊焉夙具以要之，奪者倍其具，計不可奪而出於勢，勢有力者，亦當挾以爲市。故一生而睨者幾師，一館而分者幾人，父兄無適從，子弟廢學，至有毀面囚首鬬於有司之庭。吁，可痛也！天生四民，各食其職業。已屈首受書，欲工無技，欲商無貲，求升斗於口舌之間，豈曰不可？然工商者固重利謀也，所業之謂何，而因以爲利？夫詩書所載，孰非禮讓之道、仁義之談哉？不以教人，是不忠也。述而爲教，是自叛也。吾見其口欲言而忸怩，汗淫淫而至踵矣。且身之所教爲尤甚，何則？青藍之勢然也。愛子愛弟，期待何如？情欲未開，而遽教以爭奪，其若異日何？知縣自傷無狀，不能改化，不忍再覩其事，著爲迎師之禮，父老其敬行之。爭者挾者，罰無貸。

前歲臘月，父老會各鄉長老，隨鄉里大小、子弟多寡、居止遠近，度宜開館幾所，請師幾人，與各父兄從容議定。皆由心願，然後開某社學弟子若干名，序其年齒、鄉里、父兄、籍貫，請師某、何色人并其年齒、鄉里、籍貫，書爲一册，送縣會考。子弟無故不入學者，罰其父兄。所請教讀，必學行兼備、端重有威生員、儒士，不用罷吏及非儒流出身之官，或丁憂生員與因行止被黜者。其四方流寓，蹤跡無常，尤當精擇。俟縣選中，父老率錢，每名無過三十文，多則絹一疋，侑以羊酒。少則布一疋，侑以鵝酒。具書曰：「某頓首某先生執事：仄聞先生學行醇懿，里閈跂仰之日久矣。古者士大夫居鄉，則尊以爲父師，子弟從之，而孝弟忠信之俗成焉。今率某鄉子弟受命，願先生之惠教之也。敬具不腆之儀，因執事者以聞。」擇子弟能將命者齎赴其家，再拜以請。教讀辭，復再拜固請。諾，乃復命。届期，父老會各父兄躬請其家，再拜迎之。退，乃盛服候於社學門外。諸生候而前至門，讓主人入而右，教讀入而左。至階，讓主人降自東階，教讀升自西階。至堂，讓主人東向，教讀西向，行再拜禮。師席南向，主人各前布席。席定，諸生行四拜禮，以次獻茶具飯。畢，辭而退，就館入便室。前期，齒列諸生門内

東西壁間。質明咸至，序兩階下。父老以下，入誓戒辭，出，乃開館。館堂設先師位，父老同各父兄入，與教讀上鄉，行四拜禮。畢，直月抗聲致辭曰：「凡與此會者，以孝弟忠信爲本。其不順於父母、不友於兄弟、不睦於宗族、不誠於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遂非者，不在此位。」教讀拱手應曰：「諾。」直月復抗聲致辭曰：「凡與此會者，以立教、明倫、敬身爲本。其鬨善不相告、聞惡不相警、禮俗不相交、患難不相恤、陽善陰惡、二三其德者，不在此位。」父老以下拱手應曰：「諾。」相與揖遜而出。先生就坐。諸生以次執事贊禮，乃升堂侍教。其未冠者從俗總角，已冠者平頭巾、絹布直領，不許紵絲紗羅，出入不許騶從輿馬。侍於先生，雖富貴，冬毋爐，夏毋扇。坐以齒。施教以六行、六事、六藝，而日敬敷之。一曰早學，二曰午學，三曰晚學。日輪篤實老成者二人，平旦坐左右塾，以序出入。食後復至，日夕亦如之。

六行：一曰孝，二曰弟，三曰謹，四曰信，五曰愛衆，六曰親仁。六事：一曰灑，二曰掃，三曰應，四曰對，五曰進，六曰退。六藝：一曰禮，二曰樂，三曰射，四曰御，五曰書，六曰數。凡古樂雖不作矣，猶存十一於千百。凡學必置樂器，備八音，畧如釋奠之數。朔望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或倣釋奠之籥以舞《勺》，或倣干戚之制以舞《象》，或習鼓琴，或習吹笙。或審音於言，如宫舌居中、商口開張之類。或審音於德，如凡聽宫如牛鳴甕中，凡聽商如離羣羊之類。或調聲詩，以比琴瑟。或講律吕大指，皆是。御則南方無之，即令北方士人，亦不有事。止將鳴和鸞，逐水曲之類講明可也。

平旦施早學之教，誦書，正句讀。凡館堂，設雲板。平旦，教讀出就位，擊雲板三聲，生入立兩階下。命洒掃畢，復降階立原位。觀其執事恭謹者録之，怠忽者教而責之。次輪贊禮者二人，先升堂，正揖，分班立先生之前，唱「序立」，諸生以序兩班升堂正立。唱「揖」，分班圜揖。就位，静聲端立，良久，以觀德容。執事者擊雲板，命以次序坐，務使從容嚴静。良久，擊雲板，命十人一班，依齒序出就先生位前，正立，量其少長，以《小學》直白教之，使力行於身。如曰君子，則教之曰：「能學成好人，便爲君子。不學成好人，便爲小人。」其温清定省之類，亦教之曰：「汝能如此，以禮待汝。不能如此，痛責不恕。」他如職分所能知能行者，皆倣此。令其口誦，以上口爲節，乃命復位。誦讀貴熟不貴多。如資性能記千字以上者，只讀六七百字，不得盡其聰明。年小者，只教一二句而止。或教《孝經》、《三字經》，不許用《千字文》、《千家姓》、《幼學詩》等書。以次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然後治經。句讀少差，必一一正之。退食，擊雲板，各以班出揖而退。出館後，察其有疾行先長或傲慢鄉里者，責而教之。

食後施午學之教，歌詩，習書數。凡復午學，升堂如平旦儀。就位，立聽雲板命坐。不必作對句。用顔魯公字體，點畫照《洪武正韻》，楷書《詩經・鹿鳴》、《菁莪》、《關雎》、《四牡》、《伐木》、《棠棣》、《蓼莪》、《采繁》、《采蘋》、《南山有臺》、《緇衣》、《淇奥》、《抑》諸篇有關係可歌者各一篇，或古體律詩絶句情性正、音律和者各二篇，毋用《金榜富貴》等語。亦十人一班，教以六書法，如象形、諧聲之類。若年小，則教認字，先其易者，或書早學口誦者示之。各寫倣書顔子一章，令端坐直筆正書，務寬緩整肅而有狀氣。其有傾欹粗弱者，責而教之。先生評品既畢，領回就位，將所書風雅及古體律詩絶句正音各讀成誦。退食，擊雲板，如早學儀。自後五日一次歌詩，免寫字。令善歌者爲唱，與衆同歌。既成聲，每班十人，歌于先生之前，用鐘鼓。其餘笙簫琴瑟之類，以漸教而和之。未升歌者，俱端坐静聽。歌畢者復位。其聲容温雅和平者賞之，躁俗悲淫者責而教之。或五日一次學算數，亦免寫字。年稍長者，教以《九章算法》。年小者，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或自甲至癸、或自子至亥等教之。

午後施晚學之教，温書，習禮儀。凡復晚學，如儀就位。良久，擊雲板，命習禮。每班十人，出先生位前，東西向立。東先出位，北面立，長東少西，揖拜。拜畢，復位。西揖拜如儀。退。先生坐觀其容體恭敬舒遲者賞之，鄙倍者責而教之。如有善拜揖者，免習，仍教以子事父母禮，如定省之類。習禮畢，各復位，温習早學所讀書。自後五日一次，教以古人嘉言善行一章，如黄香扇枕、陸績懷橘之類，直白説之，令其静默諦聽。抵暮，擊雲板。直日者徹先生書席，如儀揖退。諸生夜歸，仍在燈下講誦當日所教，即以所教之事事親事長、處事接物。先生與（谷）父兄時常訪察。如有徒能講誦，不能力行者，責而教之。若冠禮、昏禮、祭禮、射禮、鄉飲酒禮、士相見禮、投壺禮，皆用采色繪于壁，爲圖指示之。月（告）〔朔〕，設先師位，質明，教讀帥諸生行禮，習禮樂，乃休沐。望亦如之。凡不帥教者，月終聞于父老。拜先師畢，徹神位，拜先生，分班相揖而退。食後至館，肄習諸禮。或聽審音樂，養其耳目血脈，務使温醇恭敬，不至拘迫。彼必樂從，而無嬉戲逃避之事矣。畢，放假。教之静坐，以求放心。若四時之祭及高曾祖考忌日，預期給假。無故而逃學者，一次罰書二百遍，二次撻罰紙十張，三次撻，罰紙如前，仍罰父兄。過失小者，先生宜端坐，相對終日，不與之語，以冀其改乃止。

其好酒博奕、逸遊驕縱，或不帥教而悖逆非毀及于犯彝倫者，重治之。月終，通將逃學有過姓名聞于父老，甚者以聞有司。左右塾日考教讀善惡，聞于父老，因讀法而獎戒之，大者聞于縣，治妄言者。

教讀一方師表，非尠小矣，以身爲本，冠毋免，衣毋袒。毋苟顰笑，毋奴其顏，毋婢其膝，毋趨事有司，下同臺隸。其有口聖賢，行狗彘，考試則傳遞者，詞訟則教唆者，倚師生之分索之不從而告官者，因悄悄之忿匿名毀紙變黑白者，有一于茲，不惟不能化人，而反賊人之子。坐左右塾者察之，以聞父老。小則因讀法而劘戒之，大則聞于縣而罪斥之。誣捏容隱，並罪。善有大小，必揚必褒。大者縣，小者亭。歲莫罷館，隆待師之禮。罷館，父老與各父兄帥子弟拜送，申待師之敬，束脩隨俗加厚。若待不以禮，不承權輿者，父老痛責之，書于過籍，甚者聞于縣。教讀自告言者不聽。其或前期，教讀醵金置酒高會，裁尺牘進各父兄，令各書贖錢，此乃市儈評物價者，知縣不忍覩，犯者罪之。

立大館，帥子弟之試有司者而祇教之，興以三物：一曰性行，二曰經義，三曰才能。選學官弟子，則以名聞。知縣嘗上書于朝曰：「臣聞天下之人，未有無所屬者也。今日社學，即使有賢守令，法皆見之於行，事皆出之於實，亦不過一二學究率領三五豎子，誦篇章句讀之言，習拜揖唯諾之節而已。其稍學文業舉者，即呰然恥與其列。故天下之人，猶有無所屬者。夫以欲動情勝之年，重以科舉文字之習，下不聞父師少師之誨，而應對進退之儀已荒，上未列祭菜鼓篋之儒，而紛華盛麗之心先靡，此孔子所以惡速成也。臣欲修建社學，擇諸生經明行修者爲師，驅前二者屬之，雖彼各安其居，各便其師，有不可强要，使朔望於此行禮而受說焉，應對進退之間既得以董其不度，紛華盛麗之心亦得以潛消默化，知乎朝廷立教之意，與乎聖賢爲學之方，有不專在於科舉者。選補弟子，就取而擇之，不屬於社學者不試。」今謬爲令，建學立師，篇章句讀與乎學文業舉既皆驅而屬之矣，猶慮散渙無統，且有出於所驅之外，故都擇立大館師一，知縣具書幣請起之。凡欲就有司試者，朔望皆習行禮受說。選補學官弟子，不由大館（大）〔不〕試。其有性行雅飭、經義純正、才能超異者，特以名聞。儀列于左：大館師不必皆設館者，一言聽受，終身之師也。其設館者，旦夕朔望，各如其儀。又按：子夏門人問交子張，然則各社學遣子弟詣大館受說，亦猶行古之道也。

朔望，前期，設先師位。質明，先生先至，立先師位前，西向。父老坐左右塾，序入。擊雲板，玉聲。冠者、童子以次入，立兩階下。兩生升堂，四拜先師，四拜先生，分立，唱「四拜」，先生弟子皆拜。唱「撤神位」，唱「布席」，一生正几，先生南面坐。唱「舉案」，唱「登歌者就位」，兩生舉先生前，分立兩楹之下，擊鐘鼓者皆上。唱「進書」，一生捧《小學》置于案上。唱「諸生皆上」，由兩階上，重班立先生左右，北上，毋越毋華。唱「請教」，先生講「立教」一章。唱「歌詩」，唱「進茶」，唱「請益」，先生講「明倫」一章。唱「歌詩」，唱「進茶」，唱「請益」，先生講「敬身」一章。唱「歌詩」，唱「進茶」，唱「謝教」，諸生以次降階。唱「四拜」，唱「撤案」。少休。或令諸生講書，或與習禮審樂，乃罷。以次序出，察其容貌比禮、節奏比樂、言辭舒朗、義理暢達者，書之。比選補弟子員，以三物興之，與衆舉之。

葉春及《石洞集》卷九《建社學下儒士陳堉》 知縣欲令各都會處建社一區，社必有學，學必有堂。前爲塾，後爲寢。又有倉以備積貯，有亭以居父老。其各聚落爲學，隨地遠近。儒士陳堉等慨慷好義，堪督工。直出於官，役出於鄉，木石取之淫祠。不堪改社學者，不足，官給之。堉等其督各役，趨事撙節，勤敏如治其家。

《嘉靖惠安縣志》卷九《社學》 國朝有國學、州縣學教養生徒，諸鄉村又有社學，以教民間子弟。正統四年，御史言：民間家無過犯子弟，令遣入社學，講讀《大誥》《孝順事實》、《四書》、經史之類，以備選補生員名缺。景泰二年，御史許仕達按郡，檄經歷王溥立厚俗等社學。至天順改元，知府張巖復令各鄉村立社學，其教讀舉者儒有學行者充之。成化中，知縣張桓常考選教讀，分遣各社學。時已有文理絶謬者，常舉以爲笑。然人知尊師重學，遠或二十餘年，近亦十餘年，乃一易之。其後人漸澆薄，少有肯贍教讀以教子弟，而貧儒衣食於書者，亦輾轉求爲教讀。故其選甚輕，而奸巧之徒至挾社學與遊士爲市，於是風俗大壞矣。若其教讀之法，別習尚《孝經》《四書》及一經傳注，對偶隊仗之文，以爲舉業根本而已，古者小學教人之法廢絶千百年，莫之能講，可歎也已。

《嘉靖蘭陽縣志》卷四《社塾》 敘曰：按《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注謂：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也。此小學之始。後世稽古建事，推而行之者，蓋鮮其聞。至我朝洪武八年，太祖以爲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於是雖窮鄉陋壤，莫不有學。成化七年，河南提學副使陳選申敕諭，復令郡縣各修社學焉。伏睹太祖高皇帝觀會通以行典禮及陳公監成憲以端幼學，其得《易·蒙》之道哉！夫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而人生焉。

始生必蒙，蒙，稚也，稚，不可不養也。故曰：「山下出泉，蒙。」又曰「蒙亨」，言養之使亨也。其養則不可無地，是故啓塾焉。其教亦不可無人，是故立師焉。學得其師，斯「發蒙，利用刑人」，所謂「夏楚二物，收其威也」。不然，則困蒙矣。師得其人，斯「包蒙，子克家」，所謂「敷教在寬，小子有造」也。不然，則擊蒙矣。擊蒙雖不利爲冠，利御冠。困蒙則「豐其蔀屋，無所利之」也。宰吾邑者，奉行有恪，豈直裨于童教，亦且使民幼知禮義，暨長，心安體習而無違教之民矣。

《嘉靖威縣志》卷五《社學》　一在縣治東南，一在縣治東北，見《郡志》，今俱廢。嘉靖二十九年，知縣胡容奉巡按御史盛檄曰：「社學之設，所以端童蒙而敦風教，誠治民之所當急者。邇來類多虛應，以至民失蒙養，長而圮法，殊爲可憫。今後各屬府衛州縣，不論城市鄉村，務要多設社學，選純實稍知文理者爲教督。凡民七八歲以上者，俱要送學，習讀御制教民法令，講解文公《小學》，歌詠性理詩章。每學設簿一扇、簽一筒，備載童蒙姓名。提調官因便查究。如有教民有效者，仍申本院，以憑獎勸。其虛應無實者，徑行究治，即日更易。各官務要著實舉行，如或視爲泛常，苟且繁文，上下相欺，則非惟無益于一方之化，而適以增多事之擾矣。本院以此驗各官之賢否，慎之！」

又奉督學御史阮檄曰：「今之社學，即古小學之教，蒙以養正，所繫匪輕。今後軍衛有司提調官，各要慎選通曉文理、端方純篤之士以司教責，照例優免差徭。凡軍民之家子弟八歲以上，俱令入學，習讀《小學》、《家禮》等書，講明義理，演習儀文，務俾氣質雅飭，志向端嚴，庶可責其大成。如或限於資質，責令讀律、習字、習演算法。其有膂力者，令其習射、習韜略，以應武舉。毋得泛讀鄙俚小書，以壞幼習。提調官時加考驗，其不善教者易之。按臨之日，備造鄉社師徒文册，候事畢見聽考。」等因。知縣胡容親詣城市關廂、堡鎮鄉村，或因舊學，或就寺觀，或借民家空房，設立社學，共一百所，勸誘子弟入學者計一千餘人，摩刷《小學訓釋》、《聖諭編》、《律詩馴》，頒佈各學，使之知所趨向云。

葉春及《石洞集》卷九《試社學師》　高皇帝胡爲而毀社學哉？有司强民，不便愁苦之氣鬱而上聞也。今豪家以學爲市，强闔下民，民亦闇於大道，忍心愛子而受瞽者。知縣痛之。各都社學幾區，師何氏，具報，俟裁擇焉。

《養正遺規補編》呂坤《社學要略》　自教化陵夷之後，舉世不知讀書爲何事，師弟相督，父子相傳，不過取科甲，求富貴而已。今選社師，務取年四十以上、良心未喪、有良心，才不忍誤壞人子弟，才肯去成就人子弟。四字可爲訓蒙者喚醒。志向頗端之士，不拘已未入學者二十餘人，掌印官群之文廟，餼以日食。先教以講解《小學》、《孝經》及字學反切，一年之後，如果見識近正、音韻不差、文理粗通、講解亦是者，掌印官下學考試，擇其堪以教人，查有社學，挨次撥發。

子弟讀書，大則名就功成，小則識字明理，世間第一好事。有等昏愚父母，有子不教讀書，邪心野性，竟成惡人，做盜賊，犯刑憲，皆由於此。幾曾見明理識字之人肯爲盜賊者乎？掌印官曉諭百姓，今後子弟可讀書之年，即送社學讀書，縱使窮忙，也須十月以後在學，三月以後回家。如此三年，果其材無可望，省令歸業。鄉閭社學，以廣教化，子弟讀書，務在明理，非必令農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

學中以長幼爲先，序就齒數。除係相親自有稱呼外，其餘少稱長者兄，長呼少者名，行則右行，坐則下坐，長者立則立，長者散則散。一禁成群戲耍，二禁彼此相罵，三禁毀人筆墨書籍，四禁搬唆傾害，五禁有恃凌人。此處人五禁，犯者比讀書加倍重責。

學者立身，行檢爲重。一戒說謊，二戒口讒，三戒村語淫言，四戒愛人財物，五戒講人長短，六戒看人婦女，七戒交結邪人，八戒衣服華美，九戒控寫是非，十戒性暴氣高。犯者比讀書加倍重責。

童子每日早起，向父母前一揖，問曰今夜安否。早飯、午飯回家，見父母，揖，問曰父母飲食多少。晚上看父母臥處，待父母睡畢而後退。父母怒罵，跪而低頭，不許勁聲强辨。父母勤勞，即來待作。父母久立，忙取坐物。父母喚人，高聲代喚。父母疾病，煎嘗湯藥。此雖人子末節，小年先須日習。至於一家尊長，俱要恭敬。家中凡事忍默，如有違反，父兄即告先生，加倍重責。

行步要安詳穩重，不許跳躍奔趨。說話要從容高朗，不要含糊促迫。作揖要舒徐深圓，不可淺遽。侍立要莊嚴靜定，不可跛倚。起拜要身手相隨，不可失節。衣履要留心愛惜，不可邋遢。瞻視要靜正安閒，不可流亂。抄手要著衣齊心，不可怠惰。在坐要端嚴持重，不可箕岸。有違反者罰跪，再三犯者重責。

每講書，就教童子向自家身上體貼：這句話，與你相干不相干；這章書，你能學不能學。仍將可戒可法故事說與兩條，令之省惕。他日違反，即以所講之書責之，庶幾有益身心。

每日遇童子倦怠懶散之時，歌詩一章。擇古今極淺、極切、極痛快、極感發、極關係者集爲一書，令之歌詠，與之講說，責之體認。古詩如《陟岵》、《蓼莪》、《凱風》，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漢》、《出東門》，以上男

女。《雞鳴》、《雄雉》，以上夫婦。《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蘭》，童子。《葛藟》，民窮。《相鼠》、《伐檀》，訓義。《采苓》、《青蠅》，戒讒。《蟋蟀》、《瓠葉》，示儉。《采蘋》，重祀。《白駒》，悦賢。至於漢魏以來樂府古詩、近世教民俗語，凡切於綱常倫理、道義身心者，日講一章。其新聲豔語，但有習學者，訪知重責。

初入社學，八歲以下者，先讀《三字經》，以習見聞；《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義理，有司先將此書令善寫人寫姜字體，刊佈社學師弟，令之習學。蓋姜字雖吃力，而點畫分毫不苟，作字之時，能令此心不放，此心不粗。佻達縱横者厭之，以爲欠蒼勁，欠自然，而不知有益於性靈也。

教童子，先學爽潔。硯無積垢，筆無宿墨。蘸墨只著水皮，乾筆先要水潤。書須離身三寸，休令拳揉。手須日洗兩番，休汙書籍。案上書休亂堆斜放，書中句休亂點胡批。學堂日日掃除，桌凳時時擦抹。

念書初要數位，即認字之法。次要聯句，次要一句緊一句。眼耳定則字不差，心不走則書易入，句漸緊則書易熟，遍數多則久不忘。

看書不可就講，先令童子將注帖經，帖過一番，令之回講。然後一一細説巧比，再看復回，不知再講，庶幾有得。

作文出極明淺易於發揮題目。作不得題，細講一遍，仍作此題。一題三作，其思必盡，其理自通，勝於一日一題也。

記文須選前輩老程文極簡極淺、極切極清者，每體讀兩遍。作文之日，模仿讀過文法者出題，庶易引觸。讀書以勤爲先，童子不分遠近，俱令平明到學，背書完，讀新書。吃飯後略令出門鬆散一二刻，然後看書、作文、寫仿。

畢，仍讀書。午飯後再令出門鬆散一二刻，仍讀書。日落後，分班對立，出對一個，破題一個，即與講改，然後放學。蓋少年脾弱，飯後不可遽用心力，恐食不消化也。

義學私塾

宋濂《宋文憲集》卷四《長洲練氏義塾記》 皇上建大號之八年，以爲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於是雖窮鄉陋壤，莫不有學。

吴郡長洲縣之尹山，民居繁庶，習俗嗜利，久不知教，有司偶遇不舉。大姓練壎自謂其父文達由睦來居，嘗有志而未果，今明詔如此而塾不時立，恐非朝廷淑斯民意。乃與弟篪謀，夷土治材，作堂三楹間，以爲講習之所。旁爲四室，以供寢處庖湢。延儒士高平范煥爲師，俾里中子弟就學焉，割田三十畝以食之。始於洪武十一年正月，越七月而後成，具以其狀白於縣若郡，郡許以爲宜。壎乃遣書來請文紀成績。

古之爲治者，其法雖詳，然不越乎養與教而已。養失其道則民貧，教失其道則民暴，貧則流而爲盜，暴則去而爲邪，二者皆亂之始也。是以先王重之，二十五家之閭必有左右塾，塾必有師，師必以仕而老於家者爲之。故是時無不學之民，無無塾之地，無邪僻淫靡之俗，刑罰置而不用，亂亡無所自而起。其後强大諸侯欲圖得志，相與毁詩書六藝之籍，使其教壞而不行。然尚逾數百年而後絶，一民不忍叛其上，教之足以感人若是。自秦以降，無教者亡，有教者存，得其道者盛以延，失其道者衰以促，千載一軌也。皇上奮然閔前代之失，大設學舍以教之，欲使海内之民皆沾沐禮義，此與先王之心何異？壎非有化民之責，乃能以淑其閭里是圖，豈非君子哉！君子之所爲，貴乎可法於世。他日三吴巨族人人能竭奉上設教之意，以化其閭巷之民，閭巷之民皆知尚禮義、恥犯法如成周之時，蓋將始於兹乎？姑刻其事以俟。

吴伯宗《榮進集》卷四《長洲義塾記》 洪武十一年，吴中練文達氏搆義塾于家，延明師以教里中子弟。爲屋以間計者若干，爲田以畝計者若干。堂序足以展揖讓之位，歲入足以充廩饌之資，且可久而不可廢，可謂富而好禮者矣。十五年，其子昇伯筮仕於朝，以其事語予，而請余爲記。

昔者先王之世，家塾黨庠、術序國學之教興，而天下無不學之民。故在當時，風俗極其厚，教化極其美，人才極其盛，藹然治道之隆也。皇上肇創大業，首建國學于京，尋詔府州若縣，咸置學設師，絃誦之聲，洋溢中外。稽古帝王，同出一道。文達非有官守之責，無賞勸，無勢迫，獨以秉彝良心，發爲此舉，其古人之意歟！上體皇心，下動流俗，非淺淺也。夫學莫大於辨義利，古聖賢教人，必以義爲先。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董子曰：「正其義，不謀其利。」義誠學之本也。是塾之設，出於義而名以義，居是塾而學焉者，一以義爲心，而不爲利之趨，則人才風俗教化，孰謂其不古若哉？

予既嘉其作之出於義，而又深望夫學者之歸於義也，故爲之記。

王禕《王忠文集》卷八《滄江書舍記》 滄江書舍，徐君方舟之所居以讀書者

也。桐廬濱江爲縣，君居在縣北，距江不百武而近。蓋唐比部方公勛之別業，而宋名臣方公慤之故居。君間來，屬予爲文記其舍壁。

夫書之在天下，可謂博且廣矣。聖人之經，儒者之傳，諸子百家之著述，歷代太史之紀録，以及天文地理、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字學族譜之雜出，數落旁行、虞初稗官、燕談脞語之並興，其爲説不同，爲教亦異，而其爲書類皆學者所當讀而通之者也。雖然，學問無窮，歲月有限，誠有不能偏觀而盡識者。而惟聖人之經，則弗可以莫之究也。是故《易》以明陰陽之理，《書》以紀帝王之政，《詩》以道人之性情，《春秋》以示世之賞罰，《禮》以謹上下之節文，《樂》以通天地之氣運。凡先王之道所以立天下之大本，先王之制所以成天下之大業者，皆於是乎在。然自厄於秦，訓詁于漢，聖遠言堙，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易，愈變而愈非，其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

且仁義性命、中誠太極鬼神，皆所謂道也，妙極乎無聲無臭而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皆講學之樞要。而乃以善柔爲仁，果敢爲義，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依違以爲中，鈍魯以爲誠，玄虚以爲太極，冥漠以爲鬼神，或至以佞爲忠，以詐爲信，以察爲智，以蕩爲情，以貪爲欲，以反經爲權，捷給以爲才，譎詭以爲衛，而世皆謬迷於聞見之陋，莫之或省。若夫法制之遺，其弊尤甚。井牧以居民，而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穰苴之法。封建以經國，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同，則託諸歷代之異。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郊丘爲二，或以禘祫爲一焉。廟堂、明堂，大典也，或以爲異所而殊制，或以爲一廟而八名焉。帝號官儀，悉承秦舛；郊兆廟室，雜踵漢誤。以及貢賦選舉之設，皆不過一切之法而已。嗚呼！六經之書，先王道學治具之所在，而後世所取法也。然其爲説之弊，乃至於是。

蓋千數百年，宋河南程子、關中張子者出，始克實踐精討，而聖賢明德之要、帝王經世之規所以垂憲後世者，乃大有所發明。其後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一時並興，而當其時，如永嘉薛氏、鄭氏、陳氏、葉氏，閩中林氏，永康陳氏，後先迭出，各以所學自成其家。大抵均以先王之道爲己任，以先王之制爲必行，而所以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業者，咸粲然方册間矣。

然及于今，學者顧遂因儒先君子講習既明之餘，因循苟簡，承前襲舊，習矣而不察，行矣而不著。甚者以先王之道爲莫之可行，以先王之制爲無所於用。夫然，故書自爲書，人自爲人，而學爲空言矣。嗚呼！此其爲弊，不有甚於前日歟！是故學者之於經，不可徒誦其文而已也，必將求其道以淑諸身，明其法以用於世。蓋惟誠求而實見，篤信而力行，然後知人之貴果可以爲聖賢，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而所學不徒爲空言也。

予夙有聞於此，竊嘗有志而願學焉。比與君定交錢唐，辱遺其子應從予遊。會予亟東歸，不得與之相講習，故因道予所聞者，書以授膺，以復於君，并請揭諸舍壁。以爲記。

王禕《王忠文集》卷八《楊氏義塾記》　古者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里居之有道有德者爲之左右師，而閭中之弟子學焉。其爲學也，事父母，親師友，睦族婣，幼則洒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也，長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於是焉朝益而暮習。其苟未出而從仕，未始離乎塾也。若夫庠序，則歲時以屬其民行射飲，讀教法，序齒位，而書其德行，竣事則復返於塾焉。蓋教之於塾，所以敦其孝弟之本，養其德性之知；而屬於庠序，則習容閑禮，考德問業，以觀其材，以驗其用。是故去民愈近，則施教爲愈密。凡屬民歲讀法，州長僅四。等下之，别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里胥殆無時焉。以是知民常在塾，非出而仕，不離乎塾也。惟夫民聚故教易成，而人材以多，俗化以美。此三代所爲盛也。自後世學制廢，民散無所繫，往往越鄉違親以就學，而其學亦非復古之所爲學矣。於此有人焉，即其里閭建塾立師，聚其鄉之子弟而教之，不猶三代之遺意歟！

處之松陽有楊氏，在其鄉，世以好義稱。所居曰西谿，自其父祖，皆有志建塾而弗克遂。至文煥，字景堯，知學而尚行，乃祗紹先訓，即所居之近，度閑曠之地，創爲屋廬。其中爲寢，象夫子燕居。而前爲論堂。堂左爲室，祠范文正公、朱文公。又左爲齋，曰主敬，爲弟子之所肄習。堂右爲室，以祠其祖父。又右爲齋，曰守義，爲師友之所棲息。高門外閎，重圍四周。庫庾庖湢及凡器什，莫不具完。蓋其經畫者累年，而以歲庚子某月日告成。割腴田百畮隸之，以二十畮供祀事，八十畮以給其師。其田之入，悉入於塾，楊氏皆勿與。又置田二十畮，别儲其入，以濟族黨之窮乏者。郡士桑君天定嘗爲其縣文學，延禮爲之師。子弟之來學者，恒數十人。事聞大府，爲蠲其田役，而部使者復移文奬厲之。規制之詳，幾侔於庠序矣。

嗟乎！學制之廢已久，況乎邇年干戈相尋，而儒服俎豆之事舉不暇講。楊君乃獨倡爲義事，圖以淑其鄉之人，使爲成材而備國家之用，藹然有一家三代之意，此固君子之所喜聞而樂道者也。楊氏之鄉友薛君益爲之來取記，余故推言

古制而書其成役，俾刻諸石以告來者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嘉定縣大場鎮重修義塾記》 大場鎮在嘉定縣東南六十里，元有義塾，邑士沈文輝所建。中爲殿，以祀先聖，四配、十哲侍焉。其諸賢像，則圖於兩廡之壁。有堂有室，以爲師弟子講肄之所。其制一仿縣庠而差小。割田千畝，收其租以供祭祀飲膳之費。謂之義塾，蓋當時所賜名，而趙文敏公題其榜，揭文安公爲文勒之碑。入國朝來，田歸於有司，師生無所仰給，講肄遂廢。迄今七十餘年，殿堂門廡日入於壞。會朝命下，興社學，民居有遠於郡縣學，子弟無所受業者，俾學於其中。而大場鎮當有所建置。於是里之士人沈軒以故義塾白於縣丞張鑒，欲修葺之，以教里中子弟，而力有不逮。時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巡撫諸郡，毅然以興學教人爲務，鑒乃爲書請於公。公爲屬之邑令戾昭及丞俞觀等，俾協力治之。昭嘗爲監察御史，亦篤意教事。經營規畫，市材命工，修大成殿三間，明倫堂五間，兩廡各十二間，儀門如堂之數。以正統八年八月興工，越月而落成。壯麗宏偉，煥然一新。里中子弟得受教於此，而頌周公之德與賢令丞之功不置。鑒復與衆謀曰：「是役也，非巡撫大人之力不至是，其嘉惠學者厚矣，不可無記，以示久遠。」乃因長洲縣學教諭蕭彦清求予爲記。

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必有門，門之左右堂爲塾。里之仕而歸者，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主其教。歲功方興，凡弟子皆出學傅農事，別父師、少師旦暮坐塾中，教之以孝弟忠信、恭敬遜讓。歲事既畢，則皆入學。年十五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其秀異者，則以次而進用之。今家於是鎮者累百計，非止於二十五，爲弟子者衆矣。且其人多秀而喜文，皆不以農爲業，頗得專志以讀書，則學乎此者，其成功當易於古人。然予聞之，師者教之本也，塾既新矣，將欲成賢才，美風俗，以稱修塾之意，於師可不慎哉！今縱不得致仕之老者，亦必求夫德成行修之士爲之師，使凡學者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以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皆深究而力行，積中而發外，蔚乎其有文，卓乎其有立，始而爲閭里之榮，終而爲邦家之光，則於斯塾，可無負矣。

初，沈文輝之爲此，凡教養之資，皆其所自出，此義舉也，故名曰義塾。今猶爲此名者，周公以爲興學以教人，與人之勉於學，皆理之所宜，爲不可緩也，故云然。然則爲師弟子者，其可佚居慢遊而已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五《胡氏塾田記》 古者田以井授，而人皆有田，民以里居，而里皆有塾。教養之法既修，故能成人才而厚風俗，此三代之所以盛也。後世井地廢而田不均，里居散而塾不立，貧富既殊，教養亦異，故人不能以皆善，風俗不能以盡淳。好古論治之君子，未有不慨然於斯也。漢唐宋之世，嘗詔天下皆立學，而里塾黨庠終不能以復古。聖朝建國之初，既命立學於府州縣矣，而又有社學以教里中之子弟，駸駸乎古之道也。有司因循，漸以弛廢。故家大族有恒產之富而思善其子弟者，乃能延師以教之，貧者不暇也。不有樂善好義之士，其何能酌古今之制以嘉惠乎學者哉？

泰和素稱文獻之邦，其人貴經術而尚德義，絃歌之聲、詩書之習，自城邑以至都鄙相接也，然有志於學而困於無資者亦多矣。南徑胡如麒，蓋所謂故家大族之一也，徙居其里之南原，既繕其室廬，廣其田圃而以學問教其子矣，則又慨曰：「吾族之子弟與吾戚姻之子弟，蓋有願學而力不能以自遂者，吾可不務乎？」乃開塾延名師，招使來學而館穀之。又割腴田六十畝，歲取其租，以當束脩之入。於是爲師者得盡心以教，而子弟者得專意以學矣。因其親戚監察御史尹君崇高求予文爲記，將刻之石以貽永久。厚矣哉其用心也，非所謂好善樂義之士與！然則學於是者，可不思自勉以稱其意乎？

夫仁義禮智信之德，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皆性之所有，道之所當行，聖人與常人一也。聖人至而我未至，於是學以求其至，故學者所以明倫而修德也。處之盡其仁，制之盡其義，過者節之，不及者文焉，知之明而守之固焉，將之以誠，踐之以實，則德進而倫厚矣。由是而推之，以致君而澤民，則塾之設，豈不光遠有耀哉？此如麒之志也。其或察之不精，行之不篤，父子之道乖，君臣之義缺，瀆夫婦，亂長幼，狎朋友，徒馳騁於文詞，習熟於容止，巧於變詐，深於忮害，而曰塾之所教，則豈如麒之意哉！是蓋不可不勉也。

且予聞之，古之塾師，取諸致仕之老者，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非以其道德修明而教之有其實哉？故師道立而善人多。今或不得乎此，則亦取夫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有禮法於閨門，無怨惡於上下者爲之，庶幾其教之成。此又如麒之所當用心也。

嗟夫！天下之事，作之實難，而繼者往往至於怠廢，故前人之美，不得以振耀於後。胡氏之子孫，尚世勉之，而不怠且廢焉，則可謂賢矣，其及人之善，豈有窮哉？

尹君能信者也，故因其言而爲之記如此。若夫其田之處，耕者之名，主幹者之姓氏，則載之碑陰。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三〇《羅處士墓誌銘》 公生而秀穎，父母愛之，鄉先生蕭尚仁教其家子弟，公獨出儕輩。以推擇爲郡庠生，又受業於吉水顔六奇二先生，皆獎譽之，學有端緒。以疾去，又遭父喪，遂不復出，惟以養母爲事。與兄弟相友愛，公私之事，皆以身任之。暇則觀史書，接大夫君子，考論古人言行，以資其身。篤意教子，曰：「吾不幸廢學，吾兒可復廢耶？」仍延致尚仁先生教之，先生卒，繼以其子用道及龍仲雨，皆禮之甚至。既而遣長子璟游鄉校，受《易》於廬陵謝子方。次子祺居家塾，受《詩》於里儒陳公延。二子皆能力學，如公志，皆有造就。

倪謙《倪文僖集》卷一四《宣府新建義學記》 國家内自京師，外及郡縣，莫不建學立師，選秀民爲弟子員而教養之。至於邊衛，則未始有學也。宣德中嘗建衛學矣，而未之能徧也。若萬全都司，所統衛所凡一十有九，惟都司及開平衛有學，又皆以教屯嘗子弟，而有官蔭襲者不與焉，茲非缺典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韓公奉命巡撫宣府，大同，總理邊務，驅馳戎馬，徧歷塞垣。武備既飭，輒隆文教。顧惟邊藩介胄日相尋於干戈，而儒服俎豆之事漫不知講，用致學術不明，節義罔識，遇事難處，臨敵寡謀，慨然以作興教育爲己任。乃檄宣府、大同都司及各衛所守臣置學延師，以教蔭襲子弟，使無一地而無學，無一人而弗學，冀以養成其材而備國家之用，蓋達爲政之本者矣，其德不亦甚盛矣乎！

宣府文昌祠側有隙地焉，可以營學，公乃發羨糧，積貲募工簡材，命萬全都司都指揮使李顯、都指揮僉事江山經理興創。始於天順辛巳四月十七日。中爲堂曰申義，左爲齋曰時敏，右爲齋曰日進，爲師生訓肄之所，以間計者各五。堂後爲宅二區，以處其師，以間計者各九。崇垣四周，高門外伉，規制煥然，罔有不備。以是年某月某日告成。至於束脩、書劄、筆墨，凡百所需，皆給於官。名曰義學。前刑部員外郎李衍，平陽知府楊轂謫官於斯，聘以爲師，諸生來學者百二十餘人。巡按監察御史朱君鉉躬獎厲之。於是學衣冠彬彬，弦誦洋洋，儀度之盛，殆與庠序埒矣。

嗟夫！古者文武非二道，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古之制也。故詩人美魯僖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此之謂也。然受成獻馘，莫不在學，其故何耶？蓋欲先禮義而後勇力耳。後世此制久廢，士皆乘時以赴功名之會，而無禮義以爲之本，以博陸之賢，身都將相，功存社稷，而不學無術，卒僨其宗，況其下者乎？今公追復古制，嘉惠後學，萃武弁子弟而游歌於斯，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孝弟忠信之行，成德達材，明體適用，使皆知聖賢之道，君臣之義，以淑其身，將見其朝益暮習，日改月化，忽不自知其造乎高明之域而就遠大之器，文武全材，名臣良將胥於是學焉出，見義而能勇，臨節而不奪，用無不宜，任無不效，則外蕃不足服而邊患不足殄矣，此則公之所期待者也。繼今以往，爲國育才，咸能以公之心爲心，俾是學相承而不墜，遺澤之被，其有窮乎？是用勒諸堅瑉，以示於後，使知是學之興自公始。

公名雍，字永熙，姑蘇人。以進士起家爲監察御史，轉廣東按察司副使，遷今秩。相其成者，鎮守宣府御馬監太監王公受、鎮朔將軍總兵官都督同知陳公友、守備長隨張公遐、副總兵官都督同知董公斌、總理糧儲户部郎中馬君馴也。

倪謙《倪文僖集》卷一四《大同新建義學記》 子思子曰：「修道之謂教。」烝黎有生，莫不各具仁義禮智信之性，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率而行之，所謂道也。然不能盡率其性而合乎道，於是聖人爲之裁制品節，使其仁親於父子，義盡於君臣，禮別於夫婦，智睦於兄弟，信實於朋友，不過教之順其道而已。苟逸居無教，則必肆欲妄行，而民性天倫皆斲喪而昏斁之矣。是以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非可後也。矧武臣子弟皆將服官政，典兵戎，出死力，以衛國家，捍疆圉，使不務學，則德業不修，材識不充，而不知君臣之義，統馭之方，教之又可後乎？用是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姑蘇韓公奉命巡撫大同，邊備既飭，即以教育武臣子弟爲事。乃相度城中隙地，而建義學焉。中爲申義堂，左爲時敏齋，右爲日進齋。高其閈閎，崇其樊垣，區域幽深，制度巨集。壯衣冠萃止，弦誦斷然，誠足爲講學育才之地也。公嘗謂謙曰：「斯學之建，雖創意自予，至於材之所出，工之所役，經營區畫，勞心殫力以底於完美者，實有賴於總兵官彰武伯楊公焉。蓋公乃潁國武襄公之猶子，將畧本於世授，威名振於中外，而又崇儒好學，兼資文武，是以能急先務，志與予協，而成此學也。盍述之以示後？」

謙聞干羽舞而有苗格，泮宮作而淮夷服，自昔懷遠之道必本於文德之敷，而不專恃乎武力之競者也。今斯學之建，文事武備交修不怠，豈惟足以格服遠人，於以教成將才，出爲國用，假以歲月，其必明倫盡性，德修識充，皆足以受閫外之託，折衝之任，則夫今日蓋蘊干櫓於禮樂，藏甲胄於詩書，而伏至險於大順者也。長顧卻慮，訏謨遠猶，志不出於一時而爲經久之規，不在於一身而爲邊防之計，若二公者，豈非以安社稷爲悦者乎？由是知非公之知本達變，不能以作新斯

學，非彰武之樂道有爲，不能以協成公志。惟二公德同道合，心孚形契，是以謀無不臧，動罔不吉。其致斯學有巍然煥然之盛也，不亦宜乎？是用告於後人，使知興創之自。天順壬午四月十一日、八月十五日，則始訖工之年月日也。

《正德瓊臺志》卷一七鄺彦誉《惠通義學記略》 蓋承平日久，習於因循，名尊舊，實違初意。八歲而入大學者有焉，十五而未入小學者有焉。此無他，小學聽於民，而官竟視之爲迂疏之務；大學領於官，而民或資之爲捷徑之途。此其繫乎其學之何如哉！況是瓊也，逾海爲郡，頻年多事，誰暇及此哉！予以分巡至而偶此之及，擇地以建義學，選師儒以教其子弟，而以守令領之。郡邑學子弟員缺，則於是乎足矣。嗟夫，今之侈於閎閱，厚於膏粱，不屑教矣。厄于奔走，切於饑寒，不暇學矣。驕于天資，不好學矣。甘於凡下，不願學矣。是故不曰社學，無以異於今也，而曰義學焉者，使夫人之學而有貴賤貧富之分，而惟束脩是計，非義也；使夫人之學而有中不中、才不才之擇，而惟人品之是論，非義也；使夫人之凡生於斯、流寓於斯者之子若孫無貴無賤、無富無貧、無中無不中、無才無不才，是則謂之義焉。此予所以爲名也。而其所以教者，在今日，則有子朱子之所揖，在他日，則有子曾子之所傳，顧教之何如耳，贅奚容哉！

乃爲之記曰：出郡城西二百步許，薛、王、尹三氏之閒址在焉，北而通衢，南接後街，東西則抵郡庠生徐志與邑民柴寧之居，其廣二丈二尺，深五倍之，出公錢貳萬三千六百，以萬錢購諸址，餘以市材而屋其上。致仕通判唐敬請立石，經營則有百户楊琳、杜全。而始終其事者，知縣陳通也。領其教者，致仕訓導王純也。弟子來學者衆，而居有遠近，且限於城，別五學以分其教，一在城東，一在城之南，一在城北十里。他如珠崖、仁政二學，則在鄉落之衝。分其教者，則有教授楊舒、儒士王宏、太學生馮瑛焉。或曰：瓊斗大郡而八其學，不亦多哉！嗟夫，佛老之學不知其幾，而人猶小之，何哉？吾儒之學與佛老之學其輕重緩急何如哉？而在此則多之，在彼則少之，又何哉？於是進守令師儒而復之曰：予惟記其成耳，作今勸後，則與公等共之。

天順癸未冬記。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二〇《宣興徐氏義塾記》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公世居常之宜興，族甚鉅，而收教之法，則自其先大夫啓之，未成也。公既貴，乃撥己田千畝，以贍其昏喪服食之費，曰義莊。又以爲養之不可無教也，爰置學一區，曰義塾。歲延有學行者一人爲師。凡族之來學者，束脩食用，咸取給義莊。且具條約以聞。聖天子嘉與之，而下有司加維護焉。公以義塾者風教攸繫，不可無紀，屬筆於不佞。弗敢辭，則述所聞以對曰：

古君子之學，必家始而後可推之天下。其教有章，其施有等。然其學也，豈俟他求而後得哉？尊吾之德性而輔之問學，使智長心成，行與言副，薰然禮義之域，而悖親傲長之風無自生焉。於是徵之百聖而合，放之四海而準，此三代之遺法也。秦漢以來，去古遠矣，學不足於自修，士非出於里選，求治之隆，安所得乎？公歷事四朝，及今青宫，凡三任輔導，爲師臣，其所以沃上心，正王度而式是百辟，表儀當世者，天下誦之矣。又本先志，捐所有以贍族，推孝之始以永淑其後人，其心公矣，其善之所被廣矣。

昔文正范公之置義田也，百世尚之，而義學無所聞，何哉？蓋嘗考之，當宋盛時，學校之在郡邑者且未有定議，況其家邪？我高廟革前元之陋，而建學育才，取法殷周。列聖相承，講求益備，餘百年矣。故公得以論道之暇，經畫家政，而爲文正公之所未遑者，豈非文運亨嘉之盛，亦有所際會而然哉！凡爲公之子弟族人者，誦詩習禮於斯，體公之心而服其訓，盡其學力之所及，處爲良士，出爲忠臣，以古君子自勵，使安於豢養之人踣其身、僨其家者，聞風而慙，撫事而悔，求自於義塾不可得，其有繫風教，豈獨一家之重輕而已。

王鏊《震澤集》卷二五《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刑部尚書謚康敏白公行狀》 在兵部時，則推范文正之遺意，置田若干畝以贍其族，貧者或給之耕具。立義學二，一集族之稚，爲正字畫句讀；一集其秀者，授之舉業。又立祭田若干，歲時三祭，自始祖以下咸預，畢，讌長幼，因而合族。又設藥局，儲善藥，鄉之疾病者多歸焉。

林俊《見素集》卷二八《阜俗三義》 一、義學。照得江西家攻儒業，尚阻困窮。囊澄學金，竟安愚賤。懋建義學，賴爾社人。其延學行名師，訓誨子弟。館資師贄，專出本家。口授經承，泛及同社。使貧家有育才之幸，無學課之憂。學成資以儒服，進于官庠。倘師專較利，則主另擇明。庶劉允廸義學嗣爾古風，萬石君義門允多名士。世間好事，毋讓人爲。

夏尚樸《東巖集》卷五《監察御史李君墓志銘》 李氏族大以蕃，故有祠堂甚巨，毁於寇，君合族衆議復之，規制弘廠加舊。祀田爲宗人所侵者，諭以大義，悉復之。歲時率宗族奉祀唯謹，推其餘增置田三百餘畝，併建義學，延師以教子弟及鄉鄰有志於學者。

何璣《柏齋集》卷一〇《宿州吏目仇公墓誌銘》　立家範録，自冠昏喪祭及事物細微，訓後齊家之則，靡有闕遺。營義房一區於家，敦請鄉先生以教宗族子弟，免其束脩。再起義學一所於里，以訓鄉黨童稚，資其薪水。

何璣《柏齋集》卷一〇《仇母閻孺人墓誌銘》　孺人待子姓雖慈，至於教之甚嚴，諸子皆教以義方。子欄甫八歲，即遣從師讀書。時或喜戰，即訶之。不改，即笞之。曰：「失教即爲敗子。」故欄讀書尚禮，爲時名人。十五年春，子楫選爲宿州吏目，孺人戒之曰：「吾兒須要清慎勤謹，以報國恩。」故楫在宿州，盡心職務，致上司有贊政勤能之獎。十六年七月，義官君物故，孺人乃忍痛率諸子經營家務，具朝夕奠如禮。九月，楫至自任。既葬，乃與弟儀賓森及諸弟議立家範，以成先志，白於祖妣陳及孺人，孺人曰：「爾父嘗言西院大伯收得鄭氏《旌義編》一本好書，成家者當以爲法。爾等能成父志，立爲常規，期於久行，爾父地下亦當欣悦矣。」後楫舉行《藍田吕氏鄉約》以厚風俗，作義學以教子孫及鄉之秀俊，孺人皆獎勵而勸戒之。【略】

孺人性好節義，聞姪森修四貞祠，及親族生員閻誠妻程氏夫死自縊，及李曉妻未醮夫死，歸夫家持服事姑，皆加獎勵。尤好周卹，遇歲饑，輒周賑於里之貧者，親疎有差，無有不徧。姪森及子樸繼欲建東山書院，延耆儒以教子弟及鄉之俊秀，以廣義學之意，孺人復勸成之。

《天啓平湖縣志》卷七莫如忠《陸氏義學記》　三代而下，學校教弛，而士大夫能修先王之法以刑于家者尤鮮。此其故，非獨教之不行，抑亦養道之未備也。古者家有塾，塾凡仰給于縣官。是故在庶人則各廬于恒産之入，在公卿大夫則有世禄之詔，而民視家塾，猶視族師閭胥之庭，義之名未立也。自井田廢而民産無恒，仕不世禄而公族之子孫無以自業，其支屬遠者，乃有迫於凍餒流離而莫相爲援，學校之不興，所從來漸矣。於是士大夫之仕且賢者出，毅然思以振之，群族之子弟教焉，而稍捐常禄之贏以待經費，則義學名焉。雖典制不載，要以緣飾古意，附之家塾，而廣收族之恩甚厚。《記》曰：「協諸義而協禮，雖先生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殆謂是耶？昔宋范文正公嘗試爲之，越數百年而再睹于平湖之陸氏。夫陸於世閥，視范埒矣。由宣公十有八傳至靖獻，又八傳而爲祠部郎中胥峰公。公舉辛丑進士，厥考光禄公、兄司空公、伯子太僕君、仲子學完君、兄子職方君，簪冕蟬聯，代多名碩。而支屬之登譜牒者，凡五百餘人。於興事也，值其時矣。公且雅慕先哲之風，志敦古道，既割俸置族田以賑其貧乏，又因族田餘積，益己資，置田三百畝，議興於學，延四方博聞有道術者爲經師，俾陸氏子弟就學焉，而束脩、廩餼、筆札之資咸取給于田之入。蓋規畫犁然，教養備矣。學建天心書館，即公季子鄉進士成學發軔之區，基廣五畝，中爲復陽堂，爲尊師閣，祀先師尼甫像。其諸師友偃息、庖湢廩廪之所幾十九楹，而「天心」其總額也。陸之子弟樂育於斯，思永公義，傳之無窮，儼然造余，俾記其事。且曰：「昔署書院者，實假寵于執事。今義學矣，亦惟執事詔之，吾黨幸奉教而卒業焉。」余不佞，既悉公建學之義于諸君，而因即學建天心書院者竟其義，爲諸君最之。夫曰天心，識陽復也。群陽之積，於卦爲《乾》，君子以乾乾法天行健而不息，所以成學也。故曰：「學猶植也，不植將落。」又曰：「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故學惡夫息也。公弟胥涇吏部君，余同年，嘗語余以先光禄公之課諸昆，日有程。既中程，必識《乾》於籍以勵之。即諸昆之課其子弟亦若是，蓋不息教也，而陸氏家學淵源，可想見已。諸君居其居則顧其義，誠相與乾乾不息於學，以嗣公志，將公之休澤俾爾子孫世保之，滋大陸氏未艾，而規規焉以坼弛務施爲義入頌公者，敢辱諸君命哉！

僉曰：然。請退而銘諸座，因識之。

王樵《方麓集》卷七《姜氏義學記》　義田、義學，其事相因，猶古者有井田必有學校。而自王公以下，至於士庶人，又莫不有宗法以收族。是以人心有所維繫，而教養之法得以行焉。程子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又曰：「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張子曰：「宗法若立，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蓋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公卿崛起者，止能爲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諸所有，身後遂族散，其家不傳，則家且不能保，安能保國家？」二先生之言，可謂深切。夫有宗法，則無私財。無私財，則安有義田之名？義田蓋起於宗法之廢，而欲通其有無，以統理族人，則猶有古之遺意也。古者閭黨猶相收恤，況族人乎？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是古人之於民，出作入息，必有教，況其家之子弟乎？

宫保大宗伯鳳阿姜公，能以宗法統理族人，又置義田以贍不足，設義學以教之，疏請於朝，特蒙俞允。則程子所謂「宗法朝廷所不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者，公可謂能行之矣。辱不鄙，以義學見屬爲記。公凡事以身爲教，族人所素信而從，奚待於不佞之言？雖然，若因公之倡，家家有同公之志者，則張子所謂於

「朝廷大有所益」者，未必不於今親見之也。敬以是應公之命，爲義學記。

沈鯉《亦玉堂稿》卷七《歸德義學記》 歸德爲俗，故稱長厚矣。頃歲以來，齊民鮮蓋藏，幼學子弟則多以貧故廢業者。而飭躬力行之夫，亦或坐窮困，以不卒所志，俗乃視古稍間焉。爲郡長者，固宜有補苴勸相之法，以助流理化。而予所睹記，殊未數數然也。

屬者滇南邵公來守吾郡，其論治尚體要而後聲華，緩法比而右文教。其他所作人者無具論，乃其修社約，敷帝訓，絃歌澤頖，旌別窳良，一時人士既喁喁向風矣，乃復慨然嘆曰：「夫治人猶治兵也，欲兵之揚，在其氣作，而鼓舞不可不先。欲人興行，在感其心，而體恤不可不至。吾既以興學爲事，而民有以貧廢不能自植立者吾弗知，是猶欲彊兵而枵其腹也。」於是郡西北隅起義學一區，待子弟之不能自業於學者，置義田千二百畝，佐學者費。而學之左豎義倉九楹，貯郡人以穀來助者，而懸之常格以待之。工既告成，乃問言於沈子。沈子曰：

吁嗟！古道哉，足以風矣。夫人情，衆用耳則飾聲，衆用目則飾色，自上之人貴耳目以輊軒吏治，而世之爲吏者，始務以才相高，往往於米鹽毛瑣、簿書期會之間，炫赫赫名，獵大爵位焉以去。至語及教化，則視爲迂濶，咸掩耳不願聞也。乃公獨雅意文教，補苴勸相若此，非所謂行古之道耶？昔大將投醪於河，師衆飲之如醉。楚子巡師，不忍其寒也，撫之，三軍如挾纊。此兩者，豈人人偏之哉？義氣之所爲感也。公之斯舉，無論衣食公賜者得恃以卒業不爲廢，即其他衆，有不醉心挾纊以復古長厚之俗乎？語曰：人之從好也捷於令。自是以貴雄里中者，詎無從所好而甚焉者乎？又詎知聖天子不最公之理以風示當世，以爲今守令者樹赤幟乎？審爾，則公所錫予在一方，而道且沛寓内有餘也，故曰足以風也。

沈鯉《亦玉堂稿》卷九《義學詩訓》 古者有大學，則有小學。入以齒讓，而教之四術。《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所謂歌九德、誦六詩是也。蓋發於思，良於諷，觸而易感，引而易入，莫善於詩。先王以是爲美教化、移風俗之端本，使人咏歌嗟嘆、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也。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自世教衰，士稍知佔畢，即競爲剽竊鑿裂之辭，以幸他日帖括之一擲，而言志正思之義微矣。余既爲義學，倣古庠塾，乃爲是編，敘列古詰人文士之詩歌，自邃古以迄近代，皆畧擷其概。既以取材，亦以論世。大抵近於風雅，根於性情者則録。簡而不必徵博，正而不必盡變，欲其童習之易也。使若子弟者朝夕於斯，因言以得意，則涉之可以稽物，繹之可以窮理，詠之可以平情，鼓之可以作氣。由是而之焉，大人之居仁由義，安知非託始於此耶？

昔賢有云：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予仕而無益於世，庶幾歸而有以藉茲聲詩迪我子弟乎！

《養正類編》卷四沈鯉《義學約》 養蒙極大事，亦最難事。蓋終身事業，此爲根本，而混沌初開，非可以旦夕取效者。乃世俗不知，反輕視之，不但教學先生自處太輕，即主家禮儀亦甚疏簡，謂不過訓蒙而已，庸詎知所繫之重與用功之難，與講授大學者反倍蓰之哉？今將小學儀節，略序於後：

一、學生入學，仿效古禮，以鮮菜四色，或菓匣，或酒肉，爲贄見禮。初進門，一揖。執贄畢，再揖請拜。先生受兩拜，答兩拜。拜畢，先生升座。新舊學生分班兩拜，舊者居左，新者居右，總兩拜。拜畢，授書。授書畢，先生訓之曰：古人讀書，不是要中舉中進士，求富貴，頂當門户。要多讀書，曉道理，通達時務，成就好人。到他日做官時，便要與朝廷理政事，安百姓，建功立業。所以初學時就教他走這條門路，教以學詩書，學禮、樂、射、御、書、數。這都是修身養性日用緊要的事件，不是如今但學作科舉文字而已。前代勸學文，有説「富家不用買良田」等語，都是下等的俗話，切不可聽。爾從今便要知道這門路，立定志氣，如射箭的一般，發得正，射出去的箭自然不歪，自然中的。其年極幼小未省人事者，姑不必爲此言。

一、諸生到齊，排班與先生作揖，仍分班對揖。其早晚放學亦然。散班，照長幼次序出門，務行走端莊。遇親長，躬身施禮。到家，與父母兄長作揖。

一、授書畢，正字。正字畢，講《小學》一條。講畢，將所授書分三節讀，須早間讀會一節，才放早飯。

一、習仿，臨法帖《千字文》一幅。

一、寫仿畢，調平仄對句，或破題，或破承。作文者，間一日作一篇。

一、講書先説大旨，這一章書是爲甚麽説。次訓字，或逐字俗講。次收繳。次分截段落。中間有關係德行倫理者，便説與學生知道：要這等行才是好人。有關係修政理事、治民安邦、忠君愛國者，便説道：你他日做官，亦要如此。

一、將放晚學，須把當日所授書俱草草背過，次日早方可熟背。

一、每日寫疑難字或文藻字二個在水牌上，懸之壁間，與諸生看。仍訓解大意，各令牢記，待次日背書講《小學》後一同背講，有不能應對者責。

一、放晚學，講賢孝勤學故事一條，吟詩一首。詩要有關係的，如「二月賣

新絲」、「鋤禾日當午」、「青青園中葵」、「木之就規矩」等篇。短者一首，長者四句。亦預寫牌上，令各生先自抄過。臨放學時，先生高聲倡云「二月賣新絲」，諸生俱齊聲相和，如此三遍，才放學，待次日放晚學時背講。

一、古人故事雖足爲後人法，然亦有不可爲訓者。如蘇秦刺股，毀傷其父母遺體，何貴勤學？郭巨埋兒，忍絶宗祀，以養親一時之口體，何足言孝？豫讓則已事二君矣，何又言忠？諸如此類，臨講論時，亦須與分別好歹，使知趨向，勿一概以爲美談也。

一、每早輪一人掃地，自下而上，年長者免。

一、筆硯書札，務要安頓整齊，不許雜亂欹斜。

一、朔望日考試，分等第，行賞罰。

一、學生勤學者，有進益者，守學規者，給免帖一紙，遇該責時，姑免一次。

一、勤學守規矩，有進益者紀録在簿，爲功勞一分。積至十分，關白東家，給紙筆犒賞一次。

一、先生生日及冬至元旦拜節，如初上學之儀。但不執贄。有行節禮者隨意。

一、義學束脩，東家總備，分四次送，每季仲月十五日送一次。其諸學生家不必又具私禮。若節間酒菓之儀，或有或無，各隨其便。

一、每歲臘月望日，義學主人集四門義學諸生考試一遍，分等第，行賞罰，以示激勸。隨即具匣酒，慰勞先生。

一、義學諸生有進學充附者，學東備禮奉謝。有改從他師然後入學者，如在一年内，舊師之功，亦不可泯，義學主人仍量舉謝禮。

一、子弟讀書，有成有□，乃關係門户盛衰、一家禍福。爲師者成就得一個好人，便即是許大陰功。若是誤人家子弟，亦大傷天理，與尋常虧欠者不同。惟幸加意。

以上所述，特其大略，其餘在各學先生隨意裁定，兹不能盡，亦不敢悟也。

温純《温恭毅集》卷一《明刑科都給事中郭莊張公墓誌銘》 公諱汝棟，字伯隆，號郭莊。美姿和顔，至當事，又侃侃。童時有遠志，初受學塾師，即侍問清泉公曰：「兒讀書何□□」清泉公默奇之，已令從諸生韓珮之學《易》，學力至成怔疾。嘉靖甲午與□□，戊戌舉進士，授行人。

馮琦《宗伯集》卷一六《郭趙州傳》 趙諱某，字子德，少而開敏，有識度，昂上而豐下。喜讀書，從□遊，家貧不能具脡脯，師約同舍生以暮夜講經，公無與焉。公入舍取所誦書，見一燈熒熒，師儼然坐爲同舍生陳説甚悉，皆向所未嘗聞者，嘆曰：「傷哉貧□，師乃不以我爲弟子。」則潛而出。旦日辭歸，悉橐中市書伏而讀之。無何，有□士弟子。時關中三石喬公得公文，大奇之，時時召與語。楚諸生乃更向慕公，去其師從公遊。公曰：「吾以貧棄於師，不能復棄諸弟子。」諸弟子卒多爲聞人。

清前期

設學

屈大均《翁山文外》卷六《三都義學碑記代》 永安城東北紫金山脊，舊有紫金書院，歲久傾圮。丙寅秋，某甘奉命來宰斯邑，始損俸新之，集古名、寬得、琴江三都人士讀書其間，出脯脩，具館穀，延社師一人，以爲都講。人士之來學者，遠近如歸，某因易名曰三都義學，以報我撫軍大中丞之命，而爲之記曰：

《易》之《兑》，君子以朋友講習。我永安三都之地，巖岫迴環，溪流綿絡，人士所處，僻遠者多，疆域中方七百里，不五里而四五涉溪，不十里而六七踰嶺，繭足至縣，往往橫經無所，敬業樂羣無居。夫進德修業，貴其時，又貴及其地。及其地而後有朋友，有朋友而後有師。惟此義學，其地脈自描眉，三殿而來，一起而爲元峰，再起而爲紫金山，磨崖之刻，識記傳臚，昔人以爲靈秀所鍾，横久必發。而其前有雞冠之嶂，鋭峰八九。其象皆如卓筆，是皆我三都人士異日者大魁天下之具。義學既成，尚負笈濟濟而來，樂玩居安，貫穿經史，有暇則歌詩鼓琴，爾優爾游，以羽翼聖賢之業，相期以堯舜君民之道相勉，俾我國家得人，於是乎在，豈非炎方下邑之盛事乎哉！

胡季堂《培蔭軒文集》卷一《創建胡氏家塾記》 丁酉之冬十有一月，余自山東審事回京，復奉命同侍郎博卿額赴河南歸德審理商邱之案。歸德距光山不遠，面請給假省墓，仰蒙俞允。銜命起行，於十二月十九日抵歸德，二十八日查審事竣，與博公分手回里，戊戌新正三日抵家。先是，恭遇覃恩季堂以侍郎加二級，得請一品誥命，自曾祖父以下皆封光禄大夫，曾祖母以下皆封一品夫人。適於奉使之時，領到制書，因命出嗣長兄之長子鉦恭捧謄黄，先於十二月二十六日

到家。余率同鉦兒敬展省墓之儀，恭修焚黃之禮。竊念余少失怙恃，依嫂成立，仰賴先人之福蔭，得邀聖主之鴻慈，僭陟卿班，慚無報稱。今幸復叨使命，恩許陳情，得邀千古難逢之盛典，復得遂十八年未盡之私情，感佩天恩，思維祖德。昔范文正公有云：「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宗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並置義田宅云。先宗伯云：寒家自江西遷光山後，分四支：一居天塘畈，一居柴家山，一居錢胡寨，一居許家圍。自五世祖至余皆單傳，雖無近支，而五世祖及曾祖祖父母墳塋俱在天塘畈，高祖葬許家圍清流河之西，是許家圍與天塘畈又吾宗之最近者。余蒙祖德，暮年登第，洊列卿班，每念范文正公「祖宗視子孫無親疎」之言，深以恩例俸賜無能廣均族人爲憾。今益耄矣，未知將來若何邪。季堂少失怙恃，未克親承庭訓，而遺筆具在，讀之心常怦怦焉。今謬繼卿貳，獨不能繼先宗伯之志，而敦一本之誼乎？爰舉天塘畈老莊積穀百十斛，進族姪章輩，而告以遺言。章輩咸拱手辭謝。既而曰：「姪輩仰託祖宗福庇，雖未能恢宏先業，而耕織營生衣食粗足。惟近年來生齒日繁，咸各成立，祖宗舊廬俱因成家授室，無復餘閒，後生小子竟少肄業之所。分創既力有不能，合建亦衆說不一。吾叔與其分惠於一時，何若代建學舍一區，俾合族讀書有所，其惠不更遠且大乎？」余聞之爽然自失，曰：「余過矣。姪輩所言，誠承先之良規，啟後之要務也。余雖不敏，敢不從事於斯？」爰於拜辭墓門之日，同姪輩公擇是莊之東南，其處爽塏，建塾最宜。詢之，則章姪之地。章姪即慨許捐輸，於此見姪輩之賢，尤足見先人啟佑之厚，而子孫輩不忘祖訓，思詩禮傳家也。因鳩工庀材，就其地建正屋三楹，東屋一間，爲炊爨之所，西屋一間，爲工人託足之所，前開一門，後繚以垣，題爲胡氏家塾。又念脩脯膏火尚缺，則延師無資，而食力者無暇肄業，是家塾又徒虛名。因思是莊乃祖宗之遺產，雖應分余承受，但食禄在朝，未能分俸賜之常，何不可以祖宗之業公之族人，貧乏有講習之資，所爲不虛，庶可以少繼先宗伯之遺志，不負姪輩推讓之心。噫嘻，余何幸而得此歸里一行！又何幸而得聞此語而成斯舉耶！至於恢廓齋廊，廣育英俊，講習禮義，蔚起人文，效范文正公之廣置義田宅，俾許家圍、柴家山、錢胡寨皆得無遺，則又賴賢子孫之善繼善述，不獨余有厚望焉。是爲記。

童槐《今白華堂文集》卷一六《它山朱氏義塾記》 宗以族得民，儒以道得民，此古治之與井田相繫，無在而不行，行之無在而不備者。自井田廢而民散，魏晉以九品中正明姓系，其沿於世特譜學而已，古之宗法蕩然也。唐以來遞崇學校，京師及列郡州邑詳矣，鄉里則間奉朝命設社學，而勢不可久，於是古閭塾之制泯焉。今昔政教因乎時勢而不能相通，賴行誼之士追溯夫良法美意，度其所宜行，時自以其力修舉於一家一鄉，則於政教不爲無助。然近世所稱若義田，若義學，率不能無舉此而遺彼，志古者猶惜之。鄞它山朱君孝銓，以其父諱忠元、兄孝鋒、孝鏞、孝鎔、孝銘，皆嘗有志收族，戚戚焉慮聚居數百家之或失業而貧，失學而嬉也，斥近宅地，建義莊一區，堂七楹，樓七楹，翼以齋廡，綴以庖湢，繚以周垣，置經、蒙二塾，其中堂顏曰「明性」，塾曰「誼正」，曰「養正」。經費則以常稔田三百畝歲入出，略仿范文正義田成規，而延師之脩膳並取具焉。蓋以成先志而庀其宗，於法可爲備矣。鄞令程君上其事大府，以請於朝，得旨授孝銓通判職銜，道光十三年事也。國家旌淑常典未嘗有是，而朱君猥蒙異數，豈不以聖世重熙累洽，民物熾繁，陬澨之縣邈，畯廬之錯雜，經畫所至，期無一物不得其所，苟隱處在下，能明古義，酌時地之所可益而以補苴乎其間，實朝宁所汲汲求者哉！夫有族可聚而養與教，兼令所在如是，豈非大隆！吾以爲朱氏此舉有合於《周官》九兩之二，以此邀恩，四方有力者聞之，可以興已。且朱先世百新安來，嘗以新安之學設教它山，至今有祭於社者。昔王遵巖謂學之弊二，曰俗與禪，惟守徽國之宗，庶乎免此。而吾鄞自史果齋、黃東發兩先生後，爲朱學者絶鮮，懼不無蹈遵巖所譏。朱氏誠闡其家學，淑其宗人，異日寖衍寖廣，薪火之所逮，陶染之所成，又不獨其子姓已也。吾故因其請而樂爲之記。

唐鑒《唐確慎公集》卷五《興立義學示·條規四則》 爲興學立教，以善民成俗事。照得「性以習成，學莫先於蒙養；塾居閭右，教莫切於鄉師。凡有血氣心知，孰不欲多識文字，而以生涯困乏，又何暇從事簡編。有心者所貴，爲之義舉也。夫家塾黨庠，實有關於教化；民風士俗，須藉潤於詩書。現在所屬各鄉村墟鎮，童稚多嬉，弦歌未作，急宜興立義學，以養童蒙。」爲此示仰各處紳民人等知悉：子弟之賢，父兄所願；鄉黨之誼，禮教爲先。平郡好義者多，則立學洵爲急務。本府無能爲役，而勸學欲效愚衷。用擬條規四則，諸紳民共寓目焉可也。特示。

一、古者童子八歲入小學，雖庶人亦然，所以淑其性情，使知禮義也。惟庶人中或耕種或貿易，貧窶之家，安能立塾延師？則賴紳耆之好義者起而振興之，

擇鄉村中之廟宇寺觀，以及大族公祠，通融一二間，可容師徒者作爲書屋，即可舉行。

一、義學既無須興建書屋，則所籌畫專在塾師束脩。塾師即本鄉村中生監及童生之有品者，公爲聘延，每年束脩薪水以二三十金爲約。則設一義學，捐資多不過四五百金，少即二三百金亦可。鄉村有餘之家，出數千文，或一二十千文，而澤惠得以及人，義聲永昭千古，豈非一時快舉哉！捐有成數，即典買田地，公定殷實公正之人管理，以每年所得租穀，爲塾師束脩之資，羨餘仍增置田産。積累之久，一學即可分爲兩學矣。

一、大村墟即許左近小村墟附入，每處或設一學二學，量所捐多寡爲之。每一學設一師，學生以十五人爲限，多則恐教有不及，管束亦必不周。

一、平郡紳耆義舉甚多，而義學尤爲地方切要之事，既可以訓迪童蒙，亦可以成就寒畯，樂善有心，想紳耆必奮勇争先也。如各屬有倡率舉行者，本府即先給花紅以作其氣，并首捐銀三十或二十，以相與共成之。俗美化成，惟諸紳耆是望。

朱珪《知足齋文集》卷二《積川書塾記》 積川書塾者，荻岡章氏之里塾也。夙聞其地兼高朗清幽之勝，章孝廉芩嘗請予爲記，予以未親覽之，懼言之無實，久未有以應也。乾隆戊申夏五月，科試湖州畢，將旋杭。七日，舟出南門，行未三十里，望見荻岡旁涯有閣翬然，外爲惜字鑪，守者一老人，方拏小舟收字紙歸。啓鑰登眺，烟景空濛，心喜之。舟人曰：「未若祖師堂之奥也。」距里許，櫂舟而至，延徑北右轉，繚以周垣，門對平田，題曰「南苕勝境」。入門爲放生池，池方數十丈，跨石梁而南，則積川書塾也。東西廡曰讀書處，涵養居，登堂曰雲怡，後堂祀關帝，升樓則爲文昌閣，後爲純陽樓，像祀純陽真人。真人以儒者，得谷神不死之祕，闡忠孝以覺世，自唐以來，顯道神德，浩氣周流，斯地誠奉，疾禱者靈蹟尤著，故土人皆呼爲祖師堂也。珪登降拜謁，環覽情移，弁何苕霅，嵐霏津逮，卷舒萬端，動復歸静。既出堂，顧見溪隱山房，訪石刻詩賦，深蕴元理，喟然曰：「於斯而治心講業，可以挹山川之秀，而左右逢源矣。」蓋聞荀子《勸學篇》曰：「土積成山，水積成川。」揚子曰：「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百川學海而至於海。」然則積土不如積川之喻道更切也。今夫川，源通乎天稷，委輸乎尾閭，亘萬古而不竭不溢，其真精之循環噓吸相感於無窮乎？夫居高明，攬遐曠，游觀者之樂，非崇德修業之益也。談虚空者遺名教，逐塵喧者亡天機，非牖民成物之旨也。山川出雲，有開必先，時行物生，至教忘言。登斯堂者，可不思積川之義，而契雲怡之心乎？詢其經始，自乾隆戊戌春，越三年落成，費白金五千兩有贏。非天假之緣，未易致此。既愜所見，乃欣然爲之記。

《襄陽府志》卷一四《義學・李氏義塾記》 乙未秋，余奉命典黔南試，道出宜城，館李氏義塾中。李生如蘭，余弟古愚弟子也，率諸生道迎，奉餼牽饌具，執禮甚謹，余既詰義塾所自來，而李生因乞余文志其始末。余考古今政治文學之盛，莫過于周，而家塾實爲之樞極。按《學記》言「家有塾」，古者門側之堂謂之塾，自廟寢皆然，學塾則里門也。其秀民之爲士者，既由鄉遂而升於司徒矣。及新谷，及升農事暇，餘子皆入於塾，而其要歸，則在於孝友、睦婣、任恤，以應其長之教治政令，而待其賓興。故於時天下無不學之地，亦無不學之人，既耕且養，而餘力學文，則財足自給，禮俗型而民志定，則異言邪説不敢横出而撓吾所守；此上之政與下之學所由合於一途，而本末俱舉也。遭秦滅學，迄數百年而後太學始立於京師，又千有餘年而後小學始立于州縣，至於家塾迄未能立。蓋民不授田，則茅蒲廢練之徒大抵皆富家，私人力耕不足糧餉，固無餘財以供典籍脩脯之資。是故州縣以上雖有學，恒視爲具文，而里塾之有實效者，則苦於無資費而不能，興學之不古若，豈非無塾使然哉？宜城當楚之冲，疊遭兵燹，民鮮蓋藏稍饒者，商賈無志於學，而貧者又無力以就學，李生惻焉憫之，請於大府，以道光五年建義塾於邑之赤土坡，既合族子而教之，又俾里中單微之族咸得入學，捐田百六十畝，師之束脩於是焉給。余謂今兹太平日久，天下學非不盛，而械鬥間發，獄訟浸繁，其尤劇者，則會匪奸民簧鼓群頑，以扞上法，而卒罹於罪，此皆里巷惰遊不涉於學之故，則義塾之設，於今爲急。余之館此，見其拱而揖坐而誦者，皆褒衣矩步，斌斌乎其容也，吾不知他日所成就何如，然去之駔儈之風、囂凌之習，且已遠矣，豈非學之效歟？先是，李生既捐田請於大府，而講堂學廡計廢不資，無所出，其母黄太宜人慨然捐三千金畀生，於是鳩工庀材，計日而就。李生慷慨質直，勇於爲義，固其天性，亦其母之賢有以成之也。李生其益勖哉！襄陽古名郡，《耆舊傳》所載，人士之盛甲於東南，今斯學也設，有若古者飯牛牧豕之倫出於其間，得所資耗以成其材，而爲國家之用，將見遠近之聞風興起者，咸奮於學，而有以復於古人之盛，斯吾之厚望也夫，豈徒一鄉一里之被其惠哉？

周凱《内自訟齋雜刻》第三册《勸諭襄陽士民設立義學告示》 爲勸諭設立義學，以教子弟，以正風俗事。照得襄陽爲古來文物之邦，耆舊成風，冠蓋名里，

賢才輩出，指不勝數。本府自莅任以來，觀風問俗，遍訪輿情，其間自愛之士，可造之才，正復不少；惟是民情剽悍，命案疊出，或以睚眦小忿，白刃相加，或以田土微嫌，糾衆互殺，甚至骨肉摧殘，罔知倫紀，婦女搶嫁，有玷清貞，種種凶頑，實爲天理所不容，王法所不宥。本府每於鞫獄時，親加訊問，類皆目不識丁之徒，推原其故，蓋由於各鄉村蒙館太少，義學不設，自幼未嘗讀書，不受師長之薰陶，不聞聖賢之大道，以致爲血氣所拘，陷於法而不自知，在被殺者洞胸貫脅，既屬可傷，而抵罪者駢首絶吭，亦殊可憫，得非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歟！試問諸父老，各有子弟，誰不愛惜，欲其長命壽考乎？抑願其犯法罹罪乎？教之不早，厥性已成，及抵於法，雖悔莫追。即間有知禮之家，延師課讀，而鄰里親族、貧民子弟未由教訓，仍以拳勇相尚，爭鬥爲能，相沿成習，相習成風，未免有一傅衆咻之患。今本府特與合屬紳耆士庶約：凡大小村莊集鎮可以設立義學者，各就該處共相集議，或一家好善樂施，或衆人集腋成裘，無論銀錢地畝捐輸之多寡，合計每處以四五百金爲率，至少亦須二三百金，其能捐至千兩以上者聽。田地發佃收租，銀錢交典起利，每年一分行息，其捐數多者可得息四五十金，以三四十金作館師脩脯，十金作學生紙筆；捐數少者得息二三十金，僅作館師脩膳，亦可以圖久遠。至義學房屋，如有力建蓋固善，否則於各村莊適中之地，或以公所權作館舍，或于廟宇暫借空房，先行延師授讀，俾貧民子弟皆得就近赴館，早知禮義。如將來續有捐助及生息贏餘，再議另蓋義學房屋，本府親書匾額以爲標榜。所捐銀錢地畝，即舉其中一二公正殷實之人爲首士，輪年掌管，按時支發，毋許吏役經手。每年於開館時，該首士開明所請館師及學生姓名人數并脩脯數目清折，呈送縣府備查，以便隨時稽查獎勸。所讀之書，以《聖諭廣訓》、吕新吾《小兒語》、朱子《小學》爲先，然後再讀《大學》等書，俾童而習之，明夫孝弟爲人之道，禁令立法之嚴，則入學皆爲秀士，服田盡屬良民，教化風行，訟獄寢息，豈不休哉？爲此合行出示，曉諭閭屬紳耆士庶人等知悉：爾等務體本府勸學正俗諄諄告誡之意，先舉首士，共相勸勉，量力捐輸，以成善舉。如某處義學先有成議，速即稟明本府，親加查勘，書匾懸挂。如捐銀三四百兩以上及千兩以上者，詳明大憲奏請旌獎，分別給與頂戴、匾額。其三四百兩以下及未及百兩者，由本府詳明，分別獎賞，并親撰碑記，書列捐輸姓氏及銀錢田畝數目，竪立通衢，以垂永久。其舊日地方業已設有義學，或族中自設義學于祠堂者，亦俱隨時稟明存案，庶幾此唱彼和，遂成淳樸之風，家塾黨庠，共樂弦歌之化。予日望之，願各勉旃。特示。

道光五年正月　日

周凱《内自訟齋雜刻》第三册《義學章程十條》　義學之設，即古家塾黨庠術序之義也。襄陽素稱文物之區，近因各鄉村蒙館太少，義學不設，以致風俗獷悍，好勇鬥狠，輕生犯上，皆由童蒙失教之故。本府與諸牧令出示，勸諭各紳耆士庶有力之家，在於本處地方捐設義學，以教貧民子弟，該紳士等踴躍急公，一年之間捐至七十餘處，殊爲好善樂施，嘉惠閭閻，業已詳請大憲奏明立案，并手書義學匾額，親撰碑記，以垂永久。誠恐日後廢弛，不可不明立章程，以杜其弊，俾已捐者歷久不廢，未捐者次第舉行，僻壤山陬共相則效，豈非盛事？爰定章程十條，規則十八條，開列於後：

一定館地：各鄉村擇於適中之地，或廟宇，或祠堂公所，約計可坐童蒙二三十名者爲一學。上懸本府親書「某處義學」匾額，中供至聖先師牌位，旁挂義學規則木榜一塊，師傅桌椅一副，各蒙童桌凳飯食自備，旁設師傅卧房一所。其有力建蓋房屋爲義學者亦照此式，能爲各蒙童備桌凳者聽。外貼府縣告示各一道，以禁閑雜人等。

一擇師傅：《禮》曰：「師嚴而道尊。」未有師不嚴、道不尊而可以教子弟者。各學首士每年延請本地生員品行端方、經書熟習之人以爲義學之師，方爲有益。如無生員，附近童生中之有品行常考試高取者，亦不妨延訂，不得濫延外來無名童生，及測字、相命、打卦之人。蓋本地生童，其平日品行易於訪問，與童蒙聲音相習，字句易曉；若外來之人，無從知其底細，而言語不同，遂致童蒙字句不清。況義學由該首士自行延請，毋庸官爲推薦，每年正月該首士遵照所頒册式，將所請之師係何處人、何年入學，或系縣府考取定第幾名童生注明，及脩膳若干兩，學徒若干名注明，年歲造册，報明府縣備查。倘師傅無故曠館不到，或教導不善，及不能約束生徒，由該首士稟明另延，仍按其在館月分給以修膳，毋許多索。

一重首士：夫首士者，即經管義學之人也，必得公正殷實者方爲有濟。各義學首士即以所捐銀地之人爲主，如不能兼管，再請鄉村中清直公正一二人董理其事，隨時於册内注明姓名備查。每學計出息之多寡以定師傅之脩膳，學童以二十餘名爲定。其學童父母能自送束脩節敬者，輕重聽其自便，貧者勿論，師傅毋得有意索取。首士時至義學稽查，倘有童蒙不遵規矩過於頑劣者，師傅責罰不聽，首士再行從嚴訓飭，不從者攆逐出學。如有無知愚民在義學喧嘩閑談，

許該首士攆逐，不遵者，稟官究治。

一清地畝銀錢：其義學報捐銀錢者，交何典當生息，報明在案，每年支取息銀若干兩，殷實之首士經理，隨册注明報銷，無得侵蝕。其報捐地畝者，將地畝段落，時值價銀若干兩，書立捐契，呈明府縣用印，將錢糧撥入該處義學户下，每年錢糧即由該管首士完納，將一年用過銀錢，遵照現頒册式，於次年正月底隨師徒姓名册，一并造具四柱清册報銷。其地畝，該管首士及子孫永不許當賣，違者照盜典盜賣例追出入官，另舉殷實首士經管。如有他人知情盜當盜買者，追價入官，并治以應得之罪。刊勒碑石，竪立義學，以垂永久。招稞招佃，皆由該管首士經理，欠租稞者，稟官究追。倘遇豐年，除義學脩脯紙筆用度外，其贏餘隨時生息，交於何處，或再行置買地畝，亦於每年册上登明備查，契約送府縣用印過撥。如有首士侵蝕典賣，許該處紳耆保甲隨時具稟查究。

一查軍屯：軍屯例不准當賣，該紳士等既將軍屯地畝捐入義學，即照民田書明地段畝數，時值價銀，約據撥入該處義學，所有該完錢糧及一切造費津貼，由該首士每年照例完納，無得遲誤。倘本船同船軍丁例應取贖者，呈明本府繳價取贖，即以取贖之價銀，由該首士存典生息，或另買地畝，以爲該義學每年經費，此軍民一體之意也。

一定書籍：各蒙童以本府所刊之《小兒語》、《小學詩禮》、《聖諭廣訓》爲先，三書既熟，然後再讀《小學》、「四書」、「五經」，不得任聽無知之人讀《神童詩》、《酒詩》以及無益之書。蓋貧民子弟不能望其個個成就，讀至十四五歲即要學習農家事務，若能讀此三種書籍，心中即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人治家之道，終身受用不盡，雖不能爲入學之秀士，亦爲安分之良民。前三種書籍，本府於每義學先發一百本，以後由首士承辦，板藏城内書鋪，官定價錢，恐生徒日衆，不能遍給也。

一義學師傅，各宜加禮敬重：爲師傅者，理當自敦品行，恪遵規則，盡心教導。前三種書籍皆系明白易曉之文，《廣訓》尤爲人人所當講求之書，每日將各書宣講一二篇，或數行，務使蒙童共曉，即鄉愚農民，聞者亦爲流涕感發，庶幾日就月將，移風易俗，漸知禮義而安耕鑿，不得僅令童蒙含糊口誦而已。

一官爲獎賞：所設義學之處，州縣官因公下鄉，經過其地，即行查明一切，匾額、牌位、規條、告示是否如式，面爲指示；再將蒙童抽背書籍，其熟習者酌賞紙筆，能講明義理者酌加重賞。本府經過其地亦然。并嚴諭保甲、差役、書吏人等，毋許托故在館住宿喧嘩，致有滋擾，違者重責枷示。

一義學專爲貧民子弟而設，皆各鄉好義紳士所捐，爾等務體本府州縣及各紳士之意，約束子弟上學報名讀書，尊師重傅，不得縱容子弟造言生事；違者將子弟逐出，并稟官究其多事之父兄。其有力可以自請塾師者，不得强入。如義學内生徒滿額，未免擁擠，而子弟之願入學者尚衆，爾等各宜量力再行醵錢，另立一學，呈府立案。其義學中，子弟有秀出者，首士酌量撥入就近經館，或報明府縣，附入書院，以資造就。

一查例載：各省地方遇有修城、築堤、義學、社倉等項公事，士民捐銀三四百兩，據實奏聞，請旨給以八品頂戴；如本有頂戴人員，聲明聽部另行議敘；捐至一二千兩及三四千兩者，題請從優議敘；其三百兩以下者，由督撫司道府州縣照例分别給與花紅匾額。又查前任直督方奏議載：義倉捐穀至二百石，照例核實具題，給以九品頂戴；三百石者，八品頂戴；四百石者，七品頂戴；捐至千石以上者，照例優敘。今各屬紳衿士庶人等急公慕義，所捐義學自三四百兩以至千餘兩者不等，事與義倉一例，應聽大憲分别奏請旌獎。其有設於家祠内者，緣爾民聚族而居，皆爲造就人材起見，與贍族者有間，或系一人倡捐，或系衆人共捐，或系祖父本有遺産，亦請大憲分别給予獎賞，以示鼓勵。

以上十條，皆爲各處義學杜漸防微之計，本府已刊刻成帙，頒發各義學首士收執。該義學首士如有力者，即將章程刊刻碑陰；其一時未能有餘者，暫將章程書於木榜，與義學規則一併懸掛學内，俾共相觀看，各知遵守。

道光六年丙戌春正月，襄陽府知府周凱手定。

李德林《定頖紀事》卷一姚椿《書西平興建義學事》　嘉慶紀元之初年，教匪爲逆，久之然後蕩平。逮十八年，滑濬亂民復起，既就撲滅，愚民惑其説猶不止。今皇帝即位，數下明詔，諭直省大吏使民興教，大吏奉行弗敢怠。其下或勤或否，良楛殊軌，而西平以善興建義學特聞。西平古柏子國，地處僻陋，又貧瘠，穀麥所入少，鄧艾所置二十四陂之迹久頹廢，然俗淳厚，易與爲善。平度李君德林自中城副指揮以功擢授斯邑，初至，慨然曰：「民可教而吏不善教，是令之責也夫！」於是葺城垣，復橋渡，祠墓之在境内者無弗修也。其治堤功爲尤巨。會巡撫以勸立義學事行屬縣，君與邑士民籌議：凡舊址已廢者，寺廟所侵奪及頹壞者，大姓厚其宗族而未知所向者，翕然同謀，先後助輸，凡田宅屋産共計若干，銀錢共計若干，數旬之間遠邇咸應，不下堂而絃誦之聲洋溢百里，不出户而詩書之

氣布濩州、黨，仁讓之風滋行，乖戾之咎默消，由斯觀之，謂茲民不足與爲善，詎非誣與？學興立凡四十一處，君詳申大府，條件以上，大吏嘉嘆，下其事他屬以爲法，西平民且益勸。先是上恤窮黎，歲秋終施飯，春融乃止，日煮米一石，五城理其事，君官副指揮時，每私益之，恐胥吏竊餐，侵饑者食。其後代者以失察書吏他案盜米分咎於前任者，謂往例爲然，於是君用部議降二級去官。西平之民聞之大憂戚，日扶老襁幼走省會，吁號於大吏之門，大吏以部民請留本朝律所禁，而君之賢不可失，乃用素得民譽所司者得爲代奏例上請，天子俞之，復待闕於河南。予遊梁園，熟聞君事，旅次又比近，益相習，其他可書事多，茲著其目驗者，君所治堤用藝草法，不費一緡而功在數世，去任之後是在繼者，然則義學之設，君之規畫精密，其識遠矣。道光八年歲在戊子季秋七日婁江姚椿書。

朱珔《小萬卷齋稿》卷一八《漕溪汪氏義學碑記》 天下郡縣皆有學，必待補博士弟子員始入之。城鄉遠隔，師儒之官，往往終歲未覿面。古之時曰熟、曰庠、曰序，專爲鄉黨設。《漢志》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尚存古法。小學蓋聯二十五家而爲之門塾者，大學當即庠序。唐開元中，飭州縣每鄉之內里別各置一學，據《周禮》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里亦二十五家也。前明洪武八年，詔民間合五十家設社學一，則較二十五家已倍其數。然積久漸廢，近人率不知有社學。惟義學肇始宋范文正公，繼義宅、義莊而立，養與教兼行，厥制尤善。竊嘗慨閭閻紈袴子，挑達貽譏，而僻壤窮鄉，目不睹詩書，椎魯之質，愈形粗獷，甚或冒上亡等而不自知罪。學也者，所以柔其習，牖其明，檢束其身，俾歸諸禮義，則其攸關於風俗人心，豈不巨哉？江氏系出越國，遷徙所至，文學蜚聲者累朝不乏，漕溪一支，箸望吾邑。昔曾過其地，觀山勢由鳥雀嶺而來，黃麻山居最，石峰奇挺，如歙之黃海，沿籠澗泉流澈，下匯於琴溪。琴溪尤邑中勝區也，秀靈既昭，鍾毓宜篤。顧溯始祖彥九公分三派，丁男繁庶而豐嗇傑儁，中多思業儒而力不贍。道光己丑，議就祠側建義學，祠以敦族，學則以昌族。族有單寒，咸令萃處，羣情歡葉，踴躍助資。爰鳩工庀材，辨正方位，前門樓，次堂皇，次授經之舍，刻期蔵事，煥然巍然。逾年茂才金城乃徵記及余，時余主講吳門。即吳門而論，人文素甲宇內，而文正公吳人也，自興義學，仿行者遂衆。考郡志若吳縣之木瀆，常熟之沙頭，吳江之平望、黎里等，在在俱是。外此普濟、利濟、麗澤諸名，猶沿號社學，然後知人文之盛，非獨地氣異，實亦賢士大夫培植訓誘而致之者也。曩者汪氏固青衿屢擢矣，今復建是學以厚本根，倘更擇師長，嚴課程，貯書籍，規畫益詳，將見魁碩俊彥接踵而生其間。且茲役也，費白金以兩計者既千有奇，而續籌膏火修葺之需，冀垂永久，并酌羨餘，惠逮煢獨，此又教中寓養，仁隨義施，余以爲可追文正公之芳軌也，於是乎書。

黃舒昺《中州名賢集・洛賢學規・孫夏峰先生社約》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志於道。」陽明子曰：「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真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何所底乎？」吾輩試自簡點，終日營營逐逐，漫無向往，即幾希偶露，旋又昏逸。舉世皆稱孔子爲先師，不知誰是門人。須高著眼將一切流俗看破，發一願學誓盟，不愁不升堂入室也。約立志。

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千聖要訣，合盤托出。學也者，吾人所做得生活，是求盡此心工夫，其著落在子臣弟友，其得力在戒欺求慊。此字不清，終身無著手處。故帝王有帝王之學，韋布有韋布之學。當大任，定大疑，皆由平日講得親切，一不知學，便無術矣。約知學。

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則一眚誠不足槩生平，微瑕又何以掩大德？湯之改過不吝，由之聞過則喜，正所以夐絕千古。吾輩清夜自思，誰無有心之過？誰無無心之過？但蚤自淬礪，鏟鋤蕩滌，斬然更始，則入聖有路。不然，只一文過，便是小人。約改過。

孔子曰：「朋友之交也。」又曰：「無友不如己者。」夫五倫，惟朋友曰交，是必有所以交者。管仲於鮑叔，其知我至比於父母，則友也者，所以通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窮者也。吾輩默檢行藏，其喪行止，敗名教者，果屬良士之作成，抑亦匪人之誘引，則直諒多聞之友信不可一日離。約求友。

《易》曰：「君子虛以受人。」蓋凡物虛則能受，滿則否。今人有過，旁觀甚明，始終不敢出一言以救正者，慮其意逆也。心不虛則意逆，逆則詘詘之聲音顏色見矣，孟子所謂拒人於千里之外也。聖如大舜，而好問好察，賢如顏淵，而若無若虛，自以爲是又何可與入堯舜之道哉！約虛己。

子思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夫當的然時，非不爛熳，足人聽聞，然畢竟怕人窺破，則不真之故也。真則生意盎然，開口舉足不聽鼻息於人，祇求自慊於己。彼傴僂磬折，貌廉鍥謹者，伴爲人之不知，祇率吾自欺一念而往，可笑也，更可憐也。約率真。

孔子曰：「疏食飲水，樂在其中。」又稱顏子曰：「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所謂貧即是道也。故從古英雄豪傑，大段從困窮拂鬱中來。彼士不志道而恥惡衣惡

食者，又何處見道乎？吾輩幸自愛，勿使無恒産，有恆心者且不見信於士也。吾輩即善貧，未必遽填溝壑，有能不忘在溝壑者乎？約定操。

孟子論達尊，而齒居其一，又曰：「長幼有序。」則少長之節、尊卑之序，有所謂父事者焉，兄事者焉。嘗見以少年輕俊而狎侮老成，即有貌爲崇讓而其心不甘，神不恬。吾輩各以一人，而遞處乎長幼之位，我偶爲長者，固不敢以挾也。我如爲少者，定不敢以抗也。揖讓稱謂間，自有定體。古人通家世講之誼，不能不令人慨想焉。約尚齒。

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無非僻之干。」故威儀文詞由中達乎外者也，須於此處嚴肅，先有收斂，然後著己向往一而不浮。體輕言躁則神不守舍可知。蓋大道不必遠求，只就一身威儀文詞做起。試看聲律身度之人，豈復有毀繩亂紀之事？正其衣冠，尊其瞻視，非故使人望而畏之，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約肅儀。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則友既取於輔仁，而會何可已也？自古論聖人者純亦不已。又曰：「不息則久。」而聖人之論學則曰：「爲之不厭。」又曰：「吾弗能已。」故顏子得之而欲罷不能，曾子得之死而後已，則有始無終，非所以希聖矣。約固盟。

《中州名賢集・洛賢學規・蘇門會約》 衛水悠悠，源泉混混，人以地靈而聚，地以人聚益靈。吾黨數人，地分兩省，偶來借閒於境，遂爾結契於心。或素嗜煙霞而鴻冥不下，或身經仕路而鶴性難馴，或冷署優游而默探乎元理，或燈窗攻苦而久澹乎名心，均抱用世之才，俱有脱塵之想，一觴一咏聊適此日性情，斯地斯人永作千秋盛事。古人豈難並駕，我輩猛自交修，非敢素餐，用申盟好，會約四條，附列於後：

友列五倫之一，以其輔仁也，所關甚重，夫豈容濫？與其交而後擇，孰若擇而後交。吾儕數人，雖曰尋盟方始，然相聞相信已有素矣。今倣昔賢洛社香山之意，爲蘇門之會，思善其鄉，以先細民。爲之約定交。

禮與其奢也寧儉。當此時民窮財盡，到處皆然，況我輩離家失業者乎？五人一席，葷素六器，飯二，酒隨意，亦古人二簋用享之意。儂居常與親友以此爲則，事求可繼，道貴相安。爲之約崇儉。

拒諫飾非，舉世通病。試思大禹聞善則拜，子路聞過則喜，是何等心腸！由衷達外，一毫無所矯飾，非告人以善與過之爲難，而有以來人告之爲難也。一分謙沖，一分長進，一分倨傲，一分墮落。爲之約受善。

交之不久，以不能忘己也。己之不能忘，自挾貴，挾長，挾賢，以至於辭氣顏色必欲較量，故交甫合而旋離。儂自愧無聞，徒嗟衰暮，仰借同人，匡我不逮。諸公各有已定，不沾沾自多也。爲之約忘己。

交之鮮終，由於始焉不戒我輩不可不慎之。每月兩會，疎則情不洽，數則力難繼。來不速，遲不候，亭午即集，燭不及跋。如有事不及赴，前一日聞之主會者。或遠賓初至，暫爾入會，交從某人起，某亦宜先一日相聞，大家均有主道焉。未入會不可輕合，既入會不可輕離。風俗淳漓，人心厚薄，於此攸關。前説未竟，復爲之跋。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三五《漱湖塾約》 初覺，即省昨日所業與今日所當爲。旦而起，衣冠。讀經義一二條，先將正文熟誦精思，從容詳味，俟有所見，然後及於傳注，然後及於諸説。洗心静氣，以求其解。毋執己見以違古訓，毋傍舊説以昧新知。乘此虚明，長養義理。

午膳後，敷述所看經義，以相質問。論説逾時，總期有當身心，勿宜雜及。

日間言語行事，即准於經義而出之。其有不合，必思所以。習心隱慝，種種自形，力使其去。旦晝梏亡，庶乎免矣。若人事罕接，則讀史書一二種，無餘力則已。非徒聞見之資，要亦擇善之務。

日暮，檢點一日所課，有闕則補，有疑則記，有過則自訟不寐，焚膏繼晷。夫豈徒然對此？良宜深省也。右五條，日有定程。

問難之益，彼此共之。有疑則問，無憚其煩。不止書中義理爲然。僕雖寡知，昔聞於師，敢不罄盡？其不知者，正可互相稽論，以求其明。勿以遲暮，惘惘而棄之也。

精神散漫，方寸憧憧，學者通患，惟主敬可以攝之。古人爲學之方，多主静坐。近見人静坐，便欲厭棄事物，故不立爲程約。若能凝然收斂，涵養本原，則此功自不可少。若勞攘之餘，初欲習静，則抄録寫倣，亦一道也。先儒云：便是執事敬。

古人詩歌，遊詠寄託，前喆不廢，特畏溺情喪志耳。餘力涉之，亦興觀之助也。文字雖非急務，間一作之，以征所得。右三條無程，隨時從事。

爲學先須立大規模。「萬物皆備於我」，天地間事，孰非分内事？不學，安得理明而義精？既負七尺，亦負父兄，愧怍如何。功夫需是綿密，日積月累，久自有益。毋急躁，毋間斷。急躁間斷，病實相因。尤忌等待，眼前一刻，即百年中

一刻。日月如流，志業不立，率坐等待之故。

修德行道，盡其在我；窮通得喪，俟其自天。營營一生，枉爲小人者，何限流俗？坑塹陷溺實深，探湯履虎，未足爲喻也。禍亂之作，傾覆相尋，然聖賢豪傑，恒以興起。歲今之士，險難在前，靡有不知，從而動忍者幾人？在於少年，益宜憂患存心，無忘修省之實。

近代學者，廢棄實事，崇長虛浮，人倫庶物，未嘗經心。是以高者空言無用，卑者淪胥以亡。今宜痛懲，專務本實，一遵《大學》條目，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往八條。以爲法程。釋義曰：「塾者，熟也。誦之熟，講之熟，思之熟，行之熟。」願與子勉之矣。

學規

吕留良《晚村文集》卷八《梅華閣齋規》 程子曰：「灑掃、應對、進退，造之便至聖人。」今日爲學，正當以此爲第一事，能文其次也。其共勉之。

晨起必盥，面水未至，先入位習業。盥櫛衣冠畢，進揖，同學相揖。即就位，從容莊肅，展書開讀，聲必明朗，毋含糊低懈。記遍數不許偷少，背書不許差譌字句，重覆上句。凡一課初完，稍覺昏□□，靜坐一息，或命散立一息，但不得借爲游戲地。

□□飯講書，必衣冠，講時靜聽默思。有疑義則從容起問。若問及，必莊對，毋口中囁嚅，欲吐不吐，亦不得率爾致語，全不思索。至有憒然不覺，心馳於外，昏氣倦容，呵欠瞌睡，此下愚質也，當予杖以醒之。講畢，揖退就位，再看書，靜思一息，乃執他業。

傍暮課畢，庭下散步，言必循理思而後發，不許戲謔，或以尖酸隱語，或以筆墨譏笑，此最是下流輕薄兒所爲，弗學也。夜飲羣聚，必和必敬，飲食必自顧容儀。燈下習業，即先完者，亦且靜坐沉思，反覆翫味，最有益。餘未寢，弗先卧也。

除讀書飲饌，及午餽後小憩，夜飲前後散步欵悟，餘時不許私相往來，聚談嬉戲。

凡言語應對，必響亮決絶，然又不可突而聲厲。拜揖須深首不可仰，正立圓拱，疾徐中度。揖須端立，緩退毋輕□。趨走莊重，毋跳躍顛躓。坐必正直，毋跛倚。

有客至，在堂者起揖，在房者非呼不許出揖。揖畢，即入位課業。非命坐，不得與坐。非命輟誦，不得輟誦。非問及，不得參語。書本須愛護，不使污損及摺角。

凡學者最忌好高躐等，如不命作文而私自拈題，或至妄作詩古文詞，釘本塗寫，私看閒書，私學他藝，極爲學累，終難長進，必痛責而□□之。

有事須出，則詳告以故，如期而歸。倘所出非□□，必究其極而大懲焉。凡午前課闕，不許與午飯。□課闕，不許夜飯。燈下課闕，不許就寢。

吕留良《晚村文集》卷八《力行堂文約》 昔之子弟患其馳騖爲聲氣之習所壞，今之子弟孤陋寡聞，夜郎自大，日趨於惡劣汙下，而不自知其失均也。今爲此約，但會文字，不會酒食。一以戒征逐，二以節浮費，三以遠社席之風。有觀摩之益，無囂競浮動之虞，亦興起大雅之一助乎。

日期三八，文限二作，從俗從同也。題必畫一，乃有相觀之善。每期大小題各二，以分長幼近者。凌晨傳發，遠者先日封寄可也。

師長無權，則心志不精，專長務外之弊。故批點之任各歸其師，不可侵越。無師者歸其家長，或其同學之友。師長以爲佳，廼得見付入集。如不甚足觀，無妨置藏不出，以待次期之長進。慎勿欲速好名，捉刀作僞，以誤子弟也。

文須當日搆寫批看，次日午前彙付。若過四九兩日，雖有佳文，不復入集，以策驕惰。

文既集，總釘傳閱，以前後次序爲甲乙，間著評語。如有絶頂佳文，仿月泉例，贈以筆墨小物。其三次無文入集者，亦薄罰焉。

每齋傳閱不得過三日，以次傳遍，歸還草堂，遺失闕損者罰之。

文必用格紙謄清。其字句之疵，師長即爲抹改，亦不必別録，以考其真。每朔日分一月格紙，願則來取，不敢拒亦不敢强也。

不遵信朱子者勿與。

對題抄套文字，最爲無恥，較出必罰。

寫別字有罰。

李塨《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顏習齋教條》 乙卯正月增常儀，灑掃惟冬不灑。清明十月朔，祭墓，恩祖考妣忌日，亦往祭其墓。時及門日衆，乃申訂教條。每節令讀講教條，諸生北面恭揖，令一長者立案側，高聲讀講畢，又一揖而退。有新從遊者，必讀講一次。教條：

一、孝父母。須和敬並進，勿狎勿怠。昏定晨省，出告反面，各一揖。經宿再拜，旬以上四拜。朔望節令俱四拜。惟冬至元旦六拜，違者責。有喪者不爲禮，但存定省告面，父母有喪者亦然。

一、敬尊長。凡内外尊長，俱宜小心侍從。坐必隅，行必隨，居必起，乘必下，呼必唯，過必趨，言必遜，教必從。勿得驕心傲氣，甚至戲侮，干犯者責。

一、主忠信。天生人祇一實理，人爲一祇一實心。汝等存一欺心，即欺天；説一謊話，即欺人，務存實心，言實言，行實事，違者責。

一、申別義。五倫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義易曉。獨夫婦一倫，聖人加以別字，洵經綸大經之精義也。七年男女不同席，行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叔嫂不通問，男女授受不親，此皆男女遠嫌之别也。至于夫婦相敬如賓，相戒如友，必因子嗣乃比御，夫婦之天理也，必齋戒沐浴而後行。别義極精，小子識之。

一、禁邪僻。自聖學不明，邪説肆行。周末之楊墨，今日之仙佛，及愚民之焚香聚會，各色門頭，皆世道之蟊蠹，聖教之罪人也。汝等勿爲所惑，勿施財修淫祠，勿拜邪神，勿念佛，勿呼僧道爲師。若宗族鄰里惑迷者，須感化改正。至于祖父有誤，諭之于道，更大孝也。違者責，罪重者逐。

一、勤赴學。清晨飯後，務期早到，一次太遲及三次遲者責。

一、慎威儀。在路在學，須端行正坐，輕佻失儀者責。

一、肅衣冠。非力作不可去禮衣，雖燕居昏夜，不可科頭露體。

一、重詩書。凡讀書必鋪巾端坐，如對聖賢。大小便後，必盥悦潔净，方許展讀，更宜字句清真，不許鼻孔唔唔，違者責。

一、敬字紙。凡學堂街路，但見字紙，必拾積焚之。或不便，則填牆縫高處。

一、習書。每日飯後，倣字半紙，改正俗譌，教演筆法，有訛落忘記者責。

一、講書。每日早晨試書畢，講《四書》或經，及酉時，講所讀古今文字，俱須潛心玩味。不解者，不妨反復問難，回講不通者責。

一、作文。每逢二、七日，題不拘經書史傳古今名物，文不拘詩辭記序誥示訓傳，願學八股者聽，俱須用心思維，題理通暢，不解題不完篇者俱責。

一、習六藝。昔周公，孔子，專以藝學教人。近士子惟業八股，殊失學教本旨。凡爲吾徒者，當立志學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予雖未能，願共學焉。一、六日課數，三、八日習禮，四、九日歌詩習樂，五、十日習射。

一、行學儀。每日清晨飯後，在師座前一揖，散學同。每遇朔望節令，隨師拜至聖先師四起，北面序立，以西爲上，與師爲禮；再分東西對立，長東幼西，相再拜。

一、序出入。凡出入齊班上中左，魚貫論前後，行輩異者，以行輩敘，相遇相别，皆拱手。出學隔日不相見，見必相揖。十日不相見，見必再拜，皆問納福。

一、論班當直。凡灑掃學堂，注硯。盛夏汲水，冬然火，斂倣進判，俱三日一班。年過十五，文行成章者免，惟有過免責，則罰執小學事，一班隨有善可旌者即免。

一、尚和睦。同學之人，長幼相敬，情義相關，最戒以大凌小，以幼欺長，甚至毆詈者重責。

一、貴責善。同學善則相勸，過則相警。即師之言行起居有失，俱許直言，師自虚受。至諸生不互規有成，而交頭接耳，羣聚笑譚者責。甚至戲嘲褻侮者重責。

一、戒曠學。讀書學道，實名教樂地，有等頑童，托故曠學，重責。若有事不告假者同罪。

張伯行《養正類編》卷四沈鯉《義學約》　養蒙極大事，亦最難事。蓋終身事業，此爲根本，而混沌初開，非可以旦夕取效者。乃世俗不知，反輕視之。不但教學先生自處太輕，即主家禮儀亦甚疏簡，謂不過訓蒙而已。庸詎知所繫之重與用功之難，與講授大學者反倍蓰之哉？今將小學儀節，略序於後：

一、學生入學，仿效古禮，以鮮菜四色，或菓匣，或酒肉，爲贄見禮。初進門，一揖。執贄畢，再揖請拜。先生受兩拜，答兩拜。拜畢，先生陞座。新舊學生分班兩拜，舊者居左，新者居右，總兩拜。拜畢，授書。授書畢，先生訓之曰：「古人讀書，不是要中舉中進士，求富貴，頂當門户。要多讀書，曉道理，通達時務，成就好人。到他日做官時，便要與朝廷理政事，安百姓，建功立業。所以初學時就教他走這條門路，教以學詩書，學禮、樂、射、御、書、數。這都是修身養性日用緊要的事件，不是如今但學作科舉文字而已。前代勸學文，有説『富家不用買良田』等語，都是下等的俗話，切不可聽。爾從今便要知道這門路，立定志氣，如射箭的一般，發得正，射出去的箭自然不歪，自然中的。」其年極幼小未省人事

者，姑不必爲此言。

一、諸生到齋，排班與先生作揖，仍分班對揖。其早晚放學亦然。散班，照長幼次序出門，務行走端莊。遇親長，躬身施禮。到家，與父母兄長作揖。

一、授書畢，正字。正字畢，講《小學》一條。講畢，將所授書分三節讀。須早間讀會一節，才放早飯。

一、習仿，臨法帖《千字文》一幅。

一、寫仿畢，調平仄對句，或破題，或破承。作文者，間一日作一篇。

一、講書先說大旨，這一章書是爲甚麼說。次訓字，或逐字俗講。次收繳。次分截段落。中間有關係德行倫理者，便說與學生知道：要這等行，才是好人。有關係修政理事、治民安邦、忠君愛國者，便說道：你他日做官，亦要如此。

一、將放晚學，須把當日所授書俱草草背過，次日早方可熟背。

一、每日寫疑難字或文藻字二個在水牌上，懸之壁間，與諸生看。仍訓解大意，各令牢記，待次日背書講《小學》後一同背講，有不能應對者責。

一、放晚學，講賢孝勤學故事一條，吟詩一首。詩要有關係的，如「二月賣新絲」、「鋤禾日當午」、「青青園中葵」、「木之就規矩」等篇。短者一首，長者四句。亦預寫牌上，令各生先自抄過。臨放學時，先生高聲倡云「二月賣新絲」，諸生俱齊聲相和，如此三遍，才放學，待次日放晚學時背講。

一、古人故事雖足爲後人法，然亦有不可爲訓者。如蘇秦刺股，毀傷其父母遺體，何貴勤學？郭巨埋兒，忍絕宗祀，以善親一時之口體，何足言孝？豫讓則已事二君矣，何又言忠？諸如此類，臨講論時，亦須與分別好歹，使知趨向，勿一概以爲美談也。

一、每早輪一人掃地，自下而上，年長者免。

一、筆硯書札，務要安頓整齊，不許雜亂欹斜。

一、朔望日考試，分等第，行賞罰。

一、學生勤學者、有進益者、守學規者，給免帖一紙。遇該責時，姑免一次。

一、勤學守規矩、有進益者紀錄在簿，爲功勞一分。積至十分，關白東家，給紙筆犒賞一次。

一、先生生日及冬至元旦拜節，如初上學之儀。但不執贄。有行節禮者隨意。

一、義學束脩，東家總備，分四次送，每季仲月十五日送一次。其諸學生家不必又具私禮。若節間酒菓之儀，或有或無，各隨其便。

一、每歲臘月望日，義學主人集四門義學諸生考試一遍，分等第，行賞罰，以示激勸。隨即具匣酒，以勞先生。

一、義學諸生有進學充附者，學東備禮奉謝。有改從他師然後入學者，如在一年內，舊師之功，亦不可泯，義學主人仍量舉謝禮。

一、子弟讀書，有成有廢，乃關係門户盛衰、一家禍福。爲師者成就得一個好人，便即是許大陰功。若耽誤人家子弟，亦大傷天理，與尋常虧欠者不同。惟幸加意。

以上所述，特其大略，其餘在各學先生隨意裁定，茲不能盡，亦不敢僭也。

李塨《小學稽業》卷二《恕谷學教從顏習齋先生教條而斟酌之》　一、孝父母須和敬並盡，勿狎勿怠，昏定晨省，出告反面。

一、揖朔望節，令四拜，隨尊長拜家祠亦四。

一、敬尊長。凡內外尊長，俱宜小心侍從，坐必隅，行必隨，居必起，乘必下，呼必唯，過必趨，言必遜，教必從。勿驕心傲氣，戲侮干犯。

一、行學儀。每日清晨至，向上揖先聖揖師。遇朔望節令，隨師拜先聖訖，拜師訖，同學讓學長，轉左以次而右爲禮。

一、習幼儀。凡灑掃應對進退，俱遵禮儀唯謹。客至，俱立，師命揖者揖，拜者拜，或師出，學長陪侍，餘不許亂動。

一、敍出入。凡行長幼序，齊班上中左，魚貫論前後，行輩異者以行輩敍，相遇相別皆一躬。數日不相見，見則揖問納福。

一、尚和睦。幼稱長爲某兄，長稱幼爲某弟，相敬相親，毋以長凌幼，以幼欺長，及直斥其名。若對師則稱名。

一、戒狎戲。同學互相尊畏，庶可有成。最戒戲嘲褻侮。

一、修威儀。足容重等九容，一一整飭，且交修之，斷不可輕佻失儀。

一、肅衣冠。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孔子譏之。即私居，亦不可袒裼裸裎。

一、重身體。體者父母之遺也，古人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況可飲食，縱嗜慾，自貽災戚。

一、習六藝。昔周公以六藝教人，近世取士以八股，自不得不隨時立教，然非正務也。諸生願學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水火諸學者，是予所望也，隨其材而

教之，以考厥成。

一、通經史。經者修己治人之譜，史者修己治人之像也。除異端及雜穢之書，不許泛濫。若十三經、廿一史，須以漸考之，勿以時取專經，遂安固陋。

一、重詩書。凡讀書必潔案，端坐莊誦，如對聖賢。每晨入學，必拂塵整卷。事出則闔書，各歸行列，不許狼藉。

一、清聲韻。字音清商必審清出口，吟之字字真朗。

一、習書法。正坐以筆對心，指實掌虛腕中用力，細審形體結構，然後成字，不可苟且塗鴉。

一、遠異端。佛仙出家滅倫，無父無君之教也。其門徒可化者化之，不可化者遠之。

黃舒昺《中州名賢集・洛賢學規・賓静庵先生泌陽學條規》 脩己以敬。兼内外動静。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敬之存於内者。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敬之肅於外者。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敬之凜於静者。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飭於動者。

右居敬。

君子博學於文，窮理。約之以禮。力行。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窮理。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力行。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窮理。敏於事而慎於言，先難而後獲。力行。

君子以朋友講習。窮理。君子必慎其獨。力行。

右窮理力行。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制事之大槩。

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制事之精詳。

右制事。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謙以處衆。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恕以及人。

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因人考己之得，可取以自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因人考己之失，可取以自勉。

右接物。

右倣朱子白鹿洞規約，列爲居敬、窮理、力行、制事、接物五者，皆述聖賢之言以標其大綱。學者能守此而施之於人倫之間，其於古聖敬敷五教之旨，庶乎其無所失矣。然又慮平日有未加克治之功者，不可不先使身心收於法度之中，耳目範於規矩之内，故又就朱子《增損吕氏鄉約》僭以己意，變通而增減之，總置勸善規過簿，列若干條，參以近今之易行，酌乎日用之罔越，亦曰由此而之焉，則士行檢束，士氣激厲，然後理道之精微，學問之純全，可漸幾無難也。條件具列如左：

勸善規過簿：

各社社長糾察社衆之善過而登籍記之，以告於學師，而行勸懲，以每月二日講學之期爲率。

勸善：

一曰見善必行。

一曰聞過必改。

一曰能擇交遊。

一曰能守廉介。

右治身之善。

一曰能事父兄。

一曰能教子弟。

一曰能御家衆。

一曰能理家務。

右治家之善。

一曰能事長上。如造請拜揖，請召迎送，慶吊贈遺，各致敬盡禮者是。

一曰能睦族親。

一曰能卹孤寡。

一曰能周貧乏。

一曰能受寄託。
一曰能救患難。
一曰能解鬬争。
一曰能集事務。
一曰能導人爲善。
一曰能規人過失。
右處鄉之善。
一曰能躬行聖道。
一曰能讀《小學》。
一曰能讀《孝經》。
一曰能讀《五經》。
一曰能潛玩程朱書。
一曰能博觀性理及《通鑑綱目》等書。
一曰能兼習書法。
一曰能居官舉職。
一曰能屏絶佛教。
右服教之善。
一曰敬畏官長。
一曰能肅政教。
一曰早完租賦。
一曰恥入公門。
右畏法之善。

規過：

一曰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争訴，得已不已。若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
一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
一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强凌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
一曰言不忠信。或爲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妄)説事端，熒惑衆聽者。
一曰造言誣毁。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咏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
一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事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欺隱田地及攬納税糧者。

右犯義之過。

一曰治身不能見善必行云云。
一曰治家不能事父兄云云。
一曰處鄉不能事長上云云。
一曰服教不能躬行聖道云云。
一曰畏法不能敬畏官長云云。

右犯約之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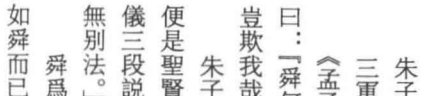
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游處，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
一曰遊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遊笑無節度，及意在侵侮者；怠惰謂不務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
一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踈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
一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惰者。
一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爲多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不修之過。

按：先生《朱陽書院條規》：一、原天地生我之故。乾父坤母，稱爲兩大。人生天地，並號三才。忘吾身所由來，失萬物之皆備，豈知自太極動静生陰陽，物之成象成形者，莫不各具一太極。惟人得其秀而最靈，爲能明善以復其性，而答天地生我之意。一、明君親成我之恩。踐土食毛，天澤之分，莫可踰越。我怙我恃，毛裏之依，篤自性生。君親之倫，天地之大分，聖賢之大業也。此中植立不定，人品學術俱不堪道，各宜警醒。一、舉聖賢教我之實，曰敬以貫乎窮理力行之終始而已。居敬以窮理，則心不雜而道明。居敬以力行，則心不怠而德立。敬義夾持，動静交養，塗轍無二，致功惟一。諸君各潛思實體，器量當如此宏闊，志力當荷此遠大。倘不負聖賢之教，我即不虧君親之成我，無忝天地之生我者也。詳見《日録》卷十二，此録其大略云云。

冉蟫菴先生天理主敬圖：

圖式：



上標天理，明性道之重也。中列養、察、明、行四者，詳體道之功也。下書「敬」字，示心法之要也。中四者，從內向外讀，則養、察對舉，講學、力行對舉；從右讀向左，則講學屬知，養察力行並屬行也。上四系見養察明行之不離天理，下四系見養察明行之總歸一敬也。上下一線，又以見敬之貫通天理也。後有說，集隘未載。

黃舒昺《中州名賢集・洛賢學規・倭良峰先生爲學大指》　讀胡敬齋先生《續白鹿洞規》，因仿其意，輯爲六條，以資策厲。

立志爲學。學以學爲人也。人性皆善，皆可適道。自氣拘物蔽，而惟是利祿之趨，習俗之徇，汩沒沈淪，而爲人之理遂失。誠一旦發奮自强，不甘暴棄，則由希賢希聖以希天，孰能禦之！

《論語》：「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便斷然以聖人爲志。」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孟子》：「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作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引成覸、顏子、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猛勇向前，日用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士何事，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

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程子曰：「莫說將第一件事讓別人做，且做第二件。才如此說，即是自暴自棄。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孔子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如此？文義不難會，須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

程子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張子曰：「有志於學者，不論才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只患學者不堅勇。」

謝氏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有根本，然後能成合抱之木。」

朱子曰：「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是將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大病。」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做貴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一躍躍出，猛勇奮發，不復做此等人，見得聖賢所言無一字不是實話，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須略見〔義理〕大概規模〔義理〕。於自己方寸間，若有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正謂此也。

學須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予我者，始得。若欲全天之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作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因循荒廢。

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才悠悠，即是志不立。

居敬存心。志既立矣，便當居敬以涵養其本原。蓋人心虛靈，天理具足，仁義禮智皆吾固有，苟能端莊靜一以涵養之，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以此窮理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誠，乃學問之大本原也。

《易》：「敬以直內。」

《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禮》：「莊敬日强，安肆日偷。」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論語》：「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敬勝百邪。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壞，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君子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

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矣。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況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主一之謂敬。所謂一，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敬之事也。

敬而無失，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敬不可謂中，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敬則自虛靜，不可將虛靜喚作敬。

尹氏曰：「敬有甚形狀？如收斂身心，即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

敬非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嘗謂「敬」字與「畏」字恰相似。

提醒此心，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正大，只著些子力喚醒他，便是不用苦著力，著力反不是。

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

一學者苦敬而矜持，曰只爲將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止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

心只是一箇心，不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

須是猛省，頻頻提起，久之自熟。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待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敬如烈火，有不可犯之色，遇事來便劈作兩畔去，何至纏繞？

虛著此心，無時無處而不致其戒慎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戒慎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只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

《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毋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嗚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窮理致知。本原既養，則天理之全體固渾然於吾心矣。然一心之中，雖曰萬理具備，天秩天敘，品節粲然，苟非稽之聖賢，講之師友，察之事物，驗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極至，則知有所蔽，而行必有所差。此《大學》誠意必先格物致知，《中庸》篤行必先學問思辨也。

《易》：「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

程子曰：「一物必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求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處其當否，皆窮理也。」

窮理者，非謂必窮盡天下萬物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自一身以至萬事萬物之理會得多，自當脱然有覺悟處。

非是要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門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一理。

至顯者事，至微者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之身，自一身以觀天地。

或問觀物察己，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合外内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宜致思也。

又問：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不可不察。

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吾恐如游騎之無所歸也。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苟有所聞，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閒朋友論著，則一日閒意思差別，日日講論，久則自進。」

朱子曰：「學以窮理爲先，窮理以虚心静慮爲本。」

延平先生之教，以爲初學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就此事推勘反復，以究其理，待其融釋脱落而後已。如此既久，積累多，自當有灑然處。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不識得涵養箇甚？

思慮不一，胸次凝滯，此是通病。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既專，則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

致知之方，或察之念慮之微，或考之事爲之著，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自不容已者，而又從容反復，日從事於其間，以至於一旦豁然貫通也。

十事格得九事，即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格得九分，只一分未通透，最不可。

無師友講明，不接四方賢士，不知遠方事情，不知古今人事之變，只知尊德性，而無道問學，許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學不足以應變，應得只成杜撰，不合義理，則平日工夫依舊是錯。

盈天地間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是皆有所當然之則，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息之頃，一塵之微不能遺也。

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都離此四者不得。如信，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論其體，則實有是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有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假僞不得。自一身以至一家，實是有父子，有兄弟，有夫婦。推之天地之間，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人安排，是合下元有此。至於物亦莫不然，但其拘於形氣而不變，然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處。看他亦有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他同類中各有羣聚，便是有朋友，亦有主腦，便是有君臣。只緣本來皆是天地所生，共此根蒂，所以大率皆同。聖人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昆蟲草木未嘗不若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以禮，當春生時不殀天，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

謹案：《欽定性理精義》註云：「此條説得窮理之義最爲精切。」子思子謂之明善，孟子謂之知性，正此意也。明善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知性故知萬物皆備於我。實體此理，則謂之反身而誠也。實推此心，則謂之强恕而行也。人所以闕其仁愛之心，漠視萬物者，以其與我異體也。誠就五常五

倫之理窮格推究，而知此理之同原，則自有不容己之心，自有不容己之事。於民也，老老幼幼固視爲一膜同胞；於物也，取時用節亦非徒滋殖其生，而實所以咸若其性，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皆從此處發出也。後人動以多聞識、多曉會爲格物窮理，故議程朱之學爲支離，是未嘗讀其書，知其意，而就其所見之理上臆古人爾。

察幾慎動。理既窮矣，而念慮萌動之初，爲善惡分途之始，尤爲學緊要處，先儒所謂日用第一親切工夫也。大舜精以察之，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皆於此致力焉。

《易》：「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又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朱子曰：「《通書》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興廢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虞廷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正是此事。」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說「幾」字，然辨之不可不蚤，故橫渠又說「豫」字。

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才覺如此，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學者於善惡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久之自當成熟。

不待接物時方流入於私欲，只未接物此心已自流了，須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物便不至於流。

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專言主敬，而不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非其敬矣。集義正是要看破物欲之私，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破矣。

靜中私意橫生是通病，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有效。

克己力行。察之念慮，則必見之事爲，果天理耶，行之唯恐不力；果人欲耶，去之唯恐不盡。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日用倫常務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則知不徒知，庶幾躬行之君子矣。

《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論語》：「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中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篤行之。

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謝氏曰：「克己，於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克己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强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須於行處警醒，戰戰兢兢，若泛泛悠悠則不可。

學者實下工夫，須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處事、接物理會，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作將去。

人爲不善，心卻不安，此是良心，但爲私欲蔽錮，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腳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濂溪曰：「果而確，無難焉。」

推己及人。成己必須成物，明德、繼以新民，窮則獨善，達則兼善。蓋必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以至贊化育，參天地，而性量始全。所謂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皆吾分內事也，人顧可自小也哉！

《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論語》：「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中庸》：「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程子曰：「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何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醫書以手足風頑爲不仁，爲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我所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分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民者，未嘗不在吾分內也。」

實克勤《實静庵先生遺集・尋樂堂學規十七則示諸弟》　吾人人品之不立，由於教訓之不正；教訓之不正，由於學術之不明。學之所關殆非細故，唐、虞有君臣而學開，洙、泗有師弟而學傳。吾與爾何非學中人，爲學中人便當盡學中事，若以之自暴自棄，甘與道相隔絶，甚不可也。蓋學也者，所以學爲聖人也。聖人之德之成也，人驚以爲神異而不知其始焉者，非有異也，殆亦猶是人耳。其貌莊敬，其辭安定，言法先王，行遵古聖，惕惕然循規蹈矩，而不敢有一時之放縱，如是焉而已。追其後也，德厚養深，積中發外，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其初何敢稍越規矩外哉。嗚呼！聖賢猶然，況中材乎？吾與爾所講究者何理，所踐履者何事，優遊半生，日忽一日，及時不修，老而悔矣。言念及之，不勝悚惕，蓋亦猛省而返諸。

一、學以孔、孟爲宗。孟子願學孔子者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夢寐周公者也。堯之命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禹則惡嗜酒而好善言焉。湯則日新又新，顧諟天之明命焉。文則緝熙敬止，以至於新天命焉。武則敬勝怠義勝欲，凛其傳者也。周公之夜繼日，坐待旦，廣其緒者也。至於孔子而集羣聖之大成，非後人可以一詞名之。乃子固曰：「學而時習之」，「吾道一以貫之」也。顔子得之博約，而三月不違仁；曾子得之忠恕，而一唯無疑道。迨《中庸》作於子思，而孔子之道愈燦然明於天下矣。後百餘年，而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大道以晦，人心以壞，於是孟子起而正之，主意握定性善，開口便稱堯、舜，以仁義破當世之利術，以知言養氣攻異端之邪説，距詖放淫，尊王黜霸，由是人心得以不死，大道用以復明，而孔子之正傳遂得不絶於萬世。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蓋謂此也。此其大略也。後世如周、程、張、朱諸先生，皆以力學爲任，卒與斯道有功，非所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乎？然則生聖賢之後，志聖賢之學，身體力行，亦惟存乎其人焉耳。但道非高遠，人自迷途，離卻日用常行，希心性命虚邈，則妄矣。況初學之士，尤不可不有成規，以束其身心，正其趨向。今姑以己之體備未能者，條晰縷分，列之於左，悉證之古聖賢之言行，以爲學規。亦曰：循此規而之焉，庶不至蕩檢越閑云爾。其於求道切實，正當功夫果能有見否，惟吾與爾從此進步可也。

一、學貴立志。志在師聖，雖賢人亦有所不屑矣。必如是，始謂篤於信道。若才將第一等事讓與他人做，便不是。看夫子十五便志學，是何等樣志。志之不立，吾知終其身無成焉。

一、學貴明倫。倫之不明，學將焉用？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天下之通義也。吾人當隨地盡道，莫把日用酬酢當作等閑看。蓋此數事，乃爲學基本，此處不錯，腳跟方踏得住。

一、學貴有漸。泛涉之學，流爲口耳，虚寂之學，入於異端。必循循然先之以《小學》、《孝經》、《四書》，而後及《六經》以博義理之蘊，而後及《通鑒》、《綱目》諸史，以觀古今之變。觀理與應事原是一套事，但理有未明，行事易至有錯，故格物爲要。又卻是隨格得一件便行一件，格物則啓其知矣。格一件便行一件，則踐其實矣。每日漸積如此，久之當有理悦於心，其功不能自已處。

一、學貴重節。節操關係處，莫大於富貴貧賤取舍之間。君子喻於義，不喻於利，於富貴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於貧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是學問大關頭，最要於此處先把持得定。

一、學貴安命。人生只理數二字已盡得，生平以理盡之己，以數聽之天，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正己而無所求，焉往而不自得乎。其於吉凶禍福，窮通得喪，直聽之適然之遇而已。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人品世道之關也。最宜於此處看得透。

一、學貴慎獨。一念之動，人所不知，自己已知得分明，此時有善便當擴充，有惡便當遏禦。能擴充則潤身之效可至，能遏禦則堅冰之漸無虞矣。此是第一着緊要工夫。蓋於静而非静、動而未形之介，審其幾也。觀《大學》「誠意」

章便自凜凜可畏，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一、學貴靜存。靜時才不存，心便不在這裏，心一不在這裏，動時便不會合義，故靜時敬而持之，所以收攝此心，使不至放失也。常常如此，心地豈不光明，事來豈不會詳審合道。《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其訓至矣，凡靜時便當如此。

一、學貴動察。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察之否乎？忿懥、好樂、恐懼、憂患，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只要有之而能察，不使向一邊去，則情以理制，而於此心當然之則，庶乎其無失矣。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察之否乎？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在人本有當然之則，人多是惟其所向而不加察，故易至於偏。心好也而察之，以知其惡；惡也而察之，以知其美；則情不陷於一偏而身可修矣。凡動時便當如此。

一、學貴反己。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何人不可反之於己。仁以愛人，禮以敬人，其待我以橫逆也，必我不忠也，何遇不可反之於己。隨遇隨人而皆反之於己，此是切身自治之功。

一、學貴端容貌。端容貌所以堅德性也，故夫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此內外交符之道也。《禮記》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嗚呼！持身之大端亦略盡矣。

一、學貴擇友。友所以輔仁也，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所不能盡言者，無不可勸善規過於我乎悉言之。朋友何等關係，交道豈容苟且。故必友士之仁，方有所畏敬以消慢易之心，有所切磋以成身心之德。不然友非其人，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其損德敗身莫此為甚矣。故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商之學日進，悅與勝己者友；賜之學日退，悅與不若己者友。其明鑒乎。

一、學貴下人。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聖人初非過為謙言，蓋道理實是難盡。聖人體之日用之間，實實見得，於心有歉，故其言之斂抑如此耳。審此更何處容我矜情傲志耶。若不能慮以下人，人必不樂告以善，不幾我之自阻其德乎？卑以自牧，故為謙謙之君子，其可法也。謙受益，滿招損，又其可法可戒也。宜志之。

一、學貴行恕。大凡人心不公則不恕，凡事物之來，一以大公至正之心處之，己所不欲，即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而勿以施之於人焉，此便是終身可行。平天下之絜矩，亦不過此意。

一、學貴謹言。勿談人過，勿夸己能。如愚顏子是何等樣樸實，然卻是極靈透人；夫子告司馬牛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言之靜躁，又心之敬肆系之，不能謹所失，豈僅在言乎？

一、學貴謹齋。必有明衣，必有寢衣，必變食，必遷坐，聖人己事，何不可仿而行之。不然，則誠敬不存矣。承祭之時而誠敬不存，誠敬亦焉往而存乎？一齋也，而與心學相關。

一、學貴謹疾。疾者死生之所系也，以父母之遺體而輕棄之，不孝孰大焉？故謹之。若有伯牛之德行，不幸而至於亡，可諉之於命耳。不然，是我有以致之也，命豈任咎哉。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人子體此則孝矣。

一、學貴速改過。人非積厚養深，孰能無過。諸凡存心制行，應事接物間，一時檢點不到，便有百過交集，幸而知之，當速改之，絕不可有一毫畏難之心，而苟且以自安也。才說姑待明日，過便愈益深至，日為潛滋暗長而不自覺矣。故夫子曰：「過則勿憚改。」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改過而日內自訟，更不啻刑罰刀鋸驅之於前，其吃緊示人如此。人能猛省若是，庶幾私可由之以去，理可由之以存，於以漸臻無過地位無難矣。人到無過地位，聖學之始終全矣，故以是終焉。

已上數條，分之雖有十七則，合之總是一個為己之學。能以為己之實心，求吾身心所自有之物事，暗自藏修，不求聞達，將來不患不到上達地位也。不然，便下達矣。理欲原無中立之理，小人下達，其初只是為人念頭錯思了，後遂至於私欲蔽錮而不可解，以致天理滅絕，不至極汙下田地不止。噫！此其所以為有道君子所深恥也。為己為人之別，吾人一生人品、一生事業，全在此中分界，不可不重自警省，以求存誠而去偽也。然做這為己之學，全要工夫無間斷，今人有不知求其在己者，是不知學者也。有稍知求其在己，不無時作時輟，以致怠惰荒寧之氣日勝，而憂勤惕勵之思寖衰者，是雖學焉而不能保其有終，猶之乎弗學也。二者之於道也，如之何其可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子之「時習」，殆與天同健也乎。吾人有為己之實心，正宜日積月累，以強志毅力做將去，方可有得。蓋有為己之實心，則誠矣；又日積月累以強志毅力為之，則心

無間矣，誠而無間，固吾與爾所當求以至之，以無負聖賢之教，以無自戾乎立規之意者也，可不重自勉之哉。

王暐《檀几叢書餘集》卷上《根心堂學規》　紀功格

學優：蚤起　勤讀　能解書　能疑問　能默識　能觸悟　書熟　能完課　作文佳　字端楷　文熟

行優：時求放心學者當以此爲主。然心不可見，但看以下諸條紀功。　變化氣質　容貌端凝　整肅書籍　力體聖言　恪尊師訓　曲承親志　友於兄弟　思齊內省　表裏如一　克己自反　直陳己過　聞義能徙　改過勿憚　避嫌遠疑　義嚴取與　珍惜衣食　敬惜字紙　步趨有節　進退不貳

紀過格

學劣：宴起　懶讀　不求解　無疑問　不完課　勉强質疑無文理　書生文生　文荒謬　字潦草

行劣：心不守舍但看以下諸條紀過。　氣質粗浮　坐立傾欹　褻越書籍　背馳聖訓　詆毀師長　違逆父母　手足參商　相聚閑讀　心口相違　怨己責人　强辯飾非　聞善不遷　知過不改　不修邊幅　取與不明　不惜艱難　作賤字紙　舉止輕佻　出入無常

賀長齡《塾規》　《程氏讀書分年日程》載《程、董二先生學則》云：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其日昧爽，直日一人主擊板，始擊咸起盥漱，總櫛衣冠，再擊皆著深衣或涼衫升堂，師長師弟子詣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向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向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于室，諸生以次環立，再拜退，各就案。謹晨昏之令；常日擊板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户立定，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揖如朝禮。會講、會食、會茶，亦擊板如前。居處必恭，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步立必正；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閾，毋跛倚。視聽必端，毋淫視，毋傾聽。言語必謹；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喧嘩，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容貌必莊，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粗豪狠傲，勿輕有喜怒。衣冠必整；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飲食必節，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出入必省；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干，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逾期。讀書必專一，必正心肅容計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强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寫字必端敬；勿草，勿欹傾。几案必整齊，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笥衣篋必謹扃鐍。堂室必潔淨；逐日直日，再擊板如前，以水灑堂上，良久，以帚掃去塵埃，以巾抹拭几案。其餘悉令齋僕掃拭之。別有穢污，悉令掃除，不拘早晚。相呼必以齒，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接見必有定；凡客請見，師坐定，直日擊板，諸生如其服升堂，序揖立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則見師長畢，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親狎。修業有餘功，游藝有適性；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弈鄙事，不宜親學。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擇謹願勤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訶之，甚則白於師長懲之，不悛，衆稟師長譴之，不許直行己意。苟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之方，庶乎其近矣。

右學則一條，朱子云：番陽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教其鄉人子弟，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矣。

清晨入塾，背生書并帶書，生書謂前一日講解之書，帶書謂前十日內講解之書。背熟書。凡理念完之生書，第一遍每本五張，二遍加倍，三遍又加倍，數日後便可每日理一本。早飯後講四書，長章一章，短章不拘兩三章，須字字講明，凡講過的書，章首着一紅圈，上寫某月某日講。講畢，即令覆講前一日所講之書。認字，造方字牌一二千塊，每塊厚二分，寬四分，依字典正面寫一字，反面寫某部某音，注其有平仄兩收，及兩用三用不同音者俱注明。每一百塊爲一匣，編號。或依韻府，正面寫一字，反面寫某韻，須辨同異。若以字牌難造，則用紅紙方塊，每一百爲一包，亦可量學生姿質，每日講若干字。先須辯平仄，審虛實，每日理一匣，抽字覆講。寫字，須摹帖臨帖各一百字，以紙影於帖上而寫之曰摹，置帖在旁而學之曰臨。摹之久則得其間架，臨之久則得其筆意。教生書，視學生姿質，宜少不宜多，須明句讀，詳音注。講一遍，覆講一遍。所謂句讀者，側點爲句，中點爲讀。凡人名、地名并長句內小句，并從中點，舉其綱爲句，文意斷爲句者也。相應爲讀，文意未斷爲讀，復舉上文爲讀，上反言而下正爲讀，上有呼下字爲讀，下有承上字爲讀。音注須通六書，知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之別，字音清濁、急慢、高下之辯。《讀書分年日程》詳備矣。讀生書，須專心看字，毋得目視東西，手弄他物，須限遍數。小兒終日誦讀，不惟困其精神，且致習爲悠緩，以待日暮，讀書遍數足，可暫歇少時，復令入學。背生書，須一字不錯，并要口熟，生書熟則帶書熟，帶書熟則熟書更熟。當日背生書，則逃學之弊除，夏楚之懲免矣。默寫帶書，不拘多少，須無訛誤。看字，須將前一日寫的字比較，以定賞罰。講《朱子小學》，須明白譬喻，不惟知之，必使行之。《小學》講畢，須擇各史中古人嘉言懿行數條，每日講解登記。放學。晚

飯後對五字對。訂對本，每日登記。

每日有一定功課，毋始勤終懈，宜訂功課單一本，每日晚間，將日間讀書幾卷，講書幾章，學帖若干字，逐一登記。

讀書貴能疑，疑思問，須訂讀書問答一本，每日晚間，將日間問過先生的話擇要登記數條，須條暢，須明簡。

每月三八日文期，已成篇者作四書文一篇，試帖詩一首；未成篇者或作起講破承詩或四句八句。清晨出題目，限定早飯前交卷；飯後講古文一篇，或時文一篇，或詩數首，當日熟讀放學。

凡讀書須研朱句讀，改正訛字；有獨得一解處，隨用紙條書寫，粘在書上，注明某葉前後幾行字樣，看至第二遍時，或識見有進，則扯去之。凡書中有疑難字，即檢字典及韻府查明，不可含糊過去。

讀書聲音，初學最爲要緊，不可過急，不可過緩，不可過高，不可過低，須句歸句，讀歸讀，節歸節，章歸章，口齒分明，聽去清清朗朗，有精神卻不費力。若過急，過高，則神散而氣傷，過緩，過低，則精神不振刷，必無所得。

凡講書，須看注，求其訓，注中無者，便檢各書參考求之，不可杜撰誤人，寧以俗說粗解，卻不妨既通說每句大義，又通說每段大義，即令自反覆說通，面試通乃已，久之才覺文義粗通，能自解說，即使自看注，沉潛玩索，使來試說，更詰難之，以使之明透。

凡四書、古文、時文、詩、字，俱宜覆講一遍，講得是一賞，講得不是記責。每日書熟，寫字好，理字塊，覆講不錯，俱一賞。凡一賞抵銷記責五板。師道宜嚴，然須循循善誘，賞多而罰少，賞多則激其鼓舞之念，罰少則養其廉恥之心。

凡晨起盥漱，堂上請安，放學後堂上請安，及一切見客禮儀，行坐應對之節，俱宜教導。凡延師之家必須敬重先生，處館之人慎勿誤人子弟。

凡書室宜設篾簍盛字紙，不可用字紙擦手、楷桌、裱糊物件，拋棄路途。若同里人能公立一字紙爐，每月定期使人分路收取字紙，入爐銷毀，歲終盛積灰挑置長流水中，或掘土埋之，法更善矣。

陳道《國朝先正學規彙鈔・謙益堂學規》《小學》爲養正之基，《近思録》乃適道之門。祖訓詒命，教子弟以二書爲先，後人所當恪守。然非徒能誦讀而已，幼童在館課讀，宜令稍暇，師長隨以《小學》中偏常義理解説大意，嘉言善行，如講故事，使之歡然樂聽，以浸漬其心，開發志氣，乃爲有益。十五以上者，令其日讀《近思録》數條，尋思玩繹，問其觸悟何在，師長隨時鼓舞之。

爲學以經爲本，史次之，文又次之。《九經》、四子書，《易》、《書》、《詩》、《禮》、《春秋》、《周禮》、《孝經》是也。資敏者全讀，純者留《春秋》、《周禮》後補亦可。四傳，《左》、《國》、《公》、《穀》皆擇其精粹，三之一。《通鑑綱目》文義通明後，分某餘功，日讀若干，隨力自限。兩漢，《史記》、《前》、《後漢》，擇其有關係而文佳者。八大家、宋儒諸書，並次第講讀。經書畢後，即以時文相間同讀。字學、詩學，餘功習之可也。

儒學以躬行爲要，規矩準繩，《六經》備矣。宋周、程、張、米五子書，其入門階梯也，讀其書，當習其行，無事口語講説而已。摭拾異同論辨，尤屬末務。本根大定，旁參於象山、陽明，以廣其識可也。他如白沙、甘泉、龍溪，以及講學分門別户，聚訟紛呶，功多益少，毋泛涉以分其志。

先儒云：「學貴有用。」非必居官臨民，用於世而後爲有用也。古聖賢垂訓立教，以淑身心爲先，吾視聽言思以及日用倫常，無一非用。事事由其道，體而行之，所學之經訓乃不爲無用矣。且必身修而後治理之本立，不能端本善則，而遽談經濟，恐生浮競而長權術，爲害匪小，可弗審哉！

《六經》垂訓，皆修己治人之道，無甚高遠難測，文義既明，静心熟玩白文，其理自出。思而不得，求之傳註，註或未瑩，姑且闕之，以俟後悟，妄生己見，拘牽訓詁，皆非學也。試觀孔、曾、思、孟如何讀書，所以教人善讀之方。又何如，能於是取則焉，其庶乎近道矣。

《廿二史》爲歷代正史，《通鑑綱目》乃編年以紀事，寓筆削於書法，《紀事本末》則集事之始終，萃會聊貫，便於省覽。學者於《史記》、兩《漢》文義高古，不可不讀。《三國志》而下，冗襍難治，莫若專力於《通鑑綱目》，日看五年，約計二年可週。每週一代，必度其時勢，審其治亂得失之由，是非之要，所以增識廣才，非徒記故事，矜博洽也。至若典章制度，詳見於正史中者，繁複難理，《三通》書亦繁，惟《函史》下編，舉歷代典制彙集成編，其損益得失具有折衷，省覽記誦甚簡要，能於此尋流溯源，參稽攷訂，以明損益之是非，出而應世，不至面牆矣。古文由八大家上溯西京，《六經》、《三史》固其根柢也。南宋惟朱子摹仿南豐，元之虞、揭、吴、柳，明之二川，皆胚胎八家。他則旁門別派，烟海迷眩，難於別白，無事汎濫。

時文以識解爲先，氣局次之，筆力半由天分，不能强同，要在靈轉開宕。前輩大家融會經書，平素積理既深，其氣格筆力復醞釀於古文，故其文精純超脱。學者多讀時文，不如勤學經書、古文，雖得效稍遲，而收功自遠。即或不能盡然，

《四書》本經必須透澈，取歸、胡、金、陳佳文百篇爲柢醞，更以時賢理足氣昌者輔翼之，學其命意運筆之法，無事勦襲，無工浮雜。

詩賦雖非急務，苟欲爲之，必知其門徑，而後免於襍俗。賦以《文選》古賦爲根柢，每類讀二三篇，習熟後，再看律賦，功省而格高。詩從晉魏古體入，曹子建、阮步兵、左太冲、陶靖節、唐之子昂、太白，其首選也。律則以李、杜、王、孟爲宗，他雖不無所長，博觀而慎取焉可也。能此而爲應前科試之作，有餘裕矣。不知務此，而專事摭拾填砌，揣摩字句之工，力倍而品卑，去大雅遠矣。

本家藏書，於學問切要者大段已備，諸子弟常行誦讀之書均宜自購，不可取用。其多卷大部，與坊間不嘗有者，許令揭覽，於學長、總理面前，註明某人某日揭某書幾套幾本，看畢即歸本架，無得久假。及遺失殘缺。如失缺，責令賚補。又或一書二三人並讀，須彼此面酌，先後互更，不可一人獨據。每曛亮時，按目録卷帙查檢，無凌亂失次。

學貴自得，非語言格式所能喻也。特是出門必先問道，審所向往，循途而趨，庶無南轅北轍之憂。余少時妄謂聖賢書册具在，苟學焉必能有至，不知訪求師友，扣槃買櫝，枉費心力。年三十乃知悔悟，博親師友，尋繹討論，稍窺門庭，而家計奔逐，功力不專，未能登堂入室，用自愧悔，深懼後人之復蹈予轍也，故舉阡術大端，使知所往。其間甘苦曲折，惟深心實力者，閱歷審喻耳。然余猶有懼焉。近世學人專務苟簡，急時文以取科名，父兄教子弟亦以爲然，見有積學經史古文者，鮮不謂其道紆，其效遲。余年二十時志壯氣盛，亦謂科第指顧可得，且爲其所以速售者，既得焉，更求正學未晚也。逮偃蹇不達，始悔從前所學，幾於兩失，孰若悉心實學，即不獲科第，猶可以自立。乃轉而圖之，未嘗急於見售，不數年而已售矣。更徵之友人，亦未見實學之有妨科名者。如其專務科名，則於實學大相徑庭矣。世之急科名而不遇者比比矣，人有營一事而可兼獲者，未有不竭蹶爲之，顧於學而願爲兩失之道乎？弗思耳矣。後之人，其鑒吾失而慎所趨焉可也。

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卷一三《學齋二箴并序》 乾隆乙巳歲，余在京師，寓居天津牛次原齋中，學爲制舉之文，明年將以應京兆試，時余年已二十有九矣。夫制舉之業，學者結髮從事，皓首而不能博甲乙第者，比比然也。矧余以幾壯之年，而爲童蒙之求，悔老大之將及，慮聰明之已殫，非躁心乘之，虞其不速成，即怠氣中之，虞其不獲成也。於是作《學齋二箴》以自勉，兼以勉次原焉。

適萬里之塗者，必自跬步起；樹千尋之木者，必自由檗始。迢迢者徑，豈頃刻所勝邪？翹翹者材，豈頃刻所培邪？夫趨而赴之，其氣先竭，握而長之，其本先撥，女胡不鑒於斯，而亟亟從事焉？

右躁箴

守吾志而弗衰，雖山可移；奮吾力而弗捐，雖鐵可穿。人以爲退也，我以爲進；人以爲疑也，我以爲信。置莫邪而不動，將奈腐草何？棄繁弱而不用，將奈魯縞何？勉乎，勉乎，慎毋爲自厓之返乎。

右怠箴

任兆麟《有竹居集》卷一三《任氏家塾規條十則》 一、重師範：師，所以模範人倫者也。延請有學、有品之儒以主講席，一切學規悉稟師訓。

一、選才畯：家塾所以造就人才也。族繁人衆，恐浮泛慕名，濫收多取，殊非經久切實之道。必才質穎異及沈静好學者，同族周知，願入家塾，於每歲開課日報名入塾。

一、別貧富：家塾不徒爲貧設學也。有餘之家，子弟才俊，亦准入塾同學。但經費有限，相規爲善，亦當相助爲理，脯脩聽伊自辦；其無力者，量給膏火。

一、慎司事：塾中所給，出自義田，即應管理義田之人掌塾中一切諸事，稽查課程，檢驗出入，亦其專責。如有營私徇隱諸弊，宜罰。

一、嚴考課：每逢文期，評定甲乙，三次居首者，議賞紙筆，以示優奬；三次居末者，議罰。

一、藏書籍：經史子集所以資博雅也。施有通才，原當練達古今，通貫典籍。逐年以經費所餘，隨時收置，即著司事收藏，願究心者聽其取閱。

一、習威儀：容貌辭氣所以徵德性也。讀書不可不知禮義，朔望衣冠，先揖師長，然後入祠拈香行禮，諸弟子即在祠中，以次會揖；平時出入及會食，各以次序，毋得攙越。

一、戒龐雜：家塾專爲讀書，塾中子弟親友往來，各有私室，倘私自容留或飲酒、游談，恐以龐雜擾亂課程。違者議罰。

一、禁外務：爲學之道，心思精力凝聚一處，始得有成。如有非塾中事，羣聚談論，或分力經營，皆爲外務。違者議罰。

一、懲敗類：去稂莠，所以養嘉禾也。塾中如有携帶賭具，引誘同學，三五成羣，夜深相聚，或借端出外，交結匪人，作爲不端，不許復入。

唐鑒《唐確慎公集》卷五《義學示諭附條約六則》 爲出示曉諭事。照得讀書必始於齠齡，就傅每資於塾學。窮簷子弟，亦皆有後杰之才；比户熙穰，安得無蒙養之地？況金陵一大都會，商賈往來，閭闊輻輳，未必皆能家設一塾，户各一師。束脩不備，必將付之遊嬉；管教無人，更恐習爲惡少。本司與合城僚友籌設義塾八處，各該居民鋪户，所有十五以上幼童，均可各就所近赴塾讀書。其塾師先生束脩薪水，以及塾中桌櫈，俱已代爲設備。每塾學生以二十人爲度，每日卯正入塾，酉正回家。自明春新正燈節後起館，至臘月十五日散館。凡爾童稚，豈無可以造就之資？其在父兄，莫不欲有詩書之教。合行出示曉諭，仰左近居民鋪户知悉。如有欲入義塾者，即公具紅稟，將學生姓名、年貌開載明白，於本司出門時攔輿呈遞，以免官人阻隔。特諭。

義塾條約六則

一、學生始入塾，先生率領拜謁聖人，行四拜禮。禮畢，學生旅拜先生，亦行四拜禮。每月朔望亦然。每日學生入塾，向先生一揖；晚歸，向先生一揖。

一、先生卯正入塾，學生必須齊到；酉正回家，學生必隨先生齊出。倘或家中有事，必向先生請假，先生必問明事由，定以時刻，不准無故逃學。先生或一二月偶因有事，一半日不到館，亦即具片報明，以免學生曠放。

一、學生在塾讀書，將來小成大成，本司等皆有後望，即先生想同此意也。其學生點讀，以及做破承起講，均須由先生分立功課。清晨點書，早飯後温習、習字、講書，能做破承起講者做破承起講，下午點詩或讀古文、時文。隨時教以禮儀揖讓，以長幼爲次序。出話不准高聲，行坐不准攙越。

唐鑒《唐確慎公集》卷五《興立義學示條規四則》 爲興學立教，以善民成俗事。照得性以習成，學莫先於蒙養；塾居閭右，教莫切於鄉師。凡有血氣心知，孰不欲多識文字，而以生涯困乏，又何暇從事簡編。有心者所貴，爲之義舉也。夫家塾黨庠，實有關於教化；民風土俗，須藉潤於詩書。現在所屬各鄉村墟鎮，童稺多嬉，絃歌未作，急宜興立義學，以養童蒙。爲此示仰各處紳民人等知悉。子弟之賢，父兄所願；鄉黨之誼，禮教爲先。平郡好義者多，則立學洵爲急務。本府無能爲役，而勸學欲效愚衷。用擬條規四則，諸紳民共寓目焉可也。特示。

一、古者童子八歲入小學，雖庶人亦然，所以淑其性情，使知禮義也。惟庶人中或耕種或貿易，貧窶之家，安能立塾延師？則賴紳耆之好義者起而振興之，擇鄉村中之廟宇寺觀，以及大族公祠，通融一二間，可容師徒者作爲書屋，即可舉行。

一、義學既無須興建書屋，則所籌畫專在塾師束脩。塾師即本鄉村中生監及童生之有品者，公爲聘延，每年束脩薪水以二三十金爲約。則設一義學，捐資多不過四五百金，少即二三百金亦可。鄉村有餘之家，出數千文，或一二十千文，而澤惠得以及人，義聲永昭千古，豈非一時快舉哉！捐有成數，即典買田地，公定殷實公正之人管理，以每年所得租穀，爲塾師束脩之資羨，餘仍增置田産。積累之久，一學即可分爲兩學矣。

一、大村墟即許左近小村墟附入，每處或設一學二學，量所捐多寡爲之。每一學設一師，學生以十五人爲限，多則恐教有不及，管束亦必不周。

一、平郡紳耆義舉甚多，而義學尤爲地方切要之事，既可以訓迪童蒙，亦可以成就寒畯，樂善有心，想紳耆必奮勇争先也。如各屬有倡率舉行者，本府即先給花紅以作其氣，並首捐銀三十或二十，以相與共成之。俗美化成，惟諸紳耆是望。

命唯謹，即佳弟子也，亦先生之善教也。

一、蒙以養正，讀書不可不審也。《四書》、《五經》外，如《孝經》、《小學》，最爲蒙童切要之書，讀之即知作人之道。由此而大成，必爲忠臣孝子，次之亦不失爲善士，爲好人。此在養之以預也。至初發蒙之幼孩，先取順口，則《小兒語》、《好人歌》、《三字經》、《千字文》皆可取，其易於成誦，亦不失爲蒙養之初教也。

一、學生在塾，有不聽先生約束，輕則訓飭，重則責撻。如屢教之不改，即告知本司等察看，傳其父兄，再加督責。督責不悛，逐之可也。

一、塾雖小學，而出身之根基實始於此。將來一有成就，其受恩於先生者，中心藏之矣。則先生之教此學生，斷無不盡心之理。即本司等非敢遽言培植，而冀其有成，則與各書院無異也。

周凱《内自訟齋雜刻》第三册《義學規則十八條》 遵照《朱子論定程董學則》，朱子謂有古人小學遺意，父兄教之於家，師長教之於塾，内外扶持，循循規矩，非僻之心無自而生。各義學照書一木榜，懸挂於側。

一、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

每月初一、十五兩日，生徒早集，年長者一人洗手燃燭，於至聖先師牌位前，牌位用紙書寫。開館日供設，至年終散館之日，首士敬謹焚化。師傅拈香，生徒長者在前，幼者在後，以次排立齊整，從師傅行三跪九叩禮，畢；師傅西南向立，生徒長

幼以次排立，向師傅一跪三叩禮，師傅以三揖答之；然後生徒分東西向，長幼以次，各對三揖，畢。始各就位讀書，禮貌務須誠敬嚴肅。其有偶錯者，師傅指教之；喧嘩者，責之；後到者，罰之。此古人教禮之義也。終歲遵行，不可以有事托懶偶廢。到館、散館之禮如之。如首士拜師傅，師傅答拜首士，生徒拜謝首士之禮，各一跪三叩首。興拜禮，古禮也。宜從今制。

一、謹晨昏之令：

每日昧爽，派生徒之年長者值日，一人先行到學，擊木板一聲，少頃再擊一聲，至三聲，生徒俱行到齊，違者罰跪。其有故先行稟明者恕。生徒到學，向師傅案前一揖，立問安，然後就位讀書。至晚放學，儀亦如之。回家見尊長，各宜作揖請安。師傅每日講書，亦擊木板三聲，生徒排方靜聽。

一、居處必恭：

居坐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當晝勿寢。

一、步立必正：

行路必徐，毋得跑跳；立則垂手，必後長者，毋背所尊，勿踐閾，門限也。毋跛倚，毋趿履。

一、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一、言語必謹：

重唯諾，肅聲氣，語必清朗，毋高聲，毋戲謔喧嘩，毋交頭耳語，毋造言生事，毋論及鄉里人物短長及市井鄙俚之談。

一、容貌必莊：

必端莊凝重，毋輕易放肆，毋粗豪狠傲，毋輕有喜怒。

一、衣冠必整：

衣服以布，但須漿洗潔淨，毋致汗垢，雖盛暑不得裸袒，脱去鞋襪。

一、飲食必潔：

食必以時，毋許在學雜食飲酒。

一、出入必省：

非父母呼喚，師傅使令，及己有要事，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逾期。

一、讀書必專一：

讀書必記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乃已。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方能熟背。書聲必須清朗。一書既熟，再讀一書，毋泛觀，毋强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詞勿觀。

一、寫字必楷敬：

毋敬率，毋欹斜，毋污墨於手面、墻壁、几案。朱子謂寫字端楷，亦主敬之一事也。

一、几案必整齊：

位置有序，簡帙不亂。書篋衣服，自己時時檢點，務須整齊。

一、堂室必潔淨：

每日生徒之值日者，早至學，以水灑堂上，良久，以帚埽去塵埃，以巾拭供桌及師傅几案，務須潔淨。各生徒至學，先各拭淨自己几案，方讀書；別有污穢，隨時掃除。

一、相呼必以齒：

年長以倍者，呼之爲伯、爲叔；十年以長者，呼之爲兄、爲哥；呼幼者爲弟。其本有稱呼者，仍各以其稱呼。生徒入學，師傅取有名字，同學者相呼某某兄、某某弟，勿得僅呼其名并爾汝相稱，違者有罰。

一、接見必有定：

如有客或首士至學與師傅相見，禮畢，生徒出位以次，向客一揖，歸坐，靜默看書。非其類者，不得至學堂。

一、修業有餘功，游藝以適性：

如功課已畢，聰敏者再教以書法、算學之類。

一、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擇學中生徒中之謹願誠實者爲學長，莊以臨之，恕以待之，分令各管諸蒙童以分師傅之力，有小過則訶之，甚則白於師傅，不許直行己意。

以上十八條，皆就朱子論定之意注解，稍爲增易，蓋因禮節稱謂，今昔時地略有不同故也。古人教子自其能食能言，所以訓導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塾、黨庠、術序之間乎？聖門當灑掃、應對、進退……是以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行必謹，言必信，羣居終日相觀而善，使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自然他日長成，明禮義，重廉恥，恂恂然揖讓於鄉黨親友之間，有何雀鼠爭斗之事乎？余謂此數

條，不惟生徒當知，凡爲庠序之師，尤當身體而力行之，日以是教其徒，將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共沐聖朝詩書之化，而爲太平耕鑿之民，豈不懿哉？

道光六年丙戌春正月，襄陽府知府周凱謹識。

黃之隽《宏遠謨齋家塾程課條録・學塾總綱》 家塾之學視庠序尤切近，蓋其責父、兄任之養，中養才始於發蒙，以迄成就，循其本末，較易見功。故人樂有賢父、兄謂此耳。兹所條列者，猶是老生常語，而道邇情親，彌知言之有味云。

明德行

德賦於天，行具於人，蒙養之初，何足語此？然非幼漸義訓，則性習相遠。將有氣，拘物蔽之，虞必也。於發蒙時，即舉古人坊表之端，日與講説，俾知立誠去僞，以作聖功。邪僻無自而生，則趨向不離於正。蓋習與性成，所以馴致其德行者，固有道耳。

厲志氣

子弟入塾，語以精修，或不能解。若以「第一等人」、「第一等事」爲之鼓舞，罔不忻忻然。欲問其途，此時爲父母者，宜舉古今聖賢、師儒、學問、經濟、羣分類聚，擇精語詳，俾知奉爲楷模，即思身與之齊，所謂當仁不讓是也。志氣既有專向，就使才力未到，以視悠悠忽忽，畢生萎靡之輩，不已多乎！

親師友

名師益友，自古爲難。然父兄欲子弟之成材，其平日所肄業及之者，必使之就正有道，而後是非得失乃不致疑殆相乘。故聃禮襄琴，雖聖人亦有師也。若夫直、諒、多聞，三益是求，即以友輔仁之謂，而家塾中有佳子弟，獨無傳習，無觀摩，惡在其爲賢父、兄乎？然則親師取友，可以進德，可以修業矣。

儲書籍

今人爲學，易於古昔什佰。而述作信好，反不如古人者，則以家尠藏書之過也。其在世閥巨族，但侈田宅、車馬，衣服爭爲美觀。而貧約自守之家，明知博雅可宗，又苦於無力購覽。故雖有二三佳子弟，而於書獨少憑借，是奚能爲真讀書種子耶？假使富者出其素多侈費五分之一，廣置經、史、子、集，貧者之父兄亦勤督其子弟借讀、抄寫，俾日與古人相對，濡染既久，神智自開，名儒名臣，皆由此出，其爲天下、國家所利賴，又安見今人必不如古人哉？

務實學

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此其人固未易見。然士夫讀書，以期經世，使非夙有抱負，何以謂明體達用乎？爲父兄者，既能教子弟深通經術，博稽史事，則義理曉暢，利弊周知，不當徒望其弋取科名已也。必使根柢之學，融貫古今。凡有關於國計民生者，出其所蘊，皆能裨補世教。斯爲有體有用之實而非迂生俗吏無濟之空言，不其偉歟？

貴早修

昔東方朔年二十二上書，自稱「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蓋自十六學《詩》、《書》，至十八而畢。又自十九學兵法，至二十一而畢，皆作三年課程。三年誦二十二萬言，每年正得七萬三千三百餘言。以一年之日計之，一日所誦，才得二百三言。實中人稍下之課也。歐陽文忠公亦言：《孝經》、《論語》、《孟子》、《易》、《書》、《詩》、《禮》、《周禮》、《春秋左傳》九經，凡二十八萬二千一百五十字。準以中人之資，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今加《儀禮》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傳》四萬四千七十五字，《穀梁傳》四萬一千五百十二字，三經凡十四萬二千二百十一字。總前九經，計四十二萬四千三百六十一字。除六七歲啓蒙外，自八歲入塾，用功比於東方，六年已畢，只十三歲。即資性魯鈍，九年、十一年亦畢，猶在十八九歲弱冠以前。或有事遷延，至二十二三時精熟，尚未爲晚也。按日計程，銖寸累積，總在此十五六年中，已成絶大造詣。過此以往，願學未能，始悔從前曠誤，是真遲矣。

竊願爲父兄者，督其子弟，及時自奮，毋時過後學，則其成也可期，而無老大自傷之嘆。所謂修學務早者，此耳。

求專致

經史百家，卷帙繁重，卒業不易。子弟肄之，每嘆望洋。然爲父兄者，果能循循善誘，爲之挈其綱領，析其條流，俾毋紛馳，以一其業，則讀一書自受一書之益，安在不博通乎？夫欲博通，必先專心致志，「專」則無他向，「致」則無兼營。而其學之緝熙，皆由心志之純一，有以精熟其所爲耳。不然，貪多騖廣，龐雜於中，其能有得乎哉？

尚精勤

學問之道，非精心則從違無定，非勤力則作輟相乘。昌黎曰：「學精於勤。」是「勤」尤學人切要之圖也。竊謂精、勤二字，不特子弟才識未至，宜以此矯輕警惰，正其爲學初基；即造詣有成，亦必擇之精、肄之勤，不厭不倦，而後涵泳優

游，志趣彌永。若習於固陋因循，則其所師承者，罔非俗學，難乎有恒也必矣。夫無恒之人，必不耐勤，而何能致其精也。觀於六經所垂訓，雖以文王、周公之聖，猶不自暇逸，勤施四方，況塾中之子弟力學者乎？

爲父兄者，當舉「勤」之一言，教其終生行之可耳。

遵學綱

《朱子讀書法》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此六者爲讀書綱領，千古不磨。無論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皆必循是以爲功。

子弟入塾，父兄即爲引伸，依次盡心。歷少而長，悉無間斷，自有成效可稽。

立課程

元儒程畏齋先生端禮，所定小學簿讀書、習字、演文日程，大學簿讀經、讀史、作文日程，均見《讀書分年日程》中。其先後次序，分日輕重，決不可紊。又附抄五經傳義及批點經書、韓文法，皆便於學者，允當依仿而變通之，以酌今古之宜。惟所引羣書，今不盡見，或部帙繁重，寒素家未易有耳。

右十條爲塾學總綱。

彭蘊章《歸樸龕叢稿》卷一二《問心堂示生童條約》　一、正心術。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欲正心術，當將此二語默自提撕警覺，其所包者廣矣。

一、飭躬行。孝爲百行之原，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故可以賅百行。多士先於此致力，則操其本矣。《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亦以孝爲先。推之倫理族類之間，各竭其誠，躬行所以粹美也。

一、勤學業。學業以讀書爲本，讀書以經訓爲先。漸漬於經訓之中，以明其理，則於邪正公私之界，灼然無惑於心，而遇事不失其守矣。故勤學業實有益於心術躬行，而非徒泛覽詞章，矜言攷訂也，第詞章攷訂亦賅乎其中，所謂由本以及末，當知先後耳。

一、戒躁進。窮達有命，非可以力致也。功令森嚴，未可以身試也。勿論求榮反辱，雖悔難追，即使僥倖成名，而予之齒者去其角，亦理所必至。使者閱人多矣，願諸生各安義命，勤學以待時。

一、持節儉。士子坐守寒氈，白粥黃薤，乃其本分。倘或習爲奢侈，必至取非義之財，以供揮霍，喪聲名，罹法網，皆因乎此。先儒云：「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宜常體味此言。其或家本殷富，不妨素位而行，當以其餘賙恤里黨，或資助地方義舉，方爲用財得當，一切奢華之習，仍必從删。

一、息爭訟。訟則終凶，古人不我欺也。士子束身脩行，諒無與人爭訟之理。倘有鄉鄰親族遇事不平，以致涉訟者，務當力爲勸解，或以情原，或以理恕，使之消釋，則保全兩家，功莫大焉。

一、懲游戲。歲月如馳，無聞忽至，與其擲光陰於角逐之場，何如閉户而修其業？古人分陰是惜，學問中汲汲不遑，實無暇爲游戲之事。況一拋正業，諸邪得而中之，可不慎歟！

一、勿言人過。伏波戒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蓋非獨遠禍，亦以養德也。君子以脩身爲務，見不賢而内自省可也，何忍宣之於口，以暴人之短哉！

一、勿看閒書。吾人讀一書即有一書之益，上而明其理，有益於身心；下而掇其詞，有益於記誦。若稗官野史，詩文所不能用，閱之徒費工夫，有志者不爲也。

一、力行善事。如惜字、恤嫠、育嬰、施衣、施藥、施棺、收埋等義舉，即小康之家亦當量力行之，久而勿怠。貧士則出力助理，或爲勸募。常存濟人利物之心，自不至流入谿刻一路。心地既厚，福澤自長矣。

以上十條，語雖淺近，要皆切於身心日用，非如好爲高論迂遠難行者也。使者平時嘗舉此以教子弟，訓生徒，今願公之多士。倘不河漢余言，置之座右，以當箴規，亦未必無益云。

徐棟《牧令書》卷一六《義學條規》　一、勸捐宜聽民便也。捐立義學，原爲無力延師之子弟而設，而窮鄉僻壤尤宜加意。多立一學，即培植多少子弟，事聽民便，則人心樂從。或一家捐一學，或數家公捐一學，或一村立一學，或數村公立一學，館舍不必擇地，脩金不拘成數，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就地方情形，變通辦理。童子艱於遠涉，其本村富户公捐者，即在本村立學，雖束脩無多，較之每保每社設一大學者，再爲妥便。且義學設在本村，則捐輸之家得沾實惠，民間聞風向義，有不觀感興起者乎？

一、擇師宜慎也。義學之設，所以正蒙養而廣教化。延請塾師，須於歲前十一月責令紳士首事公同舉報，再由地方官查考，分別准駁，果其品端學粹，則

從游者自衆。今擬定脩金四十兩爲大學，三十兩并二十五兩爲中學，二十兩、十數兩爲小學。大學生徒以二十五名爲率，中學以二十名爲率，小學以十五名爲率，即以學生之多寡定塾師之優劣，并以經書之生熟、察課讀之勤惰。若大學不及二十名，中學不及十五名，小學不及十名者，非塾師不能認真課讀，即品行不滿人望，許該董事隨時查明，禮辭另延，以免曠功而收實效。

一、延師宜定章程也。各鄉義學，必須首事議定塾師，稟縣批准後，再行訂延。其開館日期，均於開印前後擇吉入學；十二月初間散館。脩金按月支送，非過事苛刻也。緣塾師不無更易，一經透支，則脩脯既虧，學將中廢，固不得不從長計議，定以限制；而薦食干俸尤爲近時積弊，必當嚴行禁止，不至有名無實。

一、義學宜隨時稽查也。每歲春間開學之始，先將各義學學生姓名、年歲并所讀何書，造具清册；至秋間再造册一次，比較春間生徒有無增減，學業有無長進，并可以察塾師之勤惰。其册令首事開造，交該管地保進城之便投縣備查。在城義學，由儒學造册移縣，以備查核。該地方官仍於因公下鄉之時，隨時稽查，分別獎勵。

一、應隨時宣講《聖諭》也。查各州縣向於朔望宣講《聖諭》，不過在城市關厢，而窮鄉僻壤未能周知。四鄉既立義學，自應責成紳士率同約正副鄉地保，在於該處村集，每逢朔望日請塾師敬謹宣講。省城現刻有《聖諭廣訓》、《聖諭講解》，刷印多本，分散各義學。其生徒中通曉文義者，授讀《廣訓》。若初學能識字者，塾師將《講解》一書，不時宣講。該地方官仍於因公下鄉之便，即入塾抽查生徒功課。如有能講解聖諭大意及背誦成熟者，即從重獎賞。其塾師訓課有方，亦量加獎勵。且省中刻有吕新吾先生《小兒語》、《好人歌》、《閨戒》、《宗約歌》四種，每學發給一部，俾師徒隨時講習。如目前尋常道理，即是身心性命之學，於人心風俗方有裨益。

一、學舍宜隨時修建也。立學之始，總以籌備經費爲先務。迨經費既足，即當籌辦學舍。每當歲晚務閑之時，勸令從學之家或出人工，或捐物料，衆擎易舉，集事無難；但求堅固，不可徒飾觀瞻。是在隨時勸導，因地制宜，以圖經久。

一、經費宜嚴禁侵蝕也。凡捐輸銀兩，或交商生息，或置産納租，但責令公正紳士自爲經理，一面造報立案，以備查核，不得假手胥吏，以杜侵吞挪移之弊。至於生息之項，該管州縣發給銀兩，取具該商領結，仍發給該商印照；并明白曉諭，如後任有提用挪借者，許該商持諭告阻。若該商私允挪借，即責令該商着賠，仍通詳各憲，以垂永久。

一、寒士宜存恤也。義學生徒多系寒家子弟，其間材堪造就者正不乏人，地方官隨時查考，如有天資穎異，勵志芸窗，堪以進取，即當格外周恤，并送入書院肄業，俾得有所觀摩；仍不時親加考課，庶成材不至廢棄。既可仰副國家化民成俗之意，而振拔寒畯，未始非興賢育才之一端也。父母斯民者，其勿忽。

教學

王晫、張潮《檀几叢書二集》卷一三《訓蒙條例》 儒者不爲農工商賈，惟出仕與訓蒙而已。出仕不可必得，訓蒙乃分内事。果盡其道，則教育人材，亦大有益於天下，己亦藉此代耕，誠兼善之本務也。余處館十餘年來，時時以未盡其道爲愧，所以然者，亦誠有不得已焉。今列爲條例，勉圖守此，期不誤人子弟，庶亦或寡過云。

一曰不間斷。正月十五日進館，十二月廿五日散館，中間祭掃完糧，約共去十日，計每歲坐定十一個月，日課扣足十個月，諸徒亦不得探親友，赴筵宴。蓋童子未有定見，心易放難收，出館一日，便當數日，心粗所浮，故第一貴不間斷也。

一曰年學相等。蒙館中，不可夾入舉業之徒。館課有别，與壯者所言，自於幼者無與，徒令分其見聞。爲師者用兩樣功夫，既難取精，必致兩誤。

一曰謝客。客雖正人君子，到館不得不坐談，所談雖天人性命之學，總與蒙童無與。且師與客談，而欲諸童之耳目無他，及本課之一無所荒，勢有甚難。故雖高賢，慎無倒屣，若夫衆啾難卻，莫若閉門爲安。

一曰勤理書。讀書惟童時理熟，可終身不忘。每日背生書須帶前十首以爲常，生書每日讀百遍，百遍足，更理以前所讀書，自第一本起，依所讀次序，限定日理幾頁，周而復始。書卷前，記理起日月，後記理完月日，逐本登記，以便稽查。其現在所讀前一本，當於每日理舊書外，量理幾頁，理至今日所帶前一首止，亦周而復始。待後本讀完，方并入舊書數内。蓋新書遍數少，雖一時暫熟，略遲即忘，若與舊書挨次漸理，必至生疏矣。故當日逐加遍，勿間斷也。更將各徒已讀書，開列一單，粘揭座右，每部理過一次，即用朱筆一點，則各徒書之生熟，工夫之淺深，舉目可知，自當警策。

一曰漸次簡切講解。童子初入學，每日只講一字，二月後，講二字，漸加之，

講過者，朱筆圈記。但取本日書中切實字，講作家常話。如「學」字，則曰此是看了人的好樣，照依他做好人的意思，學讀書，學寫字，學孝順爺娘都是。「悦」字，則曰此是心裏欣喜快活的光景。如此日逐漸講，久之授以虚字，自能貫穿會意。當閑居不對書本之時，教以抑揚吟誦之法，則書中全旨自得。

一曰勿混讀古文。須選理脈清真，筆致靈動，議論明顯，體局正大者讀之，六朝排偶四六諸作，一篇不可入目。

一曰習幼儀。灑掃應對進退，無一非齊治平之道，童時習此，便有格致誠正修工夫。孔門富貴子弟多有，而事其師，嘗服僕從之役，即是道也。今之富貴者，其子弟幾欲吃飯不必親舉箸，況於《曲禮》、《内則》等義，師亦安得而語焉？矜傲驕矜，習與性成，學業從可知已。張柔直館蔡氏，且令子弟學走。今之據師席者，宜衷諸游夏之言。

一曰毋務博。量資授讀，期於精熟明透。約而抉其要，賢於荒泛什百。

一曰多藏書。日課固曰無務博矣，古今有用書籍，館中則宜多聚。師爲分類藏之，簿記名目，將各書大意，作小序一段，隨注名目之下，使童子自幼即知某書有某用，某事當看某書，少長及能與人言，壯時自有不得不博覽之勢，而學問自此可漸擴充。

一曰端本澄源。富貴、功名、道德，層累而上。世每誤認富貴爲功名，於是初做秀才，即曰有功名分矣；及中舉，則曰功名成矣；中進士，則爲功名無復可加。所見如此，宜乎功名之士，不多見於天下，而道德從可知也。處館當首與諸徒之父兄親戚，講明富貴、功名、道德之别，然後與諸徒漸次詳説之，使知吾輩讀書，大有作用在，而後可與言學。

一曰厚館穀。師雖非以營富，延師者則有繼粟繼肉之道。惟師無内顧之憂，而後吾之子弟，得有專心致志之益也。爲師者，當量仰事俯畜，可給與否，以爲館之去就，如曰食之無肉，棄之有味，則恐自誤誤人，迄於無成也已。

以上數條，訓蒙之道略備，授舉業者，亦可類推。若專爲舉業之徒設者，更有數訂。

一曰各看講章。《四書》本經，師徒各備。《大全》原本，未經删改者一部，師先自看，其説是者圈點，非者評抹，雷同者取其最優，每日限看幾頁，看完藏好，令諸徒亦先自看，各隨己意爲取舍。午間聚講，逐人問其所以取舍之故，一一辨論當否，隨以己所看者示之，使各對樣圈點爲定本。其用筆須朱墨互異，令之有别，如此日逐看去，不數日，諸徒自能用心，識見自可漸長矣。

一曰文章各自評選。名選刻文，師徒亦各買一部，師先選定藏起，令諸徒各選閲，對看辨論，如看經書法。此則不可以師之所選爲定，何也？見解有淺深，天資有高下，讀文者，當取其筆氣學力之相近，而未可畫爲一律也。

一曰時接長者議論。醯鷄眼孔，天大如錢，師之晉接鴻儒，徒亦與聞其緒論，則見地不窄，世務可通。

一曰少讀時文。文貴精，不貴多，先正大家，隨諸徒所宜得，慎擇百篇，取其歷久彌新，不逐一時之好尚。蓋一時所尚者，過時即腐者也。隨時讀之，日不暇給矣。擇之貴嚴，守之貴約。若夫歲科所採，風氣遞更，則不妨流覽焉，以涉其趣，非泥其迹也。

一曰多看古書，看注疏，見古人用心之苦。看《通鑒》，知興亡盛衰之迹，以證吾六經之所得。看《近思録》、《性理大全》，以日進於凝静。其他有俾身心家國之道者，皆量力之所及看之。隨有所發明，即作小議論存之，則後場工夫，不必更做。且頭場精義，無不於此中得，豈徒記誦之學，可同日而語哉？

一曰學要切己。所讀書，無一句不是我身上事；所作文，無一句不是我心中語，此才是好舉業。若認書文我爲三項，都無是處。

以上數則，取富貴之道略備，子弟守此，作舉人，進士有餘，即不果中，是上等秀才，決亦不致貧賤。從吾游者，相期勉爲之。若謂名師别有秘傳，不必如此，迂腐時髦，自有捷徑，何必如此苦辛，則任諸英俊自爲之，非僕之愚所能及也。

王晫、張潮《檀几叢書二集》卷九崔學古《少學》 督責初功

少學之功，一在讀古，成弘慶曆諸大家八股業，俱從古文脱化，尚矣。近來家數，不過讀時藝幾篇，便侈口談文，不知文章無本領，開口便村俗氣。且不讀古文，筆下亦不勁，機局亦不暢。故教子弟者，自四子本經完日，則當讀諸旁經及古名家文，即資鈍者，亦須讀古選數十首。荆川公云：「讀古文，取其近今者，讀今文，取其近古者。」誠課讀之要訣歟！

一在讀時文。讀文自一句串下題，二句串下，以及長題。一句對做題，二句對做，以及八句。三句，三段做題。四句，四段以及九句與小搭長搭，一節全章，先短後長，先淺易，後理致。先輩選初學文，定爲法趣二字，法則備有規矩，趣則吐納性靈，不尚駢詞，惟宗機法。

凡讀文，亦可略仿讀書法，探讀數篇。篇只求明，不先求熟，明則自然易熟，

明後復講完篇。或正在讀時，提一句責令自講，講後再讀，熟後再温，得趣全在涵咏。

有本領之文，有材料之文。本領之文，貴尋脈理；材料之文，貴善剪裁。尋脈之法，全在講題，題前題後，細細講明，方可指點文中脈理。剪裁之法，或用其意者，或用其辭者，或用其機局者，或用幾句而改幾字，或用一股而改幾句者，全在變化由之。

一在講貫。講者講其實意，初講時用之；貫者貫其神理，有貫串之意焉。如一章以一句貫，一句以一字貫，又如一字在《書》如是解，推之《易》、《詩》、《書》、《禮》、《春秋》亦如是解，又有縷析之義焉。

生徒長幼同學，講書必分多寡淺深。本生能質疑問難，固易啓發，否則特起一難，責令解析；或持幾説，責令揀選折衷。講時不能即答，寬限一日或二日，或三日，如參禪者，眠思夢想，務期有省而後已。

作文成篇時，分講題義。假如「時習」一章，全章出題，如何作文，一節出題，如何作文，止出「學而時習之」，如何作文，搭出「不亦悦乎，有朋自遠方來」，如何作文。作法既明，結構自易。

與少年講書，最忌誦述講章，間引一二語，須講了再講，使其方寸豁然。

一在覆講。不覆講，則不知其胸中消息。故生徒如師所傳，句句搬出，如先後顛倒，未明也。即次第不紊，亦必視其增減轉換。

一在出題目有法。如出理題，連數期俱理題，政事題，連數期俱政事題，即串做，對做，搭截諸題，盡然。

一在教作文有法。初做破題，以多爲主，只此一題，正破反破，順破逆破，明破暗破。始則爲師者做一破，即講一格，繼則爲弟者，領一格，再做一破。即承題起講亦然。做起講須至起比須比出題而至，蓋此處是咽喉路，生死關，須一條綫索，一氣呵成，如兩番爐竈，氣脈不連，中後雖佳，終非入彀。一作未是，再作；再作未是，三作，然後出名篇印證。

一句串下題會做，方做二句串下題；二句串下題會做，方做兩對題；從此漸漸做去，以至長題。切勿輕改，即改時，須説明改之意，圈法亦然。至其理誦經書，一切探帶兼理諸法，亦與童蒙相等。

開示路數

一、教生徒作文，須先與之講明書旨。每出題目，先將通章本意，逐句逐節，從頭至尾，何者當重，何者當輕，一一講明，令其通曉。然後又將所出題目，再與細説一番。如出一句題目，看其何字當挑，何字當剔，或該承上，或該含下；其兩句者，或該分扇，或該串講，或該上下半格；三句者，或三段，或一頭兩腳，兩頭一腳，或又該串講等類，四句五句俱如之。次第與之講明題意文格，令其各各通曉，然後及於搭題上下題。搭題須兩下照應，上下題須兩下聯絡，然亦必先從題目顯易明白，易於發揮者先教之，而後及於理題，庶令學者不苦難，而便於措手。總之，教者須先看破題理，而後令學者據理立言，路自不錯。如此細細開導，即學五六十篇文字，已淺淺曉大義矣，積而至於百篇，未有不能文者。有等先生，既不爲之明題理，又不爲之經心思索，止惟抄寫成刻，令學者照前比對後比。學者亦不自去經思索，只惟照天對地，照日月對山川等類，徒事徇迹，不一庸心。所以學文二三年，更不知題中理趣，文中機彀，往往由此。甚有將自己所作，或録他人文字，令學者抄譬簿上，手與披點，弄彼子弟，欺彼父兄。不念彼之仰仗我者，何專且重？天地神明之降鑒我者，何顯且赫？而乃若是其相欺也！吾願爲師者共戒之。

一、教子弟作文，當屢改。不曾通之時，爲師者，當與之代思代作，面語而口授，必令其手自書寫，即子弟未敏者，歷經半年，當自領會。及其稍自能文，當看其資稟所就，意見所及，各順其性，而委曲以成之。少有一得，則當取其一得，以鼓其進，必不可一於涂抹，以阻其機。大抵造意要超卓，立格要正大，題旨要明透，筆氣要清順，此爲行文要務，於此不甚背謬，便是可成之機。如艱澀晦滯，雜亂重濁，此等筆路，到底無成。

一、教子弟能文，更無他法，每閲一章書，直如親見聖賢當日口語，領會無錯，此是根本急務。以後精選新舊程墨，或時文之明白而正大者，日令抄寫一二篇，每篇必與批點，分定格局，畫斷段落，隨即與之講解。講一篇，讀一篇，讀一篇，背一篇，必令篇篇精熟乃已。積至一二百篇，或三四百篇，訂成二三帙，時令反復潛玩，毫無一意不明、一意不達，乃爲有用。久之筆底自活，生機自暢，而無枯澀阻礙之病矣。即至能文後，此段工夫亦不可少。須將每科新出程墨，房書行書，或時文小題之絶佳者，多選多讀，若能日誦數千言，而時時記於胸次，何患文詞之不富，而下筆之難就也？其第一着尤在看書，另有神會。

八法

破承：擒題主意處。破要穩，承要醒；逆破則順承，順破則逆承，正破則反

承，反破則正承。

起講：又名小講開講，是文章說起處。要範圍大意，虛含不盡；要正反有法，要開闔有章。

破承是我斷古人的，起講以下，便替古人說話了。聖賢要像聖賢口氣，小人要像小人口氣。

入題：是承上落下處。醒目爲主，高呼虛宕爲妙。

起股：又名提股，是挂題綫索處。要虛籠勿急，大每股以五六句爲率，少則四五句。

亦有不用股，只單行一段，以代起股者，是起股之變法，亦要清綫索，扼要領，振文勢。

虛股：又名小股，是出點題面處。每股以二句爲率，亦有不用股，只作一兩句點題者。不然，或頓一二語，方點出題面者，更有不就點題，先只頓一二語者。

中股：是正發題意處。要切實，仍要留有餘不盡之意。

後股：是推廓題意處。要另發心思，另開生面。

起股、虛股、中股、後股每股二項，故云八股。前人定爲八股者，言之不已而再言之，兩兩相比，明必如是而後盡也。若合掌則四股足矣，何必八股哉？

束語結句：束語是收拾通篇處。或四句、或二句，亦有不用對句，只散行數語以咏嘆題神者，皆爲束語。結句是文章結穴處。或換上文，或落下文，或結本題，只一二句爲率。

五要

弟子學文，第一要曉得賓主虛實、正反開合。蓋文字無實則主不出，無虛則實不透，無反則正不顯，無開則合不靈。弟子輩，初年先須從此八字入手。

第二要曉得脈理。一題到手，便細想其來踪去路。有上文即跟上文落來，有下文即照下文逆入，如無上文下文，則提題中要緊字眼，掀翻籠起，此前半挂頭綫處也，頭綫既明，方可作後半篇文字。中比是正發題面處，起承轉合，須一一分曉；後比是展發餘意處，須無中坐有，絶處逢生。

第三要知步驟。文之有步驟，如人之有身。破承如眼目，起講如首領，起股虛股如胸臆，中股如腹，後股束語如四肢。前後有一定不可亂之法，一步步說來，大約前半要虛，後半要實，前半徐徐而來，後半沛乎有餘，所謂前不實、後不竭也。若前後倒置，猶如人之一身，足反居上，頭反居下，有是理乎？不特一篇，即每股中，亦各前後須按着步驟，漸次講來，文方不亂。

第四要曉得能轉。童年作文，切不可説一層頭話。上層是這樣説，次層又轉一意，第三層又轉進一意，此層轉法也。切不可説一邊的話，前股是這樣説，對股又不是這樣説。如前輩「鄒人與楚人戰」題，「天下有一定之鄒乎哉？無一定之鄒，不妨與楚戰也」，對云：「天下無一定之鄒乎哉？無一定之鄒，又不妨與楚戰也。」此股轉法也。又有句轉法，上句是這樣説，下句便轉了，第三句又轉了，一句一轉，一轉一意，文字自然活潑，自然不窮。蓋能轉則能通，能通則能變，能變則靈妙不可捉摸矣。

第五要生造。文須有作性，會創辟。八股文字，須股股各出意思，最忌合掌，即至束語結句，亦不可草率雷同。古人云：語不驚人決不休，童年作文，便要知此意，便要生造得幾句出，此五者入門第一關也。

四十字訣

扼頂：扼者，凡一篇章旨，及一題眼目，扼定作主。頂者，頂上，根據上文，使有源委。

提振：提者，提挈之法，題義緊要處，先於前幅提起，所謂高屋建瓴也。振者，恐文勢太平，則用筆振起，以鼓其勢。

反正：反者，反形題義。正者，承上反意而正之，有反必有正。

賓主：賓者，借賓形主，陪發正意，與反不同，反在題中，而賓在題外也。主者，題之正位，主重賓輕。

開合：開者，拓開一步，使其寬展有勢。合者，就開處一筆收轉，歸到本題。一篇中，有大開大合，一股中，有小開小合，今文每有一層開，一層合，亦有以反作開，正作合，以賓作開，主作合者。

翻跌：翻又與反不同，將題意翻跌，由一層以至數層，如老吏舞文，雖一成鐵案，亦可翻轉，故謂之翻。跌者，以側筆跌出題面，有反跌順跌之不同。

挑代：挑者，將題中字眼，取巧挑剔，起講便有之，中後亦可用，即起比亦可用。代者，文字中間，或中股，或後股，揣度本人心上，替他説幾句，筆意生新。

轉折：轉者，圓轉之謂，一轉一境，愈轉不窮，乃爲靈妙。折者，一氣奔騰中，作一折，所謂千里一曲是也。又有一句一折，或一股數折者，要視文勢爲之。

擒縱：擒者，覷題切要處，用緊筆握住，謂之擒。既擒之後，復用鬆筆，將題放開，謂之縱，二者相生。

起伏：起者，文之發端，或起一峯，或起一波。伏者，隱筆也，或於未起之先，或於既起之後，伏應數筆，如兵家設伏，待時而動，更添幾倍聲勢也。有起伏，方有照應，亦有前面伏案，至後作應者。

照應：照者，映照下文。應者，照映起處，猶人之有呼必有應也，與映不同。

生發：生者，題義頗枯，而我善生之；或文義已盡，而我復生之。發者，題之正面，盡情闡發，如春花春柳，盡態極妍。

頓宕：頓者，頓挫，文勢欲行，故以一筆頓住，如忙里偷閑，急來緩受也。宕者，搖宕一筆，欲吐未吐，神脈宕漾。

點綴：點者，於題脈處點睛。綴者，點染姿色，如畫之有丹青，女之有粉黛，布景生情，引人入勝者也。

渡接：渡者，過文也。鶴膝蜂腰，爭奇在此，平弱無波，過文最忌，須如驚濤駭浪之中，滿泄風帆，截江而過。接者，承按也。接上起下，或接明上意，或接開一層，最要有力。又有前意未畢，中插一意，復以後意按前意者，謂之遥接，古文多用之。

推掉：推者，援引旁意，用一筆推開，以入正意。又推進一層，推遠一步，亦謂之推。掉者，掉轉一筆，如舟子掉舟，神龍掉尾，轉在文中，掉在文末。

省補：省者，省筆也，文恐太繁，則用筆省之，有省文省句省字之不同。如《論語》「舜亦以命禹」，將「亦以」字，省卻「執中」等字；如《孟子》「河東凶亦然」，將「亦然」字，省卻「移民移粟」等字，是爲省筆。補者，補筆也，題中所無，又似題中所有，故用補出，或補上文，或補旁意。又文字於極忙處，兩意不能并寫，則先寫一意，再留一意，於閑處補之，亦謂之補。

拖繳：拖者，拖下，文勢未終，特以一筆拖去。或有就上拖者，或有另拖一意者，所謂餘音裊裊，不絶如縷也。繳者，繳上，文意已足，特以一筆繳轉。或有繳章旨者，或有繳上文者，或有就本題作繳者。繳與掉不同，繳用實而掉用虚，繳用完題而掉系弄筆也。

插帶：插者，方講此句，而即以彼句文意穿插於内，文家之玲瓏活變法也。帶者，非本題緊要處，不可不寫，而又不必正寫，只以順筆帶過，文家之息肩法也。

鎖結：鎖者關鎖，文勢欲行，恐其太縱，則用一二語略束之。結者結束，或結一股，或結一篇，要收煞精嚴，題無遺漏。

行文變化

文決既定，則變化易知。夫小題有單句者，有雙句者，有截上截下者，有短搭長搭者，有旁引曲喻者。理致題，則觀其法脈；辨難題，則觀其議論；典制題，則以博雅爲工；記事題，則以磊落見致。題本枯窘，我出之以波瀾；題近粗俗，我運之以風雅；題既虚縮，非頓宕無以寬局勢；題既板實，非翻跌無以活文機。映帶串插，搭題之勝概也；詳略呼應，長題之能事也，若夫題正者利用反，題抑者利用揚，題纖者宜發宏論，題順者宜用逆勢。似此之類，未易悉數，孰謂小題可一概論哉？然而同一操觚，而工拙頓殊者何也？命意同而取徑異也。蓋小題所最忌者：一曰枯寂，枯木寒鴉，不如千紅萬緑也；一曰深晦，蘭生谷底，不如芝産彤庭也；一曰質實，閭閻撲地，不如海市蜃樓也；一曰澀滯，寒蛩唧唧，不如流鶯百囀也；一曰徑遂，通衢大路，不如横峯側嶺也；一曰方幅，長槍大劍，不如短兵相接也。是故理欲其正，氣欲其醇，意欲其新，詞欲其鮮，筆欲其轉，機欲其靈，布格欲其緊密，文瀾欲其層疊。由是而平奇濃淡，長短整散，各因其性之所近，與其情之所好，又寧一律之拘哉？

書法

書法宜精，故亦附記於此。

身法

凡作書，肩背宜直，胸宜去桌三寸許，面宜去背三寸許。

手法

要指實掌虚，以大指推出，食指壓下，中指鈎入，小指襯，無名指抬起，執筆宜緊，竪筆宜直。

把筆四要

虚手指心不近掌。

圓作背圓。

正筆管正。

緊手指貼筆緊實。

作字四法

横清竪直横宜細，竪宜粗。

少粗多密畫字少，宜粗；畫字多，宜密。

勾短點圓勾宜短，點宜圓。

空勻橫直空白宜勻，橫路宜直。

王晫、張潮《檀几叢書二集》卷八崔學古《幼訓》 爲師難，爲蒙師更難，蒙師失，則後日難爲功，蒙師得，則後來易爲力，甚矣，不可不慎也。

愛養

教訓童子，在六七歲時，不問知愚，皆當用好言勸諭，使知讀書之高，勤於教導，使不憚讀書之苦，若徒事呵斥而撲責，不惟無益，且有損也。至八九歲時，年方稍長，或可用威，若遇聰穎者，即如前法，亦足警悟。其或未覺，略用教笞，此在一兩月或半年一用，方可示威，若久用不止，則彼習以爲常，必致恥心喪盡，頑鈍不悛矣。至十四五歲，尤爲邪正關頭，正養中養才之候，循循誘掖，自當水到渠成。其要只在收其放心，勿使之稍涉家務外務，專心讀書，不責自進。故先輩教子弟遇聰穎者，單用善言警悟，往往不苦而自成，即遇愚頑，亦加撲責，撲後仍用好言勸諭，亦每知悔而能新。不然者，則下愚不移，雖撲責之，無益也。願爲父師者，教子弟，只費自己口舌之煩，講貫之詳，督課之勤，兼以自己持身之莊，出話之正，子弟見之，自然知悚，斷不在恐嚇責撲間也。若不得已而用責，數則不威，輕亦致玩，故不責則已，責則須威，或預約人勸解，以留餘地。又必有其候，空心毋責，方飯毋責，毋亂責，毋出不意從背後掩責，凡此皆足致疾，慎之慎之。又生徒從前懈弛者，初至時須緩緩約束，三令五申，俟其心服乃責，切不可性急。

量資循序

爲父師者，不量子弟之資稟，不顧學問之生熟，而惟欲速以求成，不知功夫有序，何可一旦助長。故昔謂教子弟，不必蹴等，當知循序，不必性急於一時，而在操功於悠久，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毫不放空，亦不逼迫，優而游之，使自得之，自然慧性日開，生機日活。

分任

古命將者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閫以內，寡人制之。」延師者，亦當曰：「館以內，師傅制之；館以外，父兄制之。」使父兄欲操師傅之權，固令先生短氣，即師傅嚴於館，而父兄狎於家，亦爲暴寒相間。

不假言笑

夫夏楚撲責，非無威也，手恭足重，非無儀也，而生徒往往不服者，何也？以稍假言笑耳。平日師生間，談家常事、館外事，問答嬉然，褻矣；雖復威之儀之，無庸矣。故除講貫教訓外，不交一言，不示一笑，爲立教第一關。

鼓舞

極慧者，必摘其短以抑之，則不驕；極鈍者，必舉其長以揚之，則不退；倦者，必加以禮貌，如習儀呼字之類。則不鄙；稍長，必礪以蒙工，如理書默書之類。則不佻。

賞罰

學堂設一册，記諸生功過，逢十會察，除功過相折外，行賞罰例，賞則紙筆扇之類，罰則立跪責三等，責亦分輕重三等。先是定賞罰例，懸之座隅，務期信賞必罰。

幼戒

對北及日月神聖師長前唾涕，及裸露仰卧。

不稟親命，打罵家人，若罵乳母及老僕，尤宜戒。

擒拍蝴蝶蜻蜓諸蟲，踐踏蟲蟻，折花枝，作頑。

置襪履下衣在案上，置冠帽在椅座床邊。

入禪堂道院，戲弄法物，穢手翻動經卷。出位，講閑話。翻弄人書籍文具。

習揖

生徒習揖，如北向揖師。二生，則長者居左，幼者居右；三生，則長者居中，次者居左，幼者居右；毋以背向人。凡揖，足跟緊并，足頭少開，頭毋仰，亦毋大俯，眼視鞋尖爲准，聳大臂，先起翼如，所謂圓如抱斗。次以小臂，及雙手拱上，與大臂及肩齊，然後鞠躬而下，頭垂過膝，膝毋曲，致成蹲勢；徐興，肩與大臂先起，手與小臂垂下緩起，齊肩而止。倘揖如簸箕，雙手垂胸，成何體統？

習立

凡立，必袖手翼如在尊長前，毋南面，毋倚，毋垂頭，毋敧肩，毋先尊長，毋正對尊長。

習坐

凡坐，必先拭座，毋靠椅背，毋欠伸，毋支頤，毋交頸，毋横肱。師友臨座，則起，有問則起，有答則起。

習飲食

飲時，先淡食數口，然後用腐，添碗然後食葷；晚食用酒。諸生長成者陪之，幼者令先食粥，食必告，或間數日與之飲，飲必告。假如兩人對食，則一簋中

分爲兩面，居左箸毋入右，居右箸毋入左；三人則三面；四人則四面；箸毋妄入，皆然。毋先，毋後，毋擇，毋翻，毋數，毋鄰，謂取鄰簋食也。毋以箸入口，毋以舌接食，毋歸餘，謂以食餘再入簋中。毋他顧，毋含食與人語，毋遺粒，箸毋過肩，肩謂箸肩也。毋橫，以箸高置簋上也。嚼無聲，咽無疾，啜無流。食畢，斂齊兩箸乃起。

五六歲時，方離襁褓，未脫孩心，眷眷堂前，依依膝下，乃其天性本真。若令就學，每日先令習坐、習靜、識字。第一分紙上識字，書上識字二法。何謂紙上識字？凡訓蒙，勿輕易教書，先截紙骨，方廣一寸二分，將所讀書中字，楷書紙骨上，紙背再書同音，如文之與聞，張之與章之類，一一識之。又遇姿敏者，擇易講字面，粗粗解說，識後，用綫穿之，每日温理十字，或數十字，周而復始，至千字外，方用後法。教書讀至《上論》，方去紙骨，大約識完「四書」總字足矣。凡教字時，勿教以某字某字，如教「大學之道」，只教以「大」，教以「學」，教以「之」，教以「道」，如夾雜一音，便格格不下。何爲書上識字？凡教生書，先令本生就書上字逐字挨認，遇不識字，用朱筆圈出，又用黑筆寫在書頭，最爲易記。又有辨字一法，如「形」之與「刑」，「揚」之與「楊」，聲同而筆畫邊旁不同，如己之與已，行之與行杏與行杭，焉之與焉燕，女之與汝，字同而用之不同。又星之與心，登之與敦，聲近而用舌用齒又不同。諸如此類，必細辨之。

敬書

兒童讀聖賢書，不知敬重，每至墨污指損，糜爛不堪，皆師之過也。故諸生出大小恭，及晨起未櫛沐者，先令盥手就座，平日毋以手近書，夏月尤宜痛戒。攤書須去桌邊二寸許。凡揭書以右手大指側襯書，左邊角抬起，以食指拈之，毋以指爪亂撮，毋以唾粘。

點書

凡讀書，本生高執書簽，逐字挨點。

句讀

書有數字一句者，有一字一句者，又有文雖數句，而語氣作一句讀者，須逐字逐句，點讀明白，大約句盡處，側用大點，句法稍頓處，中用小點。

教書

書忌口傳，或不論生徒敏鈍，教至數十遍，甚則師口一停，徒亦默然者。不知兒童止用口耳，不用心目，雖滔滔背讀，倘摘指一字，則茫無以應也。如上挨認字數遍後，口授十數遍，或數十遍。數十遍中，每教兩三遍，須令自讀一遍再教。又如教八句詩，先教四句成誦，後再教四句，又遇資之最鈍者，須逐句教讀一遍，令本生自讀五遍，方教下句。教完一首，又通首教五遍，或十遍，或數十遍，自能成誦，切勿因其資鈍，落口傳惡套。到成誦後，師須静聽，差則提之，此處一寬，後來大爲費力。又教書時，緩緩朗誦，勿恃自己書熟，令童子追讀不上。又教時，便將書義粗粗訓解，難者罕譬曲喻，令彼明白，則後來受用。

念書

毋增，毋減，毋復，毋高，毋低，毋疾，毋遲。最可恨者，興至則如罵詈，如蛙鳴；興衰如蚤吟，如蠅鳴。凡此須痛懲之。究竟聲調好醜，屬之天成，雖極力挽回，不能全效者甚衆，若欲挽回，在教不在讀也。

探書

以五首爲率，每日每首讀二十遍，讀至五日非百遍乎？然須正日又讀百遍，則每首二百遍矣。況今日讀，明日後日又讀，至五日，心口漸順，自不澀，生者探至五日，背者帶前五日，則每首而讀十日，何患書之不熟也。

帶書

額定五首，其差處、生處，全賴此處稽查。若先生苦難，少至三二首，則書不熟矣。生徒若多，挑背亦可。蓋師雖偷力，生則全理矣。

理書

逢十，總理十日書文，限午前背完，下午念探書。逢廿，理廿日書文，作兩日理，限次日午前完，下午念探書。逢月總理一月書文，作三日理，限第三日午前完。逢季總理一季書文，作五日理。凡書念完一本，則通本理一遍，年終將一歲書文，總理一遍。

默書

背生書後，掩卷摸寫，忌寫變體小字。遇重字，不可用兩點，須連寫二字。有一節書，分兩首念者，須連寫前半節。

兼理

凡課讀，必兼理熟書，不得一本放空，如《大學》已完，進讀《中庸》，是《庸》爲生書，《學》爲熟書，第一次理半板，第二次理一板，三次二板，四次三板，必至通本背，乃已。然亦不可止停，照前原理，或三板，或五板，各隨生熟而多寡之。讀《中庸》半本後，須將先半從頭理起，照理《大學》之法。讀《上論》如之。《上論》不必半部讀完，二册即可從頭理起，每完二册，法即如前。《下論》、《兩孟》讀理

亦如前法。讀完「四書」，進而讀經，然後可將「四書」分作四本，《學》、《庸》、《上論》作一本，《下論》作一本，《上孟》作一本，《下孟》作一本，每本或三板，或五板，各隨生熟而多寡焉。讀經亦如四書法，隨讀隨理，旋轉不窮，書無不熟矣。

背書

師生須口耳相接，生澀差訛，切勿提過，然吃緊在讀，不在背，忽於讀而慎於背，晚矣。忽於初背而慎於温理，晚矣。

講書

子弟八九歲時，聰明漸開，當隨其每日所讀之書，即與逐句講解，姿性高者，一講即明，其未敏者，日與講論，久之亦可漸曉。蓋心之虛靈知覺，人人完具，第患開關啓鑰者之無人，聰明乃蔽耳。兼以師之不善教者，止事撲責，徒張威勢，適足以錮其靈機，何能開豁其慧性。今願爲父師者，須識得此意，寬假其辭色，緊嚴其課程，時用好言勸諭，上之動以聖賢、德業，次之動以功名、富貴，再次之惕以利害、禍福，子弟即至愚者，日聆嘉言，必能警悟，自尋向上，甘心願學矣。

潤字即把筆

扶手潤字，日久爲妙。蓋蒙童無知，與講筆法，懵然未解。口教不如手教，輕重轉折，粗粗具體，方脱手自書。

臨仿

潤字稍似，方用墨書，字須方廣一寸五分，最忌臨小字，致他年有拘促之病。大字稍成，然後於大字下分列兩行小字臨之。大小字稍成後，畫一無字格式，以油紙臨歐陽詢《九成宫碑》，擇其絶肖者剪下，粘格式上日摹之。初用筆畫少者，一實三虛，次用筆畫多者，一實一虛，實則臨，虛則摹，四角填小字，習至此，必成章矣。然後再用鐘王楷法，此由賢入聖法也。

作對

近來父兄欲速，對偶一項，竟置高閣，不知辨四聲，明虛實，爲將來對股表啓詩聯對仗張本，所當究心。一曰訓字。先取對類中要用字眼，訓明意義，戒本生勿輕翻對譜，須先立意，方以訓明字湊成，勿輕改，勿輕代作。一曰立程。語云：「讀得古詩千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學舉業者，必多讀先正名文，以爲楷模，何童子作對，而止以刻成死字相繩耶？須多選古今名對如詩話者，細講熟玩，方可教習。一曰增字。假如出一虎字，對以龍；虎字上增一猛字，對亦增一字曰神龍；猛字上再增以降字，對亦增一字曰豢神龍；降字上再增一威字，對亦增一字曰術豢神龍；威字上再增一奇字，對亦增一字曰異術豢神龍。從此類推，自一字可增至數字。爲通文理捷徑，要必姿敏者，方可用之。一曰句眼。古人以輕風柳絮，明月梨花二句，令人補一字，推敲再四，如吹如飄等字，俱未妥，惟用扶字、失字，方足爲輕字、明字傳神。從此類推，有眼在首尾者，有眼在中間者，不能盡舉。

餘課

天於善惡，必有其報。生徒良知方長，智識初開，宜取古人嘉言美行以涵養之。如《迪吉録》、《善過格》諸書，及史書典實，果報昭然者，閑時與之講説，足以悚動心目，感發天良。又有爲之廣訓者，假如當飲食，訓以稼穡艱難；見賓客，訓以禮貌謙謹。又如看一匾，讀一對，訓一字出何書，所取何義？又如執一器，用一物，訓以造自何人，始自何代？或因一物而旁通他物，或因一事而援引數事，隨機利導，可令聞見拓充。更當教以惜字紙米粒，以培教養之原。

張伯行《養正類編・要言》 吕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先生亦嘗曰：「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蓋讀書不能力行，只是説話也。然學者趨向未端，欲體認力行，莫若常觸於目，以警於心。今《養正編》所載，大抵皆古人嘉言懿行，足以起發童蒙。爲蒙師者，宜於每日功課之餘，令幼童各書一條，貼於壁上，以便觀覽。一月三十條完，則令寫於課本，下月復然。一年之内，共得三百六十條。食息起居，舉目即是，不但記誦之熟，將從容默會，久而自化，其所以觀感而興起者多矣。不寧惟是，學者凡讀他書，亦依此法日無間斷，朱子所謂「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者也。儀封張伯行再題。

張伯行《養正類編》卷九《悌弟類》 漢鄭均兄爲縣吏，頗受餽遺，均諫不聽，乃脱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仕爲尚書，拜議郎，致仕。帝高其義門，賜米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著爲令。帝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禄以終其身，時人號「白衣尚書」。

會稽人許武，幼孤，遺田數畝，門户單微，只有兩幼弟。武日則躬率僮僕耕田種地，夜則挑鐙讀書。耕種時，兩弟雖未勝鋤耰，必使從旁觀看；讀書時，坐兩弟於旁，將句讀親口傳授，細爲解説，教以禮讓之事、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輒跪於家廟前云：「自己無德，不能化誨，願父母有靈，啓牖兩弟。」直待兩弟號泣請罪，方纔起身，并不以疾言遽色相加也。兄弟長成，家漸充裕，有勸武娶者，答

曰：「娶妻易生嫌隙，恐傷吾手足之情。」由是鄉里稱爲「孝弟許武」，牧守交章薦舉，朝廷徵爲議郎，聲望大著。解組而歸，先與兩弟議親，後方自娶。後兩弟聲名亦著，明帝拜爲內史。

東漢姜肱與弟仲海、季江各娶，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作一布被，寢則共之，兄弟以孝友著。

倪萌，字子明。其兄爲赤眉賊所得，賊欲殺啖之，萌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某肥健願代兄。賊義之，不啖，命歸求豆來贖。兄萌歸，不能得豆，復自縛詣賊，賊放之。

杜林有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令刺客楊賢追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亡去。

後漢孔融年四歲，與諸兄共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咸稱之。

楊津、楊椿兄弟義讓，相事如父子，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椿年老，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初，津在肆州，椿在京，每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

王祥繼母弟名覽，苦與祥俱，母以酒毒祥，覽先取飲之，母驚覆酒。覽娶婦，亦與祥婦均服役，卒能調和母子如一。

宋元嘉中，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以一箭授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然後保國。」

梁劉璡字子璥，劉曠弟。曠嘗隔壁夜呼之，璡下牀著衣，立然後應。兄怪其久，曰：「頃束帶未竟。」其立操如此。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爭鬬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爲敦睦之行。

唐李勣貴爲僕射，姊病，必親爲粥。釜燃，輒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勣曰：「姊年老，勣亦年老，雖欲久爲姊粥，復可得乎？」

陸南金，元感子也。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使嶺南，逃還，僞稱弔客，突入金舍，金匿之。事覺，詔御史捕按，金當坐法。弟趙璧，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御史怪之，璧曰：「母未葬，姊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上狀，元宗並宥之。

陽城與弟階域友愛甚，常易衣而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益疏，吾不忍也。」

宋司馬温公兄伯康，年將八十，奉如嚴父，保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温公家居，嘗處於賜書閣下東畔小閣，侍史惟一老僕。一更二點，即令老僕先睡，看書至夜分，乃自罷火滅燭而睡，至五更時，即自起發燭點鐙著述，夜夜如此。天明，即入宅，起居其兄，且或坐於牀前問勞。話畢，仍回閣下。建炎間，有徐棘弟薛，應充軍役，坐違期不至，州將將斬之。棘乃詣郡自列，乞以身代弟就戮。其妻許氏又寄語其夫曰：「君當門户，豈可委罪小郎？且阿家臨終，以小郎屬君，竟未曾娶，家道未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恨？」太守張岱表其事，特詔貸罪，仍賜束帛。

趙彦霄兄彦雲，同爨十二年。彦雲游浪廢業，霄諫不聽，遂求折箸。未幾兄蕭然，逋負盈門。除夕，霄置酒迎兄嫂曰：「弟無分爨意，以兄不節，敬爲守先業之半，亦足給伏臘。」請歸，仍主家政。即取分券火之，付以筦鑰，更出所蓄償諸負者。兄漸，受而易轍焉。

裴安祖八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兄曰：「鹿得食相呼，況人乎？」目此未嘗獨食。

李孟元孝友，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癇疾，孟元推所有田園悉以讓就，夫婦紡績，日給而已。

李銓少聰慧，有至行。兄前母子也，銓母甚不愛，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五歲，覺己衣服勝兄，即脱而不著，須兄得與己同乃服之，其母遂不得偏，於是家門雍睦。

張伯行《養正類編》卷八《孝子類》 虞舜性至孝。父頑母嚚，繼母。弟傲，繼母所生。舜克諧以孝。嘗耕於歷山，有象爲之耕，鳥爲之耘。帝堯聞其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後禪以帝位。

周文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

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脱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老萊子事親至孝，行年七十，言不稱老。嘗著五色斑爛衣，爲嬰兒戲。嘗爲親取食上堂，詐跌臥地，爲嬰兒啼，以取親悦。

曾子從夫子在楚，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汝，故嚙指。」夫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

曾子耘瓜誤斬根，曾晳怒，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蹶然而起曰：「大人教參，得無勞乎？」乃退，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曰：「參來勿内。」三日，曾子因客而見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有子曰舜乎？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子委身於暴怒，以陷父於不義，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

樂正子下堂而傷足，愈，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答曰：「善乎，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子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體，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一行敢忘尺而忘之。』今余忘孝道，余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親之遺體也。

子路見夫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没之後南游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顧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閔損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母嫉損，冬月衣己子以綿絮，衣損以蘆花絮。父常令損御車，體寒失靷，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遣後妻，損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然其言，母亦悔改，待如親生，遂成慈母。

戰國樂羊子游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肉。嘗有他舍雞入園，姑盜殺食之，妻對雞泣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

漢淳于意有罪當刑，生五女而無男，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不勝自傷，送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投入官爲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悲憐其意，因下令除肉刑。

韓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笞常痛，今母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萬石君石奮，長子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灑，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

巴郡杜孝，少失父，以至孝稱。後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乃截大筒，盛魚二頭，塞以草，投中流，祝曰：「我母必得此魚。」後婦出汲，見筒觸岸，取視，有二魚，笑曰：「此吾夫所寄也。」熟而進之，聞者歎異。

趙至蚤起誦書，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董永少失母，家貧，傭力養父。父死無以葬，乃就主人貸錢一萬以歸葬，曰：「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葬父畢，就主家償工。塗遇一婦人，求爲永妻，永與俱至主家。主人令永妻織絹三百疋，一月而完，主人大驚，遂遣永夫婦歸。行至原相遇處，婦辭永曰：「我女仙也，以君至孝，故助君償債，今債已完，不久留。」遂凌空而去。

丁蘭父母早喪，長而思念不已，乃刻木爲親形像，朝夕瞻拜，奉飲食如事生之禮。有鄰人張叔妻借物，蘭妻祈筊於木像，弗許，蘭妻遂不與。張叔妻怒，以杖敲木像。蘭歸，見木像垂淚，究其故，妻具以告。蘭大怒，擊毆叔妻，告之官。官嘉其孝，遂原宥之，奏聞朝廷，詔旌表其門。

東漢盧江毛義，府檄爲安陽令，義捧檄入，喜動顔色，張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爲親屈也。」

後漢黄香，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勝衣，竭力事父，夏熱則扇涼枕席，冬寒以身温衾。太守劉護爲立旌表。

廣漢姜詩妻，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詩見母渴，責妻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時時以意自遺其姑。久而姑怪之，鄰母具以對，姑感而慙，乃即呼還。

茅容嘗避雨於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而異之，就與之言，因請寓宿。翼日，茅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以供母，自以蔬食與林宗共餐。林宗起拜之曰：「卿真賢孝人也！」遂相爲友。

蔡順少孤，事母至孝。遭王莽亂，天下大荒，食糧不給，順拾椹於郊，赤黑二

器盛之。遇赤眉，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察其孝，乃遺順米及牛蹏而去。

周磐貧，養母儉薄不充，讀《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始就孝廉之舉。和帝初，令三邑，有惠政，以母老棄官。母卒，毀頓廬墓，教授常千人。公府三辟有道，慨然曰：「吾親歿矣，從物役何爲？」終不應辟。

陳蕃爲樂安太守，有趙宣者親既葬而不閉埏襚，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皆以禮敦請。蕃就而訪之，見其五子，皆自服中産，因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故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藏，孕育其中乎？誣時惑衆，莫此爲甚！」遂致之罪。張孝與弟張禮兄弟養母甚孝，值歲饑饉，孝拾菜而歸，遇賊，欲殺之，孝泣告曰：「家有老母，朝未得食，乞命少時，歸家供母訖，即來就死。」賊遂放歸。弟禮聞之，密走賊所，謂賊曰：「向者是吾兄，辛苦羸瘦，我肥肉多，願代兄命。」孝亦趨至，曰：「孝本許殺，向得殺弟。」賊見其孝友，乃皆不殺。

三國吳孟宗，母病，篤思筍作羹，時冬寒未生。宗往竹林，泣而告天，須臾地忽迸裂，出筍數莖，取歸奉母，母病即愈。魏人陸績，幼知孝讓，父康爲廬江太守。績方六歲，往九江見袁術，術出橘待之，績藏二枚於袖，拜辭墮地。術戲之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曰：「吾母所愛，欲以遺之也。」術大奇之。

魏人王修七歲，母以社日亡，里中修社，修哀號甚切，鄰里爲之輟社。

王哀即王修之孫，父儀，以直言忤司馬昭見殺，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晉也。廬墓悲號，流涕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不毋勞」，則三復嗚咽，門人輒廢《蓼莪》篇。母存日畏雷，歿後，每雷震，即造墓曰：「哀在此。」嘗有門生爲本縣役，求哀屬令，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擔送生至縣。令以哀請更出迎，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還此生。

晉王祥，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欲食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臥冰求之，冰忽自裂，雙鯉躍出，持以奉母。又常思黃雀炙，祥求不得，忽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得以供母。此孝感所致。

事後母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母使守之，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祥在別牀眠，母往暗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如己子。

吳猛，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己而噬親也。

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身温被，延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朱百年貧，母以冬月亡，衣無縗絰，百年自此不衣緜帛。嘗寒時，就孔顗宿，衣悉裌布，顗覆以臥具。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緜定奇温。」因流涕悲痛。思遠亦爲感泣。

吳隱之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曹，當用此輩人。」後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

何琦少孤，居陽谷，事母孜孜色養。患不給，補郡吏以養。及母喪，泣血，杖而後能起。殯而火，匍匐撫棺哭，天爲反風。服闋，慨然曰：「向所爲出身仕者，微禄養親也。今無恃怙，復仕何爲！」於是終老不交人事。

阮孝緒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還。

沈麟士盡喪禮。居貧，手織簾，口誦書，嘗織作誤傷手而泣。或云：「此不足惜，何泣也？」曰：「傷不痛，但毀遺體而悲耳。」柳玭曰：「崔山南家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陳遺母素好食鎗底焦飯，遺作郡主簿，製一囊，每煑飯，輒貯焦飯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崧即日便征，遺已斂焦飯數斗，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入竄山澤，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人謂純孝之報。

李瓊娶妻有子，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侍我？」瓊曰：「凡母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强，以是家人無敢怠惰。

歸鉞喪母，父更娶，而鉞失愛。家貧，食不贍，每竈突煙舉，繼母數鉞不休，父怒逐之。鉞困頓道中，比歸，復詬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杖之。父卒，繼母獨與其子居，鉞擯不見，因寓鹽市中，時私從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焉。後大饑，母弟不能自活，鉞涕泣奉迎，母慚感。鉞每得食，先母弟，而己有

饑色。

貴鄉令李景駿，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嘗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因嗚咽流涕，授《孝經》，使習大義。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相慈孝。

趙諮少有孝行。盜常夜劫，諮恐母驚，迎盜謝曰：「母老且病，乞置衣糧，妻子物一無所吝。」盜慚而去。

宋南鄉縣民楊豐，與息女香於田穫粟，爲虎所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乃搤虎頸，豐因獲免。香以孝感，猛獸爲逡巡。太守賜帛穀，旌其門。

徐積母以疾終，積號慟嘔血，絶而復甦，水漿不入口七日。廬墓三年，臥苫枕塊，縗絰不去身。至雪夜，哀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顛委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所居茅舍不蔽風雨，而農夫樵父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積以義裁決，皆悦服而去，不復造有司。太守迎積入學。積居州學舍，尚設考妣几筵，晨昏起居，執爨滌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温衾，夏揮扇去蚊蚋，思母平時所甘旨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

何倫性至孝，居父憂，哀毁如禮。忌日，咨嗟涕泣如初喪。夜盜入室竊器物，倫覺其入而不呼。將取釜，始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爲盜。

范純仁事親至孝，父母在，調官皆不赴。親遣之，辭曰：「純仁豈可重於禄食，而輒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焉。

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凡母致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五臟六腑中盡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使吾有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君也，況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

黄庭堅事母盡誠，貴爲黄門侍郎，每日必自爲母洗滌溺器。

丘鐸葬母鳳鳴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颼，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其地多虎，聞哭聲，即避去。

刁少雍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鮮於文宗七歲喪父，以種芋時亡，明年芋時，對之嗚咽，如此終身。薛元超祖道衡，爲内史時，省中有磬石，嘗踞而草制。及元超爲中書舍人，每見此石，未嘗不流涕。張根父病蠱戒鹽，根爲食淡。母方病，至雞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雞聲。趙善應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猪肺爲饌。母生歲卯，善爲卯兔神，終身不食兔。徐積以父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爲孝歟？他日山行奈何？」徐曰：「吾豈固避之哉！吾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耳。」

李奉先性至孝，父卒既葬，竊自歎曰：「奉先兒時，父嘗戒家人曰：『兒幼，勿令獨入林野，慮其驚恐。』今親歿，一旦棄於林野，吾心安所忍乎？」乃結庵於墓側，晝夜臨哭，其中植樹數株，時呼爲孝子林。

戴君實，兄天死，獨身與父母，弱冠不娶，曰：「奈何舍二親與兒女子處乎？」父歿，君實痛哭垂絶者數四，已仰見母髮垂白，勉自抑。或獨身之野外痛哭，歸而以歡顔對母。又十餘年，母病，君實哭甚哀，聲達於巷。是日忽闃然無聲，户竟日不啓，鄰父排闥入，視其母已死，君實伏母旁，面覆著牀上。候其息，似將絶者。急灌以湯，得甦。鄰父責以大義，曰：「毁不滅性，若即死，鬼其餒乎？」不得已，勉進米。既免喪，鄰父老力勸其娶妻存祀，相與里中得女，曰：「是可以配孝子。」君實遂有室。是時貧甚，炊煙屢斷，啖粗糲不能飽，而歲時伏臘，几筵必極豐潔。上食時，又痛哭嘔血如初喪，路人聞之，無不揮淚。

趙善應，漢王元佐孫，性純孝，嘗刺血和藥愈母。母畏雷，聞雷輒走護之。寒夜歸，恐擊門驚母，露坐達旦。官江西兵馬都監，每四方水旱警報，輒不食。同官宴會，輦饌曰：「此豈爲樂時耶！」

李虚己母喪明，己旦日舐睛不懈，二年，母目復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行簡吮其敗膏，不唾於地，疾尋平。

朱壽昌七歲，其母爲嫡母所妒，出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與人言輒流涕，飲食不御酒肉。熙寧初，爲郡守，乃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母年七十餘矣。事聞，朝廷詔壽昌還就官。

張伯行《養正類編》卷三屠羲英《童子禮》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而養正莫先於禮。蓋人之自失其正，以自外於聖人之途者，率以童幼之年不聞禮教，則耳目手足無所持循，作止語默無所檢束。及其既長，沿習偷安，徇情任氣，如已決之水不可隄防，已放之豚不可盤鬱，何所不至哉！是故朱子小學必先灑掃應對之節，程子謂即此便可達天德，信非誣也。世之父兄既以姑息爲恩，而爲之師者日役役焉以課程爲急，故一切禮教廢閣不講，童蒙何賴焉？兹本《曲禮》、《内則》、《少儀》、《弟子職》諸篇，附諸儒訓蒙要語，輯爲《童子禮》。

盥櫛

晨興即當盥櫛，以飾容儀。凡盥面，必以巾帨遮護衣領，捲束兩袂，勿令霑溼。櫛髮，必使光整，勿散亂。但須敦尚樸雅，不得爲市井浮薄之態。《弟子職》曰：「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右條義本此。

整服

凡著衣，常加愛護，飲食須照管，勿令點汙；行路須看顧，勿令泥漬。遇服役，必去上服，只著短衣，以便作事。有垢破，必洗浣補綴，以求完潔。整衣欲直，結束欲緊，毋使偏斜寬緩，致失容儀。上自總髻，下及鞋履，俱當加意修飭，令與禮容相稱。其燕居及盛暑時，尤宜矜持，不得袒衣露體。能如此自飭，則雖布素之服，亦自可觀。今世之爲父母者，率華其子之衣履，而不能約之以禮，竟亦何益！

叉手

凡叉手之法，以左手緊把右手大拇指，其左手小指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以右手掩其胷。手不可太著胷，須令稍離方寸。禮稱手容恭。教童子叉手有法，則拜揖之禮方可循序而進。

肅揖

凡揖時，稍闊其足，則立穩。須直其膝，曲其身，低其首，眼看自己鞋頭，兩手圓拱而下。凡與尊者揖，舉手至眼而下，與長者揖，舉手至口而下，皆令過膝。與平交者揖，舉手當心，下不必過膝。然皆當手隨身起，叉於當胷。

拜起

凡下拜之法，一揖少退，再一揖，即俯伏，以兩手齊按地，先跪左足，次屈右足，頓首至地即起。先起右足，以雙手齊按膝上，次起左足，仍一揖而後拜。其儀度以詳緩爲敬，不可急迫。凡見尊長，皆四拜，平交皆兩拜。或尊長已拜，而復有致謝，則隨時再拜。禮非至尊不稽首，今叩頭禮，即稽首也，不宜從俗槩施。

跪

低頭拱手，穩下雙膝，腰當直竪，不可蹲踞，背當稍曲，以致恭敬。跪者，卑幼事尊長之常禮，請問、獻進，俱當長跪。或尊長有咈意怒色，則不待呵斥之加，先跪以聽戒責。

立

拱手正身，雙足相竝。必順所立方位，不得歪斜。若身與墻壁相近，雖困倦不得倚靠。《曲禮》曰：「立必正方。」又曰「立毋跛。」右條義本此。

坐

定身端坐，斂足拱手，不得偃仰傾斜，倚靠几席。如與人同坐，尤當斂身莊肅，毋得橫臂，致有妨礙。《曲禮》曰：「坐如尸。」又曰：「坐如箕。」又曰：「竝坐不橫肱。」右條義本此。

行

走，兩手籠於袂內，緩步徐行，舉足不可太闊，毋得左右搖擺，致動衣裾。目須常顧其足，恐有差悞。登高，必用雙手提衣，以防傾跌。其掉臂跳足最爲輕浮，常宜收斂。尋常行走，則以從容爲貴。若見尊長，又必致敬急趨，不可太緩。《玉藻》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無移。」右條義本此。

言語

凡童子，常當緘口靜默，不得輕忽出口。或有所言，必須聲氣低俏，不得喧聒。所言之事，須真實有據，不得虛誕，亦不得亢傲訾人，及輕議人物長短。如市井鄙俚戲謔無益之談，尤宜禁絶。言者人所易放，苟有所畏憚敬斂，則久久亦可簡默。今之父母，見其子之資性聰慧者，於學語之時，往往導其習爲世俗輕便之談，以相笑樂。此性一縱，必不可反，是教以不謹言也，切宜禁之。《曲禮》曰：「安定辭。」《玉藻》曰：「口容止，聲容靜。」右條義本此。

視聽

收斂精神，常使耳目專一。目看書則一意在書，不可側視他所。耳聽父母訓誡，與先生講諭，則一意承受，不可雜聽他言。其非看書聽講時，亦當凝視收聽，毋使此心外馳。童子聰明，始開發於耳目。耳目無所防禁，則聰明爲外物所誘，而心不存矣。故養蒙者謹之。《曲禮》曰：「正爾容，聽必恭。」又曰：「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右條義本此。

飲食

凡飲食，須要斂身離案，毋令太迫。從容舉箸，以次著於盤中，毋致急遽，將肴蔬撥亂。咀嚼，毋使有聲，亦不得恣所嗜好，貪求多食。安放盤箸，俱當加意照顧，毋使失悞墮地。非節假及尊長命，不得飲酒，飲亦不過三爵。禮，始諸飲食，君子慎之。童子之於飲食，尤所易縱而失禮者也。惟父母毋溺愛，而與之有節，師長毋避怨，而教之以禮，非惟可以養德，亦可以養神，此爲最要。《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右條義本此。

以上初檢束身心之禮。

灑埽

以木盤置水，《弟子職》所謂「凡拚之道，實水於盤」是也。拚音僨。左手持之，右手以竹木之枝輕灑堂中，先灑遠於尊長之所，請尊長就止其地，然後以次徧灑畢，方取帚於箕上，兩手捧之。至當埽之處，一手執帚，一褒遮帚，徐步卻行，不使塵及於尊長之側。埽畢，斂塵於箕，出棄他所。灑者，灑水以斂塵。埽者，埽地以去塵。致潔以事長者，乃弟子之職，故不可不謹。凡几案之上，俱揩拭，常使明淨。尊長，通指父兄師長，及父兄師長之輩行而言，後倣此。《曲禮》曰：「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右條義本此。

應對

凡尊長呼召，即當隨身而應，不可緩慢，坐則起，食在口則吐，地相遠則趨而近其前。有問，則隨事實對，且掩其口。然須聽尊長所問，辭畢方對，毋先從中錯亂。對訖，俟尊長有命，乃復原位。應者應其呼，對者對其問。以卑承尊，禮當敬謹，然必於呼問未及之先，常察尊長顏色所向，庶幾不失。《曲禮》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玉藻》曰：「父命召，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曲禮》曰：「長者詔之，則掩口而對。」又曰：「侍坐於先生，間焉，終則對。」右條義本此。諾者應之緩，唯者應之速。

進退

凡見尊長，不命之進不敢進，不命之退不敢退。進時，當鞠躬低首，疾趨而前。其立處不得迫近尊長，須相離三四尺，然後拜揖。退時亦疾趨而出，須從旁路行，毋背尊長，且當頻加回顧，恐更有所命。如與同列共進，尤須以齒爲序，進則魚貫而上，毋得越次紊亂，退則席捲而下，毋得先出偷安。《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又曰：「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右條義本此。

温凊

夏月侍父母，常須揮扇於其側，以清炎暑，及驅逐蠅蚊；冬月，則審察衣裘之厚薄，鑪火之多寡，時爲增益，并候視窗户罅隙，使不爲風寒所侵，務期父母安樂方已。温，以致其煖。凊，以致其涼。如温被扇枕之類是也。凊音倩，寒也。

定省

十歲以上，侵晨先父母起，梳洗畢，詣父母榻前，問夜來安否。如父母已起，則就房先作揖，後致問，問畢仍一揖退。昏時，候父母將寢，則拂席整衾以待。已寢，則下帳閉户而後息。定以安其寢，省以問其安，此與温凊之禮皆人子事親之常，不以少長有閒者。然能習慣於童年，則孝愛之節自然馴熟矣。《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右二條義本此。

出入

家庭之間，出入之節，最所當謹。如出赴書堂，必向父母兄姊之間肅揖告出。午膳與散學時，入必以次肅揖，然後食息。其在書堂時，或因父母呼喚，有所出入，則必請問先生，許出方出，不得自專。至入書堂，雖非作揖，常期亦必肅揖，始可就坐。童子之性，難斂而易放，苟父母以姑息爲愛，不謹出入之節，而爲師者復無以制御之，鮮有不流於縱肆者矣。《曲禮》曰：「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方，所習必有業。」朱文公《訓子帖》曰：「事師如事父，凡事咨而後行。」右條義本此。

饋饌

凡進饌於尊長，先將几案拂拭，然後雙手捧食器置於其上。器具必乾潔，肴蔬必序列，視尊長所嗜好而頻食者，移近其前。尊長命之息，則退立於傍。食畢，則進而徹之。如命之侍食，則揖而就席，食必隨尊長所嚮，未食不敢先食，將畢則急畢之，俟其置食器於案，亦隨置之。饋饌，乃子養父母，弟子養師長之禮。今童子多以躬執饋爲恥，則無以養其孝敬之心，而折其驕傲之氣，最不可略。《内則》曰：「男女未冠笄，昧爽而朝，問何飲食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弟子職》曰：「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醋食陳膳，毋悖。」《曲禮》曰：「侍飲食於長者，進酒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右條義本此。釂音醮，飲酒盡也。

侍坐

凡侍坐於尊長，目則常敬候顏色，耳則常敬聽言論，有所命則起立，尊長有倦色則請退。有請與尊長獨語，則屏身於他所。弟子分當侍立，或尊長命之坐，則亦當遵命而坐，然須敬畏如此。《曲禮》曰：「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又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早暮，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右條義本此。

隨行

侍尊長行，必居其後，不可相遠，恐有所問。如問已及，則稍進於左右，以便應對。目之瞻視，必隨尊長所向。有所登陟，則先後扶持之。與之攜手而行，則以兩手捧而就之。遇人於途，一揖即別，不得舍尊長而與之言。疾行先長，固爲不敬，然過於舒緩，亦非事長之節也。《曲禮》曰：「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又曰：「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内則曰：「子事父母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

《曲禮》曰：「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右條義本此。

邂逅

凡遇尊長於道，趨進肅揖，與之言則對，命之退則揖別而行。如尊長乘車馬，則趨避之。或名分相縣，不爲已下車馬者，則拱立道旁，以俟其過。《少儀》曰：「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曲禮》曰：「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右條義本此。

執役

凡尊長有所事，不必待其出命，即當趨就其傍，致敬服役。如將坐，則爲之正席拂塵。如侍射與投壺，則爲之拾矢授矢。如盥洗，則爲之捧盤持帨。夜有所往，則爲之秉燭前導。如此之類，不可盡舉，俱當正容專志，毋使怠慢差錯。尊者宜逸，卑者宜勞，故勞役之事皆卑幼任之。弟子之職，當如是也。若恥於爲役，則必無長進矣。《曲禮》曰：「請席何向，請衽何趾。」《少儀》曰：「侍射則約矢，侍壺則擁矢。」《內則》曰：「子事父母，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弟子職》曰：「右手執燭，左手正櫛。」右條義本此。

已上入事父兄、出事師長通行之禮。

受業

受業於師，必讓年長者居先，序齒而進，受畢肅揖而退。其所受業或未通曉，當先叩之年長，不可遽瀆問於師。如欲請問，當整衣斂容，離席前告曰：「某於某事未明，某書未通，敢請。」先生有答，即宜傾耳聽受，答畢復原位。夫受業時，不以智愚爲後先，而以齒爲序者，示童子以禮也。今世師或於弟子之聰慧者，令其先長者而進，是教以傲而導之驕也，可乎哉！《弟子職》曰：「受業之紀，必由長始。」《曲禮》曰：「侍坐於先生，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右條義如此。

朔望

某日昧爽，值日一人，主擊板。或以木梆爲之。始擊咸起，盥漱櫛總衣冠。再擊升堂，師長率弟子詣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向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向，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於堂，諸生以次環列再揖，退，各就案。致辭，謂致問安謝教之辭。雖遇放假，亦須先行此禮，方命散去，庶使童幼知尊師之節，而亦斂其放逸之志。

晨昏

常日清晨，擊板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肅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揖，亦如朝時。其會講、會食、會茶，擊板如前。此二義，在書堂中少長通行之禮，然必自童子先之，使其諳習禮度，驕慢不生。

居處

端身正坐，書籍、筆硯等物皆令頓放有常。其當讀之書，當用之物隨時從容取出，不得信手翻亂。讀用已畢，復置原所，毋使參錯。其借人書物，當置簿登記，及時取還，毋致遺失。

接見

凡先生有賓客至，弟子以次序立，俟先生與客爲禮畢，然後向上肅揖。客退，仍肅揖送之。先生與客，命無出門，即各入位凝立。俟先生返，命坐則坐。若客與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亦必俟與先生爲禮，乃敢作揖退，亦不得遠送，非其類者勿與親狎。賓客謁先生者，即先生之輩，故必致敬如此。

讀書

整容定志，看字斷句，慢讀，務要字字分曉，毋得目視他處，手弄他物。仍須細記徧數熟讀，如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其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方止。猶必逐日帶温，及逐句、逐月通理，以求永久不忘。讀書不在多，但能下精熟工夫，漸次積久，自然有得。今子弟多勉强記誦，以自露其能。而爲之師者又假此爲功，以取悦其父兄，遂不計生熟，而慢令加讀，旋即遺忘。積習既成，鹵莽無益，所宜戒也。

寫字

凡寫字，未問工拙，切要專心把筆，務求字畫嚴整，毋得輕易怠惰，致有潦草欹斜，并差落、塗注之病。研墨放筆毋使有聲，及濺汙於外。其戲書硯面及几案上，最爲不雅，切宜戒之。程子曰：「某作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以上書堂肄業之禮。

張伯行《養正類編》卷五王虛中《訓蒙法》 叉手：小兒六歲入學，先教叉手。見童子禮。

著衣：衣袖不得揎，出手腕以上則爲傲，過手腕以外則爲慢，正當腕中謂之禮。又外衣褄不許露出内衣褄，若衫褄不得露出上蓋褄，上蓋褄不得露出汗衫褄也。

祇揖：凡揖人時，則稍闊其足，其立則穩。揖時，須是曲其身，以眼看自己鞋頭，威儀方美觀。揖時，亦須直其膝，不得曲了，當低其頭，使手至膝畔，又不入膝内，則手隨時起，而又於胸前。揖時，須全出手，不得只出一指，謂之鮮禮。揖尊位，則手過膝下，亦以手隨身起，又手於胸前也。

入學：六歲，且令早晨上學，食後不上學，勿困其精神讀書。須是且從「開宗明義章第一」起，不可便讀《蒙求》、《孝經序》，爲字太難。且令每日見小字經三兩次，每日常見，則識得牢固。不可貪多，且讀三兩句。半歲之後，食後亦上學。

小兒讀書：若初四句，不必多教徧數，且以教識字爲上。既識字，則可令其自讀。若未能盡讀，且讀兩句。其兩句識得字，又讀得稍熟，則令識後兩句字。讀後兩句又稍熟，然後令通讀四句。既讀得四句盡熟，則放歸。似此數日，則可又添一兩句，須是熟，既便放歸。小兒貪其歸，則用心讀，而漸可添。若其後授得字多，其初則分三兩授讀，俟其口熟，則通讀。若其中有甚難讀者，則特讀數十徧。如甚易者，則分讀時不須讀，直待通一授讀，然後讀其易者。此亦讀書省力省功之良法也。

温書：若讀書，當時雖極熟，久而不讀，亦必忘。予嘗誦一真言二十萬徧，久而不誦皆忘之，故讀過書不可不温。其温書之法，且若初讀過書一卷，則一日温此一卷；其後讀過二卷，則二日温一徧；三卷，則三日温一徧；二百卷，則二百日能温一徧，亦永不忘。如長成者，讀過《語》、《孟》、《六經》一放下之後，則周年未必能温，此所以不能記也。此乃楊子、吴祕之家傳温書之法。如此，則初讀時不須四授，以一日之工温之，亦不須一卷了，又分爲兩授，温之既省工，又永永不忘之妙法也。

記訓釋字：可令日記所讀書上訓釋字三兩箇，如「不亦説乎。説，喜也」。「不亦樂乎。樂，甚喜也」。若不能曉得甚喜，則以方言教之，如云：「大故歡喜。」「人不知而不愠。愠，怒也」。若不能曉得「怒」字，則以方言教之云：「怒是惡發也。」如此記時，則讀過《論語》，記得《論語》上訓釋了，七歲便可説書。

寫字：寫字不得惜紙，須令大寫，長後寫得大字。若寫小字，則拘定手腕，長後稍大字則寫不得，予親有此病也。寫字時，先寫「上大」二三日，不得過兩字，兩字端正，方可換字。若貪字多，必筆畫潦草，寫得不好。寫得好時便放歸，午後亦可上學。

説書：小兒止可説句語義理，又須分明直説，不可言語多。如説「仲尼居」，則言仲尼者孔子字也，字是表德也；居，坐也。「曾子侍」者，曾子乃孔子弟子也；侍，謂侍奉也，叉手立於其側也。「子曰」者，子謂孔子，乃弟子稱師曰子也；曰，説也。此言孔子坐，曾子侍奉，而孔子説也。如此則分明，而稱子易曉也。又須説易者，其難者且未可説，故先説《孟子》爲上。《孟子》中若有難説者，亦且放過，直待曉得易者都了然後，與説難者。如此，則其進有漸，而亦不苦其難也。

改文字：若改小兒文字，縱做得未是，亦須留少許，不得盡改。若盡改，則沮挫其才思，不敢道也。直待做得十分是了，方可盡改，作十分。若只隨他立意而改，亦是一法。

張伯行《養正類編》卷六程若庸《性理字訓》　造化第一。至理渾然，冲漠無定，造化樞紐，品彙根柢，是曰太極。一氣坱然充塞太虚，動静周流，造化發育，是曰元氣。氣動而健，能始萬物，其數也奇，是之謂陽。氣静而順，能成萬物，其數也偶，是之謂陰。得氣之陽，輕清成象，運乎地外，大無不覆，主於生物，是之謂天。得氣之陰，重濁成形，函於天中，廣無不載，主於成物，是之謂地。爲陽之性，爲天之德，健而無息，是之謂乾。爲陰之性，爲地之德，順而有常，是之謂坤。氣運於天，循環無端，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爲沖氣，寄王四時，是曰五行。質生於地，自微而著，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土兼載之，而能稼穡，是曰五材。萬物之生，於時爲春，氣爲少陽，天道之始，是之謂元。萬物之長，於時爲夏，氣爲老陽，天道之通，是之謂亨。萬物之遂，於時爲秋，氣爲少陰，天道之宜，是之謂利。萬物之成，於時爲冬，氣爲老陰，天道正固，是之謂貞。形而上者無聲無臭，是之謂道。形而下者有方有體，是之謂器。自然之理，是之謂天。主宰萬化，是之謂帝。以二氣言，陽靈爲魂，陰靈爲魄；以一氣言，氣至而伸，氣往而屈，皆曰鬼神。一氣流行，變通不窮，兩儀對峙，交錯代換，是皆謂易。寖長有形，爲化之漸；消融無迹，爲變之成，是謂變化。陽動陰静，合一不測，二氣消長，推行有漸，是謂神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聲無臭，是曰道體。陰陽之運，消息終始，生生不窮，是曰造化。造化本原，廣大精微，進學之始，未易驟窺。夫苟茫然，不知梗槩，求端用力，何所底止？列諸篇端，究其名義，終身嚮望，是爲極致。

情性第二

元亨利貞，自然之理，是曰天道。人倫日用，當然之則，是曰人道。天理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命。人所稟受，賢愚厚薄，是之謂分。古今人物，本本原原，初無或異，是曰理一。親疏貴賤，賢愚厚薄，萬有不齊，是曰分殊。稟於天者，有清有濁，有美有惡，是之謂氣。受於人者，或明或昏，或粹或雜，是之謂質。天地之心，鬼神之會，靈於萬物，能推所爲，是之謂人。動植之類，形氣之偏，拘

於所稟，而不能推，是之謂物。所稟厚薄，所遇盛衰，是曰天命。所主邪正，所行是非，是曰人事。稟乎天理，莫匪至善，是之謂性。主於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感物而動，分乎善惡，是之謂情。心具五常，不慮而知，是曰良知。身備萬善，不學而能，是曰良能。口鼻噓吸，思慮謀畫，氣之神也，是之謂魂。耳目聰明，記憶辨別，精之靈也，是之謂魄。心體虛明，能知能覺，是之謂靈。性之所能，無有不善，質之所能，有善有惡，是皆謂才。心之所之，趨向期必，能持於久，是之謂志。心之所發，思惟念慮，欲有所爲，是之謂意。稟命之元，具愛之理，爲心之德，其端惻隱，是之謂仁。稟命之亨，具恭之理，爲心之敬，其端辭讓，是之謂禮。稟命之利，具宜之理，爲心之制，其端羞惡，是之謂義。稟命之貞，具別之理，爲心之覺，其端是非，是之謂智。人倫事物，當然之理，公平廣大，人所共由，是之謂道。道之界辨，精密有條，各止其所，確然不易，是之謂理。道得於心，日新不失，是之謂德。道著於事，富有無外，是之謂業。真實無妄，始終不息，表裏不雜，天之道也，是之謂誠。循物無違，四端百行，必以其實，人之道也，是之謂信。靜而未發，無所偏倚，爲性之德，是之謂中。發必中節，無所乖戾，爲情之正，是之謂和。性之所存，中而不偏，天下之理，皆由此出，是曰大本。情之所發，和而不乖，古今人物，所共由之，是曰達道。萬善之本，全體具焉，是曰大德。全體之分，片善存焉，是曰小德。方其靜也，統宗會元，萬有畢該，是之謂體。及其動也，汎應酬酢，隨事發見，是之謂用。理義所根，體統所繫，事所由出，是之謂本。聲色所形，簡册所載，雜而有倫，是之謂文。天則之常，敘而有法，是之謂彝。德行之常，久而不易，是之謂庸。心涵萬理，虛靈洞徹，是曰明德。事物準則，極其純粹，是曰至善。充養剛大，配乎道義，是曰浩氣。人之一心，神明不測，具此衆理，而應萬物。寂然不動，此理固存，感而遂通，非由外鑠。仁包四者，該乎萬善，求仁得仁，斯一以貫。

學力第三

修道明倫，以覺乎人，是之謂教。未知未能，必效諸人，是之謂學。己知已能，必熟諸己，是之謂習。灑埽應對，詩書六藝，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是曰小學。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知必周知，成不獨成，是曰大學。事事物物，研窮其理，表裏精粗，欲無不察，是曰格物。心所覺悟，推詣其極，全體大用，欲無不明，是曰致知。身所踐履，百倍其功，變移氣習，弗篤弗措，是曰力行。通乎動靜，主一無適，是之謂敬。貫乎始終，不息不襍，是之謂一。發己自盡，是之謂忠。推己及物，是之謂恕。善事父母，是之謂孝。善事兄長，是之謂弟。仁義中正，常本乎寂，是曰主靜。幽隱細微，必謹其幾，是曰慎獨。蒙昧之時，育其純一，是曰養正。器識之偏，推致其極，是曰致曲。學問無窮，必究其理，是曰博文。檢束有要，必循其則，是曰約禮。恭敬奉持，全其天理，曰尊德性。警覺操存，反其昏妄，曰求放心。物格知至，聲入心通，洞徹無疑，是曰知言。主敬集義，勿忘勿助，剛大無懼，是曰養氣。勇之所存，堅實彊勁，不屈於物，是之謂剛。剛之所發，奮決果敢，見義必爲，是之謂勇。操而不舍，是之謂存。順而不害，是之謂養。義理之心，因困而作，是曰動心。氣質之性，習險而矯，是曰忍性。獲勝其私，物欲淨盡，是曰克己。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是曰復禮。爲學之要，存乎立志。持志之道，存乎敬義。主敬立本，精義致知。交養互發，內外無違。沈潛玩索，踐履不已。日新又新，聖賢可跂。

善惡第四

天命流行，於穆不已，其賦於人，爲性之善，是曰天理。喜怒哀樂，聲色臭味，感物而動，易流於私，是曰人欲。知覺之發，原於性命，是曰道心。知覺之發，生於形氣，是曰人心。無爲而爲，天理之宜，是之謂義。有爲而爲，人欲之私，是之謂利。物我兼照，坦然一致，是之謂公。物我角立，紛然萬殊，是之謂私。反乎天理，日進高明，是曰上達。徇乎人欲，日究汙下，是曰下達。純粹無妄，天理之名，是之謂善。凶暴無道，有心悖理，是之謂惡。謬誤非終，無心失理，是之謂過。正固嚴毅，是曰剛善。猛隘彊梁，是曰剛惡。慈順卑遜，是曰柔善。懦弱邪佞，是曰柔惡。以道爲非，拒而不信，墮於剛惡，是曰自暴。以道爲高，憚而不爲，墮於柔惡，是曰自棄。矜誇氣盈，吝之枝葉，是之謂驕。鄙嗇氣歉，驕之本根，是之謂吝。罪自外至，是之謂尤。理自內出，是之謂悔。智者過之，行有不揜，是之謂狂。賢者過之，見有未明，是之謂狷。德性之剛，持守不變；志氣之勇，力行不息，是之謂彊。氣稟不剛，陰柔怯懦，志操不立，委靡頹墮，是之謂弱。百家衆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詖行，戾乎正道，是曰異端。理之和順，氣之嘉祥，是之謂吉。理之悖違，氣之乖沴，是之謂凶。事雖未著，理則已明，是之謂幾。陰反而陽，惡反而善，是之謂復。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不改，斯惡之大。遷善風速，改過雷決，百倍其功，氣習變化。

成德第五

心之虛靈，洞明此理，全體大用，舉無或蔽，是曰知至。理之精微，洞燭於

心，一事一物，皆明其則，是曰知止。窮理之精，智識超邁，是曰知崇。循理之篤，踐履切至，是曰禮卑。至誠無息，至明無蔽，表裏精粗，毫髮不遺，是曰盡性。體無不統，用無不周，充極其量，毫髮無疑，是曰盡心。念慮所發，真實無妄，是曰意誠。知覺所形，虛明不偏，是曰心正。當然之則，必至不遷，是之謂止。若動若靜，各止其所，是之謂定。寬廣有容，足以任重，是之謂弘。堅忍持立，足以致遠，是之謂毅。推廣善端，滿其所受，是之謂充。理無不通，行無不得，是之謂達。稟氣清明，不思而得，是曰生知。賦質純粹，不勉而中，是曰安行。性焉安焉，出類拔萃，是之謂聖。復焉執焉，可久可大，是之謂賢。至誠盡性，充其形色，是曰踐形。與道爲一，無間乎天，是曰至命。道明德立，無所疑懼，曰不動心。從心所欲，自然方正，曰不踰矩。大中至正，百聖相傳，是曰道統。心理渾然，汎應曲當，是曰一貫。至誠無息，與天爲一，是曰天德。天爵尊榮，無假於外，是曰良貴。生知安行，聖不世出，思得勉中，聖可馴致。捨是而求，標的不立，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治道第六

法制禁令，勸勵防閑，以正乎人，是曰善政。仁義禮樂，漸摩涵養，以淑乎人，是曰善教。制度品節，正其綱常，防其慢易，以立其敬，是之謂禮。聲律歌舞，養其性情，宣其湮鬱，以全其和，是之謂樂。體道之常，彌綸天地，天下後世，所不能易，是之謂經。達道之變，因時制宜，以濟乎經之所不及，是之謂權。經常之法，載諸方策，萬世無弊，是之謂典。當然之理，寓諸事物，中正有準，是之謂則。道義之正，制度之嚴，人所當守，是之謂法。反躬自省，進德修業，不責乎人，是曰正己。推吾造化，革其舊染，以復於善，是曰新民。動靜云爲，權之以義，各當其可，無過不及，是曰時中。上下四旁，度之以己，各得其平，無有廣狹，是曰絜矩。身之所經，翕然丕變，是曰過化。心之所主，不疾而速，是曰存神。位爲至尊，德爲至盛，居中作則，是曰皇極。承天之統，行天之道，繼志述事，是曰天子。庶績咸熙，四方風動，長治久安，是曰大順。庶而未富，治而未教，苟安僅足，是曰小康。仁義德禮，漸摩斯世，人所歸往，是之謂王。功利智力，把持斯世，人所畏服，是之謂霸。五帝三王，繼天立極，道傳大統，時臻盛治。道學不傳，治本不立，汔可小康。民不見德，猗與休哉。斯文在天，五星集奎，一生聖賢，周、張與程，統接孟子。繼以朱子，疏源濬委，斯道大明，如日方中，匪盲匪瞍，寧不率從！蠡測管窺，眇焉後學，輯所見聞，質諸先覺。

張伯行《養正類編》卷七《學海津梁》 尊典禮：鼓篋釋菜，學之禮也。社學中，設師聖位於上，每日師率弟子蚤參，終日在聖前恪恭誠敬，朔望焚香謁拜，上丁行釋菜禮。先期齋戒：凡祭祀，必先齋戒，然後可以感神明。戒者，禁止其外事。齋者，整肅其內心。凡戒，是沐浴更衣，別舍獨宿，不飲酒，不茹葷，此便是戒。凡齋，是專一其心，不思別事，纔舉意時，便想合祭神明，如在其上，一心至誠，此便是齋。大祭祀齋戒七日，餘或三日，此載在令甲者。

敦實行：

人之大病，在好名。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則全不務名。故爲學之道，宜戒浮華而崇實行。

一、在孝弟。入孝出弟，乃是後生根本。儻諸生雖有姿性，而本行弗敦，不足貴也。凡侍嚴慈之側，須親愛愉婉，下氣柔聲，承順意旨。而歸省須稱呼，須揖，須問起居飲食。如同飲食，不得先舉箸，不得先放箸。凡見伯叔尊長須恭敬，向前稱呼，揖。如途遇，讓道而行。如同席，毋橫肱，毋伸足，毋倚背，毋多言，毋唾吐，毋隔盤取物，毋放飯齒決，告飲舉箸，略如侍大人禮，此孝弟之始也。至於修身行道，顯親揚名，視無聲，聽無形，以養厥志者，則又非偏端小節之所能盡矣。孟子以孝弟盡堯舜，盡仁義智禮樂之實，微言大義，又豈有越乎孝弟者哉！

一、在言行。謹言慎行，立德之基，不遷不貳，豈離言行？日知月無忘，亦不外言行性情，而別有所以教子弟者。先教他言忠信，行篤敬，乃可從事於聖賢之途，不然，則虛無詐僞，終不成器。薛文清先生云：「下學而上達，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理也。人事，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是也。天理在人，如仁義禮智之性；在天，如元亨利貞之命是也。蓋下學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人事，便是上達仁義禮智、元亨利貞之天理也。」

一、在化氣質。容貌詞氣，德之符。昔曾子動斯遠慢，出斯遠鄙，正斯近信。故有學問者必溫恭退讓，況在年少，尤戒驕盈。願今之爲教者，令子弟變化氣質，一一雅醇，方爲大器。

一、在擴虛懷。學者苟專心讀書，必虛心受益。況學不反己，只見得人不是；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何暇責人？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賢豪且然，況學者乎？

一、在崇儉素。儉乃美德，日用飲食俱須節省。世味之淡從此始，然後一

切淡得去。淡字莫看輕，《中庸》一部書，結果只一淡字，到「無聲無臭」，不過淡之極耳。教弟子者，一切綺羅紈袴之習宜重抑之。若傷生一節，尤宜慎省，無故不殺犬豕，與「遠庖廚」，皆吾儒之教，不可忽也。

重實學：

一、在澈心。爲學第一工夫，立心爲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踐履，皆自此始。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皆此意也。

一、在得樂趣。嘗驗之天下之人，雖富貲千金，求無不遂，欲無不得，自他人觀之不啻足矣，自其心察之，彼方愈富愈不足，較計得失之私日夜汲汲，無須臾寧息，自曷嘗有泰然之樂耶？顏子雖簞瓢陋巷，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仰不愧，俯不怍，胷次洒然，樂而已矣。今之學者雖不能有聖賢襟懷，而有詩書博洽之趣，師友風雨之歡，千里可同堂，千聖如覿面，豈不大快！

一、在讀經史。學者能熟《十三經》、《二十一史》，尚矣。不然，則精研四子而外，亦須熟《六經》、《通鑑》、《性理》，諸子、左、史、兩漢、莊、騷、八家諸書，此爲真實受用之學。了凡先生曰：「通於《書》，其文必實；通於《易》，其文必深；通於《詩》，其文必逸；通於《春秋》，其文必斷制；通於《禮記》、《周禮》，其文必典確。」昆湖之文從三百篇來，故温厚和平。鶴灘静臺從典謨中來，故貫串而切實。獨荆州公有《易》之深，《書》之實，蓋兼《五經》而成一家者也，故推大家。古人云：「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此言可以三復。

一、在多思悟。張旭見公孫大娘舞劍，而草書大進，乃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程子曰：「須是思，方有感悟處。不然，怎生得如此？故思無邪爲誠身之要，思無疆，思無斁，乃爲進學之要。」

一、在讀書得要。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爲《大學》之體要，誠爲《中庸》之體要，仁爲《論語》之體要，性善爲《孟子》之體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殊也。荀、揚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已矣。

一、在主白文傳註。薛文清先生云：「讀書只當以正文傳註爲本。正文傳註已通析，尚有可疑者，乃可參考語録諸説。竊見傳註之外，皆有諸儒小註，經文不過數語，而小註乃至數千言，其實學者不但不能周覽，并經文傳註亦不能精。若有大聖賢作，必重加芟削矣。

嚴講貫：

學無地而可離，則講無時而可輟。天下無人可以不學，則亦無人可以不講。一邑之宰，而君子小人歸之學道，學則必講矣。三孤之職，曰論道經邦，論道非講學之别名乎？是以古者若皋、夔之都俞，伊、傅之訓命，周、召之誥陳，皆以此事，孳孳娓娓於君臣之際。後來杏壇師友會聚問答，亦無有一時不講。吾人言稱先王，誦法孔子，舍此榜樣，其何師也？願爲師者，與弟子每事講説，每書辨論，每句每字窮析，上之可得先聖之心源，下之亦不失爲窮經之士子。

定課程：

課程不立，則學徒無遵守。凡師開館，即須定一課程，黏於座右，計年之少長，姿之高下，功之生熟，日之短長，時之寒暑涼和，按刻派課，戒諸生勿缺，則日新月盛，月異而歲不同。

嚴出入：

書齋爲學者安身之地，明窗净几，儘足受用。禁足埋頭，方有得手。理宜歸省外，不得走動。即在書房，亦不得輕易出位。雖節下解館，亦不得在街上行動。門首站立，歸途遇同輩，只一恭手外，不得搭話來往。

惜身體：

貞固足以幹事。諸生平日須惜身重命，寡慾清心，使精神强固，神清氣爽，則讀書易入。書館中努力加餐，亦所取也，但勿使過飽。供給一到即用，須煖食，飯後流步片時。凡探誦十徧一歇，夜坐二鼓。

親師友

索居寡黨，則孤陋寡聞。同志樂羣，倍堪修業。故曹參爲齋相，請事蓋公，避正堂以舍之。于定國爲廷尉，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古之求益者，雖公輔尚欲親師，況受業於其門者乎？至於孔融有忘年之交，幼而親友也；衛武公作抑之詩，令人日歌於其側，瞽御矇瞍皆爲良友，年九十而勿衰，老而親友也，而況一堂請業，年相若，志相同者乎？虚受益，滿招損，古訓不誣也。爲弟子者，須悦服其師，愛衆親仁，於其同類。

張伯行《養正類編》卷一〇《睦族類》 元魏楊播家世純厚，弟椿、津過六十，並登臺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孫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一家男女百餘口，緦麻同爨，庭無間言。

唐劉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産，門内斗粟尺帛無所私。武德中，楊洪業至其家，見六院共庖，庭無間言，子弟皆有禮節，歎服而去。貞觀六年，表其門閭。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何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給紙筆，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江州陳氏，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

宋范仲淹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所得俸賜常均族人。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田，以養羣族之中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族人賴以活者百餘口。又嘗語諸子弟曰：「吾吴中宗族甚衆，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顔以入家廟乎！」

李文正公昉，子孫三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俸禄皆聚之一庫，計口給餉，婚姻喪葬費有常數，命子弟分掌其事。

婺州人鄭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交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正，與物多迕，宋亡，仇家陷以死罪，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佯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爭欲就死。德珪默計阻其行，遂紿以無往。夜將半，衆聞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絶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僂，德璋鞠之，愛加於己子。

張伯行《養正類編》卷一一《積善類》　周孫叔敖爲嬰兒時，出游還，憂而不食。母問故，泣對曰：「偶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矣。」母曰：「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以福。」及長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沈道虔見竊園蔬，輒自避匿。有拔其屋後筍者，止之曰：「惜此物欲成林耳。」買大筍送之。鄉閭嚮化，有事輒云「勿令沈居士知」。

隋李士謙，有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券，曰：「債了矣。」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拒之一不受。或曰：「子陰德多矣。」士謙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爲皆子所知，何爲陰德？」

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固辭不買。北齊皇甫亮，所居宅湾下，標榜賣之。買者問故，亮答：「宅中水淹不泄，雨即流入牀下。」宅終不售。司馬光令老兵賣所乘馬，云：「此馬夏來有肺疾，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笑其拙。遼蕭韓家奴始仕，家有一牛不任軀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己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

唐張道源拜大理卿，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源曰：「禍福無常，安可因己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爲僕妾，豈仁者之心？」皆捨之，更資以衣食遣焉。

宋曹武惠王彬討蜀，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一第，竢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備禮嫁之。

曾公亮嘗游京師，聞旁舍泣聲，甚悲。詰之旁舍生，欲言而愧，久之，曰：「僕向用官錢若干，吏督急，莫償，乃以女鬻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所以泣也。」公亮曰：「商人轉遷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即棄爲溝中瘠矣。吾士人也，曷與我？」旁舍生曰：「君愈商人數倍，然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亮曰：「償直索券不可，則訟於官。」即與四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俟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教，至期攜女往，公亮舟行已三日矣。

陸孟昭送客出，見匄者於道，熟視，令人引進。語夫人曰：「絶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公即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浴更衣，與共飲食者旬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爲子置此矣，器用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語之曰：「以此爲生，毋浪費也。」

全琮父柔爲桂陽守，使琮齎米數千斛至吴交易，琮皆賑士大夫之貧者，空船而返。柔怒，對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縣，故因便賑給，不及啓也。」柔奇之。

趙清獻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姪以厚直易鄰居，公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趙康靖，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

及文忠公被謗，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誥敕而保之，而文忠公不知也。

錢蔚章貶江州，李宗閔、楊汝士令蔚章以段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蔚章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即令子弟焚去。

徐晦與楊愚至厚。楊被讒陷，貶臨賀尉，親友懼畏，無敢顧者，徐獨送至藍田而別。權德輿謂曰：「毋乃爲累乎？」徐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奬，今日遠謫，安得不與之別？」數日，呂夷簡薦爲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得望顏色，公何從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范仲淹知越州時，有屬官孫居中卒於官，子幼家貧，助以俸錢百緡，且具舟遣牙校送之歸，仍作詩曰：「十口相依泛巨舟，來時煖熱去凄然。關津不用詢名氏，此是孤兒寡婦船。」

劉廷式議娶同里之女，既而廷式登第，求申前約，而翁已死。女雙目盲，貧且賤，辭曰：「貧賤之女，又罹錮疾，何敢匹士大夫耶？」廷式曰：「吾已許之矣，豈敢以翁死女盲負吾初心哉！」竟娶之。後生三子，俱登甲第，孫枝繁盛。

張知甯在上庠，有白金十兩藏在篋中，同舍生伺公出，發篋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曰：「非吾金也。」同舍生感激，夜懷以還。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夫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明州劉思文，成都楊氏納爲壻，楊死數年方婚，既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母兄議事，思文竊窺見其母親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豫色。妻至，問故，曰：「父遺議以田四十畝爲嫁貲，約銅錢二千緡，邇來多故，鬻之殆盡。今貨居室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也。」劉曰：「豈有爲人壻，而令人賣屋以畀者？」取券焚之，攜妻竟歸。

張伯行《養正類編》卷一二《勸學類》　戰國樂羊子遠從師學，棄之來歸。妻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絲，成於機杼，一絲而絫至於寸，不已遂成丈匹。今吾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虛費時日。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廢，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七年不返。

漢董仲舒，廣川人，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尊師之。

翟方進，上蔡人，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爲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爲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爲郎，後擢丞相，封高陵侯。

王尊，高陽人，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後爲東郡太守。

匡衡貧讀，乏油，鄰舍有燭，衡穿壁引光以讀。聞邑大姓家多書，衡乃求與賃作，而不取資，曰：「但願得書徧讀之。」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儒，宣帝時爲光禄大夫。

兒寬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食，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誦，後官至御史大夫。

晉車胤，少好學，家貧，不常得油。夏月，以練爲囊，盛螢火以照讀，後官至尚書。

孫康少好學，家貧無油，常映雪讀書，夜分不寢，後官至御史大夫。

江革少貧，無師資，與弟觀自相訓勗。吏部郎謝朓識之。天大雪，見革敝絮單席，誦經史不倦，因割半氈爲充臥具而去。

孫敬常閉户讀書，苦其欲睡，乃以繩繫髻，縣之梁上，誦讀不輟，見之者皆稱曰：「此閉户先生也。」

桑維翰屢舉不利，或勸其易業，維翰乃鑄鐵硯以示志曰：「此硯敝則改圖。」後果進士及第。

元嘉沈麟士，以鈔書至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何人，希之則是耳。」

祖瑩年八歲，耽書，父母恐其成疾，常禁止之。瑩密藏火，待父母寢後，燃鐙讀書，以衣被掩窗户，恐漏光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益甚，人稱爲「聖小兒」。

梁劉璫子珪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結慕之，曰：「此可學耳。」與弟璡共據一篷室，爲風所偃，共正衣冠講誦。元帝年十一，便已好學。嘗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閑齋張葛幃，避蠅獨坐。時進山陰甜酒，以自寬痛。率意

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不知厭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況其庶士冀以自達者哉！

彭城劉綺早孤家貧，鐙燭難辦，常買荻，尺寸折之，燃明夜讀。孝元初，出會稽，精選寮寀，綺以才華爲國常侍，兼記室，殊蒙禮遇，終於金紫光禄。

江陵朱詹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飢虚，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廢業，卒成學士。

東崇臧逢世，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匈奴刺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漢書》聞。

齊有宦者内參田鵬鶯，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爲閹寺，便知好學，懷褁握書，曉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苦辛，時伺閒隙，周章詢情。每坐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觀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沈吟久之。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至侍中開府。

南齊江泌，家貧力學，常隨月讀書，至月斜則升屋，以盡餘光，竟夜不寐。

顧歡世貧，爲農夫，無從受業，嘗詣鄉學，倚壁聽誦，夕然松節讀書。聞東遷邵元之通《五經》，遂假傭書，從之請業。

唐陽城貧不能得書，求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户，六年，學益通。

宋歐陽修四歲而孤，母韓國夫人親教公讀書，家貧甚，至以荻畫地學書。比成人，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中第一。

邵堯夫讀書專苦，寒不鑪，暑不扇，夜不就枕席。數年，道乃通。後居洛陽，蓬蒿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父母，浩然自得。

范仲淹少讀書於長白山僧舍，日取粟米二升，作粥一器，俟其凝結，以刀劃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韲數韲，暖而啗之，如此數年。後登進士，爲宋名臣，卒謚文正。

胡瑗少讀書山中，十年不歸，得家問，見署「平安」字，即投澗中，不發也。學成，以范文正公聘主湖州學，一準古成德達材之教，科條具備。

司馬光七歲，聞講《春秋》，退與家人講，即了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忘飢渴寒暑。羣居講習，衆兄弟俱休，公獨下帷精誦。又以員木爲枕，號曰「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即起讀書。年至十五，諸書無所不通。後爲相，名重四夷，卒謚温公。

范純仁勤學，常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收其帳，頂如墨色。因持以示諸子曰：「此爾父少時勤學，鐙煙迹也。」公後亦拜相，謚忠宣。

李堪《小學稽業》卷四《計》 九九數：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二二如四。一三如三，二三如六，三三如九。一四如四，二四如八，三四一十二，四四一十六。一五如五，二五一十，三五一十五，四五二十，五五二十五。一六如六，二六一十二，三六一十八，四六二十四，五六三十，六六三十六。一七如七，二七一十四，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五七三十五，六七四十二，七七四十九。一八如八，二八一十六，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二，五八四十，六八四十八，七八五十六，八八六十四。一九如九，二九一十八，三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五九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

算盤九九上下法：一遍：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上九。二遍：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二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三遍：一上一，二下五除三，三上三，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二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四遍：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成一十，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五遍：一下五除四，二起八成一十，三下五除二，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七上七，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六遍：一上一，二上二，三起七成一十，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六，七起三成一十，八起二成一十，九起一下還四成一十。七遍：一上一，二下五除三，三上三，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二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八遍：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二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九遍：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乘法歌：單位曰因，位數多曰乘。

下乘之法此爲真，起手先將第二因。三四以下都乘遍，卻將本位破其身。

因法：如有銀一百二十三兩四錢，每銀一兩，糴米二石，該米若干？法置銀於左爲實，以每銀一兩糴米二石，置二於右爲法，因之得米二百四十六石八斗。

乘法：如有銀同前，每銀一兩，糴米二石五斗，該米若干？置實同前，右置二五爲法，乘之，得米三百零八石五斗。

九歸歌：

一歸不須歸，其法故不立。二歸：二一添作五，逢二進一十。三歸：三一三十一，三二六十二，逢三進一十。四歸：四一二十二，四二添作五，四三七十二，逢四進一十。五歸：五一倍作二，五二倍作四，五三倍作六，五四倍作八，逢五進一十。六歸：六一下加四，六二三十二，六三添作五，六四六十四，六五八十二，逢六進一十。七歸：七一下加三，七二下加六，七三四十二，七四五十五，七五七十一，七六八十四，逢七進一十。八歸：八一下加二，八二下加四，八三下加六，八四添作五，八五六十二，八六七十四，八七八十六，逢八進一十。九歸隨身下，逢九進一十。

歸除：單位用歸位，數多則用歸除。

數有歸除法爲奇，將身歸訖次除之。有歸若是無除數，起一還將原數施。一歸起二下還一，二歸起二下還二，以至九歸起二下還九，皆同。若遇本歸歸不得，撞歸之法最爲宜。一歸見一，無除作九一；二歸見二，無除作九二，以至九歸見九，無除作九九，皆同。

歸法：如欲糴米二百四十六石八斗，每銀一兩糴米二石，該銀若干？法置米全數於左爲實，以銀一兩糴米二石爲法，置右，用二歸歸之，該銀一百二十三兩四錢。

歸除法：如欲糴米三百〇八石五斗，每銀一兩糴米二石五斗，該銀若干？置米全數於左爲實，置二五於右爲法，用二歸歸除，該銀一百二十三兩四錢。

今有銀二百六十五兩三錢二分，十六人分之，每人該銀若干？以一六爲法歸除之，每人得銀十六兩五錢八分二釐五毫。其中撞歸起一還原俱用。

歸因總歌：

歸從頭上起，因從足下生。逢如須隔位，言十在本身。又曰：分總之法歸除用，撮總之法即用乘。

加減歌：因乘歸除遇法首位有一數者用之。

加法仍從下位先，如因位數或多焉，十居本位零居次。

一外添如法莫刊。減法須知先定身，得其身數始爲真。法中有一何曾用，身外除零妙入神。

如有銀十二兩五錢，每兩易錢一千二百五十，加之即得總錢數，由總錢數減之，即得本銀數。加法：置總銀爲實，以每兩錢數爲法，先從下位加起，不動本身，亦不算法。首位呼二五一十，十即加五。下呼五五二十五，加五。次位、三位，又呼二二如四加二。次位二五一十，亦加二。次位又呼一二如二，加一。次位一五如五，加一。第三位得總錢十五千六百二十五文。若減，則從總錢上位減起：呼一二減次位二，一五減三位五，則二位得三矣。若以三爲本身不動，則下無可減，乃以二爲身，呼二二如四，減本位一去四，下位添六。又呼二五一十，下位減一十，則三位得六矣。若以六爲身，則二六一十二，法有曰十減本位零減次，本身減一不成六矣，故止呼二五一十，減本身一。又呼五五二十五，減下位，盡得本銀十二兩五錢。蓋加即乘法，減即歸法，而不動本身尤捷也。此法置本銀用八歸，亦得總錢數。置總錢用八因，亦得總銀數。蓋錢一千二百五十，得銀一兩，乃爲錢一千得銀八錢，故又可用此法也。

定位歌：

數家定位莫差池，因乘每向下位推。加減只須認本位，歸與歸除上位施。法多原實逆上數，位前得令順下宜。法少原實降下數，法前得令逆上知。

如前銀一百二十三兩四錢，乘得米三〇八五，右法是銀一兩所糴之米數二石五斗，則從實百上順數至兩，兩下一位定法首石，由石逆數陞至所算成首位，是百則爲三百〇八石五斗，所謂因乘每向下位推也。

如前米三百〇八石五斗，歸得銀一二三四，右法是銀一兩所糴之米數二石五斗，則從實百上順數至石，與法石對石上一位定兩由兩逆數，陞至所算成首位，是百則爲一百二十三兩四錢，所謂歸與歸除上位施也。又法曰：法少原實降下數，法前得令逆上知，亦此。

又如銀二千兩，五萬人分之，法用五歸五二倍作四，則以每人分銀千，上定人逆上數對法萬人，止萬前一位定實銀千數，順下數至千兩本位，得分爲每人四分，是亦歸與歸除上位施也。又法曰：法多原實逆上數，位前得令順下宜，即此。

如五萬人每人出銀四分，即以四爲法乘之，五四二十，則從萬人向右順數，至人位人下一位定法分，從分向左逆數至本實萬人位爲千，得共出銀二千兩，是亦因乘每向下位推也。

如前銀十二兩五錢，每兩易錢一千二百五十，則加總銀之兩，即定千。減總錢之千，即定兩。所謂加減只須認本位也。

九章算法：

方田：

丈量地畝總歌：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三百六十步爲里。

古者量田較闊長，全憑繩尺以牽量，一形雖有一般法，惟有方田法易詳：若見鳴斜併凹曲，直須裨補取其方。卻將乘實爲田積，二四除之畝數彰。

飛歸見畝歌：即二四歸除。地有中一闊者倍之，尺寸俱倍。見一加三隔位四，見二加六隔位八，見一爲五下除二，添一除二四，添二除四八，添三除七二，添四除九六。

如有地長二百四十〇步二尺，南闊十步，中闊十一步，北闊十三步，三尺田若干。法置長二百四十〇步四尺於左，置闊於右，用四歸得十一步四尺乘長步下一位，定闊首十，得積二千七百四十〇步五尺六寸，飛歸百上一位，定畝得田十一畝四分一釐九毫。

建標方田法：每千步爲大方，方角立大標竿；百步爲小方，方角立小標竿。南北東西，以針盤引繩準之，不使一毫參差。大方積百萬步，在今法當田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在古法古以百步爲畝，三百步爲里。當田萬畝。小方積萬步，在今法當田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在古法當田百畝。《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九小方也。」不用量算，已有定數。其間有山林川澤不毛之地，另算除之。若山河不可立標者，有前後左右標竿可以相準，不立亦無妨也。

量田又法：海剛峯令民以灰畫地而數其眼，五尺爲一眼，一眼爲一步，二十四眼爲一分，二百四十眼爲一畝，謂之痴算，使人皆可曉。然用棕網爲尤捷，以棕繩結網，每五尺爲一眼，細劈鵝毛管爲絲，少雜其中則陰晴如一。鋪地算之，雖尖斜畸零，皆了然也。右二條陸道威《思辨録》。

數學測量天地，推算日月，區畫山河，指數今古，極天下之變者也。幼學恐未能盡諳，故九章惟登方田大略，以下粟布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勾股，各有成法，學者以次考而習之可也。

車萬育《聲律啟蒙》

一　東

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鳥對鳴蟲。三尺劍，六鈞弓，嶺北對江東。人間清暑殿，天上廣寒宮。兩岸曉烟楊柳緑，一園春雨杏花紅。兩鬢風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邊晚釣之翁。

沿對革，異對同，白叟對黄童。江風對海霧，牧子對漁翁。顔巷陋，阮途窮，冀北對遼東。池中濯足水，門外打頭風。梁帝講經同泰寺，漢皇置酒未央宮。塵慮縈心懶撫七弦緑綺，霜華滿鬢羞看百煉青銅。

貧對富，塞對通，野叟對溪童。鬢皤對眉緑，齒皓對唇紅。天浩浩，日融融，佩劍對彎弓。半溪流水緑，千樹落花紅。野渡燕穿楊柳雨，芳池魚戲芰荷中。女子眉纖額下現一彎新月，男兒氣壯胸中吐萬丈長虹。

二　冬

春對夏，秋對冬，暮鼓對晨鐘。觀山對玩水，緑竹對蒼松。馮婦虎，葉公龍，舞蝶對鳴蛩。銜泥雙紫燕，課蜜幾黄蜂。春日園中鶯恰恰，秋天塞外雁雍雍。秦嶺雲横迢遞八千遠路，巫山雨洗嵯峨十二危峯。

明對暗，淡對濃，上智對中庸。鏡奩對衣笥，野杵對村舂。花灼爍，草蒙茸，九夏對三冬。臺高名戲馬，齋小號蟠龍。手擘蟹螯從畢卓，身披鶴氅自王恭。五老峯高秀插雲霄如玉筆，三姑石大響傳風雨若金鏞。

仁對義，讓對恭，禹舜對羲農。雪花對雲葉，芍藥對芙蓉。陳後主，漢中宗，繡虎對雕龍。柳塘風淡淡，花圃月濃濃。春日正宜朝看蝶，秋風那更夜聞蛩。戰士邀功必借干戈成勇武，逸民適志須凭詩酒養疎慵。

三　江

樓對閣，户對窗，巨海對長江。蓉裳對蕙帳，玉斝對銀釭。青布幔，碧油幢，寶劍對金缸。忠心安社稷，利口覆家邦。世祖中興延馬武，桀王失道殺龍逢。秋雨瀟瀟熳爛黄花都滿徑，春風裊裊扶疏緑竹正盈窗。

旌對旆，蓋對幢，故國對他邦。千山對萬水，九澤對三江。山岌岌，水淙淙，鼓振對鐘撞。清風生酒舍，白月照書窗。陣上倒戈辛紂戰，道旁繫劍子嬰降。夏日池塘出没浴波鷗對對，春風簾幙往來營壘燕雙雙。

銖對錙，隻對雙，華岳對湘江。朝車對禁鼓，宿火對寒缸。青瑣闥，碧紗窗，漢社對周邦。笙簫鳴細細，鐘鼓響摐摐。主簿栖鸞名有覽，治中展驥姓惟龐。蘇武牧羊雪屢餐于北海，莊周活鮒水必決于西江。

四　支

茶對酒，賦對詩，燕子對鶯兒。栽花對種竹，落絮對游絲。四目頡，一足夔，鴟鴞對鸞鷟。半池紅菡萏，一架白荼蘼。幾陣秋風能應候，一犁春雨甚知時。智伯恩深國士吞變形之炭，羊公德大邑人竪墮泪之碑。

行對止，速對遲，舞劍對圍棋。花箋對草字，竹筒對毛錐。汾水鼎，峴山碑，虎豹對熊羆。花開紅錦繡，水漾碧琉璃。去婦因探鄰舍棗，出妻爲種後園葵。笛韻和諧仙管恰從雲裏降，櫓聲咿軋漁舟正向雪中移。

戈對甲，鼓對旗，紫燕對黃鸝。梅酸對李苦，青眼對白眉。三弄笛，一圍棋，雨打對風吹。海棠春睡早，楊柳晝眠遲。張駿曾爲槐樹賦，杜陵不作海棠詩。晉士特奇可比一斑之豹，唐儒博識堪爲五總之龜。

五微

來對往，密對稀，燕舞對鶯飛。風清對月朗，露重對烟微。霜菊瘦，雨梅肥，客路對漁磯。晚霞舒錦繡，朝露綴珠璣。夏暑客思欹石枕，秋寒婦念寄邊衣。春水才深青草岸邊漁父去，夕陽半落綠莎原上牧童歸。

寬對猛，是對非，服美對乘肥。珊瑚對玳瑁，錦繡對珠璣。桃灼灼，柳依依，綠暗對紅稀。窗前鸞并語，簾外燕雙飛。漢致太平三尺劍，周臻大定一戎衣。吟成賞月之詩祇愁月墮，斟滿送春之酒惟憾春歸。

聲對色，飽對飢，虎節對龍旗。楊花對桂葉，白簡對朱衣。龙也吠，燕于飛，蕩蕩對巍巍。春暄資日氣，秋冷借霜威。出使振威馮奉世，治民異等尹翁歸。燕我弟兄載詠棣棠韡韡，命伊將帥爲歌楊柳依依。

六魚

無對有，實對虛，作賦對觀書。綠窗對朱户，寶馬對香車。伯樂馬，浩然驢，弋雁對求魚。分金齊鮑叔，奉璧藺相如。擲地金聲孫綽賦，回文錦字竇滔書。未遇殷宗胥靡困傅岩之築，既逢周后太公舍渭水之魚。

終對始，疾對徐，短褐對華裾。六朝對三國，天禄對石渠。千字策，八行書，有若對相如。花殘無戲蝶，藻密有潛魚。落葉舞風高復下，小荷浮水卷還舒。愛見人長共服宣尼休假蓋，恐彰己吝誰知阮裕竟焚車。

麟對鳳，鰲對魚，内史對中書。犁鋤對耒耜，畎澮對郊墟。犀角帶，象牙梳，駟馬對安車。青衣能極赦，黄耳解傳書。庭畔有人持短劍，門前無客曳長裾。波浪拍船駭舟人之水宿，峯巒繞舍樂隱者之山居。

七虞

金對玉，寶對珠，玉兔對金烏。孤舟對短棹，一雁對雙鳧。横醉眼，捻吟須，李白對楊朱。秋霜多過雁，夜月有啼烏。日暖園林花易賞，雪寒村舍酒難沽。人處嶺南善探巨象口中齒，客居江左偶奪驪龍頷下珠。

賢對聖，智對愚，傅粉對施朱。名繮對利鎖，挈榼對提壺。鳩哺子，燕調雛，石帳對郇厨。烟輕籠岸柳，風急撼庭梧，鸚眼一方端石硯，龍涎三炷博山爐。曲沼魚多可使漁人結網，平田兔少漫勞耕者守株。

秦對趙，越對吴，釣客對耕夫。箕裘對杖履，杞梓對桑榆。天欲曉，日將晡，狡兔對妖狐。讀書甘刺股，煮粥惜焚鬚。韓信武能平四海，左思文足賦三都。嘉遁幽人適志竹籬茅舍，勝游公子玩情柳陌花衢。

八齊

岩對岫，澗對溪，遠岸對危堤。鶴長對鳧短，水雁對山鷄。星拱北，月流西，漢露對湯霓。桃林牛已放，虞坂馬長嘶。叔侄去官聞廣受，弟兄讓國有夷齊。三月春濃芍藥叢中蝴蝶舞，五更天曉海棠枝上子規啼。

雲對雨，水對泥，白璧對玄圭。獻瓜對投李，禁鼓對徵鼙。徐稚榻，魯班梯，鳳翥對鸞栖。有官清似水，無客醉如泥。截髮惟聞陶侃母，斷機祇有樂羊妻。秋望佳人目送樓頭千里雁，早行遠客夢驚枕上五更鷄。

熊對虎，象對犀，霹靂對虹霓。杜鵑對孔雀，桂嶺對梅溪。蕭史鳳，宋宗鷄，遠近對高低。水寒魚不躍，林茂鳥頻栖。楊柳和烟彭澤縣，桃花流水武陵溪。公子追歡閑驟玉驄游綺陌，佳人倦繡悶欹珊枕掩香閨。

九佳

河對海，漢對淮，赤岸對朱崖。鷺飛對魚躍，寶鈿對金釵。魚圉圉，鳥喈喈，草履對芒鞋。古賢嘗篤厚，時輩喜詼諧。孟訓文公談性善，顔師孔子問心齋。緩撫琴絃像流鶯而并語，斜排箏柱類過雁之相挨。

豐對儉，等對差，布襖對荆釵。雁行對魚陣，榆塞對蘭崖。挑薺女，採蓮娃，菊經對苔階。詩成六義備，樂奏八音諧。造律吏哀秦法酷，知音人説鄭聲哇。天欲飛霜塞上有鴻行已過，雲將作雨庭前多蟻陣先排。

城對市，巷對街，破屋對空階。桃枝對桂葉，砌蚓對墻蝸。梅可望，橘堪懷，季路對高柴。花藏沽酒市，竹映讀書齋。馬首不容孤竹扣，車輪終就洛陽埋。朝宰錦衣貴束烏犀之帶，宫人玉髻宜簪白燕之釵。

十灰

增對損，閉對開，碧草對蒼苔。書籤對筆架，兩曜對三台。周召虎，宋桓魋，閬苑對蓬萊。蕭風生殿閣，皓月照樓臺。卻馬漢文思罷獻，吞蝗唐太冀移災。照耀八荒赫赫麗天秋日，震驚百里轟轟出地春雷。

沙對水，火對灰，雨雪對春雷。書淫對傳癖，水滸對岩隈。歌舊曲，釀新醅，舞館對歌臺。春棠經雨放，秋菊傲霜開。作酒固難忘曲蘗，調羹必要用鹽梅。月滿庾樓據胡床而可玩，花開唐苑轟羯鼓以奚催。

休對咎，福對災，象箸對犀杯。宮花對御柳，峻閣對高臺。花蓓蕾，草根荄，剔蘚對剜薹。雨前庭蟻鬧，霜後陣鴻哀。元亮南窗今日傲，孫弘東閣幾時開。平展青茵野外葺葺軟草，高張翠幄庭前鬱鬱涼槐。

十一真

邪對正，假對真，獬豸對麒麟。韓盧對蘇雁，陸橘對莊椿。韓五鬼，李三人，北魏對西秦。蟬鳴哀暮夏，鶯囀怨殘春。野燒焰騰紅爍爍，溪流波皺碧粼粼。行無蹤居無廬頌成酒德，動有時藏有節論著錢神。

哀對樂，富對貧，好友對嘉賓。彈冠對結綬，白日對青春。金翡翠，玉麒麟，虎爪對龍鱗。柳塘生細浪，花經起香塵。閑愛登山穿謝屐，醉思漉酒脫陶巾。雪冷霜嚴倚檻松筠同傲歲，日遲風暖滿園花柳各爭春。

香對火，炭對薪，日觀對天津。禪心對道眼，野婦對宮嬪。仁無敵，德有鄰，萬石對千鈞。滔滔三峽水，冉冉一溪冰。充國功名當畫閣，子張言行貴書紳。篤志詩書思八聖賢絶域，忘情官爵羞沾名利纖塵。

十二文

家對國，武對文，四輔對三軍。九經對三史，菊馥對蘭芳。歌北鄙，詠南薰，邇聽對遥聞。召公周太保，李廣漢將軍。聞化蜀民皆草偃，爭權晉士已瓜分。巫峽夜深猿嘯苦哀巴地月，衡峯秋早雁飛高貼楚天雲。

敬對正，見對聞，偃武對修文。羊車對鶴駕，朝旭對晚曛。花有艷，竹成文，馬燧對羊欣。山中梁宰相，樹下漢將軍。施帳解圍嘉道韞，當壚沽酒嘆文君。好景有期北嶺幾枝梅似雪，豐年先兆西郊千頃稼如雲。

堯對舜，夏對殷，蔡惠對劉賁。山明對水秀，五典對三墳。唐李杜，晉機雲，事父對忠君。雨晴鳩喚婦，霜冷雁呼羣。酒量洪深周僕射，詩才俊逸鮑參軍。鳥翼長隨鳳兮洵衆禽長，狐威不假虎也真百獸尊。

十三元

幽對顯，寂對喧，柳岸對桃源。鶯朋對燕友，草暮對寒暄。魚躍沼，鶴乘軒，醉膽對吟魂。輕塵生范甑，積雪擁袁門。縷縷輕烟芒草渡，絲絲微雨杏花村。詣闕王通獻太平十二策，出關老子著道德五千言。

兒對女，子對孫，藥圃對花村。高樓對邃閣，赤豹對玄猿。妃子騎，夫人軒，曠野對平原。匏巴能鼓瑟，伯氏善吹塤。馥馥早梅思驛使，萋萋芳草怨王孫。秋夕月明蘇子黄崗游絶壁，春朝花發石家金谷啓芳園。

歌對舞，德對恩，犬馬對鷄豚。龍池對鳳沼，雨驟對雲屯。劉向閣，李膺門，唳鶴對啼猿。柳搖春白晝，梅弄月黄昏。歲冷松筠皆有節，春喧桃李本無言。噪晚齊蟬歲歲秋來泣恨，啼宵蜀鳥年年春去傷魂。

十四寒

多對少，易對難，虎踞對龍蟠。龍舟對鳳輦，白鶴對青鸞。風淅淅，露溥溥，繡轂對雕鞍。魚游荷葉沼，鷺立蓼花灘。有酒阮貂奚用解，無魚馮鋏必須彈。丁固夢松柯葉忽然生腹上，文郎畫竹枝梢倏爾長毫端。

寒對暑，濕對乾，魯隱對齊桓。寒氈對暖席，夜飲對晨餐。叔子帶，仲由冠，郊鄘對邯鄲。嘉禾憂夏草，衰柳耐秋寒。楊柳緑遮元亮宅，杏花紅映仲尼壇。江水流長環繞似青羅帶，海蟾輪滿澄明如白玉盤。

横對竪，窄對寬，黑志對彈丸。朱簾對畫棟，彩檻對雕欄。春既老，夜將闌，百辟對千官。懷仁稱足足，抱義美般般。好馬君王曾市骨，食猪處士僅思肝。世仰雙仙元禮舟中携郭泰，人稱連壁夏侯車上并潘安。

十五刪

興對廢，附對攀，露草對霜菅。歌廉對借寇，習孔對希顔。山壘壘，水潺潺，奉璧對探環。禮由周公作，詩本仲尼刪。驢困客方經灞水，鷄鳴人已出函關。幾夜霜飛已有蒼鴻辭北塞，數朝霧暗豈無玄豹隱南山。

猶對尚，侈對慳，霧髻對烟鬟。鶯啼對鵲噪，獨鶴對雙鬟。黄牛峽，金馬山，結草對銜環。昆山惟玉集，合浦有珠還。阮籍舊能爲眼白，老萊新愛着衣斑。栖遲避世人草衣木食，窈窕傾城女雲鬢花顔。

姚對宋，柳對顔，賞善對懲奸。愁中對夢裏，巧慧對癡頑。孔北海，謝東山，使越對徵蠻。淫聲聞濮上，離曲聽陽關。驍將袍披仁貴白，小兒衣着老萊斑。茅舍無人難卻塵埃生榻上，竹亭有客尚留風月在窗間。

一先

晴對雨，地對天，天地對山川。山川對草木，赤壁對青田。郊鄘鼎，武城弦，木筆對苔錢。金城三月柳，玉井九秋蓮。何處春朝風景好，誰家秋夜月華圓。珠綴花梢千點薔薇香露，練横樹杪幾絲楊柳殘烟。

前對後，後對先，衆丑對孤妍。鶯簧對蝶板，虎穴對龍淵。擊石磬，觀韋編，鼠目對鳶肩。春園花柳地，秋沼黄荷天。白羽頻揮閑客坐，烏紗半墜醉翁眠。野店幾家羊角風搖沽酒旆，長川一帶鴨頭波泛賣魚船。

離對坎，震對乾，一日對千年。堯天對舜日，蜀水對秦川。蘇武節，鄭虔氈，澗壑對林泉。揮戈能退日，持管莫窺天。寒食芳辰花爛熳，中秋佳節月嬋娟。夢里榮華飄忽枕中之客，壺中日月安閑市上之仙。

二　蕭

恭對慢，吝對驕，水遠對山遙。松軒對竹檻，雪賦對風謠。乘五馬，貫雙雕，燭火對香消。明蟾常徹夜，驟雨不終朝。樓閣天涼風颯颯，關河地隔雨瀟瀟。幾點鷺鷥日暮常飛紅蓼岸，一雙鸂鶒春朝頻泛綠楊橋。

開對落，暗對昭，趙瑟對虞韶。軺車對驛騎，錦繡對瓊瑤。羞攘臂，懶折腰，范甑對顏瓢。寒天鴛帳酒，夜月鳳臺簫。舞女腰肢楊柳軟，佳人顏貌海棠嬌。豪客尋春南陌草青香陣陣，閑人避暑東堂蕉綠影搖搖。

班對馬，董對晁，夏晝對春宵。雷聲對電影，麥穗對禾苗。八千路，廿四橋，總角對垂髫。露桃勻嫩臉，風柳舞纖腰。賈誼賦成傷鵩鳥，周公詩就托鴟鴞。幽寺尋僧逸興豈知俄爾盡，長亭送客離魂不覺黯然消。

三　肴

風對雅，象對爻，巨蟒對長蛟。天文對地理，蟋蟀對螵蛸。龍夭矯，虎咆哮，北學對東膠。築臺須壘土，成屋必誅茅。潘岳不忘秋興賦，邊韶常被晝眠嘲。撫養羣黎已見國家隆治，滋生萬物方知天地泰交。

蛇對虺，蜃對蛟，麟戴對鵲巢。風聲對月色，麥穗對桑苞。何妥難，子雲嘲，楚甸對商郊。五音惟耳聽，萬慮在心包。葛被湯徵因仇餉，楚遭齊伐責包茅。高矣若天洵是聖人大道，淡而如水實爲君子神交。

牛對馬，犬對猫，旨酒對嘉肴。桃紅對柳綠，竹葉對松梢。藜杖叟，布衣樵，北野對東郊。白駒形皎皎，黃鳥語交交。花圃春殘無客到，柴門夜求有僧敲。墻畔佳人飄揚竟把秋千舞，樓前公子笑語爭將蹴踘拋。

四　豪

琴對瑟，劍對刀，地迥對天高。峨冠對博帶，紫授對緋袍。煎異茗，酌香醪，虎兕對猿猱。武夫攻騎射，野婦務蠶繅。秋雨一川淇澳竹，春風兩岸武陵桃。螺髻青濃樓外晚山千仞，鴨頭綠膩溪中春水半篙。

刑對賞，貶對褒，破斧對征袍。梧桐對橘柚，枳棘對蓬蒿。雷煥劍，呂虔刀，橄欖對葡萄。一椽書舍小，百尺酒樓高。李白能詩時秉筆，劉伶愛酒每鋪糟。禮別尊卑拱北衆星常燦燦，勢分高下朝東萬水自滔滔。

瓜對果，李對桃，犬子對羊羔。春分對夏至，谷水對山濤。雙鳳翼，九牛毛，主逸對臣勞。水流無限闊，山聳有餘高。雨打樹童新牧笠，塵生邊將舊征袍。俊士居官榮列鵷鴻之序，忠臣報國誓殫犬馬之勞。

五　歌

山對水，海對河，雪竹對烟蘿。新歡對舊恨，痛飲對高歌。琴再撫，劍重磨，媚柳對枯荷。荷盤從雨洗，柳綫任風搓。飲酒豈知欹醉帽，觀棋不覺爛樵柯。山寺清幽直踞千尋雲嶺，江樓宏敞遥臨萬頃烟波。

繁對簡，少對多，里詠對途歌。宦情對旅況，銀鹿對銅駝。刺史鴨，將軍鵝，玉律對金科。古堤垂嬋柳，曲沼長新荷。命駕吕因思叔夜，引車藺爲避廉頗。千尺水簾今古無人能手卷，一輪月鏡乾坤何匠用功磨。

霜對露，浪對波，徑菊對池荷。酒闌對歌罷，日暖對風和。梁父詠，楚狂歌，放鶴對觀鵝。史才推永叔，刀筆仰蕭何。種橘猶嫌千樹少，寄梅誰信一枝多。林下風生黃髮村童推牧笠，江頭日出皓眉溪叟曬漁蓑。

六　麻

松對柏，縷對麻，蟻陣對蜂衙。頳鱗對白鷺，凍雀對昏鴉。白墮酒，碧沉茶，品笛對吹笳。秋涼梧墮葉，春暖杏開花。雨長苔痕侵壁砌，月移梅影上窗紗。颯颯秋風度城頭之篳篥，遲遲晚照動江上之琵琶。

優對劣，凸對凹，翠竹對黃花。松杉對杞梓，菽麥對桑麻。山不斷，水無涯，煮酒對烹茶。魚游池面水，鷺立岸頭沙。百畝風翻陶令秫，一畦雨熟邵平瓜。閑捧竹根飲李白一壺之酒，偶擎桐葉啜盧同七碗之茶。

吴對楚，蜀對巴，落日對流霞。酒錢對詩債，柏葉對松花。馳驛騎，泛仙槎，碧玉對丹砂。設橋偏送笋，開道竟還瓜。楚國大夫沉汨水，洛陽才子謫長沙。書篋琴囊乃士流活計，藥爐茶鼎實閑客生涯。

七　陽

高對下，短對長，柳影對花香。詞人對賦客，五帝對三王。深院落，小池塘，晚眺對晨妝。絳霄唐帝殿，緑野晉公堂。寒集謝莊衣上雪，秋添潘岳鬢邊霜。人浴蘭湯事不忘於端午，客斟菊酒興常記於重陽。

堯對舜，禹對湯，晉宋對隋唐。奇花對異卉，夏日對秋霜。八叉手，九回腸，地久對天長。一堤楊柳緑，三徑菊花黃。聞鼓塞兵方戰斗，聽鐘宫女正梳妝。春飲方歸紗帽半掩鄰舍酒，早朝初退衮衣微惹御爐香。

荀對孟，老對莊，韓柳對垂楊。仙宮對梵宇，小閣對長廊。風月窟，水雲鄉，蟋蟀對螳螂。暖烟香靄靄，寒燭影煌煌。伍子欲酬漁父劍，韓生嘗竊賈公香。三月韶光常憶花明柳媚，一年好景難忘橘綠橙黃。

八庚

深對淺，重對輕，有影對無聲。蜂腰對蝶翅，宿醉對餘醒。天北缺，日東升，獨卧對同行。寒冰三尺厚，秋月十分明。萬卷書容閑客覽，一樽酒待故人傾。心侈唐玄厭看霓裳之曲，意驕陳主飽聞玉樹之賡。

虛對實，送對迎，後甲對先庚。鼓琴對舍瑟，搏虎對騎鯨。金匜匝，玉璪琤，玉宇對金莖。花間雙粉蝶，柳内幾黃鶯。貧裏每甘藜藿味，醉中厭聽管弦聲。腸斷秋閨涼吹已侵重被冷，夢驚曉枕殘蟾猶照半窗明。

漁對獵，釣對耕，玉振對金聲。雉城對雁塞，柳裊對葵傾。吹玉笛，弄銀笙，阮杖對桓箏。墨呼松處士，紙號楮先生。露浥好花潘岳縣，風搓細柳亞夫營。撫動琴弦遽覺座中風雨至，哦成詩句應知窗外鬼神驚。

九青

紅對紫，白對青，漁火對禪燈。唐詩對漢史，釋典對仙經。龜曳尾，鶴梳翎，月榭對風亭。一輪秋夜月，幾點曉天星。晉士祇知山簡醉，楚人誰識屈原醒？繡倦佳人慵把鴛鴦文作枕，吮毫畫者思將孔雀寫爲屏。

行對坐，醉對醒，佩紫對紆青。棋枰對筆架，雨雪對雷霆。狂蛺蝶，小蜻蜓，水岸對沙汀。天台孫綽賦，劍閣孟陽銘。傳信子卿千里雁，照書車胤一囊螢。冉冉白雲夜半高遮千里月，澄澄碧水宵中寒映一天星。

書對史，傳對經，鸚鵡對鶺鴒。黃茅對白荻，綠草對青萍。風繞鐸，雨淋鈴，水閣對山亭。渚蓮千朵白，岸柳兩行青。漢代宮中生秀柞，堯時階畔長祥蓂。一枰決勝棋子分黑白，半幅通靈畫色潤丹青。

十蒸

新對舊，降對升，白犬對蒼鷹。葛巾對藜杖，澗水對池冰。張兔網，掛魚罾，燕雀對鵾鵬。爐中煎藥火，窗下讀書燈。織錦逐梭成舞鳳，畫屏誤筆作飛蠅。宴客劉公座上滿斟三雅爵，迎仙漢帝宮中高插九光燈。

儒對士，佛對僧，面友對心朋。春殘對夏老，夜寢對晨興。千里馬，九霄鵬，霞蔚對雲蒸。寒堆陰嶺雪，春泮水池冰。亞父憤生撞玉斗，周公誓死作金縢。將軍元暉莫怪人飢爲餓虎，侍中盧昶難逃世號作飢鷹。

規對矩，墨對繩，獨步對同登。吟哦對諷詠，訪友對尋僧。風繞屋，水襄陵，紫鵠對茶鷹。烏寒驚夜月，魚暖上春冰。揚子口中飛白鳳，何郎鼻上集青蠅。巨鯉伏池翻幾重之密漢，顛猿飲澗掛百尺之垂藤。

十一尤

榮對辱，喜對憂，夜宴對春游。燕關對楚水，蜀犬對吳牛。茶敵睡，酒消愁，青眼對白頭。馬遷修《史記》，孔子作《春秋》。適興子猷常泛棹，思歸王粲强登樓。窗下佳人妝罷重將金插鬢，筵前舞妓曲終還要錦纏頭。

唇對齒，角對頭，策馬對騎牛。毫尖對筆底，綺閣對雕樓。楊柳岸，荻蘆洲，語燕對啼鳩。客乘金絡馬，人泛木蘭舟。綠野耕夫春舉耜，碧池漁夫晚垂鉤。波浪千層喜見蛟龍得水，雲霄萬里驚看雕鶚横秋。

庵對寺，殿對樓，酒艇對漁舟。金龍對彩鳳，獬豸對童牛。王郎帽，蘇子裘，四季對三秋。峯巒扶地秀，江漢接天流。一灣綠水漁村水，萬里青山佛寺幽。龍馬呈河羲皇闡微而畫卦，神龜出洛禹王取法以陳疇。

十二侵

眉對目，口對心，錦瑟對瑶琴。曉耕對寒釣，晚笛對秋砧。松鬱鬱，竹森森，閔損對曾參。秦王親擊缶，虞帝自揮琴。三獻卞和嘗泣玉，四知楊震固辭金。寂寂秋朝庭葉因霜摧嫩色，沉沉春夜砌花隨月轉清明。

前對後，古對今，野獸對山禽。犍牛對牝馬，水淺對山深。曾點瑟，戴逵琴，璞玉對渾金。艷紅花弄色，濃緑柳敷陰。不雨湯王方剪爪，有風楚子正披襟。書生惜壯歲韻華寸陰尺璧，游子愛良宵光景一刻千金。

絲對竹，劍對琴，素志對丹心。千愁對一醉，虎嘯對龍吟。子罕玉，不疑金，往古對來今。天寒鄒吹律，歲旱傅爲霖。渠説子規爲帝魄，儂知孔雀是家禽。屈子沉江處處舟中争繫粽，牛郎渡渚家家臺上竟穿針。

十三覃

千對百，兩對三，地北對天南。佛堂對仙洞，道院對禪庵。山潑黛，水浮藍，雪嶺對雲潭。鳳飛方翩翩，虎視已耽耽。窗下書生時諷詠，筵前酒客日耽酣。白草滿郊秋日牧征人之馬，緑桑盈畝春時供農婦之蠶。

將對欲，可對堪，德被對恩覃。權衡對尺度，雪寺對雲庵。安邑棗，洞庭柑，不愧對無慚。魏徵能直諫，王衍善清談。紫梨摘去從山北，丹荔傳來自海南。攘鷄非君子所爲但當月一，養狙是山公之智止用朝三。

中對外，北對南，貝母對宜男。移山對浚井，諫苦對言甘。千取百，二爲三，魏尚對周堪。海門翻夕浪，山市擁晴嵐。新締直投公子紵，舊交猶脱館人驂。文達淹通已嘆冰兮寒過水，永和博雅可知青者勝於藍。

十四鹽

悲對樂，愛對嫌，玉兔對銀蟾。醉侯對詩史，眼底對眉尖。風颭颭，雨綿綿，李苦對瓜甜。畫堂施錦帳，酒市舞青簾。横槊賦詩傳孟德，引壺酌酒尚陶潛。兩曜迭明日東升而月西出，五行式序水下潤而火上炎。

如對似，減對添，繡幕對朱簾。探珠對獻玉，鷺立對魚潛。玉屑飯，水晶鹽，手劍對腰鐮。燕巢依邃閣，蛛網掛虚檐。奪槊至三唐敬德，弈棋第一晉王恬。南浦客歸湛湛春波千頃净，西樓人悄彎彎夜月一鈎纖。

逢對偶，仰對瞻，市井對閭閻。投簪對結綬，握髮對掀髯。張繡幙，捲珠簾，石碏對江淹。宵征方肅肅，夜飲已厭厭。心褊小人長戚戚，禮多君子屢謙謙。美刺殊文備三百五篇詩詠，吉凶異畫變六十四卦爻占。

十五咸

清對濁，苦對鹹。一啓對三緘。烟蓑對雨笠，月榜對風帆。鶯睨睨，燕呢喃，柳杞對松杉。情深悲素扇，泪痛濕青衫。漢室既能分四姓，周朝何用判三監。破的而探牛心豪矜王濟，竪竿以掛犢鼻貧笑阮咸。

能對否，聖對賢，衛瓘對渾瑊。雀羅對魚網，翠巘對蒼崖。紅羅帳，白布衫，筆格對書函。蕊香蜂競採，泥軟燕争銜。凶孽誓清聞祖逖，王家能乂有巫咸。溪叟新居漁舍清幽臨水岸，山僧久隱梵宫寂寞倚雲巖。

冠對帶，帽對衫，議鯁對言讒。行舟對御馬，俗弊對民巖。鼠且碩，兔多毚，史册對書緘。塞城聞奏角，江浦認歸帆。河水一源形瀰瀰，泰山萬仞勢巖巖。鄭爲武公賦緇衣而美德，周因巷伯歌貝錦以傷讒。

程延祚《青溪集》卷七《示家塾文》 嵇山嘗與羣從言：「昔吾祖與吾父伯山居樂道，時家中無登科第者，無列仕版者，然隆隆然自覺氣象可觀，其在今日視前人爲發皇矣，然氣象反若不及。」此言最爲可思。夫廢興存乎其人，安危在於所尚，家國一理，未始有二也。吾由其所謂可觀者思之，其時之人必敦孝弟，好讀書，必喜交正人，喜聞正論，父兄之教先，而子弟之率謹。由是和氣溢於家庭，令聞播於鄉黨，《周官》之興賢興能，漢代鄉舉里選，於是乎取之。此不待車服之加，而自有可貴者也。至於通顯之後，父兄服勞王事而或疏於治家，子弟習於紛華靡麗而以儒業爲恥，耳目之欲縱而不知節，惰嫚之氣發而不自禁，以老成方正爲可厭，以羣居游談爲可樂。長此不返，以致墮壞家聲，爲人賤惡，必然之理也，而求氣象無改於舊，得乎？吾之言此，非謂嵇山之家有是事也，嘉其不忘先烈，而大遠乎流俗之見。嵇山之賢於是乎不可及也，爰識之以示家塾。

鄒聖脈《新增幼學故事瓊林・序》 欣逢至治，擢取鴻才，時藝之外，兼命賦詩，非典籍先悉於胸中，未有揮毫不窘於腕下者。然華子之《類賦》、姚氏之《類林》，卷帙浩繁，艱於記憶，惟程允升先生《幼學》一書，誠多士饋貧之糧，而制科度津之筏也。但碎金積玉，原屬無多；則摘艷熏香，應增未備。庶幾文人足供驅使，奈坊刻所補，殊不雅馴。在老成能知去取，固誚續貂；若初學未識從違，反云全璧。一經習染，俗不可醫，即用針砭，難痊痼疾矣。爰採匯書，各增編末。文必絶佳，片箋片玉；語期可誦，一字一縑。并汰舊注之支離，易新詮之確當。詳所當詳而不厭其繁，略所當略而不嫌其簡。務歸明晰，一閱了然，如藍田之琬琰，元圃之琳琅，能令見者寶之，各欲私爲枕秘，因顔之曰《瓊林》。覽是書者，其以余言爲不謬否？歲乾隆二十五年，歲在庚辰仲春上浣，霧閣鄒聖脈梧岡氏書於寄傲山房。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書》卷三六《初學備忘》 大凡爲學，先須立志。志大而大，志小而小。有有志而不遂者矣，未有無志而有成者也。立志之道，先須辨別何者上等人所爲，何者是下等人所爲，我所願學者，是何等樣人；我所不屑爲者，是何等樣人。此志一定，卻須堅確不移。凡平日誦讀講習，與夫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其爲我志所願，勉而求之，其爲非我志所願，決而去之，自能向上。他日長進，則所志又別。若知其上等而不肯學，知其下等而不能去，此爲無志，民斯爲下而已。

或問劉先生：「始終講學如何？」先生曰：「吾自幼有不甘流俗之志。」此念最真，斯言可日省也。人若甘於流俗，其流而下也，何所不至？若一念不甘，其達而上也，何所不至？

人有必爲聖賢之志，後來工夫不整密，意思漸衰惰，不免終於庸人。若一向安於流俗，下梢何所底止，是可畏也。

少年立志要遠大，持身要緊嚴。立志不高，則溺於流俗；持身不嚴，則入於匪僻。

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人祇看作治天下之經，於自家全無關涉，殊不知有此

身，便有此個道理。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物？《衛風》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士有百行，百行修而後成人，猶身有百骸具而後成身。疲癃殘疾，知而惡之，敗度廢節，不知所惡，則是生者而同死者之罔也。

凡人立身，當思達不可行於天下者，窮即不可自身爲之，方能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學者親賢樂善，是第一事。少年見剛毅正直、老成篤實之人，能愛之敬之，其人必賢；若疏之遠之，其人必不肖。蓋所愛敬者在此，則狂誕匪僻者，必在所遠；若疏遠者在此，則狂誕匪僻者必在所親故也。高忠憲公嘗言：「以此驗人，百不失一。」吾嘗以此自省，亦以觀人。

初學最緊要是恭儉二字。恭非貌爲恭，以敬存心，則顏色語言步趨之際，節文自謹，在家庭敬父兄，在學舍敬師長，是恭之實事。儉非吝嗇瑣細，日常遇小物有不敢暴殄之意。凡居處飲食衣服，有不敢過求之意，是儉之實事。以是二者，馴習不舍，則侈肆之念，漸漸不萌，久則漸漸消化，心思自能嚮正，上達之基，定於此矣。人之敗德喪行，未有不根於侈肆者。

少年之日，先要識得人之賢否、事之善惡、言之是非，則心術自能嚮正，雖離父母師傅亦可不至於邪慝矣。諺云「知好惡」，此其實也。

君子存心於利物，究也己未嘗不利；小人肆行以害物，究也適足以害己。君子於物喜其成，而惡其敗，然己亦得成焉；小人於物，樂其敗，而忌其成，然己常得敗焉。心之所感微矣，喜怒好惡，何可不謹？

人各有業：農有畎畝之事，工有器用之事，商賈有市肆車牛之事。廢業游手，不至於失所，必入於不肖。士爲四民之首，則有學業，朝而受業，晝而服習，夜而記過，無憾而即安，其大都也。既然整衣冠、挾書册，號爲民首之人，當思言民首之言，行民首之行，處不愧爲士君子，出不愧爲士大夫，使人敬而愛之，則而效之。若不自愛惜，荒廢本業，與夫寡廉鮮恥，決裂名教，甚或逐蠅頭之利，工市儈之術，反不若胼手胝足，爲質樸之農夫，以沒其齒矣。原其病根，祇是不勤於學，故無上達之志，而甘下流之趨也。韓子曰：「業精於勤，荒於嬉。」劉忠宣公曰：「習勤忘勞，習逸忘惰。」人至嬉游忘惰，亦可哀矣。且思世間飽食終日，無所事事者何物。程子曰：「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間過了日月，卻是天地間一蠹也。嗚呼！蠹猶未足以言也。

今世極多游民，是以風俗日惡，民生日蹙。雖其業在四民者，莫不中幾分惰游之習，而士益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已；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已。究其爲害，更甚於游民也。今宜蚤作夜思，求其所未知者，與夫所未能者，將終其身而有皇皇不及矣，亦何暇博弈飲酒游談浪走哉？農夫之耕，夏失業，則禾無秋；冬失業，則麥無秋；春失業，則菽無秋，故曰思無越畔也。爲學而逸游是耽，其不入於小人希矣。須知此身除卻學問，更無一事可爲。此生自小至老，憂樂窮達，無非學問之日。委心矢志，以求無負此讀書人三字。久久自能向上，小有小成就，大有大成就。《書》云：「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稼穡之艱，學者尤不可不知。食者，生民之原，天下治亂、國家廢興存亡之本也。古之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知耕者。今雖農家之子，有不能秉耒耜者矣，有不能辨菽麥者矣。殷，天子之子，生長民間，是以賢聖之君六七作。周公陳《豳風》，述王業之本，使人主知小人之信，是以有道之長，無過周者。漢以孝弟力田取士，故其俗猶爲近古。至於南北分争之日，上下一於浮侈，隋唐繼之，其風益甚。取士者以詩賦，請謁者以文辭，而務本力穡之事蕩如矣。相沿至於今日，人人恥不文，不恥不仁；畏不奢，不畏不義；間有一二稍近本實，則羣鄙共笑之，而此一二人者，亦復低首汗顏，諱而謝之。是以世道人心，禍若此烈也。夫能稼穡則可無求於人，可無求於人，則能立廉恥。知稼穡之艱，則不妄求於人，不妄求於人，則能興禮讓。廉恥立，禮讓興，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古之士，出則事君，處則躬耕，故能守難進易退之節，立光明俊偉之勛。其爲政也，恭儉而仁恕；其立身也，正直而廉潔；其居位去位也如一日，其達行窮居也，各有爲，未有進退失據，不知重輕者也。今之卿大夫，貪墨無厭，寡廉鮮恥，士庶人詐僞百端，食嗟來之食，甘嘑蹴之加，祇坐不能無求，故至於不畏不義，不能不亡求，故至於不恥不仁也。夫與其文而爲不仁，孰若樸而以仁存心；與其奢而爲不義，孰若儉而以義律己。吴康齋先生講濂洛之學，率弟子以躬耕；劉忠宣公教子讀書，兼力農；何粹夫官歸，辟後圃種菜，俱可爲百世之師也。許魯齋有言：「學者以治生爲急。」愚謂治生以稼穡爲先，舍稼穡無可爲治生者。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得至，心向往之。」是之謂矣。

凡人既讀書，須實作個讀書人。有讀書人之容貌，有讀書人之言語，有讀書人之行事，要之以心術爲本。都人士之詩所謂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

萬民所望。孟子所謂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今日百事俱被秀才作壞，觀其平生，不如不識字愚民遠甚，真是無所不至也。自非洗心滌慮，慕效古人，竊恐流俗所移，將不能免。世故日深，禮義之心日喪，雖有美質，二三十歲以往，同歸不肖而已，可爲深戒也。

程子云：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之類。此義今之學者，全不理會。單好説個心字，不知容貌、顏色、辭氣，何一而非心之符。《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根心生色。」成王《顧命》，惓惓於自亂其威儀。《易・文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在諸内，必形諸外。推之六經，何處不然，如何可忽？其忽之者，以爲威儀容貌，特其外耳。内外表裏，豈有兩截？持其志，無暴其氣，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聖賢教人，未嘗偏廢，弗思而已。

讀書須立準課程，如古人朝經暮史，與夫半日讀書，半日静坐之類。量其力之所及而遵行之。朝考夕省，勿使一日虚度。人生少壯，要不多時，人事間之，讀書之日有幾？當深思古人惜日之義。劉忠宣公曰：「以日虚度，一可惜。惜日則自不得閑。」凡閑思想、閑言語、閑行走，自少至老，斷送多少歲月。往不可諫，來猶可追，可發深省也。高忠憲公曰：「每至夕陽，檢點一日所爲。若不切實鍛煉身心，便虚度一日。流光如駛，良可驚懼。」薛敬軒先生亦言：「每日上床，即思一日所爲，若無疚於心，則安寢；若行有不慊，則輾轉反側，必求所以改之。」古人用心，莫不如此。

《小學》、《近思録》，但要成誦，刻期可畢。若其義，則雖終身由之，不能盡也。學者不從二書爲門庭户牖，積漸以進，學術終是偏枯，立身必無矩法。

凡治一經，必兼通他經，而後一經始得通曉。蓋文義有彼此觸發者，亦有詳略體用互爲條貫者。若耳目逼窄，心思也便推廣不去。譬如行路，容足之外，俱無所用，然行路者，必就周行，若徑僅可容足，鮮不顛矣。又如舟行，容楫之外，均無所用，然乘舟者必濟巨川，若港僅足容刀，鮮不膠矣。今日經學全廢，其習一經者，祇記誦得幾許時文，以應制科一日之急，其經之要旨大義，茫無所知。即其盡讀五經者，亦不過侈記覽爲辭章而已，於身心全無所得，程子所謂：「卻是不曾讀也，經如何得通？宜其人才之奄鄙也。」韓文公云：「士不通經，果不足用。」諸子先人以來，皆有一經之傳，治此經，當求此經之益，省記誦詞章之勞，以用力於經義，一年熟一經，即不能，二年熟一經，十年讀書，盡從容也。先令成誦，而徐以涵泳其意味，體之於心，驗之於身，日用行習，使心目之間，無非此種道理，將來成就，自是不同。今日父兄之壞子弟，祇是計邊功，逐小利，當其就學，即欲能文字，取世資；不思樹木者，猶求於十年之後。爲之師者，莫不以鄙夫患失之心，逢其主人，譬如庸醫擔囊入門，惟藥資之厚薄，不恤病者之死生，其所用藥，温涼瀉補，祇顧目前一刻之效，而不求其病本之所在。是以世教日趨其下，先代遺經，日晦而不知所極也。

圖學今全廢，是以名物制度，一概茫然。古人左圖右書，書祇是發明圖義，非圖義安從明？且如《易》書，若不看圖卦，爻象之辭，如何得明？今人徒學空言，所以無事於圖，若要實作，便知少不得。如弈棋賤事，若有意求勝，便去尋棋譜。

讀書豈是徒要識字記故事而已，祇要講明事物之理，而求以處之，大小各得其宜。是故《大學》之道，可以修身，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故云：非學無以廣才，若事物不以經心，萬卷何益？

程門四字教：曰存心，曰致知。朱門四字教：曰居敬，曰窮理。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一也，而朱益緊切矣。學者舍是，更無學法，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

一念放逸，而百邪并起；一念戒懼，而羣私退聽，故敬爲德之聚。

今日窮一理，明日窮一理，不急不輟，積之久久，自能融會貫通，渙然有得。今人説爲學不實從事，於窮理祇是懸空想象，究竟何益？想象得來，雖有所見，終是偏枯。若要執己不化，爲害不淺。

程子謂説書必非古意，今不得已而説書，祇據經文平説章解句釋，使大意明曉，全在聽者切己體味，引伸觸類，以盡其餘，不敢蕪辭蔓説以滋惑也。若言説煩多，則難記憶，即使盡能記憶，非從心得，隨明隨暗而已，枉費功夫。

許魯齋爲子弟説書，便問目前作何體驗。想見其平生講讀，無一句一字不從身心體當過來，所以切實有得。今當以此爲法。

爲學最喜是實，最忌是浮。《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忠信是一實字，故敬曰篤敬，信曰篤信，行曰篤行，好曰篤好，無所往而不用，是實也。其爲人也厚而重，君子之徒也，本於一實；其爲人也輕而薄，小人之徒也，本於一浮。程子曰：「未有不誠而可以爲善者也。」

人自孩提少長以往，日就於浮薄，故學問之道，一則曰主忠信，一則曰敦厚，然非有二義也。實則厚，浮則薄，且以愛親之心驗之自知，好色有妻子以後，所

存幾何？父兄之前，果無一語虛僞否，果無一事隱瞞否？推之五常六行，將復何如？《中庸》謂不誠無物，吾人一生，有何事盡得幾分，是可猛省也。

學問之事，貴於有恒，最惡輕躁。人即昏惰，豈無一時奮發之意？但此意思，不能久長，旋已忘卻，終是無益。雖是資性過人，進銳退速，同歸於廢而已。《易・恒》之辭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日月四時無速運，亦無停息，祇是一晝了一夜，一寒了一暑，一日如是，一歲亦如是，以至古今亦如是。是以化育盛而歲功成，富有日新，有不期其然而然者。吾人日進無疆之益，正宜如此。

學問不能長進，祇坐不致於一之故。日用功夫，既向此旋又向彼，方事此尋復事彼，一起一倒，那得有益？若并疊心力，專於一路，自能月異而歲不同。《易》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損彼則益此，天下事，何者不然？

凡人常心不可失，常度不可改。《語》稱有恒，《書》言常德，吉士《詩》美「其儀一兮，心如結兮」，無非是也。自所執之業，以及衣冠言動，內外大小，有恒無恒，罔一不轍，總以存心爲主。學者用心，苟能始終若一，則執業自是有成，立身自是不苟。若朝暮易趨，歲月變慮，鮮不爲小人之歸者。

天地間祇一個消長道理。一身之中，善長而惡消，則爲君子；惡長而善消，則爲小人。一家之中，善長而惡消，則至於有餘慶；惡長而善消，則至終有餘殃，推之國之興亡、世之治亂，莫不皆然。然消長分數，於此進一分，則於彼退一分。譬則水車一般，終無停止之勢。是以古人有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終身守此兢兢也。今人於所不宜爲者，輒曰何妨；於所宜爲者，輒曰何必。以此二言，長無限過惡，涓涓之流，至於懷襄，不可不戒也。

學問之道，惟虛受最有益。譬之一器，虛則凡物皆能入之。若先置一物於中，更何物能入。《易・咸》卦之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山至高也，澤至卑也，以至高者，乃處至卑之下，可謂虛矣，虛故能受也。自注云：《易》象正解是以虛而通。若山下有澤，則爲損矣。舜，大聖人也，而曰舍己從人；顏淵，大賢人也，而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而況吾流本庸愚之流乎？然非誠有坎然不足之心，惟恐人之告之有所不盡，終亦不能相入。若有一毫自足自是之見，存於胸中，則聲音笑貌之際，已有形之而不能隱者矣。此亦孟子所謂拒人於千里之外者也，最是學者大患。《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有不遜於志，而能長益者也。」醫家亦以中滿爲難治之疾，蓋膏粱藥石，俱不能進，則死亡無日矣。

程子云：「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足以涵養德性，而熏陶氣質。」吾人平日亦有然也。接詩書師友之時多，親米鹽妻子之時少，則德性氣質自是不同。一日不學，身心不知安頓何處。

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二者缺一不可。不古人與稽，則無以識事理之當然，別流俗之非是；不今人與居，則無以相觀而善，切磋之益少，而所學或失之偏矣。

凡與人一相接，不有益，即有損，不可不慎。大約三種人宜近，然不可不擇，賢士可以養德，明醫可以養身，良農可以養生。若比匪人，則喪德，異端術士進，則喪身，嬉游無業之人處，則喪生，可爲寒心也。

人不能無過，但期於改。蓋人生氣稟，既已不吝，有生以來，復爲習染所錮，理義之心，喪失者多矣。一息不簡點，視聽言動，已不可知，小則日用云爲，大則人倫事物，隨所接而見，不可不省察也。然亦有自己以爲無過，而不知已爲大失者，正此心陷溺之深，而可哀痛者也。全賴父兄師友從而指出之，或旁人舉而告之，或相與竊議之，不可不力求而力改也。子路，大賢也，而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成湯，聖人也，而曰改過不吝。人能於此等處取法一二，便有可商量。人無智愚賢不肖，多不喜聞過。若實論之，祇不喜聞過一切，下愚而已，不肖而已，更何賢與智之有？令人千百之中，無一人肯告以過者，甚者父兄師長，亦存幾分情面，以爲無招其怨也，何況餘人。祇緣自家不欲聞過，或從而文飾之，故人有以窺見其微，弗屑開口來告耳。古今能飾非，能拒諫者，莫如紂與丹朱，然其人可師法與否？先儒有云：攻人實過者，最難；能受人實攻者，尤難。吾不能自愛其身，至於有過，而此人者，不忍我之有過，而以相告，是其愛我過於我之自愛也。身者，父母之遺體，辱其身，是辱親也。人不忍我之有過，而以相告，是其愛我，又愛及於我之親也，而敢不敬聽乎？然又非知之難，改之爲難。亦有一種人，面從而中不然。亦有一種人，善屈服承受，而後來仍祇如是，尤爲無望。正夫子所謂吾未如之何者，人而至此，亦可哀已。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爲不遠之復，與文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相類。下此得力，多在悔耳，悔者，自凶而趨吉者也。人能於過時，類有泚，背浹汗，一番懲艾，一番對治，後來臨事，自知敬慎，不至大段錯謬。孟子云：「人恒過，然後能改。」《離》之初爻

亦曰：「履錯然敬之，無咎。」履錯而敬，猶賢於履錯而不敬，恒改則恒無過。試思衣不在身，垢不忘洗；疥癬在膚，苦不忘治，況疾不止癬疥、污不止衣服，其忍之哉？

凡聞人言而不從，與夫從而不改，於彼分毫無損，適以明其厚；其失仍在自家，益以重其罪。

大凡姑息之愛，言多順耳；德義之愛，言多逆耳。古曰：苦言藥也。惟人亦然，嚴正者，益我德者也；狎昵者，長我慝者也。於此自審，思過半矣。

大抵好我者之知我失，必不如惡我者之知我失之深而中。人能深察惡我者之言而改之，則庶乎其寡過矣。

不能反躬，是學者第一病。修己不切，實由於此。與人齟齬，亦由於此。《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滅天理，必窮人欲，民斯爲下而已。

曾子日省其身，祇是反躬之學。孔子孟子，祇教切己自省。

窮達壽夭，天也；知愚賢不肖，人也。在天者不可强，在人者有可爲。君子爲其所能爲，小人求其所難强。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古今人以不知命之故，枉爲小人者衆矣。游氏曰：「居易未必常得，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失，窮通皆醜。」好醜一成，怨仇不能毀，孝子慈孫不能改，於己取之而已矣。

作人總從幼起。「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三語，自是相因，幼不孫弟，決是長而無述；長而無述，決是老而不死是爲賊，有負其初心，敗於末路者矣。中道悔過者幾人，晚年進德者益少。予中道悔過者矣，今日所憂，正未知末路如何，諸君慎之，切勿起腳便蹈第一句也。

讀書先要正其心術。心術者，如木之根、穀之種。根先壞，千枝萬葉，總無着處。種是莨莠，栽培滋養，適爲害耳。其正如何？曰：周子有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而已。今日對諸君舉此二語，不獨諸君以爲非所急、非所能，即旁人皆以爲迂闊矣。然特未之思耳。顏子之學，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且如今日與諸君朝夕相處，怒於此者，無端而移於彼，能堪乎？蚤間作爲有失，少頃又復如此，可乎？此即爲失其本心，不仁莫大矣。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若撻於市；非其義，非其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且如今日與諸君相與，有善不相勸，有惡不相規，疾苦憂患，漠不相關，可乎？非義妄有求與，可乎？即如諸君退而處於家庭，喜怒無常，過失日長，好惡而惡美，無論人不能堪，自顧卻如何？父兄子弟，不能有善而無惡，能坐視否？小臧獲饑寒勞苦，能不恤否？終日營營，取非其有，與非所當，於心下如何？推此以往，何在不然。若能將此立心，博聞强識，敦善不怠，窮爲匹夫，達爲卿相，總不失爲君子之人，周子所謂希賢希聖，以至希天是也。若徒以自私自利爲心，縱欲忘道，見善不遷，聞過不改，無論讀書，終無所得，即使多聞多見，適爲賊仁賊義之資而已。吾終日與諸君諄諄言者，大要不外此意。

《大學》「誠意」章，好惡二字，是學者徹上下功夫，自正心修身，以至於平天下，無非是也。自下學以至達天德，更無兩種學問。蓋民之秉彝，見善未有不好，見惡未有不惡。好善惡不善者，意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惡臭者，意之誠也，意誠則心正矣。好善好所當好，惡不善，惡所當惡也。心正則身修矣。好善如好色，則必爲善；惡惡如惡惡臭，則必不爲惡也。必爲善，必不爲不善，則所好之人，能知其惡，所惡之人，能知其美，而家以是齊矣。好知其惡，惡知其美，則進退賞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國以是治，天下以是平矣。然此好惡，聖人有之，愚夫愚婦亦有之，所争祇在此念之實與不實耳。聖人惟實，是以大廷廣衆是此人，暗室屋漏亦是此人，其極至於格庶玩、動天地，無非是也。衆人惟不實，是以大廷廣衆是一人，暗室屋漏又是一人，青天白日是一人，夙夜寤寐又是一人，其極至於爲鬼爲域，違禽獸不遠，亦無非是也。是以一念之微，不可以不謹。學者誠能謹獨，使清明在躬，時時平旦之好惡用事，則庶能不爲其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而視聽言動，一於禮矣。視聽言動一於禮，則始於家邦，施於四海，固有不下帶而存者矣。此種學問，正如一條坦路，舉足便可行，毋謂汝等非今日所能，與非今日所急也。身一而已矣，修之則爲聖賢。不能則爲愚不肖，孰爲可好，孰爲可惡，可以立決也。諺曰：知好惡，聖人復起，不能易斯三字矣。

百餘年來，論學者率以誠意爲主。予從事於此有年，季心謂予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君功夫卻倒作也。」聞之憬然有省。又見朱子論昌黎《原道》篇，引《大學》至誠意止，不及致知格物，爲無頭學問，篤信斯語。因是日用之間，深體格物之義，乃實有見於《大學》之道，格物而已矣。自下學爲己，以至於窮神知化，一以貫之也。蓋吾人之身，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惟於理有未明，是以知有不至，惟於知有不至，是以意有不誠，繇明入誠易，舍明入誠難，古人所以隨處體認，而必以讀書窮理爲先。

體用本一原，而世之學者，動爲有體無用、有用無體之論。知行本有先後，

而世之學者，好言合一。三教本爲三門，而世之學者，必云一門。經權本無二用，而世之學者，多好言權，而諱言經。此百餘年來生心害政之禍，所以流極而未有已也。初學之士，能於此等綱領處知之明，信之篤，其於學問之道，思過半矣。

讀書不能長進，祇是不能實求之身。就如今日講解「允執其中」，講者與聽者，祇説是帝王心法，不知此「中」，無事不有，無時不然。吾人今日處事接物，過一分，是過失，不及一分，亦是過失，能不求當於理否？事事物物，求當於理，可一息放其心否？此心不懈，庶幾能當於理。然而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嘗至當者十一，不當者十有九，若一放其心，則爲小人之無忌憚，無所不至矣。聖如堯舜，猶然兢業，蓋以此也。舜性之者也，堯之咨命，所以祇用「允執」一語，至於禹，便大段須用功夫，是以舜復益之以三言，必至「惟精惟一」，乃爲「允執厥中」也。況吾人生質，本是庸下，有生以來，錮於習染，淪於嗜欲，本心之良，已如日月之入於重淵，而不思以困勉之功，復道心於幾希，其不陷於禽獸者罕矣。今日學者之病，多祇將聖賢經書，作一場説話看，不以爲聖人之事，斷非吾人所能，則以爲帝王治天下之道，於吾人日用有何干涉，是以自暴自棄。質之美者，因循廢弛，昏昏地過一生，奄然與草木同朽；其不美者，則放恣潰敗，以至於禽獸，而猶自謂有才有能，開口笑人，以爲老生常談，概不足聽，哀哉！

《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凡爲父兄師長，莫不欲子弟賢且智，然而家教不齊。今之父兄，或多不以義方愛其子弟者矣。學術不一，今之師長，亦多不以正道養其蒙士者矣。不知古人之所是，惡在己之所非，譬之醉夢，方其醉也，不知其爲醉也；方其夢也，不知其爲夢也，覺而後，知其非也。且爲愧之悔之，惘然而若失之矣。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孟子曰：「聖人與我同類者。」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爾。」前言往行，古人之先得我心者也。初學之日，天性未失，日聞古人之言，日見古人之行，栽培滋養，習以性成，久之自能長進。《小學》一書，以《嘉言》、《善行》終篇，蓋此意也。從此正其趨向，立其根基，他日無窮學業，俱於是乎始，所謂涓涓之流，成爲江海者也。世之父兄師長，以文藝干進取，以詞章襲聲譽，適足以錮其聰明，奪其心術而已。今即不能盡去彼取此，亦當祇識一二條，扶其欲失之天良，卻其欲肆之嗜欲，徐觀其志，而曲就準繩，高之可以進於上達，卑之猶不失自好之士，不然，其爲陷溺，可勝哀乎？愚謂初學得力功夫，惟有此事最急。

孟子言諸侯之寶三，卿士庶人之家，亦莫不然。井田不行，世業之産，即土地也，奴婢佃户，即人民也，家法即政事也。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士庶人惟有身耳。秦漢而下，田不井授，禄不公田，士庶人得以世其家，與卿大夫等，然則九經之義，亦不可不講也。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修身其第一義也。師友賢也，所宜尊；宗族親戚親也，所宜親。家督大臣也，子弟羣臣也，敬之所以立本，體之所以均愛。僮僕佃户，庶民也；内而蠶織，外而傭作之屬，百工也。撫之無恩，則心不固；馭之無則，則事不成，故有子與來之義。遠人其羈旅也，諸侯其故舊也，通於柔懷之義，可以遠涼德，存忠厚也。立國有立國之規模，立家有立家之規模，興衰隆替，其理一也。柳仲涂曰：祖宗忠孝勤儉以成立之，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忠孝勤儉，修身之大概也；頑率奢傲，身不修之大概也。修其身，則此下入者，可以次第舉矣；身不修，而能舉是數者，未之有也。此九經所以本於誠也。家有貧富，族有大小，得乎此，貧有時富，小有時大；悖乎此，未見覆之不速也。今之爲家者，知其利，不知其義，當其富貴，則强以凌弱。衆以暴寡，而不思創業垂統可繼之道；乃其貧賤，則弱喪屈辱，不可復振，繇其規模之不立也。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乎？」《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世人於《四書》經史，莫不讀誦，乃終其身，不知道理所在，何也？一種人是求諸高遠，以爲道理不止如此。若其下者，則以爲此特作舉業文字而已，所以鮮能知味。苟能反求諸其身，未嘗不易簡如天地，昭明如日月也。

義理人心之所固有，特放其心而不知求，是以錮蔽耳。至於錮蔽之甚，則心中口中，自覺有一種道理，而於聖賢所言所行，真有如冰炭之不可相入矣。正孟子所謂遠禽獸不遠者也。若能時時收攝此心，不爲流俗所泊，利欲所昏，則義理自見。久之看得聖賢所言，便是我的言語一般；聖賢所行，便是我的行事一般。故曰：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人人具可以聖賢之質，卻將舍之於禽獸之域，可哀矣哉！

古文辭詩歌，時讀一章，亦足以導揚志意，游泳性情，若一向沉溺，即已玩物喪志矣。

朱子與長子書，從師就學之道，極爲詳盡，而終篇要之以勤謹二字。蓋勤則進業，謹則寡失，守此二字，以之終身，養德以此，養身亦以此矣。惰者勤之反，

肆者謹之反，人無限過惡，無限傾覆，未有不從此二字來。今之子弟，有不中此二字習氣否，省之改之。

嘗將賢於我者自比，則於己常見不足，而學日進，志益謙，此上達之機也。若以不及我者自安，則於己但見有餘，而志日損，心日放矣，不流於污下，不止也。夫上下相去，豈有極哉？惡如桀紂，在它人觀之如此，桀紂之心，猶未以爲惡也。予於戊子歲，適有所感，作《上達吟》曰：「一從絶頂望雲霄，一墮窮巖嘆寂寥。今日相看何其遠，不知分手在山腰。」諸君正在山腰時節，起腳一步，便分上下，可畏也。噫！草木猶知向上，而況人乎？

輕絶小人，人知難免於亂世，不知輕近小人，其得禍尤速而重，不可不戒也。遠小人，即不免於禍，變自外至；近小人而取禍，咎自己作。自外至者，可任之天，自己作者，誰任其咎？

人無時無地，不與人處。在家庭，則有家庭之人；在宗族鄉黨，則有宗族鄉黨之人；在朋友，則有朋友之人；以至在朝廷，則有朝廷之人；在軍旅，則有軍旅之人。男子生，桑孤蓬矢六即有天地四方之志，豈能鳥獸同羣，一日不與人接？在我處之，俱要得其道理。人不能有賢而無不肖，事不能有順而無逆，能與賢人處，不能與不肖人處，能處順理之事，不能處逆理之事，祇緣自家學問不足。天下無皆非之理，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古之聖賢，以此存心，以此尅己，所以能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今日未接人事，其所與處，要亦不多幾人，在家則父兄宗族，出外則師友而已。然自此處得安穩，將來入世，已大段見得安穩；自此不安穩，將來處處乖張，亦見於此。聖人教人，事事物物，有個規矩準繩，在學者但要信之篤，而守之固。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是諸君今日最切要之義。誠能深體而力行之，更有一處不安穩否？譬如服滿者，守定已驗之方，久必有效，若過信庸醫，與怙病而不服，且欲已疾，不已悖乎？

狎侮二字，最可痛恨。今年少人祇争甚與不甚，要無不狎侮者。在家庭，不敬遜父兄；在書堂，不嚴憚師友，此爲不孝弟之實。《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孟子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反是而言，狎人者，人恒狎之；侮人者，人恒侮之，出爾反爾，猶桴鼓之應也。然則愛敬盡於人，則慢惡不及於親，爲子弟者，誰欲慢惡其親者乎？何不自察也。即此一節，虧體辱親，已有餘矣，何必多行不義，然後爲毀傷乎？又況狎侮之人，往往易至多行不義也。

輕浮二字，是子弟百惡之根。浮又是輕之本，輕言輕動，總由於浮；不恒其德，亦由於浮。唯主忠信，可以治之。

雖一物之細，非吾所有，不可妄取。管華終身，見於鋤瓜之日。後生小子，於凡書籍筆札飲食服器，無所分別，一概狼藉苟且，見其後來大段，不得長進矣。

風邪之中人也，適然而入於肌膚腠理之間，留而不出，傳入經絡，以至臟腑。及其發也，周身皆病，輕者虧損血氣，變易形體，重則死亡。習氣之中人也亦然。

三風十愆，敢有恒舞於宫、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敢有殉於貨色、恒於游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時切檢點，庶乎得守身之方矣。古人俱以「敢有」二字發語，可知托根祇一「肆」字。諸君勿謂今日年少，放誕恣肆，不妨也，人爲卻「不妨」二字，敗壞多少？

放僻邪侈，「放」爲首；驕奢淫佚，「驕」爲首；尅伐怨欲，「尅」爲首。人心驕縱，總由好勝，不肯屈下一念爲之根，將來勢便無所不至。所以君子修身，祇有敬謹。

人祇爲貨色名勢四字，敗盡一生。秉彝之良，人孰無之？但是四者之中，有一纏縛，此身便不得向上。推其極，不至於禽獸不止。須是斬截得盡，方得身心浩然。若祇去泰、去甚，終不濟事。所以學者於公私義利之際，不可不蚤辨也。

嘗言文字最忌俗，俗不可醫。凡作人亦最忌俗。其爲人也，懷俗情、説俗語、行俗事，雖其質近忠信，一鄉之原人而已。今人亦有知避俗者，以耽情詩酒爲高致，以書畫彈棋爲閑雅，以禽魚竹石爲清逸，以劇談擊伎爲放達，以淡寂參究爲静證。若此種種，最是流俗所尚。窮其指趣，反不如米鹽妻子之猶得與於日用不知之數者也。其爲俗惡，可勝唾哉？

流俗一種似是而非之論，粗知義理，即不難破，而盡惑之，可哀也。姑舉其説之最近理者，如「榮親」二字，羅一峯先生曰：「古人君子，榮親以禮義；今之君子，榮親以爵禄。」夫爵禄亦視得之以道否耳，得之雖以道，其辱莫大乎是，猶自以爲於親有榮，則是所謂病狂喪心之夫而已矣。一峯字彝正，諱倫，狀元。

讀聖賢書，不篤信聖賢，而邪説是信，何以異於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乎？以是爲聰明才智，吾不識也。

人好異説，祇是不肯服行常道。如節嗜欲、定心氣，可卻疾永年，今於服食導引之説，樂從之者多，因嗜欲動於内，或是往事莫追，希望奇功速效也。父子

篤，兄弟和，內外順，隆於師友，篤於親戚鄉里，本可成家道，長子孫，今於禱祀鬼神，飯僧持戒之說，樂從之得多，因內省多疚，希望滅罪資福，或是見理不明，中無所主，妄希不難之獲也。正如貪夫燒丹煉汞，漁色之人，專意藥物之補，所益不如所損，殆哉。讀書之不本四書、六經也，亦然。

凡人有善，善日長，惡亦日長。古人有言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蓋以此也。今日幼年，有何大惡？如不敬父兄，不信師友，不知慕善，不恥作非之類，此是自暴自棄之根，他日流於非僻，甘於下愚，未有不由此也。譬如種是五穀，必有秀實之望；種是莨莠，必有害苗之憂。秉彝之良，人所自有，默省反觀，爲善爲不善，可以自知也。自己不知，長者未有不告之，告之而不從，則亦莫如之何矣。

善字古無注腳，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及「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二處。日用之間，永爲可欲而不可惡，惟有仁義忠信而已。然忠信祇是仁義之實處，學者惟有居仁由義，是終身事。

人無智愚賢不肖，莫不各有所恥。但賢者恥其所當恥，故惟明智之人，爲能知恥。

人未嘗見君子，而陷溺於小人，猶可望其自新也。嘗與君子游處，聽其言，見其行，而無變於昔日之所爲，非自暴，則自棄，民斯爲下而已。

人於先覺理道之書，不樂看；長者德義之言，不欲聞，非由氣稟昏愚，必是疾染深錮，不復能相入也。雖聖賢與居，其如之何？

年少之人，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晨夕嬉游，見老成者危言切論，掩耳而去，以爲我生必無可憂，亦有何懼？不知命不於常，豈特王公爲然？匹士庶人，盛衰苦樂，亦各有命，若涉大川，其無津涯，向後茫無可仗，但欲長此安平無事，豈是易得？或是世道變更，或是鄉土亂作，或是家運前後不同，或是此身事出非意，惟有長懷憂懼，不敢肆言，不敢妄動，庶幾自作之孽，可以少免。《易》著其亡之訓，《詩》稱良士蹶蹶，誠何心哉？《左傳》：楚莊「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以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赫赫楚國，而君臨之，尚猶如此，而況吾人生於亂世，何異巢幕之燕，井谷之鮒，而云無可憂，有何懼，亦弗祥矣。

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要不外養德、養身二事，故守身爲事親之本。則凡平日不能修身，而至於喪德；不能愛身，而至於傷生，真是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人不幸幼孤，種種艱苦，種種凌侮，靡不身受。古人「孤兒行」一詩，不堪展讀也。但從此能自奮發，後來得力，多在此日。若是志氣不立，因無教訓之人，遂自甘於淪落，與雖有旁人教訓，而不肯聽受，去善從惡，忝辱所生，亦多在此日。先君子有言：「無父之人，多有流落底，亦有興起底。」每自思省，痛割於心。今與汝等言，亦所謂同憂相吊，願各黽勉，無忝所生，使寒泉喪氣也。時及門有幼孤者。

凡人父兄師友之訓，當敬守之，終身勿忘。汝王考蚤喪，予幼不聞教訓。二十餘，始於門生間，傳習二語，有云：「行己率由古道，存心常畏天知。」三十餘，往山陰從劉先生學，見其書堂壁間，揭曰：「讀書有方，有涵養本原，以得作者之意，使字字皆從己出；作人有要，在謹凜幽獨，以防未然之欲，庶時時遠於獸門。」吾日常念之，不敢稍忘。今以告汝，汝能本此以學，是即吾之家學也。若夫營營名利之途，背棄禮義之則，不畏於天，不師於古，非吾親吾師之志，不願吾子弟有此人也。語兄子。

人有伯叔兄弟，有三黨之親，有鄰里鄉黨朋友故舊，本不憂孤立，然必能自立，而後親不失其親，故不失其故。譬諸作室，棟梁具，然後門户墻壁，可依而立，無論椽桷瓦石，足以備用，雖竹頭木屑，皆有附麗之處。若棟梁朽腐，雖種種材物，無不具備，亦無如之何也。小小間架，亦要棟梁承當得起；小小家當，亦要主人掌持得來。否則就此親故，其賢者祇可旁觀嘆息，不肖者從而媒孽之，枯木朽株，盡足爲害矣。

吾鄉自巽隱先生而後，三百年來，未有繼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此地獨不生才？祇由世教不明，典型既遠，父兄師友，自幼祇以時文錮其耳目心志，識趣具卑，下梢有何長進？所望豪傑之士，無文猶興。真西山曰：「天不欲使此道復明，則必使後世無有知者，既使後世尚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在今日，尤急狂瀾之砥柱矣。巽隱先生程姓，本立名，裔出伊川，從朱彥修學。洪武間，以明經舉提藩府僚。建文初，徵入翰林纂修實録，升左僉都御史，靖難師入，死之。

熊峻運《百家姓注略・重訂百家姓跋》　《百家姓》、《兔園册》也，宋初越人所作，故以趙錢冠首，但紀姓氏而無文義，亦《急就》、《凡將》之例。江右熊君重爲編次，俾得章句貫串，斐然成文。李君生甫見而好之，爲之注釋，俾讀者知隸事之所出，穿穴經史，捃摭羣籍，可謂用力勤、取材富矣。昔蔡邕注班孟堅《典

引》，薛綜注張平子《西京賦》，數人者齊名并美，作者得注而益章，非因注而始顯。若世所傳《感應篇》，文筆凡猥，學者所忽，本朝惠定宇先生爲之注，搜討該博，比附謹嚴，詞采華贍，士林愛重，争相傳布，《感應篇》遂爲之增榮益觀，則注之爲功亦大矣。熊君之書，閱世已久，猶未大顯，今得李君之注，亦如定宇先生之注《感應篇》，其淹雅實勝于熊君倍蓰。既付於民，予知風行一時，原書品第爲之加貴。古人有言：「仰屋梁而著書，千秋萬世誰傳此者。」熊君作此書，去今百四十餘年，乃得李君羽翼之、表揚之，且借以廣其傳而長其聲價，豈非熊君之大幸歟？余乃嘆學人遥相契合，通以精神，不能限以年代，而更傾倒於李君之好古敏求爲不易覯也。

同治十二年春三月，鄉愚弟喬松年跋于大梁行館。

鄒持雅《重刊小四書・跋語》　天下有當讀之書，有當爲之事，莫不自其幼稚時始。失之於幼稚，而欲補之於壯長，斯已扞格難成矣。况終其身不求所以讀之，所以爲之者哉！何謂當讀之書？《小學近思録》、「四書」、「六經」，諸史是也。何謂當爲之事？經書中所言孝弟馴謹之行，理民出政之方是也。今人家子弟五六歲後無不入學，然所授啓蒙書數種，皆非其所當讀者也。讀非所當讀，由之不識禮義，驕惰傲慢，爲所不當爲，而人才之壞自此始矣。就數種中《三字經》稍切日用，《神童》、《酒詩》狂誕殊甚，《千字文》、《千家詩》、《幼學須知故事》、《白眉》等皆不著緊要，無補養正之功。是數書者皆當屏絶廢斥，不令吟誦，以長浮僞。何者？俗言不去，至言不出也。當湖陸稼書先生爲當代名儒，輯宋、元諸家著述爲《小四書》，令於未讀《小學》前讀之。今之父師有愛其子弟者，誠以是爲教，旬月之間即可了辨，而入道之涂徑已明。蓋名物蒙求，今之《爾雅》也。雖止於辨別訓詁，而事事要歸正理，性理、字訓、經學之總修爲之次第具焉。歷代蒙求史學提要，則《通鑒綱目》之津梁，而得失治亂之迹詳焉。熟此四者，以上接乎《小學》、《近思録》、「四書」、「六經」、諸史其有弗能通貫者鮮矣。爲功無多，得效甚大。如此，奈何不勝其趨得欲速之念，子弟才識數十百字，即令讀删注「四書」，摘要本經。以其出題目也，故務期速畢，不然并此不讀之矣。古文則於俗選本中割取熟爛之篇讀之，尚不欲竟也。平居聽其放誕恣睢，不加檢束，讀書做人，判然分爲兩事。而其教爲場屋應試之文，則又割裂裝綴，不以闡發聖賢之理爲主，而以涂飾主司之目爲工，人人以爲吾之子弟掇巍科、取青紫如拾芥耳！孰知有得者亦有竟不得者。其得者迷罔仕路，毫無設施。其不得者悲嘆窮廬，不復自振。蓋少不知學，則壯不知仕，老不知教，事有必至，理所固然，無足怪也。嗚呼！由彼之説，汩其性，敗其身，不得爲鄉黨自好之士，而由此之説，則濬其學，廣其才，可以爲國家有用之儒。孰爲愛？孰爲不愛？必有能辨之者矣。顧此書雲間舊刻板已漫漶不可識辨，因與朱生鉉增其音注，别其品目，精爲讎校，重付開雕，以廣其傳。而朱子《童蒙須知》、《讀書六條法》、《温公家範》、《故事擇言》等，其書皆所當讀，其事皆所當爲，而尤宜讀之，爲之於幼稚之時者也。亦將漸次刊刻以公同志云。

雍正十一年歲在癸丑，清和月朔旦，錫山鄒持雅曾唯書。

李塨《小學稽業》卷二　《内則》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鄭康成註曰：「鞶，小囊，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服虔曰：「鞶，大帶。」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前漢・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則六歲所言數方，指一二、東西之大略言也。鄭註：「方名，東西。」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百，千，萬，億。權數：俱今數。毫，釐，分，錢，兩，斤。度數：毫，釐，分，寸，尺，丈。量數：勺，合，升，斗，石。

方名：

東，南，西，北，中，東南，西南，西北，東北。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鄭註曰：「蚤其别也。」

《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小學也。學小藝焉，履小節焉。」

此統論八歲至十四入小學之所學也。《白虎通》、《前漢書》入小學年皆同此，而賈誼《新書・容經篇》曰：「古者年九歲入小學，蹀小節，業小道。」《尚書大傳》曰：「公卿之世子、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内則》同之。是又十歲入小學矣。或古人通用，或貴賤有分，或朝代各異。今人率用八歲，但須實入八歲，乃足任學事，若弱小者，遲一二歲亦可。

《内則》曰：「八年，出入門户，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鄭註曰：「示以廉恥。」

「九年，教之數日。」

鄭註曰：「朔望與六甲也。」

天一周共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東出於天，一晝夜而復東出，故晝達夜，遂名曰日。月行三十晝夜而與日合朔，故三十日遂名曰月。自初一日月明始生謂之朔，而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初五日、初六日、初七日、初八日、初九日、初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至十五日月與日相對而滿，謂之望。或滿於前後日，亦爲望。而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終三十日，月消盡謂之晦。月小則盡二十九日。天日月所會，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分度之，十四歲星十二月行一次，而春、夏、秋、冬四時之功畢，故十二月謂之歲。十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干支相配，數窮六十，曰六甲，以紀歲月日時。歲十二月日十二時則用支數，一無易焉。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庚、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鄭註曰：「外傅，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爲襦袴，爲太温傷陰氣也。禮，遵習先日所爲。肄，習。諒，信。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信，應對之言也。孔穎達疏曰：「簡，禮篇章也。諒，謂言語信實。言請長者習學篇章簡禮，及應對信實言語也。」陳澔《集説》曰：「書，六書。計，九數。」愚謂傅小學師，幼不盡飾，遜長也。初者，所習之所讓也。肄兼上書計、幼儀言。簡，不使之多也，恐苦之也。諒，信也，不使欺其日功也。書計、幼儀非限於十年内，言學之從此始也。他倣此。

幼儀：

《論語》：「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鄭註：「定安其牀衽，省問安否。」在醜夷不爭。」醜，衆。夷，儕。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孔疏：「主猶坐。」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槩，鄭註：「槩，量也。」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内則》曰：「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縰，黑繒。韜髮作髻，插笄以固之，又以繒爲總。束髮，本垂餘髻後爲飾，乃拂去髦塵，加之而著冠。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髻其著冠也。結纓頷下，以爲固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于是衣玄端著蔽膝，加帶，插笏其中焉。左右佩用：左佩紛帨，鄭註：「拭巾也。」刀、小刀礪、小觿、解小結也。金燧，取火於日。右佩玦捍、拾也。管、筆彄。遰、刀鞞也，刀大於左。大觿木燧，鑽火物。偪行縢。屨著綦。」屨繫，按此本成人之事，因後文及少者，故備録之。

「以適父母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温之，父母必嘗之而後退。」

「男未冠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鄭註：「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按：即今香囊，與婦人纓不同。昧爽而朝，問何飲食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父母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鄭註：「衽，臥席。」少者執牀與坐，牀、坐，小牀，非臥牀。御者舉几，斂席與簟，孔疏：「下大席，上襯身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鄭註：「襡，韜也。」父母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移也。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敦牟，黍稷器。卮匜，酒漿器。與恒飲食，孔疏：「與，及也。父母恒飲食物。」非餕莫之敢飲食。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鄭註：「盡餕之未有原。」父没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玉藻》曰：「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趨容。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病也。色容不盛。」

《曲禮》曰：「凡爲長者糞掃也。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鄭註：「讀吸，收糞也。」之。」

《少儀》曰：「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鄭註：「鬣，帚也。帚恒埽地，不潔清。」執箕應揭。」揭，舌也。愚按：席與席前二處，蓋拚。禮，先加帚箕上，以爲拚也，乃以袂拘而退，所謂拚席也，不用帚也。退，退至席前也，其塵不及長者，乃拚席前也，用帚也，箕自鄉面扱除席前之塵也。若鷄鳴而起，灑掃室堂及庭，則汜埽也。

《管子・弟子職》曰：「凡拚之道，實水於盤，攘臂袂及肘，房玄齡註曰：「恐濕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寬，故播散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爲掬以灑。執箕膺揲，揲，舌也。胸當箕舌。厥中有帚。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動他物。拚前而退，卻退。聚於户内，聚糞壤。坐板排之，排穢時以手排之。以葉適己，向己。實帚於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而止也。坐執而立，坐即跽。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考所學也。

杜甫詩曰：「霑灑不濡地，掃除似無帚。」

《論語》：「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

《曲禮》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孔疏：「俱養長者之物。」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愚按：負劍童子在長者脇旁，如負劍也。辟，側也。咡，口旁也。辟之恐氣及長者。詔之，長者語之也。則掩口而對。」亦不使氣觸尊者。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邱陵，則必鄉長者所視。」鄭註：「爲有所問。」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虚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顔。長者不及，毋儌言。孔疏：「不以乙事雜甲事。」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説，毛河有曰：「勦即抄。」《左傳註》：「崔慶之盟，讀書未竟。晏子抄答易其辭」是。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孔疏：「唯急諾緩。」侍坐於所尊長，毋餘席，近以承之。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鄭註：「跋，本也。嫌若燼多有厭倦。」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孔疏：「志疲則欠，體疫則伸。」撰杖履，鄭註：「撰猶持也。」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孔疏：「閒，清閒。復，白也。」則左右屏而待。鄭註：「屏，退也，隱也。」毋側聽，毋噭應，孔疏：「高急如叫之號呼也。」毋淫視，流動邪眄。毋怠荒，游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鄭註：「勿垂餘如髮。」冠毋免，免去也。勞毋袒，孔疏：「勿露體。」暑毋褰裳。此皆侍君子之法。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孔疏：「侍者或獨暫退取屨法也。」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孔疏：「饋，進饌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鄭註：「盡爵曰釂。」少者不敢飲。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孔疏：「御，侍也。」鄭註：「貳謂重殽膳也。」偶坐不辭。」孔疏：「偶，媲也。彼爲客設饌而召己往，媲偶於客也。」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不提挈。」

《少儀》曰：「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不以客自處。遇於道，見則面，孔疏：「不見則隱。」不請所之。喪俟事，不犆。音特。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盧植曰：「不弄手也。」不翣也。盧曰：「翣，扇也。」寢則坐而將命。」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小飯而亟之。鄭註：「備見問。」數噍同嚼。毋爲口容。弄口。」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異於成人。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孔疏：「奉尊長洗盥，食飲當屏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

《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虚，房註：「虚心。」所受是極。極盡。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温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顔色整齊，中心必式。敬也。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潔手。漱。滌口。執事有恪，攝衣共盥。供先生之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顔色毋怍。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教既周，以後不必拘也。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欲中和。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則見後至者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對客無讓，弟子供給使令，不敢亢禮也。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具食。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勿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胾細切肉。中別，胾在醬前。遠胾近醬，食之便也。其設要方，要令、成方。飯是爲卒。既飯也。左酒右醬，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三飯食必二斗也。左執虚豆，右執柶匕。匕，所以載鼎實者。周還而貳，貳，再益也。唯嗛音銜。之視。同嗛以齒，有同銜食者，則視齒以益之。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是謂貳紀。此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埽席前並收所祭物。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食坐盡前。飯必捧噣，同攢。羹不以手。以柶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太伏。既食乃飽，循咀咀口也。覆手。覆手而循之，所以拭不潔也。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并謂藏去也。乃還而立。【略】暮食復禮，復朝食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總設燭之束。之法：横於坐所，橛之遠近，乃承厥火。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更以燭承之。居句如矩。句，著燭處，言居燭於句，如前燭之法。蒸間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間必令容蒸。然燭者必處下，以焚也。捧椀以爲緒。椀所以貯燼也。右手執燭，右手正橛，有墮代燭。燭有墮即代之。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何所趾，俶衽則請，始安衽席則請。有常則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曲禮》曰：「幼子常視鄭註：「今示字。」毋誑。童子不衣裘裳，孔疏：「裘太温，傷陰氣。應給役，著裳不便。」立必正方，不傾聽。」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毋固。就人館，勿堅求物。將上堂，聲必揚。户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户，視必下。孔疏：「恐覩人私。」入户奉扃，扃，閉門木。視瞻毋回。户開亦開，户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席。踖，蹴也，言當從下而升。摳衣趨隅，必慎唯諾。按：此不專幼儀，然幼學不可不知也，故録。他倣此。」

「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鄭註：「齊裳下緝。」衣毋撥，撥，發揚貌。足毋蹶。」孔疏：「恐行遽而蹶也。」

「離坐離立，鄭註：「離，兩也。」毋往參焉。爲干人私。離立者不出中間。」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鄭註：「椸，可以架衣者。」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内言不出於梱。梱，門限也。」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鄭謂：澤，挼莎也，蓋即《少儀》「澤劍首」之澤，言不以手摩弄飯也。毋摶飯，孔疏：「取飯作摶，是争飽也。」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叱咤。毋齧骨，鄭註：「爲有聲響不敬。」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孔疏：「黍用匕。」毋嚃羹，嚃，不嚼菜而歠吞也。毋絮羹，鄭註：「絮猶調也。」毋刺齒，毋歠醢，孔疏：「醢，肉醬也。」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鄭註：「堅宜用手。」毋嘬炙。謂一舉盡臠。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齊，醬屬。以授相者。孔疏：「此謂降等之客，若敵者則否。」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揖人必遠其位。」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内則》曰：「道路，男子由右，地道尚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凡男拜，尚左手；凡女拜，尚右手。」

《玉藻》曰：「登席不由前爲躐席。」

「古之君子，周還音旋。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即總。皆朱錦也。」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鄭註：「往給事。」不麻。」不加絰也。《問喪》云：「當室絰。」

「見先生，從人而入。」孔疏：「不能獨爲禮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

賈誼《新書・容經篇》曰：「固頤頤，輔車，亦名牙車。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音恭，下同。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上下，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汎，即「流」字。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胖同般，還也。旋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揄，引也，跪先右股。進左而起，起先左股。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甯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元，元，深也，言如屋之深也。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劍之緯緯，束也。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摡，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蹝，體怠懈，志驕傲，趁音騁。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

又曰：「父在，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升降不由東階，上下馬不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恕谷學教：從顏習齋先生教條而斟酌之

一、孝父母。須和敬並盡，勿狎勿怠，昏定晨省，出告反面。

一、揖。朔望節令四拜，隨尊長拜家祠亦四。

一、敬尊長。凡內外尊長俱宜小心侍從，坐必隅，行必隨，居必起，乘必下，呼必雅，過必趨，言必遜，教必從，勿驕心傲氣，戲侮干犯。

一、行學儀。每日清晨至向上揖先聖，揖師。遇朔望節令，隨師拜先聖訖，拜師訖，同學讓學長轉左，以次而右爲禮。

一、習幼儀。凡灑掃、應對、進退，俱遵禮儀唯謹。客至俱立，師命揖者揖，拜者拜。或師出，學長陪侍，餘不許亂動。

一、敍出入。凡行，長幼序齊班，上中左魚貫，論前後行輩，異者以行輩敍。相遇相別皆一躬，數日不相見，見則揖問納福。

一、尚和睦。幼稱長爲某兄，長稱幼爲某弟，相敬相親，毋以長凌幼，以幼欺長，及直斥其名。若對師則稱名。

一、戒狎戲。同學互相尊畏，庶可有成，最戒戲嘲褻侮。

一、修威儀。足容重等九容，一一整飭，且交修之，斷不可輕佻失儀。

一、肅衣冠。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孔子譏之，即私居亦不可袒裼裸裎。

一、重身體。體者，父母之遺也，古人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況可餐飲食，縱嗜慾，自貽災戚？

一、習六藝。昔周孔以六藝教人。近世取士以八股，自不得不隨時立教，然非正務也。諸生願學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水火諸學者，是予所望也，隨其材而教之，以考厥成。

一、通經史。經者修己治人之譜，史者修己治人之像也。除異端及雜穢之書不許泛濫，若「十三經」、「廿一史」，須以漸考之，勿以時取專經，遂安固陋。

一、重詩書。凡讀書必潔案端坐莊誦，如對聖賢。每晨入學，必拂塵整卷，事出則闔書，各歸行列，不許狼籍。

一、清聲韻。字音宮商必審清，出口吟之，字字真朗。

一、習書法。正坐以筆對心，指實掌虛，腕中用力。細審形體結構，然後成字，不可苟且塗鴉。

一、遠異端。佛仙出家滅倫，無父無君之教也。其門徒可化者化之，不可化者遠之。

翟灝《通俗編》卷七《百家姓》　《玉照新志》：《百家姓》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蓋趙乃本朝國姓，錢氏奉正朔，故以錢次之；孫乃忠懿王之正妃，其次則南唐李氏。次句周、吳、鄭、王，皆武肅而下嬪妃也。《戒庵漫筆》：《百家姓》單姓四百零八，複姓三十。近見有包括謎子詩，末題至正三年，中吳王仲端引《百家姓》，盡包成謎。其復姓乃有四十四，與今本不同。按：陸放翁詩自注：「農家十月乃遣子入學，所讀《雜事》、《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則《百家姓》之有，自宋前無疑也。陳振孫《書録解題》有《千姓編》一卷，不著撰人，末云嘉祐八年採真子記。又明洪武時，翰林編修吳沈等據户部黃册編爲《千家姓》以進，傳之天下。詳《揚升庵外集》。

《章學誠遺書・佚篇・論課蒙學文法》　文辭末也，而不可廢。童子欲其成

章，譬如梓匠輪輿，莫不有繩墨也。乾隆乙巳，主講保定之蓮池書院，諸生多授徒爲業。童子之學，端以先入爲主，初學爲文，使串經史而知體要，庶不誤於所趨。因條二十六通以爲法。説甚平易，而高遠者亦不外此，宜於古而未嘗不利於時，能信而有恒心，斯得之矣。

蒙幼初學爲文，最忌輕清圓轉，易於結構。若以機心成其機事，其始唯恐不解成章，多方勸誘，期於庶幾得之；其後演習成慣，入於俗下時文，將有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者。先入爲主，良不可以不慎也。

世欲訓課童子，必從時文入手。時文體卑而法密，古文道備而法寬。童幼知識初開，不從寬者入手，而使之略近於道；乃責以密者，而使之從事於卑。無論識趨庸下，即其從入之途，亦已難矣。

時文法密，不能遽責備於童子，則必使之先爲破題；破題能屬句矣，乃使演爲承題；承題能成語矣，則試學爲起講；後乃領題提比，出題中比，以漸而伸；中比既暢，然後足後比而使之成篇。夫文字有前後，猶氣之有呼吸，啼笑之有收縱，語言之有起訖。未聞欲運氣者，學呼多年，而後學吸；爲啼笑者，學縱久之，而後學收；習言語者，學起語幾時，而後學訖語。此則理背勢逆，不待知者決矣。其不可者一也。

即如一篇位置，前虚後實，前緩後緊，亦勢之所不能免。苟胸中無所謂緊與實者，將有所發，則亦安有所謂虚與緩者，先作之勢？此亦事之顯而易見者也。胸中本無而强作之勢，則如無病之呻，非喜之笑，其爲之也倍難。蒙師本欲從其易者入手，而先使之難，不可解也；胸中或亦有時而有其意，而强使之截於部位，而不能暢其所欲言，則拘之也更苦。蒙師必欲迎其悦樂而利導之，而反使之苦，不可解也。此不可者二也。

屬句爲文，猶備體者爲人。嬰孩不滿一尺，而面目手足無一不備，天也。長成至於十尺九尺，即由是而充積，初非外有所加也。如云魁偉丈夫，其先止有面目，後乃漸生肩背，最後乃具手足，此不可以欺小兒矣。

今使儒子成文，雖僅片言數語，必成其章，當取《左氏》論事，君子設辭，使之熟讀而仿爲之。其三五語爲章法者，爲破承題者，所易辨也。其十數語爲章法者，爲起講提比者，所易辨也。其三數百字爲一章者，初學成篇者，所易辨也。由小而大，引短而長，使知語全氣足，三五言不爲少，而累千百言不爲多也。亦如嬰兒官骸悉備，充滿而爲丈夫，豈若學破承起講者之先有面目，次生肩背，最後乃具手足也哉？

《四書》文字，必讀《春秋左傳》，爲其知孔子之時事，而後可以得其所言之依據也。孺子能讀《左傳》者，未必遂能運用，其不能誦讀，與讀而不能記憶，又無論矣。今使仿傳例爲文，文即用以論事，是以事實爲秋實，而議論爲春華矣。華實并進，功不妄施，其便一也。

《四書》文字，必讀《易》、《書》、《詩》、《禮》，力其稱説三代而上，不可入後世語也。孺子之於四經，未必盡讀，讀而不識，識而不知所運用者，又比比也。《左氏春秋》稱述《易》、《書》、《詩》、《禮》，無所不備，孺子讀經傳而不知所用，則分類而習其援經證傳之文辭，擴而充之，其文自能出入於經傳矣。根柢深厚，得於幼學，他日豈可量其所至也？其便二也。

《四書》文字，本於經義，與論同出一源，其途徑之分，則自演入口氣始。蓋代聖賢以立言，所貴設身處地，非如論説之惟我欲言也。孺子議論既暢，則使擬爲書諫、辭命。《左氏春秋》名卿大夫出使專對，與夫諫君詎友，出辭可謂有章者矣。苟於議論成章，而後使之分類而誦習焉。因事命題，擬爲文辭，則知設身處地而立言。既導時文之先路，而他日亦爲學古之資矣。其便三也。如擬臧僖伯諫觀魚，便代臧僖伯口氣，必切魯隱公時勢；如展喜受命於展禽，便代展禽口氣，必切齊魯時勢。

初學先爲論事，繼則論人，事散出而易見，人統舉而稍難，故從入之途有先後也。孺子既於論事之文暢茂條達，爲之師者，即當導以纂類《春秋》人物，自天子、諸侯、后妃、夫人，以至卿士大夫，聞人達士，略仿紀傳之史，區分類例，逐段排比，使一人之事，首尾完具，巨細無遺。然後於其篇末，即仿《史記》論贊之文，作爲小論。其體與論事之文，亦自不同。論事之文，欲其明暢，論人之文，欲其含蓄。論事之文，疏通知遠，本於《書》教；論人之文，抑揚詠嘆，本於《詩》教。孺子學文，但拘一例，則蹊徑無多，易於習成。括調體格時變，使之得趣無窮，則天機鼓舞，而文字之長，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纂類《春秋》人物，區分略仿紀傳體，句析條分，未遽連屬爲紀傳之文也。然後纂類之法，則啓牖於幼學者，爲不鮮矣。《春秋》爲魯國之書，《左傳》稱謂，皆主魯以立例。今既散爲列國紀傳，則王不加天，而魯不稱我，事實無所改易，而稱謂各係賓主，可以知撰輯之不可因襲舊稱也。《春秋》爲編年之書，《左傳》書事，君臣同載。今既各爲紀傳，則二人共事，當分詳略，事有出入，當存互見，可

以知行文之剪裁繁複也。傳有分合，事有始末，或牽連而并書，或因端而各出，可以知比事屬辭之法也。即此舉隅立例，俾初學者知所用心，於事不勞而資益者，不但文字之長而已也。

纂類《左傳》人物而學論贊，必讀司馬遷書。遷書五十萬言，不易讀也。日取紀傳一篇，節其要略而講說之，遂熟讀其論贊之文，不過四五閱月，可以卒其業也。村塾蒙師，授讀無用時文，奚止一二百篇？而孺子蒙然無所知也。今讀百三十篇論贊，不過百餘起講之篇幅也。遂使孺子因論贊而略知紀傳之事，因紀傳而妙解論贊之文，文之變化，與事之貫串，是亦華實兼收之益也。且以史遷之法而法《左氏春秋》，他日經經緯史之學，不外是矣。而其實裨益於時文，實有事半功倍之明效，較之徒業時文者，不可道里計矣。

史遷論贊之文，變化不拘，或綜本篇大綱，或出遺聞軼事，或自標其義理，或雜引夫《詩》、《書》，其文利鈍雜陳，華樸互見，所以盡文章之能事，爲著述之標準也。初學不可有所別擇，不特使其胸羅全史，亦可使知文境之無不備也。一自評選文家，刪取隽語佳章，勸誘蒙俗，而樸拙平鈍，不以工巧見長者，屏而勿録，而子弟遂誤學問文章爲二事。而所爲之文，其不成者，固無論矣；幸而成者，亦皆剽而不留，華而無實，不復可見古人之全也。蓋可惜也。夫人之一身，耳目聰明，百骸從令，心具虛靈，臟納滓穢，雖有清濁靈蠢之別，要必相附而後爲人也。今欲徒存耳目心知，而去百骸臟腑，安得有是人哉？

論人之功既畢，則於《左氏春秋》之業，思過半矣。子弟文境，亦復稍展拓矣。於是而使之數典，亦馴而易入之功也。蓋《左氏》人物事實，既仿紀傳而區分矣。兵刑禮樂，典章制度，當仿史遷八書之例而分纂也。其於時文，則典制、經制、題文，爲切近矣。紀傳仿其論贊，書表仿其序論。文章體制，論贊欲其抑揚詠嘆，序論欲其深厚典雅。論事論人，擬書擬諫之後，學爲序例，而變遷其境，其體亦幾於備矣。更取世家系譜、列國年表，又若晉卿分軍、魯卿執政之屬，參稽書傳，而仿以爲表，序論亦用十表之例，是亦舉而措之事也。

凡此別類分求，華實并進，縱橫貫串，其於《左氏》一書，亦既無遺義矣。再取所纂人物事迹，參以《公》、《穀》、《國語》、《禮記》、《史記》、周秦諸子、《新序》、《説苑》、《韓詩外傳》、劉向《列女傳》、《漢書・五行志》之屬，凡及《春秋》時事者，按其人名，增其未備，尋其異同，以類相從，以時相次，詳悉無遺，則人物事迹，無遺缺矣。先所作之論贊，與參補之事不相符者，可以隨時改正。共同事異敘，同敘異言，同言異用，或此詳而彼略，或彼合而此分，或虛實而實虛，或有去而有取，孺子留意玩索，即可學爲敘事之文。向所仿紀傳而分別纂輯者，首尾既已完具，即可使之聯綴，以爲紀傳。先其事小而傳簡者，漸及稍多而差長者，然後乃及長篇紀傳，亦如始學論事之積小以高大者也。豈不誠易易哉！

文章以敘事爲最難，文章至敘事而能事始盡。而敘事之文，莫備於《左》、《史》。今以史遷之法而貫左氏之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盡初學可幾也。而初學從入之途，實亦平近而易習，且於時文尤爲取則不遠也。豈非至奇至平之法歟？

敘事之文，所以難於序論辭命者，序論辭命先有題目，後有文辭，題約而文以詳之，所謂意翻空而易奇也。敘事之文，題目即在文辭之內，題散而文以整之，所謂事征實而難巧也。翻空之文，但觀古人所作，可以窺其意匠經營，爲其文成而題故在也。征實之文，徒觀古人所作，一似其事本自如是，夫人爲文，必當如是敘述，無由窺作者之意匠經營，爲其題在文辭之內，文成而題已隱也。自非離析其事，無由得其所以爲文，此以紀傳體例貫串編年之所資也。且非萃合諸家之同事異敘，同敘異言之互見，其説已詳於上章。無由通其文境之變化，此以《左傳》事實，參互子史諸家同異之所資也。故學敘事之文，未有不宗《左》、《史》者，徒求之形貌，而不知分析貫串之推求，無怪讀文者多而能文者少也。

序論辭命之文，其數易盡；敘事之文，其變無窮。故今古文人，其才不盡於諸體，而盡於敘事也。蓋其爲法，則有以順敘者，以逆敘者，以次敘者，以牽連而敘者，斷續敘者，錯綜敘者，假議論以敘者，夾議論以敘者，先敘後斷，先斷後敘，且敘且斷，預提於前，補綴於後，兩事合一，一事兩分，對敘插敘，明敘暗敘，顛倒敘，回環敘，離合變化，奇正相生，如孫、吳用兵，扁、倉用藥，神妙不測，幾於化工。其法莫備於《左氏》，而參考同異之文，亦莫多於《春秋》時事，是固學文章者宜盡心也。

敘事之文，亦既試編爲紀傳矣。向所仿《八書》而纂輯典章制度之門類，又當參以《三禮》、《國語》、《公》、《穀》、《管子》、《呂氏春秋》、賈誼《新書》、董子《繁露》、《白虎通義》、馬《書》、班《志》諸篇，以類纂附，增入之事，有與先所擬作序例不符，亦可隨時改正。使之熟而習之，即可仿《書》、《志》而學爲考核之文，較其完缺，訂其同異，折衷前人成説，自以己意明之，則其爲功亦不鮮矣。孺子知識未充，學力未逮，敘事與考訂之文，未可求全責備，但隨類編輯，循次用功，亦可使之行遠

自邇，登高自卑，但有途徑可導，自不患其無從措力也。表亦參取羣書，考訂世系年代。

論事之文，疏通致遠，《書》教也。傳贊之文，即論人之文。抑揚詠嘆，辭命之文，長於諷諭，皆《詩》教也。敘例之文與考訂之文，明體達用，辨名正物，皆《禮》教也。敘事之文，比事屬辭，《春秋》教也。《五經》之教，於是得其四矣。若夫《易》之爲教，《繫辭》盡言，類情體撰，其要歸於潔淨精微，說理之文所從出也。論事以下之文，即上所分之六類也。實而可憑，故初學藉以爲資。說理之文，虛而難索，故待學問充足，而自以有得於中者發而爲文，乃不入於恍惚也。是知文體雖繁，要不越此六七類例，其源皆本於《六經》，而措力莫切於《左傳》。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時文之體，雖曰卑下，然其文境無所不包，說理、論事、辭命、記敘、紀傳、考訂，各有得其近似，要皆相題爲之，斯爲美也。平日既未諳於諸體文字，則遇題之相仿佛者，不過就前輩時文而爲摩仿之故事爾。夫取法於上，僅得乎中，今不求某其本源，而惟求人之近似者以爲師，則已不可得其近似矣。

或疑初學試爲《左傳》論事，以至編纂紀傳，貫串考訂，文體凡數變易，待其成功而後學爲時文，則非十年不爲功也；又待時文加工，亦必須三數年，是曠日而持久，不可訓也。其說非也。古文時文，同一源也，惟是學者向皆分治，故格而不相入耳。若使孺子初學論事之文，以漸而伸，可以聯五六百言爲一篇矣，自三五句學起，至此工夫，敏者不過三月，鈍者亦不過半年。即可就《四書》中，摘其有關《春秋》之時事，命題作論，當與《春秋》論事，無難易也。既而隨方命題，不必有關《春秋》之時事者，而并試之，度亦不難於成篇也。既作《四書》論矣，即當授以成、弘、正、嘉單題制義，孺子即可規仿完篇，不必更限之以破承小講也。自作《四書》論至此工夫，敏者不過三二月，鈍者亦不過半年。於是漸而慶、曆機法，漸而啓、禎才調，漸而國初氣象，漸而近代前輩之精密，與夫窮變通久之次第，自讀慶、曆至此工夫，敏者一年，鈍者亦不過二年。不過三年之功，時文可以出試，而《左傳》之功，亦且貫串博通，十得其五六矣，此固并行而不悖者也。學問與文章并進，古文與時文參嘗，斯則合之雙美，而離之兩傷者爾。每月六課，古體三篇，時文三篇，相間爲之。逐日課程，編纂經傳半日，誦讀時文半日，相間爲之，勿疾勿徐。

善爲教者，達其天而不益以人，則生才不枉，而學者易於有成也。《左氏》論事，文短理長，語平指遠，故自三語五語，以至三數百言，皆孺子意中之所有，資於《左氏》而順以導之，故能迎機而無所滯也。其後漸能窺尋首尾，則纂輯人物，而論贊仿焉。即論人之文也。稍能充於辭氣，則擬爲書諫，而辭命敷焉。又能略具辨裁，則規爲書表，而敘例著焉。經此四變，約用三年之功，參學時文，亦當成片段矣。至於習變化而學爲敘事，互同異而習爲考訂，則又識遠氣充，積久而至貫通之候也。自爲敘例之後，至此約須二三年，參學時文，亦當成大觀矣。是皆孺子自有之天倪，豈有强制束縛而困以所本無哉？或者不察，而以宋人所爲《博議》史論諸篇課童子，以爲攻《左氏》者入門之資也。夫《博議》史論諸篇，皆有意於構文，凡遇尋常之事，務欲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俱非童孺意中之所有。使之肄而習焉，作其機心而行其機事，於是孺子始以文字爲圓轉之具，而習爲清利浮剽之習調。其體能輕而不能重，其用宜今而不宜古。成之也易，則其蘊蓄也必不深；趨之也專，則其變通也必不易。是則益之以人，而不達其天之咎也。語云：「點鐵成金易，反金爲鐵難。」古人誘啓蒙學，不憚委曲繁重，豈不欲有一蹴可幾之境哉？爲童幼之初，天質未泯，遽强以所本無，而穿鑿以人事，揠苗助長，槁固可立而待也。夫鳳雛出殼，不必遽能飛也，急以振翼爲能事，則藩籬鷃雀，何足喻其多哉！

或疑以史遷之法貫串《左氏》之書，是以著述成一家言矣，童蒙縱因師授而纂成之，亦祇一人之攻取，而他人無庸更架屋下之屋也。此說非也。學問文章，蓋天下之公器也，因其資之所習近，而勉其力之所能赴，初非一人爲之，而他人不可更爲也。無論學者習業，未必遽爲不刊之著述，就使名門鉅手，蔚成傳世之編，人心不同如面，各以其意爲之，譬如經書命題，各爲文義，雖更千萬人手，豈有雷同剿襲之嫌哉？即如《古史》、《路史》、《函史》之類，皆是纂輯古人成編，何嫌并出？

或疑如前所言，皆是學成著述之事，不可以爲初學攻取之方。其說非也。少小之所攻取與老大之所成就，截然分途，正近日教學不事根柢之陋習也。其意以爲學古趨時，各有界畫，不知一以貫之，不惟不可分界，亦且交相資益。古今名世傳世之人，大率生平所業，迥異流俗，而其人初非山林枯槁，不取巍科高第之人也。然則編摩經傳，所業在是，所以應科舉者亦即在是，幼學在是，所以爲畢生之業者初不外是。是則逸而有成，孰若截界分疆之勞而寡效者哉？

童孺知識初開，甫學爲文，必有天籟自然之妙，非雕琢以後所能及也。譬如小兒初學字畫，時或近於篆籀，非工楷以後所能爲也。迎其機而善導，固莫如向之所陳矣。然而學識未充，其數易盡，必參之以變化，使之氣機日新。故自論事

論人以下，諸體迭變，復又使之環轉無窮，所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而終身用之不竭也。前章言教以論事，論事既暢而後論人，以至辭命、敍例、紀傳、考訂，莫不皆然。亦就大概而言，其實反復循環，不時變易，乃易長。爲之而善，懼其易盡，變易其體，所以葆其光也；爲之不善，懼其厭苦，變易其體，所以養其機也。善教學者，必知文之節候，學之性情，故能使人勤而不苦，得而愈奮，終身憤樂而不能自已也。

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卷二五《與張生其錦書》　子數年來於《禮經》用功最多，經文簡潔，鄭註賈疏又古奧質直，故子之文，余每嫌其鮮色澤、少風韻。蓋文章之道，雖有天性，亦由習致也。前閱子今科鄉試文稿，深爲狂喜。子歸後，吴石臣、戴斗垣二君見之，均加評識。擬望捷音，乃竟可中而不中者，或者天之所以玉成汝乎，正可在吾學齋再用數年功，異日學成，而科名或不期而自至。五穀不熟，不如荑稗，子其毋自畫焉。

夙昔雖謂辭章之學最利於考試，亦易以動衆而收名，但子之筆性素不相近，爲之難以見功，即竭畢生之力，恐未必卓然有成，能繼步古之作者，故可以學可以不學。戴東原先生亦不能爲華藻之文，無害其爲通儒也。至若史學，則所關者甚鉅，向所立《資治通鑑》課程不可間斷。誠以此書乃史家之絶業，治亂成敗瞭如指掌，讀之則眼界日擴，識見日超，讀一次則有一次之益，二次三次則有二次三次之益，不特免王充陸沉之譏，由此而措之，且可成爲有用之學。胡梅磵之注亦精博相稱，間有誤略，要不傷其大體。余擬撰《通鑑翼胡》、《後魏書音義》二書，俟《禮經釋例》終定稿之後，擯棄一切，以卒其業，庶幾史學之一斑乎。

近日學者風尚，多留心經學，於辭章則卑視之，而於史事又或畏其繁密。辭章之學，相識中猶有講求之者，而史學惟錢辛楣先生用功最深，江君鄭堂亦融洽條貫，相與縱談今古，同時朋好莫與爲敵，蓋不僅經學專門也。辛酉與今科在江寧，子聆其言，論氣槩，當更有以感奮興起矣。別後欲與子言者，筆所難罄，新篇積案，董菊開庭，務速來館中，使鄙懷爲少慰也。此候文禧，不備。

梁章鉅《歸田瑣記》卷六《千字文》　《千字文》有三本：齊蕭子範之作，不傳；梁周興嗣所次，據《梁書》、《南史》，皆以爲王羲之書，乃尚書故實，云：「武帝命殷鐵石於鍾王書中拓千字，召興嗣韻之，一日綴成。」《玉溪清話》亦云：「梁武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興嗣次韻成文。」所説不同。《宋史·李至傳》亦言是鍾繇破碑。而盛百二《袖堂筆談》云：「右軍所書，即鍾千文也。」金壇王氏《鬱岡齋帖題》曰：「魏太尉鍾繇《千字文》，右軍將軍王羲之奉敕書，起四句云：『二儀日月，雲露嚴霜，夫貞婦潔，君聖臣良。』結二句與周氏同，是周興嗣所次，亦有二本不同也。余偶爲人書《千字文》，律吕調陽作律召調陽，觀者或以召字爲誤，請削易之，余曰：『召字不誤，吕字乃誤也。』」宋吴坰《五總志》云：「隋智永禪師居長安西明寺，自七十至八十歲，寫真草千文八百本，人爭取之，但作律召調陽者，皆是按閏餘與律召，正是偶對，不知何時誤作吕字？余齋藏董香光手書册，亦作吕矣。」

唐鑒《唐確慎公集》卷五《義學示諭》附條約六則　爲出示曉諭事。照得讀書必始於齠齡，就傅每資於塾學。窮檐子弟，亦皆有俊傑之才；比户熙壤，安得無蒙養之地？況金陵一大都會，商賈往來，閭閻輻輳，未必皆能家設一塾，户各一師。束脩不備，必將付之游嬉；管教無人，更恐習爲惡少。本司與合城僚友籌設義塾八處，各該居民鋪户，所有十五以上幼童，均可各就所近赴塾讀書。其塾師先生束脩薪水，以及塾中桌凳，俱已代爲設備。每塾學生以二十人爲度，每日卯正入塾，酉正回家。自明春新正燈節後起館，至臘月十日散館。凡爾童稚，豈無可以造就之資？其在父兄，莫不欲有詩書之教。合行出示曉諭，仰左近居民鋪户知悉。如有欲入義塾者，即公具紅稟，將學生姓名、年貌開載明白，於本司出門時攔輿呈遞，以免官人阻隔。特諭。

義塾條約六則

一、學生始入塾，先生率領拜謁聖人，行四拜禮。禮畢，學生旅拜先生，亦行四拜禮。每月朔望亦然。每日學生入塾，向先生一揖；晚歸，向先生一揖。

一、先生卯正入塾，學生必須齊到；酉正回家，學生必隨先生齊出。倘或家中有事，必向先生請假，先生必問明事由，定以時刻，不准無故逃學。先生或一二月偶因有事，一半日不到館，亦即具片報明，以免學生曠放。

一、學生在塾讀書，將來小成大成，本司等皆有後望，即先生想同此意也。其學生點讀，以及做破承起講，均須有先生分立功課。清晨點書，早飯後温習、習字、講書。能做破承起講者做破承起講，下午點詩或讀古文、時文。隨時教以禮儀揖讓，以長幼爲次序。出話不准高聲，行坐不准攙越。奉先生之命唯謹，即佳弟子也，亦先生之善教也。

一、蒙以養正，讀書不可不審也。《四書》、《五經》外，如《孝經》、《小學》，最爲蒙童切要之書，讀之即知作人之道。由此而大成，必爲忠臣孝子，次之也不失爲善士，爲好人。此在養之以預也。至初發蒙之幼孩，先取順口，則《小兒語》、

《好人歌》、《三字經》、《千字文》皆可取，其易於成誦，亦不失爲蒙養之初教也。

一、學生在塾，有不聽先生約束，輕則訓飭，重則責撻。如屢教之不改，即告知本司等察看，傳其父兄，再加督責。督責不悛，逐之可也。

一、塾雖小學，而出身之根基實始於此。將來一有成就，其受恩於先生者，中心藏之矣。則先生之教此學生，斷無不盡心之理。即本司等非敢遽言培埴，而冀其有成，則與各書院無異也。

王筠《教童子法》《禮記》有心喪三年，是師與君父同也。乃世之教童子者，祇可謂之獵食；而父兄爲子弟延師，亦以其幼也；而延無知之師，曾不聞王介甫先入爲主之說，是自誤也。不敢望子弟爲聖賢，亦當望子弟爲鼎甲。蒙養之時，識字爲先，不必遽讀書，先取象形、指事之純體教之。識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識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爲切實。純體字既識，乃教以同體字，又須先易講者，而後及難講者，講又不必盡說正義，但須說入童子之耳，不可出之我口便算了事。如弟子鈍，則識千餘字後乃爲之講，能識二千字乃可讀書，讀亦必講。然所識之二千字，前已能解，則此時合爲一句講之；若尚未解，或并未曾講，祇可逐字講之。八九歲時神智漸開，則四聲、虛實、韻部、雙聲、疊韻，事事都須教，兼當教之屬對，且每日教一典故。才高者，全經及《國語》、《國策》、《文選》盡讀之，即才鈍亦「五經」《周禮》、《左傳》全讀之，《儀禮》、《公》、《穀》摘鈔讀之。才高者十六歲可以學文，鈍者二十歲不晚。初學文，先令讀唐宋古文之淺顯者，即令作論，以寫書爲主，不許說空話，以放爲主，越多越好；但於其虛字不順者少改易之，以圈爲主。等他知道文法，而後使讀隆萬文，不難成就也。

學生是人，不是猪狗；讀書而不講，是念藏經也，嚼木札也，鈍者或俯首受驅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尋樂，誰肯尋苦？讀書雖不如嬉戲樂，然書中得有樂趣，亦相從矣。讀書一兩年，即教以屬對：初兩字，三四月後三字，漸而加至四字，再至五字，便成一句詩矣。每日必使作詩，然要與從前所用之功事事相反：前既教以四聲，此則不論平仄；前既教以雙聲疊韻，此則不論聲病；前既教以屬對，此則不論對偶；三字句亦可，四字句亦可，五句也算一首，十句也算一首，但教以韻部而已。故初讀詩亦祇讀漢魏詩，齊梁以下近律者不使讀。吾鄉非無高才，然作詩必律，律又多七言，七言又多詠物；通人見之，一開卷便是春草秋花等題目，知其外道也，掩卷不觀矣。以放爲主，以圈爲主，等他數十句一首，而後讀五七言律，束之以屬對聲病不難也。

詩題頗難，必古人集中所有之題，乃可使學子作。憶《袁子才詩話》言，某人集中有《書中乾胡蝶》詩，大以爲笑。我嘗見此集，工夫極好，祇是耳目蔽塞。詠物詩本不宜多作，然杜工部花鴨苦竹等詩，寓意深遠，又何嘗不好？吳梅村蓮蓬人、桃核船等詩，則不如不作矣。我見何子貞太史教其侄作詩，題目皆自撰，以目前所遇之事爲題，是可法也。時下題難得，則教以《文選》、《詠史》諸篇，而所讀之書無往非題矣。詠物題太小，與畫折枝草蟲一般，枉費氣力，如有孝子慈孫以示操選政者，其入選也僅矣。此亦由師不知是魔道，未嘗告之而然。

凡每日屬對，必相其本日所讀，有可對者，而後出之，可以驗其敏鈍；即或忘之，亦教責之而無詞也。

小兒無長精神，必須使有空閑，空閑即告以典故。但典故有死有活，死典故日日告之，如「十三經」何名？某經作注者誰，作疏者誰？「二十四史」何名？作之者姓名？日告一事，一年即有三百六十事；師雖枵腹，能使弟子作博學矣。如聞一典，即逢人宣揚，此即有才者；然間三四日必須告以活典故，如問之曰：兩鄰爭一鷄，爾能知確是某家物否？能知者即大才矣；不能知，而後告以南史，忘出何人傳中。先問兩家飼鷄各用何物，而後剖柝驗之，弟子大喜者，亦有用人也，自心思長進矣。

今之教者，弟子入學，視爲廢才，到十三四歲，則又視爲天才。何也？書不取其多，不取其熟，不取其解，但念藏經而已，是廢才也。忽然十餘歲便使之作文，豈有生而知作文者乎？是天才也。然其教以文也，仍以廢才教之。曰讀二十藝，三十藝，然以一字不講之胸，即讀俗不可耐之文，庸能解乎？費盡師傅蠻力，使之能解，鈍者終身於此，芹不可掇；敏者別讀佳文。夫費數年之功，以糞浸灌其心，又費數年之功，以洗濯其糞，何如不浸而無庸洗之爲愈乎？且此乃俗語鬼扯腿之說也。當應讀書之時，不多讀，不勤講，而以時文爛亂之，是文扯書之腿也；當應學文之時，又念經書，不熟不解，無作料光彩，則又欲温習，此經扯文之腿也。意不兩鋭，事不并隆，何如分致其功之爲愈乎？

作詩文必須放，放之如野馬，踶跳咆嚎，不受羈絆，久之必自厭而收束矣。此時加以銜轡，必俯首樂從。且弟子將脱換時，其文必變而不佳，此時必不可督責之；但涵養誘掖，待其自化，則文境必大進。譬如蠶然，其初一卵而已，漸而有首有身，蠕蠕然動，此時勝於卵也；至於作繭而蛹，又復塊然，此時不如蠶也，

徐俟其化而爲蛾則成矣。作文而不脱換，終是無用才也；屢次脱換，必能成家者也。若遇鈍師，當其脱換而天閼之，則戚矣。諸城王木舟先生，名中孚，乾隆庚辰會元。十四歲入學，文千餘字；十八歲鄉魁第四，文七百字；四十歲中會元，文不足六百字矣：此放極必收之驗也。

識字，必裁方寸紙，依正體書之，背面寫篆；獨體字非篆不可識，合體則可略。既背一授，即識此一授之字，三授皆然。合讀三授，又總識之，三日温書，亦仿此法，勿憚煩，積至五十字，作一包。頭一遍温仍仿此法，可以無不識者矣；即逐字解之，解至三遍，可以無不解者矣；而後令其自解，每日一包。此無上下文，必須逐字解，則苗實；異日作文，必能逐字嚼出汁漿，不至滑過。既能解，則爲之横解：同此一字，在某句作何解，在某句又作何解，或引伸，或假借，使之分別劃然，即使之展轉流通也。

教弟子如植木，但培養澆灌之，令其參天蔽日，其大本可爲棟梁，即其小枝亦可爲小器具。今之教者，欲其爲几也，即曲折其木以爲几，不知器是做成的，不是生成底，迨其生機不遂而天閼，以至枯槁，乃猶執夏楚而命之曰：「是棄材也，非教之罪也。」嗚呼！其果無罪耶？

佳子弟多有説不出口底苦，爲父兄者亦曾念及乎？督責以時文排律，白折紅行，捷南宫，入翰苑，父兄泰然以爲善教矣。敷奏一事，則時文之法不能達其所見也，自恨讀史之不早也。公燕分體賦詩，則排律囁嚅之詞不足道其情也，自恨《文選》之未見也。且有不知自恨者，僥幸主持文衡，不知「四書」有《汪氏大全》、《陸氏大全》、《王氏匯參》也，而調取至愚極陋之體注，遇典故則使房官檢查，不知典籍浩如烟海，絶無主名，何處檢也？又不知詩經文或作賦，或作四六，皆才人之筆，而以爲文體不正，遇有知者，一屋爲笑矣，不知早教以讀書，則古文正有益於時文，至於出醜敗壞，屈抑多士，豈非父兄之教不先乎？

截得斷才合得攏，教子者總要作今年讀書，明年廢學之見，則步步著實矣。識字時專心致志於識字，不要打算讀經；讀經時專心致志於讀經，不要打算作文。然所識之字，經不過積字成句，積句成章也；所讀之經，用其義於文爲有本之文，用其詞於文亦炳蔚之文也。如其牽腸掛肚，瞻前顧後，欲其雙美，反致兩傷矣。

《蒿庵閑話》曰：歷城葉奕繩，嘗言强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即札録之，録訖乃朗誦十餘遍，粘之壁間；每日必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閑步，即就壁間觀所粘録，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笥中，俟再讀有所録，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内，約得三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爲泛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經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

又曰：邢懋循嘗言：其師教之讀書，用連號法，初日誦一紙，次日又誦一紙，并初日所誦誦之，三日又并初日次日所誦誦之，如是漸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誦，每日皆連誦十號，誦至一周遂成十周；人即中下，亦無不爛熟矣。又擬題目若干道，書籤上，貯之筒，每日食後拈十籤，講説思維，令有條貫，逮作文時遂可不勞餘力。

沂州張先生，筠之父執李荆原名映軫。先生師也，嘗言從學時，每日早飯後輒曰：各自理會去。弟子皆出，各就隴畔畦間；比反，各道其所理者何經何文？有何疑義？張先生即解説之。吾安丘劉川南先生，名其旋。十餘歲時，師爲之講書數行，輒請曰：如此則與某章反背。師令退思之而復講，如是者每日必有之，半年後，師遂不窮於答問，是謂教學相長。然此等高足，那可多得？故爲弟子講授，必時時詰問之，令其善疑，誘以審問，則其作文時，必能標新領異，剥去膚詞。

泰安趙仁甫相國，名國麟。作一講時文書，忘其名，亦未見其書。凡十二卷，泰安刻九卷，濟寧知州徐樹人名宗幹。補刻三卷。聞泰安人初宗法之，以致數十年無捷南宫者，遂棄之。我以意揣之，必因仁甫先生於每種題皆録成，弘、正、嘉文以爲式，從而學成，弘，以致不中也，可謂癡絶。規矩者，巧之所從出也，得規矩而失其巧，於義何居焉？試問仁甫領鄉薦，捷南宫之文，豈皆成、弘體乎？然必選成、弘者，其文無枝蔓，規矩易見，故以爲式；欲其窮思畢精馳騁於規矩之中，非欲其憔悴枯槁窘束於規矩之中也。時文行已五百年，窮極才思，尚怵他人之我先，而乃襲先正之貌，落孫山之外，反咎仁甫之作法於涼，豈不謬乎？今日者如得其書甚善，不然者亦必臚列數十種題目，上書其名，下書其題以實之，如順綱題「吾日三省」章，倒綱題「賢賢易色」章，横擔題「雍也可使南面」章，過脈題「上老老」三句。使弟子知題有種族，即各有作法，不致臨時惶惑。安丘有名解元某，其入學復題「視思明」九句，遂作九股，幾被斥革，再復試一次而後已，豈非師之過乎？夫門扇題，題之最易知者也，然兩扇作兩股，三扇之第三股已有前半股對上二股，後半股即不必對者，況四扇仍有板作四股者，五扇以下必不行矣；此之不教，何以

爲師？

考試不必早，凡功名無論大小，得之必學業長進。若已有二等本領而後入學，一經長進則可中矣。若絶無根柢，幸而入學，即長進亦三等也；三等既久，便甘心以闖冗自居，豈不誤一生乎？

學字亦不可早：小兒手小骨弱，難教以撥鐙法，八九歲不晚。學則學《元秘塔》、《臧公碑》之類。不可學小字，大有三分好，縮小便五分好也。不可學趙，他字有媚骨，所以受元聘。猶之近人作七言轉韻古詩，對仗工整，平仄諧和，不以爲病；一韻到底者乃忌之。所借口者王右丞也，然此人亦有媚骨，進身則以鬱輪袍，國破即降安禄山；雖唐人不講節義，然李、杜、高、韋何家不可學，而必學降人乎？我所最愛者鐵象頌，蘇靈芝字品不高，其結體似即松雪所從出，惟少媚骨耳。故其換筆處易於尋求；即如無字，他底三橫四直，其換筆之痕迹俱在，於我有益，故喜之也。最不喜者虞永興《夫子廟堂碑》尚出顔、柳諸賢之上，其換筆皆在空際，落紙則祇是平鋪，我若學之，必板板作算盤珠矣。近人學之成家者惟見李春湖先生名宗瀚。耳，壽陵余子，不可學步邯鄲也。初學文者，大題當讀小名家，亦是此意；小題則必讀大家，省了諸般醜態，又不可用此法也。

又有救急良方，吾鄉有秀才，家貧，須躬親田事，暇即好樗蒲，然其作文則似手不釋卷者。或問其故，則曰：我有二十篇熟文，每日必從心里過一兩遍。不可出聲，若祇是從唇邊過，則不濟事。

入學後，每科必買直省鄉墨，篇篇皆使學子圈之抹之，乃是切實工夫。工夫有進步，不妨圈其所抹，抹其所圈；不是圈他抹他，乃是圈我抹我也。即讀經書，一有所見，即寫之書眉，以便他日涂改；若所讀書都是干干淨淨，絶無一字，可知是不用心也。

桐城人傳其先輩語曰：學生二十歲不狂，没出息；三十歲猶狂，没出息。

孔子善誘，孟子曰教亦多術，故遇笨拙執拗之弟子，必多方以誘之；既得其機之所在，即從此鼓舞之，蔑不歡欣而惟命是從矣。若日以夏楚爲事，則其弟子固苦，其師庸樂乎？故觀其弟子歡欣鼓舞，侈談學問者，即知是良師也。若疾首顰頞，奄奄如死人者，則笨牛也，其師將無同！

人之才不一：有小才而鋒穎者，可以取快一時，終無大成就；有大才而汗漫者，須二十年功，學問既博，收攏起來方能成就，此時則非常人所及矣，須耐煩。

功名、學問、德行，本三事也，今人以功名爲學問，幾幾并以爲德行。教子者當别出手眼，應對進退，事事教之，孝弟忠信，時時教之。講書時常爲之提唱正史中此等事，使之印證，且兼資博洽矣。學問既深，坐待功名，進固可戰，退有可守。不可癡想功名，時文排律之外，一切不學。設命中無功名，則所學者無可以自娱，無可以教子，不能使鄉里稱善人，士友稱博學；當此時而回想數十年之功，何學不就？何德不成？今雖悔恨而無及矣，不已晚乎？

李惺《西溟全集・老學究語》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齊家以禮，萬福之基。上下之分，内外之限，最宜謹嚴，不可稍亂。家長嚴正，卑幼恭順，善氣凝薰，元吉大慶。不怕饑寒，怕無家教，惟有教兒，最關緊要。有兒不教，不如無兒，教不以正，何以教爲？善愛兒者，不偏於愛，偏於愛者，兒受其害。望兒成立，怕兒不才，動其畏心，絶其禍胎。松下生松，柏下生柏，近朱者赤，近漆者黑。横天塞海，一個孝字，震古爍今，一件難事。友以成孝，孝必兼友，薄兄弟者，薄其父母。婦人之言，非不可聽，怕以長舌，濟其陰性。枝枝葉葉，一樹一根，同宗共祖，雖疏亦親。有禮之家，可以聯姻，無訟之鄉，可以結鄰。

富貴貧賤，幾人看破？這個關頭，先要打過。貧賤者多，富貴者少，都要富貴，天也難了。處貧賤易，處富貴難，貧賤之福，事少心閑。富貴場中，變故實多，一有不測，立見風波。富貴場中，機心特甚，一有不平，立成崖阱。利爲利役，勢爲勢屈，富人倉皇，貴人局促。紈綺之習，腥膻之氣，富貴人家，薰於勢利。炎炎隆隆，毒之所鍾，蟲生柱中，孰知其蟲？貴盛富厚，罕能百年，不如貧賤，其流涓涓。徇末忘本，棄内營外，所得者小，所失者大。人之所欲，非我所欲，不求有餘，自無不足。淡淡薄薄，樸樸素素，食不厭蔬，衣不厭布。

孝養父母，有兒教兒，眼前生計，勿荒於嬉。祇圖佚樂，定不快活，能耐勞苦，别無痛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第一等人，自食其力。懶人懶病，無藥可醫，不癱不瘓，惰其四肢。身有所屬，心有所繫，若無執業，何所不至？東倒西歪，七顛八簸，水性楊花，萬難結果。年少力强，急須努力，錯過少年，老來着急。民分爲四，各技各藝，欲善其事，必致其志。祇怕不勤，祇怕不精，祇怕無恒，不怕無成。繩鋸木斷，水滴石穿，由來者漸，祇是一專。天之生物，可用者衆，天之生人，必有所用。生貧賤家，當知自立，生富貴家，豈遂自逸？

第一可愧，坐享庸福，酒囊飯袋，行尸走肉。有穿有戴，又醉又飽，不怕過分，專要愛好。一切器具，色色精致，物盛人衰，物堅人脆。高門廣厦，以爲安

宅，屋是主人，人卻是客。月不常圓，日不再中，泰則必侈，侈則必窮。

今之所享，前之所積，無奈癡兒，不知愛惜。癡兒不癡，乃翁實癡，躬自積之，何不散之？

家有餘銀，族有貧人，厨有剩飯，途有餓漢。不痛不癢，一彼一此，將心比心，知己知彼。人到窮時，老天也窮，能拯人者，能代天工。拙人守拙，天之所憐，你照看他，他有二天。正人守正，天之所喜，你幫扶他，天也愛你。勿謂人窮，由於不才，正惟不才，益覺可哀。勿謂人窮，我亦不豐，我縱不豐，未是奇窮。濟衆固難，要有所濟，見人垂危，烏能坐視？厚施固難，不施不得，千錢百錢，亦可解厄。

養人者田，害人者錢，錢之爲物，人皆殉焉。出之自我，一滴不漏，取之於人，惟嫌不够。便是錙銖，也覺有益，眼孔太小，心計太密。越有越貪，不多不快，蓋棺之時，一錢難帶。我所應有，有而不有，留與兒孫，從容消受。非所應有，不可强索，人既不願，我亦何樂？非所應有，不可隱取，詭而得之，是謂盜矣。蜣螂轉丸，以糞爲香，撲燈之蛾，但見燈光。刀頭着蜜，酒中置鴆，心既甘之，可餂可飲。欲因利熾，利令智昏，人爲利誘，生入鬼門。

敬人人敬，自敬其身，人生一世，畏敬於人。漫説尊長，漫説先達，但是個人，總難抹煞。謙謙君子，恭而有禮，小人不然，傲慢而已。有意慢人，人必難堪，無心之慢，亦討人嫌。必顛必蹶，必傾必折，侈然自肆，夷然不屑。人不盡愚，我豈獨賢？如云富貴，尤屬偶然。但有作用，意量必深，但有受用，氣味必淳。被人看破，祇爲自大，被人料倒，祇爲自小。

人與人接，斷難如意，一個單方，總不動氣。愚人賤人，倘或我慢，卻要恕他，他實愚賤。勢利中人，倘或我慢，勢利已耳，又何足算？人之悍者，我當思難，人之黠者，我當思患。偶爾抵觸，亦事之常，自取煩惱，定要較量。我以爲圓，人以爲方，方則方耳，於圓何傷？人無可疑，而我疑之，疑鬼鬼現，疑賊賊隨。彼此生疏，何隙何釁？釁隙之生，由於昵近。愈理愈紛，愈轉愈深，不如罷了，閉口閉心。肝氣易動，心氣難平，肝木心火，自焚其身。

芝蘭之生，雜於衆草，鳳凰所止，從以百鳥。是個吉人，一團和氣，飲人以和，令人自醉。樹樹有皮，人人有臉，見人破綻，替人遮掩。直者不直，白者不白，見人冤枉，替人分別。視人之事，如己之事，既應承他，有一無二。

隨處度人，一錢不費，與子言孝，與弟言悌。凡與人言，詞氣從容，規人勸人，人也樂從。愛我譽我，對我揄揚，承以惶愧，謝不敢當。説我不是，道我不好，虚心領受，反而自考。

汪汪之量，海納百川，皎皎之心，日麗中天。天理良心，常言如此，昧了天良，忍心害理。

人之感人，所入者深，豈有異術？祇是實心。實心實腸，鬼也信你，巧於騙人，騙的自己。遇事生風，七嘴八舌，他人之事，於己何涉？無中生有，胡説亂道，嚼舌而死，現眼現報。以計陷人，人莫能脱，惡之大者，陷人於惡。助惡長惡，小人之尤，因風縱火，火上澆油。樹怕剥皮，人怕傷心，冤家路窄，無處躲身。凡苗人者，人反苗之，君子必慎，慎其所施。

諂人媚人，行同市儈，乞丐性情，倡優體態。羞不知羞，怪不爲怪，但得人憐，自以爲快。勢利中人，無所不有，名教中人，切須有守，何謂秀才，何謂孝廉，顧名思義，能否無慚。

一第一官，何足爲榮？俗眼俗口，説是功名。功名二字，談何容易，功在天下，名在後世。小用小效，保惠一方，有功可紀，其名亦彰。果有經濟，必有器局，器局宏深，自能拔俗。抱負在先，功名在後，隨地設施，平時講究。

不能則學，不知則問，恥於問人，決無長進。兩眼要明，明於認人，不可狎者，可宗可親。飢而食粥，粥可省費，困而讀書，書可益智。以書益智，智在明理，理之大常，禮義廉恥。見得理明，信得命定，膽壯氣足，物皆退聽。何賤何貧，祇要成人，有品不賤，有學不貧。

不爲良相，當爲良醫，醫固可爲，不如蒙師。人生百年，始於齠齔，不培其根，必染邪症。聖賢之言，百症俱詳，不得良師，不顯良方。書所云云，歸到身心，隨事指點，入之也深。勤勤善導，小子有造，世多善人，良師之效。

十二時中，莫欺自己，最着緊處，鷄鳴而起。一有邪念，立即斬斷，斷了念頭，再没牽絆。非不自知，無奈自恕，恕一恕再，走入邪路。自攻自治，我不我容，絶大智慧，真正英雄，貪不如廉，巧不如拙，躁不如静，辯不如默。寧重勿輕，寧緩勿迫，寧厚勿薄，寧寬勿窄。謹守三戒，戒之在色，戒之在鬬，戒之在得。勿須小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六言

五行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世俗不孝者五，先要兒曹知道。外人不算同氣，同氣祇此兄弟，弟兄能有多少，十個八個更好。一體分爲五指，指頭或短或

長，長短無非手足，弟兄切莫參商。兄弟親戚朋友，失歡多爲讒言，小人工於離間，勿爲小人所嫚。婦人兒子奴僕，最多一面之辭，輕聽必然惹禍，禍來躬自當之。

祖父官大門高，兒孫意氣自豪，多少潭潭第宅，轉眼化作蓬蒿。前人縱有功德，也難向人誇耀，後人不及前人，旁人說你不肖。

讀書專習文字，文字專求科第，一心指望做官，誤了許多子弟。做官非徒富貴，有君有國有民，若是一無好處，不如做個鄉人。

子弟先要醇謹，醇謹自然端正，少小便逞聰明，聰明不如愚鈍。人生福澤之源，端在精神純固，縱有學問文章，祇是深沉不露。不容冒者才子，不可居者名士，一味輕薄顛狂，桃花柳絮而已。

身非豢養不肥，家非刻薄不富，與其富也寧貧，與其肥也寧瘦。世重有貝之才，財非無用之物，愚人以之貿禍，智者以之造福。錢多正好行善，祇要積而能散，積善也如積錢，一文湊到一串。放着好事不做，反道善門難開，開門也自容易，有財豈患無才？

祇有錦上添花，那有雪中送炭，看破這般世情，落得做個鐵漢。忮心最是難平，須知不平則險，丈夫不肯求人，胸次卻無坑坎。

身爲子孫之根，心爲萬事之本，人生心過實多，怕的最是心狠。一事不肯放松，一言必圖報復，外面聲息俱無，豈知裏面最毒。妄人最會怪人，奸人最會疑人，其勢必至枉人，其心俱可殺人。稱人之惡則喜，道人之善則忌，不願人做好人，即此已爲敗類。你看眼前的人，是人都覺不好，你有什麼好處，度量先已狹小。

或爲遭際所迫，亦有識見之差，大小替他原諒，那便指摘交加。一任無理取鬧，祇如不聞其聲，一任有心搬弄，祇如不識其人。人亦何所不有，糊涂必至荒唐，事亦何所不有，横逆概屬尋常。

釁由倉猝而開，即時力制其忿，忿由積漸而成，平時預弭其釁。門外之仇易釋，家庭之恨難消，隱忍終須決裂，由來不是一朝。既已黏皮帶骨，萬難一劃兩開，最要留他情面，先須看破錢財。小人休與結怨，亦莫與之作緣，聲名怕爲所損，還防事故牽連。

蠢人未必有心，其初順口撒謊，久之遂成慣病，無事不虚不罔。亦有自以爲能，事事都像精明，白地落人圈套，一毫知覺不曾。

方才習這一藝，又要別操一技，世事無不可爲，白頭不成一事。一生委委靡靡，祇是拖泥帶水，一旦真真切切，便可斬釘截鐵。

身之靈也以心，身之强也以精，失其心者悖理，耗其精者戕生。君子莊敬日强，小人安肆日偷，作僞心勞日拙，作德心逸日休。行兵要有紀律，讀書要有課程，處事要有刀尺，立身要有準繩。能伸先要能屈，能飛還要能伏，能方妙在能圓，能直妙在能曲。心裏十分關切，說人不可太甚，心裏十分透徹，說事不可太盡。意將炫己之長，必且爲人所短，樞機是以宜慎，鋒芒是以宜斂。急時易至慌張，定心且再思量，疏處難得周詳，用心且自提防。險阻伏於平地，饑饉伏於豐歲，豐勿狃以爲常，平勿狎以爲易。破鼓可以救月，破傘不可遮雨，何妨補這破傘，且莫棄那破鼓。心以不用而廢，偏用則識亦蔽，事以好謀而成，陰謀則孽必深。

人不能見鬼神，鬼神則能見人，人心最是難測，鬼神洞見肝膈。鬼神喜人爲善，有心之善亦旌，鬼神惡人爲惡，無心之惡亦懲。莫言六道杳冥，報應極是分明，人間顯有地獄，餓鬼畜生滿目。

豈獨天道好還，并覺人言可畏，在在入耳驚心，都是嚴師酷吏。懵懂人喚得醒，難醒的聰明人，人到自是自滿，神仙點化不成。

雜言

寸金寸陰，寸草寸心，世少百年之人，家有白頭之親。屋無梁則拆，田無水則裂，燈無油則滅，人家無好人則絶。妻好不在姿色，兒好不在嘴舌。家庭有規矩，朝廷有法紀，官長要人遠罪，爺娘要兒近理。一身之元氣足，則外邪不侵；一家之元氣足，則外侮不陵。月米一斗，可糊一口，百口也不嫌多，各有一藝在手。享福怕早，甜不宜少，苦不宜老。食用有餘，斷然不可積錢；學識不足，斷然不可做官。冤死莫告狀，窮死莫借帳。不欠債，大自在；不作惡，大快活。冤宜解不宜結，忿宜蠲不宜泄。尤人不如自尤，求人不如自求。有性氣的人，便死也敢；没筋骨的人，便死也軟。但是當做的事，切莫畏難；任是難做的事，祇要耐煩。鏡勿使垢，劍勿使銹，心不磨不透。腳要處處踏穩，心要時時提醒。占小便宜吃大虧，仗小聰明無大成。聰明才辨，不足羨也；老朽窮酸，不可厭也。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細人以耳爲目，淺人有口無心。衆口嘵嘵之時，多一句不如少一句；衆目眈眈之地，進一步不如退一步。自高者危，自滿者虧。自晦莫自明，自重莫自輕。非平淡無以養性，非貞静無以定命。命是自然之命，理是當然

之理，小人枉了做小人，君子落爲自君子。頭尖善鑽，身輕善緣，舌長善餂，爪深善筘，貪饞婪酣，苟賤不廉。窮人窮命，低頭枉拜財神；賤人賤相，開口便説貴人。閉户讀書，尺步繩趨，寧作書中之蠹，莫作人中之蛆。可憐的才人薄命，可怕的文人無行。但有銛鋒無寸鐵，以之殺人不見血，此何物哉？筆與舌。不顧人命，横取人財，心壞身壞名壞，壞盡還有後災。穢人閨門，敗人名節，亂人嗣續，自失骨血，罪大惡極，難説難説。勢相逼，名相齊，心相忌，力相擠，强者雖勝，終亦顛躋。損他人之物，折自己之福；壞他人之事，作自己之祟。苟以心術之險，行於骨肉之間，天性太薄，天譴尤嚴。人悔過，天悔禍。過而悔之，天豈罪之？悔之而未即改之，天猶姑待之。孽之所不可活者，天之所莫能脱也。要明世故，要達時務。好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亦有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不用僻藥，不害爲良醫；不押險韻，不害爲好詩；若無後着，決然不是高棋。峻怕狹，圓怕滑。口要緘得穩，舌要卷得緊，事到不得不言，言即無容徇隱。義所當爲，人人共赴，豈可獨爲小人，甘與君子異路。避害之心太明，究竟未必有害，甘受譏評，枉生機械。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完人一家骨肉，樂於二十四考中書。抱着一段喜神，祇覺世無可惡之人；含着一腔生意，惟願人無不遂之事。忽忽一日，匆匆一生，到頭成件甚事，到底算個甚人？好酒者十之一，好色者十之七，好財者十之十。有錢而吝錢，有官而辱官，讀書不知書，三般大糊涂。奇之又奇，兒不怕老子，老子怕兒。

孫同元《弟子職注》 先生施教。

《曲禮》：「從於先生。」鄭注：「先生，老人教學者。」《論語・爲政篇》：「施於有政。」包注：施行也。《説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此謂先生以己之所行，使弟子效之也。

弟子是則。

弟子，對先生而言，卑者之稱。《爾雅・釋詁》：「則，法也。」謂弟子當以先生所施效法之也。

温恭自虚。

《詩・賓之初筵》：「温温其恭。」鄭箋：「温温，柔和也。」《爾雅・釋詁》：「恭，敬也。」家伯淵師讀「虚」如《荀子》「非其里而虚之」之「虚」，謂居也。同元謂「虚」當讀如《易》「君子以虚受人」之「虚」，言虚心也。

所受是極。

受謂受之於師。洪氏頤煊謂「極」與「亟」通，言所受於師，當亟行也。同元謂《大學》「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鄭注：「極，盡也。」此言既受師教，宜盡力以行之也。

見善從之。

善，古作「譱」。《説文》：「譱，吉也。」此與義美同意。從，隨行也。《論語・季氏篇》曰：「孔子曰：『見善如不及。』」

聞義則服。

《詩・文王》：「宣昭義問。」《毛傳》：「義，善也。」此言人之善行也。《孔子閒居》：「君子之服之也。」鄭注：「服，猶習也。」《論語・述而篇》曰：「孔子曰：『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温柔孝悌。

《公羊・昭公二十五年傳》：「而柔焉。」何注：「柔，順也。」《論語・學而篇》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弟」俗作「悌」。

毋驕恃力。

《檀弓》曰：「噫，毋。」鄭注：「毋，禁止之詞。」《少儀》：「諫而無驕。」鄭注：「驕，謂言行謀從。」恃，知而慢也。《説文》：「恃，賴也。」恃力，謂恃血氣之勇，以與人争也。《曲禮》曰：「敖不可長。」又曰：「很毋求勝。」

志毋虚邪。

《孟子・公孫丑篇》：「夫志，氣之帥也。」趙注：「志，心所令慮也。」《攷工記》：「鞮人穿者三之一。」鄭司農注：「引志毋空邪。」空，虚，義通。惠氏棟讀邪如徐，謂：「虚邪，猶狐疑也。」同元謂：虚，不正也。曾子立事云：「道言而飾其辭，虚也。」是其義矣。邪，不直也。

行必正直。

行，讀如《易》「君子以果行育德」之行。正直，對上文虚邪而言。

游居有常。

居，與息同義。《學記》：「息焉游焉。」鄭注：「息，謂作勞休止。」於之息游，謂閒暇無事於之游。《詩・閟宫》：「魯邦是常。」鄭箋：「常，守也。」此謂守先生之教，不敢須臾離也。《曲禮》曰：「所游必有常。」必就有德。

就，讀如「禮就賢體遠」之「就」。有德，猶有道。《論語・學而篇》曰：

「就有道而正焉。」

顏色整齊。

《説文》：「顏，眉目之間也；色，顏氣也。」《淮南・覽冥訓》：「爲整齊而斂諧。」高注：「整齊，不差也。」《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此德之形乎外者。」

中心必式。

《曲禮》：「式宗廟。」鄭注：「皆廣敬也。」此德之誠於内者。

夙興夜寐。

《爾雅・釋詁》：「夙，早也。」《釋言》：「興，起也。」《廣雅・釋言》：「夜，莫也。寐，臥也。」

衣帶必飾。

凡衣，析言之，上曰衣，下曰裳，合言之，統名之爲衣。《釋名》：「帶，蔕也，著於衣，如物之繫蔕也。」阮伯元師謂「飾」當爲「飭」字之訛也。《月令》：「必飭衣裳。」《正義》云：「飭，謂正也。」此慎微之意。

朝益暮習。

朝，讀如《魯語》「朝而受業」之朝。《説文》：「朝，旦也。」《曲禮》：「請益則起。」鄭注：「益，謂受説不了，欲師更明説之。」《文王世子》：「及暮又至。」鄭注：「暮，夕也。」此言朝所請益者，夕則習之。魯語曰：「夕而習復。」

小心翼翼。

《詩・大明》文，鄭箋：「翼翼，恭慎貌。」

一此不解。

《淮南・説山訓》：「用心一也。」高注：「一，情專也。」《廣雅・釋言》：「是，此也。」是、此同義，此言情專於是也。古文「懈」爲「解」。《爾雅釋言》：「懈，怠也。」

是謂學則。

舊本，自「先生施教」至此，分爲一章。今仍其舊。此以上，總言弟子學習之法，故末句申明之。

少者之事。

鄭氏禮少儀目録：「少，猶小也。」《説文》：「事，職也。」

夜寐蚤作。

古文「早」爲「蚤」。《説文》：「作，起也。」《内則》：「孺子早寢晏起。」少者，年稍長於孺子，故不宜晏起。

既拚埽漱。

灑埽之事，古人最重，故每日以此爲首事焉。《廣雅・釋詁》：「既，已也。」《少儀》曰：「汎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既拚，謂拚事已畢也。」《説文》：「盥，澡手也。漱，澼口也。」

執事有恪。

《詩・那》文，《毛傳》：「恪，敬也。」

攝衣共盥。

《史記・酈生陸賈傳》：「起攝衣。」《正義》云：「攝，猶言斂，著也。」《詩・既醉》曰：「攝以威儀。」「共」讀爲「供」。《爾雅釋詁》：「共，具也。」謂具盥於其師也。

先生乃作。

謂師起而盥也。

沃盥徹盥。

沃，「渜」字之省。《説文》：「渜，溉灌也。」謂以手灌水而洗之。《曲禮》：「客徹重席。」鄭注：「徹，去也。」沃畢，故去之。

汎拚正席。

汎拚，猶汎埽。《内則》曰：「灑埽室堂，及庭席。」謂師席。正謂定鄉，如《曲禮》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之類。《論語・鄉黨篇》曰：「席不正不坐。」

先生乃坐。

《説文》：「坐，止也。」必正席而後坐，尊師也。

出入恭敬。

出入，猶往來。《爾雅釋詁》：「恭，敬也。」《釋名》：「敬，警也。恒自肅警也。」《曲禮》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如見賓客。

《廣雅・釋言》：「如，若也。」《論語・顏淵篇》曰：「出門如見大賓。」人見賓客，則生恭敬，故以此比之。

危坐鄉師。

《廣雅・釋詁》：「危，正也。」鄉讀曰向。《玉藻》：「侍君視下而聽上。」《正義》云：「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面鄉上，以聽之也。」侍君侍師其理一也。

顏色無怍。

《曲禮》：「將即席，容毋怍。」鄭注：「怍，變也。」

受業之紀。

《楚語》：「顓頊受之。」韋注：「受，承也。」《曲禮》：「請業則起。」鄭注：「業，謂篇卷也。受業謂受之於師。」《方言》：「紀，緒也。」此謂受業有敍，如絲之有端緒也。

必由長始。

《爾雅・釋詁》：「由，自也。」首，始也。首始同義。長，讀如《曲禮》「年長以倍」之「長」，謂受業次敍，必自年長者爲首。

一周則然。

《廣雅・釋詁》：「周，徧也。」一周，受業一徧也。《大傳》：「其義然也。」鄭注：「然，如是也。」此謂自長遞及幼也。

其餘則否。

其餘，謂非初受業之時。《說文》：「否，不也。」謂不必論長幼也。

始誦必作。

《周官・大司樂》：「興道，諷誦言語。」鄭注：「以聲節之曰誦。」始誦，謂首次誦篇卷也。必作者，謹始之意。

其次則已。

次，謂誦畢復誦也。《玉篇》：「已，止也。」言不必再作也。舊本自「少者之事」至此，分爲一章，今亦仍其舊。此以上言弟子事師受業之法，以下舊本不分章次，今以意分之。

凡言與行。

言出諸口，行本諸身。《公食大夫禮》：「凡宰夫之具。」鄭注：「凡，非一也。」《檀弓》：「與人之葬，聖人也。」鄭注：「與，及也。」

思中以爲紀。

《孟子・公孫丑篇》：「思與鄉人立。」趙注：「思，念也。」《越語》：「四時以爲紀。」韋注：「紀，猶法也。」此言每念必取法乎中也。

古之將興者。

《廣雅・釋詁》：「將，欲也。」洪氏頤煊讀興如《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之「興」，同元謂興當讀如《孟子》「待文王而後興者」之「興」。此舉古以勉今也。

必由此始。

此指上文「思中」而言，謂功必從此起也。

後至就席。

《爾雅・釋詁》：「到，至也。」至、到同義。《廣雅・釋詁》：「就，歸也。」狹坐則起。

狹與陝同。《說文》：「陝，隘也。」此指先至者而言，古席止容四人，如先至者受業已畢，後有至者，席狹不容，則起而讓之。

若有賓客。

若者，不定之辭，謂就席之後，或有賓客來也。

弟子駿作。

家伯淵師謂「駿」當爲「踆」聲之誤也。陳氏鱣謂「駿」當爲「夋」。《說文》：「夋，行夋夋也。」同元謂《爾雅・釋詁》：「駿，速也。」駿作，謂速起而迎賓客也。

對客無讓。

對，讀如「應對」之「對」。《說文》：「對，膺無方也。」無讓，不辭也。

應且遂行。

應，讀如《詩》「我應受之」之「應」。《毛傳》：「應，當也。」且，讀如《詩》「孔曼且碩」之「且」。《廣雅・釋詁》：「遂，竟也。」遂行，不遲緩也。

趨進受命。

《釋名》：「疾行曰趨。」趨，赴也，謂師有所命，當疾行而受之也。

所求雖不在。

所求，謂弟子受師命而往求也。《爾雅・釋詁》：「在，存也。」

必以反命。

《說文》：「反，覆也。」必覆師命，重其事也。

反坐復業。

反坐，謂復其位。復業者，言温習前所受之篇卷也。

若有所疑。

《説文》：「疑，惑也。」謂如篇卷中有疑惑也。《論語・衛靈公篇》曰：「疑思問。」

捧手問之。

捧當爲奉字之誤也。《説文》：「奉，承也。」《曲禮》：「兩手奉長者之手。」鄭注：「習其扶持。」《後漢書・鄭玄傳》曰：「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古人問疑，必捧手也。

師出皆起。

師出，謂師有事他出。《廣雅・釋詁》：「起，立也。」自凡言與行，至此當分爲一章，此以上言弟子應對進退之法。至於食時。

洪氏震煊謂：「《左氏傳》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食時者，蓋在中、旦之間也。此下備言食法，故首句特著之。

先生將食。

謂先生欲食也。

弟子饌饋。

《説文》：「饌，具食也。」《周官・膳夫》：「凡王之饋。」鄭注：「進物於尊者曰饋。」

攝衽盥漱。

《説文》：「攝，引持也。」《廣雅・釋器》：「衽，袖也。」攝衽，慮汙水也。盥漱而饋，敬師食也。

跪坐而饋。

此坐，謂先生之坐。《釋名》：「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陧也。」跪而進之，尊師也。《曲禮》曰：「授坐不立。」

置醬錯食。

《吕覽・異用篇》：「湯見祝網者置四面。」高注：「置，設也。」醬爲食之主，古人所重，故每食必設之。家伯淵師謂「錯」或爲「醋」，酬酢字也。阮伯元師謂錯即置也。修辭者義同文變耳。《説文》：「措，置也。」錯、措古字通。

陳膳毋悖。

陳、敶古字通。《説文》：「敶，列也。」《周官・序官》：「膳夫。」鄭注：「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毋悖，言當循先後左右之次敘，不可亂列也。

凡置彼食。

彼食，指所進之食而言。

鳥獸魚鼈。

《爾雅・釋鳥》：「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説文》：「鳥禽，總名也。」魚，水蟲也。鼈，甲蟲也。四者，皆所進之食。

必先菜羹。

菜羹，羹之有菜者，鉶羹是也。《大射儀》：「先首。」鄭注：「先，猶前也。」謂鳥獸魚鼈，必居菜羹之前也。

羹胾中別。

羹，即鉶羹。《説文》：「胾，大臠也。」《廣雅・釋詁》：「別，分也。」謂中分置羹於中也。王氏元啟謂「別」當作「列」字之誤，非也。胾在醬前。

醬，爲衆食所需，列在後者，所以便食。《曲禮》曰：「醯醬處内。」

其設要方。

要，讀如《詩》「倡予要女」之「要」。《毛傳》：「要，成也。古人列食，必取方正。」《孟子・盡心篇》曰：「食前方丈。」

飯是爲卒。

飯，讀如《禮》「一飯再飯」之「飯」。《説文》：「飯，食也。」《少牢饋食禮》：「尸又食。」鄭注：「或言食，或言飯。食大名，小數曰飯。」《爾雅・釋詁》：「卒，終也。」謂既飯，是爲終食也。

左酒右醬。

醬當爲「漿」聲之誤也。《曲禮》：「酒漿處右。」鄭注：「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古人飯畢，蕩口用酒曰漱，用漿曰酳，故卒食必設之也。

告具而退。

《廣雅・釋詁》：「具，備也。」告，謂告於師。復退，古今字，《説文》：

「復，卻也。」食物俱備，宜退而卻立也。

捧手而立。

立必捧手者，尊師也。

三飯二斗。

《禮》：「食三飯而告飽。」古文「斗」爲「升」，飯斗也。舊注謂：三飯，食必二毀斗也。毀斗即虚斗，義或然與？

左執虚豆。

《詩》：「執競。」鄭箋：「執，持也。」豆當爲斗，虚豆即上文之二斗也。

右執挾匕。

挾，梜古字通。《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梜。」鄭注：「梜，猶箸也。」《説文》：「匕，所以比取飯，一名柶。」《詩・大東》：「有捄棘匕。」毛傳：「匕，所以載鼎實。」蓋古者取飯載鼎實，皆用此也。

周還而貳。

貳，讀如《周官》「酒正大祭三貳」之「貳」。鄭司農注：「三貳，三益副之也。」杜子春注：「引周旋而貳，旋、還義同。」《左氏》僖公十三年傳曰：「以與君相周旋。」此謂周流旋轉而勸食也。

唯嗛之視。

嗛，歉古今字。《説文》：「歉，食不滿也。」謂視飯斗之不滿者，則益副之。

同嗛以齒。

王氏元啟云：齒，謂年齒。貳食之禮，唯視其嗛之先後，不問其年齒，唯兩人同嗛，則先長後少，不妄益也。

周則有始。

周，謂一周。《士相見禮》：「吾子有辱。」鄭注：「有，又也。」言周而又始，總以齒也。

柄尺不跪。

《少儀》：「取俎進俎不坐。」《正義》云：「案《管子》書《弟子職》云：『進柄尺，謂爵豆之屬是也。』」古跪與坐通，不跪猶不坐。彼言俎有足，此言豆有柄，其義一也。

是謂貳紀。

貳食之法，悉具於此。自「至於食時」至此，當分爲一章，此以上言弟子進食於師之法。

先生已食。

《廣雅・釋詁》：「已，訖也。」謂食訖也。

弟子乃徹。

謂去前進之饌，安置故處也。

趨走進漱。

《釋名》：「疾行曰趨，疾趨曰走。」《呂覽・論人篇》：「貴則觀其所進。」高注：「進，薦也。」江氏藩謂漱口即虚口。《公食之禮》以漿蕩口，私客用酒以酳。此蓋謂進漱口之酒於其師也。

拚前斂祭。

前，席前。《廣雅・釋詁》：「斂，收也。」古人飲食必祭，報本反始之意。斂祭者，收先生豆閒所祭之物也。

先生有命。

有命者，命弟子食也。

弟子乃食。

必聞命而後食，示不敢先也。

以齒相要。

洪氏震煊謂：《淮南・墜形訓》：「要之以太歲。」高注：「要，正也。」弟子侍食者或非一人，則以年之少長相次弟，如黨正，正齒位矣。同元謂：「要」當讀如《論語》「久要」之「要」。孔注：「久要，舊約也。」此言坐必以年之少長相約，不敢亂也。

坐必盡席。

古人地上鋪席，俎豆皆陳於席前之地，若坐不盡席，則席或受其汙矣。《曲禮》曰：「食坐盡前。」

飯必捧挈。

古禮，飯不用箸，但用手挈，或作「摯」，字之誤也。《説文》：「挈，手挈也。」《士喪禮》：「設決麗於挈。」鄭注：「挈，手後節中也。」《曲禮》曰：「共飯不澤手，毋摶飯，毋放飯。」唯捧挈餐飯，合乎禮矣。

羹不以手。

《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正義》云：「有菜者爲鉶羹是也，以其有菜交横，非梜不可。無菜者謂大羹涪也，直歠之而已。其有肉調者，犬羹兔羹之屬，或當用匕也，是皆不以手矣。」

亦有據膝。

據，當讀如《左氏傳》「神必據我」之「據」。杜注：「據，猶安也。」膝當爲卻。《説文》：「卻，脛頭卩也。」古有危坐、安坐之别，危坐則膝危，安坐則膝安。此是食時，故不妨安膝也。

毋有隱肘。

《廣雅・釋詁》：「隱，安也。」《説文》：「肘，臂卩也。」今人言安穩者，隱聲之轉。《曲禮》曰：「並坐不横肱。」

既食乃飽。

《説文》：「飽，厭也。」《左氏》昭公十二年傳：「而無醉飽之心。」《正義》云：「食充其腹謂之飽。」此謂弟子侍食，俟先生已食，然後餐飯，勸食之意也。《玉藻》：「君既食，又飯飧。」《少儀》：「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其義一也。

循咼覆手。

《論語・鄉黨》：「足蹜蹜，如有循。」皇疏：「循，猶緣循也。」《曲禮》：「負劍辟咼而詔之。」鄭注：「口旁曰咼。」《廣雅・釋言》：「覆，反也。」《玉藻》：「君未覆手。」正義云：「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殼粒汙著之也。」

振衽埽席。

《説文》：「振，舉救也。一曰奪也。」《廣雅・釋器》：「衽，袂也，袖也。」是振衽即奪袂也。洪氏震煊謂《少儀》「拚席不以竄」，即是義矣。

已食者作。

謂食畢即當起也。

摳衣而降。

《玉篇》：「摳，挈衣也。」《爾雅・釋言》：「降，下也。」衣長礙履，故提挈之。《曲禮》曰：「毋踖席，摳衣趨隅。」

旋而鄉席。

《廣雅・釋詁》：「旋，還也。」謂由下還而鄉上。《玉藻》：「登席不由前爲躐席。」亦謂此也。

各徹其餕。

餕，饋古字通。即上「饌饋」之「饋」，謂弟子食畢，故各徹之。

如於賓客。

《玉藻》：「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鄭注：「若賓客則各徹其饌，故云如賓客。」

既徹并器。

并，屏古今字。《廣雅・釋詁》：「屏，藏也。」器，食器。

乃還而立。

《爾雅・釋言》：「還，返也。」謂仍立於先生之側也。自「先生已食」至此，當分爲一章。此以上言弟子侍食於師之法。

凡拚之道。

拚事雖小，亦以道名者，《論語・子張篇》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實水於盤。

《左氏》宣公十二年傳：「實其言。」杜注：「實，猶充也。」古人埽必兼灑，故須水盤盛水器，使水充滿盤中，以待灑也。

攘臂袂及肘。

《周官》：「禁殺戮，攘獄者。」鄭注：「攘，猶卻也。」《廣雅・釋親》：「肱謂之臂。」《釋器》：「袂，袖也。」卻其臂則袂伸，故可以及臂卩。古人埽地必以袂擁帚。《曲禮》曰：「以袂拘而退。」

堂上則播灑。

《釋名》：「堂猶堂堂，高顯貌也。」《説文》：「播，一曰布也。」灑，汎也，通俗文，以水撿塵曰灑。堂上地高遠，故須布散之。

室中握手。

《釋名》：「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楚語》：「烝嘗不過把握。」韋注：「握，長不出把者。」握與匊義近。《詩・采緑》「不盈一匊」，言其少也。室中地隘，故不須播灑之。

執箕膺揲。

《曲禮》文，鄭注：「膺，親也。」揭，舌也。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嚮。此作揲，彼作揭，古今字也。

厥中有帚。

《爾雅・釋言》：「厥，其也。」中，箕中也。《説文》：「帚，糞也，从又。」持巾埽门内，《曲禮》「必加帚於箕上。」《正義》云：「謂初持箕往時也，以帚加置其上，兩手舉箕也。」

入户而立。

上文言堂室，此户即堂室之户也。立，讀如《鄉射禮》「退少立」之「立」。鄭注：「謂自脩正，慎其位也。」

其儀不忒。

《詩・鳲鳩》文，毛傳：「忒，疑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本作「貸」。貸、忒古字通。

執帚下箕。

下，讀如《周官・司民》「歲登下其死生」之「下」。鄭注：「下，猶去也。」執帚去箕，爲將拚也。

倚於户側。

《説文》：「倚，依也。」箕依於户側，恐礙履也。

凡拚之紀。

紀，讀如前「受業之紀」之「紀」，言拚有一定之次敍，不容紊也。

必由奥始。

《爾雅・釋宫》：「西南隅謂之奥。」《曲禮》：「居不主奥。」《正義》云：室嚮南，户近東南角，則西南隅隱奥無事，故呼其名爲奥，常推尊者於閒樂無事之處，故尊者必主奥也。拚必始於此者，示不忘尊之意。

俯仰磬折。

《樂記》曰：「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曲禮》：「立則磬折垂佩。」《正義》云：「帶佩於兩邊，臣則身宜僂折如磬之背，故云磬折也。」此言拚埽之容如此。

拚毋有徹。

舊注謂：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同元謂：徹當讀如前「徹餽」、「徹器」之「徹」，言拚時不得中止而去也。

拚前而退。

《曲禮》：「以袂拘而退。」鄭注：「以袂擁帚之前，掃而卻行之。」

聚於户内。

户内，隱僻之地。《説文》：「聚，會也。」積聚穢物，待棄之也。洪氏頤煊謂：户内，室東南隅也。既夕記埽室聚諸突，是其義矣。

坐板排之。

舊説，板葢箕底木也，排之言推，謂坐而推去穢物也。《説文》：「丵，箕屬，所以推棄之器也。」棄，棄除也，从廾推丵棄采也，即此義矣。以葉適已。

《士冠禮》：「面葉。」鄭注：「古文『葉』爲『揲』。」《漢書・賈誼傳》：「以爲是適然耳。」顔注：「適，當也。」此言適已，即上膺揲之義。

實帚於箕。

謂拚畢，仍加帚於箕上也。

先生若作。

謂偶有事而起也。

乃興而辭。

《爾雅・釋言》：「興，起也。」《檀弓》：「當事而至則辭焉。」鄭注：「辭，猶告也。」言穢物未棄，恐踐履之也。

坐執而立。

坐，猶跪也。執，執箕也。許氏宗彦謂前興辭時，置箕於地，故此復坐而執之，此立亦猶前「入户而立」矣。

遂出弃之。

古文「棄」爲「弃」。《説文》：「棄，捐也。从廾，推丵棄之。」此謂捐去户内所聚之穢物也。

既拚反立。

既拚者，拚畢也。反立，謂復立侍師也。

是協是稽。

洪氏震煊讀「協」如《周官・太史》「讀禮書而協事」之「協」，謂拚畢則協事與衆同力也。《廣雅・釋言》：「稽，攷也。」自凡拚之道至此，當分爲一章，此以上言弟子灑埽之法。

暮食復禮。

暮食，夕食也。復者，復朝食之禮。《白虎通》引「暮食士偃禮」，偃、復

義通，弟子亦士也。

昏將舉火。

《説文》：「昏，日冥也，從日氏省，氏者下也。」《書・堯典・正義》云：「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儒行》：「懷忠信以待舉。」鄭注：「舉，用也。」火，即火苣，下文所謂燭也。舉火，謂將用燭也。

執燭隅坐。

古時燭即火苣，故須執。《廣雅・釋詁》：「隅，角也。」弟子隅坐，不敢廁於成人。《檀弓》曰：「童子隅坐而執燭。」

錯總之法。

家伯淵師謂「總」當爲「熜」聲之誤也。《説文》：「熜，然麻蒸也。」古燭以薪蒸爲之，此言置蒸之法。

橫於坐所。

橫，橫設也。《書・無逸》：「君子所其無逸。」鄭注：「所，猶處也。」橫設坐處，便於取也。

櫛之遠近。

家伯淵師謂「櫛」當作「揷」，蓋翦撚燭燼也。嚴氏傑謂當作「燂」，燭餘也。同元謂「燂」字俗當作「墊」，聲之誤也。《檀弓》：「夏后氏墊周。」鄭注引作「墊」。《正義》以爲折燭之炎燼是也。遠近，猶長短，相其長短，爲繼火計耳。

乃承厥火。

《廣雅・釋詁》：「承，繼也。」相遠近而繼之。

居句如矩。

居句，即《周官》所云「倨句」，古字通也。程氏瑶田云：「倨句者，凡物有折之名。分言之，伸其折曰倨，斂其折曰句。合之以名其折，則無論已倨已句，皆謂之倨句。」故倨句無定形，倨句中矩，則正方之倨句也；倨句一矩有半，則磬折之倨句也；倨句外博，則過於矩，不及乎磬折之倨句也。今曰倨句如矩，謂承火之法，兩蒸相接，作正方形也。「矩」當爲「榘」。《廣雅・釋詁》：「榘，方也。」

蒸間容蒸。

《説文》：「蒸，折麻中幹也。」《周官》：「委人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鄭注：「給炊及燎，麤者曰薪，細者曰蒸。」下「蒸」字當作「烝」。《説文》：「烝，火氣上行也。」此謂兩蒸之間，空處能容火光也。

然者處下。

《説文》：「然，燒也。」火性炎上，燒其下，則火上行也。

捧椀以爲緒。

《廣雅・釋器》：「椀，盂也。」《莊子・讓王篇》：「其緒餘以爲國家。」司馬注：「緒，殘也。」謂殘餘也。捧椀繼之，使燭墊之殘餘不旁落也。

右手執燭。

執燭，所以照坐。《檀弓》：「夏后氏墊周。」《釋文》引「左手執燭」，此作「右」字之誤也。《正義》引「左手秉燭」。《爾雅・釋詁》：「秉，執也。」秉執義通。

左手正櫛。

《檀弓》：「夏后氏墊周。」鄭注引：「右手折墊。」折與正字雖異，而義可通也。折之如矩，爲正方形，使墊正注椀中，不致旁落也。《廣雅・釋詁》：「折，曲也。」凡手右順左逆，用右手，取其便也。此作左，亦字之誤。

有墮代燭。

《廣雅・釋詁》：「墮，脱也。」《説文》：「代，更也。」謂燭有脱者，則以他燭更之。

交坐毋倍尊者。

《越語》：「君臣上下，交得其志。」韋注：「交，俱也。」謂弟子與師俱坐之時。《説文》：「倍，反也。」此言執燭者，當以燭向尊者，反之則燭光不明也。

乃取厥櫛。

櫛，亦當作「墊」，字之誤也。其墊，即上文所折之墊也。

遂出是去。

謂去墊於户外也。

先生將息。

謂師欲安臥也。

弟子皆起。

有所請，故皆起立也。

敬奉枕席。

《釋名》：「枕，檢也。所以檢項也。」席，釋也，可卷而釋也。二者皆安臥之具。奉，讀如《曲禮》「奉席如橋衡」之奉，謂敬進之於其師也。

問所何趾。

《說文》引「問疋何止」，疋，足也，此作所，聲之誤也。趾、止古字通。《釋名》：「趾，止也。」《詩・相鼠》：「人而無止。」毛傳：「止，所止息也。」《曲禮》「請衽何趾。」《正義》云：「臥是陰，足亦陰也。臥故問足，欲何所趾也。」

俶衽則請。

《爾雅・釋詁》：「俶，始也。」《曲禮》「請衽何趾」，鄭注：「順尊者所安也。言臥席也。」俶衽，謂初次設衽也。

有常有否。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本作「則否」，此作「有」，字之誤也。有常，謂有常處。否，不請也。

先生既息。

既息，謂已安臥也。

各就其友。

就，即上文「必就有德」之「就」。《周官・大司徒》：「五曰聯朋友。」鄭注：「同師曰朋，同志曰友。」

相切相磋。

《爾雅・釋器》：「骨謂之切，象謂之磋。」郭注：「皆治樸之名。」《大學》曰：「如切如磋。」道學也。相，讀如《周官・大司徒》「使之相保」之「相」。《學記》曰：「教學相長也。」

各長其儀。

《齊語》：「不月長。」韋注：「長，益也。」《爾雅・釋詁》：「儀，善也。」言交相爲善，各受其益也。

周則復始。

言其功不息也。

是謂弟子之紀。

言爲弟子者，其法盡於是而已。自「暮食復禮」至此，當分爲一章，此以上言弟子執燭奉席之法。

周在濱《珠里小志》卷一〇《社學・王氏義塾》

王氏義塾在雪葭浜宗祠右，乾隆四十五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昶建。

昶《祠塾規條自序》：「范文正公及吾郡張氏皆置負郭田，給米以贍羣族，少時先大夫屢以爲言，昶志之不敢忘。自丁丑登仕，服官二十餘年，今春宗祠始落成，欲置田以副先大夫之志，而力不足以及之。竊念給米之制，贍其身已爾，若盡族人子弟設塾而加以教焉，設有一二異材者出，繼續而昌大之，將族人復得所芘蔭。即或僅爲博士弟子，或并博士弟子不能，而八歲入塾，二十三歲出塾，十五年中，日聞先生之教，日誦詩書禮樂之訓，其於仁義道德、孝弟忠信之旨，必稍有所解，且習以規行矩步，即有囂凌亢暴、放恣佻達之徒，磨礲漸革，變氣質，移性情，上之可幾君子，而下亦不至小人之歸，則有益于人才者甚大。于是悉以田若干畝置之于塾，以共祭祀及子弟衣食之用，且老幼嫠婦之貧者、貧而病者，月有給，婚喪有助，考試有支，以示賙卹。又畀以書萬卷、金石文字一千餘卷。教養之資，犂然麤具。所定條例，皆本於先大夫未逮之志，而實原于《三禮》、參以《家禮》、《書儀》，及范氏規矩、張氏規條。或時異勢殊，則用其意而變通之。自惟歷官日淺稍食，所贏者寡，且草創未暇，故止于此，擴而大之，將有待于後日。雖然，創之難，繼之不易。考范文正公于慶曆元年任資政殿學士，創置義田，至治平元年，纔二十四年耳。忠宣之劄，已有諸房子弟不遵規矩，五十年間漸至廢壞之語。後一百七十餘年，至嘉定三年，司諫范之柔遂奏言，田畝僅存，蠹弊百出。蓋繼續之不易如此。至張氏奏建義莊，事在雍正七年，今其田幸而獲存，而義莊亦將鞠爲茂草矣。吾家世德未必遠邁古人，乃欲久而無弊，豈能逆料哉！雖然，誠以守之，儉以用之，精心以計之，古人之所難繼，或未必不可繼也，其中蓋有天焉，在後世子孫修德以格天而已矣。」

《塾規》附録

應入塾讀書者，宗子高祖以下子孫，及母黨、妻黨之親者各一人，餘不得入。

宗子之子，六歲入塾，餘子八歲入塾。早晚使奴隸服事之，而時其寒燠饑渴焉。宗子、塾長察奴隸之盡心與否，而賞罰之。

塾師必擇端嚴方正、沉靜精勤、文學優長之人，其選懦、疏、懶及學問淺鄙者，不宜遷就人情，苟且延請。

生徒八人以上，塾師不能兼教，則別請一人分任之。同姓塾師，有子在學，則易子而教，以示無私。

塾師有事出外，即請塾長代理館務。如遇節日，塾師解館，塾長仍住塾中，以資約束，不得同時回去。

子弟從父兄在外，幼時失學，至長而歸，願來讀書，凡十五歲以下，皆許入塾。如入塾已三四年，頗能讀書識字，而本人父母思習他業以取利，輒令出塾，及至無利，仍思來塾者，勿納。又如本人父母姑息太甚，畏懼塾師撻責，輒令出

塾，後欲復來，勿納。

子弟年至二十三，文理尚不能通，屢試亦未入學，則當別謀生計，醫、卜、星、命及堪輿之術，皆可資生，但宜仿嚴君賣卜，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而導之於善。

教法。有分年分日限程，卷中止録分年課畧。

子弟八歲入塾，上半年識字。講聲音文字，須用《説文》、《廣韻》，則俗體別字無由而入。寫字與子弟認識，即當知此。下半年讀《祠塾規條》。

九歲讀《小學》，晚讀《家禮》、《性理》。

十歲讀《四書》，兩年而畢。讀註。

十二歲讀《七經》，《易》、《書》、《詩》、《左傳》、《禮記》、《儀禮》、《周禮》。三年而畢。不讀註。

十五歲讀八家古文二百篇，一年而畢。勿用時下俗選，須分體以次授讀，庶子弟知文章體制。晚讀《四書》兩頁。

十六歲讀時文三百篇，明文房書，考卷各一篇。每兩日讀一篇，兩年而畢。讀經書、時文皆須極熟，背誦時如瓶瀉水，總以提起第一句，直背到末句，不得有絲毫格礙。有時文三百篇，則題之大小、虚實、偏全、理致、典故、式樣皆備，不必貪多務博。比後只當逐字逐句并將音調作法悉心講論體會。如此兩三年，已可目無難題。加以研窮用經使事之法，作文益有波瀾光彩。

十八歲，上半日温習諸經、時文之外，課讀《離騷》，計兩月而畢；接讀《公羊》、《穀梁》，選擇六十篇，計四月而畢；又選讀《國語》八十篇，半年而畢。凡《公羊》、《穀梁》、《國語》、《離騷》、《史記》，皆從本書内選讀，使學者知各書全本。

十九歲，上半日照舊温習外，接讀《史記》，選擇最佳者六十篇，計一年可畢。嗣後晚講《綱鑑》三頁。《欽定綱目》三編。凡讀史，應看二十三史，添《舊唐書》及《明史》，司馬文正公《通鑑》，朱文公《通鑑綱目》次之。第全書卷帙浩繁，難于卒業，姑用正史約講授。凡講至古今成敗所關，才人消長所係，及士大夫砥礪名節之處，尤當反覆開導，使其悚動。

二十歲，上半日照舊温習外，接讀詩，自漢魏至國朝古今體，約選一千五百首，計二年可畢。是歲文理粗通，每夜將所讀《七經》看註疏本五頁，用硃筆以點句讀。有所不解，質諸塾師。自此至二十五歲，凡六年，註疏可閱一遍。至於史，則二十三史；經則徐氏《通志堂經解》；小學則《説文》、《玉篇》、《廣韻》、《集韻》、《韻補》、《經典釋文》、《集古録》、《金石録》諸書；典故則《通典》、《通志》、《通考》；詩則《古詩紀》、《全唐詩》、《宋詩鈔存》、《元詩選》四集《明詩綜》諸書；文則《文選》、《漢魏百三名家》、《唐文粹》、《文苑英華》、《宋文鑑》、《宋文選》、《元文類》、《明文授讀》，以及唐宋名人詩文各集；叢書則《諸子漢魏叢書》、《津逮祕書》、《説郛》；類書則《册府元龜》、《太平御覽》、《唐類函》諸書，以至《九章算術》、《五音切韻》，皆儒生所當研究，在勤學者。此後分年披覽，不能爲之程限也。

黄式谷《史略歌論・序》 自制舉業盛，士急於進取，而史學荒，謂時文者，拜獻之先資，史繁盈百累千卷，泛濫於此，恐其妨帖括，阻進取也。父兄之戒子弟，亦且以是爲諄諄。嗟乎！是説行，實讀書一恨事，無論其弗能進取也。即幸而掇一科、獲一第，靡曼之音自若，一旦問古昔治亂不知，國祚修短不知，疆圉廣狹、造建異同不知，國家安賴此讀書士也？昌黎云：「士不通經，果不足用。」夫經，經也；史，緯也。士不讀史，則無以翼經；雖通經，猶虞其窒於用也，史固可不讀乎哉？夫壯志遥情，上下其議論，寒檠咕嗶之餘哂亦知從事於斯矣。宜其叩無不應，及詢其始末，又若罔聞，知者何哉？一由游騎無歸，乙不提要，甲已茫然，是開卷有史，掩卷即無史也，一由望洋驚嘆。才讀漢、魏，輒厭兩晉，是案頭有史，胸中杳無史也。甚矣！史繁盈百累千卷，讀史者難其人也。雖然有道焉，其道奈何？挈其領，總其綱，就簡芟繁，以供讀者之一快，此裘子未吾所以有《史略歌論》之作也。余受而讀之，愛其擷精華而妙裁剪；事當從略，自上古迄吕秦，旁及北朝十六國，一主數主，冠以一歌；事當從詳，自漢迄前明，每主歌論并行，舉古昔治亂、修短、廣狹、異同，靡不可數如指上紋，誠讀史之捷徑也。至楚、漢五年世變，體亦從變，括以長歌，俾讀者知吕秦后特開一局焉。夫搜奇志怪，學非不富，而無益身心；摘句尋章，情非不專，而終厭割裂。孰若是編一歸實用，原原本本，無負著述哉！學者究心於此，陣而後戰，節制嚴也；源有可逢，取挹裕也。且帖括家知所從事緯史、經經，以圖進取，靡曼之音可不作也。向所謂恨事，今不且成一快事哉！然裘子抑抑然小其技，未肯自多，余哂謂曰：語云：「徑寸之珠，照前後十二乘。」徑寸誠小，照十二乘非小也。又云：「納滄海於一粟。」一粟無多，滄海固多也。是編毋乃類是，還以質之未吾，未吾以爲然否？嘉慶丙子七月既望，教弟黄式谷書於一隅園之凝馨室。

羅澤南《羅山遺集・小學韻語》 教人之道，首重發蒙，蒙以養正，是曰聖功。小學之功，大學之基，涵養德性，務習少儀。人之初生，至善者性，仁義禮

智，天之所命。側隱辭讓，羞惡是非，藹然四端，擴而充之。幼而不學，遂喪天真，性灘情乖，不可爲人。父兄之教，當及其時，長其良能，充其良知。

古人妊子，胎教有則，不聽淫聲，不視惡色。坐立不倚，邪味不嘗，如此生子，端正異常。欲求乳母，須擇淑慎，所飼之子，類其性行。更擇諸母，恭敬而慈，出入教導，爲子之師。子能食食，教以右手，子能言語，唯俞不苟。子稍有知，常示毋誑，孟母買肉，言期不妄。數與方名，六歲可知，男女異席，七歲別之。遞至八歲，乃入小學，講習少儀，罔敢或錯。小學之道，教之有方，敬爾威儀，飭爾倫常。威儀抑抑，是曰定命，彝倫攸敍，乃盡其性。

凡爲弟子，夙夜儼恪，向晦晏息，日出而作。盥漱既畢，振衣垂紳，納履著綦，佩用衿纓。乃灑庭內，攘袂及肘，堂上播水，室中握手。從而掃之，袂拘而退，以箕自向，報其塵穢。拭其几案，正其坐席，飭其器物，整其書籍。日用酬酢，必敬必恭，無稍差謬，惟道是從。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耳目口體，悉具天德。目無淫視，耳無側聽，奸聲亂色，不留聰明。下帶則憂，上面則傲，胸中不正，眸子乃眊。鄭聲亂雅，邪說誣民，聽之不聰，乃病我心。

與子言孝，與臣言忠，與兄言友，與弟言恭。吉凶榮辱，爲口所起，君子存誠，不妄語始。溫溫恭人，爲德之基，容體必正，顏色必齊。足容宜重，手容宜恭，肩背竦直，步履從容。立不可跛，坐不可箕，折旋中矩，周旋中規。無曰虛器，執虛如盈，無曰虛室，入如有人。將上其堂，爾聲必揚，將入其户，爾視毋昂。入户奉扃，視瞻毋回，户闔亦闔，户開亦開。入國不馳，城上不呼，衣裳齊衰，見之必趨。若有疾風，恐雷甚雨，雖夜必興，不敢安處。

童子之年，不衣裘帛，潔其衣裳，正其服色。冠垢則漱，衣垢則洗，褻衣與衾，不見其裏。不服紅紫，不飾紺緅，服之不衷，致災之由。暑無裸裎，勞無褐袒，蓬頭跣足，是曰放誕。口之於味，人有同嗜，左食右羹，先菜後胾。不可放飯，不可流歠，食不可咤，骨不可嚙。毋揚爾飯，毋刺爾齒，噦羹絮羹，人所共恥。毋投狗骨，毋反魚肉，固獲嗥炙，是曰肆欲。

子事父母，鷄鳴請安，下氣柔聲，問衣燠寒。少者奉盤，長者奉水，沃盥授巾，乃進甘旨。養以鷄豚，膳以稻黍，酒肉將徹，必請所與。疴癢則搔，疾痛則抑，出入扶持，小心翼翼。立則視足，坐則視膝，游目以察，惟恐有失。不敢嚏咳，不敢跛依，不敢唾洟，不敢睇視。親召無諾，急趨其所，執業則投，既食則吐。出則告之，反則面之，出不易方，復不過時。牲無私畜，貨無私貯，不敢私假，不敢私與。敬其所敬，愛其所愛，先意承志，罔敢或悖。父母有過，人子幾諫，諫若不入，孝敬無間。待其既悅，復諫不違，三諫不聽，號泣以隨。父母有疾，飲藥先嘗，冠則不櫛，行則不翔。飲不變貌，食不變味，笑不至矧，怒不至詈。

父母之喪，乃當大事，衣衾棺椁，必誠必備。寢苫枕塊，居於喪次，既殯食粥，既葬蔬食。期年小祥，兩期大祥，中月而禫，酒肉始嘗。毋信浮屠，供佛念藏，毋慕貴穴，逾時不葬。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朔日薦新，忌日陳俎。四時致祭，視死如生，豺獺報本，人胡不誠？陸績懷橘，黃香温被，江革行傭，子路負米。薛包灑掃，王祥躍鯉，伯俞泣杖，黔婁代死。全受全歸，曾子守身，瞽瞍底豫，天下化行。百行之原，在於一孝，凡爾人子，是則是效。

戚戚兄弟，手足之親，兄宜友弟，弟宜恭兄。常則和樂，天倫暢敍，變則急難，外禦其侮。毋好貨財，而傷同氣，難得兄弟，易得田地。毋私妻子，而疏骨肉，婦言不聽，友愛自篤。陳氏廣席，姜家大被，唐建花萼，虞封有庫。弘不問牛，衮不避疾，趙孝争死，伯道存侄。繆彤自責，諸婦釋争；田氏不分，紫荆復榮。斗粟尺布，後悔無及，煮豆燃萁，相煎太急。

長幼之節，人之大倫，侍於先生，必敬必誠。毋蹶爾足，毋撥爾衣，長者不及，儳言何爲？正爾之容，聽則必恭，不可剿説，不可雷同。先生有問，終焉則對，敬陳所見，詞必謙退。請業則起，請益則起，更端而問，對之以禮。君子欠伸，視日早暮，侍坐者出，罔致其釋。侍飲長者，拜受維謹，長者未酹，少不敢飲。尊客之前，讓食不唾，不敢叱狗，駭客於座。尊長逾等，不問其年，鄉人飲酒，出不敢先。道遇先生，拱立毋背，與言則對，不語則退。父齒隨行，兄齒雁行，重任則分，輕任則并。親親爲仕，敬長爲義，凡爾後生，毋敢輕易。

若夫婚姻，萬世之始，先有夫婦，乃有父子。居喪不娶，吉凶異轍，同姓不婚，所以厚别。家之盛衰，由於婦人，凡人擇婦，察其性情。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納采納幣，惟禮是循。親迎以歸，交拜秩秩，合巹而飲，共牢而食。明日夙興，乃見舅姑，三月廟見，禮不可逾。夫婦之親，貴於有别，不共湢浴，不共巾櫛。夫之笥篋，妻不敢兼，夫之楎椸，妻不敢懸。婦無攸遂，中饋維恪，牝鷄司晨，爲家之索。情欲不介，宴私不形，閨門之内，肅若朝廷。臣不二君，女不二夫，一與之齊，終身與俱。不幸夫喪，守節勿墜，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凡爲男女，内外有

秩，外言不入，内言不出。男子入内，中嘯不指，女子夜行，無燭則止。不與并立，不相雜坐，男行由右，女行由左。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受必以篚，無篚則置。諸姑姊妹，已嫁而反，不與同席，不與共飯。男女之稱，其長備異，曰嫂與叔，不通問遺。郤妻饁耕，相敬如賓；言不逾閾，敬姜堪欽。孟光荆釵，少君鹿車，緹縈救父，盧氏衛姑。玖英投穢，凝妻斷臂，董氏封髮，令女割鼻。家人之吉，利於女貞，凡此閨范，可法可型。

朋友之交，列於五倫，勸善規過，以輔吾仁。齒德俱尊，事之以師，志同道合，擇而友之。交友之道，惟淡乃成，甘如醴者，忿怒易生。交友之道，惟敬乃久，謔浪笑傲，難善其後。毋矜勢利，利盡交疏，毋尚意氣，氣衰情渝。毋喜善柔，執袂拍肩，毋事游戲，酒食流連。不盡人歡，不竭人忠，以全其交，慎始至終。不可挾長，不可挾貴，惟德是友，同心共濟。益友當親，損友當絶，善人芝蘭，惡人蛇蝎。士有爭友，令名日灼；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君尊臣卑，萬世之綱；元首宜明，股肱宜良。以忠報國，隨位皆然；大臣以法，小臣以廉。匡救其惡，將順其美，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毋避艱險，毋戀富貴，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論道經邦，輔相太平。可以寄命，可以托孤，一臨大節，死生不渝。孝者事君，弟者事長，慈以使衆，其道無兩。致君澤民，雖俟異時，童蒙之年，早立其基。

弟子之職，首重力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或習乎禮，束其筋骸；或習乎樂，律吕尅諧；射觀德行，御範馳驅；極變者數，記事者書。凡此六者，理之所寓，朝夕游焉，以博其趣。聖賢典籍，大道所彰，以辨威儀，以明倫常。人不讀書，面墻而立，義理莫名，悔尤交集。《小學》一書，做人樣子，兒曹誦讀，當自此始。《小學》既終，《四書》宜知，四子之書，五經階梯。首讀《大學》，規模宏遠；次讀《論語》，立其根本；次及《孟子》，觀其發越；次及《中庸》，微妙以揭。四書既熟，五經可肄。《詩》言性情，《書》道政事。《易》明陰陽，《禮》紀製作，百王法戒，《春秋》筆削。經術既明，乃讀諸史。《綱目》一編，麟經遺旨，辨其興亡，别其得失，酌古準今，以求治術。孔孟既没，宋儒挺生。濂溪《太極》，横渠《西銘》，明道伊川，發微闡精，朱子述之，用集大成。貶黜功利，詆排佛老，繼往開來，厥功不小。五子之書，四子之精，不讀其書，斯道何明？人生十五，始入大學，明德新民，本末攸灼。格物致知，以窮其理，表里精粗，各知其止。人禽關頭，在於意誠，心正身修，明德以明。由是而推，齊家治國，均平天下，至善各得。不習小學，罔識幼儀，欲入大學，而無其基。不進大學，知行未優，小學成功，亦無由收。學有大小，道無異旨，幼習其事，長達其理。少成天性，習慣自然，今日蒙士，他日聖賢。

戒爾童子，不可失時，少不努力，老徒傷悲。戒爾童子，不可助長，譬如行遠，由近而往。戒爾童子，不可佚游，盤游無度，我是用憂。戒爾童子，不可放曠，晉人清談，名教日喪。戒爾童子，勿開侈端，儉入奢易，奢入儉難。戒爾童子，勿生驕矜，月滿則缺，器滿則傾。戒爾童子，勿好諛媚，奉承我者，以我兒戲。戒爾童子，勿逞奸謀，作僞日拙，作德日休。戒爾童子，勿嗜旨酒，狂蕩移人，損生喪守。戒爾童子，勿戀女色，温柔鄉裏，鑠精敗德。戒爾童子，勿貪貨寶，得之有命，求之有道。戒爾童子勿妄生瞋，一朝之忿，忘身及親。勿摘人失，勿言人惡，責己宜厚，責人宜薄。勿護己短，勿飾己非，聞過不喜，如疾忌醫。勿壞心術，勿喪品行，澡身浴德，表裏交正。勿合污世，勿同流俗，經正民興，古道可復。讀書何爲？曰學聖人，稟資雖異，降衷維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學至聖人，盡性而已。人之爲學，須自立志，志之所向，其氣自至。所向維何？必大且遠，天道王道，有末有本。古有程子，不囿小成，十五歲時，便學聖人。伊尹躬耕，樂道有莘，天下己任，堯舜君民。不計其功，不謀其利，無爲而爲，明道正誼。内則爲聖，外則爲王，參贊天地，悠久無疆。舜也何人，予也何人，待人而興，是爲凡民。罔念作狂，尅念作聖，徹始徹終，惟是一敬。

《小學》一書，大法略備，朱子輯之，以覺來裔。内外兩篇，萬世典型，敬如父母，信如神明。爰撮其要，輯爲韻語，匪我之言，古人遺矩。勖哉童子，共相講習，天下風俗，庶補萬一。

張潮《蒙養詩教小引》 古者之教人也皆有其程：人生八歲即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逮十有五年而後入大學。計自八歲以來，爲年者七，此七年中，所學者皆童蒙之事。後世則不然矣，六歲入鄉塾，自《兔園册子》而外，不復更及其餘。其貧者或能爲先生拂拭几案，稍稍温飽之家，即以委之奴僕，不復更親執役，不第爲弟子者不知人生當有此學，即爲師者亦不復知有此教矣。嗚呼，可勝歎哉！夫童子在父母膝前，不無恃舐犢之愛，驕傲憨癡，頑鄙粗率，苟順其性而不爲之制，必且以欺凌尊長爲尋常，犯上作亂皆由于此，故必有以折其强悍之氣，而歸之于醇謹，庶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論語》、《孟子》之所云，《曲禮》、《内則》之所載，當不我欺也。吾鄉胡匏更先生，爲余父執，

著有《蒙養詩教》以訓迪童子，俾入學之年即知尊親敬長之道，與夫服勞奉養之宜，其嘉惠子弟者豈不誠，甚盛心哉！苟以辭章俚鄙爲嫌，吾不知其將以是編供文士之讀耶，抑將以訓童蒙也。心齋張潮撰。

胡肖《蒙養詩教》 立

書生站立要端然，氣象如山學聖賢。下莫參差蹺一足，上毋斜倒側雙肩。擺搖不定應生厭，倚靠難停更可憐。立定腳跟從此始，德容古訓至今傳。

行

行步童年寓聖功，采齊肆夏古人風。周旋曲折循規矩，進退優游守敬恭。若遇親鄰前拱揖，或逢尊輩繼追從。凡人皆可爲堯舜，只在徐行後長中。

坐

坐來端拱肅容儀，養重收心在此時。莫把一身偏左右，謾將兩手戲東西。橫肱礙肘招人惡，蹺足張箕惹衆嗤。記得古人言一句，坐如尸也是吾師。

籠手

緣何舞弄好嬉頑，兩袖垂來欠雅觀。若肯習儀都可學，只消籠起甚無難。手心畧與中心近，右掌開平左掌安。再得從容通禮數，誰人見汝不欣歡？

拱手

須記逢人把禮施，人因拱手作威儀。初逢用此相叅見，臨去還將作別辭。中禮不過令並口，至恭方舉到平肩。少時若未先嫻習，試誦《鄘風》相鼠詩。

肅揖

南北先分左右施，次將兩足立教齊。從心抄滿圓舒翼，近額提高勿過肩。漸次屈來同磬折，從容灣下記頭低。起時尤要身平直，方見趨庭邁等夷。

展拜

拜時叉手要從容，漸漸身灣是鞠躬。跪始左分右屈後，起先右也左伸同。手齊按地方成伏，膝襯扶肱又著胸。直到平身當禮畢，毫無踧踖乃稱恭。

著衣

生人何以異牛羊，上有衣兮下有裳。衣著必先提領袖，袴垂休使露裩襠。頂冠束帶成君子，袒裼昌披是病狂。倘若綻污勤補浣，穿來全不礙端莊。

喫飯

飲食隨時飽便休，不宜揀擇與貪求。若陪尊席毋先舉，便是同行務遜酬。魚肉喫殘須莫反，飯湯流啜最堪羞。遺羹讓果垂青史，飲食之人乃下流。

應對

諸生說話忌聲高，詳緩温柔貴有條。訊問到來猶顧讓，語言未及怎嘮叨。至誠老實爲忠信，謔浪虛浮没下梢。不見巧言同利口，覆家敗事盡渠招。

靜聲

非言非語本無聲，何事聞來卻厭頻。故故嘷痰多嗽咳，常常呵欠没精神。豈關飽後時噫噦，罔顧庭前遍唾津。總是放心收未得，不思何以拜楓宸。

斂氣

人前只管鼻吹呼，定是心粗氣始粗。試奉天君心作帥，自降物役氣從吾。惺惺守去令常在，欵欵調來漸若無。彷彿屏除如不息，肅然端的聖之徒。

寢息

宴息調神自有時，那堪昏睡竟無知。須防面仰令張口，更忌身番作偃尸。蠖屈隈藏呼吸小，龍潛寂靜夢魂怡。窗前若警雞初喔，平旦幾希仔細思。

出恭

諸生領著出恭牌，須擇無人僻地來。若犯日星俱有罪，正當門路亦多災。登牏應記寬衣去，下厠還該浄手回。或是清池令齷齪，喪心無行豈良才。

灑掃

灑掃經儀習在晨，盥盆箕帚奉循循。中堂播水室握水，右手驅塵袂鄣塵。拚則退行先自奧，扱之移聚向當身。莫嫌服事爲人役，從此裁成詣聖神。

事親

父母恩深等昊天，孩童孝順報難全。早晨先起問安否，晚夕還來看坐眠。喫果便思懷顧養，出門須想望雲邊。有時打罵毋嗔怒，更要和顏近膝前。

事兄

兄友弟兮弟敬兄，天然倫序要分明。席間務請兄東坐，路上應該弟後行。食莫占先須遜讓，財寧取少勿欺争。諄諄誨汝無他意，爲是同胞共乳生。

尊師

父生君養分相參，教者惟師恩並三。傳不習乎須日省，道宜尊也始無慚。縱遭撲責心休怨，即代煩勞事亦甘。就養服勤皆古訓，春風時雨細詳探。

處友

朋友之交道若何，少年爲弟長爲哥。同牕共硯須謙讓，立志存心互切磨。勿以善頑爲最契，毋因小失便傷和。至誠好學當親近，戲嫚狂生莫近佗。

見賓

日聽呦呦歌鹿鳴，嘉賓相見即相迎。主人肅客右邊入，客遜主人西上行。拜坐畢時當舉問，酒湯初進合親呈。席終禮送詳賓顧，恭敬周旋在至誠。

讀書

出入躬行力有餘，便當勤讀聖賢書。少年著力中年熟，小字能通大字如。句句咀含風韻美，條條朗悟月懷虛。養成有用真經濟，窮達均宜道在余。

寫字

聖賢經術義何深，盡在書中點畫尋。體辨象形至假借，功多勾搨及摹臨。拈毫運用惟虛掌，先字操持必正心。心正自然令筆正，此言珍重勝南金。

歌詩

詩教功全養性情，性情調洽聽歌聲。勾舒串振倫無奪，生長收藏曲始成。唱和一堂歸大雅，感通天下自和平。孔門點瑟回琴樂，不異颺言韻載賡。

清後期

設學

張文虎《舒藝室雜著甲編》卷下《金山張堰鎮義塾記代畢子筠大令》　古者閭里之塾設之於官，由是以達於庠序，既立之，師矣自閭胥以至州長。又各以其期屬民讀法考其德行，道藝善則書之，惡則糾之。而又於庠序之中行興賢、序賓、正齒位之禮，使人知尊卑、長幼之誼，衣冠、揖讓之文，誠以爲化民成俗莫先於學也。後世制不如古，而義學之制猶近於古之里塾。然貧人所求數與方名而已；而或者猶諱入義學，忍使其子弟日游敖以入於不肖。夫徒以貧爲諱，而不知不肖之可耻，此俗之所以日壞也。昔原伯魯不説學，而閔子焉知周之將亂？不學之敝，其至於此。張堰鎮距金山治南三十里，士商工賈羣萃而處，蓋二百年於斯。挽近俗靡，敝習日甚，往往有棄其恒業，而嬉於淫博者，頑獷之徒，攘臂市肆，以强陵弱，童稚習於聞見，效爲謔浪，亦遂有羣聚叫囂，睥睨自雄者，於乎！不有以維持之，其流失敗壞未有所底止也。咸豐五年，錢廣文熙泰捐資創置義塾，延吴江徵舉孝廉方正董君兆熊爲之師，凡貧無力者，皆得就學。又設立賞罰，以示懲勸；廣置經籍，以備成材者觀覽。意使編户之子，稍知字義，易於就業，而不爲遊手好閑。其有可造之材，則亦不至於湮没。廣文之用心，可謂厚矣。抑予有進者，鄉飲酒之禮尚矣，鄉官講約即周禮屬民讀法之意，今既久不行，宜略放其意而酌減其儀節，以時行之於塾，俾有所觀效。又約：凡往來於塾者，衣冠端肅，言行必擇，如是耳濡目染，恍然知尊賢之可慕，而禮節之不可失，奇邪之可耻，而刑罰之不可冒。其能讀書爲士者，於此始基；或罷而爲農工商賈，亦不至入於不肖；則一閭里之塾，而轉移風俗之幾在是矣。記有之：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而無暴亂之禍。夫事固有作於數十年之前，而效見於數十年之後者，廣文其有意乎？廣文介海寧李善蘭茂才屬爲之記，予老且病，而胸中怦怦，時有不得已於世者，遂略言之。若夫究其端緒，則茂才其聞之矣。

馮桂芬《顯志堂稿》卷三《珠里義學記》　三代之制，大學小學之外，又有鄉學。《王制》「虞庠」注：周立小學於西郊，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學記》曰：「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但出黨與遂者，舉錯之詞。注：「術當爲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是知近而鄉，黨族閭比，遠而縣，鄙鄭里鄰，無地不有學。宜乎政洽世昌，大治濯俗，觀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嬴政肆毒，與井田、封建、宗法一切棄之。歷漢至宋，千有餘年，學校之制，始大備。顧國學、郡縣學而外，不聞有小學、鄉學，蓋古制亦僅存矣。於是乎書院、義學之設，始有功於天下。攷《尚書大傳》云：「大夫、士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又云：「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鄭注：「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是一里之中，小學有二。要而論之，黨庠州序，鄉校爲鄉學中之大學，如今之郡縣學，右塾、左塾爲鄉學中之小學。右塾如今之書院，左塾如今之義學。書院以造成材，義學以養童蒙，一也。而義學於鄉里尤重。珠里爲松江府青浦縣大鎮，義學之制尚闕。王蘭泉侍郎、王珠淵明經，皆有創建之議，訖未果。道光中文學張君掃花，慨然興作，捐上腴若干畝，遂潰於成。亦可謂勇於爲義者矣。幸際文明之世，立賢無方，士起家田間，致位卿貳，所在多有。余所識某侍郎，以氣節文章名天下，而其始實義學中人。松郡人文淵藪，吾知是學既興，必有孤寒崛起，訖奮於庸者，張君之澤遠矣哉！君從子承恩，諗余爲記，以道諸石如右。

《江陰縣志》卷五《江陰三官義塾碑記》　余丁卯秋權篆澄江，見窮檐子弟有

清秀者，非役樵蘇牧豎，即荒戲無度，急思設法教道之，使質美者可以造就，愚鈍者亦不至不識之無，是非設義塾不可。查城鄉舊設本不多，兵燹後鮮有重興者。亟爲籌款建立其六十餘處，并撥不列祀典已毀之廟産，各歸各鎮以充塾費，邑得三千數百畝，是亦化無用爲有用也。三官鎮向有三官廟，粵匪之變毀於火。竊謂重葺而龕神，不如改塾而設教，且爲講鄉約之所，則崇實學即以敦風化，而何懼民之見異思遷也。爰請楊茂才敦詩諸君任其事，撥廟田若干畝作經費，用不敷又向鎮中集腋焉。鳩工未竣，余奉檄調署京江。閱一載，楊子來謁，告塾落成，并示以圖，堂廡庭階，位置井井，所列條約，亦周詳妥貼。行見發蒙養正，羣欣馬帳之傳經；□摩漸仁，無異虎門之讀法。從此人文蔚起，風俗敦龐，余實有厚望焉。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四《平涼縣王令啓春稟設義學條規由》

塾師非僅因安置寒士起見，興教非僅因文章科第起見。古人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次第節目一定不可易，故小成、大成各有規模，經正民興，人才從此出，風俗亦從此厚矣。覽諸生所陳義學條規，鮮有見及者。須知自灑掃應對，至希聖希天，下學上達，皆是一貫。今日入塾童子，先宜講求《幼儀》、《弟子職》，而歸重於《小學》一書，方爲得之。薛文清公有云，《小學》一書吾終身敬之如神明，以其爲作人榜樣，表裏精粗，全體大用，無不具也。可録此批示之。准設義學六處，所需《小學》諸書，候飭駐陝局購到頒發。餘如議。

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卷二五《江氏義塾記》 江忠烈公祠既成，其弟達川、幼陶復謀構學舍所居之旁，以教其族人，曰：「先贈君閔族人向學者少，欲爲此而未逮也。忠烈公實言之，敢無敬承其志！」夫古昔聖賢所以必務使人興起於學，豈將以爲富貴利達之資哉！其澤之躬而耳目見聞之途正，其措之事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誼明，其教之成而風俗變而淳美，其才之廣而天下國家之事任焉而皆宜。故夫學之爲術，極天下之繁賾而不可終窮，而其本在於忠孝仁義。忠烈公以義勇爲鄉人倡，田夫販豎，皆知感激奮發，以急國難。國家德澤入人之深，至此而益見，而亦忠義之蘊於人，彌綸旁薄，自然而愾於天下者也。而忠烈公於此急欲開以問學，將自其族之人以達於其鄉，其意以爲忠孝者，生人心者也，而是非得失之辨，語默動靜之宜，受成於古人焉，而後沛然不疑於所行。江氏義館之設，以惠其族人也大矣。夫將明先王禮義之教以淑人心，文教明而人才懋焉。將求之文也，文愈盛而士氣日囂，忠孝之誼將薄。故道莫著於明倫而莫先於廣識。識定，則持之爲有故而發之爲有本。居鄉而化，當官而理，聰明廉潔而可以益其才，武健椎魯而可以善其用，此忠烈公之志也。江氏以是爲學，吾見其才之成，大且多也有日矣。爲之記而推明賢聖立教之旨，以眡其族之人，俾知所先務，爲幼陶兄弟之一助焉。

俞樾《春在堂全書・襍文六》《壽氏勸學堂義塾記》 《小戴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然則家之有塾，由來久矣。近世士大夫亦有設立家塾者，而其所以爲教，則惟是應舉之學，八比之文，八韻之詩而已。昌黎云：「文章豈不貴，經訓乃留畜。」今之人殆未聞不留畜凶之義乎！暨陽壽氏大族也，始以多田，富甲一鄉，田田相挐，千畝者百，號壽十萬。自前明嘉靖以後，科第蟬聯，入直玉堂，出乘軺軒，後先相望。其裔有梅契茂才者，詁經精舍之高材生也。與其諸長老謀，謂吾族近年來稍稍不振，欲振起之，舍學無繇。乃創建壽氏勸學堂義塾。廣置書籍，延訪明師，課子弟以經史詞章，即時文襍著罔有不備，而其尤重則在治經。美哉斯舉乎！可謂知本矣。雖然治經必先識其門徑，請粗言之。治《易》勿信先天後天之説，治《書》勿信僞古文之説，治《詩》勿從後儒之新義而廢小序之古義，治《禮》勿厭鄭而喜王，治《春秋》勿廢《公》、《穀》而從《左氏》，如此之類。梅契從吾游久，聞之熟矣。請歸以語其子若弟，俾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學成之後，神而明之，或不必拘守此説。然其始必以此爲教，譬猶正朝夕者，必視北辰也。誠如是，吾見數十年之後，浙東之言經學者，必以暨陽壽氏爲淵藪矣。

《清會典事例》卷三九六《禮部・學校》 各省義學。順治九年題准每鄉置社學一區，擇其文義通曉、行誼謹厚者補充社師，免其差役，量給廩餼養贍。提學案臨日，造姓名册申報查考。十五年題准土司子弟有向化願學者，令立學一所，行地方官取文理明通者一人充爲教讀，以司訓督，歲給餼銀八兩，膏火銀二十四兩，地方官動正項支給。

康熙二十五年議准社學近多冒濫，令提學嚴行查革。四十一年議准京城崇文門外設立義學，頒賜御書「廣育羣才」扁額。五城各設一小學，延塾師教育，有成材者選入義學。計義學、小學每年廩餼共三百兩，於府縣按月支給。四十四年議准貴州省各府州縣設立義學，將土司承襲子弟送學肄業，以俟襲替。其族屬人等並苗民子弟願入學者亦令送學，該府州縣復設訓導躬親教諭。四十五年議准貴州省府州縣衛俱設義學，許土司生童肄業。頒發御書「文教遐宣」扁額，奉懸各學。五十二年議准各省府州縣令多立義學，延請名師，聚集孤寒生童，勵

志讀書。五十四年諭：「朕每年春行幸水濱，近見民生粗安。但移風易俗莫過讀書，況畿輔之地，王化所先，宜窮鄉僻壤皆立義學。該撫即徧示莊村，俾知朕崇文好學深意。」五十九年議准，廣西土屬共十五處，各設義學一所，該撫選擇本省之舉人、貢生學品兼優者，每屬發往一員，教讀土屬願學子弟。如有文藝精通者，先令就近流官州縣附考取進，其名數俟該撫酌量人文多寡定額，具題定議。至義學師儒果能興行教化，人才蔚起，該撫據實保薦，酌量議敘。

雍正元年諭：「各直省現任官員自立生祠書院，令改爲義學，延師授徒，以廣文教。」又議准，州縣設學多在城市，鄉民居住遼遠，不能到學。照順治九年例，州縣於大鄉鉅堡各置社學，擇生員學優行端者補充社師，免其差役，量給廩餼。凡近鄉子弟年十二以上、二十以內有志學文者，俱令入學肄業。仍造名册，於學臣案臨之日申報查考。如社學中有能文進學者，將社師從優獎賞。如怠於教習，鑽營充補，查出褫革，並該管官嚴加議處。三年議准，雲南威遠地方設立義學，令彝人子弟有志讀書者入塾誦習。又議准，貴州省各府州縣設立義學，嗣後苗人秀良子弟情願讀書者，許各赴該管府州縣報名，送入義學，令教官嚴加督察。五年議准，雲南省東川府土人設立義學，擇本省貢生生員熟習風土、品學兼優之士，令其實心教誨，俟教化有成，其教習貢生生員，該督撫酌量獎賞。八年議准，四川省建昌府僻處邊隅，復有熟番雜處其中，蠻童不解官音，塾師不能譯語。嗣後於漢境內擇大村大堡，令地方官照義學之例捐建學舍，選擇本省文行兼優之生員延爲塾師，令附近熟番子弟來學，日與漢童相處，薰陶漸染，宣講《聖諭廣訓》。俟熟習之後，再令誦習經書。其應需經書食用等項，由該撫照例備辦，毋得派累里民。俟熟番子弟學業有成，令往教訓生番子弟。至熟習通曉之後，准其報名應試，該地方官照例收考，申送該學政應歲科兩試。其鄉學塾師照烏蒙設學之例，以六年爲期，如果教導有成，作爲貢生，如三年無成，將該生發回，另行選擇。十年議准，湖南省永綏六里，每處設立義學二所，令苗童入學肄業。每所延師二人，在乾、鳳兩廳所屬苗生中，擇其謹厚讀書，通曉文義者，令其教導苗童，宣講《聖諭廣訓》，使苗童漸知禮義，然後課以經書。至建立學舍及塾師每年應給廩餼等項，即於本省公費銀兩內酌量動支。十三年議准，廣東省凡有黎猺之州縣，悉照連州之例。多設官學，飭令管理廳員督同州縣於內地生員內，選擇品行端方、通曉言語者爲師，給以廩餼，聽黎猺子弟之俊秀者入學讀書，訓以官音，教以禮義，學爲文字。每逢朔望，該學師長率其徒衆，親詣附近約所，恭聽宣講《聖諭廣訓》，申明律例，務令通曉，轉相傳誦。俟其觀摩日久，漸通文字，該督撫另行酌量題請設學，以示鼓勵。又議准，廣東省潮屬地方，於設立約正、直月之外，照黎猺設立官學之例多設官學，仍飭令地方官於該村附近生監內，另選學行素優者爲師，酌量給以廩餼，聽零星村落之子弟入學讀書，訓以官音，教以禮義，學爲文字。飭令該地方官不時稽察，務期實力奉行。

乾隆元年議准，令順天府尹轉飭大興、宛平兩縣，清理義學基址，酌量擴充，葺舊建新，俾無力讀書之士得以聚處。該府尹遴選文理兼優之士，延請爲師。凡願就學者，不論鄉城，不拘長幼，俱令赴學肄業。其中有奮志讀書而貧乏無力者，該府尹酌給薪水以成就之。至建修房屋、師生膏火等費，即於存公銀兩內酌量奏請。並令該府尹查勘所屬官地量撥數頃，以資逐年之用。二年議准，貴州省地處偏僻，或有未經設立社學之處，再行文該督，遵照定例，飭令州縣官酌量舉行。至量加廩餼，動用錢糧，令該督隨地酌辦。又議准，福建省語音不正，屢經設法教導，而通曉官話者寥寥無幾。嗣後該省各府州縣原立義學，務令延請官音讀書之師實心訓勉，毋得視爲具文。五年議准，貴州省除古州、八寨、威遠、永豐、册亨、羅斛等六處當設立社師，其大小丹江、清江、舊施、秉擺頂等處均速飭設立外，所有長寨、大塘、水城、都江、三腳坦、荔波縣、凱里、松桃、丙妹、朗洞、台拱、邛水、柳霽等處，各設社學一所。永從縣在城在鄉，設立社學二所。於附近生員內，選擇文行兼優者令其教導，照例以六年爲期，果能教導有成，文學日盛，將訓課之生作爲貢生。如三年尚無成效，發回另行選擇。仍令駐紮該處之同知、通判等官不時稽察。至修建社學，令該督轉飭地方官酌量辦理。其社師每年各給脩脯銀二十兩，統於公費銀內動支，入於該年册內報銷。並令於學政案臨之日，將各學師生姓名造册申覈。七年議准，廣東省崖嶺等七州縣，各於黎洞相近之區設義學一十三所，擇本地品學兼優之貢生、生員，令其實心教誨，每年各給脩脯銀二十兩，統在公項內支給。如黎童有能識字成誦者，量賞紙筆。三五年後，果有能通文義者，該督咨明禮部，移送學臣，照苗學之例另編黎字號考試，每州縣録取一名，許其一體鄉試。其課讀之貢生、生員，著有成效者，獎以扁額，如虛糜廩餼有名無實，地方官即行斥逐。十年議准，湖廣城綏九峒，並青坡司徭寨等十處，各於適中之地設立義學一處。於所屬生員內，擇其文行兼優者充補館師，以司教讀，每年各給廩餼銀一十六兩，在地丁銀內動支。應需館舍，查明絶產房屋撥給。十一年議准：四川省三齊等三十六寨番民，歸隸茂州

管轄。該寨番民如有子弟秀異通曉漢語、有志讀書者，即送州縣義學從師受業，如果漸通文理，照土司苗傜子弟應試。十六年議准，貴州省苗疆設立社學，士子稍知自愛者不肯身入苗地設教，難收化導之效。其社師已滿三年者均以無成陶汰，未滿三年者屆期亦以無成發回，漸次停撤。歲科兩試仍與漢童一體合考，不必分立新童加額取進。學臣考試，不得以粗淺之苗卷濫行録取。二十六年奏准：雲南省各府州縣，每年將義學師生姓名、館穀脩金額數、有無教習成效，各於年終彙報學政，以憑查覈。其延請教習如係舉人、副榜、拔貢、廩貢四項，聽各延請册報外，其生員飭令該教官將文理優通、品行純篤者保送地方官，該印官覆加訪覈親試，然後延請。仍令該教官不時稽察，如有荒廢學課生徒游蕩者，隨時呈報本府州縣，即行更換。其歲科兩試，即照籍貫經書格式，將係某處教習註明卷面。若該教官濫將無學行之人混行充選者，聽學臣記過，咨明督撫存案。其教習文理優長而又董課有成效者，亦聽學臣隨棚量加獎賞，以示鼓勵。其別途初學之輩不許延請。四十一年奏准，熱河等七廳，每廳各設義學一處，延師訓課，每年酌給束脩銀一百兩，膳金六十兩，夫役工食銀二十兩，共銀一百八十兩。統計熱河等七廳，每年應需銀一千二百六十兩，在該處新墾地糧及各廳徵存糧内通融支給。又奏准，熱河廳義學一處，支給膏火生童二十名。喀喇河屯等六廳義學各一處，每處各支給膏火生童十五名，每名月支銀一兩五錢。除正月、十二月停給，計每名歲支銀十五兩，七處共需銀一千八百兩，於各廳徵存銀内動支。四十五年議准，烏魯木齊愷安城巡檢舊署作爲義學，使兵民讀書習射其中，仍令該都統實心經理，俾有成效。

道光二十八年議准，湖南省新甯縣各傜峒向多庵觀，地處偏僻，每易藏姦，飭令該州縣查明拆毀。仍酌留數處改設義學，延師教讀，俾蠻峒蚩氓蒸蒸向化。咸豐十年奏准，陝西省咸甯、長安、醴泉、鄠、同官、涇陽、藍田、咸陽、興平、盩厔、三原、大荔、華、鳳翔、郿、隴十六州縣，酌擬設立回民義學九十四處，舊有義學從新整理三十九處。光緒十年覆准，哈密所屬設義學五堂，吐魯番所屬設義學六堂，庫爾喀喇所屬設義學四堂，庫車所屬設義學五堂，阿克蘇所屬設義學五堂，烏什所屬設義學三堂，喀什噶爾所屬設義學五堂，瑪納巴什所屬設義學三堂，英吉沙爾所屬設義學三堂，葉爾羌所屬設義學七堂，和闐所屬設義學四堂，巴里坤所屬設義學四堂，奇臺縣所屬設義學四堂，濟木薩所屬設義學三堂，阜康縣所屬設義學二堂，迪化縣所屬設義學六堂，昌吉縣所屬設義學二堂，綏來縣所屬設義學四堂，呼圖壁設義學二堂。共計七十七堂。每學月給束脩等項銀十二兩，一切雜款在内。嗣後義學經費在房租雜税内動支，按年報部查覈。

劉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九《義學章程》 社倉養也，社學教也，社倉社學相表裏。給諫戈靖、侍御章乃畬條奏，穆廟時皇太后訓政，諭旨也，鄙人承人之敗，敬謹奉以周旋，竭蹶十年，爲有倉之天閣村築城三面，而訟事起，予知倉不可爲矣。急設社學六，而訟大興，天閣村之社學竟被攫去。倉贏於舊者鉅倍，强横瓜分。餘社學五，有扶風、醴泉者，倉之中借振餘銀生息甚鉅，前曾懷清方伯主之也。一方伯所轄又分畛域，是鄰縣皆異國，將陝又爲九十六小國也。倉既以訟終，學能保無訟乎？馬莊鎮已先之矣。慮不周於始，弊即伏於中，訟且延於後，予懍懍矣不解。今人好與朝廷之教養良法爲敵，必破敗之而後快者，獨何心也。謹擬章程如左：

一、咸陽馬莊鎮魏家泉，扶風午井鎮，醴泉煙霞洞，各領粟一百石，咸陽西陽村，領麥五十石，作爲義學經費之本，任從管事人籌謀生息，每年延師，只准用息，不准動本。

一、天閣村義學經費被人奪去，今管事人設法支持，帳應一律會算，其經費俟後設法籌足。

一、社學由天閣村辦起，理宜以天閣村爲各學總會。今經費既不能支持，即以醴泉煙霞洞之復邠學社爲總會。每歲二月十六日爲孔子忌辰，各學管事及學師各帶先一年之帳，齊集會算，並議教法。八月二十七日爲至聖誕辰，亦如之，議定來歲各學之師。

一、此次經費麥石均已變價，惟變價之時遲早不同，故價多寡不同，此後算帳，即以所變之價，爲義學經費之本。待至年豐穀賤，各學均宜設法陸續積麥，能無損於錢本，而復積有原本麥石爲最要。

一、各學均立底帳二本，流水帳一本。底帳一存各學，一存總社。前寫序，每值算賬之期，各管事俱攜流水及底賬至總社清算。是日祀至聖畢，各管事互算其賬，算清互出總結於底簿，先書原本錢粟若干，得息若干，束脩及各項開除若干，實存原本及餘息共若干。第幾學管事算，第幾學館師書，各畫手押，社長蓋合縫戳。一繳各管事帶歸，一存總社。

一、學名復邠，起於甲午後，蓋欲救中國之貧弱，非合士農工商爲一不可也。周世有狄患，周之興乃在《七月》一詩，邠之風俗、邠公之政，邠民之學爲之

也。今各學均名復邠。凡與義學諸君均須心存此意，必使吾鄉風俗復如邠風之舊，庶不負含羞忍辱、犯難興訟一番苦心。

一、周以農立國，其實兵農工商並重。古之所謂士，即今之所謂兵與吏，故選士以射，曰虎賁之士，脱劍曰士。兵之《管子》士鄉十五，即公與高國所將之三軍，後世稱在軍之人曰士卒，是有兵學也。周公多材多藝，《考工記》述周公之考工，必是周之遺制，爲周公時攻工者所記，是有工學也。《酒誥》「遠服賈」與「藝黍稷」並言，太公治齊以勸女工通魚鹽富强，是有商學也。獨不聞有記誦詞章之學。且士者事也，謂治事之人，則學者治事也。除兵吏農工商而外，人生更治何事？今學名復邠，管事及學師須力振兵農工商之實學，力除記誦詞章之陋習。

一、既以兵吏農工商爲學，教其子弟，即不得擯兵吏農工商之人於學外。擬各學均於朔望祀至聖，館師主祀，管事及鄉人率子弟陪祀，行禮畢，師講説至聖創教實事一二條，隨引《上諭廣訓》一二句演説之，總以切其鄉之風俗爲主。是日師停功課，童子習舞習算者演測量。

一、凡設義學之處，幼童八歲即須入學，習幼學。識字、演算、習禮、學樂。

識字功分四層。先審音，即是學等韻。聰明者一月可畢，鈍極不過三月。

次辨形，先認字典部首，次摹古變楷，次獨聲次字。原此時童子須自習書，凡所認字均須自書，師須以俗話講解，其解即令自書於册。次明訓，辨形時，凡名物實字大半已識，所餘不多，此時當認活字，如文武先後等字多爲指事、會意字，而假借尤多，訓解須極淺，不用文義，此即是習語。凡解一字，弟子即將師語寫於册，約及一年，口中所説，筆下均能寫出矣。次屬文。其淺者是活字、實字相加，深者是欲幼童明白，虚字之用即將前所解之俗語改爲文言便是。

演算功亦分四層。先知數，由一至十百千萬之數，權衡度量道里，曆數之名，兼及外國權衡度量同異及加減法，均半年可通。次通數，九章及元代各術，約三年可通，元代習淺近者。次測量，先習測地遠近高深，次即測天。次繪圖，測量時即須學繪圖，先由小而大。習禮。學規、入學禮、晨昏儀、講授儀、朔望儀、賓客儀，使童子循行，必須一一講明，使知其法必如此者用意何在。

學樂事分二項。一爲歌，古人誦讀皆謂之歌，凡欲人記誦必有韻，故孔孟謂詩爲誦。古者以樂官爲稚子師。樂德之後教以樂語，即教子弟所學之事之歌括也。故夫子聞武城絃歌而笑，而子游對以君子學道，小人學道，可知所歌之詞，皆是道藝語。如今之讀《四書》、《五經》也，古人讀書必如今佛家誦經，用樂器助聲，尤易成誦，而童且樂爲之。今擬童子八歲入塾，後凡識字知數習禮能爲歌括者，皆編成淺歌，以代記誦之勞，但必須已習其術，明其文，方讀而歌之。一爲舞，《禮記》大武之舞，其擊刺與《周禮》夏官大閱同。是樂之分歌、舞，即今文童之讀書，武童之習射也。故古者之學能使愚者明，柔者强。今擬幼童先習體操，次演鎗以爲號令，次演舞以習步伐。

以上四端，除識字之屬文，演算之通法，以及歌括之隨時增益，非童蒙所能遽通，餘皆易能。至識字明訓，能將自家語言寫出時，即宜以俗言講讀《論語》、《孟子》、《孝經》，一日能講若干，即讀若干，不責能背誦，但責能聽師語，自家寫出明白，不責强記，自然能記矣。

一、古者童子十歲出就外傅，今之十一歲也。此年當甄别各學幼童，師具各課程册會同管事面試，總社派一人來監之。《論》通順，即爲能屬文，算數能加減乘除，習禮能精守學規不犯，嫻習禮儀，體操勤，步伐整齊者爲上，可令全習《五經》爲道學政學之選。其不能屬文而以俗言説《論語》尚可通曉，算術粗曉，體操亦可，守學規不輕犯者爲中。仍令補足習算、屬文等功課，察其姿質所近，兵農工商各學，令其專習，《五經》則擇要讀之。若識字不能明訓，演算不能乘除，守禮不能解其義，學樂不能記歌詞，習舞不能嫻步伐，此則爲下。然父兄不姑息使曠功，師長不鞭朴使畏學，世固無此不慧之姿質。若有之，則周子之兄不辨菽麥者矣。

一、童子習學放鎗，非空放鎗也。當以鎗爲社學師之號令，每日派一學童司之。早起放幾鎗，開學房門；早膳放幾鎗，午膳放幾鎗，童子各還家喫飯；夕放幾鎗，童子還家宿。願上夜功者然燈，讀至二更，放幾鎗均息燈，即寢。

一、十歲所入之學，此爲古之閭胥里門之左右塾，方爲入小學，此時學不分等級。前云上、中、下者，何也？曰將視童子之姿質以爲教也。中下之姿當擇要讀《五經》，如《詩經》可讀切鄉閭風俗日用之篇，《易》讀《大象》，《書》讀《禹貢》《洪範》，《禮》讀《曲禮》、《少儀》、《内則》、《三年問》、《儒行》等篇，《春秋》可以不讀。凡所讀之書，皆先講明白，童子將先生之語録出，了然於心，再行讀去，約三五十遍即止，亦不背。先生考核，只問其能解與否，能解即爲已通。此説出於柏厚甫，已令其節選《五經》矣。

一、識字等法，總社當編爲專書，發各學遵守。

一、各學應用家具、書籍、天文、地輿圖、歷代帝王世系表，均宜隨時置備。

一、各學均出銀五十兩，合立復邠工藝廠，創造新式農桑機器，成一器先發各學。

一、工藝廠現造成紡線器，俟使用精熟，即發各學教婦女使用，所得之利，即用以興女學。

一、遇聖會之日，各管事即同清算工藝廠之賬。

一、此次所擬各條萬不能詳備，日後遇有窒礙，同社之人公同商議添改。

《上海縣續志》卷一一《育材書塾》 南洋中學，原名育材學堂，在大東門內王氏省園。光緒二十二年邑人王維泰創建，分正館、備館兩級，正館課程爲經史、詞章、掌故、算學、化學、英文等科，備館專重中文兼課英文、算學。二十七年訂立中學課程，規定畢業期限。兩江學務處派員調查，改名南洋中學。三十年辦理商約事務大臣呂海寰檗案奏請傳旨嘉獎，三十二年奉準，三十三年總督端方歲撥補助費四千二百元，三十四年購外日暉基地十八畝有奇，建築校舍，遂遷焉。

鍾天緯《上海三等學堂·一九〇三年公塾原啓》 竊維學校之設，在上者但能開其端，不能竟其緒，必須閭閻自爲之謀，方能垂諸久遠，自西學大行，國家已設同文館於京都、廣東、江寧、水陸師學堂於南北洋，廣方言館於上海，自强學堂於湖北，其餘各省如醫學堂、實學館等尤爲林立，而收效則鮮者，皆因國家提倡於上，而百姓不響應於下也。欲期國富兵强，人才輩出，則莫如令民間廣設小學堂，使閭閻家自爲學，人自讀書，子弟勝衣，即勒令入塾，則於自强之道思過半矣。緯家居無俚，曾倡新法教授議，頗爲經蓮山太守所擊賞，轉呈盛杏蓀觀察，亦甚以爲然。適蓮翁與施子英諸公在高昌廟東市創設公濟堂一所，因蝸居與堂壁鄰，囑就近代爲照料。緯自揣才疏學淺，素未厠善士之林，堅辭不獲，勉領管理義學，一門咫尺之間，尚易監察，或能收坐言起行之效。奈今歲爲期甚促，勉開蒙館三塾，將來經費稍充，尚擬開設六塾，遴選六塾中俊秀拔入經館。二塾兼課英文，俟學有成效，即送南北洋大學堂，此亦諸生一騰踔之路也。因妄擬章程數十條，俾大而通都大邑，小而僻壤窮鄉，皆可援照辦理，未始非牖下書生報國之一道也。時光緒二十二年二月朔日，鍾天緯謹啓。

《上海三等學堂·三等公學總章程》 一、本堂所設公塾，分蒙館、經館二種，實皆外國之小學堂也。若依南北洋頭二等大學堂言之，經館可名爲三等學堂，蒙館可名爲四等學堂。德國比户讀書，日本通國設學，其實皆此種學堂也。今擬在上海高昌鄉先開八塾，以導先路，俾一邑一鄉，皆可仿照推行，官商紳富，皆可捐貲開辦，費輕易舉，無藉乎官帑幫助也。

一、蒙館以識字明義爲主，自八歲入塾至十歲爲止，其習三年，必先通字義而後讀書，有三千個音義爛熟之字，有九百課由淺入深之書，以此先立根基，則將來華文洋文皆一以貫之矣。

一、經館以讀經書爲正，習西文爲輔，由蒙館滿期，學生選拔入館，年則自十一歲至十三歲爲止，共習三年，務令中國四書五經無不貫串，史鑒輿地亦皆通曉，洋文亦已窺門徑。凡在別館讀書華洋文義并通，造詣已深，亦可驟陞此館，惟年過十五歲者不收。

一、經館學生必須習洋文三年，方可咨送二等學堂，惟姿禀有高下，功夫有淺深，故考入班次，難以預定。

一、小學堂一鄉一邑隨處可設，或借廟宇，或賃公所，或并租賃民房，不必另造公塾，以省經費。

一、小學堂大半係民捐民辦，則辦理之人，不必定用委員，只須地方紳士，略知西學門徑者，亦可駐堂總辦一切，攷核功課，收支銀錢等事，均歸其經理。如無總教習，則教習勤惰，學生優劣，亦歸該董兼攝。

一、小學堂以延聘教習挑選學生爲最大關鍵。總辦不得瞻徇妄舉。

一、小學堂蒙館專習華文，毋庸請洋文教習。惟經館生每四塾應請洋文正副教習兩位，如初年未滿額，則暫請一人亦可。如該教習學業充足，授教盡心，則薪水逐年增加，惟無保舉。

一、小學堂漢文教習，蒙館每塾十二名，經館每塾八名，今兼習洋文，則每一洋文教習至多可教三十名，分爲兩班，每禮拜一、二、三日教第一班，四、五、六日即教第二班。

一、蒙館學生以八歲爲度，專識字義。經館學生以十一歲爲度，專讀四書五經兼習英文。以上兩館，皆專作策論，不作八股試帖功夫。

一、無論經館蒙館，原擬均收走讀，惟挑入經館後，或有聞風遠來者，酌量房舍寬窄，擬收附笈數人，貼膳下榻館中，每月收脩膳洋五元，以資津貼。

一、無論蒙館經館，每日功課均記分數，月終彙計，核定殿最，以行其賞罰，蒙館首名獎洋若干，經館首名獎洋若干。

一、凡經館學生資質可造者，未便任其半途而廢，應由其父兄訂立合同，言明年限，如不滿期而去者，酌罰若干，如無力者由善堂酌助。將來送入南北洋二等學堂者，仿徐家汇教堂例，亦由善堂津貼脩膳。

一、洋文教習每七日休沐一次，師生皆可出外游玩。華文教習每月放假三天，無定期。如有婚喪大故，須請人權館，將來師範學堂辦成，必須請師範學堂之人，不得外請。

一、每塾額定諸生，如額外多收數名，教習一人精力不及，只能再添幫教，歸正教習節制。

一、洋文塾師須學貫中西兼精算學格致，曾由大學堂出身給過考憑者，方能應聘。

《通藝學堂章程・刑部主事張元濟等呈請設立通藝學堂文》 刑部主事張元濟、工部主事夏偕復、內閣中書陳懋鼎、內閣中書王儀通呈，爲援案設立通藝學堂，講求文字術藝之學，懇請奏明立案事。竊維時事多艱，儲才宜亟，迭經中外臣工條奏，欽奉諭旨，推廣各省學堂并令官紳集資創辦。凡有知識，人人思奮。本年正月，職等聯集同志，分籌款項，于琉璃廠賃居民房，延聘教習，先習外國語言文字，業經具呈聲明，并蒙發給同文館書籍各在案。數月以來，悉心研究，覺其條理之密，孳乳之蕃，字句之後先，詞氣之輕重，例繁類雜，融貫爲難，自非深於華文，無以究洋文之精奧。又其推算之學，格物之理，制氣尚象之法，體國經野之規，各有專門，足資借鏡，而非博通中國古今之沿革，亦無由考求而得其會通。向來士族儒流多鄙視別國方言爲不屑，而習攻翻譯大抵閭閻寒賤、性識闇鈍之人，毋惑乎互市數十年，欲求一二通達中外文字學術之人，而寥寥罕覯也。職等設立學堂，來學者多係京員及性質聰穎之官紳子弟，其於中學均已具有規模，現在定立課程，先習英文暨天算、輿地，而法、俄、德、日諸國以次推及。其兵、農、商、礦、格致、製造等學，則統俟洋文精熟，各就其性質之所近，分門專習。一俟籌款稍充，再行延洋教習，廣購儀器，分建藏書、譯書等館，以期考核精審，溫故知新，并遵照光緒二十(一)(二)年五月總理衙門議覆刑部侍郎李端棻推廣學校章程，選派優等學生游歷外國，擴其才識，或再入各國大學堂肄業，期底大成。伏查二十一年十二月，總理衙門議覆御史陳其璋推廣學堂一摺，準令官紳集資創建，奏明辦理。今試設半年，規模漸立，來學日衆，自應援案呈請具奏。惟是風尚初開，向學伊始，若不稍加獎勵，無以鼓舞人才。而教習一途足以勝任者，本難多得，各省學堂爭相延訂，而此間限於經費，脩脯歉薄，欲得博涉多通之士以爲師資，於事尤爲不易。查上海廣方言館廣東同文館高等學生，均經總理衙門隨時調考，優者保獎留館供差，將來學堂所有成業學生，有情願投效同文館者，可否援照此案，準其隨時報名，積有人數，即由總理衙門、同文館定期調考，分別録用。又查本年二月總理衙門議覆安徽巡撫鄧華熙籌添學堂一摺，準令所聘教習仿照十八年新疆設立俄文館章程，三年期滿，著有成效，有官人員，保加升階。無官人員，比照同文館作爲翻譯官，再留三年，始終不懈，準以府經歷縣丞歸部銓選。將來學堂所聘教習，可否援照此案，三年屆滿，請由總理衙門考驗確實，一律獎叙。如蒙允准，則教者自能實心指授，而學者亦必日起有功，似於育才之道，不無裨益。所有設立學堂，漸有端緒，應請奏明立案，乃援案懇予獎勸等情，理合具呈吁請，伏乞恩准施行。謹呈。

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通藝學堂章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臣衙門於本年正月間，接據刑部主事張元濟等呈稱，聯合同志，分籌款項，賃房開館，學習西國語言文字，請發給同文館書籍等因，當經照準撥給在案。茲於八月二十四日復據張元濟等呈稱設立通藝學堂。【略】今試辦半年，規模粗立，來學者衆，自應援案呈請具奏，并援案請將學堂教習比照成案，酌給獎叙。暨學堂成業學生仿照廣方言等館學生例，調考録取等因。臣等查近日中外交涉事宜，條目日繁，需才益亟。僅恃臣衙門之同文館，上海之廣方言館，廣東之同文館，及南北洋閩廠學堂數處，學生有限，誠不足應各省之取求。前議推廣學堂，通行各省，而官紳創辦尚屬寥寥。該員等居京師首善之地，籌款設立學堂，自行講習，造就人才，留心時務，志趣實屬可嘉。其所請酌獎教習一節，應比照安徽成案略與變通。擬俟三年期滿，著有成效，由該學堂出具考語，稟由臣衙門核辦。有官人員准其保加陞階；無官人員準其作爲監生一體鄉試，再留三年，始終不懈，准以府經歷縣丞歸部銓選。其成業學生情願投效同文館者，應准其隨時報名，聽候調考。惟必須由該學堂出具憑單，將該學生所習何業，成就、分數、考試等第，詳悉注明，由同文館查核再行調考，以防冒濫。

《通藝學堂章程》 宗旨

第一條　國子之教，六藝是職，藝可從政，淵源聖門，故此學堂名曰通藝。

第二條　欲開風氣，必先首善，欲宏造就，必資儒流，故此學堂設於京師，以待搢紳與其子弟之有志於此者。

第三條　歐美勵學，新理日出，未知未能，取資宜博，故此學堂專講泰西諸種實學。

事業

第一條　現在先習英國文字，俟款充人衆，再分設各國文字學館。

第二條　所講之學務，存階級通理達識爲先，術藝次之，而以達於從政，專對四方爲歸宿。現在先習英文、史書、地志、算學等門，俟一二年後，再行分門課授。其詳細辦法見以下課程各條。

第三條　學堂所宜設立以資講習者：

一講堂　二誦堂　三演驗所俟有經費再議舉辦。　四圖書館　五閱報處　六儀器房俟有經費再議舉辦。　七博物院俟有經費再議舉辦。　八體操場俟有經費再議舉辦。　九印書處俟有經費再議舉辦。

分職

第一條　設學董一人，主延聘教習，督察功課，核定章程及指導一切應辦事宜。

第二條　設堂董一人，主聘用司事，管理度支及辦理一切事務。

第三條　設副董二人，一理學務，主甄録學友商訂功課；一理書記，主撰述文字，儲藏要件。

第四條　設議事四人，主稽察度支，指陳得失，議訂章程。如學友衆多再議增設。

第五條　設司事一人，主襄辦庶務。

第六條　學董堂董由議事及同學公推；副董由堂董遴請。非在堂肄業者不得與選。學董必須精通西學，方能督察功課，同學現難勝任，公議外聘。

第七條　議事由同學公推，非在堂肄業半年者不得與選。以上兩項交替年限暫緩議定。

第八條　聘用司事，必須有保人，薦人方能議訂。

第九條　除司事外，辦事各人不得開支薪水。

教習

第一條　現在延聘洋教習一人，漢教習二人，皆以課導言語文字及淺近藝術爲主。俟各友學業深造，人多款充，自應設立各種專門教習，以求深造。

第二條　休息期，夏日自初伏起，至末伏止；冬月自十二月二十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五日止。每逢星虛房昴日停課一日。

第三條　教習除例定假期外，非有重大要事不能告假，如假逾七日，須自覓替人，先期妥商。

學生

第一條　凡願來學者，須自覓一引學人，隨時可以報告，惟准否，須由學務副董按以下各條察定：非身家清白中文通順者不取；嗜食鴉片及沾染惡習者不取；確知其不能學滿年限者不取。

第二條　報名時即請閱看一切章程，如實願遵守，即由學務副董給予引書按格填寫。將來添班，準所列先後爲次。

第三條　除教習及堂內辦事諸人外，凡在堂友，均可作引學人。肄業未及三月者不與。

第四條　凡搢紳士夫亦可作引學人，惟與學務副董事素不相識者，須再覓一在堂學友同作援薦。

第五條　每屆春秋添班一次，每班以二十人爲額。如數不足，而已有十二人者，仍行添立；如數有餘，則將報名在後者，截歸下屆；倘人數過多，即增聘教習，隨時添班。

第六條　凡有習過西文，願來肄業者，報名時應先聲明，即由教習考驗派歸某班，隨時入學。如無班可歸，只得暫候其告假離堂。復來肄業者，照此辦理。

第七條　凡有願住堂內者，報名時應先聲明，臨時再由學務副董酌定入居之日，仍以報名先後爲次。

第八條　如有不遵教習詰誡及功課退縮，無班可降者，隨時辭退。

第九條　如有先後易轍，不自檢束，致招物議者，隨時辭退。

第十條　凡住館學友，有不遵以下五條章程者，同學得以互相糾勸，情節較重者，辭退。

一、彼此相見，毋傲慢，毋争競，毋相嘲誚。

二、功課既畢，歸房温習，除傍晚及每膳後一鐘外，不得聚談。

三、堂內不得設席晏客及作一切無益之事。

四、晚膳後不得出門。

五、友朋來訪，不得留宿。

第十一條　所讀書籍由堂預備，惟中途辭退者，仍須繳還。污損太甚，責繳原價。

脩費

第一條　來學者，每月脩費銀貳兩。入學之日，先交六個月之數，嗣後每屆三月清交一次。既交之後，本人因事中輟，或由堂中辭退，概不給還。膳金另計。

第二條　凡初次學期屆滿，得有成就文憑者，如其時堂中經費出入足以相抵，即將期內所繳脩費全數給還。其二次學期一切章程暫緩議定。

第三條　如初次學期已滿，尚未得有文憑者，脩費概不給還。如本人仍願續學，由教習酌定去留。如仍可留堂，即照章續交脩費，俟得憑後，其脩費但給還初次期內之數，至其期外續交者概不給還，以示與初次如期得憑者有別。

第四條　學憑分二等：一爲異等學憑，一爲成學學憑。異等學憑，須學業實是超越常格者，方准給予，得此者另給優獎。餘則但給成學學憑，仍給還所交脩費。

考試

第一條　每年季考兩次，一在伏假前，一在年假前。俟初學期滿日即改爲大考，均在夏、冬兩季舉行。

第二條　季考由教習主試，大考由堂中外聘精通西文、西學之人會同教習主試。

第三條　每次考試，主試者等其優劣，榜示堂中。優者，獎以書籍、圖譜、儀器、筆墨等類；其學業超越儕輩者，升班；劣者，降班；無可降者，退。

第四條　每日功課，由教習登記分數，月終榜示，比較勤惰，堂中并立册登載，以備試時參校。

獎勵

第一條　凡學期屆滿，功課已畢者，教習會同外聘通儒逐一考試，如確有成就即行給與文憑。給憑章程暫緩議定。

第二條　得憑後，或應經濟科，或入大學堂肄業，統俟章程奏頒後，再行議定。

第三條　凡得有文憑願出洋游學者，屆時堂中經費充足，即資送各國學堂肄業。章程暫緩議定。

第四條　凡得有文憑願在外謀事者，本堂必盡力相助，切實保薦，惟於本堂宗旨有悖者，則否。

第五條　凡同學在外辦事，需用通曉西學者，應先延請得有本堂文憑之人。堂中亦必切實推薦。

籌款

第一條　泰西例，紳商所建學堂，經費多由同志捐集。本堂係仿照辦理，務望四方同志隨時資助，成此大業。

第二條　同學有膺外差、外任者，應請仿照各省館捐之例，酌量捐助。

第三條　同學有好義者，亦請酌量捐助，其不願者，聽。

第四條　凡有捐助經費，務請逕交本堂，堂董當出具簽押收據，其姓氏捐數，統俟年終刊入清册。

用款

第一條　所有入款，隨時酌定數目，分作兩項：曰固本款，曰備用款，均交殷實銀號存儲。固本款立券生息。非有要需不能提用。備用款立摺支取。

第二條　所有存取款項，概由堂董經理，券摺則由書記、副董收儲。

第三條　所有出款，亦分兩項：曰常款，曰特款。常款如教習、司事薪水，僕役、工食、房租及日用之類，每月由堂董照額撥交司事支發。特款，如添置圖籍、儀器、什物及一切不能預限之事。數逾五十金以上，堂董須集衆會議核準後，方能開支。

第四條　出入賬目，由司事分項登記清楚，月終由堂董覆核，隨時由議事稽查。每屆冬夏彙議期，會集各人總核一次，并點驗券摺，及一切要件，歲終并刊刻清册散送，以昭信實。

議事

第一條　堂中有應議事務，重要者，歸專議；尋常者，歸彙議。

第二條　彙議，於冬夏散學期前舉行；專議，由堂董定期，亦勿得占奪功課時刻。

第三條　堂中設立登聞篋一具，凡堂中大小事宜，同學見有不便施行者，均可隨時條陳，詳書片紙，投之篋中，每晚由司事啓篋交堂董，即行批答。答件交司事轉遞。可行者行否，亦須指明其故；應集議者，集議。惟條陳事件必須本人簽名，方足爲憑，否則作廢。

第四條　會議之日，辦事人、議事人及建議人，必須齊集議所。至少亦須到者

有半，方能開議。堂董出所議事，建議人先自演説，餘衆依次論斷，書記筆之，以待核定。

第五條　凡事之准駁，依三占從二之例，其可否均者，由堂董定見，然必須將准駁之故，逐一指明。

第六條　凡有議準之事，即日施行，不得延宕。

附載

第一條　此係試辦章程，其有未能周密之處，應隨時修改，以臻美善。

《通藝學堂章程・通藝學堂教習規約》　一、見教習宜以禮貌，不得傲慢。

一、衣冠宜整，夏日亦不得解去裏衣。

一、不得談笑呼喚。

一、不得箕踞偃卧，任意唾涕。

一、不得在堂内吸烟食物。

一、無事不得離坐。

一、堂内不得會客。

一、不得携帶什物入堂。

《通藝學堂章程・通藝學堂讀書規約》　一、教習有所告誡，務宜遵守。

一、教習所定課程，不得擅請增減。

一、教習考問，必須速答。左右不得攙越。

一、教習講解，務宜静聽，不得交相議論，獨自誦讀。

一、如有質問，須俟講解畢後，不得攙奪，亦不得夾雜他語。

一、讀書宜輪遞朗誦，不得同聲并起。

一、不得請補欠課。

一、筆、墨、紙、石板等務，必各自備帶，不得向旁人假用。

《知新報》第五三册《廣州創設時敏學堂公啓光緒二十四年三月》　粤自中東肇釁，創巨痛深，國被殊耻，邇者膠州一役，攘奪效尤，强鄰眈眈，環伺吾側，目前切近之憂，不在内訌而在外侮，五尺童子，皆能喻之，無待智者也。是故聖天子憂勞於上，羣百司惕息於下，翻然改計，變科舉而興學校。今春明降諭旨，詔開經濟特科，方聞之彦，應時而起，咸争自振厲，以期副國家需才之意。吾黨二三志士，閔時艱之孔亟，懼儒術之寡效，首倡學會，各集同志，量爲釀資，廣購圖籍，日有講習，以擴見聞，月有程課，以抒心得。凡期人讀有用之書，國儲遠到之器，誠誼舉矣。名曰時敏，竊取《書》「爲學遜志務時敏」之義，言敏於時務也。孔子係《易》曰：變通者，趨時者也。時窮則變，變則通。窮而不變，猶處寒冬而御絺綌，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朱子曰：「今日吾人之進德修業，乃異日國家撥亂反正之所係。」使紫陽生於今世，其必爲天算地輿格致之學，而不爲考據詞章帖括之學也審矣。然則時務之書，其可不亟讀哉？雖然，事莫難於慮始，效必期於有恒，功課不精，則成就無幾，章程不立，則遵守末由。謹公議學規，條具於下，與斯會者，勿狃故常，勿安淺近，勿分門户，勿事聲華，賞奇析疑，集思廣益，則他日通才碩學，爲吾道作干城，爲中國雪殊耻，胥由此也。大雅君子，其諸亦樂與有成歟？

創設時敏學堂董事梁肇敏、鄧家仁、譚頤年、陳兆煌、陳芝昌、鄧家讓、陳國照、鄧純昌同啓。

《知新報》第五三册《時敏學堂章程》　一、購書　學子讀書，本期致用。今所購者，一以經濟之書爲主。中學之書，除四書五經人所共有外，若歷代地理，歷朝掌故，本朝掌故，近代名臣奏議，及時賢新著之書，不嫌博采，其經史子集，但取其有關經濟者購之。西學之書：曰天算，曰地輿，曰格致，曰制造，曰政書，曰史志，曰交涉，曰公法，曰農礦工商兵刑諸書，分類廣購，以擴見聞，而資講習。

一、購圖　經濟以地理爲本，地理非圖不明。今擬購各直省各國輿圖，其西籍所載鳥獸草木各圖，金煤各礦質，均擬採購。

一、擇地　百工居肆，以成共事。敬業樂羣，記有明訓。聚衆講求，事半功倍。擬就西關擇地建學堂一區，以爲藏書會課之所。

一、集款　與會者釀資壹百兩爲一份，以爲購書建造各費，簽名之後，先交一半，其餘俟辦有成效，會議清收。

一、題名　與會者爵里名銜，備書於册，將來刊刻書目，用冠卷首，後來者隨時增益，不限人數。

一、公用　議用掌書司閽雜役人等，所有工人薪水會課茶烟，俱由公款開支，其餘不得浪費。

一、核實　議每月會課檢書一次，董事各友，輪值管理。其贏餘銀兩，亦遞年輪管，會課只設茶烟，毋得飲食徵逐，至於洋烟，永遠禁設。

一、聘教習以資啓迪　中國掌故諸書，及西書已譯者，開卷了然，性之所近，自有心得。惟未譯之書，尤多要義，非熟習泰西文字，未易講求。格致一門，

尤難索解，擬聘請中外通儒二人，專訓泰西語言文字及格致等學。

一、派游歷以擴見聞　儒者讀書，百聞不如一見。凡地勢險要，風俗盛衰，政治得失，非身入其境，博采廣咨，不能得其萬一。藝學一途更非考究不爲功。議於同人，擇氣體充盈，識見卓越，無內顧憂者一二人，游學各國，凡所見聞皆筆於書，其有關中時局者，隨時咨寄回堂，用新耳目。

一、刊報章以備刍蕘　西國之上下通情，得力於協會，亦稱社會，而輔之以報館。其大報館類有博士主之，其博士律師等，又各以所操專門學業，集同業者，聯爲社會，皆有會所。今宜仿行其制，同會諸君，各擅專門，倘有心得，録出存記，隨時彙刊成册，分送同人。

一、譯書籍以便寒畯　西書以晚出者爲貴，蓋新法新理，層出不窮，市井所譯，大半言不雅馴，且爲射利計，故索價必昂。同人既習泰西文字，將來自可爲譯書張本，售書但取紙料工本，便人購買，資究研而作人才。

一、篤交誼以勵實學　本堂志在振興，尤實堅定，將來與會既多，志趣或有互異，所願不驕不吝，毋怠無荒。勿拘拘於長幼貧富之間，宜拳拳於忠恕絜矩之道，患難相恤，疾病相扶，富者輸財，權貴任勢，賢智決策，規過勸善，互爲手足腹心，合羣志則至難亦易，合羣力則舉重若輕，將來磨煉日精，人文蔚起，於泰西何多讓焉。

一、拒異類以端品流　世變日亟，流品日雜，本堂之設，原欲提倡聖教，興起人才。雖志在招徠，苟非吾類，所有不收。如有優娼皂隸起家，其子弟借讀書以掩飾，附儒門以引重，又如酒色無賴，紈袴惡習，資公地以行棍騙，據學舍以擾朋從，諸如此類，有玷名教，雖捐至巨萬，決不收納。間有稽查未確，既經捐資題名者，續後查出，仍削籍除名，將其所捐款項，概爲擲還，不徇情面。倘堂內人日後子孫有犯此等弊者，將其逐出，但不除其原籍，其有他子孫賢者，仍許就學。

一、建學舍以便砥礪　學堂擬多建齋房，與會諸君，有願入堂讀書者，屆時先到門房挂號，不限額數，倘或人數過多，一有餘款，陸續推廣，不願入者聽。

一、設借書以便觀覽　堂內諸君，居處不同，境遇各異，豈能盡人入堂肄業。且房舍有限，或不能容，擬設借書部一卷，分送同人，俟捐款繳清，取有回條，再憑回條至學堂換借書，憑部一本，凡借書還書，須據部到掌書處，給回收發字樣。省城限三日爲一期，四鄉限十日爲一期，上期書還，乃借下期，逾期不還，掌書催之。延至三期，永遠不借，或有遺失污損一册者，酌議賠值，或令抄回三册。以上照全書原值賠償，另購新本，其舊本仍充公籍，不賠者亦永遠不借。不與會者不借。

一、捐書籍以期美備　經濟之書，浩如烟海，本堂或多未備。諸君於捐銀外，如有家藏善本，欲公衆覽者，請列書目，交掌書處查對。除詞章帖括等書外，無論多少，概刊入題名記，以志盛德。

一、設義學以廣人才　本堂俟有餘款，擬創中西義學數區，招選貧家子弟，入堂讀書。專訓筆算天球地圖等學，如泰西小學堂式。倘有資質聰穎，大可造就者，撥入本堂肄業。

一、廣勸捐以示鼓勵　寒儒好學，每苦無資，本堂開創伊始，未便博採兼收，但有無力入份，而能爲本堂勸捐至一千兩以上者，准其視捐百兩者入堂肄業。

一、舉值事以資臂助　入會諸君，除創辦董事外，釀資在三百兩以上，推爲值理，分任諸事。或捐款不及此數，而勸捐在千兩以上，亦舉值理。其不預值事之列者，有事隨時通知商酌，倘有偉議，立即舉行。

一、立總管以專責成　泰西各國學堂，官建者入度支學部主之；民建者民捐經費，公舉監督董之。諸君入會，類皆有志向學，不暇分攝諸事，堂務浩繁，非得人經理，未易有條不紊，集議聘請老成練達才具開展一人爲總管，凡掌書司閽雜役人等，賬房數日，統歸總管稽察，則規矩整齊，不至凌亂。脩脯多少，臨時會商。

一、設管賬以司數目　錢銀出入，數目須清，不有專責，勢將紊亂，議用管賬一人，凡進支零碎數目，歸其管理。每月清計一次，將月結繳呈總管，歲終刊印徵信録，以昭平允。

一、輪管值以重公款　學堂贏餘銀兩，將來或置業收租，存鋪生息，俱歸董值，按季輪管。每季清造進支册一本，交代之日，集衆公核，并將該册録出張帖，俾咸知數目盈絀，以防弊竇而杜把持。

一、綿世業以垂永遠　書香續繩，儒家盛事，擬倡始諸人，凡其子孫能學，即准其入堂就學。此外捐款至七兩以上者，照倡始者一例。其餘五六百以次，視其所捐份數以爲額。如捐一百兩者，准其每代一人就學。捐二百兩者，准其每代二人就學，但必其所出子孫，方準此例，否則雖同胞弟姪無得與焉。所以重宗派而防濫竽。

一、會董值以商事宜　堂中公事，凡堂内諸君，皆得參議。但與會者人至數百，居住遠近不一，非一時所能遍布。擬凡有事，但請董事值理會議，其與會諸君，恐難遍請，或就附近請一二人，其遠者亦不相候。

一、憑公論以定舉行　集衆論事，以昭公允。但遇某日議事，既通請董值，又在堂内標明，屆期董值中間有不到，與夫堂内諸君，有未知而不到者，即於是日集議諸公，就其議論公正可行者行之，庶於要務不至延誤。

一、周咨詢以匡不逮　倡辦伊始，章程草創，疏陋知所不免，其有海内高明偉議宏論，欲愛而教之，請移文從到暫寓所，面談得失，實深感佩。本堂設有議事記數册，凡伸論者，隨時登録，任人披閱翻駁，不係情面，不拘意見，三占從二，庶無大悖，或函致本堂，代爲登録，苟可舉行，無不遵照。

再有章程學規集議續刻。

《諭摺滙存・左中允黄思永奏請試辦速成學堂摺光緒二十四年七月》　竊自奉旨改科舉，設學堂，業經五城御史公示勸辦，此特小學堂耳，收效尚緩。臣維西學三項：曰文、曰政、曰藝。習其文字者，必兼語言，如泰西及日本各國各方言文字是，現在各處小學堂皆從語文入手。臣已自設崇實小學堂，延請兼通中學之教習，能課學生六十人，教法甚善，將及三月，頗有端倪，預計按日排課，三年有成。此等學生卒業後，可備遞升中學大學之選，是西學之初階，其收效在能通語文，能讀西書。技若止此，不過充小學堂教習，當翻譯生而已。習其政治者，則有兩途：一爲已通西文，能自讀西國各門讀本者，不惟集其書而課其業。現在小學堂初設，尚無其人。惟早年由小學堂出身者有之，而於中學又少貫通，近已半爲教習矣。一爲年長舌强，雖習西文者，惟有讀譯書一法，亦可通其義而明其法。如各國史、律、兵、農、公法、掌故、方輿等書，及新聞報紙，層出不窮，日新月異。京滬已設譯書局，則講求尚易。功令既兼重西學，有志之士甚多。臣擬廣集同人立西學社，以資改錯。然有譯書未能盡其精蘊者，惟道藝兼習，其詣始精。所謂專門之學，其圖籍非口講指劃不能明，其奥奥非縷析條分不能解，其體質非試驗比例不能準。下屆鄉試二場，有專門西學策論，不得師傳，安知門徑？如同瞥目，開卷茫然。主試及同考官亦向皆於八股試帖討生活，一旦改章，得一卷而不知所云，真僞雜出，取舍無憑，何論優劣？計無所出，只得仍論其文理經義，以定去取，評甲乙，數衍了事，必有甚於往日者，逆料如此，豈朝廷變法之初意哉。臣忝列詞垣，衡校乃其職分，平日於西學偶涉藩籬，知其以語文入門，至專門方爲有用，特非十年不能卒業，三年病而求艾七年，鮮有濟矣！譯書可讀者，如上所云，難盡其蘊，仍屬空談。求其實在可用者，不外格致一門。如聲、光、化、電十餘種中，人間有成材尚不多見，非聘他國人爲教習不可。每一教習歲需三四千金，加以圖器、藥料等件，所費不貲。京師大學堂事屬創舉，慎始圖終，開辦不易，隆規茂巨，欲速不能。臣籌思良久，擬一速成學堂之策。凡事言易而行難，往往行者不知言者之苦心，辦無成效，臣請先自籌款試行，以爲之倡。其法集中學之通材，逕學格致專門工夫，訪延專門格致學之洋教習二三人，另用中人之通方言者，傳其語意。教者口授，學者筆録。於圖籍如何分合，機括如何運動，藥料如何配搭，形質如何變化，親見教習之指陳演試，隨時質疑問難，縱有扞格，一經指點，便可豁然。既可省學語文三年，更可得譯書之奥義。如有精力過人者，兼而學之，未始不可。成效之速，不卜可知。此法果行不難，互相效法，迫風氣大開，信從日衆，再請擴充。由國家酌給津帖或通飭各省中學堂仿照辦理。俟開辦後察看情形，隨時具奏，請旨施行。以臣愚見，上求下應，捷於桴鼓，苟有智强之機，孰肯安於昧弱，非特倡導有人，興起不易耳。下次鄉試，以天下之大，習專門之學者未必無人，舊學商量，孰司文柄，此臣所以既開小學堂聯西學社，又有是請。自揣籌墊款項，當不甚難，臣爲需才孔亟起見，是否有當，謹候諭旨遵行。

《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二册《俞復等創辦無錫三等公學堂光緒二十四年》　三等公學堂創始於前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其發議創辦者爲陽湖吴眺後易名敬恒。稚暉吴君自幼居錫、金匱俞復仲還、無錫丁寶書雲軒、杜嗣程孟兼等。吴杜時任南洋公學教務，發議於新政之日，洎成立開學，已在新政推翻時矣。校舍租賃古崇安寺别院之西方殿，校費由同人集助，學生不收學費。教授由同人十餘輪值之，而俞氏則常川在堂主事，每日選編課書一首，令學生鈔讀，就本課中設問題數條，令學生筆答之。蓋當時之設此學堂，因鑒於外間子弟讀書數年，而字義都不了解，故擬一矯其弊。該堂所收學生，有初學者，有雖學數年而字義全不曉者。自改法講教之，半年而效大著。於是俞氏等鋭意編著，隨編隨教，以實地試驗其合用與否。積至二十八年壬寅春，而成七篇。

《葉公澄衷榮哀録・上海澄衷學堂校舍》　光緒二十六年九月開工，計造門樓一座，正廳後廳十八間，左右齋舍四十餘間，每間約容學童十餘名。厢廡庖湢

咸具。

《上海澄衷蒙學堂章程光緒二十七年》　總約

一、堂中章程，一分懸於大衆易見之地，通堂諸色人即按照辦理。

二、所有訪請教習，監起居管圖書在內。置備圖書，編譯書本，訂定課程，督察學生功過，均係總理之職，如總理他出，一切由總教習代辦。

三、所有監修房屋，訂請帳房管理銀錢，雇用丁役，均後堂董之職。

四、凡章程所無，未經總理堂董。注入者，不准據事理擅行。

五、凡章程所有，未經總理堂董。注廢者，不准據事理擅廢。

六、堂中總理、教習、堂董、帳房、學生均在膳廳合食。惟監起居早晨有監令學生入齋之職，自當先食。

七、堂中諸色人等，均不得被服怪誕、沾染洋烟及賭博、冶游、嗜酒等事，每晚十一點鐘一律息燈。

八、堂中章程有未盡周密之處，由總理堂董隨時酌改。

門禁

一、學堂非尋堂公處可比，不得假座宴會及聽任一切閑人出入，除因堂中正事由總理堂董請留外，其餘上下人等，一概不得留入暫住。

二、凡有尊客來堂觀課者，先期通知監起居帳房，以便總理堂董派人引同周覽。

三、教習上課時，例不見客，如有賓客來訪，由門役引至接待處，奉茶坐候，俟下課時通報晤談。

四、門户啓閉有一定時刻，凡有正事出外者，晚間不可逾十點鐘回堂。

帳房

一、管理銀錢出入及一切報銷帳簿，每星期送堂董查核。

二、公用物件應置辦者，告之堂董置辦。

三、所有致送脩金程儀及給發火食、丁役工食概歸管理。

四、堂中送信跑差買物等事，均歸帳房遣發。

五、管理堂齋卧室，冬夏應收應發之件。

監起居

一、收管大門各齋門鎖鑰，定時啓閉，每晚息燈後，仍飭丁役四周巡察。

二、督令司鐘丁役挨時放鐘。

三、學生到堂後，一一點驗整潔，點驗之法，視其衣服鈕扣，有未鈕否，有污穢否，頭面手足有污穢否，驗明戒令更改。閱視書包，書包由本堂發給，上書學生姓名及東西齋坐次。於册上蓋印到字，督令入齋，不到及請假者，分别注明，以便稽核。

四、監午膳後學生盥洗。

五、管理學生在課堂外一切違犯堂章之事。

六、學生游息時，隨處梭巡，禁阻學生移動几案、攀折花木、毁壞墻壁、隨意涕唾、亂棄滓穢，任意溲溺，拋磚擲石，忿鬥肆罵等事，違者記過。

七、監講堂集衆排班，贊行一切儀節。

八、管學生報名、書到、告假、銷假、功過各册，及月課、季課分數榜。

九、管理堂中病人醫藥等事。由堂訂定滬上醫家，遇有堂中諸人偶患疾病即請診治，由本堂按節酬送，所有藥物亦由堂中向藥鋪立折算繳，均無須本人出貲。

十、飭役按時到處整潔，窗户挨期揩洗，下層每星期逢三逢六兩次，上層每星期日一次。浴室内每星期揩洗兩次。厠所每日洗冲兩次或三次。茶房厨房嚴查其堆積穢物，須逐日掃除，盥桌巾盆每日揩洗，堂前馬路四面陽溝，每日清晨打掃，如有穢棄之物，隨時掃去。

十一、堂中無論何處，每日均往周視，墻壁壞否，窗户缺損否，几案木器等有暴露折散者否，均隨時議修，隨飭各處專值之人整理。

十二、凡遇毁壞物件，無論有心及失手，均需毁壞人償修葺之費，以重公物而保久遠。學生由監察人照會，或自行説明，或目擊人詳告，其餘均請本人自行照會，查核無主者，書簿密查，一面仍從速修葺。

十三、所有教習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各條，一律照辦。

約束丁役厨夫【略】

教習

一、教習到堂後一切照堂章辦理。

二、學生額數，每齋以三十人爲足額，教習兩人輪課。堂中另有功課表。每日上午八點鐘到齋至十二點鐘止，下午一點鐘到齋至五點鐘止，長夏酷暑上午挪前一點鐘，下午挪後一點鐘。

三、訓蒙以開發性靈爲第一義，教者了然於口，聽者自了然於心，即或秉質不齊，亦宜循循善誘，不必過事束縛，以窒性靈。

四、各學生倘有坐立不端譁笑蕩污損物件者，如何懲戒，權在教習。懲戒

之法另有規條。

五、凡教認字，學生重在將字義譬解明晰，每日有一定字數，學生以能識、能講、能默寫爲上，僅能識、能講者次之，僅能識者爲下。其識字不能如數者，記過。記過大小另有條規。如永無進境，告之總理，分別開除。

六、凡教讀書，學生重在將書理講説透澈，每日有一定功課，學生以能背、能講、能默寫爲上，講書尤以能觸發貫通爲上，僅能背、能默者次之，僅能背者爲下，其功課欠缺者，記過。記過大小另有條規。如永無進境，告之總理，分別開除。

七、堂中備有功課表，歸教習每日記學生分數若干如識字幾分，輿地幾分，算學幾分，寫字幾分之類。月終送總理核實榜示。

八、本堂另置預備室數間，内儲書桌十數張，每日晚膳後放鐘一次，各教習入室，各依所課門類，預備到齋後如何講解之法，此時須各抒心得，互相考求，以兩點鐘爲率，其監起居管圖書人願來講求者，聽。

九、學堂有調齋之例，凡學生與教習性情不甚相宜，由總理體察調齋另課，其實係不堪造就，不聽教誨者，開除。

十、堂中早膳、午膳、晚膳皆有定時定處，每日午膳，由教習監領學生同食同起，用資表率。

十一、凡遇星期，學生功課欠缺者，令於是日上午補足，并爲各學生講説故事，午膳後學生散歸，教習隨意憩息。

十二、不在寒暑假期内，各教習或有要事，或有疾病，必須回家者，先與總理説明，其不滿半月者，由學堂請人兼理；半月以外，兼理改爲代辦，所有半月修金即致送代辦教習。

十三、教習或須應試，應於兩月前通知學堂，以便請人代辦，所有按月脩金，即致送代辦教習。

十四、延請教習，論月不論年，凡教習辭學堂，學堂辭教習，隨時説明，改延改就，仍一律照送程儀。

十五、教習每月束脩，於月之二十日致送，往來程儀，照章致送，惟本埠不送，非寒暑假回家者，一概不送。

十六、外埠教習，遇寒暑假有不願回家者，即不送程儀，仍請留堂，照常供膳。

學生

一、本堂創辦時，定額一百四十名，嗣因來學者多，爭願貼費，於原額外，增收一百六十名，共三百名。内分：不收脩金膳費者百四十名，收膳費者百六十名。凡七歲以上十六歲以下，無論遠近，皆準報考。

二、報考定章，由保人領學生到堂，將籍貫、三代、年歲，本人、保人住址，或貼費或不貼費一一開明，簽畫保結，堂中印有結單。由堂中命題考問，彙取登報。其録入正取者，給予憑照入堂肄業，備取者，俟缺挨補。

三、開學定期，於學堂門前粘條告白，仍一面登報，以便遠近周知，屆期不到者另補。

四、開學前一日，由各家尊長帶憑，率學生來堂，各領書包及衣帽一襲，隨同衍習儀節。

五、學生每日上午七點半鐘到堂，由監起居點驗後，各歸本齋坐次。十二點鐘至一點鐘爲午餐及游息之時，下午五點鐘散學。長夏酷暑學生到堂挪前一點鐘，散學挪後一點鐘。到堂以後，有教習諸人約束，散學出堂以後，途中往返，由各家長照料。

六、膳費每名每年二十四元，書籍紙筆在内。開學前先繳一半，暑假時續交一半。衣帽由堂代辦，照價算回，其不貼膳費者，衣帽亦無須繳價。

七、本堂學生，無論貼膳不貼膳，各留午飯一餐，均不寄宿，不預備早膳、晚膳。

八、凡來學者，以全年爲限，其未滿一年自行輟業者，無論貼膳不貼膳，均由保人代認全年經費洋二十四元。其已屆全年者，於每年九月杪，由保人將來歲去留報明，監起居註册。

九、學生及保人住址如有遷徙，務須報明，以便有事即可關白。

十、蒙學以六年爲卒業，如有質性聰穎沉潜好學者，其父兄親長應體本堂造就苦心，共期該生成材，不可任意領回改業。

課齋

一、凡入課齋，衣履宜整潔，不可垢膩懶散，亦不可以新奇相尚，雖在酷暑，不得袒裼裸裎。

二、凡入課齋，不得携帶水旱烟筒及一切玩好食物。

三、齋室中有一定坐次，非教習命其更調，不得擅移。

四、課案須收拾整潔，書籍不得任意損擦，筆墨不得拋散。

五、案上不可置不應用之書，以致紛心他業。

六、習業宜專心聽講，宜肅靜，不准與同學躡足附耳游目作態。違者，以坐立不端論。

七、上課時不准擅離坐次，凡質問疑義，只准就本位肅立，不得徑趨師前。

八、讀書聲宜朗亮，不宜盡力狂喊。

九、到課齋後，凡總理教習堂董及尊客入齋觀課，皆當起立致敬，其在廊下往還，無須起立。

十、師長有命，須肅立敬聽，俟無有更端，然後坐定；遇有問難，當婉曲致詞，不得驕倨執拗。

十一、喫茶及大小遺，均在暫憩時刻。

十二、學生須彼此敬愛和睦，有爭競欺凌者，許受欺者訴明，或由同學告明，教習將理曲者罰。

十三、凡遇星期，學生一律到堂，其功課欠缺及請假曠功者，均於是日上午補足，補畢後，與無須補課者齊集講堂聽講。午膳畢，一律散學。

功過格　積十小過爲一大過，積三大過者開除，有功者每一功抵三小過。

一、程功之法：

一月中功課分數特優者，記功。滿十功者獎。

質性純粹舉止安詳者，記功。

察課時講書能觸發貫通者，記功。

月考季考積分多者，記功并獎。

一歲中不請假者獎。

一歲中不犯小過者獎。

六年卒業造詣可觀者，彙送中學堂考取肄業。

一、督過之法：

一、曰罰：輕者，於游息時責其閉目默坐；重者，面壁肅立思過改悔，權在教習。

識字不如數，奪其游息，仍命補認。不熟者，記小過一次。

命讀不讀。重者以不遵教訓論。

讀書不熟。奪其游息，仍命熟讀；讀不熟者，記小過一次。

聽講不用心。

覆講荒謬。

坐立不端，呵之不悛者罰。

課時擅離坐次。

口出惡言。

畏讀涕泣。屢罰不悛者開除。

二、曰記小過：

到館不遵時刻。

請假逾時刻。

假託父兄家長信函請假。

詐病不到館。記小過二次。

臨考不到館。雖由父兄請假，仍記小過二次。

年考不交卷。記小過二次。

考時搶替。凡請搶代搶者，均記小過三次。

衣服污穢。

衣服佻達。

損壞器物書籍。除責成保人賠償外，仍記小過一次，不賠償者開除。

污穢墻壁書籍。

三、曰記大過：

不遵教訓。重者開除。

爭鬬。重者開除。

赤體跣足。

在齋堂諠譁跳盪。

課時擅出齋室。罰仍記大過。

語言怪誕。

四、曰開除，權在總理。

竊物。

賭博。爲首者開除，餘記大過一次。

吸食洋烟。

請假出堂游蕩出於非禮者。

實係不可教誨者。

久假不到者。

管圖書【略】

取閱圖書閱報觀儀器【略】

膳廳【略】

休假

一、本堂除房虛昴星日午後停課外，放暑假三十日，寒假三十日，清明、端午、中秋各二日，重陽、冬至各一日。

二、學生請假、續假、銷假，均至監起居處，須持父兄家長信函爲憑，不得私自告假。

三、應酬瑣事不准請假，其假期內所曠功課，於星期上午補足。

《選報》第三五期《林洲髓等籌同學善後策光緒二十八年》 吾輩日日言團體，言公德，殆未見有實行之者。以游學日本諸生之程度而吳孫之事竟未能一致回國，其他又何責焉，而不意今者乃見之于吾同學諸君。吾同學殆二百人，年齒不等，學級不等，徒以第五級生不平之感，而一睹公啓，一聆演說，如響斯應，預約退學，不爽晷刻，團結之力，信必之概，實爲我國學生社會之特色。夫南洋公學與吾輩理想之學校其相去誠不可以道里計，然其干涉之度於我國各學校中爲最低，而卒業英文普通學者，上之可以游學歐美修專門之業，下之亦可以咨送京師大學爲干禄之梯，其利益個人之效果，亦非其他我國各學校所可比例者也。今一日以公憤而犧牲之，是捨己爲羣之主義之托始也，是尤爲吾國學生社會之特色。雖然一致退學者消極的而非積極的也，破壞主義而非建設主義也，脫專制之扼而未由共和之途也。且夫宗教社會所以不見扼於政府者，彼因能離政府而建設也，勞工同盟所以終見散於雇主者，彼尚不能離雇主而建設也。吾學校而無所建設，與亦不能不入於他學校，吾前者固謂我國學校其程度其效果殆未有以愈於公學者，是下喬木而入幽谷也，將星散而不學，與是猶之個人自殺而無裨於社會者也，是亦爲社會之罪人，是故吾同學諸君不可以不有所建設也。某等爲創辦譯社事，先時告假出學，於此舉未與圖始，然不敢置身事外，茲不揣狂瞽爲吾同學諸君陳建設之策，擬名之以告學界，而分之爲共和學校、共和營業之兩部。

共和學校

一、定章程，立學課，延教員，皆公議以多數決之。

一、立自治制，以全共和學校學生之資格。

一、揭公學退學始末記及張園影相公啓、告白等種種有關係之稿於會堂，以防他日漸趨專制之弊。

共和營業

一、共有資本。有財者出財，無財者延長勞動若干時以當之。

一、協同勞動。若干歲以上每人每日皆勞動若干時，能著作者、能譯述者、能編輯者、能詞章者、能書畫者，爲書爲報爲美術品，設肆售之。

一、旁求贊助。甲，於學生會社外，請助資本請助書助報助器。

乙，與書肆報館教品室聯約，減普通價值之若干分，以販其所有。

一、公配利潤。以若干分爲校費，若干分爲保險費，其有贏均分於各人，以爲贅澤若儲蓄之需。

其他細節須公議定之，其大主義已具矣。嗚呼！我同學諸君果能以此主義貫徹始終，吾同學諸君者實學生社會之中心而社會主義之現象也，否則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鮮克有終矣。前者乎？後者乎？此非我同學諸君前途之關係，而實我社會前途之關係也。吾以諸君退學之歷史推之，而料諸君之必取前者之主義也，故爲刍議以進，幸諸君擇焉。同學林洲髓、謝無、項煒臣敬陳。

《選報》第三五期《中國教育會協助成立愛國學社并退學學生意見書光緒二十八年》 南洋公學退學生二百餘人陳意見書於教育會，請其協助，二十一日教育會遂開特別會于張園，專議此問題。十下鐘一齊到會，先由教育會各員演說特別開會大意，曰今日所以開特別會之故，以南洋公學學生不受無禮之壓制，全學告退，欲組織一共和學校，陳意見書於我本會請協助，故特開會以議之。所議者爲協助之方法，至於協助之義，則爲本會義務，無可躊躇，何則？我等所以設立此會者，實欲造成理想的國家，否則各處奉諭建設大中小蒙各學堂，其實行奴隸教育綽有餘裕，何勞我輩窮措大擔任此教育之事乎？我等理想的國家決非俄羅斯，決非德意志，乃純然共和思想，所以從國民做起，否則亦當如腐敗之報館，日日望朝廷變法而已，又何勞我輩窮措大擔任此國民之事乎？我輩欲造成共和的國民，必欲共和的教育，要共和的教育所以先立共和的教育會。世界之事有主因有助因，理想在共和而辦事稍帶專制氣味，其結果便不純粹，本會辦事所以純用共和法也。但欲辦共和的事必要有共和國民之資格：一曰獨立自尊之氣節，一曰捨己爲羣之公法。前者謂之權利，後者謂之義務。無權利者富貴所淫，貧賤所移，威武所屈，專制國民之資格而已。權利不可

以抛棄，但國民本社會全體之細胞，如其專己守殘，一毛不拔，則全體既壞，細胞何以自立！所以必要有委身社會之公法，然後能完其獨立自尊之人格。今觀公學諸君爲不肯受齷齪教習、糊涂總辦之壓制，抛棄其安居修業之利益，而漂流奔走，不少悔折，是真有獨立自尊之風，推其原因爲一二人受壓制而全學争之，犧牲個人之利益於同學，是真捨己爲羣之風，所以諸君真有共和國民之資格者，與本會會員理想相合無間。本會如不協助是自殺其主義，今日便當解散此會矣，所以本會之決意協助無待再議。惟本會此時尚是窮措大所集，財力有限，所以要先問諸君自力所及如何？要本會協助者如何？本會會員乃能公議協助之法，此時即請諸君代表人宣布諸君之主義，次由退學學生代表人演説退學始末，及請教育會爲助動力之意見書。意見書録左：

我國學生革命之舉前此有三：一、潯溪公學，二、杭州中學堂，三、日本東京留學生，今并某等脱離公學事而四矣。競争進化天演之例，使革而不進，亦何取乎革耶？聞潯溪事，前則以火以劍施種種野蠻之手段而後無佳聞矣；杭州學生至於擯革總辦監督，全堂出學，其事非爲小也，然其也惟師範班六人至上海組織報館，即《新世界學報》。餘皆以漸進堂，而該堂專制之度更高若干度矣；東京留學生其事更巨，然未能一致回國，即回者亦未有特别舉動可稱裨益學界者。某等鑒於以上歷史，故不敢首尾兩端，力圖進步。今擬先設共和學校一所，暫爲基址，其主義有二：

一、爲某等團體固結力計及學務計，二、爲全國學界前途計，惟某等力量尚未充足不可無助動力者。中國教育會爲我國學界之中心點，其出而玉成之也，豈僅某等之幸，直中國全部學界之幸也。今揭其應議之事如左：

一、擬請教育會贊助共和學校經費之若干分。

一、共和學校擬延教育會會員之優於中東西文學者爲教員，暫不送脩，請提議其肯定或否定。

一、如肯定充當教員不取脩金者，即於今日由教育會會員及退學各生公舉，以多數決之。

一、請提議告同學文中之旁求贊助甲乙兩項，會員有與書肆、報館、教品室有交通者，請各爲某等商可。

一、請公議共和學校之規則。

一、擬籌經費派送退學生中若干人出洋學習，請提議教育會中能否贊助。

一、擬設一共和報以加固團體主持學界清議，請提議教育會之能否贊助文藝及經濟各幾何分。

右方七事即於今日決定，不可遲延，蓋退學諸生或年少不能自營，或乏於資財不克久留旅館，故共和學校之建設決非可出於五日之限，即規模未能大定，亦須草草開辦，漸圖擴充，否則此絶大絶佳之團體，必仍歸於解散，豈不可惜。至今日之求助於教育會者，蓋在於教員及經濟之若干分而已，退學各生仍不敢自異其義務也。請貴熟議而贊成之。

嗣經教育會認可協助建設共和學校事宜，餘俟續議。於是由退學生代表人於班中之有力者捐助開辦經費，登時集成二百餘元。又預算每人每月約費金七元，就各班商議量財力之大小，自認若干成或竟不認，認畢，就中數核計，約得十分之四，於是教員會各員認助其六成，并開辦費若干。嗣復由退學生公舉教員，并議定大綱、規則、訂約。即會同租定四層樓洋房一所，并公舉名譽教員若干人，校中一切課程如東西文及專門普通各科學，無一不備。

《東方雜志》一九〇四年第四期《湖南學務處奉撫憲批通飭各屬仿辦四字講社札》 奉撫憲批。據衡山縣稟稱，奉憲臺軫念，民倡捐款項，仿照天津辦法，在省會創立半日學堂十所札，發告示下縣，飭即張貼曉諭，會督紳耆一律舉辦等因。奉此。伏查前項學堂，實爲貧苦幼童莫大幸福。遵將告示張貼，并勸紳耆合力推廣，愈多愈妙。卑職願捐廉獨立一所，於縣城文昌閣開設，以起邑紳羣立之點。招選幼童八十名，分爲兩班，延師課讀，擇於本年正月二十三日開學。一切規條悉遵省章辦理。竊維民不識字，故雖有簡明官示不能看，通俗報章不能閱，見聞閉塞，比如野蠻。誠如札示所云，民智不開，由於讀書識字者少。卑職擬於半日學堂之外，添設一四字講社，其宗旨欲令鄉曲愚民均能通曉字義。先假考棚設立社所，選長於訓詁、齒牙明辯之士爲講生。由縣捐廉，月送脩洋六元。每日於巳刻開講，有教無類，男女老幼、貧賤知愚概許來社聽講。入門時各給一刊印四字長條字，如核桃大。講生高立解説，大衆環侍静聽。少在前，長在後，男在左，女在右。上面懸挂粉牌，書碗口大四字，與條字一律，每日更換。皆眼前常用之字，如忠孝節義、天地君親、富貴功名之類，日新月異而歲不同。講生手執細竹杖一枝，先指定忠字，高聲朗誦曰忠，聽講者對認條字齊聲曰忠。講生即將忠字之義切實解説，引伸觸類，不厭詳明，能旁徵事實更妙。忠字解畢，再指第二孝字解説如前。四字挨次解畢，或宣講《聖諭廣訓》及《勸善要言》，或

曉諭官府現行要政及世界新聞約一小時許，務令聽者忘倦。講解完畢，再將竹杖指定粉牌，逐字高讀一遍，聽講者始各拱手而退。字條各帶回家，便於記認。此事經費無多，如有鄉黨善士集資公聘講生，或讀書人自願出力爲講生，無論何人均可赴。社册載明，講字處所領取粉牌及刊印四字紙條，借一寬敞祠宇，破半刻功夫，即可普此教益。每年自二月初一日開社，至冬月底止，計十個月。中無間斷，日有定時。其宣講得力者，年終由縣查明，從優獎勵。其宣講三年，能使一方之人通曉三千字義者，由縣稟請賞給五六品功牌，以示優異。卑職爲開通民智起見，是否可行，理合稟懇，俯賜察核批示祇遵等情。奉此。稟悉民識不開，由於不識字者多，故化無由普遍。然欲盡人而教之，不但力有不逮，且小民奔走衣食，亦無餘暇可以就學，自非設一簡便方法，不足收默化潛移之效。據稱捐廉設半日學堂，并擬設四字講社，講解字義，無論老少男女，咸許聽講，所費無多，收效極速。果使下等社會咸能知書閱報，則政治自臻上理。所稟極爲有見，亟應通行各屬仿辦，仰學務處即便分飭遵照。此札。

《湖南官報》七〇九號《明德學堂暑假招學廣告光緒三十年》 暑假理科樂歌東文講習會　本學堂爲教育普及起見，特於暑假期内專聘二科專科教員分任教務，自六月初五起至七月初五止，每日各講授二時。其教科程度務切近人生應用，使得普通有益之知識。每人取學費二千文，寄宿者另收膳費二千一百文。凡願來聽講者，即來本學堂報名，并預繳學費錢二千文。寄宿者於入堂時，預繳膳費錢二千一百文。

理科專修科招學簡則　本學堂以中國貧弱，由無理科知識，特設專修科，預養成理科教員，以圖教育普及。現已廣置此科標本器械藥品。專聘日本教員二人，一掘井氏，曾充大坂府兵庫師範學校校頭及羣馬縣師範學校校長，爲高等師範學校優等卒業生；一永江氏，曾充鹿兒島縣愛媛縣師範學校校頭及東京神户高等女學校校長，爲高等師範學校優等卒業生；均精理科而富有經驗者。現聘擔任教務助教二人，一陳君蔗青，留學日本普通卒業生；一待聘擔任翻譯。茲將所有招學簡則列後：

一、本科以養成中學完全理科教員爲目的。二、本科分理化及博物兩部。三、本科以年半爲畢業，分爲三學期。四、兩部之學科及其程度并每周教授時間表：

理化科	第一學期	每周時數	第二學期	每周時數	第三學期	每周時數
倫理	人倫道德之要旨	一	同左	一	同左	一
教育			教育原理	二	同左，教授法	二
算學	數學代數	七	代數、幾何	五	幾何、三角術	五
物理	力學、水學、氣學	六	音學、熱學、光學實驗	六	光學、電學、磁氣學實驗	六
化學	無機化學	六	無機化學實驗	六	有機化學實驗	六
生物	生物大意	二	同左	二		
地文					天文、地文、地質	二
東文	講讀會話	六	同左，文法	六	文法	六
體操	柔軟	六	器械	六	兵式	六
合計		三四		三四		三四
博物科						
倫理	人倫道德之要旨	一	同左	一	同左	一
教育			教育原理	二	同左，教授法	二
博物	植物、動物、礦物	一二	同左，實驗	一〇	同左	一二
生理			人身生理衛生	三	同左	三
化學	無機化學	二	同左，有機化學	二		
農業	農業大意	二	同左	二	同左	二
地文					天文、地文、地質	二
數學	數學	三	數學	二		

（續表）

	第一學期	每周時數	第二學期	每周時數	第三學期	每周時數
理化科						
圖書	自在畫	二				
東文	講讀會話	六	同左，文法	六	文法	六
體操	柔軟	六	器械	六	兵式	六
合計		三四		三四		三四

《湖南官報》九〇三號《胡元倓創設理化專科，預備游學東西洋，懇請於卒業後準予官學一體選派先行立案稟光緒三十年》 敬稟者：竊維國民教育最忌空談，救弱方鍼宜求實際。非留學無以研究實業，非專科無以預備出洋。職貢前與在事各紳黃忠浩等建議，附設師範學堂暨高等小學堂，業已稟奉批準在案。普通知識已略具基礎，然專科未設，出洋者終覺茫無把握，不免費巨效遲之苦。且語言未嫻，修身未裕，逞少年之血氣，藉游覽以自娛，往往議論龐雜，漸至誤入歧趨而不覺，無論所學必不能成，即稍有可觀亦徒滋詬病。是非於內地先設專科，俾得就近求師，及時陶鑄，成全克底，外染無虞，然後選派資遣不可。顧苦於無款，未能及早興辦。本年二月適奉升撫憲趙札委照出洋學生，至滬，適承上海道同邑袁紳樹勛捐助萬金，遂在滬聘定日本堀井覺太郎、永江正直爲理化專科教習，購置儀器三千餘金而歸。又以袁款續招第二次師範生五十名，同於七月內陸續開學。旋又承溫處道寧鄉童紳兆蓉捐助千金。得此二款，乃克償其初志。惟是時艱孔亟，求艾情殷，勢不能不稍事變通，以求速效。因與教習面酌，倍其課程，短其學年，爲一年半卒業。良以民立學堂皆須自備學費，學年太久則籌措維艱；且多從師範及中學諸生中挑選撥入，曾習普通，則卒業自必較易。此職貢委曲求全，故短其學年，以期適時應用之苦衷也。但學年既促，則將來獎勵自不能援照欽章辦理，所有卒業給予出身一層，自應毋庸置議。惟出洋留學，實係講求實業之急務，尤諸生所勤勤懇懇、日夕苦攻而引領以冀者。既以預備出洋爲目的，自不得以學年稍促遽阻抑其求學之心。擬請於明冬卒業後擇其年長學優者派充各中學教習，其年少品端者派往東洋留學，屆時分別開單，呈懇考核，與官立學堂一體選派。再專科現分英文、東文兩班。英文一班多係由舊班撥入，程度稍深，明歲擬添聘英人會話，修學一年，成績當必更高，如有續派留學西洋之舉，并祈遴選，以維持民學。茲屆理化專科第一學期已滿，各生成績均已略具規模，理合縷述緣由，稟懇憲臺俯賜察核，先行批准立案，以示鼓勵。

《直隸教育雜志》一九〇五年第十二、十四期《上海私塾改良總會章程》

（一）宗旨　各教習照常各自收徒講授，館室照舊，脩金照舊，惟教授悉用新法，重講解不重背誦，先求講明蒙學新書，然後由淺入深，實事求是，務求到館一日，即獲一日之進益。

（二）課程　必修科：修身，兼講經。國文，包地理、歷史、理科、習字。算術，體操，隨意科。圖畫，毛筆畫。樂歌。

（三）會課　每月擇星期下午各私塾相去路程稍遠者，或全日會課，預備便飯。舉行會課一次，或兩次。各教習率學生聚集於適中之公地，如廟宇善堂之類，由社中各幹事員如鄉僻之區，幹事員不足，則即擇私塾教員數人，幫同考課。將各塾學生分班考試，酌定分數，半年一結算，擇優給獎。會課畢後，學習體操，然後各散。有會課然後有比較，有比較然後師生皆有競爭之心而各自奮勉，藉以集思廣益，敬業樂羣，其效尤大。

（四）贈書　教員應備之學堂課本及地圖黑板粉筆等，暫由經理人購贈。首先贈圖書數種，隔一二月再贈數種，凡學生應用之書，教習須各備一種，先爲揣摩，經理人須就各塾學生程度之高下，而定各教習應受書籍之多少。其學生應備之書，則由經理人購備，發交教習處，或另交妥人管理，由學生繳價預書。

（五）大考　每逢暑假及年假前，由本會董事請熟悉教育者數位，合同查課，評定甲乙，酌給學生獎物，并酌贈各教員酬金。

（六）考章　各塾教課細章，一會須公推一人主政，庶課程劃一。各教習須平心商酌，化私見而顧大局。每一會課期之前，必預定應考某書，自某課至某課，逐班派定，功課繁簡有差，俾各塾師生預先講習。

（七）職員　會中必須有擔任義務人員，至少四五名，多則十餘名更妙。蘇城私塾改良社幹事員近四十名。凡辦地方公益之事，必盡力訪求一方之人材，以收指臂之效。其爲衆望所歸，而又能按期常到者，推爲董事。其次推爲幹事員。其但助經費而不能常到者，列名義務贊成員。每月或每兩月，訂期邀集董事、幹事、義務贊成各員同議事一次。凡事經公同議定者，必須實力遵行。又當公舉總理學

務人一名，審定社中之課程，司銀錢者一名，司書記者一名，管書籍雜物者一名。管書籍者，兼代辦教科書發售於各塾，按照時價酌減。

（八）經費　每年能籌經費約一百元左右，即可集一會課。教習約三四位，學生則三四十名。如合五六塾或七八塾爲一會課，學生約在百人以上者，則非籌經費二百元不辦。其或通都大邑，有數十學塾入會者，其經費難以預計。若兼設師範講習所，則其費益巨，然較之設立學堂，則所費尚省。所集之費，以三分之一爲開辦費。開會之日，請名人演說、議事、茶飯等費，贈各教習之圖書課本及黑板粉筆之類，均歸此項開支。以三分之一爲下半年經費。第二年不需開辦費，則以首項爲擴充之費，由會中各董事及幹事員公議酌定。此外如有特別捐款，可購備會課處之號板臺凳及一切需用校具。若急於開辦，而經費難籌，臺凳及一切校具，由會中人酌量借用，以應急需。

（九）集捐　籌集義務捐之法，必以認月捐爲上策，每月小洋三角爲一份，有力者或五份或十份，多多益善。其次則由各紳董各干事勸人隨意樂助，每年繳一二次，或只薦捐一次，自一元至數十元，悉隨其便。由社中所公舉之會計員發給收條，并須簽名蓋印圖章。

（十）師範講習所　另籌經費，設立師範講習所。請師範畢業生數人按期輪流與會所，與各私塾教員及有志教育諸友研究教育之理，教授之法，并補習算學，輿地、歷史、理科、體操各普通學，以擴新知而補不足，期實副改良二字之名義。私塾教員不入師範講習會者，其酬勞費須酌減，惟已得師範卒業文憑者不在此例。所有講習會中各科學，由義務教員五六人各認一科，按期到會所演講。若鄉僻之區難得義務教員，則宜聘請一二人任講習會之職，酌贈脩金。

（十一）官紳合辦　如某邑中設立私塾改良會，確已辦有實效者，不妨稟請地方官，幫籌常年經費，并請每半年親臨會課處查課一次，論其優劣，辨其等差，或捐廉酌給教員之酬金及學生之花紅。如此，則官紳合辦，尤見鄭重矣。

（十二）設閱書處　如經費有餘，則可設一閱書處，多購各種書籍圖畫，爲各教習參考之資。由管理書籍人經營借書之事。

（十三）家塾貼費　有力之家，自設家塾，延師課其子弟。而欲其所延之師入社者，務將本社應貼該塾之經費，由館東酌量擔任，如教科書、地圖、黑板之價。學生之獎賞、教習之酬勞、師範講習會之膳金及燈油費，均須貼補。惟大考及會課日之費用，則或貼或不貼，悉隨其便。社中經費，悉由各志士捐助，集腋成裘，萬分艱難，有力之家，既知教育之益，自應體此苦衷也。

（十四）推廣　各省會館，各族義莊，各業公所，均可設立私塾改良會課處，會館可抽提公款，或集同鄉人之捐款，改良同鄉人之私塾。義莊可撥莊田公款，或籌集同族人之捐項，改良同族人之私塾。公所可集同業人之捐款，或抽提公款，改良同業各家之私塾。

（十五）學額　每塾學生至少五人，不滿五人爲不及格，其酬勞贈書各條，均另外酌定。

（十六）女童會考　已入社之各私塾中，或有女學生，亦準其一體考試。惟宜另設一女會課處，由女士考試，另外出案，每半年總結分數，優給獎勵，以資鼓勵，蘇州女學生在鈕家巷胡宅會課，由胡王徐沈諸太太擔任。倘難覓女學士，則公推齒德較尊之幹事員考試。

（十七）報銷　社中收支款項，由經理人每半年造具清單，實貼會課處，或用鋼版法，刷印簡明清單多張，分贈會友及曾輸捐款人員。

私塾改良會同人共訂。

《直隸教育雜志》第一年第一一期《澄衷學堂董事上蘇撫稟光緒三十一年》

三品銜江蘇補用知府樊棻等，爲故紳專建學堂辦有成效遵訂章程懇請立案事。竊故東二品頂戴候選道葉成忠，係浙江鎮海縣人，奮起孤童，積資致富，自念早歲廢讀，獨捐銀十萬兩并地一區，創建學堂于上海虹口，臨歿遺囑其子踵成之。長子三品銜福建試用知府貽鑑續捐銀十萬兩以蔵厥事。貽鑑旋卒，其第二品頂戴江蘇試用道貽釗，三品頂戴商部五等議員候選同知璋，四品銜候選同知貽銓、貽錡、貽鏞、貽鉦復捐銀十萬兩充常年經費，先後共捐銀三十萬兩，計學堂基地二十九畝三分八釐，齋舍操場膳宿之處規制閎整，圖書儀器理化之室無不具備。遵奉遺命，即以故紳別號名之曰澄衷蒙學堂。歷聘安徽候補道翰林院檢討劉樹屏、翰林院庶吉士章梫、內閣中書白作霖、舉人物敏曾爲總理。總教習商訂課程，編纂書籍，分延教習按班講授，以次漸進，不稍躐等。計自光緒二十七年春開學之日起，至三十年冬年假之日止，開辦已逾四年，學生在學三百餘人，初名蒙學，嗣即遵照奏定章程改爲高等、初等兩等小學堂，嗣以高等小學將次畢業，更推廣開辦普通中學堂，以便學生升入肄習，現計有中學學生九十人，高等小學學生一百餘人，初等小學學生一百數十人，按之學科程度尚稱符合。蓋以一家之力專辦學堂，以一學之中備有三等，近世殆未有也。茲者醇親王奉使赴德，振

貝子奉使赴英，先後道出上海，莅堂視學，備承獎勵，頒賜匾額，復蒙商約大臣吕尚書專摺陳明，於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初九日奉硃批「著賞給御書匾額一方，以示獎勵，欽此」，欽遵在案。故東子孫暨職，董等敬謹祗領，擇日恭懸傳示，諸生歡欣鼓舞，無不争自濯厲，所學益進。去年十月奉署南洋大臣端考取學生一名，派赴法國學習實業，今年四月奉浙江撫憲聶考取學生四名，派赴日本學習師範，是其成績漸高似有明證。伏讀奏定學堂章程有云：各省公設私設學堂曾經呈報本省學務處咨明學務大臣立案，平日受官憲考察其教育，悉遵用官學堂課目規則辦理者，畢業後得送入官設之升級學堂，應得獎勵與官學學生無異。又學務綱要有云：「畢業生等獎給出身，均由試官考定。」又云：學務人員援案請獎各等因，業經頒示通行在案，嗣後遇有高等小學暨中學堂學生畢業，準予歸官考試，給憑升等，一體申送官設之升級學堂，照章獎給出身。其學堂之員紳教員，每屆五年，準其擇尤呈請保獎，以示鼓勵。伏乞批示祗遵并請頒給澄衷學堂鈐記，以便發案給憑，藉資鈐用除呈請管學大臣浙江巡撫外，附呈新章一册，統候察核施行，實爲公便，上呈。

《浦東中學校雜志》第一期《楊斯盛捐産興學啓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　僕家川沙，生而寒微，無一石之儲，一瓦之覆。既不獲讀書，乃學爲圬。年十三來海上，浮沉十餘年，執役良苦，終無以自贍。年近三十，交漸廣，遇亦漸亨，經營建築歲有贏蓄。及今差堪温飽，蓋行年五十有五矣。回念曩昔，實始願不及此。值國步艱危，不可終日，聽名人談論，必以興教育爲救國第一義。私念僕亦國民也，此區區家産，與其傳之子孫，使賢者損志，愚者益過，何如移以興學，完我國民一分子之義務，且使子孫與被澤焉。去秋，蔓盤路别墅落成，試辦廣明小學校，禮聘名師，朝夕講授，成效昭著，毁家之志益决。兹于浦東六里橋南購地四十畝，擬建中學校一所，定名浦東中學校，而以小學附屬之。于川沙故鄉，擇户口較繁之村鎮，分設初等小學校，悉期以後年開辦。明年先就廣明小學左側設師範講習所，以培小學教員。計變售薄産，除略提養老及子孫衣食費外，僅有銀拾萬兩堪充經費。購地去其一，築舍去其三，存基本金六萬兩。願奢力薄，慚悚交并，亦聊盡吾心而已。僕老矣，别無他願，但擇隙地，築室三椽，朝聽弦歌，暮觀講藝，優游涵養，以終餘年，即埋余骨焉，是則僕之私願也。區區愚忱，敢以質之大雅君子。

《中國公學第一次報告書・上江督周玉帥稟光緒三十二年二月》　竊聞惠風無私，生八方之春色，老成謀國，建百世之宏圖。蓋登高之呼聲遠，固本之計澤長，歷觀古今中外之偉人所以能名昭史乘，光争日月，終古食其賜不盡者，率斯道也。

方今强鄰逼處，大局累卵，廷議振興學堂，冀培通才，以濟時艱，又慮興學乏才，乃提倡留學，藉收速效，此一時權宜之計，非謂中國長此可遣無根柢之學生留學於外洋也。然大勢所趨，風行草偃。近年來海内聰穎之士紛紛然競尚留學，以東洋爲尾閭，蓋内地之學堂，課程既未完善而規模狹隘又不足以容多人，以故滔滔之勢未可促挽。

夫互派留學以獲博採兼收之效，使世界學風漸趨大同，此誠近世各國文明進步之大端，况我中國各種學課盡步後塵，取人爲善，尤不可緩，則派遣留學生固屬當務之急。特在本國先無普通之預備，不惟如此怪象外國所無，足爲外人之笑柄，且究其害，亦有八端：

普通學乃養成國民之基礎，其中如地理、歷史、倫理、國文等，最足發生人愛國心，若以此等教育授諸外人，則國民基礎必難堅固，害一。學無根柢見異思遷，往往染眉外人蔑祖國之惡習，害二。國學不深成就難期遠大，今留學既不一律，即預兆將來魚目混珠，政界無雜之端，而學生愈多，朝廷反難得人才之效，害三。於祖國歷史之習慣，國民之程度少所研究，學成歸國，不免於强足就履，往往施諸實行，利不勝弊，害四。日本近有握支那教育權之説，聞之寒心，然平情思之，實我自取，夫教育爲一國命脉，授權於人即難免有太阿倒持之虞，害五。留學普通，人既鄙我爲無教育之國，且資格既淺，外人又因輕留學生，故遂生輕視全國人之觀念，而貶損國體於無形，害六。目下東西洋留學生每年所費已不下五六百萬金，且科舉既停，又紛紛以留學爲終南捷徑，而日加未已，已成我中國一大漏巵，害七。日本之實業專門各高等各大學等科，非中國所能及，我若預備有素，不可不留學採擇固已。至其專爲我國人所設之普通速成各科學堂，秩序甚屬紊亂，且教西洋文字者既音韵失真，即教日本語者亦有言語不通，比附不類之困難，且所講各科既經翻譯，上堂時刻曠廢其半，反不如學之中國者之簡便而詳明，夫留學生涉遠洋擲巨金以往，而所得乃不如本國，徒增國耻，害八。

生等躬履東瀛，深知其害，久欲歸國，陳請興學，及經取締，此念益堅。生等之所以慷慨内渡者，蓋於前途有無限希望，非爲一朝之悻悻，置學界破壞於不顧也。

歸國以來，罔敢自逸，然竭力經畫，僅得同志捐墊萬金，設一中國公學於上海，自知因陋就簡，缺點實多。但爲根本之壯圖，百世之長計，非有大力提倡，籌撥巨款，必不足以有濟。生等學淺術疏，人微言輕，茲事體大，非所能任。夫精衛情深，雖有欲填之海，而蚊蟲力薄，究無能負之山。此事生等所由五中輪轉，百慮千籌，拳拳寸心，俯仰莫訴者也。幸大帥曲諒下懷，垂念大局，去臘接上海道文函，備載大帥提倡興學盛意，生等捧讀之下感極欲泣。【略】伏維大帥海疆干城，學界泰斗，凡所設施規模宏遠，倘以刍蕘不盡謬妄，尚乞一面咨請學部求撥巨款，一面咨商各督撫，通力合作，非常創舉，縱不易易，以大帥之偉略，想不憚力任其難。

《中國公學第一次報告書・又上江督周玉帥稟并批光緒三十二年二月》 敬稟者：竊學生前日瞻奉光儀，備聆鈞誨，面呈在滬開辦中國公學説帖，并陳無普通中學之預備而遽留學東瀛者其害八端，仰蒙大帥嘉許玉成，允爲咨商學部，慷慨捐助，凡在學界感頌同深。【略】

竊以上海交通最便，尤廣見聞，然學堂若密邇夷場，恐學生或出見紛華而悦，約束艱難。查吴淞無市井之囂而有舟車之便，地價廉而空氣足，擬即在此購地經營。目前公學已有學生三百餘人，租賃房屋，聘請東西洋教習所費不資。將來各省於未習普通學不諳外國語言文字者皆不派出洋，則入此學堂必日見其多，姑以容學生千人爲度，則講堂須二十所，必參用西式，齋舍約千間，擬均用平房，但期光綫合度，不必仿照洋樓，以節虚糜，然約略估計建築之費及購置書籍儀器標本、制造木器一切開辦各費，非十萬金不可。如合十八省，通力合作應易爲功。至常年經費每月約需萬金，除學費膳宿操衣每學生每年擬收八十元，共計得八萬元外，尚缺四萬元。夫時艱至此，應辦之事必須辦，則應用之財必須用，節用之與自强兩義自當并行。【略】今公學待款孔殷，而一念庫儲奇絀，生亦不敢奢望，可否先行籌撥數千金以濟急需，庶公學無中輟之虞，即可爲游學預備科，而各省亦無庸另設，一面并求咨商學部及各省督撫，大憲合力組織，植國民之基礎，燦文明之光華，江左功名賢於謝安遠矣！至學生必服從夫法律，乃不損壞其聲名，是惟管理得人而後實行，學律規模必求完備，務令程度整齊，則學業自日進無疆。生等前與同人熟商，擬公舉三品京堂鄭孝胥，翰林院修撰張謇爲上海公學監督，主持一切，庶幾教知要而有序，法整肅而不苛。昨與徐鎮紹楨、沈道桐、李道瑞清、張郎中通典、陳主事三立會議，并爲贊成。如蒙俯允，所有先行提撥之款，月内即求飭下發交鄭京卿、張殿撰經收，以便規畫公學各事宜。伏候批示遵行，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批

出洋游學必先通語言文字具普通學業始能受益，此一定不易之理，該生請在滬開辦公學作預備游學基礎，持論甚正。惟度地築校集費定章事甚繁重，非倉猝所能議成，必須各省衆紳公議，候行學務處、上海道察酌會紳妥議詳奪。繳。

《中國公學第一次報告書・中國公學集捐啓光緒三十二年》 竊聞代馬依朔，越鳥巢南，不忘本也；月暈知風，礎潤占雨，示杜漸也。自日本頒行取締吾國留學生規則，同人等力争無效，眷懷宗國，擊楫内渡，非敢以意氣用事也，涓涓不塞將成江河，其作始也簡，而將畢也巨，不得不懍懍焉。

自歸國以來，見私立之學校無多，而官設之額數已滿，欲學無地，創議另設一中國公學於海上，爲前途留一紀念，名曰中國平省界也。衆議僉同。内分高等、普通、師範、理化四科，遠之造成社會適用之人才，近之預備西洋游學之基礎。惟需費甚巨，刻雖學生中有認捐墊之款項，但開辦時僅能支持，而常年請教員有費，租校舍有費，置備儀器校具有費，學金雖可挹注而斷不敷用。敢據實布告於海内外大人君子之前，援同胞急難之義，作風雨如晦之思。奔走呼號，同人等不辭勞瘁也，所以然者，自游學之聲騰滿寰區，年來東渡幾欲踏破神山，盛矣！但國家以國民教育責之外人，學生以普通學問習之異國，内之有竭蹶輸將之憂，外之有涉獵淺嘗之慮，來日大難，忍長此以終古乎？夫茫茫禹域，無實力盾其後，使莘莘學子以虚名接於前，安往而不爲人所輕視？夫舉國從人耻也，從人而被特别之苛則尤耻也，而推其致此之原因，皆由無學之結果。故今日者，無論國力之減縮，商界、學界、政治界、實業界之凌替，與他人之輕視與否，欲求改觀，總以興學爲要圖。或者謂今日尚非興學之時，而留學之時。不知我不自立而仰首哀鳴於他人之前，可長恃乎？有一分心力成一分事業，必於前途多一分影響，此同人等所始終堅持之志願也。夫萬物競争，差在幾微，生計學家言，棄時無異於棄財，若就教育學論之，棄時即棄學也。【略】同人等自入國門，求一師立業之地而不得矣，植基未固，恐風雨飄摇而不能久，倘再荒廢時日，當爲熱心教育者所不欲聞，又豈肯坐視此締造之艱難也耶！

同人等薄游海外，見他人於來者之光陰莫不珍重，其學校如林，課程非不完

善也，尚時時謀擴充謀改良，其國人遇公益事，莫不踴躍爭先，一呼百應，吾族熱誠俠義，自昔偉絶天下，近雖殖産維艱，凡世界上有大善舉莫不遇募樂輸。況興學爲近今存亡之問題，而斯學成立，尤抱無窮之感觸，今之此舉當爲全國上下所樂聞也。如肯慨助由本公學掣取收條爲據，即登報以志高誼。所有每學期出入總帳必刷印公布并載報端，使捐助者與有稽察之責焉。

《直隸教育雜志》一九〇六年二月《商部奏明德學堂特設高等商業專科准予立案摺》　奏爲湘省員紳辦理民立學堂，特設高等商業專科，呈請奏明立案，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部接據湖南京外紳士廣西右江鎮總兵黄忠浩、候補五品京堂署外務部左參議曾廣銓、刑部員外郎張緝光、江南鹽巡道朱恩紱、江蘇補用道袁思亮、江蘇泰興縣知縣龍璋、在籍候補知府陳文瑋、優貢知縣周聲洋、前廣東補用知縣張式恭、直隸邢臺縣知縣羅正鈞、三品廕生候選知縣龍紱瑞、拔貢教諭胡元倓等呈稱，竊維湖南士敦信義，地富五金，形勢實據揚子江之上游，交通將握南干路之中點，徒以商業薄弱，商情渙離，具有利源，未能自浚。職等深知抵制外商必資學問，學問之事非可驟成。欲通高尚之學科，先具普通之程度。再三籌議，衆志僉同，爰於光緒二十九年三月，由原任刑部右侍郎龍湛霖創建民立普通學堂一所，名曰明德學堂，以職胡元倓爲監督。初設中學二班，學生八十人，旋增至百二十人。癸卯九月附設速成師範科，學生二百四十人。甲辰三月設附屬小學兩班，學生八十人。甲辰八月，設速成理化及外國語專科，學生百二十人。歷年經費，計六七萬金，均由職等自出私財，兼集捐款。乙巳二月，經升任湖南巡撫端方莅堂考察，每月籌撥官款七百金，先後考選學生三十人派赴日本學習實業。此明德學堂歷年辦理之情形也。茲值小學卒業升入中學，專科卒業應入高等，因集同人公議，就時勢之所急，於明德學堂特設高等商業專科，遵照京師實業學堂課程，延聘專門教員切實舉辦。以普通卒業之學生，而施以高等專門之教育，成才較易，收效必宏。并擬附設商業教員養成所，以儲尋常商業之師資。開辦商品陳列館，以資現今商界之考察。用敢開具事由，明定辦法，并迭次擴充情形，呈請奏明立案等語。臣等竊維籌富强於今日，當以商業爲初基，而儲商界之人才，尤賴學校以成就。是以臣部於光緒三十年奏設京師高等實業學堂，以爲提倡商學之根本。今該紳黄忠浩等慨集巨資，建設民立學堂三年之久，頗著成效。茲復特設高等商業專科，意在使普通卒業之學生馴致於實用，洵屬宗旨純正，深堪嘉尚。現在各省學堂次第興辦，而商業一門尚少專科，倘能仿照辦理，逐漸擴充，洵足以立富强之基。合無仰懇天恩，準予立案，恭候命下之日，當由臣部咨明學部備案，以興商學而資提倡。所有鄉紳辦理民立學堂特設高等商業專科呈請立案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光緒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奉旨：該部知道，欽此。

《江蘇教育總會文牘二下・楊斯盛宣布浦東中學校宗旨書光緒三十三年二月》　本年爲中學校成立之第一年，從此以往，本校之事業之名譽，爲有價值乎？抑否乎？此第一重要問題也。

語云：「種瓜得瓜。」西人有言曰：「理想者，事實之母。」故本校他日之地位，不在未來，在現在。以是故，現在宗旨不可不研究也。

斯盛於學問慚愧一無所知，唯自少貧苦，半生役役於工業中，所經驗者，知天下事無論爲個人謀自立、爲一社會謀自立，下手時，非有堅忍刻苦工夫，必不能達其希望。

此時考察本校各種方面，一切外觀粗幸完備，然私心拳拳，不得不以吾所希望於全體學生者宣布一番。蓋斯盛頃者所謂堅忍刻苦工夫，恐本校諸君或未以爲意，而急欲訂明此宗旨也。

堅忍刻苦工夫，吾謂其目有二。

一曰勤。今人恒言學生者，中國之主人翁。然則學生之責任，爲擔當未來中國之一切事業者也。而擔當事業，第一須副以精力。其説亦有二。有精神上之擔當，有體魄上之擔當，其確定之名目，爲智育、體育。而其練習之大要，使精神、體魄强固而不摇，則全在勤不勤而已。夫凡人腦力愈用則愈發達，若不經運用，則神經錮蔽，旋至窒塞有必然者。至人之體魄，靈動活潑，首在習勞耐苦。若弛然自放，筋骨疏懈，即非有用之材。故欲成就事業，必以精神體魄爲原動力，而精神、體魄尤必以勤之一義爲發動機關。諸君在校，功課較繁，且有考課、温課迫之於後，吾意腦力有不得不勤之勢。唯體魄上，則平日起居受校役之供應，恐不知不覺習慣成一勤字之反對性質，殆不可不慎也。

一曰樸。凡紛華靡麗愛玩嗜好，皆樸之反面文章也。人心無兩用，無中立，不趨於實，必歸於虚，不託於真，必引諸假。自古以來，講求真實事業者，求學問，則捨學問外無一足以擾其心，講實業，則捨實業外無一足以擾其心。出見紛華靡麗而悦，入則愛玩嗜好之紛乘，其不克於真實事業，固有識者所同認也。斯盛懼吾諸君以此間校舍校具布置尚無不周之處，耳目所習，以爲凡事外觀斷不

可少，衣服必求趨時，器具必求上等，犧牲其寶貴之時間，日營營於形式上，而無滿志之一日，將現在之學業，未來之事功，無專注之一日。是則，設一浦東中學誘青年人士入虛假之途，尤斯盛所疚心，而決非諸君來此初意也。

吾聞之東西人之笑中國，曰中國人無完全體格，是謂我不能勤也；謂中國爲闕少，是謂我不能樸也。不勤不樸，吾中國膺此兩語之徽號，衰弱之點，坐是矣。本校諸君願一雪此言，爲社會倡。

凡斯盛所言，固知極淺陋無價值，然積數年之經驗或有一得。且見社會中曾出入學校者容有未能免此。吾浦東中學校乎，斯盛生平密切之關係無過於此，敬提出勤樸二義，假爲本校宗旨，願諸君一研究斯言。

《直隸教育雜志》一九〇八年第七期《直隸提學司通飭各屬實行改良私塾文光緒三十三年》 爲通飭事。案據省視學陳恩榮稟稱，竊惟立國在於教育，教育貴於普及。查各府州縣官私兩等小學雖已設立，而與私塾比較，尚不敵其十分之一。推厥由來，塾師之阻力甚大，聽之不可，禁之未能，惟私塾改良一法，已爲學界所公認。即塾師亦明知違悖定章，難期久遠，而猶隱忍出此者，實亦有不得已之故。寒士以硯爲田，每歲束脩不過津錢百吊。若令舍現在之館學習師範，無論卒業之後得館與否，尚在不可必之數。即令必可得館，而半年或一年之事畜無資，舉室嗷嗷，而枵腹講學，求之上哲已難，設因此而不求改良，於教育界上實有阻礙。查塾師所最困難者則在算學一科，若從本城入手，由地方官諭令塾師每日晚間到本城勸學所傳習算學兩小時，延本城曾習師範者教之，六個月畢業。一月之後，即以每晚所習者傳諸其徒。在塾師晝間教學，晚間補習，兩不相妨，當可踴躍從事。他若修身、國文、體操等科，塾師漢文既通，覽書能知無事。傳習塾師既與勸學所直接，應由總董隨時稽查，并令一律用教科書及教授法。似此，則私塾改良之事可期實行。如或因風氣未開，暫仍私塾之名，亦無不可。否則空言改良，而無一定之辦法，悠悠歲月，成效難期，教育安有普及之日等因。據此。查直省各屬創設小學堂已五六年於茲矣，其中設備合宜，教授得法者不過十之一二，而因陋就簡，敷衍塞責者則居十之八九。間有徒挂學堂牌額，并無學生，反不及向時私塾尚得按時上課。於是守舊之人愈得肆其詆誣排斥之私，陽爲非笑學堂，陰爲把持館事。而辦學員紳既不能勸導於先，復不能維持於後，於是兩相隔閡，兩相抵制，遂生莫大之阻力，此誠現時學界之通弊也。自此次通飭以後，務須督飭勸學員紳，一面整頓已設之學堂，一切規模課程悉臻完善，使之有所觀感而起則效之心；一面調查現時所有之私塾，查照以上辦法，相與聯絡實行改良之法，以爲教育之補助。庶幾普及之效可收，而阻力亦得盡弭，此則本司所厚望焉。合行札飭，札到即便遵照辦理。切切，此札。

《四川官報》四一號《學部奏議復蘇撫奏楊斯盛傾產興學請宣付史館立傳并追贈職銜摺宣統三年四月》 奏爲遵旨議復，恭摺仰祈聖鑒事。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內閣鈔出江蘇巡撫程德全具奏職商傾產興學，懇恩追贈學位卿銜，并請宣付史館立傳一摺。奉朱批：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交到部。查原奏內稱，川沙廳已故職商、花翎運同銜楊斯盛於光緒三十年，就上海縣寓所捐辦廣明小學。復於三十二年添辦廣明師範傳習所。至三十三年正月又在原籍開辦浦東私立中學堂，且移廣明小學爲附屬高等小學，并增設第一附屬初等小學。又續在川沙廳青墩地方籌設第二附屬初等小學，又擬籌設第三附屬初等小學，未成而卒。該故職商至誠興學，五年之中，通共創捐小學堂建築基本、經常各費，計庫平銀十八萬一千餘兩。又籌建楊氏宗祠別墅各一所，另捐財產值銀三萬兩，以子金捐充創辦人子孫學費，并助田產四百餘畝，以租金捐充創辦人宗族子孫學費。該故職商，以一介居肆成事之小民，而見義勇爲若此，實爲晚近所不多見。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已故花翎運同銜楊斯盛特賜恤贈學位卿銜，并授照山東武訓成案，准予宣付國史館立傳等語。臣等伏考端木賜以百牢餉吳，弦高以十二乘犒秦，皆身爲貨殖，爲國效勞，左史稱之，傳爲盛事。厥後漢臣司馬遷創立《貨殖列傳》。班固修《漢書》，因仍其體，良以懋遷有無者，亦四民之一，載之國史，足以考一朝之世變而覘全國之生計。今該故職商楊斯盛，起家市廛，詩書非所素習，乃急公好義，慨捐巨資至十餘萬，創建學校至六七所，毀家興學，積勞殞身，洵屬深明大義，行誼可風。方今朝廷修明學校，凡捐資興學者，或請獎職銜，或請建坊表，均荷恩施，邀蒙允准。臣部於宣統二年九月十九日議復前山東巡撫袁樹勛奏請將損資興學義丐武訓宣付史館立傳一摺，業經奉旨：依議。欽遵在案。該故職商楊斯盛捐款較巨，造就尤閎，擬請准如該撫所奏，援照武訓成案，將已故職商楊斯盛宣付國史館立傳，以彰義行而振學風。至所請特賜恤贈學位卿銜一節，查學位之頒，乃所以褒獎絕學專家之榮譽。前浙江海寧縣已故三品卿銜李善蘭，以專精算術，特荷殊榮。該故職商未有絕學專長，自未便援以爲例。惟念其創捐巨款，僅予宣付國史館立傳，仍猶未足以殫聖明褒榮之意，擬請將已故花翎運同銜楊斯盛加恩恤贈鹽運使銜，以示旌異。原奏請特賜學位

卿銜，應毋庸議。除咨行江蘇巡撫，迅將事實清册造送國史館欽遵辦理外，所有遵議緣由，理合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宣統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議，欽此。

李德林《定頴紀事》卷一《立義學詳文》　西平縣爲詳報勸設義學，可期永久，請立案鼓勵事。查卑縣舊有書院一所，現在延請劉幸麓院長主講，督學嚴謹，日收實效。惟書院所以育成材，而義學乃以端蒙養也。夫蒙養爲立身制行之始，能端其始，則風俗之易移胥基於此，其有關於世道人心也甚巨。職抵任以來，每於公餘下鄉，留心察看，各村莊不無立塾延師之處，然而習尚未盡除、禮讓未盡興者，凡以貧乏者多，雖有向學之心，力既不逮，輒阻本念，致教有未周，少一誦讀之子，即多一粗鄙之人，尚望其型仁、講讓，漸至俗易而風移哉！則義學之設不容緩矣。獨是事必賴於始基，而法尤期於經久。查卑縣舊報義學十一處，皆於歲首諭各鄉士民勸資以爲延師之費，視資之多寡定師之脩脯，此不過一時之權宜，人力既屬不齊，勢必有初鮮終，而日久遂廢。因思集腋者成裘，衆擎者易舉，遂齊集邑之士民詳陳利益，剴切勸諭。該士民亦皆踴躍向義，欣然樂從，計共捐輸銀七百兩，錢六千七百五十五千零，田地四頃八十三畝七分零，房二處，共添立義學三十七處。每處以所捐之錢地取租息爲經費，令各鄉公舉妥人專司其事，計其所入之息，除每年延師脩脯，有無贏餘，有無捐增，只許用息，不許提本，年終報縣查核，造册詳報存案。職公餘仍輪赴四鄉各學勸課、稽費，不使有荒業、濫銷之弊。如此則合衆力爲一舉，人無遞輸之煩，以餘息增歲修，師有常經之費，庶幾成規既立，雖垂之百世，可也。伏查卑縣地僅彈丸，乃於數月以來，士民踴躍輸捐，增立至三十七處，職之始念固不及此，此皆仰沐憲臺鴻訓，成此義舉，職惟有愈加獎勸，俾家塾黨庠媚睦成風，以上副憲臺培養作育之至意。至所有捐輸姓名，及所捐多寡，并該義學一定基址，與捐地坐落弓尺，佃户姓名，課租定數，錢文生息，延師何名，課蒙幾人之處，理合分晰造册，具文詳請憲臺查核，酌給鼓勵，實爲德便。再樂保地瘠民貧，所捐之錢僅止百千，在該士民已爲竭力，而於事仍屬無濟，若竟不設學，又未免向隅，其捐錢之人俱非豐厚之家，亦不能再爲設法，職因捐廉百金，添入生息，所得之利方可敷用。又永保下里其地介本保兩里之間，此保南北二十餘里，雖南北兩里均已設學，而相距道路較遠，必須另設方爲有益，所捐之資亦只百金，不敷應用，職又捐百金，交該士民添湊辦理。如此，則統縣犬牙相錯，無力子弟均可就師矣。合并聲明。

李德林《定頴紀事》卷一《籌議義學經久事宜》　謹按：義學之設，立法不厭其詳，而奉行宜要諸久。今朝文治翔洽，道一風同，欣蒙憲臺俯念編氓欲偕之大道，一再札勸捐義學，以廣教化而育人材。職奉文遵將憲臺雅意向各紳民剴切面諭，伊等聞風樂輸，數月以來捐銀七百兩，錢六千七百五十五千八百文，地四頃八十三畝七分五厘一毫，房二所，共設義學三十七所，已逐細造册，詳請憲臺查核。幸始基之有成，敢率略以從事，謹就管見所及，酌擬辦理事宜條列，恭呈憲閱。

一、各學錢地租息宜詳明立案，按年報銷也。此次捐項内有地、有錢，地有段至必須查清，文錢有多寡必須核明，以及錢則交商生息，地則招佃認租，既有收發出入，必須稽核精詳。若不申明立案，按年報銷，不特錢地一涉牽混，日後無憑查考，且恐董事之人經手租息，朦混作弊，以少報多，任意浮冒，日侵月削，甚至虧及捐本。捐本虧而學斯廢，其何以仰副憲臺嘉惠學校之意？擬請將現捐錢地各數逐一核明，按報造册，通詳備案。其租息之收發出入，令各學董事者每屆年終，將用過數目及有無贏餘，詳細開明報縣查核，或由縣造册詳報本府核銷，或由府道轉詳藩司查核，并遇有前後任交代，可否於交册内另立一款，稽察之處，均請憲臺酌定批示遵辦。

一、各學經費宜量入爲出，以期永久也。查各學所捐之錢地不齊，即所收之租息不等，每一學中一年需用束脩膏火，必須就一年應收租息通盤計算，以期敷用。若漫無撙節，則入少出多，勢必不繼。擬請責成董事之人，於各學經費務須量入爲出，不許透支濫用，致滋浮冒；每年只准用利不准動本。如有贏餘，報明存公，倘或不足，令董事設法墊補，庶可源源接濟矣。

一、聘請學師，無庸捨近求遠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塾師必求諸遠人，則束脩之外又須議及路費、伙食，學中租息所入恐不敷用。且遠者人地生疏，每多隔閡之慮。何若近在本保，非親即鄰，饗饗有家食之便，去來無接送之勞，是遠訪不如近就之較有裨益。

一、學師宜秉公議聘，以冀得人也。學者先德行而後文藝，訓讀之人，立品不端，縱才華擅長，其本已失。該生等散處四鄉，在職無由盡知其賢否，而教官有課士之責，則較爲親近，至本保紳耆於各生之素行更無不熟悉。擬於每年春初，令各保紳耆公議一二人報明到縣，由縣會同兩學秉公酌定，庶所延之師儒無劣士，而所誨之子弟皆善良矣。

一、所捐地畝錢糧宜官爲捐納，以杜滋累也。查田賦上關國課，此項地糧自未便因捐請豁，而義學收租無多，又未便再令完糧，致妨經費。且人情翻覆，或一時激於義勸，日久不免退有後言；而貧富無常，此日因有力而克襄義舉，他日或無力而轉致賠糧，亦不可不加之體恤。職再三籌酌，銀數無多，莫若官爲捐出，糧經官納，則地屬官地，不但豪强不得肆其侵占，即捐地之家亦無從滋累矣。

一、捐項宜設法稽查，以防流弊也。此次捐項以捐本論，合地與錢一萬餘金，加以歷年租息，除各學應用外，日積月累，爲數不貲。利之所在，易生覬覦，或紳民關通董事商佃等從中透漏租息，挪移捐本，或本官遇有急需，因公借動，日久懸宕不歸，以致本利一空，義學仍歸廢弛，種種情弊，均不可不防其漸。查捐項係憲臺雅意獎勸暨閣邑急公義舉，并非閑款可比，必應慎重稽查，以期永久。擬請即自今始，無論本利，官如動用，許紳民禀阻。若紳民人等串通侵蝕，官爲查究，除嚴追外，仍各治以應得之罪。如此互相查察，上顧考成，下知畏法，庶公項存而學可經久。

一、紳民捐輸錢地，宜立碑以彰善也。各保義學經費既裕，經理得宜，將來可傳永久。而勸捐之紳民，其姓字或日久失傳，亦未免缺略。擬請按保樹碑，將所捐錢地數目及捐者姓名，一一開載，則爲善得名，人知爲善之樂，即後來者相觀而善，且多續捐之舉矣。

一、應得獎勵，宜請酌量從優也。西平周環不滿百里，差務絡繹，地瘠民貧，今該士民一聞勸捐，不煩督催，數月之間捐銀、錢、房、地共計一萬六百六十七千零，共立義學三十七所，此固由憲臺化導之有素，抑亦伊等能曉大義，以勉副憲意者誠也。查未捐義學以前，本縣城工，除職認捐外，俱係民捐、民修，計費一千餘金，此次義學又捐至一萬餘金，似此樂善好施，尚屬可嘉。所有應給獎賞，擬合於常格之外，請憲臺斟酌，稍爲從優，以示體恤。如蒙俯准，容另造清册，詳請查核施行。

規章

陳彝《重訂訓學良規》 一、孝弟爲百行之原，立身之本。爲師者宜時爲子弟細細講説，備論父母胎養之勞、撫育之苦、疾病痘疹之憂愁，成立顯揚之期望，於以發其親愛之良心，俾無忘身之所由來。由是而推之同氣，則爲兄弟姊妹，推之父之同氣，則爲諸姑伯叔；由是而有宗族，由是而有外姻，無非祖宗一本之誼。世間不孝者少，不悌者多。而骨肉參商，多由財貨。要使子弟自幼即知倫紀爲重，外物爲輕，不悌即不孝，不孝不悌，不可爲人，庶讓禦推梨，習慣成性。尤須將古今孝子悌弟故事，爲之親切指點，使之取法；將不孝不悌殃禍，爲之提撕警覺，使知鑒戒。更時詢其在家舉動如何，隨事勸導之，自然漸漸感化。否則幼而不教，任其恃愛褻狎，長大入於悖逆，則弟子之罪，皆師之罪矣。

一、子弟須知敬畏天地神明。祁寒暑雨，不准怨恨咒罵，大小便不准露天，當暑亦不得赤身露體，坐對天地日月及竈前火光下，夜起下床，尤宜避忌館中溺器，宜用蘆席遮蓋，鄉間露天坑厠，尤宜搭棚遮蔽。至聖位前，早晚三揖，朔望九叩，每入神廟，肅揖唯謹，不准褻慢。非事禱媚，正借以常存敬畏也。

一、威儀爲定命之符。子弟入學，先使習灑掃應對，進退揖讓之節，非大小解不准擅下坐位。十歲後，每日令静坐一刻。衣冠務整齊，坐立務端正，行步務安詳，言語務温和。不許舉動輕浮，不許褻押戲謔，不許出言刻薄，不許負氣爭鬥。不獨關係終身人品，亦禍福所由分，聰俊子弟，尤宜切戒。

一、子弟須誠實，大忌誑語。語言不實，心術所關，一切瞞心昧己事，都從此出。須教以有一説一，有二説二，不准半句虚言有犯，雖無關緊要，亦必嚴懲。至他人隱事，則不可説，此正慎言之義，兩不相妨也。

一、子弟宜令習勤，以早到書塾爲第一義，晏起者必嚴儆之，勿使習慣。尤在爲師者，以身先之，倘生徒俱到，師猶高卧未起，則雖令不從矣。洗硯磨墨，拂理書籍几案，雖富貴家，宜令親自料檢，不獨自幼整飭，長大無亂頭粗服之弊，習於勤勞，亦致壽之道也。

一、子弟須儉樸。一飲食也，當使知來處不易，勿以粗糲而嫌之。一衣服也，當使知物力艱難，勿以布素而輕之。微而片紙寸墨，亦當愛惜，勿稍暴殄，異日方爲保家之子。然此并非專務吝嗇，省一錢浪費，即多一錢正用。人生世間，事畜婚嫁，日用飲食，何事不需財？有餘即以濟人利物，亦正用也。子弟幼時，即使知人品高低，不系衣食美惡，能耐飢寒，方能有以自立，所謂儉以養廉也。而當用即用，亦是行吾禮義，二意原不相背。否則鑽李障簏之見，横於胸中，貪鄙之根，轉伏於此，又非所以爲教矣。

一、子弟須敬惜字紙，欲識字者，必先惜字，此不易之論也。凡遇片紙只字，必須收拾焚化，灰投長流水中，若小地則掘坑窖之。字灰能辟邪祟，三江營江口夙有怪物，水起腥風，三日内必有死者，後以字灰迎風投之，由是遂安。在厠中及穢地者，

須洗淨焚化。尤不許以字紙裹物試桌，以書本與婦女夾針綫。此風鄉間最甚，如能另訂白紙書本，挨戶更換，莫大功德。至於所讀之書，尤宜愛惜，務須安放整齊，不許亂堆亂擲及皺折污穢，一有破損，即爲補好。館中宜設淨水一盆，大小便後，務令盥手，方許執書。幼童無知，每以手捫足及下體者，宜痛責之。出恭看書，尤當切戒。

一、子弟須敬惜五穀。地上及水盆中有米穀遺粒，必取食之，飯及小食，不得粒屑遺漏，即漿糊粥湯味變者，亦須與鷄犬食，不可拋棄。

一、淫殺口過，少年易犯，爲師者宜取先正戒淫戒殺及口過等書，時爲講說，杜漸防微，庶知戒慎。戒殺須自幼講說，彈蠅撲蝶，見必痛責，養其不忍之心，庶長大不致殘刻。牛犬有功於人，尤宜切戒勿食。戒淫須十餘歲，再爲細講，小時但告之男女有別，方可爲人而已。

一、淫書小説，最足誤人子弟。而子弟通病，又往往不喜正經書，獨於此等一見便好。須嚴禁子弟，勿稍寓目，勸其父兄，家有此等書，務須焚燬，以杜禍根。鄉間又有山歌小本，多系鄭衛之音，切戒子弟，終身勿看勿抄爲要。某蒙師以抄山歌六本，減壽十年。臨終自述。

一、子弟須虚心，萬不可自以爲是，不肯認錯，尤忌稍有一知半解，便妄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有若此者，急宜嚴爲裁抑，俾知斂戢，否則有才不如無才矣。又有在塾頗覺馴謹，出塾則肆無忌憚者，不知吃緊爲人處，全在此時爲師者，須時刻訪察，如有大過，必戒飭之。實心教人者，當不僅以塾中爲塞責也。附塾子弟無父兄在側，尤宜加緊隨地管束。

一、子弟稍聰明者，不能一無所好。雜藝如作畫、刻印章、彈琴、弈棋，皆無礙正業，日力有餘，聽其隨意遊戲，過於拘束，轉恐決裂。唯詞曲不宜學，箏笛等樂器不可近，賭博失業傷財，第一害事，切戒勿犯，即擲骰抹牌，小局亦不准與至，酒量雖大小不等，然總不宜多。語云酒能亂性，至言也，洋烟所不待言。

一、子弟須知擇交。人生十六七歲，遠於師保之嚴，漸有友朋之樂，此時知識大開，性情未定，脱有一淫朋匪友，闌入其側，漬染甚易，爲害綦深。爲師者，須乘其十餘歲時，細與講明君子小人、損友益友之分。忠厚勤慎、敦氣節、好直言者，親之近之；貪□浮薄、不務正業者，遠之避之。開筆子弟，出外會課，當詳詢同會何人，如其中有一二跅弢之士，戒勿再往。

一、子弟四五歲，先教字方，多則三千，少則二千。如認父母字，則教以如何孝順；認兄弟字，則教以如何友悌，他如天地山川、鳥獸草木，一名一物，均可略與講説。識字既多，將音義相近之字，歸并一處，告以從何會意，從何得聲。稍長，教以《三字經》、《弟子規》、《小學韵語》，能讀《小學》更好，讀《小四書》亦好。切實講説作人道理。無論將來能讀書否，此一層斷不可廢。世間與其多一秀才，不如多一好人；爲師者，與其多教出一秀才，不如多教出一好人。能爲好人，雖不作秀才亦好。苟非好人，則雖幸得科名，於國於民，於家於身，皆無益有損，不如不讀書也。七八歲教以調四聲平仄，作對句。如此三五年間，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均可略知門徑。此幼學功夫，斷不可少者也。

一、《學》、《庸》本注，不可删節一字，《論》、《孟》注，可選讀，然如《孟子》養氣章等不可删圈外，注并有不可不讀者。如《論語》鄙夫章、靳氏之言，《孟子》鈞是人章、范氏心箴之類。《易》讀朱子本義本，以《彖》、《象》、《十翼》明白易曉，且功令用此本。《禮記》、《左傳》均須全讀，勿讀删本，如資質聰穎，盡可讀全經。否則，中人之質，七八歲至弱冠，十三四年功夫，《五經》、《四書》不患不完，亦斷不可再少。

一、十一二歲以後，讀古文百數十篇，《國語》、《國策》、《文選》、《史》、《漢》、八家文，均可酌選，《文選·兩都賦》等宜先讀，以其難記也。古詩百數十首，選詩及唐宋以下，擇有關性情懲勸者，雖不主於理學，而艷麗狂放之作，均不必讀。十三四歲，試學爲小論小詩，俟文理通順、議論明白，詩亦漸有情韵色澤，再作制藝試帖。

一、制藝試帖，以讀書之餘力學之，不必過早講章。但看王罕皆《本義匯參》，餘不必看。時文先讀明文，於浦二田《五編》、王罕皆《八集》内選之。次則《張太史塾課》、《濬靈集》、《八銘初集》之類，次則仁在堂《時藝引》、《時藝階》。將理法二字，極力講求，每授一藝，虚處求其命意所在，實字求其出處，此大不易，如《八銘》朱元英坐字，題文人無不讀坐談之客，字出《三國誌·郭嘉傳》，則多不知古人博覽隨筆，用出展卷，披尋多不可得，宜别記一紙，以待訪問。熟讀能解，再授一藝。墨卷則斷不可讀，即入泮後，亦宜進而求之名大家，不可專讀墨卷。往往有文筆已能清順，一讀墨卷，轉致模糊者。試作小講四五十課，半篇二三十課，用意須帖切，不得模糊影響，法是文非。帖括須自腹中用出，不得繙閱《文料觸機》等書腔調，雖文之下乘，亦須出以自然，不得亂套舊調。帖括自用者，鮮艷有光；腔調自然者，鏗鏘有韵，反是則否，明眼一望可知。且場中黄茅白葦，大抵皆同，何以制勝？總之此道，須斷絶依傍，方成作手。除此數弊，但能層次不錯，思路不窘，便可成篇。或整或散，隨其意興。起比不再作一截，枝枝節節而爲之，便終身不能作散文，全不得古人篇如股、股如句之妙，與古文消息，不

相通矣。題則先作單句，次作各種小題。時文以小題爲最要，同此一般道理，口氣萬有不齊，文律之密，無過於此，此時文所以異於古文也。或恐小題作慣，不能作大題，此小有才，而厭講理法者耳。要以多講多改爲要，改筆宜就其所長，匡其所短，意佳而不能達者引申之，句佳而位置不當者移易之，筋節不緊、轉折不活者增減之。若以課作不合，自擬一藝，師雖苦心，弟子并不能獲益。又若不耐刪削，但加批點遂筆乃事，則有師與無師等矣。試帖先選讀紀文達《唐試律選庚辰集》，可連注看。《河間試律》，次則近賢之作。押韵宜穩，對仗宜工艷麗、衰颯兩病最忌。而要以切題有層次爲主，仍與時文法無異也。每月六課，試前一年九課，每課一文一詩，以日入爲限。試前三月，作兩文一詩，課數次，所謂如戰之陳也。如此用功，五六年入學，可以操券，仍不耽誤讀書工夫。此數年中，宜令看《性理精義》，不能則《性理字訓》，亦於時文大有裨益。蕺山先生《人譜》、《儒門法語》以培其根柢，未讀《小學》者，宜看一過。看史鑒以充其才識，能看《御批通鑒輯覽》最好，卷帙過繁，恐不易看，或《綱鑒正史約》，或《二十一史彈詞注》均可，但須在看《人譜》、《儒門法語》以後。庶幾人文並美。

一、不得早應童試。近今風氣，往往年才十餘齡，讀經三四部，講章尚不能解，遽令讀《啓悟集》，學破承題，一切經史，束之高閣，一二年後，遽令出考，坐此無成，十有四五。況近日試場習氣甚壞，一經應考，從來未聞之穢語，自此而聞；向所未習之惡態，自此而習。嗚呼！是直以良璞送入泥犁矣。且縣府院試，動必匝月，僕僕往來，徒爲荒廢，名爲應試，放心實甚，一而再，再而三，錦綉年華，不覺已數年矣。何如趁此初日之光，埋頭窗下，木鷄養到一舉成名之爲愈乎？由彼之說，則聰明者不過小成，魯鈍者遂致坐誤；由此之說，則聰明者自可上達，魯鈍者猶不至無成。何去何從，賢父兄當自擇之。

一、十歲後始來從學者，以上各節不能盡用。須先問前師教法如何，已讀之書熟否，已授之文解否，先作温故功夫，不可遽求速效。無論長幼，總以講《小學》理經書爲要務。更有内無賢父兄，前師又不善教，已染種種惡習者，此等子弟，理喻則不能振作，勢禁則安於下流，最爲難教。須耐住火性，婉言勸誡，毋責效於一時，毋苛議其既往，一事合理。不妨過加奬借，鼓其上進之心，開其自新之路。又擇古人嘉言懿行，切對病根者，常與講説，漸摩既久，或可默化潜移。能使世間少一敗類，多一好人，其功較成就一佳子弟，更當加倍。

一、教子弟最要一事，在養其良知良能。以先入之言爲主，當取子史中可師可法之事，使日記故事一則，只如俗説，反復講解。在爲師者，每日添此一項工課，亦不甚費時，而子弟久久熟記，非徒養德，兼可博聞，一舉兩得，無過於此。

一、讀書講藝之功，因人而異。如遇十歲外子弟來求教者，宜先問其父母之志，將來是否欲習舉業。如欲習工商等業者，則當教之看短小有文理雜著，如書牘論判之類，俾能通達文義。若概以科舉之學授之，一旦改業，數年所習，盡歸無用矣。又如父母之志，甚欲其讀書應舉，而子弟材質粗魯，性復不近於此，其家又無恒産，則當勸其早爲改計，另習生業。讀書甚非易事，中人之質，必專精十餘年，乃克有成。即使貧而不遇，學優文美，不患不能糊口。若質性過鈍，家道過寒，而欲强使讀書，少年既不克專精，及年過二十，家計日增，聰明日絀，帖括之外，固無所知，應試詩文，亦未入格，進不能徼一命之榮，退不能處館糊口，非其師實誤子弟之乎？至於作人道理，士農工商，總歸一致。此等子弟，不能久在書塾，尤當及此數年，倍加訓迪，俾其胸有把握，庶改途以後，不致歸於下流。須知成就世間一好人，其功大於成就一秀士。若謂非我儔類，不肯盡心；或更因脩脯過薄，且無入泮受謝之時，而倦於教誨，則造業無窮矣。

一、讀書課程，貴乎簡約，使易遵守。功課已完，雖爲時尚早，更不再加。童子樂於嬉游，少適其性，益知鼓舞，勞苦拘束，則厭棄之心生矣。初入塾者，尤宜加意，倘遇難讀之處，實系終日勤苦，而功課不及完者，宜令次日再讀，不必務盡馬力。冬令例加夜課，亦不必坐至更深。從容涵咏，自有無形之益，終日僕僕，轉致徒勞罔功。

一、教生書切不可欲速貪多。其資能讀十行者，只授八行，能讀八行者，只授六行，憨使力有餘於書，無使書有餘於力。却必須正身端坐，高聲朗誦，一字一句，不許含糊，如覺吃力，憨可少息，不准啾啾唧唧，身在心馳。生書須讀得爛熟，熟書須熟而不浮。最忌者，粗聽似熟，細按則有書無句，有句無字，終且能背，而不識字，一犯此弊，雖欲重教，加倍吃力。最好每日熟書背後，默數字，默出過半者酌賞，不及半者罰，久則自能看字，且可漸解文義矣。

一、教生書須先尋書中生字，未認過字方者，或相似之字，如「戒」「戎」、「恕」「怒」之類，每易混訛者，另寫一紙，教令細認，認清之後，仍令自讀十遍，然後教之。大抵書隔宿則易記，譬如三節書，甲日授第一節，讀三十遍，乙日又讀三十遍，再授第二節，讀三十遍，丙日將第一二節連續三十遍，背第一節，再授第三節，讀三十遍。如此循環，每節各得九十遍，師弟均不勞苦，而書自熟，此古法

也。生書背後，更連前五日書，再讀再背，以期聯貫，名曰帶書，斷不可少。熟書每日只讀一號，長則盡卷，不可每册讀兩頁，轉易强記。讀生書宜令移坐案側，背書時令閉目面墻，四體不得搖動。師亦悉心静聽，不可一字混過，讀者既熟，已亦不啻重理一過矣。

一、寫字愁少而整齊，毋多而潦草。訛體及怪俗體，須糾正之，勿使習慣。教蒙童執筆，宜縫一小布團，令握手中，掌虚腕活，年長而字易工，否則必將五指捏攏，後欲放開，難矣。初學仿本，宜方寸大，稍長，則用空格仿本影寫，一字自寫一字。十三四歲，每日臨帖一紙，小楷一紙，臨帖以《玄秘塔》、《皇甫碑》爲入手，須寸半大。十七八歲，隔數日寫字一日，能不停筆寫至三千以上，則既工且速，入試不占作文工夫矣。能工書法，即讀書無成，亦謀生一助也。

一、講書須先講淺近者，淺近者既明，然後再講深遠者。務須句核字櫛，證以日用常行之事，反復譬喻，不可忽略，不可憚煩，并須誘之使問，更因其問而詳言之，不可厭其屢瀆。初學智慧未開，但可責以用心參究，不可責以一講即曉。苟能勤問，則其用心可知，若反厭之，則彼必含糊應諾，適以阻其進機矣。

一、講書切不可貪多，多則必不能詳，聽者反難記易忘。上卷講畢，不必即講下卷，宜將上卷令彼覆講，誤解者改正之，不解者再講，則彼庶有心得，而師之精力亦非虚擲。往往東家以多講爲喜，如此辦法，轉嫌遲滯，不知一部《四書》，苟能講至半部，章章句句，無一字不明白，其餘雖未講過，彼自能有所會通，視貪多者事半而功倍矣。倘遇難解之處，己亦不甚了了者，可直告之。天下事理無窮，先賢尚有不知，何況後學？萬不可畏人耻笑，支離其説，自欺以欺人也。

一、近世學術不講，所謂有志嚮上者，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定盤針已先錯，佔俾終身不獲一匊之益。須知聖賢著書，非爲後世命題；吾輩讀書，非爲他年應舉；國家以文取士，亦以覘其品誼，非爲文字之工，此中原另有事業在。立基在不屑不潔四字，用功在謹言慎行，改過遷善八字，縱有大學問，大經濟，離此十二字，終爲小人之歸。且經濟學問，或非人力所能成，此十二字，則無人不能，但患因循不立志耳。子弟十歲外，知世間有富貴一事，便將此一層與之剴切説透，庶將來入世，不致盡失本真。如能自記日記一册，令生徒年長者，亦各記一册，互相切磋，尤得相長之益。安定弟子，不問可知，安見古今人必不相及耶？

一、世儒每矜通脱，一切善書，往往束之高閣，或謂此非儒教，或謂老生常談，不知晚近人心，全賴幾部善書挽回補救，所謂爲平等人説因果也。塾中講書之餘，宜將《陰騭文》、《覺世經》、《感應篇》等，當作日課，時與講説。生徒等自幼耳熟，則終身不忘，倘能轉以勸人，功德豈淺鮮哉？

一、有女弟子從學者，識字讀《弟子規》，與男子同。更讀《小學》一部，《女四書》一部，看吕氏《閨範》一部，勤與講説，使明大義。只須文理略通，字迹清楚，能作家書足矣。詩文均不必學，詞賦尤不可學。塾中有女弟子，男子有過，概不責臀。雖幼童不得與之嬉戲，如女已十歲外，師未過五十者，不宜教之。

一、身教者從。爲師者，作止語默，動必合理，子弟自有所效法。資質不齊，必須因材施教，不可偏愛偏憎，多動火性。子弟有過，宜反復訓誡，不可輕易撲責，必不得已，輕則責掌，重則責臀，頭面腰脊，均不可責。總以養其廉耻爲主。常見爲師者，子弟稍有不合，信口辱罵，任意撲責。始尚畏懼，繼則視若固然，或反激而加厲，顯抗師訓，傲悖之性，遂至不可收拾，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善教者，嚴氣正性，使弟子畏待如子侄，又使弟子愛至，能使弟子愛，則其益無方矣。至於一切教法，如與東家意見不合，而東家意見無害於子弟者，不妨舍己從之；否則必當勸止，勸止不悟，則去之，不可戀其厚脩，徇從其失，諉爲東家欲之，非我之罪也。

一、不可常放學，一年至少總要有三百日在館。時常放學，非特子弟書易生澀，且心已放逸，安能得力？既受訓蒙之責，一切世故應酬，自當力求減省，不可因東家不檢點而慢不自檢也。

一、設教當量己才力，或能課讀而不能改文，或長於時文短於詩賦，不能勝任者，宜勸之另從名師，切勿貪吝束脩，强用所短。今之授徒者每於門首，貼内設文藝經書詩賦學塾，以冀招徠，不知幸獲厚脩，亦其命所應得，徒增一誤人子弟罪業，而不自知，可爲長嘆。

一、世間貧多富少，延師之家，非盡殷實，附塾子弟，更多貧寒，飯穀不足供新米，辭之可也。一日爲師，弟子成敗即我之責，禮貌不得不講，束脩厚薄，不可歧視。再三之義，父師并重，自問此心能與教子無異，則可謂良師矣。其有過人之質，而貧不能從師者，須委曲成全，或免束脩，或免供應，俾有所就，莫大功德。至飲饌供給，總宜體諒學者之志，本不在温飽，若於區區口腹間計較厚薄，鄙陋極矣。如在富貴之家，供給優厚，宜遵彭凝祉先生不食活物之戒，魚蝦食已死者。鷄鴨之類，雖賓祭不殺也，今已累代矣。口腹之孽，或可少免耳。

一、中峯有言，有益於人是善。貧士無權無力，可自勉者，惟筆舌二端，須

隨時留心，廣行勸化。愚頑者提醒之，冤抑者辨明之，急難者救援之，爭訟者和解之，爲善者贊成之，爲惡者婉勸之，談鬨鬧者急止之。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兄言友，與弟言恭。如有溺女焚棺諸惡俗，宜警之以果報，惕之以刑章，於世道人心，或有萬一之裨。鄉間筆墨，多請塾師，有關人名節，啓人爭訟，害人生計者，斷不可寫。至於代寫詞狀離婚書稿及好作綺語艷曲，大傷陰騭，稍知自愛者，斷不肯爲，尤宜戒子弟勿犯。

一、維持風化，爲吾人分內事。凡孝子悌弟、貞女節婦未及旌表者，勸其子孫請旌，或醵貲代爲呈請，或載入志乘，或咏以詩歌，庶潛德幽光，不致埋没，而人知所觀感矣。

蔣德均《求實齋叢書》卷二〇《義學規條》 一、在擇師也。塾師有關人才風化，必須敦品砥行之士。正心術，修孝弟，尚廉節，肅威儀，以爲立教之本；正學業，分句讀，明訓迪，考勤惰，以盡立教之方。輕浮佻達之必戒，舉動言論之必端，師道立則善人多。首事等延請塾師，有不若是者，隨時辭退，勿徇情面。

一、功課簿宜立也。凡館中子弟自清晨來學，至酉刻散學，一日有一日之課程，一月有一月之功效，不立功課簿，則師徒怠忽，父兄無從考核。應由首事訂功課簿，每月每徒注立名姓，各給一本，所行功課，如讀書、寫字、對課、背書等項，於每日下逐一開注明白，以憑查核。

一、師徒出入簿宜立也。子弟家有正事，准於師長前告假，登注簿中，何日銷假，亦注載明白。至先生有事回家，亦須於首事前告假，注入簿内，庶免荒廢。川省義學惡習，塾師多不到館，此其咎在首事徇情容隱，不肯即時辭退。又有秋收以後，學生均不入館，童子年幼，不能任納稼之勞，且禮有冬讀書之文，史有三餘讀書之説，何故任其舍業而嬉耶？此習不可不除。首事訂立師徒出入簿一本，隨時記注，以憑查核。

一、背讀生書，宜帶背前五日生書也。凡學徒每日到館，先將前五日生書，讀背一遍，然後再上生書，是一首書讀過五日，又帶背五日，可以永久不忘。背時有差謬字句，即與講解書理，可冀啓動聰明，加功不難矣。

一、讀過之書，宜間段摘令默寫也。古有讀書三到之説，三到者，心到、眼到、口到也。今之子弟，未嘗不成誦，而心有不存，則徒然口到，一經默寫，錯字盈幅，由心不到耳。若須默寫，則讀時自然留心細看，此亦收其放心之一法。

一、字學宜講也。幼童描摹朱字，點畫偏旁，先令其端楷。稍長，令寫影格，教以執筆之法，撮筆之法。撮筆管於指尖，指宜實，拳宜空，腕力宜到，欲左先右，欲右先左，無垂不直，無放不收。切忌東涂西抹，歪斜錯亂，違者戒飭。

一、講解最關切要也。凡立身行己之道，人倫日用之常，莫備於「四書」、「五經」。爲之師者，隨時隨事，爲之指點印登，反覆講論，童子雖未能領悟深奥，而於事父事兄之至理，立愛立敬之大端，但得濫熟精詳，使之歡欣鼓舞，日趨於善，而天良不致於澌滅。達爲名宦，有補於國家，窮則淑身，不失爲君子，講解之功，可忽乎哉！

一、對課之法，最宜幼童。從一字至七字止，逐次漸加。使之先明字義，辨別虚實，講求平仄，久之字理明白，對仗工穩，將來作文、作詩之道不難矣。

一、鄉學中有子弟頑劣不率教者，始加戒飭嚴訓，倘屢誡不悛，准先生告知首事逐退。

一、鄉學師儒，有怠惰苟安，不勤訓講，或出入無時，誤人子弟者，准首事即時辭去另延。如首事瞻顧因循，准各該場士民人等稟究。

劉光蕡《煙霞草堂文集》卷八《時務齋學規》 予承乏味經有年矣，愧無實德足以感發諸生志氣，振奮有爲。而時變日棘，非人人卧薪嘗膽，不足以禦外侮而輯中夏。古謂：「四郊多壘，爲卿大夫之辱，地廣大荒而不治，亦士之辱。」今以中國之大，不能禦一日本，割地賠費，無辱不有，非地廣大荒而不治之實乎？吾輩腆顔爲士，不引以爲辱，無論無以對朝廷也。試思外禍又發，天下之大，何處藏身，各有父母，各有子孫，讀書無科舉之路，經商無貿易之途，工無所用其巧，農不免稅其身，中國之患尚堪設想耶？欲救此患，必自士子自奮於學始。人才輩出，不臻富强者，無是理也。今與諸生約：各存自勵之心，力除積習，勉爲真才，日夜有淪胥異類之懼，以自警惕於心目，則學問日新月異，皆成有用之才，豈惟余有厚望，亦吾陝之幸，天下之幸也。謹條列其端於後。

一、勵耻。今日士子孰不讀書，而終無用者，非書無用也。經史如天之雨露，然其灌溉心與養草木之苗無異，由善念而讀書則成良才，由俗念而讀書則爲惡卉。人心皆良而非惡，一念之歧，終於千里。孟子所謂善利舜蹠是也。吾輩用功當從此下手。無論何書，每讀時先問讀此何用，則心中先有主宰，一綫穿去，有條不紊，才識日增而且易於記憶。此即程子所謂立志，朱子所謂穿錢之索子也。而吾歸之勵耻者。人惟心有所耻，則内若負疚，無時間斷，心密氣奮，志自專而力自果，則知耻尤立志之本也。今之仕途雖雜，東事之興，其當大任者雜

途乎？抑曾讀書稱士子者乎？此日之書無用，當日讀之之志非也。讀書不立志，愈讀愈壞，則皆自不知恥始。吾輩須力戒之。

一、習勤。今日天下之患，惟惰爲甚。而惰之患，亦惟士爲甚。文武分途，弓馬之事，士皆不習見，見兵刃則動色，聞炮火則戰慄，養成嫩脆之骨，其嬌弱甚且同於婦女，全失古人桑蓬之意。前數十年，友人游京師者，謂士大夫衣飾全效婦女，將終蹶而不振。今其言驗矣。古者士子進身皆以射，鄉大夫賓賢能，天子選士澤宮，射與禮樂並重。管子處四民，所謂士鄉者，戰士也。即《春秋左氏》所記，所謂士者，亦多指戰士。至戰國始有策士，以口舌取官者，然則勞力之事不可謂非士之當爲也。夫孟子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似士但當講習討論，以益其智，如周公之仰思待旦，孔子之忘寢忘食，然知勞心之人，未有憚於勞力者，憚於勞力之人，未有能勞心者也。孟子謂：當大任必先勞其筋骨。勞則堅凝，不勞則脆嫩，以脆嫩之筋骨，如何能膺艱巨。五胡亂華，陶士行運甓習勤，今日之時勢何如，可不以士行爲法哉？有志之士，其學問當自習勤始。

一、求實。外人謀富强，中國言仁義，豈吾聖人垂訓不能富强，而以仁義貧弱天下哉？外國之富强有實事，中國之仁義託空談，故中國不敵外洋，非仁義不敵富强。空談不敵實事，其弊亦自士子讀書始。束髮受學，但知讀書爲作八股之資，不惟與世事無涉，并與自家身心無涉。故讀道德之言，亦知聖賢談理之精，讀經濟之言，亦知名世論事之切，發之八股，何嘗不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而技止於此。舉聖賢所遺之經史子集，不過爲一大《兔園册子》。一旦身列仕途，間以家國天下之事，皆欲索之倉卒，而毫未預爲之計，天下事安得不壞？故士非士，吏非吏，官非官，兵非兵，工非工，刑非刑，一切用人行政，均以八股之技從事，代他人爲言而與己無與，成爲虚浮之天下，而外敵乘虚而入矣。故今日之弊，非矯虚以實不可，矯之亦必自士子讀書始。凡經史中所言之事皆以爲實，而默驗之身心，必求其可行，而不貴其能言，則心入於事理之中，言未有不真切者，而文亦精進矣。求一得兩，何憚不爲？

一、觀時。昔人云：「識時務者爲俊傑。」此時字，人以爲豪傑之趨時，不知即《易》之時義，《中庸》之時中。蓋天地之機日新，帝王之政事，聖賢之學問，吾輩之識見，不得不求日新，以合天地之氣運。日新即日變，變而能新，則時義、時中之謂也。故孔孟不取老莊之言，而用黄帝、堯、舜之道，治春秋、戰國之天下者。以時隔二千餘年，道當窮變通久也。今日之天下，黄帝、堯、舜之天下也。混沌可易而文明，文明亦可易而機巧，欲變通久，即孔孟之道也。士生今日，徒抱唐、宋以來之成迹，而不統觀開闢以來之變以印證今日，必不足以持今日之變。故士子讀書，以識今日時務爲第一義。凡讀經史皆與今日時勢相證，思其合，且思其所以不合之故，則書皆有用，士成通才矣。

一、廣識。今之爲政難矣，不胸有五大洲之列國，不足以安一洲之一國。學以爲政，非悉五大洲之政事、文章、人情、物産，亦何以爲學？況西人趨使無情之水火，無形之氣風，一草一木之微，皆想入非非，化無用爲極有用，硝磺及炭是也。使有言於四五百年之前者，則必議其妄。今果何如耶？況經國大猶，歷代不襲其迹，而意未嘗不同。不知其迹之異，則泥古而鮮通；不知其意之同，則執迷而不化。未有能應今日之變者也。宜於古今治亂興衰之迹，深求其故，了然於心，而於外洋各國立國之本末，亦兼綜條貫，則遇事自分曉，不難立斷，而措置從容，無不中節矣。

一、樂羣。今日人心渙散極矣。《易》言：「渙其羣，元吉。」今何以不吉？蓋渙，其名利之私，而羣，其道義之公，渙之正所以羣之。故繼之曰：「渙有孚，匪夷所思。」聖人何嘗不重天下之羣哉？吾鄉人士習秦人無黨見，語多獨學無友，孤陋寡聞，執高頭講章之説，自以爲是，與世事全形隔閡。乃聞人之長而必言其短，見之人短而特甚其詞，此争名之心發於外也。居處飲食不相讓，學問事業不相謀，此争利之心蕴於中也。及至居官，以空疏之識，競名利之私，其能不嫉賢妒能，貪榮慕勢，如《詩》之所謂忮求者乎？官方壞，則事事失人心，今日人心之渙，未必不自吾輩存心釀而成之也。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羣而不黨。」自愛名節，則矜而不黨，不貪名利，則不争而能羣，能羣即胞與之仁，不羣即土崩瓦解之勢。《書》所謂：「億兆人，惟億兆心也。」《易》於極渙之後，許以元吉，象以有孚，幸以匪夷所思。萃人心之渙，其權不能專責之士，然士亦有人心世道之責者也。有志者，事竟成。吾輩所得爲者，吾自勉之。匪夷所思，安知不爲今日之識哉！

以上六條，諸生果信予言，潛心學去，他日必有益世用，予日夜所禱祀者也。即謂士須以八股進身，則勵耻求實，必不屑竊爲文，徒恃空言；從事經史，體以身心，而文有根柢；審時廣識，文必精切，宏肆場中，易於制勝；習勤樂羣，則朋友講習，日夜不倦，文事日精進矣。凡八股，皆以發揮聖言，上六條則以聖人之言而以身爲之者，世豈有身爲其事而不如徒言之親切者？諸生果實從事於此，倘有妨八股，予甘任其咎。

裘日和《史略歌論・例言》 讀史之難，古今同慨，昔涑水著《資治通鑑》，簡而易閱，然謂惟王益柔能讀一過，他人覽未竟葉，已欠伸思睡，是以鳳洲之《正史》、理齋之《集要》、回瀾之《捷録》，皆從約，未有約若茲編，故曰《史略》。

歌論自上古迄吕秦，旁及北朝十六國，一主數主，冠以一歌；自漢迄前明，每主歌論并行；楚漢五年，以長歌括之。

史重編年紀月，茲以歌論爲主，每朝總書幾主，得年若干，而於每主下總書在位若干年，其年月不及挨次詳載，其下所注即從上歌論，故實以注之。

舊以伏羲、神農、黄帝爲三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蓋本孔安國序書，謂伏羲、神農、黄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頊、帝嚳、堯、舜之書曰《五典》，故云。今依五峯之説，從孔子《易傳》，以遵聖經。

三國吴魏以及北朝十六國俱非正統，悉以附字别之，其或女主，或僭稱，或廢黜，如吕后、王莽、昌邑王之類，亦加一附字，悉遵紫陽義例。

都省國邑地名，今古不同，茲以某某即今某某，皆依前例。至字難認者，有音釋，句難曉者，有訓解，亦本諸先儒注疏及釋義。

自兩漢及古今諸名儒，其論斷彼此互異有裨史學者，亦間採焉，悉表姓氏於上。

是編專爲家塾計，每燈下得看十葉，不過月餘可畢，誠讀史之捷徑也。

沈祥煦《讀史編略・凡例》 一、是編悉依綱目序列帝王世系，分注其興衰治亂之由，如某君系出某氏，及某君爲某廢弒，某朝爲某國篡滅，於正統加詳，分統僭僞以次從略，用分差等，而省繁冗。

一、是編定式，正統頂格，篡賊低一格，分統如魏、吴、北朝低二格，列國僭國及僭號諸人統低三格，以清眉目。

一、凡正統及分統諸君俱大書廟號謚法，其餘僭僞諸國悉書姓名，即有廟謚，附注於末，以示區别。

一、凡世系、年代、數目有與年表互異者，悉依綱目爲準。

一、是編摘叙帝王政迹，或述史臣原贊，或就約編所叙，增簡删繁。若臣佐賢奸有關主德者，亦略綴數語，述而不作，未敢妄參臆説，閱者鑒之。

一、是編詩歌，概用七言，以便童蒙記誦。

一、是編間有僻字，悉爲音注明晰，庶幾閱者一目了然，無煩考核。

《三字經注解備要・叙》 天地名物之大，古今古迹之廣，得之散見者繁而難，獲之類聚者簡以易。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經》一出，海内誨子弟之發蒙者咸恭若球刀。然幼年童稚，不過僅習其文而已，不知此書即一部袖裏《通鑒綱目》也。王晉升先生雖有注解，未窺全豹，認庵柏先生更加增補，亦嫌疏漏。道光庚戌春，余適錦城偶得衡陽賀興思先生編輯《注解俗講》一書，翻閱未竟，不禁欣然。曰：此誠古一奇觀也。詢其從來，乃自京師中帶回抄本，惜哉未傳剞劂，不能遍海内而有之。自予抄獲此書，都心嚮往焉。已而請貸抄謄數次，至秋乃獲，越數日始竣。奈倉忙中，原本之内多有舛訛，未暇更正；且於帝王一節，諸僭僞國亦未全載。不時披覽，於余心終覺歉然。茲於館課之暇，重加訂補，與原本稍爲詳細。奈予年五旬有二，目力就衰，字迹雖非模糊，而點畫歪斜可耻，越月抄成。世之欲觀古今者，玩其詞，習其義，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歷代帝王之統緒，諸子百家著作之原由，以及古聖昔賢由困而亨，自賤而貴，縷斷詳明，了如指掌，是散見於諸子百家之中者而以一帙聚之，則此書注解，不惟好古博經者資其便於睹記，而尋章摘句之後生小子亦得以廣其見聞焉。余不揣荒陋，抄竣，爰叙始末以弁諸首云。

《選報》第三五期《愛國學社之章程》 一、宗旨

（一）本社略師日本吉田氏松下講社、西鄉氏鹿兒私學之意，重精神教育，重軍事教育，而所授各科學皆爲鍛煉精神激發志氣之助。

二、學級

（一）本社學生分尋常、高等兩級，各以兩年爲卒業限。

三、教科

（一）尋常學級教科之目：第一學年：修身、算學、理科、國文、地理、歷史、英文、體操。第二學年：同第一學年。

（一）高等級教科之目：第一學年：倫理、算學、物理、國文、心理、日文、英文、體操。第二學年：算學、化學、國文、社會、國家、經濟、政治、法理、英文、體操。

四、職員

（一）本社公舉總理一人，幹事一人，舍監一人，會計一人，教師若干人。

（一）尋常級教師於高等生中公舉任之。

（一）高等級教師於教育會會員中公舉及延名譽教師任之。

五、停課日

（一）年假自十二月十六日起至次年正月二十日止。
（一）暑假自六月初十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
（一）清明、端午、中秋三節各放假三日。
（一）萬壽日、孔子生日各放假一日。
（一）每星期休息。

六、規則

（一）講堂之規則由幹事管理之。
（一）社友寄宿舍之規則用自治制，由舍監提調之。

七、經費

（一）講堂體操場社友之寄宿舍，皆由教育會預備。
（一）寄宿舍膳費雜費社友自備。

八、考校

（一）本社月終由各教習核稽分數送於學監，每季每年統計分數最殿高下出給分數單，以備學者父兄稽查。
（一）學生入尋常級滿二學年，超高等級又滿二學年，於各學科均已通澈者，由本社給予卒業證書。

《宗文義塾條規》　一、杭城向設宗文義塾。前有嘉慶丙子孝廉魏倉伯廣文經理，立法極爲周密。今仿其意，擬定條規，所期在事之人實力奉行，秉公潔己，無致始勤終怠，有名無實。

一、延師務取學問淹貫、品行端方之士，由各紳士公同保舉，不得徇情引薦。如有督課懈弛、時有作輟者，隨時辭復。此系栽培寒素之區，爲師者果能盡心訓誨，功德莫大。稽核過苛，各宜原諒。關書按季致送，不以年計。

一、收集生徒，選擇名門舊族子弟，貧不能從學而才可造就者。誦四書者以十三歲爲限，誦經書者以十六歲爲限，作文者以二十歲爲限。報名之後，由董事考驗。其無可造就者不得濫收。

一、每日讀生書，朗讀百遍。上生書時，先背帶書五首。生書讀熟，當日先背，次早再背。午後寫字畢，讀理書熟背若干首。清晨讀生文三十遍，讀生書一首。學字後理書若干首。晚鈔讀本或讀試帖及唐詩、古文、《文選》。課期免學字。詩文繳卷，不准繼燭。

一、經師固宜講解通徹，蒙師亦應於功課畢後，聚徒講說，令其粗知大義。至各徒性情舉知，務須隨時隨事導以中正，應循循規矩，即學業無成，亦不致流於非僻。

一、各齋功課，均歸紳士會同董事稽核，設立簿册，逐日登記，每月每季另加考察。有進境者，量予獎勸。其生質過絀，及頑劣懈惰、不守學規者，隨時甄別。司帳專司收支，稽察各役勤惰，查視茶飯。夜晚火燭門户尤宜親身遍歷查視。

一、塾中應備書籍，點交各師收管，帳房存簿登記，不得私自携出及涂抹損傷。

一、熟中每人給硯一方，墨一挺。月給大字筆二枝。小字筆二枝，朔望分給。墨磨將盡，向帳房易新墨。日給尺八紙一張，習小楷者添一張。作文者逢課期給竹紙二張，尺八紙二張，未完篇者減半。皆歸帳房給發。仿本選名家書迹，刻印散給。仿紙每月送惜字局，不得妄用包裹物件及揩抹污穢。

一、熟中各徒功課，各師量才酌定，仍送董事稽考，毋簡略亦毋貪多，總期循序漸進，日異月新。

一、每日天明，管門者擊雲板，生徒盡起。夜課至二鼓息燈靜睡。夏夜亦宜做功課一炷香，香盡即睡。日間功課不完者，以功課完爲度，不以香限，仍記過一次。一月功課全完者記功。

一、紳士、董事須長川在塾。凡師徒出入設簿登記。某時出館，某時回館，不得瞻徇情面，互相容隱。先生有事過三日者，請人權代。學生每月出館亦不得過三日。過三日則記過，不及三日則記功。年終核計，以定去留。有要事及疾病不在此例。

一、生徒每年逢清明、立夏、端午、中秋、十月朝、冬至各給假一日，不在三日之例。如別有正事，稟明董事，酌給假期。

一、塾中各徒到館，已讀之書宜自帶來，添讀之書由帳房買給。如有赴試者，代辦考具。稟生贊儀，府考二百文，院考一百文，正場卷費由塾給發。招覆在三十名前者，准赴覆試，每場人給考費百文，筆二枝。在塾赴考，入學塾中，備送學師贄敬，每名洋銀壹圓，廣保同。

一、每月紳士月課一次，每年大課四次。另延官紳考課，閱卷、背書、寫字、默經在前列者，各有獎賞。

一、諸生取進後，參謁畢，至館行禮，拜謝師長及在事次歲出館，題名於楣。

一、諸生有中式者，送上京費二十元，亦題名於楣。達者各宜量力捐助。

義塾續增條規

一、義塾之設，原爲培植孤寒起見，門第籍貫固必細訪查，而家計之有力、無力，尤必探訪清楚。查後注明册上，始請紳董公同考驗，以定棄取，違例者即行回覆。每有父在而照管非屬無依，業存而就學非盡無力，捏飾承繼某某，以存父爲本生。既有本生之父照顧，則非孤非寒可知。此後選擇生徒，但論寒畯無依，資堪造就。不合例者概不濫收。其實係繼爲人後，業與生父別居，或本生雖存而確係貧難兼顧者，亦酌量録取。至異鄉流寓，或間有所收，惟考試概歸本籍。

一、舊規各齋先生有事出館過三日者，請人權代。此爲連放三日而言。若先生晨出暮歸，或出半日，或晚間歸宿一夜，齋中學生幼者卧睡上樓，尤須照管。現添請内司事一人，長川在塾，隨時管理各生。在先生亦不得以代管有人，時常在外過夜。其先生出入，内司事設簿登記，與外司事水牌互相稽核，月終對驗清楚，送呈董事。季課時送閱紳士，以知一月間作輟之多寡。至學生有事出館，先須報明内司事，酌量許出與否。年長學生託故出館尤須禁止。學問進地全在静專，先生督率之寬嚴即見於學生出館之疏密。層層糾察，庶功效自生。

一、館内功課，師長自有定程，今已刊印月課考驗程式，請先生於諸生各出考語，董事於月課時又加考驗增注，分其優絀。作文者於每月終令各生匯訂一册呈董事，并請師長於課文册面有曠課者注明何事曠課，以資稽核。此後各師與董事考語，每課由内司事登録册簿。課文、曠課日期亦并載簿，内文則給歸各生，逐月加訂，不得分折。季課時與月課考語册簿由司事同呈監理紳士，核實查驗。其有曠課過多，毫無長進者，即令出塾。

一、學生傳遞信札物件，遞入則經外司事過目，遞出則必經内司事過目。司閽館僕不得徑行交遞。塾師會客，與學生家中人來有事須面見者，均在外間廳事接應，司閽不得擅引入館，并須設立號簿記客，以便稽查。至司事至齋查視，該生必起立。每逢月課、季課，案名出齋，俱正立拱揖，然後請題就試。及呈書挑背，每日會食時，與各齋師長及司事諸人亦必恭敬稱呼，不得禮貌偶愆。

一、塾中司帳、司事，皆由董事延請。急公辦事之人固屬老成可靠，惟現在各善舉新章，每月將收支總數開明張榜，本塾此後每月帳目除例送董事經目外，即呈監理紳士查閱，俟歸季報銷藩司時，照樣另繕一册，懸諸廳事，以便大衆翻閱稽核。至歲修土木及遇有大工營造，并置辦塾中器用，亦須另立簿記，逐款開明，存留帳房，以便後時查核。且將來倘有交接更替，循照有式，亦應使人人知經營之撙節公費，辦理實心也。

一、寒士力學，茹辛甘淡是其本懷。肄業生徒不得出私錢市買食物，嚴立僮約，毋許代傳。蹈此者，生徒辭覆，僮奴責懲。

一、學問未成，以師長爲規矩，不得濫事交游。諸生自家長、昆弟及親串尊行之外，未必有人事交涉，簡札往來。凡生徒書函，必須館僮走送者，呈董事、司事閱後，方許出門。館僮有蒙蔽送出者責懲。其携取衣物時，亦須司事驗明。

一、在塾不論董事、司事，皆不應留住外客，惟省外師長偶有同鄉親友省視，於情理當留食宿。至於因事往來之客，偶款一飯，不以此論。

一、生徒多在童年，跳蕩遊戲在所不免。聞之師嚴則道尊，敬告師長：務必從嚴，以肅觀瞻，以策精進。有不率教誨者，立時屏斥，并不待月課、季課之日。師長因事暫出，即責成内司事正色督率。

一、童生赴試，生員入闈，文理未優，斷無弋獲之理。以後如師長、董事未命報名，應試者私行赴考，均即出塾。書院課試，生童文理清通，准其本名報考一卷。若勉强鈔襲，徒荒功課，請師諭止。

一、生徒去取，董事一秉至公，决不瞻徇情面。惟不守規矩由董事徑斥。至程課勤惰、學業精粗，董事皆商之師長，每年、每季審定去留。報名孤寒新生中，有訪得家世鄙猥，驗得年紀長成者，謝之。餘則酌量補缺，試與觀摩，本塾不阻人向學之志。倘有以富詭貧之弊，則家計略充，有力從師，何苦擠孤寒地位，問心諒亦不安。

一、義塾舊章，諸生入學之年，即於年終出塾。近因進取途寬，學額增廣，量改成規。新進者諸生仍一體收入，然須予以程限，皆以一届科場爲期，入闈後即令出塾。若有恪守塾規，奮志嚮學，材可造就者，年未弱冠亦酌量暫留，仍隨時核以學業。

一、師生出入著籍稽核，舊章也。每月終由司事將號簿送董事查閱，以識疏密。惟司事三人，一司會計，一司稽查，一司督率，均有專責，亦不應任意出入。自本年閏十月初一日爲始，内外司事出入一律登載。至訪察報名生徒，每月定初三、初四、初五三日出外查明，不必非時奔走。塾中稽察，全須内外司事，少一人在塾，即少一人耳目。即使塾中無事，亦應簡出。冬夜火燭門户尤須照

應，既在塾中，當視塾事爲家事。

一、仁、義、禮、智、信五齋師長，分別經、蒙。仁齋脩金每月制錢拾貳千文。義齋脩金每月制錢拾千文。禮齋脩金每月制錢捌千文。智齋脩金每月制錢捌千文。信齋脩金每月制錢柒千文。每年啓館贄儀洋錢貳圓。三節節敬每節洋錢貳圓，五齋均同。已校舊章從豐致送，已後不再議增。

一、内司事一人，專司督率五齋生徒，稽核出入，遇塾師偶出尤宜加意照料，每月薪水陸千文。外司事二人，一司帳目，逐日銀錢出入不得浮費，亦不得刻減。一司雜務，長川照料師生飯食、曉夜門户火燭，訪察詢見報名子弟家世資質，每月薪水均支制錢伍千文。三節節敬，每節每人洋錢貳圓，已校舊章加厚，已後不得議增。

一、董事二人。一司督察師生，决擇去留，綜理用度、領款報銷。一司校閱課藝，月課季課，背書閱文，及隨時督考功課。每月各送薪水制錢捌千文，節敬與師長同，此系舊規所無，以後不得議增。

一、復興宗文義塾，由各紳士公同呈請前撫憲馬公准行，籌撥靠釐善舉項下存典生息制錢叁萬千文，在省城内保大、泰和、同裕三典捌釐生息，每月由董事赴典領取息錢貳百肆拾千文，於同治六年六月先開三齋。嗣因來學日衆，復由各紳士呈請前撫憲李公准行，復籌撥靠釐善舉項下存典生息制錢壹萬伍千千文，仍在三典捌釐生息，每月由董事領取息錢壹佰貳拾千文，於同治八年續開二齋，以還舊觀。所有前後批詳公牘，勒石置塾，以垂久遠。

一、宗文義塾舊屋在包衙前地方，兵後殘破。今改用各紳士捐備忠義祠房屋一所，坐落中皮市街，於同治九年十一月赴縣過户，歸入宗文義塾户下，完納錢糧漕米，所有屋圖基地及管業執照、糧串均照式勒石塾中，以垂久遠。至包衙前老屋，俟塾中樽節餘款，或遇紳富捐助，集資修理出租，添補塾中器具及房屋歲修。

一、宗文義塾舊規周密，印本散失。復興以來，公議規條與舊章大同小異，復將舊規擇要附刻於後，一律循照。

新增條規

一、塾中正、副董事，向有生徒來塾面從授讀。查歷届程規，并無此例。公議此後正、副董事遇有從學生徒，只可遥從，未便來塾讀書。

同治九年十月　日，宗文義塾紳董譚廷獻、沈玉琪、吴煦、許乃釗、沈祖懋、濮貽孫、潘承翰、陸召南公議。

《西山書院學範》卷四《梁家園惜字館義學條規》　一、學生七歲以上方准來學，其父兄先期開明本生姓名年齡住址，以便登記依次頂補，逢朔望日親送入學，由司事處領名簽一枝，酌量撥入某齋，拜見先生同學，一揖，依次坐。

一、每逢朔望，先生率領本齋學生，向至聖先師、文昌帝君殿前行三跪九叩禮，由學生中拔取數名演習唱禮，禮畢，向先生三拜，學生序齒一揖，各就案。每日進館散學，俱向先生一揖。

一、朔望宣講聖諭，先生率學生序立恭聽。

一、諸生日出到館，日入散學，每日已刻放飯一次。届期不完功課者，聽先生責。放不必存留齋中，以免滋事，至往來三五成羣，遊戲滋事，司事隨時稽查訓責。

一、學生所需紙筆及糕點等物，俱於上學放飯時帶來，不准臨時出買。出恭持牌，放往不准二人同去，大解每日一次，小解每日三四次，均在大門内。除散學放飯之外，學生有擅出大門者，責成管門人稽查攔阻，回明司事，送入本齋責處。其出恭逾時不返者，先生即須查察，以杜嬉游滋事。

一、學生不准自行告假，并不准婦女到學呼唤，須父兄到司事處説明事由，給領假牌，注明某人告假幾日。向先生告假，牌存本齋，名簽送司事處，滿日持牌換簽銷假，如此互相稽查，庶免頑童藉故偷安之弊。

一、諸生字紙隨時檢入簍内，案頭書籍，不許狼藉成堆，不許擅動硃筆涂抹墻壁及書卷上寫字，違者重責。

一、讀書須眼到口到心到，高聲朗誦，句讀分明，不得含混不清，及結伙喊叫，聲類市井，致乖雅道。

一、學生功課不完，疲頑滋事，輕則責手，重則責臀。頭面虚怯處，概免責撻。

一、凡童蒙就傅者，俟有改業退去缺出，依次頂補。

一、每逢年節，先生司事人等，概不收學生禮物。司事各家有慶祝等事，師生概免應酬。

一、司閽厨役雇工人等，每逢年節，本學量加賞賜，不准收受學生錢物，如查有私受情弊，即行逐出。

一、朔望香燭茶水煤炭一應器具，悉出本學公項，概不斂取學生分文。

一、學生告假銷假及無故不到，設立總簿隨時戳記，每逢朔望，點名清查一次，注明實在名數，庶學生勤惰，一目了然，遇有缺出，即行頂補。

一、每年封印時放學，開印時啓館。端陽初四、初五放假二日，中秋十四、十五放假二日，清明、七月半、十月朔，各放假一日，平時慨不放假。

一、父兄攙越功課，被責護短，赴學爭論，學生年長好鬥，欺凌幼稚，招惹是非，或無故不到，常時告假，以上數項，概行掣退。若僅資質駑鈍，不在此限。凡有故掣退，悉由司事，向學生父兄，或來人交明白，不得昌昧驅逐，致滋事端。

一、初學童蒙以識字爲要務，或《千字文》，或《三字經》，裁成方紙，逐字楷書，每日或認十字，或二十字。既認熟，然後讀。庶免隨口念誦，不能認字之病。

一、《小學》、《孝經》，爲初學入德之門，於啓蒙最爲切要。今擬初學幼童，讀《弟子規》，即讀《小學》、《孝經》，再讀《四書》。凡讀《四書》，概讀朱注，以爲將來上進地步。

一、每日課程，清晨背先一日生書，背帶書或三首或五首，即上本日生書，上書時，與學生講解一遍，就倫常俗事上指點，總期明白易曉，觸發良知，不必拘牽文意。講畢，朗誦數十遍。然後放飯，飯後寫倣、温書，温熟背完，仍念清晨所上生書及帶書。

一、上書標明某年月日起，某年月日讀完。温書亦然。生書逐日標明日期，温書每日用硃圈標記。凡讀完一本，須通本温熟背誦，再讀生書。至學生告病告假，亦載明卷端，既可稽查學生之勤惰，亦免疑先生之曠功。

一、每日散學時，先生隨意説一典故，如陸績懷橘、王祥卧冰之類，登記課簿，以便考核。明日散學，仍令復講。

一、設學原爲讀書上進，其應禁應毀書籍，有違禁令者，概不准收存。

一、每日温書一書一經，擇其生者先温，周而復始，俱要通本温熟背誦，不得每温數本，每本數篇，頭緒紛繁，終無成效。

一、學生姓名住址，及讀過經書，造册一本，存司事處。凡上新書，到司事處報名登記。

一、考課背書純熟者○，須提者△，不能背者×；講書明白者○，含混者△，不能講者×；做好者○，劣者×。有○無×列一等，○多×少列二等，○、×各半及×多○少列三等，有×無○列四等。

一、一等以四名爲率，獎賞紙筆雙分，二等以八名爲率，紙筆單分，三等無賞，四等送交本齋責罰，仍將所考等第姓名登記總簿，以備查核。

《蔡元培全集》卷一《愛國學社章程》 一、宗旨　本社略師日本吉田氏松下講社、西鄉氏鹿兒私學之意，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學，皆爲鍛煉精神、激發志氣之助。

二、學級　本校學生，分尋常、高等兩級，各以兩年爲卒業限。

三、教科　尋常(集)(級)教科之目，第一學年：修身，算學，理科，國文，地理，歷史，英文，體操。第二學年同第一學年。

高等級教科之目，第一學年：倫理，算學，物理，國文，心理，論理，日文，英文，體操。第二學年：算學，化學，國文，社會，國家，經濟，政治，法理，英文，體操。

四、職員　本社公舉總理一人，幹事一人，學監一人，會計一人，教師若干人。

尋常級教師，於高等生中公舉任之。

高等級教師，於教育會會員中公舉，及延名譽教師任之。

五、停課日　年假，自十二月十六日起，至次年正月廿日止。

暑假，自六月初十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

清明、端午、中秋三節，各放假三日。

萬壽、孔子生日，各放假一日。

每星期(日)休息。

六、規則　講堂之規則，由幹事管理之。

社友寄宿舍之規則，用自治制，由學監提調之。

七、經費　講堂、體育場、社友之寄宿舍，皆由(體)(教)育會預備。

非社友而願學者，謂之附課生，每月繳學費銀三元。其由社中代理膳宿者，增繳膳宿費銀五元，月初預繳。

八、考校　本社月終由各教習核稽分數，送於學監。每季、每年，統計分數最殿高下，出給分數單，以便學者父母稽考。

學生入尋常級滿二學年，(超)(高)等級又滿二學年，於各學科均已通徹者，由本社給予卒業證書。

《四川官報》一九〇四第四册《湖南明德學堂規則》 總　則

本學堂爲迭奉諭旨，勸民立學，糾集同人，薄收學費，捐資以補其不足。欲爲湘省樹先聲，且以補官辦所未及也。

本學堂設立之意分三大綱。俟二年之後，由教習與管理審察生徒學問。其性質誠慤端謹者列入師範科，并擬附設蒙小學堂，俾之實地練習。姿性聰穎有志出洋者列入游學科，并添教東文，使有預備方具開展。心思縝密宜於政治、工藝者列爲高等科，加設法律政治理財諸學，并偏重理化，俾可直接入高等政藝專門學堂。

學生之名譽，即全學堂之名譽也。雖有管理稽查隨時察視，諸生尤宜以德自勖，交相責善，不可絲毫污損名譽。

現在科學僅分六門，皆普通初級必須之學問。諸生均宜一律修習，不可有輕重於其間。

現因學堂初創，教習未能求備。每日堂上功課僅五小時，俾諸生得以從容自習，萬不可荒廢本課，別營他業。

開學三月之後，由教習與管理會議各學生功課之優劣、行止之良否，以定去留。

學術不進、無畢業之望、紊亂堂規、不遵法則、告誡不悛、傷痍疾病不堪修業者，皆令退學。

學生所修各學皆用點數表出，自八十一點至百點爲最優等，自六十一點至八十點爲優等，自三十六點至六十點爲次等，自零點至三十五點爲劣等。

學生不得以己願退學，惟出洋者不在此限。

學生無論堂内堂外衣履皆須樸素，毋得衣不正之色，并涂抹香水，致貽浮薄之譏。

禮，所以明秩序、正容止。欲學堂風紀整齊、習慣善良，則行禮之際，尤須以精神貫注之。本學堂早晚點名，上下講堂皆須行禮，毋得視爲具文，稍存輕慢。

欲全學生名譽，首貴自治，朋友規勸，亦有應盡之方，惟責任不專，易滋推諉。特於自修室坐位，每排由本排學生公推一人爲班長，以專責任。當斯職者，務宜以身先人，同歸與善。

凡學堂精神所出全在體操，諸生之欲自治亦全在體操。規律者，公理所存。服從規律，乃學生求學之基礎也。本學堂管理主任一切，實不能周持，專請體操教習一人，隨同諸生食息，盡心照料，諸生務宜服從公理，共底於成。

講堂規則

講堂功課現分兩班，教授每日皆五小時，體操在内。

早飯後上課，每課畢休息十分鐘，上午三時，午飯後兩時。凡上講堂，皆須整隊，魚貫而入，毋得參差。

授業時務須肅静，教習詢問，知者舉手，以免喧囂。

教習講解未畢，諸生不得低首寫記。

有疑質問，必先起立，語宜簡要，不得旁及此課之外，致妨他人聽講。

講堂桌上，非教習命令携帶書籍，不得閱看。非寫記時，兩手不得置於桌上，且宜正襟危坐，兩足不得伸出，并禁時露倦容。

講堂授課時，遇有參觀，如管理教習命令起立，則一律直立致敬。

自修室規則

自修室最宜肅静，除習外國文字，不得放聲朗誦，致妨他人用功。

自修室中不得有喧笑之聲，彼此商問，亦不得高聲呼喚。

晚間自習，乃補習一日之所聞，并爲來日預備，諸生最宜注意，不得無故缺席，以致成績不良。桌上器皿書籍，安置均宜整齊，無關緊要之書，不得置於桌上。春分後八點三十分鐘熄燈。秋分後九點三十分鐘熄燈。聞鈴一律魚貫入寢室。

編定位置，不得任意移易。

學生中有故不在自修室，由旁席學生代爲照料。

食堂規則【略】

寢室規則

早起之時，春分後六點鐘，秋分後七點鐘。晚睡之時，春分後九點鐘，秋分後十點鐘。均須一律，不得參差。

寢室内不得私自點燈并閱看書籍。

安眠之後，不得大聲喧鬧，妨害同人。

晚間起床，上下均宜留意，毋得驚擾他人。

設有疾病，即呼公役告之管理，延醫調治，同人亦有照料之義務。

寢室晨起之後，公役將門扃鎖，必俟一日課畢，方許歸室。晚飯之後，諸生温習整理竟日功課，最宜注意。私回寢室，以曠課論。

寢室管理，每周必檢查一次。

盥所規則【略】

茶水規則【略】

休息規則

操場之後，皆游息之地。本學堂之外有一定之範圍，前面勿出第二重門，後面勿出流霞園外。惟需各人自治，令人生敬，勿令人生憎。如有意外横逆之事，管理稽查必代諸生理落，斷不壓制諸生，諸生尤宜自重，勿違公理。每星期皆可出外游息。既爲本學堂學生，尤宜愛惜名譽，勿令人指摘。如有自甘暴棄，屢誡不悛，管理必爲剔退，斷不姑息一人而損大衆之名譽。

堂内游息地方甚狹，各宜檢束，不得散漫無紀律。

游息勿禁談笑，但亦不得過於喧鬧。

會晤規則

凡學生親故來會，無論何人，皆須至挂號處，指明會某生，而於學生會客所静待，不得擅自入内。學生亦不得引之入自修室及寢室。

凡上課時不得會客，須俟課畢方准通報。

凡學生親友來堂參觀，必先告知管理教習，帶引縱覽。

閱報處規則

每日課業之暇，置報數種，俾諸生閱覽，藉廣見聞。

各報閱後，須整理順次安置，不得任意棄置。

報紙不得携出閱報處所，并點抹污損。

外出規則

年假暑假星期及章程停課之日，諸生得任意出外，但遇行禮之期，必須禮畢方退。

每日堂課及温習既畢之後，如有應準出外之要事，仍在管理處陳明，但每星期不得過兩次。

堂中生徒如須外出，必須去管理處説明緣由，領取名牌，於號房挂號，將牌懸置外出挂牌處。歸時自取此牌，交呈管理。非有大故，不得在外住宿。

凡家在省城者，星期前夕可歸家住宿，惟星期之夕必於八點鐘之前回堂，點名不到者，以犯規論。

凡外縣來學者，非先陳明有的確之親友可住宿，雖星期亦不得在外住宿。

凡因事故必須在外寄宿者，應陳明管理允許，方可挂號。

給假逾時，歸須陳明緣由，如非有意外阻滯，不得故意遲延。

教習特命補課，雖休息不得外出。

圖書器械所規則

本學堂創辦伊始，設置一切，甚難求備。僅捐置書籍數箱，另開書目，諸生欲加參考，可向管理處開明取閱。

取閱書籍多不得過五本，五日之内必須繳還。

書籍如有污損，責令本生抄補。

器械專爲理化教科試驗之用，安置陳列均有定處，學生不得私自移易損壞。

《龍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雜誌》第一册《生徒須知》 第一款 教室規則

第一條 上課退課，悉依鐘令，出入一律排班。

第二條 教師就座離座時，依級長口令，行敬禮。

第三條 教師點名，須朗聲應到。

第四條 課業應用品一律携帶，非課業應用品概勿携帶。

第五條 座位由教師派定，勿擅移易。

第六條 上課時，勿與同學談話。

第七條 上課時，欲發言或出位者，先舉手以請教師之許可。

第八條 質問應對，均須起立。

第九條 上課遲到者，須經教師許可，然後就座。

第十條 非上課或值日時，概勿入室，如有要事欲入，須經教師許可。

第十一條 上課時，概勿出室，飲茶溲便，均在游息時間。

第十二條 室内戒涕唾，必不得已，告知教師，吐入痰罐。

第十三條 桌椅宜留心保護，屜内宜整潔，紙屑必入字簏。

第十四條 客來參觀，教師行敬禮者，亦行敬禮。

第二款 游息場規則

第十五條 天晴宜至操場游息，天雨則在廳前游息。

第十六條 游息時，勿翻閱書畫，及携帶課業用品玩弄。

第十七條 校舍教具宜公同保護。

第十八條 飲茶吐痰溲便，均有定處。

第十九條 卑野及妨礙公衆之言動，概行禁止。

第二十條 無故勿入職員室及校役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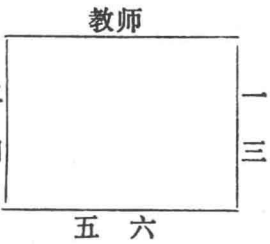
第廿一條 廊下勿疾走，廳前勿追逐。

第廿二條 同學宜互相愛敬，如有不平事，可訴知教師核斷，切勿紛争，致傷和氣。

第廿三條　校備公用之運動器，勿爭奪，勿專擅。
第廿四條　客來勿聚觀。
第廿五條　拾得遺失物，如知失主者，即送還本人，未知者，交師，納入遺失品置函。
第廿六條　聞預備鐘，停止運動，準備上課。
第廿七條　聞上課鐘，速至指定地方排班。

第三款　食堂規則

第廿八條　生徒用中膳者，聞午飯號鐘，即齊集食堂。
第廿九條　每桌七人，教師坐單位，生徒坐雙位，位次依身長而定。如下圖：



第三十條　通常坐齊，然後舉箸，先食畢者，俟同桌食畢，然後依次退散。
第三十一條　添飯由各人自盛。
第三十二條　湯饌米屑勿浪籍，骨殼勿棄於地。
第三十三條　當食勿談笑，勿涕唾。
第三十四條　進食以細嚼爲宜，每餐須費十分時以外。

第四款　途中規則

第三十五條　自家至校，自校至家，勿在途中閑游。
第三十六條　遇師長須行敬禮。
第三十七條　勿臨危險及污穢之處。
第三十八條　勿買食物，勿作種種卑劣之遊戲。
第三十九條　勿涂門墻，勿折花木。
第四十條　行跑勿喧呼跑跳，致妨他人之往來。

第五款　雜則

第四十一條　每日初見職員，須行敬禮，有事見職員，亦然。
第四十二條　每日進校退校，須照定時。
第四十三條　到校後，即將自己名牌翻黑，退校則翻赤。
第四十四條　携帶書包者，到校後，暫置書格內。
第四十五條　課業應用品，切勿忘帶。
第四十六條　衣服冠履，宜樸雅整潔。
第四十七條　書籍紙筆等物，宜愛惜，勿浪費。
第四十八條　每日出門及回家時，宜稟告家長。

《江蘇教育總會文牘二下》《私立浦東中學校暫定章程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節　本校爲川沙楊氏獨力倡建，謹遵奏定章程，以施較深之普通教育，俾生徒預備從事實業或進習專門學科爲宗旨。

第二節　舊設之廣明高等小學校，即改爲本校附屬高等小學校，并另設附屬初等小學校。

第二章　學科　修業年限

第三節　科目爲修身、經學、國文、歷史、地理、算學、博物、理化、圖畫、體操、法制經濟、外國文。高等小學科目爲修身、講經、國文、歷史、地理、算學、理科、圖畫、唱歌、體操、外國文；初等小學科目爲修身、講經、國文、算學、圖畫、唱歌、手工、體操。

第四節　修業年限定爲五年，高等小學四年，初等小學四年。

第三章　學期　休業日

第五節　一年分兩學期。

第六節　暑假、年假外，日曜日、國慶日、聖誕日，開校紀念日、節日，咸休業。

第四章　【略】

第五章　定額　入學

第十節　額定二百名。高等小學額定百六十名，均寄宿。初等小學百名，不寄宿。

第十一節　入學者必具後列之資格，方得入學。

甲　性行善良無習氣者。

乙　年歲不過於學力者。

丙　身體健全者。

第十二節　入學時，偕同切實保證人，來校填具保證書。本生自填誓約書式如下：

誓約書式

（姓名）今得浦東中學校監督之許可，入校肄業，凡校中規則、命令，誓當遵守弗愆。立此爲證。

年　月　日誓約者（姓名）（印）

保證書式

第　號

（保證者姓名）願保（生徒姓名）入貴校肄業，應納諸費及關於該生一切事項，惟余是問。立此爲證。

年　月　日保證者（姓名）（印）

第六章　納費

第十三節　每學期學費銀十五圓，膳宿費二十五圓，課業用品費五圓，共銀四十五圓。高等小學學費銀十二圓，膳宿費二十三圓，課業用品費四圓，共銀三十九圓。初等小學學費銀三圓，課業用品費一圓，共銀四圓。各於入學時預納。中途退學，所納學費概不給還。課業用品費盈餘發還，不足補納。

第十四節　入學時預納操衣靴帽費銀十圓，盈餘發還，不足補納。暑假年假前，各納給僕費一圓。高等小學悉同。

第十五節　初等小學爲推廣教育起見，無力者免納學費。但納課業用品費一圓。

第七章　考試　報告

第十六節　考試分學期考試、臨時考試。

第十七節　於一學期終，報告修業成績於其家屬。

第八章　獎勵　懲戒

第十八節　凡有後列各項之一者，於一學期終獎之，或以銀章，或以名譽證書。

甲　有特別善良之行爲者。

乙　學行俱列優等者。

丙　一學期未嘗輟業者。

第十九節　修業期滿考試合格者，給予證書，并遵奏定章程，一體申送，考入高等學堂給予出身。

第二十節　違本校規則或命令者，輕則訓誡，重則留置，甚則退學。

第九章　規則

第二十一節　總規則

一　同學相處必和愛。

二　起居容服必樸雅整潔。

三　公物勿易定處，毀失必認賠。

四　勿污墻壁損花木。

五　勿爲危險及無益之舉動。

六　課業外勿看無益閑書。

七　會親友必於應接室。

八　有事見職員必行敬禮。

第二十二節　教室規則

一　上課退課均聽號鐘，列隊出入。

二　教員就坐離坐，均行敬禮。

三　勿越位亂次。

四　教員宣講時勿擾問。

五　質問必先舉手，得教員許可，而後起立質問。

六　教員普通之設問，欲對者必先舉手，得教員許可，而後立對。教員命之對者，不必舉手。

七　同坐生勿問答。

八　唾涕勿至地，承以巾。

九　非習業切用品勿帶入。
十　非退課勿出。
十一　勿營課業以外事。
十二　來賓參觀，教員行敬禮者，亦敬禮之。
第二十三節　各級置級長一人，一月一任，其職列後：
甲　注意教室內之整潔與否。
乙　傳達監學及教員之言於同級生。
丙　傳達同級生之言於監學及教員。
丁　司本級之輟業簿，上課時報告同級生輟業者於教員。
第二十四節　各級輪置值日生一人，其職列後：
甲　上課前退課後，拂拭整理本級教室內之器物。
乙　用筆墨時，爲同級生注水。
第二十五節　卧室規則
一　起卧均聽號鐘。
二　榻位必依編定次序。
三　所携物品，必受監學之檢查。
四　行李除卧具外勿過三件，以榻下能容爲度。
五　衣服卧具器物隨時整潔，置有定處。
六　帳褥被單以白色爲宜。
七　溲便器勿携。
八　非切用器物勿携。
九　卧後一律息燈。
十　卧後勿談話。
十一　唾涕必於痰盂。
十二　晨起盥洗必依次序。
十三　暑假年假所携物品概勿留校。
第二十六節　各卧室置室長一人，一月一任，其職列後：
甲　注意同室生規則之實行。
乙　注意本室內整潔與否。
丙　傳達監學之言於同室生。
丁　傳達同室生之言於監學。
戊　同室生有患病者達於監學。
第二十七節　膳室規則
一　鳴鐘後齊集勿遲。
二　坐位必依編定次序。
三　齊坐舉箸，食畢同起。
四　當食勿談笑。
五　骨殼勿棄於地。
六　進食宜細嚼，每餐須費十分時以外。
七　食畢盥洗，必依次序。
第二十八節　告假規則
一　因事或病告假輟業，向監學陳明理由，俟得許可，填寫輟業願書，并告本級長，假滿注銷。
二　因事或病告假出舍，向監學陳明理由，俟得許可，填寫出舍願書，假滿注銷。
第二十九節　來賓參觀規則
一　來賓參觀必由職員導引。
二　參觀教室時，勿徘徊，勿談笑，勿吸烟，勿唾涕。
三　於學務無關係者，謝絶參觀。
四　參觀時勿携僕從。

第十章　附　則

第三十節　此爲暫定章程，當隨時修改，以期完密。

余治《得一録》卷五《義塾條規》　是舉因近時義學奉行故事，且費巨難行而起，蓋學者所以學做人之道也。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讀書而不知做人之道，雖讀十年，何益於己？故是舉專以教學做人爲主，與義學舊行規例迥别。近時義學，大率踵事增華，過求體面，但以功名之成否爲實效，初不以教學做人爲事，殊不知功名之成否，自有天定。苟其人應有功名，即無義學，亦必有委曲成之者，況教成功名，而不能教成其做人，則其人將以功名爲護符，適足爲造罪害人之具，則教成功名，未足爲功德也明矣。苟能教成其做人，則終身即無功名，而其祖宗感之，子孫賴之，一身榮之，其爲德已不小，知天下多一好人，即爲天下

少一惡人，況一人爲善，更可感化數十百人，善氣彌淪，無有限量，則教之者造福，亦何可限量。且使即不能爲善人，而因吾之教而少作幾件惡事，少害幾個平人，亦是義學明效。則教學做人，何可一日緩耶？義塾既專以學做人爲主，則一切訓蒙舊章，斷宜加一番整飭。爰本古者八歲入小學之意爲宗，務於兩月中，將立身處世之要，切實開導，并須娴習子弟規矩，庶蒙童先入爲主，長大有所法守，特列規條如左：

一、立義學，向來必多集經費，誠以延師必數年，訓徒必數載，費用有增無減，事期經久，故倡始爲難。茲則事事多從簡便，訓徒以兩月爲率，生徒約以二十人爲率，或一師周流各鄉，或每鄉隨時興舉，每舉經費不過十餘千，名爲簡便小學義塾，向來一塾之費，可分作五塾，向來訓數十人之費，可分訓數百人。而究其實效，則向來入塾數年，不見心地開明者，此則二月後，即可了然於爲人之道，事半功倍，識者自能立見。

一、是舉隨地可行，宜擇地方公所三數間，中供聖位牌，并擇二三老成人料理董事，公請一老成有品能講説者爲之師，更宜請一教識方字、習句讀、把筆教字者，爲師之佐。供膳，每日每人約六七十文，即可託廟丁僧家。束脩酌送二月。畢事，約費十數千爲率，一切虚文都從減省。

一、塾中設立册簿一本，登記生徒姓名功課，及平時功過。先期，凡貧家子弟，力不能從師者，悉令入塾讀書。其有曾經入塾，或現從他師，而父母願令入塾習儀者，亦聽。但須約定，既入塾後，此二月中乃一生成敗所關，須聽先生教責，不得姑息，亦不准告假，有過亦不得代爲遮護，庶内外交督，相與有成。

一、開塾第一日，聖位前宜遵行釋菜禮，即可教習拜獻之儀。塾師及董事，各肅衣冠拈香，以次行三跪九叩首禮。生徒旁立肅觀，獻茶一，酒飯各三。獻畢，然後令各生徒行禮。不能行三跪九叩禮，即用四拜禮亦可。地方士民有願與習禮者，亦衣冠行禮。禮畢，茶叙片刻，各相揖而退。

一、每日入塾，即向聖前焚香叩拜，揖禮先生。先生問生徒中，或有在家不順父母及祖父母，以及兄弟姊妹争論，有無打人罵人，及頑戲狂奔，輕傷物命，不惜字穀，争論吃物等事否？必令互相覺發，無相容隱，有則責令速改，不改即與撲責，或罰跪香一炷，必自願改過求寬而後已。如有循規蹈矩，不犯諸過者，另立賞格加奬。如菓點之類。

一、塾中功課，未識字者先識方字一二百，即授《小學詩》。新刻《續神童詩》，爲人道理，都要説到，尤妙在句句明白，如《續千家詩》及《孝經》、《弟子職》、《小兒語》各種，如有餘力，皆可接讀。其每日講説，則以學堂日記，學堂講語爲最。務須盡兩月内，訓畢一二本，細與講説，一面懇切訓誨，教以身體力行，照所讀之書做人，方不差誤。午後把筆學寫格言仿本百字。每傍晚，必講説做人道理二三則，使之互相覆講。

【略】

一、每旬另以三八日會講，許本圖父老子弟相率偕來，以次向聖位前叩頭，向先生前作揖，然後肅静坐旁聽講，不得一語喧嘩。宣講尤須明白顯豁，不宜參入文字話頭，如家常説話一般，能參以眼前果報，尤爲易入，對症發藥，雜以機趣，動以天良，感化最爲神速。

【略】

一、每月必宣講《鄉約》一次，定期月朔，即於社廟寬廣公所，董士耆老等率同地方人衆，環立敬聽。主講者登臺宣講，須引古證今，多方鼓舞，凛之以天地神明，惕之以王法清議，庶幾激勵奮發，必有挽回補救之妙。

是舉一月後，可訓畢《續神童詩》，即可講畢學堂日記。子弟漸能明白，已勝於讀書四五年。而曾未一日講解者，能至二月，所習禮文，必彬彬可觀。子弟將所讀書携歸吟誦，及將所聞語互相傳説，可使一方老幼男婦，無一人不聞善言善行，即無一人不在教育之中。一塾二月之功，可以化數千人，其聞鄉約而感化者又數千人，從此推而至一鄉而一邑，以及他州各府，均得有心人一例舉行，將小學鄉約一時并舉，人心自然可正，風俗自然還醇，教化之功，於斯爲大，天下不難平也。士子居一鄉，則利及一鄉，正宜於此等處源頭上用意，庶不虚生於世，否則閉户自娱，絶不問户外事，品則高矣，不過一自了漢耳。世間多少閑花草，無補生民亦自慚，每一再誦之，輒怦怦心動，願與普天下有心人急起圖之。

余治《得一録》卷五《義學章程》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學之於人，所系大矣。而貧家子弟無力從師，欲求讀一日之書而不可得，致令目不識丁，終身夢夢，大義不明，或致作奸犯科而不悟，非司風教者之耻耶？述義學章程。

設義學説

今之論治者，動言人心不古，士習不端，似天地之生人，有古今之異，而不知皆失教之所致，雖教而教法不善之所致也。拙議主專教貧賤之子弟，先誦所刊初學讀本七種，再讀《聖諭廣訓》七種，皆醇正之善書。善書所言，皆儒書之理。儒書散而善書聚，儒書深而善書淺，中人以下，正取其淺近明顯，易於領會，即塾

師教幼童，亦易於講解也。一幼童明白書理，可以化一家之父兄，并可以化同居之鄰里。今通都大邑，動以創建書院爲美談，愚謂書院教已成之俊秀，不如義學，教未成之童蒙，此日之童蒙，不必爲將來之俊秀，亦必爲將來之丁壯，聚什百千萬不知書理之人，與聚什百千萬能知書理之人，其風俗之良楛，必有辨矣。士習不端，亦由於此種書理，未經涉獵留意也。惟民生厚，具有天良，身列膠庠，必知廉耻，向之不端，染於習耳，非其本性之不善也。觸目驚心，向風慕義，未有不翻然改悔者，故爲治必當設義學。義學所讀之書，宜如章程之所議，庶推暨廣而收效速也。

州縣捐設義學議

《禮》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言盡人之宜學也。而《易》言：「蒙以養正，爲聖功所基。」誠以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各具五常之性，童蒙習染未深，誠能導其好善惡惡之端，而充其事親從兄之量，庶異日之希賢希聖不難，則幼學之宜亟也。世家大族，類知設塾延師，教其子弟，中人之産，力難延師者，亦莫不勉力以附於有力之家，則凡爲子弟，宜無不被詩書之澤矣。然而貧富不齊，力能延師者十不及一，能附學者亦十不過二三，此外則悠悠忽忽，以生以長，或習藝以資生，或傭工以糊口，有終身未讀書，不識一字者，彼豈獨無知識哉？限於境耳。夫終身未讀書，不識一字，已可憫矣。因不讀書不識字，而遂不識書中之理，合什百千萬不識理之人，而羣萃州處，此亦大可慮也，則義學之設烏可緩也。

國朝雍正癸丑，尹文端公總督雲貴，陳文恭公爲方伯，四年中創建興復及勸捐設立之義學，至六百五十餘處，纂《義學匯記》一書，兩公各爲之序。尹序所謂内以養其聰明於未雕未琢之天，外以固其根本於相友相助之地。陳序所謂天下少不學之人，無不學之地，此所以化行俗美而人才日出也。某昔在江蘇，所至舉行，閑居以後，猶與二三同志，設於吴門，今閱三十餘年，筮仕重來皖中，循省初志。竊以天下者，一鄉一邑之積也，令長之力，僅能行之一鄉一邑，則且就一鄉一邑中，倡捐一二塾，以爲好義士民之倡，酌擬條目，請於上官鑒核行之。方今各省大憲，賢者在位，咸以化導人心培養元氣爲事，監司郡守及州縣諸君，亦咸有化民成俗之盛心，於鄙人所議，或當採刍蕘而不遺葑菲也。教化行而後人心正，人心正而後風俗醇，氓之蚩蚩，自幼習聞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訓，其長也或不至即非僻而捍文網矣，庶不虚生堯、舜之世也。至於事舉業而取科第，亦當以幼學爲始基，章程中所讀之書，較之俗師相沿舊章，似較有益。世德之家，明哲之士，體味斯意，培根濬源，異日成就，必更醇備，家之國之禮也，是則尤某之所厚望也。錢唐陳文述謹志。

塾中條例

一、塾中生徒，先令習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一切衣服冠履飲食言語，悉遵朱子《童蒙須知》，不率教者即行戒飭。

一、每日早晨入塾，即向先師位前叩禮，放學時一揖而退，在家問安侍寢，坐立行動，一切儀節，須時加訓迪，俾知恪守。

一、塾中先備小學七種：一《三字經》，一《感應篇》，一《陰騭文》，一《覺世經》，一《文昌孝經》，一《朱柏廬家訓》，一《弟子規》。此七種，皆醇正訓戒善書，可先令生徒熟讀之，畢後，方令讀四字書。每讀一種，即爲明白講解，切不可以其童蒙而忽之。

一、日記故事，最爲啓蒙善本，務須每日講説一二條，使之覆講。近時又有《學堂日記》、《學堂講語》、《弟子必讀》、《小學韵語》等書，皆孝子悌弟善惡果報故事，均宜日與講解，俾知終身佩服。

一、董事每於朔望日到塾，稽查功課，各生所讀所講，按名考其生熟勤惰。如書不成誦，講解差錯者，將本生名下記過一次。如二次不改，分别責處。如有能熟誦，能講説，早夜勤劬，舉止端重者，臨時酌獎花紅，以示優異。

一、生徒在塾，應先生訓教，出塾，應父兄管束，不得以塾外瑣事瀆師。其或該父兄攙越功課，被責護短，及生徒年長好鬬、好賭、欺凌幼稚屢戒不改，又或無故不到，屢次告假者，即行斥退。

一、先生功課之外，凡筆墨及瑣屑事，概不應酬，以節勞煩。至司董人等非有塾中公事，不得在塾久坐，致令曠功。

一、淫書小説，不許入目，倘有其書，務令取出燒燬净盡，庶免貽害。

余治《得一録》卷五《粤東啓蒙義塾規條》 械鬬，大惡俗也。小嫌細故，動輒紛争，一哄之頃，殺人盈野。有心人無不思以挽之，而苦無善法。義塾者，洵化民成俗、息争弭釁之上策也。述粤東啓蒙義塾規條。

粤東創建啓蒙義學引

今夫風俗至極敝之時，非得有心人力圖挽救，則敝俗之日甚一日者，其流極將更不可問。顧挽之於已成之後，終不如挽之於未萌之先。風俗之敝，至閩粤

間鬬毆一端，可謂無以復加矣。或微嫌細故，即啓爭端，意氣憑陵，兩不相下，輒至聚衆對壘，并力鬬毆，一哄之頃，殺人盈野，固已慘不忍言矣。況乎官案株連，厥費更巨，有家資累萬而轉眼傾盡者，有爭訟不勝、抑鬱隕命者，有牽涉波累、革功名、繫狴犴者，甚至有以祭田千百頃、賄賂買凶者，種種貽害，書不勝書。事後悔生，惜乎已晚，局外者咸笑其愚，局中者執迷不悟。推原其故，總由讀書者少，氣質用事者多，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其所由來久矣。此桂林相國所以隨處倡興義學，以爲治化之源也。粵東義聞素著，敵愾之餘，人人思奮，而鬬毆一端，久成習俗，尚難遽化。有心人無不痛心疾首，欲有以挽之，惟挽之之方，不有以清其源，必不能遏其流，義學者，息爭化鬬之先着也。何則？蒙以養正，聖功也。蒙養之不講，少成若性，長大斷難驟變。惟孤寒子弟，無力從師，自幼嬉游，習成獷悍，以强爲勝，雖有循良子弟，不久亦與俱化，則義學之設，非此日挽回敝俗之切務哉？茲擬啓蒙義學規條一册，本桂林相國遺規，稍加變通，附以訓蒙詩歌，匯成一帙，付梓廣布，以爲鄉閭矜式。吾粵多好義士，凡有善舉，無不踴躍急公，一揮而集，惟茲義學，尤爲化俗導蒙急務，吾知有心人無不共願玉成也。況今年欽奉上諭，有深明大義，有勇知方，由化導之神，亦系天性之厚等語。天語煌煌，所以嘉美粵民者，亦已至極無加矣。凡我粵民，宜無不人人感泣，自宜率其子弟，互相教育，俾童年習知禮讓，慷慨捐助，略省浮靡之費，作爲有用之資，各就鄉隅，創設義學，於以化羣蒙而成善俗，庶不負天子綸褒遠民之至意。爲國家養人材，即爲地方消戾氣，俾千百年來極敝惡俗，轉移一旦，其造福於吾粵者，豈有涯涘哉？是爲引。道光己酉嶺南吴氏書於長松草堂。

粵東議設啓蒙義學規則

一、建塾之初，首先經費，我粵人多好義，每遇一切公事，皆踴躍輸捐。義學一事，尤爲轉移風化極大善舉，宜無不人人樂助。故有力之家，固當慷慨助捐以爲之倡，即中下之户，亦當勉力協助，共種福田，或捐銀錢，或捐田産，或捐房租，或出心力，互相勸捐，庶幾集腋成裘，勤襄善舉。其銀錢存項，則或存當鋪生息，或置産收租，均可以垂永久。

一、我粵各鄉，多有香火廟，其中或有經費充足，每年出息，少至數百金，多至數千金，向來皆爲父老鄉人宴饗之用，餘者留作爭訟之需。夫訟則終凶，以正經公項而耗費於意氣之私，留之機兆已屬不祥，實爲可笑。竊意父老鄉人，如果明白大義，斷不至貪口腹而好興訟，總由相沿成習，一時難於驟變，但得本境賢明公正紳董，力持公議，開導同人，酌分廟中經費十分之五，興建義學，吾知善有同心，樂從者必衆，況義學既設，子弟皆知以禮讓相先，爭訟之風，自然頓息，靡費既少，此項正可留爲義學之用。如經費果裕，則各種善事，皆可推廣興辦。倘有心懷私見，多方疑難阻撓善舉者，背理喪德，惟神是殛。

一、設塾地方，隨地酌度，城廂經費易集，創建固所不難，且各善堂中，添附亦屬甚便。鄉間籌費不易，倘先建塾，以土木之功，耗費正項，恐財力已竭，而開塾經費，反致不足，宜先就地方公所，或鄉約，或庵觀，或廟宇，打掃空屋幾間，附設義學，以公濟公，實爲兩便。或每族公祠中，族長族正公議，酌分烝嘗餘項，或合族另捐，擇族中貧寒子弟，就公祠中開設義學，尤爲敬宗恤族厚誼，族之賢明者，定當樂於成就也。

一、我粵廣州，系屬省垣，地廣人稠，建塾地方，城内則新城舊城，須各門分設，城外則東南西北關，必擇適中之地，分設幾處。其餘各外府州縣城鄉，各視地方情形，廣設義學，總在各處有心人隨地酌奪。

一、各鄉設塾，如西樵、沙灣、兩龍、小欖等鄉，烟户萬計，其中無力讀書者，正復不少，設塾必分各約，方能周恤貧寒。其餘中鄉，宜各設一塾。小鄉則或合三四處，共設一塾。但鄉間集費殊難，不能與省垣比較，雖有二三殷富，賢愚不等，其賢者自能竭力助捐，其愚者多牢守慳囊，視財如命，不特不肯輸捐，反致暗生謗議，大礙義舉。然有志者事竟成，如各鄉得同志數人，竭誠興辦，總能成就。創議之初，即宜標貼長紅於鄉約門首，或社學之前，請衆公議，照外省義塾勸捐例，有田者按其畝數抽分若干，既可安貧保富，又可積德累功，即慳吝者當亦自知醒悟，樂助共成，庶幾經費充足，善舉不愁中止。

一、各鎮碼頭設塾，如佛山、陳村、江門、西南等處，系貿易通衢，五方雜處，教化尤不可緩。倘有好義之士，首肯克己解囊，慷慨捐倡，力勸各行按貨捐厘，助成義舉，栽培一方孤寒子弟，實惠及人，比尋常善事，功德尤勝百倍，一切營運自獲吉祥，此明去暗來之定理也。

一、捐資贊成義學，多系實心好義之人，塾中例應供奉長生禄位。其捐數最多者，居中座，次者居左，又次者居右，并書明捐數，勒碑其中，以垂久遠。每逢開館解館，暨各捐主生辰，總理衣冠率各學生詣長生位前焚香拜跪，借以報答造就之恩。

一、義塾既設，必公舉一殷實公正之人，爲之總理，執掌經費存項總帳。更

擇一老成練達者爲之司事，主管塾中一切事宜，登記出入，每月一結，總理必親自會同各紳士過目。其勸捐集議，則凡屬同心，均宜襄辦酌定，務要平情熟議，以期共濟，切勿各懷意見，致滋異議。每歲臘月，總理暨司事將一年出入總帳，用黃紙一一書明，會同本地紳衿耆老，衣冠詣本境香火廟，書疏一紙，凡會議者，各各署名畫押，并出入總帳，拜焚神前爐內，同明心迹，以示徵信。

一、義學爲轉移風化，培植人心而設，則延請塾師尤宜慎重，師道立則善人多，所系正非淺鮮。倘徇薦者情面，不知慎擇，濫送聘書，既誤公事，又誤人家子弟，此中造孽不小。必擇人品端方，學問通徹，不嗜烟賭，而又不作輟、不憚煩，勤於講解者，方足以當此任。每塾視學生之多寡，酌請塾師幾位，分童教授。既請之後，自宜致敬盡禮，不可忽慢，斷不可容情在先，貽誤在後，致有名無實也。

一、入塾子弟，自七八歲以上、十四五歲以下，俱准報名。先盡孤子，以示敬節恤嫠之意，次及赤貧。每塾子弟，以十二人爲率，極多不得過十六人。至生徒在塾規矩，灑掃應對，威儀禮節，在塾師教導有方，自能一一就範，茲不多贅。

【略】

一、塾師每日辰至申歸，各童亦辰集申散。每月只可解館三日，仿古人休沐之例。此外必應在館。其功課勤惰，塾師設簿登記。如生徒中有勤於誦讀，循規蹈矩者，另爲記名標出。逢節，總理察看，酌賞紙筆果點等物，以示優異。

【略】

一、義塾之設，專爲貧户童蒙，若遍讀經書，非但力有不能，實亦迫不及待。宜將明白顯淺之書，先爲訓讀，并屬塾師隨口講解，先讀新刻《續神童詩》，次及《續千家詩》、《感應篇》、《陰騭文》、《文昌孝經》節本、《覺世經》、《朱子治家格言》，讀畢後，方讀四子書。每逢三六九午後，塾師宜將學堂日記，講解一二條，諸生環立拱聽，俾童而習之，先入爲主，終身佩服，自有實效。所以然者，以此塾只爲貧寒子弟略知爲人道理而設，故所定章程，未遑謀及舉業，如有穎異之資，應即另行提出，格外栽培。

【略】

右悉採桂林相國所垂啓蒙義塾條例，而稍加參酌，草成是編。其中倘有未合之處，還望高明重爲裁定。盡可隨地變通，因時制宜，以期斟酌盡善。

余治《得一録》卷五《蒙館條約》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夫發蒙，童年始事耳。而系之曰聖功，則知先入者爲主，少成若性，關係正非淺鮮，是在於蒙館師之善爲造福矣。述蒙館條約。

訓蒙條約

子弟讀書，務要讀得極熟，於生書則限定課程，於温書則嚴於背誦，一字不許差落，切勿貪行數之多。

子弟八九歲，稍有知覺，即宜開講小學，雖每日目有講書正課，然宜檢出一二條，與他講究，或《感應篇》、《陰騭文》、《覺世經》、《日記故事》、《果報》等書亦好，然須覆講。

子弟極幼者，每晚亦講家訓格言，隨其質之高下，即一二行，或兩三句亦好，總以還講爲要。

凡書史中淫穢之事，切勿向後輩談及，詩詞中香艷之句，亦勿選與生徒讀。

精選古今名人勸孝詩，多則五六十首，少則二三十首，初講字面，繼講意義，使之朝吟夕誦，或亦可觸發其天良。近刻有《續千家詩》可讀，沙星現刻有《小學韵語》、《弟子規》、《弟子必讀》三種皆宜讀。

早起必洗手，然後開卷。學徒出恭後，亦必命洗手，然後開卷。

家塾中須常懸聖像，俾學徒朝夕拈香致拜，或懸「天地君親師」五大字，早晚作揖亦可。

爲人師者，切忌誤人子弟，無功食禄，天譴所必加。且訓徒以德行爲先，文藝次之，有文而無行，雖得功名，仍於處世保身治家之道，一無可取，是亦誤人子弟也。試思之。

沈潛高明，子弟之質不同也，而總宜先教以敬父母、敬伯叔、敬兄長，能遵此者，其在家塾中，自彬彬有禮，不至或慢其師。

教徒更宜加意者，寡婦之子，單傳之子，及乃父本不識字而勉力讀書之子。子弟讀者，有初則艱於上口，後則漸有會心者，切勿因讀質稍鈍棄之而不留心。

教徒須如教子一般，每日自問教子能盡心，教徒亦能盡心否？庶乎不欺。

每年須將到館日期，逐日記賬，總之多坐幾日，方是體貼人情。

處館者，固宜不涉世務矣。然自身亦須保養，不可使之多病，蓋多病則或作或輟，到館之日必少，即欲盡職，亦焉能盡職。

塾師偶然解館，屬在東翁，有將子弟之書，抽出幾處，命他背誦，而子弟竟不

能背誦者。原其故，由每日專貪行數之多，而其實出於强記也。强記之書，三四日猶可，數日後即背不出，一二月後，竟差落異常矣。故與其於未讀者務使之多，孰若於已讀者務使之熟。

寄膳生徒，爲師者更宜經心。蓋子弟在家，內有父母，外有兄長，俱得加意管束。而至於附出，則種種托之先生，一出一入，學徒之成敗繫焉，豈可不刻刻防閑？

教徒又宜相體裁衣，在其家爲功名計者，固宜多讀經書。或有三年五年，即要經管家務，及學習店業者，則宜每日多限字課，臨帖鈔書之外，或教之信札，或教之帖式，或托之算法及雜字簿。惟謹守家規與嫻習禮貌，則士農工商無二理也。

爾汝之稱，豈可施諸尊長，而粗心者往往失檢。學徒初識字時，即以此爲戒。

余治《得一録》卷一〇《變通小學義塾章程》 予嘗詢一鄉人曾讀書否，其人曰：「曾入塾五年。」問以塾師曾訓汝做人道理否，曰：「未也，不過日讀《四書》數句，寫字數行耳。」又問開蒙時先讀何書，曾讀《孝經》、《小學》、《弟子職》否？曾講説《日記故事》、《二十四孝》否？曰：「未也。啓蒙時，先讀《神童詩》、《千家詩》，以後即讀《學》、《庸》、《論》、《孟》，至於《孝經》等書，目且未經。」又問能明《學》、《庸》、《論》、《孟》道理否？其人笑曰：「當時先生初未嘗爲我講解，我何能明白？迄今句讀，已大半忘却，何論道理耶？」予曰：「然則子入塾五年，竟全未得讀書之益耶？」曰：「誠然，然我在塾五年，固未得益，却得益於兩夕深談，令人没齒不能忘，是則我之恩師也。」予詢其所以，則曰：「我出塾數年後，頑鈍猶有童心。偶往姊丈家，有事信宿，下榻書齋，伴西席陳先生。先生故老成人，善教誨，爲我談古今孝子悌弟及善惡果報事，教我如何事父母，如何待兄弟，如何治家，如何處世，以及立身擇友之道，而統貫以兩字，曰天理。反復詳明，語甚懇切。我偶有一言近理處，先生極口贊嘆，以爲可教。我始恍然，如夢初醒，覺前此所作事，都不可對人，愧汗無地。次夕，又授我小書一本，系先生所手抄，中多詩詞，語極粗淺，大約言孝弟忠信等事。并略爲講解，命我讀，我即歡喜領受，歸而日夕讀之，奉爲至寶。自是乃恍然於爲人之道，有如是其不可苟者，深悔從前之肆無忌憚，而猶幸今之所遇爲未晚也。」予曰：「然則子讀書五年，曾不若兩夕之講解耶？」曰：「是固然也。設不遇陳先生，我今日正不知作何等人耳。」予用是憮然曰：「甚矣！蒙養之初，其關於教者之善不善，有如是哉！」近世蒙師，開蒙即訓《學》、《庸》，於古者小學之教，已漠不過問。其上者高視闊步，聰明自負，即有淺近詩歌，足資童蒙啓發者，又多不屑教讀；其庸庸者，則又墨守成例，《千字》、《百家》、《神童》、《千家詩》之外，不敢稍改舊章，説到講解，則又以爲童蒙何足與於此。試問啓蒙一道，豈徒識字而已乎？但知識字，而不知爲人之道，則識字適足以濟其爲惡之具耳。嗚呼！蒙須發也，不與講解，蒙何自發？彼貧家子弟，終身成敗，多系此二三年中。必待二三年後，始與講解，彼早已無力罷讀，改業他徒，不及領教矣。塾師不教，更有何人與教？無怪乎終身倀倀，全不知所以爲人之道，雖讀而一如未讀也。

或曰：爲人之道，聖賢經傳至詳且備，何由他求？又應之曰：讀書而能明經書之理者，百人中不得一人，大抵一二年、三五年即罷業，《四書》多不能盡讀。且聖言幽遠，即與講解，也驟難明白，此吕叔簡先生所以有《小兒語》之作，程子所以思别欲作詩以教童子也。兹册簡便義學，即宗此意。但以教導做人，學習小學規矩，而四子書姑緩待。非求速成，實欲使貧家子弟，略聞聖訓，且以節經費，便舉行耳。地方有心人，能隨處設法，實爲近今要務。否則，有力好善之士，專請老成善教之師，就四方周流行教，於以啓迪鄉愚，誠近日人心風化一大幸也。草茅私議，敢與高明證之。予又問鄉人子：「所遇陳先生，近日光景若何？」鄉人曰：「陳先生因善於教導，其學生多有發科甲者，有子三人，皆聰明過人，長與次均已入泮。邑中某鄉紳，聞先生名，厚禮請去教子，今大約已六十餘歲矣。」予於此益嘆天之報施，真不爽也。陳先生於所遇少年，能不憚煩勞，善言相勖，則其平日塾中之所教可知。以善教人，天即以佳子弟報之，予又卜其子孫之昌大正未艾也，人亦何不學陳先生耶？

或曰：學須日日漸摩。兹以三月爲期，毋乃爲時大促？此言誠是。然此固爲經費難籌，不得已而思其次也。如經費能裕，則一年二年，何妨延人？否則與其待經費之充，數百年不能興舉義學，何如因陋就簡？且以三月爲期，爲隨時可行也。鄉約一日半日之講説，尚足以感動人心，況以三月之久，耳濡目染，豈不能感化二三者？貧家子弟，無力讀書，求一二日入塾習禮，且不可得，以入塾三月者較之，不遠勝耶？鄉塾教法不善，讀書二三年，初未嘗爲之講解一二，兹則三月中，專以講解教導做人爲主，則此三月之爲功，不遠勝於二三年者耶？願有心世教君子，即此簡便易行之法，先爲籌辦，萬勿過求體面，使人人畏難不行。

道謀不成，適以阻善，時不我待，切勿坐失善緣也。

古者《冠禮》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此是做人一大轉關。今無此一關，則幼長之交，更無人爲之警策。僧家受戒，以四十九日爲期，所以教習僧規，使知防範，有根器者，從此便能一超直入，故開堂放戒，爲僧家大道場。今此義塾，亦即此意。顧受戒者多在壯年，習氣已深，驟然變化，故受戒而能守戒者，十人中難得一二人。今此教法，先在發蒙，譬如農田，下種即布良苗，枝葉漸繁，彼莠稗自難容入。先入者爲之主，良不誣也。否則必待其長而始教，市井浮薄之行，鄉里頑梗之風，盈耳充腹，熏習者無一善狀。直不啻良田早種莠稗，枝葉繁盛，其勢已張，雖有良苗，無從下種，非田之有美惡，實布種之早失其次也。教子弟者，萬勿以童蒙不足與講說，而坐失可教之時也。

今人誰不思培植子弟，顧培植貴得其要。古人云：半積陰功半讀書，欲積陰功，須力興此舉。近世有力之家，不惜金帛聘請名師，期教成其子弟，而子弟終未見其日有進益者，非必師不善教，實爲父兄者，不知積德以培植之也。夫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欲教成自家子弟，宜以教成他人子弟爲之引。教他人子弟，如尋常義學，不知教成其爲善人，仍無實濟。惟此舉則費小功大，見效最速。在有力之家，每歲多用一聘師之費，亦屬無多。而在鄉則可分設五處義塾，可教數百孤寒子弟，此外聽講之人，互相傳勸，又可感動千萬人。陰德之積，孰有大於此者？教成他人子弟，即教成自己子弟，天道無差，報施不爽。況教成人家千百子弟，而自家子弟，反不能向上發達者，吾未之見也。而且地方既有此感化，不肖者亦聞風知愧，孰敢有牽引吾家子弟誤入邪徑者？良心到底人人皆有，我有教澤及人，則吾家或一旦有事，更可得意外護持之力，必無有暗中挑弄、傾害圖謀等事。爲他人計，即爲子孫計，爲身家計，一舉而數利存焉，且即不必論報施之理。而蚩蚩愚民，因失教而陷入下流，亦仁人君子所惻然不忍坐視者，則此舉或可一日緩耶？

近世不少義學，大率踵事增華，過求體面，但以功名之成否爲實效，初不以教學做人爲事。殊不知功名之成否，自有天定，苟其人應有功名，即無義學，亦必有委曲成之者。況教成功名，而不能教成做好人，其人將以功名爲護符，適足爲造罪害人之具，而教成功名，未是爲功德也明矣。苟能教成做好人，則終身即無功名，而其宗祖感之，子孫賴之，一身榮之，其爲得已不小。得天下多一好人，即爲天下少一惡人。況一人爲善，更可感化數十百人，善氣彌淪，無有限量，則教之者造福亦何可限量？且使即不能爲善人，而因吾之教而少作幾件惡事，少害幾個乎人，亦是義學明效，則此舉更何可一日緩耶？

規條

一、立義學，向來必多集經費，誠以延師數年，束脩火食，一切費用有增無減，事期經久，故倡始爲難。茲則事事多從簡便，訓徒以三月爲率，生徒約以二十人爲率，或一師周流各鄉，或每鄉隨時興舉，每舉經費不過十餘千，名爲簡便小學義塾。向來一塾之費，可分作五塾，向來訓數十人之費，可分訓數百人。而究其實效，則向來入塾數年不見心地開明者，此則三月後，即可了然於爲人之道，事半功倍，識者自能立見。

一、是舉隨地可行。宜擇地方公所三數間，中供聖位牌，并擇二三老成人，料理董事，公請一老成有品、能講說者爲之師。更宜請一教識方字，習句讀，把筆教字者，爲師之佐。供膳，每日每人約六七十文，即可托廟丁僧家。束脩酌送三月，畢事，約費十數千爲率。一切虛文，都從減省。

一、塾中設立册簿一本，登記生徒名姓功課，及一時功過。先期，凡貧家子弟，力不能從師者，悉令入塾讀書。其有曾經入塾，或見從他師，而父母願令入塾習儀者，亦聽。但須約定，既入塾後，此三月中，乃一生成敗所關，須聽先生教責，不得姑息，亦不准告假，有過亦不得代爲遮護，庶內外交督，相與有成。

一、開塾第一日，聖位前宜尊行釋菜禮，即可教習拜獻之儀。塾師及董事，各肅衣冠拈香，以次行三跪九叩首禮，生徒旁立肅觀，獻茶一，酒飯各三，獻畢，然後令各生徒行禮。不能行三跪九叩禮，即用四拜禮亦可。地方士民，有願與習禮者，亦衣冠行禮。禮畢，茶叙片刻，各相揖而退。

一、每日入塾，即向聖前焚香叩拜，揖禮先生。先生問生徒中，或有在家不順父母及祖父母，以及兄弟姊妹爭論，有無打人罵人，及玩戲狂奔、輕傷物命，不惜字穀，爭論吃物等事否，必令相互覺發，無相容隱。有則責令速改，不改即與撲責，或罰跪香一炷，必自願改過，求寬而後已。如有循規蹈矩，不犯諸過者，另立賞格加獎。如菓點等類。

一、塾中功課，未識字者，先識方字四五百，即授《小學詩》，新刻《續神童詩》，爲人道理，都已説到，尤妙在句句明白。如《續千家詩》及《孝經》、《弟子職》、《小兒語》各種，如有餘力，皆可接讀。其每日講説，則以學堂日記、學堂講語爲最。務須盡三月内，訓畢一二本。細與講説，一面懇切訓誨，教以身體力行，照所讀之書做人，方不差誤。

午後把筆學寫格言仿本百字，每傍晚，必講說做人道理二三則，使之互相復講。

一、每日天明即起，必先在父母前揖禀，灑掃家庭內外，然後入塾。無父母者，必向祖位前拜禀，灑掃一例。到塾時，先於聖前先生前謁禮，然後輪流灑掃，整几拂案。讀書聽訓，須靜寂無嘩，不得多言喧鬧，坐立尤須端正，切戒歪斜。每歸用膳，總須爲父母捧粥飯各一次，晚歸必向父母兄長伯叔姑嬸前作揖叫應，無父母者，亦令其向家堂祖先位前作揖告歸，如墳墓不遠，朔望必到墳墓揖禮告禀。如有不遵此訓，即罰令跪香一炷，父母亦不准代爲討情。每早起時，必須叫應各尊長兄弟，路中或遇尊長，必拱手叫應肅立，尊長至，雖坐必起立。

一、每旬另以三八日會講，許本圖父老子弟相率偕來，以次向聖位前叩頭，向先生前作揖，然後肅靜坐旁聽講，不得一語喧嘩。宣講尤須明白顯豁，不宜參入文字話頭，如家常說話一般。能參以眼前果報，尤爲易入，對症發藥，雜以機趣，動以天良，感化最爲神速。

一、子弟入塾，例必具贄見之儀。須囑每人携家中所有殘棄字紙，并婦女夾鞋樣書簿一本，并路途所拾棄字，作贄見之禮。此外老幼願來聽講者，亦必須每人自帶零棄字紙，作聽講之資。不特可使知師道之尊，并可使地方老幼男婦，其知惜字之道。

一、每月必宣講鄉約一次，定期月朔即於社廟寬廣公所，董事耆老等率同地方人衆，環立敬聽。主講者登臺宣講，須引古證今，多方鼓舞，凜之以天地神明，惕之以王法清議，庶幾激勵奮發，必有挽回補救之妙。

一、一月後，可訓畢《續神童詩》，即可講畢學堂日記，子弟漸能明白，已勝於讀書四五年，而曾未一日講解者。能至三月，所習禮文，必彬彬可觀。子弟將所讀書携歸吟誦，將所聞語互相傳說，可使一方老幼男婦，無一人不聞善言善行，即無一人不在教育之中。一塾三月之功，可化數十人，聞鄉約而感化者，又數十人，從此推而一鄉、而一邑，以及他州各府，均得有心人一例舉行。小學鄉約，一時并舉，人心自然可正，風俗自然還醇，教化之功，於斯爲大。士子居一鄉，則利及一鄉，正宜於此等源頭上用意，庶不虛生於世。否則閉户自娛，絶不問户外事，品則高矣，不過一自了漢耳。世間多少閑花草，無補生民亦自慚，每一再誦之，輒怦怦心動，願與普天下有心人，急起圖之。

一、此舉首在擇師，師道立則善人多，此言良非虛語。故得其師，則一人可教化千百人，不得其師，則車載斗量，無有是處。向來義學之所以有名無實者，大都由於爲師者不得其人，非請托，即情面，稍一容情，將市井庸劣者，亦雜入其間，彼不過爲糊口而來，何嘗以培植子弟爲己任？師道既雜，則不範不模，子弟將何所觀法？公事之所以終歸廢弛者，職此故耳。若擇師能得其人，自不致虛應故事。以三月爲期，在地方同人，自當提起精神，舍己從公，鄭重襄辦。每三年一舉，可使孤寒子弟，無一人不受教化之益。區區三月功夫，所費有限，有志者當無不樂於從事也。

一、是舉由官長出示勸諭各圖鄉董一體興辦。如該圖力能集費，本地有師可請，固妙。本地實無力興舉，則城中紳富，好善之家，宜公請數師，分圖周流開塾，或本圖集資不敷，可用酌補之法。其每塾辦理事宜册簿，事畢後即送歸城中善堂。又每開一塾，必須堂董中一人，親到塾中，考其功課，加以鼓勵，能公請學官到塾，分別獎勵，更妙。賢父母於政治之暇，以時至鄉，召父老子弟温言曉諭，尤爲化民妙法，最足以得民心。

一、是舉名小學義塾，大旨在本朱子《小學》之義，復古小學之教，并願凡當世經蒙各館師，互相倡和，以期共輔世教。要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向特以世風習慣，積重難返，即有志復古小學，非特物議滋多，即其父母亦不願。故開蒙即訓《學》、《庸》，稍欲改易舊章，即羣相訝怪。其實「弟子入則孝」一章，明明説「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書誰人不讀，此理誰人不明？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始入大學，今呼七八歲童蒙，而訓之以大人之學，一步登天，自問亦應失笑。今既有人不避迂腐，從流俗沉痼之中，大聲疾呼，勸復小學，則凡在有心之士，正可乘勢而起，隨處將此意提倡。務須於子弟入塾開蒙第一年，專做小學工夫，專訓小學各種書本，講説啓蒙日記故事，以期先入爲主，以端蒙養之基，此意先儒已多有言之者。其四子書，總須在第二三年訓讀。蓋功名遲速，自有一定，必不爲此一歲小學之功，遂致耽誤爾中舉人中進士時候也。讀書人無不願功名顯達，無不願子孫昌熾，亦無不知積陰德以求者，教成人家子弟做個善人，其爲陰德，孰大於此？青氈坐老，轉眼白頭，爲問生平教過多少生徒，果成就了多少好人。切勿惜此一歲小學之功，狃其故習，隨俗浮沉，而自失積德機會也。若以爲七八歲童蒙，講亦不明，恐日長一日，習染將深，教將不及。

一、教化必先去其敵。近世之傷風敗俗，足爲教化仇敵者，莫如淫書唱本及淫邪雜劇、男女彈唱等事。夫教育者煞費苦心，不惜財力，冀得挽回一二，而數卷淫書，數出邪劇，數回彈唱，足以敗之而有餘。是故不毀淫書，不禁淫戲，則

雖有千百明師，隨方教戒，其勢總不相敵。風俗之壞，伊於胡底？言念及此，更堪痛憾。是故義塾既興，必須先將此數端，與地方同人嚴行議禁。淫書唱本，則隨見隨毀；淫戲彈唱，則永遠不許演唱。如此，則教化之敵既除，教化之效自見，第一要務，切勿緩圖。鄉間又有淫歌小本，流毒更廣，見者急宜勸毀，并禁子弟不准抄寫，永不許學習此等腔調，既喪廉恥，又損福壽，慎之戒之。

一、近世惡俗，莫甚於淹溺嬰女。凶狠械鬬，人命所關，最足以傷天和而釀災劫。有此三月化導，自然漸知改悔。他如宰牛、黏鳥、竭澤藥魚、掘鱔、捕蛙、羅雀，種種殺生害命之俗，皆可漸次勸化，勉其改業。俾人人皆有好生之心而不忍於害物者，自然不忍於害人，所以培一方之元氣者，正無限量。

予偶在吳門，見小伶演劇，觀其步武周旋，雍容揖讓，應弦合節，宛如成人。問其年，則長者不過十二三，幼者或十歲左右不等。問習此幾何年矣？則曰：「百日黃也。」予訝其名，曰稻中有百日成熟者，名百日黃，今若輩教習百日，即登場試演，故以爲名。吳中清音戲班諸小伶，大率如此。問何以能然，曰教之者嚴而有範也。予於是乃益嘆人之無不可教，在童年更易爲力也。夫人而至流爲優，大抵皆單門寒户，頑戲無賴子弟耳，乃百日之教，即能登場演唱，應對進退，宛如成人，區區庸言庸行，順而導之，又非强其所難，豈必多須時日耶？鄉愚之失教也久矣，手胼足胝，謀生不暇，豈有餘力讀書？即讀書矣，又多爲庸師所誤，不知約束教導，勉力二年，即罷業。做人之道，茫乎無知，反學成種種刁頑浮滑一切惡習，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蚩蚩之氓，縱有天良，早已汩没，最堪憫惻。出塾後，又無地方老成人，講説善言善行，時爲化導，此世風所以日瀉，人心所由日薄也。僕鄉曲陋儒，竊不自量，嘗有志小學之教，自維力綿才短。欲興義塾，則屈指城邑大鎮，不過寥寥數處，每處所教生徒，不過十數人，尚屬勉强支持，何論鄉僻？兹忽得此小學義塾之説，雖不著作者姓氏，而立法簡便，規矩詳明，於古者小學之教，不啻大聲疾呼，期於力挽。一塾之功，化周數里，三月之教，範定終身，所費甚小，見效其大，費小則隨地可辦，效大則盡人樂從。私心竊喜，以力化民成俗之要，端在於是，急爲增酌校訂，付諸剞劂，以便流傳。梁溪晦齋學人謹跋。

教學

馬伯樂《讀史編略・序》　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六經之用，著於諸史。讀史者必具有上下千古之識，而於歷朝興衰治亂之由，年代遠近之異，了如指掌，斯數千餘年之得失，一動念若或遇之，實足爲持身涉世之助，非徒以爲耳目之玩而已。然廿四史卷帙紛繁，讀者率望洋而嘆，即涑水《通鑑》、紫陽《綱目》，爲史筆準繩，其綜括體要，貫穿事迹，便於觀覽矣，猶往往掩卷而息，苦於成誦之難，初學者未能一目了然，洞達原委也。吾友和齋明府貫通全史，摘要删繁，但求大義之明，無取簡編之富，起唐堯甲辰年，迄於明之甲申年，帝王世系年運，犁然備載，綴以詩歌，不必博極羣書，而廢興存亡之道歷歷在目。初學者展卷易竟，先有以知歷朝盛衰治亂之由，於焉持身涉世，皆具有上下千古之識，而無悖於聖人之道，則是書之有裨於世道人心也，豈淺鮮哉？況由此而充之，則「廿四史」全書具在，又在學者之自强不息矣。時道光庚子天中後一日，前翰林院庶吉士愚弟馬伯樂拜題。

龍啓瑞《經德堂文集》卷二《重刊朱子小學序》　國家以實學取士，自「十三經」、「四書」外，特表章朱子《小學》一書，凡童生入學，復試、論題，務用《小學》，著在律令。乃行之既久，或徒爲具文，承學之士，束書不觀。然則古昔養正作聖之方，與聖天子造就人才之意，胥於是而不可見。歲丁未，啓瑞奉恩命視學楚北，故友漢陽劉君菽雲寓書拳拳，勸重刻朱子《小學》，時以試事匆促未及爲，後二年，始克成之。竊取其意而爲之序，曰：古者小學教人之法，特詳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然是其迹焉而已。故聖人教弟子，先以孝弟、謹信、愛衆，而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爲無本，豈非内以正其心術，外以謹其節文，弟子固當有所兼盡而不遺歟？秦漢以降，學校之政不修，古者教人之法漸滅殆盡，其法：學童試五千字以上乃得爲吏，是既習古者之一藝，即可爲入官任事之階。逮及魏、晉、齊、梁，淫靡之詞興，詩書之教熄，聲律對偶，口授耳傳，父兄以干禄爲急，子弟以速成爲心。爰及五季之衰，其風蓋如一日。有宋，大儒朱子出，得聖賢不傳之道統於千載之上，既以其學注四子之書，使成童之徒知趨向；復輯《曲禮》、《少儀》、《内則》、《弟子職》諸書，定爲《小學》。原朱子之意，蓋以凡人之性，幼則易教，而入學之初，貴有當務之爲急，如射御之事，今非學人所用，書數則習而能之，其他禮儀應對之迹，又各有古書所載，與時俗之宜，未可定著爲一編之論。惟此倫常日用之事，行之耄耋而不盡，教之孩提而易從者，其説皆散見於經傳而未得其匯歸，於是總而輯之，以爲教小學者之明法，蓋其意思深長，而其方益切而近矣。夫文藝之事工，則躬行之誼薄，利禄之習盛，則學問之

道衰，爲父兄者不望子弟之砥礪名節，而惟取巍科博顯仕之爲務，爲子弟者日習熟於記誦詞章之學，不復以聖賢之道爲先，不知讀書而不通爲子爲臣之道，雖貴爲卿相，猶鄙夫也。爲學而身不齒於聖賢之林，雖多文爲富，猶無學也。然則居今之世而爲古之儒，舍朱子《小學》，奚所從入哉？啓瑞不敏，幼承家訓，頗習是書；通籍游京師，復博訪通儒如漢陽劉君者，爲之講明其義。此書舊行天台陳氏注頗病其缺略，劉君舊藏有無錫高氏注本爲完備，因假得校讀之，并爲補正若干條附於後。惜書未刻而劉君卒矣，此余所以務成君之志而思教其鄉人者也。方今皇上廣厲學官，楚北之士又多秀良，知勉於學，讀是書者感發而興起焉，安見今之人材不如古也。道光二十有九年秋八月，翰林院侍講提督湖北學政臨桂龍啓瑞序。

黎恂《千家詩注・自序》 俗本《千家詩》，傳布已久，村塾童子，罔不記誦。其中唐詩少，宋詩多，律絶僅百數十首，率皆顯明易解之作，以此啓迪童蒙，甚便。第原本題目，間與正集不符，作者姓字，亦多舛誤。曾有爲之注者，雖字解句釋，如《四書》講章然，而於訛舛處毫不改正，事實亦未注明，殊非善本。昔嘗就原詩鈔録，備載作者名字里居官爵，洎平生出處大概，欲使初學誦其詩而知其人。詩中人物地名，非注不明者，及其詩經前賢評論，足以長人識見，啓人悟機者，并爲檢閱羣書，隨手録載四旁，以授兒輩誦讀，暇輒與之講貫。兒子日長大，此册閣置篋笥多年矣。去秋自滇歸里，復取而讎校，增輯各條，重録以教諸孫，定爲家塾課本。鄭甥子尹見之，以爲可以并教鄉里子弟，遂偕兒輩付諸剞劂，余弗能禁也，因爲叙其緣起如此。咸豐壬子季夏，遵義黎恂撰。

王晉之《問青園集・問青園課程・學規》 循規矩

蒙養爲作聖之基。古人重胎教於未生之前，矧已束髮就學乎。《學中雜儀》務令日日循習，家揖之禮及凡卑幼之所宜行者，亦一并詢問考究，一刻不可放鬆。周規折矩，童幼便如成人，而成人可知。《雜儀》所載不過略示梗概，尚宜參之陳榕門先生《養正遺規》、正宜堂《養正類編》，以盡其曲折而致詳焉。如築室之固其基，培樹之沃其根，而可大可久之業胚胎於此矣。

精誦讀

成童讀書講論貴多於誦習，而童蒙則以誦習爲主，講論之功止解大義已足，不可躐等求速。蓋童蒙知識未開，多有記性，誦讀既熟，便終身可以不忘。讀書之道，遍數愈多愈好，量其材力而授之。書能誦百行者授以五十，而以讀百行之功力讀之，則遍數可以加多。背誦後復讀百遍，而日日又兼所授者并讀，或五日或十日，再從頭逐節抽退，則書無不可熟。讀時最要真切安詳，宜中聲不宜急疾，取其静也；宜重聲不宜模糊，取其真也。不可多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誤一字不可倒一字。心到眼到口到，而又從容精細，自然字字清楚。讀熟後再限千遍，使其言皆若出於己之口尤善。而讀時記數，宜力戒僞妄，方能踏實。書宜就《廣三字經》中所載，循序讀之。《小學》、《近思録》、《四書》、《五經》皆宜讀注，若限以資力而不能讀注者，先讀正文，俟後追補。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且義縱有不明，思索亦易。精思由於熟讀，以後根基胥築於此，所關非細，切勿輕視。

勤講解

訓蒙之道，講解最爲緊要。昔人云：「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然讀而不講，講而不解，則欲行末由也。故善教者不畏煩苦，字解句釋，必求其明而後止。而又無書不拍到身上。遇可法者，則曰汝宜依此去行；遇當戒者，則曰汝切莫如此。則知識日開而德可日進。而入學之始，尤在解字有方，宜取《十三經集字》、《書成字號》認而解之。紙須寬一寸長二三寸，截一寸畫一横綫。字用大書，按四聲注於四角，横綫下用小字先注反切或音某，次注入某韵，以下詳注其幾解。其解謹依《四書》經書諸儒先之説，一切駁雜不純者不得攙入。末後兼及篆書，按六書注明，使略識字原，穿鑿過甚者亦無庸蔓引。人各一分，日解十數字，或數字。周而復始，字字清解，則凡所讀之書自無不可一目了然。音韵之學亦所宜講，蓋深之可以通於樂律，淺亦不至承訛襲謬，誤仄爲平，則其功又在解字之先。《字典》載其要，《音韵闡微》備其精詳，而李氏《音鑒剔弊》、《五方元音》二書又入門之捷徑也。蒙童有此基本，成童後便可拓博大之規，究精微之蕴，而無煩瑣於訓詁詞章之末矣。

習藝能

《周禮》三物，興賢并重六藝。成學以禮、樂爲要，蒙童則以書、數爲先。作書之道，用筆結字，胥有法則，《書法正傳》粗具梗概，須細玩之。臨帖不可忽彼忽此，無論顔、柳、歐、虞，總宜專習一家，終身不易。寫字最能收心，要一筆一畫，端端正正，不可潦草。臨帖可書帖體，若抄書録文，則依正體及承用者書之。蟲書、鳥篆非今時所急，可以不學。篆、隸則宜兼習，即不工可也，却不可不知不能。算法用處甚多，自當童而習之。世傳珠盤之法，尚不甚精其奥妙，須從《數理精蕴》求之。子弟聰慧者，可問道於精此者。古禮雖不必盡行於今，然有與今

相通者，亦有不行而實不可不知者，必宜講習。古樂久已失傳，音律亦非童幼所能驟知，然有天資相近領悟獨易者，兼習亦可。射以觀德，御至今時雖屬賤役，然可調習牛馬，宜於農務。且二者近於武事，武備之道即可從此問津。幼時習此不便，年至十三四時，學之可矣。

何桂珍《何文貞公文集》卷二《進呈訓蒙千字文序》　臣聞治官察民，書契聿興，諸夬決；果行育德，聖功端重夫蒙求。故《倉頡》、《爰歷》、《急就》、《凡將》，考文者競篇章之訓纂；而立教、明倫、敬身、稽古，講學者必體用之全賅。蓋儒生本先行而後文，童子亦因藝以見道也。溯自三才立極，理含性命之精；逮乎六籍傳心，學綜帝王之緒。從游洙泗，不乏七十二賢；私淑淵源，又更百有餘歲。苟斯文之未喪，雖秦火其何傷？漢索遺書，遂闡天人之蘊；唐沿靡俗，尚垂性道之篇。有宋丕興，無微不著，濂洛之源既導，關閩之派相承。元明以來，流傳無替。上下古今之際，惟五子實號儒宗；是非得失之林，凡百家悉資鑒別。豈不以全德之罕覯，正統之必嚴哉？然而訓詁詞章，或專門以名世；事功節義，亦隨器以成材。聿求大海之歸，允借羣流之助矣。臣生逢聖世，忝列藝林。猥章句之粗通，實精微之莫究。數千載傳薪之秘，墜緒茫茫；三十齡占畢之功，窮年矻矻。管窺蠡測，漫雲尚論古人；縷析條分，時還就正有道。仿周氏千言之作，爲學童三復之資。傳習雖遍於閭師，著作敢邀夫天聽。曩叨入直授書之命，幸被温顏垂問之勤。不揣下愚，謬陳素蘊。述聖賢之要旨，修辭恐懈於立誠；念童稚之始基，畜德惟期於多識。文次以韵，徵引不憚其煩；意餘於言，注釋各從其類。以昔年之剞劂，加近歲之研磨，恭繕成篇，敬呈乙覽。倘有裨於幼學，詎辭道聽塗説之譏；庶勉效夫涓流，仰贊棫樸菁莪之化云爾。臣何桂珍謹序。

羅澤南《小學韵語・序》　余道光戊申課徒左氏芭蕉山房，日與諸生講小學、大學之方，諸生以《朱子小學》一編，爲人生必讀之書，惟語句長短參差不齊，小兒初入學，遽以此授之，往往不能以句，思欲有以便於讀而不得。余因爲之撮其大要，輯爲韵語，復取古人注疏，附於其下，令其隨讀隨解。諸生樂其誦之易也，方欲鋟之木而粤匪之禍起矣。自戊申以來，迄今九年，一夫倡亂，禍延東南，天下弦誦之聲，或幾乎熄。余以一介書生，倡提義旅，馳驅於吴楚之間，而其一時同事者，及門之士居多，共患難，一死生，履險蹈危，絶無顧惜，抑何不以利害動其心耶？當天下無事之秋，士人率以文辭相尚，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學者，人或以爲迂。一日有變，昔之所謂迂者，奮欲起而匡之救之，是殆所謂其愚不可及者歟！亦由其義理之説，素明於中故也。余自愧德薄，不能以身教人，竊幸諸生克自奮發，不負其平日之所習，尤願其益相策勵，日親當代崇實之儒，拔本塞源，共正天下之學術，學術正則禍難有不難削平者，非徒恃乎征戰已也。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此之謂耳。諸生軍務倥傯之餘，尤日取此編相爲參訂，恐因亂而失也，付於攻木氏。余固有感於當世之務，復慨乎其言之。時咸豐丙辰正月朔，湘鄉羅澤南叙於湖北洪山營次。

楊迦懌《李氏蒙求集注・自序》　余年六歲入學，讀過王伯厚先生《三字經》，師即授以王逢原先生《十七史蒙求》，以其有注而易解也。秀水朱甫田有跋云：「蒙求之書非一種，其便於幼學記誦者，惟李氏瀚及王先生令二書爲最善。」《李氏蒙求》舊板罕存，坊間所刻，止取其總目而删去其注，淺學塾師，何從講肄？蓋可憾矣！是有目無注之《李氏蒙求》，爾時坊間尚有售者，迄今又將百年，并此亦不易見矣，其憾更爲何如？壬午入都，晤舊友顧山瓢，談及此書，欲注之而未就。山瓢旋之官山左，余亦歸蓬蓽任，地偏事簡，案牘無多，遂翻閱羣書，一一補注，學淺識陋，未必及徐子光所注之精核，而一知半解，亦未始於幼學無補。考李瀚字日新，後唐天成中擢進士第，仕石晉，所著有《丁年集》。王明清《揮麈後録》云：「五代李濤與弟瀚俱負才望，瀚仕石晉爲内相。耶律德光犯京師，虜之以歸，仕契丹亦顯」。《宋史》載：「瀚幼聰敏，慕王、楊、盧、駱爲文章，後代唐侍郎楊凝式撰《錢镠王神道碑》，文采遒麗，時輩稱之。」此其《蒙求》一書所以珍重於世而載在《全唐詩》後也。注成不過粗示兒輩，而親朋乃慫恿付梓，因序其略。其中有函覽所未到，望高明家隨時更正。至或因類而及，或復注其所注，誠欲引幼學於博雅，非好爲繁蕪，挂一漏萬之譏，奚辭焉？顧斯書之注，端啓山瓢，乃以宦轍分馳，不獲同堂是正，又不知山瓢公餘之暇，曾否注及乎此？或注之而嗜好攸殊，當必有同異，他日郵致一編，知土壤細流，必不爲泰山河海所讓擇，庶幾共釋此憾耳！道光三年春正月上浣書於蓬州官署之顔石山房，後學北新城聞甫氏楊迦懌。

張宜明《三字鑒》卷一　混沌開，乾坤奠。日月明，江山辨。五行生，萬物變。盤古氏，出爲君。莅一統，管萬民。天皇氏，開於子。作干支，悉有理。地皇氏，辟於丑。定歲時，全不苟。人皇氏，生子寅。别男女，定君臣。分土地，立政刑。茹毛血，過光陰。巨靈氏，持化權。揮五丁，反山川。辰放氏，生當時。教臣庶，剥樹皮。作卉服，制草皮。綯毛髮，不亂披。燧人氏，觀天文。取五火，

得四臣。居左右，教烹飪。立傳臺，作結繩。祝融氏，都鄫邑。洞陰陽，調飲食。號火官，稱赤帝。葬衡山，享御祭。有巢氏，心不愚。修城郭，造屋廬。避物害，便民居。無傾跌，得安舒。伏羲皇，本姓風。成紀生，政治隆。則河圖，畫八卦。爻象成，卜筮話。有倉頡，嘗與帝。視龜文，觀星勢。創文字，立書契。制婚姻，授姓氏。造網罟，便佃漁。作琴瑟，解憂虞。共工氏，戰未捷。觸不周，天柱折。女媧氏，滅共工。作笙簧，通殊風。復五常，號補天。《列子》載，乃寓言。

神農皇，實姓姜。都曲阜，帝道昌。製耒耜，教民耕。種五穀，得遂生。嘗草木，療民病。作方書，得保命。製市廛，便貿易。通貨財，無滯積。作蠟祭，享神祇。報功德，具禮儀。用土鼓，作黃桴。古樂奏，雅化敷。軒轅皇，姓公孫。國有熊，應運興。作甲冑，造兵戎。製陣法，征不從。作指南，分方向。戮蚩尤，著威望。子張揮，臣夷牟。作弓矢，姓名留。定賦稅，立井田。均貧富，息爭端。鼓作舟，夷造輅。水陸通，貨財聚。金製幣，刀即錢。分輕重，定方圓。妃嫘祖，始育蠶。冠裳備，無號寒。高昌國，交趾夷。產棉花，製布衣。用草木，染五色。使貴賤，有分別。渾天儀，容成作。定氣運，不忽略。命大撓，作甲子。曆象興，年月紀。命伶倫，造律呂。制宮商，角徵羽。命隸首，作算數。律度興，量衡具。咨岐伯，作《內經》。性命保，醫道興。舉風后，爲宰相。得力牧，作大將。帝德敷，皇恩被。鳳凰來，麒麟至。游苑囿，巢阿閣。彼鳥獸，亦咸若。

己少昊，鳥紀官。立磬鼓，作《九淵》。姬顓頊，滅九黎。五官正，庶職熙。帝嚳立，全無私。色鬱鬱，德嶷嶷。及帝摯，荒淫昭。諸侯廢，尊唐堯。若稽堯，乃祁姓。都平陽，施仁政。就如日，瞻如雲。仁如天，智如神。居茅次，用土簋。奢風除，儉德美。洪荒水，泛九年。民陷溺，實可憐。舜禹陶，益稷契。同寅恭，襄大烈。羲與和，詳曆法。驗旬朔，觀莫莢。華封祝，擊壤歌。九族睦，萬邦和。子丹朱，實不肖。讓有虞，識誠到。彼姚舜，四岳薦。都蒲阪，受唐禪。父瞽瞍，實頑民。象弟傲，繼母嚚。浚井掩，完廩焚。得不死，實有神。旻天泣，歷山耕。漁雷澤，陶河濱。齊嬪著，蒸乂聞。稱大孝，非虛名。娥二女，得五臣。八元進，八愷登。命九官，朝廷肅。罪四凶，天下服。齊七政，奏九成。景星出，慶雲興。輯五瑞，撫四夷。天下治，實無爲。《南風》曲，音和諧。解民慍，阜民財。南巡狩，蒼梧崩。英皇泪，班竹痕。子商均，亦不肖。讓夏王，最公道。

彼姒禹，得玉文。平水土，建功勛。受虞禪，都安邑。鑄九鼎，管四極。地吐符，天雨金。洛龜出，鼉梁成。巡會稽，防風戮。會涂山，諸侯肅。惡旨酒，儀狄絕。好善言，鐘鼓設。位傳子，啓登基。皆天意，豈德衰。至帝相，羿擅權。君敢逐，政自專。臣寒浞，弒相羿。握兵權，竊帝位。後婚娠，歸有仍。生少康，最英明。衆一旅，田一成。誅寒浞，遂中興。有舊臣，靡與鬲。收遺民，著功烈。至孔甲，始登庸。用劉累，得食龍。至桀王，殫民財。爲瓊室，作瑤臺。造夜宮，男女雜。制牛飲，臣庶狎。創奇淫，悅妹喜。殺龍逢，人解體。歷年數，四百六。十七王，終夏祿。

商子履，即湯王。都亳邑，遂發祥。彼智勇，乃天錫。彼聖敬，乃日躋。義制事，禮制心。彼治己，凜神明。德懋官，功懋賞。彼用人，分銖兩。祝禽網，解三面。仁民心，亦可見。旱七年，責六事。沛甘霖，非幸致。征葛伯，伐昆吾。兵威著，德政敷。揖讓渺，征誅開。九圍式，萬邦壞。用伊尹，并仲虺。皆良臣，共濟美。孫太甲，覆典型。放桐宮，惟阿衡。至太戊，用巫咸。修湯政，內外安。至祖乙，最勤敏。相又圮，遷於耿。至盤庚，遷於殷。復商道，謂中興。至高宗，惟恭默。學於盤，夢得說。至武乙，爲革囊。號射天，雷震亡。至帝乙，欲立啓。爭立辛，乃太史。至紂王，寵妲己。殺比干，囚箕子。剖賢心，刳婦孕。烙罪人，斮涉脛。爲酒池，作肉林。最無道，難保身。約國運，六百四。廿八王，絕商祀。

周姬發，武王名。生岐山，都鎬京。奉天命，救黎民。誓牧野，渡孟津。諸侯會，八百詧。虎賁出，三千人。誅獨夫，非弒君。一戎衣，四海清。作象棋，寓兵法。用奇謀，將敵殺。有義士，夷與齊。恥食粟，甘採薇。父姬昌，爲西伯。謚文王，稱至德。崇侯譖，囚羑里。系彖辭，明易理。散宜生，進美女。得赦歸，莅西土。夜睡帳，夢飛熊。獵渭水，得太公。姓姜氏，號子牙。八十歲，仕王家。罷魚釣，載後車。著陰符，授丹書。召公奭，善聽訟。舍甘棠，民敬重。弟姬旦，號周公。誅管叔，建大功。作《周官》，并《周禮》。學校隆，風化美。主成康，稱盛治。禮樂興，禎祥至。至昭王，濟弒君。不能討，周綱陵。至厲王，實專制。國人叛，崩子彘。至宣王，法文武。伐獫狁，用吉甫。征蠻夷，用方召。號中興，復周道。至幽王，寵褒姒。廢申后，并太子。申侯怒，與犬戎。興兵甲，賊王躬。

子宜臼，始登位。即東遷，王綱墜。鄭莊公，繻葛戰。射王肩，致世變。列國君，目無王。多弒逆，壞倫常。齊桓公，用管仲。霸諸侯，人稱頌。尊周室，攘夷狄。三十年，干戈息。晉文公，主夏盟。衰輔政，軫帶兵。秦穆公，霸西戎。奚與叔，皆有功。楚莊王，居南國。霸中原，叔敖策。宋襄公，假仁義。違目夷，霸公替。越句踐，文大夫。進西子，破句吳。鄫姒巫，撫莒子。莒滅鄫，書法是。

趙魏韓，分晉室。田代齊，王迹熄。楚考烈，用黃歇。李氏進，熊祀絶。燕昭王，欲雪恥。黃金臺，求賢士。得樂毅，爲將軍。破齊國，顯才能。秦孝公，用商鞅。廢井田，致富强。阡陌開，學校壞。千百年，受其害。從此後，世不均。貧者衆，莫遂生。後商鞅，遭車裂。亦皆由，自作孽。自春秋，及戰國。産聖賢，并豪傑。

張宜明《三字璽》卷二　我孔子，生東魯。定《五經》，傳千古。作《春秋》，嚴筆削。寓褒貶，別善惡。尼山際，泗水間。講席設，木鐸懸。羣弟子，記善言。號《論語》，二十篇。作《大學》，乃曾子。作《中庸》，乃孔伋。孟夫子，生於鄒。三孟著，七篇周。左丘明，具特見。依經義，爲列傳。孫武子，著武經。十三篇，兵法精。衛吳起，多妙算。著兵書，凡六卷。齊穰苴，著兵法。名《司馬》，詞博洽。有孫臏，會應變。用減竈，殺龐涓。有田單，用火牛。入燕壘，顯奇謀。魏公子，信陵君。最豪放，亦知兵。有子産，相鄭國。稱君子，多惠澤。有季札，能知音。辨六代，識最精。魯仲連，耻帝秦。稱高士，非虚名。有程嬰，并杵臼。立趙孤，名不朽。有豫讓，并荆柯。稱俠士，實非訛。介子推，火焚死。寒食節，始於此。著《離騷》，乃屈原。設端午，競龍船。有宋玉，始作賦。意纏綿，詞宏富。有扁鵲，能治病。稱名醫，誰不信。有王詡，號鬼谷。能前知，最善卜。有李耳，號老君。道教祖，最有靈。有莊周，頗好異。彼著書，多寓意。有范蠡，即陶朱。善致富，著奇書。有蘇秦，善辭説。縱合成，相六國。有公輸，即魯班。匠人祖，實非凡。荆山璞，卞和獻。玉璽文，秦國篆。周天子，州八王。八百七，至赧亡。

秦昭襄，命臣繆。統兵丁，滅西周。吕不韋，暗滅嬴。趙姬娠，獻異人。生吕政，號始皇。滅六國，都咸陽。用李斯，多異見。變封建，爲郡縣。焚書籍，坑儒生。收兵器，鑄金人。遣蒙恬，修長城。想天下，傳子孫。誰知天，最難測。生趙高，實姦賊。殺扶蘇，立胡亥。傳二世，國即敗。

漢高祖，是劉邦。生沛縣，王氣當。降子嬰，滅項羽。都關中，啓土宇。輔高祖，張子房。信擊戰，何運糧。方五年，成帝業。論功勞，惟三杰。有陳平，最明智。凡六回，出奇計。有樊噲，亦出奇。鴻門宴，賴得歸。有紀信，異尋常。替帝死，封城王。欲止畔，以勵忠。封雍齒，斬丁公。高祖崩，吕后肆。私食其，主政事。殺戚妃，酖如意。心最狠，人稱彘。有吕産，并吕禄。握兵權，作威福。有周勃，多智謀。殺諸吕，安炎劉。至文景，政教明。普天下，享太平。至武帝，才略全。建年號，屢開邊。收東甌，命莊助。遠者來，威德著。使西域，命張騫。得天馬，被管弦。鑿昆明，習水戰。平南夷，置郡縣。命衛青，擊匈奴。兵數出，民受罪。信方士，學神仙。修樓閣，耗銀錢。用不足，遂開捐。輪臺悔，國祚綿。董仲舒，才學茂。三代還，不數覯。東方朔，有才幹。彼事君，最善諫。朱買臣，貧異樣。先賈柴，後拜相。霍光出，萬德備。廢昌邑，立章帝。得良弼，十壹人。麒麟閣，盡圖形。有李陵，并蘇武。作五言，體近古。

光武出，都洛陽。稱中興，聖明王。滹沱水，忽成冰。真帝主，有天心。雲臺將，二十八。總兵戎，專殺伐。有鄧禹，并馬援。及馮異，皆名賢。司馬遷，作《史記》。文詞殊，筆力異。至元帝，用陳湯。斬單于，國勢張。匈奴主，願保邊。將昭君，去和番。至孝平，王莽篡。國號新，制度變。主明帝，天竺僧。入中國，惑愚人。有班超，才學優。憤投筆，卒封侯。有蔡倫，嘗出仕。將樹皮，造作紙。主安帝，任虞詡。用增竈，破羌虜。至桓靈，乞明德。禁錮興，賢人絶。袁紹出，殺張讓。黨禁除，宦官喪。王允出，多謀略。使吕布，殺董卓。至獻帝，廿四王。四百二，漢室亡。

劉玄德，都西蜀。立宗廟，延漢祚。魏曹操，吴孫權。彼兩國，各數傳。操欺罔，權僭竊。論正統，惟昭烈。彼桃園，劉關張。三結義，豈尋常。顧草廬，得孔明。識地理，通天文。諳陰符，曉奇門。至六出，終三分。及後主，寵黄皓。政日非，國莫保。魏鐘會，及鄧艾。入成都，蜀漢敗。

司馬炎，滅魏主。并東吴，一土宇。稱大晉，都洛陽。定四海，管八方。至惠帝，性愚蠢。娶賈后，心殘忍。弑太后，殺太子。倫兵入，禍亂起。有石崇，最多金。不知散，卒害身。司馬氏，骨肉殘。五胡出，争江山。有劉淵，據平陽。冒頓後，稱漢王。有石勒，稱後趙。據襄國，最殘暴。慕容儁，稱燕帝。據遼東，傳三世。稱秦王，乃苻堅。用王猛，意最專。後寇晉，夸投鞭。百萬衆，俱敗還。稱後秦，乃姚萇。據陝西，三世亡。淵子聰，寇帝城。懷與愍，俱蒙塵。有陳壽，頗好學。《三國志》，數年作。藩王恭，夏后穢。通牛金，生帝睿。爲東晉，都南京。用王導，稍安寧。有陶侃，才學全。多陰德，獲牛眠。至帝奕，有桓温。擅廢立，目無君。才雖大，性最偏。真遺臭，萬斯年。及武帝，用謝安。退秦寇，命謝玄。郭景純，精造葬。著葬經，最的當。至元熙，十五帝。百五十，喪神器。

宋高祖，劉寄奴。都建業，管南隅。將耕具，藏廟中。使子孫，知重農。爲長城，檀道濟。夜量沙，著妙計。至文帝，號小康。輕伐魏，致禍殃。魏兵來，如潮涌。燕無巢，民失種。傳八主，六十年。多被弑，裕開先。齊高帝，蕭道成。

彼身體，有鱗文。至東昏，寵潘妃。荒於政，不知非。梁武帝，蕭衍名。幼時節，踏空行。後被景，困臺城。身餓死，佛不靈。陳霸先，稱陳帝。都江南，主神器。至後主，寵麗華。貪酒色，喪國家。彼北魏，拓拔珪。都平城，創宏規。至真君，登大寶。用高允，并崔浩。獻文母，馮太后。與人通，亦顏厚。至孝文，改姓元。禁胡服，立均田。民富饒，禮樂備。江左君，應知愧。至孝武，國祚微。爾朱亂，分東西。晉時出，陳季亡。百七二，十六王。高洋出，國號齊。據東魏，稱帝畿。宇文覺，國號周。據西魏，展皇猷。至高祖，稱英烈。誅强臣，滅齊國。隋楊堅，出滅周。并陳國，管九州。重農桑，尚勤儉。輕廢立，致禍亂。子楊廣，非是人。父忍弒，母敢蒸。既殺嫂，又害兄。昧天理，絶人心。築苑囿，鑿池沼。剪彩絲，爲花草。統將帥，征高麗。國用竭，民心離。有翟讓，據瓦岡。讓李密，降大唐。盜賊多，世基蔽。巡揚州，化及弒。

張宜明《三字鑒》卷三　唐高祖，乃李淵。生成紀，都長安。至太宗，求上理。始開科，取賢士。得學士，十八人。身備選，謂登瀛。凌烟閣，畫功臣。二十四，俱有名。有房杜，并魏王。多諫諍，盡賢良。用李靖，伐突厥。頡利擒，前恥雪。秦叔寶，尉遲公。皆忠勇，總元戎。孫思邈，多妙方。善治病，封藥王。至高宗，納武氏。聚麀譏，所由致。武則天，廢中宗。殺宗室，穢春宮。張昌宗，僧懷義。及易之，皆得意。子弘諫，即遭戮。彼婦人，心最毒。號周朝，稱皇帝。始臨軒，取科第。撫河南，狄仁杰。毀淫祠，千七百。勸武后，召中宗。不忘李，大有功。張柬之，復唐祚。職封王，功最著。彼李哲，其下愚。復位後，功臣誅。縱韋后，通三思。及楊馬，全不疑。燕欽融，言其事。帝無爲，身被弒。睿宗子，臨淄王。殺韋武，清朝堂。彼玄宗，初精明。用姚宋，致承平。及晚年，嗜遊戲。開梨園，教子弟。李杜輩，俱有能。未見用，以詩名。安祿山，通貴妃。醜聲聞，若不知。守山海，犯長安。聖駕出，奔四川。郭子儀，李光弼。輔肅宗，復唐室。有李泌，通聖學。建奇功，隱南岳。至代宗，有謀算。除四凶，無禍患。至德宗，始聰明。用楊炎，立兩征。至憲宗，用裴度。淮蔡平，功績著。韓愈出，辟佛教。攻異端，衛聖道。至武宗，受天禄。獲能臣，李德裕。至宣宗，海内靖。間能行，貞觀政。至僖宗，盜賊衆。平黄巢，李克用。楊救貧，稱地仙。目力巧，不虚傳。至昭宗，二十帝。二百九，了唐世。

朱温出，兵力强。移唐祚，稱大梁。與媳通，被子弒。歷二傳，即絶祀。李存勗，稱後唐。滅朱氏，都晉陽。石敬塘，晉高祖。拜契丹，爲君父。劉知遠，稱漢王。兩代滅，四年亡。周郭威，無兒子。立柴榮，主祭祀。稱世宗，最英武。五代中，一賢主。三十餘，命即死。大耳兒，作天子。當時節，有南唐。李後主，戲窈娘。始纏足，化四方。致萬世，苦難當。

宋太祖，趙匡胤。得能臣，普與信。都洛陽，著方略。釋兵權，重文學。弟光義，得帝璽。不再誤，害光美。重士子，開崇文。大儒出，聖道明。吕蒙正，居破窑。一旦貴，鼎鼐調。陳希夷，隱華山。學服氣，得成仙。至真宗，用寇準。退契丹，見本領。至仁宗，稱明聖。范富升，包韓進。狄歐庸，王文任。共贊襄，多善政。至英宗，治道爛。司馬光，修《通鑒》。至神宗，用姦臣。王安石，吕惠卿。作制藝，亂科場。立新法，壞家邦。有賢人，未大用。皆搶道，盡自重。周濂溪，著《通書》。并圖説，稱大儒。程明道，生河南。通經義，實不凡。張横渠，生關中。作兩銘，理無窮。《皇極經》，邵雍著。理最深，人難悟。哲宗立，年最幼。有祖母，高皇后。始垂簾，代聽政。用諸賢，稱堯舜。蘇東坡，范純仁。多獻替，盡忠臣。及親政，用蔡章。逐正士，亂朝綱。至徽宗，多怪事。婦生鬚，男誕子。宋江出，據梁山。羣盜會，鬧淮安。至欽宗，趙氏微。胡馬至，國祚移。

彼北狄，亦有君。據土地，管人民。耶律氏，阿保機。梁時出，創國基。本契丹，改號遼。據幽薊，歷六朝。至天禧，十三傳。共二百，九五年。金太祖，完顔旻。本女真，改號金。與宋徽，破遼國。兵愈强，聲更赫。及逆晟，寇宋闕。以徽欽，俱北還。至承麟，共十君。計一百，十八春。

宋高宗，登帝位。都應天，保神器。用宗李，并張韓。致中興，遷臨安。有姦賊，號秦檜。主和議，害岳飛。致兩宮，終不還。心最怪，醜難言。孝宗立，號隆興。太祖後，七世孫。值金雍，亦賢明。數十載，未受兵。有張栻，號南軒。學聖道，得正傳。有朱熹，《綱目》成。注《四書》，并《五經》。光宗立，聽婦言。不孝父，傷本源。至寧宗，不精明。用侂胄，真小人。禁聖學，啓金兵。梟首領，絶禍根。理宗立，用孟珙。與元主，覆金宗。迨晚年，用賈賊。買公田，斷國脉。恭宗立，國步艱。元兵至，入臨安。文天祥，張世杰。陸秀夫，皆忠烈。至帝昺，十八王。三百二，宋室亡。

元世祖，既滅宋。辟四方，混一統。奇渥温，元姓氏。忽必烈，帝名字。始開國，鐵木真。稱太祖，蒙古生。創鴻業，都燕京。慣略地，善用兵。張弘范，與伯顔。文武備，非等閑。世祖崩，成宗立。守祖業，常寢疾。武宗立，心地明。封孔子，聖道尊。仁宗立，稱延祐。世安寧，政修舉。英宗立，法無私。鐵失弒，

國運衰。至順帝，心最昏。造龍舟，寵番僧。天雨血，李生瓜。發赤風，落紅沙。嚶嚶卒，脱脱死。國政非，盜賊起。張士誠，據蘇州。稱吴王，十五秋。陳友諒，稱漢王。得徐衆，據武昌。有擴廓，帖木兒。稱奇男，非虚詞。元天下，共九君。九十年，國祚傾。

明太祖，朱元璋。受王氣，生鳳陽。用劉李，并徐常。取元璽，滅陳張。創帝業，都金陵。中原定，國運亨。孫建文，福力薄。用孝孺，真道學。無智謀，將藩削。激燕王，成篡奪。彼永樂，遷北平。形勢固，士馬精。郡交趾，縣貴州。張輔策，顧成謀。至洪熙，多仁政。不享年，俱是命。至宣宗，具聖德。用三楊，皆俊杰。同諸賢，輔國政。教化行，稱極盛。及英宗，瓦剌寇。帝蒙塵，振之咎。景泰皇，初御極。用于謙，保社稷。石興徐，謀復辟。暗納兵，奪門入。甫登位，即殺謙。陰霾起，天下冤。至成化，用王越。襲韃靼，多斬獲。大學士，乃萬安。進房術，實汙顔。至弘治，聖德全。用劉健，并謝遷。李孜省，僧繼曉。盡伏誅，無左道。至正德，習衆語。入民房，索婦女。稱將軍，號法王。名不正，實堪傷。有理學，王守仁。平賊寇，屢帶兵。至嘉靖，用嚴嵩。引奸黨，害羣公。當此時，有外國。俺答君，倫常滅。三娘子，配四代。禮義亡，風俗壞。至萬曆，開礦税。民日窮，國愈弊。袁了凡，作《綱鑒》。詳簡宜，可觀看。至天啓，實昏君。寵閹宦，殺東林。魏忠賢，崔呈秀。俱奸臣，置左右。熊廷弼，高攀龍。左光斗，魏大中。與楊漣，胡士容。盡冤死，善類空。至崇禎，踐帝位。用温周，多蒙蔽。致朱氏，國運窮。四方賊，起如蜂。張獻忠，據四川。建王號，設百官。李自成，號闖王。據西安，建永昌。順丞相，牛金星。都元帥，劉宗敏。三朵墻，犯燕京。都城破，神器焚。魏藻德，朱純臣。皆降賊，受酷刑。有范吕，并鄭成。生死異，皆忠臣。吴三桂，遣楊坤。往滿洲，頌救兵。史可法，立福王。坐建業，號弘光。有田雄，變反賊。縛弘光，獻清國。明天下，十六傳。歷二百，八十年。

張宜明《三字鑒》卷四　清世祖，章皇帝。建皇號，稱順治。姓愛新，覺羅氏。諱福臨，共六字。父天聰，祖天命。帝盛京，開國運。生滿洲，都北京。用將相，多賢能。攝政王，及豫親。皆宗室，俱帶兵。范文程，與郝杰。進良謀，建大業。至康熙，亶聰明。修字典，纂聖經。崇文學，重桑田。致富庶，譜管弦。

張行簡《嘯孫軒攢存・塾中瑣言》　端品

爲師之道，端品爲先，模範不端，則不模不範矣。不惟立言制行，隨時檢點，即衣冠瞻視，亦須道貌岸然。

盡心

品固端矣，而不勤課學徒，則勤者雖知奮勉，莫指南針；惰者日事荒延，叢生弊竇。素餐尸位，過將誰歸？故設教又當盡心。

專嚴

官箴有清、慎、勤三字，師範則有專、嚴二字。然嚴而不專，肅於外者，無所得於中，專則督課勤而無不嚴矣，故師道尤以專爲主。

寬以濟嚴

師嚴道尊，然亦視其家教以爲衡。若家教素寬者，驟裁以嚴，懦弱之子必病，頑劣之子必逋；至家教素嚴者，稍濟以寬，使其戀戀塾中，教理更易入，是亦調劑之一方也。學規不肅者，却不得援爲口實。

授徒心法

蒙徒穎悟，師不能强之使開也，須自變化氣質；經徒學力，師不能强使之充也，須自推拓器識。始氣質化，則穎悟自開矣；器識拓，則學力自充矣。

誘掖獎勸

人生童年，得春令發生之氣。善教者，總以誘掖獎勸爲主，即施教刑時，亦須用誘掖獎勸語。

教刑

先儒云：鞭撻之下，不令兒輩生好念。即學徒秀頑不一，亦有不得不齊以刑者。只須擇一頑劣，懲一警衆，却不必概施夏楚。

學徒親畏之分

課蒙徒，要使其畏我；課經徒，要使其親我。使其畏易，使其親難，然親我中，仍自有畏我者在。

入塾勿驟定課

學徒初入塾，皆蓄精養鋭而來，所温舊讀經書詩文，類知趨熟避生，若據以定課，緩數日，精銷鋭減，而經書詩文之生疏者漸出，勢必日形不足，故入塾經旬，始可定課。

課程漸進

且即入塾逾旬矣，未必盡澈學徒之淺深也。初立課程，亦只量其姿力所逮者，酌定十分之六七，再觀後效，逐漸加增，則學者既有日進之功，教者亦損提撕之力。

塾規

朔望謁聖，遵時制三跪九叩，塾師不可自廢其禮，至早晚三揖，雖經徒，亦不可免。

學徒在館，無分經蒙，舉止動靜，勿許粗心浮氣；書本文具，勿許拋擲塵污。少成天性，習慣自然，將來讀書有成，固徵器宇，即改圖他業，亦易成材。

塾中出入，無分久暫，總須告假而行，雖經徒亦不得疏於防閑，其聰穎者，尤宜加意。

本務

品行心術，人情世故，尤屬學人本務，須於課書文時，貫串言之，令其身體力行，庶乎內外交修。

末節

王公之子弟，子夏之門人，尚教以灑掃應對進退，我輩敢置爲末節乎？雖富貴家子弟，亦不可廢。

識字

蒙童未經讀書，先令識字，量其姿質，依《十三經集字》，次第教之，免致重贅。

辨聲

字識熟矣，須令辨聲。依正音平上去入，墨圈其角，有轉音則加硃圈，數轉音則數加硃圈，俾其一目了然。

解義

四聲辨矣，擇取字義淺顯、便於俗解者，與之講解。由俗入雅，由淺入深，由顯入微，總須因勢利導，使其興致勃然。

授讀

授童蒙讀，勿限遍數，須待其自能成誦，方令退歸本位。稍長，則量其淺深高下，隨讀隨解，至授讀遍數，雖不能無所定限，臨退位時，總令自讀一遍，庶免舛訛。

温理

學徒讀書粗熟，每不耐心温理。限以多讀，虛報塞責，勒以多背，又苦於門徒濟濟，勢難周聽。且多背之書，終不若多讀，經久計，惟多讀多背，相輔而行，庶遏其弊。

背誦

書熟口滑，輒多遺漏字句，甚至書文異同，互相錯亂。須將遺漏錯亂處，隱加標記，或挑令詳背，或摘令默書，俾學徒知所矜心，不敢信口滑讀。

學書

館徒學書，與其判之於成幅之後，空勞改竄，曷若督之於把筆之際，立予糾繩？

授講

授講經書，淺人淺解，深人深解，固不可以一律，總須四通八達，貫串言之。然非妙於語言者，淺解必難貫串；非邃於講章者，深解必難貫串。

授詩文

授初學詩文，須因時遞進，不可躐取高遠，使讀者食不知味。授成材詩文，須補偏救弊，不可膠執一格，使讀者流而忘返。

改初學詩文

初學詩文，改竄過多，失去本來面目，彼定無從捉摸。即有不合作法者，亦須因其文氣順之，而抑揚其詞，明爲批示，并附一擬作於後。

且不惟失去本面，無從捉摸也，改竄過多，阻其興致，强者憤怒，弱者頹安，勢必束高閣，而不加捉摸。我費苦心，彼仍隔膜，師弟之鑿枘不相入也，如是如是。

附一擬作，亦只量學徒深淺高下，指以南針，不得謂此文一出，何以見天下士乎？而遂展我才思，刻意爲之，使學徒愈結疑團。

教優則學

雖然難言之矣，淺者之不可語深，猶高者之不能爲下也。淺深高下，攸往咸宜，是豈一騾幾乎？故教優不可廢學。

答問

疑者悟之幾，問者疑之啓，故學徒勤問者，鮮不成材，至再至三，萬勿盛氣相加，阻其繼進之路。

存疑

亦有義旨淵微，教者了了於口，而聽者學淺，不能了了於心。且須存其疑義，俟有進益，自然豁然；或於異時講解，有可互相發明處，觸類以旁通之。

勿遽開筆

蠶眠桑而繭結，蜂飽花而蜜成。初學於講義文法，果能透熟，胸中無憂，不才思充沛，萬勿見其年長，强令搜索枯腸，適以荒課程而銷銳氣。

且無論胸無一物也，即少有所得，亦不必遽令開筆。盍觀之花乎？含蕊久則其苞更大，其色更鮮，其謝較遲。

勿遽赴試

今人子弟讀書，固系志在科名，但塾徒學力未充，却不可遽令赴試。不取則隳其銳氣，幸取則啓其驕心，無益有損，莫此爲甚。而倩捉刀，通關竅，更卑卑不足道矣。

習靜

古云：靜者心多妙。故習靜有獲，不特穎悟日開，即舊讀經書，日久生疏者，亦可一温而熟。雖蒙徒未及解此，亦須令課餘端坐，斂去粗浮，較之終日咿唔，事半功倍。

從游

授經徒者，每於傍晚時分，聽其閑坐，彼此互相譏嘲，不若携之出遊，語以嘯傲山水之樂，既可蘇其精力，復可蕩其心胸。

因時

學徒年已成童，而前途日事荒延，毫不解個中趣味，須量其姿質相近者，導之先聲，俾令日進有功，以鼓發其興致，再爲由此達彼，徐覽其全。即不然一藝成名，猶愈於茫無所得。

就範

學徒頗有才思，而未獲明師導引，致行文泛濫無章，驟正其繆，彼主先入之言，定形鑿枘。須暫令閣筆，日取先正理法，清真之文，與之討論，使彼自悟其非，就吾模範。

獎功

塾中獎功，須視其姿質爲衡。魯鈍者，銳氣易衰，雖一知半解，亦不妨極言嘉許；聰穎者，驕心易啓，雖日新月異，亦不可過於揄揚。

督過

塾徒越犯塾規，自應隨時警戒，至小有差忒，却不必頻加督責，惟乘機諷以微言，使彼翻然改悔。數則生厭，教亦不行。

宿館

少年血氣未定，在在堪虞。家塾有學徒，夜宿須出與連榻，以慎防閑；即晨昏啓閉館門，亦宜親自檢點。

勿固執己非

助我啓予，聖人不以爲耻。間有師訛弟正，即不得固執其説，冀蓋前非。弟子而爲我愚，既自誤，復誤人；弟子不爲我愚，勢必將我所固執者，轉質他人，則欲蓋而彌彰矣。

宜曲覆人短

前師間有訛誤，豈但不當吹求，且須曲爲掩覆，勿啓學徒以輕慢師長之漸。

禁委過前師

學徒初入塾時，遇有字句舛訛，講義紕繆，往往委過前師，急厲聲色以訶之。學徒口滑，今日委過於前師，異日定卸罪於我，不可不豫爲之防。

宜匯告後師

乘移易先生之際，趨熟避生，誇張爲幻，此學徒通病也。而後師不加詳察，遂疑前師之訓迪無方。惟於卸館時，將館課條分縷析，匯書總單，交東家轉告後師，遂杜其弊。

匯課程

且匯課程，不專爲告後師設也。放館時，均宜匯書一紙，慎爲收藏，俾日後入塾，免致重尋頭緒。

勿誤人子弟

學徒成童，窺其才質，不堪儒業，及質可勉學，而父兄隔膜，不能玉成者，須剴切言之，俾令及早改圖，慎勿模棱兩可，誤其終身。

勿誑人父兄

亦有父兄屬望情殷，不問其子弟秀頑，必期授以儒業者。須引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之説，再三曉諭，匠作主人模不得援以自解。

宜曲成佳子弟

弟子才堪造就，又復樂此不疲，而或家計貧寒，甚且父兄隔膜，阻其進修之志，苟可曲爲成全者，務須破除體例。德慧術知，恒存乎疢疾，玉汝有成，所關豈淺？

勿責禮儀

弟子之在塾也，師果訓之以大義，通之以至情，他日即異途騰達，且終身敬感不忘，況科名出身哉？乃當日教育乖方，一旦門生得志，徒以禮儀相責備，是利市也。縱或忘恩負義，咎在弟子，亦必始終不受其儀，而後可責其禮。

將去館

將去館之日，務須抖擻精神，將手經批點之件，重加考核，詳糾謬訛，勿貽後人以口實，且征終身受用。

既去館

賓東師弟，各存意見，去館之後，自不便越俎代庖。若有故而去，及賓東微隙，而弟子猶戀戀絳帷，不能自主者，即不得聽其迷惑，隳我前功，但從否，不復相强耳。

薦後師

有故而去，彼此依依，訪以後師，勢未便峻爲拒絶。然須量所薦之人，與東家臭味相投，而子弟亦能仰遵其教，始可推轂。不然，寧使其自訪數人，而代爲折衷。

承前師

館爲前師推薦，無論其人賢否，固我之知己也。承接之際，館政可仍者仍之，不可仍者，亦須漸次更張，勿萌改弦之迹。

虚心集益

愚者千慮，猶有一得，况我不必賢於他人乎？偶詣友朋館中，無論經蒙，其主有規程者，均須留心審擇，善者從，不善者改，罔非裨益，特不必形諸齒頰耳。

推賢讓能

教如醫然，全重補偏救弊，設學徒偏弊我補救之，而不對其方，即須推賢讓能，免致積成痼病，撤座輟講。横渠子豈貽笑後人哉？

石天基等《訓蒙輯要・讀書心法》 立志

吾儒讀書，首要立志，立志貴堅，堅而有恒，其學必成。一切世事，俱要立志，讀書希聖希賢，志尤爲最。試看越王之復吴仇，張良之報韓恨，以及狄仁杰之復唐室，志有所在，而事必成也。

明理

讀書原只用明白這個道理，須要句句體到自己身心日用上，力行方爲實在有益。

書程

讀書秘訣，須置一册，紀每日所讀書文，逐日檢點。至十日二十日，將所習者循序温之，所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也。讀書之功，無逾於此。

發憤

讀書不發憤，須要想着考場之内出一題目，茫然不知作何解説，自然發憤讀書矣。

讀書不發憤，須要想着作文構思時，他人何以容易，我何以獨難，想到困苦之極，自然發憤讀書矣。

雜念

讀書先要除去了雜念，才能熟得透徹，記得久遠。譬如人腹中，先將藜藿菜蔬食飽了，後來雖有珍饈美味，也不能下咽，必須腹中消去幾分藜藿菜蔬，才能够進得幾分珍饈美味。這雜念不獨是塵俗事件，即書中亦有要緊的不要緊的。

精熟

讀書不精熟，此篇不復，又讀他篇，含英咀華，資其領略。若東讀西讀，這篇不熟，那篇不精，豈不枉費工夫？

凡讀古人之文，今人之文，讀這一篇，就要把精神注意在這一篇上，切不可讀着這篇，又想着那篇。譬如一鍋水煮，許多時，自然滾熱，倘水尚未熱，又换水另煮，雖煮了許多水，到底不能滾熱。好勝務博者，往往犯此病。

貪多

每見貪多之人，專務廣博，讀書之時，自恃才思敏捷，連篇連卷，從目中口中，流水竟過，其實何曾用心精研？雖多矣，奚以爲？今後須要寧少而精，勿多而粗。昔兵法有云：兵在精而不在多，予於讀書亦然。

運用　解悟

讀書要能運用，能解悟，聞此知彼，觸類旁通，一篇可至十篇，十篇可至百千篇，不可勝用矣。

早起

讀書須於五更清晨時用功，較之辰巳以後，幾倍有益。蓋平旦乃天地清爽之氣，最當挹取。前人云：一日之計在於寅，人能於此時學事，事必精詳；人能於此時讀書，書必熟透。

精神

讀書須要振起精神，明目細心，如將軍在陣，絲毫昏沉忽略不得。

偷閑

讀書最忌説閑話、管閑事。蓋閑話閑事，俱令人心散神飛，無益而有損也。

間斷

讀書切不可間斷，一日如是，一月如是，終歲如是，循序漸進，日新月盛，不自覺矣。

讀書不怕少，不怕緩，只怕一暴十寒。譬如趕路的人，雖然緊走了些路，却歇息了多時，反不如徐行緩步者，轉先到地頭了。諺云：不怕慢，只怕站。信哉！

閑散

讀書讀多時，覺有疲倦也，要拋卷緩步，閑散瀟灑些，頤養我的精神心目，方有機括。

從容

讀書雖不可停緩，亦不可過於急遽。譬如善走路的人，每日能走百里，只走七八十里，則氣力有餘，亦筋骨不軟。若倚恃着氣力强健，走過百里之外，無非疾趨忙奔，必至疲倦，次日反不能行矣。讀書亦然，其進銳者，其退速也。

有事人亦能用功

讀書有一便法，凡有事物的人，當精選古文一本，時藝一本，置案頭眼前，得閑就熟讀，才有事，稍閑也就熟讀。是能讀一篇，則得一篇之益，能讀十篇，則得十篇之益。若務期閑着，關讀幾個月書，吾恐人事冗雜，未必能够盡閑。奈何光陰似箭，瞬息間，一月一月又了却一年矣，豈不總因等待貽誤乎？

朱文公有云：勿謂今日不學，尚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尚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嗚呼老矣，是誰之愆？

小子有造

半日讀書，半日靜坐，此爲學而有成者言也，不可以例童蒙。童蒙則課誦讀之功，天機天趣，不可太靜息之，聽其活潑可耳。

成人有德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修己治人之功用。讀書非徒涉獵該博，專供談論已也。

讀書讀到身體困倦時，可將兩肩上下前後用力扭轉，數十遍則周身血脉流通，精神爽快，不生諸病，修養家所謂轆轤雙關是也。凡看書以及作一切事，但覺體倦，俱當爲之，又能祛一切寒邪。

古訓是式

《朱子家訓》有云：讀書志在聖賢，爲官心存君國。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石天基等《訓蒙輯要・師範》　自立品行

爲師者，弟子之所效法。其師方正嚴毅，則弟子必多謹飭；其師輕揚佻達，則弟子必多輕誕。是以文人才士，雖不必過學迂腐，但儼然爲人師範，舉動間亦須稍自檢束，令子弟有所敬憚。

時刻盡心

天下罕有不可教誨之子弟，惟東君掣肘，難行館政者。悉心開導，督課必須嚴謹，講貫必須透徹，文藝之外，必須一切人情世事、品行心術，一一指示。若喜其聰明，更不督責，惡其頑鈍，便不鼓勵，讀書不主課程，悠悠忽忽，誤人子弟，問心豈不缺然？

幼學是入門之始，不可一刻放鬆。蓋童蒙渾樸未雕，訓導有法，養成令器，可望大成，否則亦不失爲謹厚人。所以一切事體，都宜教誨，不是教伊句讀，習字，便是塞責。若概視爲具文，徒藉爲自課自給之資，則不堪自問。

村館學徒，聚集動以十計。若爲師者，不嚴立規矩，時刻查點，則學徒敗壞，皆其師之罪孽也。且其中多有舊家子弟好根基者，有過人聰明好資質者，若能教出一兩個人，功德倍常。

因人加意

寡婦之子，伊母飲水茹蘗，艱苦萬端，舉目無依，專望其子成立。因無父訓誨，不得不加督責，因無父愛惜，又不忍過於嚴厲，專期爲師者，寬猛互用，教成令器。

單傳之子，累世宗祧關係一身。此種人不善教，則其先代更無可屬望之人，何異爲師者斬其數世之嗣也？

不讀書者之子，其父苦不知學，辛勤拮据，令子從師，專心相托，望眼欲穿。若爲師者，因其不知而欺之，以至從師多年，毫無實學，讀書無成。改業已晚，遂至淪爲棄材，師豈能逃其罪哉？

延教苦心

教子義方，父之職也，然父子之間不責善。故古者易子而教之，此師道所由隆也。父母爲子延師，竭力措辦束脩，加意供奉飲饌，安心委付，即如托孤寄命的一般，日望其子明理，醒事成人。子弟就拜門墻，尊稱之曰先生，親稱之曰師傅，俯躬聽受，即如投胎望生的一般，日求其師傳道授業解惑。

授受關係

蓋人家一代興替，全關子弟；而子弟終身之成敗，系於師長。西席一位，并

於天地君親之列，其責任之重爲何如哉？況人家子弟正在妙齡，嗜欲未開，聰明待啓，比之出土之苗，含花之蕊，倘能滋培灌溉，不難因秀成實，開花結子。秉慈惠之心者，及是時迎機開導，隨材造就，多術提撕，寬嚴并用，恩義兼盡，使之聞正言，見正事，存好心，做好人，小而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大而孝悌忠信之道，禮義廉耻之防，無不講究。養成聖賢之材，蔚爲卿相之器，德行足以傳家，文章堪以華國，世道賴之，朝廷倚之，鄉閭榮之，宗族樂之。

規模宏遠

論師儒一道，在成己成物。有始有卒者，誨人不倦，陶鑄之德，功同造物；栽培之仁，量過生成。古有以骨相寒微，留心教道，厥後丰神照人，形骨俱換，世登科甲，朱紫滿朝者矣，此其食報寧有盡乎？

石天基等《訓蒙輯要・課兒八法》 熟讀

子弟讀生書，須於清晨令其連讀，自百遍至二百遍，熟如流水，乃及別事。蓋今日之根本既深，嗣後永不遺忘。及理書時，不煩多讀，即通本一氣滾下，何等省力。

少授

如念書能念十行，只與之七八行念，一則力省易念，一則養其精神。或熟而一字不解，須講解字義，念至某第，即講至某第。雖遲一二年念完，其受益更深於早一二年也。

認字

宜於其未讀之書，先將字樣依次寫出，每日講說，量資質定其多寡。如前一日教以一字「了」字，次日即以「了」字加「一」字，即夫子之「子」，父子之「子」，如此類推。字字認識，字字透解，是書未讀而字已識認，讀生書時，最爲省事。

正畫

字有一定之式，一點一畫，不可造次，如省筆字，重叠二點之類，竟不可令之見聞。童而習慣，自一一嚴正矣。

講義

書已熟矣，乃令將生書及十日內書，再讀百遍，隨把所讀之書與之講解。蓋字義先已了然，隨讀隨講，較之多讀不熟，而又不解者甚遠。

存敬

射者必內志正，外體直，況我輩讀書寫字時乎？近見諸生，偏首側坐，種種違式，何以變其氣質耶？寫字時，須令端坐，兩手均平，兩足齊一。讀書時，目無旁視，身無動搖，字句清明。平常無事時，坐必如尸，立必如齋，不獨儒體原該如是，抑生嚴敬之思，收拾放心，莫逾此法。

活機

夏秋晝永，正務易完，令其隨師閑步，或問其平日所習字義，當日所讀書理；或見草木鳥蟲，俱與志名釋義；或古今帝王師相，歷代賢儒名佐，俱就便叙論。久之開益神智，積累自富，正不獨散其困倦已也。

問理

尤緊要者，臨卧時已離師側，爲父兄者問其今日所讀何書，所有遺忘，不拘時候詢之。

石天基等《蒙訓輯要・學訓》 尊師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是師也，蓋與大君并重矣。須求學行俱優，敦禮而延之。凡師有教誨，必誠心領略，苟不誠於受教者，不知先生尊也。夫爲子弟而不尊先生，教之多而不能入，終於無成，可不戒哉！

《會典》開載爲學之道，自當尊敬先生。凡有疑問，及聽講說，皆須誠心聽受。但先生講說未明，亦當從容再問，毋恃己長，妄行辯難，或置之不問。

讀書先去傲心，才得成人，才得受教。

《會典》學規云：爲師長者，當體先生之道，竭忠教訓，以道愚蒙，勤考其課，撫善懲惡，勿致怠惰。務要依先聖先賢格言，教誨後進，使之成材，以備任用。《書》曰：「父身克正，乃無不正。」爲人師者，其慎圖之。

勤課

徐幹云：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不懈以成之，自足以致昭明，而成博達矣。蓋精於勤，荒於嬉，所從來矣。凡我子弟。須於每日黎明，各齊集學堂，至則各隨遲早向上三揖，然後各就位讀書。巳刻則寫字一張，傍午則授講書一段，寧少而精熟，毋多而鹵莽。下半日則專於讀書，薄暮或歌詩，或不歌詩。散學時須序長幼，排齊向上，三揖而退。

讀書

凡讀書，先貫識字之聲韵畫數，務各盡心辨析，大抵遵《洪武正韵》，符合於本書音釋之爲當耳。

凡讀書，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可貪多，只要精熟。須静室危坐，

讀二三百遍，那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五日，須連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務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此讀書最妙之法。

孟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又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夫平旦鷄鳴之時，神氣清明，志意安定，當此時而能讀書，反復而誦之，則熟者愈熟，而生者亦熟。

習字

字有筆法，下筆須知。凡我弟子，於每日已刻寫字，務各用心，習學恭敬。端楷點畫，向背之間，一如古人字法，不得潦草簡筆。

敦孝

《論語》開口《學而》，以其爲人也，孝弟繼之，可見學爲君子，不過學爲孝弟而已。嘗謂孝之一德，首於百行；孝之一字，冠於五經。凡諸弟子，初爲學時，正是學爲成人之始。自今以往，要把「孝」字時時懸在心目，惟恐舉念一差，便非學道，庶乎根本不傷，君子可學而至矣。

存厚

萬物資始於乾，而資生於坤，坤之象曰：「厚德載物。」是厚也者，萬物之生氣也。平居以厚道訓人，即如器之厚者能耐久，薄則動輒損壞，同一理也。

守謙

《易》惟《謙》卦六爻皆吉幽，而鬼神福謙明，而人道好謙。謙於尊則光，謙於卑則不可逾，是謙無往而不利也。入孝出弟，孔子之所以教子弟也；愛親敬長，孟子之所以言孩提也。謙抑之道，本於天性，豈人所不能哉？特教我子弟者，宜時加策勵耳。自今以往，一舉一動，便要謙恭；一言一行，都要謙下。

奉法

讀書之人，世所尊貴，以能守先聖之法，可爲法於後學也。讀書而不奉法，有王法以繩之。聖人云：君子懷刑，良有以也。果其自尊自貴，杜門不出，日與黄卷中聖人相對，與吾道中良朋相資，即或與市人交口，不出惡言，彼何從而怒我？有時與狂夫接身，只循正規，彼何從而狎我？雖爲寒士，守其清貧，絶無諂容，境遇亨通，安其素位，不形驕態，將怨尤之端悉去，又何至有雀角鼠牙之訟？不然，非好生事以凌人，即爲狂誕以忤人，未有不爲人所鄙薄，而能取重於人者也。孟子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允不誣也。

李江《鄉塾正誤・幼學》　一、不敬蒙師。此誤也，吾鄉之俗，往往於師之課舉業者，謂之教大書先生，於師之課童子者，謂之教小書先生，而禮貌之輕重因之。不知先生豈有大小之分？況子弟幼小之年志嚮未定，可善可惡，如草木初生，可直可曲。培植後來根基，全在此時。世稱讀書之家其子弟成就多異人，且成就甚早者，無他，從幼得其教也。人觀於蒙師所系之重，爲蒙師之不易宜，何如敬之乎。

一、子弟魯鈍便不加意培養。此誤也，天與人的道理彼此皆同，故人非下愚，無不可造之材，但功深者得其深，功淺者得其淺耳。今見其資質魯鈍，正宜因其性之所近，設法教導，則下等者可變爲中等，中等者亦不至流爲下等。若聽其廢棄，何貴有賢父師乎！今人亦知此意，而教之多未得其道，此與不教者相去幾何！人甚勿徒責子弟。

一、子弟入塾，能上進者所望僅在進學、中舉、會進士，不能上進者所望僅在識字。此誤也，讀書原爲明白道理，明白道理原爲辦日用倫常之事。三代盛時，不但士子知學，即農夫商賈無人不聽講論，無人不知道理，所以風俗醇厚。今則似讀書全爲求名求利用者，此念在初入學時即差，直差到老。何怪今之讀書者無論愚敏，多半無實行可觀乎。

一、年年更換先生。此誤也，師非久於其任必難見功，況今之爲師者教法各異，後之師往往不求其是，徒求異於前師，以爲見長之地，前後互換，徒滋紛擾。師既視爲傳舍，我徒送故迎新，欲子弟從容造就難矣。即彼此教法皆同，而一送一迎之間，已須多棄時日。少知愛惜子弟者，未嘗不悉此病。而不能不年年更換者其故有二：一在不謹之於始，當其延聘之初，未能細心體訪，及至教導無狀，勢不得不勤更換；一則我之待先生者不足以留先生，或館穀太廉，或敬禮不至，彼先生豈肯枉己以徇我哉。凡此，皆我之道未盡，人能察於二者之間則了然矣。

一、不習禮儀。此誤也，欲令弟子遵守書理，必先自習禮儀。始鄉村子弟未入塾時，喧亂鄙野，無規矩可觀。一入塾，則心志收斂，身體頓有檢束意。此理甚顯，若更得其教之之道，不且更進乎。今粗揭數則，以與同志者共守。始入學，先師位前，師前行跪拜禮畢，次同學友相對行禮如儀；每日早起，先師位前三揖，師前一揖，日暮亦如之；朔望至先師位前，師前行禮，如始入學，次同學友以齒序東西對立，各三揖；尋常出館，或有故他出，皆一揖，揖畢拱立師側，命出，然後出，歸亦如之；師他出經時歸，必起立離坐，經宿必就揖，尋常出入則

否；每臘月散館，俱行跪拜禮，如始入學；會坐、會立、會出、會入，必以齒揖，必屈身低首；至立要直，坐要正，行要穩，視要平，聽要專，語言要寡要詳緩。皆養德之方，在爲師者隨時規正，參以朱子《童蒙須知》、屠提學《童子禮》，自無大過。其餘居家居鄉雜細禮儀，皆隨時講解，而其要在爲父兄師長者能以身先之，則爲弟子者自不令而從。

一、不讀《弟子規》、《廣三字經》、《小學》。此誤也，《弟子規》、《小學》，此兩種書皆是作人之基，且淺近易曉，讀過即可照辦，而《廣三字經》所收極爲醇備。今俗只讀《三字經》、《百家姓》、《名賢集》、《幼學須知》等書，不知《三字經》不醇不備，《百家姓》止於識字，《千字文》語澀而意晦，《名賢集》失之鄙俚，《幼學須知》失之駁雜，誠能以讀彼者讀此，工夫則同，受益則大。今後子弟不能久讀書者，只令專力在此三種書與《四書》上用功，不必貪讀《易》、《書》、《詩》、《禮》，有工夫則多温多講，但能於此四種書多講三兩遍，遠勝於多讀一兩部不求解之經書也。又俗於讀《四書》朱注，往往於全節中勾去一二句，并某氏曰皆不讀，此誠可怪，同志宜反此弊。

一、讀書貪多，且不多誦遍數。此誤也，弟子有十行，聰明者，只宜授五行，使其綽有餘功，自不畏難色阻，但使日無曠廢。經書雖多，數年可盡。又書須逐段分讀，小段看讀百遍，背讀百遍，然後合讀二三十遍。工夫似迂，實則可以終身精熟。程氏《分年日程》之法最爲切要，願取觀之。而課讀之法之備莫善於《養正遺規》，主人、先生皆當各有一編者也。

一、熟書不按一本温習。此誤也，書忌紛雜，若每日每本拆讀數篇，搭湊温習，枝枝節節，聯貫實難。必須就一書之生熟，定篇數之多寡，畢此然後及彼。書少者數日即可一周，書多者不過一月，亦可一周，自不致遺忘矣。

一、不隨讀隨講，即講亦不拍到弟子身上説。此誤也，俗於讀經書時始講書，謂之開講。不知彼凡讀至《四書》即已者，豈非徒費此一番功夫，終身不知書是何物，讀書是爲何事乎！即謂童穉無知，亦宜隨將所讀之書粗説大義，懂得一句，勝似多讀十行。且講至某處，即問曰：「爾能照辦否？」即非其目下之所能，亦宜告以將來全要照此去行，所以今日才讀才講。則其明理作事之根，已基於此矣。又講書時間，或引而不發，設端問難，一則防其聽講心馳，一則驗其見解所至，就其所答，迎機啓發，此法得力尤多。

一、每日不就所讀之書考察其言動。此誤也，每日弟子清晨入學，即宜照弟子所讀《弟子規》、《小學約略》，問以昨日在家在外所行照此有錯誤否？照此能實辦否？弟子以次實對，先生隨加誨諭。又每日將事之有關於孝、弟、忠、信、禮、義、廉、耻者，不拘今古，作俗話講説，令其牢記，有暇則令試説。如此，則每日不過破一二刻工夫，而彼已漸知實行矣。

一、字畫不講。此誤也，字雖末事，然爲六藝之一，自不得苟且。初學寫字，即宜辨明俗寫字，使之一從正寫，此亦養正之一術。至認字背寫書，吾鄉率能行之。但於其違誤時，莫如罰令習禮或背誦書數遍，勝似罰跪受責也。書必求其印極清真者，雖少費，受益多矣。又有一寫生書法，其法須童子已能離格寫字時，每日減寫仿一半，寫所應讀生書一百字，上下寫之。第一日照本，即令其成誦，次日則離本，或三日一換，五日一換，夾熟書中温之，積久，獲益不少。此亦本大字旁夾小字之法，有志者可酌行之。

一、不拆開筆畫判字。此誤也，一字之工，全在上下左右搭配得法。若爲童蒙判字，只就字之全體圈圈點批抹，彼焉知其優劣在某筆乎？須將筆畫拆開細判，彼自有所遵循。爲師者又宜於童蒙習字時，勤就案頭看寫，隨時指點握筆運腕，即告以心正則筆正之理，則彼亦知習字亦學也。至於鄉間多不工書，須購印出仿格用之，十日一易，用忌模糊。迨稍知用筆，即截其字格，另紙分粘以爲空格，即俗所謂跳影也。上下相比，臨摹更易。

一、立冬散館。此誤也，子弟讀書，一年之中本不可無故荒廢一日。俗於歲暮正初，例不讀書。不知天下豈有一定不讀書之時乎！然此弊已深，一時難矯。惟爲師者中秋如不預定明年之館，則立冬必即散館。使此後子弟數月荒廢，則尤俗例之誤人者也。且使以前逢節歸家之日過多，或更有事回里，則此一年十二月之中，不過讀七八個月之書。而此七八個月之中，除去初入學時先温舊書、臨散學時先期惰廢外，不過有四五個月工夫可以真正讀書。而此四五個月之中，或遇子弟患病，或遇主人有事，又去若干曠廢之日。此子弟讀書所以易於退廢，而難於長進也。今願同志力挽此習，入學定在正月二十日以前，至於散學，無論次年已否定館，定以臘月二十日爲斷。中間歸家，清明約以三四日，端陽、中秋各約以十日。如另有要事歸家，則即酌減端陽、中秋回里之期。爲主人者亦概不得於冬間另行延師，即已預辭先生，先生欲援俗例早歸，主人不妨酌增冬書之費，留其課至年盡，或更爲留心薦館，則先生亦豈肯汲汲辭歸乎。總之，爲主人者專爲子弟起見，爲思所以善處先生；爲先生者專爲子弟起見，則主人

必不至舍此他求，即先生亦不必年年擇主而處也。

一、偏於嚴，偏於寬。此誤也，過嚴則弟子身心拘迫，血脉不能疏暢，因而作疾者有之矣；過寬則放縱驕惰，難完功課。必外寬而内嚴，或外嚴而内寬，而又必視我與弟子之性情如何。我親愛不力行，不學文，反復警戒。嗣後遇學徒行事有合於孝弟等項者，則指其合於書中某句，而對衆稱之。如有所犯，則指其不合於書中某句，而對衆責之。如此，則講一章書即受一章書之益，即知即行，始基於此。

《教育雜誌》一九一〇年第一〇期《吉林提學司札飭各屬改良私塾告示》

私塾相沿已久，教法未盡合宜，若不力圖改良，實無以策進行而謀教育之普及。吉省山谷相錯，財力維艱，風氣晚開，師資甚乏，小學既刻難遍設，私塾實急宜改良。本司屢經札飭地方官督同勸學所認真調查，力求完善，不啻三令五申。乃查各屬詳送表册暨視學報告情形，惟吉林、長春、賓州、農安各處塾數較多，現正逐漸實行改良。此外强半舊習相沿，每屬或十數處或三四處不等。夫父兄之於子弟，誰不望有成，塾師之於生徒，務能使其受益。若仍呫嗶斗室，致汩兒童之性靈，高頭講章，顯背教授之宗旨。長此積習，因循流弊，伊於胡底。茲奉學部厘訂改良私塾章程，更加詳密，法良意美，并不苦人以所難。管理則有規則可循，書籍則有定本可購，課程甚屬單簡，教法不尚高深，誘掖以方，忌撲刑之濫用，講解爲重，亦默誦之兼行。且爲塾師者，中學只求清通，算術但期粗解。凡此責備不苛，通行甚易，苟其隨時改善，定能計日程功。爲此出示曉諭，嗣後所有私塾，應即遵章辦理。本司除仍責成地方官暨勸學所隨時考核外，嗣後并特派專員考察，該各私塾倘再不諳管理規章，不用部定課本，不克勤加講解，不能屏去撲刑，至若附近有講習之所，并不前往研究，及已經改良之塾，亦不注意觀摩，一經查出，定即勒令解散，决不稍事通融。其有如法改良，卓然成效者，塾師則照章獎勵，學生則分别選升。本司期望既深，賞罰惟信，爾塾師等已改良者，其各加勉，未改良者，其各自新，幸毋怠玩，自干咎戾。

女學

《女報》一九〇二年第四期陳擷芬《記務本女學堂》　六月初八日，承城内務本女塾寫信邀本館主筆去看學堂里的制度，我就遵命到了塾中。因走錯了路，到得遲了些，原約三點鐘，至四點鐘方到。諸位辦學堂的志士都在候着，自己很慚愧，爲是没有學問，當不起諸位的厚待。到了内堂，即有經理學堂的吴、王兩位女士出來相見。吴女士是吴君懷疚的夫人。王女士是王君培生的夫人。談了一會，當時王君培生進來要我去演説。我因爲演説的事，要有學問見識；況且以前并不曉得要演説，没有預備；又爲到得遲了，各位學生多半已經回去；當時面辭了王君，很是辜負了諸位的雅意。後來蒙王夫人引我去看學生住房，一間一間都明亮寬大。床上的鋪設，亦很是樸素潔净。後來又到讀書的地方，看見一個是特班學堂。我問這特班的説法，王夫人就細細地告訴我。原來學堂定規，學生過了十二歲就不能收入，所以另外設了一個特班，是預備年紀大些的人來讀的，也真算是盡心教育了。又到兩個學堂，一個是甲班學堂，一個是乙班學堂。三處學堂，壁上都挂了功課牌子，定得很是周詳細密。學生書臺凳子也象西國學堂的款式，十分整齊潔净。我看了一遍，心上極爲佩服，并且歡喜得很。因爲我們中國，人人説是女子不要讀書，所以這麽大一個國度，女學堂見截没有。就是上海有幾個，都是外國教會里開的。現在這個務本女塾，雖然是初開，規模制度已有美備的氣象。將來漸漸推廣，一定成功一個頂大的學堂。我實在巴望各省各埠都開一個這樣學堂，我們二萬萬女人就可以得救了。我講這一段演説，爲的是要諸位曉得中國不講女學的風氣，已經漸漸改變，不是以前那麽固執的情形，是頂好的好消息。我又聽見説辦這學堂的經費，都是吴君懷疚一個人籌的。中國像這種事真算難得了。我演説的高興，諸位聽的人也應該高興。那一天我又細問了各位學生的姓名籍貫和學堂的課程，一并演明在下面，列位可以看看。特班里的是：孫磬聲、施開智、徐湘華、汪智度、楊英、夏端吾、曹慶雲、盛金華、陳迪新、丁志光十位女士，中間年紀最大的有二十七歲了。你想二十七歲的人還肯進學堂讀書，難得不難得？我决定這一位將來的成就一定不小。甲班里的是：朱慧珍、楊林如、薛錦濤、薛錦波、張蓉貞、沈琴寶、吴貫静、王夢齡八位女士。乙班里的是：徐安賢、王蓮寶、吴若安、吴貫聰、楊雪瓊、楊勤、王玉齡、濮琴緑、王鳳書、王菊齡十位女士。三班學生共有二十八位，中間有十六位是上海人，兩位是嘉興人，兩位是廣東人，一位是杭州人，一位是嘉定人，一位是福建人，一位是歙縣人，一位是崇明人，還有幾位不很記得清楚了。現在學堂里的課程，大概也象西國的禮拜樣子，讀六日息一日，一日分六節，每節約五十分鐘。第一日：第一節是讀書，二節是作文，三節是習字，四節是講説，五節是英文，六節是温課；第二日：第一節是讀書，二節是作文，三節是身理，四節

是算學，五節是英文，六節是地理；第三日：第一節是讀書，二節是作文，三節是習字，四節是講説，五節是英文，六節是地理；第四日：第一節是讀書，二節是作文，三節是身理，四節是算學，五節是英文，六節是習字；【缺】四節是講説，五節是英文，六節是地理；第六日：第一節是讀書，二節是作文，三節是身理，四節是算學，五節是英文，六節是習字；這個是特班的課程。甲班、乙班的課程，也是讀六日息一日，也是一日分六節，也是一節五十分時，只功課略略有點不同。先前爲是女教習難得學問好的，所以請的得是男教習，近日已經托人在日本請定了女教習，聽説就要到上海了。

《女報》一九〇二年第九期蔣智由《愛國女學校開學演説》 今日諸君演説，皆發明愛國二字之義。此二字爲文言字，爲學問字，何言之？我國文字之與語言不同，大抵屬文言字、學問學者，含理較深。今或有未明其理者乎，則不難以淺近之義解之。設有問在座諸人者曰，君等皆何國之人耶？則必應之曰，某等皆中國之人也。是則國之一字，最淺近而易曉矣。若英若法若美若德若日之諸人，皆各有其國，即皆當愛其國。雖然，愛之一字，亦文言字、學問字也，且以國之所包容者大。吾欲用吾愛，吾將何所用吾愛乎，是亦不難以淺近之理解之。今試有傷害吾之身者，吾固覺其爲痛苦而欲保護之也。夫此覺痛苦而欲保護之者何也，吾固自愛其身也。愛國之義亦然。今以中國之瀕於危亡，而吾獨不覺其痛苦而欲保護之乎？此愛國易曉之理也。顧或者曰，古有恒言，男子治外，女子治内。信斯言也，愛國之事亦中國二百兆男子之事耳，于我女子乎何與？顧是言也，吾謂在今日爲已廢之言可也。何也？世既文明矣，其言之或不合於理而有害於事實者，則皆在廢棄之例。前言既廢，則國家之事，爲男子與女子所當共任。其義定矣，吾試分其大小圈界言之。今當世之論，恒曰身家主義、國家主義、世界主義。孟子曰，一鄉之士，一國之士，天下之士。若中國者，知有身家主義之國；若歐美者，知有國家主義之國；至夫世界主義，則當世之人，猶未足以語此也。身家主義，其圈界爲至小，放而大之爲國家主義，更放而大之爲世界主義。吾試舉三主義之一人以爲代表可乎。則吾思中國史有木蘭其人者。當漢之時，征兵戍邊，木蘭之父當從征而年老，木蘭作男子裝，代父從軍，十二年而返，而人後嘗知其爲女子也。此吾中國所敬之重之而推爲奇女子也。吾亦敬之重之而推爲奇女子。然據其知識言之，固只知有身家者。何則？木蘭之從征也，固未嘗曰吾爲國則然也。若夫爲國家之女子，則吾中國殆鮮有其人。即有之，而吾心亦未有記憶及此者。則試舉一歐洲之女子以當之。若法國之貞德女子其人是也。當貞德之時，英與法戰，法人大敗，國垂滅矣。貞德以女子身，從田間起奮臂大呼，身先士卒，累戰克捷，盡返法之土地，而國以不滅。貞德之名，至今猶赫赫於歐洲人之口。此知有國家主義之女子也。若夫世界主義，吾中國亦鮮有其人。若美國之批茶女子者，其足當之矣。當批茶時，美人役使黑奴如牛馬。批茶憫之，著書言人類平等，而詆役使黑奴爲非理。其書風行一時，能感動人。而黑奴卒以禁用，得脱羈絆而爲自由之民。夫批茶之與黑人，不同種也，一白人而一則黑人也；不同國也，一美洲而一則非洲也。而批茶一視同仁，不分珍域，此可謂知有世界主義者矣。是故木蘭者，身家主義之代表人也；貞德者，國家主義之代表人也；批茶者，世界主義之代表人也。雖然，吾今日不言世界，而專言國者，則亦有故。蓋凡事必先其近者而後及遠，未有國家之將亡不能救，而曰吾將出而救世界中人也。其可乎？故夫身家主義者，可判之爲已往之時代；世界主義者，可判之爲未來之時代；而國家主義者，則爲現在所當努力之時代也。夫中國固重身家者也，是故古之女子曰孝女、曰節女、曰貞女。彼貞節孝烈之女子，其志氣、其性情、其行品，今亦當師法之，而擴充以知識之界斯可矣。夫英雄豪杰不分男女，此吾之恒言也。吾前日者在務本女學堂演説，曰中國從前讀書之女子，將使爲閑書小説中之女子而已。今開學堂，則將使女子爲英雄豪杰之女子。前者舊法，而今者乃新法也；前者造就下品之女子，而今者造就上品之女子也。夫天地間事，有有限者，有無限者。而知識之事，殆當屬於無限者也。以人之一身言之，耳之聞聲，氣浪動而顫於耳鼓，而後聲得聞焉。然或半里，或不半里，而聞之限盡矣。口之言也，亦鼓氣浪而傳于人耳，然或半里，或不半里，而聲之浪亦盡矣。人身之至無限者，其爲眼之所見乎？雖以天地間各恒星之遠，其距吾人不知其幾萬里，幾萬萬里，幾億萬里，幾兆萬里，幾恒河沙無量數萬里，而其光綫，猶接于吾人之目，可謂無限也矣。人之自娶婉之子，以至成人，其知識之相去何如？進而益上，殆無界劃之可限。是故知識之事，曰見地、曰見解，蓋見之事，固若是其無限也。今夫中國近事，爲女子者亦苦未之知耳。自甲午之戰敗於日本，而賠款二百兆；自庚子之戰敗于聯軍，而賠款四百兆；而旅順失於俄，而膠州失於德，而威海衛、九龍失於英，而臺灣失於日本，今則揚子江流域，即現在吾人所居之地，亦將爲他人之權力圈所有，而非復吾土。吾知在座諸女士，固未有不知之者。然内地女子，固惘然不聞。亦非獨内地之

女子然也，即內地之男子，亦未必知之。不知之，則不能動其感情；不能動其感情，則不能發其志氣；不能發其志氣，則不能成其人才；是固不可不擴充其知識之界也。雖然，知識進矣，而猶不能不重者，則德行是也。德行者何？誠實的非虛偽的，高尚的非卑鄙的，謙和的非傲慢的。總之以吾之立身行事，使人觀察之而無可疵瑕而已。昔者朱子嘗有言曰：學問之事，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既名之爲英雄豪杰矣，英雄豪杰者，固未可以無德行之人而當之。若近之自命爲英雄豪杰，而無德行，此朱子所謂東攙扶而西又倒者也。若夫家政學者，亦女子之所當有事，近者已漸發明於女界中。而女子之性，亦最與之相近，此人人所當習。譬之家政學者，若普通之學科；而英雄豪杰，則特別之學科也。夫學堂之地，增人智識一也；成人才品二也。昔者不知天之爲天，地之爲地，百物之爲百物，進學堂而若天地之學，人類之學，事物之學，漸講解而明習之。然而猶當以能成才品爲歸宿也。夫中國舊俗，束縛女子而置於不學之地，此誠大謬。然今日而學堂進矣，習國文，習東西各國文，而研求各學科矣。而試問己曰，今之所爲學者，其宗旨固何在也。漫無宗旨，而曰人學之我亦學之。學則學矣，其愈於昔日之不學者固幾何也。吾固敢一言正告曰，今之進學堂也，習國文，習東西各國文，研求各學科也，將以增吾知識，完吾德行，而達所謂英雄豪杰之目的，而後方得爲成材也。誠若是，彼木蘭者何人也，貞德者何人也，批茶者又何人也。木蘭能爲之，吾何不能爲之？貞德能爲之，吾何不能爲之？批茶能爲之，吾又何不能爲之？若木蘭者，吾行且駕而上之；貞德者，吾將與之比烈；而批茶者，吾將與之相頡頏矣。是則今日之開學堂，主義在此；吾之演說，主義在此；諸女士之來學，主義亦當在此！

《蘇報》一九〇三年五月八日《愛國女學生參加拒俄運動》《字林西報》云：目前張園連次開會，議論國事，頗足發人愛國之誠。上禮拜四四月三十日。所開者，乃得東京留學生電述廣西警報而起，到者千二百人。其間學生社會中人來自愛國學社、育才學堂及愛國、務本女學者最多，而愛國學生尤見踴躍，誠足以代表新中國之前途也。

先由蔡君某演說上海應設國民公會以議論國事，如東三省、廣西等之最要問題，繼乃分派在座者章程各一紙。次由馬君某請在座諸君同唱《愛國歌》，一時愛國之忱隨聲而起，聞者莫不感發興誠。歌畢，忽得東京電云：「俄禍日急，留學生已電北洋主戰結義勇隊，願赴前敵，求協助」云云。聞者皆目瞪。龍君某乃對衆宣言曰：「吾輩非中國人耶！聞留學生如此舉動而忍坐視以放棄天職耶！有表同情者，請從吾至草地向東鞠躬，以致留學生之愛國心。」言畢，乃首出，向東立，從之者幾罄座，乃成列相行禮。此爲上海新中國少年慶祝留學日本新中國少年愛國心之第一次也。禮畢，復入座，議編義勇隊以應留學生，臨時簽名者甚衆。乃復電東京，表愛國之忱，始散。

夫中國立國以來二千餘年，其人民有愛國心者，自此次會議始。尚願具此心者好自爲之，以成真國民。

《警鐘日報》一九〇四年四月三十日《天津盲女教育》天津東門外，舊有育嬰堂，爲收養貧家小兒女，衣食乳哺咸供給之。法良意美，歷有多年，刻下有二百餘人。經費系由通綱中籌畫，自運署支領。庚於亂後，經嚴范孫、張協卿、趙幼梅三君更迭辦理，甚有進步。堂中女嬰爲多，去年經凌太守戒勸放足者十有七八，又經綱總王竹林君提倡學織毛巾，亦頗有進步。內有盲女數人，既不能縫，又不能機織，乃經林墨青君發熱心教育之，仿日本及西洋各國盲啞學校教人法，以木塊及鉛片刻成拼音字母及輿地圖形，排日放之。昨由林君考試盲女名孟者，先試以字學。同人先隨意寫文話或俗語一句，林君取拼音字母逐字排出，置之案上，使盲女捫之，捫過念出，絲毫不爽。隨又試以算學。以手撥珠，儼如目睹，能小九歸及二歸矣。又試以地學。取鉛片地圖，使之按其輪廓隨意捫之，某省某省，歷歷不爽，而能言某省共幾府，某省府爲何名矣。各試以史學。能自三皇五帝至唐宋，享國幾何年及興亡大概矣。經林君提倡之後，倘推而廣之，中國之盲啞學校起點於此矣。

《警鐘日報》一九〇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愛國女學校附設女子手工傳習所章程》

宗旨

（一）爲同胞女子謀自立之基礎

教材

（一）分三級如下：

（甲）手工編織如衣服花邊及穿紗花帳眉等。

（乙）機械縫衣之初級如華洋衣服及各種用物之裁縫等。

（丙）機械扣法如扣綫圈及制衣履之花紋等。

辦法

（一）本所設於新衙門東首蓬路祥麟里間壁愛國女學校內。

（二）延請粵東張竹君女士爲傳習師。

(三) 除星期外，定每日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半爲傳習時間。

(四) 義取速成，以三個月畢業。

學規及學費

(一) 就學者，先由同志介紹，向本校或四馬路儀器館報名。

(二) 課期晴雨無間，學生須準時刻，過時不候。

(三) 學生每月學費，暫定收洋二元，以爲校內房舍、器械及雜費之用。俟作成工物漸多，或即不取學費，而以工物抵償之。其工物由本校出售，所有學生與本校分配利益之法，屆時酌定。

(四) 器械及材料成本大者，由校中公備，小者由學生自任。但材料由校中公備者，須以工物所得利益嘗還其代價。

(五) 如兼修各科，住舍本校者，其學膳費，照本校章程辦理。

(六) 凡來本所肄習者，均可入衛生講習會聽講，不別取會費。

《警鐘日報》一九〇四年八月一日《愛國女學校補訂章程》 宗旨

第一條 本校以增進女子之智、德、體力，使有以副其愛國心爲宗旨。

職員

第二條 本校現定之職員如下：校長一人，教員八人，正、副女監督各一人。

第三條 本校教員具以教育會會員擔任，義務會員不足，始延聘積學之士充之。

學級及教科

第四條 本校修業分爲二科：曰預科，曰本科。

第五條 預科分二學級：曰初級，以未讀書及讀而未明者入之，二年畢業。曰二級，以曾讀書略知文義者入之，一年畢業。

第六條 初級之教科目爲修身、算學、國文、習字、手工、體操、音樂。二年之教科目爲修身、算學、國文、歷史、地理、理科、家事、裁縫、手工、體操、音樂、圖畫。

第七條 不畢預科者，不入本科。如學力未充，不能以二年畢業者，則更延長時日，以補充之。

第八條 本科分文科、質科二部，俱以預科畢業生及受試驗而有相當之學力者入之，二年畢業。

第九條 文科之教科目爲倫理、心理、論理、教育、國文、外國文、算學、歷史、地理、法制、經濟、家事、圖畫、體操。質料之教科目爲倫理、教育、國文、外國文、算學、博物、物理、化學、家事、手工、裁縫、音樂、圖畫、體操。

學額及學費

第十條 學額定二十名，取年十二歲以上、二十歲以下者。

第十一條 學生每月繳學費銀二元，於正月開校及暑假後開校日，預納半年。

第十二條 學生膳宿者月納銀四元，只留午膳者一元五角，均於月朔預繳。

學生學期及假期

第十三條 自正月開校日始，至十二月冬假日止，爲一學年。

第十四條 一學年分二學期。自正月開校日始，至暑假日止，爲第一學期。自暑假後開校日始，至冬假日止，爲第二學期。每學期必據其平日功課、積分而加試驗，以甄別之。

第十五條 假期除星期、令節外，規定如下：暑假期，自小暑節起，至處暑節止。冬假期，自十二月二十日起，至正月二十日止。

第十六條 星期及例假外，學生如有事請假，須由家族告知理由，方能認可。

規約

第十七條 學生之規約如左：

(甲) 不得纏足。已纏足者，入校後須漸解放。

(乙) 不得涂抹脂粉。

(丙) 不得著靡麗之衣服及首飾，亦不及詭異之裝束及舉動以駭衆。

(丁) 不得常騖游觀，即集會演說之場，非監督率領亦不參與。

(戊) 不得請人代作文字，流布外間，獵取虛名。

(己) 不得以聞有女權自由之說，而徑情直行，致爲家族、鄉里所不容。

第十八條 學生來學，須有公證人爲之保證，并於入校之時，填寫入學證書。

第十九條 學生親屬來訪，須於下午四時課畢之後。至本校應接所暫俟，而由女僕告知監督，令學生出見。

第二十條 女子觀校，由監督導引；男子觀校，由校長或教習導引。須於前一日函約。

第二十一條 男子不得至寄宿舍，雖校長與教習，亦不得破此例。

第二十二條 本校現仍設於新衙門東首成字第一千三百六十四號房屋。

《警鐘日報》一九〇四年九月《上海宗孟女學堂之特色》 宗孟女學校以辨種族，尚氣節爲宗旨。於本歲六月下旬定議，起造洋房一所，克期竣工。而所定章程亦愈臻良善，已於本月二十日開校矣。

本社案宗孟女學校之特色，約有三端：

（一）凡貞節婦女之貧苦者，免收學費。

（二）校中另設特別科，凡月課所出各題，命意尤爲深遠。

（三）去冬設對俄同志女會，今春改設慈航社，皆許學生與聞。

此皆宗孟女校之特色。該校自開辦以來，即提倡民族主義，以注意精神教育。聞今秋開課後，入學之人益增，而教科復極形完備，吾不禁爲中國女學之前途賀矣！

《警鐘日報》一九〇四年十月《湖南女學之調查》 （一）第一女學　爲湖南女學校之鼻祖也。建築在長沙府城內南門正街，本系一二志士所公立。分修身、國文、歷史、地理、生理、算學、裁縫、刺綉、體操等科，三年畢業。後二年級加入家政學、音樂、外國文語、理科數門。監督爲善化黃蘅女史獨任之，熱心教育，辦事得人，教授又善，故生徒成績亦嘉。學額百名，現已有六十餘人，列爲甲、乙、丙三班。然外府外縣外省來學，尚紛紛不絕。將來再擴張而改良之，必成空前之女學校也。

（二）西路女學校　繼第一女學校而踵起者也。原名第七小學校，系常德府朱守淑彝一人私立。今年開學，改良進步，遂更現名。時生徒即有三十餘人，內部完備，外部亦有可觀。教習皆以男子教授，是爲與第一學校之異點也。

（三）景珠女學校　開設於長沙縣治東北，清泰都影珠山麓元衡章樹屋，爲前敬業學堂倫理教習長沙陳保彝先生所經營。仿美國教育制度，男女共校，女子能跨馬，雖十一二齡之少女，亦能操歐語一二句。又設附女子速成師範科，以二年爲卒業云。

（四）淑慎學校　在長沙府城內千壽寺。原爲第一女校之故址，係湘鄉曾女史獨創。女史爲李光久之媳，既富資本，又頗熱心任事。前英文教習一席，係聘曾國藩之族女，年僅十二，亦學校界中罕有之教習也。

《東方雜誌》第一年第八期《北京設女醫學堂》 有志士擬在前門外琉璃廠設立一女醫學堂，延聘某國女醫師及中國文理通順之女教習兼授中國文字，并授以日、英語言文字。凡入堂肄業者，年在七歲以上、十六歲以下方爲合格。朝至夕歸，脩金甚廉，章程業已訂妥，不日開學。

《警鐘日報》一九〇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湖南女學廢閉之原因》 湖南第一女學之廢，其主力系由王先謙，而成于杜本崇。王之族侄某，有寡弟婦。王瞰其美，欲納爲妾。某涎王之多金，遂迫其弟婦。弟婦不從，遂潛歸家。其家族甚爲文明，乃送至第一女校肄業。此去年十二月事也，湘人多知之。於是，王遂嫉視女學堂。杜客於王先謙家，納其妹爲王妾。杜聞王之有憾於女學堂也，遂以排傾女學爲事。及陸撫抵湘，極力反對學堂。杜於斯時，遂上「請廢女學」之摺於北京政府。略謂湘省女學并無實用，徒爲傷風敗俗之原因。而王又以書至瞿鴻禨言，某之寡弟婦，因不貞，避羞而入女學，此風斷不可長，宜急設法阻止。於是北京政府遂決意封禁女學。上月中旬，北京廷寄到湘，時已日晡，而陸撫遂令二縣赴女學，除去匾額，封其門户，學生及辦事等人均另開啓後門逃出。而淑慎女學亦於次日封閉云。女學既廢，王欲遂其願。聞聶緝規之母憐之，撫之於家，而王仍不克遂願，亦莫可如何，而湘中志士，擬以別籌秘密辦法以善其後。

《東方雜誌》第三年第五期《惠馨女士殉學記》 杭州貞文女學校長惠馨女士，早孀居，博學能文。嘗讀張香帥《勸學篇》，知國勢日蹙，非興學無以救亡，乃大感奮，以提倡女學自任。甲辰夏，延當地有聲望者議設女學事，贊成者甚多。女士忽自割其臂誓於衆曰：今日爲貞文女學成立之期，妾以此血爲紀念。如此校中者，妾必以身殉之。衆爲所動，益力助其成，遂於是年秋開校。署將軍德公聞而嘉之，題款百餘。而四方人士之陸續捐輸者，亦不下二百金。顧以乏長年的款，故支持甚難。及乙巳秋，款且盡，停課者屢。女士抑郁殊甚，思乞哀於官長而慮其無效也。乃密書禀牘，背人服毒，將求將軍副都統請其撥款。家人見其舉止乖常，詰之，語多含混，繼而毒發，救已無及矣。女士臨氣絶時，睜目盡力言曰：此禀呈上，有長年經費矣。遂死。記者曰，吾國今日非興學無以救亡，此其理人知之而能言之。顧求其熱心興學者，則鳳毛麟角也。女士以巾幗弱質，矢志興學，慘淡經營，卒底於成。其毅力已足多矣。及夫經費告盡，女學垂危，而乃以身殉之，冀動人憐，則其義俠之氣，爲不可及已。吾故表而出之，以爲世之興學者鑒，且以見吾國女界之未必無人也。

《警鐘日報》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海速成女工師範傳習所改良簡章》 宗旨　用速成教授法，教授各種女工，養成女子自立之資格，兼備女學堂教師之選。

修業期限　分甲、乙、丙三班，甲班一年爲期，乙班半年爲期，丙班三個月爲期。

學科　手工分絨綫、針黹、織造、車造即機器裁縫。四科。甲、乙兩班兼課國文、教育、算學。

甲班課程表，一個月爲一學期。分十學期。

科目　絨綫　針黹　織造　車造　國文　教育　算術

學期

第一學期　帽子　手套　花卉　絲帶　卷邊　講讀　習字　心理　心算

第二學期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三學期　領頭　雲肩　同上　同上　合縫　講讀　聯句　習字　心算　筆算

第四學期　同上　人物　毛巾　折縐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五學期　同上　同上　同上　打襉　講讀　聯句　筆述　習字　心算　筆算

第六學期　鞋　同上　同上　盤切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七學期　襪　外國花卉　粗布　衣服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八學期　衣服　同上　絨布　同上　講讀　文法　作文　筆述

教法

第九學期　衣服　外國花卉　洋絨布　講讀　文法　作文　筆述

第十學期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乙班課程表，分六學期

科目　絨綫　針黹　織造　車造　國文　教育　算術

學期

第一學期　手套　帽子　花卉　絲帶　卷邊　講讀　習字　心理　心算

第二學期　領頭　雲肩　同上　同上　合縫　折縐　同上　同上

第三學期　鞋　雲肩　織布　打襉　盤切　講讀　聯句　習字　心算　筆算

第四學期　襪　外國花卉　毛巾　同上　同上　教法　教法　同上

第五學期　衣服　同上　同上　衣服　講讀　聯句　筆述　習字　心算　筆算

第六學期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丙班課程表，分三學期

科目　絨綫　針黹　織造　車造

學期

第一學期　手套　錢袋　帽子　花卉　絲帶　卷邊　同上　合縫

第二學期　領頭　雲肩　外國花卉　毛巾　折縐　打襉　盤切

第三學期　鞋　襪　同上　洋綫布　衣服

星期日，國文教習演說「心理倫理」

擔任各科教員

絨綫　上海石惠芬女士　上海周月貞女士

針黹　上海陳惠英女士　上海徐宗坤女士

織造　華亭陳秋芳女士　上海郁啓明女士

車造　會稽汪愛芳女士　華亭瞿婉貞女士

〔國文教育〕　上海王岳鐘女士

算學　松江施開智女士

學額　每班定額五十人

學費　甲班每月洋二元，共計二十四元，分四期預繳。乙班每月洋三元，共計十八元，分兩期預繳。丙班每月洋四元，共計十二元，入學時預繳。半途退學者，學費概不交還。

膳費　每月洋三元，寄宿舍不另取費，圖籍等由帳房代辦，繳價領用，零用自理。

入學　分四季添收新生，春季正月，夏季四月，秋季七月，冬季十月。報名者，按照報名單式，一切注明，投本所許可，出納憑單，訂期到學，即由保人簽名保證書，爲留學之證。

報名單式：

學生某某年××歲×省×府×州×縣人，現在××地方，願入速成女工師範傳習所，照章修業。

父兄姓名、職業，已字者，兼書夫名、職業、住址。

年　月　日經保人姓名住址

保證書式

學生某某年×歲×省×府州×縣人，現在××地方，業蒙速成女工師範傳習所允準留學，一切願遵學章，合立保證書爲憑。

保證人某　年　月　日繳

畢業　各班修業期滿後，須在本所工作若干月，作爲報酬本所。甲班半年，乙班四個月，丙班三個月。期滿試驗合格者，各給畢業證書。未及格者，酌令補習。報酬期內，不收學、膳各費。各班學生畢業後，願充本所教習者，按月酌給薪資。

例假　年暑假各一月，逢節酌假。

酬獎　本所製出之物，由商店代售，每月提出一成，分獎作者，以學業優劣爲等差。

規約　寄宿生不得任意出校。以事請假者，由家屬或保人來信爲憑。衣服宜樸淨，脂粉、首飾不准携帶。課堂及寄宿舍另有規則，在校諸生共應遵守。或屢犯規則，告誡不聽，由學堂命退。

附則

本所暫設上海大南門大街協泰糟坊對門

總理姚豐四謹啓

《警鐘日報》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海設速成女工師範傳習所》

本埠紳士姚義門氏，創設速成師範女工傳習所在大南門大街。前日爲開校之期，到者共有男女客五百餘人，由某某等九人演説校中各種藝術，并有務本學堂女學生王愛珍氏演説，勸戒婦女勿欲涂脂抹粉，燒香誦佛，省無益之錢，以便積供子女習學之費云。

《警鐘日報》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海速成女工師範傳習所簡章》

第一　宗旨

採東西各國工藝成法傳授，限以時日，課程更求速成，以期吾國之女子人人能精工藝，俾得自立於文明世界。

第二　位置

本所暫設上海大南門内大街協泰糟坊斜對門。

第三　辦法

教科分爲三級：第一級專教手作針黹、織造各藝；第二級專教機器造中西衣服，手帕、毛巾、鞋襪等件；第三級專教機器綉花各藝。

每日功課另有細表。

學生及辦事人應守之規則，另紙開列。

每日以工作餘暇，兼教國文、算學、琴歌等普通各科。應用内班，三個月畢業。

學生畢業後，願充教習者，甲班内按月由本所酬洋十元，乙班酬洋七元，丙班酬洋六元，以後逐漸增加。

甲班畢業後，須在本所工作十月，乙班工作半年，丙班工作三個月，作爲報酬本所。

第五　學費

甲班每月收洋二元，乙班每月收洋三元，丙班每月收洋四元，入學時須預

繳。如半途退學，脩金概不交還。

凡孤貧婦女，學費酌減。

第六　學額

甲、乙、丙三班，每班暫定五十名。

第七　寄宿

另有寄宿舍，以備遠來學生住宿。并雇女僕，以伺候學生起居，收拾床鋪。學生床帳、被褥，均須自帶，本所概不代備。

第八　飯膳

七點早膳，十二點午膳，六點晚膳。全貼者每月洋三元，僅貼中膳者，每月洋一元半。

第九　招生

學生分四季招生，春季正月，夏季四月，秋季七月，冬季十月。

第十　酬獎

本所製造之物，托各埠殷實商店代售，按月提出一成，分獎作者，以平時積分爲等差。

第十一　放假

禮拜日停課，逢節酌假。

第十二　改良

本所一切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隨時改良。

《女子世界》第二年第二期《記務本女學生參加抵制美約活動》　上海施蘭英女士爲抵制美約，借廣西路榕廬開會，到會者百餘人。務本女學生張昭漢、王湘齡、廖斌在會上演說，號召抵制美貨。會議議決辦法十條，其中有擬上書美政府，據理力爭廢約；致書各男界以表同情；各擔運動內地女界之任，刊發美華名目牌號傳單；分往各埠各家，演說不用美貨，擬以此次集會爲堅持久遠之中國婦女會等。

《女子世界》第二年第六期《記務本女塾舉行畢業式》　丙午十二月，西門外務本女塾師範預科、高等小學行畢業式。男女賓參觀者四五百人。先時展覽成績，十時開會。開會秩序如下，畢業生凡四十有八人。

校歌。校長報告。畢業生表演：(甲)國史講演，(乙)英語練習，(丙)算術問答，(丁)琴歌合奏、校董授證書、職員演說、同學頌詞、畢業生答詞、閉會。

茗點

丁未五月，師範本科、中學舉行畢業式。開會秩序，一如去冬。男女賓來觀禮者五百餘人。畢業生姓名一并列下：

(師範本科預科)　張昭漢　楊達權　瞿慶安　郭宗坤　沙淑萃　祝蘊玉　胡汝季　令方安　岳曼如　方守真　任雪航　唐始雍　錢覺民　徐鑒孫　甘純芬　袁希淇　沈和冲　吳惠如　顧徐芬　宣慕蘭　瞿杏雲　唐慧英　夏清懿　沈淑淵

(中學)　楊蔭榆　朱明卓　沈鈞　周佩珍　朱慧貞　王錦令　林　荀

(高等小學)俞慶和　劉沁芳　吳若安　顧志堅　錢新蟾　黃燕譽　嚴蘊徵　范慕苓　張憶慈　郭筠　王偉杰　徐安賢　吳芙　彭敏慎　嚴濟寬　張蓉貞　徐公權　俞婉　張光勤　吳貫靜　沈明權　邊境宏　朱維萱　龍楊瑩　鄧漢雄　楊季威　郭之潔

《女子世界》第五期《記福建設蠶桑女學堂》　福建蠶桑，近來蒸蒸日上。城內文儒坊陳君新設蠶桑女學堂，延聘廣東女教習二人，監督一人，招考女學生入堂學習，額限十人。

《復報》第四號《常州女學之阻力》　「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讀龔自珍詩，安得不神往於百年以前常州之多才哉。自海通以來，思想丕變。東南諸郡握長江交通之機關，其步晉之速，爲全國冠。常州亦其一也。所可怪者，女學一事爲當今所最重要，而常州獨寥寥無幾，且阻力之來，倍於他處。癸卯年創辦某某女學，爲滿人德某所阻，其僞示以女學與女賭并列，傳爲笑柄。今春諸熱心士女組織粹化女學，而惲祖祈復以不快於發起人中一分子莊君之故，百計破壞。本報記者前曾痛詆之。乃今閱江寧學務處批示，更有荒謬絕倫之語，令人駭絕。豈常州女界之惡劫猶未脫離，故有重重之羅網歟，抑險阻難艱，天所以磨練英雄而玉成之也。常州女學界諸君其毋自餒。

江寧學務處之批示，全文未得寓目。傳聞有最無理之言，而爲全校諸君所憤恨不平者，爲「男女混雜，任意遊行」八字。夫天生人類，本無令其禁錮遏絕，以虎狼蛇蝎相待之理。太平大同之世，必鏟除男女之界限至於净盡，乃爲真文明。此等高論，誠不足爲學務處中人道。然即如彼言，又寧能使中國男女分處東西兩大陸，界鐵闌於太平洋中，而使之無一隙之交通耶。況男子擔任教員，講壇授課，規則謹嚴，又烏有所謂混雜。至於任意遊行，則學校自有法律，出入必

以其時。中國教育程度雖幼稚，而此點爲人人所共知。女校之中，尤所注意。倘如所云，豈全校辦事諸人皆盲聾，獨學務處能明見萬里耶。又按此兩語，混沌恍惚，無一毫確實之證據，而遽持以爲破壞全校諸君名譽之具，是何異秦檜以「莫須有」三字殺岳少保之辣手耶。苟有人心者，奚忍出此。

我造論至此，更有一言質諸讀者諸君曰：本報之主張激烈主義，爲一般社會所不喜者也。然試問和平派之手段，能跳出教育兩字之範圍否耶。一言教育，則女學更爲刻不容緩。然則江寧學務處如此之舉動，公等其肯贊成之乎。公等勿徒見滿政府張皇粉飾，建設一學部，下幾道振興教育之詔旨，而爲所欺蒙也。彼握教育大權之學務處，實隱承政府之陰謀秘計，將盡破壞民間所辦之事業以爲快。故即以教育而論，處此等政府之下，固無望其能發達也。吾儕今日所以徘徊觀望，隱泣而吞聲者，苦實力之未充耳。待毛羽之豐盈，殪神魑於一擊，如電火在革囊中，不破壞不能有光明之一日。天下公理，自有人心，公等毋爲人穿鼻，中風狂走，而猶詡詡然以和平派自命，以教育家自居也。狂直之言，曷三思之。

《警鐘日報》一九〇五年一月十六日《愛國女學校放假禮》　昨日午前十時，中國教育會開十二月月會，并行愛國女學校放假禮，會員而外并有女來賓十餘人到會。先由教員俞子夷君踏琴唱校歌，次校長蔡孑民君演説今歲本校之情形及明歲接辦之宗旨，并歷舉法國、俄國女子求學之苦況，以激勵女子愛國之心。次唱校長別學生歌。嗣吴丹初君代表教育會演説「發明自由之界説」，并以自尊、自抑、自信之説，爲個人倫理之要素。次何閬聞君代表教員演説「女子自立之道」。次來賓殷女士演説。吴丹初君復申明女子與國家之關係并學校所以明愛國之故。演説既終，唱教員別學生歌。又由校長蔡孑民君定學生優劣，給以賞物。次唱學生別本校歌。次行一鞠躬，來賓、校長、教員皆退。次學生唱相別歌，行一鞠躬禮，相别。次攝影，乃散。

《東方雜誌》一九〇五年第二期《北京豫教女學堂章程》　第一章　名稱

第一條　本學堂稱曰北京豫教女學堂。

第二章　位置

第二條　本學堂設在東單牌樓二條胡同。

第三章　目的

第三條　本學堂以中等以上女子，施普通教育及高等普通教育，造就賢母良婦爲目的。

第四章　教科

第四條　本學堂教科，分爲尋常科，及高等科。

第五條　尋常科及高等科修業年限，各定爲四年。

第六條　學生入尋常科第一年班者，其年歲最小須滿六歲；高等科第一年班者，最小須滿十歲。

第七條　尋常科之教授科目：一修身，二國語，三算術，四歷史，五地理，六圖畫，七聲歌，八裁縫及手藝，九遊藝及體操。

第八條　高等科之教授科目：一修身，二國文，三算術，四歷史，五地理，六格致，七家事，八圖畫，九聲歌，十裁縫及手藝，十一體操及遊藝。顧習外國文者，另自爲班。

第九條　尋常高等兩科之教授科目，均因奏定章程所定教授要義酌量而變通之，尤以適用於女子爲要。【略】

第十七章　父兄會

第五十二條　每學期數次，由本堂請各學生父母兄姐來堂，由總理教習説明本堂教育宗旨方法，及學生進步情形，父母兄姊有關乎本堂教育意見之處，盡可説明，彼此考究，以期與家庭聯絡一氣，有益於教育之進步，漸臻完全。

第十八章　通知簿

第五十三條　本堂以通知簿一本交各學生，凡遇事須通知于家庭者，則記注之，學生每天回家之後，請由父兄查看簽字。

附則

第五十四條　本堂開辦伊初，暫收六歲以上，十二歲以下之女子三十人。

第五十五條　本堂擬附設幼稚園及保姆練習處，其開辦之期另定之。本學堂擬先延請英文、法文、東文女教習，及漢文普通女教習數位，均通中國語言文字。本學堂每月初一、十五兩天，設學術實驗演説會。本學堂自開學之日起，每至一月，考試一次，總理教習監場，每次考試時，由總理敦請贊成員及各名譽大老監場，并可隨意抽考，面試一二生，教習仍均在座。本學堂係屬初立，所擬各項章程恐有未妥之處，求四方熱心君子，苟有卓見可以裨益本學堂者并一函示遵即改易。如蒙名媛淑女及京外女學堂學生親臨考察，由本校女經理接待，領教一切，務期盡美盡善。本學堂所有開辦一切經費，先由總經理人沈鈞之母王氏認助銀二千兩，以作租賃房屋、置備校具、書籍、器具等件，并改修門窗、修理

房屋之用。擬試辦半年之後，倘力有未逮，或欲擴充，再與諸名譽贊成員互相討論續辦以垂久遠。本堂現無在外募捐等事，如有樂善之君子，隨意資助堂內應用圖籍文具課本等件，必當登報鳴謝。本堂每月經費統共需用若干，均須按月開明清單，登諸各報。前擬二十四五條之內，或因家計不及於脩金火食費者，抑一時囊乏未便，實有真心向學者，恐因資費不足，至使阻志中止，未免有向隅之嘆，殊爲憾事。現有本學堂總經理人沈鈞之母，年已七十有二，自願將家計累年積蓄，傾囊資助有志向學而力不足之女學生，或全數代付，或代付幾成，均可樂從，以成其美。然須於報名時聲說明白，面爲訂定。創修本堂各項章程幫助經理人：大學堂總教習服部宇之吉。女幫經理本堂一切事務：服部繁子。女經理人：沈貞淑。總經理人：沈鈞，字綬青。計延請女教習：服部繁子、佐伯園子、加美田操子、林氏二女士、李淑貞。中外贊成員：刑部侍郎胡燏芬、內閣學士吳郁生、候補副都統治格、掌京畿道監察御史汪鳳池、翰林院編修汪鳳梁、户部郎中即補道薩蔭圖、江蘇候補道楊書雯、分省補用道唐家貞、候選同知吳熙賢、直隸候補知縣侯奎、候選知縣汪立元、江西通判彭詒孫、揀發廣西委用知縣周岸登、中書科中書杭慎修、候選知縣陸俊良、揀選舉人曾學仁、府經歷韓景珍、華德學堂經理李海晏、譯書局員王徵、國子監典簿銜廩貢生朱淇、廩膳生李詢、同知銜楊紹渥、文生文貞、文生恩福、大學堂總教習服部宇之吉、八旗高等學堂教習佐伯信太郎、順天時報館總辦上野嚴太郎、比國府翻譯官林阿德、華德學堂總教習里布克、日本醫員川田德治郎。總經理人沈鈞，襄助學堂一切事務；經理人服部宇之吉，襄助學堂一切事物；女經理服部繁子；女經理沈貞淑。

《女子世界》第二年第六期《楊壽梅棄家就學記》 吾今乃聞楊女士棄家就學事，而爲之眉飛，爲之色舞，曰是固吾國家庭革命之實行家，而當代唯一之俠女也。亟紀其事以告同胞。

女士名晴瑛，字壽梅，江蘇無錫人也。生于黃帝紀元四千三百八十一年，早喪父，繼喪母。女士有姊五人，兄三人，而己最幼。在母腹時，爲祖母厭其母，屢服墮胎藥而無效，遂以庚寅之某月日降世。年幼未學，其家忽來肺結核菌，爲害甚烈，其五姊全亡，而第三兄亦死焉！當是時，其長兄已有一女，較女士止少二齡，兩人遂同入温氏之二等公學，受文明教育者數年。女士之腦力，蓋非尋常人所能及者，又甚好學，雖在深夜，猶一燈熒然，讀書習字不輟也。荏苒荏苒，蹉跎蹉跎，轉瞬間，自尋常級，升入高等級，女士益奮其志，益努其力，以求進步。孰料阻力橫來，未幾而女士受聘於邑中頑固之王姓，其祖母遂勒令退學，以習種種之刺繡。然女士此時國文已能作短論，算術已演至百分，圖畫諸科，亦列優等。其侄女同時出學，而較之女士，不啻有天壤之別焉！女士退學後，自修益力，刺繡之暇，輒展書細讀，頗有所得，不忍棄去。但其家庭甚頑固，前此所以送入公學者，蓋因公學鄰近，便於往來，其所屬望於女士者，自寫信、記帳而外，固無他事也。今女士於此二者，已綽綽有餘，乃復專心向學，則適觸彼等之忌。長兄反對尤甚，虐待備至。及女士年十六，而邑中競志女學校開辦，其家之深閉固拒者猶昔。女士雖心焉向往，亦自量力未敢遽爾出諸口也。而王姓尚推波助瀾，遣媒妁至女士家，阻其入學。游説百端，女士憤甚，莫可奈何。未幾有某姓賃廡女士家。某姓之女，肄業競志，與女士同室，後相交甚得。而女士限於種種之家庭專制，未得多暇與之切磋，止常相研究放足問題耳。女士父母早亡，纏足本不甚小，故未幾而即光復天足之舊。歲冬，復研求手工，日有進步。翌年春，女士年十七，自念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遂請於祖母，表明入競志意，復援同室之人以爲例。乃其祖母不之許，及請於兄，反爲所責曰：「汝乃專學下流耶？」女士至此，憤極且悲，絶粒涕泣者數日，以爲不自由，毋寧死，竟搜得其長兄之阿片，服兩許。已而疾作，長兄覺之，以爲鬼祟也。問女士究自吞否？女士厲聲曰：「世無鬼之一物，非自吞而何？」其兄遂不復延巫，延一不知理之漢醫視之。漢醫略一診視，即云宜聽其眠，其家從之。一轉瞬，女士竟昏睡而百呼不應矣！時乃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七年丙午歲春三月二十二日也。

嗚呼！女士身爲黃種，何不幸而不生於日本。生於日本，則以其腦力，其知識，從事於學問，豈僅一高等之生徒已哉？或爲壽萬世之學者，亦意中事耳！誰禍青年，使之墮落於黑暗無上之老大國，更使處黑暗國之黑家庭，致女士挾其目的，一誤再誤。彼蒼天者，曷有其極？嗚呼！女士自有生以來，一遇胎藥之險，耳遇結核之險，三遇阿片之險，四遇漢醫之險，終能脱險而出乎？今日尚存於世乎？其將爲新中國之母乎？雖然，女士而自由也，則以其穎慧之資格，滿腔之熱血，於其《黃天蕩歌》足見一斑。出全力以營國事，其成就豈可量哉？其學業豈可諒哉？今者，不如此而如彼矣！女士即此一瞑不視，長謝塵寰而去，則轉脱茲苦惱之軀殼，專制之家庭，是非幸之甚者乎？丁未四月，萬國賽珍會舉行，時女士在會躬任賣物之義務，滿腔熱血，又足見一斑。雖然，有志者事竟成；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女士既陷死境，其家爲延西醫，始慶更生。反念徒死無益，遂一改相，日夜

嬉嬉，一若有不勝快樂者。其家初則防其再殉，守視甚嚴，繼因見其悅狀，遂以爲女士入學之妄想已去，可高枕而卧矣！

五月初六日，其家皆燒香於城外某寺，留女士守家。女士即以其隙，冲決羅網，孑身獨行，附汽船至上海，入天足會女學堂肄業。繼以經濟困難，急宜自食其力，而學費較廉，厥惟教會，卒業欲速，厥維專修，乃轉校而入教會所設之啓明女學堂，專修圖畫、音樂。卒業在邇，來日方長，前途未有艾也。按家庭革命爲種種革命之基，露國虚無黨女杰韋拉氏，亦以十七齡實行家庭革命，女士其勉之。

女士之出也，有堅忍心，非實行家不能，有冒險心，非俠女不能，是固吾國家庭革命之實行家，而當代惟一之俠女也。質之同胞，以爲何如？

《杭州府志》卷一七《杭州工藝女學堂》 工藝女學堂在仁和縣治下城二區林司後，光緒三十一年三月由張章夔、高孫嶷創辦。經費歲官收款八百餘元，質鋪捐一千八百餘元。學級分高等小學、初等小學，專習工藝，學生五十名。

《秋瑾集・致湖南第一女學堂書》 君居鄉閒，妹游海國，覿面無從，相思日切。久欲上書，因無閒暇。今聞貴學堂遭頑固破壞，然我諸姊妹切勿因此一挫自頹其志，而永永沉埋男子壓制之下。欲脱男子之範圍，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學藝不可，非合羣不可。東洋女學之興，日見其盛，人人皆執一藝以謀身，上可以扶助父母，下可以助夫教子，使男女無坐食之人，其國焉能不强也？我諸姊妹如有此志，非游學日本不可；如願來妹處，俱可照拂一切。妹欲結二萬萬女子之團體學問，故繼興共愛會，名之曰實行共愛會。公舉陳擷芬，而妹任招待。寄呈章程三十張，望不妥處删改，並請推擴如何？

《直隸教育雜誌》一九〇五年第四期《揚州女工傳習所》 揚州地方【略】近有吴君遠民，特於揚城彌陀巷内小花園巷創設女工傳習所。以吴貞璞、吴淑瑜兩女士爲校長，專教國文、女學繪圖讀本、算術、中西筆算、珠算、針黹、絨綉、綫綉、刺錦、品金、綉金、機器中西各式衣帽、鞋襪、中枕、雪衣、汗衫等。凡身家清白，心性靈敏，體格强健，八歲以上、十六歲以下，皆可前往報名。如十六歲外，專習針黹、機械者亦可【略】。學額暫收三十名，尚擬添聘日本女士，兼教蠶桑、染織，并爲增額云。

《直隸教育雜誌》第一年第十七期《務本女塾增設初等、高等女子小學規則設置大意》 乙巳正月，即本校開辦第四學年之始，別設小學一部，分別初等、高等，按照年齡、學力逐細分班，改良科目力求簡易，以期漸合乎學校之秩序，而立女子教育之基礎，并爲原設本科之預備云。

一、學級，初等小學三年，高等小學二年，年各一級。

二、學科。初等分修身、國語、算術、體操爲正科目，圖畫、唱歌、針黹、手工爲加設科目。高等分修身、國語、英語、算術、本國歷史、地理、理科、體操、針黹爲正科目，圖畫、唱歌、手工爲加設科目。加設科目以「*」號別之，如下表。

初等小學課程表

學科	修身	國語	算術	體操	圖畫	唱歌	針黹	手工	合計
第一學年	道德之要旨	日常須知之文字，近易普通之讀法、寫法、作法、講話法	二十以下算術之書法、記數法及加減乘除	游戲、普通體操	單形	平易單音唱歌		簡易細工	
每周時數	2	12	4	3	*	*	*	*	21
第二學年	同上	同上	百以下算術之書法、記數法及加減乘除	同上	簡易形體	同上		同上	

（續表）

學科	修身	國語	算術	體操	圖畫	唱歌	針黹	手工	合計
每周時數	2	14	5	3	*	*	*	*	24
第三學年	同上	同上	通常之加減乘除、小數之書法、記法及加減（珠算加減）	同上	同上	同上	運針法、通常衣類縫法	同上	
每周時數	2	14	5	3	*	*	*	*	24

三、畢業。（甲）初等小學畢業生，得入高等小學。高等小學畢業生，得入本校原設之本科。（乙）凡小學畢業，皆以平日學行及考試成績定之。（丙）凡畢業生，各授與相當之畢業證書。

四、學齡。九歲以上、十五歲以下爲度。

五、招考。每年正月、七月各招考一回，日期臨時布告。

六、入學。凡年歲在第四條學齡以內，質敏體强者，皆可來學，視其相當之學力，編入班級。凡學力較高者，得減少規定之學年。

七、學費。每學期即半年。脩洋十四元，膳宿加二十七元，均於學期之始預繳。

八、學額、暫定八十名。

一切詳細學規，見本校原定規則，茲不備載。

《直隸教育雜誌》第一年第十七期《務本女學校第二次改良規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節 本學堂以改良家庭習慣，研究普通知識，養成女子教育兒童之資格爲宗旨。

第二章 學科、修業年限及卒業

第二節 分置預科、本科、師範科及選科。

第三節 預科二年、本科三年、師範科二年，選科年限無定，大致以兩年以上、四年以下爲期。

第四節 某科修業期滿，試驗合格者，各給某科卒業證書。未及格者，酌令補習。

第五節 預科畢業生年在十七歲以上者，宜進師範科，十七歲以下者宜進本科。不願者聽。

第三章 課程

第六節 預科及本科課程表如下

預科課程表

學科	修身	國文	外國文	理科	算術	地理	歷史	教育	圖畫	唱歌	合計
第一學年	人倫道德之要、中外名人言行	講讀文法及作文、習字	英文	家庭衛生、動植物	數學心算筆算	地文略說	歷史談		自在	單音	八

（續表）

學科	修身	國文	外國文	理科	算術	地理	歷史	教育	圖畫	唱歌	合計
每周時數	1	12		3	6	2	2		2	2	30
第二學年	同上	同上	拼法、審音、抄默、造句、習字、譯解	同上礦物	同上珠算筆算	五洲大勢	本國小史		同上	同上	九
每周時數	1	9	6	2	4	2	2		2	2	30

本科課程表

學科	修身	國文	外國文	理科	算術	地理	歷史	教育	圖畫	唱歌	合計
第一學年	倫理學、家政學	講讀文法及作文、習字	英文文法、會話、作論、習字、譯解	生理物理	筆算珠算代數	本國繪圖	東洋史、近世史		自在用器	單音復音	9
每周時數	1	9	9	3	5	2	2		2	2	35
第二學年	同上	同上	文法會話、習信作論、習字、譯解	化學大意	簿計代數	外國繪圖	西洋史近世史	教育原理、教育史	同上	同上	11
每周時數	1	6	12	1	3	2	2	3	1	1	35
第三學年	羣經大義	同上文學史	同上		幾何			心理學教授法	同上	同上	8
每周時數	1	6	2		3			6	1	1	35

第七節　師範科課程表如下

學科	倫理	教育	國文	和文	理科	算術	地理	歷史	圖畫	唱歌	合計
第一學年	倫理學、倫理學史	兒童心理、教育原理及史	講讀、習字、文法及作文	讀本、會話、文法、譯書	生理衛生	數學、代數	本邦繪圖	本邦近世	自在用器	單音、復音	10
每周時數	2	3	9	4	3	6	2	2	2	2	35

（續表）

學科	倫理	教育	國文	和文	理科	算術	地理	歷史	圖畫	唱歌	合計
第二學年	羣經大義各國女學源流	名學大意、教育及管理同法	同上	同上	理化大意	代數幾何	外國繪圖	外國近世	同上	同上	10
每周時數	2	3	9	4	3	6	2	2	2	2	35

第八節　體操、手工、音樂，均於課外肄習。

第九節　選科原爲不及全修本學堂課程者便宜設置，其選修科目，從五項以上爲度，修身、國文爲必修科目，餘可任擇。

第四章　學年　學期　例假

第十節　每年正月開學，爲學開始。十二月年假，爲學年終。

第十一節　每學年爲二學期，除年假、暑假外，每學期約五個月。

第十二節　年假一月，暑假四十日，清明、端午、中秋、冬至各二日，萬壽及本學堂紀念日每年九月十五日各停課一天。

第五章　脩金　膳資及寄宿舍費　零用

第十三節　修膳金及寄宿費，每年統作十個月計，分兩學期預繳，一在正月開學日，一在七月開學日。茲將一學期應繳款目列下：逢閏照加。

脩金　銀十二元每月二元四角

膳金及寄宿舍費　銀二十四元每月四元八角

貼午膳一餐　銀七元五角每月一元五角

第十四節　圖籍等由帳房代辦繳價。零用自理。

第六章　入學　試業　留學　告假　退學

第十五節　每年正月、七月爲入學期，添收新生。

第十六節　學生年歲以十歲至二十歲爲合格。

第十七節　報名者按照後開報名單式，一切注明，投本學堂，許可，出給憑單，訂期到學。過期不到又不告假者，憑單作廢。

第十八節　入學試業，一月爲期，如彼此合宜，應覓保人簽名保證書，爲留學之證。一月之內，倘有不合，彼此均可辭退。學費扣還。惟既立保證書後，無論半途曠課與否，一學期學費概不從減。惟有婚喪大事，及本人疾病、告假逾一月者，得由保人申明事由，扣還學費。

第十九節　除本學堂例假外。見本規則第四章。非有不得已事，不準告假。其告假者以家屬或保人來信爲憑。

第二十節　退學者分二種，一有不得已事故，自請退學者；二學業不進，或屢犯學規，由學堂命退者。

第七章　考試　報告　獎勵　特待生　卒業生

第二十一節　每學期考試二次。學業優劣，以平日積及考試定之。

第二十二節　每學期末發報告單，申明學行，交各家屬考察。

第二十三節　學業優等者、缺課最少者，於每學期末分別獎勵。

第二十四節　學行俱優而財力不足者，得酌減一學期脩金，是名特待生，於每學期末由校長定之。但察其資格或有不適當處，雖在特待期內，即應停止特待。

第二十五節　本學堂卒業生，或延爲幫教、或推薦至他處爲教員，其尤優異者，酌助游學經費。

第八章　服裝

第二十六節　帽鞋衣褲，宜樸净雅淡。棉夾衣服用元色，單服用白色或淡藍。脂粉及貴重首飾，一律不準携帶。

第二十七節　學生天足者不得復行纏足，已纏者應逐漸放寬。

課堂程約

一、上課散課，悉依鐘聲，不得遲到早退。

二、上課時教員到堂，起立致敬，課畢亦如之。

三、課業應用品一律携帶。
四、課業不應用品及玩物食物，不得携入課堂。
五、習某課時勿習他課。
六、臨時缺課者，須告班長，轉告教員。
七、坐席由教員指派，不得擅易。
八、上課時勿與同輩談話。
九、每小時課畢，必開窗户。
十、每小時課畢，整理書物。

《順天時報》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中國留東女學生》 本報曩曾備録在日中國男女學生情狀，而於男學生較詳。茲將游東女學生最近消息登載於下。頃駐日楊星使與中國志士范源廉、楊度氏等十八名共議教育婦女之事，即新由本國招女學生二十名，請實踐女學堂督辦下田歌子女史以爲教督，共受熏陶。是以該督辦從西七月十八日起，更設學堂一所，收容該女學生等。分師範、工藝二班，從速畢業，期以一年。而該女學生等概系賢媛淑女，即家世多詩書門第焉！今以其氏名年齒與籍貫開列於左：

氏名	籍貫	年齒
聶緝熙	湖南衡山	48歲
黄憲祐	湖南善化	43歲
楊莊	湖南湘潭	28歲
張漢英	湖南醴陵	29歲
朱秀松	湖北江陵	25歲
凌樵松	湖南平江	23歲
姚寧生	江蘇上元	22歲
黄國厚	湖南長沙	22歲
許馥	湖南善化	21歲
曾尚武	湖北江陵	19歲
朱敬儀	湖北江陵	17歲
陳光璇	湖南長沙	17歲
許壁	湖南善化	18歲
黄華	湖南湘潭	29歲
王昌國	湖南醴陵	29歲
許薇	湖南善化	23歲
吴雙	湖南湘潭	17歲
黄國巽	湖南長沙	17歲
黄輝	湖南長沙	15歲
胡懿瓊	湖南湘潭	14歲

以上七名 工藝科

上開師範科内楊莊女，系楊度氏女，尤工詞章，而行文流麗，頗有東坡遺趣。又聶緝熙、黄憲祐兩女，曾任監督學生，以其德望爲衆所推。又朱敬儀外兩名，即爲向來肄業實踐女學堂者。

學堂所課學科，即爲教育、理學、歷史、地理、日語、游戲、體操、唱歌、算術、編物、繪圖、刺綉、修身、中文等也。但師範科内，停刺綉一課，工藝科内，地理、歷史二課均不授，稍有差異也。膺其教授之任者，開列於左：

修身	督辦實踐女學堂督辦	下田歌子
教育、日語	幫辦	青木文造
歷史	華族女學堂教習	原田稔甫
教育、心理學、理學	前師範學堂督辦	安藤善一郎
地理、日語、游戲	實踐女學堂教習	松元春子
唱歌	實踐女學堂教習	田所系子
算術	教習	有村新子
編物、圖畫	教習	山中系子
	教習	溝部光子
刺綉	教習	齋藤梅子
	教習	荻原文子
日語	舍監兼教習	坂寄美津子
中文	教習中國人	楊度

前開女學生二十名内，除向來有三名肄業實踐女學堂外，盡系於西七月上旬始來東。是以本學堂督辦，因時制宜，暫先置重於日語之歷練，故於每星期授業二十八時間之内，在工藝科，課七時間，在師範科，課八時間。現有該學堂幫

辦青木、舍監坂寄，教習松元諸氏，擔任該日語科教授，頗形熱心。該留學女生之志望，在將來歸中國後，以身任教育之事。是以比其他之留學生學中文根底較富，且其動作亦甚是靈便，有似不耻中國婦女柔弱之習者，而按時努力肄學，日有進益，頗堪稱贊云。

《時報》乙巳年十月十七日《務本女塾及幼稚舍運動會記》 十五日下午上海務本女塾及幼稚舍舉行秋季運動大會，茲將運動次序列下：

一、緣繩高等小學邊金宏勝
二、射的預科李鐵棠勝
三、身體矯正術高等小學
四、花園唱歌游戲小學全部
五、算數競走中學科朱明卓勝
六、跳繩小學科
七、小兵隊唱歌游戲幼稚生
八、庭球高等小學紅組勝
九、跳舞對舞之一種
十、運糧競走幼稚生林佩紳、模熙圭勝
十一、剖梨競走簡科湯兆先勝
十二、上學競走初等小學乙奚國眉勝
十三、連球體操師範及中學科
十四、槍旗競争預科紅組勝
十五、抛球競争高等小學科白組勝
十六、跳舞幼稚生
十七、跳舞新環舞
十八、裁縫競争

《東方雜誌》第三年第五期《四川開辦女工師範講習所》 四川瀘州趙漁卿直刺與士紳姚君建勛等協議設一女工師範講習所，近已開辦。

《順天時報》光緒三十二年十月《豫教女學堂慶賀萬壽並周年紀念會演説》

今天是皇太后萬壽聖節的日子，本學堂并舉行開學周年紀念會。今爲諸位女同學們，略微的説説女學將來實在的好處。我請諸位女學生們靜心聽着，也好明白明白。

我於去年，因爲京城里女學不興，立意要創辦一所女學堂，開通風氣。因此去年四月間，奉我母命，捐銀二千兩，租房子、買家具，蒙大學堂總教習服部先生和服部夫人，幫同盡力，苦心經營商議，延請各位女教習，設立豫教女學堂。去年八月初一日開學，到今年今日，已經一年多了。承各位教習熱心教育，現在考試諸位女學生們各門的功課，比從前很有進步了。我們經理人們，很爲喜歡。以後還要盼望諸位學生們專心向學，在學堂里的時候，要聽女經理和各位教習的教訓，平常没有要緊的事情，不可隨便告假，除了星期的日子放假外，總以每天到堂爲是。

【略】我們中國，自古以來好幾千年，女學老不發達。從前女子們，在家中所學的，不過是那些針綫活計，學習點兒家庭俗禮，要是講究女子真正道德學問，一點兒也不知道。所喜的是現在皇太后，晝夜苦費心機，辦理國家各種的新政，上諭宣成爲賢母良妻，自己還可以幫同國家，大小建立一番事業，上可以報答皇太后提倡女學的盛心，下可以報答父母養育的大德。我們設立女學的人，將來豈不是也一同有了光榮了嗎？諸位女學生們！大伙兒總要勉勵呀！大伙兒總要勉勵呀！

今天還有一件事，我要代沈經理，向諸位女學生們説説。今年七月里，沈經理親到天津、保定、河南、漢口、江蘇、杭州、紹興、寧波、上海、日本長崎等處，考察男女學堂工廠。回來之後，細細比較我們這個學堂，是還有不很完全的事情，只有慢慢的斟酌改良罷！但是女學的關係，并不是盡在讀書識字學算，就算成了。最要緊的事，是要知道以後的生計，這生計二個字，怎樣講呢？

我們中國男女共有四萬萬人，均平計算，有二萬萬男子，兩萬萬女子。這兩萬萬女子，生在家里的時候，靠着父母叔伯哥哥們養活着，等到出了門子，又得仗着男子養活。男子要是有能耐的，不用説了，要是没能耐的，這豈不是男女一塊兒坐着受窮麽？女子要是有了能耐，知道理財的生計，先學書算，明白學問，大小可以經營一個事業，彼此大家都知道刻苦立業，還愁國家人民不能自立嗎？

再説，俗語有一句話，貧寒無常，富的要是貪吃懶惰，不好學問，不知生計，盡作些那個無益的事，没有愛國愛羣的思想，糊糊涂涂的瞎混日子，多了自然就窮了。要是刻苦好學，知道愛國愛羣，明白生計，窮的一天少一天，富的自然就一天多一天了。我們大清國，男女人人都知道這個道理，還愁國不富民不

强嗎？

因此沈經理苦心經營，在這學堂的東邊，立的一個女工藝廠。廠內的功課，訂定的漢文、珠算、家政、體操、織布、編物、成衣機器、綉工各科。以後再調查學生相宜的各工，慢慢的加添。爲的是，要發達女界的生計實業。諸位女學生們！家中如有親戚女眷，願意來學的，可以早來報名。各女工學額，約定一百餘名，定規下星期六和下星期日，就要傳考了。

沈經理所訂定女工廠章程，有附學一條，不拘年歲，或一年或半年，可以畢業。并且分成兩種辦法：一種是各學生不要學費；一種是附學女生，不過每月要出學費飯資。進廠的時候，不拘年歲，大小均可來學，或一年，或半年，只要自己聰明認真，學習會了都可畢業。

章程内容，要緊的數條，附記如左：

〈甲〉女學徒年歲十六歲至三十五歲。

〈乙〉女學徒考試進廠後，第一個月，交納飯資銀二兩。第二個月，飯資一兩五錢。第三個月，飯資一兩。第四個月，飯資五錢。五個月以後，不收飯資。并且各按手藝的高低，給與獎賞，獎賞另有專章。

倘或女學徒，家道實系貧苦的，無力交納飯資，須在報名時，預先聲明，由本工廠人查明屬實，方可酌量按月暫行記帳，等到五個月以後，在每月獎賞内，陸續扣還。

〈丙〉女學徒進廠後，扣足三年爲畢業期。這三年内，不許托言告退。因爲學業程度，不到三年，恐怕所學的各項工藝，以及理財之道，不能精通，所以必須滿足三年，方爲合格。畢業後，由本工廠給與畢業文憑，即可充當各處工廠教習。

〈丁〉女學徒中，如有書算精通，學業出衆的，分別派充廠内女司事，和正司帳、副司帳，每月薪水，另有專章。

〈戊〉女學徒倘有能專心學習，推升至女司事、正司帳，兼理廠内各事的，每年薪銀并花紅，大約可得二百多兩，家道清貧的，也可藉此贍養。

〈己〉每日除學習工藝外，勻出二個鐘點，教授漢文、珠算、家政等學，一概不收學費。

〈庚〉女學徒如有小病，由廠内女醫師醫治，倘有大病，由原保人領出調治，但病愈後，即須來廠，不可因此延誤。

〈辛〉另招附學女生二十名，每月飯資及學費銀八兩，一切規模，都宜遵照本廠章程辦理。

《東方雜誌》第三年第十期　湖南寧鄉周君劍候前就省中私宅創辦女塾一所。原設師範、小學兩班，近因來學日衆，增設師範預科一班。小學分初等、高等兩級，新舊合三百人。又設簡易科，定額六十名。其規模宏大，規矩嚴肅，學科完備，可爲湘省女學之冠。

《東方雜誌》第三年第九期《記杭州設産科女學堂》　杭州梅君福禄自行捐款，設一速成産科女學堂，業已開學。

《順天時報》光緒三十三年正月《豫教女學堂學生情況》　北京豫教女學堂，自從移遷喀喇沁王府内以後，規模更加闊大，規則更加嚴肅，中東各女教習，也格外的認真，所以教育一天進步一天。去冬又添設女工廠，現今又添招速成科女師範生三十人，并添招實業附學女學生二十名。從此推廣教育，日見發達，將來必能養成無數的女大國民，可爲我國女界賀。今已把豫教女學全體學生姓氏并父兄家長名銜，調查清楚，記出如左：

胡稘齡　安徽人，是原任郵傳部右侍郎胡橘芬的女公子。

胡葵齡　是胡稘齡的胞妹。

姚粹華　江蘇人，是陸軍部軍政司副使姚錫光的女公子。

姚義華、姚德華，都是姚粹華的胞妹。

海淑嫻　滿洲人，是盛京兵部員外郎海運的女公子。

海淑英　是海淑嫻的胞妹。

烏淑芳　滿洲人，是前户部郎中、今湖南岳常澧道薩蔭圖的女公子。

朱婉行　廣東人，是國子監典簿朱某的女公子。

朱婉從　是朱婉行的胞妹。

鄭德珍　江蘇人，是内閣中書鄭咸的女公子。

鄭德麟　是鄭德珍的胞妹。

董静婉　江蘇人，是法部郎中京師法律學堂教務提調董康的女公子。

陳裕如　江蘇人，是外務部郎中陳瀏的女公子。

陳瑞如、陳酉如，都是陳裕如的胞妹。

楊漱芳　順天人，是京旗陸軍醫官楊宗麟的女公子。

楊玉芳　是楊漱芳的胞妹。

朝　多　滿洲人，是湖北知縣朝翰的女公子。
韓德容　浙江人，是候選府經歷韓景珍的女公子。
德秀芝　滿洲人，是筆帖式德佩的女公子。
方寶琴　浙江人，是法部主事方積琳的女公子。
方梅琴、方鄭昭，都是方寶琴的胞妹。
許聯蔚　順天人，是民政部七品小京官許葉堃的侄女公子。
許聯荀　是許聯蔚的胞妹。
樂維定　順天人，是大理寺寺丞樂季繁的女公子。
任閏六　江蘇人，是原任浙江巡撫任道鎔的孫女公子。
劉維潤　順天人，是原任云南羅次縣劉芳桂的孫女公子。
陳霞貞　江蘇人，是外務部郎中陳瀏的弟夫人。
陶瑞寶　江蘇人，是直隸候補道京漢鐵路監督陶湘的女公子。
陶嘉保　是陶瑞寶的胞妹。
景　淑　滿洲人，是法部員外郎崇鎧的女公子，肅親王的內侄女。
景　惠　是景淑的胞妹。
張毓淑　直隸人，是太醫院左院判張仲元的女公子。
姚英雲　直隸人，是太醫院右院判姚寶生的女公子。
陳淑琇　福建人，是候補知縣京漢鐵路核算委員陳振家的女公子。
陳淑珍　是陳淑琇的胞妹。
梁好音　廣東人，是翰林院編修梁士詒的女公子。
蘇錦裳　廣東人，是候補知府蘇志貞的女公子。
蘇錦珍　是蘇錦裳的胞妹。
增寶生　江蘇人，是民政部主事增煒的女公子。
金泳儀　江蘇人，是金易謙的女公子。
張佩書　江蘇人，是候選道張祥和的女公子。
郁城璧　江蘇人，是京師大學堂師範館英文學生郁振域的侄女公子。
陸記詩　浙江人，是民政部陸宗輿的胞妹。
鍾慧閑　廣東人，是候補知縣京漢鐵路總支應委員鍾文廣的女公子。
實業女學生
榮　文　滿洲人，是宗室輔國將軍北京公立崇實學堂庶務提調榮熾臣的夫人。
祥秀文　滿洲人，是宗室祥霖的女公子。
祥秀蘭　是祥秀文的胞妹。
吳鶯寶　江蘇人，是原任湖南巡撫吳大澂的堂妹。
吳鶯如　是吳鶯寶的胞妹。
馮惠明　順天人，是世襲騎都尉馮立壽的夫人。
陳景麟　廣東人，是前郵傳部右丞署直隸按察使山海關道東榆京張鐵路總辦陳昭常的夫人。
吳文貞　順天人，是候選知縣吳文彬的女公子、喀喇沁王府護衛吳文明的胞妹。
敖顰昭　滿洲人，是筆帖式海康的女公子，北京測繪學堂學生景文的胞妹。
牛秀華　順天人，是牛書林的女公子。
余秀玉　順天人，是余瑞麟的女公子。
王品卿　順天人，是北京開通畫報館王選卿的夫人。
王敬如　順天人，是王珍的女公子。
吳鏡涵　順天人，是吳金德的女公子。
劉志貞　順天人，是鐵路學堂畢業生劉德海的夫人。
王祥貞　滿洲人，是王福春的女公子。
王玉珍　順天人，是王家楨的女公子。
榮玉珍　滿洲人，是榮振興的女公子。
沈毓麟　浙江人，是難廊州判本學堂經理沈鈞的如夫人。
沈金蘭　浙江人，是沈寶榮的女公子。
張龍眉　順天人，是張禎的女公子。

《中國日報》一九〇七年正月初八日《粵省封閉女學之牌示》　提學司示：照得辦理女學，首貴謹嚴。粵省風氣漸開，民立女學不下十餘所。然往往一效未收，流弊百出，甚者物議沸騰，玷污學界。查有省城東門外民立鐵爭女學堂之無規則，倡言自由。女校長陳翰華、女教員張蕙貞，人格名譽甚屬平常。亟應飭縣查明，將該學堂立予停閉，不准開設。并將該婦人陳翰華、張蕙貞二人，飭其夫家母家嚴加管束，不准冒充女教員，以清學界而端風化。邇來省城學堂教員生徒等品流不一，謠言四興。并訪聞有下流婦女，冒充女學教員生徒等，肆行招

搖。又有市井無賴子弟冒充學界人等。暨學界不知自愛之流與此等下流婦女互相結議，假名學界，妄語自由，瀆亂大防，敗亂禮教，莫甚於此。地方官有教化之責，均應隨時查察嚴禁，上以維持學界，下以綱紀社會，其關係良非淺鮮。除札南、番二縣遵照隨時查察嚴禁外，合就牌示。爲此示仰該學堂人等一體遵照。

《杭州府志》卷一七《記杭州蠶桑女學堂》　蠶桑女學堂原定白馬廟巷、嚴官巷兩處，因建築未竣，暫租上板兒巷，由樓文鑣創辦，光緒三十三年正月開學。經費歲收官款撥給五百八十五元，公款撥給二百元，學生學費二百六十餘元。學級，正科三年畢業，預科二年畢業，學生三十五名。

《女子世界》第九期《湖北裁撤女學》　湖北女學堂，前經端撫與張督協商，雖無裁撤之議，而張督終不欲造就女子師範。且因張彪日益之潛，張督裁撤女學之意又起。現經任寬吉縣令再三挽回，張督仍謂奏案只有保姆而無師範，上年端撫開設女學時，政府電阻，端撫乃以保姆出奏。且教育青年婦女，易啓背逆之端。乃札飭女學堂總辦趙道，令其將已所改定之章程切實施行，而女學堂遂被破壞。各學生退校後，與任縣令及馮堂長，易監學等會商，自立一公學，教習擔任義務，學生不出學費，每日只留堂一飯，月納膳費二元。所有書籍標本諸費，端撫已電允捐納。當馮堂長演説建設公學時，學生無不痛哭出聲。有外國女教習四人，亦願擔任義務教育，以表同情云。

《順天時報》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參觀豫教女學堂新設織業科紀言》　北京豫教女學堂，由東單二條移至乾面胡同喀喇沁親王府内，把學額大加擴充，并添設織業科。即女工廠。現今堂内，共有新式織布機一百架，開用的有二十六架。職業科學生，已有三十二名，大半都是有官職人家的女子，情願學習職業。自早至晚，或是搖紗，或是織布，紗隨輪轉，布隨梭成，手拉脚踏，快的了不得。有考勤簿，凡織布學生，織多少布，搖多少紗，都一一登載，有格外勤勞的，獎給花紅。

職業科報名時，原定的是每人五兩，無奈貧寒的多，多有拿不起的，即由堂中籌備一切用項。

所有織布女教習，除日本教習外，又有工藝官局女工科的教習來盡義務，并能製造小機器，和教授制法、用法，認真的很。

堂中本有厨役，後來因爲做菜不佳，已把厨子散去，由沈總理的夫人吴氏，經理肴饌事，烹調精美，濃淡得宜，堂中人都稱爲女中易牙。

學堂開辦已歷兩年，工廠添設也已數月，布匹縱横都是雙綫，又緻密，又漂亮，花樣很多，所以銷路很暢，不够賣的，成效已經大著。職業科學生，織布餘暇，兼學國文、算學、修身等科，使有普通知識，所以紡織各生，也都是彬彬有禮。

但有一層，這學堂工廠，是沈君獨立辦理的。從前雖有贊成人多員，無奈不能持久，只可一力擔當。統計起來，自從開學到今日，沈君已墊賠一萬餘金，倘然没有大力人出來贊助，支持很不容易。日昨忽得一好消息，上海施子英大善士，已到北京。這位善士，是最熱心公益的，聽説他知道豫教學堂近日經濟困難的實在情形，觸動感情，打算要捐助巨款，以便維持女學。那麽豫教女學，得有力的扶助，從此更可一天發達一天了。

《順天時報》光緒三十三年六月《豫教女學織業科近況》　豫教女學，自從三十一年四月間開辦以來，由創辦人沈君自行捐助，充作本堂經費，到三十二年間，屢次籌款補助。細算一切費用，從開辦到今日，已用去一萬二千餘兩。惟沈君本是商業大家，經濟學最爲精密，按月竭力節省，每月只需六百多元。

近又在學堂内，添蓋房屋，附設織業一科，預籌補助法。試辦不久，成效大著。今已將學堂内門房，改作售布所，擇定六月初一日起，發賣本學堂所織布匹。這可見沈君注重女學、振興工藝的熱心。調查那織業科，是由沈君特聘中國女教習和日本女教習，用西洋漂染法，漂染各色綫料，下水不變，加工織成各種最新時樣花素布匹，不管是零尺買，是整匹買，都能聽客商的便，并可代做男女各學堂各樣操衣等，定期成做，决無遺誤。

還有一特别規則，爲招徠買賣起見，在新開張第一個月内，凡有買主，價銀滿一兩的，送贈箴紅一份。所有箴紅價值，分爲四等，開在左邊：

〈甲〉頭紅得一份，約值價銀三兩的物品。

〈乙〉二紅得一份，約值價銀二兩的物品。

〈丙〉三紅得一份，約值價銀一兩的物品。

〈丁〉四紅得一份，約值價銀五錢的物品。

再者，織業科，現因校舍擴充，又要添招職業女學生五十名，有志織業的，大可前去報名，并閱看詳細章程，報名人齊後，便可定期入學。所有招考規則，一并開寫如左：

〈甲〉年齡　由十六歲起，至三十五歲止。

〈乙〉學科　修身、國文、算術、家政、織布、成衣。

〈丙〉學期　三年畢業。

〈丁〉學費　由入學日起，分期交納銀五兩，以後三年內，一概不收學膳宿費。

又豫教女學，添招初等小學生五十名，有志向學的，也可前去報名。所有課程，都依照學部奏定章程辦理，等到五十名報齊，隨同舊班女學生，於暑假後同時開學。所有規則一并宣布：

〈甲〉年齡　八歲至十六歲。〈乙〉學科　修身、國文、算術、體操、音樂、女紅、成衣。〈丙〉學期　依照學部奏定章程，四年畢業。〈丁〉學費　入學日，交納三元，以後一概不收學費。該學堂，在東單牌樓北乾面胡同喀喇沁親王府內，電話是總局三百三十二號，如有需問的話，盡可隨時詢問。

《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分省候補道程淸開民智、興實業、裕財政等項呈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內則》一篇，本重姆教；曹氏垂訓，復言四德；伊古以來於女子教育，固未嘗偏廢。且西哲有言，欲獲人才，須造良家庭，得賢母。拿破侖亦云：幼兒之命運全系於其母之智慧。而日本之亦言，劣等生之不受教育，皆由家庭教育缺乏故。然則女子苟無教育，安望其能誕育佳兒，且爲家庭間天然之師表。以此知女子爲國民之母，女子之教育，即亦國民教育之母也。故處今日而言普及教育，女學實宜與男學并重。自昔西陵氏教民蠶桑以來，男耕女織，自古相沿。《漢書》有言，冬民既入，婦女同巷，相從夜讀，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獨至晚近，而女子類無職業，間有躬耕井臼者，以競著爲美談。以全國四萬萬人口，分利之女子居其半，皆仰食於男子，倘更重以男子之游手好閑，安得不百事凋廢而日即於退化。故處今日而言女子教育，尤當注重於職業。擬請飭下各省著爲令典，凡女學未興之處，亟宜推廣遍設。而女學之課程除普通學外，尤以家事、裁縫、手藝與修身并重。日本女學課程，其家事一科，凡浣衣、烹割、掃除衛生、養老育兒、簿記出納之法，悉實習之。裁縫一科，凡裁製衣服之法，悉實習之。手工一科，凡編物、組絲、囊物、刺綉、造花之法，悉實習之。其他看護婦、産婆等，均有專校。故畢業出校，皆可自營生，□足以自立，收效至爲遠大。宜令各省於女子教育職業各事，因地制宜，盡力擴充，程度不求過高，但期普及於實用。外國語言文字，非女子人人所必需，各省私立學校有視爲重要學科者，仍可斟酌去留，免費日力。至幼稚園，爲蒙養初基。日本國內往往以二三姊妹組織一幼稚園，以爲入小學之基礎，經費無多，獲益甚大。仍宜并飭興辦，以端始基。

《順天時報》宣統元年十月《天津學界總調查》　民立第一女子小學　在河東吉家胡同白衣庵，管理員王樹昌氏、王新銘氏，教習張異立氏、高陳作新氏。學生三四十名。經費每年一千三百餘圓。

民立第二女子小學　在城隍廟街陸家門前喬宅。管理員喬保謙氏，教習黑王志拯氏、黑石亦奇氏。學生二十名。經費每年四百五十圓。

民立第三女子小學　在西大藥王廟西金宅。管理左文瑛氏、金章氏，教習黑王志拯。學生一二十名。經費每年一百三四十圓。

民立第四女子小學　在南馬路。管理員陳鴻儀氏、曹金藻氏，教習林張文遠氏。學生一二十名。經費每年六百五十圓。

民立第五女子小學　在楊柳青。管理員周春熙氏、齊鼎升氏，教習賈丙照氏。學生二三十名。經費由鮮果行及學費補助，每年一百三十餘圓。以上民立女學。

普育女學堂　在鼓樓西板橋胡同。監督温世霖氏，教習八員，學生一百二十名。經費由紳士捐助，每年一千餘兩。

保姆養成所　在文昌宮西嚴侍郎宅內。監督畢嚴淑琳氏，教習張伯苓氏、嚴志惶氏，共六員。學生二三十名。已畢業一班十三人。課程，高小科目加保育法。經費，紳捐，學費，每年二千一百六七十兩。

女子小學附設蒙養院　亦在嚴宅，本是嚴氏家塾，光緒二十九年改設，并附蒙養院、小學。學生四五十名，蒙養院學生三四十名。課程有唱歌、游戲、圖畫、手技等科。經費都由保姆所提用。以上確是私立，嚴氏所辦保姆所，更爲私立中最的。

《順天時報》宣統元年七月《京師三城女學傳習所開學》　江亢虎君一個人辦理三個女學傳習所，現今暑假已過，三城傳習所都已先後開學，中城是十四日，內城是十五日，外城是十六日。今把三傳習所開學情形記述個大略。

中城傳習所本來在東安門內葡萄園胡同，只因交通不便，校舍太少，學生來學的很不踴躍。隨後打算要搬到取燈胡同，聽說那房主人已經收了定銀了，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忽又反悔成約。於是趕緊找房，恰巧覓得隆福寺西口，對過弓弦胡同內口袋胡同，有一所空房，即日成議認定，爲中城女學傳習所新居，仍不誤原訂七月十四日開學期。

查這新屋共計五十多間，校門是朝東的。進門洞下臺階，門房在南邊一間

小屋內。往南進綠屏門，朝西有屋三間，是接待所。往西進至內院，有北房三間，是第四講堂。又南北向各有屋兩間，是教習休息室。往北是正房，北屋五開間，中央懸挂宣布教育宗旨的諭旨，黃紙大字，寬約八尺，竪約六尺。東邊是第一講堂，西邊是第二講堂，又東廂房三間，可作第三講堂。西廂房三間，可作寢室，又另有寢室兩處。共計四個講堂，三個寢室。西南隅有兩間小屋，可安茶爐子。以上布置，隨時還有更動。

又往北另是一個院子，偏西是厨房，偏東是飯廳，原來是通往一個院子內，今在厨房交界處，加築一墻，和飯廳分隔爲兩院。墻上安置轉桶，可以令厨房傳遞物件。現在工程還沒有完畢，或者另有他種組織，亦未可知。此外一切布置應有盡有，地勢很是合宜。

這新屋比較葡萄園舊址大至兩倍多，原址沒有寢室。況且交通上很爲便利，正在東西牌樓的東邊，來學的現已多至六七十人，比舊址大有進步。

新址房主人就是前任長蘆鹽運使陸硯香氏，他公子振聲氏，父子二人都極熱心公益，承認每月捐助銀十兩，并捐桌椅四十份，約值一百五十元。并且允許把對門空地一片讓出，作爲操場基址，這都是知道女學在預備立憲上有絶大關係的，所以都這樣的熱心贊成。所有中城女監督就是上學期教習濟書青女士充任。女士本是名門貴媛，教授管理都極勝任，可稱女中丈夫。濟女士家在北新橋王大人胡同，從前學堂在葡萄園相離稍遠，現今學堂移到弓弦胡同內，更爲近便了。

內城傳習所一切照舊，監督仍是彭程德華女士。學生除舊學期原額外，又多添十多人，因此多開了一個新講堂。

三城傳習所數這內城的最爲規模宏壯，本來是克王爺的府第，內有花園很大，亭臺、樓閣、假山、魚池，各種花樹到處都是，講堂寬大，庭院凉爽，重廊復宇，花墻月洞，滿園勝境，萬種雅趣，試想女學堂在花園中，還有個不占優勝的理嗎？所以內城傳習所比中城、外城都格外的發達，這都是地勢上的關係。

況且海軍籌辦處，近又設立在石駙馬大街路南，和女學傳習所遥遥相對。女學生早晚上學、散學時，經過海軍處門前，必有能觸發自强思想，或勸他丈夫或教他兒子爲國家充兵，擔當憲法上服兵役的，或者更有秦良玉第二女將，出在女學傳習所中，亦未可知。

還有一件可喜的事，石駙馬大街現今已運來碎磚碎石，快要修築馬路了。這條街本來寬大，再改修了馬路，交通更是便利。馬路修成後，舊學生往來固然便當，新學生亦必更加來的多，這是馬路和學堂的關係。女學從此一天發達一天，可爲預賀。

外城傳習所暑假內重加修理，焕然一新，又添聘師範畢業生兩人爲教習，學生亦增多二十人以上，監督仍是梁女士，國文教習仍是彭程璋華女士。

三城開學日期，中城是七月十四日，內城是七月十五日，外城是七月十六日，至於上課日期，同在七月十八日那一天。

三城各科教習，曾在日本留學的共有六人。三處大門上匾額，外城是吴芝瑛女士題的，內城是吕碧城女士題的，中城是孫誦昭女士寫的，這亦是三傳習所的特色。【略】

再説三城傳習所的沿革史，最先成立的在內城庫資胡同，那時候創辦第一個女學傳習所，并没有內城、外城的區别。到後來因爲丞相胡同豫章學堂搬移至八角琉璃井新建築校舍內，於是就把豫章學堂的舊址略加修葺，女學傳習所由庫資胡同移到丞相胡同，定名外城女學傳習所。

但是傳習所既移在城外，原在內城的又諸多不便，辦事手續一波三折。恰巧石駙馬大街克王爺府第有一座花園，熱心租讓給女學堂。妙在石駙馬大街與庫資胡同原址相離不遠，所有舊日學生都可以照常上學。校舍寬大，又添招了許多學生，於是第二傳習所又成立，定名內城女學傳習所。

無奈葡萄園地方，交通太不便，曲曲折折，須要繞許多彎子。每到下雨大雪鬧天氣的時期，學生多半不能到堂。就是平常日子，只因交通太不便利。學生來的很少，原打算在學堂南邊另開一個門，亦没有辦到。今年暑假以後，决定要把中城傳習所遷移，老没有適合的房子。可巧弓弦胡同有一所空房間，料又多，交通又便，於是即日定議，仍名中城女學傳習所。

吴馨《務本女塾・務本女學史略》 務本女塾，創始於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之歲。初在庚子，余延同學友陸君仲炳課二女於家，且相與討論教授管理諸法。及是，稟奉吾母張太夫人、嗣母楊太夫人慈命，以修明女教、開通風氣爲職志，移家塾於小南門內花園弄擴而大之，顔曰務本，謂女學乃教育之基本也。不稱學堂者何，謂事屬創舉，女學堂之新名詞未易推行，不若推廣家塾，合於家族主義之舊習慣也。塾中事務，余自綜理之；陸君仲炳、陳君菊生等專任教科；沈君頌平、沈君權逵、沈君碩庵、王君季貞、陳君景韓輩分任義務；舍監延王君培蓀

夫人沈女士竹書任之，而吾妻葛氏尚平爲副。開課之日，生徒僅七人。羣謂女學之興，尚非其時。乃不期年而達四十人，逾年而復倍之，尋且數倍之，誠非始料之所及焉。

塾中初設尋常、高等二科，分甲、乙兩級，年齡限至十四歲以下。既開課三月，而齒長志學之女子紛來請求，於是設特班，續改專修科，課程待別編制，普通科目從簡，每日另加一小時談話。勸放足，放足之風浸及社會，踵門索履樣者，日必數起。而四方之來學者亦日益衆。塾舍闐溢，余謀更推廣之。乃以書拓吾友曾君公冶曰，亦肯相助爲理乎。曾君固極贊成務本之設，其夫人孫女士慶曾已來肄業矣，既得書，慨然報可。明年癸卯，添租俞家弄瓦房十五間，作教室及辦事室，花園弄屋專作宿舍。改特班爲師範科，分甲、乙二級，兼設中學一級。其尋常科二級仍舊。甲辰春，程女士穎、吳女士秋賢謀創幼稚舍於喬家浜，余贊成之，而令師範甲級生日往練習管教。其夏師範甲級畢業十一人。下學期校舍復不敷用，添租大南門民房九幢，移幼稚舍其中，并分設師範教室，即由師範生分任幼稚舍事務。然以校舍分作三起，處理每感不便，遂於乙巳歲統遷至西門外生生里，凡租屋三十六幢，操場一方。設師範正科、預科、中學科，廢尋常科，設高等小學科。吾妻葛氏則專任幼稚舍事。學級之編制，於是粗定，管理漸覺便利，而經費亦日益浩大矣。

丙午冬始復購西門外黃家闕路舊營基地十一畝爲校基。并續購附近地二畝有奇，自謀建築校舍。是時沈舍監以疾辭職，雖得替人，吾妻亦不能不稍兼顧。吾妻體弱，故多病，至是事益煩，病益劇，遂停辦幼稚舍，而吾妻竟於宣統元年己酉春以疾卒。臨歿猶曰：我不及見校舍之成也。校舍即於是年七月落成，全部自生生里遷入。計辦事室、預備室、招待室等十幢，教室二十間，宿舍二十五幢，厨房及置物室、操棚、游息場、學校園均粗備。建築費，合前購地，凡銀元八萬有奇，圖書、器械、校具五千有奇，皆余設法挪墊，不募一錢也。其常年經費，除自光緒三十三年秋，迄宣統二年夏，由上海道補助月三百元外，歷年虧墊亦三萬餘元。及滬地光復，軍務倥傯，停課一學期。

《教育雜誌》第二年第一一期《記愛國女校新校舍落成》 上海愛國女學校開辦於光緒二十八年。前此皆租屋作校舍，規模較小，又無操場，屢易經理，時常遷移。自宣統元年九月蔣君竹莊接辦後，即謀建校舍，以爲永久之基礎。乃於今年在華界閘北天保里訂造校舍八幢，寄宿舍樓上下十六間，前留空地一畝作操場，可容學生二百人，於九月內由蓬路遷入新舍。擬於明年減收學費，大加擴充。除已辦之初、高等小學及國文專修科外，復添設英文、美術、手工等專修科，并設婦女補習科，專教國文、珠算，以備年長婦女補習云。

《愛國女學校三十五周年紀念刊》蔡元培《愛國女學三十五年來之發展》

愛國女學之成立，已三十五年。余爲三十五年前參與發起之一人，回想當年，不勝今昔之感。

民國紀元前十年，余在南洋公學任教員。是時反對清廷議立大阿哥之經蓮三先生尚寓上海，而林少泉先生偕其妻林××夫人及其妹林宗素女士自福州來，均提倡女學，由余與亡室黃仲玉夫人招待，在登賢里寓所開會。到會者除經林二氏外，有韋氏增佩、增瑛二女士，吳彥復先生偕其女亞男、弱男及其妾夏小正三女士，陳夢坡先生偕其女擷芬及其二妾蔡××、蔡××三女士。余與林陳諸先生均有演說。會畢，在里外空場攝影。吳彥復夫人自窗口望見之而大罵，蓋深不以其二女參與此會爲然也。未幾，薛錦琴女士到滬，蔣智由先生設席歡迎，乃請仲玉與林氏姑嫂作陪，而自身不敢列席，蓋其時男子尚不認娶妾爲不合理，而男女之界，亦尚重避嫌如此。愛國女學，即在此種環境中產生也。是年冬，由蔣智由、黃宗仰兩先生提議，設立女校，余與林、陳、吳三先生并列名發起，設校舍於登賢里，名曰愛國。羅伽陵夫人代表烏目山僧捐資相助，而推蔣先生爲校長，發起人均任教員。未幾，蔣先生往日本游歷，余被推繼任，開辦時所有學生，即發起人家中之女子。及第二年始招外來學生。而第一屆學生多因年齡長大，家務分心而退學，故學生甚少。

愛國女學第一次之發展，在愛國學社成立以後。由吳稚暉先生提議，遷校舍於學社左近之泥城橋福源里，并運動學社諸生，勸其姊妹就學，而學社諸教員，如王小徐、葉浩吾、吳稚暉、蔣竹莊諸先生，亦兼任女學教課，爾時本校始有振興之氣象。第二次之發展，則在鐘憲鬯先生長校時期，即愛國學社被解散之後。是時張竹君女士初自廣州來，力倡婦女經濟獨立之必要，願教以手工。鐘先生因於本校課程中加手工，而且附設手工傳習所，請張女士及其弟子傳授，由本校學生之宣傳，而內地婦女紛來學習。其後手工傳習所雖停辦，而愛國女學之聲名傳播已廣。第三次之發展，則爲蔣竹莊先生長校時期。時在民元前三年一月，厘訂課程，使適合於中小學教育之程度，訂建校舍，使教室與運動場有相當之設備。從此本校始脫盡革命黨秘密機關之關係。——余長本校前後數次，

凡革命同志徐伯蓀、陶煥卿、楊篤生、黄克强諸先生到上海時，余從弟國親及龔未生同志恒以本校教員資格，借本校爲招待與接洽之機關。其時較高級之課程亦參革命意義，如歷史授法國革命史，俄國虚無黨故事，理化注重炸彈制造等。又高級生周怒濤等，亦秘密加入同盟會。——而入於純粹的教育事業之時代。

《教育雜誌》第三年第五期《記上海愛國女校運動會》 閘北愛國女學校於四月初九日下午開春季運動會。各女校之來參觀者，有蓬萊、淑德、育賢、城東、旅滬女學、上海女學等，男女來賓到者二千餘人。會場布置整齊。各種運動甚爲嫻熟，尤以各個列舞、方舞、木蘭刀、新啞鈴、鈴笛等爲特色，足見該校平日之注重體育也。

茲將開會順序列下：一、開會報告，二、運動會歌，全體。三、音樂，初小。四、球竿，專科高小。五、蛺蝶穿花，初小。六、環舞，專科高小。七、第二部啞鈴，初小。八、各個，專科高小。九、桃李競秀，初小。十、木蘭刀，專科高小。十一、撞球，初小。十二、列舞，專科高小。十三、鈴笛，初小。十四、新啞鈴，專科高小。十五、二人徒手，初小。十六、對舞，專科高小。十七、新棍棒，專科高小。十八、運動樂，初小。十九、雙木環，專科高小。二十、混合體操，初小一、二、三、四年級生。二十一、方舞，專科高小。二十二、飛星，初小。二十三、三人球竿，專科高小。二十四、校歌。全體。

《吴縣志》卷二八《蘇州振華女學》 校名：振華女學。辛亥後改初等小學堂。

校址：嚴衙前戴家弄口顧氏民房。辛亥後遷至十全街。

課程：師範科缺裁縫加英文，初等加英文、歷史、地理。

設立年月：光緒三十二年九月。添辦師範簡易科在三十四年。

經費支出：初辦時年不及二千元，三十四年增至四千元。

經費來源：以學生所納各費不敷開支，爲數甚巨，由辦學人呈請藩署及善後局每月各助銀一百兩。

辦學人：王謝長達爲校長，胡蔣振儒副之。

畢業次數：宣統元年夏，簡易師範班畢業一次。三年冬，簡易師範班又畢業一次，初高兩等班亦各畢業一次。

傳記

先秦

《左傳・哀公十一年》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略】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左傳・哀公十二年》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

《左傳・哀公十四年》 甲午，齊陳恒弒其君王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左傳・哀公十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没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國語・魯語下》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者，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國語・魯語下》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孔子家語》卷三《觀周》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其口，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竪其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爲人子者，無以惡己爲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

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熒熒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人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競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説者流於辯，聽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

《孔子家語》卷九《七十二弟子解》　顔回，魯人。字子淵。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之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閔損，魯人。字子騫，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著名。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有口才著名。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有才藝，以政事著名。

仲由，弁人。字子路，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

言偃，魯人，字子游，以文學著名。

卜商，衛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曰：「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與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禄，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爲名，仕魯爲大夫也。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爲武城宰。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强識，好古道也。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閑賓主之儀。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净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于衛。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南宮韜，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洿，孔子以兄子妻之。

公析哀，齊人。字季沉，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貴之。曾點，曾參父，字子晳，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顔由，顔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少孔子六歲。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悦焉。

公良儒，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秦商，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力聞。

顔刻，魯人。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顔刻曰：

「夫子何耻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司馬黎耕，宋人。字子牛，牛爲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常憂之。

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冉儒，魯人。字子魚，少孔子五十歲。

顏辛，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字楷，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邮，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

奚蔵字子僖。

公祖茲字子之。

廉潔字子曹。

公西與字子上。

宰父黑字子黑。

公西葴字子尚。

穰駟赤字子從。

冉季字子產。

薛邦字子從。

石處字里之。

懸亶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狄黑字哲之。

商澤字子秀。

任不齊字子選。

榮祈字子祺。

顏噲字子聲。

原桃字子籍。

公肩字子仲。

秦非字子之。

漆雕從字子文。

燕級字子思。

公夏守字子乘。

勾井疆字子疆。

步叔乘字子車。

石子蜀字子明。

邽選字子飲。

施之常字子常。

申績字子周。

樂欣字子聲。

顏之僕字子叔。

孔弗字子蔑。

漆雕侈字子斂。

懸成字子橫。

顏相字子襄。

右件夫子七十二人弟子，皆升堂入室者。

《孔子家語》卷九《本姓解》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武王剋殷，封紂之子武

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於殷後。作微子之命由之，與國于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之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爲稱。故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爲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方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是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勇，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至十九，娶于宋之并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于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孔子家語》卷九《終記解》 孔子蚤晨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喆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户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即與賓主夾之。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即殷人，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余逮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二矣。哀公誄曰：「昊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公其不沒於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君兩失之矣。」既卒，門人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絰。」子夏曰：「入宜絰可居，出則不絰。」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掌殯葬焉。啥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飭廟置妥，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見吾封若夏屋者，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馬鬣封之謂也。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群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孔子家語》卷九《正論解》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齊國師伐魯。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爲右，非不能也，不信子，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南容説，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辭

曰「先臣有遺命焉」，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囑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矣。懲己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

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子巢于幕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

孔子覽《晉志》。晉趙穿殺靈公，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史書：趙盾弒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嘆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陳亡周之大德，介恃楚衆，馮陵弊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命，則又有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弊邑大懼，天誘其衷。啓弊邑心，知其罪。校首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周之制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孔子聞之，謂子貢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爲鄭伯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小子慎哉。」

楚靈王汰侈，右尹子革侍坐。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爲官，不可爲良史。」曰：「臣又乃嘗聞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將過行天下，使皆有車轍並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昭》，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殆於文宮。臣聞其詩焉而弗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昭之愔愔乎，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有醉飽之心。』」靈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則固不能勝其情，以及於難。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爲仁。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期辱於乾谿？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也。稱詩以諫，順哉。」

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穆子返魯，以牛爲內豎，相家。牛讒叔孫二人，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昭而立之。昭子既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嫡立庶，又被其邑，以求舍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昭子有焉。」

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弊獄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罪於叔向，叔向曰：「三姦同坐，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置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咎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或曰義。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由義也夫。」

鄭有鄉校，鄉校之士非論執政，譏明欲毀鄉校。子產曰：「何以毀爲也？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如吾所聞而藥之。」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晉平公會諸侯于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曰：「昔日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尊卑，貢，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鄭伯男南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自日中爭之，以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是以爲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於樂者。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於猛。猛則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

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晉魏獻子爲政，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荀櫟減，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成，皆以賢舉也。又將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美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爲忠。《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鐘。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者也。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此度也，而爲刑鼎，銘在鼎矣，何以尊貴？何業之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亂制。若之何其爲法乎？」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乎？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在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爲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瓘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亦訪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

齊陳恒弒其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不敢不告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齊人乘之，執。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懸之樂，繁纓以朝。許之，書在三官。子路仕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

公父文伯之母，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已下各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紡績，愆則有辟，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位，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墮，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而君刖之，其爲至闇乎？」孔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疾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刖。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訪孔子，子曰：「丘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汝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底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無有，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鰥寡孤疾老者，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獲禾秉缶米芻稾不是過。先王以爲之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若是其已，丘亦足矣。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賦田將有不足。且子孫若以行之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

又何妨焉。」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者貴於天下久矣。次于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斑白者不以其任於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役，頒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循於軍旅，則衆感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哀公問之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擇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求假於田，特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抑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鄹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

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閒，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

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

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

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

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閑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位。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

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

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

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

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被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營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

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

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

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

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

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

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

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

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顓伯玉家。

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

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内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

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

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

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

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

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

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

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

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

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征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

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

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儐，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

「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

子不語：怪，力，亂，神。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

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遥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

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没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贛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内，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絶。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

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

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

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

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迴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没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戰國策・楚策四》 客説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以百里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

客又説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

孫子爲書謝曰：「瘺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兑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厲雖癘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瘺矣。由此觀之，瘺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韋布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戰國策・宋衛策》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

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

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樟，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惡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秦漢

《漢書・劉德傳》 德字路叔（少），修黄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宫，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父爲宗正，徙大鴻臚丞，遷太中大夫，後復爲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

《漢書・陳平傳》 陳平，陽武户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黄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

《漢書・張蒼傳》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略】

遷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爲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漢書・叔孫通傳》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爲一家，毁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令）〔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

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

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

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劇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劇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鬥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厭之，説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

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汚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

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群臣習肄，會十月。

漢七年，長樂宫成，諸侯群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

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

九年，高帝徙通爲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吕后與陛下（共）〔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

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

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

《漢書・揚雄傳》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略】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者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産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略】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記）〔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譔《學行》第一。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終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微。譔《吾子》第二。

事有本真，陳施於億，動不克咸，本諸身。譔《修身》第三。

芒芒天道，在昔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譔《問道》第四。

神心曾悅，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誼禮。譔《問神》第五。

明哲煌煌，旁燭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譔《問明》第六。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幽弘橫廣，絶于邇言。譔《寡見》第七。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于群倫，經諸范。譔《五百》第八。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譔《先知》第九。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壹□諸聖。譔《重黎》第十。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譔《淵騫》第十一。

君子純終領聞，蠢迪檢押，旁開聖則。譔《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驩心。譔《孝至》第十三。

《漢書・揚雄傳贊》 贊曰：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簒位，談説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眴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絶倫。

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絶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禄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

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禄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虚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而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吴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絶之罪也。自雄之没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後漢書・魯丕傳》 丕字叔陵，性沉深好學，孳孳不倦，遂杜絶交游，不答

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爲當世名儒。後歸郡，爲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

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除爲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期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

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移住學官，丕止不聽。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丕。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官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丕言，王以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略】

（永元）十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時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韝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衣服之賜，誠爲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皋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

十三年，遷爲侍中。

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丕，再遷，復爲侍中、左中郎將，再爲三老。五年，年七十五，卒於官。

《後漢書・鄭玄傳》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玄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脇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幾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群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故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榮榮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

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群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温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説，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

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

門人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黄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後漢書・鄭玄傳論》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説，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删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後漢書・張霸傳》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饒」焉。

後就長水校尉樊儵（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舉孝廉光禄主事，稍遷，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爲潁川太守，松爲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

初，霸以樊（儵）（儵）删《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略】

後徵，四遷爲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爲交，霸逡巡不答，衆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爲五更，會疾卒，年七十。遺敕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嬴、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將作大匠翟酺等與諸儒門人追録本行，謚曰憲文。中子楷。

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僭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黄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

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群俗。前比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

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下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

《後漢書・馬融傳》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爲人

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

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飆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

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菟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横，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略】

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

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略】

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

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説》。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

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

《後漢書・吳祐傳》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略】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檐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黄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祐以光禄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略】

（梁）冀遂出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後漢書・延篤傳》 延篤字叔堅，南陽犨人也。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旬日能諷之，典深敬焉。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

舉孝廉，爲平陽侯相。到官，表龔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

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略】

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黄。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慚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略】

前越巂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内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閑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脩已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後遭黨事禁錮。永康元年，卒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之廟。

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爲折中。

《後漢書・盧植傳》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略】

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秕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以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略】

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産，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薄醊，以彰厥德。」

《後漢書・趙岐傳》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略】

岐多所述作，蓋《孟子章句》、《三輔決録》傳於時。

《後漢書・皇甫規傳》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棱，度遼將軍。父旗，扶風都尉。

沖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略】

梁冀忿其刺己，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

《後漢書・張奐傳》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淵〕泉人也。父惇，爲漢陽太守。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略】

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奐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

《後漢書・郭太傳》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絶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

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

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

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録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

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絶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以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庾乘字世遊，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廷爲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官〕，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扶風人也。性輕悍，意與人報讎，爲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敕。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

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

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絶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爲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

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酤，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後漢書・方術列傳上・樊英傳》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

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

安帝初，徵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李昺、北海郎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

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略】

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床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略】

陳郡郤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後漢書・方術列傳下・公沙穆傳》 公沙穆字文义，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爲兒童不好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

有富人王仲，致産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爲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

後舉孝廉，以高第爲主事，遷繒相。

魏晉南北朝

《三國志・魏志・袁渙張範等傳》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略】

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略】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略】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

《三國志・魏志・袁渙國淵等傳》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既還舊土，太祖辟爲司空掾員，每與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

《三國志・魏志・袁渙張範等傳》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年十六喪父，中表慇其孤貧，咸共贈賵，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游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還志，後漸來從之。

《三國志・魏志・邴原傳》注引《原別傳》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略】

《原別傳》曰：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齔之中，嶷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彊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又曰：「兗、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爲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爲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讌。」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後爲郡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爲計掾，彭璆爲計吏，原爲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歎之。後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爲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于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直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哉？」融無以答。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修性保貞，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雋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蔑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辨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

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棋弈爭梟。」原於是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鵷鶵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自反國土，原於是講述禮樂，吟咏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玄博學洽聞，註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自以高遠清白，頤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魏太祖爲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攬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時荀文若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邴原耳！」太祖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原雖在軍歷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內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符，甚相親敬。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爲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魏太子爲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去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恧恧！」太子燕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于原，原悖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

《三國志・魏志・王粲劉劭等傳》注引《文章叙録》 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略】初，邯鄲淳、衛覬及誕並善書，有名。覬孫恒撰《四體書勢》，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絶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敬侯謂覬也。其序篆書曰：「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其序録隸書，已略見《武紀》。又曰：「師宜官爲大字，邯鄲淳爲小字。梁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其序草書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匆匆不暇草』，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彦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册府元龜》卷八〇九《總録部・隱逸》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後漢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曆風角鳥情，嘗食青葙芫華，年似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文帝黄初元年，又徙詣雒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甄甎爲障，施一厨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咏内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齊王嘉平中，八九十才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縕故，後一二年病亡。

《册府元龜》卷八〇九《總録部・隱逸》 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後漢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宿儒欒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内事，於衆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産業，不畜妻孥。嘗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内書，晝夜吟咏。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衆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嘗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口不肯言，故因號之「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邮之，輒拜跪，繇是人謂其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朐，糒一升而止。

《三國志》卷五三《吴志・張紘闞澤等傳》 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

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曆數，由是顯名。【略】

澤州里先輩丹楊唐固亦修身積學，稱爲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略】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

《三國志・吳志・吳範趙達等傳》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略】達實惜其術，自閟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秘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齎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絶。

《三國志・蜀志・劉焉傳》注引陳壽《益部耆舊傳》 董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讖。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遥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内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蠭叛，宜敕公車特召，待以異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爲儒宗，甚見器重。

《晉書・束晳傳》 趙王倫爲相國，請爲記室。晳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爲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

晳才學博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如世云。

《晉書・皇甫謐傳》 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沉静寡欲，始有高之志，以著術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眡真之論》。後得風痺症，猶手不釋卷。【略】謐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曆》、《高士》、《逸士》、《烈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于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

《晉書・王導傳》 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僧彌，珉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别室與沙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黄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爲長兼中書令。

《晉書・郭璞傳》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

《晉書・葛洪傳》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略】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内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鍊醫術，後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練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爲句漏令。成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嶽表補東莞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顔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晉書・陳壽傳》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略】

《册府元龜》卷八〇九《總録部・隱逸》 葛洪，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洪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鮑玄，玄亦内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鍊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

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晉書・孝友傳・王裒傳》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修，有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馬。【略】裒少立操尚，行己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絶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

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裒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己，整衣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爲恥。

《晉書・孝友傳・庾袞傳》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略】

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敬仰，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

《晉書・儒林傳・杜夷傳》 杜夷字行齊，廬江灊人也。世以儒學稱，爲郡著姓。夷少而恬泊，操尚貞素，居甚貧窘，不營産業，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算曆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

《晉書・儒林傳・范宣傳》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略】

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講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寧爲豫章太守，寧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

子輯，歷郡守、國子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講授爲事。義熙中，連徵不至。

《晉書・隱逸傳・霍原傳》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敕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虚，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爲幽州刺史，將詣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

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沈爲國大中正，元康中，進原爲二品，司徒不過，沈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參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爲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答，浚心銜之。又有遼東囚徒三百餘人，依山爲賊，意欲劫原爲主事，亦未行。時有謡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爲霍，收原斬之，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寃痛之。

《晉書・隱逸傳・張忠傳》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靜寡欲，清虚服氣，餐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縕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虚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

《晉書・隱逸傳・戴逵傳》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鷄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

《晉書・隱逸傳・祈嘉傳》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窗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晉書・隱逸傳・宋纖傳》 宋纖字令艾，敦穀人也。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隱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

顯、齊好友善。

《晉書・隱逸傳・龔玄之傳》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常侍。玄之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略】

弟子元壽，亦有德操，高尚不仕。舉秀才，及州辟召，並稱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遂不起。卒於家。

《晉書・隱逸傳・楊軻傳》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粗飲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疏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於隴山。曜後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於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

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臥土牀，覆以布被，偃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頹然，無驚怒之狀。於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

後上疏陳鄉思，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户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絶。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爲戍軍追擒，并爲所害。

《晉書・隱逸傳・郭瑀傳》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於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説》《孝經錯緯》，弟子著録千餘人。

《册府元龜》卷八〇九《總録部・隱逸》　郭瑀，燉煌人，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説》《孝經錯緯》，弟子著録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皋，懷直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恭承事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説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子獨立道繇人弦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場，二都盡爲戎穴，天子辟陋江東，名教淪于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于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虚左授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絶跡。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禄，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踴而出，還于南山。及天錫滅苻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

《晉書・藝術傳・韓恒傳》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恒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

《晉書・藝術傳・黄泓傳》　黄泓字始長，魏郡斤丘人也。父沈，善天文秘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

《晉書・藝術傳・佛圖澄傳》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略】

澄時止鄴城寺中，弟子遍於郡國。嘗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

《晉書・藝術傳・鳩摩羅什傳》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渡葱嶺。龜兹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略】

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兹王迎之還國，廣説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

有頃，羅什母辭龜兹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儁，每至講説，諸王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略】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略】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

誦之以自救。

《晉書・藝術傳・單道開傳》 單道開，敦煌人也。【略】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

《晉書・載記・劉聰》 劉宣字士則，樸鈍少言，好學修潔。師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之曰：「宣若遇漢武，當逾于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閫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復咏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二公獨擅美于前矣。」

《晉書・載記・姚興上》 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奔于興。

興如逍遥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説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册府元龜》卷八〇九《總録部・隱逸》 王嘉，隴西安陽人，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虚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庵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于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赴，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請，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

《册府元龜》卷八〇九《總録部・隱逸》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于太山，恬静寡欲，清虚服氣，食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緝袍，夏則帶索，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虚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岁，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遣諸外物皆此數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所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太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顔。年衰志謝，不堪展效，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

《册府元龜》卷八〇九《總録部・隱逸》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家世上族，而邁少恬静，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太之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嘗所遊處，于是立精舍于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絶世務，以尋仙舘，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携其同志，遍遊名山焉。初採藥于桐廬縣之桓山，餌術涉三年，映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嘗服氣，一氣千餘息。穆帝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遊，與婦書告别。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王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迹，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慧皎《高僧傳・譯經・晉長安竺曇摩羅剎（竺法護）》 竺曇摩羅剎，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爲師，誦經日萬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詁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

慧皎《高僧傳・義解・晉長安釋僧肇》 釋僧肇，京兆人。家貧以傭書爲業，遂因繕寫，乃歷觀經史，備盡墳籍。愛好玄微，每以《莊》、《老》爲心要。嘗讀《老子》德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期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也。」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受，披尋翫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此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關輔，時競譽之徒，莫不猜其早達，或千里趁負，入關抗辯。肇既才思幽玄，又善談説，承機挫鋭，曾不流滯。時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彦，莫不挹其鋒辯，負氣摧衄。

慧皎《高僧傳・義解・晉長安釋僧叡》 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年十八，始獲從志，依投僧賢法師爲弟子，謙虚内敏，學與時競。至年二十

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朗法師講《放光經》，屢有機難。朗與賢有濠上之契，謂賢曰：「叡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賢賢弟子也。」

至二十四遊歷名邦，處處講說，知音之士，負袠成羣。常歎曰：「經法雖少，足識因果，禪法未傳，厝心無地。」

慧皎《高僧傳・義解・晉於潛青山竺法曠》 竺法曠，姓睪，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常躬耕壟畔，以供色養。及母亡，行喪盡禮，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爲師。印明叡有道行，曠師事竭誠，迄受具戒。棲風立操，卓爾殊羣，履素安業，志行淵深。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至第七日，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户，印如覺有人以手按之，所苦遂愈。

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每以《法華》爲會三之旨，《無量壽》爲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衆則講，獨處則誦。

慧皎《高僧傳・義解・晉蜀龍淵寺釋慧持》 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沖默有遠量，年十四學讀書，一日所得，當他一旬。善文史，巧才製。年十八出家，與兄共伏事道安法師。遍學衆經，遊刃三藏，及安在襄陽遣遠東下，持亦俱行，初憩荆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止。持形長八尺，風神俊爽，常躡革屣，納衣半脛，廬山徒屬，莫匪英秀，往反三千，皆以持爲稱首。

持有姑爲尼，名道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盛於佛法，欲下觀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東安寺。晉衛軍瑯琊王珣，深相器重。時有西域沙門僧伽羅叉，善誦四《含》，珣請出《中阿含經》，持乃校閱文言，搜括詳定，後還山。少時，豫章太守范寧，請講《法華》、《毘曇》，於是四方雲聚，千里遥集。

慧皎《高僧傳・神異・晉上虞龍山史宗》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爲納，故世號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不恒。常在廣陵白土埭，賃埭謳唱，引絙以自欣暢，得直隨以施人。栖憩無定所，或隱或顯。時高平檀祇爲江都令，聞而召來，應對機捷，無所拘滯，博達稽古，辯説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未若清虚者，帶索被玄裘。浮遊一世間，汎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栖志且山丘。」檀祇知非常人，遣還所在。遺布三十匹，悉以乞人。【略】後憩上虞龍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孝》，而韜光隱迹，世莫之知。會稽謝邵、魏邁之，放之等，並篤論淵博，皆師受焉。後同止沙門，夜聞宗共語者，頗説蓬萊上事，曉便不知宗所之。

《宋書・徐湛之傳》 徐湛之，字孝源，東海郯人。【略】湛之善於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家，産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絶一時。門生千餘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兩日，悉以後車載之。太祖嫌其侈縱，每以爲言。

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也，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各奢豪，與湛之共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

《宋書・隱逸傳・雷次宗傳》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

本州辟從事、員外散騎侍郎徵，並不就。

《南史・雷次宗傳》 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總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于鍾山。子肅之頗傳其業。

《宋書・隱逸傳・沈道虔傳》 沈道虔，吴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饑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在小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敬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略】鄉里年少，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無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太祖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以嫁娶孤兄子。【略】子慧鋒，修父業，辟從事，皆不就。

《宋書・隱逸傳・戴顒傳》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逵，兄勃，並隱遁，有高名。

顒年十六，遭父憂，幾於毁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修其業。父善琴書，顒並傳之，凡諸音樂，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歿，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五部，顒十五部。顒又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

《宋書・夷蠻傳》 宋世名僧有道生。道生，彭城人也。父爲廣戚令。生出家爲沙門法大弟子。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

人推服之。元嘉十一年，卒于廬山。沙門慧琳爲之誄。

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内之學，爲廬陵王義真所知。【略】

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湊，門車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注《孝經》及《莊子・逍遥篇》，文論，傳於世。

又有慧嚴、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爲道俗所推。時瓦塲寺多禪僧，京師爲之語曰：「瓦塲禪師窟，東安談義林。」

《宋書・自序》 子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學通《左氏春秋》。家世富殖，財産累千金，仕郡主簿，後將軍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警内足於財，爲東南豪士，無仕進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警曰：「沈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耳。」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娛。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恭鎮京口，與警有舊好，復引爲參軍，手書慇懃，苦相招致，不得已而應之，尋復謝職。子穆夫字彦和，少好學，亦通《左氏春秋》。王恭命爲前軍主簿，與警書曰：「足下既執不拔之志，高臥東南，故屈賢子共事，非以吏職嬰之也。」初，錢唐人杜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京邑貴望，並事之爲弟子，執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恩傳其業，警復事之。

《册府元龜》卷八一〇《總録部・隱逸》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略給事中。僧紹，宋文帝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廢帝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淮北没虜及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太祖爲太傅，徵爲記室參軍，不至。武帝永明初，世祖勑召，稱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卒。

慧皎《高僧傳・義解・宋京師祇洹寺釋僧苞》 釋僧苞，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黄山精舍。復造静、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七日，有白鵠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黄衣四人，繞塔數匝，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彌厲。日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

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苞既初至，人未有識者，迺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内既迮，坐驢鞴於户外。高座出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答云：「名苞。」又問：「盡何所？」苞答曰：「高座之人，亦可苞耳。」迺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辭，遂遜退而止。時王弘、范泰聞苞論議，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洹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

慧皎《高僧傳・義解・宋京師彭城寺釋道淵慧琳》 釋道淵，姓寇，不知何許人，出家止京師東安寺。少持律檢，長習義宗，衆經數論，靡不通達。而潛光隱德，世莫之知。後於東安寺開講，剖析玄微，洞盡幽賾，使終古積滯，渙然冰解。於是學徒改觀，翕然附德。後移止彭城寺。宋文帝以淵行爲物軌，勑居寺住。後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八。

淵弟子慧琳，本姓劉，秦郡人。善諸經及《莊》《老》，排諧好語笑，長於製作，故集有十卷。而爲性敖誕，頗自矜伐。淵嘗詣傅亮，琳先在坐，及淵至，琳不爲致禮，淵怒之彰色，亮遂罰琳杖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見常升獨榻，顔延之每以致譏，帝輒不悦。後著《白黑論》，乖於佛理。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

慧皎《高僧傳・義解・宋山陰靈嘉寺釋超進》 釋超進，本姓顓頊氏，長安人。篤志精勤，幼而敦學，大小諸經，並加綜採。神性和敏，戒行嚴潔。故年在未立，而振譽關中。及西虜勃勃赫連寇陷長安，人情危擾，法事罷廢。進避地東下，止于京師，更精尋文旨，開暢講説。頃之進適姑蘇，復弘佛法。時平昌孟顗，守在會稽，藉甚風猷，迺遣使迎接，安置山陰靈嘉寺。於是停止浙東，講論相續。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並結菩薩因緣，伏膺戒範。

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講《大法鼓經》。俄而旋于會稽，還紹法化。以《大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留思踟躕，累加講説。凡結齋會者，無不必請，若值他許，則爲移日。後年衰脚疾，不堪外赴，並送食于房，以希冥益。進爲性篤好經典，看尋苦至。及年老失明，猶使弟子唱《涅槃經》，旬中一遍，其眈好若此。

慧皎《高僧傳・義解・宋東阿釋慧静》 釋慧静，姓王，東阿人。少遊學伊、洛之間，晚歷徐、兗。容貌甚黑，而識悟清遠。時洛中有沙門道經，亦解邁當世，與静齊名，而耳甚長大，故時人語曰：「洛下大長耳，東阿黑如墨。有問無不酬，有酬無不塞」。静至性虚通，澄審有思力，每法輪一轉，輒負帙千人，海内學賓，無不必集。誦《法華》、《小品》，註《維摩》、《思益》，著《涅槃略記》、《大品旨歸》及《達命論》，并諸法師誄。多流傳北土，不甚過江。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慧皎《高僧傳・義解・宋吴興小山釋法瑶》 釋法瑶，姓楊，河東人。少而

好學，尋問萬里。宋景平中，來遊兗豫。貫極衆經，傍通異部。後聽東阿静公講，衆屢請覆述，静歎曰：「吾不及也。」元嘉中過江。吴興沈演之特深器重，請還吴興武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自非祈請法事，未嘗出門。居于武康，每歲開講，三吴學者負笈盈衢。乃著《涅槃》、《法華》、《大品》、《勝鬘》等義疏。大明六年勅吴興郡致禮上京；與道猷同止新安寺。使頓、漸二悟義各有宗，至便就講，鑾輿降蹕，百辟陪筵。

慧皎《高僧傳・明律・宋京師長樂寺釋慧詢》　釋慧詢，姓趙，趙郡人。少而蔬食苦行。經遊長安，受學什公。研精經論，尤善《十誦》、《僧祇》。乃更製條章，義貫終古。宋永初中，還止廣陵，大開律席。元嘉中至京止道場寺。寺僧慧觀，亦精於《十誦》。以詢德爲物範，乃令更振他寺。於是移止長樂寺。

慧皎《高僧傳・明律・宋京師莊嚴寺釋僧璩》　釋僧璩，姓朱，吴國人。出家爲僧業弟子。總鋭衆經，尤明《十誦》，兼善史籍，頗製文藻，始住吴虎丘山，宋孝武欽其風聞，勅出京師爲僧正悦衆，止于中興寺。時有沙門僧定，自稱得不還果。璩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云：「恐犯戒，故不現。」璩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憍慢，四成功德。定既虚誕事暴，即日明擯。璩仍著《誡衆論》，以示來業。璩既學兼内外，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軌相接。少帝准從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爲法友，袁粲、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莊嚴，卒於住所，春秋五十有八。

慧皎《高僧傳・明律・宋江陵釋僧隱》　釋僧隱，姓李，秦州隴西人。家世正信。隱年八歲出家，便能長齋。至十二蔬食。及受具戒，孰操彌堅。常遊心律苑，妙通《十誦》，誦《法華》、《維摩》。聞西涼州有玄高法師禪慧兼舉，乃負笈從之。於是學盡禪門，深解律要。高公化後，復西遊巴蜀，專任弘通。頃之東下，止江陵琵琶寺，諮業於慧徹。徹名重當時，道扇方外。隱研訪少時，備窮經律，禪慧之風，被於荆楚。州將山陽王劉休祐及長史張岱，並諮稟戒法。後刺史巴陵王休若及建平王景素，皆税駕禪房，屈膝恭禮。

慧皎《高僧傳・明律・宋吴閑居寺釋僧業》　釋僧業，姓王，河内人。幼而聰悟，博涉衆典。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十誦》，遂專功此部，俊發天然，洞盡深奥。什歎曰：「後世之優波離也。」值關中多難，避地京師。吴國張邵挹其貞素，乃請還姑蘇，爲造閑居寺。地勢清曠，環帶長川。業居宗秉化，訓誘無輟，三吴學士，輻湊肩聯。又以講導餘隙，屬意禪門。每一端坐，輒有異香充塞房内。近業坐者，咸所共聞，莫不嗟其神異。昔什公在關，未出《十誦》，乃先譯戒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故戒心之與大本，今之傳誦，二本並行。

慧皎《高僧傳・明律・宋江陵釋慧猷》　釋慧猷，江左人。少出家，止江陵辛寺。幼而蔬食履操，至性方直。及具戒已後，專精律禁。時有西國律師卑摩羅叉，來適江陵，大弘律藏，猷從之受業。沉思積時，乃大明《十誦》，講説相續，陝西律師莫不宗之。後卒於江陵。著《十誦義疏》八卷。

慧皎《高僧傳・習禪・宋偶魏平城釋玄高》　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略】

至年十五，已爲山僧説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關中有浮馱跋陀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顔推遜，不受師禮。高乃杖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餘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弘，秦地高僧，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善。時乞佛熾槃跨有隴西，西接涼土。有外國禪師曇無毘來入其國，領徒立衆，訓以禪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隴右之僧稟承蓋寡。高乃欲以己率衆，即從毘受法。旬日之中，毘乃反啓其志。時河南有二僧，雖形爲沙門，而權侔僞相。恣情乖律，頗忌學僧，曇無毘既西返舍夷。一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讖構玄高，云蓄聚徒衆，將爲國災。曼信讖便欲加害，其父不許，乃擯高往河北林楊堂山。山古老相傳，云是羣仙所宅。

高徒衆三百，往居山舍。神情自若，禪慧彌新，忠誠冥感，多有靈異。磐既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真仙士，往往來遊。猛獸馴伏，蝗毒除害。高學徒之中，遊刃六門者，百有餘人。有玄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浄，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略】

河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勝解。時西海有樊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褊，得少爲足，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説法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

《建康實録・齊下・列傳》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楊尹惔六世孫。父惠，治書御史。瓛初舉秀才，丹楊尹袁粲坐于後堂，指庭前柳樹謂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世不衰矣！」薦爲秘書郎。太祖

即位，累至總明觀祭酒、會稽郡丞。從學者數百人。

瓚姿狀纖小，而名冠當朝，京師士子，莫不下席受業。瓚性謙下，不以高名自處。居住檀橋，有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不敢指斥，呼爲清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謁之，表世祖爲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瓚曰：「室美豈爲人哉，華宇豈我宅也？」未徙居，遇疾卒，年五十六。

《册府元龜》卷八一〇《總録部・隱逸二》 臧榮緒，東莞人，少孤窮，自灌園，以供祭祀。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太守初鎮揚州，徵爲主簿，不到。自號被褐先生，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世號爲「二隱」。

《册府元龜》卷八一〇《總録部・隱逸》 沈麟士字雲禎，吴興武康人，少勤於學。宋文帝令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尚之謂子偃曰：山東故有奇士也。少時麟士稱疾歸鄉，更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麟士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在，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誡，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于是以絶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答也。隱居餘不悛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千人。征北張永爲吴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嘗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使人致意。麟士曰：明府德履素冲，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而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永乃止。順帝昇明末，徵爲奉朝請，不就。世祖永明中，中書郎沈約表薦，詔徵爲太學博士，明帝建武二年，徵爲著作郎，東昏永元二年，徵爲太子舍人，並不就，守操終老。杜京産，吴郡人，少恬静，閉意榮宦，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稱疾去。除奉朝請，亦不就。始平東山開舍授學，孔稚珪及光禄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産，曰：竊見吴郡杜京産，潔静爲心，謙虚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沉吟道奥，泰初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於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巖谷含惟，薜蘿起舞矣。不報。建武初，徵爲員外散騎嘗侍，京産曰：莊生持約，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年六十四。永元元年，會稽孔道徵守志業不仕，京産與之友善。

慧皎《高僧傳・義解・齊京師謝寺釋慧次》 釋慧次，姓尹，冀州人。初出家爲志欽弟子，後遇徐州釋法遷，解貫當世，欽乃以次付囑。仍隨遷南至京口，止竹林寺。至年十五，隨遷還彭城。雖復年在息慈，而治學無倦。清鑒倫通，超然孤拔。至年十八，解通經論，名貫徐土。迄禀具戒，業操彌深。頻講《成實》及《三論》。大明中出都，止于謝寺。迄宋季齊初，歸德稍廣，每講席一鋪，輒道俗奔赴。沙門智藏、僧旻、法雲等，皆幼年俊朗，慧悟天發，並就次請業焉。文慧、文宣悉敬以師禮，四事供給。永明八年講《百論》至《破塵品》，忽然從化，春秋五十七矣。

慧皎《高僧傳・義解・齊京師中興寺釋僧印》 釋僧印，姓朱，壽春人。少而神思沉審，安苦務學。初遊彭城，從曇度受《三論》。度既擅步一時，四遠依集，印禀味鑽研，窮其幽奥。

後進往廬山，從慧龍諮受《法華》。龍亦當世著名，播於《法華》宗旨，印偏功構徹，獨表新異。於是東適京師，止中興寺，復陶思《涅槃》及餘經典。宋大明中，徵君何點招僧大集，請印爲法匠，聽者七百餘人。司徒文宣王、東海徐孝嗣，並挹敬風猷，屢請講説。

印戒行清嚴，禀性和穆，含恕安忍，憙愠不彰。時仗氣之徒，問論中間，或厝以嘲謔，印神彩夷然，曾無外意。雖學涉衆典，而偏以《法華》著名，講《法華》凡二百五十二遍。

慧皎《高僧傳・義解・齊京師中寺釋法安》 釋法安，姓畢，東平人。魏司隸校尉軌之後也。七歲出家，事白馬寺慧光爲師。光幼而爽拔，博通内外，多所參知。安年在息慈，便精神秀出。時張永請斌公講，并屈召名學，永問斌云：「京下復有卓越年少否？」斌答：「有沙彌道慧、法安、僧拔、慧熙。」永即要請。令道慧覆《涅槃》，法安述《佛性》，神色自若，序瀉無遺。永問並年幾，慧答十九，安答十八，永歎曰：「昔扶風朱勃年十二能讀書詠詩，時人號才童。今日二道，可曰義少也。」於是顯譽京朝，流名四遠。迄至立年，專當法匠。

王僧虔出鎮湘州，携共同行。後南還番禺，正值攸公講《涅槃》，安問論數番，攸心愧讓席。停彼兩周，法事相繼。永明中還都，止中寺，講《涅槃》、《維摩》、《十地》、《成實論》，相繼不絶。

慧皎《高僧傳・義解・齊上定林寺釋僧柔》 釋僧柔，姓陶，丹陽人。少而耿潔，便有出塵之操。年九歲，隨叔遊學。家世貧廹，藜藿不充，而篤志彌堅，履窮無改。後出家爲弘稱弟子，稱姓吕，洛陽臨渭人。學通經論，聲譽早彰，柔伏膺已後，便精勤戒品，委曲禪慧。方等衆經，大小諸部，皆徹鑒玄源，洞盡宗要。

年過弱冠，便登講席。一代名賓，並投身北面。後東遊禹穴，值慧基法師招停城傍，一夏講論。後入剡白山靈鷲寺。未至之夜，沙門僧緒夢見神人，朱旗素甲，滿山而出。緒問其故，答云：「法師當入，故出奉迎。」明旦待人，果是柔至。既而掃飾山門，有終焉之志。敷經遵學，有士如林。

齊太祖創業之始，及世祖襲圖之日，皆建立招提，傍求義士。以柔耆素有聞，故徵書歲及。文宣諸王再三招請，乃更出京師，止于定林寺。躬爲元匠，四遠欽服，人神贊美，文慧、文宣並伏膺入室。

慧皎《高僧傳・義解・齊蜀齊后山釋玄暢》　釋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爲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帥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本名慧智，後遇玄高，事爲弟子，高每奇之，事必共議，因改名玄暢，以表付囑之旨。【略】

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墳典子氏，多所該涉。至於世伎雜能，罕不必備。初《華嚴》大部，文旨浩博，終古以來，未有宣釋。暢乃竭思研尋，提章比句。傳講迄今，暢其始也。又善於《三論》，爲學者之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爲太子師，再三固讓，弟子謂之曰：「法師之欲弘道濟物，廣宣名教。今帝主虛己相延，皇儲蓄禮思敬，若道揚聖君，則四海歸德。今矯然高讓，將非聲聞耶。」暢曰：「此可與智者說，難與俗人言也。」及太初事故，方知先覺。自爾遷憩荊州，止長沙寺。

慧皎《高僧傳・義解・齊僞魏釋曇度》　釋曇度，本姓蔡，江陵人。少而敬慎威儀，素以戒範致稱。神情敏悟，鑒徹過人。後遊學京師，備貫衆典，《涅槃》、《法華》、《維摩》、《大品》，並探索微隱，思發言外，因以脚疾西遊，乃造徐州，從僧淵法師更受《成實論》，遂精通此部，獨步當時。魏主元宏聞風餐挹，遣使徵請。既達平城，大開講席，宏致敬下筵，親管理味。於是停止魏都，法化相續，學徒自遠而至，千有餘人。以僞太和十三年卒於魏國，即齊永明六年也。撰《成實論大義疏》八卷，盛傳北土。

慧皎《高僧傳・明律・齊京師建初寺釋僧祐》　釋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于建業。祐年數歲，入建初寺禮拜。因踴躍樂道，不肯還家。父母憐其志，且許入道，師事僧範道人。年十四，家人密爲訪婚，祐知而避至定林，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精嚴，爲法門梁棟，祐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操堅明。初受業於沙門法穎，穎既一時名匠，爲律學所宗。祐迺竭思鑽求，無懈昏曉。遂大精律部，有勵先哲。齊竟陵文宣王每請講律，聽衆常七八百人。永明中，勅入吴，試簡五衆，并宣講《十誦》，更申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繕諸寺，並建無遮大集捨身齋等，及造立經藏，搜校卷軸。使夫寺廟開廣，法言無墜，咸其力也。

祐爲性巧思，能目准心計，及匠人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攝山大像，剡縣石佛等，並請祐經始，准畫儀則。今上深相禮遇，凡僧事碩疑，皆勅就審決。年衰脚疾，勅聽乘輿入內殿，爲六宮受戒，其見重如此。開善智藏、法音慧令、皆崇其德素，請事師禮。梁臨川王宏、南平王偉、儀同陳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貴嬪丁氏，並崇其戒範，盡師資之敬。凡白黑門徒，一萬一千餘人。

慧皎《高僧傳・明律・齊京師安樂寺釋智稱》　釋智稱，姓裴，本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祖世避難，寓居京口。稱幼而慷慨，頗好弓馬。年十七，隨王玄謨，申坦北討獫狁。每至交兵血刃，未嘗不心懷惻怛，痛深諸己。却乃嘆曰：「害人自濟，非仁人之志也。」事寧解甲。遇讀《瑞應經》，乃深生感悟。知百年不期，國城非重。乃投南澗禪房宗公，請受五戒。宋孝武時迎益州仰禪師下都供養，稱便束意歸依，仰亦厚相將接。及仰反汶江，因扈遊而上，於蜀裴寺出家，仰爲之師，時年三十有六。乃專精律部，大明《十誦》，又誦《小品》一部。

後東下江陵，從隱具二師更受禪律。值義嘉遘亂，乃移卜居京師，遇穎公於興皇講律。稱諮決隱遠，發言中詣，一時之席，莫不驚嗟。定林法獻於講席相值，聞其往復清玄，仍携止山寺。於是温誦《小品》，研構毘尼。後餘杭寶安寺釋僧志請稱還鄉，開講《十誦》。雲栖寺復屈爲寺主，稱乃受任。少時舉其綱目，示以憲章。頃之反都，文宣請於普弘講律，僧衆數百，皆執卷承旨。

稱辭家入道，務遣繁累，常絶慶弔，杜人事。每有凶故，秉戒節哀。唯行道加勤，以終期功之制。末方沙門慧始請稱還鄉講説，親里知舊皆來問訊，悉慇懃訓勗，示以孝慈。臨別涕泣，固留不止。還京憩安樂寺。法輪常轉，講《大本》三十餘遍。

《梁書・王瞻傳》　王瞻字思范，琅邪臨沂人。宋太保弘從孫也。祖柳，光禄大夫、東亭侯。父猷，廷尉卿。瞻年數歲，嘗從師受業，時有技經其門，門學皆出觀，瞻獨不視，習誦如初。

《梁書・賀琛傳》　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爲世碩

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自給。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至是又依琛焉。

《梁書・儒林傳・沈峻傳》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沈驎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驎士卒後，乃出都，遍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

《梁書・文學傳・劉勰傳》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經論，因區別部類，録而叙之。

《梁書・文學傳・劉峻傳》 劉峻字孝標，平原平原人。父珽，宋始興內史。峻生期月，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爲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燋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

《梁書・文學傳・任孝恭傳》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

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略無所遺。外祖丘它，與高祖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爲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爲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勑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啓撰高祖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爲文敏速，受詔立成，若不留意，每奏，高祖輒稱善，累賜金帛。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

《梁書・處士傳・胤子季傳》 〔何〕胤字子季，點之弟也。年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既長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略】

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號曰小山，恒與學徒遊處其內。【略】

高祖踐阼，【略】於是遣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

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閭，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遊之。

《梁書・處士傳・陶弘景傳》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略】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略】

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略】

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絶，唯一家僮得侍其旁。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産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歷》，又嘗造渾天象，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

《梁書・處士傳・庾承先傳》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陽陵人也。少沉静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慍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强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郡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于土臺山。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遊處。又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略】

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荆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陝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深相賞接。

常璩《華陽國志・後賢志・王長文》 王長文，字德儁，廣漢郪人也。父顯，字伯元，犍爲太守。長文天姿聰警，高暢敏識；治五經，博綜羣籍。弱冠，州三辟書佐。丁時興衰，託疾歸家。大同後，郡功曹。察孝廉，不就，遂陽愚。嘗絳衣絳帽，牽猪過市中乞。人與語，僞不聞。常騎牛周旋。郡守初至，詣門修敬，至閤，走出。請，終不還。刺史淮南胡羆辟從事祭酒，卧在治。羆出板舉秀才，長文陽發狂疾，步擔走出門。羆累遣教請還，終不顧。還家養母，獨講學。著《無名子》十二篇，依則《論語》。又著《通經》四篇，亦有卦名，擬《易》、《玄》。以爲《春秋三傳》，傳經不同，每生訟議，乃據經摭傳，著《春秋三傳》十二篇。又撰《約禮記》，除煩舉要，凡十篇，皆行於時。長文才鑒清妙，汎愛廣納，放蕩闊達，不以細宜廉分爲意，亦不好臧否人物，故時人愛而敬之。

慧皎《高僧傳・義解・梁上定林寺釋法通》　釋法通，本姓褚氏，河南陽翟人，晉安東將軍揚州都督裒之八世孫也。家世衣冠，禮義相襲。通幼而歧穎，聰悟絶倫。年十一出家，遊學三藏，專精《方等》、《大品》、《法華》尤所研審。年未登立，便爲講匠，學徒雲聚，千里必萃。後踐迹京師，初止莊嚴，後憩定林上寺。栖閑隱素，履道唯勤，希風影附者，復盈山室。齊竟陵文宣王、丞相文獻王，皆紆貴慕德，親承頂禮。陳郡謝舉、吴國陸杲、潯陽張孝秀，並策步山門，稟其戒法，白黑弟子七千餘人。晦迹鍾阜三十餘載，坐禪誦念，禪懺精苦。

慧皎《高僧傳・義解・梁京師靈味寺釋寶亮》　釋寶亮，本姓徐氏，其先東莞胄族，晉敗，避地于東萊弦縣。亮年十二出家，師青州道明法師。明亦義學之僧，名高當世。亮就業專精，一聞無失。及具戒之後，便欲觀方弘化。每惟訓育有本，未能遠絶緣累。明謂曰：「沙門去俗，以宣通爲理，豈可拘此愛網，使吾道不東乎。」亮感悟，因此客遊。

年二十一至京師，居中興寺，袁粲一見而異之。粲後與明書曰：「頻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璧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之貴州所宜專也。」自是學名稍盛。及本親喪亡，路阻不得還北，因屏居禪思，杜講説絶人事。齊竟陵文宣王躬自到居，請爲法匠，亮不得已而赴。文宣接足恭禮，結菩提四部因緣。後移憩靈味寺，於是續講衆經，盛于京邑。講《大涅槃》凡八十四遍，《成實論》十四遍，《勝鬘》四十二遍，《維摩》二十遍，其《大》、《小品》十遍。《法華》、《十地》、《優婆塞戒》、《無量壽》、《首楞嚴》、《遺教》、《彌勒下生》等，亦皆近十遍。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諮稟門徒常盈數百。

慧皎《高僧傳・義解・梁京師靈曜寺釋僧盛》　釋僧盛，本姓何，建鄴人。少而神情聰敏，加又志學翹勤，遂大明數論，兼善衆經，講説爲當時元匠。又特精外典，爲羣儒所憚。故學館諸生，常以盛公相脇。天鑒中，卒于靈曜寺，春秋五十餘。

慧皎《高僧傳・義解・梁山陰雲門山寺釋智順》　釋智順，本姓徐，琅琊臨沂人。年十五出家，事鍾山延賢寺智度爲師。少而聰穎，篤志過人。雖年在息慈，而學功已積。及受具戒，秉禁無疵。陶練衆經，而獨步於《涅槃》、《成實》。講説徒衆，常數百餘人。嘗以事生非慮，頗致坎坼，而貞素確然，其徽無點。齊竟陵文宣王特深禮異，爲修治城寺以居之。司空徐孝嗣亦崇其行解，奉以師敬。及東昏失德，孝嗣被誅，子緄逃竄避禍，順身自營護，卒以見免。緄後重加資俸，一無所受。嘗有夜盜順者，淨人追而擒之，順留盜宿于房内，明旦遺以錢絹，喻而遣之，其仁洽篤恕如此。後東遊禹穴，止于雲門精舍。法輪之盛，復見江左。

《陳書・儒林傳・張崖陸詡沈德威賀德基等傳》　張崖傳三《禮》于同郡劉文紹，仕梁歷王府中記室。【略】

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世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還除給事中、定陽令。天嘉初，侍始興王伯茂讀，遷尚書祠部郎中。

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于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遂治經業。天嘉元年，征出都，侍太子講《禮》、《傳》。尋授太學博士，轉國子助教。每當學還，私室以講授，道俗受業者數十百人，率常如此。【略】

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略】

德基于《禮記》稱爲精明，居以傳授，累遷尚書祠部郎。

《册府元龜》卷八一〇《總録部・隱逸》　陳馬樞，扶風郿人也。初在梁遇侯景之亂，邵陵王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繇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吕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虚則糠粃席上之説，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下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孝文天嘉元年，帝徵爲慶支尚書，避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遊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固辭以疾，門人勸請，不得已乃行。至，王别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于竹林問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嘗數百家，目精洞黄，能視暗中物，以宣帝大建十三年卒。

《北史・李孝伯傳》　李孝伯，高平公順從父弟也。父曾，少以鄭氏《禮》、《左氏春秋》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並不就，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道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郡謡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

《北史・刁沖傳》　沖字文朗。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

聰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沖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沖終不止。雖家世貴達，及從師於外，自同諸生。于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厨，沖雖有僕隸，不令代己，身自炊爨。每師受之際，發志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偏修鄭說。陰陽、圖緯、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訪以疑義，沖應機解辯，無不祛其久惑。後太守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桓並徵沖爲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唯以講學爲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數百。

沖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强禦。延昌中，帝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權，沖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歎息。

《魏書・劉昞傳》 劉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壻，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略】

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略】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録》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並行於世。

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沉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時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並以文學見舉，每巾衣而入。

《魏書・儒林傳・劉蘭傳》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自其兄：「蘭欲講書。」其兄笑而聽之，爲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辨過人，其所解説，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爲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城南館，植爲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内稱焉。又特爲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

《魏書・儒林傳・劉獻之傳》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勃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略】

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君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户，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蹔屬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士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皋魚之歎，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束脩不易，受之亦難，敢布心腹，子其圖之。」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

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説。後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内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内皆曰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録，數百而已，皆經通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説，而海内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

《魏書・儒林傳・張吾貴傳》 張吾貴，字吴子，中山人。少聰惠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鄮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爲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户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説。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説《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爲我一説。」蘭遂爲講。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乃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辯能飾非，好爲詭説，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魏書・儒林傳・徐遵明傳》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將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説，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乃

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

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之乃盛。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内莫不宗仰。頗好聚斂，有損儒者之風。

《魏書・儒林傳・常爽傳》 常爽，字仕明，河内温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略】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概，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强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略】

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遊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温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厲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

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略】爽不事王侯，獨守閑静，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人號爲「儒林先生」。

《魏書・儒林傳・張偉傳》 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都人也。高祖敏，晉祕書監。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納，勤於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恬平，不以夷峻易操，清雅篤慎，非法不言。

《魏書・逸士傳・馮亮傳》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蕭衍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略】

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

《魏書・釋老志》 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之弟，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孫。早好仙道，有絶俗之心。少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效。【略】

謙之守志嵩岳，精專不懈，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止山頂，稱太上老君。【略】使王九疑人長客之等十二人，授謙之服氣導引口訣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顔色殊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

泰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土上師李譜文來臨嵩岳，【略】牧土命謙之爲子，與群仙結爲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謙之具問，一一告焉。經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爲延真宫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絶人道，諸天衣服悉然。

始光初，奉其書而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於張曜之所，供其食物。時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法術。於是上疏，讚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大應。而《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昔漢高雖復英聖，四皓猶或耻之，不爲屈節。今清德隱仙，不召自至。斯誠陛下侔蹤軒黄，應天之符也，豈可以世俗常談，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世祖欣然，乃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浩事天師，拜禮甚謹。【略】及嵩高道士四十餘人至，遂起天師道場於京城之東南，重壇五層，遵其新經之制。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齊肅祈請，六時禮拜，月設厨會數千人。【略】

真君三年，謙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輪天宫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世祖從之。於是親至道壇，受符録。備法駕，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也。自後諸帝，每即位皆如之。

《魏書・釋老志》 時有京兆人韋文秀，隱於嵩高，徵詣京師。世祖曾問方士金丹事，多曰可成。文秀對曰：「神道幽昧，變化難測，可以闇遇，難以豫期。臣昔者受教於先師，曾聞其事，未之爲也。」世祖以文秀關右豪族，風操温雅，言對有方，遣與尚書崔賾詣王屋山合丹，竟不能就。時方士至者前後數人。河東祁纖，好相人。世祖賢之，拜纖上大夫。潁陽絳略、聞喜吴劭，道引養氣，積年百餘歲，神氣不衰。恒農閻平仙，博覽百家之言，然不能達其意，辭占應對，義旨可聽。世祖欲授之官，終辭不受。扶風魯祈，遭赫連屈孑暴虐，避地寒山，教授弟子數百人，好方術，少嗜慾。

隋唐五代

《隋書・經籍志四》 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

沖虛凝遠，莫知其極。所以説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以爲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秘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説之經，亦禀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若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奥，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真皇人，改轉天音而辯析之。自天真以下，至于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天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劫，受法之人，得而寶秘，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授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静，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與道合體。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齎金環一，并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爲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

其潔齋之法，有黄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爲壇三成，每成皆置綿蕝，以爲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于綿蕝之中，魚貫面縛，陳説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其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綿蕝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諸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贄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爲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粢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爲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爲醮。又以木爲印，刻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又能登刀入火而焚勃之，使刃不能割，火不能熱。而又有諸服餌、辟穀、金丹、玉漿、雲英、蠲除滓穢之法，不可殫記。云自上古黄帝、帝嚳、夏禹之儔，並遇神人，咸受道籙，年代既遠，經史無聞焉。

推尋事迹，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沖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之事。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隱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畢。帝令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絶，藥物不精故也。帝以爲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衆。三吴及邊海之際，信之踰甚。陳武世居吴興，故亦奉焉。後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云嘗遇真人成公興，後遇太上老君，授謙之爲天師，而又賜之《雲中音誦科誡》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氣導引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顔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其後又遇神人李譜，云是老君玄孫，授其《圖籙真經》，劾召百神，六十餘卷，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太武始光之初，奉其書而獻之。帝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岳，迎致其餘弟子，於代都東南起壇宇，給道士百二十餘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籙，以爲故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遷洛已後，置道場於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並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後齊武帝還鄴，遂罷之。文襄之世，更置館宇，選其精至者使居焉。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開皇初又興，高祖雅信佛法，於道士蔑如也。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衆。其所以講經，由以《老子》爲本，次講《莊子》及《靈寶》、《昇玄》之屬。其餘衆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静信，例皆淺俗，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糜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今考其經目之數，附之於此。

《隋書・杜臺卿傳》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衛尉卿。臺卿少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仕齊奉朝請，歷司空西閤祭酒，司徒户曹、著作郎，中書黄門侍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齊，歸于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臺卿患聾，不堪吏職，請修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請致仕，勑以本官還第。數載，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

《隋書・王孝籍傳》 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羣言，遍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

竊以毒螫瘡膚，則申旦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蹙。況懷抱之内，冰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體，安可齰

舌緘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

伏惟明尚書公勳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不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槁樹之枝，沒於深淵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賣貢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强兄之産。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齧臂爲期，前塗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予無徵；齎恨入冥，則虚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内，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沉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

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爲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明，無手足之蹙，憚而弗爲，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記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點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願少加憐愍，留心無忽！

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

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隋書・包愷傳》 東海包愷，字和樂。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匠。聚徒教授，著録者數千人。卒，門人爲起墳立碣焉。

《隋書・張沖傳》 吴郡張沖，字叔玄。仕陳爲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隋書・徐則傳》 徐則，東海郯人也。幼沉静，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議論，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憩於至真觀。期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絶穀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頌。

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虚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悦性沖玄，怡神虚白，餐松餌术，棲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虚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愈。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説，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帶，貴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竚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于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顔色無變。

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虚確居宗，沖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术，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顔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于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椁餘衣，詎藉墳壟！但杖扇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净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賵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晉爲之讚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扇矣，而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雲丹欲成。言追葛稚，將侶茅嬴。我王遥屬，爰感靈誠。柱下暫啓，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迹，曷用攄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

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以松水自給，皆爲煬帝所重。

《隋書・萬寶常》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户，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于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

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黄鍾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悦。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宫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宫之義，自漢、魏已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捐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毁之。

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悦之。先生當言就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悦。先生所爲，可以行矣。」寶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是四夷之樂，非中國所宜行也。」其事竟寢。寶常嘗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爲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

寶常貧無子，其妻因其臥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飢餒，無人贍遺，竟餓而死。將死也，取其所著書而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哀之。

開皇之世，有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爲當世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爲神。

《全唐文》卷七一二李渤《唐茅山昇真王先生傳》 瑯琊王遠知，陳揚州刺史曇首之子，外祖丁超，梁駕部郎中。其母因夢靈鳳有娠，又聞腹中啼。寶誌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也。年七歲，日覽萬言，博總羣書，心冥至道。年十五，入華陽事貞白先生，授三洞法。又從宗道先生臧矜傳諸秘訣。陳主召入重陽殿，特加禮敬，賞賚資送還茅山。先生乃於洞西北嶺上結靖室以居，研味玄秘。大建末，靖室中忽有一神人醉卧嘔吐，先生然香禮候，神人曰：卿是得道之人，張法本亦甚有心，吾欲並將遊天台山，石橋廣闊，可過得，彼多散仙人，又常降甘露，以器盛之，服一升，可壽得五百歲，卿能去否？先生便隨出，上東嶺就法本，至山半，忽思未別二三弟子付囑經書，背行三十步，迴望神人，化爲鶴飛去。隋晉王廣鎮揚州，王子相柳顧言相續奉請先生，既至，斯須而鬚髮變白，王懼而歸之，少選復舊。王踐阼，勅崔鳳舉諮迓，帝親執弟子禮，勅城都起玉清玄壇以處之，仍令代王越師焉。高祖龍潛時，先生嘗密告符命，秦王與房玄齡微服就謁，先生迎謂曰：此中有聖人。秦王因以實告。先生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也。秦王詣先生授三洞法，及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至貞觀九年，勅潤州於茅山置太平觀，并度七人，降璽書曰：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風範，無忘寤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勅，不違高志。所令置觀，用表宿心。先生浩氣虚懷，語默一致，涵照如鏡，應物無私。時有竇德玄先經揚州，遇司命使者，言其有重禄，以九九數當終命，德玄求哀於使者，云真人王法主是少室仙伯，檢録人鬼之任，闕奏天曹，無不即應，德玄遂懇祈於先生，先生不得已，因與請命，使者報曰，更延十三年。至高宗朝，德玄爲左相，捐館舍之日，言皆如之。故舉世呼先生爲法主。又知已授仙職，後謂潘師正曰：吾昨見仙格，以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署少室仙伯，將行在近。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寐，告化，時年一百二十六歲。潘師正、徐道邈同得秘訣，爲入室弟子，陳羽王軌次之，其餘各棲洞府，終身無替。高宗調露二年，贈大中大夫，諡曰昇玄先生，乃勅置太平觀，度滿四十九人。天后嗣聖初，又贈金紫光禄大夫，改諡昇真先生。明皇天寶中，勅李含光於太平觀造影堂，寫真像，用旌仙跡焉。

《舊唐書・儒學傳上・曹憲傳》 曹憲，揚州江都人也。仕隋爲秘書學士。每聚徒教授，諸生數百人。當時公卿已下，亦多從之受業。憲又精諸家文字之書，自漢代杜林、衛宏之後，古文泯絶，由憲此學復興。大業中，煬帝令與諸學者撰《桂苑珠叢》一百卷，時人稱其該博。憲又訓注張揖所撰《博雅》，分爲十卷，煬帝令藏于秘閣。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表薦之，太宗徵爲弘文館學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學者榮之。太宗又嘗讀書有難字，字書所闕者，録以問憲，憲皆爲之音訓及引證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歲卒。所撰《文選

音義》，甚爲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許淹者，潤州句容人也。少出家爲僧，後又還俗。博物洽聞，尤精詁訓。撰《文選音》十卷。

李善者，揚州江都人。方雅清勁，有士君子之風。明慶中，累補太子内率府録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嘗注解《文選》，分爲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匹，詔藏于秘閣。除潞王府記室參軍，轉秘書郎。乾封中，出爲經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周密，配流姚州。後遇赦得還，以教授爲業，諸生多自遠方而至。又撰《漢書辯惑》三十卷。載初元年卒。子邕，亦知名。

公孫羅，江都人也。歷沛王府參軍，無錫縣丞。撰《文選音義》十卷，行於代。

《新唐書・姚思廉傳》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吴興還京兆，遂爲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於察，盡傳其業。寡嗜欲，惟一於學，未嘗問家人生貲。

《舊唐書・儒學傳・歐陽詢傳》　歐陽詢，潭州臨湘人，陳大司空顧之孫也。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僅而獲免。陳尚書令江總與紇有舊，收養之，教以書計。雖貌甚寢陋，而聰悟絶倫，讀書即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精三史。仕隋爲太常博士。高祖微時，引爲賓客。及即位，累遷給事中。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絶，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耶！」武德七年，詔與裴矩、陳叔達撰《藝文類聚》一百卷，奏之，賜帛二百段。貞觀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年八十餘卒。

子通，少孤，母徐氏教其父書。每遺通錢，紿云：「質汝父書迹之直。」通慕名甚鋭，晝夜精力無倦，遂亞於詢。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丁母憂，居喪過禮。起復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皇城門外。直宿在省，則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亦未嘗啓齒。歸家必衣縗絰，號慟無恒。自武德已來，起復後而能哀慽合禮者，無與通比。年凶未葬，四年居廬不釋服，家人冬月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大怒，遽令徹之。五遷，垂拱中至殿中監，賜爵渤海子。天授元年，封夏官尚書。二年，轉司禮卿，判納言事。爲相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通與岑長倩固執以爲不可，遂忤諸武意，爲酷吏所陷，被誅。神龍初，追復官爵。

《舊唐書・虞世南傳》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隋内史侍郎世基弟也。祖檢，梁始興王諮議，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俱有重名。叔父寄，陳中書侍郎，無子，以世南繼後，故字曰伯施。世南性沉静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吴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善屬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藉甚。

《新唐書・虞世南傳》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故字伯施。【略】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爲世秘愛。

《舊唐書・祖孝孫傳》　祖孝孫，幽州范陽人也。父崇儒，以學業知名，仕至齊州長史。孝孫博學，曉曆算，早以達識見稱。初，開皇中，鍾律多缺，雖何妥、鄭譯、蘇夔、萬寶常等亟共討詳，紛然不定。及平江左，得陳樂官蔡子元、于普明等，因置清商署。時牛弘爲太常卿，引孝孫爲協律郎，與子元、普明參定雅樂。時又得陳陽山太守毛爽，妙知京房律法，布琯飛灰，順月皆驗。爽時年老，弘恐失其法，於是奏孝孫從其受律。孝孫得爽之法，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祖述沈重，依淮南本數，用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爲一部。以律數爲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起于冬至。以黄鍾爲宫，太蔟爲商，林鍾爲徵，南吕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宫，蕤賓爲變徵。其餘日建律皆依運行，每日各以本律爲宫。旋宫之義，由斯著矣。

《舊唐書・儒學傳上・張士衡傳》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也。父之慶，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喪母，哀慕過禮，父友齊國子博士劉軌思見之，每爲掩泣，謂其父曰：「昔伯饒號『張曾子』，亦豈能遠過！吾聞君子不親教，當爲成就之。」及長，軌思授以《毛詩》、《周禮》，又從熊安生及劉焯受《禮記》，皆精究大義。此後遍講《五經》，尤攻三《禮》。仕隋爲餘杭令，後以年老歸鄉里。

貞觀中，幽州都督燕王靈夔備玄纁束帛之禮，就家迎聘，北面師之。庶人承乾在東宫，又加旌命。及至洛陽宫謁見，太宗延之升殿，賜食，擢授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承乾見之，問以齊氏滅亡之由緒，對曰：「齊後主悖虐無度，昵近小人，至如高阿那瓌、駱提婆、韓長鸞等，皆奴僕下才，凶險無賴，是信是使，以爲心

腹。誅害忠良，疏忌骨肉。窮極奢靡，剥喪黎元。所以周師臨郊，人莫爲用，以至覆滅，實此之由。」承乾又問曰：「布施營功德，有果報不？」對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仁恕爲心。如其貪婪無厭，驕虐是務，雖復傾財事佛，無救目前之禍。且善惡之報，若影隨形，此是儒書之言，豈徒佛經所説。是爲人君父，當須仁慈；爲人臣子，宜盡忠孝。仁慈忠孝，則福祚攸永；如或反此，則殃禍斯及。此理昭然，願殿下勿爲憂慮。」及承乾廢黜，敕給乘傳，令歸本鄉。十九年卒。

士衡既禮學爲優，當時受其業擅名於時者，唯賈公彦爲最焉。

《新唐書・儒學傳上・張士衡傳》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父文慶，北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軌思見之，爲泣下，奇其操，謂文慶曰：「古不親教子，吾爲君成就之。」乃授以《詩》、《禮》。又從熊安生、劉焯等受經，貫知大義。仕隋爲餘杭令，以老還家。

大業兵起，諸儒廢學。唐興，士衡復講教鄉里。幽州都督燕王靈夔以禮邀聘，北面事之。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太宗洛陽宮，帝賜食，擢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

太子以士衡齊人也，問高氏何以亡，士衡曰：「高阿那瓌之凶險，駱提婆之佞，韓長鸞之虐，皆奴隸才，是信是使，忠良外誅，骨肉内離，剥喪黎元，故周師臨郊，人莫爲之用，此所以亡。」復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事佛在清静仁恕爾，如貪惏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爲君仁，爲臣忠，爲子孝，則福祚永；反是而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是規之，然不能用也。太子廢，給傳罷歸鄉里，卒。

士衡以《禮》教諸生，當時顯者永年賈公彦、趙李玄植。

公彦終太學博士，撰次章句甚多。

公彦傳業玄植，玄植又受《左氏春秋》於王德韶，受《詩》於齊威，該覽百家記書。貞觀間，爲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時，數召見，與方士、浮屠講説。玄植以帝闇弱，頗箴切其短，帝禮之，不寘。坐事遷巴令，卒。

《舊唐書・顔師古傳》 顔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齊黄門侍郎之推孫也。其先本居琅邪，世仕江左；及之推歷事周、齊，齊滅，始居關中。父思魯，以學藝稱，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師古少傳家業，博覽羣書，尤精詁訓，善屬文。隋仁壽中，爲尚書左丞李綱所薦，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鷄焉用牛刀。」素奇其對。到官果以幹理聞。時薛道衡爲襄州總管，與高祖有舊，又悦其才，有所綴文，嘗使其掎摭利病，甚親昵之。尋坐事免，歸長安，十年不得調，家貧，以教授爲業。

《舊唐書・李密傳》 李密字玄邃，本遼東襄平人。【略】

父寬，隋上柱國、蒲山公，皆知名當代。徙爲京兆長安人。密以父蔭爲左親侍。【略】

詣淮陽，隱姓名，自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士，鬱陶傷寸心。野平葭葦合，村荒藜藿深。眺聽良多感，徙倚獨霑襟。霑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會，千古傳名謚。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

《全唐文》卷一三三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銘》 周道竭而孔子興，隋風喪而夫子出，五常爲之式序，三綱爲之無昧。道沖而用，故無德而名；功足化成，故匪爵而重。於稽其類，其生物之厐乎！夫子諱通，字仲淹，姓王氏，太原人。初高祖晉陽穆公自齊歸魏，始家龍門焉。若乃門風祖業之舊，鴻儒積德之胄，事貴家譜，名昭國史，今可得而略之。粤若夫子，洪惟命世，盡象緯之秀，鍾山川之靈。爰在孺年，素尚天啟，亦既從學，家聲日茂。偉容貌，肅風神，以孝悌爲心極，以人倫爲己任。步中規矩，響諧音律，術無遠而不窮，理無微而不詣。故夫要道之本，中和之節，九疇六藝之能事，元亨利貞之至美，悉備之矣。豈惟行爲世範，言成士則而已哉！十八舉本州秀才，射策高第，十九除蜀州司户，辭不就列。大業伊始，君子道消，達人遠觀，潛機獨曉，步烟嶺，卧雲溪，軒冕莫得而干，羅網莫得而追，時年二十二矣。以爲卷懷不可以垂訓，乃立則以開物；顯言不可以避患，故託古以明義。懷雅頌以濡足，覽繁文而援手，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象，道勝之韻，先達所推，虚往之集，於斯爲盛。淵源所漸，著録踰於三千；堂奥所容，達者幾乎七十。兩加太學博士，一加著作郎，夫子絶宦久矣，竟不起矣。朝端□聲節，天下聞其風采，先君内史屈父黨之尊，楊公僕射忘大臣之貴，漢侯三請而不覿，尚書四召而不起，盛德大業，至矣哉！道風扇而方遠，元猷陟而逾密，可以比姑射於尼岫，擬河汾於洙泗矣。夫教思元宗，聖達之節，形氣之域，古今同盡，六經既就，一德時成，拂衣啟手，其天意乎！以大業十三年五月甲子，遘疾終於萬春鄉甘澤里第，春秋三十二。嗚呼哀哉！天不憖遺，吾將安仰！以其年八月，還窀穸於汾水之北原。棺木衣衾，以從中制，不封不樹，是遵

上古。門人考行，謚曰文中子，禮也。

王績《王無功文集》呂才《王無功文集序》　君諱績，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陽穆公自南北歸，始家河汾焉。歷宋、魏，迄於周、隋，六代冠冕，皆歷國子博士，終於卿牧守宰，國史、家諜詳焉。

君幼岐嶷，有奇思，八歲讀《春秋左氏》，日誦十紙。初，君祖安康獻公，周建德中，從武帝征鄴，爲前驅大總管。時諸將既勝，並虜獲珍物，獻公絲毫不顧，車載圖書而已，故家富墳籍，學者多依焉。

其性特好學，博聞彊記，與李播、陳永、呂才爲莫逆交。陰陽曆數之術，無不洞曉。年十五，遊於長安，謁越公楊素。於時，賓客滿席。素覽刺引入，待之甚倨。君曰：「績聞周公接賢，吐餐握髮，明公若欲保崇榮貴，不宜倨見天下之士。」時宋公賀若弼在座，弼早與君長兄侍御史度相善。至是，起曰：「王郎是王度御史弟也，止看今日精神，足見賢兄有弟。」因提手引坐，顧謂越公曰：「此足方孔融，楊公亦不減李司隸。」素改容禮之。因與談文章，遂及時務。君瞻對閑雅，辯論精新，一座愕然，目爲「神仙童子」。初，君第三兄徵君通，嘗以仁壽三年因上十二策，大爲文帝所知賞，素時亦欽其識用。至是謂君曰：「賢兄十二策，雖天下不施行，誠是國家長算。」君曰：「知而不用，誰之過歟？」素有慚色。河東薛道衡曾見其《登龍門憶禹賦》，曰：「今之庾信也。」因以其所製《平陳頌》示之，一遍便暗誦。道衡大驚曰：「此王仲宣也。」由是，弱冠藉甚羣公之間。

大業末，應孝悌廉潔舉，射策高第，除秘書正字。性簡傲，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户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君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爲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爲正字，端簪理笏，非其所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將亂，藩部法嚴，屢被勘劾。君嘆曰：「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遂出受俸錢，積於縣門外，託以風疾，輕舟夜遁。

隋季版蕩，客遊河北。時竇建德始稱夏王，其下中書侍郎凌敬，學行之士也。與君有舊，君依之數月。敬知君妙於曆象，訪以當時休咎，君曰：「人事觀之足可，不俟終日，何遽問此？」敬曰：「王生要當贈我一言。」君曰：「以星道推之，關中福地也。」敬曰：「我亦爲然。」君遂去還龍門。建德敗後，君入長安見敬，曰：「曩時之言，何其神驗也！」

君既妙占算，兼長射覆。嘗過僕射裴寂，覆鸚鵡鳥，請君筮之。君布卦訖，曰：「剪落毛羽，羈滯樊籠，欲飛不舉，能鳴有言，此必鸚鵡也。」一座驚喜，又覆一寶釵，又筮之曰：「一身二足，玉錯金纏，上扶雲髮，下雜花鈿，此寶釵也。」其筮術之妙，率皆此類。

才嘗奇君多識，以爲非積學所致。君曰：「我學之精者爾，非不學也。」後才於岐州陳倉山行，忽見蓍一藁，非常端實。下馬數之，得四十九莖。因掘之，不過一尺，便得一龜，徑可尺餘。刳之將獻，遇君於長安，因以示君曰：「此龜是九江所出，先生以爲何如？」君撫龜嘆曰：「此龜十境位六班，炯徹千里，徑如墨，四緣張如花，扣之若鐘磬，是必陳倉蓍下皂龜也，卿讀龜書不遍爾。」才遂謝服。及才將著陰陽文書，謂才於此最後，然終須十二年乃了，卒如君言。

君又與河南董恒、河東薛收友善，二人並早卒，君追惜不已。後爲《思友文》及二人誄，詞甚感至。君舅河東裴晞覽而嘆曰：「不圖文誄之至於斯也。莊周讀此，亦當酸鼻。」

武德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酒三升。君第七弟静，時爲武皇千牛，謂君曰：「待詔可樂否？」曰：「待詔俸殊爲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也。」特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爲「斗酒學士」。

貞觀初，以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釀酒，冠絶當時。君苦求爲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謝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知。不聞莊周羞居漆園，老聃恥在柱下也。」卒授之。數月而焦革死，革妻袁氏，猶時時送酒。歲餘，袁氏又死。君嘆曰：「天迺不令吾飽美酒。」遂掛冠歸。由是，太樂丞爲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法，爲《酒經》一卷，術甚精悉。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爲酒人，爲《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悦之曰：「王生可爲酒家之南、董。」

君歷職皆以好酒不終，鄉人或咍之，君自著《無心子》以喻志。君河中先有渚田十數頃，頗稱良沃。鄰渚又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潔，願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絶，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砂盤石，地頗顯敞。君於其所爲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饗焉。貞觀中，京兆杜之松，清河崔公善繼爲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召嚴君平耶？」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絶。君又嘗葛巾驅牛，躬耕東皋，每著書自稱東皋子。晚年，醉飲無節，鄉人或

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好事者尋録諷詠，並傳於代。

初，武德中，有賀德仁爲蒲州治中，弟襄隨德仁任，因遊龍門。歲餘，襄文學見貴於時，而亦溺於酒德，自方陶潛，故叟。龍門人至今傳之，故號君爲小賀襄。君聞之笑曰：「我得方賀襄，是不減陶元亮，故倫許，復何所恨？」

貞觀十八年，終於家。詩若干。臨終自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作墓誌。君常乘壹紫驢，養二白犬。及君終後，驢鳴犬吠，有若悲號，數日皆死。鄉閭以爲非常。

君所著詩賦雜文二十餘卷，多並散逸，鳩訪未畢，且編成五卷，君又著《隋書》五十卷未就，君第四兄太原縣令凝續成之。君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並《酒經》、《酒譜》二卷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全唐文》卷二八二王適《體元先生潘尊師碣》 古稱列仙，自黄帝尚矣，或解形默遯，或練氣昭升。然業與代殊，古將今遠，聞之者不見，見之者不留。世智以局守增疑，神人以密化爲貴，故其道彌大，其議彌乖。非理契冥通，精存元覽者，不可得而論已。尊師，趙國贊皇青山里人也。族潘氏，名師正，字子真，唐嵩山上清之全真者也。尊師體元和之精，含太素之氣，誕彌之夕，景光充廬。客曰：此天階之祥，非世貴者。既而生有仙骨，幼無童心，足蹈龜文，手垂過膝，風儀盎秀，操履幽貞。年十二，通《春秋》及《禮》，見黄老之旨，薄儒墨之言，白雲在天，心已遐矣。十三喪母氏，攀墳柏以泣血，伏冢廬而椎心。緬維大孝嚴天，非負土之義，慎終崇德，實致福之基。大業云季，回手謝俗，啓金丹之術，祈玉清之臺。却粒而練肌，鑿菁以虚藏，身外無影，骨間有聲。時升元真人王君居在茅山，山有華陽洞天，羣仙之府。乃負篋潛往，結草幽居，受秘籙於金壇，奉元文於石室。王君以尊師名著紫簡，業盛黄邱，指以所居，告歸中岳。於是褐來上國，貴趾中經，漱陰峴之雙泉，庇陽崖於二室。寢冥孤岫，垂將十年，以其樵歌，尚通隱跡。或至歷羣岩以選勝，窮絶界而擇幽，得逍遥谷者，有古仙之跡。雄峰晃朗，抗升天之階，牝谷空濛，洞入冥之路。於是因林石，結茅構，燒楓柏而戒浄，練松葉以存精。志逸翔雲，神合浩氣，吞沆瀣以龜息，吸裔皇以龍盤，青古不留，丹田已見。冥寂五紀，邈與代殊，想望三清，悠然景會。上元三年，天皇大帝幸洛都，晞嵩阜，謁三元之洞，徵六甲之圖。尊師以道有所申，貴有所屈，竟不屑命，對以無爲。後年，巡豫許京，屬想太室，願言霄極，佇降雲軺，師仍隱几，謝以幽疾。至調露元祀，月維孟冬，天子廼印運堯心，夙整軒御，萬騎雲躍，六龍天飛，清碧瑶之壇，訪皇人之道，會師於嵩陽觀焉。時天册金輪，聖神皇帝潛光寶緯，佐理瑶房，滾祈絳闕之游，遥契紫元之妙，霓裝羽從，齋心致謁。既而皇眷靡斁，青谿尚滾，乃税法駕，尋元畤，風伯浄壑，雨師空岩。日月按晷以流光，星辰環拱而列曜，搴紫蘭以舉玉輦，闢丹桂而交翠旗。天步穆清，雲居攸止，鴻崖赩以抗室，赤松森而環階。藥銚絶煙，無若火化，林扉擁霧。有同巢居。天皇乃幸結茅，御蟠木，訪天人之際，究性命之元，欣然順風，歎以頹景，睿情遐佇，欲罷不能。爰制有司，就師立觀，即於逍遥隱谷建隆唐焉。神皇雅尚仙圖，永懷秘訣，每灑心咨道，探賾求真，希步景於青元，想餐霞於紫府。嘗致書曰：九宫神秘，顧已通於大綱，太乙紫房，猶未解其滾旨。尊師微言盍得，秘世莫聞。明年仲春，上又以乘輿步輦，致師於洛城西宫，經罼圭之禁林，造上陽之仙閣，龍香竟路，羽蓋駢陰，天子側席齋宫，虚襟宣室。是日八風徵景，五雲卿靄，萬姓躊躇以聳矚，百神翕習而發幽。真與聖冥，顯與晦接，逖聽千古，斯其一交者矣。尋而瑞節言旋，攀石梁之幽阻，神眷動思，賦瑶池之浩歌，遷延永懷，悉而不及。乃降制命，以嵩陽觀爲奉天宫，苑接隆唐，地鄰隱谷，左闢仙遊之路，右啓尋真之門，月陛互於雲扃，紫微通於幽幌。大帝於是排閶闔，施鈞敶，超巃嵸，御嶙峋，屏中侍，肅外臣，若忘天下，窅然踰旬。後年，復降師於金闕亭，問三洞之階，稽七真之秘，神皇親饌金鼎而獻玉廚，五芝雲敷，八桂霜靡，允執天師之禮，以旌問道之勤。又以功德事咨祈景福，乃於太子甲第建弘道之壇，老君壽宫立玄玄之觀，二名稟於師口，雙榜題於帝筆。有制屈德，遥統其綱，將以光振玉司，慶溢瓊府。上乃降雲罕，幸觀風，命百僚，敶九部。衣冠趨而銅路咽，鐘鼓奏而天津沸，龍旗鶴蓋，紛以揮霍，仙童靈妃，忽其倏閃。須臾，聲散景滅，若屈殊庭，月曙烟飛，已尋幽谷，斯亦上九不疑之遯，反一無迹之行焉。其後乘輿屢涉山宫，必敶襄野之問，尊師深視絶景，不降河宗之居，雖甫對雲霓，類蓬壺之悦惚，而玄通夢寐，若肯庭之胙饗。永淳元年正月乙未，崇朝風霽，乙夜雲密，忽而有聞，若萬籟聚，徐而聽之，則五音和，非大帝之樂聲，即玄都之仙韻，中使具以狀聞。帝曰：潘師其升乎。即日駕幸奉天，上謁虚室，帝子扈蹕，王姬陪輦，暨於寒峰戢景，旰谷生陰，黄竹申悲，邱陵有贈。尋而高宗厭世，乘彼白雲，我師寧極，獨守玄牝。後年季夏一日，謂弟子曰，吾獲保兹嶺，於今五十餘年，靈異在谷，仙鶴滿野，俾吾不接萬乘之尊，亦庶幾乎輕舉矣。今名登玄籙，身歷太陰，升玄之言，信吾命也。是朔之夕，辰象麗天，鹿鳴羣山，雉雊衆谷。翼日，師曰：吾其蜕矣。乃闔門入

靜，端坐焚香，月至於望，日臨於甲，命香水，投青符，浴蘭房，披紫褐。曰：反吾浄矣。亭午將化，留此十旬，歸吾石室，乃遺形隱景，濟神幽欵，於時紫氣氛氳以旁燭，紅雲蕭索而上延，郁行芳，藻流晷，煙靄之表，若有人焉。神聖皇帝聞而興感，乃降寶命，式諡松庵。曰：去年冬晚，軒皇之駕不追，今歲秋寒，廣成之居又寂，以此哀悼，情何可任。贈大中大夫，追諡曰體玄先生，昭國禮也。尊師業尚盍密，勤毖幽深，理心事天，所寶惟嗇，絶聖棄智，不曜其光，故真感冥期，珍圖秘學，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乃崇標曠跡，遐情遠意，志摩青雲，蓬視紫闥。每歎曰：大丈夫業於道，不能投身霄嶺，滅景雲林，而疲疴此山，以煩世主，吾之過乎！遂欲東求蓬萊，孤舟入海。屬天皇敦篤斯道，祈款逾深，遲躕山隅，絶策未往。既而金格有命，鑣轡遺區。於戲！昔姑射有神人，堯輕天下，空峒有至道，軒屈順風，玄真高蹤，萬古同德，何其盛哉！尊師有弟子十人，並仙階之秀，然鸞姿鳳骨，眇悉雲松者，惟潁川韓法昭，皆稟訓瑶庭，密受瓊室，專太清之業，遺下仙之儔，谷汲芝耕，服勤於我，蓋歷歲紀也。昭等永惟尊師靈迹□業，高深邁古，而棄世往矣，其若之何，乃琢石幽山，申頌玄德。其頌曰：漢帝得道，白日登天，赤松度世，紫嶽乘煙。業秘千古，精淪九仙，真蹤誰嗣，猗吾體玄。其一體玄惟何，仙骨天植，沖而神秀，幼有至德。雲性鴻鸞，冥心龜息，玄風獨邁，白賁無飾。其二金陵福地，茅山洞天，高真雲景，終古貞全。寥寥太素，渺渺升玄，惟我師友，負笈往焉。其三始受玉書，即入瓊室，機先體二，道惟得一。學備青台，化窮丹術，餐霞允矣，抱景期畢。其四玄真有命，黄邱自理，煙駕來歸，雲林萃止。葆光藏密，冥機畏美，峴壘與居，象罔而已。其五有唐天子，樂我雲仙，芝駕羽蓋，蜺旌鳳旃。齋心來謁，契道忘筌，瑶池一去，鼎化千年。其六煌煌女希，繼天而立，黑龍既濟，丹鳳攸集。宗我仁師，緬懷真級，紫房問道，青玄廼習。其七玄功聿就，洞業克成，青童載謁，絳虬來迎。揮神默解，卧□霄行，去去金闕，悠悠玉清。其八岩幽碧洞，峰秀金臺，少君斯舉，青子時來。貞松雲鬱，虚室霞開，永言千載，歸鶴徘徊。其九

《全唐文》卷七一二李渤《中嶽體元潘先生傳》　中嶽道士前有天師，次稱潘先生。先生名師正，趙州贊皇人。少喪母，廬於墓側，以至孝聞。先生真氣内融，輝光外發，如隋珠荆玉，不假於餙，而人自寶之。隋大業中入道，王仙伯盡以隱訣及得符籙相授，棲於太室逍遥谷，積二十年，但嚼松葉飲水而已。高宗皇帝每降鑾輦，親詣精廬，先生身不下堂，接手而已。及問所須，答言松樹清泉，山中不乏，帝與武后共尊敬之，留連信宿而返。尋勑於所居造崇唐觀，嶺上別起精思院以處之。勑置奉天官，令於逍遥谷口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復於苑北面置尋真門，太常奏仙樂，又以祈仙望仙翹仙爲曲，皆謂先生名焉，前後賜詩五百首。先生每歎曰：大丈夫業道，不能滅影雲林，以煩世主，吾之過也。遂欲東求蓬萊，孤舟入海，屬帝敦篤斯道，祈歎愈加，踟躕山隅，輟策未往。以永淳元年告化，時年八十九。帝追望不止，贈大中大夫，諡曰體玄先生。先生神標仙骨，雅似隱居。夫階真韜冥，練景遊化者，其有類乎！弟子十八人，並皆殊秀。然鸞姿鳳態，眇映雲松者，有韋法昭、司馬子微、郭崇真，皆稟訓瑶庭，密受瓊室，專玉清之業，遺下仙之儔矣。時陳子昂又作頌云云。

《劉禹錫集》卷四《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初，摩訶迦葉授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爲第一祖。又三傳至雙峰信公，雙峰廣其道而岐之：一爲東山宗，能、秀、寂其後也；一爲牛頭宗，巖、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分慈氏之一支，爲如來之别子。咸有祖稱，粲然貫珠。

大師號法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爲儒，博極羣書，既而嘆曰：「此仁誼言耳，吾志求出世間法。」遂入句曲，依僧炅，改逢掖而緇之。徙居是山，宴坐石室。以慧力感通，故旱麓泉涌；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蛇摧伏，羣鹿聽法。貞觀中，雙峰過江，望牛頭頓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來，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授，至于無言，同躋智地，密付真印。揭立江左，名聞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門而爲天人師者，皆脉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後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絶，龕坐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期冥數，必有所待。

大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閏，百爲大備，尚理古，儒玄交修。始下令禁桑門販佛以眩人者，而於真實相深達焉。常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啓，因自我成。」乃召主吏，籍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俾秩陵令如符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藝，誠達而山神來護。願力既從，衆心知歸。撞鐘告白，龍象大會。諸天聲香之薀，如見如聞。即相生敬，明幽同感。尚書欲傳信于後遠，命愚志之。

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示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真諦而得中道者，當知爲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爲無爲也。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四《唐京兆西明寺道宣傳》　釋道宣姓錢氏，丹徒人

也，一云長城人。其先出自廣陵太守讓之後，洎太史令樂之擇《天文集占》一百卷。考諱申府君，陳吏部尚書，皆高矩令猷，周仁全行，盛德百代，君子萬年。母娠而夢月貫其懷，復夢梵僧語曰：「汝所姓者即梁朝僧祐律師，祐則南齊剡溪隱嶽寺僧護也。宜從出家，崇樹釋教」云。凡十二月在胎，四月八日降誕。九歲能賦。十五厭俗，誦習諸經，依智顗律師受業。洎十六落髮，所謂除結，非欲染衣，便緜日嚴道場。弱冠，極力護持，專精克念，感舍利現于寶函。隋大業年中，從智首律師受具。武德中依首習律，纔聽一遍，方議修禪。顗師呵曰：「夫適遐自邇，因微知章，修捨有時，功願須滿，未宜即去律也。」抑令聽二十遍，已乃坐山林，行定慧，晦迹於終南傚掌之谷。所居乏水，神人指之，穿地尺餘，其泉迸涌，時號爲白泉寺。猛獸馴伏，每有所依，名花芬芳，奇草蔓延。隋末徙崇義精舍，載遷豐德寺。嘗因獨坐，護法神告曰：「彼清官村，故淨業寺，地當寶勢，道可習成。」聞斯卜焉，焚功德香，行般舟定。時有羣龍礼謁，若男若女，化爲人形。沙彌散心，顧盼邪視。龍赫然發怒，將搏攫之，尋追悔，吐毒井中，具陳而去。宜乃令封閉，人或潛開，往往煙上，審其神變。或送異花一奩，形似棗花，大如榆莢，香氣馥馝，數載宛然。又供奇果，季孟梨柰，然其味甘，其色潔，非人間所遇也。門徒嘗欲舉陰事，先是潛通，以定觀根隨病與藥。皆此類者。

有處士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相接，結林下之交，每一往來，議論終久。時天旱，有西域僧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供具。凡七日，池水日漲數尺。有老人夜詣宣求救，顑形倉卒之狀，曰：「弟子即昆明池龍也。時之無雨，乃天意也，非由弟子。今胡僧取利於弟子，而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曰：「吾無能救爾，爾可急求孫先生。」老人至思邈石室，冤訴再三，云：「宣律師示我，故敢相投也。」邈曰：「我知昆明池龍宮有仙方三十首，能示余，余乃救爾。」老人曰：「此方上界不許輒傳，今事急矣，固何所吝。」少選，捧方而至。邈曰：「爾速還，無懼胡僧也。」自是池水大漲，數日溢岸，胡僧術將盡矣，無能爲也。

及西明寺初就，詔宣充上座。三藏奘師至止，詔與翻譯。又送真身往扶風無憂王寺。遇勑令僧拜等，上啓朝宰，護法又如此者。撰《法門文記》、《廣弘明集》、《續高僧傳》、《三寶録》、《羯磨戒疏》、《行事鈔》、《義鈔》等二百二十餘卷。三衣皆紵，一食唯菽。行則杖策，坐不倚牀，蚤蝨從遊，居然除受，土木自得，固已亡身。嘗築一壇，俄有長眉僧談道，知者其實賓頭盧也。復三果梵僧禮壇讚曰：「自佛滅後，像法住世，興發毗尼，唯師一人也。」乾封二年春，冥感天人來談律相，言鈔文輕重，儀中舛悞，皆譯之過，非師之咎，請師改正。故今所行著述，多是重修本是也。又有天人云：「曾撰《祇洹圖經》，計人間紙帛一百許卷。」宣苦告口占，一一抄記，上下二卷。又口傳偈頌，號《付囑儀》十卷是也。貞觀中，曾隱沁部雲室山，人睹天童給侍左右。於西明寺夜行道，足跌前階，有物扶持，履空無害。熟顧視之，乃少年也。宣遽問：「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門天王》之子那吒也，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之久矣。」宣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願爲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掌雖久，頭目猶捨，敢不奉獻。」俄授于宣，宣保録供養焉。復次，庭除有一天來礼謁，謂宣曰：「律師當生覩史天宮」，持物一苞，云是棘林香。爾後十旬，安坐而化，則乾封二年十月三日也，春秋七十二，僧臘五十二。累門人窆于壇谷石室，其後樹塔三所。高宗下詔，令崇飾圖寫宣之真相。匠韓伯通塑繢之，蓋追仰道風也。

宣從登戒壇及當泥曰，其間受法傳教，弟子可千百人。其親度曰大慈律師、授法者文綱等。其天人付授佛牙，密令文綱掌護，持去崇聖寺東塔。大和初，丞相韋公處厚建塔於西廊焉。宣之持律，聲振竺乾，宣之編修，美流天下，是故無畏三藏到東夏朝謁，帝問：「自遠而來，得無勞乎？欲於何方休息？」三藏奏曰：「在天竺時常聞西明寺宣律師，秉持第一，願往依止焉。」勑允之。宣持禁堅牢，捫蝨以綿紙裹投于地。三藏曰：「撲有情于地之聲也。」凡諸密行，或制或遮，良可知矣。至代宗大曆二年，勑此寺三綱：「如聞彼寺有大德道宣律師傳授得釋迦佛牙及肉舍利，宜即詣右銀臺門進來，朕要觀禮。」至十一年十月，勑：「每年内中出香一合，送西明寺故道宣律師堂，爲國焚之禱祝。」至懿宗咸通十年，左右街僧令霄、玄暢等上表乞追贈。其年十月勑謚曰澄照，塔曰淨光。先所居久在終南，故號南山律宗焉。天寶元載靈昌太守李邕、會昌元年工部郎中嚴厚本，各爲碑頌德云。

《舊唐書・儒學傳上・敬播》 敬播，蒲州河東人也。貞觀初，舉進士。俄有詔詣秘書内省佐顔師古、孔穎達修《隋史》，尋授太子校書。史成，遷著作郎，兼修國史。與給事中許敬宗撰高祖、太宗《實録》，自創業至于貞觀十四年，凡四十卷，奏之，賜物五百段。太宗之破高麗，名所戰六山爲駐蹕，播謂人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蓋以鑾輿不復更東矣。」卒如所言。時梁國公房玄

齡深稱播有良史之才，曰：「陳壽之流也。」玄齡以顏師古所注《漢書》文繁難省，令播撮其機要，撰成四十卷，傳於代。尋以撰實録功，遷太子司議郎。時初置此官，極爲清望。中書令馬周歎曰：「所恨資品妄高，不獲歷居此職。」參撰《晉書》，播與令狐德棻、陽仁卿、李嚴等四人總其類。

會刑部奏言：「準律：謀反大逆，父子皆坐死，兄弟處流。此則輕而不懲，望請改從重法。」制遣百僚詳議。播議曰：「昆季孔懷，天倫雖重，比於父子，性理已殊。生有異室之文，死有别宗之義。今有高官重爵，本蔭唯逮子孫；祚土錫珪，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沾其蔭，輒受其辜，背禮違情，殊爲太甚。必期反茲春令，踵彼秋荼，創次骨於道德之辰，建深文於措刑之日，臣將以爲不可。」詔從之。

永徽初，拜著作郎。與許敬宗等撰《西域圖》。後歷諫議大夫、給事中，並依舊兼修國史。又撰《太宗實録》，從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爲二十卷，奏之，賜帛三百段。後坐事出爲越州都督府長史。龍朔三年，卒官。播又著《隋略》二十卷。

《新唐書・儒學傳上・敬播傳》 敬播，蒲州河東人。貞觀初，擢進士第。時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史》，詔播詣秘書内省參纂。再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從太宗伐高麗，而帝名所戰山爲駐蹕，播謂人曰：「鑾輿不復東矣，山所以名，蓋天意也！」其後果然。遷太子司議郎。時初置是官，尤清近，中書令馬周歎曰：「恨資品妄高，不得歷此職！」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大抵凡例皆播所發也。

有司建言：「謀反大逆，惟父子坐死，不及兄弟，請更議。」詔羣臣大議，播曰：「兄弟雖孔懷之重，然比於父子則輕，故生有異室，死有别宗。今高官重爵，本蔭唯逮子孫，而不及昆季，烏得榮隔其蔭，而罪均其罰？」詔從播議。

永徽後，仕益貴，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始，播與許敬宗撰《高祖實録》，興創業，盡貞觀十四年。至是，又撰《太宗實録》，訖二十三年。坐事出爲越州長史，徙安州，卒。

房玄齡嘗稱播：「陳壽之流乎！」玄齡患顏師古注《漢書》文繁，令掇其要爲四十篇。

是時《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言，皆名家。

伯莊者，彭城人，爲弘文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與許敬宗等論譔甚多，終崇賢館學士。自所著書亦百餘篇。

子之宏，世其學。武后時，以著作郎兼修國史。終相王府司馬。睿宗立，贈秘書監。

景通者，晉陵人。與弟暐俱有名，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非其授者，以爲無法云。景通仕至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暐後復踐其官及職。

訥言，乾封中歷都水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王爲太子，擢訥言洗馬兼侍讀。嘗集俳諧十五篇，爲太子歡。太子廢，高宗見怒，除名爲民。復坐事流死振州。

《舊唐書・儒學傳上・李玄植傳》 時有趙州李玄植，又受三《禮》於公彦，撰《三禮音義》行於代。玄植兼習《春秋左氏傳》於王德韶，受《毛詩》於齊威，博涉漢史及老、莊諸子之説。貞觀中，累遷太子文學、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時，屢被召見，與道士、沙門在御前講説經義，玄植辨論甚美，申規諷，帝深禮之。後坐事左遷汜水令，卒官。

《舊唐書・儒學傳上・秦景通傳》 秦景通，常州晉陵人也。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稱景通爲大秦君，暐爲小秦君。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景通，貞觀中累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爲《漢書》學者，又有劉納言，亦爲當時宗匠。

納言，乾封中歷都水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賢。及賢爲皇太子，累遷太子洗馬，兼充侍讀。嘗撰《俳諧集》十五卷以進太子。及東宫廢，高宗見而怒之，詔曰：「劉納言收其餘藝，參侍經史，自府入宫，久淹歲月，朝遊夕處，竟無匡贊。闕忠孝之良規，進詼諧之鄙説，儲宫敗德，抑有所由。情在好生，不忍加戮，宜從屏棄，以勵將來。可除名。」後又坐事配流振州而死。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唐絳州龍興寺木塔院玄約傳》 釋玄約，姓張氏，正平人也。志韻剛潔，幼萌出塵之心，既諧夙志，入州龍興伽藍，日誦千言，更無再受。落髮之後，滿足律儀，檢察己心，循其戒範，精持止作，未嘗穿穴。自兹名節頓高，流輩窺仰。數稔之間，律論俱贍，遍求知識，探賾玄文。戾止長安崇聖寺，以戒德之選而預臨壇，講《律》并《俱舍》共四十餘遍，淵静其性，研覈靡虧。著《俱舍論金華鈔》二十卷，爲時所貴。而二講登席，可三百餘人，皆北面受業焉。傳稟門生一百許輩，汾泌之間奔走學者，迨乎老矣。終本院小房，俗壽七十六，

法臘五十六。學法弟子道俗收焚坑舍利數百粒，構甎浮圖于郡城之西焉。

《宋高僧傳》卷八《唐蘄州東山弘忍傳》 釋弘忍，姓周氏，家寓淮左潯陽，一云黃梅人也。王父暨考，皆于名不利，貞于丘園。其母始娠，移月而光照庭室，終夕若晝。其生也灼爍如初，異香襲人，舉家欣駭。迨能言，辭氣與鄰兒弗類。既成童丱，絶其遊弄。厥父偏愛，因令誦書，無記應阻其宿熏，真心早萌其成現。一旦出門，徙倚間如有所待，時東山信禪師邂逅至焉。問之曰：「何姓名乎？」對問朗暢，區別有歸，理逐言分，聲隨響答。信師熟視之，歎曰：「此非凡童也！具體占之，止闕七大人之相，不及佛矣。苟預法流，二十年後必大作佛事，勝任荷寄。」乃遣人隨其歸舍，具告所親，喻之出家。父母忻然，乃曰：「禪師佛法大龍，光被遠邇，緇門俊秀，歸者如雲。豈伊小駭，那堪擊訓，若垂虛受，固無留吝。」時年七歲也。至雙峰，習乎僧業，不遑艱辛。夜則斂容而坐，恬澹自居。洎受形俱，戒檢精厲。信每以頓漸之旨，日省月試之。忍聞言察理，觸事忘情，痤正受塵渴方飲水如也。信知其可教，悉以其道授之。復命建浮圖，功畢，密付法衣以爲質要。將知藍雪山之肥膩，構作醍醐；餐海底之金剛，棲傾巨樹。擁納之侶麕至蠭聯，商人不入於化城，貧女大開於寶藏，入其趣者號東山法門歟。以高宗上元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告滅，報齡七十有四。是日氛霧冥暗，山石崩圮。門弟子神秀等奉瘞全身于東山之崗也。

初，忍於咸亨初命二三禪子各言其志，神秀先出偈，惠能和焉。乃以法服付慧能，受衣化於韶陽。神秀傳法荊門、洛下，南北之宗自茲始矣。

又信禪師嘗於九江遥望雙峰，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横開六歧。信謂忍曰：「汝知之乎？」曰：「師之法旁出一枝，相踵六世。」信甚然之。及法融化金陵牛頭山，貽厥孫謀，至于慧忠凡六人，號牛頭六祖，此則四祖法又分枝矣。然融望忍則庶孽耳，安可匹嫡乎？

開元中，太子文學閻丘均爲塔碑焉。代宗勑謚大滿禪師，塔曰法雨也。蘄春自唐季割屬偏霸，暨開寶乙亥歲王師平江南之前，忍肉身墮淚如血珠焉。僧徒不測，乃李氏國亡之應也。今每歲孟冬，州人鄰邑奔集作忌齋，猶成繁盛矣。其諱日將近，必雨霧陰慘，不然霰雪交靡，至日則晴朗焉。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垂拱〇〇三・大唐故中書令兼檢校太子左庶子户部尚書汾陰男贈光禄大夫使持節都督秦成武渭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薛（震）公墓誌》 公諱震，字元超，河東汾陰人也。【略】六歲，襲汾陰男。受《左傳》於同郡韓文汪，便質大義。聞天王狩河陽，乃歎曰：周朝豈無良相，何得以臣召君！文汪異焉。宰輔之器，基於此矣。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唐京師西明寺道世傳》 釋道世，字玄惲，姓韓氏，厥先伊闕人也。祖代因官爲京兆人焉。生且渥潤，漸而聰敏，俄厭衆沙，思參救蟻。二親鍾愛，遏絶其請，久而遂心。時年十二，於青龍寺出家，從執德瓶，止臨欣鑑，律宗研覈，書籍鑽尋，特慕上乘融明實性。于時藉甚，三輔欽歸。顯慶年中，大帝以玄奘師所翻經論，未幾詔入内，及慈恩寺大德更代行道，不替於時，世亦預其選。及爲皇太子造西明寺，爰以英博召入斯寺，時道宣律師當塗行律，世且旁敷，同驅五部之車，共導三乘之軌，人莫我及，道望芬然。復因講貫之餘，仍覽甚深之藏。以爲古今綿代，製作多人，雖雅趣佳辭，無足於傳記。由是搴文囿之菁華，嗅大義之瞻蔔，以類編録，號《法苑珠林》，總一百篇，勒成十袠。始從劫量，終乎雜記，部類之前，各序别論。令學覽之人，就門隨部，檢括所知，如提綱焉，如舉領焉。世之用心周乎十稔，至總章元年畢軸，蘭臺郎李儼爲之都序，此文行于天下。

又著《善惡業報》及《信福論》共二十三卷，《大小乘禪門觀》及《大乘觀》共十一卷，《受戒儀式》、《礼佛儀式》共六卷，《四分律討要》五卷、《四分律尼鈔》五卷、《金剛經集注》三卷，十部都一百五十三卷。世頗多著述，未測其終。名避太宗廟諱，多行字耳，故時稱玄惲焉。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唐京師西明寺圓測傳》 釋圓測者，未詳氏族也。自幼明敏，慧解縱横。三藏奘師爲慈恩基師講新翻《唯識論》，測賂守門者隱聽，歸則緝綴義章。將欲罷講，測於西明寺鳴鐘召衆，稱講《唯識》。基慊其有奪人之心，遂讓測講訓。奘講《瑜伽》，還同前盜聽受之，而亦不後基也。迨高宗之末，天后之初，應義解之選，入譯經館，衆皆推挹。及翻《大乘顯識》等經，測充證義，與薄塵、靈辯、嘉尚攸方其駕。所著《唯識疏鈔》，詳解經論，天下分行焉。

《新唐書・王義方傳》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客于魏。孤且窶，事母謹甚。淹究經術，性謇特，高自標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太宗使宰相聽其論。於是尚書外郎獨孤悊以儒顯，給事中許敬宗推悊確論，義方引逮百家異同，連拄悊，直出其上。左右爲悊不平，輒罷會。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

俄而徵薨，乃取女。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

素善張亮，亮抵罪，故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濤霧蒸湧，既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吉安介蠻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徒，爲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吹籥，登降跽立，人人悦順。久之，徙洹水丞。而亮兄子皎自朱崖還，依義方。將死，諉妻子，願以尸歸葬，義方許之。以皎妻少，故與之誓於神，使奴負柩，輟馬載皎妻，身步從之。既葬皎原武，歸妻其家，而告亮墓乃去。還雲陽丞。

顯慶元年，擢侍御史，不再旬，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姦。義方自以興縣屬，不三時拜御史，且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内決劾奏，意必得罪，即問計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義方即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失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豨，光武失之逢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然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區夷落，罪無逃罰，況輦轂下姦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佞臣，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安義府狡佞，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户參軍。歲終不復調，往客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卒，年五十五。

義方爲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廷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其廉不貪類此。始，魏徵愛其材也，每恨太直，後卒以疾惡不容于時。既死，門人員半千、何彦先行喪，蒔松柏冢側，三年乃去。

彦先，齊州全節人。武后時，位天官侍郎。

薛用弱《集異記》補編《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本出南陽葉邑，今居處州松陽縣。四代修道，皆以陰功密行及劾召之術救物濟人。【略】弱冠，身長九尺，額有二午，性淳和潔白，不茹葷辛，常獨處幽室，或游林澤，或訪雲泉。自仙府歸還，已有役使之術矣。遂入居卯酉山。【略】初，高宗徵師至京，拜上卿，不就。請度爲道士，出入禁内。及欲告成中岳，扈從者多疾，凡噀咒，病皆愈。二京受道籙者，文武中外男女子弟千餘人。所得金帛，并修宫觀，恤孤貧，無愛惜。久之，辭歸松陽，經過之地，救人無數。

《全唐文》卷四三三陸羽《僧懷素傳》　懷素疏放，不拘細行，萬緑皆繆，心自得之，於是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時酒酣興發，遇寺壁里牆，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可書，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不足，乃漆一盤書之，又漆一方板，書至再三，盤板皆□。

懷素伯祖，惠融禪師者也。先時學歐陽詢書，世莫能辨，至是鄉中呼爲「大錢師小錢」。吏部韋尚書陟見而賞之曰：「此沙門札翰，當振宇宙大名。」懷素心悟曰：「夫學無師授，如不由户而出。」乃師金□兵曹錢唐鄔彤，授其筆法。鄔亦劉氏之出，與懷素爲群從中表兄弟。至中夕而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旭長史又嘗私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書，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之去。彤曰：「萬里之别，無以爲贈，吾有一寶，割而相與。先時入傳彤有右軍《惡溪》小王《騷勞》三帖，擬此書課，以一本相付，及臨路，草書豎牽似古釵腳，勉旃。」至晚歲，顔太師真卿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弟子問之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睹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腳，爲草書豎牽之極。」顔公於是倘佯而笑，經數月不言其書。懷素又辭之去。顔公曰：「師豎牽學古釵腳，何如屋漏痕。」素抱顔公腳唱賊。久之，顔公徐問之曰：「師亦有自得之乎？」對曰：「貧道觀夏雲多奇峰，輒嘗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無壁折之路，一一自然。」顔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絶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也。」

陸羽曰：「徐吏部不授右軍筆法，而體裁似右軍，顔太保授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識君子曰：「蓋以徐得右軍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顔得右軍筋骨心肺也，所以不似也。」

劉肅《大唐新語》卷十　王希夷，徐州人，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取傭，供葬畢，隱於嵩山。師事道士，得修養之術。後居兖州徂徠山，刺史盧齊卿就謁，因訪以政事。希夷曰：「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玄宗東封，敕州縣禮致，時已年九十六。玄宗令張説訪其道異，説甚重之。以年老不任職事。乃下詔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絶聖去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屬封巒展禮，側席旌賢，貴然來思，應兹嘉召。雖紆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上齒。可中散大夫，守國子博士。特聽還山。」仍令州縣歲時贈束帛羊酒，並賜帛一百疋。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唐京兆大慈恩寺窺基傳》 釋窺基，字洪道，姓尉遲氏，京兆長安人也。【略】考諱宗，唐左金吾將軍松州都督江由縣開國公。其鄂國公德則諸父也，《唐書》有傳。基母裴氏夢掌月輪吞之，寤而有孕。及乎盈月誕彌，與羣兒弗類，數方誦習，神悟精爽。奘師始因陌上見其眉秀目朗，舉措踈略，曰：「將家之種，不謬也哉。脫或因緣相扣，度爲弟子，則吾法有寄矣。」復念在印度時計迴程次，就尼揵子邊占得卦甚吉，「師但東歸，哲資生矣。」遂造北門將軍，微諷之出家。父曰：「伊類麤悍，那勝教詔？」奘曰：「此之器度，非將軍不生，非某不識。」父雖然諾，基亦强拒。激勉再三，拜以從命，奮然抗聲曰：「聽我三事，方誓出家。不斷情慾、葷血、過中食也。」奘先以欲勾牽，後令人佛智，佯而肯焉。行駕累載前之所欲，故闕輔語曰：「三車和尚」。即貞觀二十二年也。一基自序云：「九歲丁艱，漸疏浮俗。」若然者，三車之說，乃厚誣也。至年十七，遂預緇林。及乎入法，奉勑爲奘師弟子，始住廣福寺。尋奉別勑選聰慧穎脫者入大慈恩寺，躬事奘師，學五竺語，解紛開結，統綜條然。聞見者無不嘆伏。凡百捷度跋渠，一覽無差，寧勞再憶。年二十五，應詔譯經，講通大小乘教三十餘本。創意留心，勤勤著述，蓋切問而近思，其則不遠矣。造疏計可百本。奘所譯《唯識論》，初與昉、尚、光四人同受，潤色、執筆、檢文、纂義，數朝之後，基求退焉。奘問之，對曰：「夕夢金容，晨趨白馬，雖得法門之糟粕，然失玄源之醇粹，某不願立功於參糅。若意成一本，受責則有所歸。」奘遂許之。以理遣三賢，獨委於基，此乃量材授任也。時隨受撰録所聞，講周疏畢。無何，西明寺測法師亦俊朗之器，於《唯識論》講場得計於闍者，賂之以金，潛隱厥形，聽尋聯綴，亦疏通論旨。猶數座方畢，測於西明寺鳴椎集僧，稱講此論。基聞之，慚居其後，不勝悵怏。奘勉之曰：「測公雖造疏，未達因明。」遂爲講陳那之論，基大善三支，縱橫立破，述義命章，前無與比。又云，請奘師唯爲己講《瑜伽論》，還被測公同前盜聽，先講。奘曰：「五性宗法，唯汝流通，他人則否。」

後躬遊五臺山，登太行，至西河古佛宇中宿，夢身在半山，巖下有無量人唱苦聲，冥昧之間，初不忍聞。徒步陟彼層峯，皆瑠璃色，盡見諸國土。仰望一城，城中有聲曰：「住住，咄，基公未合到此。」斯須，二天童自城出，問曰：「汝見山下罪苦衆生否？」答曰：「我聞聲而不見形。」童子遂投與劍一鐔曰：「剖腹當見矣。」基自剖之，腹開，有光兩道暉映山下，見無數人受其極苦。時童子入城，持紙二軸及筆投之，捧得而去。及旦，驚異未已。過信夜，寺中有光久而不滅，尋視之，數軸發光者，探之，得《彌勒上生經》。乃憶前夢，必慈氏令我造疏通暢厥理耳。遂援毫次，筆鋒有舍利二七粒而隕，如吳含桃許大，紅色可愛。次零然而下者，狀如黃粱粟粒。一云，行至太原傳法，三車自隨，前乘經論箱袠，中乘自御，後乘家妓女僕食饌。於路間遇一老父，問乘何人。對曰：「家屬。」父曰：「知法甚精，攜家屬偕，恐不稱教。」基聞之，頓悔前非，翛然獨往。老父則文殊菩薩也。此亦卮語矣。隨奘在玉華宮參譯之際，三車何處安置乎？

基隨處化徒，獲益者衆。東行博陵，有請講《法華經》，遂造《大疏》焉。及歸本寺，恒與翻譯舊人往還。屢謁宣律師。宣每有諸天王使者執事，或冥告雜務。爾日基去方來，宣怪其遲暮，對曰：「適者大乘菩薩在此，善神翼從者多，我曹神通爲他所制故爾。」以永淳元年壬午示疾，至十一月十三日長往于慈恩寺翻經院，春秋五十一，法臘無聞。葬于樊村北渠，衲三藏奘師塋隴焉。弟子哀慟，餘外執紼會葬，黑白之衆盈于山谷。

基生常勇進，造彌勒像，對其像日誦《菩薩戒》一遍，願生兜率，求其志也。乃發通身光瑞，爛然可觀。復於五臺造玉石文殊菩薩像，寫金字《般若經》畢，亦發神光焉。弟子相繼取基爲折中，視之如奘在焉。大和四年庚戌七月癸酉，遷塔於平原，大安國寺沙門令儉檢校塔亭，徙棺，見基齒有四十根不斷玉如。衆彈指言是佛之一相焉。凡今天下佛寺圖形，號曰百本疏主真，高宗大帝製讚。一云玄宗。然基魁梧堂堂，有桓赳之氣，而慈濟之心，誨人不倦，自天然也。其符彩則項負玉枕，面部宏偉，交手十指若印契焉。名諱上字多出没不同者，爲以《慈恩傳》中云，「奘師龍朔三年於玉華宮譯《大般若經》終筆，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令大乘基奉表奏聞，請御製序。至十二月七日通事舍人馮義宣由」，此云靈基，《開元録》爲「窺基」，或言「乘基」，非也。彼曰大乘基，蓋慧立、彦悰不全斥，故云大乘基，如言不聽泰耳，猶謹遣大乘光奉表同也。今海内呼慈恩法師焉。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唐京兆大慈恩寺普光傳》 釋普光，未知何許人也。明敏爲性，爰擇其木，請事三藏奘師。勤恪之心，同列靡及。至於智解，可譬循環，聞少證多，奘師默許。末參傳譯，頭角特高，左右三藏之美，光有功焉。

初，奘嫌古翻《俱舍》，義多缺然，躬得梵本，再譯真文，乃密授光，多是記憶西印薩婆多師口義。光因著《疏》解判。一云其疏至圓暉略之爲十卷，如漢之有泡歟？

又嘗隨奘往玉華宮譯《大般若經》，厥功出乎裨贊也，時號大乘光。觀夫奘

自貞觀十九年創譯，訖麟德元年，終于玉華宮，凡二十載，總出大小乘經律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十分七八是光筆受，或謂嘉光、普光也。若驗從辯機同參譯務，即普光是也。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唐京兆大慈恩寺法寶傳》 釋法寶，亦三藏奘師學法之神足也。性靈敏利，最所先焉。奘初譯《婆沙論》畢，寶有疑情，以非想見惑，請益之。奘別以十六字入乎論中，以遮難辭。寶白奘曰：「此二句四名爲梵本有無？」奘曰：「吾以義意酌情作耳。」寶曰：「師豈宜以凡語增加聖言量乎？」奘曰：「斯言不行，我知之矣。」自此怨然頡頏于奘之門，至乎六離合釋義，俱舍宗以寶爲定量矣。光師往往同迦濕彌羅餘師禮記衍字也。時光、寶二法師若什門之融叡焉。後越精義學，令問孔膠。長安三年，於福先寺、京西明寺預義淨譯場，寶與法藏勝莊等證義，于時頗露頭角，莫之與京歟。

《新唐書・儒學傳中・王紹宗傳》 王紹宗字承烈，梁左民尚書銓曾孫。系本琅邪，徙江都云。少貧狹，嗜學，工草隸，客居僧坊，寫書取庸自給，凡三十年。庸足給一月即止，不取贏，人雖厚償，輒拒不受。

徐敬業起兵，聞其行，以幣劫之，稱疾篤。復令唐之奇彊遣，不肯赴，敬業怒，將殺之，之奇曰：「彼人望也，殺之沮士心，不可。」由是免。事平，大總管李孝逸表其節，武后召赴東都，謁殿中，褒慰良厚，擢太子文學。累進秘書少監，使侍皇太子。紹宗雅修飾，當時公卿莫不慕悅其風，張易之兄弟亦頗結納。易之誅，坐廢，卒于家。

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常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與余正同。」虞，即世南也。

紹宗兄玄宗隱嵩山，號太和先生，傳黃老術。

贊寧《宋高僧傳》卷五《唐荊州玉泉寺恒景傳》 釋恒景，姓文氏，當陽人也。貞觀二十二年勅度，聽習三藏，一聞能誦，如說而行。初就文綱律師隸業毗尼，後入覆舟山玉泉寺，追智者禪師習《止觀門》。於寺之南十里別立精舍，號龍興是也。自天后、中宗朝，三被詔入內供養爲受戒師。以景龍三年奏乞歸山，勅允其請。詔中書、門下及學士於林光宮觀內道場設齋。先時追召天下高僧兼義行者二十餘人，常於內殿修福，至是散齋，仍送景并道俊、玄奘各還故鄉。帝親賦詩，學士應和，即中書令李嶠、中書舍人李乂等數人。時景等捧詩振錫而行，天下榮之。景撰《順了義論》二卷、《攝正法論》七卷、《佛性論》二卷。學其宗者，如渴之受漿。至先天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卒于所住寺，春秋七十九。弟子奉葬于寺之西原也。

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一《盧鴻》 鴻，字浩然，隱居嵩山。博學，善八分書。工詩，兼畫山水樹石。開元初，玄宗備禮徵再三不至。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鈎深詣微，確乎自高。【略】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有司其賚束帛之具，重宣茲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遂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問狀，答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詔許還山。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鴻到山中，廣精舍，從學者五百人。及卒，詔賜萬錢營葬。

贊寧《宋高僧傳》卷二九《唐越州妙喜寺僧達傳》 釋僧達，姓王氏，會稽人也。稚齒英奇，不參戲弄，於龜山妙喜道場出俗。其寺南梁初建。後樂遊方，見黃梅忍禪師，若枯苗得雨，隨順修禪，罔有休懈。遇印宗禪師，重磨心鏡。光州見道岸律師，更勵律議。四衆依歸，如水宗海。開元七年示疾而終，春秋八十二云。

《舊唐書・儒學傳下・柳沖傳》 柳沖，蒲州虞鄉人也，隋饒州刺史莊曾孫也。其先仕江左，世居襄陽。陳亡，還鄉里。父楚賢，大業末爲河北縣長。時堯君素固守郡城，以拒義師。楚賢進說曰：「隋之將亡，天下皆知。唐公名應圖籙，動以信義，豪傑響應，天所贊也。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轉禍爲福，今其時也。」君素不從，楚賢潛行歸國，高祖甚悅，拜侍御史。貞觀中，累轉光祿少卿，使突厥存撫李思摩，突厥贈馬百匹及方物，悉拒而不受。累轉交、桂二州都督，皆有能名。卒於杭州刺史。

沖博學，尤明世族，名亞路敬淳。天授初，爲司府主簿，受詔往淮南安撫。使還，賜爵河東縣男。景龍中，累遷爲左散騎常侍，修國史。初，貞觀中太宗命學者撰《氏族志》百卷，以甄別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諸姓至有興替，沖乃上表請改修氏族。中宗命沖與左僕射魏元忠及史官張錫、徐堅、劉憲等八人，依據《氏族志》，重加修撰。元忠等施功未半，相繼而卒，乃遷爲外職。至先天初，沖始與侍中魏知古、中書侍郎陸象先及徐堅、劉子玄、吳兢等撰成《姓族系録》二百卷奏上。沖後歷太子詹事、太子賓客、宋王傅，昭文館學士，以老疾致仕。開元二年，又敕沖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系録》，奏上，賜絹百匹。五年卒。

《新唐書・儒學傳中・柳沖傳》 柳沖，蒲州虞鄉人，隋饒州刺史莊曾孫。父楚賢，大業中爲河北縣長。高祖兵興，堯君素據郡固守，楚賢說曰：「隋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圖籙，動以誠信，豪英景赴，天所贊也。君子見幾而作，俟終日邪？」君素不從，楚賢潛行自歸，授侍御史。貞觀中，持節册拜突厥，辭其遺不受。歷交、桂二州都督，杭州刺史，皆有名。

沖好學，多所研總。天授初，爲司府寺主簿，詔遣安撫淮南，使有指，封河東縣男。中宗景龍中，遷左散騎常侍，修國史。

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甄差羣姓，其後門胄興替不常，沖請改修其書，帝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羲、崔湜、徐堅、劉憲、吳兢及沖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別品。會元忠等繼物故，至先天時，復詔沖及堅、兢與魏知古、陸象先、劉子玄等討綴，書乃成，號《姓系録》。歷太子賓客、宋王師、昭文館學士，以老致仕。開元初，詔沖與薛南金復加刊竄，乃定。

後柳芳著論甚詳，今删其要，著之左方。芳之言曰：

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系世，辯昭穆，故古有《世本》，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謚爲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夷姓曰姜，氏曰有吕。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吴；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粲然衆矣。

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既絶，後嗣蒙其福，猶爲彊家。

漢高帝興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録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僞。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吴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又詔代人諸胄，初無族姓，其穆、陸、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視「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爲右姓；柳沖《姓族系録》凡四海望族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説，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

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詐。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别。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姬，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姬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略伉儷，慕榮華，尚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四者俱弊，則失其所尚矣。

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爲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彊，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彊；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於上，人亂

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與古參矣。

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撰《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撰《百家譜》以助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王僧孺演益爲十八篇，東南諸族自爲一篇，不入百家數。弼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希鏡撰《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希鏡傳子孰，孰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又著《百家譜》，廣兩王所記。孰傳其孫冠，冠撰《梁國親皇太子序親簿》四篇。王氏之學，本於賈氏。

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爲宗，柳沖、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爲世所稱。

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譜學大抵具此。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爲舉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稱之。

《新唐書・儒學傳中・孔至傳》 若思子至，字惟微。歷著作郎，明氏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沖齊名。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爲近世新族，剟去之。說子垍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紛紛邪？」垍弟素善至，以實告。初，書成，示韋述，述謂可傳，及聞垍語，懼，欲更增損，述曰：「止！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改。」遂罷。時述及穎士、沖皆撰《類例》，而至書稱工。

贊寧《宋高僧傳》卷八《唐荆州當陽山度門寺神秀傳》 釋神秀俗姓李氏，今東京尉氏人也。少覽經史，博綜多聞。既而奮志出塵，剃染受法。後遇蘄州雙峯東山寺五祖忍師，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決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昔魏末有天竺沙門達磨者，得禪宗妙法，自釋迦佛相傳，授以衣鉢爲記，世相傳付，航海而來。梁武帝問以有爲之事，達磨貴傳逕門心要，機教相乖，若水投石。乃之魏，隱於嵩丘少林寺，尋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見之。門徒發其冢，但有衣履而已。以法付慧可，可付粲，粲付道信，信付忍。忍與信俱住東山，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秀既事忍，忍默識之，深加器重，謂人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懸解圓照，無先汝者。」忍於上元中卒，秀乃往江陵當陽山居焉。四海緇徒，嚮風而靡，道譽馨香，普蒙熏灼。

則天太后聞之，召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礼。內道場豐其供施，時時問道。勑於昔住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京邑士庶競至礼謁，望塵拜伏，日有萬計。洎中宗孝和帝即位，尤加寵重。中書令張説嘗問法，執弟子禮，退謂人曰：「禪師身長八尺，龐眉秀目，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

初，秀同學能禪師與之德行相埒，互得發揚無私於道也。嘗奏天后請追能赴都，能懇而固辭。秀又自作尺牘，序帝意徵之，終不能起，謂使者曰：「吾形不揚，北土之人見斯短陋，或不重法。又先師記吾以嶺南有緣，且不可違也。」了不度大庾嶺而終。天下散傳其道，謂秀宗爲北，能宗爲南。南北二宗，名從此起。

秀以神龍二年卒，士庶皆來送葬，詔賜謚曰大通禪師。又於相王舊邸造報恩寺，歧王範燕國公張説、徵士盧鴻各爲碑誄。服師喪者，名士達官不可勝紀。門人普寂、義福並爲朝野所重，蓋宗先師之道也。

贊寧《宋高僧傳》卷八《唐韶州今南華寺慧能傳》 釋慧能，姓盧氏，南海新興人也，其本世居范陽。厥考諱行瑫，武德中流于新州百姓，終於貶所。略述家系，避盧亭島夷之不敏也。貞觀十二年戊戌歲生能也，純淑迂懷，惠性間出。雖蠻風獠俗，漬染不深，而詭行么形，駁雜難測。父既少失，母且寡居，家亦屢空，業無腴産。能負薪矣，日售荷擔。偶聞鄽肆間誦《金剛般若經》，能凝神屬垣，遲遲不去，問曰：「誰邊受學此經？」曰：「從蘄州黃梅馮茂山忍禪師勸持此法，云即得見性成佛也。」能聞是説。若渴夫之飲寒漿也，忙歸，備所須留奉親老。咸亨中，往韶陽，遇劉志略。略有姑無盡藏，恒讀《涅槃經》。能聽之，即爲尼辨析中義。怪能不識文字，乃曰：「諸佛理論，若取文字，非佛意也。」尼深歎服，號爲行者。有勸於寶林古寺修道，自謂已曰：「本誓求師，而貪住寺取乎道也，何異却行歸舍乎？」明日遂行，至樂昌縣西石窟，依附智遠禪師，侍座談玄。遠曰：「行者追非凡常之見龍，吾不知，吾不知之甚矣！」勸往蘄春五祖所印證去。「吾終於下風請教也。」未幾造焉，忍師覩能氣貌不揚，試之曰：「汝從何至？」對曰：「嶺表來參禮，唯求作佛。」忍曰：「嶺南人無佛性。」能曰：「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曰：「汝作何功德？」曰：「願竭力抱石而舂，供衆而已。」如是勞乎井臼，率淨人而在先；了彼死生，與涅槃而平等。忍雖均養，心何辨知？俾秀唱予，致能知汝。偈辭在壁，見解分歧，揭厲不同，淺深斯別。忍密以法衣寄託曰：「古我先師轉相付授，豈徒爾哉。嗚呼！後世受吾衣者命若懸絲，小子

識之。」

能計迴生地，隱於四會、懷集之間，漸露鋒穎。就南海印宗法師《涅槃》盛集，論風幡之語，印宗辭屈而神伏，乃爲其削椎髻於法性寺，智光律師邊受滿分戒，所登之壇即南宋朝求那跋摩三藏之所築也。跋摩已登果位，懸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斯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於壇之畔手植菩提樹，謂衆曰：「種此後一百二十年，有開士於其下說無上乘，度無量衆。」至是能爰宅于茲，果於樹陰開東山法門，皆符前識也。上元中，正演暢宗風，慘然不悅。大衆問曰：「胡無情緒耶？」曰：「遷流不息，生滅無常，吾師今歸寂矣！」凶赴至而信。乃移住寶林寺焉。時刺史韋據命出大梵寺，苦辭，入雙峰曹侯溪矣。大龍條起，飛雨澤以均施；品物攸滋，逐根荄而受益。五納之客擁塞于門，四部之賓圍遶其座。時宣秘偈，或舉契經，一切普熏，咸聞象藏；一時登富，悉握蛇珠；皆由徑途，盡歸圓極，所以天下言禪道者以曹溪爲口實矣。洎乎九重下聽，萬里懸心，思布露而奉迎，欲歸依而適願。武太后、孝和皇帝咸降璽書，詔赴京闕，蓋神秀禪師之奏舉也。續遣中官薛簡往詔，復謝病不起。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非邀君也。遂賜摩納袈裟一緣，鉢一口，編珠織成經巾、緑質紅暈花緜巾，絹五百匹，充供養云。又捨新興舊宅爲國恩寺焉。神龍三年，勑韶州可修能所居寺佛殿并方丈，務從嚴飾，賜改額曰法泉也。延和元年七月，命弟子於國恩寺建浮圖一所，促令速就。以先天二年八月三日俄然示疾，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沐浴更衣，彈指不絶，氣微目瞑，全身永謝。爾時山石傾墮，川源息枯，鳥連韻以哀啼，猿斷腸而叫咽。或唱言曰：「世間眼滅，吾疇依乎！」春秋七十六矣，以其年十一月遷座于曹溪之原也。

弟子神會若顏子之於孔門也，勤勤付囑，語在《會傳》。會於洛陽荷澤寺崇樹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爲碑焉。會序宗脉，從如來下西域諸祖外，震旦凡六祖，盡圖繢其影。太尉房琯作《六葉圖序》。又以能端形不散，如入禪定，後加漆布矣。復次蜀僧方辯塑小樣真，肖同疇昔。能曾言：「吾滅後有善心男子必取吾元，汝曹勿怪。」或憶是言，加鐵環纏頸焉。開元十一年，果有汝州人受新羅客購，潛施刃其元，欲函歸海東供養。有聞擊鐵聲而擒之。其塔下葆藏屈眴，布鬱多羅僧，其色青黑碧縑複袷，非人間所有物也。屢經盜去，迷倒却行而還褫之。至德中，神會遣弟子進平送牙獽和一柄。朝達名公所重，有若宋之問謁能，著長篇。有若張燕公説寄香十斤并詩，附武平一至，詩云：「大師捐世去，空留法身在！願寄無礙香，隨心到南海。」武公因門人懷讓鑄巨鐘，爲撰《銘讚》，宋之問書。次廣州節度宋璟來礼其塔，問弟子令韜無生法忍義。宋公聞法歡喜，向塔乞示徵祥。須臾，微風漸起，異香襲人，陰雨霏霏，只周一寺耳。稍多奇瑞，逭繁不録。後肅宗下詔能弟子令韜，韜稱疾不赴，遣明象賫傳法衣鉢進呈畢，給還。憲宗皇帝追謚曰大鑒，塔曰元和正真也。迨大唐季劉氏稱制番禺，每遇上元燒燈，迎真身入城，爲民祈福。大宋平南海後，韶州盜周思瓊叛換，盡焚其寺塔，將延燎平時肉身，非數夫莫舉，煙燻向逼，二僧對舁，輕如夾紵像焉。太平興國三年，今上勑重建塔，改爲南華寺矣。

贊寧《宋高僧傳》卷五《周洛京佛授記寺法藏傳》 釋法藏字賢首，姓康，康居人也。風度奇正，利智絶倫，薄遊長安，彌露鋒穎，尋應名僧義學之選。屬奘師譯經，始預其聞，後因筆受、證義、潤文，見識不同而出譯場。至天后朝，傳譯首登其數。實叉難陀賫《華嚴梵》夾至，同義浄、復禮譯出新經。又於義浄譯場，與勝莊、大儀證義。

昔者燉煌杜順傳《華嚴》法界觀，與弟子智儼講授此晉譯之本。智儼付藏，藏爲則天講新《華嚴經》，至《天帝網義十重玄門》、《海印三昧門》、《六相和合義門》、《普眼境界門》，此諸義章皆是《華嚴》總別義網，帝於此茫然未決。藏乃指鎮殿金師子爲喻，因撰義門，徑捷易解，號《金師子章》，列十門總別之相，帝遂開悟其旨。又爲學不了者設巧便，取鑑十面，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餘，面面相對，中安一佛像，燃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學者因曉剎海涉入無盡之義。藏之善巧化誘，皆此類也。其如宣翻之寄，亦未能捨，蓋帝王歸信緇伍所憑之故。洎諸梵僧罷譯，帝於聖曆二年己亥十月八日，詔藏於佛授記寺講大經，至《華藏世界品》，講堂及寺中地皆震動，都維那僧恒景具表聞奏。勑云：「昨請敷演微言，闡揚秘賾。初譯之日，夢甘露以呈祥；開講之辰，感地動以標異。斯乃如來降迹，用符九會之文；豈朕庸虚，敢當六種之震。披覽來狀，欣惕于懷」云。其爲帝王所重，實稱非虚，所以華嚴一宗付授澄觀，推藏爲第三祖也。著《般若心經疏》，爲時所貴，天下流行。復號康藏國師是歟！

《舊唐書·張知謇傳》 張知謇，蒲州河東人也，徙家于岐。少與兄知玄、知晦，弟知泰、知默五人，勵志讀書，皆以明經擢第。儀質環偉，眉目疏朗，曉於玄理，清介自守，故當時名公争引薦之，遞歷畿赤。知謇、知泰、知默，調露後又歷臺省。

《全唐文》卷七一二李渤《王屋山貞一司馬先生傳》　後周瑯琊公司馬裔元孫名承禎字子微，河内人也。少事體元先生，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體元特相賞異，謂曰：我自簡寂傳授正法，至汝六葉矣。先生是後因浪遊，遠詣於天台山，武太后聞其名，召至都，降手詔贊美。及將還，勅李嶠餞於洛橋之東。景雲二年，睿宗令其兄子承禕就山迎至京，入宫中，問以陰陽數術。先生對曰：經云：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且目所見者，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其智慮哉？帝曰：治身無爲，則清高矣。治國無爲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君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是知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帝歎曰：廣成之言，何以加此。因固辭還山，乃賜寶琴一張，及霞文帔。中朝詞人贈詩者百餘首。開元九年，明皇又遣使迎至京，帝親授法籙，前後賞賜甚厚。十年駕入都，先生又請歸山，帝賦詩，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宇以居之。先生因上言：今五嶽之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嶽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請別立齋祠。帝從其言，因置真君祠，其形像制度，皆請先生推校道經，創爲焉。先生頗善篆隸，寫三體《道德經》，刋正文字，著五千三百八言爲真本。又撰《修真秘旨》，窺之者得其門矣。勅於先生所居置陽臺觀，帝自書額，并相續賜賚甚厚。至二十三年告化，時八十九，制贈銀青光禄大夫，謚曰貞一先生。又御製碑文。先生門徒甚衆，唯李含光、焦静真得其道焉。静真雖稟女質，靈識自然，因精思間，有人導至方丈山，遇二仙女謂曰：子欲爲真官，可謁東華青童道君，受三皇法，請名氏，則貞一也。乃歸而詣先生，亦欣然授之。

《全唐文》卷三〇六　衛憑《唐王屋山中巖臺正一先生廟碣》　古之所謂列仙者，執大全以御於自然，遊無有以至於不死，旁午衆妙，而登夫太元。蓋著自玄玄，成於天師，備諸簡寂，而詳乎貞白。得貞白之道者曰昇玄，昇玄以授於體玄。自三真在天，羣學無主，主道之柄，必將有人，天以司馬真人爲木鐸歟。不然，元標靈符，通駿若是。尊師族司馬氏世居温，晉彭城王權之後，隋親侍都督晟之孫，皇代襄滑二長史仁最之子。夫軒冕奕代，是謂令緒，忠賢繼出，必生異人。故子阿推惠，許真於以降跡，初成行慈，茅君所以升道，抑有由也。宗師諱承禎，字子微，法號道隱。生而能言，幼而知道，天錫奇表，神仙正性。老莊大旨也，引而伸之，楊許内學也，默而存之。潔其行，聳其德，識窮精微，思入虚極。議者謂冥冥之翮，不可屈而致。年二十一，始服巾褐入道，師體玄先生，先生中嶽之隱几者也。尊師神凝用簡，情汰事落，其秉操不可瀆，其執勤不知倦，體玄乃洒然異之。他日，以金根上經《三洞秘籙》許真行事陶公微旨盡授於我尊師，高悟獨得，虚融大通，發揮道真，出入玄奥。嘗夢有鳳鳥銜璽，置於法案，刻曰授君東華上清真人。由是寶其壽，神其行，聽於氣，息於踵，則七日而外物，三月而遺形，一年而遊於無有矣。且鑿坯而遁，其隱跡，非應物也。狂歌而遊，其内修，非教人也。吐騰奇術，其眩愚，非保真也。偃仰下位，其容身，非高代也。尊師是以務弘道不滯其用，方善救不寧其居，入覲聖上，九重肅廣成之謁，出應時賢，羣公交子訓之請。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虚受以曲成，廣照以吹萬。或外符能鼓其動，或内楗善閉其關，或燕處而潛偶羣真，或宴升而密行上界，斯則不可測已。而後遊句曲步華陽之天，棲桐柏入靈墟之洞，尋大霍采金瓶之實，登衡山窺石廩之秘。皆山鬼貢藥，天真授經，猛獸護門，野禽繞座。若此又不可備論也。開元十二年，天子修明庭之禮，思接萬靈，動汧水之駕，獎邀四子。乃徵尊師入内殿，受上清經法，仍於王屋山置陽臺觀以居之。師以王屋小有之天，總真之府，景氣幽欽，神祇會昌，矧吾道苟行，奚適不可，翻飛投足，遂有終焉之志。更於觀之乾維，高邱之午，窮極絶界，得中巖臺，上直大壇，下繚大阜，巨木圓抱，鳴溪中落，每養龍大谷，相鶴中峯，燎金洞之衆香，吸石竇之鮮氣有日矣。初隱居抄撰道書，爲證真隱訣，其存修之道，率多闕文。尊師乃著《修真秘旨》十二篇，見行於世。至如發晨蘊以陳呪，步宵壇以飛章，迴冥威於三官，走故氣於百鬼。一以皇極增峻，息金革水旱之虞，一以人寰載清，無流庸疵癘之儆，亦尊師之力也。抱一守寂，反道歸根之理既盡，洎鍊景迴玄，乘颸蹈氣之術又備。可以逶迤造物，保合大均，觀變化而沖和其心，撫陰陽而寥廓其眡。豈兩儀之細，而同其濁質，萬化之雜，而拘其清神哉。歲乙亥夏六月十八日，顧謂近侍曰：吾已受職玄都，不復得住，遂部署封檢，將若遠適。迨昏有赤雲繚繞，摩地而來，簫聲泠然，乘空而去。衆咸驚駭。謂必上昇。遽爨户而入。已蜕形矣。越二十一日，羣弟子相與痊杖舄於西北之松臺，制贈銀青光禄大夫，謚曰貞一，并上自製碑，申寵章也。門人曰：尊師之生也，五百年甲子矣。常見體如寒松，心若明鑑，居絶憂喜，生無嗜慾。昔住嵩嶂，則後皁松生，及移台嶺，則東壁泉湧。幽居於南嶽，則玄鶴蔽野，坐忘於兹山，則綵雲滿室。若乃高姿逸軌，近類華陽，俄聞偉藝，遠齊抱朴。其善誨善誘，則常以爲己任，若性與天道。亦不可得而聞。宜其

馳轅於妙門，遊刃於真宰，邁玄德而同世恤，宣至理而障羣僞。及揮斥萬仞，翱翔四空，凝冰者理順，捕影者心伏。於戲！豈古登天遊霧而不死者夫。河東郡寶鼎縣主簿司馬綱，師之猶子也。餐味密訓，倘佯精廬，禦侮道門，翹足仙事。乃恢張遺寢，制造新廟，將謂靈仙不妄，且以虔奉有所。考室也，侈而大之，立主也，尸而祝之。徒見反宇遽遽，高松杳翠，靈響虛應，圓光夜燭，亦神異也。僉惟昔之得道者，智有如江如海惟深也，我師則無不在，德有如邱如陵其高也，我師則不可升。故塞於瀛縣，馨於圖史，豈遊其門者，能象其迹而綴其美乎！誠以立祠者表靈之道，刻石者宏教之端，思存乎阜鄉之遺風，景行乎靈平之故事，若述作之奇偉，見於萃集，感應之幽微，存乎內傳云爾。乃作頌曰：

大玄混茫，上境遼廓，沖用斯應，翰飛是託。道其深微，人孰營度，不有真匠，疇能係作。偉哉真匠，乘運挺生，超乎長存，隱乎無名。玄退首出，道再演成，潤邑大象，猗那之精。至精伊何，能修體妙，大象伊何，能勤廣照。周麾後學，緣飾垂教，弱喪知歸，晞光胥效。從道於中，以克大道，終處其厚，奄荒無有。七域昭貢，百靈奔走，夫生在命，此身能久。且曰無待，著名列仙，嗣武貞白，齊明稚川。解玉何地，迴旌幾年，靈廟之下，空瞻洞天。

劉肅《大唐新語》卷十 司馬承禎，字子微，隱於天台山，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則天中宗朝，頻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稍加尊異，承禎方赴召。睿宗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經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且心目一覽，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要也。」睿宗深加賞異。無何，苦辭歸，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工部侍郎李適之賦詩以贈焉。當時文士，無不屬和。散騎常侍徐彥伯撰其美者三十一首，爲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代。

李昉《太平廣記》卷二一《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博學能文，改篆迴爲一體，號曰金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峰，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略】

玄宗有天下，深好道術，累徵承禎到京，留於內殿，頗加禮敬，問以延年度世之事，承禎隱而微言，玄宗亦傳而秘之，故人莫得知也。【略】承禎居山，修行勤苦，年一百餘歲，童顏輕健，若三十許人。有弟子七十餘人。一旦告弟子曰：「吾自居玉霄峰，東望蓬萊，常有真靈降駕。今爲東海青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去人間。」俄頃氣絕，若蟬蛻然解化矣。弟子葬其衣冠爾。

《舊唐書・儒學傳下・路敬淳傳》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也。父文逸。隋大業末，闔門遇盜，文逸潛匿草澤，晝伏於死人中，夜行避難。自傷窮梗，閉口不食。同侶閔其謹愿，勸以不當滅性，捃拾以食之，遞負之而行，遂免於難。貞觀末，官至申州司馬。

敬淳與季弟敬潛俱早知名。敬淳尤勤學，不窺門庭，遍覽墳籍，而孝友篤敬。遭喪，三年不出廬寢。服免，方號慟入見其妻，形容羸毀，妻不之識也。後舉進士。天授中，歷司禮博士、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仍授崇賢館學士。數受詔修緝《吉凶雜儀》，則天深重之。萬歲通天二年，坐與綦連耀結交，下獄死。敬淳尤明譜學，盡能究其根源枝派，近代已來，無及之者。撰《著姓略記》十卷，行於時。又撰《衣冠本系》，未成而死。神龍初，追贈秘書少監。敬潛仕至中書舍人。

《新唐書・儒學傳中・路敬淳傳》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父文逸，遇隋季大亂，闔門死於盜。文逸遁免，流離辛苦，自傷家多難，閉口不食，行者哀其窮，彊飲食之，更負以行，乃得脫。貞觀末，官申州司馬。

敬淳少志學，足不履門。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癯毀，妻不之識。後擢進士第。天授中，再遷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崇賢館學士。數受詔纂輯慶卹儀典，武后稱之。尤明姓系，自魏、晉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著《姓略》、《衣冠系録》等百餘篇。後坐綦連耀交通，下獄死。神龍初，贈秘書少監。

弟敬潛，少與敬淳齊名，歷懷州録事參軍，亦坐耀事繫獄，免死。後爲遂安令。先是，令多死，敬潛欲辭，妻曰：「君不死獄而得全，非生死有命邪？」從之。到官，有梟嘯其屏，鼠數十走于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爲懼。久之，遷衛令，位中書舍人。

唐初，姓譜學唯敬淳名家。其後柳沖、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氏。

《全唐文》卷三九六　常袞《唐思恒律師誌銘》 道不虛行，必將有授，受聖教者，非律師而誰。律師諱思恒，俗姓顧氏，吳郡人也。曾祖明，周左監門大將軍。祖元，隋門下上儀同三司萊蕪郡開國公使持節洪州諸軍事行洪州刺史。父藝，皇朝恒州録事參軍。並東南之美，江海之靈，係丞相之端嚴，散騎之仁厚，

以積善之慶，是用誕我律師焉。律師稟正真之氣，含太和之粹，生而有志，出乎其類。越在幼沖，性與道合，兒戲則聚沙爲塔，冥感而然指誓心。乃受業於持世法師。咸亨中，勅召大德入太原寺，而持世與薄塵法師皆預焉。律師深爲塵公所重，每歎曰：興聖教者，其在茲乎。遂承制而度，年廿而登具戒，經夏即預臨壇，參修素律師新疏講八十餘遍，弟子五千餘人，以爲一切諸經，所以通覺路也。如來金口之言，靡不該涉，菩薩寶坊之論，皆所研精。天下靈境，所以示聖跡也。乃涉方山五臺，聞空聲異氣，幽巖勝寺，無不經行，感而遂通，所以昭靈應也。嘗致舍利七粒，後自增多，移在新瓶，潛歸舊所，有爲之福，所以濟羣品也。造菩提像一鋪，施者不能愛其寶，建塗山寺一所，仁者於是子而來，洗僧乞食，以生爲限，寫經設齋，惟財所極，忘形杜口，所以歸定門也。詣秀禪師受微妙理，一悟真諦，果符宿心，寂爾無生，而法身常在，湛然不動，而至化滂流，於是能事畢矣，福德具矣。以見生爲過去，則棄愛易明，以遺形爲息言，則證理斯切，乃脱落人世，示歸其真。開元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終於京大薦福寺，年七十有六。初和帝代召入内道場，命爲菩薩戒師，充十大德，統知天下佛法僧事，圖像於林光殿，御製畫讚。律師固辭恩命，屢請歸閑，歲餘方見許焉，其静退皆此類也。屬纊之夜，靈香滿室，空樂臨門，悠爾而逝，若有迎者。蓋應世斯來，自天宫而暫降，終事則往，非人寰之可留。弟子智舟等，彼岸仍遥，津梁中奪，心猿未去，龍象先歸，禪座何依，但追墳塔，法侶悲送，且傾都鄙。其年十二月十五日，葬神禾原塗山寺東。各願託勝因，思陳盛美，法教常轉，自等於圓珠，雕斲斯文，有慚於方石。銘曰。

聖立萬法，法無二門，以身觀化，從流討源。有爲捨栰，無生定猿，律師盡妙，像教斯存。我有至静，永用息言，示以形逝，留乎道尊。有緣有福，求我祇園。

《全唐文》卷三〇六　畢彦雄《大唐龍興大德香積寺主浄業法師靈塔銘》

禪月西隱，戒燈東照，談真利俗，稀代稱賢，智炬增輝，法師一人矣。法師諱象，字浄業，趙姓，族著天水，代家南陽。冠冕相輝，才名繼美，因官徙屬，今爲京兆人也。父廸，天馬監，沉默攸博，安畀適務，時英間出，奕葉於儒門，從法化生，獨鍾於釋子，法師即監之仲子也。器宇恢嶷，風儀宏偉，長河毓量，汪然括地之姿，秀嶽標形，峻矣干天之氣，髫年慕法，弱冠辭榮。高宗忌辰，方階落彩，帔緇七日，旋登法座。觀經疑論，剖析玄微，念定生因，抑揚理要。法師夙棹玄津，早開靈鍵，入如來之密藏，踐菩薩之空門。凡所闡揚，無不悦可，嘆未曾有，發菩提心。稟其歸戒者，日逾千計，法師博濟冥懷，沖用利物。嘗以大雄既没，法僧爲本，每至元正，創啟啟周飾浄場，廣延高僧，轉讀真誥，洊興勝會，法服精鮮。受用道資，出於百品，預茲位者，應其成數。所施之物，各發一願，願力宏博，量其志焉。風雨不已廿餘載，菩薩以定慧力而大捨法財，此之謂也。無適非可，住必營建，厥功居多，思力如竭。粤延和元年龍集壬子，而身見微疾，心清志凝。夫依風以興，隨烟而散，來既無所，去復何歸。夏六月十五日，誡誨門賢，端坐瞪視，念佛告滅。嗚呼！生歷五十有八，即以其年十月廿五日，陪窆於神禾原大善導闍黎域内，崇靈塔也。道俗闐湊，號惋盈衢，不可制止者，億百千矣。門人思項等，乃追芳舊簡，撫美遺編，永言風軌，思崇前迹，空留鎖骨之形，敢勒銖衣之石。其銘曰：

佛日既隱，賢雲乃生，傳持正法，必寄時英。時英伊何，猗嗟上人，捐軀利物，愛道忘身。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博濟羣有，是真法師。定慧通悟，檀那上施，願力宏廣，成無住義。應真而來，代謝而往，哀哀門人，撫膺何仰。靈德若在，休風可想，敢勒遺塵，銘徽泉壤。

《全唐文》卷二八〇嚴挺之《大智禪師碑銘并序》　夫聖人以仁德育物者，則醴泉潛應而湧，嘉禾不播而植，神功以不宰寧運者，則玄宗會境而立，正法由因而備。然則有靈允答，爰九疇而式敘，無爲克成，超萬象而宏濟。暨今上文明，大開浄業，溥福利真慈之澤，闢權智衆善之門。精求覺藏，汲引僧寶，往必與親，念則隨應。張皇通達之路，騰演元亨之衢者，其惟我大智禪師乎。禪師諱義福，上黨銅鞮人也，俗姓姜氏，系本於齊，官因於潞，載鴻休於邦牒，踐貞軌於家範。曾祖雁門令，大父烈考，並棲尚衡門。禪師始能言已見聰哲，稍有識便離貪取，先慈矜異，遺訓出家。年甫十五，遊於衛，觀藝於鄴，雖在白衣，已奉持沙門清浄律行，始爲鄴衛之松柏矣。乃遠迹尋詣，探極冥搜，至汝南中流山靈泉寺，讀《法華》、《維摩》等經，勤力不倦，時月遍誦，略無所遺。後於夜分，端唱經偈，忽聞庭際若風雨聲，視之，乃空中落舍利數百粒。又於都福先寺師事朏法師，廣習大乘經論，區析理義，多所通括。以爲未臻玄極，深求典奥。時嵩嶽大師法如，演不思議要用，特生信重，夕惕不遑，既至而如公遷謝，悵然悲憤，追踐經行者久之。載初歲，遂落髮，具戒律，行貞苦，自爾分衛，一食而已。聞荆州玉泉道場大通禪師以禪惠兼化，加刻意誓行，苦身勵節，將投勝緣，則席不暇暖，願依慈救，故遊

不滯方。既謁大師，率呈操業，一面盡敬，以爲真吾師也。大師乃應根會識，垢散惱除，既而攝念慮，棲榛林，練五門，入七淨，毀譽不關於視聽，榮辱豈繫於人我。或處雪霜，衣食罄匱，未嘗見於顏色，有厭苦之客。積年鑽求，確然大悟，造微而內外無寄，適用而威儀不捨。大師乃授以空藏，印以總持，周旋十年，不失一念。雖大法未備，其超步之迹，固以遠矣。後大師應召至東都，天宮寺現疾，因廣明有身之患，惟禪師親在左右，密有傳付，人莫能知。後聖僧萬迴遇見禪師，謂衆人曰：「弘通正法，必此人也。」神龍歲，自嵩山嶽寺爲羣公所請，邀至京師，遊於終南化感寺，棲置法堂，濱際林水，外示離俗，內得安神。宴居寥廓廿年所，時有息心貞信之士，抗迹隱淪之輩，雖負才藉貴，鴻名碩德，皆割棄愛欲，洗心清淨，齋莊肅敬，供施無方。或請發菩提，或參扣禪契，有好慕而求進修者，有厭苦而求利益者，莫不懇誓專一，披露塵惱。禪師由是開演先師之業，懋宣至聖之教，語則無像，應不以情。規濟方圓，各以其器，陶津緣性，必詣其實。廣燎明哲之燈，洞鑒昏沉之路。心無所伏。故物無不伏，功不自已，乃功無不成。迷識者以悟日新，愛形者由化能革。不遠千里，曾未旬時，騰湊道場，延袤山谷。所謂旃檀移植，異類同薰，摩尼迴曜，衆珍自積，其若是乎！如來以四諦法濟三乘衆生，以八正道示一切迷惑，其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夫行可與真靜齊致，道可與法身同體者，固難議於斯。開元十年，長安道俗請禪師住京城慈恩寺。十三年，皇帝東巡河洛，特令赴都，居福先寺。十五年，放還京師。廿一年，恩旨復令入都，至南龍興寺，曰：此人境之靜也。遂留憩焉。沙門四輩，靡然向風者，日有千數，其因環里市絕葷茹而歸向者，不可勝計。廿三年秋八月，始現衰疾，閉關晦養，不接人事，誡諸門徒曰：吾聞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當自勤力，以濟神用，衆以爲付屬之萌也。明年夏五月，加疾減膳。廿四日申酉之間，有白虹十餘道，通亘輝映，久而不滅。廿五日際晚，攝念開顏，謂近侍數人云：本師釋迦，示現受生，七十有九，乃般涅槃。吾今得佛之同年，更何所住。又云：臥去坐去，亦何差別，便右脇枕手，壘足而臥，此則知身非實，處疾不亂，奄忽棄世，無覺知者。皇帝降中使特加慰賜，尋策謚號曰大智禪師。即大智本行，皆悉成就，以禪師能備此本行也。禪師法輪，始自天竺達摩，大教東派，三百餘年，獨稱東山學門也。自可璨信忍至大通，遞相印屬，大通之傳付者，河東普寂與禪師二人，即東山繼德，七代於茲矣。禪師性篤仁厚，天姿通簡，取舍自在，深淨無邊。苦己任真，曠心濟物，居道訓俗，不忘於忠孝，虛往實歸，尤見其淵默。有無不足定其體，名數安能極其稱。玄波難挹，高棟云摧，既離形器之表，當會神通之域。粵七月六日，遷神於龍門奉先寺之北岡，威儀法事，盡令官給。搢紳縞素者數百人，士庶喪服者有萬計，自鼎門至於塔所，雲絕雷慟，信宿不絕。棺將臨壙，有五色祥雲，白鶴數十，雲光鶴影，皆臨棺上，鬱靄徘徊，候掩而散，近古歸墓靈相，未有如斯之盛也。禪師之季曰道深，力方墳而心靜，弟子莊濟等，營豐碑而志勤。伊余識昧，昔嘗面稟，非以文詞取拙，將爲剋慕在懷。覽江夏立銘，涕增橫墜，覩太原成論，悲甚慨然，攀緣苦集，願望都斷。有太僕卿濮陽杜昱者，與余法利同事，共集禪師衆所知見實録，其餘傳聞，不必盡記。且離生滅是究竟無餘，鏤盤盂乃古今難沫，顧才不稱物，短綆汲深，猶昔人稽首東向，獻心廬嶽者，以爲懇慕之極，況鐫刻永世，不猶愈乎。其銘曰：

契真慈者，道爲物先，靈力幽授，降劫生賢。爰茲大士，寂照宏宣，惠超三業，心空四禪。德溥甘露，言感清泉，翱軒宗極，念護無邊。猶彼檀施兮，福未嘗有。如彼戒瓶兮，物無不受。石無磷兮白不涅，柏耐霜兮竹亭雪。今將離世兮無有量，永離蓋纏兮辭生滅。門人法侶兮無歸仰，刻石琱金兮狀高節。望廬山兮摧慕，瞻朗谷兮悲絕。

《舊唐書・儒學傳下・尹知章傳》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焉。長安中，駙馬都尉武攸暨重其經學，奏授其府定王文學。神龍初，轉太常博士。中宗初即位，建立宗廟，議者欲以涼武昭王爲始祖，以備七代之數。知章以爲武昭遠世，非王業所因，特奏議以爲不可。當時竟從知章之議。俄拜陸渾令，以公玷棄官。時散騎常侍解琬亦罷職歸田園，與知章共居汝、洛間，以修學爲事。

睿宗初即位，中書令張說薦知章有古人之風，足以坐鎮雅俗，拜禮部員外郎。俄轉國子博士。後秘書監馬懷素奏引知章就秘書省與學者刊定經史。知章雖居吏職，歸家則講授不輟，尤明《易》及莊、老玄言之學，遠近咸來受業。其有貧匱者，知章盡其家財以衣食之。性和厚，喜慍不形於色，未嘗言及家人產業。其子嘗請併市樵米，以備歲時之費，知章曰：「如汝所言，即下人何以取資？吾幸食祿，不宜奪其利也。」竟不從。開元六年卒，時年五十有餘。所注《孝經》、《老子》、《莊子》、《韓子》、《管子》、《鬼谷子》，頗行於時。門人孫季良等立碑於東都國子監之門外，以頌其德。

孫季良者，河南偃師人也，一名翌。開元中，爲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撰《正聲詩集》三卷，行於代。

《張説之文集》卷一八《唐故豫州刺史魏君碑》　公諱叔瑜，字思瑾，曰魏氏，鉅鹿曲陽人也。考太師鄭文貞公，致君皇極，配神清廟。

公善於草隸，妙絶時人，以筆意傳次子華及甥河東薛稷，世稱「前有虞褚，後有薛魏」，此人貽訓之餘美也。

贊寧《宋高僧傳》卷五《唐長安青龍寺道氤傳》　釋道氤，俗姓長孫，長安高陵人也。父容，殿中侍御史。母馬氏夢五色雲覆頂，因有娠焉。母常聽講讀大乘經，曉夜不輟，意行太任之胎教也。逮乎誕彌，異香芬馥；成于童稚，神氣俊秀，學問詳明。應進士科，一舉擢第，名喧日下，才調清奇，榮耀親里。後有梵僧扣門分衛，飯訖，願寓宵宿。氤接之談話，言皆詣理，梵僧稱歎。明曉辭訣，方出門，閃然不見。氤由此無調選之心矣，乞願出家。將知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雲也，何君親而能阻入道之猛利心焉？乃礼京招福寺慎言律師爲師，請益無替。及登戒法，旋學律科，又隸經論，如是内外偕通矣。時有興善寺復禮法師善屬文，謂氤曰：「籍汝少俊，可爲余造《西方讚》一本。」遂襞紙援毫，略不停綴，斯須已就，其辭典麗。清浄佛國，境物莊嚴，臨文若現前矣。禮師讀訖，顧左右諸德曰：「奇才秀句，吾輩莫能測也。」自後伏膺窗案，晝夜精勵，辯給難詶，善於立破。禮師仰其風規，嘗於稠人廣衆中宣言曰：「氤之論端，勢若泉涌。」從此聞天，供奉朝廷。玄宗幸雒，勑與良秀、法修隨駕。御史李竫同請氤於天宫寺講《浄業障經》，其《疏》亦氤之著述也。時一行禪師國之師匠，過慮將來佛法誰堪扞禦？誰可闡揚？奏召天下英髦學兼内外者集于洛京福先寺，大建論場。氤爲衆推許，乃首登座，於《瑜伽》、《唯識》、《因明》、《百法》等論，竪立大義六科，敵論諸師茫然屈伏。一行驚異曰：「大法梁棟，伊人應焉。余心有憑，死亦足矣。」及乎大駕四還，勑令扈從。乃有小疾，上表，帝降中使賜藥并方，詔曰：「法師將息，朕此藥并方甚好，服食必差。所患痊愈，早來西京。」其顧遇也若此。仍屬此際一行遷神，勑令東宫已下、京官九品已上，並送至銅人原藍田設齋，推氤表白，法事方畢。宰相張燕公説執氤手曰：「釋門俊彦，宇内罕匹。幸附口録向所導文一本，置于篋笥。」由是其文流行天下也。

開元十八年，於花萼樓對御定二教優劣，氤雄論奮發，河傾海注。道士尹謙對答失次，理屈辭殫，論宗乖舛。帝再三嘆美，詔賜絹伍佰匹，用充法施。别集《對御論衡》一本，盛傳于代。後撰《大乘法寶五門名教》并《信法儀》各一卷、《唯識疏》六卷、《法華經疏》六卷、《御注金剛經疏》六卷。初，玄宗注經，至「若有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乃至罪業則爲消滅」，雖提兔翰，頗見狐疑，慮貽謬解之愆，或作餘師之義。遂詔氤決擇經之功力，剖判是非。奏曰：「佛力經力，十聖三賢，亦不可測。陛下曩於般若會中，聞熏不一，更沉注想，自發現行。」帝於是豁然若憶疇昔，下筆不休，終無滯礙也。續宣氤造疏矣。四海嚮風，學徒鱗萃，於青龍寺執新疏，聽者數盈千計，至于西明、崇福二寺。講堂悉用香泥，築自水際至于土面，莊嚴之盛，京中甲焉。開元二十八年，有疾將終，遣門弟子賫遺表云：「某末品輕生，虚均雨露，得陪緇伍，許自精修。雖常袒右肩，無施舉袂之役，而執錫舒步，得蠲負載之勞。屬以時暢玄功，德揚真化，不謂勤劬慕學，造次養生。今月十六日苦腸忽加，湯藥無救。泉門自掩，安沐堯風；夜臺一歸，寧逢舜日。有定痤於蒼隴，無再謁於丹墀」云。時帝覽惻怛，遣中使内給事賈文環將絹五十匹，就院弔贈，宣口勑奉問。氤弟子等適聞法師遷神寂滅，痛惜良深，未審擬於何處安厝。賜到絹帛等，聖恩追悼，生榮死哀，光于僧伍。俗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三。以其年秋八月十二日葬于終南山陰逍遥園側，白塔存焉。

贊寧《宋高僧傳》卷八《唐洛京荷澤寺神會傳》　釋神會，姓高，襄陽人也。年方幼學，厥性惇明，從師傳授《五經》，克通幽賾。次尋莊老，靈府廓然。覽《後漢書》，知浮圖之説。由是於釋教留神，乃無仕進之意，辭親投本府國昌寺顯元法師下出家。其諷誦羣經，易同反掌。全大律儀，匪貪講貫。聞嶺表曹侯溪慧能禪師盛揚法道，學者駿奔，乃戮善財南方參問，裂裳裹足，以千里爲跬步之間耳。及見，能問會曰：「從何所來？」答曰：「無所從來。」能曰：「汝不歸去？」答曰：「一無所歸。」能曰：「汝太茫茫。」答曰：「身緣在路。」能曰：「由自未到。」答曰：「今已得到，且無滯留。」居曹溪數載，後遍尋名跡。開元八年，勑配住南陽龍興寺。續於洛陽大行禪法，聲彩發揮。先是，兩京之間皆宗神秀，若不淪之魚鮪附沼龍也。從見會明心六祖之風，蕩其漸脩之道矣。南北二宗時始判焉，致普寂之門盈而後虚。天寶中，御史盧奕阿比於寂，誣奏會聚徒疑萌不利。玄宗召赴京，時駕幸昭應湯池，得對言理允愜，勑移往均部。二年，勑徙荆州開元寺般若院住焉。十四年，范陽安禄山舉兵内向，兩京版蕩，駕幸巴蜀。副元帥郭子儀率兵平殄，然於飛輓索然。用右僕射裴冕權計，大府各置戒壇度僧，僧税緡謂之香水錢，聚是以助軍須。初洛都先陷，會越在草莽，時盧奕爲賊所戮，羣

議乃請會主其壇度。于時寺宇宮觀，鞠爲灰燼，乃權創一院，悉資苫蓋，而中築方壇，所護財帛頓支軍費。代宗、郭子儀收復兩京，會之濟用頗有力焉。肅宗皇帝詔入内供養，勑將作大匠併功齊力，爲造禪宇于荷澤寺中是也。會之敷演，顯發能祖之宗風，使秀之門寂寞矣。上元元年，囑別門人，避座望空，頂礼歸方丈，其夜示滅。受生九十三歲矣，即建午月十三日也。遷塔于洛陽寶應寺，勑謚大師曰真宗，塔號般若焉。

《新唐書・王燾傳》 燾，性至孝，爲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秘要》，討繹精明，世寶焉。歷給事中、鄴郡太守，治聞於時。

贊寧《宋高僧傳》卷六《唐處州法華寺智威傳》 釋智威，姓蔣氏，縉雲人也。穎脱塵蒙，心遊物表，少事師于軒轅氏鍊丹山。聞天台宗教盛，遂負笈往沃洲石城寺，親灌頂禪師求請心要。既而得一融道，體二居宗，定慧方均，寂照相半，雖云自了，急在利他。天與多能，富有辭藻，著《桃巖寺碑》，與《頭陀寺碑》氣度相表。後以法眼付授慧威焉。時傳威是徐陵後身，其利智雄才，斷可知矣。

又釋慧威，姓留氏，東陽人也。鬌角之年，露其舊習，抉開愛網，徑入空門，不滯一方，仍參三益。聞縉雲大威禪師盛行禪法，裹足造焉。刻志忘勞，覩威牆奥。一日千里，罔不推稱，至有成業，時謂小威。然其樂静居山，罕交人事。指教門人，不少傑出者，左溪玄朗矣。威常修止觀，匪棄光陰，説與行而並馳，語將嘿而齊貫，落落然汪汪然，人無得名焉。

《全唐文》卷三二〇李華《故左溪大師碑》 百億三昧，無非度門，於覺照中，而得自在。過去大士，時惟左溪，傅氏之子，法號玄朗，字惠明。其先北地泥陽人。漢魏大族，隨晉南度，家於義烏，今爲東陽義烏人也。自江夏太守極梁居士翕，賢達相承，世謂居士爲諸佛化身，杳不可測。左溪即居士六代孫，梵行之門，宜生上德，母葛氏，夢天降靈瑞，而娠左溪，心静體安，及於乳育。生九年矣，辭家入道，兼綜羣言曰：此法門之畎澮也。如意年中薙度，隸義烏清泰寺，尋光州岸律師受具戒，就會稽印宗禪師商律部。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處巖穴，凡三十年，宴居左溪，因以爲號。每言泉石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於所居之方，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懺其間。如來諸大弟子，皆菩薩僧，大迦葉之頭陀，舍利佛之智慧，羅睺羅之密行，須菩提之解空，由此四者，皆最上乘，同趣異名，分流合體。舍利佛先佛滅度，佛以心法付大迦葉，此後相承，凡二十九世。至梁魏間，有菩薩僧菩提達摩禪師，傳楞伽法，八世至東京聖善寺弘正禪師，今北宗是也。又達摩六世至大通禪師，大通又授大智禪師，降及長安山北寺融禪師，蓋北宗之一源也。又達摩五世至璨禪師，璨又授能禪師，今南宗是也。又達摩四世至信禪師，信又授融禪師，住牛頭山，今徑山禪師承其後也。至梁陳間，有慧文禪師學龍樹法，授惠思大師，南嶽祖師是也。思傳智者大師，天台法門是也。智者傳灌頂大師，灌頂傳縉雲威大師，縉雲傳東陽威大師，左溪是也。又弘景禪師得天台法，居荆州當陽，傳真禪師，俗謂蘭若和尚是也。左溪所傳，止觀爲本，祇樹園内，常聞此經，然燈佛前，無有少法。因字以詮義，因義以明理，因理以同如，定慧雙修，空有皆捨，此其略也。菩薩或以性海度，或以普門化，香象至底，彌樓最高，其餘幽贊不知，充滿法界。夫知上法易行，上法難修，上法易證，上法難明。謂左溪爲有，則實無所行，謂左溪爲無，則妙有常住，視聽之表巍巍。左溪因恭禪師重研心法，唯十八種物行頭陀教。厥後奉東陽威大師，得最上乘，詮第一義，現聲聞像，宏大覺心，大無可名也。偏袒跪膝，奉觀音上聖，願生兜率天，親近彌勒，殫罄衣鉢，嚴具尊儀，焚香稽首，則舍利降，靈光發。寺非正陽，屋宇凋落，殿移則像毀，財匱則力艱。左溪錫杖指揮，工人聽命，如從舊貫，儼若天成。心不離定中，口不嘗藥味，耄期之歲，同於壯齡。告門人曰：吾六印道圓，萬行無碍，戒爲心本，汝等師之。天寶十三載九月十六日就滅，春秋八十二，僧夏六十一。四輩號慟，如慕如疑，香花幢幡，雷動山谷。鄉人或夢左溪居寶閣第四重者，寤告其鄰，與之夢協。兜率天者，第四天也，願力所届，廣度人天。既荼毗已，門人分舍利，起塔於左溪之西源，遵相法也。城邑之人，願薶親近，分半舍利，起塔於州之東原，申永慕也。左溪僻在深山，衣弊食絶，布紙而衣，掬泉而齋，如繒纊之温，均滑甘之飽，誦經則翔禽下聽，洗鉢則騰猿跪捧，宴坐一室，如法界之樂，蕭然一院，等他方之遊。或問曰：萬行皆空，云何苦行。對曰：本無苦樂，妄習爲因，衆生妄除，我若隨盡。又問曰：山水自利，如聚落何。對曰：名香挺根於海岸，如來成道於雪山，未聞龍中，比大遼廓。至若旱蛙躍流，瞽犬能視，雷雲興而獵者捨弓矢，鱗介絶而漁者壞罾梁，舉其倬然，曷可殫載。弟子衢州龍邱九嵓寺僧道賓、越州法華寺僧法源、僧神邕、本州靈隱寺僧元浄、棲嵓寺僧法開、蘇州報恩寺僧遵尊，皆菩薩僧，開左溪之秘藏。常州福業寺僧守真、杭州靈曜寺僧法澄、靈隱寺僧法真、明州天寶寺僧道源、浄安寺僧惠從、本州開元寺僧清辨，純得醍醐，飽左溪之道味。入室弟子本州開元

寺僧行宣、常州妙樂寺僧湛然，見如來性，專左溪之法門。新羅僧法融、理應、英純，理應歸國，化行東表，弘左溪之妙願。菩薩戒弟子傅禮、王光福等，菩薩惠芽，霑左溪之一雨，清辨禪師等，荷擔遺烈，見請斯文。銘曰：

磁石湊金，澄流見月，法與心起，緣隨定設。衆生未度，我爲舟筏，將如趙代，豈望荆越。趨道云何，知之在行，殲煩惱鷲，歸寂滅城。不住之住，無生之生，兜率天樂，徘徊下迎。潺湲左溪，東入蒼海，青松白日，人亾地在。四輩盡哀，時乎不待，頌德空嶺，劫塵無改。

贊寧《宋高僧傳》卷二六《唐東陽清泰寺玄朗傳》　釋玄朗，字慧明，姓傅氏。其先浦陽郡江夏太守拯公之後。曹魏世，避地于江左，則梁大士翕之六代孫，遂爲烏傷人也。母葛氏初娠，夢乘羊車飛空蹈虚而覺身重。自兹已後，葷血惡聞。殆乎産蓐，亦如初寐，覺後心輕體安。嬰兒不啼，呪爾而笑。九歲出家，師授其經，日過七紙。如意元年閏五月十九日，勑度配清泰寺。弱冠，遠尋光州岸律師，受滿足戒。旋學律範。又博覽經論，搜求異同，亢切《涅槃》。嘗恨古人雖有章疏，判斷未爲平允。往在會稽妙喜寺與印宗禪師商搉秘要，雖互相述許，大旨未周。聞天台一宗可以清衆滯，可以趣一理，因詣東陽天宫寺慧威法師。威稟承括州智威，時傳威是徐陵後身，灌頂師之高足也，朗親附之，不患貧苦。達《法華》、《淨名》、《大論》、《止觀》、《禪門》等，凡一宗之教迹，研覈至精。後依恭禪師重修觀法，博達儒書，兼閑道宗，無不該覽。雖通諸見，獨以止觀以爲入道之程，作安心之域。雖衆聖繼想，而以觀音悲智爲事行良津，遊心十乘，諦冥三觀，四悉利物，六即體徧。雖致心物表，身猒人寰，精捐舊廬，志栖林壑。唯十八種十二頭陀，隱左溪巖，因以爲號。獨坐一室，三十餘秋，麻紵爲衣，糲蔬充食，有願生兜率宫，必資福事。乃構殿壁，繢觀音、賓頭盧像。乃焚香斂念，便感五色神光，道俗俱瞻，嘆未曾有。此後或猿玃來而捧鉢，或飛鳥息以聽經。時有盲狗來至山門，長嗥宛轉于地，朗憫之，焚香精誠，爲狗懺悔，不踰旬日，雙目豁明。至開元十六年，刺史王上客屈朗出山，暫居城下。朗辭疾，仍歸本居。厥後誨人匪倦，講不待衆。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無重味，居必偏厦。非因尋經典，不燃一燭。非因覲聖容，不行一步。其細行修心，蓋徇律法之制，遂得遠域沙門、鄰境耆耋擁室填門，若冬陽夏陰，弗召而自至也。其寺宇凋弊，乃指授僧靈稟建。其殿宇形像，累二甎塔。繢事不用牛膠，悉調香汁。天台之教鼎盛，何莫由斯也？一日，顧謂門人曰：「吾衆事云畢，年旦暮焉。」以天寶十三年九月十九日薄疾而終，春秋八十有二，僧夏六十一。置塔於巖所，生常撰《法華經科文》二卷。付法弟子衢州龍丘寺道賓、淨安寺慧從、越州法華寺法源、神邕、常州福業寺守真、蘇州報恩寺道遵、明州大寶寺道原、婺州開元寺清辯。齠年募道，志意求師，不踰三年，思過半矣。行其道者，號左溪焉。第其傳法，號五祖矣。禹山沙門神迥著乎真讚矣。

贊寧《宋高僧傳》卷二九《唐洛陽罔極寺慧日傳》　釋慧日，俗姓辛氏，東萊人也。中宗朝得度，及登具足，後遇義淨三藏，造一乘之極，躬詣竺乾，心恒羨慕。日遂誓遊西域。始者泛舶渡海，自經三載，東南海中諸國，崐崘、佛誓、師子洲等，經過略遍，乃達天竺，禮謁聖迹。尋求梵本，訪善知識，一十三年。咨稟法訓，思欲利人，振錫還鄉，獨影孤征。雪嶺胡鄉，又涉四載。既經多苦，深厭閻浮，何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何行，能速見佛？徧問天竺三藏學者，所説皆讚淨土，復合金口，其於速疾，是一生路，盡此報身，必得往生極樂世界，親得奉事阿弥陀佛。聞已頂受，漸至北印度健馱羅國。王城東北有一大山，山有觀音像，有志誠祈請，多得現身。日遂七日叩頭，又斷食，畢命爲期，至七日夜且未央，觀音空中現紫金色相，長一丈餘，坐寶蓮華，垂右手，摩日頂曰：「汝欲傳法，自利利他，西方淨土極樂世界弥陀佛國，勸令念佛誦經，廻願往生，到彼國已，見佛及我，得大利益。汝自當知淨土法門，勝過諸行。」説已忽滅。日斷食既困，聞此强壯。及登嶺東歸，計行七十餘國，總一十八年，開元七年方達長安。進帝佛真容、梵夾等，開悟帝心，賜號曰慈愍三藏。

生常勸修淨土之業，著《往生淨土集》，行于世。其道與善導、少康異時同化也。又以僧徒多迷五辛中「興渠」。「興渠」人多説不同，或云蕺薑胡荽，或云阿魏，唯《淨土集》中別行書出云：「五辛，此土唯有四，一蒜，二韮，三葱，四薤，闕於興渠。梵語稍訛，正云形具，餘國不見。廻至于闐，方得見也。根麁如細蔓，菁根而白，其臭如蒜，彼國人種取根食也。于時冬天到彼，不見枝葉。薑荽非五辛，所食無罪。」日親見爲驗歟？以天寶七年卒于住寺，報齡六十九。葬于白鹿原，成小塔焉。

《全唐文》卷七三李渤《茅山元靜李先生傳》　宏孝威者，晉陵人，家本純儒，州里號貞隱先生，避敬宗皇帝諱，改爲李氏。其子曰含光，年十三，辭家奉道，端視清霄，慈向蠢類，暗室之中，如對君親，時人見之，情色皆斂。幼攻篆隸，或有稱過其父者，一聞此義，終身不書。後事貞一先生，雲篆寶書，傾囊相付，既而目

之曰：「真玉清之客也。」抱虛無而行功者，於道不窮，託幽阜而滅跡者，於德亦淺，承之自遠，宜且救人，是引後學升堂，稟元訓也。先生元氣不散，瑤圖虛映，達靈久矣，晦輝爲常，動非用開，靜非默閉，當吹萬之會，若得一之初，應跡可名，常道不可名也。孕育至化，虛融物心，心一變至於學，學一變至於道。同淑氣自來，得之不見，所以摳衣而進者，仰範元和，若秋芳之依層巘，夏潦之會通川也。先生忘情於身，而慈於人，禎祥屢應，視同衆象。士庶諮詢，色受其意，常令章壇閉院，醮火擇薪，精微誠敬，率皆類此。開元末，明皇禮請先生而問理化。對曰：道德君王師也。昔漢文行其言，仁壽天下。次問金鼎。對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私也。時見其私，聖人存教。若求生徇欲，乃似繫風耳。帝加玄静之號以尊之，無何，固以疾辭，東還句曲山。勅於其所居造紫陽觀以居焉。自後天書繼至，資奉相續，及公卿祈請，往來無虛月，卒使元門之中，轉見真操，持慈儉之寶，歸羲皇之風。至矣哉！先生之教也。所撰《仙學傳》及《論三元異》，同又著《真經》并《本草音義》，皆備載闕遺，窮賾精義矣。以大曆四年冬十一月，顧謂入室弟子韋景昭、孟湛然曰：吾將順化。神氣怡然，若坐亡長往。時年八十七，靈雲降室，芝草叢生，執簡如常，和色不去。據《真經》，斯乃秉化自然，仙階深妙者也。景昭授皋洞虛，洞虛授李方來，皆嗣德不墜。時柳識又頌先生云：古有强名，玄精希夷，黄帝遺之，先生得之。縱心而往，與一相隨，真性所容，太玄同規。日行仙路，不語到時，人言萬齡，我見常姿。明皇仰止，徵就京師，紫極徒貴，白雲不知。遐方後學，來往怡怡，空有多門，真精自持。順化而去，人焉能窺，玄科秘訣，本有冥期。

《全唐文》卷三七七柳識《茅山紫陽觀元静先生碑》 道門華陽，亦儒門洙泗，蓋玄化振於此也。白日登昇，有西漢茅氏兄弟。隱景遁化，有東晉許氏一門。襲明冲用，以闡道風，有梁貞白先生、唐玄静先生。開元中，玄宗禮請尊師而問理化。對曰：《道德經》，君王之師也，昔漢文帝行其言，仁壽天下。次問金鼎。對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私也，時見其私，聖人存教若求生，徇欲則似繫風。上悦，因加玄静之號。無何，固以疾辭，東還句曲。先生諱含光，本姓宏。則天諱宏，改爲李氏。考孝威，州里號貞隱先生，家本醇儒，廣陵人也。夫性與道妙，則真有運無。古之學者，離有得有，不外觀馳景，而内觀馳心，不遠思化金，而近思化欲。今之學者，多見反是。若迺行於真理，窅然觀妙，先示正性，發明宗玄，則玄静其人也。年十三，辭家奉道，端視清受，慈向蠢動，闇室之中，如對君親，時人見之，性情皆斂。幼工篆隸，或稱過父，一聞此議，終身不書。所撰《仙學傳記》，《闕遺備載》，又論二元異同，著《真經》及《本草音義》，而皆精詳祛惑，窮理於學，如鐘蘊聲。其後師事華蓋峰司馬君，雲篆寶書，傾囊傳授，既而目之曰：真玉清之客。抱虛無而行功者，與道不窮，託幽阜而滅跡者，於德亦淺，承之自遠，宜且救人，於是引後學升堂，稟玄訓也。先生元氣不散，瑤圖虛映，達靈已久，晦曜爲常，動非用開，静非默閉，當吹萬之會，若得一之初，應跡可名，常道不可名也。羣蒙求我，豈勞言説，孕育至化，虛融一心，心一變至於學，學一變至於道。同淑氣自來，得之不見，所以摳衣而進，無有遠邇，仰範元和，茂資全性者，若秋芳之依層巘，夏潦之會通川也。先生忘情於身，而慈於人，禎祥屢應，視同衆象。士庶咨詢，色授其意，嘗令章壇閉院，醮火擇薪，精微誠敬，率皆此類。曩者天書繼至，務欲尊崇，公卿祈請，信無虛月，卒使玄門之中，轉見真璞，持慈儉之寶，歸羲黄之風，至矣哉，我師教也。大曆四年冬十一月，顧謂入室弟子韋景昭、孟湛然曰：吾將順化。神氣恬然，若坐忘長往，時年八十七，靈雲降室，執3簡如生，據真經，斯迺秉化自由，仙階深妙者也。門人等以爲醴泉之味，飲者始知，我師之道，學久方見。願叙真宗，以示於後，忝曾遊道，敢述玄風。銘曰：

古有强名，玄精希夷，黄帝遺之，先生得之。縱心而往，與一相隨，真性所容，太無同規。日行仙路，不語到時，人言萬靈，我見常姿。玄宗仰止，徵就京師，紫極徒貴，白雲不知。遐方後學，來往怡怡，空有多門，真精自持。委順而去，人焉能窺，玄科秘訣，本有冥期。大歷七年八月十四日建。

《新唐書·卓行傳·元德秀傳》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河南人。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服除，以窶困調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録事參軍。

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爲不可絶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既長，將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戶虎還，舉縣嗟嘆。

玄宗在東都，舘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

第勝負，加賞黜。河内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璦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蒿于》。《于蒿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内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

所得奉禄，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牆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飢，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飲。是時程休、邢宇、宇弟宙、張茂之、李嶠、嶠族子丹叔惟岳、喬潭、楊拯、房垂、柳識皆號門弟子。德秀善文辭，作《蹇士賦》以自況。房瑄每見德秀，嘆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

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簟瓢而已。潭時爲陸渾尉，庀其葬。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飡。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粱肉之徒耳。」

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禄，不易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與！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原，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一生一死間，而後見其節。德秀以爲王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訂商、周。迅世史官，述《禮》、《易》、《書》、《春秋》、《詩》爲《古五説》，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穎士尤罪子長不編年而爲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自《春秋》三家後，非訓齊生人不録。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爲人師也。」世謂篤論。

休字士美，廣平人。宇字紹宗，宙字次宗，河間人。茂之字季豐，南陽人。萼字伯高，丹叔字南誠，惟岳字謨道，趙人。潭字源，梁人。垂字翼明，清河人。拯字齊物，隋觀王雄後，舉進士，終右驍衛騎曹參軍。嶠擢制科，遷南華令。大水，它縣飢，人至相鬻，嶠爲具餐鬻，及去，糗糧送之，吏爲立碑。安禄山亂，嶠客清河，爲乞師平原太守顔真卿，一郡獲全。歷廬州刺史。拯與嶠名最著。潭、識以文傳後。

丁用晦《芝田録・元公餒死空谷》 元德秀退居安陸，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七日不通，餓死空屋。盧載爲誄曰：「誰爲府君，犬必食肉。誰爲府僚，馬必食粟。使我元君，餒死空谷。」

《全唐文》卷三七〇王縉《東京大敬愛寺大證禪師碑》 醴泉湧而蠲疾，寶炬然而破暗，蓮花無染而獨浄，夜光不繫而自得，其惟上智乎！夫上智之身，曲隨世界，上智之心，密遊聖境。或宿植德本，乘願復來，或意生人間，用宏開示，非慧見孰能知之。大德號曇真姓邊，陳留開封人也。厥初爲孩，真知特異，亦既有識，用晦如愚。家有耕桑未嘗問，鄉有學校未嘗顧，則曰處豐屋何如方丈，馳良馬何如振錫，珪組耀世，不如被褐，金玉滿堂，不如虚白。食珍者豈覩飯來香積，聽樂者豈聞梵唱云何。戰既勝矣，出門絶迹，潛嵩少間，專於讀誦。年至二十，遂適太原，受聲聞戒，習根本律。性甚聰敏，博涉經論，時同學者，仰之爲師。久而嘆曰：大聖要道，存乎解脱，不入其門，非佛之子。乃損落枝葉，澄清泉源，詣長老大照，醒迷解縛。開心地如毛頭，掃意塵於色界，從此日益，唯師能知於四威儀之中，無一剎那有怠，不住以至於大寂，無作以至於恒用。我止無所，虚空未爲廣，我照能遍，日月未爲明。震雷破山，聞不聞等，烈風拔樹，見不見等。是身無主，與四大假合，方寸無生，於一切離相。猶以爲未出心量，彌勤深入。大照既没，又尋廣德大師，一見而拱手，再見而分座。問之於了，荅之以默，俱詣等妙，吻合自他。梵衲之行，楞伽之心，密契久矣，廣德又謝。學徒嗷嗷，相顧靡依，來求於我，嗣續前教，皆以實歸。出宅諸子，俾稱所乘，渡河三獸，自止於分。天寶季年，禄山作逆，陷我洛陽，亂兵蜂蠆。大德澹然，獨在本處，天龍潛衛於左右，豺狼仰瞻而讚歎。施財獻供，終朝盈門，於善惡等以慈，於苦厄人以忍。言説不尋，無畏故也。動静皆如，自在故也。度衆無邊，大願力也。依報無量，邁種福也。夫修行之有宗旨，如水木之有本源。始自達摩，傳付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宏忍，忍傳大通，大通傳大照，大照傳廣德，廣德傳大師，一一授香，一一摩頂，相承如嫡，密付法印，惟聖智所證，非思議能測也。大德既捨眷屬，竊爲沙彌，身不顧名，志在成道。聲稱浸遠，歸向如林。天寶八年，緇侶領袖舉以上聞，乃蒙正度。初隸東都衛國寺，旋爲敬愛寺請充大德。遷彼與住此，有緣非無因，地雜人天之會，法如雲雨之施。衆有塵勞之悟，寺盈河潤之福，今學與其進，當學起其信。善誘不倦，得師則喜。利往者導之以捷，覩奥者辨之以

正。深在定者戒於貪，悟所覺者使之遠。視彼來學，如庵摩勒果，冀其出世，如優曇鉢花。齊我者稀。故我貴矣。寶應二年正月十四日，趺坐如生，薪盡火滅，年六十，夏四十。哀纏門人，悲及塵衆，樹爲之變色，獸爲之失聲。棟折航沉，佛土蕭索。其年九月，葬於嵩岳寺之北阜。大曆二年，有司奏謚，上聞惻然，乃賜號曰大證禪師。縉嘗官登封，因學於大照，又與廣德素爲知友，大德弟子正順，即十哲之一也，視縉猶父，心用感焉，以諸因緣，爲之强述。銘曰：

上德不德，興慈運悲，現於濁界，俯爲人師。以我無思，破彼盡思，爾方厭俗，我則隨時。由多分別，妄生垢淨，根不緣廢，象豈染鏡。法不可著，空即是病，無得之得，絶聖而聖。文字非文字，言語非言語，云何以解脱，云何而語汝。隨宜説方便，究竟非我與，舍利依嵩山，寂寥松柏所。

《舊唐書・張鎬傳》 張鎬，博州人也。風儀魁岸，廓落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談王霸大略。少時師事吴兢，兢甚重之。後遊京師，端居一室，不交世務。性嗜酒，好琴，常置座右。公卿或有邀之者，鎬杖策徑往，求醉而已。

《新唐書・張鎬傳》 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瓌偉，有大志。視經史猶漁獵，然好王霸大略。少事吴兢，兢器之。游京師，未知名，率嗜酒鼓琴自娱。人或邀之，杖策往，醉即返，不及世務。

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己重，聞鎬才，薦之。釋褐衣，拜左拾遺，歷侍御史。

《新唐書・杜鴻漸傳》 鴻漸字之巽。父鵬舉，與盧藏用隱白鹿山，以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蘭陵蕭亮，遂窮其術。歷右拾遺。玄宗東行河，因游畋，上賦以風。終安州刺史。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〇《唐洪州開元寺道一傳》 釋道一，姓馬氏，漢州人也。華以喻性，不植於高原；浪以辯識，發明於溟海。生而凝重，虎視牛行。舌過鼻準，足文大字。根塵雖同於法體，相表特異於幻形，既云在凡之境，亦應隨機之教。年方稚孺，厭視塵躅，脱落愛取，遊步恬曠，削髮於資州唐和尚，受具於渝州圓律師。示威儀之旨，曉開制之端，浣衣鍛金，觀門都錯，大龍香象，羈絆則難。權變無方，機緣有待。聞衡嶽有讓禪師，即曹溪六祖之前後也，於是出岷峨玉壘之深阻，詣靈桂貞篁之幽寂。一見讓公，泯然無際，頓門不俟於三請，作者是齊於七人。以爲法離文字，猶傳蠹露，聖無方所，亦寄清源，遂於臨州棲、南康襲公二山，所遊無滯，隨攝而化。先是，此峯岫間魑魅叢居，人莫敢近，犯之者災孽立生。當一宴息于是，有神衣紫玄冠致禮言：「捨此地爲清淨梵場。」語終不見。自爾猛鷙毒螫，變心馴擾；沓貪背憎，即事廉讓。郡守河東裴公家奉正信，躬勤諮禀。降英明簡貴之重，窮智術慧解之能。每至海霞斂空，山月凝照，心與境寂，道隨悟深。自明者在乎周物，博施者期乎濟衆。居無何，裴公移典廬江、壽春二牧，於其進修惟勤，率化不墜。大曆中，聖恩溥洽，疑名於開元精舍。其時連率路公聆風景慕，以鍾陵之壤，臣鎮奥區，政有易柱之絃，人同湊轂，禪宗庚止，降祥則多，順而無違。居僅十祀，日臨扶桑，高山先照；雲起膚寸，大雨均霑。建中中，有詔僧如所疑，將歸舊壤。元戎鮑公密留不遣。至戊辰歲，舉措如常，而請沐浴訖，儼然加趺歸寂，享年八十，僧臘五十。先於建昌鄱山名石門，環以絶巇，呀爲洞壑，平坦在中，幽偏自久。是謀薪火塵劫之會，非議岡阜地靈之吉。亞相觀察使隴西李公藩寄嚴厲，素所欽承，于以率徒依歸，緬懷助理。爰用營福，道在觀化，情存飾終，輟諸侯之旌旗，資釋子之幢蓋。其時日變明晦，人萃遐邇，檝覆水而爲陸，炬通宵而成晝。山門子來，財施如積；邑里僧供，飯香普熏。自昔華嚴歸真於嵩陽，善導瘞塔於秦嶺，禮視齋斬，人傾國城，哀送之盛，今則三之。初於林中經行，座下開示，平等垂法，不標於四科，安恬告盡，刻期於二月，此明一終之先兆也。示疾云逝，俾葬遠山，凡百攀援，願留近郭。終遂窮僻，式遵理命，此又明一晦跡之素誠也。將歸靈龕，爰泝淺瀨，人力未濟，舟行爲遲。膏雨驟下於遠空，窮溪遄變於深涉，此又明一通神之應感也。惟一知真在空，無我於有，是二俱離，假一爲乘。示生死者人能作佛，辨邪正者魔亦似聖。現身不留於大士，負手俄萎於哲人。弟子智藏、鎬英、崇泰等奉其喪紀，憲宗追謚曰大寂禪師，丹陽公包佶爲碑紀述，權德輿爲《塔銘》。今海昏縣影堂存焉。

贊寧《宋高僧傳》卷六《唐台州國清寺湛然傳》 釋湛然，俗姓戚氏，世居晉陵之荆溪，則常州人也。昔佛滅度後十有三世，至龍樹，始用文字廣第一義諦。嗣其學者號法性宗。元魏、高齊間有釋慧文默而識之，授南嶽思大師，由是有三觀之學。洎智者大師蔚然興於天台，而其道益大。以教言之，則然乃龍樹之裔孫也，智者之五世孫也，左溪朗公之法子也。家本儒墨，我獨有邁俗之志，童丱邈焉異於常倫。年二十餘，受經於左溪，與之言，大駭。異日謂然曰：「汝何夢乎？」然曰：「疇昔夜夢披僧服，掖二輪，游大河之中。」左溪曰：「嘻，汝當以止觀二法度羣生於生死淵乎？」乃授以本師所傳止觀。然德宇凝精，神鋒爽拔，其密識深行，沖氣慧用，方寸之閒，合於天倪。至是始以處士傳道，學者悦隨，如羣

流之趣於大川也。

天寶初年，解逢掖而登僧籍。遂往越州曇一律師法集，廣尋持犯開制之律範焉。復於吴郡開元寺敷行止觀。無何，朗師捐代，挈《密藏》獨運於東南，謂門人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先至人静以觀其本，動以應乎物，二俱不住，乃蹈于大方。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將欲取正，捨予誰歸？」於是大啓上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無閒。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祖述所傳章句凡十數萬言。心度諸禪，身不踰矩，三學俱熾，羣疑日潰，求珠問影之類，稍見罔象之功行。止觀之盛，始然之力也。

天寶末，大曆初，詔書連徵，辭疾不就。當大兵大饑之際，揭厲法流，學徒愈繁，瞻望堂室，以爲依怙。然慈以接之，謹以守之，大布而衣，一牀而居，以身誨人，耆艾不息。建中三年二月五日，示疾佛隴道場，顧語學徒曰：「道無方，性無體，生歟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要與汝輩談道而訣。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爲三因，在聖爲三德。熒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人，在此而已。爾其志之！」言訖隱几，泊如而化，春秋七十二，法臘三十四。門人號咽，奉全身起塔，祔于智者大師塋兆西南隅焉。入室弟子吴門元浩，可謂邇其人近其室矣。

然平日輯纂教法，明決前疑，開發後滯，則有《法華釋籤》、《法華疏記》各十卷、《止觀輔行傳弘訣》十卷、《法華三昧補助儀》一卷、《方等懺補闕儀》二卷、《略維摩疏》十卷、《維摩疏記》三卷、《重治定涅槃疏》十五卷、《金錍論》一卷，及《止觀義例》、《止觀大意》、《止觀文句》、《十妙不二門》等盛行于世。詳其然師，始天寶，終建中，以自證之心，説未聞之法，經不云乎，「云何於少時大作佛事」，然師有焉。其朝達得其道者唯梁肅學士，故摛鴻筆成絶妙之辭。彼題目云：「嘗試論之，聖人不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出焉。自智者以法傳灌頂，頂再世至于左溪，明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煥然中興。蓋受業身通者三十有九僧，搢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承教者又數十人。師嚴道尊，遐邇歸仁，向非命世而生，則何以臻此！」觀夫梁學士之論，儗議偕齊，非此人何以動鴻儒，非此筆何以銘哲匠？蓋洞入門室見宗廟之富，故以是研論矣。吁，吾徒往往有不知然之道！《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梁公深入佛之理窟之謂歟！有會稽法華山神邕作真讚，至大宋開寶中吴越國王錢氏追重而誄之，號圓通尊者焉，可不是歟！

《柳宗元集》卷六《南嶽彌陀和尚碑》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爲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

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樵，以爲僕役而媟之，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惠念，書塗巷，刻谿谷，丕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户，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泊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爲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餓疾者，不尸其功。

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州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荆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趨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

公爲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爲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虚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教其中。服庇草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宫。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兹石書玄蹤。

《舊唐書・張萬福傳》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自曾祖至其父皆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父祖業儒皆不達，不喜爲書生，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攝舒、廬、壽三州刺史，舒、廬、壽三州都團練使。

《劉禹錫集》卷四《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其人。則素王立中區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至哉！乾坤定位，而聖人之道參行乎其中。亦猶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輪轅異象，致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羣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寢息；佛以大悲救諸苦，廣啓因業，故劫濁而益尊。自白馬東來，而人知像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弘以權實，示其攝修。味真實者，即清净以觀空；存相好者，怖威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覬福；罹於苦者，證業以銷冤。革盜心於冥昧之間，泯愛緣於死生

之際。陰助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刑政不及，由爲調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惟四海之大，羣倫之富，必有以得其門而會其宗者，爲世導師焉。

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七歲尚儒，以俎豆爲戲；十三慕道，遵壞削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啓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公以契真乘。洪鐘蘊聲，扣之斯應；陽燧含焰，晞之乃明。始由見性，終得自在。常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二宗者，衆生存頓漸之見；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故生分別；道由内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爲心，經行不倦。愍彼南裔，不聞佛經。由是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隨方而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逮周月而帶縛者漸悟。以月倍日，以年倍時，瘖矇洞開，荒憬潛革。邑中長者，十方善衆，咸發信願，大其藩垣。法堂四阿，殷引僧舍。身心恒寂，象馬交馳。隨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涉湘而南。仰茲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緣盡，翛然化俱。神歸佛境，悲結人世。自趺坐而滅，至于荼毗，三百有六旬矣。爪髮加長，容澤差衰。真子號呼，圍繞薪火，得舍利如珠璣者數十百焉。於戲！肖圓方之形，故寂滅以示盡；入菩提之位，故殊相以現靈。亦猶鳳毛成字，麟角生肉，必有以異，不知其然。於是服勤聞法之上首曰甄叔，乃率其徒圓寂、道弘、如亮、如海等，相與抆淚具役，建塔于禪室之右端，從衆也。

初，廣公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玄宗之中元。生三十而受具，更臘五十二而終。終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元三月既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源，以爲崇塔以存神，與建銘以垂休，皆憑像寄懷，不可以闕一。謬謂余爲習於文者，故輒足千里，以誠相攻。大懼其先師德音與時寖遠，且曰：「白月中黑，東川無還，颺于金石，傳信百劫。彼墮淚之感，豈儒家者流專之？」敬酬斯言，銘示真俗。文曰：

如來說法，遍滿大千。得勝義者，强名爲禪。至道不二，至言無辯。心法東行，羣迷丕變。七葉無嗣，四魔潛扇。佛衣生塵，佛法如線。吾師覺者，冥極道樞。承受密印，端如貫珠。一室寥然，高山之隅。爲法來者，百千人俱。裔民蚩蚩，户有犀渠。攝以方便，家藏佛書。願力既普，度門斯盛。合爲一乘，散爲萬行。即動求静，故能常定。絶緣離覺，乃得究竟。生非我樂，死非我病。現滅者身，常圓者性。本無言説，付囑其誰？等空無礙，後覺得之。像閣虚塔，迹留仁祠。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贊寧《宋高僧傳》卷二九《唐澧州慧演傳》 釋慧演，姓苗氏，襄陽人也。父爲東平糾曹。演幼入開元寺，聞經歡喜，求於辯章法師所度脱。章日講《涅槃經》，演常隨聽入神。既通深義，復能講談。一日結侶同遊華下，思登毛女峰，觀仙掌，路出洛中，乃參荷澤祖師，通達大觀。因入南嶽，遂住澧陽，江南得道者多矣。貞元十二年終，享齡七十九云。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〇《唐新吴百丈山懷海傳》 釋懷海，閩人也。少離朽宅，長遊頓門，稟自天然，不由激勸。聞大寂始化南康，操心依附，虚往實歸，果成宗匠。後檀信請居新吴界，有山峻極，可千尺許，號百丈歟？海既居之，禪客無遠不至，堂室隘矣。且曰：「吾行大乘法，豈宜以諸部阿笈摩教爲隨行邪？」或曰：「《瑜伽論》、《瓔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乎？」海曰：「吾於大小乘中博約折中，設規務歸於善焉。」乃創意不循律制，别立禪居。初自達磨傳法至六祖已來，得道眼者號長老，同西域道高臘長者呼須菩提也。然多居律寺中，唯别院異耳。又令不論高下，盡入僧堂。堂中設長連牀，施橛架持搭道具。卧必斜枕牀唇，謂之帶刀睡，爲其坐禪既久，略偃亞而已。朝參夕聚，飲食隨宜，示節儉也。行普請法，示上下均力也。長老居方丈，同維摩之一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表法超言象也。其諸制度，與毗尼師一倍相翻，天下禪宗如風偃草。禪門獨行，由海之始也。以元和九年甲午歲正月十七日歸寂，享年九十五矣。穆宗長慶元年，勅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焉。

贊寧《宋高僧傳》卷二九《唐太行山釋法如傳》 又唐太行山釋法如，俗姓韓，慈州人也。少爲商估，心從平準，至今東京相國寺，發心依洪思法師出家。隸業偕通，遂往嵩少閒，遊於洛邑，遇神會祖師授其心決。後登太行山，見馬頭峯下可以棲神，結茅而止。有褚整戍將王文信率衆建精廬焉。刺史李亞卿中丞命入城，不赴。示寂，報齡八十九。元和六年三月遷塔云。

《舊唐書·李泌傳》 泌與石補闕、翰林學士梁肅友善，嘗命繙持所著文請肅潤色。繙亦自有學術，肅待之甚厚，因許師事，日熟其門。

韋處厚入相，厚待之。寶曆二年六月，敬宗降誕日，御三殿，特詔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亘與繁等三人抗浮圖道士講論。

《柳宗元集》卷七《南嶽雲峰和尚塔銘》 雲峰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爲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五萬人，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

毅然居山之北峰，以爲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内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欷所踴，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羣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喪。

嗚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爲茲塔。甓石峻整，植木蓊茂，凡衡山無與爲比者。然而未有能紀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異遊，異，其徒也，亟爲余言，故爲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齋莊，氣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羣有兮耀柔剛。棟宇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詔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廣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矣，閟靈室兮記崇岡。即玄石兮垂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新唐書・儒學傳下・啖助傳》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丹楊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糲。

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没，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從宜捄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衰，《雅》未爲《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所以拯薄勉善，捄周之弊，革禮之失也」。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剌，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

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第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裒録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匡者，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爲趙夫子者。

大曆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强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異。

士匄，吴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繇四門助教爲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于官。弟子共葬之。士匄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邪？」

子陵，蜀人，好古學，舍峨眉山。舉賢良方正，擢太常博士，通后蒼、大小戴《禮》。有司請正太祖東嚮位，而遷獻、懿二主。子陵議藏主德明、興聖廟，其言典正。後異論紛泊，復爲《通難》示諸儒，諸儒不能詘。久之，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爲榮。終司門員外郎。子陵以文義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圖書及酒數斛而已。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如系。至漢興，劉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寖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索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詘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没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詆前人，捨成説，而自爲紛紛，助所階已。

《全唐文》卷六一八陸質《春秋例統序》 啖先生諱助，字叔佐，關中人也。聰悟簡淡，博通深識。天寶末，客於江東，因中原難興，遂不還歸，以文學入仕，爲臺州臨海尉，復爲潤州丹陽主簿。秩滿，因家焉，陋巷狹居，晏如也。始以上元辛丑歲集三《傳》釋《春秋》，至大曆庚戌歲而畢。趙子時宦於宣、歙之使府，因往還浙中，途過丹陽，乃詣室而訪之。深話經意，率多嚮合，期反駕之日，當更討論。嗚呼！仁不必壽，是歲先生即世，時年四十有七。是冬也，趙子隨使府遷鎮浙東。淳痛師學之不彰，乃與先生之子異躬自繕寫，共載以詣趙子，趙子因損益焉。淳隨而纂會之，至大曆乙卯歲而書成。

獨孤及《毘陵集》卷九《唐故揚州慶雲寺律師一公塔銘并序》 公諱靈一，俗姓吴，廣陵人也。神清氣和，方寸地靈，與太初元精，合其純粹，聞思修惠，介然生知。九歲出家，三千斷結，嚴持律藏，將紹法寶。示人文學，以誘世智，初不計身中有我，我中有身，德充報圓，緣斷相滅。寶應元年冬十月十六日，終於杭州龍興寺，春秋三十有六。臨滅顧命，以香木茶毘，爲送終之節。門弟子虔奉遺旨，粤以是月某日，焚身於某山，起塔於某原，從拘尸城之制也。右補闕趙郡李紓，殿中丞侍御史頓邱李湯，嘗以文字言語，遊公廊廡，至是相與追録遺懿，以詒塵劫，謂公貞静直方，淵遠宏大，而密識洞鑒，天倪道機，注不滿，酌不竭，沖如也。自受生至於出家，貪恚不入念，哀樂不見色，自出家至於涅槃，六根不染欲界之塵，自知道至於返真，雙履不踐居士之門，公之嚴持也。初公之先世爲富家，既削髮，推萬金之産，悉以讓諸孤昆季，所取者唯衲衣錫杖，及身而三，捨七界五欲，如棄涕唾，公之純白也。其所底止，必擇山間樹下，無塵垢之地。初舍于會稽南山之南懸溜寺焉。與禪宗之達者釋隱空、虔印、静虚相與討十二部經第一義諦之旨，既辯惑，徙居餘杭宜豐寺，鄰青山，對佳境，以嶺松澗石爲梵宇，竹風月露爲丈室，超然獨往，與法印俱，自是師資兩忘，空色皆遣，暴風偃山，而正智不動，巨浪沃日，而浮囊自安。於是著《法性論》以究實諦，公之懸解也。公智刃先覺，法施無方，每禪誦之隙，輒賦詩歌事，思入無間，興含飛動，潘阮之遺韻，江謝之闕文，公能綴之，蓋將吻合詞林，與儒墨同其波流，然後循循善誘，指以學路。由是與天台道士潘清、廣陵曹評、趙郡李華、潁川韓極、中山劉穎、襄陽朱放、趙郡李紓、頓邱李湯、南陽張繼、安定皇甫冉、范陽張南史、清河房從心，相與爲塵外之友，講德味道，朗詠終日，其終篇必博之以聞，約之以修，量其根之上下而投之以法味，欲使俱入不二法流，公示教之攘門也。内張天機，外與物接，捨法無我，以虚受人，曠焉若空谷之響，止水之像，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其道樞未始不無爲也。而飲其和者，亦虚而來，實而歸，明徵其所以然，則不得其朕，公應之無涯也。宜豐寺地臨高隅，初無井泉，公之戾止，有靈泉呀然而涌，噴金沙之溜，于禪庭左右，挹之彌清，斟之無窮，公精至感物也。嗚呼！日發天啓，壽量彼一劫住世聖道以拯拔喪得大雲而涼大宅，其公乎！自日發以下至此似有譌脱吁嗟昊穹，奪我善友，使生不極其涯，道不竟其源，豈前已就，諸有可出，將轉現他方乎？爲應化之始終，法身之去來，非思議所及手？凡今學徒戒歸，若涉大水而無梁，抽毫强名，以志陳迹。其銘曰：【略】

《舊唐書・馬燧傳》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其先自右扶風徙焉。祖珉，官至左玉鈐衛倉曹。父季龍，嘗舉明《孫吴》，俶儻善兵法，官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略軍使。燧少時，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歎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安能矻矻爲一儒哉！」燧姿度魁異，長六尺二寸，沉勇多智略，該涉羣書，尤善兵法。

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三《顧況》 況，字逋翁，蘇州人。至德二年，天子幸蜀，江東侍郎李希言下進士。善爲歌詩，性詼諧，不修檢操。工畫山水。初爲韓晉公江南判官。德宗時柳渾輔政，薦爲秘書郎。況素善於李泌，遂師事之，得其服氣之法，能終日不食。

《柳宗元集》卷六《龍安海禪師碑》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没也，距今兹僅二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嚚昏，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

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爲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爲秀爲能。南北相訾，反戾鬬狠，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慁。」於是北學於惠隱，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

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爲寶應寺。去年湘之西，人又從而負大木，甓密石，以益其居，又爲龍安寺焉。尚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吕公某，楊公某，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爲僧五十三期，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没。

其弟子玄覺洎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爲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爲士。父曰擇交，同州録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爲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岣嶁山，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奥爲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遷。莫徵旁行，徒聽誣告。空有互鬬，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

則。苞並絶異，表正失惑。貌昧形静，功流無極。動言有爲，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機，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兹碑！

《柳宗元集》卷八《故銀青光禄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宣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爲之冠。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調授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潔廉檢守，形於造次。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靡敝殘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鋪大和以惠鰥嫠，毆除物害，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没之患，政無犯令旄耳之蠹，宰制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交於關市。既庶而富，廉耻興焉；既富而教，庠塾列焉。里閈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爲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馬。

《柳宗元集》卷七《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爲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爲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爲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兹碑。

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爲大姓，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奥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爲之首。乾元元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依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爲物軌。執巾匜，奉杖屨，爲侍者數百；翦髮髦，被教戒，爲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灑灑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峰西址下，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其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丕窮經教，爲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遍大州，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全唐文》卷四三三陸羽《自傳》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也。或云字羽名鴻漸，未知孰是。有仲宣、孟陽之貌陋，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爲人才辯篤信，褊躁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謂生多瞋。及與人爲信，雖冰雪千里，虎狼當道，而不愆也。上元初，結廬於苕溪之濱，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讌永日。常扁舟往來山寺，隨身惟紗巾藤鞋，短褐犢鼻，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黑興盡，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始三歲惸露，育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自幼學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答曰：終鮮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爲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爲孝乎？羽將授孔聖之文可乎？公曰：善哉子爲孝，殊不知西方染削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因矯憐無愛，歷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厠，踐泥汙墻，負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以竹畫牛背爲字，他日問字於學者，得張衡《南都賦》，不識其字，但於牧所倣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束於寺中，令其翦榛莽，以門人之伯主焉，或時心記文字，懵然若有所遺，灰心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爲慵惰鞭之，因嘆歲月往矣，恐不知其書，嗚咽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怒，又鞭其背，折其楚乃釋。因倦所役，捨主者而去，卷衣詣伶黨，著《謔談》三篇，以身爲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道喪，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降伏外道也。以我門人衆多，今從爾所欲，可緝學工書。天寶中，郢人酺於滄浪道，邑吏召子爲伶正之師。時河南尹李公齊物出守見異，捉手拊背，親授詩集，於是漢沔之俗亦異焉。後負書於火門山鄒夫子別墅，屬禮部郎中崔公國輔出守竟陵郡，與之遊處凡三年，贈白驢烏犎牛一頭，文槐書函一枚。白驢幫牛襄陽太守李憕見遺，文槐函故盧黄門侍郎所與，此物皆己之所惜也。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贈。洎至德初，秦人過江，子亦過江，與吴興釋皎然爲緇素忘年之交。少好屬文，多所諷諭，見人爲善，若己有之，見人不善，若己羞之，苦言逆耳，無所迴避，由是俗人多忌之。自禄山亂中原，爲《四悲詩》，劉展窺江淮，作《天之未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於褐布囊。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

《劉禹錫集》卷四〇《絶編生墓表》 顧彖，吴郡人，食力於武陵沅水上，以讀《易》聞。病且死，飭其子曰：「吾年十有五，而授《易》於師，積六十三年於兹，未

嘗一日不吟乎《繫》、《象》。里中兒從吾讀其文多矣。死則必葬我于黨庠之側，尚其有知，且聞吾書。」君子曰：若彖者，可謂志篤于學矣！因以絶編生謚之，且表其墓。後之讀功令者或采焉。

予既謫居是邦，始至之日，問能道古語可與言者。邑子以生爲對。既而執贄請見之。生危冠大袂，闊視雅拜，及門知讓，俟肅而後入，又肅而躋階，心存聖言，潤徹眉睫，有野態而無苟容。問其所執，曰：「幼學《易》，老而尤嗜。」問安學，曰：「始聞於師，晚孰於心。自尼父兼三才，紬《八索》，繫辭焉，以通微言，與宓犧、文王并行。猶夫三辰，同麗太極。秦脱火患，完文顯行。漢之田、丁、京、劉，而東京有馬、鄭、魏之何、荀、兩王，而吴有韋、陸。前者導源，後者灑之，滙融混合，百派奔奏。唐興，沙門一行方洩天機，以探古人，神友造物，智斟人事，制動也有柅，變道也無方。歸之支流委輸于我，其它紬繹祖述三十有餘家。朱藍之，樸斲之，爲羽翼，爲鼓吹，疇咨天人之際，旁魄上下，騖精於攡摭，匱巧於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已。然而前修之盡心也，得以味睠摹芳焉。手胝於運管，日曛於臨燭，而氣耗於咏呻。家居無訾，不能與計偕，地偏且遠，無有能晤語者。心愈苦而跡愈卑，寒膚嗛腹，以至於耄老。微夫子之問，持是安施乎？」曰：「是亹亹者曾不子欺乎？」生俛爾而對云：「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博而得也，故設象以致意，梯有以取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爲捶鈎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爲運斤者設也；龜筴所以決羣疑，不爲知幾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爲卦體，以地理爲爻位，外附人事以彖焉，内取諸身以彖焉。得樞於寰中，迎數于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雖欲强名，措説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於此乎？今夫揲之以至刓，灼之以殆盡，徒與夫蚩蚩者問歉穰，占熊虺，起訟需食，亡羊喪牛之間耳。資其握粟以餬予口，烏足爲夫子道哉！」余以斯言邃於《易》，故書之。

噫！國有大學，學有館以延顓門。若生者，苦形役志，如是其顓也。茹經于腹，湮滅糞壤，辟水湯湯，不聞其聲，摧藏僕遫，與山木同朽，豈地遠然邪？彼文甲綷毛，剽筋壽革，嶺嶠之華實，炎溟之蜃蝦，飛苞驛篚，所至而貴，夫豈邇也哉？説者衆故也。生之死，在元和七年秋七月。由死之日，推而上求，直始生之辰，得四百有七十甲子。葬在枉渚西石磯上，其墳可隱東望里塾，尚行其志云。

《柳宗元集》卷七《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爲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爲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體卑而導尊。以爲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爲之室宇，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蒞事，度比丘衆，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墨。以爲去凡即聖，必以三昧爲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奥，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不衡不倚，凡七日者有二十，而志不衰。

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剞巖巒，殿舍宏大，廊廡脩直。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顓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

嗚呼！無得而修，故念爲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爲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真者，動而成群，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濬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羣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八萬總結，彰于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既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奥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祁祁，功庸以敦。如水斯壅，流之無垠。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宫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袒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斲。層構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菲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在捨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賡薦茲石。

《劉禹錫集》卷四《唐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汩於榮，破榮莫若妙覺，故言禪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鋭以武，攝武莫若示現，故言神通者宗清涼山；南方之人剽而輕，制輕莫若威儀，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爲莊嚴國，必有達者，與山比崇。南嶽律門以津公爲上首，津之後雲峯證公承之，證之後湘潭儼公承之。星月麗天，珠璣同貫。由其門者，爲正法焉。

公號智儼，曹氏子世爲郝之右姓。兆形在孕，母不嗜葷；成童在侶，獨不嗜戲。其夙植因厚者歟！生九年，樂爲僧，父不能奪其志。抱經笥入岣嶁山，從名師執業，凡進品受具、聞經傳印，皆當時大長老。我入明門，不住諸乘；我行覺路，徑入智地。居室方丈，名聞大千，護法大臣，多所賓禮。嗣曹王皋之鎮湖南，請爲人師。自是登壇莅事三十有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人。人持寶衣，解瓔珞爲禮，公色受之。謂門弟子曰：「彼以有相求我，我以有爲應之。凡建寶幢，修廢寺，飾大像，皆極其工，應物故也。

元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夜，具湯沐，剃頤頂，與門人告別，即寂；而視身與色，無有壞相。嗚呼！豈生能全吾真，故死不速朽，將有願力邪？余不得而知也。問年八十二，問臘六十一。葬于寺東北隅。傳律弟子中巽、道準，傳經弟子圓皎、貞璨，與其徒圓静、文外、惠榮、明素、存政等，欲其師之道光且遠，故咨余乞詞。乃作長句偈以銘之曰：

祝融靈山禹所治，非夫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塵士，以津視儼猶孫子。登壇人師四十祀，南方學徒宗奥旨。幼無童心至兒齒，識滅形全異凡死。長沙潭西幾五里，陶侃故居石頭寺，門前一帶湘江水。吁嗟律席之名兮，與湘流而不已！

贊寧《宋高僧傳》卷五《唐代州五臺山清涼寺澄觀傳》　釋澄觀，姓夏侯氏，越州山陰人也。年甫十一，依寶林寺霈禪師出家，誦《法華經》。十四，遇恩得度，便隸此寺。觀俊朗高逸，弗可以細務拘。遂遍尋名山，旁求秘藏，梯航既具，壺奥必臻。乾元中依潤州棲霞寺醴律師，學《相部律》。本州依曇一，隸《南山律》，詣金陵玄壁法師，傳關河《三論》。《三論》之盛于江表，觀之力也。大曆中，就瓦棺寺傳《起信》、《涅槃》。又於淮南法藏，受海東《起信疏》義。却復天竺詵法師門，温習《華嚴大經》。七年，往剡溪，從成都慧量法師，覆尋《三論》。十年，就蘇州，從湛然法師習天台《止觀》、《法華》、《維摩》等經疏。解從上智，性自天然，所學之文，如昨拋捨，鮑静記井，蔡邕後身，信可知矣。又謁牛頭山忠師，徑山欽師，洛陽無名師，咨決南宗禪法。復見慧雲禪師，了北宗玄理。觀自謂己曰：「五地聖人，身證真如，棲心佛境，於後得智中起世俗念，學世間技藝。況吾學地，能忘是心？」遂翻習經、傳，子、史、小學、蒼、雅、天竺《悉曇》諸部異執，《四圍》、五明、秘呪、儀軌，至于篇頌筆語書疏，一皆博綜。多能之性，自天縱之。

大曆十一年，誓遊五臺，一一巡禮，祥瑞愈繁。仍往峨嵋，求見普賢，登險陟高，備觀聖像。却還五臺，居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時寺主賢林，請講大經，并演諸論。因慨《華嚴》舊疏，文繁義約，慺然長想。「況文殊主智，普賢主理，二聖合爲《毗盧遮那》，萬行兼通，即《大華嚴》之義也。吾既遊普賢之境界，泊妙吉之鄉原，不疏《毗盧》，有辜二聖矣。」【略】起興元元年正月，貞元三年十二月畢功，成二十軸，乃飯千僧以落成也。【略】四年春，寺主賢林請講新《疏》。七年，河東節度使李公自良復請於崇福寺講。德宗降中使李輔光宣詔入都，與闕賓三藏般若譯烏茶國王所進《華嚴》後分四十卷。【略】觀至，帝頗敦重，延入譯場刊正。又詔令造疏。遂于終南草堂寺編成十卷，進呈，勑令兩街各講一遍爲疏。【略】尋譯《守護國界主經》，觀綴文潤色。順宗在春宫，嘗垂教令述《了義》一卷、《心要》一卷并《食肉得罪因緣》。洎至長安，頻加禮接。朝臣歸向，則齊相國抗、韋太常渠牟，皆結交最深。故相武元衡、鄭絪、李吉甫、權德輿、李逢吉、中書舍人錢徽、兵部侍郎歸登、襄陽節度使嚴綬、越州觀察使孟簡、洪州韋丹，咸慕高風，或從戒訓。以元和年卒，春秋七十餘。弟子傳法者一百許人，餘堪講者千數。觀嘗於新創雲花寺般若閣下畫《華藏世界圖相》，又著《隨疏演義》四十卷，允齊相請述《華嚴經綱要》一卷、《法界玄鑑》一卷、《三聖圓融觀》一卷、《華嚴》、《法華》、《楞伽》、《中觀論》等。別行《小鈔疏》共三十卷。設無遮大會十二中，其諸塑繢形象，繕寫經典，不可殫述。門人清泂記觀平時《行狀》云：「觀恒發十願：一長止方丈但三衣鉢，不畜長；二當代名利，棄之如遺；三目不視女人，四身影不落俗家；五未捨執受，長誦《法華經》；六長讀大乘經典，普施含靈；七長講《華嚴大經》；八一生晝夜不卧；九不邀名惑衆伐善；十不退大慈悲普救法界。」觀逮盡形期，恒依願而修行也。

《白居易集》卷四一《唐故撫州景雲寺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　并序》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建、冲契、宗一、至柔、誉諸、智則、智明、雲皋、太易等凡二十輩，與白黑衆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執錢十萬，來詣潯陽府，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反山，衆反聚落，錢反寺府，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爾。

我聞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爲用。若次第言，則定爲慧因，戒爲定根；定根植則苗茂，因樹成則果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雖佛以一切種

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姓饒氏。曾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故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落。壯而有立，故生(二)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岳大圓大師具戒。樂其所由，故大曆中，不去父母之邦，請隸于本州景雲寺修道。應無所住，故貞元初，離我(我)所，徙居洪州龍興寺說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裕、荊門法裔、暨興果神湊、建昌惠進五長老交遊。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太師顏真卿、暨本道廉使楊君憑、韋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罪者無央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壇而誓衆生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羣生，故娑婆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己亥，遷化于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全)于南岡石墳。住世七十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迹示教；行止語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己也厚。故門人鄉人，報如不及。由是藝松成林，琢石爲塔。塔有碑，碑有銘。(銘)曰：

佛滅度後，薝蔔香衰，醍醐味醨。誰反是香？誰復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苾芻，中興毗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疇依？昔景雲來，行道者隨，踐迹者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悲，入室者悲。爐峰之西，虎谿之南，石塔巍巍。有記事者，以實直辭，書于塔碑。

《舊唐書・齊抗傳》 齊抗字遐舉，天寶中平陽太守澣之孫。父翱，一命卑官卒，以抗貴，累贈國子祭酒。抗少隱會稽剡中讀書，爲文長於牋奏。大曆中，壽州刺史張鎰辟爲判官，明閑吏事，敏於文學，鎰甚重之。

贊寧《宋高僧傳》卷六《唐越州暨陽烏山智藏傳》 釋智藏，姓皮氏，西印度種族，祖父從華，世居官宦，後僑寓廬陵。藏少入精舍，覩像設之繁，乃陋俗求真，而於三學各所留心，唯《律藏》也最爲精敏。大曆三年，遊豫章，因隸名天宮寺，衆懇命臨壇秉度，時仰怊然，號爲律虎。每登法座，提唱毗尼，堂盈席滿，聽受無厭。辨名理，析微言，連環可解也。貞元中，遇大寂禪師，篤明心要。及遊會稽，於杭烏山頂築小室安禪。乃著《華嚴經妙義》。宣吐亹亹，學者歸焉。至元和十四年二月，無疾而終，報齡七十九。焚收舍利圓淨者，建塔於院北峰焉。杭烏山者，越俗言訛，合言杭嶋，謂浙江所渡古用杭筏，到岸藏杭，故云嶋也。

贊寧《宋高僧傳》卷二九《唐金陵莊嚴寺慧涉傳》 釋慧涉，俗姓謝氏，會稽人也。即東晉太傅安之後。是知傑氣英靈，間代而出。津梁拔俗，異世豈無？涉爲人清素，戒節孤峻，好寂有樂，不棲名聞。以大曆之初，於金陵莊嚴寺遇牛頭山忠禪師，一言知歸，遂命入室，授其法要。服膺道化，待之彌載，不憚其勞。洎忠捐世，踵武茲嶺，無遊人境。一衣方丈，操節彌高。自是以來，問道者衆，四維方域，無不霑洽，五十年中，翕然歸德。以長慶二年終於山院，春秋八十有二。門弟子惟晏等奉全師禮，建塔於寺之西北，勒銘紀德。若考師之藝文，則草堂廬嶽，各美於當代矣。

《舊唐書・盧群傳》 盧群字載初，范陽人。少好讀書。初學於太安山，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聞其名，辟爲從事。

《白居易集》卷四一《唐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碣銘 并序》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見性者，曰興果律師。師姓成，號神湊，京兆藍田人。既出家，具戒於南岳希操大師，參禪於鍾陵大寂大師。志在《首楞嚴經》，行在《四分毗尼藏》；其他典論，以有餘力通。大曆八年制，懸經、論、律三科，策試天下僧。師中等，得度。詔配江州興果寺。後從僧望，移隸東林寺，即雁門遠大師舊道場，有甘露壇、白蓮池在焉。師既居是寺，(嗣)興佛事。元和十二年九月七日，遘疾，二十六日反真，十月十九日，遷全身于寺道北，衲雁門墳左。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一。(日)至乎哉！師本行也，以精進心，脂不退輪；以勇健力，撾無畏鼓。故登壇進律，鬱爲法將者垂三十年。領羯磨會十三，化大衆萬數。儀範所攝，惠用所誘，貴高憎慢，罔不降伏，其威重如是。自興果訖東林，一盂齋，一榻居，衣麻寢苫，如坐漆寶。由是名聞檀施，來無虛月，盡歸寺藏，與大衆共之。迨啓手足日，前無長物，其簡儉如是。師心行禪，身持律，起居動息，皆有常節。雖沍寒隆暑，風雨黑夜，捧一鑪，秉一燭，行道禮佛者，四十五年。凡十二時，未嘗闕一。其精勤如是。師既疾亟，四大將壞，無戀著念，無厭離想。郡太守、門弟子進醫饋藥者數四，師頷之云：報身非病，焉用是爲？言訖，趺坐，恬然就化。其了悟如是。門人道建、利辯、元審、元總等，封墳建塔，思有以識之。以先師常辱與予游，託爲銘碣。初，予與師相遇，如他生舊識，一見訢合，不知其然。及遷化時，予又題一四句詩爲別；蓋欲會前心，集後緣也。不能改作，因取爲銘(銘)曰：

本結菩提香火社，共嫌煩惱電泡身。不須戀戀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贊寧《宋高僧傳》卷二九《唐閬州長樂寺法融傳》　釋法融，姓嚴氏，閬中人也。稚齒好樸素，惡華楚之服。父訓令秉筆，便畫佛形像。至于聚戲，摶沙爲塔，所作無非佛事。年甫十三，見釋子，摳其衣坐執經卷，苦求出家。依長樂寺慧休法師爲弟子，經誦偕通，乃霑戒善。遂講南山《律鈔》。後遊雲水，見嵩嶽普寂禪道風行，密付心印。往弋陽福寧寺，放蕩閑居，學道者麇至。以大和九年示疾而終，春秋八十九。其年正月十日，門人奉神座入塔焉。

贊寧《宋高僧傳》卷二九《唐鄂州開元寺玄晏傳》　釋玄晏，江夏人也，姓李氏。祖善而博識多學，注《文選》，行講集於梁宋之間。考邕，北海太守，《唐書》有傳。晏稚昧之齡，決志離俗，至德初年，誦經高第，依僧崇真剃落，配住開元寺。大曆三年，從大闍梨真悟受具足法，便尋律範，目不視靡曼，足不履邪徑，於四儀中，無終食之間違教。儀形峭拔，眉目秀朗，如孤鴻野鶴，獨立迥澤，望風瞻想，自有遠致。性多分劑，苟與惡比丘共住，遑遑然如以佉陀羅炭浴身也。不出户牖，焚香掃地，端坐盡日。人不堪其憂，而晏居之，以爲三禪之樂不敵也。

晏少習毗尼，長學《金剛》，解空破相，臻極玄奥。

《全唐文》卷六一八陸質《春秋集傳微旨序》　傳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推此而言，宣尼之心，堯舜之心也；宣尼之道，三王之道也。故《春秋》之文，通於《禮經》者（謂凡郊廟朝聘雩社婚姻之類是也），斯皆憲章周典，可得而知矣。其有事或反經，而志協乎道（紀侯去其國之類是也），迹雖近義，而意實蘊奸（楚子虔誘蔡侯般之類是也），或本正而末邪（楚殺徵舒楚子入陳之類是也），或始非而終是（晉人納捷菑不克納之類是也），賢知莫能辯，彝訓莫能及，則表之聖心，酌乎皇極，是生人已來，未有臻斯理也。豈但撥亂反正，使亂臣賊子知懼而已乎？今故掇其微旨，總爲三卷。三《傳》舊説，亦備存之。其義當否，則以朱墨爲別。其有與我同志，思見唐虞之風者，宜乎齊心極慮於此，得端本清源之意，而後周流乎二百四十二年褒貶之義，使其道貫於靈府，其理浹於事物，則知比屋可封，重譯而至，其猶指諸掌爾。宣尼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豈虚言哉！豈虚言哉！

《舊唐書・儒學傳下・陸質傳》　陸質，吴郡人，本名淳，避憲宗名改之。質有經學，尤深於《春秋》，少師事趙匡，匡師啖助，助、匡皆爲異儒，頗傳其學，由是知名。陳少遊鎮揚州，愛其才，辟爲從事。後薦於朝，拜左拾遺。轉太常博士，累遷左司郎中，坐細故，改國子博士，歷信、台二州刺史。順宗即位，質素與韋執誼善，由是徵爲給事中、皇太子侍讀，仍改賜名質。時執誼得幸，順帝寢疾，與王叔文等竊弄權柄。上在春宫，執誼懼，質已用事，故令質入侍，而潛伺上意，因用解。及質發言，上果怒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義，何得言他。」質惶懼而出。未幾病卒。質著《集注春秋》二十卷、《類禮》二十卷、《君臣圖翼》二十五卷，並行於代。貞元二十一年卒。

贊寧《宋高僧傳》卷二九《唐天台山國清寺道邃傳》　釋道邃，不知何許人也。幽識遠晤，執志有恒，懸解真宗，不由邪術。末傳隋智者教道，素得玄微，荆溪之門，杳難窺望。大曆中湛然師委付《止觀輔行記》，得以敷揚，若神驥之可以致遠也。于時同門元浩迴知畏服，不能争長矣。

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沙門最澄者，亦東夷卉服中剛決明敏僧也。泛溟涬，達江東，慕天台之法門，求顗師之禪決。屬邃講訓，委曲指教，澄得旨矣。乃盡繕寫一行教法東歸。慮其或問從何而聞，得誰所印？俾防疑悞，乃造邦伯作援證焉。時台州刺史陸淳判云：「最澄闍棃，形雖異域，性實同源，特稟生知，觸類玄解。遠傳天台教旨，又遇龍象邃公，總萬行於一心，了殊塗於三觀，親承秘密，理絶名言。猶慮他方學徒未能信受，所請印記，安可不任爲憑云。」澄泛海到國，實教法指一山爲天台，號一寺爲國清，風行電照，斯教大行。倭僧遥尊邃爲祖師。後終于住寺焉。

贊寧《宋高僧傳》卷六《唐蘇州開元寺元浩傳》　釋元浩，姓秦氏，字廣成，吴門人也。綺歲依晉陵靈山寺慧日禪師出家，具滿律戒，配本州龍興寺，尋爲荆溪湛然禪師囑累弟子。初受《法華止觀》，已得醍醐，唯以裂大綱，感大果，成大行，歸大處以爲大願。宴居三昧，常隨佛後，希夷自得，人莫能知，其秘密深遠如海印三昧，不言出處，常行佛事，與夫難行苦行，更相祖述，默傳心要，爲論爲記，靈芝瑞草以爲功德傳於後世者，不同日而語矣。浩注解《大涅槃經》，爲文首序，德美圓實，志願顯現，蓋録其所證之意而見于文，曰：「余聞先覺之大寶曰常，在宥布和之盛典曰教，率土知化之歸宗曰行，交感人心之至極曰證。然則以道行一御其時，以法性合其運，當應物之際，與顯晦同其光，恢張至化而自他昭著者，實播於鴻名。欽恭聞思，協和至極，四德克彰者，實存乎妙體。格變羣家，歷觀諸行，至典克修，庶績有成者，實賴乎宗本。信以授人，大明宗極，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者，實存乎妙用。博綜羣言以立誠訓，風行十方率用歸順者，實存乎

妙教矣。」此浩之法要，如王輔嗣之法《擊辭》，司馬遷之《自敘》，管仲能言《輕重》，孟子之傳《春秋》，雖儒釋不同，其義一也。以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示疾，右脇累足，入于涅槃，非二乘境界，真如來定也。明年十一月十三日闍維，起塔於蘇州西北虎丘東山南原也。

浩躭學味道，不涉餘事，常隨然師聽其言說，曾無倦色。分析義理，派流川注，必默記而暗誦，一言不失。數年之後，人始知之。然師曰：「回也如愚。」罕爲人說，多辭以不能，及被梁田二君苦勸請之，始著《涅槃經解述》。浩與上都雲華寺華嚴澄觀法師，若孔門之游夏焉。其儒流受業，翰林學士梁公肅、蘇州刺史田公敦。緇流受業者，智恒、子瑜、道儒、仲儀、仲良五人，持經講論，傳之無窮。大比丘尼識微、道異、志真、悟極，此四人者高潔之倫，深練禪觀。初浩爲二官所請注經，預夢甚爲奇特。又庭階生花，非人間恒所見者。祥鳥飛馴，五彩絶異。刺史崔恭撰《塔碑》，立于虎丘山羅漢石壇之左。後有行滿、道暹、明曠皆著述，廣天台之道歟。

《舊唐書・竇常傳》 竇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登進士第，居廣陵之柳楊。結廬種樹，不求苟進，以講學著書爲事，凡二十年不出。貞元十四年，鎮州節度使王武俊聞其賢，遣人致聘，辟爲掌書記，不就。其年，杜佑鎮淮南，奏授校書郎，爲節度參謀。

《新唐書・竇羣傳》 竇羣字丹列，京兆金城人。父叔向，以詩自名，代宗時，位左拾遺。羣兄弟皆擢進士第，獨羣以處士客隱毗陵。母卒，齧一指置棺中，廬墓次終喪。從盧庇傳啖助《春秋》學，著書數十篇。蘇州刺史韋夏卿薦之朝，并表其書，報聞，不召。後夏卿入爲京兆尹，復言之，德宗擢爲左拾遺。

《柳宗元集》卷六《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爲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冑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爲之墉，慧爲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爲，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爲得其説。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爲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

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峰，不越闔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荆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爲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月某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爲異門。以性爲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内朗，冲虚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導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茲貞石。

《柳宗元集》卷七《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没年五十七。既没二十七年，弟子誠盈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咎姓，凡去儒爲釋者三十一祀，掌律度衆者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興；衡嶽佛寺，毁而再成，由公而丕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靚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廩瓚公，言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兆；滅跡之際，則隕星黑祲告其期。斯爲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争，受學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真公，荆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瑗、道郢、靈幹、惟正、惠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爲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革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兮志益虔，雷發兆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變化兮迎大仙。瞽茲石兮垂萬年，世有壞兮德無遷。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二《唐衡山昂頭峰日照傳》 釋日照，姓劉氏，歧下人也。家世豪盛，幼承庭訓，博覽經籍，復於莊老，而宿慧發揮，思從釋子。即往長安大興善寺曇光法師下，稟學納戒，傳受經法，靡所不精。因遊嵩嶽，問圓通之訣，欣然趣入。後遊南嶽，登昂頭峰，直拔蒼翠，便有終焉之志。庵居二十載，屬會昌武宗毁教，照深入巖窟，飯栗飲流而延喘息。大中宣宗重興佛法，率徒六十許人還就昂頭山舊基，結苫蓋，構舍宇。復居一十五年，學人波委。咸通中示滅，春秋一百八歲。至三年二月三日入塔，立碑存焉。天下謂其禪學爲昂頭照

是歟。

贊寧《宋高僧傳》卷六《唐梓州慧義寺神清傳》　釋神清，字靈庾，俗姓章氏，緜州昌明人也。生于大安山下，昆季相次三人出俗，皆有名望，清居乎仲。處胎之際，母頓惡葷羶。及爲兒，雖隨戲弄，遇像礼足，逢僧稽顙。年十三，受學於緜州開元寺辯智法師。于時勑條嚴峻，出家者限念經千紙，方許落髮。清即誦《法華》、《維摩》、《楞伽》、《佛頂》等經，有同再理。時故相喬琳爲綿郡太守，驚其幼俊，躬而降禮請削染焉，則大曆中也。至年十七，聽習粗通，即講《法華》一經。歲滿，慧義寺依如律師受具戒。夏習尸羅，依學《新疏》。尋達大宗，乃詣上都。後以優文瞻學，入内應奉。暮年鐘其荼蓼，歸慧義寺，講導著述，略無閑日。以元和年中終于本寺峰頂，遷神于白門蘭若，即郭城北郭外也。

清平昔好爲著述，喜作編聯，蓋巨富其才，亦鑿深于學。三教俱曉，該玄鑒極，彝倫咸敘，萬人之敵也。受業弟子黑白四方，計一千餘人。前後撰成《法華玄箋》十卷，《釋氏年誌》三十卷。《新律疏要訣》十卷（亦謂《清鈔》）、《二衆初學儀》一卷，《有宗七十五法》疏一卷（亦名《法源記》，此蓋解小乘所計五位色心心所不相應無爲等法，體性業用，一皆詳括，故云「法源」也。）《識心論》、《澄觀論》、《俱舍義鈔》數卷，《北山參玄語録》十卷，都計百餘軸，並行於代。就中《語録》博該三教，最爲南北鴻儒名僧高士之所披翫焉。寺居郭城之北，長平山陰，故云北山，統三教玄旨，實而爲録，故云「參玄」也。觀清之述作，少分明二權一實之經旨，大分明小乘律論之深奥焉。

清貌古且奇，皙白而光瑩。相國崔龜從時從事東川，序真讚云：「與奘三藏道顔同，攝物異，時一體耳。」門人數多，其出倫者義將也。獨明《俱舍》，兼善《起信》，海内學人望風而至。開成中北山俱舍宗不泯者，清之餘素乎。東川涌潭僧正顔公著碑，本寺講律臨壇光肇，别附《語録》，略記清言行矣。

《新唐書・韓愈傳》　愈性明鋭，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三四《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記誌説論今文讀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横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

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

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

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絶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贊寧《宋高僧傳》卷六《唐京師大安國寺端甫傳》　釋端甫，俗姓趙氏，天水人也。世爲秦著姓焉。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興法教。」言訖而滅。既成人，高顙深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其音如鐘。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鑒生靈之耳目，固必有殊祥奇表歟？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爲沙彌。十七正度爲比丘，隸安國寺。受具於西明寺照律師，學毗尼於崇福寺昇律師，傳《唯識》於安國寺素法師，通涅槃經於福林寺崟法師。甫又夢梵僧以舍利滿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當時，囊括川注，逢源會委，滔滔然莫能濟其畔岸矣。夫將欲伐株杌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者，固必有勇智宏辯歟？無何，謁文殊於清涼，衆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悦，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卧起，恩禮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注納偏厚。而甫符彩超邁，辯理響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爲務。繇是天子益知佛爲大聖人，其教有大不思議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吴斡蜀，潴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事。詔甫率緇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場於秘殿，爲人請福，親奉香燈。既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無愁聲，滄海無驚浪，蓋參用真宗以毗

大政之明效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爲之君，固必有冥符玄契歟？掌內殿法儀，録左街僧事，以標表淨衆者凡一十年。講《涅槃》、《唯識》經論，處當仁傳授宗主，以開誘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餘萬遍，指淨土爲息肩之地，嚴金經爲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單牀，靜慮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寶以致誠，仰端嚴而礼足，日有千數，不可殫書。而甫即衆生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爲成就常不輕行者，唯甫而已矣。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迷塗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歟？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脇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終夕而異香猶鬱。其年七月六日，遷於長樂之南原。遺命荼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既燼而靈骨珠圓。賜謚曰大達，塔曰玄秘。俗壽六十七，僧臘可數。門弟子僧尼約千餘輩，或講論玄言，或紀綱大寺，修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爲達者。會昌中相國裴公休爲碑頌德焉。

贊寧《宋高僧傳》卷二七《唐天台山福田寺普岸傳》 釋普岸，姓蔡氏，漢東人也。沖弱之齡，迥然聰敏，骨目奇秀，天生不嗜葷羶，長有出塵之意。其父嚴毅，訓授經籍，漸通其義，秉翰伸辭，宛然華藻。因入僧舍，暫執經卷，乃歎曰：「佛法玄微，非造次可及！」決志辭親。時懷海禪師居百丈山，毳納之人駢肩累足，時號大叢林焉。岸叩其關，海攝受之。日隨普請施役，夜獨執燭誦經，曾不憚勞，遂諧剃染。及陞戒品，便習禪那，壁坐忘疲，觀心恒務。蒼蔔附風而香遠，豺貓逢獸而吼高，學者成圍，請於安陸壽山院坐道場矣。如是環拱可四百餘衆，執器聽瞿沙之説，投簪待稔多之度。大利群機，得道者衆。大和年中，謂衆曰：「吾山水之遊未厭，諸人勿相留滯。天台赤城，道猷曾止息焉。華頂石梁，智者昔降魔矣。將遊人也。」自襄陽邐迤而來，從沃洲、天姥入天台乏西門，得平川谷中，峰名大舍，號平田是也。觀其山四舍鬱翠，東西山石門，而有三井龍潭。東入石橋聖寺，乃是緑身道猷尊者結茅居此。未幾，見虓虎乳子，瞪目而視岸。岸以杖柀其頭曰：「貧道聞此山是神仙窟宅，羅漢隱居，今欲寄此安禪，檀越勿相驚撓。」經宿，領子而去。以大和七年癸丑十月二十七日營構丈室，携一童，侍給薪水耳。八年春，禪侶輻湊，衆力義成此院，號平田焉。開成中，宛是大道場。會昌三年七月，告衆入滅，春秋七十四度。

贊寧《宋高僧傳》卷三〇《唐天台山禪林寺廣修傳》 釋廣修，俗姓留氏，東陽下崑人也。淑質貞亮，早預遂師之門，研窮教迹，學者雲擁。日誦《法華》、《維摩》、《金光明》、《梵網》、《四分戒本》。六時行道弗休，彌年更篤。每一歲行懺法七七日，則第四隨自意三昧也。開成三年，日本國僧圓載來躬請法，台州刺史韋珩請講《止觀》于郡齋。以會昌三年癸亥歲二月十六日終于禪林本寺，俗壽七十三，法臘五十二。遷神于金地道場，法付門人物外焉。咸通七年，門人良汶發墳火葬，淘收舍利一千餘粒，重塔緘藏焉。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三二《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儻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没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白居易集》卷四五《與元九書》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

自足下謫江陵至於今，凡枉贈答詩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於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叙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既受足下詩，又論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粗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爲文之意，總爲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容隙，或欲爲之；又自思所陳，亦無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率不能成就其志，以至於今。今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爲僕留意一省。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聖賢，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

音有韵，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

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

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刓矣。

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雁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

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奥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於時，六義寖微矣。

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舍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至於貫穿今古，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省。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

僕嘗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呼！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

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諳識聲韵。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

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盛，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瞥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

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咏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奬，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

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脈脈，盡不悦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游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遍舉。不相與者，號爲沽名，號爲訕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棊博，可以接群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緦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升清貫，出交賢後，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舉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咏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迍窮，理固然也。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迍剥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況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饑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務牽於外，情性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咏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絶句，自一百韵至兩韵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

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廢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懽。今銓次之間，未能删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清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

今所愛者，并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

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春，游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艷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絶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游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脱蹤蹟，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

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絶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嘆息矣！

又僕嘗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蚩，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樂天再拜。

王讜《唐語林》卷四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宏，有道業，遠近稱之，號曰「田蔣」。良逸天資高峻，虚心待物，不爲表飾。吕侍郎渭、楊侍郎憑觀察湖南，皆師事之。潭州旱，祈雨不應，或請邀之，楊曰：「田先生豈爲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良逸蓬髮敝衣，欣然就輿。到郡亦終無言，即日降雨。所居嶽觀内建黄籙，壇場已具，而天陰晦。弟子請先生祈晴，良逸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左右整冠履，扶而昇壇，亦遂晴霽。嘗有村老持一絹襦來施，良逸對衆便著，坐客竊笑，不以介意。楊憑嘗迎至潭州，良逸方洗足，使到，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于衡門，即于門外坐甎堦著襪，若無人在旁。楊自京尹謫臨賀尉，使使候之，遺以銀器。良逸受之，便悉付門人。使還，良逸曰：「報汝阿郎，不久即歸，勿憂也。」未幾，楊果移杭州長史。良逸未嘗千人，人至亦不送，不記人官位姓名，第與吕渭分最深。後吕郎中温爲衡州刺史，因祭嶽候先生，告以使君侍郎之子。及温入，良逸下繩牀，撫其背曰：「你是吕渭兒子耶？」温泫然降堦，先生亦不止，其真率如此。良逸母爲喜王寺尼，寺中皆呼良逸爲小師。良逸常日負兩束薪以奉母，或自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傳寺衆晨起，見一虎在田媪門外，走以告媪，媪曰：「毋怪。應是小師使致柴耳。」含宏有操尚，時人以爲不及良逸。然二人齊名，常兄事良逸。善符術，後居九真觀。曾使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于山口遇猛虎，當道不去，以故遲滯。」含宏曰：「吾居此庇渠已多時，何敢如此？」即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虎踣符下。含宏聞之，曰：「吾本以符卻之，豈知遂死，既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焚之，後不復留意。又有歐陽平者，行業亦高，兄事含宏，而道業不及也。歐陽一夕夢三爐自天而下，若有召説。既寤，潛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良逸死，含宏次年矣。桐柏山陳寡言、徐虚符、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汗，蔣之弟子也。陳、徐在東南，品地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入道，善科法，亦爲南嶽之冠。

王讜《唐語林》卷六　皇甫湜氣貌剛質，性褊直。爲尚書郎，乘酒使氣，忤同列；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洛都。值洛中仍歲乏食。正郎滯曹不遷，俸甚微，困悴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迹，厨突無煙。裴晉公保釐洛宅，人有以爲言者，由是辟爲留府從事，公常優容之。先是，公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於集賢私第。公素奉佛，因盡捨所得，再修福先寺，既成，將請白居易爲碑。湜曰：「近捨湜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公曰：「初不敢以仰煩，慮爲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因請斗酒而歸，獨飲其半，乘醉揮毫，立就。又明日，挈本以獻，文思高古，字復怪僻，公尋繹久之，嘆曰：「木元虚、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原註）其碑在寺西北廊王石轓院，洛中人家往往有本。命小將以車馬繒綵器玩約千餘緡，酬之。湜省書，擲於地，面叱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湜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況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耳，其詞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四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小校具以白，公笑曰：「真不羈之才。」立遣依數酬之。（原註）其字共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計送絹九千七百六十有二。後寺之老僧曰師約者，細爲人説，其數亦同。自居守府及歸里第，輦負相屬，洛人聚觀之。湜褊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爲蜂螫手指，因大躁忿，命奴僕及里中小兒，箕斂蜂窠，以厚價購之。頃之，聚於庭，則命以碪臼絞取其汁，以塗所痛。又其子松，嘗録詩數首，字小誤，大罵躍呼，取杖不及，齒嚙其臂，血流及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二《唐朗州德山院宣鑒傳》 釋宣鑒，姓周氏，劍南人也。生惡葷羶，少多英敏，宿賫異操，懇願出塵。大龍不屈於小庭，俊鶻必騰其層漢，既除美飾，當預僧流。從受近圓，即窮《律藏》，其諸性相，貫習偕通。聞重湖間禪道大興，乃抗志雲遊，造龍潭信禪師，則石頭宗師之二葉也。始唯獨居一室，鑒强供侍之。一夕龍潭持一枝火授鑒，鑒接而行數步，且曰：「久聞龍潭到來，龍之與潭，俱不見歟？」信曰：「子親到矣。」機與教符，日親丈室三十餘年。後止澧陽。居無何，屬武宗搜揚。洎大中還復法儀。咸通初，武陵太守薛延望堅請，始居德山，其道芬馨，四海禪徒輻湊。伏臘，堂中常有半千人矣。其於訓授，天險海深，難窺邊際。雪峰參見，鑒深肯重。以咸通六年乙酉歲十二月三日，忽告諸徒曰：「捫空追響，勞汝神邪？夢覺覺非，復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五。身據牀坐，卓然七日如生在焉。天下言激箭之禪道者，有德山門風焉。今襄、鄧、漢東法孫極盛者是歟。

皮日休《皮子文藪》卷四《文中子碑》 天不能言，陰隲乎民，民不可縱，是生聖人。聖人之道，德與命符，是爲堯、舜。性與命乖，是爲孔、顏。噫！仲尼之化，不及於一國，而被於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霈于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乎？故孟子疊踵孔聖，而贊其道。憂乎千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諱通，生于陳、隋之間，以亂世不仕，退于汾晉，序說六經，敷爲《中說》，以行教于門人。夫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玄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第者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鬱於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于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然哉？設先生生于孔聖之世，余恐不在游、夏之亞，況七十子歟？惜乎！德與命乖，不及睹吾唐受命而殁。苟唐得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餘歲，生曰皮日休，嗜先生道，業先生文，因讀《文中子後序》，尚闕于贊述，想先生封隧在所，因爲銘曰：

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物聖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六藝騰英。道符真宰，用失阿衡。先生門人，爲唐之楨。差肩明哲，接武名卿。未逾一紀，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與京。

《舊唐書・李德裕傳》 德裕以器業自負，特達不羣。好著書爲文，獎善嫉惡，雖位極台輔，而讀書不輟。

東都於伊闕南置平泉別墅，清流翠篠，樹石幽奇。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藩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遊，而題寄歌詩，皆銘之於石。今有《花木記》、《歌詩篇録》二石存焉。有文集二十卷。記述舊事，則有《次柳氏舊聞》、《御臣要略》、《伐叛志》、《獻替録》行於世。

贊寧《宋高僧傳》卷六《唐圭峰草堂寺宗密傳》 釋宗密，姓何氏，果州西充人也。家本豪盛，少通儒書，欲干世以活生靈，負俊才而隨計吏。元和二年，偶謁遂州圓禪師，圓未與語，密欣然而慕之，乃從其削染受教。此年進具于拯律師。尋謁荆南張，張曰：「汝傳教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末見上都華嚴觀，觀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唯汝乎？」初在蜀，因齋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深達義趣，誓傳是經。在漢上因病僧付《華嚴》句義，未嘗隸習，即爾講之。由是乃著《圓覺》、《華嚴》及《涅槃》、《金剛》、《起信》、《唯識》、《盂蘭盆法界觀》、《行願經》等疏鈔及《法義》、《類例》、《禮懺》、《修證》、《圓傳》、《纂略》。又集諸宗禪言，爲《禪藏》，總而序之，并酬答書偈議論等。又《四分律疏》五卷、《鈔懸談》二卷，凡二百許卷，圖六面。皆本一心而貫諸法，顯真體而融事理，超羣有於對待，冥物我而獨運矣。密累入內殿，問其法要。大和二年慶成節，徵賜紫方袍爲大德。尋請歸山。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滅於興福塔院，儼若平日，容貌益悦。七日，遷于函，其自證之力可知矣。其月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于圭峰，二月十三日荼毗，得舍利數十粒，明白而潤大。後門人泣而求諸煨中，必得而歸，悉斂藏于石室，其無緣之慈可知矣。俗齡六十二，僧臘三十四。遺誡令舁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塔，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而後去。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

《舊唐書・王彦威傳》 王彦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貧，苦學，尤通三《禮》。無由自達，元和中遊京師，求爲太常散吏。卿知其書生，補充檢討官。彦威於禮閣掇拾自隋已來朝廷沿革、吉凶五禮，以類區分，咸三十卷獻之，號《元和新禮》，由是知名，特授太常博士。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大中〇四七・大唐故飛龍洛苑判官登仕郎試左金吾衛兵曹參軍上柱國吴興姚（中璠）府君墓誌銘》 吴興姚公諱中璠，本京兆人也。【略】公七歲授《詩》、《禮》於師，十五閱文詞於友，博知廣識，僚侶不及也。弱冠濯纓，當年顯秩，辟之爲椽，咸議得人。歷二十年，風教益著。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咸通〇六〇・唐聖真觀故三洞郭（元德）尊師墓誌》 尊師姓郭，諱元德，洛陽人也。【略】代無軒冕，世襲玄風，以全德保真，純□養性，深根固蒂，泉源澄徹。今在茲乎，豈虛言哉！尊師□居冠褐，長而周仁，降心好問，飽悟玄理。年十九，詣昇玄劉先生授孟威廿四階。大中三年十一月廿一日，又詣麻姑鄧尊師□洞神洞玄及上清畢法。紫綬交帶，累參秘籙，身佩靈符。每以灰心齋戒，醮閱朝修，夜寐夙興，而無懈焉。至於玄科秘訣，道德真筌，旁通博學，藝業多能，間之以琴嘯，雜之以詩書。仁者企其下風，智者許其妙用。香火之外，或吐納元氣，呼吸陽精，修坐在立忘之術，□昇入無形之道。曾謂門人曰：古之蟬蛻，今之坐忘也，吾今得矣。既居性命之鄉，終從變化之路，己矣何言。時春秋五十有八，以咸通十年三月十九日，解化於洛陽縣聖真觀東院。【略】有弟子三人：洞玄弟子楊思玄，入室弟子鄭咸章，子姪宗玄，並以嚴訓立身，親承指教。自師奄化，衣不衣帛，食不甘味，號泣過哀，柴毀驚衆。

皇甫枚《三水小牘上・趙知微》 九華道士趙知微乃皇甫玄真之師，少有凌雲之志，入茲山，結廬於鳳凰嶺前。諷誦道書，煉志幽寂。蕙蘭以爲服，松柏以爲粮。隱跡數十年，遂臻玄牝。由是好奇之士，多從之。玄真既申弟子禮，服勤執敬，亦十五年。至咸通辛卯歲，知微以山中煉丹須西土葯者，乃使玄真來京師，寓於玉芝觀之上清院。皇甫枚時居蘭陵里第，日與相從，因詢趙君事業。玄真曰：「自吾師得道，人不見其惰容。嘗云：『分杯結霧之術，化竹釣鰲之方，吾久得之。固耻爲耳。』去歲中秋，自朔霖霪，至于望夕。玄真謂同門生曰：『甚惜良宵而值苦雨。』語頃，趙君忽命侍童曰：『可備酒果。』遂遍召諸生謂曰：『能升天柱峰玩月否？』諸生雖強應，而竊以爲濃陰駛雨如斯，若果行，將有墊巾角折屐齒之事。少頃，趙君曳杖而出，諸生景從。既闢荆扉，而長天廓清，皓月如晝。捫蘿援篠，及峰之巔。趙君處玄豹之茵，諸生藉芳草列侍。俄舉卮酒，咏郭景純《游仙詩》數篇。諸生有清嘯者，步虛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隱於遠岑，方歸山舍。既各就榻，而凄風苦雨暗晦如前，衆方服其奇致。」玄真棋格無敵，黄白術復得其玄妙。壬辰歲春三月歸於九華，後亦不更至京洛。

《舊唐書・張濬傳》 張濬字禹川，河間人。祖仲素，位至中書舍人。父鐐，官卑，家寓州。濬倜儻不羈，涉獵文史，好大言，爲士友之所擯棄。初從鄉賦隨計，咸薄其爲人。濬憤憤不得志，乃田衣野服，隱於金鳳山，學鬼谷縱横之術，欲以捭闔取貴仕。乾符中，樞密使楊復恭因使遇之，自處士薦爲太常博士，累轉度支員外郎。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三《唐今東京封禪寺圓紹傳》 釋圓紹，姓孫氏，其先富陽人也，祖官于南燕，因爲滑臺白馬人焉。年及識環，天然俊邁。鄰兒戲玩，我且恬然；群從追隨，我惟閑静。年當十八，方遂志出家，師事明福寺正覺禪師。覺見而異之，訓諸徒弟，獨許紹耳，曰：「真空門之偉器也。」至年二十二，於相州義檀香燈律師邊受具。登即尋師訪道，效祖參玄，二翼之餘，一盂之外，必無他物。唯誓禪宗立雪傳衣，是其素望也。至于三湘、五嶺、二蜀、兩京，凡曰叢林，一皆參禮。既探至賾，頓了心機，乃挂錫於夷門，即倉垣水南寺，今爲開寶也。

大中十年，適遇唐相國裴公休罷調商鼎，來鎮魏郊，同氣相求，一言道合，即命居今東上方院也。紹將聚禪徒，患其迫窄，遂開上院之西，損上益下。時檀施臻萃，倏成巨院，擁納之流，數盈二百，横跨夷門山之峻嶺焉。紹即七祖荷澤神會禪師五葉法孫也。演其無念，示以真心，了達磨之密傳，極南能之深趣。時參學之衆，擁從且繁。遇元帥相國王晉公鐸，以紹道行通感，神祇効靈，降甘露於玄穹，泫嘉瑞於青檜，奏僖宗賜院額曰雙林，師號曰法濟。別勑令度侍者七人。其間法會興盛，士庶歸心，僅四十載，所化人可萬計，僧尼弟子五百餘人。以乾寧二年乙卯七月四日謂衆曰：「急急自了去，本爲逃生死。若不解玄旨，何時得脱？吾景逼崦嵫，此爲最後之言也。」於方丈中寂然而化，俗壽八十五，法臘六十三。勑許於本院西南隅建塔焉。越五年二月二日重開塔，髮長半寸，儀貌如生。乃以香花供養七日，遠近瞻禮，稱歎希奇。已而行荼毗，火中迴出五色神光，收舍利百餘粒，四散隨心淘選，近一千粒，温潤玉潔，瑩爛珠圓，驗五分之熏成，匪一生之構集。四衆虔仰，復迎入塔，即昭宗皇帝戊午歲也。睢陽相國袁象先理于浚郊。弟子惠靄等冀終法乳，列狀乞舉行謚禮，梁乾化三年癸酉，太祖勑易名曰定覺，塔曰靈化。至貞明四年九月，惠靄等欲旌表師德立碑，勑允，開封尹王公瓚之文也。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三《唐蘄州黄岡山法普傳》 釋法普，姓潘氏，廬江人也。貌古情寬，擁敗納觀方。元和中，因見黄岡山色奇秀，其峰巉崒，其林鬱密，中有石壇，平坦而高峙。乃放囊挂錫，于中班荆。久之，尋附樹架蓬茨，僅容身而已。未幾，有人自小徑而至，見普驚怪，問云：「何緣至此？」曰：「某本行山麓，見巔頂騰漲，紫氣盤紆可愛，意此山有尤物，故來耳。」諦視普，遲迴而去。山

下行者聞而尋焉。禪學之徒，不數年遽盈百數。普却之曰：「老僧獨居，無物利人，君等亦無所乏。」由是星居之庵多矣。弟子廣嚴等搆成大院，禪客翕如，傳其法者無算。一日，集衆辭云：「吾其終矣。汝曹善住珍惜！」加趺坐胡牀而卒。其身不壞散，後以香泥塗繢之。至乾符中，重立碑頌云。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三《閭丘方遠》 閭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辨慧，年十六，精通《詩》《書》。學《易》於廬山陳元晤。二十九，問大丹於香林左元澤，澤奇之。後，師事於仙都山隱真岩劉處靖，學修真出世之術。三十四，受法箓於天台山玉霄宮葉藏質，真文秘訣俱以付授。而方遠守一行氣之暇，篤好子史群書，每披卷，必一覽之不遺於心。常自言葛稚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鋟《太平經》爲三十篇，備極樞要，其聲名愈播於江淮間。唐景祐二年，錢塘彭城王錢鏐深慕方遠道德，禮謁於餘杭大滌洞，築室以安之，列行業以表之。昭宗累徵之，方遠以天人推尋，秦地將欲荆榛，唐祚必當革易。俾之園綺不出山林，竟不赴召。乃降詔褒異，就頒命服，俾耀玄風，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闡揚聖化，啓發蒙昧。真靈事迹，顯聞吳楚。由是從而學者若正一真人之在蜀。趙升、王長亦混於門下，弟子二百餘人。會稽夏隱言、譙國戴隱虞、滎陽鄭隱瑶、吳郡陸隱周、廣陵盛隱林、武都章隱芝，皆傳道要而升堂奥者也。廣平程紫霄應召於秦宮，新安聶師道行教於吳國。安定胡謙光、魯國孔宗魯十人皆受思真煉形之妙旨。其餘游於聖迹，藏於名山，不復得而記矣。天復二年二月十四日沐浴焚香，端拱而坐，俟亭午而化。顔色怡暢，屈伸自遂。異香芬馥，三日不散。弟子以從俗葬，舉以就棺。但空木而尸解矣。葬於大滌洞之旁白鹿山。後有道俗於仙都山及廬山累見之。自言我舍大滌洞隱潜山天柱源也。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二《唐福州雪峰廣福院義存傳》 釋義存，長慶二年壬寅生於泉州南安縣曾氏。自王父而下，皆友僧親佛，清淨謹愿。存生而鼻逆葷血。乳抱中，或聞鐘磬，或見僧像，其容必動，以是別垂愛於膝下。九歲請出家，怒而未允。十二從家君遊蒲田玉潤寺，有律師慶玄，持行高潔，遽拜之曰：「我師也。」遂留爲童侍焉。十七落髮，來謁芙蓉山恒照大師，見而奇之，故止其所。至宣宗中興釋氏，其道也湮而不緇，其身也褒然而出。北遊吳、楚、梁、宋、燕、秦，受具足戒於幽州寶刹寺訖，巡名山，扣諸禪宗，突兀飄飄，雲翔鳥逝。爰及武陵，一面德山，止於珍重而出。其徒數百，咸莫測之。德山曰：「斯無階也，吾得之矣。」

咸通六年，歸于芙蓉之故山。其年圓寂大師亦自潙山擁徒至于怡山，王真君上昇之地，其徒孰孰師已嗣德山。累累而疑關，存拒而久之。則有行實者，始以存同而議曰：「我之道巍巍乎，法門圍遶之所，不可造次，其地宜若布金之形勝可矣。府之西二百里有山焉，環控四邑，峭拔萬仞，嵯峩以支圓碧，培塿以覛群青。怪石古松，棲蟄龜鶴；靈湫邃壑，隱見龍雷。山之巔，先冬而雪，盛夏而寒。其樹皆別垂藤蘿，莘茸而以爲之衣，交錯而不呈其形。奇姿異景，不可殫狀，雖霍童、武夷，無以加之。實閩越之神秀，而古仙之未攸居，誠有待於我也。祈以偕行去。」秋七月，穿雲躡蘚，陟險昇幽，將及之。存曰：「真吾居也。」其夕山之神果效靈。翌日巖谷爽朗，煙霞飛動。雲庵既立，月構旋隆。縣是梡法輪於無爲，樹空門於有地，行實乃請名其山曰雪峰，以其冬雪夏寒，取鷲嶺、猴江之義。斯則庚寅逮于乙未，存以山而道任，山以存而名出。天下之釋子，不計華夏，趨之若召。乾符中，觀察使京兆韋公、中和中司空穎川陳公，每渴醍醐而不克就飲，交使馳懇，存爲之入府，從人願也。其時内官有復命于京，語其道其儕之拔俗悟空者，請蜕浮華而來脱屣。僖宗皇帝聞之，翰林學士訪於閩人陳延効，得其實奏。於是乃錫真覺大師之號，仍以紫袈裟俾延效授焉。存受之如不受，衣之如不衣。居累夏，辛亥歲朔，遽然杖屨，其徒啓而不答，雲以隨之，東浮于丹丘四明。明年，屬王侍中之始據閩越，乃洗兵於法雨，致禮於禪林，馥存之道，常東望頂手。後二年自吳還閩，大加禮異。及閩王王氏誓衆養民之外，雅隆其道，凡齋僧搆刹，必請問焉。爲之增宇、設像、鑄鐘以嚴其山，優施以充其衆。時則迎而館之于府之東西甲第。每將儼油幢聆法論，未嘗不移時。僅乎一紀，勤勤懇懇，熊羆之士，因之投跡檀那；漁臘之逸，其或弭心鱗羽。戊辰年春三月示疾，閩王走醫，醫至粒藥以授，存曰：「吾非疾也，不可罔子之工。」卒不餌之。其後札偈以遺法子，函翰以别王庭。夏五月二日，鳥獸悲鳴，雲木慘悴。其夜十有八刻時滅度，俗壽八十有七，僧臘五十有九。以其月十五日塔而藏之。爾日奔走，閩之僧尼士庶，巷無居人。閩王漣如出涕，且曰：「師其捨予，一何遽乎！」遣子延稟躬祭奠之，復齋僧焉。

存之行化四十餘年，四方之僧爭趨法席者不可勝算矣。冬夏不減一千五百。徒之環足，其趨也馳而愈離，辯而愈惑。其庶幾者，一曰師備，擁徒于玄沙；今安國也。次曰可休，擁徒于越州洞巖；次曰智孚，擁徒于信州鵝湖；其四曰惠稜，擁徒于泉州招慶；其五曰神晏，住福州之鼓山。分燈化物，皆膺聖獎，

賜紫袈裟，而玄沙級宗一大師焉。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梁滑州明福寺彦暉傳》 釋彦暉，姓孫氏，今東京陽武縣人也。佩觿之歲，聞父讀《金剛般若》，瞪目凝聽，澹然歡喜。又屬家内齋僧，磬梵俱作，於簾幕之下合掌欣然。登年十五，隨師學法，往太原、京兆、洛陽聽采忘勞。年滿，於嵩山少室寺受大戒，隸習毗尼，頗通深趣。次尋經論，皆討玄源。且曰：「爲善不同，同歸乎治。治則戒、定、慧也。入聖機械，此三治性之極致也。」屆洛都，先達無不推伏。至乎四部悉仰柔明，臨鑑則戚少欣多，執瓶則荷輕持重。三衣之外，百一之資，量足而供，更無餘長。所行慈忍，匪事規求。不畜門徒，惟勞自己，勤勤化導，默默進修。是故南燕之人號爲佛子。初寄明福寺，講《百法論》也，四海英髦，風趨波委，恒溢百餘，且多俊邁，精研論席，鑽仰經宗。其聞碩學兼才，故有分爲上下十惡。十惡者，若八伯之號焉。上十惡則洞閑性相，高建法幢，宗因喻三，立破無滯。下十惡則學包内外，吟詠風騷，擊論談經，聲清口捷，讚揚梵唄，表白導宣。蓋因題目之分，乃極才能之際，云惡則倒背之言，乃是極善也。其門弟子爲若此也。暉《因明》、《百法》二論各講百許遍，出弟子一百五十餘人，著鈔曰《滑臺》，盛行于世。以乾化元年秋八月三日，氣力薾然而奄化矣。春秋七十二，法臘五十二。滑人追慕其德，二衆三百餘人奉神柩歸葬于陽武縣側，營小塔焉。

《舊五代史・唐書・張憲傳》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世以軍功爲牙校。憲始童丱，喜儒學，勵字横經，不舍晝夜。太原地雄邊服，人多尚武，耻於學業，惟憲與里人荀縱之精力游學，弱冠盡通諸經，尤精《左傳》。嘗袖所業，謁判官李襲吉，一見欣嘆。既辭，謂憲曰：「子勉之，將來必成佳器。」石州刺史楊守業喜聚書，以家書示之，聞見日博。

吴任臣《十國春秋・吴越・暨齊物傳》 暨齊物，字子虚，杭州人也。師玉清觀朱君諸受法箓神符秘方，救物不怠。從隨入大涤山中，依巖洞爲室。又搆垂象樓，貯道書幾千卷，朝夕討論，貫穿精微，聽者莫不忘倦。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三《譚峭》 譚峭字景升，國子司業洙之子也。幼而聰明。及長，頗涉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洙訓以進士爲業，而峭不然。迴好黄老諸子及周穆、漢武、茅君、列仙内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游終南山。父以南山近京都，許之。自經終南，太白、太行、王屋、嵩、華、泰岳，迤邐游歷名山，不復歸寧。父馳書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爲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母以其堅心求道，豈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谷養氣之術。惟以酒爲樂，常醉騰騰。周游無所不之。夏則服鳥裘，冬則緑布衫，或卧於風雨雪霜中經日，人爲已斃，視之，氣出怵怵然。父常念之，每遣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衣及錢帛。捧之且喜，復書遽遣家僮，乃厚遺之。才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何以如此？」曰：「何能看得？盜之所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固無憂也。」常欣欣然。或謂風狂。每行吟曰：「綫作長江扇作天，靸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爾後居南岳煉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化，復入青城而去。

《全唐文》卷八七〇宋齊邱《齊邱子自序》 廣平宋齊邱字子嵩，性傭讀書，不知古今，然好屬意於萬物。萬物有感於心者，必冥而通之，所以或得萬物之情，或見變化之妙，遂著《化書》以盡其道，凡六卷，百有十篇。上二卷説道與術，中二卷説德與仁，下二卷説食與儉，皆化之旨也。蓋道不足化之爲術，術不足化之爲德，德不足化之爲仁，仁不足化之爲食，食不足化之爲儉。食、儉二化，其物甚卑，其名甚微，其教甚大，其化甚廣，可以裨道德，奮仁義，厚禮樂，誠忠信。噫！不知萬物之化小人也，不知小人之化萬物也。又不知小人之化《化書》也，不知《化書》之化小人也，化之道如是。時大吴大和庚寅歲序。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三《聶師道》 聶師道字通微，新安歙人也。性聰淳直，言行謙謹。養親以孝聞，深爲鄉里所敬。少師事道士于方外，即德誨之從兄也。德誨自省郎出牧新安之二年，方外從之荆南書記，早舍妻子入道學養氣修真之術，周游五嶽名山，到新安，德誨乃于郡之東山選勝地構室宇以居之，目爲問政山房，而師道事之，辛勤十餘年，傳法篆修真之要。【略】其後游行歸南嶽，禮玉清及光天二壇。後泊招仙觀，入洞靈源。【略】後又出游，復思往南嶽九嶷山。【略】經歲復還問政，居二十餘年。每焚修，即以二蔡彭謝真形畫像瞻禮，仍自以管幅編異，傳於道俗。其後吴太祖霸江淮間，聞師道名迹，冀其道德護於軍庶。繼發召止。及廣陵，建玄元宫以居之。每升壇祈恩禱福，水旱無不應致。天地感動，烟雲呈祥。是以人情咸依道化，境若華胥，俗皆可封。雖古今異時，實大帝之介君也。乃降褒美，爲逍遥大師，問政先生，以顯國之師也。弟子周德正、王處納、楊正昱、汪用真、程守樸、曾景霄、王可儒、崔繟然、杜崇真、鄧啓遐、吴知古，皆得妙理。傳上清法，散於諸周府，襲真風而行教。朝庭皆命以紫衣，

光其玄門。有秦、吳、荆、齊、燕、梁、閩、蜀之士、咸來。逾紀，勤苦奉事。師道常謂之曰：「我無道術，何以遠來若此？」弟子皆曰：「昔張君居蜀，天下之人悉往師之，隨其所修，各授以道要焉。群弟子執奴僕之役，久而不去者方得成仙。今悉是枯骨子孫，日逼朽腐，思避短景，希度長生，願無却懇切也。」然師道以仁慈接衆，言不阻違，隨其性識，指以道要。若久行霧露，餘潤清衣。近羅況檀，輕香襲體。由是居廣陵三十餘年，有弟子五百餘人。而師道胎息已久，煉丹有成。【略】隱化而往，絶世思望，神仙皆然矣。

宋辽金元

《全宋文》卷四三二宋庠《劉昞傳略》 劉昞字延明，燉煌人也。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别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坐，神志湛然，曰：「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據凉州，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昞時侍側，請代其事。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暠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言，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録》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行於世。沮渠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爲業。魏太武平凉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後思歸，道病卒。以上並案邵、昞本傳删取其要云。廣平宋庠記。

《全宋文》卷二一四八范祖禹《王延嗣傳》 唐宋間，延平郡有隱君子，姓王氏，諱延嗣，字季先，光州固始人也。【略】乃易姓唐，以字爲名，蓋唐、王音韻相近，而亦自謂唐之遺氏，於是隱焉，時延平人物凋零，鄉無校，家無塾，士風不振，青衿之徒，散之城闕。君始以五經教授學徒，人皆以「唐五經」呼之。

林之奇《拙齋文集》卷一八《李和伯行狀》 公諱楠，和伯其字也。其先居光州固始，唐末從王氏入閩，遂爲福州候官人。公幼遲重寡言笑，已如成人。稍長，自力學問，兩舉於禮部不中第，初無慙色，曰：「吾知治吾事爾，得失何預焉！」益自刻學。未幾，與其第三人俱擢鄉薦，而公爲舉首。有司閲其文，無翰墨畦逕，詫曰：「非今世舉子文也。」已而復黜，乃謝絶世事，杜門讀書，鄉人子弟委束脩於其門者數百人。以苦學得重腿之疾，遂不起，時紹興十有七年九月十有八日也，享年三十有七。公天資近道，復能從當世先生長者問爲學本末，故其學專以古人爲法。嘗曰：「不用私稱，輕重自定。不用私斛，多寡自足。不用私心，是非自明。」又謂：「夢者心之鑑。人之善或以矜持矯飾爲之，至夢寐間則毫髮不可掩。君子以夢爲鑑，自知心之誠僞。」蓋所守之約如是，故其讀書務求有益於吾心者，而不爲空言。而每謂：「吾於甫田得爲學之道焉，吾於衡門得處世之方焉。陳平燕居，深念陸賈在前而不見，吾欲以是瘖吾思。嚴顔曰『斫頭便斫頭，何怒耶！』吾欲以是懲吾忿。」此足見其律身之嚴。至於待人，則以謂「道有並行而不相悖者，人之善則譽之，己不可以自譽；人之過則恕之，己不可以自恕；人之貧則矜之，己不可以自矜」。凡議論之補於教者，大率類此。其於書無所不觀，而尤邃於《春秋》。自三傳及諸家之説，皆旁搜博取，以會其旨趣，衆説之所未安者，然後斷以己意，謂：「《春秋》之不可以凡例拘，猶《易》之不可泥於象數也。苟惟取必於例，與柱後惠文何異！」故著書未竟，而其説之一二，學者已傳之。與人交，柔聲下氣，出於至誠。遇不可，即毅然正色，雖貴育莫奪。或與之談世事，口吃不能多言。至剖析義理，娓娓不休，若駕輕帆乘順風，若決流水於千仞之山而赴東海也。疾革，語人曰：「壽夭在天，無足言者。獨念累吾父母耳。」遂瞑然順逝。

《金史·文藝傳下·麻九疇傳》 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一時目爲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入宫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弱冠入太學，有文名。

南渡後，寓居郾、蔡間，入遂平西山，始以古學自力。博通五經，於《易》、《春秋》爲尤長。興定末，試開封府，詞賦第二，經義第一。再試南省，復然。聲譽大振，雖婦人小兒皆知其名。及廷試，以誤絀，士論惜之。已而，隱居不爲科舉計。正大初，門人王説、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問之，乃知嘗師九疇。平章

政事侯摯、翰林學士趙秉文連章薦之，特賜廬亞榜進士第。以病，未拜官告歸。再授太常寺太祝，權博士，俄遷應奉翰林文字。

九疇性資野逸，高蹇自便，與人交，一語不相入則逕去不返顧。自度終不能與世合，頃之，復謝病去。居鄠城，天興元年，大元兵入河南，挈家走確山，爲兵士所得，驅至廣平，病死，年五十。

九疇初因經義學《易》，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算數，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與名醫張子和游，盡傳其學，且爲潤色其所著書。爲文精密奇健，詩尤工緻。後以避謗忌，持戒不作。明昌以來，稱神童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能作詩，劉滋、劉微、張漢臣後皆無稱，獨知幾能自樹立，耆舊如趙秉文，以「徵君」目之而不名。

《金史・隱逸列傳・杜時昇傳》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承安、泰和間，宰相數薦時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爲一。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察往考來，孰能違之。」是時，風俗侈靡，紀綱大壞，世宗之業遂衰。時昇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衆。大抵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昇始。

正大間，大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相賀，時昇曰：「大兵皆在秦、鞏間，若假道於宋，出襄、漢入宛、葉，鐵騎長驅，勢如風雨，無高山大川爲之阻，土崩之勢也。」頃之，大元兵果自饒峰關涉襄陽出南陽，金人敗績于三峰山，汴京不守，皆如時昇所料云。正大末，卒。

《金史・隱逸列傳・王汝梅傳》　王汝梅字大用，大名人。始由律學爲伊陽簿，秩滿，遂隱居不仕。性嗜書，動有禮法。生徒以法經就學者，兼授以經學。諸生服其教，無敢爲非義者。同業嘗憫其貧，時周之，皆謝不受。後不知所終。

郝經《陵川集》卷三六《先父行狀》　郝氏本貫澤州陵川縣。曾祖章，祖昇，父天挺。先父諱思温，字和之。資剛潔迥迥不倚，不爲逶隨戚施疾，故與世不偶然，而人亦不敢以非義屈横逆加。儀幹不及中材，而凜凜莫敢犯。以亮直自處，不億不信，中心充實，無所虧欠。初成童，與河東元好問從先大父學俶落。六年，洞達邃滙，其所得者有所自，其所作者有所徵。天端理倪，首尾貫究，晦而蓄之，靳靳不妄發。年二十許，奉先大父下太行，往來淇、衛間。時河朔已受兵，有金疆理日蹙，慨然有志於功名。居無何，得腰股疾，志鬱抑不信，遂不就舉。貞祐初，南渡館而師之者甚衆，誠法理意，籍籍馳播，所至席不暖，先大父卒于舞陽。既免音問喪，謂諸父兄曰：先君子卒於流寓，不克歸葬，安用子爲子，而委父何面目天下？諸父兄以河朔兵亂，不許，乃與先妣夜啟殯而負之去。渡河至長垣，資用皆爲盜攸，從行者因是亦散去，獨與先妣扶杖負駭，步登太行。中路賊二人呵止之，曰：「背負與我，不然則死。」乃啟之，賊愕，異問，故曰：「是先君之靈，將歸葬鄉里。」賊慘然曰：「擾擾如此，而欲辦是，是癡子，不足道。」置火餅數枚而去。遂葬先大父於陵川之先塋，與定四年也。元光元年，復渡河，河南亡，攜經北渡，居于保，聚俊秀而教之者十餘年。經年十有六，命治六經，先傳注疏釋，而後唐宋諸儒論議，必一經通，然後易業焉。壬子，館于萬户張公府，教授諸子。丙辰，經被徵北上，乃還，議歸鄉里。拜謁松楸。夏四月十有七日，得風疾不起。在牀簀者三年。戊午冬十有一月二十六日，增劇，二十七日夜，忽命經等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人惟恒久，乃有前程。天下事何嘗不因不恒壞了。」整衣冠，强爲之起，咄嗟曰：「發志氣。」遂瞑不復語，二十八日，終于寢，年六十有八。門生荀宗道、趙泰、尚文等相與謀曰：先生不苟禄仕，困而不撓，臨終而猶以志氣爲言，不亦卓乎。可謚曰「静直」。其未嘗禄仕，可稱處士。十有二月一日，與先妣神宫同權厝于保城之西吴爺灣之北原。三男：經、彝、庸；一女，適清苑陳咨。男孫二，女孫二，皆幼。先父生平喜爲歌詩，徜徉跌宕，以自樂，而多散逸。得遺藁一百二十篇。晚年尤邃性理學，手書《西銘》畀經曰：是入德之幾，造道之階也。教人以《小學》爲本，以爲灑掃、應對、進退即性與天道之端，致身行道，樹立事業，性與天道之功用充實而大，大而能化，性與天道之成終者。人之始生，其醇未醨，其樸未散，其見解未出，其物欲未雜。先入者而爲之主；終身由之而不能去。古之人至於胎教，況髫齔之間乎？語言啞咤，肝臆緘固，神出入而未舍識，靈昧而未明容，妥娜而未莊氣，閃爍而未定謹，其所習政在於是。乃爲言坐行立、揖拜俯仰之節，誦記熟，復執筆爲書之，制聲音笑貌疏數疾徐之儀，一之以敬，而不使之惰。少長，則爲解説義理，綴緝章句，簡直切律，力少而功倍之。成童，則以性理、經學爲本，決科詩文爲末，而寖致之《大學》。嘗語人曰：人見吾之規規孑孑，必以爲是區區致力於小者，而小之也吾不病也。夫事有小大，理無小大也。本末先後，吾不敢躐而欺之也。彼所見者以爲小，吾所見者以爲大。是吾所以積德而遺吾子孫者。世之人好高慕遠，以欺世盜名，未能灑掃應對，而便説性與天道，紊理踰分，枉探速成，戕本根，壞倫類，示不以常而重爲之誑，敗德孰甚焉！吾不爲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其爲大人保是心而已，棄赤子之心，即爲大人可乎哉？歐陽子謂顔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殆亦爲是耶！其設心如此，故所到輒見稱學者，往往終爲成人。方卧疾也，一日語經曰：汝祖父有言：士不能忍窮，一事不能立。汝曹毋以淺功近利，有速售之心也。慕利則敗義，欲速則不達，汝能勤則功自至，汝能儉則利自來。故立身行己，在夫堅忍而已。能堅忍，則能忍事，歷大患難，處大富貴，決若長河而不回，屹若泰山而不移。然後可謂大丈夫。凡爲亂略姦宄，不終其身者，皆不能忍耳。染指垂涎之氣不除，負鼎滔天之心常在，一旦肆欲，憤不顧義，殞身喪元，而及其宗。盜侈一時，遺臭千載。汝曹可戒也！過庭之訓類如此。嗚呼！先父身無一命之爵，史無一字之書，其於改葬先塋壙無一辭之文，是大泯泯也。立言君子，苟爲稱述銘佩之意，死且不朽，孤子經等謹狀。

《元史・儒林列傳・胡一桂傳》 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方平。一桂生而穎悟，好讀書，尤精於《易》。初，饒州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黄幹，而一桂之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啓蒙通釋》。一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

宋景定甲子，一桂年十八，遂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録纂疏》、《本義啓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録纂疏》、《十七史纂》，並行于世。

其同郡胡炳文，字仲虎，亦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熹所著《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爲説，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指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峰先生。炳文嘗用薦者，署明經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

劉宰《漫塘集》卷三〇《故澹軒先生艾公及其妻李氏墓誌銘》 【略】先生開門授徒垂三十年，熏然其和，粲然其文，見者知其全德君子，故父兄勉其子弟，子弟請於父兄，來學者肩摩袂屬。既户外屨滿，無所容席，則擇其已成立者，時其課程，使歸而求之。嘗謂「習能移人學者，尤貴相觀而善」。故凡所進教，必其質美才良，否則雖情之親，幣之重，必謝遣。故游其門者多俊秀。二十年來，鄉之名薦書、取科第者，非其門人，則其壻若子，又否則其肺腑之親。其教益明，其道益尊。【略】

先生諱謙，字益之，明敏過人，孝友天至。初從小學師豐公旦，歎其穎悟曰：「不可以吾故妨汝之進。」即介以從故泰興大夫杜公士英。杜時與故吴興郡博士陳公珙、金陵郡博士田公曉，浙東部從事葛公師心皆以鄉先生爲後進師。四公每相與評門人，無出先生右。田公唱第中都，委攝領諸生，歸視所習業，悵非所及。陳、葛皆遣子從之。葛之子文昌遂以癸未歲擢第。蚤歲，兄弟以乃翁日入之裕，用頗不節。先生自買書外，一毫不妄費。知乃翁欲其力學以立門户，晝夜服勤，隆暑亦籠燈露坐里閭。嗟異親亡，以家務自任者十五年，中外無間言。兄弟有女無以嫁，亦有以嫁而失所托者，皆一力經理，不異己出。入鄉校，以講説爲職，每朔旦，横經堂上，聽者於其句讀抑揚之間已得大意。及其敷述，辭暢而義明，守貳以下，無不耳受心悦。爲正録，謂：「學校紀綱皆己自出，小有不謹，則上下玩視，紀綱亂矣。」故動必以正。舊或以教養公法濟己私，先生飭門人，非自能文，不得食公廩。諸子雖累試優，不得列職掌。郡博士小不合即棄去，後雖異謝，終不屈。以其所已爲，溯其所未爲，以其施於庠序者，逆其施之朝廷，其所著見可勝量哉！可勝量哉！初先生長女及笄，求者多富室大家，先生靳不與，顧以與學子高君炎。高戊辰春，及先生無恙時，擢第以歸，今官承直郎、新寧國府府學教授，志以所學見之行事，鄉里服其知人。

《元史・李俊民傳》 李俊民字用章，澤州人，得河南程氏傳受之學。金承安中舉進士第一，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不仕，以所學教授鄉里，從之者甚盛，至有不遠千里而來者。金源南遷，隱於嵩山，後徙懷州，俄復隱於西山。既而變起倉猝，人服其先知。俊民在河南時，隱士荆先生者，授以邵雍《皇極》數。時之知數者，無出劉秉忠之右，亦自以爲弗及也。

世祖在潛藩，以安車召之，延訪無虚日。遽乞還山，世祖重違其意，遣中貴人護送之。又嘗令張仲一問以禎祥，及即位，其言皆驗。而俊民已死，賜謚莊静先生。

《元史紀事本末・諸儒出處學問之概》 至元三年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謙字益之。父觖，宋淳祐七年進士。謙少孤，甫能言，母陶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既長，遭國亡而家亦破，自力於學。借書於人，以四部分「晝夜」讀之。所涉向博，而有疑無所從質，聞鄉先生金履祥深明道學之要，遂委己而學焉。履詳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

一，每事每物求乎中者而用之。蓋自其登金氏之門，即以聖賢之學爲己任，師弟子間口授指畫，盡得其相傳之奥。履祥没，謙益加充闡，自得者爲多。於書無所不觀，窮探聖微，有不可通，即不敢强。於儒先之説所未安者，亦不敢苟同也。謙學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爲博聞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而異端之説，必洞究其蕴奥。其教學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别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切，内外殫盡，爲學者師四十年。部使者數列其行義於朝，郡舉茂才，又舉遺逸以應詔，皆固辭。江浙鄉闈嘗請持文衡，亦辭不就。所著述甚衆，尤深於《易》。嘗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注。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學者稱爲白雲先生，後謚文懿。

《元史・儒林列傳・許謙傳》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光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曰洸，曰洞，洞由進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于時。洸之子寔，事海陵胡瑗，能以師法終始者也。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至謙五世，爲金華人。父觱，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顯以歿。

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奥。於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强；於先儒之説，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

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説》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説》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

又有《自省編》，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説，亦靡不該貫，旁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蕴。嘗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别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别以鉛黄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吴師道購得吕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書也。

延祐初，謙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吴、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内外殫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遠，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疏，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鋭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録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絶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

大德中，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爲災在吴、楚，竊深憂之。是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于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爲白雲先生。朝廷賜謚文懿。

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熹之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爲請于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于學官。

同郡朱震亨，字彦修，謙之高第弟子也。其清修苦節，絶類古篤竹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元史・楊果傳》 楊果字正卿，祁州蒲陰人。幼失怙恃，自宋遷亳，復徙居許昌，以章句授徒爲業，流寓轗軻十餘年。金正大甲申，登進士第。

《元史・趙璧傳》 趙璧字寶（臣），雲中懷仁人。世祖爲親王，聞其名召見，呼秀才而不名，賜三僮，給薪水，命后親製衣賜之，視其試服不稱，輒爲損益，寵

遇無與爲比。命馳驛四方，聘名士王鶚等。又令蒙古生十人，從璧受儒書。敕璧習國語，譯《大學衍義》，時從馬上聽璧陳說，辭旨明貫，世祖嘉之。

《宋史・黃榦傳》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略】受業朱熹。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榦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亹亹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熹時。

《元史・儒林列傳・金履祥傳》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齋禱于天，而靈應隨至。事聞于朝，爲改所居鄉曰純孝。

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榦，而榦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

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略，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隩，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

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繫於常倫也。

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謙爲益加校定，皆傳于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于朝。

初，履祥既見王柏，首問爲學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柏字也。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

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于鄉學。至正中，賜謚文安。

《元史紀事本末・諸儒學問出處之概》 成宗大德七年夏四月，蘭谿處士金履祥卒。履祥字吉父，幼敏睿，及長，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基則學於黃榦，而榦則親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訓迪後學，諄切無倦。及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於彝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名曰《通鑑前編》。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謙嘗序其《論孟考證》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詞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始余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己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

心求之哉。」當時以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爲仁山先生。

《元史・儒林列傳・戴表元傳》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爲。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康〕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户部掌故，皆不就。

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

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薾而辭骫骳，骫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

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體裁議論，一取法於表元者也。

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薦，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于世。

《元史・儒林列傳・蕭斛傳》 蕭斛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中，遂爲奉元人。斛性至孝，自爲兒時，魁楚不凡。稍出爲府史，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羣書，天文、地理、律曆、算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斛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斛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自城中暮歸者，遇寇，欲加害，詭言「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

世祖分藩在秦，辟斛與楊恭懿、韓擇侍秦邸，斛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爲賀，使一從史先詣斛舍，斛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爲斛也，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斛，有懼色，斛殊不爲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力請去職，人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年七十八，賜謚貞敏。斛制行甚高，真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辭，立意精深，言近而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關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爲一代醇儒。所著有《三禮説》、《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于世。

《蘇天爵〈滋溪文稿〉卷八〈靜修先生劉公墓表〉》 靜修先生劉君葬容城縣易水之陰溝市里。至正戊子，縣尹賈侯始捐俸買石表諸墓，書來請曰：「先生之歿五十有六年，道德之懿，風節之偉，固多士之所景仰。丘墓之寄是邑者，旁無宗人守護。彝自下車，率僚吏諸生拜而祠之，恭修封樹，以限樵牧。又將建石琢辭，彰示悠久，庶來者聞風興起焉。」天爵伏念自聖賢之學不傳，禮義廉耻之風日泯，至宋伊、洛大儒克紹其緒。然而廢棄于紹聖，禁錮于崇寧，而中原已爲金人有矣。方是時，士之慕功名者溺于富貴之欲，工文藝者汩于聲律之陋，其能明乎聖賢之學，嚴乎出處之義，蓋不多見也。我國家治平方臻，真元會合，哲人斯生，有若静修先生者出焉。氣清而志豪，才高而識正，道義孚于鄉邦，風采聞于朝野。其學本諸周、程，而於邵子觀物之書，深有契焉。惜乎立朝不及數旬，享年不滿五十。迄今孺子遠人皆知傳誦姓字，是豈聲音笑貌所能致歟。宜述其德，以表于墓。柰何先生既歿，行業未有紀述，故雖作者不能措辭。今謹攷求遺文，掇其出處大節一二，而爲之書，尚稱賈侯尊賢尚德之心乎。

按，先生諱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五世祖琮生敦武校尉、臨洮府録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録事侯。侯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弟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是爲先生之父。壬辰北歸，刻意問學，尤邃性理之説。獨好長嘯，嘗遊西山，當秋風木落時作一曲，而感慨繫之。中統初，左三部尚書劉公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疾辭歸。先生將生之夕，父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駉，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先生天資絶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隨目所見，皆能成誦。六歲能詩，十歲能屬文，落筆驚人。故國子司業硯公彌堅教授真定，先生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獨中山滕公安上差可比。硯公皆異待之，謂先生父曰：「令子經學貫通，文詞浩瀚，當爲名儒。」初，先生之父四十猶未有子，乃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故自真定還居保定，謝絶交朋，專務教子。先生年未弱冠，才氣超卓，日閱方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嘗作《希聖解》、《弔荆軻文》，豪邁不羈之氣可想見也。鄉間老儒説經止傳疏義，爲文盡習律賦，聞先生講貫，閱先生論著，始則謗訕，久亦敬服。先生杜門授徒，深居簡出，性不苟

合，不妄接人。保定密邇京邑，公卿使過者衆，聞先生名，往往來謁，先生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先生弗恤也。王師伐宋，先生作《渡江賦》以哀之。數欲南游江湖，覽觀儒先名迹，不果。常愛諸葛孔明「静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静修。間遊郎山雷溪，又號雷溪真隱。先是京師有曰田尚書者，西域貴族，頗尚文學，聞先生名，厚禮請教其子。先生以水嚙先墓，謀遷避之，不及往。既而易州何公瑋辭兩淮鹽使，奉親家居，藏書萬卷，亦以教子爲請。先生平生苦無書讀，又樂易之風土，遂允其請。三年即歸，何公贐以銀、幣，皆謝不受。

世祖皇帝自居潛藩，收召諸儒，講求治道，及踐天位，姚文獻公樞、許文正公衡、楊文獻公果、商文定公挺皆列臺省，而憲章文物號盛治者，非偶然也。久之，諸公相繼告老，當國者急於功利，儒者之言弗獲進用。時先生年雖甚富，聲問已彰，中朝賢士夫多稱譽之，故相文貞王不忽木薦之尤力。至元十有九年，朝政更新，有詔徵起先生于家，擢拜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宫中，命贊善王公恂教近侍子弟，恂卒，繼者難其人，乃以先生嗣其教事。未幾，母感風疾，即日辭歸。明年，母卒，治喪合禮。二十八年，朝政又一更新，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來徵。先生以疾固辭，不起。世祖聞之，亦曰：「古有所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明年，國子助教吴明陳書于朝，薦先生爲國子祭酒，士論高之。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先生終于容城，春秋四十有五。海内聞之，無不嗟悼。

曾祖妣邊氏，祖妣陳氏，妣楊氏，繼妣某氏。配郭氏。一子曰和，早卒。三女皆適名族。先生早喪父母，事繼母孝，以父祖之喪未葬，獻書先友翰林待制楊公恕，楊公憐而助之，克襄大事。家雖甚貧，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

先生師道尊嚴，學子造門，隨其材品而教焉。講説諸經，理明義正，聽者心領神會。初，朱子之於四書，凡諸人問答與《集註》有異同者，不及訂歸于一而卒。或者輯爲《四書集義》數萬言，先生病其太繁，擇爲《精要》三十卷，簡嚴粹精，實于《集註》有所發焉。有詩五卷，號《丁亥集》，先生所選，常自諷詠，復取他文焚之。今所傳文集十餘卷，得于門故友，然不爲空言，皆有補於世教。其他《小學四書語録》亦皆門生所録，惟《易繫辭説》乃先生病中筆之親授其徒者也。先生每以後世史官不明義理，修辭之際，輕爲增損，使忠臣義士之心不得暴白于世，嘗曰：「若將字字論心術，則受屈者多矣。」

先生之亡未久，吴明復進言于朝曰：「風俗之薄久矣，士之處世不自貴重，聞人譽己喜見顔色，不復知有廉耻等事。何則？欲動于中利奪于外故也。伏見故處士劉因，隱居教授，不求聞達。授以三品清要之官，辭而不顧。若蒙賜謚贈官，庶幾息奔競，淳風化，士類知所懲勸焉。」延祐中，始贈先生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是後中外風紀儒臣皆以先生礪俗興化有功昭代，宜如許文正公從祀孔子廟廷，禮官會議亦皆曰可，而當路者未遑及也。

嗚呼，天之生賢也，豈無意乎？自義理之學不競，名節隳頹，凡在有官，見利則勸。有國家者，欲圖安寧長久之治，必崇禮義廉耻之風，敷求碩儒，闡明正學，彰示好惡之公，作新觀聽之幾，使人人知有禮義廉耻之實，不爲奔競僥倖之習，則風俗淳而善類興，朝廷正而天下治。世祖皇帝再三聘召先生者，其以是歟。

天爵之生也後，不獲見先生。及游成均，得臨川吴文正公澄爲之師。吴公於海内諸儒最慎許可，獨知尊敬先生，豈其問學出處道同而志合歟！當國朝龍興之初，歲在己酉三月，先生生于保定，吴文正公亦以是歲正月生于臨川。是時南北未一，天已生斯大賢，他日輔贊國家文明之治。吴公年八十餘方終，著書立言，盛傳于時。先生早歲去世，雖不及大有著述，然風節凜凜，天下慕之，扶世立教之功大矣。賈侯由進士入官，治邑有聲，獨能訪求先賢遺迹而表章之，其於風厲俗化，淳崇名教，誠非小補云。

《元史・儒林列傳・安熙傳》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人。熙既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爲己之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其門，而因已歿，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説。蓋自因得宋儒朱熹之書，即尊信力行之，故其教人，必尊朱氏。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熙則簡靚和易，務爲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其用功平實切密，可謂善學朱氏者。

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爲立祠於藁城之西筧鎮。其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虞集序之曰：「使熙得見劉氏，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於時矣。」

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二《默庵先生安君行狀》 先生諱熙，字敬仲，姓安氏。太原離石人也。五世祖玠，金修武校尉。高祖全廣，以貲雄鄉閭，買書萬餘卷。曾祖昇，不仕。祖滔，登經童第，金亡徙山東，愛真定風土，家焉。歲戊戌試中選，占儒籍。以郡博士舉貳其學事，貴游子弟多出其門。父恕齋先生松，用名

臣薦，起家江淮轉運司知事，累遷建寧令。中年謝歸，教授于家。母劉氏。

先生幼穎悟絶人，在襁抱間，已誦《孝經》。五六歲時侍恕齋膝下，隨目所矚，恕齋出以詩句，皆應口對。甫十歲，終日儼然端坐一室，博考經籍，晝誦夜思，至忘寢食，悉通其大旨。成童慨然有志於求道，聞容城劉公以理學淑多士，欲往從游，以烏君叔備爲先容。劉公許之，將行，會劉公卒，往拜其墓，録其遺書而遠。又聞南方禮樂斯文所遺，老師宿儒尚有存者，盍往觀焉。行及中途，以疾止。始聞劉公之訃也，先生與烏君書曰：「某欲見先生之心無須臾忘，先生欲教之意亦甚厚，豈意天喪斯文。先生没矣，而今而後惟當問學親賢取友，勉力孳孳，死而後已，庶可不負先生私淑之教，朋友期望之心，及某勉力大業之初志也。」

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註》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辯博自負，爲説非之。趙郡陳公獨喜其説，增多至若干言。及來爲真定廉訪使，出其書以示人。先生懼焉，爲書以辯之，其略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其傳在聖賢。吾夫子既不得君師之位，獨以列聖相傳者筆于經，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没而其傳泯焉。至濂溪夫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著書。二程夫子擴而大之，然後斯道復明。至朱夫子，以爲道之不明由説經者不足以得聖賢之意，於是竭其精力作爲《傳註》，以著明之，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必沉潛反復，以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所以妙得古人本旨於數千載之上。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可謂極深研幾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獨以世衰道微，俗生鄙儒膠於見聞，安於陋習，於朱子之説多不得其旨意而妄疑之，甚或不能知其句讀，於其平生爲學始終之致，及所論著，多未之見，故其所説掣肘矛盾，支離淺迫，殊不近聖賢氣象。原其本意，蓋欲藉是以取名，率然立論，曾不知其爲害之甚也。使其年益高，於天下之理玩之益熟，必當茶然悔其平日之爲而火之矣。」其後陳公果深悔而焚其書，然後學者始服先生談經之精，識見之卓，而於朱子之學爲有功。

古禮廢久矣，恕齋之遷居也，先生實左右之。首建祠堂以奉四世神主，冠昏喪祭一遵文公禮書，本之以愛敬，明講而熟習，合宜而應節，鄉人觀感而化者居多。先生之教人也，師道卓然，科條纖悉，皆有法度。入學以居敬爲本，讀書以經術爲先，其講説也毫分縷析，融會貫通，俾學者如親聞聖賢之言，心開目明，釋然無疑。是時弟子去來者常至百人，出入周旋，咸有規矩，望之知其爲安氏弟子。其間各以所學分教佗邦，仕爲名鄉才大夫者，不可勝紀。凡當世名公鉅儒經過宦游于真定者，請問無虚日，先生各隨所問而告之，莫不虚往實歸。苟有饋遺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故翰林韓山王公以文章名中朝，視先生父行也，凡有制作必見示焉，其爲世所推重類此。

憲司數以其行薦于朝，卒無所就，先生亦介然不動其心。故憲使中山王公、侍儀趙君以禮幣延于家塾，俾教諸子以及鄉人願學者。居無何，不幸以疾卒，至大四年五月十五日也，享年四十有二。先娶張氏，再娶焦氏，皆有婦行。三子：堅、垣、墉。二女：宜寧、順寧。堅、垣嚮學有立。宜寧適王氏。墉與順寧皆夭。越六日，歸葬桑城縣安仁鄉新里先塋之次。真定之士咸哀惜之。韓山以書唁恕齋云：「令嗣物故，不惟安氏不幸，吾道之不幸也。」

先生早歲豪邁，中年涵養完粹，氣和色温，事親至孝，與弟煦極友愛，一家父子兄弟自爲師友。其學一以聖賢爲師，尤深于六經、《語》、《孟》，嘗病近世治《春秋》者第知讀《左氏》，不考正經，因節《左氏傳》文議論叙事始末，依倣《通鑑綱目》，作小字分注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凡《左氏》浮夸乖戾之語悉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之説可取者附注其後，庶觀《春秋》者以考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程、朱爲本，以求聖人之意絶筆于莊公之十二年。爲文章以理爲主，皆有爲而作。詩學淵明、晦翁，第以吟咏性情，陶寫造化而已。有《默庵文集》十卷，其他《詩傳精要》、《續皇極經世書》、《四書精要考異》、《丁亥詩註》，以未脱稿藏于家。

嗚呼，昔者靖康之變，中原文獻悉輦而南，金有國百年，士之爲學不過記誦詞章而已，其於性命道德之文何有哉，矧貞祐衰亂之餘乎！賴一二儒家傳其遺業，俾吾道不絶如綫，若先生之家是也。先生天質之美，力學之篤，使天假以年，益充其所學，則著書立言開示學者，豈止於是而已耶！姑叙其梗概以授堅、垣，俾求立言君子圖不朽焉。謹狀。至治二年三月丙子，門生蘇天爵狀。

《元史・儒林列傳・陸文圭傳》　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而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博通經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曆、醫藥、算數之學。宋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學者稱之曰牆東先生。

延祐設科，有司强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文圭爲文，融會經傳，縱横變化，莫測其涯際，東南學者，皆宗師之。朝廷數遣使馳幣聘之，以老疾，不果行。卒年八十五。

文圭爲人，剛明超邁，以奇氣自負。於地理考覈甚詳，凡天下郡縣沿革、人物土産，悉能默記，如指諸掌。先屬纊一日，語門人曰：「以數考之，吾州二十年後必有兵變，慘於五代、建炎，吾死，當葬不食之地，勿封勿樹，使人不知吾墓，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冢墓盡發，人乃服其先知。有《牆東類藁》二十卷。

《元史・儒林列傳・韓性傳》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其先家安陽，宋司徒兼侍中魏忠獻王琦，其八世祖也。高祖左司郎中膺胄，扈從南渡，家于越。

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及長，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儒先性理之説，尤深造其閫域。其爲文辭，博達傷偉，變化不測，自成一家言。四方學者，受業其門，户外之屨，至無所容。

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爲請，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爲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矣，顧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也。士有一善，必爲之延譽之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

性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於童穉廝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憲府嘗舉爲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禄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於斯世，郡之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往咨訪，性從容開導，洞中肯綮，裨益者多。

天曆中，趙世延以性名上聞。後十年，門人李齊爲南臺監察御史，力舉其行義，而性已卒矣。年七十有六。卒後，南臺御史中丞月魯不花，嘗學於性，言性法當得謚，朝廷賜謚莊節先生。其所著有《禮記説》四卷，《詩音釋》一卷，《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

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六《吾竹房先生》 吾子行先生衍，太末人。大父爲宋太學諸生，因家錢唐。先生曠放，高不仕之節。其所厭棄者或請謁，從樓上遥謂曰：「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輟。求室委巷教小學常數十人，與客對笑談喧，樓上下羣童一是肅安。其所著述，有《尚書要略》、《聽玄集》、《造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譜辭》、《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晉文春秋》。兼通聲音律吕之學，工篆書。初，先生年四十未娶，所知宛丘趙君天錫，爲買酒家孤女爲妾。年饑，女嘗事人，後夫知妻在先生所，訟之，因逮妾父母。父母至客先生家，又僞楮幣事覺，因言舍主人。先生固弗知，因邏捽辱先生，南出數百步。録事張君景亮識先生，叱邏曰：「是不知情，攝之何爲？」即解縱遣歸。先生不勝慚。明日，持玄絛緇笠，詣仇山村先生别。值晨出，因留詩一章有「西泠橋外斷橋邊」之句，意將從靈均於斯。明日，有得遺履於橋上者。後衛大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是其骨朽淵泥九十日矣。」西湖多寶院僧可權從先生學，聞先生之死，哭甚哀，乃葬先生遺文於後山，與其師骨塔相對。曰：「皆吾師。」仍乞銘於胡石塘先生，庶幾先生有後世名。銘曰：生弗濱，死弗辱，貞哉白。余習篆書，極愛先生翰墨，得一紙半幅，如獲至珍，以故於書法頗有助。偶與鄭遂昌先生談先生之始末，就識之竹房。竹素、貞白，皆先生號也。

《元史・儒林列傳・陳櫟傳》 陳櫟字壽翁，徽之休寧人。櫟生三歲，祖母吴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

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於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没未久，而諸家之説，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集〉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説，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爲説以補其闕。於是朱熹之説大明於世。

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强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户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吴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爲多，凡江東人來受業於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

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吴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

《元史・儒林列傳・劉詵傳》 劉詵字桂翁，吉安之廬陵人。性穎悟，幼失父，知自樹立。年十二，作爲科場律賦論策之文，蔚然有老成氣象，宋之遺老鉅

公一見即以斯文之任期之。既冠，重厚醇雅，素以師道自居，教學者有法，聲譽日隆。江南行御史臺屢以教官館職，遺逸薦，皆不報。

詵爲文，根柢六經，躪躒諸子百家，融液今古，而不露其斧鑿風發之狀。四方求文者，日至于門。其所爲詩文，曰《桂隱集》。桂隱，詵所號也。至正十年卒，年八十三。

汪克寬《環谷集》卷八《師山先生鄭公行狀》　先生諱玉，字子美。世居徽州之歙縣袞繡鄉貞白里，十二世祖諱球，以貲雄其鄉，號雙橋鄭氏。曾大父文政。大父安，至元初聞大兵討李世達將屠城，即杖策詣軍門，言動主帥，全活郡民，遂授徵事郎歙縣尹，没而民思其德，言於有司，請立祠。省府嘉歙民之志，下其事如請，俾列之典祀，號鄭令君廟。父千齡，累官承事郎、休寧縣尹，以操行著稱。學者集士友，私謚曰「貞白先生」。有司表所居爲貞白里。大德二年戊戌，貞白公調官太平縣之弦歌鎮，七月一日，母夫人汪氏生先生於弦歌，火光照室，鄰里驚駭，貞白公心異之。嘗指語汪夫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脱罪罟者不尠，天或報施是兒，其大吾門乎？」先生自髫齔不與凡子伍，稍長穎敏，不治細務，唯嗜讀書。禁無以家政關我。才十歲，聞人誦朱子之言，則喜其契於吾心也。聞人論朱子之道，則喜其切於吾身也。於是日誦四書，玩味朱子之説，而紬繹之，沉潛反覆，久而融會貫通，得其旨趣。數從鄉先生學，意不適，輒易師。既而載書入黄山祥符寺，又遷紫陽南山觀。處己以澹薄，自持立心以誠敬爲本，攻苦殖學，靡替寒暑。嘗因同郡進士王君儀過之，欲烹雞供具，僮隸逐鷄，飛鳴蹢躅，遂不忍烹。王君拊其背曰：「子美長養此心，因是於惻隱之發，體認涵養，造詣益深矣。」再應進士舉，不利，即棄舉子業，求聖人之道於六經。研精覃思，優游涵泳，蘄必至古人之域。至順初，侍貞白公游京師，閣老諸公覽其所爲古文，將交章薦之先生，竟奉親南歸，不屑也。貞白公卒於杭，先生扶櫬數百里，歸殯於家，哀毁踰禮。及葬，門人士友相執紼者數百人，見先生祖載遣奠，躃踊袒括，一循古典，大敬悦之。除喪，或勸先生筮仕，笑而不答，築室里之師山，將著述以見意。學者從先生問學，紳佩寖盛。門人鮑元康等因其地，創師山書院。殿堂、門廡、庖湢咸具，講肄有齋，登眺有亭，先生日與諸生論説《春秋》，而通其大用。間。被短蓑，游釣岑山之陽，鄉之人目岑山曰，鄭公釣磯。元統初，有司以先生德行文學純備，才識達於治體，滋欲試之以政，上薦章於澝省。若江南行御史臺，先生謝絶不就。至正十二年春，先生聞蘄黄紅巾兵陷江州，郡守李公黼死之西鄉，慟哭三月。聞饒州繼陷，語門人曰：「主上未有失德，兹不過烏合之衆。然承平日久，將驕卒惰，莫克禦之耳。」四月，蘄兵繇婺源破徽城，據之。先生避地南石耳山。五月，蘄黄主帥搜求先生，先生欲死之。門人鮑元康語從子深曰：「家可再有，今先生世不可得。」深與先生弟璉冒刃入城，納賄以免。九月，大軍克復。時州里豪俠多禽脇從者，以獻爲名爵計，先生嘆曰：「殺人以干禄，仁者不爲也。」是冬，蘄黄兵再陷郡，先生竄靈山山中，其徒百計訪先生，將至先生所，先生亟避之。攀磴墮地，折臂氣絶，復甦。明年，澝省平章薩木丹巴勒公率大軍來討，郡邑悉平。平章素知先生名德，欲舉而用之。先生以手病辭。十四年，遠近寧謐，門人以師山精舍歸然獨存，迎先生講學其中。删定所註《春秋》，或往來岑山，手不釋卷。六月，天子以大臣薦，遣使者謝嘉卿齎内府酒帛，以翰林侍制奉議大夫召先生於家。使者浮海而達，九月至郡。監郡阿敦哈雅公率僚屬至山中，先生卧病不起，監郡强起之，乃拜受酒帛，固辭，宣命請以布衣入覲。是冬，偕使者至澝省，而番陽餘孽復陷郡城。丞相達實特穆爾公見先生驩甚，劇論時事，便宜至暮弗倦。明日將燕先生，先生語丞相曰：「敝邑爲江澝屏翰，生民菹醢，丞相不亟拯救，而寵然燕禮，獨何心歟？」言既，泣數行下。丞相爲之改容，即調建德路元帥劉公某會合徽泰翼官軍征討。先生復請給饟饋。十六年三月，進兵克之。輓漕無乏，監運婺源判官曹子學謂軍士曰：「此鄭侍制之淚所致也，若屬知之否乎？」四月，先生行至海上，疾作，草謝表，授使者而歸。六月，舟過建德之淳安，邑之梓桐源，士族徐氏、王氏迎先生，登覽河山之勝。徐氏將建書堂，留先生講道其中。是秋，門人鮑深自澝來會，遂與俱歸，隱於郡南孤山之麓。時澝東元帥巴爾斯布哈公、監郡呼都克岱爾公、太守鄭公傅翼、歙縣尹潘君從善旬朔省起居，咨問安民、禦寇方略。孤山之旁富登渡鉅石屹立溪澨，先生疇昔釣游其所，淮南省平章余公闕大書「鄭公釣臺」，先生自爲文記之，里人吴虎臣刻諸石。十七年，還師山，纂註《周易》，是時先生竹冠野服，一僮抱琴，一僮持綸，相羊山水間。忽憶黄山舊遊，偕諸生尋訪故館，浴於丹砂泉，磨崖紀歲月而還。秋七月，天兵遽至，郡城失守，先生率昆弟子姪復往梓桐源，乃館徐氏。十八年，淳安、建德相繼亦破，先生間道歸隱休寧山中。七月朔旦，初度晨起，薰沐東向再拜，不自勝，語弟璉曰：「夜來達旦不寐，何也？」明日，聞郡中大小人言於主帥，欲羅致之。先生曰：「吾知死期至矣。二雉飛入吾室，此其兆也。」弟璉懼傷先生，奮身往主帥，拘之不得還，令以書招，先生亟出。先生曰：「吾荷國

厚恩，偷生苟容，何面目立於天地間耶？欲亟死。」而吏卒猝至，急如星火，逼迫至郡。主帥引見，命左右拽之跪拜。先生不爲禮。問：「爾何不出？」先生曰：「昔元朝授以隆賜命之顯秩，尚辭不出，今何出耶？」又問：「爾隱山中，曷不爲用？」先生曰：「我前日不仕，今復仕耶？」抗辭愈厲，主帥命左右拽之出，羈留郡城。先生閉户高卧不食，七日猶賦詩爲文，從容若平時。手爲書喻諸生曰：「人言：食人之食，則死其事。未食其食，奚死？然，揆之吾心，未獲所安。先哲論殷三仁，胥獲本心，士臨事，惡可不盡其本心哉？吾初欲慷慨殺身，以敦風化，既不獲遂志，今將從容就死以全節義耳。復爲書戒弟璉：「屈志以存宗祀。」戒子逢辰與從子拱辰：「義居以繼孝友之風。」夫人聞之，使人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八月一日，沐浴更衣，北鄉再拜，入寓舘自經而死。聞者見者，賢與不肖，咸「唶唶」嘆息，曰：「男子哉！男子哉！」弟璉奉柩歸，殯於家。明年己亥十有二月庚午，葬休寧縣廟嶺上，尊治命也。先生娶程氏，有賢行，克相厥德。子男二人，長祖澤，蚤卒。次逢辰。女二人，黄庭堅、吴宗其婿也。惟先生質貌清古，襟度坦平，卓行特立，應機能斷，天性孝友，自貞白公既歿，終身一聞其諱，或其遺事，輒泣下霑襟。每過貞白里門，泫然流涕，莫能仰視。母夫人汪氏，病癰若石榴，然以歿，終身不食榴實。弟璉，蚤失怙恃，先生盡意訓育，底於成人。從兄國英，實祖母洪氏之兄子子也。視如同氣，既卒，撫其遺孤，尤極勤篤。每過先塋，必下車伏謁，自十世祖而下，悉立石，大書深刻，以表其墓。復爲族譜圖，列始祖以下十五世羣從子姪名字，刻諸徽事公墓碑之陰，敦孝友也。爲人質直耿介，重然諾。於人少許可，一介不妄取與，故遠近學士大夫以孝廉目之。每與名公大夫論及爲政，必以樹綱常，厚風俗爲急先務。其爲學大概本朱子，嘗謂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言語文字之間，而具於性分之内；不在高虚廣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覺後，庶乎無愧於古之人矣。」晚年以師道自任，誘掖後進，無厭怠意。門人有過，面折之，不少貸。有善則獎借而汲引之，成材者居多。其於經則曰：「《易》，於諸經爲首出，而獨爲完；《書》，天地萬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而吾身心四體出處進退，《易》無不在。是故不可一日而不講者。」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爲經，列夫子《十翼》之辭以爲傳，其或《十翼》辭義簡奥，則附以註説，命曰《周易大傳附註》。既又折衷程、朱二夫子之説，合爲一書，命曰《程朱易契》。謂《春秋》損益四代之制，爲百王不刊之典，所以著聖人之大用，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功足以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明之者帝王之治可復。有《易》、《詩》、《書》而無《春秋》，殆皆空言而已。惜夫傳之者不知，經之大用言異人殊，紛如聚訟，程傳得經本旨，恨無全書。朱子間有論著，未及作傳，於是稽諸經以證傳之謬，因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經爲綱，以傳爲目，凡諸説之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脱誤，無從質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命曰《春秋闕疑》。於《禮經》，則屢欲與友人汪某參互考訂，因朱子《師友儀禮通解》釐析經傳，因衛氏《集義》删定註説，以成一家之言。值干戈騷屑而志弗克，遂其爲文以正大剛直之氣，發爲雄渾警拔之辭，感慨頓挫，簡潔純粹。然紀事樸實，不爲雕鏤鍛鍊，跌宕怪神之作。出入馬遷、班固，而根之以六經之至理。大抵主於明正道、扶世教。語子以孝，語臣以忠。初入京師，或傳數篇於奎章閣下，侍書學士虞公集、授經郎、揭公傒斯、藝文少監歐陽公玄驚以相視曰：「是蓋工於古文，嚴而有法。」晚與平章余公闕、吏部侍郎危公素、南臺監察御史程君文最相知，而公之文名大振於朝野間矣。先生雅好登臨，酷嗜山川泉石佳致，搜奇選勝，極峻窮幽，南游浙左右，北上燕薊，跨齊魯之墟，瞻岱宗鳧嶧碣石居庸之秀，如石門金華西山南山佳處，嘗一再往焉。登天目山，宿獅子寺，盤桓玉立亭上，睹雲海之奇觀。郡南覆船山邃深險異，爲吾郡之甲，先生甚愛之，每夏携書避暑山中。門人洪斌爲構招隱草堂於眠雲石下，嘗偕程君文、湖南僉憲鄭君潛、前進士胡君南華同游，賦詩以詠歌之。尤且察山水之情性，而默識其理。雖未讀郭氏《葬書》，而議論玄妙，與臨川吴先生所著如合符契。嘗喜休寧廟嶺溪山環拱扶輿，清淑之氣凝萃於是，屬弟璉曰：「吾歿，則葬於是焉。」因講道師山，學者尊之曰師山先生。縉紳稱謂，率以字行。所著詩文若干卷，自題曰《餘力藁》，藏於家。嘗論先生平生梗概，大抵學有本原，而忠義大節，處之有素。觀其撰《漢高帝索糞論》、《章孝女雙廟碑》，及《獻書乞立故宋文丞相祠以旌節義》，則先生涵養志趣已皦然於胸中矣。故能辭翰林之聘，而不受拘囚之辱。勁氣耿耿充塞兩間，《易》於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也。」繄先生之謂矣。克寬蚤歲與先生相知，惟深比年往來師山，劇談要道，不翅異姓兄弟。世故搶攘，遽成契闊。謹以所聞於先生門人弟子者，摭其大概如此，庶備朝廷大史氏之採擇云。

《元史・儒林列傳・伯顔傳》 伯顔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剌魯氏，隸軍籍蒙古萬户府，世居開州濮陽縣。伯顔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爲卦者。

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成誦。蚤喪父，其兄曲出，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爲氏，且名而字之焉。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爲爾師，羣經有朱子説具在，歸而求之可也。」伯顏自弱冠，即以斯文爲己任，其於大經大法，粲然有覩，而心所自得，每出於言意之表。鄉之學者，來相質難，隨問隨辨，咸解其惑。於是中原之士，聞而從游者日益衆。

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既畢，辭歸。已而復起爲江西廉訪僉事，數月，以病免。及還，四方之來學者，至千餘人。蓋其爲學專事講解，而務真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而必期措諸實用。士出其門，不問知其爲伯顏氏學者，至於異端之徒，亦往往棄其學而學焉。

十八年，河南賊蔓延河北，伯顏言於省臣，將結其鄉民爲什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伯顏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伯顏名士，生劫之以見賊將，誘以富貴，伯顏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

《元史・儒林列傳・蕭斛傳附》 侯均者，字伯仁，亦奉元人。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旁通釋、老外典。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至千遍，終於己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名振關中，學者宗之。用薦者起爲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不待報可，即歸休田里。

均貌魁梧，而氣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和易款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

《元史・儒林列傳・蕭斛傳附》 韓擇者，字從善，亦奉元人。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必使自《小學》等書始。或疑爲陵節勤苦，則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擇尤邃禮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游宦過秦中，必往見擇，莫不虚往而實歸焉。世祖嘗召之赴京，疾，不果行。其卒也，門人爲服緦麻者百餘人。

明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四三《止齋先生傳》 止齋先生名泰，字仲亨，姓陳氏。陳五季之亂由金陵徙泰和，至今四百餘年之間，貴顯相望，而以科第進者，不可勝數。先生獨持行義，謹謹在鄉里，以止齋自名。方其幼孤遭亂，貧窶無親戚之助，獨與兄仲述盡力養母，而究知上世皆業詩書，惕然曰：「是可以不繼乎？」兄弟治家事少閑，輒挾册往從鄉先生劉尚書崧。弱冠，出教童蒙，資日給，而益力於學，兄弟自爲師友。當是時，兵亂初定，里故家少年失業無聊，皆詘身趨他道，朝往而夕富，澭涊睢盱自得也。先生之兄弟獨曰：「貧，吾之分也。」

會有詔興學校，縣大夫舉仲述充博士弟子員，先生留供養，綜理其家，凡外内長幼寒暑旦暮之需，未嘗乏也。仲述已舉進士，爲御史十餘年，有賢名，人敬慕之。當是時，有得一官於朝者，其父兄子弟藉聲勢，偃蹇跅□，於鄉黨無尊卑之義，或干謁長吏，累累不厭。甚者張氣燄，恣睢持訐，上下長短，莫敢誰何者。先生出入閭巷，恂恂謙恭，進退以禮，非公事，足跡未嘗及縣門下，縣令丞如不知有陳御史家者。劉尚書卒，一子又卒，獨有遺腹孫。先生曰：「吾可以忽忘劉先生乎？」許妻以女。今年幾七十矣，日益衰疾。有四男子，長者仕爲教官，次者亦爲里塾師。家日益饒裕，可以自佚。然猶朝暮坐函丈，授徒不倦。或以爲言者，則應之曰：「是豈爲利哉！顧吾先人之所業，且吾少壯時所資，奈何老而遂棄之也？」平居事母盡敬愛，母樂之。母没，卜日將葬矣，霖雨旬浹弗止。葬之日遂霽。既葬，雨如故，人以爲誠孝之應。嘗省仲述京師，適仲述坐累下獄。先生上疏白仲述無罪，竟得釋。

或曰：「先生儒世家也，固所由者儒行也。」曰：彼不爲先生者，固儒世家，固逢掖其衣，仁義其言也。而夷考其行，市行焉。然市將無儒之行乎？何與其世哉！

贊曰：先生余祖姑之孫而弟視予，少相好也。其從子賞，今得官廣西按察僉事，告余曰：「賞幸便道過家，省季父，然貧無以爲季父壽，曷如畀之文，使歸爲壽也？」又曰：「賞幼喪父母，非季父，無今日。賞奈何不念所自乎？」余曰：「此賞之志也。然先生之行，可以敦薄而廉貪者，賞蓋生晚不能具知也。述其概，將使先生之後世敬承之，皆爲儒之行而不爲市，以是爲先生壽，不亦可乎？不亦宜乎！」

黄宗羲《明儒學案》卷一《崇仁學案一・聘君吴康齋先生與弼》 吴與弼，字子傅，號康齋，撫州之崇仁人也。父國子司業溥。先生生時，祖夢有藤繞其先墓，一老人指爲扳轅藤，故初名夢祥。八九歲已負氣岸。十九歲永樂己丑。覲親

於京師，金陵。從洗馬楊文定溥學，讀《伊洛淵源録》，慨然有志於道，謂：「程伯淳見獵心喜，乃知聖賢猶夫人也，孰云不可學而至哉！」遂棄去舉子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玩四書五經、諸儒語録，體貼於身心，不下樓者二年。氣質偏於剛忿，至是覺之，隨下克之之功。辛卯，父命還鄉授室。長江遇風，舟將覆，先生正襟危坐。事定，問之，曰：「守正以俟耳。」既婚，不入室，復命於京師而後歸。先生往來粗衣敝履，人不知其爲司成之子也。

居鄉躬耕食力，弟子從游者甚衆。先生謂婁諒確實，楊傑淳雅，周文勇邁。雨中被蓑笠，負耒耜，與諸生並耕，談《乾》、《坤》及《坎》、《離》、《艮》、《震》、《兑》、《巽》於所耕之耒耜可見。歸則解犁，飯糲蔬豆共食。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才辨，先生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先生大聲曰：「秀才若爲懶惰，即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一日刈禾，鐮傷厥指，先生負痛曰：「何可爲物所勝！」竟刈如初。嘗歎箋注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省郡交薦之，不赴，太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出爲！」

天順初，忠國公石亨汰甚，知爲上所疑，門客謝昭效張鼐之告蔡京，徵先生以收人望。亨謀之李文達，文達爲草疏上之。上問文達曰：「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遂遣行人曹隆至崇仁聘之。先生應召將至，上喜甚，問文達曰：「當以何官官與弼？」文達曰：「今東宫講學，需老成儒者司其輔導，宜莫如與弼。」上可諭德。召對文華殿。上曰：「聞高義久矣，特聘卿來，煩輔東宫。」對曰：「臣少賤多病，杜跡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明過聽，束帛丘園，臣實内愧。力疾謝命，不能供職。」上曰：「宫僚優閑，不必固辭。」賜文幣酒牢，命侍人牛玉送之館次。上顧文達曰：「人言此老迂，不迂也。」時文達首以賓師禮遇之，公卿大夫士承其聲名，坐門求見。而流俗多怪，謗議蜂起。中官見先生操古禮屹屹，則群聚而笑之。或以爲言者，文達爲之解曰：「凡爲此者，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觀之而有愧也。」先生三辭不得命，稱病篤不起。上諭文達曰：「與弼不受官者何故？必欲歸，需秋涼而遣之，禄之終身，顧不可乎？」文達傳諭，先生辭益堅。上曰：「果爾，亦難留。」乃允之。先生因上十事，上復召對，賜璽書銀幣，遣行人王惟善送歸，命有司月廩之。蓋先生知石亨必敗，故潔然高蹈。其南還也，人問其故，第曰：「欲保性命而已。」己卯九月，遣門生進謝表。辛巳冬，適楚，拜楊文定之墓。壬午春，適閩，問考亭以申願學之志。己丑十月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九。

夏尚樸《東巖集》卷五《婁一齋先生行實》 先生諱諒，字克貞，姓婁氏，號一齋，世爲廣信上饒人。幼有異質，弱冠，慨然有志於道。聞聘君吴康齋講學小陂，往從之遊。康齋一見器之，謂：「學者須帶性氣，老夫聰明性緊，賢友亦聰明性緊。小兒琛聰明而性氣不逮賢友。」先生豪邁不屑世務，康齋一日填地枕，召謂之曰：「學者須親細務。」由是益加下學之功。在館中，雖掃除之事必親，不以責備家僮。年若干，領鄉薦。自以學不足，不急于仕，退而藏修於家，往來師門者十有餘年。後爲父兄强赴會試，至三衢，登舟風逆，飄然以歸。家人訝之，先生慰之曰：「此行非惟不中，必有奇禍。」未幾，春闈果災，死者不可勝計，由是皆服其有神見。某年，以乙榜授成都府學訓導。先生嘆曰：「是殆天玉成吾也。」乃攜妻子赴任。《朱子語録》未刻，獨康齋族中有古刻一部，先生遣家人攜白金一斤購求未得，遂假以歸，募人抄完，攜往舟中翻閱，謂「吾道盡在此矣」。到任兩閱月，即謝病而歸，因號「病夫」，杜門却掃，足跡不履公門，與弟蓮塘先生輩日以講學爲事。時先生聲聞已著，前後郡守皆知其賢，往往偕僚佐候之。先生皆不報謁，惟俟其初至及解任去時，往途次一拜而已。

先生之學以主敬窮理爲主，早起深衣幅巾，拜於家廟，出御廳事，受家人、諸生揖，唯二蒼頭侍焉。内外肅然，凛若朝廷，雖達官貴人至者，必整飾襟裾而入。應接之暇，即翻閱古書，有至言格論契於心者，吟諷不已，悉用朱筆圈點，紙弊墨渝，不能去手，至夜深方入内寢，未嘗頃刻少懈。嘗謂：「孔子佩象環，取中虚之意。」因製象環佩之，終日不去身。或者謂非孔子意，然能虚中無我如先生者，其去子絶四者幾矣，孰謂非孔子意耶？議論慷慨，善開發人，聽者忘倦。賢士大夫有道信者，必造其廬請教，至有終日不忍去者。

先生雖退老於家，然愛君憂國甚誠切，每讀邸報，見行一善政、用一善人，則喜動顔色。若事有病於政治之大者，必憂形于色，不啻身立其朝，目擊其弊。憲宗晏駕，先生聞之慟。時以子貴受封于家，朝夕哭臨，垂涕不已。郡邑政令有不便于民者，必諫止之，有不善，惟恐先生知之，田里賴之稍安。先生既歿，小民困於貪漁者，皆思先生之德矣。歲有旱潦蝗蟲之災，先生憂嘆不已，籲天祈禱，輒有響應。樂道人善，鄉鄰有爲不義，如迎神、搬戲、劃船及建齋醮之類，必痛加禁止。蓋其齒德既尊，以正風俗爲己任，雖得罪士夫，有所不顧。然皆出於愛人之誠，久之亦自信服，雖仇家無怨言，此豈聲音笑貌爲哉！先生氣象巖巖，衆皆以

爲靈山降神所致。一日，忽聞靈山白雲峰頹數十丈，先生嘆曰：「吾殆死矣。」越數日，即寢疾而卒。張東白銘其墓云：「靈峰信之主山，哲人之萎，豈偶然哉！」時屬盛暑，忽陰涼數日，颯然如秋。逮殮畢，日出如故，似亦非偶然者。時龍游余元默先生分教郡庠，祭之以文云：「先生以剛毅之質受業康齋之門，明正學，迪正道，爲世鴻儒，非惟門生子姓恪遵其教，凡有官於此土者，亦皆有所憚而不敢爲惡，是誠大有功於名教也。」識者以爲名言。

先生之學，不事辭章之末，所作詩文，皆據發胸中之蘊，取其達意而止，名《寫心集》。成化丁亥，始有《日録》册子，紀其爲學工程。間有所得，輒書數語其上，平正明白，多有補于世教。先生歿，締姻寧藩，不幸遭逆濠之變，舉族逮繫，遺文散失無存，獨《日録》數册假録於先，幸存予家，意者天意有在乎？中間敬用纂録，俟訪遺逸，續書於後，以備考德者擇焉。

黄宗羲《明儒學案》卷六《白沙學案下・諫議賀醫閭先生欽》　賀欽，字克恭，别號醫閭。世爲定海人，以戎籍隸遼之義州衛。少習舉子業，輒鄙之，曰：「爲學止於是耶？」登成化丙戌進士第，授户科給事中。因亢旱上章極諫，謂「此時遊樂，是爲樂憂」，復以言官曠職召災自劾，尋即告病歸。

白沙在太學，先生聞其爲己端默之旨，篤信不疑，從而稟學，遂淡然于富貴。故天下議白沙率人於僞，牽連而不仕，則以先生爲證。構小齋，讀書其中，隨事體驗。未得其要，潛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充塞無間，化機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故推之家庭裏閈間，冠昏喪祭，服食起居，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久久純熟，心跡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邊將詐誘殺爲陣獲者，見先生即吐實，曰：「不忍欺也。」城中亂卒焚刼，不入其坊。先生往諭之，衆即羅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其至誠感人如此。正德庚午十二月卒，年七十四。

先生之事白沙，懸其像於書室，出告返面。而白沙謂先生「篤信謹守人也，别三十年，其守如昨」，似猶未以凍解冰釋許之。蓋先生之于白沙，其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與！

方鳳《改亭存稿》卷六《許平軒行狀》先生姓許氏，諱某，字其，平軒其别號也。世居崑城之東隅。自幼秀朗，讀書輒成誦。中書衛公撫以爲後，愛均己子，而先生事公夫婦如所生。比長，遊鄭介庵門，凡講學及持身之道，一以介庵爲師。中書公即世，遂辭歸。居鄉授徒，有策名科甲者，餘多爲善人。與人交，接之以禮，和之以義，而感之以信。與人謀，務殫厥心。處家未嘗妄言笑。家祠兼祀衛公。治《尚書》，旁通他經，尤究心於子史。教子孫，舉有成法。故其子若孫，皆以積學修行爲塾師。弘治中，汰鄉飲濫名，存者什一，獨先生以齒德與。縣大夫踵門致書，人以爲難。今皇帝嗣統，有高年錫爵之典，而先生以耄蒙殊恩，人以爲榮。

配某氏，生子男二，某某。孫男四，某某。曾孫男一。先生當矍矐時，身後事皆身親爲之，惟誌銘以弗一見爲歉，因命孫庠生某來乞。某爲狀以獻名筆。嗚呼！陶潛預爲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君子以達人與之，先生其斯人之儔歟！謹狀。

方鳳《改亭存稿》卷六《葛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葛氏，名庸，字守常，號慎節。世居長洲甫里。曾祖某。祖文達。父讓，任某處巡檢。母吴氏。自幼謹飭忠實，讀書行誼，動循禮法，鄉人争致爲塾賓。先禮部愛重尤篤，以鳳兄弟屬焉。因移崑之蔡巷，復徙陳墩，舘于辛氏，垂五十年，門人遍邑里，多爲善人，有以科甲顯者。先生與人交，未嘗見其欺。教人弟子，無間饒乏疏近，不見其倦。巡檢君卒，事母盡力子職，一服食之細，必躬致意。視母温飽，欣然若有得也。善業醫，醫所得，必均厥兄，視兄子震以義以恩。身無疵行，口無浮言，危冠雅服，坐對經史，庶幾乎忠信而有志乎學者。

娶曹氏，生女一，贅壻李伏，託爲後。

生正統己未某月日，卒正德壬申某月日，享年七十有二。卒之三日，門人予師進士毛震，予兄主事方鵬爲營葬，具□于白魚段某字圩新塋，依伏族也。越二年甲戌十月朔，鳳歸自京師，因買石勒銘，以遺後先生者。銘曰：

葛爲巨姓，出自甫里。挺生先生，守法循禮。弱冠積學，淑我後人。乃設絳帳，于蔡于陳。業精軒岐，七劑起死。仁自近推，惠及兄子。德人斬後，天乎無知。歿營葬事，我兄我師。鳳也勒銘，以□倩氏。庶幾心喪，孰曰無嗣。

黄宗羲《明儒學案》卷八《河東學案下・文簡吕涇野先生柟》　吕柟字仲木，號涇野，陝之高陵人。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逆瑾以鄉人致賀，却之，瑾不悦。已請上還宫中，御經筵，親政事，益不爲瑾所容，遂引去。瑾敗，起原官。上疏勸學，危言以動之。乾清宫災，應詔言六事：一、逐日臨朝。二、還處宫寢。三、躬親大祀。四、日朝兩宫。五、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六、撤回

鎮守中官。皆武宗之荒政。不聽，復引去。世廟即位，起原官。甲申，以修省自劾，語涉大禮，下詔獄。降解州判官，不以遷客自解，攝守事，興利除害若嗜欲。在解三年，未嘗言及朝廷事。移宗人府經歷，陞南考功郎中、尚寶司卿、南太常寺少卿，入爲國子祭酒，轉南禮部右侍郎。公卿謁孝陵衣緋，先生曰：「望墓生哀，不宜吉服。」遂易素。上將視顯陵，累疏諫止。霍文敏與夏貴溪有隙，文敏爲南宗伯，數短貴溪於先生。先生曰：「大臣和衷，宜規不宜謗也。」文敏疑其黨貴溪。已而先生入賀，貴溪亦暴文敏之短。先生曰：「霍君性少偏，固天下才。公爲相，當爲天下惜才。」貴溪亦疑其黨文敏。會奉先殿災，九卿自陳，貴溪遂准先生致仕。壬寅七月朔卒，年六十四，賜謚文簡。

先生師事薛思庵，所至講學。未第時，即與崔仲鳧講於寶邛寺。正德末，家居築東郭別墅，以會四方學者。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鎮守廖奄張甚，其使者過高陵，必誡之曰：「吕公在，汝不得作過也。」在解州建解梁書院，選民間俊秀歌詩習禮。九載南部，與湛甘泉、鄒東廓共主講席，東南學者盡出其門。嘗道上黨，隱士仇欄遮道問學。有梓人張提聞先生講，自悟其非，曾妄取人物，追還主者。先生因爲詩云：「豈有征夫能過化，雄山村裏似堯時。」朝鮮國聞先生名，奏請其文爲式國中。

先生之學，以格物爲窮理，及先知而後行，皆是儒生所習聞。而先生所謂窮理，不是泛常不切於身，只在語默作止處驗之。所謂知者，即從聞見之知以通德性之知，但事事不放過耳。大概工夫下手明白，無從躲閃也。先生議良知，以爲「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今不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夫因人變化者，言從入之工夫也。良知是言本體，本體無人不同，豈得而變化耶？非惟不知陽明，並不知聖人矣。

方鳳《改亭續稿》卷三《謇齋王君墓誌銘》 傳曰：「有志事竟成。」又曰：「君子修之吉。」此以理論也。然其間有不盡然者，則造物者默寓乎中，非人所能測識者也。予友王君宗之，性純敏，弱冠，從子兄弟學《易》，在諸生中獨稱篤志，伊吾之聲，無間晝夜，因得補學官弟子員。嘗曰：「丈夫不顯用立功名於當世，與草木同朽腐，死不瞑目。」未幾，即見斥於有司，人咸惜之。然其志不少挫，愈自淬礪，務欲爲君子。開門授徒，温習舊得，以圖後舉。示門人必以身教，事其祖若父以孝順稱，待師友恭而信，處族黨謙而和，下至臧獲，亦煦煦如子女。鄉鄰有匱乏者，君雖不甚裕，而多方周卹，故鄉人稱爲君子。官府數以役事擾之，君外雖順承，而中實憤鬱，遂得火疾，變怪百出，醫莫能措手，呻吟床褥者數年。頻危，作詩曰：「壽夭由天不用評，存吾順事没吾寧。平生辛苦曾何用，空負寒窗夜半燈。」投筆而逝，嗚呼！志大而無成，作善而弗報，傳之所言亦誣矣，彼造物者獨何心哉！

君姓王，諱會，字宗之，號警齋，世爲長洲李巷人。曾大父英。大父裕。父杲，母某氏。君生成化庚子月日，卒嘉靖甲午月日，年止五十有五。配許氏。生子男一，渙，娶馬氏。女一，適丘庠。孫男三：承慶，聘龔氏；承寵、承學俱幼。女二：長贅庠生高世臣，次幼。渙卜某年月日葬于某處新塋。世臣具狀乞銘。

嗚呼！由前言之，似若可惜。由後言之，則君子之立身幹家，諸孫頭角嶄然，他日必能奮蜚以擴大其門户，則君之志可伸而善可報，天理固未嘗泯絶也，君可以瞑目矣。銘曰：

冲霄之志，終於垂翅，宜奮而躓。作善既盈，百疚是膺，宜栽而傾。子孫穎秀，肯堂肯搆，塞前裕後。造化乘除，常變不渝，其來徐徐。良玉斯□，銘詩攸寄，垂千百禩。

方鳳《改亭續稿》卷三《王西洲墓誌銘》 予友王君九成，豐髯廣額，儀表偉然。自幼習舉子業，以貧弗克自給，遂棄去。弱冠，即抗顔爲人師，苦志向學，凡經史百家、庫編野説，皆涉獵大意。爲詩雖引用餖飣，然每出新奇語。且質敏而識博，熟於禮文，練於世故。大家有喪祭，必延君理殮含。應賓客，善斟酌輕重高下而周旋之，不諂不瀆，人稱曰能。鄉里燕集，樂於得君，謔而不虐，一座皆歡。大姓若陸東川水部、葉宗元、沈伯道、陸守耕、孟西園爭延爲塾師，教法慕焦千之，頗尚嚴，曰：「求不負主人翁而已。」晚年依孟氏，買田卜居，家漸饒。

予謝政歸，奪而有之，朝夕談笑，陶情詩酒。或登涉，必與君俱。君性嗜飲，花前月下，予挈一壺對君，君輒浩歌，或醉而起舞。兩情方熱，不意爲造物者奪去，嗚呼惜哉！

君姓王，諱之韶，字九成，世居崑之澱山西洲里，故又號西洲。大父某。父某，母錢氏。生成化己亥年月日，卒嘉靖壬寅年月日，享年六十有四。元配陳氏，生子男一，伯沂，娶項氏。女一，適某。繼配沈氏，生子男一，仲沂，贅蔣氏。女四，適某、適某。孫男三，某某。二子卜某年月日葬南溢瀆祖塋，其姻唐德甫具狀乞銘。銘曰：

焦公之教，車公之樂。樂非太康，教不負託。西洲草廬，南瀆幽壑。生養死

藏，庶幾無怦。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一二《浙中王門學案二・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王畿字汝中，別號龍溪，浙之山陰人。弱冠，舉於鄉。嘉靖癸未下第，歸而受業於文成。丙戌試期，遂不欲往。文成曰：「吾非以一第爲子榮也，顧吾之學疑信者半，子之京師，可以發明耳。」先生乃行，中是年會試。時當國者不說學，先生謂錢緒山曰：「此豈吾與子仕之時也？」皆不廷試而歸。文成門人益進，不能遍授，多使之見先生與緒山。先生和易宛轉，門人日親。文成征思、田，先生送至嚴灘而別。明年，文成卒於南安。先生方赴廷試，聞之，奔喪至廣信，斬衰以畢葬事，而後心喪。壬辰，始廷對。授南京職方主事，尋以病歸。起原官，稍遷至武選郎中。時相夏貴溪惡之。三殿災，吏科都給事中戚賢上疏言先生學有淵源，可備顧問。貴溪草制：「僞學小人，黨同妄薦。」謫賢外任。先生因再疏乞休而歸。踰年，當考察，南考功薛方山與先生學術不同，欲借先生以正學術，遂填察典。先生林下四十餘年，無日不講學，自兩都及吳、楚、閩、越、江、浙，皆有講舍，莫不以先生爲宗盟。年八十，猶周流不倦。萬曆癸未六月七日卒，年八十六。

《天泉證道記》謂師門教法，每提四句：「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以爲定本，不可移易。先生謂之權法，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則意知物俱是無善無惡。相與質之陽明，陽明曰：「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者，即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者，須用爲善去惡工夫，以漸復其本體也。」自此印正，而先生之論大抵歸於四無，以正心爲先天之學，誠意爲後天之學，從心上立根，無善無惡之心即是無善無惡之意，是先天統後天，從意上立根，不免有善惡兩端之決擇，而心亦不能無雜，是後天復先天。此先生論學大節目，傳之海內，而學者不能無疑。以四有論之，惟善是心所固有，故意知物之善從中而發，惡從外而來。若心體既無善惡，則意知物之惡固妄也，善亦妄也。工夫既妄，安得謂之復還本體？斯言也，於陽明平日之言無所考見，獨先生言之耳。然先生他日答吳悟齋云：「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爲善去惡者格物也。」此其說已不能歸一矣。以四無論之，《大學》正心之功從誠意入手，今曰從心上立根，是可以無事乎意矣。而意上立根者爲中下人而設，將《大學》有此兩樣工夫歟？抑止爲中下人立教乎？先生謂「良知原是無中生有，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當下現成，不假工夫修整而後得。致良知原爲未悟者設，信得良知過時，獨往獨來，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以篤信謹守，一切矜名飾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唐荊川謂先生篤於自信，不爲形跡之防，包荒爲大，無淨穢之擇」，故世之議先生者不一而足。夫良知既爲知覺之流行，不落方所，不可典要，一著工夫，則未免有礙虛無之體，是不得不近於禪。流行即是主宰，懸崖撒手，茫無把柄，以心息相依爲權法，是不得不近於老。雖云真性流行，自見天則，而於儒者之矩矱未免有出入矣。然先生親承陽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象山之後不能無慈湖，文成之後不能無龍溪，以爲學術之盛衰因之，慈湖決象山之瀾，而先生疏河導源，於文成之學固多所發明也。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二《泰州學案一・處士王心齋先生艮》 王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之安豐場人。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從父商於山東，常銜《孝經》、《論語》、《大學》袖中，逢人質難，久而信口談解，如或啟之。其父受役，天寒起盥冷水，先生見之，痛哭曰：「爲人子而令親如此，尚得爲人乎？」於是有事則身代之。先生雖不得專功於學，然默默參究，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歷有年所，人莫能窺其際也。一夕夢天墮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舉臂起之，視其日月星辰失次，復手整之。覺而汗溢如雨，心體洞徹。記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乃按《禮經》制五常冠、深衣、大帶、笏板服之，曰：「言堯之言，行堯之行，而不服堯之服，可乎？」時陽明巡撫江西，講良知之學，大江之南，學者翕然信從。顧先生僻處，未之聞也。有黃文剛者，吉安人而寓泰州，聞先生論，詫曰：「此絶類王巡撫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艮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與王公也。」即日啟行，以古服進見，至中門，舉笏而立。陽明出迎於門外。始入，先生據上坐。辯難久之，稍心折，移其坐於側。論畢，乃歎曰：「簡易直截，艮不及也。」下拜自稱弟子。退而繹所聞，間有不合，悔曰：「吾輕易矣。」明日入見，且告之悔。陽明曰：「善哉！子之不輕信從也。」先生復上坐，辯難久之，始大服，遂爲弟子如初。陽明謂門人曰：「向者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却爲斯人動矣。」陽明歸越，先生從之，來學者多從先生指授。已而歎曰：

「千載絶學，天啟吾師，可使天下有不及聞者乎？」因問陽明以孔子轍環車制，陽明笑而不答。歸家遂自創蒲輪，招搖道路，將至都下。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適至。當是時，陽明之學謗議蜂起，而先生冠服言動不與人同，都人以怪魁目之。同門之在京者勸之歸，陽明亦移書責之，先生始還會稽。陽明以先生意氣太高，行事太奇，痛加裁抑，及門三日不得見。陽明送客出門，先生長跪道旁，曰：「良知過矣。」陽明不顧而入，先生隨至庭下，厲聲曰：「仲尼下爲已甚。」陽明方揖之起。陽明卒於師，先生迎哭至桐廬，經紀其家而後返。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同門會講者必請先生主席。陽明而下，以辯才推龍溪，然有信有不信，惟先生於眉睫之間省覺人最多。謂「百姓日用即道」，雖僮僕往來動作處，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聞者爽然。御史吳疏山悌上疏薦舉，不報。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卒，年五十八。

先生以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格知身之爲本，而家國天下之爲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故欲齊治平，在於安身。《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身未安，本不立也。知身安者，則必愛身敬身。愛身敬身者，必不敢不愛人，不敬人。能愛人敬人，則人必愛我敬我，而我身安矣。一家愛我敬我則家齊，一國愛我敬我則國治，天下愛我敬我則天下平。故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敬我，非特人之不敬，己之不敬可知矣。此所謂准南格物也。子劉子曰：「後儒格物之說，當以准南爲正。第少一註腳，格知誠意之爲本，而正修治平之爲末，則備矣。」然所謂安身者，亦是安其心耳，非區區保此形骸之爲安也。彼居危邦，入亂邦，見幾不作者，身不安而心固不安也，不得已而殺身以成仁。文王之羑里，夷、齊之餓，心安則身亦未嘗不安也。乃先生又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爲下矣。」而以緡蠻爲安身之法，無乃開一臨難苟免之隙乎？先生以九二見龍爲正位，孔子修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故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伊、傅得君，可謂奇遇，如其不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此終蒲輪轍環意見，陽明之所欲裁抑者，熟處難忘也，於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終隔一塵。先生曰：「聖人以道濟天下，是至重者道也。人能弘道，是至重者身也。道重則身重，身重則道重。故學也者，所以學爲師也，學爲長也，學爲君也。以天地萬物依於身，不以身依於天地萬物，舍此皆妾婦之道。」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四《泰州學案三・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知太湖縣。擢刑部主事。出守寧國府，以講會鄉約爲治。丁憂起復，江陵問山中功課，先生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守東昌。遷云南副使，悉修境內水利。莽人掠迤西，迤西告急。先生下教六宣慰使滅莽，分其地。莽人恐，乞降。轉參政。萬曆五年，進表，講學於廣慧寺，朝士多從之者，江陵惡焉。給事中周良寅劾其事畢不行，潛住京師，遂勒令致仕。歸與門下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惶此學。所至弟子滿座，而未常以師席自居。十六年，從姑山崩，大風拔木，刻期以九月朔觀化。諸生請留一日，明日午刻乃卒，年七十四。

少時讀薛文清語，謂：「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決志行之。閉關臨田寺，置水鏡几上，對之默坐，使心與水鏡無二。久之而病心火。偶過僧寺，見有榜急救心火者，以爲名醫，訪之，則聚而講學者也。先生從衆中聽，良久，喜曰：「此真能救我心火。」問之，爲顏山農。山農者，名鈞，吉安人也，得泰州心齋之傳。先生自述其不動心於生死得失之故，山農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先生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先生時如大夢得醒。明日五鼓，即往納拜稱弟子，盡受其學。山農謂先生曰：「此後子病當自愈，舉業當自工，科第當自致。不然者，非吾弟子也。」已而先生病果愈。其後山農以事繫留京獄，先生盡鬻田產脫之。侍養於獄六年，不赴廷試。先生歸田後，身已老，山農至，先生不離左右，一茗一果，必親進之。諸孫以爲勞，先生曰：「吾師非汝輩所能事也。」楚人胡宗正，故先生舉業弟子，已聞其有得于《易》，反北面之。宗正曰：「伏羲平地著此一畫，何也？」先生累呈註腳，宗正不契，三月而後得其傳。嘗苦格物之論不一，錯綜者久之，一日而釋然，謂「《大學》之道，必在先知。能先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盡《大學》一書物事，無非是此本末始終。盡《大學》一書之本末始終，無非是古聖六經之嘉言善行。格之爲義，是即所謂法程，而吾儕學爲大人之妙術也」。夜趨其父錦臥榻陳之，父曰：「然則經傳不分乎？」曰：「《大學》在《禮記》中，本是一篇文字，初則概而舉之，繼則詳而實之，總是慎選至善之格言，明定至大之學術

耳。」父深然之。又嘗過臨清，劇病恍惚，見老人語之曰：「君自有生以來，觸而氣每不動，倦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心之痼疾也。」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豈病乎？」老人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夙生操持，强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先生驚起叩首，流汗如雨，從此執念漸消，血脈循軌。先生十有五而定志於張洵水，二十六而正學於山農，三十四而悟《易》于胡生，四十六而證道於泰山丈人，七十而問心於武夷先生。

先生之學，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爲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須把持，不須接續，當下渾淪順適。工夫難得湊泊，即以不屑湊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無之非是。學人不省，妄以澄然湛然爲心之本體，沉滯胸膈，留戀景光，是爲鬼窟活計，非天明也。論者謂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顧盼呿欠，微談劇論，所觸若春行雷動，雖素不識學之人，俄頃之間能令其心地開明，道在現前，一洗理學膚淺套括之氣，當下便有受用，顧未有如先生者也。然所謂渾淪順適者，正是佛法一切現成，所謂鬼窟活計者，亦是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之呵，不落義理，不落想像，先生真得祖師禪之精者。蓋生生之機洋溢天地間，是其流行之體也。自流行而至畫一，有川流便有敦化。故儒者於流行見其畫一，方謂之知性。若徒見氣機之鼓蕩而玩弄不已，猶在陰陽邊事，先生未免有一間之未達也。夫儒釋之辨，真在毫釐。今言其偏於內而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又言其只自私自利，又言只消在跡上斷，終是判斷不下。以義論之，此流行之體，儒者悟得，釋氏亦悟得。然悟此之後，復大有事，始究竟得流行。今觀流行之中何以不散漫無紀？何以萬殊而一本？主宰歷然。釋氏更不深造，則其流行者亦歸之野馬塵埃之聚散而已。故吾謂釋氏是學焉而未至者也，其所見固未嘗有差，蓋離流行亦無所爲主宰耳。若以先生近禪，並棄其說，則是俗儒之見，去聖亦遠矣。許敬庵言先生「大而無統，博而未純」，已深中其病也。王塘南言先生「早歲於釋典玄宗無不探討，緇流羽客延納弗拒，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取長棄短，迄有定裁。《會語》出晚年者，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絶口不及二氏。其孫懷智嘗閱《中峰廣録》，先生輒命屏去，曰：『禪家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頭出來復歸聖學者，百無一二。』可謂知先生之長矣。楊止庵《上士習疏》云：「羅汝芳師事顏鈞，談理學；師事胡清虛（即宗正），談燒煉，採取飛昇；師僧玄覺，談因果，單傳直指。其守寧國，集諸生，會文講學，令訟者跏趺公庭，斂目觀心，用庫藏充餽遺，歸者如市。其在東昌、云南，置印公堂，胥吏雜用，歸來請托煩數，取厭有司。每見士大夫，輒言三十三天，憑指箕仙，稱呂純陽自終南寄書。其子從丹師，死於廣，乃言日在左右。其誕妄如此。」此則賓客雜遝，流傳錯誤，毀譽失真，不足以掩先生之好學也。

清

《清史列傳》卷六六《高愈　嚴毅　張夏　華學泉》　高愈，字紫超，江南無錫人。諸生。明左都御史攀龍從孫。東林高、顧子弟入國朝後，頗傳其學。

攀龍從子世泰，字彙旃，少侍講席，學甚該究。嘗著《五朝三楚文獻録》，學者重之。攀龍歿後，與嘉善陳龍正訂正遺書，崇禎十年成進士，授禮部主事，歷官湖北提學僉事。明亡，不仕。晚年以東林先緒爲己任，葺道南祠、麗澤堂於梁谿。一時同志恪遵遺規，祁州刁包聞聲謁之，相與論學，時稱南梁北祁。盩厔李容至常州，與會講於東林書院，歡若平生。

同時顧樞，字庸庵，憲成長孫。天啓元年舉人。嘗從攀龍講性命之學，明亡，閉户讀書，足不入城市，與世泰俱以理學名。著有《西疇日鈔》二卷。世泰有《高子節要》十四卷、《紫陽通志録》四卷。

愈十歲，讀攀龍遺書，即知嚮學。及壯，日誦遺經及先儒《語録》，孝友肫懇，言動不苟。攀龍嘗作《静坐説》示學者，愈私淑前徽，平居體安氣和，雖子弟未嘗譙訶。終日凝坐不欠伸，當盛署不裸跣。其忿争者至愈前，輒愧悔。縣中人好以道學相詆諆，獨稱愈曰君子。尤嚴取舍之辨，嘗曰：「士求自立，須自不忘溝壑始。」巡撫張伯行延主東林講席，辭以疾；有司饋之人蔘，不受。年七十，門弟子以新冠爲壽，亦卻之。既而大困，餒粥七日矣，挈其子登城上眺望，充然樂也。治經精密，尤長於《禮》。保德姜橚佐督學高裔校閱賞其文，語人曰：「江南宿學之士，愈及桐城方苞而已。」同縣顧棟高嘗從愈游，説經娓娓不倦。棟高歎曰：「便便之腹，真五經笥，但不爲假卧耳。」卒年七十八。著有《高註周禮》二十二卷，又《小學纂註》六卷。乾隆中督學尹會一以《小學》取士，頒行其書。

嚴毅，字佩之，亦無錫人。性孝友，家貧，屏跡不出。篤學好古，經史百家，

靡不研究。嘗讀高子遺書，歎曰：「吾舍是將安歸？」高世泰推爲東林主講，督學張能麟欲禮致之，不赴；貽以「力扶正學」額，不受。或勸以野服謝，亦不答。所著有《易説》、《易同》、《春秋論》、《春秋集説》、《尚書講義》、《四書講義》、《生軒存稿》。

張夏，字秋紹，亦無錫人。明諸生。隱居菰川，孝友力學。初受業於馬世奇，博通經史。後從高世泰學，歸本自治，積十餘年，遂入世泰之室。世泰歿，其子弟相與立夏爲師，事之如世泰。湯斌撫吴，至東林，與夏講學，韙其言。聘講《孝經》、《小學》於學宫，退而著《孝經衍義》、《小學滙注》。其論學謂東林顧、高兩先生：一提性善，以破無善；一提格物，以救空知。辨析絲毫，俾夜復旦。著《雒閩源流録》十九卷，取有明一代講學之儒，分别其門户，大旨闡洛、閩之緒，而力闢新會、姚江之説，然於陸氏之派，亦節取所長。又以東林之學始宋楊時，因重輯《楊文靖年譜》二卷，又著《錫山宦賢考略》三卷。

華學泉，字天沐，亦無錫人。鍵户讀書，窮日夜不倦。與高愈友善，所著《儀禮喪服答問》，愈極稱之。又著《春秋類考》十二卷，《春秋疑義》一卷，大旨崇尚宋儒，尤多主胡傳。張伯行撫吴，延主東林講會，謝不赴。後數年卒，年七十八。

《清史列傳》卷六六《李容》按：中乎名顒，史館因避諱改作「容」。 李容，字中孚，陝西盩厔人。父可從，爲明材官。崇禎十五年，張獻忠寇鄖西，巡撫汪喬年總督三邊軍務，可從隨征討賊，臨行，抉一齒與容母彭曰：「如不捷，吾當委骨，子善教兒矣！」兵敗，死之。容母葬其齒，時容年十六，母日言忠孝節義以督之。容事母孝，飢寒清苦，無所憑藉，而自拔流俗，以昌明關學爲己任。自經、史、子、集以至二氏書無不博觀，而不滯於訓詁，文義曠然見其會通。其學以尊德性爲本體，以道問學爲工夫，以悔過自新爲始基，以静坐觀心爲入手。關學自馮從吾後漸替，容日與其徒講論不輟。當事慕其名，踵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之，不報謁，曰：「庶人不可入公府也。」有餽遺者，雖十反不受。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卻。」容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即此一事不守孟子家法，正自無害。」陝撫欲薦之，哀籲得免。然關中利害在民者，亦未嘗不爲當事言之也。先是，容欲求父遺骸，以母老而止。既而母歿，廬墓三年，乃徒步之襄城，徧覓不得。服斬衰書夜哭，知縣張允中感其孝，爲其父立祠，且造塚戰場，名之曰「義林」。常州府知府駱鍾麟官陝時，嘗師事容，謂：「祠未能旦夕竣，請南下詣《文公家禮》。篤好正學，容至同州示以『學髓』，喜躍如狂，自是凝神内照，研究先儒《語録》，二十年如一日。嘗四舉鄉飲大賓，州守表其閭曰「關中文獻」。年九十，卒。著有《文學正譜》二卷、《羣書舉要》二卷、《孝經要義》二卷、《四書要諦》四卷、《小學約言》一卷、《理學宗言》二卷、《王陳宗言》二卷、《詩餘小譜》一卷、《問疑録》一卷、《玉山前後集》十卷。

馬穆士，字相九，亦同州人。父嗣煜，生平以正學自許，著有《五經初説》、《寄園會語》、《羣玉閣集》。明崇禎間，守武定州，殉難死，贈太僕少卿。穆士少孤，力學，由廩生充貢，既而歎曰：「聖賢之學不在是也！」乃一意闇修根極性命之要，行不徑，坐不倚，雖酷暑未嘗解衣。痛父殉國難，忌日哭泣不食。與族祖林同師李容，容爲析經書同異之辨，穆士頓悟。或詰其故，曰：「無聲無臭，六經之所以出，亦六經之所以歸也。」穆士事容尤謹，康熙十七年，容迫詔，命謝絶人事，惟穆士及富平惠麓嗣昕夕侍側。卒，年八十。著有《白樓存草》、《卷石齋集》。

關學初以馬嗣煜嗣馮從吾，後李容出，奂彩及穆士諸人同師事容，有名於時，而鄠縣馮雲程、武功張承烈、朝邑關獨可，咸寧羅魁、韓城程良受、蒲城寧維垣、邠州王吉相、淳化宋振麟皆篤志勵學，得知行合一之旨。至乾降間，武功孫景烈亦能接關中學者之傳。

錢儀吉《碑傳集》卷一二八全祖望《應先生撝謙神道碑》 應先生之没六十年，遺書湮没，門徒凋落且盡，同里後進莫有知其言行之詳者。予每過杭，未嘗不爲之三歎息也。年來杭、董、浦稍爲訪葺其遺書，以授之契家子趙一清。歲在戊辰，一清因以先生墓文爲請曰：「微吾丈莫悉諸老軼事也。」其盍敢辭。應先生諱撝謙，字嗣寅，學者稱爲潛齋先生，杭之仁和縣人也。其父尚倫，故孝子。先生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少即以斯道爲己任。踰冠，作《君子貴自勉論》，偕其同志之士曰虞畯民，曰張伏生，曰蔣與恒，爲狷社，取有所不爲也。其時大江以南社事極盛，杭人所謂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者，不過以文詞相雄長。先生於其中稍後出，而狷社之所相淬厲者，乃别有在。其母病，服勤數年。母憐之曰：「吾爲汝娶婦，以助汝。」先生終不肯入私室。母卒除喪，始成禮。坦白子諒，表裏洞然，於遺經皆實踐而力行之，不以剿説。一筵一席，罔不整肅，其倦而休則端坐瞑目，其寤而起則遊息徐行，終日無疾言遽色。所居廛足蔽風雨，簞瓢累空，恬如也。生平不爲術數之學，一日見白蛇墮地，曰：「此兵象也。」奉親逃之山中。既遭喪亂，自以故國諸生，絶志進取，歎曰：「今日惟正

人心而維世教，庶不負所生耳。」乃益盡力於著書。戊午，閣學合肥李公天馥、同里項公景襄以大科薦先生，輿床以告有司曰：「揭謙非敢卻聘，實病不能行耳。」俄而范公承謨繼至，又欲薦之，先生遂稱廢疾。蓋其和平養晦，深懼夫所謂名高者。海寧令許酉山請主講席，造廬者再，不見；致書者再，不赴。既而思曰：「是非君子中庸之道也。」扁舟至其縣報謁。許令大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先生逡巡對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足以長客氣也。」許令默然不怡。既出，先生解維疾行，弟子問曰：「使君已戒車騎，且即至，何恝也？」先生笑曰：「使君好事，吾雖不就講席，彼必有束帛之將，拒之則益其慍，受之則非心所安也。行矣，莫更濡遲也。」異日，杭守嵇叔子以志局請，辭之，則曰：「願先生暫下榻郡齋數日以請益。」先生但一報謁而已。蓋不爲踰垣鑿坏以自異，而卒不能奪也。同里姜御史圖南以視艱歸，於故舊皆有餽，嘗再致，先生不受。一日，遇於塗中，方盛暑，先生衣木棉之衣，蕉萃躑躅。御史歸，以越葛二端投之，曰：「雅知先生不肯受人一絲，然此區區者，聊以消暑，且非自盜跖來也，幸無拒焉。」先生謝曰：「吾尚有絺綌在笥，昨偶感寒，欲其鬱蒸耳。感君意良厚，然實不需也。」竟還之。

先生弟子甚多，因以樓上樓下爲差，如馬融例。里中一少年使酒，忽扣門來求聽講，同門欲謝之，先生獨許之曰：「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是孟子之教也。」其人聽三日，不勝拘苦，不復至，使酒如故。一日，其人醉，持刀欲擊人於道上，洶洶莫能阻者。忽有人曰：「應先生來！」其人頓失魄，投刀垂手，汗出浹背。先生至前，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於此，曷歸乎？」其人俛首謝過而去。晚年益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歉然常不足於心。康熙二十六年病革，尚手輯《周忠毅公傳》，未竟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子二。先生不喜陸、王之學，所著書二十有八種，其大者：《周易集解》、《詩傳翼》、《書傳拾遺》、《春秋傳考》、《禮樂彙編》、《古樂書》、《論孟拾遺》、《學庸本義》、《孝經辨定》、《性理大中》、《幼學蒙養編》、《朱子集要》、《教養全録》、《潛齋集》，共若干卷。其《無悶先生傳》則自述也。一清方將次第抄而傳之。姚江黄丈晦木嘗曰：「大好潛齋，可謂人中之鳳，惜所論述未能博學而詳説之，其墨守或大過耳。其足師表未俗，蓋不在此。」以予觀之，昔人或誚伊川宜向山中讀《通典》十年，或誚象山宜賜以一監之書，或誚魯齋爲學究，是皆過情之訾。若晦木之言，不可謂非先生之良友，而近日之唯阿論學者，尤當以此語爲藥石。然先生之深造自得，固非隨聲附和者。世但知先生不喜陸、王之學，而不知其與朱學亦不盡同，如論《易》則謂孔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雖未必然，然別自有名理可思，善學者當能知之。要以先生之踐履篤實，涵養沖融，是人師也，其於經師之品則其次也，況其發明大義固已多矣。先生之門人曰凌嘉印文衡，曰沈士則，志可皆能傳其學；曰姚洪任敬，恒有篤行。先生葬於龍井山下。今二子，皆無後，一壞之土，固私淑者所當念也。其銘曰：

遯世無悶，隱約蓬門。其身彌高，其道彌尊。荒荒劫運，翦其後昆。不朽者學，春木長茁。

《清史列傳》卷六六《孫奇逢傳子博雅、魏一鼇、趙御衆》 孫奇逢，字啓泰，直隸容城人。少倜儻，好奇節，而内行篤修。負經世之學，欲以功業自著。年十四，謁尚寶楊補庭。問曰：「設在圍城中，外無救援，内無糧芻，如之何？」對曰：「效死勿去。」補庭奇之。年十七，舉明萬曆二十八年鄉試。與定興鹿善繼講學，一室默對，以聖賢相期許。既，連丁父母憂，哀毁成疾，廬墓六年。家故貧，饘飧不給，巨室以金粟餽，婉卻之。嘗自言於哀慟窮苦中證取本來面目，覺向來氣質之偏。其學問實得力於此。

後入京師，見曹于汴，舉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皆與定交。天啟末，魏忠賢竊柄，左、魏被逮，遣子弟相投，奇逢與善繼之父正及張果中共調護之。時善繼贊大學士孫承宗軍事，奇逢上書承宗，責以大義，請急營救。承宗疏請入覲，忠賢懼，繞御牀哭，詔止承宗。獄益急，坐贓酷拷，奇逢復與正、果中集士民醵金代輸，至都，左、魏已死。逾年，周順昌被逮，醵金一如左、魏時。俄而順昌又死，奇逢、正、果中咸傾身護濟，使得歸骨，世所稱范陽三烈士也。孫承宗以奇逢有經世才，欲以職方題授，命茅元儀致意奇逢，辭不就，謂元儀曰：「朝野倚重者，關門一片地。將相不調，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君文士，與二三大帥共事，儻一有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肯爲我用乎？」元儀服其言。後祖大壽以疑懼東奔，元儀鼓勵馬世龍追還，得和衷共事，奇逢一言之力也。崇禎時，督學李蕃舉孝行，建坊旌表，御史黄宗昌、給事中王正志咸交章保薦。

大兵薄畿輔，容城被圍，土垣將圮，奇逢率宗黨矢志守禦，城賴以完。巡撫張其平甚器之，疏請擢用，尚書范景文亦以軍務聘，並辭不赴。時畿内盜賊數驚，乃攜家入易州五峰山，門人親故相保者數百家。奇逢爲條教部署守禦，又以其暇賦詩習體，絃歌聲相聞，寇盜屏迹。國朝順治二年，祭酒薛所蘊具疏讓官，

以元許衡、吳澄相擬，有旨徵爲國子監祭酒，奇逢以病辭。三年，移居新安縣。七年，南徙輝縣之蘇門。九年，工部郎中馬光裕奉以夏峰田廬，乃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弟躬耕自給，四方來學願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居夏峰二十五年，屢徵不起。

奇逢之學，原本象山、陽明，而兼采程、朱之旨，以彌闕失。其論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而其大本主於窮則勵行。出則經世，其治身務自刻勵，而於人無町畦。有問學者隨其高下淺深，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野人、牧豎、武夫、悍卒，壹以誠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無忌嫉。嘗學《易》於雄縣李materials，及老，乃撮其體要，以《象》、《傳》通一卦之旨，由一卦通六十四卦之義，發明義理，切近人事，所言皆闢法戒，著《讀易大旨》四卷。又於《四子書》挈其要領，統論大指，間引先儒之說，以證異同，著《四書近指》二十卷。又表周、程、張、邵、朱、陸及薛瑄、王守仁、羅洪先、顧憲成爲十一子，以爲直接道統之傳，別爲《諸儒考》附之，著《理學宗傳》二十四卷。他著有《尚書近指》、《聖學録》、《兩大案録》、《甲申大難録》、《乙丙紀事》、《孫文正年譜》、《歲寒居文集》、《答問》、《日譜》、《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乘》、《四禮酌》等書，凡百餘卷。

奇逢之學，盛於北方，與李容、黄宗羲鼎足。年踰耆耋，講道不倦。嘗自言六十以後，工夫每十年而較密。生平於姻族故舊恩意篤厚，閨節孝事，必爲之表揚。閨門肅穆，寂若無聲。每晨興，拜謁家祠，退坐空齋，終日無惰容。子孫甥姪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成法。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河南北學者祀之百泉書院，容城與劉因、楊繼盛同祠，保定與孫承宗、鹿善繼並祠。道光八年，奉上諭：「孫奇逢學術中正醇篤，力行孝弟。其講學著書，以慎獨存誠，闡明道德，實足扶持名教，不愧先儒。著從祀文廟西廡，以崇儒術而闡幽光。」

子六人，博雅最知名。弟子甚衆，而新安魏一鼇、滦州趙御衆、清苑高鎬、范陽耿極從遊最早，睢州湯斌、登封耿介皆以仕至監司，歸里後往受業焉。

博雅，字君儒，奇逢第四子。明亡，絶意仕進。奇逢遷蘇門，獨留奉母，母歿三年不見齒。奇逢年老重聽，諸弟子問難，必藉博雅轉達，間有未暢，輒援據經傳，發言外之意，聞者往往灑然解悟。逢奇著書不下數百卷，編摩訂正，博雅力居多。康熙八年，郡守程啓朱以山林隱逸薦，以父老辭。奇逢卒，哀毀骨立，廬墓三年。十五年，弟韻雅坐事逮繫刑部，博雅竭産供弟，凡四年，往來省視，徒步烈日中，兩足皆腫；或遇雨雪飢渴，僵仆於途，卒以致病。病時假寐，口中喃喃皆其弟事也。及彌留，猶張目曰：「吾弟免矣！」遂卒，年五十五。卒後數日，弟事漸解，蔚州魏象樞稱其愛弟忘身，成仁取義云。所著有《約齋集》。

魏一鼇，字蓮陸，河南新安人。明舉人。官山西忻州知州，有惠政。搜訪遺逸，折節下士。去官之日，匹馬雙童而已。少從奇逢遊，遭時喪亂，共患難者三十餘年。及奇逢遷蘇門，一鼇自山右歸，率間歲一至，每至必數月留。後構雪亭於夏峰，爲奇逢訂正年譜。白雪盈山，孤燈午夜，上下古今，視千秋如旦暮。故及門問答，一鼇爲多。嘗記其所聞爲《雪亭夢語》。奇逢命一鼇輯《北學編》，命湯斌輯《洛學編》。及斌官京師，一鼇策蹇訪之，見斌繩牀破被，數椽不蔽風雨，慨然曰：「此猶見雪亭風味也。」斌嘗稱一鼇才大而養之以静，學博而守之以約，世欲升沉得失無足介其胸中，後日必爲師門顔子。所著有《四書偶録》、《詩經偶録》、《雪亭詩草》。康熙三十一年，卒。

趙御衆，字寬夫，直隸滦州人。諸生。少從孫奇逢遊，絶意仕進，於六經及秦、漢以來諸大儒書，多所發明。與湯斌、魏一鼇並稱高弟子。奇逢嘗曰：「湯孔伯之端亮，趙寬夫之善補過，求之古人，亦不多得。」手輯夏峰遺書，爲《傳信録》二十五卷，以志淵源。又輯奇逢粹語，爲《夏峰答問》五卷，又録其所見以合於師教，爲《弗措録》。又著《困亨録》，大旨以事心爲主，謂人之事心如事天，但敬吾心，使之潔净光明，遇事即以此應之；一切順逆成敗，惟天所命，不宜參以畔援希冀之意。故曰「天下本無事」。居恒懍懍，如恐失之。嘗自誦曰：「垂名千古易，無愧一心難。」他著又有《山曉堂集》。

時密縣錢佳選亦從奇逢學，所居超化邨，洧綏交流，有林泉之勝。上蔡張沐及耿介、御衆常相寄處。卒後，密人即其講聚之地立祠祀焉。高鎬，字淵穎，振奇慕義，好遊名山水，著有《淵穎集》四卷。耿極，字保汝，與兄權並以孝友稱。太康耿炳慕其爲人，訂爲兄弟，割田宅與居。與御衆交最善，奇逢《懷友詩》云：「渾穆稱保汝，不以窮失意。」其見重如此。湯斌仕至工部尚書，謚文正，見《列傳》。耿介別有傳。

《清史列傳》卷六六《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農，湖南衡陽人。兄介之，邃於經學，明亡，匿不復出，著有《周易本義質》四卷、《詩經遵序》十卷、《春秋四傳質》十二卷。夫之少負儁才，讀書十行俱下，與兄介之同舉崇禎十五年鄉試。流賊張獻忠陷衡州，設僞官招夫之，夫之走匿。賊執其父爲質，夫之引刀自刺肢體，

舁往易父，賊見其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脱歸。既而何騰蛟屯湖南，堵胤錫屯湖北，不相能，夫之上書章曠，請調和兩軍，曠不能用。順治四年，大兵下湖南，夫之入桂林依大學士瞿式耜。嘗三上疏劾王化澄，化澄欲殺之，會有救者得不死。聞母病，乃間道歸。築土室石船山，名曰「觀生居」。

杜門著述，其學深博無涯涘。以漢儒爲門户，以宋五子爲堂奥，所作《大學衍》、《中庸衍》皆力闢致良知之説，以羽翼朱子。而於《正蒙》一書，尤有神契，精繹而暢衍之，爲《正蒙注》九卷，《思問録》内、外篇各一卷。以爲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兹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之能易。惟其門人未有，殆庶世之信從者寡，道之誠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異説興；又不二百年而邪説熾。因推本陰陽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反覆辨論，所以歸咎上蔡、象山、姚江者甚峻。

所著諸經有《易》、《書》、《詩》、《春秋稗疏》，共十四卷，其説《易》不信陳摶之學，亦不信京房之術，於先天諸圖及緯書雜説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談玄妙附合老莊之旨。其説《尚書》，詮釋經文，多出新意，駁蘇軾傳及蔡傳之失，大都辭有根據，不同游談。其説《詩》，辨正名物訓詁，以補傳箋諸説之遺，不爲臆斷。《辨叶韻》一篇，持論明通，足解諸家之轇轕。其説《春秋》，考證地理，多可以糾杜注之失。國朝經學繼起者無慮百十家，然諸家所著有輒爲夫之所已言者，如子糾爲齊襄公子之説，梁錫璵據爲新義；翬不書族，定姒非謚之説，葉酉亦據爲新義：皆未見其書也。

他著有《周易内外傳》、《大象解》、《尚書引義》、《詩廣傳》、《禮記章句》、《春秋家説》、《世論》、《續左氏傳博議》、《四書稗疏》、《訓義》、《俟解》、《讀四書大全説》、《諸經考異》、《説文廣義》、《讀通鑑論》、《宋論》、《永曆實録》及注釋《老》、《莊》、《吕覽》、《淮南》、《楚辭》、《薑齋詩文集》等書，凡三百餘卷，後人彙刊之爲《船山遺書》。

康熙間，吴逆在衡湘，夫之又逃入深山。吴逆平，巡撫鄭端嘉之，餽粟帛請見。夫之以病辭，受粟反帛。三十一年，卒，年七十四。時海内儒碩，推餘姚黄宗羲、崑山顧炎武。夫之多聞博學，志節皎然，世謂相亞云。

夫之同時又有郴州喻國人，辰溪米元倜，衡山譚瓊英、劉宗源，皆以明亡不仕，講學衡湘間，著書授徒，成就甚衆。

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四二《文先第》　文先第字爾甲，湖南醴陵人，明末諸生。博學篤行，僑居郡城。順治四年，縣爲黄朝宣所據，知縣蔣德秀觀望不敢進，上官以先第充招討，安撫百姓。先第單騎至縣，諭以禍福，賊黨悉解散，兵不血刃，而縣遂定。不受爵賞，優游故里，立義塾，課子孫，年八十二卒。

《清史列傳》卷六六《沈國模傳史孝咸、王朝式、韓菼、邵曾可》　沈國模，字叔則，浙江餘姚人。明諸生。餘姚自王守仁講學，得山陰王畿、泰州王艮，遂風行天下。艮傳吉安顔鈞，鈞傳南城羅汝芳，汝芳傳嵊縣周汝登。國模少見《傳習録》，心好之，問於汝登，汝登契之曰：「吾老矣！越城陶奭齡、劉宗周，今之學者也。子其相與發明之，何患吾道不興乎？」國模至越，遂請奭齡、宗周主教事，爲會於古小學，證人社所由起也。既歸，以明道爲己任。創姚江書院，與同里管宗聖、史孝咸輩講明良知之説。其所學或以爲近禪，而言行敦潔，皎然不欺其志，故推醇儒。與山陰祁彪佳友，彪佳以御史按江東，一日，杖大慈數人，適國模至，欣然述之。國模瞠目字祁曰：「世培，亦聞曾子言『哀矜勿喜』乎？」後彪佳嘗語人曰：「吾每慮囚，必念國模言，恐倉卒喜怒過當也。」明亡，聞宗周死節，爲位哭之慟，而講學益勤。性平易近人，雖村叟頑童，能得其意。皆曰：「近從沈先生學，不敢爲惡。」時學其學者不絶也。順治十三年，卒，年八十有二。

史孝咸，字子虚，亦餘姚人。明諸生。少思以文章名世，而於良知之旨尤爲篤好。宗周家居時，孝咸往謁，恨相見晚。宗周創證人社，復以書招，孝咸與奭齡同主講。居恒與弟孝復互相取益，有簞瓢不改之致。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後繼國模主姚江書院，嘗曰：「良知非致不真。」又曰：「空談易，對境難。於『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三語，精察而力行之，其庶幾乎！」同時純潔之士多歸之。順治十六年，卒。將卒，召及門曰：「吾七十八年，浮生於兹盡矣！所恃窮理盡性，以無負聖賢之訓，於心稍慊耳。然必如程朱之銖黍弗渝，斯爲無弊。汝等識之！」

王朝式，字金如，浙江山陰人。國模弟子，嘗入證人社。宗周主誠意，朝式守致知曰：「學不從良知入，必有誠非所誠之弊。」嵊縣饑，朝式往賑，全活四萬餘。又與蘇元璞、鄭錫元營立姚江書院。順治初，卒，年三十八。

韓菼，字仁父，餘姚人。亦國模弟子。自沈、史歿，書院輟講垂十年。康熙九年，當復主院事，以倡明理學自任，弟子七十餘人。其學兼綜諸儒，以致知爲宗，求友改過爲輔，尤嚴於儒、佛之辨。家貧甚，破衣盂粥，終身晏如，未嘗向人稱貸。痛近世吉凶不遵古禮，風俗敝而物力殫，曰：「志聖人之學，當自立身處

家始。」出陸棱山《居家四則》示學者曰：「能仿此，亦自足用也。」人有過，於講學時以危言動之，而不明言其過。聞者內愧沾汗，退而相語曰：「比從韓先生來，不覺自失。」卒，年七十三。疾亟，謂弟子曰：「吾於陽明宗旨覺有心得，然檢點於心，終無受用。小子識之！」味其言則知其學不尊守仁而尊朱子矣。

邵曾可，字子唯，亦餘姚人。孝咸弟子也。性孝友愷悌，少好書畫。一日讀《孟子》，至「伯夷聖之清者也」，忽有悟，悉棄去，壹志於學。初立姚江書院，人頗迂笑之，曾可厲色曰：「不如是，便虛度此生！」遂往學。其初以主敬爲宗，自師孝咸後，專守良知。嘗曰：「於今乃知知之不可以已。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爾，日用跬步，鮮不貿貿者矣。」孝咸病，走十餘里叩牀下問疾，不食而反。如是，月餘亦病。同儕推爲篤行。年五十一，卒。

錢儀吉《碑傳集》卷一二八沈近思《沈先生士則傳》 昔應潛齋先生講學於錢塘，遊其門者多至數百人，四方之士莫不景仰恐後，數十年來流風遺韻，不絕如綫。以余所見，應門高第篤信師說，孜孜不倦以終其身者，維凌翁文衡，與同宗志可先生爲最。凌翁長於知，以著書老。先生姓沈氏，諱士則，字志可，仁和縣學生。祖潤蒼公，舉孝廉，爲太平令。父文學幼良公，母程孺人，先生其季子也。叔祖光祿濟蒼公因子修偉公早歿無後，擇先生爲其嗣。母周氏性嚴厲，常加譴責，先生長跪待罪，雖勞不怨。時默默飲泣，反躬自責，惟恐不得於母，終身未嘗向人言，先生蓋純孝人也。壯歲始師潛齋先生學禮。初見，疑禮爲難行，師曰：「爾自不行禮，禮豈難行哉！」先生聞言，汗流浹背，自是毅然以力行古禮爲己任。居家授徒，端坐終日，威儀整整，雖盛暑不去冠韝。出則徐行緩步，兩手捧心，未嘗掉肘。接人貌溫氣和，無疾言遽色。人有過，必正言規誡。即相遇途次，或冠有不正，履有不整，亦必偲偲告之。居喪不用浮屠，悉遵古禮。本生母歿，服以禮殺，而哀不忘。請於督學使，守制一載，補考。值父忌，又請改期。下至功緦之喪，亦必成服。平日往來，常見先生冠素冠也。歲時祀先，族衆聚而祭者百餘人，先生定爲祀規，咸遵之無失。先生以禮書無人講明而力行，尤詳於古斂禮、葬禮。嘗云：「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每諄諄爲人道，雖疏遠親朋，不惜竭蹶以襄事，貧而好禮如此。先生以禮律身，即以禮教人，始而或以爲迂，久而感其誠意，見者咸斂容致恭，匹夫而化鄉人，其先生之謂與。甲戌歲，思與項子性存見。先生以《性理大中》相質，先生曰：「知師說者有凌文衡，予學禮而已。」自是與二先生往還無虛日。未幾，文衡歿。辛巳，先生亦病。九月六日，思候於榻前，先生舉《禮學彙篇》、《教養全書》見授。思疑應先生言性理、太極、鬼神與程朱不合，先生蹙額曰：「多乎哉！」聲嗚咽不出。越三日，先生死。命次子辰錫相從錢塘學舍，愧不能效他山之益。越十有六載，辰錫始克葬先生於三台山之麓。賢配胡孺人，先歿，至是還柩合葬焉。艱難拮据，先生可謂有子矣。今讀高君狀，撮其大略，以表應先生之傳，其在於斯，俾後之學者知所景仰云。

《清史列傳》卷六六 《芮長恤 蔡所性 吳光 張怡 雷士俊》 芮長恤，字嵩子，原名城，江蘇溧陽人。明諸生。博極羣書，文行爲一時冠。有書賈挾《二十一史》，截僻句挑之，應聲指卷葉，無一錯，賈不取直而去。與同邑陳名夏，趙理之，吳穎，彭旭，史燧，馬世傑，世俊等合社講學，以忠孝大義相切劘，稱瀨上十三子。名夏、世俊並師事之。甲申之變，名夏自給事中污僞命，長恤悲咤忿恨，賦《滄浪吟》數十篇。福王稱制，捕諸從逆者，名夏逃歸里，詣長恤，長恤面壁卧曰：「君亡不死，安用子見爲？」名夏跪且哭曰：「嘗再縊，不幸爲救者誤。」長恤厲聲曰：「胡不三？」亟麾令去，曰：「吾不忍鳴汝罪也。」時彭旭率諸同學訐名夏。名夏既入國朝，修舊郤，中旭以法，成獄矣；會名夏奉命來江南，長恤肩輿往扃其外，名夏喜出迎叩何言。長恤隔帷語曰：「從公乞彭旭耳！」名夏諾，即釋旭，然訖不一見而返。自是耕窮山中，足不履城市四十年。名夏以大學士還鄉，求一面，卒不可得。貽書候問，亦不發視，曰：「山澤之臞，一與貴人接，便失所守矣！」時目爲真隱。

長恤在明時，初以制藝名。既，潛心理學，曰：「學者自有富貴大路，安用科第爲？然欲得程朱真傳者，須取《太極圖》、《西銘》、《易傳敍》、《春秋傳敍》四篇，精研討究，豁然無疑，然後可以上問濂、洛、關、閩之學。」又曰：「昌黎一代儒宗，其學雜駁，故不見滿二程。若學者求爲韓子，不求爲朱子，未可與言道也。」生平端方，一言一動必軌於道，學者多宗之。其爲學博而能醇，經史疑義，考證尤精。嘗以《綱目分注》爲趙師淵作，不出朱子手，乃取分注之刪削《通鑑》失其本事者，悉列原文於前，而推求事理考辨於後，著《綱目分注補遺》四卷。論者謂元汪克寬力崇道學，篤信新安而作《考異》一篇，訂譌正舛，至今與《綱目》並列。長恤是書證佐分明，具有條理，非憑虛肆辨如姚江末流者比，可稱《綱目》功臣。他著又有《易象傳解》、《四詩正言》、《禮記通識》、《匏瓜録》。

蔡所性，字仲全，江蘇武進人。少喜讀儒先《語録》，通五經。明亡，絕意干禄，研究諸史及《曆算》、《律吕》、《皇極》、《洪範》等書，以絕學自任。友人從之講

五經同異，所性踞高坐，言如河漢，聽者皆屏息。又嘗訪陸世儀於婁中，諸賢與接席者，無不稱歎。性孝友，父病目，舐以舌；病結，以指導糞。居喪，蔬食異寢，如古禮。脩脯所入，輒代弟完逋賦。然有機權，談言能微中。大盜高三倭，官兵莫敢近，所性往說之，即詣城中降。里中人素有城府者，見所性無不立化也，時人以比康節、西山。著有《律吕解》。

吴光，字與嚴，亦武進人。明諸生。十齡喪母，哀毁如成人。及長，日誦數千言，爲文説理而華。既，究心經濟，博綜典、墳，及九流百氏，自成一家言。明亡，太息流涕，取所著付諸火，結廬於滆東僻壤，玩《易》自適，作《野翁傳》以見志。盩屋李容至常州，與光論學甚契。容稱光所著《易粕十箋》、《象數易理》兼詣其極，足爲來學指南。他著有《大學格致辨》、《中庸臆説》、《論孟合參》各一卷、《弄丸吟》一卷，時同縣陸卿鵠、楊瑀皆嘗與容論學，爲容所稱。卿鵠，字儔公，明副榜貢生。瑀，字雪臣，與崑山顧炎武友善。炎武著《日知録》，每就正焉。嘗與瑀書曰：「僕所以深服先生者，在不刻文字，不與時名，教子博探文籍，而不求仕進。」又曰：「讀書爲己，探賾洞微，吾不如雪臣。」其傾倒如此。

張怡，字瑶星，初名鹿徵，江蘇上元人。父可大，明登萊總兵。毛文龍被殺，邊兵叛，可大死之。怡以諸生蔭錦衣衛千户。闖賊陷京師，偪怡降，怡大罵曰：「吾父子受國厚恩，恨不能滅汝以報，負罪多矣！肯降汝耶？」賊怒械之，不食求死，其黨或異而逸之。久之歸里，隱攝山僧舍，不入城市，杜户著書，自號白雲山人。當事高其節，數招之，不往。或造謁，即踰垣走，雖再三不得見也。怡性嗜學，惡喧，喜晏坐。其學務淹博而兼主姚江良知之説，所著述數十百卷，或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並藏焉。」康熙三十年，卒，年八十八。病革，友人遺以美木，怡聞之泣曰：「先將軍致命海島，無人視含斂，吾受兹忍乎！」趨易之，乃卒。著有《讀易私鈔》二十卷，《尚書策取》十五卷，《白雲言詩》十二卷，《三禮合纂》二十八卷，《四書會通》十六卷，《大學古本鈔》二卷，《中庸通一解》二卷，《史絜》二十四卷，《諮聞隨筆續筆》八卷，《金陵私乘》八卷，《蠡酌》四十八卷，《志林》二卷，《上律篇》四卷，《詩文集》二十餘卷。

雷士俊，字伯巖，江蘇江都人。先世居陝西涇陽。明諸生。少攻古文，專力經史，已究心性理書，著《讀大學孟子》二篇，其言合於濂、洛、關、閩之旨。又謂：「欲亦原於天，天有理有氣，人得其理以成性，得其氣以成形。有形而有欲，使無欲，理亦無從附而見，又何殊於釋氏絶色聲香味而歸於虚無寂滅之道哉！」漳浦黄道周以劾宰輔抵罪，客或譏其好名，士俊斥之，著《好名辨》。南都立，著《甲申私議》，謂：「宜正位號，樹藩衛，飭紀綱。」上之史可法。明亡，築室艾陵湖上，閉户著書，惟施閏章、王士禛諸人始得相通同。年五十八，卒。著有《艾陵文集》二十八卷。

同里張問達，字天民，明末爲諸生。高傑欲屯兵揚州城内，問達詣史可法軍門力陳不可，可法怒，將斬之，或呼曰：「此壯士也，不可殺。」召入，論時事，改容謝焉。問達爲學得力於致良知之説，刻文成全集以志私淑。著有《易經辨疑》七卷，《左傳分國紀事》、《河道末議》。後舉康熙五年鄉試官，趙城知縣。

《清史列傳》卷六六《范鄗鼎　李生光　党成》　范鄗鼎，字彪西，山西洪洞人。康熙六年進士。祖弘嗣，父芸茂，俱及絳州辛全之門。芸茂天性孝友，力行全所講執敬之學。崇禎末，負母避寇，又隻身代父入見僞官，俱得免。明亡，杜門不出，卒於家。

鄗鼎少時，父授以全所著《養心録》，曰：「此辛先生第一書也！」初以五經應試，嗜《左》《國》秦漢之文，務爲奇奥。既而曰：「人不爲理學，將爲何如人？文不爲理學，將爲何如文？」自是益究心濂、洛、關、閩諸書，闡明辛全之學。性至孝，父往見僞官時，牽衣仆地，竟夜乃蘇。及通籍，養母不仕，閉户讀書。立希賢書院，置學田，贍學者，河汾人士多從受經。與錢塘應撝謙、盩屋李容以理學著於南北。十八年，太常寺卿朱裴薦舉博學鴻儒，以母老辭。四十二年，聖祖西巡，鄗鼎迎駕，進所輯理學書，御書「山林雲鶴」四字賜之。後卒於家。

鄗鼎爲學不開講堂，不事著作，不主一家言，惟彙輯古今嘉言懿行以教學者。初輯《理學備考》，剟取辛全、孫奇逢書十卷，續補已説六卷；後復剟取熊賜履、張夏、黄宗羲書，合三十四卷。嘗以寄平湖陸隴其及李容。隴其謂薛、胡、王、陳不當并列，容則謂姚江一變至道，孫鍾元明目張膽，主張姚江，可謂卓見。然鄗鼎復新城王士禛書云：「馮恭定有言，除卻氣節、事功、文章，將於何處見道學？近人指文成爲異端，狎侮前哲，訕謗學官。先生謂其無羞惡之心，僕更謂其失爲下不倍之道也。至於黄梨洲《學案》屬意專在文成，亦屬偏見。僕取其收羅宏富，自敍處不諱淺深，各得醇疵互見之意耳。」蕭山毛奇齡序其書，謂鄗鼎無偏陂之見存於中云。他著有《五經堂文集》五卷、《語録》一卷、《三晉詩選》一卷；又以祖弘嗣有《晉垂棘編》，作《續編》十九卷。鄗鼎初得世祖所頒《勸善要言》，牛戒彙鈔刊布鄉里，故《垂棘續編》兼言感應之説，然綱羅放失，山右文獻

賴之。

李生光，字闇章，山西絳州人。幼端方，不與羣兒伍。未冠，爲諸生。聞辛全倡學河間，遂往受業。篤於内行，事親至孝，全深重之。明亡，絶意仕進，自號汾曲逸民。構一草堂，日夕讀書其中。以二《南》大義，程朱微言訓門弟子。著有《儒林辨正》、《崇正闢邪彙編》，凡萬餘言，衛道之力甚勇。學者多傳誦之。

党成，字憲公，亦絳州人。幼爲學有志聖賢，村居鍵户，日誦濂、洛、關、閩書，以身體之。其學以明理去私爲本。生平不求人知，鄙鼎曾揚之於人，意甚不懌，時目爲狷者。家貧，取與不苟。與人語，悉本諸經。嘗爲友人作一齋解云：「朱子曰：一者誠而已矣。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經傳所載，若一德，若一貫，誠之説也，所謂聖也。若惟一，若克一，無欲之説也。所謂學聖者也。致力於無欲，則聖可學矣。」鄙鼎嘗稱其言。其辨朱陸異同，謂論者多以陸爲尊德性，朱爲道問學，此言殊未然。蓋朱子之道問學，實以尊德性也。陸氏則自錮其德性矣，何尊之可云？陸子嘗曰：不求根本，馳心外物，理豈在於外物乎？此告子義外之學也。朱子曰：本心物理，原無内外，以外物爲外者，是告子義外之學也。即此數語，可以見二家之異同矣。」其辨析精當類如此。蔚州魏象樞聞其名，敦請講學，三返，卒不答，象樞益高之。著有《學庸澹言》、《日知録》等書。弟子同里李毓秀傳其學。

毓秀，字子潛。謹守師説。嘗曰：「《西銘》、《太極》相爲表裏：《西銘》言其當然，《太極》言其所以然；《西銘》猶《大學》，《太極》猶《中庸》也。」年八十三，卒。

《清史列傳》卷六六《胡承諾　彭大壽　蕭企昭》　胡承諾，字君信，湖北天門人。明崇禎舉人。入國朝，隱居不仕，卧天門、巾柘間。順治十二年，部銓縣職。康熙五年，檄徵入都，六年，至京師，以老匄歸。構石莊於西村，自號石莊老人。窮年誦讀，於書無所不窺，而深自韜晦。晚著《繹志》，《繹志》者，繹己所志也。由聖賢修身立命以及帝王之任官行政、制事治人，名臣賢士之所以持躬成業，凡民之所以居室盡倫，莫不兼綜條貫。原本道德，切近人情，考據古今，推準時會，爲有體有用之學。自《志學》至《自敍》，凡六十一篇，二十餘萬言。其言有曰：「性原於天，其體常明，非物欲所能蔽；其或蔽之，則以學埽除之。命通於性，其理常定，非吉凶所能侵；其或侵之，則以學持守之。故學者性所由盡，命所由正也。人有蔽塞，求通則通矣，以其知學也。物無求通之志，故蔽塞自如，以其不知學也。然則爲學之功，非直通塞之關，又人物之别也。」又曰：「性授於情而後有益於天下，情依於性而後無害於天下。」又曰：「醉飽傷生，多於飢渴；文字伐性，甚於顓蒙；法令誨奸，捷於教導。」又曰：「根本未固，不必豐其枝葉；親戚多怨，不必問其交遊；言行多疾，不必觀其事業；不見敬於州里，不必論其立於朝廷，臨於民庶也。」又曰：「物必有措置之所，措諸其所，聖人不能易也。義者事之所也，事有常有變，而義以爲中常之所宜，聖人用其中，非用其常也。故處常足以應變，變之所宜，聖人從其中，不從其變也。故應變所以守常。」又曰：「六經者，復性之書也。其議道也，以聖人爲則；其制法也，以衆人爲心。於聖人見道之極，於衆人見道之同。衆人之所同，即天心也。治法盡是矣。舍此求治，必秦漢以下任勢之爲，不久而遂敝，似治而實亂。」又曰：「欲立法度，先正人心；欲明號令，先慎起居；欲用刑辟，先崇教化；欲撥亂興治，先使一綱舉而萬目張。」又曰：「聖王之有用舍，所以變化人才，不但澄清流品，意在澄清，則綜覈之念多於愛養。官常雖勵，僥倖者亦叨竊其間。意在愛養者，長育之指既切，名實之辨自著。賢者無不遂其志，不肖者有改悔之益。」又曰：「法之將壞，紕繆居多。如繩之將絶，不能縛物也。有司更加以苟且，是引將絶之繩，縛難繫之物，健者放逸莫追，所繫縛者跛躄而已。」又曰：「古之人不敢輕言變法，必有明哲之德，於精粗之理，無所不昭。不獨精者爲之地，即粗者亦爲之地。有和悦之氣，於異同之見，無所不容，不獨同者樂其然，即異者亦樂其然。然後可奪其久安之法，授以更新之制而不驚顧，不譁諱也。」又曰：「能聚斂者未必能富國也，能富國者未必能安天下也。富在筐篋府庫，則上溢而下漏；富在大夫之家，則本顛而末蹶；富在市廛，則金生而粟死。必也富在四野，然後貨財流，天下安矣。」又曰：「欲富國者，當使君民之力皆常有餘。民之餘力，生於君之約取；君之餘力，生於民之各足。」皆根柢經史，旁羅百姓，而折衷於周、程、張、朱之説。承諾自擬其書於徐幹《中論》、顔之推《家訓》，然其精粹奥衍，非二書所及也。

二十年卒年七十五。別有《讀書説》六卷，文體類《淮南》、《抱朴》，鱗雜細碎，隨事觀理而體察之，殆《繹志》取材之餘，與是書相表裏。又有《菊佳軒詩》，今不傳。

彭大壽，字松友，湖北孝感人。明諸生。少端謹。及長，有志伊洛之學，博探先儒《語録》，參考經傳，寒暑不輟。入國朝，絶意進取，授徒自給，屢空，晏如。有邀之會講者，辭曰：「我輩閉户潛修，固貴同志商訂。然徒僕僕都邑，互相標

榜，意將何爲？」大吏聞其名，冀一見，俱以老辭。康熙二十九年，卒，年七十九。著有《大易詩經春秋合解》、《魯岡通禮》等書，共一百三十四卷。其《魯岡或問》四卷，言身心治道，有功聖學。

同縣程大純，字漢舒。康熙中貢生，黄岡縣教諭。好學敦行誼，獎訓士類，多所成就。所著《筆記》二卷，皆講學之言，謂「陸王雖矯枉過正，然用以救口耳之學，不爲無功。」所見殊爲平允。

蕭企昭，字文超，湖北漢陽人。順治十四年，副榜貢生。少禀異姿，博聞强記，下筆數千言。與孝感熊賜履友善，鋭志正學。嘗游京師，與賜履辨儒佛之邪正，朱陸之異同。賜履見其功夫精進，畏服非常，彼此箴規，拳拳不已。企昭之學，尊法朱子，排斥陸王，而心平氣和，無明人喧鬨之習。其《東林要録序》曰：「當其始也，出於士大夫意見之相歧，聲名之相奪；而其後也，舉國家之大命隨之。」其同時《尚論録書後》曰：「當日東林魏璫之門户，牢結而不可破。一勝一敗，正不敵邪。遂至殺戮忠良，剥削元氣，感召災祲，醞釀盜賊。雖食小人之肉而寢其皮，寧足以紓其恨哉？然而小人不足責也，彼所稱爲君子者，持意見，快恩讐，以和衷易處之事爲誶語相加之行，激而生變，禍貽於國。又安得盡歸罪於小人乎？」均平心之論。體清羸善病，而潛心著述。康熙八年，卒，年三十三。著有《客窗隨筆》一卷，《再筆》二卷，《日記》一卷，《雜筆》一卷。後人裒爲一編，總名《性理譜》。又《闇修齋稿》一卷。

《清史列傳》卷六六《陸元輔》　陸元輔，字翼王，江蘇嘉定人。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儒，罷歸。少師同里黄淳耀，在直言社中，小有指摘，必痛悔流涕，淳耀稱其學行。尤研精經術，常夏夜斗室中，聚蚊如雷，同學過之，見元輔危坐讀《儀禮》，汗流被肘，呼之不應，因勸少休。元輔曰：「果熱耶？吾心入書中，不自覺也。」明亡，棄諸生，以經學教授。宋德宜、徐乾學、徐元文、葉方藹皆以兄禮事之，力趣入都。都中士大夫就質經義典故，無虚日，稱陸先生而不名。宛平王崇簡、孫承澤，蔚州魏象樞，江寧王弘撰皆遣子弟授經。常購宋、元、明人經説至數十種，泝其淵源，剖其得失，輒爲題跋。秀水朱彝尊《經義考》多取其言爲據。又常爲納蘭性德撰《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陳氏禮記集説補正》二書，共百餘卷。先後客京師幾二十年。其論學雖本淳耀，晚益充實，不雜佛老。常與友人書，謂：「《六經》，千聖之道法；《四書》，六籍之精華。當循序致精，一一返諸己。」自早年以存誠主敬自勵，至老而自强不息，有得於濂溪所云學聖以一爲要者，期自寡欲進於無欲，以實踐斯言。又論：「明代理學以方正學、薛文清、胡敬齋、羅整庵爲正，白沙之後流爲甘泉，陽明之後流爲龍溪、近谿、泰州、卓吾、山農、心隱。狂瀾既倒，迴之者惟無錫高忠憲、顧涇陽，東莞陳清瀾，閩中陳仲好，武水陳幾亭數賢。至若周海門《聖學宗傳》一書，併驅伏羲以來諸聖賢俱入二氏，尤無忌憚。後有真儒，火其書可也。」陸隴其宰嘉定，見元輔稱以爲博聞樸實君子。常爲友人校閲，同事有抹獸人司原句者，恐直言之不悦，因曰：「依稀記得此語出《左傳》。」令取韻書查得之。隴其曰：「元輔直而婉，處世之良法也。」篤於師友，淳耀歿，圖其像懸之室，晨起必肅揖，並搜其遺稿付梓。所自著有《十三經注疏類鈔》、《續經籍考》、《明季争光録》、《菊隱紀聞》及《文集》。三十年，卒，年七十五。

《清史列傳》卷六六《彭士望　彭任》　彭士望，字達生，江西南昌人。明諸生。少與新建歐陽斌元相厲爲有用之學。父晳，聞漳浦黄道周平臺召對語，歎曰：「鐵漢也！」臨卒，語士望師之。道周爲江西布政都事，以黨禍逮。士望周旋緹騎間，慷慨不撓。明年，太學生涂仲吉上疏訟道周冤，並下獄。辭連士望，幾不測，道周論戍，事乃解。史可法督師揚州，招士望。斌元已先在，士望至，同進奇策，請用高、左兵清君側之惡，斌元助之。可法不能用，遂辭歸。會金聲桓入南昌，士望乃挈妻子走寧都。贛州破，故職方司主事楊廷麟以孤屬諸生彭鋐。鋐死，孤爲兵所掠，士望贖之。

遂與同郡林時益依魏禧兄弟居翠微峰，講學易堂，與程山謝文洊、髻山宋之盛諸人相往復。嘗攜其子堉讀書程山獨孤之琴臺，與文洊論學，爲日記。其學以陽明、念庵爲宗，謂：「從二先生書，以仰溯周、程、朱、陸，其源無不同者；其有不同，僅循途之蹟或舟或車，或馬或步，然並達於所詣之地。」又謂：「陽明致良知，體用完備，從萬死一生得來，非可倖致。念庵表之曰：『世間那有現成良知？』此最足救龍溪輩狂禪之弊。」晚講求實用，與之盛書曰：「天下五六十年，患虚病極矣！其下者不足言文章經義，名譽氣節皆虚病也。相延而至於理學之議論，郭廓經濟之影響，雲霧衮衮坐談行義高舉，顧爲世之龍肉醴泉，而不能爲世之布帛菽粟，於民生之酷烈飢寒，氣運之傾危陷溺，則相與從容拱手，恃虚美以救之，謂可以易天下，亦徒見其迂疏憒亂，至困弊而莫之救，而相隨以死也。其真欲救之者，亦能覈名實，黜浮僞，專事功，省議論，畢力於有用之實學，膽識以充，器量以宏，精神以斂，博雜以去，彊力以優，以生爲寄，以死爲歸，以溝壑爲

家，以忠信才敏之友爲性命，操練精熟，寵辱不驚，庶足以任宇宙之大常，大變無所於撓耳。」時之盛、文洊頗不謂然，士望自信益堅，不自悔也。

生平嗜朋友，海内宿望結納殆徧，規諍過失，竦切深痛，而樂道人之善，至老不衰。著有《手評通鑑》、《春秋五傳》、《五傳通鑑》及《詩文集》二十八卷。卒，年七十四。

彭任，字中叔，江西寧都人。諸生。少與同邑温應摶友，邑少年尚兵鬬，應摶欲以講學弭之，爲亂民所害。時寇盜縱横，人不敢晝行，任獨往購其屍，哭殮之。連遭内外喪，疑《大小戴記喪服》諸篇多雜亂無序，乃分類次，輯爲《禮記類編》十卷。隱居甘貧，約結廬巘山，名所居曰草亭，足不履城市。嘗訪其友謝文洊、甘京於程山；魏禧集同志彭士望等九人講學易堂，任其一也。任務爲有用之學，論朱、陸異同，謂學者之病，不在辨之不晰，而在於行之不篤，持論頗平。著有《理學弗措録》十卷，《周易解説》四卷，《文集》一卷。年八十四，卒。任之後有星子干特、高安吴瑗，俱爲象山之學，爲臨川李紱所稱。

《清史列傳》卷六六《沈昀　陳確　屠安世　鄭宏　葉敦艮　惲日初　劉汋　汋子茂林》

沈昀，字朗思，原名蘭先，字匈華，浙江仁和人。明諸生。父之龍以學行著聞。昀讀書好古，聞劉宗周講學蕺山，渡江往聽，遂爲正學。室無容榻，桁無懸衣，披帙覽書，凝坐終日。以貧故，與父皆教授於外。及侍親庭，動循法度，不苟言笑。其學以誠敬爲宗，以適用爲主，專宗考亭，不雜金谿、姚江之緒，於二氏則辭而闢之。晚節見習之者多，亦不與較辨也。平居，日有課，月有程。每月則綜其所得與同人相質難。聞四方有賢士，即書其姓氏置夾袋中，冀一見之。然不肯妄交，於取與尤介。連日絶炊，掘階前馬蘭草食之。鄰有餽之米者，昀宛轉謝辭，憊而仆，其人駭走，良久始蘇。因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我耳！」同邑應撝謙與昀友善，嘗歎曰：「辭受一節，生平自謂不苟，然以視沈先生，猶覺愧之。」宗周卒後，傳其學者頗滋諍訟。昀曰：「尼父言『躬行君子』，若騰其口説以求勝，非所望於吾輩也。」遭明亡，棄舉業。誨二子，止令下學弗令干禄，雖極困躓不變。疾革，門人問曰：「此時先生誠敬之功，當無稍間！」昀曰：「唯，唯。」至夜半，遂卒，年六十三。時康熙十九年也。卒後貧無以殮，撝謙至涕泣不知所出：「曰我不敢輕受賻襚，以汙先生。」其門人姚宏任趨進曰：「若宏任者，可以殮先生乎？」撝謙曰：「子篤行，殆可也。」乃殮而葬焉。

昀著有《宋五子要言》、《四先生輯略》、《四書宗法》、《七經評論》、《名臣言行録》、《居求編》等書，以貧累無副本。撝謙所見不過數卷，後全祖望求其遺書，竟不可得。昀居父喪時，訂《士喪禮》，薈萃先儒之言，定其可行者，以授門人錢塘陸寅。

寅，字冠周。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性孝友。嘗因家禍繫獄，與兄争取重索自繫，而讓其輕者。後以父圻遯迹去，走萬里尋之，竟以勞卒。著有《玉照堂集》，並佚不傳。時浙中從宗周遊者有海寧陳確、秀水屠安世、海鹽鄭宏、西安葉敦艮。

陳確，字乾初。明諸生。少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如是者四十年。已，問學宗周，乃刮磨舊習。宗周卒，確得其遺書盡讀之，憬然而喻。著《性解》、《禪障》、《大學辨》。其言性，謂「性善之説，本於孔子，得孟子而益明，迄諸儒而轉晦。孟子言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故諄諄教人存心求放心，充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不一而足。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繼之即須臾不離，戒懼慎獨之事；成之即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妄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咸備者，成之之候。從來解者昧此，乃求父母未生以前，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又曰：「資始流行，天之生物也，各正性命，天之成物也，物成而後性正，人成然後性全。物之成以氣，人之成以學。」又曰：「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脱胎來者。」又曰：「《樂記》『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二語，本是禪宗，其書大半在《荀子》。不意遂爲聖學淵源，可怪也。」又曰：「周子無欲之教亦近禪，吾儒祇言寡欲，不言無欲。」嘗與餘姚黄宗羲書曰：「世儒習氣敢於誣孔孟，必不敢背程朱，言之痛心。」宗羲稱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惟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意者有之。同時張履祥輩貽書諍之，確不顧也。

確居家有法度，天未明，機杼之聲達於外。男僕昧爽操事，無游惰之色。子姪力行孝友，雍雍然。於朋友，有過正色相告。社集講會，亦謂衎衎醉飽，無益身心。議禮尤精，痛地理惑人，著《葬論》一篇。履祥舉葬親社，特請確爲賓。福王時行鬻爵，令童試者納銀免郡縣考。確曰：「此輸銀就試之心，即異日迎賊獻降之本也。父兄令子弟以是進取，必不以節義相勉，人心如此，天下何幸乎？」明亡，杜門息影，足不及中庭者十五年。康熙十六年，卒，年七十四。

屠安世，字子威。年二十一，聞宗周講學，喜曰：「苟不聞道，虚生何爲？」遂執贄内拜焉。宗周既歿，從父兄偕隱於海鹽之鄉。病作，不粒食者十七年。

得宗周書，力疾鈔録。反躬責己，無時或怠。嘗曰：「朝聞夕死，何敢不勉！」卒，年四十六。

鄭宏，字休仲。明謚端簡。曉曾孫，與弟寶俱從宗周受業，篤於友愛，子弟有失，互加懲責，不爲嫌。明亡，絶意進取。躬灌園蔬養母，屢空，晏如。不肯見富貴人，雖故人仕宦，勿與通。嘗徒跣行雨中，人不能識也。卒，年五十六。

葉敦艮，字静遠。少遊宗周之門。時宗周已老，教之曰：「學者立身，總不可自家輕易放了一些出路。」敦艮謹誌其言。性端重，每讀一書，必盥手奉置几上，再拜而後開卷。若先聖先師，則四拜。晚貽書陸世儀，討論學術。世儀喜曰：「證人尚有緒言，吾得慰未見之憾矣！」又訪張履祥、何汝霖於海濱，履祥謂敦艮能尊所聞，因述所親炙儀刑於宗周者，與交勉焉。

惲日初，字仲升，江南武進人。明副貢生。亦宗周弟子，黄宗羲嘗稱爲宗周門下第一人。崇禎末年，應詔上《備邊五策》，不報，遂歸。宗周殉國難，爲位以哭。順治十一年，拜宗周墓於下蔣，纂《劉子節要》十四卷。無錫高世泰重葺東林書院，日初與同志習禮其間，因作高、劉兩先生《正學説》。知府駱鍾麟屢求見不納，去官後與一見，言《中庸》要領，喜而去曰：「不圖今日得聞大儒緒論也。」康熙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著有《駁陸桴亭論性書》一卷、《野乘》五卷、《見則堂四書講義語録》、《遜庵詩文集》。

劉汋，字伯繩，浙江山陰人。宗周子。宗周講學，諸弟子聞教未達，輒私於汋。汋應機開譬，具有條理。嘗語葉敦艮曰：「學問之要，只是於倫常日用間，事事不輕放過，自然造到廣大高明田地。」宗周殉國難，明唐、魯二王皆遣使祭，廕汋官，汋辭，治喪畢，隱剡溪之秀峰。手輯宗周《文集》、《語録》，撰《年譜》二卷，數易稿，皆精楷，目爲損明。順治九年，張履祥至山陰見汋，蔬布如居喪時。勸之曰：「禮，有疾，飲酒食肉，三年内猶得行之。」汋曰：「不敢，吾大痛於心，不忍食也。」凡杜門絶人事者二十年。康熙三年，卒，年五十二。臨卒戒其子曰：「若等安貧讀書，守《人譜》，終身足矣。」《人譜》者，宗周所著書也。所卧榻假之祁氏，彊起易之，曰：「吾豈可終於祁氏之榻？」

初，宗周欲著《禮經考次》一書，屬汋撰成。汋日夕編纂，以《夏小正》爲首編，而附《月令》，帝王所以治曆明時也。次《丹書》而附《王制》，正己以正朝廷百官萬民也。於是原禮之所由起而次《禮運》焉，推禮之行於事而次《禮器》焉，驗樂之所以成而次《樂記》焉。然後述孔子之言，次《哀公問》，次《燕居》、《閑居》、《坊記》、《表記》，設爲禮典；次以《祭法》、《祭義》、《祭統》、《大傳》，施於喪葬；次以《喪大記》、《喪服小記》、《雜記》，申以《曾子問》、《檀弓》、《奔喪》、《問喪》；終之以《閑傳》、《三年問》、《喪服》、《四制》，而喪禮無遺矣。君子常服深衣，雅歌投壺不可不講也，則次以《深衣》、《投壺》；男女冠笄婚姻所有事，則次以《冠義》、《昏義》；而終之以《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合三十篇，謂之《禮經》；别分《曲禮》、《少儀》、《内則》、《玉藻》、《文王》、《世子》、《學記》七篇，謂之《曲禮》。垂老未卒業，其子茂林始克成之，凡正集十四卷，分集四卷。

茂林，字子本。幼侍宗周，聞慎獨之旨。既長，移居證人書院，静驗獨體，闡用絶學，與外父黄宗羲復興證人社，講學不輟。晚歲詣益純，著《吾屯子微言》内外六十四篇，分上、下十二卷，内篇以闡天人性命、陰陽理氣，修己立誠之道；外篇以道綱常倫紀、禮樂刑政，致君澤民之務。又著《九經翼原》一書。茂林孝友性成，兢兢自守，惟期克揚先業云。

《清史列傳》卷六六《顔元　王源》　顔元，字易直，直隸博野人。明末，父戍遼東，歿於關外。元年五十，貧無立錐，百計負骨歸葬，世稱孝子。居喪，守朱子《家禮》惟謹。古禮初喪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無算。《家禮》删去無算句。元遵之，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病幾殆。又《喪服傳》，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家禮》改爲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元亦遵之。既覺其過抑情，校以古喪禮，非是。因歎先王制禮盡人之性，後儒無德無位，不可作也。其爲學以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非主静專誦讀，流爲禪宗俗學者所可託，乃易静坐以習恭，内而敬直，外而九容交攝。讀書擇經史有用者，餘不盡究。嚴課孝弟謹信，稽禮樂兵農之允宜今古者，爲倡六藝以教來學。又置日記，自省時下一圈，心慊則書白，否則黑。與蠡縣劉崇文、王養粹、李塨等以聖賢相勉，每會各出日記相質，勸善規過，或諍譏，致愧赧無以自容。元嘗欲置妾，爲媒所欺，塨責之，亦即屈服也。

同時容城孫奇逢講學百泉山中，元嘗上書辨論，謂不宜徒爲和通朱陸之説。又與祁州刁包、上蔡張沐辨學，謂世儒躐講性天，非孔子不可得聞之教法，且聖門經世之撰皆廢失，何以學成致用？因著《存性篇》二卷，大旨謂：「孟子言性善，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語異而意同。宋儒誤解相近之意，以善爲天命之性，相近爲氣質之性，遂使爲惡者諉之氣質。不知理即氣之理，氣即理之氣，清濁厚

薄，純駁偏全，萬有不齊，總歸一善，其惡者引蔽習染耳。譬之於目，光明能視，則目之性，其視之也，則情之善，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强弱，皆不可謂之惡。惟有邪色引動，然後有淫視，是所謂非才之罪，是即所謂習。」又謂：「性之相近，如真金輕重多寡雖不同，其謂金俱相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舉天下不一之姿，以性相近一言包之，是即性善，是即人皆可以爲堯舜。舉世人引蔽習染無窮之罪惡，以習相遠一言包之，是即非才之罪，是即非天之降材爾殊。其說雖稍異先儒，而於孔孟之旨會通一理。」同時陸世儀、李光地頗見及之，而牽於程張不能決。乾隆中，休寧戴震作《孟子字義疏證》，始本此說而暢其旨。又《存學編》四卷，大旨謂聖賢立教所以別於異端者，以異端之學空談心性，而聖賢之學則事事徵諸實用。自儒者失其本原，以心性爲宗，一切視爲末務，其學遂與異端近。如無極、太極、河洛、先後天之說，皆出自道家，而以之當聖人言性與天道，至謂與伏羲畫卦同功，宜其參雜二氏而不自知也。又《存治編》一卷，大旨欲全復井田、封建、學校、徵辟、肉刑，及寓兵於農之法。又《存人編》四卷，大旨戒愚民奉佛，及儒者談禪。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請元往教。元爲立規制，有文事、武備、經史、藝文等科，從遊者數十人。會天大雨，漳水溢，堂舍悉沒。元歎曰：「天不欲行吾道也！」乃辭歸。康熙四十三年，卒，年七十。

李塨弱冠與元交，年三十一，乃投門人刺，與元門人王源同編元《年譜》二卷，鍾錂又輯《言行録》二卷、《闢異録》二卷。元之學，大抵亦出姚江，而加以刻苦，介然自成一家。以明季諸儒崇尚心學，無補於時，馴至大亂，士腐而靡，兵專而弱。故其學主於勵實行，濟實用，常謂後人動詆宰我、樊遲、季路、冉求、子貢、子張、游、夏諸子，而欲陞周、程與顔、曾接席。然聖門弟子以兢業爲本，惟在實學實行實用之天下。後儒薄事功，故其視諸賢甚卑也。又常語友人曰：「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其自負如此。然矯枉過正，攻駁先儒，未免已甚；其欲復三代之制，亦近於泥古云。

王源，字崑繩，順天大興人。兄潔，少從梁以樟游。以樟談宋儒學，源方髫齡，聞之不首肯，唯喜習知前代典要，及關塞險隘、攻守方略。常從寧都魏禧學古文，自謂必傳於世。年四十餘，遊京師，公卿皆降爵齒與之交。與鄞萬斯同訂《明史稿・兵志》，源所作也。或病其不爲時文，源笑曰：「是尚須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中康熙三十二年舉人。或勸更應禮部試，謝曰：「吾寄焉爲謀生計，使無詬厲已耳。」崑山徐乾學開書院於洞庭山，招致天下名士，源與焉，於儕輩獨與劉獻庭善，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皆相同。獻廷歿，言之輒流涕。未幾，遇李塨，大悦之，曰：「自獻廷歿，豈意復見君乎？」塨微言聖學，源聞之沛然，因持塨所著《大學辨業》去，是之。塨乃爲極言顔元明親之道。源曰：「吾知所歸矣！」遂介塨往博野執贄元門，時年五十六矣。效元爲日記，立《省身録》以糾身心得失，習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然。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每曰：「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虚言也。」康熙四十九年，客死山陽，年六十三。著有《易傳》十卷、《平書》十卷、《兵論》二卷、《文集》二十卷、《或庵評春秋三傳》三卷。後元門人築道傳祠，祀元、源配焉。

《清史列傳》卷六七《方邁》 方邁，字子向，福建閩縣人。爲諸生。有才名，仗義負氣，爲憸人羅織下獄。郡守與按察使愛其才，援之得免。康熙三十二年，成進士，知蕭山縣，調蘭谿。以不善事長官，罷歸。

邁論學，謂周子《太極圖説》出於陳摶，本之《參同契水火匡郭》、《三五至精》二圖而增益之，爲太極先天合一之圖，蓋道家升降陰陽、抽添水火之術，周子以其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説，可與《易》理相發明，故爲之説。然陳摶作圖，自有陳摶之説；周子説圖，即成周子之圖。但周子原文首句，乃是自無極而爲太極，見《宋史》本傳。此發端之詞，猶云自無而有也。其後收以「太極本無極」一言，猶云有本於無也。故結之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説。自朱子刻於乾道間，去「自爲」二字，遂失立言本意。蓋有「自爲」二字，則是流行語，無極字輕而歸重於太極；去「自爲」二字，則是對待語，無極與太極更無賓主異同之見，由此蠭生，成聚訟矣。又辨陸王之學，謂象山得力於《孟子》，以先立其大爲主，其自言功力，以人情物理事勢言之，正與紫陽窮理致知、反躬實踐之論，互相印證。紫陽固欲引象山爲益友，而後人乃反以仇敵視之，此豈紫陽意耶？陽明少泛濫於詞章，馳騁於孫吳，苦紫陽格物窮理之學爲煩雜，乃究心佛、老鍊習伏藏，得其見性抱一之旨，自謂有悟，遂取孟子「良知」一言，合之《大學》「致知」之解，自立一説。朱子以天下之方員皆有定理，必外之物格而後内之知致，陽明則以事務之理，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規矩在我，而天《衡門之下》一章，怡然自得，曰：「此君子素位不願外之説也。孔、顔樂處，豈外求哉？」授徒三十年，講説不倦。來學之士，至

廨舍不能容。嘗謂：「説經必統會一經之始終，而融貫諸經以證之。」其説乃確不可易，尤邃於《易》，釋卦象以《十翼》爲據，釋爻辭以《彖辭》爲本，河洛之數，以《周髀經》爲宗，而旁及於筆算、籌算，隨手指畫，不差秒忽。諸生有問難者，輒色喜，曲爲開導，務使明達。少左目失明，其一僅能辨字畫，每觀書，目光去紙不一寸，攻治益力。生平以至誠感人，未嘗有曖昧事。免母喪踰年，講《論語》至喜懼兩言，嗚咽泣下，門弟子皆起立動容。卒，年七十八。著有《四書學解》、《周易略解》、《詩經書經略解》、《考工記注》、《羣經互解》、《算略》。

《清史列傳》卷六七《勞史　桑調元　茅星來》　勞史，字麟書，浙江餘姚人。世爲農。史幼而端凝，不與羣兒伍。未就塾，輒從旁舍耳誦《十三經》。及長，躬耕，養父母，夜則披卷莊誦。年十七，反復朱子《大學中庸序》，遂慨然立志爲真儒，舉動必依於禮。繼讀朱子《近思録》，立起設香案，北面稽首曰：「吾師在是矣！」嘗館上虞顧氏，有藏書數萬卷，三年卒讀。自是研極性理，常自刻責，謂：「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詔臣，父之詔子。一廢職即膺嚴譴，一墜家業即窮無所歸，不可慎哉？」其論學以爲下學之功，始於不妄語、不妄動，極之至誠，無歇手處。引接後學，委曲盡誠，雖傭工下隸，皆引之嚮道。曰：「盡爾職分，務實做去，終身不懈，即聖賢矣。勿過自薄也！」聞者多化之。里中負販者，近史居，不敢貨僞物。芻兒牧童，或折棄矰繳，毁機穽，有鬬争者，就史質，往往置酒求解。晚年涵養益沖粹，預知死期，沐浴更衣，移卧正寢，無疾而逝。年五十九，時康熙五十二年也。

史之學，精於《易》。嘗謂《易》之爲道，細無不該，遠無不届。故其所著述，多本《易》理以推人物之性，有《餘山遺書》十卷。門人桑調元、汪鑑編次付梓。

鑑，字津夫，亦餘姚人。父死於雲南，鑑護喪歸，至漢川，遇大風，舟且覆，抱棺大哭，誓以身殉。忽風回，閣沙渚乃免。衆呼爲孝子。爲人尚氣節，史戒之曰：「英氣，客氣也，其學以鎔之。」自是研心朱子之學，粹然儒者矣。史之殁也，鑑實左右焉。

桑調元，字伊佐，浙江錢塘人。父天顯，性至孝，親病，膈合羊脂，和粥以進。親死，抱鐺而哭，人爲繪《抱鐺圖》。調元少有異才，下筆千言，屈其儕輩。年十五，受業於史，得聞性理之學。性耿介，不妄交人，尤嚴取與之辨。雍正四年，舉順天鄉試。十一年，會試後，遴選舉人之明習性理者，得八人，調元與焉。特旨賜進士，授工部主事。丁父憂，廬墓三年，服闋補官。釐正規約，吏餽以羨金，卻不受。旋引疾歸。嘗主九江濂溪書院，構須友堂，祠史，以著淵源有自。又闢餘山書屋於東皋别業，友教四方之士，一以程朱爲法。晚主濼源書院，益暢師説。著有《論語説》二卷，所言皆闡《集注》未盡之義，頗爲細密。又《躬行實踐録》十五卷，言敬言仁，一宗程朱，持論亦極醇正。其時文縱横排奡，自成一家。有《弢甫集》八十四卷。乾隆三十六年，卒，年七十七。同時爲程朱之學，有歸安茅星來。

茅星來，字豈宿。諸生。少鋭志爲學，研究經史，欲以著述自見。初讀書圓義精舍，覽《近思録》，有得於「科舉奪志」一語，遂棄帖括，潛心是書三十餘年。以葉采《集解》粗淺舛錯，乃參校同異，薈萃衆説，於治道治法，逐一疏證，名物訓詁，亦必析其本末，著《近思録集注》十四卷。其《後序》云：「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爲二，而言程朱之學者，但求之身心性命間，不復以通經學古爲事。竊嘗論之，馬、鄭、賈、孔之説經，譬則百貨之所聚也；程、朱諸先生之説經，譬則操權度以平百貨之輕重長短也。微權度則貨之輕重長短不見，而非百貨所聚，則雖有權度無所用之。故欲求程朱之學者，必自馬、鄭諸傳疏始。愚於是編，備著漢唐諸家之説，以見程、朱諸先生之有本，俾空疏者毋得而藉口焉。」其持論光明洞達，足觀心術之正。星來工古文辭，嘗曰：「爲詩文之用，而讀書不雜則陋，必去其有所爲之意而後可與語於古。」遊京師，桐城方苞、溧陽任蘭枝見其稿，譽之不容口。性迂執，復口吃，故無敢薦達之者。又嘗游滋陽，土人不知食鱓羹，而署中人食之，星來愀然，爲述明道爲上元主簿，教民勿持竿黏飛鳥爲戒。乾隆十三年，卒，年七十一。又著有《鈍叟文集》。

《清史列傳》卷六七《邵廷采》　邵廷采，字念魯，浙江餘姚人。諸生。曾可孫。幼時，曾可偶舉宋儒語教之，輿曰：「其人安往耶？願師事之！」曾可以爲有志，即送之姚江書院。時沈國模年八十，爲諸生設講，廷采立聽久之，執卷詣曰：「孩提不學不慮，堯舜不思不勉，同乎？」國模歎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敬以恕，吾何加焉？」自是從韓當受業，又問學於黄宗羲。初讀《傳習録》，無所得；既讀劉宗周《人譜》，曰：「吾知王氏學所始事矣！」蠡縣李塨貽書，問明儒異同，廷采答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後，願學蕺山。」又嘗與人論學，廷采曰：「天泉四言陽明原本無極之説，儒也；龍溪浸淫無生之旨，釋也。孝感熊賜履以闢王學爲己任，廷采曰：「是不足辨，顧在力行耳。」

廷采雖講學，好求經世大略。論改學校曰：「重經術，廢時文，如試頌説可

也。用徵辟，嚴保舉，罰其不稱可也。立明師，養歲貢，如經義治事分課可也。行科目，復對策，如賢良方正三試可也。」又曰：「學校兼騎射，然後用之，可以當大事。今西北之人不知耕，東南之人不知戰，皆危事也。」生平於曆算、占候、陣圖、擊刺無不學，嘗與將軍施琅縱談沿海要害，琅奇之。既游西北，走潼關，講學於黃岡之姚江書院；復入京師，商邱宋犖、鄞萬經欲招入《一統志》館，以老辭。晚歲，思託著述以自見，以爲陽明扶世翼教，作《王子傳》；載山功主慎獨，忠清節義，作《劉子傳》；王學盛行，而艮、畿踳雜，羅楊詭亂，務使合乎規矩，作《王門弟子傳》；金鉉、祁彪佳、張兆鼇、黃宗羲等確守師說，作《劉門弟子傳》。嘗從宗羲問逸事，於明末諸臣尤能該其本末，所作《宋明遺民所知傳》，倪文正、施忠愍諸傳，凡數十篇，欲勒成一書，未竟。有《東南紀事》十二卷、《西南紀事》十二卷。康熙五十年，卒，年六十四。弟子刻其文爲《思復堂文集》二十卷，又《姚江書院志略》四卷。

《清史列傳》卷六六　《李塨　惲鶴生　程廷祚》　李塨，字剛主，直隸蠡縣人。康熙二十九年舉人。年六十，選通州學正，居官八十餘日，以病告歸。父明性，明諸生，入國朝不與試，以孝行旌。與博野顏元善，元見其所輯《性理》諸書，深歎服焉。卒，年六十九。

塨弱冠學禮於元，又學琴於張而素，學射於趙思光，學數於劉見田，學書於彭通，學兵法於王餘祐。於田賦、禘祫、郊社、宗廟諸大典，靡不研究。捃摭史志所載經史大略，爲《瘳志編》以備用。既而深服元六藝之教，遂執贄稱弟子。友人郭金湯知桐鄉縣，邀塨往議政。遂之蕭山，學樂於毛奇齡，盡得其舊所傳五聲二變、四清、七始、九歌、十二律諸遺法，並受其經學。時與往復論《易》，辨《太極圖》河洛之僞；論《尚書》辨攻古文爲僞之誤；論《詩》，言《小序》不可廢。奇齡常稱爲蓋世一人。尋遊京都，交鄞萬斯同，斯同見所著《大學辨業》，爲之序。時四方名士，競聚都門，斯同夙有講會，每講皆顯宦主供張，翰林、部郎、處士數十人環聽。一日，塨往，斯同揖衆，言曰：「此李先生也，負聖學正傳，請先講以爲求道者路。」塨遜謝去。已而諸人復固請講，塨乃暢發以《周官・大司徒》三物解《大學》格物之旨，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性先見於行，則爲子臣弟友；行實以事，則爲禮樂兵農。周公以三物教天下，三物之六德，有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六行有睦婣任卹，五倫所推及也。六藝有射御書數，兵農禮樂之分判也。非六德無以善六行，非六行無以成六德，而非六藝則無以盡六德六行之實事。三者乃本末兼賅之道，外此則異端曲學，烏可訓哉？」衆皆曰：「然。」友人楊勤知富平縣，復邀塨往，既至，陳光陛、黎宋淳、魯登闕、蔡麟、張中等皆從之遊。時會諸名士於寓，相與論學。塨喜曰：「光陛學《易》，宋淳學《禮》，登闕學《樂》，麟學兵，中學《平書》，吾道其遂興乎！」《平書》者，大興王源所著，塨訂之，爲分民、分土、建官、取士、制田、武備六政者也。安溪李光地聞塨學行，使徐用錫招之，不往。已而諸王交聘，皆避去。晚交桐城方苞，苞與塨所學不同而志相得，其遊如家人。時有謗塨者，苞釋之，爲作《釋言》。苞嘗以程朱之學規塨，塨雖引以自責，然不能革也。

塨性至孝，父在時，與嫡母鄉居，留塨及生母居城。率四弟課讀，每朔望前一日薄暮，步二十五里至鄉省安，夙興拜父母各四，乃返城拜生母。父歿，擗踊痛絶，三日不食。斂葬虞祭，皆如禮。雍正十一年，卒，年七十五。著有《周易傳注》七卷、《筮考》一卷、《郊社考辨》一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傳注》一卷、《中庸傳注》一卷、《傳注問》一卷、《李氏學樂録》二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語》二卷、《小學稽業》五卷、《擬太平第》七卷、《閱史郗視》五卷、《恕谷後集》十三卷。

塨之學出於元，時稱顏李。然塨廣交遊，有名於時，其學務以實用爲主，惟自命太高，於程朱講習、陸王證悟，皆謂之空談。蓋自明季心學盛行，儒禪淆雜，其曲謹者反闕於事情。沿及國初，猶存餘説。故元及塨獨力以務實相争存其説，可補諸儒栝腹高談之弊。其解釋經義，多與宋儒相反，然其論《易》以觀象爲主，兼用互體，謂：「聖教罕言性天，乾坤四德必歸人事，屯蒙以下亦皆以人事立言。陳摶《龍圖》、劉牧《鉤隱》，以及探無極、推先天者，皆使《易》道入於無用。其説頗醇實，不涉支離恍惚之談。其於《大學》，所争在以格物爲《周禮》三物，謂孔子時三物教法尚存，人人所習，不必再言，惟以明德親民標其目，以誠意指其入手而已。格物一傳，可不必補。」奇齡獨惡其説異己，作《逸講箋》以攻之，然當時多韙塨説焉。塨弟子甚衆，清苑馮辰、威縣劉調贊皆能傳其學。辰爲撰《年譜》四卷，調贊又續一卷。

惲鶴生，字皋聞，江蘇武進人。康熙四十七年舉人，官金壇教諭。少師常熟錢陸燦爲詩文，初喜禪學，既讀宋儒書，服膺主静之旨。又疑儒者之盛莫如宋，而勢之孱亦莫如宋，以朱子過稱張浚，大非之。後遊蠡，交李塨，見顏元及塨所著書，大折服，以爲宋世之不振，皆學術無用之故，遂爲顏李之學。嘗與塨會京

師，出日記相質，塙稱其乾乾惕厲，謂可與共明斯道也。生平研究經術，著有《讀易譜》三卷、《禹貢解》一卷、《思誠堂説詩》十二卷、《春秋解屬辭比事説》六卷、《大學正業》一卷、《先民易用》二卷、《文集》五卷。其詩説初尊毛駁鄭、塙貽書諍之，乃改從其説，並以毛鄭爲宗。卒，年七十九。

程廷祚，初名默，字啓生，江蘇上元人。諸生。初識惲鶴生，聞顔李之學。康熙五十九年，塙南遊金陵，廷祚屢過問學，讀顔元《存學編》，題其後曰：「古之害，道出於儒之外；今之害，道出於儒之中。顔氏起於燕趙，當四海倡和翕然同風之日，乃能折衷至當，而有以斥其非，蓋五百年一人而已。」故嘗謂爲顔氏者，其勢難於孟子，其功倍於孟子，於是力屏異説，以顔元爲主，而參以顧炎武、黄宗羲。讀書極博，而皆歸實用。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有要人慕其名，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廷祚拒之，卒報罷。十六年，江蘇巡撫雅爾哈善復以經學薦，亦罷歸。三十二年，卒，年七十七。

廷祚深於經學，能確然言其所言，無所依附。嘗曰：「墨守宋學，已非；墨守漢學，尤非。」其論《易》，力排象數，惟以義理爲宗，於漢人爻變互體、飛伏納甲諸法，宋人河洛、先天諸圖，及乘承比應諸例，悉埽而空之。著《大易擇言》三十六卷、《易通》十四卷、《易説辨正》四卷。他著又有《尚書通議》三十卷、《青溪詩説》二十卷、《禮説》二卷、《春秋識小録》九卷、《魯論説》四卷。於《書》攻毛奇齡《古文寃詞》之説，於《春秋》考官名、地名、人名，頗爲精核。惟學宗顔李，好非議程朱。後桐城姚鼐見所著書，稱廷祚好學深思，博聞强識，而持論稍偏，與休寧戴震頗相似云。

《清史列傳》卷六六《謝文洊　甘京　封濬　黄熙　宋之盛　之盛孫士宗》　謝文洊，字秋水，江西南豐人。明諸生。年二十餘，入廣昌之香山，閲佛書，好之。後讀王畿及王守仁書，大悔，遂與友講陽明之學，會於新城之神童峰。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文洊與争辨累日，爲所動，取羅欽順《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朱。邑城西有程山，在獨孤及彈琴、馬退石之左，文洊闢學舍其間，名其堂曰尊雒。與其徒敦實行，修古禮，書之所爲，宵必書之，考業記過，朔望相質訂。出入循循，里中人不問而知爲程山弟子也。時寧都易堂九子，節行文章爲海内所重；星子髻山七子，亦以節概名。文洊獨反己闇修，務求自得。髻山宋之盛過訪文洊，文洊遂邀易堂魏禧、彭任會程山。講學旬餘，皆推文洊，謂其篤躬行，識道本。

所著有《大學中庸切己録》二卷，首以《君子有三畏講義》一篇，發明張子主敬之旨，以爲爲學之要，「畏天命」一言盡之矣。聖人一生戰兢惕厲，無非畏天命之心法。學者常當提持此語注目而視，唯此傾耳而聽，唯此稍有一念之私，急須當下提醒痛責，速自洗滌，以無犯帝天之怒。工夫既久，樂天境地可得而臻也。次爲《程山十則》，亦以躬行實踐爲主。末附《西銘解》一篇，謂此爲學者究竟指歸，因尊之曰「事天謨」，自言八九易稾乃定，竊欲折衷先儒啓發來學云。他著又有《易學緒言》二卷、《風雅倫音》二卷、《左傳濟變録》二卷、《大臣法則》八卷、《程門主敬録》一卷、《初學先言》二卷、《義正編》一卷、《兵法類案》十二卷、《程山集》十八卷。

康熙二十年，卒，年六十七。同邑甘京與文洊友，少文洊七歲，已而服其誠也，遂師之。

甘京，字健齋，南豐人。諸生。好學，能詩文。負氣慷慨，慕陳同甫之爲人，講求有用之學。嘗區畫田賦上下，上有司行之。值邑荒亂，京請免荒稅，均賦役，賑饑平寇。又潛身走山砦下，知賊中險易，陳策請剿，人稱其經濟。閩中令聞其名，欲以重金聘入幕中，弗應。及師文洊，立身砥行，温潤栗理，魏禧兄事之。其論學謂朱、陸歸宿不異，所趨之塗異，塗異自有失，護其失而争之則害矣。著有《通鑑類事鈔》一百二十卷、《軸園稾》十卷、《不焚草》二卷、《無名高士傳》一卷。京與同邑封濬、黄熙、曾曰都、危龍光、湯其仁同師文洊，時號「程山六君子」。

封濬，字禹成。順治間貢生。性孝友，父病，祈天請代；兄不得於父，爲慰解而曲成之。年二十四，教授里中，生徒且百人。至四十，師文洊，少文洊五歲，執禮恂恂，如未成人。性耐勞勤，爲人排難解紛，秩秩有次序。值清丈邑田，濬與黄熙任其事，毋敢干以私。後彭士望以出位爲戒，因自號位齋。

黄熙，字維緝。順治十五年進士。官臨川教諭。以親老乞養歸。文洊長熙僅六歲，熙服弟子之事，常與及門之最幼者旅進退。朔望四拜，侍食起饋，唯諾步趨維謹。彭士望比之朱子之事延平。文洊於人少許可，獨引熙爲入室弟子。性至孝，父歿，蔬食三年。後奉母居山砦，母喪，山居延燎，熙撫棺大慟，願以身同燼。俄而風返火滅，人以爲孝感。卒，年六十二。著有《倣園遺稾》。魏禧嘗曰：「程山之門，濬爲最長，其德宇尤大醇，篤行有道，君子也。」又曰：「曰都毅而介，其仁和而有守。京與龍光坦中而好義，熙虚己而摯。此五君子者，性情行

己不同，而孝友於家，廉於財不苟，且於言行學古賢者之學，而缺然以爲若將弗及，則無不同。」其推挹甚至云。

宋之盛，字未有，江西星子人。崇禎十二年舉人。少孤，事兩兄如父。國變後，足不入城市，結廬髻山，與同里查轂、吴一聖、余晫、查世球、夏偉及門人周祥發講學，時稱髻山七隱。其學以明道爲宗，識仁爲要，於二氏微言奥旨，皆能抉摘異同。與文洊交最篤。嘗與甘京論祭立尸，喪復之禮不可廢，魏禧亟稱之。禧語京學道必工文章，使其言可法可傳。之盛非之曰：「若是則教儒者以作文矣！」晚讀胡居仁《居業録》，持敬之功益密。康熙七年卒，著有《求仁編》、《丙午山間語録》、《程山問辨》、《髻山語録》。孫士宗能傳其學。

士宗，字司秩，雍正四年舉人，官南豐教諭。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以部駁不與試。士宗學守程、朱，謂「陸、王與老、佛之言日與吾黨争理，即濂、洛、關、閩復生，不能驟起而勝也。」著《學統存》二十四卷，又有《史學正藏》五卷。

《清史列傳》卷六六《劉源渌　范明徵　孫若羣　劉以貴》　劉源渌，字崑石，山東安丘人。生五歲，問身所從來，父奇之。十四歲而孤，事母至孝。遇難，負母逃，卒免於禍。年二十餘，值明季盜賊蠭起，與仲兄率鄉人列堡而守，賊至，守者多死。仲兄身中九矢，戰益力，源渌從之，發數十矢，矢盡，仲兄麾之去。源渌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乃斬二渠帥，獲馬六匹，賊遁去。亂定，以力耕致富。既而推膏腴與仲兄，以其餘爲長兄立後，兼贍亡姊家。仲兄疾，籲天請代，及卒，水漿不入口三日。

源渌入國朝後，伏處海濱，購經史及宋儒書，日夜讀之，尤篤好朱子書，反覆推究四十餘年。葺朱子祠於東郭，祭必致其誠。與弟子講諭，每至夜分，有所得，輒劄記，積數萬言，而大要歸於主敬，集義。其論主敬，以戒懼慎獨爲始，而歸之於參前倚衡；論集義，以致知格物爲先，而極之於不獲其身，不見氣質難變，以此甚愧云。」著有《簡庵集》。

童能靈，字龍濤，亦連城人。貢生。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累舉優行，皆以母老辭。母年九十，兄弟白首同居，居喪以禮，化及鄉人。年六十三，卒。能靈爲學，守程朱家法，不失尺寸。自以僻處寡聞，嘗遊金陵，考先朝遺跡，訪武彝精舍，廣求朱子遺書。歸而築室冠豸山下，潛心探討十餘年，默契誠意致知之學，以朱子早晚異同之辨，大要數端：曰一貫忠恕，曰未發已發，曰太極動静，曰仁，曰心性，曰體用，曰理一分殊，曰空妙，曰實理，曰默識而存，曰循序而進。因考其爲學次第，分年記載，加以案語，爲《朱子爲學考》三卷。又於日用體驗間，劄記其言心、言性、言仁、言情者，爲《理學疑問》四卷。嘗與雷鋐論《易》，能靈主河圖以明象數之學，著《周易剩義》二卷。其論樂律，謂洛書爲五音之本，河圖爲洛書之源。河圖圓而爲氣，洛書方而爲體。五音者氣也，氣凝爲體，體以聚氣然後聲音出焉。蔡氏《律吕新書》沿《淮南子》、《漢書》之説，誤以亥爲黄鐘之實，惟所約寸分釐毫絲忽之法，其數合於《史記・律書》，因取其説，爲之推究原委，著《樂律古義》二卷。他著有《洪範剩義》、《詩大小序辨》、《三禮分釋中天》、《河洛太極辨微》、《朱陸淵源考》、《五倫説》、《冠豸山堂文集》。

連城理學始自宋之邱鱗、明之童昱，而鵬翼、能靈繼之，力敦倫紀，嚴辨朱陸異同。儀封張伯行撫閩時，建文溪書院祀鱗、昱，後增建五賢書院，祀宋五子，而以鵬翼、能靈配焉。

《清史列傳》卷六七《朱澤澐　喬崟　任瑗》　朱澤澐，字湘陶，江蘇寶應人。諸生。祖克簡，順治四年進士，官雲南道御史，出巡福建。值海寇周鶴芝圍省城，率兵赴援，與巡撫合力擒賊，請增兵仙霞嶺，築漳浦十餘城。又度民利病，上汰冗員，革帶辦、禁株連、蠲鹽課、恤驛困諸疏，均蒙允可。所治在延平、陵溪，與諸生講明朱子聖學。秩滿歸，郡人配享李延平祠。著有《奏疏》、《政略》、《石厓集》。

澤澐少勤學，得程氏讀書分年日程，即尋次序，刻苦誦習，數年略徧。更學天文於泰州陳厚耀，能得其意。久之，有志於聖人之道，念朱子之學，實繼周、程，紹顔、孟，以上溯孔子。有謂朱子爲道問學，陸王爲尊德性者，以是蓄疑於中；復取朱子《文集》、《語類》觀之，按其收斂身心，體驗道理，先後淺深，曲折次第之故，選録成卷，一字一句，無不精心研窮，反身體認，初從《中和舊説序》、《已發未發説》、《與湖南諸公》、《答張欽夫書》，知其用功親切，惟在静中持守，動中省察，而又以静中之動，動中之静，終未融澈，不能無疑。與同邑王懋竑寓書質問，懋竑屢書答之。乃復玩答陳超宗、陳器之、林德九、林澤之書，《玉山講義》及《太極圖説》、《西銘解注》，恍然悟未發時四德渾具，自有條理；已發時四端各見，品節不差；而以《語類》中陳北溪所録《窮究根源來歷》一條，爲教人入門下手處。由是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孔子以來相傳的緒，不可移易。窮即窮其所存之心，存即存其所窮之理，止是一事。喟然歎曰：「尊德性者，莫如朱子；道問學者，亦莫如朱子矣。」著《朱子未發涵養辨》、《格物説辨》等篇，發明朱

子之精蘊，其辨析陸、王，皆粃破銖分，毫無含糊。

嘗講學錫山，一時學者多從之遊。雍正六年，詔舉賢良，直隸總督何世基、劉師恕交章薦之，師恕使其弟造廬請，皆弗應。澤溥讀書，未明起，肅容莊誦，事至斯應，應已復誦。日昃無事，閉關靜坐。既暮，挑燈諷詠，率至夜分，未嘗一日間。晚得脾疾，猶然。一日讀《易》，至益卦，謂其子光進曰：「益象言遷善改過，此功夫無時可已。直到曾子易簀，猶是進益處。」又曰：「聖賢功夫，正於困苦時驗之。若稍縱弛，便至墮落，可不懼哉？」疾甚，吟邵雍詩，怡然而逝，年六十七。著有《止泉集》八卷、《朱子聖學考略》十卷、《朱子誨人編》、《先儒闢佛考》、《王學辨》、《陽明晚年定論辨》、《史治集覽》、《師表集覽》。

光進，字宗洛，能傳父學。居母喪，以毀卒。有《過庭紀聞》、《梁谿紀聞》、《讀禮偶鈔》、《詩文集》。

喬潼，字星渚，亦寶應人。少有氣節，水決子嬰隄，衆走避。潼倡捍塞，十日隄成。從澤溥受學，遵朱子教人讀書次第，取朱子書切己體察，有疑輒質澤溥，時年五十矣。澤溥稱之曰：「從吾遊者衆矣，惟喬君剛甚。」因舉或問過時後學語，《語類》訓石洪慶語告之，潼益奮。澤溥歿，復與光進相砥礪。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辭不就。與王懋竑論學，書凡再三。自謂向道晚，須用己百之功。聞弟卒江陵，即日冒雪行數千里，扶櫬歸。疾革，曰：「吾自頂至踵，無一處不痛，惟此心凝然不亂耳！」沐浴正衣冠而逝，年六十五。著有《省身録》、《訓子要言》、《困學堂遺稿》。蕭山湯金釗謂其學術剛健篤實，發爲輝光粹然有德之言。

任瑗，字恕庵，江蘇山陽人。年十八，棄舉子業，講學靜坐三年。既而嘆曰：「聖人之道，歸於中庸，極於盡性，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是之謂哉？」於是取先儒書，潛玩力索，遵程朱遺規，以上求孔孟，謂：「不得聖賢心精，不足以盡道之極致。近世所謂心學者，以爲探本握要，不知道精微而難窮，心易蔽而多私，心其所心，非聖人之心也。」著《反經説》一卷、《陽明傳習録辨》二卷、《小泉筆記》一卷。大旨與平湖陸隴其同，皆以遵朱子闢陸、王爲急。瑗篤實闇修，不炫於時，爲高安朱軾所引重。濰縣韓夢周遊淮安，與之交，嘗與人曰：「任君體用具備，有明以來無此大儒。」乾隆元年，兩江總督趙宏恩舉博學鴻詞，廷試罷歸。三十九年，卒，年八十二。瑗講經世之務，嘗隨父官延平，佐平順昌寇，興舉淮安水利，俱有成效。他著有《纂注朱子文類》一百卷、《論語困知録》二卷、《中庸困知録》四卷、《易學象數傳心録》一卷、《太極圖説析疑》一卷、《通書測》一卷、《讀經管見》一卷、《讀史衡説》二卷、《困學恐聞》二卷、《知言劄記》二卷、《朱子年譜》一卷、《文集》十餘卷。

《顏習齋先生言行録・習齋先生叙略》　先生諱元，字渾然，號習齋，博野人。父杲，幼過嗣於蠡縣劉村朱翁，因姓朱，爲蠡人。先生生於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十一日。生時，居上有氣，如麟忽如鳳，望之者皆驚異。啼聲甚壯，七日能翻身。年四歲，東兵至，父遂隨入遼東。朱翁有母喪，先生著喪服冠立椅上，勸飲饌如成人，弔客咸異之。六歲，值生日，家人設桌，雜陳諸器物視所取，先生攜筆題如字者數十，是爲崇禎十三年。歲大凶，人相食。朱翁買側室楊氏，後生子晃，稍疎先生，晃後更讒害。八歲就外傅，朱翁給錢令買餅食，先生盡易紙筆。十歲，爲國朝順治元年。十二歲，能幹師門内難，委曲周全，讀書二三過輒不忘。十九歲，遭訟事，先生被逮，而文倍佳。塾師異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常人乎？」未幾入庠，而獄事平。因思父悲不自勝，志欲東尋，以厭於朱翁不果，作《望東賦》。每朔望節令，必東北鄉遥拜父，四時繼以哭。二十一歲，得《綱鑑》而閱之，至忘寢食，遂廢八股業，絶意青紫。二十三歲，見兵書悦之，遂學兵法，究戰守事宜，嘗徹夜不寐，技擊亦學焉。二十四歲，始開家塾，教子弟，名其齋曰「思古」，自號思古人。尊陸王，學程朱，屹然以道自任，謂聖人必可學，期於主敬存誠，日静坐八九次，謗毀交集。嘗敝衣敝冠出，人望而笑之，不恤也。二十八歲，爲康熙元年，以應歲考，入文社，立社儀。每會日早，集社長焚香同拜孔子，四拜訖，分班長東幼西，北上相再拜。列坐，各據所知，勸善規過，或商質經史疑案畢，乃拈題爲文。二十九歲，不得於朱翁，盡以由讓晃，意謂倣伯札故事耳，不知己非朱氏子也。三十四歲，遭恩祖母大故，遵《文公家禮》居喪，尺寸不敢違，毀幾殆。朱氏一老翁憐而語之，乃知己非朱姓，朱翁卒乃歸顔。初居喪，覺《家禮》有拂性情者，校以古禮非是，因悟堯、舜、周、孔之道，在六府、三事、三物、四教，静坐禪宗也，訓詁、語録空言也，奮志習行，改其齋曰「習齋」，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率門弟子力行孝弟，存忠信，分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迸去浮文，專務實行。五十歲，自恨曰：「吾初志尋父，以事恩祖不遂，及歸宗，又思爲父母立一血嗣，乃出。今不及待矣。」遂決計尋親，與家人訣，誓不見父不返，東出關外，歷二年。一日，陷翻漿泥中，大雪没膝，而匍匐不停，瀕死者數。至誠動神，異母妹感夢相見，與言父諱、瘢痣，年庚歲月俱合，已卒，葬於紅嶺。念禁關難以旋櫬，乃招魂題主而歸。蠡令、博令親臨弔奠，先生爲父税

服粥食，不菜果，不酒肉，獨居朴室，不入內，不偶坐，不侶行，朝夕哭，朔望奠，哀至則哭，三月不怠。期悲哀，三年憂，泣血骨立。室前槐葉爲之枯黃，喪復常，乃更榮。督學李公，巡撫于公俱旌揚表閭。五十七歲，南遊洛中，與諸儒辨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必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之，實習之，一時翕然悅服。六十歲，肥鄉郝公函來問學，且請主漳南書院教事，先生辭不就，既以聘幣，三往返，乃攜錢等以行。既至，教以讀講作文應時之外，習禮，習射，習書數，舉石，超距，技擊，歌舞，堡人不以爲非，問學者方踵至，聖道可望復明矣。不半載，竟爲水阻，雖規制甚宏，未得一一見諸施行，可勝惜哉！歸里，年七十而卒。

噫，先生生而靈異，長而歷試多艱，而神智日生，而奮勵益篤，其所謂動心忍性、曾益不能者耶？先生嘗自言，私淑孫徵君，又所父事者五人：曰張石卿，曰刁蒙吉，曰王介祺，曰李晦夫，曰張公儀；兄事者二人：曰王五修，曰吕文輔；友交者三人：曰郭敬公，曰王法乾，曰趙太若，皆有以修先生。先生言可爲經，行可爲法，蓋不第爲一時一世，而百世千古人也。嗟乎！先生歿矣，音容不可復覩矣，而誦其言行，不啻親承提命也。是以不揣固陋，薈萃成書，謹敘其始末於簡端云。乾隆二年歲次丁巳季秋穀旦，受業門人鍾錂頓首拜識。

《清史列傳》卷六七《馬翮飛　胡國鈇》　馬翮飛，字震卿，安徽桐城人。天資純粹。弱冠，讀《四書章句集注》，慨然歎曰：「正途在程、朱矣！學者舍是而入旁蹊，烏足以爲學耶？」於是研求六藝暨五子書，久之渙然有得。其學以居敬爲本，以隨時省察爲功，以隨事實踐爲要，署其齋曰翊翊，自號一齋，用自勵也。乾隆元年，開博學鴻詞科，有欲見之而後舉者，謝不往。常熟知縣聘主講席，月吉會講，反覆詳切，聽者忘倦。吳中風氣，時尚考證，往往蔑視宋儒，或兼綜陸王，浸淫禪學。翮飛獨戒及門謹守程朱矩矱，勿入歧途。嘗謂：「君子下學而上達，鄙下學之功，而高談盡性至命，此明季儒者之失，講學之過也。禁上達之事不道，終身用力於訓詁考訂，此近代儒者之失，不講學之過也。」又謂：「宋元以來，儒者多近篤實，至姚江始立異論，天下靡然從之。近世張履祥、陸隴其力闢其非，一軌於正，實學者所當則傚。惟酌其義之是，準乎心之安，推之四達而不悖。何者？所守一，故所見通也。」少失母，事父盡孝。父歿，廬墓哀毀如禮。平居危坐一室，未嘗少息。布衣蔬食，處之晏如。故舊稔其貧，欲有所遺，多不能言而退。巡撫潘思榘修造廬禮，固辭不見。乾隆二十一年，卒。著有《讀易録》二卷、《禹貢初輯》一卷、《筆記》二卷、《詩文鈔》二卷。

胡國鈇，字絃五，亦桐城人。歲貢生。少喪母，事父及繼母，以孝聞。及長，讀程、朱書，好之，慨然肆力於聖賢之學。教授鄉里，不求仕進。其教人主於內外交修，文行並進。凡所講貫，必舉義理歸之身心，惡明季心學浸淫佛氏之説。嘗曰：「今之浮屠，佛氏之罪人也。今之學者，孔、孟之罪人也。」又謂：「學不講則道不明，欲令郡邑各學循月課之例，每月集諸生取經書、性理、史鑑，共徵其信，質其疑，有能發明學術治道者，劄記之，彙呈學使者裁定，而即以講學之勤惰、立言之是非，爲學官之殿最，諸生之優劣。」時韙其言。晚歲探討益精，後進以禮來者，教之必盡其誠。著有《大學指南》及詩文十餘卷。年六十二，卒。

時同縣方日新，字漢良；孫學顔，字用克：俱宗程朱之學，與國鈇友善，稱桐城三隱。學顔有《文稿》二卷，雅潔純粹，爲世所稱。

《清史列傳》卷六六《張履祥傳凌克貞、何汝霖、張嘉玲、祝洽、陳梓》　張履祥，字考夫，浙江桐鄉人。九歲喪父，哀毀如成人。家貧，母沈教之，曰：「孔、孟亦兩家無父兒也，祇因有志，便做到聖賢。」及長，與同里顔統、錢寅，海鹽吳蕃昌輩以文行相砥。時東南社事方興，各立門户，統與履祥戒勿往。年三十二，見漳浦黄道周於杭州，道周以近名爲戒，履祥謹誌之。年三十四，如山陰，受業劉宗周之門，歸而自謂有得。年三十九，友人規之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因覽《人譜》，獨體猶染陽明，遂一意程朱之學。與烏程凌克貞、海鹽何汝霖、歸安沈磊切劘講習，專務躬行。

其學大要以仁爲本，以修己爲務，而以《中庸》爲歸，窮理居敬，宗法考亭，知行並進，内外夾持，無一念非學問，無一事非學問。與汝霖書曰：「承喻頭腦之説，按《論語》一書謹言慎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顔子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而已』；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此即所謂約禮之實也。曾子一貫之旨，則曰『忠恕而已』。子思受曾子之學者也，《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之言如合符節，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傳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居仁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求其志無暴其氣』，即求放心之謂也。求放心則《中庸》戒慎恐懼之謂，而《論語》曰省其身、臨淵履冰之旨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並舉，《易傳》則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則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則亦夫子之言也。至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則與曾子、子思先後一轍矣。三代而下，濂溪則曰主静立人極；關中則曰知禮成性；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理一分殊；朱子則曰居敬窮理。

要而論之，豈有異旨哉？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內，惟窮理故能方其外。惟內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工夫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爲窮理；其不敢敬且從事，勤始怠終，及參以二三，即爲居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即約禮之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所從出也。所謂分殊，其曰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也。仁義不軌於中正，則仁或流於兼愛，義或流於爲我，而人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敬則自無非僻之干，人欲退而天理還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所當言；終日行，行所無事而靜矣。故又曰『無欲故靜』。然則濂溪、橫渠雖不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是而上質之鄒魯，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工夫，舍居敬窮理，更無所謂工夫。凡先儒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更何有於頭腦之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患居敬之不熟，而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而有或然或不然之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勉進於熟而已；有未精則勉求其精而已。平日工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作，亦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退不舍，其進不銳，如日月之貞恒。修其疆畔，時其耔耘，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先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盎然若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截然如萬物之各正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孟子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歟！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病也，安可視爲兩途乎？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迎之非也，拒之亦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或怠也，非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者所以檢點其身而不使其有闕也，非以眈寂也；事至則泛應，泛應者所以推行天理於事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過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一則窮通一矣，壽夭亦一矣，死生亦一矣。」

晚爲汝霖評王氏《傳習録》，以爲讀其書使長傲文過，輕自大而無得。又曰：「一部《傳習録》，『驕吝』二字足以蔽之。」所自著《備忘録》，篤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弊。論者比之《河津讀書續録》。他著有《願學記》、《讀易筆記》、《讀史偶記》、《言行見聞録》、《經正録》、《初學備忘》、《近鑑》、《近古録》、《訓子語》、《補農書》、《喪葬雜説》、《訓門人語》及《詩文集》，凡五十四卷。

履祥少有大志。明亡，乃避世，畏聲利若浼。以訓蒙自給，交友盡規，而不喜講學。來學之士，一以友道處之。黄宗羲方以紹述宗周，鼓動天下。履祥曰：「此名士，非儒者也。」歲耕田數十畝，草履箬笠，提筐佐饁。嘗曰：「許魯齋言：『學者以治生爲急。』愚謂治生當以稼穡爲先，能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知稼穡艱難則不妄取於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世道可復古矣。」又嘗言：「嘉郡水利不講，時被旱潦，其要在濬吴淞江。」其後嘉善柯聳建議濬之，本履祥説也。康熙十三年，卒，年六十四。同治十年，禮部奏請從祀文廟，在東廡先儒孫奇逢之次，奉旨依議。

初，履祥弱冠時，兄事統。周鍾之寓桐鄉也，至其門者踵接。統曰：「鍾爲人浮僞，不宜爲所惑。」履祥嘗曰：「自得統而始聞過，余不失足於周鍾、張溥之門者，皆其力也。」及從宗周遊，與寅偕。宗周曰：「二子有親乎？」對曰：「俱幼喪父。」宗周色動，徐曰：「修身所以事親也。」海寧祝淵抗疏論宗周，被逮，履祥與寅送之吴門。寅造履端謹，寇盜充斥，不廢學，與統俱早卒。

淩克貞，字渝安，浙江烏程人。交履祥三十年，誼最篤。履祥嘗曰：「錢寅既歿，復得克貞，不幸中之幸也。」克貞爲學篤守程、朱，嘗與履祥書，謂：「學者入手當思有著力處，便求超脱不得。」又言：「古今人物，史册外何限？修身立行，當懷遯世不見知之心；讀書論世，應具不受前人欺之見。」又言：「今日人士不患不聰明，患不篤實。士不篤實，聰明愈多，適以濟其僞。見貧士不事課授，即不樂。或勸其治生，答曰：「授徒即吾之治生也。」履祥卒，克貞序其遺書以行。

何汝霖，字商隱，浙江海鹽人。隱居澉浦紫雲村，與履祥志同道合，相交十七年。嘗語友人曰：「周、程、張、朱一脈，吾輩不可令斷絶。」居喪三年，自卧疾外，未嘗飲酒食肉。嗣弟歿，家破，遺孤無託，汝霖衣食教誨，爲安定其室家。履祥嘗命子維恭受業於克貞、汝霖及秀水吕璜、嘉興屠安世、同邑邱雲，曰：「數人皆深造自得君子人也，吾切磋受益爲多。」其見重如此。履祥病革，以全稿託汝霖。及卒，汝霖經紀其喪，率友朋弟子數十人爲會葬焉。

張嘉玲，字佩葱，江南吳江人。居父喪，三日不食，小祥內蔬食水飲，三年中衰麻不去身，未嘗沐浴，入內室。履祥聞而敬之。嘉玲介克貞執贄往見，固求納拜，不許。逾五年，致書汝霖，乞正師弟之稱，仍不許。履祥嘗曰：「佩葱質敏而志剛，行修而氣下，肫肫有德君子也。」又與友人書曰：「近得畏友佩葱，庶慰日暮之懷，以其能策頹惰耳。吾人德業不及後生，大爲可恥。」嘉玲從履祥久，所詣獨粹。世比之黃勉齋。其講學排陸王而宗程朱，嘗曰「陸王學術之可憂，本爲賢智之過。今之言陸王者，皆出於愚不肖之不及，所以爲患愈深。」方欲有所論著，病作，遂卒，年僅三十四。惟《與履祥答問》一卷，刻《楊園全書》中。其後私淑履祥者，有海寧祝洽、餘姚陳梓。

祝洽，字貽孫。乾隆元年舉人。四歲喪父，母日取數字教之。每課必首人字，曰：「人須是頂天立地。」洽感動，遂自號人齋。及長，嗜理學書，讀履祥集，謂其昌言貞教，與朱子一揆。因取《備忘録》增删之爲《淑艾録》十四卷。又由履祥而上遡朱子，掇取文集、語類分十四門，編次之爲《下學編》十四卷。又嘗爲友人删節《禮記注疏》，兼博考諸家，擇其長説，爲書七十卷，未及訂正。二十四年，卒，年五十八。

陳梓，字俯恭。少讀書，有大志，書體古別，與李鍇齊名，時稱南陳北李。吳江姚瑚曾及履祥之門，梓弱冠從瑚遊，與祝洽交最契，私淑履祥。撰《四書質疑》，以教學者。隱居事親，不求聞達。雍正二年，舉孝廉方正，辭不就。晚居臨山，聚徒講學。海昌范鯤表彰履祥遺書，梓復爲訂定年譜。他著有《删後文集》。乾隆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七。

《清史列傳》卷六七《黃永年　陳道　鄧元昌　宋昌圖》　黃永年，字静山，江西廣昌人。初，南城黃采師事謝文洊，篤志力行，事父母以孝稱。著《性圖》一卷，本孟子四端爲説，力矯静觀未發之失。同里陶成傳其學。居母喪，晝授徒養父，暮衰絰宿墓間，三年如一日。康熙四十八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尋告歸，主豫章書院，立教規，斥功利，擯俗學，以居敬有恥爲窮理致用之本。著有《皇極數鈔》二卷、《喪禮》三卷、《存軒日程》五十二卷、《四書講習録》、《吾廬遺書》。

永年少師南豐梁份，已，獨居白田山中者十年，静證實驗，得立身行己之要。聞成講學，從之遊。成少許可，獨引進之。乾隆元年，巡撫常安舉博學鴻詞，是年成進士，不預試，授刑部主事。敝車蹇驢入曹，矻矻治案牘，疑獄多所平反。歸則閉門，手一編，蕭然自得。一日，有客入謁，及見，伏地叩頭，謝曰：「某陷冤獄，非公久登鬼籙矣！」出一盒珠獻之，永年變色曰：「嘻，我爲刑官，據法出無罪，職爾。何比於汝而乃污我？」客大慚，納珠袖中去。大學士鄂爾泰與寧化雷鋐論當世人才，鋐稱永年，鄂爾泰賢之。内閣學士秦蕙田至舉以自代，滑陞郎中。尋奉命決獄江南，平反宣城知縣段雲翮，爲時所稱。十年，授甘肅平涼府知府，改江蘇鎮江，又改常州。爲政寬重有體，尤盡心溝渠之利。行部所至，諮訪高才，尊禮有德。尋以事去官。十六年，卒，年五十三。

永年爲學不專主一説，以適用爲貴，尤好明羅洪先書。生平介節凜然，一時賢士若方苞、陳大受、尹繼善，俱重之。喜誘掖後進，嘗曰：「善人君子，不可絶於世，如嘉種焉，生人之命所恃以立也。」著有《希賢編》、《静子日録》，及《南莊類藁》八卷、《白雲詩鈔》二卷、《奉使集》一卷。永年鄉試出長洲彭啓豐門，往還問學，氣誼深至。卒後，啓豐題其遺集曰：「其思静如淵，其行直如矢」云。

陳道，字紹洙，江西新城人。乾隆十三年進士。幼從父受《小學》、《近思録》，莊誦不倦。比長，肄業國子監。合河孫嘉淦一見，許爲大器。及師事黃永年，聞爲學之要，遂沉潛先儒書，致力於日用動静之際，旁及水利、農田、軍政、邊防諸務。其論學，專宗濂洛，兼資陸王，尤服膺寂感相資之説，與雷鋐、祝洽善，二人斷斷不少假借，道守師説，不爲奪也。既，成進士，以親老不仕。家居，值歲歉，和調貧富，行平糴法，編户計口以振，桀黠者得食，亦馴服，遠近以安。自是值歲歉，踵行之。立義田二千畝，仿范仲淹遺法。暇則集親族講肄冠婚、喪祭之禮，孝友睦婣之行。永年卒於吳。子光理，承父志，不受賻，道獨爲之經紀其喪。祝洽以飢驅走四方，艱於嗣。道方疏《春秋》五傳，約洽注《禮記》，資以館穀，俾無遠遊，爲似續計。祝後舉子，名曰陳禾，誌其德也。二十五年，居母喪，毁卒，年五十四。門人魯九皋哀其遺文，爲《凝齋集》八卷。九皋見《文苑傳》。同時學者，有贛縣鄧元昌、雩都宋昌圖。

鄧元昌，字慕濂。諸生。年十七，得宋五子書，讀之涕泗被面下，曰：「嗟夫，吾乃今知爲人之道也！出入禽門，忍不自返，何哉？」遂棄舉子業，致力於學。宋昌圖以通家子往謁，元昌喜曰：「吾小友也！」館之於家，昕夕論學，爲日程，言動必記之，互相考覈。一日，昌圖讀朱子《大學或問》首章，元昌過窗聽之，感慟不能起，謂昌圖曰：「子勉之！毋蹈吾所悔，永爲朱子罪人偷息天地也。」元昌有長兄，嘗而頑，大小事必稟而後行。後母性瑣刻，每怒，必長跪請罪，得解乃

起。後母弟亡，弟婦有子，請於元昌曰：「感兄公之德，願苦守撫孤兒。」元昌泣拜之，自是不入處室，挾子與弟子處於堂，督課之。有田在城南，秋熟視穫，見貧子拾秉穗者，招之曰：「來！汝無然，吾自與汝穀，教汝讀書。」羣兒爭趨之，始教以識字，既使諷章句，以俚語曉譬之，羣兒踴躍受教。既卒穫，羣兒嗥曰：「先生且歸，奈何？」有泣者。後每秋穫，羣兒來學以爲常。城南人無少長，皆稱鄧先生。見元昌來，必起立。有衣冠問元昌者，則曰我鄧先生客也，不敢慢。其感人如此。著有《慕濂遺集》。乾隆三十年，卒，年六十餘。

宋昌圖，字道昌。諸生。初謁元昌，以爲聖賢可學而至。居恒以敬爲主，言動必宗禮法，終身無倦容。嘗爲《持敬》、《主一》二銘，授瑞金羅有高。有高素治兵家言，昌圖引以見元昌，遂棄而學焉。著有《畏軒集》二卷。

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三九《馮偉》　嗚呼，古文之不講於世久矣！柳子云：「文以載道。」道也者，天地民物之故，禮樂刑政之原，孝弟忠信仁義之指，聖賢所以修之於身，而施之於天下國家者也。今不此之講，而一惟科舉文字是爲，是亦學術之衰已！當此之時，而不錮於俗學，不誘於勢利，日夜孳孳，博觀聖賢之書，以求指趣所在，是非有志之士而能然乎？韓子有言：「志乎古者必遺乎今。」夫誠志乎古人之道，雖學之有至有不至，而要爲韓子之所許若仲廉者，豈非其人哉！仲廉馮姓偉名，偉人字，仲廉其自號也。世爲太倉潢涇鎮人，曾祖璧。祖漢州，庠生。父懷璞，太學生。仲廉少穎異，自其成童，已好讀古書，不爲章句之學。弱冠與兄同補博士弟子員，兄名俊，字俊人，亦有學行。逾入歲，爲乾隆辛卯，舉於鄉。一試禮部不第，遂絶意進取，益讀書，治古文辭義法，本之《史》、《漢》，而創意造言，必歸自得。所著如《生理本直論》、《聖人前知論》、《原天人之故》、《原陰陽之故》等篇，皆卓然見道之言，其他文亦近正，少駁異者。然仲廉不自是，嘗語余：「吾徒作文，非獨韓、柳、歐、曾爲不可及，即明歸熙甫望之，已在青雲上矣。」蓋仲廉深有見於斯事爲難，奮其力以與古人相追逐，知其不可及，斯求其所以及之也。然則充仲廉之志，其進豈有量哉！而不幸死矣。没後有以遺文示桐城姚姬傳先生者，先生與余書，稱其識見甚高，爲近今未易有之材，非妄歎也。

仲廉既好書，嘗得道士養生書讀之，習導引術，屏除肉味，時時棲僧舍中，人因謂其溺二氏之説，不知仲廉中歲多疾，特借是以屏囂遠俗，而非果有惑也。觀其與人書云：「古之君子，其自爲也循循孝弟而已，其爲學也孜孜禮樂而已，未嘗言性言仁，駕虚辭以市人也。吾以爲孝弟禮樂，保性莫大乎此，存仁莫近乎此。務爲大言，自謂微妙，而倫常虧廢，是孫卿所訶賤儒也。」又曰：「道之難言也，不如藏之於心爲得，由强索以自然，由堅守以幾化，心得之久，口辨自忘。」嗚呼，仲廉之學識如此，而謂肯惑溺於異端者乎？

仲廉性孝友，事兄如父，撫庶弟如子。兄病，方計偕，聞之輒馳歸。比殁，哭之過時而悲。居恒訓子若從子，必於禮義。家貧，授徒自給，各視材器而成就。嘗慨然謂：「士不可虚生，必思有益於世，惟教人爲善，斯益之大者。」嗚呼，以彼之志，使得用於時，豈其無所設施於天下者，而窮約以死，可悲也！

仲廉以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卒，年四十有八。娶瞿氏，無子，以兄子恒爲己子。著有文集十卷，詩一卷，劄記八卷，《老子真解》一卷。恒將以嘉慶年月日葬君於某都之原，以余之習知仲廉也，來乞銘，故爲論其志之所存，而繫之以銘，銘曰：

匪抗其志，曷瘁其躬。豈其有所樂乎此，故不與世而苟同。其文彬彬道則豐，後有讀者當知公。

右墓誌銘蕭掄撰。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九《贈奉直大夫叔祖繩軒公行狀》　公諱匡憲，字懋中，號繩軒，恩貢生候選州同知梧洲公諱振銘之曾孫，拔貢生候選教諭瑜公公諱廷璣之孫，歲貢生候選訓導贈承德郎思平公諱清聚之子也，於培翬爲叔祖。吾胡氏自宋誠甫公遷於六經、三史，遊太學爲諸生領袖，厥後三山公，苕溪公繼之，理學詞章爲世宗仰，延至編修宗器公六七傳，咸登仕版。編修公後，讀書者多不顯於時，至東峯公諱永淳爲明諸生，治《尚書》有聲，戴致遠先生騮深器重之。傳至公八世，皆績學敦孝友列庠序。公之祖瑜公公游學京師，名公卿交相稱許，而公顧不樂仕進，歸而以所學教後人，著有《周易臆見》、《五經解隨筆》等書，即培翬之高祖也。瑜公公生三子，長武承公，諱清烈，早世；次邑增生梅溪公，諱清燾，爲培翬曾祖；三即思平公。吾家學至瑜公公而益顯，梅溪公、思平公承父志力學著書，益振勵之，故其後人皆思自奮於儒術，以詩書爲世業。梅溪公生五子：長縣學生佐臣公，諱匡宸；次縣學生補庵公，諱匡衮，出後武承公；三縣學生贊臣公，諱匡襄；四歲貢生、候選訓導，累贈朝議大夫樸齋公，諱匡衷，即培翬之祖也；行誼著述詳無湖王子卿先生所撰傳。五縣學生別庵公，諱匡裁。思平公生四子：長縣學生懋宏公，諱匡寰，次贈文林郎懋和公，諱匡寀，早世；三即公，四

縣學生性山公，諱匡定。

培翬生晚，不及見諸伯祖，唯見叔祖別庵公、性山公，及吾祖與公而已。當時咸授徒城內，以力學相切磋。吾家世居績溪市東，先祖與別庵公居新巷內，公與性山公居新巷外。性山公後移居巷內。巷口有樓亭，下可憩息。每於日晡自書塾歸，會於巷口，各以所疑所得相質證，一義之異，高聲辨論，斷斷不休，自遠聞者驚以爲爭，及前乃知其講學於此，咸敬異之，一時巷口有齊棘下之目。嗚呼，此培翬兒時摳衣側耳所親炙者。爾時雖不解言中之義，而其景象至今憶之，猶如目前也。思平公精研各經及宋五子書，粹然儒者。公自少祇承庭訓，舉止端重，迥異常兒。年十六補縣學生，二十而孤，奮然自勵，不肯苟隨流俗。從宮贊鄭炳也先生讀書紫陽山，數年學益進，盡通諸經。嘗於《易》欲重刊本義，以復《漢志》十二篇之舊，於《詩》謂《毛傳》最古，鄭氏已不盡悉其義，今本《毛傳》多被王肅竄亂，異同之跡尚可考見。又每歎唐宋以來不明古人字借聲轉之理，解經每多隔閡。又常以四子書體驗於倫常日用，識解有足補前人者，欲條記爲一編而未成。所著有《毛詩集釋》二十卷、《繩軒讀經記》十二卷、《讀史隨筆》六卷、《石經詳考》四卷、《繩軒集》三卷、《易》、《書》、《詩》、《禮》、《春秋》及許氏《說文》皆有手鈔定本存於家。生平嚴氣正性，言動必以禮法，所交遊多名宿，如方按察茶山先生體其一也。然皆敬畏公，里中後進有爲非者，必曰：「無令某先生知之。」道旁有跛倚箕踞者見公至，必改容。公爲廩保時，有汪某應童試，其仇家，廩生也，欲抑其考，遍飲諸廩保而告之曰：「某服未闋，願諸君勿保也。」公獨詰之曰：「其人以何年月丁艱，居喪幾月矣？」飲者乃吐實曰：「已於前月服闋矣，然與某有仇，故欲抑之。」公曰：「是何言歟！」即爲保之，其人遂以是年入庠，公之不肯徇私類如此。初授徒於梓潼山，後遷城內天王寺之凌雲堂，學者從之久，至老不見有惰容。其爲教嚴肅而懇切，有常而不迫，尤善講說，故誠明者悅，愚頑者悟，桀傲者格。弟子來學者，必令讀經溫經，親爲倍誦，不以年長而或寬；有過必撻之，不以青衿而少貰。從遊賴以成立者百餘人，聞公之教鮮有悍然叛道而爲非者。其歿也，門人相與尸祝之，蓋數十年來無此師範矣。嘗因祠事廢壞，一整飭之，而懷私剝公者遂以斂息。又嘗手定《亶然堂家規》以詒後人。公雖屢困棘闈，不獲見用於時，而其施政於家者已如是，熏德而善良者又和彼也。

生於乾隆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卒於嘉慶七年三月□□日，年六十，縣學廩生，勅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誥贈奉直大夫、河州知州。配程氏，封安人，贈宜人，有賢德。子二：長秉虔，乾隆六十年順天鄉試舉人，嘉慶四年進士，奉旨以主事用，籤分刑部，歷官甘肅丹噶爾同知；次秉元，國子監生。孫六：培孝，縣學生，候選縣丞；培緒、培濬，俱國子監生；培系業儒；培受、培字俱幼；培緒出後公姪秉哲。曾孫四人：長肇昕，已入庠矣。培翬少時受經於先祖，年十三而從學於公，沐公之教深，痛今茲不獲見吾祖，而公之音容亦已杳矣。獨其言行之大者猶在心目中，若不以時撰次，恐就湮沒，則後死之責無窮，故特狀之以備史館傳儒林者采擇。受業從孫培翬謹狀。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九《章雷川先生行略》 先生諱大澤，字道和，雷川其號也，宋相文簡公得象後。其先世夫人練氏，當五代時，全建州一城之命，子孫蕃衍，有諱某者始遷績之瀛川，又由瀛川遷城內之寨口，遂爲寨口章氏。父諱平，學者稱蘭軒先生，著有《諸經溫故》、《春秋志凡紀年》、《晉魏年證》等書先生□□之。蘭軒公生二子，先生其季也。幼時母病牀褥，朝夕侍奉，衣不解帶，歷數寒暑如一日，人咸異之。後侍父疾，竭誠盡瘁。愛親本於天性，居喪哀泣逾常時，有章孝子之稱。喪畢懸影於堂，每出必詣影前，歸亦如之，儼如生時出告反面，終身無改也。家貧，授徒爲生，然待兄與女兄隨所有時奉之，嘗旨甘必分致之，於祖先墳墓事力所能爲即竭力爲之，疏食布衣，於財利絶不計較。每歲量入爲出，不爲後日蓄積謀也。嘗有以厚聘延請者，先生辭弗往曰：「財定於命，苟非所有，取愈多適滋出入煩擾耳。」又謂：「銀錢不知所用，則不如瓦石。瓦石無人歆羨，銀錢可以賈害。」故凡以非道義餽者輒弗受。謹躬飭行，坐立言動不忘恭敬，至老愈自然弗懈。嘗書一聯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行不得皆反求諸己。」故其一生惟責己之意多，目中不曾見人之可惡，口中不敢言人之不善，與之接者藹若春温。鄉里中有請以排難解紛者，先生至，即剛暴之徒、愚魯之夫，無不心折而悅服，其德之感人如此。然胸中涇渭昭灼，於友朋後進有過失，未嘗不面言之。奸人有慕先生重名，欲依附之以爲援者，先生不爲動。遇邑中善舉，如捐鄉會試費、建書院，皆力提倡，而於修邑志尤殫盡心力。嘗曰：「人物臧否，自有老成評定，非後生所及知。至志爲一方徵信，尚革制度失實，訛以傳訛，則吾輩讀書者之責。」故嘉慶《志》中，凡考古證今，辨正舊誤，皆出先生一人之手。性恬淡，不慕榮進，年未弱冠，以府試冠軍入庠，三十而食餼，古紫陽院長孫逢莘師愛其文，屢取以冠六邑士，而督學仁和鹿泉趙公、山陽汪文端公尤加激賞。然屢困棘闈，不以介懷，嘗曰：「科名倖得之不足爲榮，惟是修身恒有愧於聖賢可憂耳。」嘉慶

元年，邑人推先生應孝廉方正之舉，先生固辭。道光改元，邑人又必推先生，已擬定矣，先生覺，即固辭，且將自呈狀其不可，乃止。邑侯有重先生學行者，造廬奉訪，不肯見，不得已往謝之，然不再往也。少從父學，即有志於根柢，長以經術領袖後進，自少至老，手不釋卷，經史子集罔不通究。生質明敏，讀書静細，時有超解，然不肯自以爲是。所著述亦不欲存，曰：「學以躬行爲要耳。」又曰：「看書須看到自己身上，以之檢攝身心，切於日用，方爲有益。」歿後仲子□□與門人録其經説數册，皆平日筆以示生徒，及講論之餘門人所録存者。其中説《易》最多，指解明切，於漢魏各家注推勘尤精覈。又有《文集》、《詩集》，亦歿後所搜存者。先生古文意境蒼鬱深厚，即尋常酬應之作，亦極謹嚴，無浮譽，無濫徇，此可爲作文者法矣。歲貢生，候選訓導。生於乾隆甲申歲□月□□日，卒於道光甲午歲十月□□日，年七十一。先生父蘭軒公與先大父朝議公同庚，友善，培翬幼時即聞大父盛稱先生孝行，且稱其學博，以是心重先生。及長而遇學使按試及省試，常追隨先生，每歲自學舍歸，輒就先生講論。雖未列弟子籍，然心實以師事之。竊歎先生宅中之厚，不以不肖待人，而其闇然自修於内者，俯仰無愧，在孔門可附德行之科，在《宋史》堪入道學之傳。先生固不欲譽過乎情，培翬亦豈敢言誣其實？今之詮次，皆就所習知者著之，後之尚論先生者，庶有考焉。

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四一《江廷燦》　先生諱廷燦，字英三，號蓮峰。系出蕭山，先世自邑之江灣遷城東。祖父以上皆未列士籍，先生少讀書，貧不能從師，諸經皆自誦。年十八，爲邑庠生，乃肄業郡城紫陽書院，從方還淳、鄭炳也諸先生，學爲時文。其文以前明隆、萬啟、禎諸名家爲宗，尺寸理法，芟除枝葉，獨樹質幹，試輒黜，終不改。爲人介直，自生徒束脩外，不妄取一錢。見人過失，面匡之。敷先王父請先生於家塾課敷兄弟子姪，前後十數人，在家塾幾三十年，年垂七十。先生諸子皆能竭力致養，先生乃家居又十餘年，歲在嘉慶己卯，先生卒，年八十有二。

先生爲塾師，神夷氣肅，終日不出館舍，督課有常業，講畫詳盡，無燕談之友，歲首未離塾，不過十日，故生徒無曠業。邑中稱良塾師者，僉曰「江先生江先生」云。自先生卒，而師範不可復追矣。有制義二百餘篇藏於家。配王孺人，子五人，孫七人。諸子以道光乙酉歲某月某日葬先生於邑某鄉某里之原，來乞銘。敷六歲從先生，凡十三年未離側，謹銘曰：

峻厓岸，自礪鍛。闢轍塗，繩步趨。儒之皎，師之表。嗚呼已矣，師儒道靡矣！踵疇趾矣！銘先生之幽，我心之悱矣。噫！

右墓誌銘董桂敷撰。

《清史列傳》卷六七《謝金鑾　陳庚煥　陰承方》　謝金鑾，字巨廷，福建侯官人。乾隆五十三年舉人，以大挑二等，歷官邵武、南靖、安溪、南平、彰化及臺灣嘉義教諭。金鑾少讀宋儒書，悦心性之説，後悟其非，返求之四書、五經而得其要：曰忠信，曰好學。嘗曰：「士不喜讀書，空言存誠，慎獨，主敬，存養，有體無用。」其説經不事章句訓詁，與友人書曰：「學者講求六經，有得於心，以之治己有術，治人有術，是謂經術。近世喜搜古書，以爲新博愈古愈廢之説則以爲愈佳。學雖博以語修己治人之方，則無術焉。此謂經學，不足言經術也。」官安溪，毓陽鄉械鬬，知府捕所名數人，不得，歸咎於士。金鑾請於督學恩普曰：「漳泉無獄不及士，設案牒而罪之，不出二年，庠序空矣。」恩普莊其言，事乃已。憫漳泉好鬬，教化不行，著《漳泉治法論》一卷。官嘉義，值海盜蔡牽陷鳳山，知縣急延問計，金鑾曰：「此間士民經林爽文之亂，守禦有成法，召而謀之，咄嗟可集也。」如其言，衆果至。金鑾指麾分守，夜三鼓而辨，一縣獲安。先是，蔡牽欲得蛤仔難爲巢穴。其地本甌脱，在臺灣東北，土沃而險。金鑾考其始末，詳其利害，謂當撫之爲保障，著《紀略》一卷。知當事憚於興作，請同里梁上國上之，上可其奏，即新設噶瑪蘭廳是也。

金鑾居教職，訓課有法，而吏治民情，尤關休戚。性廉介，諸生知其貧，餽之不受。嘗作《退谷自警文》，大旨謂：「天下之理，進常不足，退常有餘。故進而見，不如退而藏；進而求諸人，不如退而求諸己。退谷，金鑾號也。晚調安溪，不樂居官，作《教諭語》四篇，贈諸生，質實切當，多卑近砭俗之言。山陽汪廷珍謂在吕司寇《呻吟語》上。嘉慶二十五年，卒，年六十四。又著有《論語讀注補義》四卷、《二勿齋文集》六卷。

陳庚煥，字道由，福建長樂人。歲貢生。少好學，父勖之曰：「秀才不知時務，授以官如暮夜徒行，豈非俗學誤之耶？」庚煥自是留心世道，讀有用之書。既與謝金鑾交，所學益務實踐。其論學深闢陸王，謂陽明右陸紬朱，至盛推達磨、慧能，而謂堯舜萬鎰，孔子九千鎰。其他見於言語文字間者，初未嘗掩諱。嘉隆大儒，私淑姚江，勇猛精進，莫如羅近溪，明德之謚，上擬明道，乃手傳二子軒輊往生之異，至於坐化之頃，親爲拜斗府之章，持彌陀之號，歡喜贊嘆，得未曾有。然則近溪所明之德，果何德也？其詳辨學術，多類此。生平不言人過，於經

傳傳譌多所考正。性至孝，親病嘗藥滌穢，晝夜不懈。居喪蔬食，不入內。嘉慶元年，郡縣議舉孝廉方正，固辭。卒，年六十四。著有《五經補義》、《二十二史人物表》、《干麓塾談》、《莊嶽談》、《童子摭談》、《師門瓣香録》、《尊聞録》、《崇德同心録》、《易堂隱德録》、《北窗隨筆》、《畜德隨筆》、《惕園文稿》十六卷、《詩稿》四卷。

陰承方，字静夫，福建寧化人。少研究心性之學，刻意勵行，終身無惰容。有問學者，先教以《小學》、《近思録》。嘗著《學顔子所學論》，謂：「顔子博文，即《大學》格物致知，約禮克復，即誠意正心修身，陸王以扞外物爲格物，致良知爲致知，而謂讀書窮理爲支離。此爲君子儒而誤者也。」同里伊秉綬問學，承方舉朱子答林伯和、陳師德書示之，以爲要在慎獨。雷鋐視學浙江，重其學行，招之入幕，以未專使聘，辭不往。及鋐告養歸，即造門，相得甚歡。以所著文集，與商訂焉。建寧朱仕琇亦折節交，承方以爲操心純，踐履篤，不如也。

尤精《喪禮》，著《喪禮述》三卷，以《儀禮經傳通解》、《家禮》爲主，兼摭唐《開元禮》、宋《政和禮》、《明會典》諸書，取不背於古、無强於今者，而附以己意。年七十三，卒。又有《遺文》二卷。

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四二《黄日華、聶繼志毛貴銘》 黄日華字小軒，湖南道州人，安福訓導彝榜子。道光乙酉選貢。博覽羣書，著作工而且敏。學政祁寯藻觀風，作五經詩百篇，膾炙人口。未朝考，竟以攻苦嘔血病卒，士林惜之。時有聶繼志，字菊軒，乾州廳諸生，年三十無子，妻張氏病殁。繼志以其苗變時不避艱險，奉祖母、母，卒脱於難，義不可忘，遂不復娶，而以姪爲嗣。廳當苗變後，其子弟多以窮廢讀，繼志於是立家塾，聚而教授之，資其膏火，歲多六七十人，程課詳密。凡四十年，達材彦士相趾而起，卒時會葬者千人，有哀感涕泣者。毛貴銘，原名文翰，字西垣，巴陵人。八歲能詩，稱奇童，道光丁酉拔貢，庚子順天舉人。客遊授徒，歷關東、西秦、黔中、東萊，皆有詩，年四十九卒。詩集出，人争重之。

右傳李元度撰。

《清史列傳》卷六七《汪紱　余元遴　元遴孫龍光　洪騰蛟　董桂敷》 汪紱，初名烜，字燦人，安徽婺源人。諸生。少稟母教，八歲，四子書、五經悉成誦。家貧，父淹滯江寧，紱侍母疾累年，十日未嘗一飽。母殁，紱走詣父，勸之歸。父曰：「昔人言家徒四壁，吾壁亦屬人，若持吾安歸？」叱之去。紱乃之江西景德鎮，畫盌傭其間，然稱母喪不御酒肉。後飄泊至閩中，爲童子師。及授學浦城，從者日進。聞父殁，一慟幾殆，即日奔喪，迎櫬歸。

紱自二十後，務博覽，著書十餘萬言，三十後盡燒之。自是凡有述作，凝神直書，自六經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陣法、術數，無不融暢，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著有《易經詮義》十五卷、《尚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四書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禮記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樂經律吕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孝經章句》一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録》一卷、《讀讀書録》一卷、《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録》一卷、《先儒晤語》一卷、《理學逢源》十二卷、《山海經存》九卷、《物詮》八卷、《策略》四卷、《琴譜》一卷、《詩韻析》六卷、《大風集》六卷、《詩文集》各六卷。

紱與江永生同鄉，未嘗晤面，嘗寓書論《禮書》、樂律，往復千百言。紱謂：「度生於律，非律生於度。然非度無以得律，此如天非有度以日之行而起度，日非有分以晝夜之長短而分分，然分分而日之長短有數可求，定度而周天之行有迹可紀，同一理也。度數者，理氣流行之節次，生氣之和自然流出，故河圖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律管何獨不然？」永以爲真能言造化之妙，謹誌其言。其論學，謂「學不可不須知要，然所以得要，正須從學多後乃能揀出要處。」謂《易》理全在象數上乘載出來」；謂《書曆象》、《禹貢》、《洪範》著力去考，都是經濟」；謂《詩》只依字句吟詠，意味自出；謂「看《周禮》須得周公之心，乃於宏大處見治體之大，於瑣屑處見法度之詳」；謂《春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又謂「格物之格訓至，如《書》言格于上下、格得皇天，皆至到之義」；上文致知字爲推致，則格物爲窮至物理甚明，惟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直是不可得聞。陸王家因早聞性天，而未嘗了悟，以至害了終身。又果於自信，遺害後人也。」

生平著述，恥於自炫，多藏巾笥。尤注意《理學逢源》一書，書分内外篇：上篇明體，下篇達用，凡積二十餘年乃成。《自序》謂：「自天人性命之微，以及日用倫常之著，自方寸隱微之地，以達經綸斯世之猷，庶幾井井有條，通融貫徹，所以反求身心，以探乎天命之本源者，亦可不待外求而得終身焉足矣。」性儉約，無故不御酒肉。歲荒，屑豆作糜。或數日無米，處之怡然。少聘於江，比歸，娶江，年二十八矣。江嘗語諸弟子曰：「吾歸汝師三十年，未嘗見一怒言、一怒色也。」乾隆二十四年，卒，年六十八。

子思謙，增生，以毀卒。同邑余元遴，傳其學。

余元遴，字秀書。諸生。家貧，讀書，躬行樵汲。少有志爲己之學，究心經義及宋五子書。後師事紱，得聞爲學要領，著《庸言》四卷，皆克治身心、考驗自得之語。紱閔之，稱其踐履篤摯。平居坐不倚，立不跛。授徒所入，分恤親族。弟子貧者，卻其贄。已而空乏，泊如也。紱父子歿，經紀其喪，迎其妻江養於家；復力寫遺書，獻之督學朱筠，卒賴以傳。乾隆四十三年，卒，年五十五。又著有《詩經蒙説》、《畫脂集》。

孫龍光，字黼山。道光十五年舉人。官江蘇婁縣知縣，署崑山，值水災，力行捐賑，多所全活。署元和，勸增豐備倉田八千餘畝。署青浦，有至聖衣冠墓，援案請給奉祀生，勸捐田畝爲祭埽費，並倡建庭聞書院。又擒治匪類徐瀠，論如律。以續緝匪黨周立春，未獲，罷歸。龍光早歲讀金谿、姚江書，於永康、永嘉事功，馬氏《通考》、顧炎武遺書，皆能得其要略。後乃淵源家學，篤志程朱，以居敬、窮理、力行爲宗旨。嘗謂：「朱子之學廣大精純，爲孔子後一人。紱尊信朱子，昌言保衛，特定一尊，雖或病其言太盡太急切，然欲救時俗之歧誤，不得已焦唇敝舌以警覺之，其設心良苦也。」紱與永俱爲婺人，所推永學兼漢宋，其徒戴震始專崇漢學，後遂詆斥程朱。故龍光云然。所著有《廣唐書》三十卷，《朱子祠記考》、《元明儒學正宗録》、《表章儒碩録》各二卷，《吴康齋學案》、《汪仁峰學案》各一卷，《仁峰年譜》一卷，《汪雙池年譜》四卷，《經學管窺》六卷，《詩文集》三十七卷。

洪騰蛟，字鱗雨，亦婺源人。乾隆十五年舉人。研窮經訓，尤嗜宋儒書。嘗以置閏法及經學、理學諸疑質於汪紱，紱報書言爲學之概甚悉。騰蛟欲往執贄，未行而紱歿。又嘗著《禹貢黑水説》，爲時所稱。錢塘袁枚方之楊子行、井大春。著有《壽山存稿》、《稽年録》各十二卷，《壽山叢録》、《鄣麓常談》各二卷，《婺源埤乘》三卷，《思問録》五卷。五十六年，卒，年六十六。

董桂敷，字宗邵，亦婺源人。嘉慶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以疾歸。桂敷少孤，事繼母以孝聞。稍長，博綜經史及儒先《語録》，爲學恪宗程朱，躬行實踐，顔其室曰自知。大學士湯金釗嘗曰：「桂敷自勵勵人，真無負性分職分也。」歸後，主講豫章書院，教學者讀書窮理，貴在反躬。士林以「文範」、「道範」顔其講堂。永豐劉繹出其門，以學行稱。年五十八，卒。著有《十三經管見》、《書序蔡傳後説》、《周官辨非解》、《夏小正箋注》、《諸史蠡測》、《諸子異同得失參斷》、《儒先語録匯參》、《見聞贅語》、《自知室文集》。初，紱所著書，惟《參讀禮志疑》刊行，得上《四庫》館，餘惟邑人董昌璵録有副本。自桂敷尊其學，謂得朱子真傳，以其書公之同好，乃稍稍行於世云。

《清史列傳》卷六六《陸世儀　陳瑚　盛敬　江士韶》　陸世儀，字道威，江南太倉州人。年十六，父勗之曰：「一飲一食，常維經義，可以收放心；或坐或卧，如對聖賢，可以卻邪念。」世儀揭之座隅。年二十七，爲主敬之學，慮敬之或至散漫，畀奉一天以臨之，功乃大進。嘗欲從劉宗周問學，不果。後與同里陳瑚、盛敬、江士韶諸人倡明正學，慮驚世駭俗，深自韜祕。或横經論難，或即事窮理，反覆以求一是。甚有商榷未定，徹夜忘寢，質明而後斷，或未斷而復辨者。

世儀之學篤守程朱，自言初有得於「心爲嚴師，隨事精察」八字，謂心爲嚴師，即居敬；隨事精察，即窮理。既，有得於「理一分殊」四字，謂聖賢工夫，隨事精察是起手，一以貫之是究竟；而此四字自精察而造一貫之階梯也。既而曠觀天地古今，無有不貫，謂邵子遇物皆成四片，此祇是於陰陽老少處看得熟然終落氣數，若見得理一分殊親切，則遇物一片亦可，千萬片亦可。其論《太極圖説》，謂「主敬」二字是立人極之本，「中正仁義」又是主静之實落處。《周子》自注云：「無欲故静，無欲則純乎理。是以天理爲静，人欲爲動。乃知仁義中正之外，別無主静也。」其論性謂：「孟子祇就四端發現處言，不必説到渾然至善。」又謂：「論性離不得氣質，一離氣質，便要離天地，蓋天地亦氣質也。離天地則於陰陽外別尋太極，太極不落空虚即同於一物。」世儀不喜陳王之學，然能平心以論之。其論白沙曰：「世多以白沙爲禪宗，非也。白沙、曾點之流，其意一主於灑脱曠閑以爲受用，故與禪思相近。其静中養出端倪之説，《中庸》有之，然不言戒懼慎獨，與惟詠歌舞蹈以養之，則近於手持足行，無非道妙之意矣；不言睹聞見顯，而惟端倪之是求，則近於莫度金鍼之意矣。白沙本與敬齋俱學於吴氏，皆以居敬爲主，後來自成一家，始以自然爲宗，而敬齋則終身無所轉移，此狂狷之分。其實白沙所謂自然者，誠也，稍有一毫之不誠，則粉飾造作，便非自然。或者以率略放誕爲自然，非也。」其論陽明曰：「陽明之學，原自窮理讀書中來，不然，龍場一悟，安得六經皆湊泊？但其謂庭前格竹七日而病，是則禪家參竹篦之法，原非朱子格物之説，陽明自誤會耳。蓋陽明少時實嘗從事禪宗，而正學工夫尚寡。初官京師，雖與甘泉講道，非有深造。居南中三載，始覺有得，而才氣過高，遽爲致良知之説，自樹一幟。是後畢生執掌軍旅之中，雖到處講學，然終屬聰明用

事，而少時之熟處難忘，不免逗漏出來。要之致良知，固可入聖，然切勿打破『敬』字，乃是壞良知也，其致之亦豈能廢窮理讀書？然陽明之意主於簡易直捷，以救支離之失。故聰明者，厭窮理讀書之繁，動云一切放下，直下承當，心麤膽大，祇爲斷送一『敬』字。不知即此簡易直捷之一念，便已放鬆腳根也。」論者謂其洞見得失，足廢諸家紛爭之說。生平於象緯、律曆及禮樂、政事異同，無所不究。所著《思辨録》，疏證剖析，蓋數百萬言，分《小學》、《大學》、《立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大道》、《人道》、《諸儒》、《異學》、《經史》、《子籍》十四門，凡三十五卷。大旨主於敦守禮法，不虚談誠敬之旨；施行實政，不空爲心性之功。於近代講學諸家最爲篤實。故其言曰：「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嘉、隆之間，書院徧天下，呼朋引類，動輒千人，甚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横議也。」又曰：「今所當學者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世用，不可不講。」其言足砭虚憍之弊。後儀封張伯行序其書，謂：「世稱世儀爲朱子後一人，余不敢知，然其於内聖外王之道，思辨有素，不可謂非正學干城云。」明季流寇事亟，世儀謂：「平賊在良將，尤在良有司。宜大破成格，凡進士、貢、監諸生不拘資地，但有文武幹略者，輒與便宜，委以治兵。積粟守城之事有功，即以爲其地之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有呼應。今拘以吏部之法，重以賄賂，隨人充數，是賣封疆也。」時不能用。

明亡，不復出。鑿地十畝，築亭其中，不通賓客，自號桴亭。順治十五年，始應學政張能鱗聘，爲輯《儒宗理要》。十七年，應諸生之請，講學東林。康熙五年，復講學毘陵，已復歸講。里中當事屢欲薦之，力辭。十一年，卒，年六十二。他著有《論學酬答》、《宗禮典禮折衷》、《禮衡》、《易窺》、《詩鑑》、《書鑑》、《春秋考論》等四十餘種。國朝諸儒恪守程、朱家法者，世推二陸，謂世儀及隴其也。光緒元年，禮部議覆江蘇巡撫張樹聲疏奏，奉旨從祀文廟。

陳瑚，字言夏，亦太倉州人。明崇禎十六年舉人。世儀作《格致篇》，首提「敬天」二字。瑚由此用力，遂得要領。每日課程以「敬怠善過」自考。嘗與世人論致中和工夫，瑚答之曰：「工夫全在存養省察。玩注中『約之精之』二語，約之有漸，漸收斂入内意；精之有漸，漸擴充向外意。即如戒慎恐懼，何得偏擇？所謂不睹不聞者，而用功祇是持敬於己，不問其睹聞與否，步步存天理於胸中，然後漸漸收斂，直至夢寐所不及簡，精神所不及持，純是一團天理。此之謂約之，此之謂致中。慎獨則先從已所獨知之地用力，然後推向外去，自一事一物以至萬事萬物，無不各當，絶無一毫人欲。此之謂精之，此之謂致和。」世儀諸人皆然其言。著《聖學入門》，書分《小學》爲六：《入孝》、《出悌》、《謹行》、《信言》、《親愛》、《學文》；《大學》爲六：《格致》、《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謂《小學》先行後知，《大學》先知後行。《小學》之終，即《大學》之始。

瑚之學博大業精深，尤講求經濟大略。暇則横槊舞劍，彎弓注矢，其擊刺妙天下。值婁江堙塞，江南大饑。瑚上當事《救荒書》，其預備之政四，曰：築圍岸，開港浦，廣樹藝，預積儲；防挽之政四，曰：慎災眚，早奏報，懲游惰，勸節省；補苴之政四，曰：通商，勸分，興役，弭亂；軫恤之政四，曰：招流亡，緩徵索，審刑獄，恤病囚。又陳《支吾三議》，其議食四條，曰：勸義助，勤轉輸，招商米，優米肆；議兵八條：曰嚴保甲，練鄉民，設偵探，勸習射，練夫役，練牙兵，備城守之人，備城守之器；議信六條：曰勵士節，和大户，巡郊野，安典肆，清獄囚，嚴督察。又籌江南二策曰：「定常賦以絶蠹漁，此治標之法；興水利以闢田疇，此治本之法。」皆精切可施行，時不能用。其論理財，謂：「管子富國之法，大約籠山澤之利，操輕重之權，可施之一國，不可施之天下，苟利吾國，鄰國雖害不恤也，爲天下則不然。此有餘彼不足，不足者亦王土也；此享其利，彼受其敝，敝者亦王民也。故桑、孔用之漢而耗，王、吕用之宋而亡。」時稱爲篤論。瑚嘗自言其學如醫之治病，求之於古猶方藥也，求之於今猶切脈也。按脈求病，按病定方，按方用藥，故百發不爽。然主人諱疾，則良醫亦束手矣。

明亡，絶意仕進。奉父寓崑山之蔚村，田沮洳。瑚導鄉人築岸禦水，用兵家束伍法，不日而成，歲獲豐稔。又立孝弟、力田、爲善三約，衆皆悦從。父病，刺血籲天，願以身代。父卒，遺産悉讓之弟。康熙八年，詔舉隱逸，知州白登明將以其名上，瑚力辭乃已。遊其門者，多俊偉英略之士。十四年，卒，年六十三。卒後，村人立祠祀之。巡撫湯斌即其居爲安道書院。他著有《求道録》、《淮雲問答》、《築圍説》、《治病説》、《救荒定議》等書。其孫搜輯彙編，爲五十八卷。

盛敬，字聖傳，亦太倉州人。諸生。長世儀一歲，矢志存誠主敬之學。篤於孝友，居喪三年，不飲酒食肉。有弟，遇之無禮，敬始終怡怡。家貧，窶鹽不給，讀書窮晝夜。瑚嘗稱其深思静氣，學力日進，雖論事或有未當，而嚴儒釋之分、敬怠之辨，至爲精密。

江士韶，字虞九，亦太倉州人。諸生。其學以世儀爲歸，盛敬嘗以世儀開闢、士韶懇到稱之。同時諸人多務著述，士韶以爲三代聖賢之旨，盡於昔儒論

說，惟在躬行而已。晚年，取所作焚之，故不傳於後。惟世儀所著《思辨録》，未有倫次，士韶纂輯精要，類分而書之，遂行於世。

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四二《莫廷翰》　先生績學敦行，少學文於郭解元雄圖。乾隆戊戌受知李雨村學使，補弟子員。嘉慶戊辰歲考一等，補增生。鄉闈八薦弗售，里居授徒，歲常數十人。同邑林月亭孝廉伯桐、杜洛川廣文游，尤稱高足云。生於乾隆甲戌，終於道光丙戌，年七十三。子二：愈昭，候選通判；愈晴。孫若僕、若佑、若修，候選布政司經歷。曾孫知琮、如潤、如瓊、如珍。

《清史列傳》卷六七《路德　柏景偉》　路德，字閏生，陝西蓋厔人。嘉慶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户部主事。十八年，考補軍機章京。以目疾，請假歸里。德廉静寡欲，家貧，母兄老，藉講學爲祛病。静攝三年，目復明。以母老，不復仕。歷主關中、宏道、象峰、對峯各書院，教人專以自反身心、講求實用爲主，尤以不外求、不嗜利爲治心立身之本。生平研經躭道，不事偏倚。嘗著《墨子論》，謂：「孟子兼距楊墨，然距墨易，距楊難。墨子之道，愛人濟物之道也；楊子之道，自私自利之道也。自私自利，人情類然，未俗尤甚，是即楊子之徒也。墨子之道：《非儒》，其意則不背於儒；《兼愛》，與摩頂放踵，猶是己溺己飢、殺身成仁之心。特儒者得乎中，墨子過乎中，故不能無失。然此皆楊子所不肯爲。從墨子之道，則當拯貧，貴庇賤，强扶弱，智誨愚，民康物阜，勤素成風，禁攻寢兵，獄訟衰息，不害爲治世。從楊子之道，將使富者生，貧者死，賤者悲，貴者喜，强者智者務爲自全，弱者愚者舉不得免，臣不忠其事，子不竭其力，兄弟不同其心，雖人人服儒服，誦儒書，而生理固已滅矣。」著有《楳華館詩文集》、《雜録》十餘卷。弟子朝邑閻敬銘爲刊行。敬銘師事德最久，稱其懷抱峻潔，遺棄榮利，言學言理，切近踏實，無門户標榜氣習。平江李元度亦謂德行誼爲文名所掩，其詩古文又爲時藝試律所掩，然德弟子著録千數百人，所選時藝，一時風行，俗師奉爲圭臬，並取其《五經》節講之本以教學者，不復知讀其全，頗爲世所詬病云。咸豐元年，卒，年六十八。

孫桓，咸豐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元年，藍逆竄踞蓋厔，桓時家居，被執，不屈死。

柏景偉，字子俊，陝西長安人。咸豐五年舉人。以選授定邊縣訓導未赴任，會回匪亂作，奉父母匿南山，轉徙荒谷間。雜糜、哀毀骨立。尋以在籍辦團防，巡撫劉蓉奏請以知縣選用。回匪竄甘肅，景偉偕提督傅先宗助剿。同治五年，解鞏昌圍，並克熟陽城，敘功，賞戴藍翎。六年，欽差大臣左宗棠督師入關，與謀軍事。景偉謂宜築堡寨以衛民居，設里局以減徭役，提耗羨以足軍食，徙回居以清根本，開科舉以定士心。又上辦理回匪臆議十四事，宗棠深才之，以屬幫辦軍務劉典。八年，典以景偉積年勞勤，特疏保薦，詔以知縣分省補用，賞加同知銜。嗣典以終養回籍，景偉遂歸里，不復出。光緒三年，秦大饑，景偉請於大吏，發粟振恤，創爲邨各保邨法，以貧民稽富民粟使無匿，以富民賑貧民户使無濫。手定章程，全活數十萬人。

景偉少刻苦於學。既歸，主涇干、味經、關中各書院，思造士以濟時艱。創立求友齋，令以經史、道學、政事、天文、地輿、掌故、算法、時務分門肄習，造就甚衆。其爲學似陳同甫、王伯厚，而實以劉念臺慎獨實踐爲的。嘗謂：「聖賢之學，以恕爲本，以强爲用。强恕而行，則望於人者薄，而責於己者厚。」又謂：「同此性命，同此身心，同此倫常，同此國家天下，道未嘗異，學何可異？凡分門别户者，非道學之初意也。故理一分殊之旨，與立人極主静體認天理之言，學者不以爲異；而其所持究未嘗同。然則主敬窮理，致良知，先立乎其大之數，説者得其所以同，亦何害爲異乎？」其大旨如此。所著有《澧西草堂集》。

《清史列傳》卷六七《方東樹　方宗誠》　方東樹，字植之，安徽桐城人。諸生。父績，博學，工文詞。著有《經史劄記》十二卷、《屈子正音》三卷、《詩文鈔》七卷。

東樹幼承家範，年十一，效范雲慎《火樹詩》，驚其長老。年二十餘，用功心性之學。又學古文於同里姚鼐。四十後，不欲以詩文名世。研極義理，於經史百家、浮屠、老子之説，罔不窮究，而最契朱子之言。嘗言立身爲學，固以修德立行内全天理爲極，而於人世事理，亦必講明通貫以待用。惟當知本末先後之次，不可以玩物喪志勞心，失其遠者大者耳。時海内競尚考證，號曰漢學。鼐嘗爲文辨之，東樹因著《漢學商兑》三卷。《自序》謂：「近世漢學闢宋儒，攻朱子，以言心、言性、言理爲厲禁。觀其所著書，不出訓詁、小學、名物、制度，棄本貴末，於聖人躬行求仁修齊治平之教，一切抹摋，名爲治經，實足亂經。」又曰：「經者，良苗也；漢儒者，農夫之勤苗畬者也，耕而耘之，以植其禾稼。宋儒者，穫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資其性命，養其軀體，益其精神也。非漢儒耕之，則宋儒不得食。宋儒不舂而食，則禾稼蔽，畝棄於無用，而羣生無以資其性命。今之爲漢學者，則取其遺秉滯穗而復殖之，因以笑舂食者之非，日夜不息，曰：吾將以助農

夫之耕耘也。卒其所植，不能用以置五升之飲，先生不得飽，弟子長飢，以此教人，導之爲愚；以此自力，固不獲益。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蕩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本，其去經也遠矣。」同時陽湖陸繼輅、元和沈欽韓皆重其書。武進李兆洛言：「曩時讀書，甚不喜康成，於朱子亦時時腹誹。讀先生書，敬當力改其失。」其推服如此。

東樹又著《辨道論》，跋黃宗羲《南雷文定》，以破姚江、山陰之失。少有用世志，遊粵東，值大臣請禁洋煙，著《匡民正俗對》，陳所以禁之之道。英人肇釁，著《病榻罪言》，論所以禦之之策。時皆不用。客遊五十年，晚歲家居，益窮性道之旨，自言所學無時不有新益。咸豐元年，卒，年八十。古文簡潔，涵蓄不及鼐，能自開大，以成一格。然桐城自東樹後，學者多務理學云。他著有《書林揚觶》、《一得拳膺録》、《思適居鈐語》、《半字集》、《考槃集》、《山天衣聞考正》、《待定録》、《進修譜》、《未能録》、《大意尊聞》、《最後微言》、《老子章義》、《陰符經解》、《昭昧詹言》、文集、詩集共百餘卷。

方宗誠，字存之，東樹從弟。弱冠，師同里許鼎，又從東樹遊。清勤刻苦，讀書有一理之未通、一事之未踐、一過之未悟，如痼疾在身。論學宗程朱，謂：「象山立大，陽明良知，念臺慎獨，亦皆本於孔孟，特見其偏，不見其全，是以失之。然大倫大節，究無不同，要當各取所長。」咸豐三年，髮匪陷桐城，避居魯谼山中先世之享堂，堂前古柏半枯，宗誠日坐其下，讀書痛飲，名曰柏堂。每念致亂之由，撥亂之道，處亂之策，反覆推論，歸其本於忠孝廉恥，成《俟命録》十卷。時亂氛日熾，宗誠獨授經山中，與同里朱道文、方潛、趙獻、張勳諸人過從講學，人比之魏禧易堂。八年，三河兵敗，乃挈家入山東，布政使吴廷棟招至署中，與共論學，推爲碩果。湘鄉曾國藩聞其名，致書速歸。至大梁，道阻，巡撫嚴樹森留司章奏，多所贊助。後返安慶，追隨戎幕中。曾國藩奏以知縣留補江蘇，復奏調直隸。同治十年，補棗强縣知縣。既至，清積牘，釋滯囚，治姦究，平反冤獄。建正誼講舍、敬義書院，立學規，集諸生會講。刻《小學經正録》、《弟子規》及先賢遺書，採邑中國朝有學行之儒鄭端、劉琯、劉士毅，附祀董仲舒祠，以資觀感。歲旱，禱雨，輒應。值災年，籌賑周至。於貞孝寒儒，別加餽贈。凡教養之事，知無不爲。總督李鴻章疏稱宗誠湛深經術，留心濟世，舉卓異，將擢陞灤州，以創修義倉，積穀未成，辭不往。光緒六年，告歸，年六十三矣。

宗誠説經，於諸子百家，靡不采摭，而一衷程朱。論文精究義法，和歸諸正學。尤虚懷受善，自少至老，無時不以朋友切磋爲事。一言可録，佩之終身。學無不窺，而能折中以求至是。著有《志學録》八卷、續三卷、《輔仁録》四卷、《讀書筆記》十三卷、《春秋集義》十二卷、《周子通書講義》一卷、《思辨録記疑》二卷、《宦遊隨筆》二卷、《柏堂文集》六編，九十餘卷。

紀事

《史記・五帝本紀》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

《列子・黃帝》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于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慙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列子・湯問》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遊。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薛譚學謳于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櫩，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百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善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略】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于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于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睹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端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矢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于塗，請爲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禦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禦。」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途，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禦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于足，應之於心。推于禦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于銜，應之於轡；得之于轡，應之於手；得之于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

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史記・管晏列傳》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

《列子・仲尼》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群聚，而爲牢藉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机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史記・衛康叔世家》 （衛靈公）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略】

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弒其君悼公。

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魯。

《左傳・哀公十四年》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左傳・哀公十五年》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

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左傳・哀公二十六年》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

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

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

李耳無爲自化，清静自正。

《論語・公冶長》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説。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論語・雍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説，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論語・述而》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論語・子罕》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吾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論語・子罕》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論語・子罕》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子謂顔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論語・先進》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説。」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顔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論語・子路》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論語・季氏》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孔子家語》卷一《相魯》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

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爲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于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粗粺，用粗粺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墮三都之城。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愼氏者，妻淫不制。有愼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孔子家語》卷一《始誅》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古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愼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孔子家語》卷一《大婚解》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君不爲正，百姓何所從乎？」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

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捨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公曰：「寡人實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爲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出以治直言之禮，以立上下之敬。物恥，則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爲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支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昔太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子遂言曰：「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公曰：「敢問何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己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幸煩子之於心。」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子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孔子家語》卷一《王言解》　曾子閑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可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户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之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閑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平，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鄽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貧，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怨，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爲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然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爲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爲福積資求焉。恤行者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罕弋，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飢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

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民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士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

《孔子家語》卷一《儒行解》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順，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難進而易退，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懾，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竇，蓬户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之，不敢以諂，其爲士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若不逢世，上所不受，下所不推，詭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録。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伏，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底厲廉隅，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雖以分國，視之如錙銖。弗肯臣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夫温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溷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人之名儒也，忘常以儒相詬疾。哀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歿吾世，弗敢復以儒爲戲矣。」

《孔子家語》卷一《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絇履，紳帶縉笏者，皆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焉。斬衰管菲，杖而歠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

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機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冥，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爲此道，民畔如歸，皆君子之讎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爲？」對曰：「爲其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復問曰：「若是乎，君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時，詭福反爲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圮，以致天孽，桑穀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大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己逆天時，得禍爲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

《孔子家語》卷一《問禮》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吾子言焉。」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辯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是故君子之爲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不廢其會節。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修其歲時，以敬其祭祀，別其親疏，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醼，即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不彫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爲禮也。」言偃問曰：「夫

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欲觀夏，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乾坤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此觀之，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捭豚，汙鐏杯飲，蕢桴土鼓，猶可以致敬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飲腥苴熟，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爲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殽，越席以坐。疏布以冪，衣其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爲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孔子家語》卷二《致思》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聝。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洋瀁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子路曰：「瓦甌。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季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太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己行化，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爲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

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鎌帶素，哭者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絶，是三失也。」夫樹欲静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蕙蓴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禄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御索，幾何不盡，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不能導，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子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乎。」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愗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于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不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懍懍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御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

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

《孔子家語》卷二《好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

者。故方思所以爲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持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楚王出遊，亡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于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遠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爲閑田也。」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襲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胄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而長者不爲市。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懾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孔子曰：「君子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己焉，君子恥之。」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户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爲，可謂智乎。」

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別。《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而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薦蓁。《豳》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汝下民，或敢侮余。」孔子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大王亶甫，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大王都豳，翟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

告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大姜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邶》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儛。」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爲組者，穆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

《孔子家語》卷三《弟子行》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不知何謂？」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遍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録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疋夫不怒，唯以亡其身。不畏强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爲下國駿厖，荷天子之龍。不戁不悚，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邮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邮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儐禮，禮以儐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於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助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覆白圭之玷，是宮絡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自見孔子，出入於户，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當茂矣，壹諸侯之相也。抑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焉人矣。』子貢對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不教，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内植足以没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生，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内正，自極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遽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内。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不援其上，其親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則學，不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略舉耳目之所及而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曰，

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耻而不使其過宿。其爲大夫，悉善而謙其端，其爲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言其功直，至於其爲容也。温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孔子家語》卷三《賢君》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内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靈公弟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禄，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悦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産。」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産，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於淫樂，耽湎於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顔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疏，不亦遠乎。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類是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搆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孔子閑處，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尅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

齊景公來適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悦，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而政其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愉。首拔五叛，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

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爲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禄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孔子家語》卷四《辯物》　季桓子穿井，獲如玉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

吳伐越，隳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爲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諸侯社稷之守爲公侯，山川之祀者爲諸侯，皆屬於王。」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山者，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氏。今曰大人。」有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于上館，時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櫝，如之。」

郯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大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郯隱公朝于魯，子貢觀焉。郯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禮。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以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卑俯，替。驕近亂，替近疾，若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郯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不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也。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伯謂大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襄已來之改之。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麏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害，吾是以傷焉。」

《孔子家語》卷三《辯政》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遠來，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伎樂，不解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爲政殊矣。《詩》云『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卬。』此傷姦臣蔽主

以爲亂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風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風諫乎。」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爲福，此謂是與。」

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今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禄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我今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祖之墓，以爲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千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子貢聞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産晏子。可爲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爲，目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産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而行爲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宫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眉，而跳且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徵矣。」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悦，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郵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内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廷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孔子家語》卷四《哀公問政》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板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兄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齊

潔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財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禄，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絶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順于親，不信于友矣。順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誠于身矣。誠者，天之至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體定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氣者，人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骨肉弊於下，化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者，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民之則，而猶以是爲未足也。故築爲宫室，設爲宗祧。春秋祭祀，以別親疏，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人服自此，聽且速焉。教以二端，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所以報魄也。此教民修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顔色者，其唯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爲能得之矣。」

《孔子家語》卷五《困誓》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於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賜請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睪如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察其從，則隔如也。此其所以息也矣。」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犨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剖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鄒，作槃琴以哀之。」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悦與。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汝欺。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内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謂無孝名乎。」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絶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悦，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在此乎。士

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之深則出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弘其志而無不容。爲人下者，以此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皐繇，其肩似子産，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累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永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爲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於宋。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鬬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之來。喜而於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恃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衛簒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簒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簒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謂直乎。」

《孔子家語》卷五《在厄》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絶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弦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子路愠，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謂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顏氏之子，吾亦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曾子弊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孔子家語》卷五《入官》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

子張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己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己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官獄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惡，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佼民之辭，養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邇，故明不可蔽也。所求於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在内，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不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争之者至。争之至，不於亂。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優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説者，情之導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調説和則民不變。法在身則民象，明在己則民顯之。若乃供己而不節，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僻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僻則群臣汙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反道，察里言而服之。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爲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蒞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導以遠，不貴民之所不爲，不强民之所不能，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若責民所不爲，强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紞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虚其内；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强，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内外不相應，則無已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孔子家語》卷五《子路初見》　子路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也。」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仁惡仕，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而受教。」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强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矣。」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苞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於禮也。」

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悦。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常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争者。」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孔子兄子有孔篾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篾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禄少，饘粥不及親戚，是以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悦，往過子賤，問如孔篾。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禄所

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爲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爲上。盛菓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爲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子貢曰：「陳靈公宣淫於朝，泄治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寤，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治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捐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爲周道遊觀，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師以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孔篾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篾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患，唯智者有之。」

《孔子家語》卷五《顏回》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厩。」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如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情性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覩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禮，德之盛也。」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爲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祠海鳥，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文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

顏回問於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預。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

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顏回問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焉。」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爲也，何居爲聞者，盍日思也夫。」

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於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己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知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惡。」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孔子家語》卷六《五帝》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爲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氏，兼食於社，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孔子家語》卷五《五帝德》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傳，穆微之說，卒采之辯，闇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說：黃帝者，少昊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齊叡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剋之，始垂衣裳，作爲黼黻。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生死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有度。汝欲一日遍聞遠古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

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淵而有謀，疏通以知遠。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神，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以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焉。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哀，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元民始之，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及，莫不夷說。」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

聞於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温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叡明智通，爲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躬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亹亹穆穆，爲紀爲綱。其功爲百神之主。其惠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任皐繇伯益以賛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序，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悦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戒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顔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改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孔子家語》卷七《五刑解》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夫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鬬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鬬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穽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鬬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縰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孔子家語》卷七《郊問》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效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誡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氾埽清路，行者必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衮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

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脱裘矣。服衮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孔子家語》卷七《觀鄉射》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歎曰：「射之以禮樂也。何以射，何以聽，修身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所中以辭爵。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之義。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謂射之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耆老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于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殺之義辯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賓。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闋，工告樂備而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脱屨，升坐，修爵無算，飲酒之節，旰不廢朝，暮不廢夕。賓出，主人迎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既明，降殺既辯，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子貢觀於蠟。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爲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孔子家語》卷七《禮運》　孔子爲魯司寇，既於蠟賓事畢。乃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人。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户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爲己，力則爲人，大人世及以爲常，城郭溝池以爲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爲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其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吾捨魯何適。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今使祝嘏辭説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車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脇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爲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也。以衰嘗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夫禮者，君之柄，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弊，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仕，民不歸，是謂疵國。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必本之天，效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教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翫其所樂，民之治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人則有過。故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是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爲之義。大夫死宗廟，爲之變。凡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非意之，必知其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

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載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五行之動，共相竭也。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爲本。五聲五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主。故人者，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聖人作則，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以日星爲紀，故業可別。月以爲量，故功有藝。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而魚鮪不諗。鳳以爲畜而鳥不狘。麟以爲畜而獸不狉。龜以爲畜而人情不失。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設制度，祝嘏辭說。故國有禮，官有御職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儐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蓍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是以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郊社宗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協於分藝，其居於人也曰養。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之於人，猶酒之有蘗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聖人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之分。仁之節，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强。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順之體，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於義，猶耕之而弗種。爲而不講於學，猶種而弗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以仁，猶耨而不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夫禮之不同不豐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順也。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埱，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孔子家語》卷七《刑政》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倆也，倆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于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與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僞而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

服命車不粥於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旂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菓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孔子家語》卷八《問玉》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爲玉之寡而珉多歟？」孔子曰：「非爲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詘然，樂矣。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静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静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者，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矢其文德，協此四國，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問。《詩》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三代之德也。」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爲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躬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並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並隨，則亂於階塗矣。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昔者明王聖人辯貴賤長幼，正男女内外，序親疏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孔子家語》卷八《辯樂解》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孔子有所謬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曰：「丘迨得其爲人矣。近黮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温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静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誡之以久，何也？」對曰：「病疾不得其衆。」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武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對曰：「非武坐。」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孔子曰：「唯丘聞諸萇弘，若非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誡之以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何也？」子曰：「居，吾語爾。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邵之治

也。且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邵公右，六成而復綏，以崇其天子焉。衆夾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於中國。分陝而進，所以事蚤濟，久立於綏，所以待諸侯之至也。今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於祀。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則釁之而藏之諸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爲諸侯，命之曰鞬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修郊射，左射以貍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民知所以敬親，六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孔子家語》卷八《冠頌》 郯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亦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善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無介，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畢。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爲三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弊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緌，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孔子家語》卷八《廟制》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乃爲親疏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廟而三，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士立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

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聞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憩。』周人之於邵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孔子家語》卷一〇《曲禮公西赤問》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政仕者，死則從其列。」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問子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捨其孫腯，立其弟衍。」子游以聞諸孔子，子曰：「否，周制立孫。」

孔子之母既葬，將立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聞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有備物而不可用

也。是故竹不成用，而瓦不成膝。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盟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而用殉也。」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爲芻靈者善矣，爲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孔子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焉。今夫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户，堂事當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爲士也，而不知禮！」

《孔子家語》卷一〇《曲禮子夏問》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於朝市，不返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仁弗與同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從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報之，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爲之乎。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仕。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奪故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公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子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涖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一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臣在，則禮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踴不絶地。姑姊妹之大功，踴絶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

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瘡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毁瘠而病，君子不爲也。毁則死者，君子爲之無子，則祭之沐浴，爲齊潔也，非爲飾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矣。」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之，惡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爲之宜。故曰，我戰則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飧。子夏問曰：「禮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而作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爲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爲公臣。曰，所以遊僻者，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爲之，官於大夫者爲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策已。」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定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爲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

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遂練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爲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以贈之。」子貢曰：「所於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止，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叔孫母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孫從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問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爲知禮，何也？」孔子曰：「由，汝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士。」齊晏桓子卒，平仲粗衰斬，苴絰帶杖，以菅屨，食粥，居傍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知是駁人之非，懸辭以避咎，義也夫。」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孟縶以爲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以事周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也，汝何弔焉？君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病於回。不以回事人，不蓋非義，不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

郰人子革卒，哭之，呼滅。子游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殀，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揮涕，無拊膺，無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文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爲令德也。」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履醢，曰：「吾何忍食此。」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墓而不墳。孔子曰：「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又見若坊者矣，又見履夏屋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修之而歸，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云，孔子泫然而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及二十五月而大祥。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答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點問曰：「吾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竿也。」

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矣。夫以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也？」子游問於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乎，不智，不可爲也。凡爲明器者，知喪道也。夫子始死則矣。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

子罕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爲？」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人徹重焉。」請問喪朝，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者

廟而後行，殷朝而後殯於祖，周朝而後遂葬。」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汝往埋之。吾聞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孔子家語》卷一〇《曲禮子貢問》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朽之速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爲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孔子適季氏，康子書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孔子爲大司寇，國厩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爲下。君子上不僭下，不下偪上。」

冉求曰：「昔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昔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盛於甕，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禮也者。由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鮐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晉將伐宋，使人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之反。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悅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其天下孰能當之。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弊一人，韔其弓。」又及，棄疾謂之。又及，棄疾復謂之。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孔子在衛，司徒敬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璩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踰行也。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繹。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爲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爲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遇人入保，負杖而息。務人泣曰：「使之雖病，任之雖重，君子弗能謀，士弗能死，不可也。我則既言之矣，敢不勉乎？」與其鄰嬖童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殪。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乎。」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于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

于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經而不拜。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盡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上下有章。」南宮紹之妻，孔子兄之女，喪其姑而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啓顙，頹乎其順。啓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也。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哉。」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

卞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處內。子游問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以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斯爲之孝乎。斂手足形，旋葬而無槨，稱其財爲之禮，貧何傷乎。」

吳，延陵季子聘于上國。適齊，於其返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斂以時服而已。其壙掩坎，深不至於泉。其葬無盟器之贈。既葬，其封廣輪揜坎，其高可時隱也。既封，則季子乃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則無所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禮，其合矣。」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焉。」子游曰：「有亡惡於齊。」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則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之諸野。今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絶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教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姓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以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

《史記・魏世家》 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

《孟子・離婁下》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曰：「薄乎雲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

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剥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戰國策・齊策四》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

《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 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回車。

《史記・呂不韋列傳》 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

《呂氏春秋・博志》 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爲之任也。

多與夏不能兩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庫，用智偏者無遂功，天之數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者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

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爲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爲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爲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今有寶劍良馬在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章曰，不亦難乎？

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養由基，尹儒，皆文藝之人也。荆廷嘗有神白猨，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猨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尹儒學禦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示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爲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

《呂氏春秋・君守》 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説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説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

葛洪《神仙傳》卷八《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文帝時，結草爲庵於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時文帝好老子之道，詔命諸王公大臣州牧、在朝卿士，皆令誦之，不通老子經者，不得陞朝，帝於經中有疑義，人莫能通，侍郎裴楷奏云，陝州河上，有人誦老子，即遣詔使賫所疑義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遥問也。帝即駕幸詣之，公在庵中不出，帝使人謂之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民，域中四大，而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能使民富貴貧賤。」須臾，公即拊掌坐躍，冉冉在空虛之中，去地百餘尺。而止於虛空，良久，俛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焉？君宜能令余富貴貧賤乎！」帝大驚，悟知是神人，方下輦稽首禮謝曰：「朕以不能，忝承先業，才小任大，憂於不堪，而志奉道德，直以暗昧，多所不了，唯願道君垂愍，有以教之！」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章句》二卷。謂帝曰：「熟研究之，所疑自解。余著此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人。」帝即拜跪受經。言畢，失公所在，遂于西山築臺望之，不復見矣。論

者，以爲文帝，雖耽尚大道，而心未純信，故使神變以悟帝，意欲成其道，時人因號「河上公」。

《漢書・盧綰傳》 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

《漢書・魯恭王劉餘傳》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爲人口吃難言。【略】

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漢書・主父偃傳》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客)〔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略】

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略】

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漢書・朱買臣傳》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

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略】拜爲太守，【略】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漢書・王吉傳》 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禄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遷趙內史。

葛洪《西京雜記》卷一 五鹿充宗受學于宏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己，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爲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充宗又爲碩學也。

《漢書・宣帝紀》 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爲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鬥雞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

葛洪《西京雜記》卷三 余少時，聞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爲輕薄，世人皆以爲然。章後爲王莽所殺，人無有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于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桓譚《新論・閔友》 余同時佐郎官有梁子初、揚子林，好學，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嘗有所不曉百許寄餘，余觀其事，皆略可見。(《御覽》六一九)

《後漢書・方術列傳上・段翳傳》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樝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鬥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後漢書・方術列傳上・廖扶傳》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爲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爲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絶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

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

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

《後漢書・朱穆傳》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精篤。

初舉孝廉。順帝末，江淮盜賊群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若以爲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執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曰：「【略】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而親其忠正，絶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爲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厄。宜急誅姦臣爲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

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爲當時所服。

劉義慶《世説新語・文學》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

劉義慶《世説新語・文學》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説，玄怒，使人曳住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

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三國志・魏志・國淵傳》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既還舊土，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稟豐實，百姓競勸樂業。

《三國志・魏書・王脩傳》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爲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邴原，融不聽。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

《三國志・魏書・公孫瓚傳》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爲郡門下書佐。有姿儀，大音聲，侯太守器之，以女妻焉，遣詣涿郡盧植讀經。【略】瓚以孝廉爲郎，除遼東屬國長史。

《三國志・魏書・陳琳阮瑀傳》 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

《三國志・魏書・崔琰傳》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期，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于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

《三國志・魏書・夏侯惇傳》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爲裨將，從征伐。【略】

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

《三國志・魏書・張猛傳》 時鉅鹿張猛，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猛少游太學，學兼内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爲丞

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琯，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琯。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三國志・魏書・牽招傳》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

《三國志・魏書・劉劭傳》 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

《三國志・魏書・方技傳・管輅傳》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略】

《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略】父爲琅琊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黌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略】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

父爲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蹙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

《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踰師。於此分蓍下卦，用思精妙，占黌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差錯，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卧，語義博：「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耳，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輅語，未嘗不推几慷慨。

《三國志・魏書・楊俊傳》 楊俊字秀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之。俊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衆未之知，惟俊言曰：「芝雖夙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後與別。

《三國志・魏書・二公孫陶等傳》注引謝承《後漢書》 謝承《後漢書》曰：昱年十三。就處士東莞綦毋君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闚園圃，親疏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須臾即還。高絜廉正，抱禮而立，清英儼恪，莫干其志。旌善以興化，殫邪以矯俗。州郡請召，常稱病不應。國相檀謨、陳遵共召，不起；或興盛怒，終不迴意。舉孝廉，除莒長，宣揚五教，政爲國表。

《三國志・魏書・邴原傳》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洲山中。時孔融爲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略】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

《三國志・魏書・華歆傳注》 《魏略》曰：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龍頭，原爲龍腹，寧爲龍尾。

《冊府元龜》卷八一一《總録部・游學》 魏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翁居，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瑯琊界游學，後爲征南將。

樂詳，河東人，少好學，聞謝該善《左氏傳》，乃與南陽步陟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太和中，爲騎都尉。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年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讀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必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齔之中，嶷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鈎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足千里，所謂以鄭君爲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爲苦藥良鍼矣，猶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君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耶？」崧辭謝焉。又曰：「袞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介。」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爲求師啟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介而成也，書何爲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行，至陳留

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以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以不致書之意。後爲郡所召，署功曹主簿。華佗，一名旉，音敷字元化，沛國譙人，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

《三國會要》卷一七《諸儒經學》 樂安孫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世單家。少好學。黄初中，爲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虚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既明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嘗從問《左氏傳》，禧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禧説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 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

《三國志・蜀書・劉焉傳》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

《三國志・蜀書・許慈傳》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爲學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

《三國志・蜀書・杜瓊傳》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爲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爲議曹從事。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爲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

《三國志・蜀書・杜微傳》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爲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

《三國志・蜀書・尹默傳》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説，咸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爲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爲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爲博士。

《三國志・蜀書・李譔傳》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爲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爲庶子，遷爲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悦之。然體輕脱，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

《三國志・蜀書・周羣傳》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

《三國會要》卷一七《諸儒經學》 蜀董扶，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卓犖強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

《太平御覽・學部・談論》 《荆州先德傳》曰：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德操蠶月躬採桑後園，士元往助之。因與共談，元善神遂，移日忘食，德操於是異之。

《册府元龜》卷八一一《總録部・游學》 李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

《三國志・吴書・潘濬傳》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年未三十，荆州牧劉表辟爲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贓穢不修，濬按殺之，一

郡震竦。後爲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荆州，以濬爲治中從事。備入蜀，留典州事。

《三國志・吴書・趙達傳》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脱身渡江。治九宫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敘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從横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内得主人情，主人慚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

達寶惜其術，自闕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齎酒具，候顔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絶。

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禄位不至。

《三國志・吴書・唐固傳》 澤州里先輩丹楊唐固亦修身積學，稱爲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爲吴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温、駱統等皆拜之。黄武四年爲尚書僕射，卒。

《三國志・吴書・虞翻傳》 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邪〕！」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許嵩《建康實録・吴中・太祖下》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好學，善談論，能隸書。從白侯子安受《春秋》衆書，與趙昱、王朗俱發名友善。與朗共論舊君諱事，處士陳琳善之。舉茂才，不應，徐州刺史陶謙以爲輕己，將拘之，趙昱救免。乃避難江南，及桓王創業，爲府長史，一事已上並委之，陞堂拜母，如舊好焉。桓王臨薨，以後事託昭輔帝。

《册府元龜》卷八一一《總録部・游學》 吴士燮，字威秀，蒼梧廣信人也。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

慧皎《高僧傳・義解・晉荆州長沙寺釋法遇》 釋法遇，不知何人。弱年好學，篤志墳素，而任性誇誕，謂傍若無人。後與安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簪許道，事安爲師。既沐玄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謙虚成德。義陽太守阮保，聞風欽慕，遥結善友，修書通好，施遺相接。

後襄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説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安公遥聞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緘封，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僧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槌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内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内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勵業者甚衆。既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闇短，不能率衆，和上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

慧皎《高僧傳・義解・晉長安覆舟山釋道立》 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事安公爲師，善《放光經》。又以莊老三玄，微應佛理，頗亦屬意焉。性澄靖，不涉當世。後隨安入關，隱覆舟山，巖居獨處，不受供養。每潛思入禪，輒七日不起，如此者數矣。後夏初忽出山，鳩集衆僧，自爲講《大品》。或問其故，答云：「我止可至秋，爲欲令所懷粗訖耳。」自恣後數日，果無疾而終，時人謂知命者矣。

《晉書・載記・石勒下》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于杜嘏，誦律于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

《晉書・載記・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祖洪，從石季龍徙鄴，家于永貴里。【略】

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

《册府元龜》卷八一一《總録部・游學》 晉范啚，字彦長，南陽順陽人也。少游學清河，遂徙家僑居，郡命爲五官掾。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少好學，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後選大著作，固辭不就。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寓居雒陽緱氏，年十四，詣雒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嘗，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後至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

湯球輯《十六國春秋輯補・前趙録・劉淵》【略】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吴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略】幽冀各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游焉。

湯球輯《十六國春秋輯補・前趙録・劉洪》 劉宣，字士則，樸鈍少言，好學修絜，師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之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曾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遇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虚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爲右部都尉。

湯球輯《十六國春秋輯補・前趙録・劉聰》【略】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吴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千餘。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絶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悦之，謂元海曰：「此兒吾不能測也。」弱冠游於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

湯球輯《十六國春秋輯補・前趙録・劉曜》【略】趙王郭汜，字子游，上郡人也，父士爲縣卒，隨巫而遇女子于路，巫曰：「此女生貴子，君亦有貴子，相可納之，當興君門。」士納之，生汜，長不滿七尺，醜極當時，樸訥無慧。後爲縣卒，感憤遊學，師安平趙孔曜。曜見而偉之，曰：「此生有公骨，其當貴達。」

湯球輯《十六國春秋輯補・前涼録・張天錫》 郭瑀，字元瑜，燉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於臨松之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説》、《孝經錯緯》，弟子著録千餘人。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略】公明至山，瑀指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絶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禄，非逃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踴而出，還於南山。及天錫滅，苻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

湯球輯《十六國春秋輯補・前秦録・張忠》 處士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于泰山，巖棲谷飲，恬静寡欲，清虚服氣，飧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縕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虚無爲宗。其居也，依崇巖幽谷，鑿地爲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也，以形不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旦拜之。

湯球輯《十六國春秋輯補・前秦録・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内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虚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於終南山，結庵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於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爲譬喻，狀若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鮮少能曉之，事過皆驗。

湯球輯《十六國春秋輯補・後秦録・姚興》（皇初四年）興留心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於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者，河西大儒也。前秦建元末東徙洛陽，隨講受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

《太平御覽・學部・教學》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録》曰：涼州胡辯者，河西大儒也。前秦建元末，東徙洛陽，隨講受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姚興勑關尉曰：「諸生諮訪道義，修己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業盛矣。

葛洪《神仙傳》卷六《涉正》 涉正，字玄真，巴東人。説秦王時事如目前，常閉目，行亦不開，弟子數十年未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因請開之，正乃爲開目，有

聲如霹靂，光如電，弟子皆匐地，李八百呼爲四百歲小兒也。

葛洪《神仙傳》卷七《劉京》 劉京，字太玄，南陽人也。漢孝文皇帝侍郎也。後棄世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朱英丸方合服之，百三十歲，視之如三十時許人。後師事薊子訓，子訓授京五帝靈飛六甲十二事，神仙十洲真形諸秘要，京按訣行之，甚效。能役使鬼神，立起風雨，召致行厨，坐在立亡，而知吉凶，期日，又能爲人祭天益命，或得十年，到期皆死，其不信者，至期亦死。周流名山五嶽，與王真俱行，悉遍也。魏武帝時，故遊行諸弟子家，皇甫隆聞其有道，乃隨事之，以雲母九子丸及交接之道二方教隆，隆按合行服之，色理日少，髮不白，年三百餘歲，不知能得度世不耳。魏黃初三年，京入衡山中去，遂不復見。京語皇甫隆曰，治身之要，當朝朝服玉泉，使人丁壯有顏色，去三蟲而堅齒也。

玉泉者，口中液也。朝來起早，漱液滿口，乃吞之，琢齒二七過，如此者，三乃止，名曰鍊精，使人長生也。夫交接之道至難，非上士不能行之，乘奔牛驚馬未足喻其嶮墜矣。卿性多淫，得無當用此自戒乎？如京言，慮隆不得度世也。

葛洪《神仙傳》卷八《葛玄》 葛玄，字孝先，丹陽人也。生而秀穎，性識英明，經傳子史，無不該覽，年十餘，俱失怙恃。忽嘆曰：「天下有常不死之道，何不學焉？」因遁迹名山，參訪異人，服餌之術，從仙人左慈，受九丹金液仙經，玄勤奉齋科，感老君與太極真人，降於天台山，授《玄靈寶》等經三十六卷，久之，太上又與三真人，項負圓光，乘八景玉輿，寶蓋幡幢旌節，煥耀空中，從官千萬，命侍經仙郎王思真，披九光玉韞，出《洞元》、《大洞》等經三十六卷，及上清齋二法：一、絶羣獨宴，靜氣遺形，冥心之齋也。二、清壇肅侶，依太真之儀，九拔九祖，次及家門，後謝己身也。靈寶齋六法：一金籙，調和陰陽，寶鎮國祚。二玉籙，保祐后妃，公侯，貴族。三黃籙，卿相牧伯拔度九祖罪原。四明真，超度祖先，解諸冤對。五三元，自謝犯戒之罪。六八節，謝七祖及己身，請福謝罪也。及洞神太一塗炭等齋，并戒法等件，悉遵太上之命，修煉勤苦不怠。尤長於治病收劾鬼魅之術，能分形變化。吳大帝要與相見，欲加榮位，玄不枉，求去不得，待以客禮，一日與弟子張恭言，吾爲世主所逼留，不遑作太藥，今當以八月十三日申時去矣。至期，玄衣冠入室，臥而氣絶，顏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三夜。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響如雷，燭滅良久，風止燃燭。失玄所在，但見委衣床上，帶無解者。明旦問鄰人，鄰人言，了無大風，風止在一宅內，籬落樹木并敗折也。

常璩《華陽國志・後賢志・李宓》 李宓，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略】治《春秋左傳》，博覽五經，多所通涉。機警辨捷，辭義響起，事祖母以孝聞。【略】大同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爲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拒州郡之命。獨講學，立旌授生。

《南史・何尚之傳》 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爲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長史劉斌爲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之。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

《南史・明僧紹傳》 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剋淮北，乃渡江。

許嵩《建康實録・宋中・太祖文皇帝》 （宗）慤叔父炳，荆楚高人，子弟皆以琴書相尚，慤獨感激，好功名。慤嘗遇炳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歎曰：「汝若不富貴，必敗吾宗。」

許嵩《建康實録・宋下・列傳》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年十二，從豫章太守范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當時，同門稱爲顏子。閑居讀《易》、《老》，入廬山事沙門惠遠。時彭城劉遺民遁廬山，陶淵明亦居彭澤山，時謂之「尋陽三隱」。續之終身不娶，好遊名山，注嵇康《高士傳》。

高祖即位，乃召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臨幸。後疾，居鍾山，卒。通《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皆行於世。

《宋書・符瑞志上》 冀州有沙門法稱將死，語其弟子普嚴曰：「嵩皇神告我云，江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鎮金一餅，與將軍爲信。三十二璧者，劉君卜世之數也。」普嚴以告同學法義。

《南朝宋會要・曆數・五行》 陳郡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謡曰「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

劉義慶《世説新語・文學》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爲法師，許爲都講。

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劉義慶《世説新語・文學》 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苟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其決

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復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劉義慶《世説新語・文學》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晞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

支下坐，自共説。正當得兩。人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

劉義慶《世説新語・文學》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返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脱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來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

劉義慶《世説新語・文學》 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問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户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敍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早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劉義慶《世説新語》卷上《文學》 提婆初至，爲東亭第講《阿毗曇》。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即于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余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核耳。」

劉義慶《世説新語》卷上《文學》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于瓦宫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

慧皎《高僧傳・習禪・宋荆州長沙寺釋法期》 釋法期，姓向，蜀郡陴人。早喪二親，事兄如父。十四出家，從智猛諮受禪業，與靈期寺法林同共習觀。猛所諳知，皆已證得。後遇玄暢，復從進業。及暢下江陵，期亦隨從。十住觀門，所得已九。有師子奮迅三昧，唯此未盡。暢嘆曰：「吾自西至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衡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

《南史・范縝傳》 縝字子真。父濛，奉朝請，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從沛國劉瓛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恒芒屩布衣，徒行於路。瓛門下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間，聊無恥愧。及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年二十九，髮白皤然，乃作《傷暮詩》、《白髮詠》以自嗟。

許嵩《建康實録・齊上・太祖高皇帝》 太祖以宋元嘉四年丁卯歲生，姿表英異，龍顙鐘聲，鱗文遍體。年十三，從雷次宗學於雞籠山，受《禮》及《左氏春秋》。

許嵩《建康實録・齊下・列傳》 衡陽元王道度，太祖長兄，與太祖同受業于雷次宗。宣帝問二兒優劣，次宗曰：「其兄外朗，其弟内明，皆良璞也。」爲安定太守，卒于宋。太祖即位，追封。無子，以太祖第十一子鈞爲後。

鈞字宣禮，好學，常手細字書五經一部，爲一卷，置之巾箱中。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有墳索，何須此蠅頭細書，别藏巾箱？」答曰：「巾箱五經，檢閲且易，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争效之爲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南史・沈道虔傳》 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

《南史・沈麟士傳》 隱居餘不吴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吴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爲諸生講之。

《南史・齊本紀・高帝》 儒生雷次宗立學於雞籠山，帝年十三，就受《禮》及《左氏春秋》。

《南史・劉瓛傳》 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爲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聽事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爲祕書郎，不見用。

瓛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詣於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焉。

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七年，表武帝爲瓛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爲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子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厨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並弔服臨送。

初，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五音

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今既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木石。」瓛亦以爲然。仲熊執經議論，往往與時宰不合，亦終不改操求同，故坎壈不進，歷年方至尚書左丞，當時恨其不遇。

《南史・吳苞傳》 吳苞字天蓋，一字懷德，濮陽鄄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泰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於褚彥回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也。

齊隆昌元年，徵爲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遥光及江祏、徐孝嗣共爲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以後，聚徒講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壽終。時有趙僧巖、蔡薈，皆有景行，慕苞爲人。

《南史・徐伯珍傳》 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

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

伯珍同郡婁幼瑜字季玉，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彌爲臨川王映所賞異，著《禮捃拾》三十卷。

《南朝齊會要・文學・學館》 建武中，伏曼容拜中散大夫。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説，生徒常數十百人。

永元末，京師兵亂，何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

《南朝齊會要・文學・諸家之學》 劉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髣髴。」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爽。」

慧皎《高僧傳・義解・齊京師莊嚴寺釋道慧》 釋道慧，姓王，餘姚人，寓居建鄴。十一出家，爲僧遠弟子。止靈曜寺。至年十四，讀廬山《慧遠集》，迺慨然歎息，恨有生之晚，遂與友人智順沂流千里，觀遠遺迹，於是憩廬山西寺。涉歷三年，更還京邑。時王或辯三相義，大聚學僧。慧時年十七，便發問數番，言語玄微，詮牒有次，衆咸奇之。

後受業於猛、斌二法師。猛嘗講《成實》，張融構難重疊，猛稱疾不堪多領，乃命慧令答之。融以慧年少，頗協輕心，慧乘機挫銳，言必詣理，酬酢往還，綽有餘裕。善大乘，明數論，講説相續，學徒甚盛。區別義類，始爲章段焉。褚澄、謝超宗名重當時，並見推禮。

《南史・臧盾傳》 盾字宣卿，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曰：「此生王佐才也。」

《南史・謝舉傳》 舉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學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度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逍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斑竹杖、滑石書格薦之，以況重席焉。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

《南史・劉峻傳》 峻本將門，兄法鳳自北歸，改名孝慶字仲昌。早有幹略，齊末爲兗州刺史，舉兵應梁武，封餘干男，歷官顯重。峻獨篤志好學，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三年卒，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南史・顧越傳》 越幼明慧，有口辯，勵精學業，不捨晝夜。弱冠游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至於微言玄旨，《九章》、《七曜》，音律圖緯，咸盡其精微。時太子詹事周捨以儒學見重，名知人，一見越，便相歎異，命與兄子弘正、弘直游，厚爲之談，由是聲譽日重。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名相埒，故都下謂之發、越焉。

《南史・張譏傳》 譏性恬静，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拔、至真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

《南史・司馬筠傳》 筠少孤貧好學，師沛國劉瓛，强力專精，深爲瓛所器。

《南史・庾承先傳》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鄢陵人也。少沉静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慍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强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

《册府元龜》卷八一一《總録部・游學》 梁周興嗣，字思纂，世居姑熟。年十三，游學京師，積十餘載，遂博通記傳，善屬文，後爲給事中，直西省。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世農夫，至峻好學，初事宗人沈麟士。麟士卒後，乃出郡遍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官至國子五經博士。

《南朝梁會要・文學・諸家之學》 沈峻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子文阿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

《南朝梁會要・文學・諸家之學》 孔僉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

皇侃師事賀瑒，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

何胤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

諸葛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

范述曾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

《南朝梁會要・文學・諸家之學》 許懋十四授《毛詩》。

《南史・全緩傳》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唐人也。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篤志研翫，得其精微。陳太建中，位鎮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緩通《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南史・王元規傳》 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後爲南平王府限內參軍。王爲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

《南史・沈德威傳》 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出都，後爲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道俗受業數百人，率常如此。

《南朝陳會要・文學・鄉校》 孫瑒常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爲學者所稱。

沈德威轉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以講授，道俗受業者數十百人，率常如此。

《册府元龜》卷八一一《總録部・游學》 陳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袞少聰慧，游學京都，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三年中大義略備，對策高第，除揚州祭酒從事。

陳賀德基，字承業，祖父事梁，俱爲祠部，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于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耻服故敝，盛冬止衣袷襦袴，累遷尚書祠部郎。

《南朝陳會要・文學・經史之學》 戚袞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

鄭灼少受業於皇侃，尤明三《禮》。

晉陵張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吳郡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

全緩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專講《詩》、《易》。

王元規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

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

《北史・魏賈傳》 子質，字懷素。幼有立志，年十四，啓母求就徐遵明受業，母以其年幼不許。質遂密將一奴，遠赴徐學，留書一紙，置所臥牀。內外見之，相視悲歎。五六年中，便通諸經大義。自學言歸，生徒輻湊，皆同衣食，情若兄弟。後避葛榮難，客居趙國飛龍山，爲亂賊所害。

《北史・李謐傳》 謐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唯以琴書爲業，有絶世之心。

《北史・房彦謙傳》 彦謙早孤，不識父，爲母兄鞠養。長兄彦詢，雅有清鑒，以彦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爲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弗敢先嘗。遇期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雅有詞辯，風概高人。

《北史・劉延明傳》 劉延明，燉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見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延明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略】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時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並以文學見稱，每巾衣而入。

《北史・李彪傳》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也，孝文賜名焉。家寒微，少孤貧，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悦、北平陽尼等將隱名山，不果而罷。悦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悦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陸叡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

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修師友之禮，稱之州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閭稱之朝貴，李沖禮之甚厚，彪深宗附之。

孝文初，爲中書教學博士。後假散騎常侍、衛國子，使於齊。遷秘書丞，參著作事。

《北史・賈思伯傳》 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自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頗爲孝文所知。【略】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脱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時人稱歎焉。【略】後爲都官尚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言。思伯與元興同事，大相友昵，元興時爲元叉所寵，論者譏其趣勢云。

《北史・常爽傳》 常爽，字仕明，河内温人，【略】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概，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强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太武西征涼土，爽與兄士國歸款軍門。太武嘉之，賜士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爲六品，拜宣威將軍。

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游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温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略】爽不事王侯，獨守閑静，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爲「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

《全後魏文》卷四三邢邵《太尉韓公墓誌銘》 立事立言，是爲勿替。且公正德，實兮不朽。雖將相無種，而公卿有門。是以萬鍾四牡，烏奕于往代，長組高冠，陸離于前祀。及負笈追陪，結友從師，先難後易，身佚功倍。皆神遊隅奧，理合精微。非存寧越，廢寢食以存道；久殊高鳳，忘冠履以成業。皎皎獨照，旁絶囂滓，亭亭孤鶴，入自雲霞。忘情譽毁，同嗣宗之于善惡；齊心得喪，若叔夜之于愠喜。方將受任三九，追蹤二八，弘大道以事一人，敷至理以安百姓。而天德不厚，神聽多愆，仁勇一亡，辯智同盡。

《北史・雷紹傳》 雷紹字道宗，武川鎮人也。九歲而孤。有膂力，善騎射。年十八，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穴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讀書，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嘆曰：「吾離違侍養，非人子之道。」即還鄉里，躬耕奉養。遭母憂，哀毁骨立，由是知名。

《北史・李賢傳》 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逢一老人，鬢眉皓白，謂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爲台牧，努力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答曰：「賢豈能領徒授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慚服。十四遭父憂，撫訓諸弟，友愛甚篤。

《册府元龜》卷八一一《總録部・游學》 後魏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遊學爲諸生，慕容冲以爲尚書郎。

邢巒字洪賓，河間鄭人也。少而好學，負笈尋師，家貧勵節，遂博覽史傳，有文才幹略，州郡表貢，拜中書博士。高允，渤海人，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郡召補功曹。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世父僧襲爲平原太守，隨僧襲在平原，因就中山張吾貴，嘗山房虬學通禮傳，頗有方才。

徐遵明，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各高，而義無簡格，凡所講説，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然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誚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娱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年，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之乃盛，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

孫惠蔚，武邑人。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歷中書博士，侍讀東宫。

董徵，頓丘人。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就河内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中，大義精煉。太和末，爲四門小學博士。

《太平御覽・學部・勤學》《後魏書》曰：李道固，頓丘衛國人。高祖賜名焉。家寒，少孤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悦、比平陽尼等將隱於名山，不果而罷。悦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悦家手抄口讀，不暇寢食。

《北史・楊愔傳》郭秀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跡。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横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

《北史・齊本紀・神武帝傳論》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並蒙恩置之第館，教授諸子。

《北史・杜銓傳》銓族孫景，字宣明，學通經史。州府交辟，不就。

景子裕，字慶延，雖官非貴仕，而文學相傳。仕齊，位止樂陵令。齊亡，退居教授，終于家。

《北史・崔贍傳》贍字彦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初，潁川荀濟自江南入洛，贍學於濟，故得經史有師法。侍中李神儁雅有風譽，晚年無子，見贍，歎謂邢邵曰：「昨見崔悛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

《册府元龜》卷八一一《總録部・游學》北齊李鉉，字寶鼎。年十六，從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嘗山房虬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天保初，詔鉉與殿中尚書郎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儀律，仍兼國子博士。

劉晝，字孔昭，河間鄭人。少負笈從師，伏膺無倦，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宗世良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河清初，還冀州，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

刑峙，字士峻，河間鄭人。少翫典墳，游學燕趙之間，後爲清河太守。

馬敬德，河間人。少好儒術，負笈從大儒徐遵明學《詩》、《禮》。後爲國子祭酒。

張雕家世貧賤，而慷慨有志節，雅好古學，精力絶人，負篋從師，不遠千里，起家殄寇將軍。《北史》作「張雕武」。

《北史・子仲文傳》仲文字次武，少聰敏，髫齔就學，耽習不倦。父寔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九歲，嘗於雲陽宫見周文帝。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周文甚嗟嘆之。後就博士李詳受《周易》、三《禮》，略通大義。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調英拔。

《北史・杜臺卿傳》臺卿字少山，好學博覽，解屬文。仕齊，位中書、黄門侍郎，修國史。既居清顯，忌害人物。趙彦深、和士開、高阿那肱等親信之。後兼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乃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爲自陳。令史又故不曉喻，訓對往往乖越，聽者以爲嗤笑。及周武平齊，歸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

《北史・宇文貴傳》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爲博士也！」魏正光末，破六韓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邕嬰城固守，以貴爲統軍。

《北史・閻毗傳》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略通大旨。能篆書，草隸尤善，爲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悦之，命尚清都公主。

《册府元龜》卷八一一《總録部・游學》後周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初從陳達受《三傳》又從房虬受《周禮》，並通大義。後事徐遵明，服膺歷年。東魏天平中，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河清中，楊休之等特奏爲博士。

盧損，范陽人，世任嶺表，父顗，遊宦京師。損少學文，隨父客汴雒間。

沈重，字德厚，吴興武康人。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梁大通三年，起家王國嘗侍。初在梁爲散騎嘗侍，高祖徵爲露門學士。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三河講習五經，晝夜不倦。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除盪寇將軍。

《北史・李密傳》密字法主，蒲山公寬之子也。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少襲爵蒲山公。養客禮賢，無所愛吝。與楊玄感爲刎頸交。後更折節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愷門徒皆出其下。【略】

及出關，密每夜宴飲。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削樹皮而食之。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以告太守趙他，下縣捕之。密亡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從子懷義後告之，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

李昉《太平廣記》卷二〇〇《李密》 隋李密，蒲山公寬之子也。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大業中，佐楊玄感起兵。及玄感敗，密間行入關，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不禮之。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乃詣睢陽，舍於村中，變名姓稱劉知遠，聚徒教授。出《河洛記》

劉肅《大唐新語》卷十三 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人，少聰敏，有操行。貞觀三年，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國，凡經十七歲，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長安。足所親踐者一百一十一國，探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並佛像等甚多。京城士女迎之，填城隘郭。時太宗在東都，乃留所得經像於弘福寺。有瑞氣徘徊像上，移晷乃滅。遂詣駕，並將異方奇物朝謁，太宗謂之曰：「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謂翻譯之所。」太宗御製《聖教序》。高宗時爲太子，又作《述聖記》，並勒於碑。麟德中，終於坊郡玉華寺。玄奘撰《西域記》十二卷，見行於代。著作郎敬播爲之序。

張鷟《朝野僉載》卷六 神鼎師不肯剃頭，食醬一斗。每巡門乞物，得麁布破衣亦着，得紬錦羅綺亦着。於利貞師座前聽，問貞師曰：「萬物定否？」貞曰：「定。」鼎曰：「闍梨言若定，何因高岸爲谷，深壑爲陵；有死即生，有生即死；萬物相糾，六道輪迴？何得爲定耶！」貞曰：「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喚天爲地，喚地爲天，喚月爲星，喚星爲月？何得爲不定！」貞無以應之。時張文成見之，謂曰：「觀法師即是菩薩行人也。」鼎曰：「菩薩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打之不怒，罵之不嗔，此乃菩薩行人也。鼎今乞得即喜，不得即悲，打之即怒，罵之即嗔。以此論之，去菩薩遠矣。」

惠能《六祖壇經・行由品》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名璩，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爲衆開緣說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

大師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惠能嚴父，本貫範陽，左降流於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此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參禮五祖。惠能安置母畢，即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

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蠻獠，若爲堪作佛？」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蠻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衆總在左右，乃令隨衆作務。惠能曰：「惠能啓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蠻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惠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經八月餘。祖一日忽見惠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

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爲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喻利根者！」

衆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爲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諸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

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爲我與他爲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脉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

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

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却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偈，皆嘆善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

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曰：「爾這蕞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爲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惠能曰：「我亦要誦此，結來生緣。上人，我此踏碓，八個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惠能曰：「惠能不識字，請上人爲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惠能聞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爲書。別駕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可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爲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衆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衆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性。」衆以爲然。

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爲法忘軀，當如是乎？」乃問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惠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爲説《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摇，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爲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絶。」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爲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爲争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惠能啓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惠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驛，祖令上船，五祖把櫓自摇。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摇櫓。」祖云：「合是吾渡汝。」惠能曰：「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説，佛法難起。」惠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

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五祖歸，數日不上堂。衆疑，詣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授？」曰：「能者得之。」衆乃知焉。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粗糙，極意參尋，爲衆人先，趁及惠能。惠能擲下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争耶？」能隱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乃唤云：「行者，行者？我爲法來，不爲衣來。」惠能遂出，坐盤石上。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爲我説法。」惠能云：「汝既爲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説。明良久，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惠能云：「與汝説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黄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

也。」惠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惠能曰：「逢袁則止，遇明則居。」明禮辭明回至嶺下，謂趁衆曰：「向陟崔嵬，竟無踪迹，當別道尋之。」趁衆咸以爲然。惠明後改道明。避吾上字。

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吃肉邊菜。」

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遯。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一僧曰風動，一僧曰幡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衆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惠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惠能曰：「不敢！」宗於是作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衆。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惠能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能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惠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於是爲惠能剃髮，願事爲師。惠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

惠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如懸絲！今日得與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緣，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净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一衆聞法歡喜，作禮而退。

顏真卿《顏魯公文集》卷一四《張長史十二意筆法意記》 予罷秩醴泉，特詣東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長史于時在裴儆宅憩止，有群衆師張公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二年，師事張公，人或問筆法，張公皆大笑而已。即對以草書，或三紙五紙，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自再於洛下相見，眷然不替。僕因問裴儆：「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屏素數十軸。亦嘗論諸筆法，唯言倍加功學臨寫，書法當自悟耳。」

僕自停裴家月餘，日因與裴儆從長史言話散卻。迴京師前請曰：「既承九丈獎諭，日夜滋深，夙夜工勤，溺於翰墨。儻得聞筆法要訣，終爲師學，以冀至於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眄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當堂踞牀而坐，命僕居於小榻而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悲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也？書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之，可須思妙。」

乃曰：「夫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之，曰：「常聞長史示令每爲一平畫，皆須令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

而又問曰：「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從不令邪曲之謂乎？」

曰：「均謂間，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間不容光之謂乎？」

曰：「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不爲築鋒下筆皆令宛成，不令其疏之謂乎？」

曰：「鋒爲末，子知之乎？」「豈不謂以末成畫，使其鋒健之謂乎？」

曰：「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謂乎？」

曰：「轉輕謂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鈎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暗闊過之謂乎？」

曰：「決謂牽制，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爲牽爲制，決意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以謂之決乎？」

曰：「補謂之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結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

曰：「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趣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點畫若不足之謂乎？」

曰：「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有异勢，是謂之巧乎？」

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蹙之令小，小字展之爲大，兼令茂密，所以爲稱乎？」

長史曰：「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煥乎，其有肯焉，字外之奇，言所不能盡。世之書者，宗二王元常逸迹，曾不睥睨筆法之妙，遂爾雷同。獻之謂之古肥，旭謂之令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芝鍾巧趣，精細

殆同，始自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真迹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於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疏字緩，譬猶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悋，未爲篤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余雖不習，久得其道，不問之言，必慕之歟。儻有巧思，思盈半矣。子其勉之，工精勤悉，自當妙矣。」

真卿前請曰：「幸蒙長史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妙，如何得齊於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其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諸法須口傳手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諸變適懷，縱舍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矣。」

「敢問執筆之理頗得？」長史曰：「予傳授筆法之老舅彦遠曰：吾聞昔日説書，若學有工，而迹不至。後聞於褚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泥畫沙。思所以不悟。後於江島遇見沙地平净，令人意悦欲書，乃偶以利鋒畫其勁險之狀，明利媚好，乃悟用筆。而雖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著。當其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真草用筆，悉如畫沙，則其道至矣。是乃其迹可久，自然齊古人矣。但思此理以專想工用，故其點畫不得妄動。子其書紳。」

余遂銘謝再拜，逡巡而退。自此得攻書之術，于兹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

徐堅《初學記・人部・聰敏》 《後魏書》曰：後魏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晝夜誦書。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奇之，白王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黄童，不得無雙也。」王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

王瑱之《童子傳》曰：近代有樂安任嘏者，十二就師，學不再問，一年通三經。鄉人歌曰：「蔣氏翁，任氏童。」言蔣氏之門老而方篤，任家之學幼而多慧。

牛肅《紀聞・修武縣民》 開元二十九年二月，修武縣人嫁女，婿家迎婦，車隨之。女之父懼村人之障車也，借駿馬，令乘之。女之弟乘驢從，在車後百步外行。【略】去女家一舍，村中有小學，時夜學，生徒多宿。【略】

牛肅《紀聞・牛肅女》 牛肅長女曰應貞，適弘農楊唐源。少而聰穎，經耳必誦。年十三，凡誦佛經三百餘卷，儒書子史又數百餘卷。親族驚異之，初應貞未讀《左傳》，方拟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誦《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終智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曉而畢。當誦時，若有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驚駭，數呼之，都不答，誦已而覺。問何故，亦不知。試令開卷，則已精熟矣。問不答，著文章百餘首。後遂學窮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與文人談論文，皆古之知名者。往來答難，或稱王弼、鄭玄、王衍、陸機。辯論蜂起，或與文人論文，皆古之知名者。或論文章，談名理，往往數夜不已。年二十四而卒。

陸心源《唐文拾遺》卷一九李華《蒙求序》 安平李翰著《蒙求》一篇，列古人言行美惡，參之聲律，以授幼童。隨而釋之，比其終始，則經史百家之要，十得其四五矣。推而引之，源而流之，易於諷誦，形於章句。不出卷知天下，其《蒙求》哉！《周易》有「童蒙求我」之義，李公子以其文碎，不敢輕傳達識者，所務訓蒙而已，故以《蒙求》爲名。題其首，亦每行注兩句，人名外傳中有別事可記者，亦此附叙之，雖不配上文，所資廣博。從《切韵》「東」字起，每韻四字，凡五百九十六句云爾。

陸心源《唐文拾遺》卷一九李良《薦蒙求表》 臣良言：臣聞建官擇賢，其來有素；抗表薦士，義或可稱。爰自宗周，逮兹炎漢，競徵茂異，咸重儒術。竊見臣境内寄住客前信州司馬倉參軍李瀚，學藝淹通，理識精究，撰古人狀迹，編成音韵，屬對類事，無非典實，名曰《蒙求》，約三千言，注下轉相敷演，向萬餘事。瀚家兒童三數歲者，皆善諷誦，談古策事，無減鴻儒，不素諳知，謂疑神遇。司封員外郎李華，當代文宗，名望夙著，與作序云：「不出卷而知天下，豈其《蒙求》哉！」漢朝王子淵製《洞簫賦》，漢帝美其文，令宫人誦習。近代周興嗣撰《千字文》，亦頒行天下。豈若《蒙求》者，錯綜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則固多宏益，老成亦頗覺起予。臣屬忝宗枝，職備藩扞，每廣聽遠視，採异訪奇，未嘗遺一才，蔽片善，有可甄録，不敢不具狀聞奏。陛下察臣丹誠，廣達四聰之義，令瀚志學，大開獎善之門，伏願量授一職，微示勸誡。臣良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天寶五年八月一日，饒州刺史李良上表。

戴孚《廣異記・周濟川》 周濟川，汝南人，有別墅在揚州之西。兄弟數人俱好學，嘗一夜講書罷，可三更，各就榻將寐。【略】

戴孚《廣異記・燕鳳祥》 平陽燕鳳祥，頗涉六藝，聚徒講授。

戴孚《廣異記・崔昌》 唐崔昌在東京莊讀書。

戴孚《廣異記・李華》 唐吏部員外李華，幼時與流輩五六人，在濟源山莊讀書。

戴孚《廣異記・裴晟》 河東裴晟，幼好彈箏。時有彈箏師善爲新曲，晟妹

欲就學，難其親受。於是晟就學，轉受其妹，遂有能名。

《全唐文》卷三一九李華《衢州龍興寺故律師體公碑》 器爲外物，挹泉者器，有以濟饑渴也。身爲妄聚，奉道者身，有以成大覺也。泉不離器，道不離身，器存則饑渴洗除，身修則大覺無礙。故律爲知見根本，開入扃户，持其要得其宗者。有若長老體公，蓋毗尼之堂室，尸羅之燈炬，三昧之舟筏也。信安有名山名川，山秀川清，家爲蔣宗，母曰徐姓，地靈開祐，降神而生。徐氏既孕，夢婆羅門告曰：姊當生男，紹興大法。長老既齠，好聚沙起窣堵波，焚草爲香，採花爲供。年十有五，瓊章鶴姿，兄爲淨安寺上首，乃往從學，日誦萬言。兄嘆曰：「吾祖父昆弟六人，出家受習之速，無其比也。」年二十一，通《大乘》、《小乘》千紙，如意年中配度淨安寺，遊問會稽，遇光律師，受其戒。誦戒至三日，屬衆僧布席，登座宣説，無有遺文。住洛京五年，與本州策律師東陽超志法師同講問，爲法門儀表。萬歲元年歸信安，稟受者千人。由是江南律範，端嚴第一。衲衣袒肩，跣足行乞，手蒔松竹，繕造僧房。苦行貫天地，大慈包世界，於辯才得自在，於文義得解脱，於人法得無我，於觀照得甚深。刺史徐嶠之率參佐縣吏耆艾以降，請居龍興寺，迎供者多，不知同日，紛然辨鬮，聞於長老。曰：吾修無諍三昧，不唯自利，宏願利人，咄因吾身，生彼嗔恨。乃别立一室，室纔方丈，晏然安居，不踐門閾。刺史李暢跪請移居大方，至於涕淚，俯如其請，因入法華三昧，口不息誦，身不親席，大事因緣，我得心證。請左溪大師講止觀，鑄鐘七千斤，鄰州長吏，稽首延請，結艦浮川，幢蓋彌望，瞻禮萬計，行無住悲，建講堂門樓，廚庫房宇，畫諸佛剎鑿放生池。聞者敬，觀者信，聽者悟，日月無私之照，江湖不言之潤，如來權實之門，其至矣哉。收材江湖，方構佛殿，羣盜據州，寺半爲墟。址如鳥巢，形若枯木，凶猾棄刃，稽首歸仁。寶應二年六月九日，自升繩床，趺坐而滅，享齡九十二，僧臘七十一。緇素號慟楚越悽悲，至廣德元年十二月三日，焚於州西某原，起塔安神，諸佛之遺教也。唯長老貌清神遠，仁深行獨，卓爲道器，注爲法源。謙非外儀，質乃内至，若調伏住持之固，禮誦跪繞之勤。耄期不衰，寒暑如一。學窮必究，理精必詣。猶自以爲功微道淺，未足爲師，真金純金，萬寶之最也。趺滅之夕，則異香滿室，閉塔之日，則羣鶴翔鳴。信安王禕、趙太常頤真、鄭庶子倬、李中丞丹、前相國李梁公峴皆爲此州，躬往圍繞。趙太常敬因長老立文殊萬聖之象，李梁公增感先人，泣下雙林之間。長老在世，靈徵繁多，日輪降照於梁端，大龍修敬於池上，寒蒲挺擢於冰下，彩芝炫瑩於禪室，慶雲覆會，仰嘆千人，此其盛者。弟子僧惠藏，爰自童蒙，服勤左右，四十年矣。惠命阿難，結集如來之言，顔氏之子，鑽仰素王之道。杭州靈隱寺大德惠遠、婺州開元寺大德清辨、本州六度寺大德惠炬、大乘寺主浩然、本寺上座惠達、寺主法會、都維那神爽等輪王之位，我敬奉之，妙光之法，我敬行之，爰請伽陁，式播元烈。銘曰：

付囑戒藏，遵行威儀。光還性静，翼具禽飛。止法根本，深仁得之。蓮花不濡，性本清淨。彼上人者，無時非定。定不離儀，儀不離性。色身雖滅，此滅皆寂。寂然不動，斯爲正真。镕金起塔，哀斷門人。

《唐會要》卷三五《學校》 貞元三年正月，右補闕宇文炫上言，請京畿諸縣鄉村廢寺，並爲鄉學，并上制置事二十餘件。疏奏，不報。

佚名《大唐傳載》 京兆尹楊憑兄弟三人，皆能文，爲學甚苦。或同賦一篇，共坐庭石，霜積襟袖，課成乃已。

鄭還古《博異志·韋思恭》 元和六年，京兆韋思恭與董生、王生三人結友，於嵩山岳寺肄業。

李昉《太平廣記》卷四四《田先生》 田先生者，九華洞中大仙也。元和中，隱於饒州鄱亭村，作小學以教村童十數人，人不知其神仙矣。

《全唐文》卷七二九楊倞《荀子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於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絶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於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吴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説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絶，斯道竟不墜矣。倞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黄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絶。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註解，亦復編簡爛脱，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于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脱誤不終，所以《荀子》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意，數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

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

《柳宗元集》卷四四《非國語序》 《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説多誣淫，不概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遺文《答侯生問論語書》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之説，孟子詳於其書，當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僞焉，則萬物不備矣。踐形之道無他，誠是也。

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間，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

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説甚爲穩當，切更思之。愈白。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四《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絶糧於陳，畏於匡，毁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没，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竢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下欲使兹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

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

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四《答張籍書》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

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今乃大得所圖，脱然若沈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徒相爲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

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孟軻自著，軻既没，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説，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至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不少過也。

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説，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聞乎，吾子譏之，似同俗而譏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敬。

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六《答陳生書》 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

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

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

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竢見焉，愈白。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二二《題歐陽生哀辭後》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令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

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五《答竇秀才書》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惴惴焉無以冀朝夕。

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

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稱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六《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

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六《重答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己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愈白。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七《答胡生書》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爲憂，謝相知爲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

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

《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八《答殷侍御書》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慚。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己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踧踖，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

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敍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儻矜其拘緻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幸！

況近世公羊學幾絶，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緒緒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三〇《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少府監胡公者，諱珦，字潤博。

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爲宗城，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材徵爲麟臺正字。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節概，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爲儉勤，自刻削，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爲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爲度支使，薦公爲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考覈羣吏，多坐貶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鎮鄭滑，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爲業以自給，教授子弟。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二七《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

嗣子光録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

宋若昭《女論語・訓男女章第八》　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長成，教之有序，訓誨之權，實專于母。男入書堂，請延師傅，習學禮義，吟詩作賦。尊敬師儒，束脩酒脯，五盞三杯，莫令虛度。十日一旬，安排禮數，設席肆筵，施呈樽俎。月夕花朝，游園縱步，挈榼提壺，主賓相顧，萬福一聲，即登歸路。

薛用弱《集異記》補編《蔣琛》　書人蔣琛，精熟二經，常教授於鄉里。每秋冬，于霅溪太湖中流，設網罟以給食。

《元稹集》卷三三《同州刺史謝上表》　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鄰里兒稚，有父兄爲開

學校，涕咽發憤，願知《詩》《書》。慈母哀臣，親爲教授。年十有五，得明經出身。自是苦心爲文，夙夜强學。年二十四，登乙科，授校書郎。年二十八，蒙制舉首選，授左拾遺。始自爲學，至於升朝，無朋友爲臣吹噓，無親黨爲臣援庇。莫非苦己，實不因人，獨立成性，遂無交結。

范攄《雲溪友議》卷三　劉侍郎軻者，韶州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黄老之書，欲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關戒，遂披僧服焉。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岳東林寺，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略】後乃精於儒學，而肄文章。因策名第，歷任史館，【略】劉君修史時，宰輔得人，藩鎮有事，朝廷凡有瑕勘，悉欲書之，冀人惕勵。擬縱董狐之筆，尤謗必生。匿其功過，又非史職。常暮則沉湎而出。

牛僧孺《玄怪録》卷四《景生》　景生者，河中猗氏人也，素精於經籍，授胄子數十人。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　竹林寺有六院：律院、庫院、花嚴院、法花院、閣院、佛殿院。一寺都有四十來僧。此等不屬五臺。

五月五日，寺中有七百五十僧齋，諸寺同設，并是齊州靈嚴寺供主所設。竹林寺齋禮佛式□□午時打鐘，衆僧入堂。大僧、沙彌、俗人、童子、女人，依次列座了。表歎師打槌，唱「一切恭敬禮常住三寶，一切普念」。次寺中後生僧二人手把金蓮，打鏧鈸，三四人同音作梵。供主行香，不論僧俗男女，行香盡遍了。表歎先讀施主設供香，次表讚了，便唱「一切普念」。大僧同音唱《摩訶般若波羅蜜》，次唱佛菩薩名。大衆學詞，同禮釋迦牟尼佛、彌勒尊佛、文殊師利菩薩、大聖普賢菩薩、一萬菩薩、地藏菩薩、一切菩薩摩訶薩。爲廿八天、釋梵王等，敬禮常住三寶。爲聖化無窮，敬禮常住三寶。爲今日供主衆善莊嚴，敬禮常住三寶。爲師僧父母、法界衆生，敬禮常住三寶。打槌唱云「施食咒願」。上座僧咒願了，行飯食。上下老少、道俗男女平等供養也。衆僧等喫齋了，行水湯口，次打槌念佛。表歎師打槌云：「爲今日施主善莊嚴及法界衆生，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大衆同音念釋迦牟尼佛、彌勒尊佛、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一萬菩薩、一切菩薩摩訶薩。如次學詞同念。念佛了，打槌隨意，大衆散去。暮際，雷鳴雹雨。閣院鋪嚴道場，供養七十二賢聖。院主僧常欽有書巡報諸院知，同請日本僧。便赴請入道場，看禮念法事。堂中傍壁，次第安列七十二賢聖畫像。寶幡寶珠，盡世妙綵，張施鋪列。雜色氈毯，數偏地上。花燈、名香、茶、藥食供養賢聖。黄昏之後，大僧集會。一僧登禮座，先打鏧鈸，次説法事之興由。一一唱舉供主名及施物色。爲施主念佛菩薩。次奉請七十二賢聖，一一稱名。每稱名竟，皆唱「唯願慈悲，哀愍我等，降臨道場，受我供養」之言。立禮七十二遍，方始下座。更有法師登座，表歎念佛，勸請諸佛菩薩云：「一心奉請大師釋迦牟尼佛、一心奉請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十二上願藥師瑠璃光佛、大聖文殊師利菩薩、大聖普賢菩薩、一萬菩薩。」首皆云「一心奉請」，次同音唱散花供養之文，音曲數般。次有尼法師，又表歎等，一如僧法師。次僧法師與諸僧同音唱讚了，便打鏧鈸，同音念「阿陀佛」便休。次尼衆贊僧亦如前。如是相替讚歎佛，直到半夜，事畢，俱出道場歸散。其奉請及讚文，寫取在別。

七日，閣院有施主設七日僧齋。齋時法用，略同昨日。但行香時，道場供養音聲，表歎師不唱「一切恭敬」等，但立表嘆。更有別僧打槌，作餘法事，飲食如法。

十四日夜，惟正、惟曉共數十遠來沙彌，於白玉壇受具足戒。

十六日早朝，出竹林寺，尋谷東行十里，向東北行十里，到大花嚴寺，入庫院住。齋後，入涅槃院見賢座主。彌高閣殿裏講《摩訶止觀》，有四十餘僧列坐聽講，便見天台座主志遠和尚在講筵聽《止觀》。堂内莊嚴，精妙難名。座主云：「講第四卷畢。」待下講，到志遠和尚房禮拜。和尚慰問慇懃。法堅座主從西京新來，文鑒座主久住此山，及聽講衆四十餘人，並是天台宗。同集相慰，喜遇講庭。志遠和尚自説云：「日本最澄三藏貞元廿年入天台求法，台州刺史陸公自出紙及書手，寫數百卷與澄三藏。三藏得疏却歸本國」云云。便問日本天台興隆之事。粗陳南岳大師生日本之事，大衆歡喜不少。遠座主聽説南岳大師生日本弘法之事極喜。大花嚴寺十五院僧，皆以遠座主爲其首座。不受施利，日唯一飡，六時禮懺，不闕常修《法花》三昧，一心三觀，爲其心腑，寺内老僧宿盡致敬重。喫茶之後，入涅槃道場，禮拜涅槃相：於雙林樹下，右脇而卧。一丈六尺之容，摩耶悶絶倒地之像四王、八部龍神及諸聖衆，或舉手悲哭之形，或閉目觀念之貌，盡經所説之事，皆模爲像也。次入般若院禮拜文鑒座主，天台宗，曾講《止觀》數遍，兼畫天臺大師影，長供養。語話慰問甚慇懃。更見大鞋和尚影，曾在此山修行，巡五臺五十遍，於中臺頂冬夏不下，住三年也。遂得大聖加被，着得大鞋。鞋高一尺，長一尺五寸。大一量廿五斤，小一量十斤，現着影前。和尚曾作一萬五千具衣帔，施與萬五千僧，設七萬五千供，今作影於高閣上安置供養。

此清涼山，五月之夜極寒，尋常着棉襖子。嶺上谷裏，樹木端長，無一曲戾之木。入大聖境地之時，見極賤之人，亦不敢作輕蔑之心；若逢驢畜，亦起疑心，恐是文殊化現歟。舉目所見，皆起文殊所化之想，聖靈之地，使人自然對境起崇重之心也。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開成五年八月）　廿三日，齋後，到左街功德巡院，見知巡押衙、監察侍御史姓趙名鍊，通狀請寄住城中諸寺尋師。狀文如左：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弟子僧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并連青州公驗白右圓仁等，去開成三年，隨朝貢使來尋訪佛教。今年三月，請青州公驗，入五臺山禮謁聖跡，遂到此間，擬學聖法。伏請寄住城中寺舍，尋師聽學。謹具如前，伏聽處分。帖件狀如前。

謹牒

開成五年八月廿三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牒

知巡侍御差巡官一人，領僧等於資聖寺安置。

廿四日，辰時，巡院押衙作狀差巡官，令參見功德使。左街功德使、護軍中尉、開府儀同三司、知内省事、上將軍仇士良，封三千户。僧等隨巡官入使御，從寺北行，過四坊，入望仙門，次入玄化門，更過内舍使門及惣監院，更入一重門，到使衙南門。門内有左神策步馬門。惣過六重門，到使衙案頭通狀請處分。細問來由。更作一狀，合知事由如左：

日本國僧圓仁、弟子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

右圓仁等，去開成三年四月，隨本國朝貢使，上船過海。到七月二日，到揚州海陵縣白湖鎮。八月内到揚州，寄住開元寺，過一冬。開成四年二月，離揚州到楚州，寄住開元寺。至七月，到登州文登縣赤山院。住過一冬，至今年二月，離登州。三月到青州，權住龍興寺。十日已來，遂於節度使壽尚書邊請得公驗。五月一日，到五臺山巡禮聖跡。七月一日，從五臺來。今月廿三日到城。今請權寄住城中寺舍，尋師聽學，却歸本國。謹具如前，伏請處分。牒件狀如前。謹帖

開成五年八月廿四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帖

緣開府不出，不得進狀。案頭何判官送到内護國天王寺安置。寺在左神策軍毬場北。寺與大内隔牆，即皇城内城東北隅也。常置二七僧令轉念。衆僧見客周匝。

廿五日，齋後，從使院有使，喚僧等隨使入使衙。得功德使牒，稱權寄住資聖寺，仰綱維供給者。知巡侍御准使帖，轉帖資聖寺便差巡官送到寺，且在庫西亭安置。

廿六日，雨下。暮際，綱維安排房院，於浄土院安置。院主僧師安有道心，見客僧慰問慇懃。每向諸僧尋問持念知法人，未得的實。

九月五日夜，繫念毗沙門，誓願乞示知法人。聞揚州節度使係李德裕，有勅令入京，九月三日入内任宰相。

六日早朝，當院僧懷慶持念爲業，將佛舍利五粒來令禮拜，語曰：「如要持秘法，余能知一城内解大法人。青龍寺潤和尚但解胎藏，深得一業，城中皆許好手。彼寺雖有西國僧，未多解語，持念之業，不多苦解。大興善寺文悟闍梨解金剛界，城中好手。青龍寺義真和尚兼兩部。大興善寺有元政和尚，深解金剛界，事理相解。彼寺雖有西國難陀三藏，不多解唐語。大安國寺有元簡闍梨，解金剛界好手，兼解悉曇、解畫、解書梵字。玄法寺法全和尚深解三部大法。新天子新造一寺，在宣陽坊，未賜寺額，是元和上太后所建也。今上與太后別勅新造，勅城中諸寺簡擇五十餘僧，配入此寺。

七日，齋時，左街功德使知巡押衙趙鍊入當寺來，簡取七僧。從八月廿六日至九月十日，霖雨不霽。

十四日，作狀起居知巡侍御如左：

季秋漸冷，伏惟侍御尊體，動止萬福。即此圓仁蒙恩，限以客事，不獲詣展。覲謁之誠，在物難喻。圓仁先因小事，甚爲奉煩。乍得房院，欲擬參謝。緣數十日陰雨不晴，未由遂情，伏深悚疚。伏請莫賜怪責。覲謁在近，但增馳結。謹遣弟子僧惟正，奉狀起居。不宣。謹狀

開成五年九月十四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狀上

知巡侍御閤下謹空。

侍御答書在別。更得侍御傳語云：「客中乍到如何，寺裏無堂飯，飯食應不如法，和尚自作一狀將來。余進開府，安置有堂飯寺」云云。

十八日，作狀，奉呈侍御：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右圓仁先日伏蒙雅旨，殊賜安存，下情無任歡荷之誠。然圓仁等乍到，已蒙使司仁造，權置此寺。感慶伏深，更無所望。如請移住有堂飯寺，伏恐惱亂大

宮。今請住資聖寺，往來諸寺，尋師聽學，任意求法，夜歸本寺。伏乞侍御恩造，特賜允許。謹具如前，伏請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

開成五年九月十八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牒。

侍御傳語云：「任和尚意。更有所要，即報來，與和尚取穩便。」

十月十三日，差惟正共懷慶闍梨，遣青龍寺，令見知法人。於東塔院有義真和尚，解胎藏。日本國行闍梨於此學法。更有法潤和尚，解金剛界，年七十三，風疾老耄。

十六日，遣大興善寺，令簡擇知法人。翻經院有元政阿闍梨，解金剛界，持念文書備足。天竺難陀三藏不多解唐語。文悟闍梨不及于政阿闍梨。

十七日，遣狀起居政阿闍梨，兼借請念誦法門：

久藉芳猷，未因接展。欽仰之誠，難以喻言。昨辱榮問，殊慰愚情。孟冬漸寒，伏惟和尚道體動止萬福。圓仁遠辭本緣，訪尋佛教，遊到城中，未有服勤。伏承和尚德尊道高，究暢法藏，開演真教。圓仁雖未頂謁，殊仰道風。伏以客事，不獲專詣。勤慕空積，奉顏未間，但增馳結。謹遣弟子僧惟正，奉狀代身。不宣。謹狀

開成五年十月十七日　日本國僧圓仁狀上

興善寺政和尚法前謹空。

於赤山寺夢見買得秤一具。其賣秤人云：「此是秤定三千大千世界輕重之秤也」云云。「聞語奇歡」云云。借得念誦法門。

十八日，始寫。

廿九日，往大興善寺，入勅翻經院，參見元政和尚。始受金剛界大法。入勅置灌頂道場，禮諸大曼荼羅。設供養，受灌頂。又翻經堂壁上畫金剛智和尚及不空三藏影。於翻經堂南，有大辨正廣智不空和尚舍利塔。金剛智、不空二三藏曾於此院翻經也。

開成五年十二月廿九日夜夢見畫金剛界曼荼羅到本國，大師披其曼荼羅，極大歡喜。擬禮拜大師，大師云：「我不敢受汝禮拜，我今拜汝」云云。慇懃歡喜，畫曼荼羅來。

十一月三日，雪下。

十三日，雪下。

廿六日，冬至節。僧中拜賀云：「伏惟和尚久住世間，廣和衆生。」臘下及沙彌對上座說，一依書儀之制。沙彌對僧，右膝着地，說賀節之詞。喫粥時，行餛飩、菓子。

十二月八日，准勅，諸寺行香設齋當寺，李德裕宰相及勅使行香，是大唐玄宗皇帝忌日也。惣用官物設齋，當寺內道場三教談論大德知玄法師表讚。

廿二日，令永昌坊王惠始畫金剛界大曼荼羅四幅。

廿五日，更則入新年。衆僧上堂，喫粥、餛飩、雜菓子。衆僧喫粥間，綱維、典座、直歲，一年內寺中諸莊及交易并客斷諸色破用錢物帳，衆前讀申。

開成六年辛酉正月一日，僧俗拜年寺中。

三日，有飯供僧。

四日國忌。奉爲先皇帝，勅於薦福寺令行香，請一千僧。

六日，立春節。賜胡餅、寺粥。時行胡餅，俗家皆然。

杜牧《樊川文集》卷七《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銘并序》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弘，以德行儒學相隋氏，封奇章郡公，贈文安侯。文安後四世諱鳳及，仕唐爲中書門下侍郎、脩國史，於公爲高祖。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事中諱休充，於公爲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贈太尉紹，太尉生華州鄭縣尉、贈太保諱幼聞，太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安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樊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爲後進師，隋奇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之。」

登進士上第。

趙璘《因話録》卷四　盧子嚴說，早年隨其懿親鄭常侍東之同遊宣州當塗，○原作「途」，據《唐書・地理志》改正。隱居山巖，即陶貞白鍊丹所也。罏跡猶在，後爲佛舍。有僧甚高潔，好事因說其先師，名彦範，姓劉，雖爲沙門，早究儒學，邑人呼爲劉九經。顏魯公、韓晉公、劉忠州、穆監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各執經受業者數十人。年八十，猶精强，僧行不虧。性頗嗜酒，飲亦未嘗及亂。學徒有攜壺至者，欣然而受之。每進三數盃，則講說方鋭。所居有小圃，自植茶，爲鹿所損，人勸以垣隔之，諸名士悉樂爲運石共成。穆兵部贊，事之最謹。嘗得美酒，密以小瓷壺置于懷中。累石之際，因白師曰：「有少好酒，和尚飲否？」彦範笑

而傾飲。滿似酣，則語穆曰：「不用般石，且來聽書。」遂與剖析微奧，至多不倦。鄭君更徵其遺事，僧歎息久之曰：「近日尊儒重道，都無前輩之風。」因出一紙，穆兵部與書，傾寒暄之儀極卑敬。其略曰：「某偶忝名宦，皆因善誘。自居班列，終日塵屑却思。昔歲臨清澗，蔭長松，接侍座下，獲聞微言。未知何時復遂此事？遥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攀想而已。和尚薄於滋味，深於酒德，所食僅同嬰兒，所飲或如少壯。常恐尊體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實懷憂戀。」其誠切如此。月日之下，但云門人姓名，狀上和尚法座前，不言官位，當時嗜學事師，可謂至矣。又云，有耆宿僧總持，彦範之友也。爲人清苦，一生未曾干人。惟自墾山，種田數畝給衣食。或遇豐歲多麥，傍有滯穗，度知其主必不收者，拾之以歸。若可惜者，則求而積之，召主以付，不至則置于路口，其獨行如此。

趙璘《因話録》卷六　竇相易直，幼時名秘。家貧，受業村學，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雨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下。寒，争附火，惟竇公寢于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秘君後爲人臣，貴壽之極，勉力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乘一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入。

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此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吏中榮達。

司空圖《司空表聖文集》卷五《文中子碑》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天，不可斷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于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年之祚。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聖恢之，柄授必有施，巨敖之積，濟亦厥時，子惟善守，賦而不私，克輔於我，實爲貞休之期。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三《不肖子三變》　唐咸通中，荆中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鴻儒，旨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輩，以束脩自給，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幕賓多與之游。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爲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一九《詼諧所累》　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爲丞相，士人多竊笑之。劉岳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回顧，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兔園册》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道因授岳秘書監，任贊授散騎常侍。北中村墅，多以《兔園册》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兔園册》乃徐庾文體，非鄙樸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一九《戲蕭希甫》　蕭希甫，進士及第，有文才，口辨多機數。梁時不得意，棄母妻渡河，易姓名，爲皇甫教書。莊宗即位於魏州，徵希甫知制誥。

馮贄《記事珠・讀書數真珠以記》　于授幼時，家以緑真珠爲簾押，授讀書，數真珠以記，日輒一遍。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二《神仙感遇傳上・鄭又玄》　鄭又玄者，名家子，居長安中。其小與隣舍閭丘氏子偕學於師氏。又玄性憍，率自以門望清貴，而閭丘子寒賤，往往戲而罵之曰：「爾非顛而與吾偕學，吾雖不語，爾寧不愧於心乎？」閭丘默然有慚色，歲餘乃死。【略】

李昉《太平廣記》卷七〇《戚逍遥》　戚逍遥，冀州南宫人也，父以教授自資。逍遥十餘歲，好道清淡，不爲兒戲，父母亦好道，常行陰德。父以《女誡》授逍遥。逍遥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經誦之。出《續仙傳》

《全宋文》卷七二二歐陽修《魏劉熹學生冢碑跋》　右魏《劉熹學生冢碑》，在襄州穀城縣界中。余爲乾德令時，嘗以公事過穀城，見數荒冢在草間，傍有古碑傾側，半埋土中，問其村人爲何人冢，皆不能道，而碑文磨滅，不暇讀而去。後數年在河北，始集録古文，思嚮所見穀城碑，疑爲漢碑，求之又數年乃獲。按《襄州圖經》云，學生冢在縣東北。《水經注》云，魏濟南劉熹字德怡，博學好古，立碑載生徒百餘人，其不終業而卒者葬於此，號學生冢。今碑雖殘缺，而熹與生徒名字往往尚可見。蓋余昔所見乃學生冢，而碑魏時碑也，熹穀城令也。治平元年正月十日書。

《全宋文》卷七二〇歐陽修《後漢孔宙碑陰題名跋》　右漢孔宙碑陰題名。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授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宙，孔子十九世孫，爲泰山都尉，自有録。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一日書。

《金史・隱逸列傳・王去非傳》　王去非字廣道，平陰人。嘗就舉，不得意

即屏去，督妻孥耕織以給伏臘。家居教授，束脩有餘，輒分惠人。弟子班帙貧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去非爲辦資裝嫁之。北鄰有喪忌東出，西與北皆人居，南則去非家，去非壞籬室使喪南出，遂得葬焉。大定二十四年卒，年八十四。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一九《李長吉詩》 洪武戊寅冬，余自淘金歸邑中，過深湖，值雨，憩道傍田舍。有學館，教者延余坐，童子從傍誦長吉《夢天詩》，其句及字音多誤。余私告教者正之，應曰：「吾受之吾師如此。」意若不懌。然者頃之入告其主人，主人出，不復問余所從來，揖余曰：「子奈何非吾師？」余笑而不應。童子益朗誦不休，余厭聞，欲起避之，而雨不止。既久，余告主人曰：「讀此汝無所用，曷如讀雜字書得用也？」曰：「然。」曰：「吾以雜字與汝易此，何如？」曰：「可。」遂以鈔一貫納主人，曰：「此可得雜字十數部。」主人喜，即命童子以此本納余，始問余所從來，呼婦取豉湯蕎麥餅爲禮。雨止，送余出門甚恭，獨教者於余言終不能平。夫於己不明，妄自尊重，爲師以誤人。及聞善言，拒之不從，而又有憾焉，與欲教其子不知擇師，徒費而無益，如余所遇者，皆不可也。因記始得此詩，又以寓戒云。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三《環秀書屋記》 永豐之龍潭，有馮氏居焉。馮氏曰義安者，與其弟禮安、信安構一室於其居之偏，而扁之曰環秀書屋。今年致書其弟禮部員外欽訓來請記。

馮氏之先居武昌，其曾大父良卿仕元爲廣西路同知。大父昇之，爲威順王參謀，元季播遷。攜家流寓永豐。尊府伯純，有才藝，未仕而歿。而欽訓以明經擢進士第，官至副郎，其進蓋未已也。今其子弟十餘人，皆聰俊有志嚮。義安以爲其前人與其弟乘時貴顯，後先相望，皆本於讀書以致之，使吾後人無意於學則已，苟有意於學而無其書，將何所用其心哉！此書屋之所以作也。

屋之前後有九峰，雙谿拱揖而迴繞，有園池竹樹蔣蔚而環擁，其蒼翠之色，奇異之狀，一開軒而盡得之，此書屋之所以名也。夫秀者，山川清淑之氣之所發也。龍潭山水之勝，固非他處之可擬，而書屋之所在，據有其勝，則所謂秀者，不在乎山水之間，而舉萃於書屋矣。書者，古聖賢人之道之所載也。讀其書，明其道，以之正心而心無不正，以之修身而身無不修，以之事親而無不盡其孝，以之事君而無不盡其忠。推而至於仁民愛物，處事接人，而無不得其當。日用常行，酬酢萬變，而無不得其宜。使馮氏之子若孫果留心於是而有得焉，則所謂秀者，又不在乎書屋，而將舉鍾於其人矣。夫如是，固有光於其先烈，有光於其山川，有光於其閭里，而無負於義安昆季之用心也矣。予爲記之，所以廣義安昆季之意，而爲其後人勸也。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三《竹園書屋記》 安成之南，芳郊之間有地曰古竹園，不知始何名。或曰其地宜竹，故鄉人呼爲竹園。或曰其山水之勝，竹樹之美，可擬諸淇園，故名古竹園。理或然也。有劉氏世居焉，其彦曰大淵字源澗者，於其居之偏築室若干楹，名之曰竹園書屋。經史書籍，充仞乎其中。嘗延明師以訓迪其子弟，將期以成其德而達其才而後已。今年走京師，求予記，且曰：「先人積書，欲爲詒謀之計。而屢遭迍難，卒不獲少展其志，況於詩書禮文之事乎？今幸遭遇聖明在上，當重熙累洽之時，嚮用儒術之日，窮檐茅屋，甘藜飯糗之士，莫不争自磨濯於仁義道德，以待時之需。而富家大室之子弟，亦皆感激奮發，去其輕肥紈綺之習，而以學問文章爲務。大淵也於斯而不加之意焉，是自棄之於不中不才之地，豈爲人父兄之道哉！此書屋之所由以作也，願先生爲我記之。」

予曰：「書之所載，大而三綱五常之道，小而萬事萬物之理，則必求其義。得其義，則必致於行，孜孜焉而不敢自放於禮法之外，如是而爲成德達才之歸也不難矣。以之齊家而家無不齊，以之治人而人無不從，是蓋學問之力，詩書之效也。今有讀書數萬言，自恃以爲知道，而恣情縱欲，至於亡身敗家而有不悟，是豈詩書之過哉？不由其道也。然則讀其書必由其道，而後能有所成。源澗之所爲期望之意，正在此也。爲其子弟者，尚益勉焉以副其意，使見者稱曰此古竹園之賢士，則豈不美哉！若夫以其所能掇第於有司，登青雲而躋膴仕，以爲書屋之光者，抑末也。其有本，則末自從。孔子曰：『學也，禄在其中矣。』請以此爲書屋記，於子何如？」

源澗曰：「善。幸書之，當置諸其壁間，永以爲勸也。」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三《尼山書舍記》 大名郡滑邑司訓尹器，因其叔祖父進士恕來求予爲其所謂尼山書舍記，且曰：「吾先世本河南人。唐末有曰崇珂者，以保信節度來爲吉州兵馬黔轄，因留家安成城門，居尼山之下。其後有大任者，宋紹興進士。信可、再可、斗祥、斗元，皆以兄弟前後聯領鄉薦，一時名動邑里。其餘以文章鳴於世，以學問教授於閭里者，累累有其人焉。先大祖以賢與其從兄以翼，家素富饒，置田三百餘畝，構一舍，爲八齋，以待四方游學之士，士之出其門者甚衆。至先祖安行公，先人啓蒙府君，構書舍尼山下，積經史子籍其

中，延明師以教訓子姓，欲以修復前烈，志未遂而没。今生以非才謬膺時薦，忝竊教職，去家數千里，而先世之所搆與其書具存，欲吾今與後之人保有之而不致散逸，冀或有能讀之者，願先生爲生記之，置諸其壁間，庶其有警也。」

夫書載聖人之道，讀其書，固將明其道以致於用。苟讀其書而不能以明其道，而不能以致於用，是爲無用之學也，又豈足道哉！司馬温公嘗曰：「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計。」竊嘗以爲，二者皆不可無也。德者固植家之本，至於書，力所能及則爲之，讀與不讀不必計也。然亦有足計者，視吾德之所積何如耳。昔丁顗嘗聚書至八千卷，曰：「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至其孫度，果讀書有文名，登詞學科，仕至參知政事，謚文簡。是蓋讀書之效，積德之漸也。尹氏世儒家，安行父子又能積書籍，欲以啓迪後人而紹前烈，亦可謂賢也矣。今恕與器皆以文學取名進士，師表於人，尤賢也。其進於顯榮，殆未可量，丁度不得專美於其前矣。是以記之。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三《靜香書室記》　靜香書室者，湖廣長沙茶陵周諒字士貞讀書之所也。士貞自祖父來，皆以醫鳴。至士貞，亦傳其業。而尤好讀書，積書數萬卷於其室中，朝夕孜孜以求其理不倦。喜與士大夫交，講議往復，以忘其勞。人或曰：「子以醫爲業，而急於儒書之習以爲名，不亦戾乎？」士貞曰：「書者，道之所載也。是道也，亘乎古今，極乎天而蟠乎地。苟能明之，則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可推矣，況於醫乎？醫者吾世業也，吾所憂者，惟斯道之未知耳。此書室之所以作也，此吾志之所在也。孔子曰『志於道』，先儒曰『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吾既事乎此，又豈暇他求哉？」人於是知士貞之志不安於小成也，皆引領而望之。然終以其先世之業之所在也，遂爲知者薦入太醫院。今爲太醫院良醫，而猶不忘乎昔者藏修游息之處，因吾友孫某來請記。

夫以士貞家居時，專志於儒書而不暇乎其他，則宜其於醫道疏也。今以其道施之人，無不效焉。《周官》以十全爲上，士貞豈非醫之上者乎？以是觀之，則其於學可知也。士貞曰：「吾固不能進於是矣，蓋有望於吾後人焉，其爲我記之，使益勉焉，庶幾其有成也。」予嘉士貞之志，遂爲書之以爲記。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三《李氏讀書樓記》　距安成之北若干里，有曰尼山者，自西南而來，蜿蜒磅礴，有泉出山間，自高而輸下，循山而行，漫爲平流，鏡瑩澄徹，號曰清溪。自尼山東北至清溪，不五里許，有巨姓李氏族居之。背山而臨流，其田土膏腴，園林幽迥，爲邑之勝處也。李氏之彦曰克端者，倜儻俊偉，知書而好文，善談論，不妄與人交，苟非其人，則終日默默若不能言者。一遇知己，英偉秀發，或論詩書，道古今，與夫事之是非、人之賢否，縷縷然窮旦暮而不厭。其八世祖某，仕宋爲國子博士，既歸老，特作讀書樓於溪上。至今凡若干年，子孫相繼而新之。及克端，益積經史子籍其中。當太平無事之時，得以從容於茲樓之上，日以課子弟誦詩讀書爲務，而不暇乎其他。客至，則設尊俎，相與歌吟笑詠，陶然自得，而塵俗之態、當世之務一不以經其慮，可謂能繼述其先緒而啓迪乎後人者，非其賢而能之乎？

余家居時，常往還先師尼山尹先生所，或道過李氏，克端輒迎至茲樓，開窗憑闌，極目遠覽，平疇曠野，喬林峻壑之奇，可以一覽盡在目前，誠足以舒煩滌滯，而游心於簡籍之中，放情於翰墨之習，惜乎不得數遊於其間以爲恨。既而別去，於今二十年矣，未嘗不往來於懷也。今年，吾友藍山廣文陳公至京師，以克端之命來求予序。且曰：「予與今侍御胡公啓先、秋官主事黄公恒修嘗讀書於茲樓，固不能忘情焉。今之請，豈獨克端之意哉！」余以世之高甍畫棟，誇示侈靡，擊鐘伐鼓，以飲鄉人燕樂爲務。客或過之，既去而漠然不以留意，既至於不一再傳衰落陵替者，其本固已淺也。今李氏之樓，累世而不廢，而二三公之所以拳拳而不忘者，豈非以異於世之人所爲者哉！昔司馬公曰：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隲者。是蓋有激而云然也。夫讀書，所以明理也。循理而行，則所爲豈非陰德也哉？然則彼之所以冥行妄作而不足以垂裕於後者，孰非由其不知書而背理也歟！不然，則李氏之樓亦徒設而已。爲李氏之子孫，尚勖之哉！

徐紘《明名臣琬琰續録》卷五楊廉《侍郎文安劉公言行録》　（劉定之）微時苦家貧，年弱冠，即授徒于鄉，資束脩以養二親，每夜歸侍，晝則赴學館。一日冰凍徒涉，手足皆皸折。比就館，則早食已罷，隱忍至午，方得食。其貧困蓋如此。公既入仕，即分禄歸養，而己惡衣菲食，無異寒士。或以爲近侍者不宜如此，公亦不能從其言也。

徐紘《明名臣琬琰續録》卷一九宋端儀《刑部尚書惠安彭公行狀》　公諱韶，字鳳儀。【略】

公幼莊重警敏，讀書不倦。少長，識趣已端。公父不欲其汎讀，以分日力，惟課之舉子業。公於暇日仍取古聖賢遺文及子史諸書觀之。入郡庠，再試於鄉，未利，而公父歿。自是生業益替，而弟妹皆幼，母夫人以遲暮之年，夙夜懷

憂。公歲授徒以給，用慰母心。

方鳳《改亭續稿》卷一《送虛谷趙先生輟講還桐城敘》 先正論學者之成，在有嚴父兄，賢師友。然二者難乎其相值不相值，而望其學之成，猶玉不琢而欲成瑚璉之器，難矣哉！魏生希直，吾家舘甥也，質秀而文，其世父莊渠公，以德學重於時。其尊人東溪君，樂善循理，伯仲競爽，稱華宗焉。生甫冠補學官弟子員。公曰：「之子弗求良師，弗克大成。」乃介子孫元儒不遠千里以書幣求桐城虛谷趙先生，之閭而請焉。先子蓋庚子南畿解元，適有志四方，以廣聞見，而重以元儒同年之雅，慨然就舘。器局之凝遠，言動之中禮，學識之淵永，不但可爲生表式，而士大夫即之者皆心服而私淑焉。師弟之間，恩洽義孚，承教惟安。至秋末講事告竣，先生以二親曠定省，束書言旋。於是吾崑諸大夫相與繪圖作詩送之，而虛上方委予序。

昔呂榮公內有正獻公之琢磨，外有焦伯強之訓導，故其德器成就，足以名世。今莊渠伯仲之賢無忝於正獻，虛谷之師範不少於伯強，則生他日之成就，豈肯出榮公下乎？然予所謂成者，非但掇科取仕，圖世俗之榮而已也，修德以潤其躬，積學以施諸用，偉然爲天下第一流人，以無負於父師之望，則可矣。予之言爲虛谷贈，而顧諄諄爲生之規，亦虛谷之意也。

沈樓埏《頤綵堂文集》卷六《賀舍人遺集序》 賀舍人者，叔埏家蔗田師之師，學者稱芋園先生是也。憶埏九齡，先君命肩隨崑桂四兄就塾於同里明少保繼山公第。第有半郭樓，樓西南廳事，董文敏題額曰「快雪堂」。鄒給事劾公以千金市右軍真蹟，公漫興有云：「但使拂衣辭鵲印，不妨胠篋有鵝經。」名堂或以此所由，與馮祭酒同也。先生與吾家敬軒叔父同榜領鄉薦，埏生晚不及見，則嘗聞之師曰：康熙末年，先生館堂西岩緑齋。舊名芝蘭館。吾師與從兄旭齋水部、定巖太史同席硯。先生學務研經窮理，不亟亟於干禄求名，故其教水部昜弟三人也，於凡六經傳註之文未能熟復其辭而深通其義，不令遽習應舉業，其大指若此。埏就傅數年，四子書、章句集註及詩書經傳並次第卒業，吾師每日授《周易》一卦，《小戴記》百行，《春秋左氏傳》一篇，宋徐秘書《類對賦》一韻，不繼以燭，俱令成誦默寫乃已。埏見吾師背經傳如流水，未嘗有一字脱謁，以埏爲可教，每拈題課文，吸淡芭菰，一二筒爲度，口啜埏捉筆疾書，文成未嘗加點。師故貧，間賣文爲活，閱四三年，埏遂代師爲時藝及表判儷語，鬻之，往往得善賈。洎吾師困於舉場，不復勤講授。埏年十七，補諸生，則已舍半郭樓去。然使埏知讀書行文之樂者，皆吾師之教，抑即舍人之教也。乾隆乙巳，埏以寧母里居，家夏村茂才傳視《舍人遺稿》一册。埏私淑先生緒論垂四十年，會先生令子恆齋茂宰卒官豫中，家遂不返，久未有以先生言行教人者，得之喜極，爲手録而重次之。稿凡説九，解三，論九，辨一，讀四，贈送序二，傳記各一，書後乃賦各一，筆記若干則。因節張瓜田徵君所作《九友傳》，及朱秬堂明經所作傳附於後。埏幼聞先君言：前此邑稱經師人師者，數凌硯齋、倪鑾君兩廣文，葛檢庵明府、蓉渡學正兄弟，而舍人與凌廣文爲最。倪則埏先四兄崑桂文學之師也。數君子者，於學無所苟，於教不凌節，庶幾其可以爲師，而非好爲人師者歟。埏於先生爲門人爲後進，搜輯遺集以傳，宜不敢後於諸老輩。竊惟周之盛時，鄉遂有師，而且黨學教里學所升，遂學教黨學所升，其鄉遂大夫大比之所興，必託始於州黨之序，閭族之書，故人材衆多而化成易也。宋初三先生以師道自任，而安定之門尤盛。元豐九先生之周恭叔，元祐三先生之朱長文，並教授鄉里。呂正獻延焦先生伯强，使教諸子，而榮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元韓明善教於其鄉，鄉人咸稱之曰韓先生。吾鄉往哲如碧山學士，及門數百人，最著者會稽陶石簣、華亭董香光、晉陽王啓哲，同郡則馮具區、朱文恪、陳如岡，皆其高第弟子。雖其所造不同，而教之必本於道藝，孝弟、仁義則一。誠使今之學者讀先生之集而感發興起，知自別於侗俗，孰謂十室無忠信，二十五家無受教之人？亦在乎能自得師，而非必其親炙之者耳。埏故備述庭誥師承，及區區幼學所聞，淵源所自，用著埏不忘先生之教澤，且爲鄉之擇師者告，亦先生集中《師説》意也。編既成俟，續有所得，當分類綴焉。

梅曾亮《柏梘山房全集・文續集・葉石農先生教思碑乙卯》 昔班固爲《儒林傳》，其授經者必著其弟子之名數，流傳之近遠，以爲非是不足以見其學之醇駁。苟其學之醇，則信而從者其徒必衆，而其師之學益昌，故著録之弟子多者乃至千百人，雖貴至丞相封侯，其所受師法不敢改也。然自漢之興，爲六藝大師者八人，而其六皆出於齊、魯，則齊、魯之間，師道固尤盛於古，而後之君子有不可聽其曠絶者歟？葉石農先生自年二十四五，即以經書及時義文教授里中，至六十餘歲不輟，弟子從學者常數百人，遠者或數百里，又有遠不能及門，而必寄文以求政者。其舉於鄉及禮部者衆矣，而人皆以爲能得師傳，無倖獲，故遠近爭附，信有如班氏所言「徒衆之盛會，車可數百兩」者。雖謂儒林之風，於先生再見可也。歸震川於文學孝友亟稱吴純甫，其學徒經指授者多取巍科，登高爵，而身終於一。第先生之内行修，試禮部一再而罷，與純甫同，而實事求是之學，於《説

文》、《方言》、小學、訓詁皆會通創獲，有所撰著，非規規於場屋之學者比也。而世之言實事求是者，又或守高反古，於國家設科取士之方，及儒先依經立訓之道齟齬而不合。以之自爲學則可矣，非所以語通方、廣教思也。若先生之教，沒雖已數十年，門人追慕皆久而不替，羣欲立碑頌德慰仰，止於無極，則傳所謂「老而教，沒而人思者」歟！

《上海縣續誌》卷一〇《澄衷蒙學堂記》 滬上多慷慨慕義之士，仍歲以來，建學舍以獎成後進者尤踵相錯也。然或志雄而貲不繼，或藉衆擎以舉事，其卒也以橫議敗之。惟南洋公學堂，規制宏廓，卓然爲十八行省之冠。然也藉名卿巨儒提倡於上，船電兩局挹注於下，則仍非一手一足之烈之所能蕆事也。鎮海葉君澄衷，少孤貧，思卒讀不果，旋以善治生聞于滬，高掌遠蹠，聲施爛然矣！獨時時以未嘗學問爲大戚，乃專力創家塾，顏之曰：澄衷蒙學堂。以張家灣地二十八畝有奇廓其址，以金十萬圓充其費，以課旅滬諸童之貧無力者。鳩工有日而病作，恐不及其成，乃進其家督謂之曰：吾死必竟吾志。其家督均垂涕敬諾不敢辭。於是庀材徵役，經始於光緒二十六年五月，落成於二十七年正月。有堂嶄然，有齋翼然，廊廡庖湢。以匡以飭。值樹屏寧親至滬，瀆其詰嗣，乃條其事之始末，與其易簀遺言而屬爲之記。樹屏竊惟經傳所載，如《曲禮》、《少儀》、《學記》、《弟子職》諸篇，其於蒙學可謂詳且盡矣。今之爲師者，顧懵焉忽焉，其施也悖，其求也佛。不責以日用行習之常，而反語以性與天道高遠難行之旨，不循循焉師尼山善誘之術，而惟束縛以立之威。甚者參以二氏之教，雜以因果禍福之說，羣一世奔走於俗師之瞥論，積非以成是，可謂大惑不解者矣。今葉君自以髫年失學，獨出巨貲建學舍，慨然有少壯不力，老大徒傷之感，其情迫故其辭益哀，其願奢，故其規模不域於凡。近則夫膺董教之寄者，其任大責重爲何如，而凡來學諸童感造就之盛心，恐年歲之不吾與，相與淬厲奮發，以無負乎君之所期，又當何如也！

《葉公澄衷榮哀録・上海澄衷學堂創辦緣始》 逕啓者，成忠半生艱苦，自慚學問未深，每思造就人材，必須有人提倡，久欲在滬虹口設立學堂，延聘名師，專以教授中國經書爲作人之根本，俾無力從師者，皆得就學焉。其大略章程曾經商議，茲因病軀不支，亟思舉辦，以竟初志，特即劃出基地一方，在新記浜之後，土名張家灣。英册第二千五百二十五號道契，計地十九畝六厘；又英册第二千五百二十七號道契，計地七分八厘八毫；又水潭計五畝六毫，并撥規銀十萬兩，統交懷德堂董事諸君子悉心籌辦，建造學堂房屋，訂定一切章程，務求妥洽，克垂久遠。庶幾從此學習之人學有進益，大則可望成才，小亦得以謀業，此固鄙懷所深望者矣。伏念諸君子，皆相交有年，久深投契，必能曲體此悰，實心任事，善全其後，并望切勿推諉，尤所至禱。至所建之堂，即名爲澄衷學堂，以表鄙人之所自勉者，期人之共勉之意耳。耑肅只請懷德堂董事樊時勛、陳瑞海親家大人、洪濤族叔大人、徐文明、阮星階、曹雨岑、烏渭林仁兄大人臺照。己亥九月十五日，葉成忠謹啓。

嗚呼！此吾居停葉公易簀前之遺命也。公夙有創建學堂之議，未及徵役而病革，乃力疾作是書，命棻等七人董其役，而予坊實左右之。比公歿，諸公子踵成公志，不半載而大役以舉，不一載而落成。而公前此之款，糜已過半。公子貽鑑乃續輸十萬金以厚其力，諸公子亦鼓舞以贊其成。羣策既協，宏構斯啓。於時方領矩步之士，委蛇乎其中；挾書擔笈于于而來者踵於塗，翦髮垂髫執經而問字者填於户。自中國縉紳冠帶之倫，外至泰西人之旅滬者，莫不交口夸頌公，且嘖嘖稱願諸公子不置。而公則既歿矣。棻等自惟才識庸近，何足窺測公之萬一，顧私竊論之：泰西人之雄于財者，往往獨力創學堂，糜百萬金無所吝，而吾國無聞焉！公身未歷五大洲，而勇於爲善，并武西人，遂以創中土千古未有之局，其不可及一也。公夙與西人習其于諸國語言文字，皆心解而口熟之，乃其遺命所以課學童者，諄諄以中國聖賢書爲根柢，其不可及二也。其尤難者，吾中國風氣未開，至以學堂爲詬病，近歲以來，其垂成而垂敗者，前後相望也。公衆阻羣謗，一不措意，若逆知時局變更之，故之未有艾而毅然出巨貲，欲以是導風氣之先者，非有高識遠量而能如是乎！抑豈非四方承學之彦所藉以作氣者歟。嗚呼！日月不居，老成代謝，公既未睹厥成，阮君星階又下世，棻等所爲三復此書，而不禁泣然泪下者也。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謹跋。樊棻、陳祖烈、王予坊、葉志銘、徐會炯、曹予銛、烏詢夫。

胡適《四十自述》 我進的第二個學堂是澄衷學堂。這學堂是寧波富商葉成忠先生創辦的，原來的目的是教育寧波的貧家子弟，後來規模稍大，漸漸成了上海一個有名的私立學校，來學的人便不限止于寧波人了。這時候的監督是章一山先生，總教習是白振民先生。白先生和我二哥是同學，他看見了我在梅溪作的文字，勸我進澄衷學堂。光緒乙巳年（一九〇五），我就進了澄衷學堂。

澄衷共有十二班，課堂分東西兩排，最高一班稱爲東一齋，第二班爲西一齋，以下直到西六齋。這時候還沒有嚴格規定的學制，也沒有什麼中學小學的分別。用現在的名稱來分，可說前六班爲中學，其余六班爲小學。澄衷的學科比較完全多了，國文英文算學之外，還有物理化學博物圖畫諸科。分班略依各科的平均程度，但英文算學程度過低的都不能入高班。

我初進澄衷時，因英文算學太低，被編在東三齋（第五班）。下半年便升入東二齋（第三班），第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又升入西一齋（第二班）。澄衷管理很嚴，每月有月考，每半年有大考。月考大考都出榜公布，考前三名的有獎品。我的考試成績常常在第一，故一年升了四班。我在這一年半之中，最有進步的是英文算學。教英文的謝昌熙先生，陳詩豪先生，張鏡人先生，教算學的郁耀卿先生，都給了我很多的益處。

我這時候對於算學最感覺興趣，常常在宿舍息燈之後，起來演習算學問題。卧房里沒有桌子，我想出一個法子來，把蠟燭放在帳子外床架上，我伏在被窩里，仰起頭來，把石板放在枕頭上做算題。因爲下半年要跳過一班，所以我須要自己補習代數。我買了一部丁福保先生編的代數書，在一個夏天把初等代數習完了，下半年安然升班。

這樣的用功，睡眠不够，就影響到身體的健康。有一個時期，我的兩只耳朵幾乎全聾了。但後來身體漸漸復原，耳朵也不聾了。我小時身體多病，出門之後，逐漸强健。重要的原因我想是因爲我在梅溪和澄衷兩年半之中從來不曾缺一點鐘體操的功課。我從沒有加入競賽的運動，但我上體操的課，總很用氣力做種種體操。

澄衷的教員之中，我受楊千里先生（天驥）的影響最大。我在東三齋時，他是西二齋的國文教員，人都說他思想很新。我去看他，他很鼓勵我，在我的作文稿本上題了「言論自由」四個字。後來我在東二齋和西一齋，他都做過國文教員。有一次，他教我們班上買吳汝綸刪節的嚴復譯本《天演論》來做讀本，這是我第一次讀《天演論》，高興得很。他出的作文題目也很特別，有一次的題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我的一篇，前幾年澄衷校長曹錫爵先生和現在的校長葛祖蘭先生曾在舊課卷內尋出，至今還保存在校內）。這種題目自然不是我們十幾歲小孩子能發揮的，但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

《天演論》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讀這書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了解的只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絶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象野火一樣，延燒着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還有許多人愛用這種名詞做自己或兒女的名字。陳炯明不是號「競存」嗎？我有兩個同學，一個叫做孫競存，一個叫做楊天擇。我自己的名字也是這種風氣底下的紀念品。我在學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騂。有一天的早晨，我請我二哥代我想一個表字，二哥一面洗臉，一面說：「就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適』字，好不好？」我很高興，就用「適之」二字。（二哥字紹之，三哥字振之。）後來我發表文字，偶然用「胡適」作筆名，直到考試留美官費時（一九一〇）我才正式用「胡適」的名字。

我在澄衷一年半，看了一些課外的書籍。嚴復譯的《羣己權界論》，象是在這時代讀的。嚴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響沒有梁啓超的影響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有着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時候，我們跟他走到一點上，還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換了方向走了。在這種時候，我們不免感覺一點失望。但這種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爲他盡了他的能力，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境，原指望我們感覺不滿足，原指望我們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們固然得感謝他；他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指着一個未知的世界叫我們自己去探尋，我們更得感謝他。

我在澄衷的第二年，發起各齋組織「自治會」。有一次，我在自治會演說，題目是「論性」。我駁孟子性善的主張，也不贊成荀子的性惡說。我承認王陽明的性「無善無惡，可善可惡」是對的。我那時正讀英文的《格致讀本（The Science Readers）》，懂得了一點點最淺近的科學知識，就搬出來應用了！孟子曾說：

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我說：孟子不懂得科學，——我們在那時候還叫做「格致」，——不知道水有保持水平的道理，又不知道地心吸力的道理。

「水無有不下」，并非水性向下，只是地心吸力引他向下。吸力可以引他向下，高地的蓄水塔也可以使自來水管里的水向上。水無上無下，只保持他的水

平，却又可上可下，正象人性本無善無惡，却又可善可惡！

我這篇論性很受同學的歡迎，我也很得意，以爲我真用科學證明高于王陽明的性論了！

我在澄衷只住了一年半，但英文和算學的基礎都是在這里打下的。澄衷的好處在於管理的嚴肅，考試的認真。還有一樁好處，就是學校辦事人真能注意到每個學生的功課和品行。白振民先生自己雖不教書，却認得個個學生，時時叫學生去問話。因爲考試的成績都有很詳細的記録，故每個學生的能力都容易知道。天資高的學生，可以越級升兩班；中等的可以半年升一班；下等的不升班，不升班就等于降半年了。這種編制和管理，是很可以供現在辦中學的人參考的。

我在西一齋做了班長，不免有時和學校辦事人冲突。有一次，爲了班上一個同學被開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抗議無效，又寫了一封長信去抗議。白先生懸牌責備我，記我大過一次。我雖知道白先生很愛護我，但我當時心里頗感覺不平，不願繼續在澄衷了。恰好夏間中國公學招考，有朋友勸我去考，考取之後，我就在暑假後（一九〇六）搬進中國公學去了。

《上海私立金業乙種商業學校十三週年紀念雜誌・上海金業公立商業學堂大事記》 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七月十六日，金業公立小學堂開辦。

本校由金業各號經理人發起，開會議決，允由金業公所籌資創辦，因定名曰金業公立小學堂。推舉公所董事施君兆祥爲校董，聘龔君杰爲校長。龔君世代金業，係廣東方言館畢業生，曾爲滬學會會長，又歷任南洋中學、民立中學、龍門師範各學堂教員，于學務極有經驗。鄒君登泰爲校務主任兼庶務會計，徐君孝曾、錢君江、張君清渠、黄君毓桂爲教員。賃校舍于英租界寧波路。甫經創辦，學額暫定六十名，分高、初等兩級教授，學生到者共四十餘人。自金業公所開辦學堂後，各業聞風興起，踵接籌辦。有伶界之榛苓學校，有衣業學校，有銀樓業學校，有水木業學校，有花衣業學校，有水爐業學校，有僧界之留雲學校，有商務書館之尚公學校等。一時滬上教育，頗呈活潑氣象。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正月初五日，校舍初遷。

斯時上海教育尚在萌芽時代，各業未辦學校，而本校首先成立，頗得社會信用，學生報名者甚形踴躍，校舍遂不敷用，因遷移至山西路鑄範里金業公所内。光緒三十二年二月，禀部立案，改名金業公立商業學堂。

本校由同人議決，培植本業子弟及其他商人子弟起見，改爲商業學堂。加入商業教科，并遵奏定小學堂章程。變通教授，爲預儲商才，振興商業地步，故改定校名，禀部立案。

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商部批準立案。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十二日，江蘇省督學使者唐景崇莅堂視學。

本年詔廢科舉，各省學政不按臨考試，唐公景崇，原爲江蘇督學使者，茲特莅滬視察各學堂，于本校頗加褒奬，給額日良冶甄陶，并題辭云：是校經金業各商創辦，初基甫辟，規模已有可觀，將來文明進步，殊未可量，爲題此額勉之等語。再參觀各級教室及各種成績，亦有評語，其詞云：各科教科書均切實平正，各教員又能酌量兒童之程度教授，國文、歷史、地理、圖畫教本均平妥可用，初等小學理科及地理教案，發問諸條均極得法。校長龔杰管理亦甚合法度。同業熱心教育，創成此校，實爲美舉，倘再能設法擴充以求完備，并能持久爲佳。又云：高等級國文業已通暢，算學雖淺亦知理法，圖畫有筆資，英文翻譯合法者甚多，學生整齊静肅可取。初等級生國文語亦清通，樂歌漸能合拍。此校可模範於將來也。

本學期學生共五十二人。於是學期内既改定商業，所有從前之高等初等兩級即改稱本科預科以别之。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初一日，校舍復遷。

本校上學期學生逐漸推廣，公所房屋又不敷課堂之用，因賃遷校舍于英租界中泥城橋之珊家園咸德里。

本學期學生足額，分本科爲甲、乙兩級，注重管理，聘陳君錫祜爲監學，職教員均仍舊。學生共七十九人，已超出原定之額。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開特别職員會。

是學期九月間，上海金市受美國間接之影響，先令驟短，市面大震，金號之受累者幾占三分之一，本校勢將停辦，於是校長龔杰特開此會，擬禀督憲以爲維持計。原禀録下。又附録江蘇教育總會致端制軍原函，并端制軍復函。

具禀上海金業私立商業學堂校長龔杰，爲商立學堂學費不敷，懇請扎飭維持事：竊學堂自乙巳春夏間，金業董事施兆祥等創議興學，委杰經理其事，當於是年七月十六日開學，并由同業議決，于條金進出，略提經費，詳請農工商部立案。其時各業尚未有設立學堂者，金業獨占先著，不可謂非商家之特色。杰嘗

謂普及教育宜注重實業，庶教育費有所從出，今商家能出資興學，雖爲執鞭，亦所欣幸。故自開辦後，於經濟則事事爲之撙節，於教育則曲體社會心理。杰于經理外，兼任功課歷三學期之久。純盡義務，不支薪俸。更以學堂爲商家所辦，且設立于上海商務最繁盛之區，因依奏定章程初等商業學堂辦法，於普通科學之外，注重英文、珠算及簿記學，商事要項等，此等教員，即優定俸金聘之，正復不易，杰不得不躬自教授。定章預科三年畢業，入本科，又三年畢業。今學生七十餘人，本科一班，已屆第三學期；預科甲班，本年底即可畢業；預科乙班，已屆第二學年。環顧一室，學業日進，心竊喜之。而尤欽金業諸君，雖每年補助三千餘圓，而以教育權付杰一人，從未稍加干涉，學堂之得有進步，亦由於此。正期商諸金業同事籌款建築爲持久之計，詎本年八九月間，上海金市受美國間接之影響，先令驟短，市面大震，金號之受累者幾占三分之二，輿論大譁，謂金業有買空賣空情事。瑞前升道關懷商業，從而禁之。詳請憲臺咨部成案。惟貨殖億中，聖門不諱，予買予賣，商賈通例。當此本位未定，金之爲物，與銅鐵鉛同爲貨物，市場既有貴賤，自不能禁人之先期交易，此中法理按之經濟學亦相吻合，而金業各商疑有此一禁，從此不能正當交易，遂謂商況頓減，權利盡失，不能更盡義務。自明年起，限定學堂補助費每年一千二百圓，惟校舍在上海英租界，核計房租一項，已需一千二百圓，補助僅此區區，斷難續辦。若添加學費，尤恐來學者因而裹足，如將章程改妥，就所補助另設小學，則杰二年來所辛苦經營者既盡廢棄，而對于學生對于社會重失信用，杰無以自解，再四思維，惟有吁請帥座，俯念上海爲通商要埠，振興商業尤賴培植商才。金業首先興學，各業聞風興起，既須有以獎勵，而該業董等立志在先，自不可半途中輟，設各業從而效尤，教育前途不堪設想。可否札飭滬道，勸諭該董等如前補助，一面將買空賣空及予買予賣，明定界限，詳爲區別，由金業公所妥定章程，責成該董隨時稽查，如實有買空賣空等情，準予稟究，俾安商業而維學務。除將學章及度支決算預算等表呈請鑒核外，伏乞批示施行，實爲德便。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正月

本學期特廣額二十名，以免向隅者。是學期英文教員吳君于康辭職，聘黃君國瑞、余君沅分任之。學生共七十八人。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

教員趙君徵麟、黃君世發別就辭職。聘余君壎教授國文科。又以商業學校於實踐一層斷不可少，聘蔡君俊達教授檢視銀圓科。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行年假休業式并開游藝會。

本校開辦已屆三年，學生成績雖不甚佳，然各科亦有優美者，每級選十人，就其所長特開斯會。會中成績較優者，如對客題額，國文講義，歷史演說，地理論勢，算學演式，英文會話，而參以圖畫科之睡獅醒獅，蓋以寓諷刺之。來賓參觀者約四五百人，江蘇教育總會亦派代表莅會，頗加褒獎。本學期學生共九十八人。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正月初六日，校舍又遷。

本校因學生日形發達，原賃校舍課堂與宿舍又不敷用，因將新閘橋路太平里內，公所所出租之房屋收回，改編校舍，於是由珊家園遷往，即今之校址也。

校長龔杰因兼任江蘇鐵路學堂監督常川駐蘇，本校事宜委托鄒君登泰、陳君錫祜代理。

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行本科第一屆畢業式，并攝影。

計畢業者五人，曹鴻生、秦斯應、徐人龍、葉振朝、汪祖鏞。上海縣知縣李公超瓊莅校給憑并加獎勵，繼由省教育會代表及來賓相繼演說，攝影而散。本學期學生共五十六人。

宣統元年己酉正月。

本學期學生略多於上年，分四級教授。教員中黃君國瑞、周君家仁因別就，辭職，乃聘龔君樸、宋君朝鏡代之。

宣統元年七月

本學期教員徐君孝曾、宋君朝鏡別就，辭職，聘繆君學賢、浦君維潤代之。又監學陳君錫祜，就陝西陸軍學堂之聘，轉薦伊兄陳君錫祿代之。再檢視銀元科教員蔡君俊達辭職，聘周君鍾熙，後周君因大夾永號務繁重，不克兼顧，轉薦施君祥代之。本學期學生共計六十八人。

宣統二年庚戌正月

本學期教員龔君朴、程君錫同均別就，辭職，聘王君臻善承其乏。本學期學生共六十四人。教務主任兼庶務會計鄒君登泰因得選拔，於二月初十日朝考北上，乃薦仁立代理。

宣統二年七月

本學期教員繆君學賢，因別就，辭職，乃聘胡君桂芬以承其乏。

宣統二年十一月初二日，校長率本科三、二年級學生往南京參觀勸業會。于是年成立，會場宏敞，點綴風雅，各省貨物輻輳，陳列美備，誠中國未有之盛舉也。校長龔杰有鑒於斯，以爲本校是商業性質，不可不率領高級學生前往參觀，藉增知識，特於是日上午八時率領本科三二年級學生三十八人前往參觀。

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行第二屆本科畢業式，并攝影。

計畢業者六人，陳聯鎏、李植模、繆長年、黄潤瑜、曹鴛生、董福康。本學期學生共七十八人。

宣統三年辛亥正月

本學期教職員均仍舊，學生共八十七人。

八月十九日，革命軍起義于武昌，得電慶賀。十二月十八日，行第三屆本科畢業式，并攝影，畢業者三人，金元豪、李同春、陳聯鎏。本學期學生共九十二人。

徐珂《清稗類鈔・教育類・女尼誠修興學》 揚州明月庵有田數十畝，女尼頗足自給，有誠修者主庵事，梵唄之暇，輒以興學爲念。言於某紳，願以庵屋改女校，僅留西楹三椽爲奉佛長齋之所，且以田租所入充常年經費，並任校長。某紳允之。及女校成立，誠修爲之管理，規則嚴肅，遐邇稱之。且於治事、奉經之暇，輒假朔望佛會日，邀集城内外老少婦女，演講天足，聽者頗多。

徐珂《清稗類鈔・教育類・蔣果敏設義塾》 蔣果敏公益澧攻克杭州，自城及鄉鎮村落，無不爲置學塾，一塾一師一僕，年費錢百千，村農子弟皆令就學，力不贍者，更予飲食。

徐珂《清稗類鈔・教育類・王子江設義塾》 王子江，順天人，自少業攻木之工。沉毅敏捷，長於決斷，同儕咸敬服之。未幾，即長其曹，因集資自設木廠。時值咸、同兵燹之後，陵寢、園囿大興土木，木廠發達，而王之才識又爲同業冠，不數年，遂擁巨資。因慨自幼失學，未能大展抱負，立誓捐産設學，普收貧寒子弟。京城内外，先後設立義塾數十所，各爲置産生息，以給脩脯，費逾巨萬。而其終日孜孜籌畫擴充推廣之方法，十餘年如一日也。光緒初，某京兆上其事於朝，當事者邀虚譽，將其所辦各義塾收歸官辦，遂日見廢弛矣。然庚子以前，各義塾尚有存者。

徐珂《清稗類鈔・教育類・我鄧先生》 贛州鄧慕濂爲當代名儒，家居時，有田在城南，秋熟，視穫，挾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拾遺穗者累累，招之曰：「來，吾教汝讀書。能背誦書者，吾與汝穀。」羣兒爭暱趨之，始導以識字。既使諷章句，又以俚語譬曉之，羣兒咸踴躍稱善。既卒穫，羣兒嗥曰：「穫卒，先生且歸，奈何？」有泣者。自是每秋穫，羣兒則就學焉。故城南人無少長智愚，咸稱之曰「我鄧先生」。

徐珂《清稗類鈔・教育類・北學南學鬧學》 孫夏峯奇逢講學蘇門，號爲北學。餘姚黄梨洲宗羲教授其鄉，數往來明、越間，開塾講肄，爲南學。

徐珂《清稗類鈔・教育類・學約戒約》 南海勞潼，字潤之，號莪野，乾隆中，領鄉薦，官國子監學正。家居奉母，絶意仕進，從學者歲常數百人。立學約八則，戒約七則，曰：「苟犯此者，勿入吾門也。」

徐珂《清稗類鈔・教育類・施愚山講學》 宣城施愚山，名閏章，任湖西道參議時，暇日，與諸生講學，有具牒請質者，施曰：「此講習地，聽訟有官署。」令就坐。講長幼有序，極陳兄弟之恩，且曰：「某少孤，終鮮兄弟，見友恭者固欣然慕，即見鬩牆者亦心動，以爲彼尚有同氣，或猶可轉乖爲和也。」言下涕泣。忽末座二客相持大慟，各出袖中牒燔之，蓋兄弟訟産十年不決者。曰：「吾小人，今遇賢貳而不洗心者，非人也。」遂讓所爭者爲祀産。

徐珂《清稗類鈔・教育類・彭勤止講學》 長洲彭勤止，名定求，學宗王陽明，晚年解組，家居講授，益提倡「知行合一」之説。時有作書極詆陽明者，彭見而恫之，以爲人謂陽明倡「良知」之説，病其爲禪，則「良知」兩言，出於《孟子》，豈並《孟子》將病之乎？又謂明之亡，不亡於朋黨，不亡於學術，意以此歸獄陽明，嗟夫！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説，互相警覺，互相提撕，則必不敢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虐忠，必不教縱盜戕民。識者方恨陽明之道不行，不圖誣之者，顛倒黑白，至於斯極也。

徐珂《清稗類鈔・教育類・凌曉樓爲塾師》 凌曉樓名曙，嘉慶間江淮大儒也，治《何氏春秋》、《鄭氏禮》尤精審。其少時讀書之苦，有與牧豕、負薪相仿佛者。十歲就塾，年餘，讀四子書未畢，即去香作，雜傭保。然停作，輒默誦所已讀書。苦不明瞭，鄰之富人爲子弟延經義師，乘夜，狙其軒外，聽講論數月。其師覺之，乃閉外户不納。憤甚，求得已離句之舊籍於市，私讀之達旦，而日中傭作如故。年二十，乃棄舊業，集童子爲塾師。童子從之游，則書必熟，作字正楷，以故信從衆，脩脯入稍多。益市書，遂博通媺壹，學以大成。

徐珂《清稗類鈔・教育類・秋水園改家塾》 伊墨卿名秉綬，福建寧化人，

以名進士出守廣東惠州，歷官多稱職。後遭父喪，還閩，營秋水園，供母夫人游憩。未成，母卒，改家塾，榜其柱曰：「未能將母園何用，且望成才塾有靈。」

《中國女學集議初編・滬上創辦中國女學一品香會議第一集》 一、議今日惠臨諸同志，量力慨輸足徵器識，然斯事體大，非三數人所能成事，如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江河之大，非一水之源，故必轉相告語，彼此激勸。夫達官巨商坐擁厚貲者，所在不乏，彼其居處飲食，備極豐美，甚至博奕小數，花月冶游，無不揮金如土，靡所顧惜，豈於疆種保教，亘古未有之大善舉，乃反吝不肯助耶？蓋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能忠告牖啓發其良心，引以大義，自無不輸將恐後，而此舉乃可大爲擴充，持之久遠。孔教昌明，黃種仁壽，咸基此矣，故勸捐爲第一要事，願與諸同志共任之。

一、凡銀錢事公議，悉與興仁里壽康莊爲往來，而請泥城橋「不纏足會」代司出納。其有所需，必由「不纏足會」帳房，請經董山、康幼博、梁卓如三人簽名條字送與壽康莊閱看支取，然後照付，以期三面可稽，羅羅清楚。若三人中有因事他往者，可選托一人兼理，代行簽名，惟必先致函「不纏足會」帳房，并咨照壽康莊存記爲憑，以昭慎重。其收捐用款，按月刊登《時務報》并各日報。收捐憑票亦鈐蓋中國女學堂圖章，昭信實焉。

一、議堂宇，既公定滬南桂墅里，趕緊繪就屋圖一幅，遍呈公鑒。外盖華房，內用西式裝飾，庶幾中西合璧。照此圖大小多寡，可先開三齋，收徒六十人，寢饋於斯，不致擁擠。擬擇吉本月二十六日庀材鳩工，限明春三月完竣。緩事當急辦，敏則有功也。堂宇局面須工堅料實，不宜太儉，太儉恐不足以壯觀瞻，太窳更恐難以持久。屋之東隅，再辟草園一區，鑿池種樹爲諸生游息之地。估計工程至省約須八九千金，捐款未集，先行籌墊。此屋擬歸學堂租地自造，較爲合算。照目前桂墅里地價，急欲覓此相宜基址，每畝出七八百金尚難即得，非千金不辦。去歲高昌廟前老君堂後，僅二二畝不成片段者，已賣過每畝四五百金。是地系善之己產，今爲公事，願貶租息作地價五百兩，長年一分生子，每畝歲收地租五十兩，錢糧漕米歸地主完納，需用多少，量見計數，以十年爲期，期滿之後，漲跌再行公評。請諸同志公議，今日定奪。

一、議此堂之設，章程第一條，堂中一切皆用婦女爲之。擬此次叙議後，過旬日，半月，訂期邀集已書捐之命婦太太、少太太暨小姐假座清靜幽雅之處，會叙一次，并添請西國各女塾教習提調爲外客，博採師法，擇善而從，以便開手辦理。是否有當，候同志今日公議定奪。

一、議今日紳商大會後，理應敬告地方官長，一俟蔡樞使節旋，躬親往拜，并謁廳縣儒學。此次請酒柬帖具名八人，除梁因公他出，趙室人有恙難離家，汪《時務報》、《農學會》事冗不克分身外，公舉張季直殿撰，曾重伯太史，陳敬如軍門，仍合周家八士之數，如不願往者聽。

一、議女學現雖創于滬上，亟宜造就師範人才，三數載後，得可以覺後覺者若干人，即當勉力推廣。先就助捐最多之處設起，循序漸進。毋始勤而終怠，苟得諸同志守愚公之定識定力，同心并膽，堅忍不撓，期以十稔，中國女學可遍寰宇。其機甚微，其效甚捷，事在人爲，有志竟成。《中庸》有言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欲求自强之源頭，舍一誠之外，無他道也。

光降諸公臺篆書下

沈贊翁先生　鄒君瀚飛（《蘇報》主筆）　何丹書太守
陳敬如軍門　鍾鶴笙通守　吳仁甫司馬
章君淦丞（《蘇海匯報》主筆）　胡二梅明府　王心如觀察
狄楚青明府　蔣壽林明府　林樂知（中西書院教習）
張季直殿撰　袁春洲觀尹　曾重伯太史
《新聞報》館斐禮思　張静齋明府　鍾受伯明府
林稚梅觀察　嚴筱舫觀察　趙静涵明府
周翼雲二尹　汪穰卿進士　張元鬯觀察
翁緝甫太守　凌佩卿孝廉　楊子萱太守
《文匯西報》館主人　吳君遂主政　許春榮太守
吳芳伯二尹　孫實甫司馬　康幼博通守
周舜卿司馬　朱森庭明府　顧勉夫太守
王惕齋司馬　嚴少庭司馬　鄭景溪明府
施子英太守　《字林西報》館主人　羅叔韞明經
朱幼鴻太守　葛蕃甫明府　金和仲茂才
經蓮山太守　經閬仙學博　經伯滌典籍

《中國女學集議初編・滬南桂墅池上草堂會議第二集》 本日到者，曾重伯太史，陳敬如軍門，嚴小舫、鄭陶齋兩觀察，施子英、經蓮山兩太守，康幼博通守，

茲節録問答于下：鄭陶齋觀察云：泰西女義學頗多，紳商捐助有數萬至數十萬者，今公等擬先倡于滬上，以期各省聞風興起，囑弟追隨襄佐，義不容辭。惟自顧精力日疲，肆應難周，恐不足以副諸君雅意。至公禀聯名，除南洋大臣蘇撫憲外，弟相熟者少，恐列賤名無甚裨益，然亦不敢固辭。若能各省官紳籌款，廣設義塾，仿西例男女六歲以上俱得入塾讀書，則民智開矣！從前同人王介眉太守，何不邀入？請酌之。經對曰：公所論極遠大，但公仍宜奮戊寅創辦義賑之勇，爲薑桂之性老而彌篤，自然病愈乾健。至公禀聯名，或具或不具，當隨時仰體斟酌。王君介眉入都未返。

陳敬如軍門云：弟内子外國女學堂出身，現囑擬日課章程，日内可脱稿呈鑒，他們之意，第一年先習語言、女紅。第二年起，察看材質，再進習他種學問，如醫學、算學、史學、輿地、樂律等學是也。放學之期，西例每禮拜二日，今中國女學堂應如何辦理，請公會商示遵。經對曰：嫂夫人所擬，大約全是西國學派，今中國創設女學，不能不中西合參者，地勢然也。放學之期，俟開堂後酌定。陳又云：課章擬出，再送呈參酌，現堂中華洋文字并行教導，自不宜全用西法。泰西女學亦有烹飪一門，中國女子似亦宜習此，方能洗手作羹也。嚴小舫觀察云：弟承公雅意，當勉助開創置辦家具銀五百圓，常年經費容極力另籌。經對曰：感甚！吾當爲二百兆裙釵先代鳴謝。

施子英太守云：現在既創辦「不纏足會」，則女學堂亟應開辦，二者不可偏廢，以開風氣。

曾重伯太史云：嚴小翁意重在醫學，所見極是，且易下手，下次印單中，於此條似更應切實詳細聲明。經對曰：此舉所見略同，必當遵辦。

曾又云：忠襄公次媳劉氏，系權之相國孫女，深通六藝，於經學及現在譯西書各種學問，擅長者多，將來女學堂課卷，可寄長沙評隲等第，以資鼓舞。衆皆曰：此真求之不得者也，何幸如之。詞至此止，衆俱散。

《中國女學集議初編・内董事桂墅里會商公宴駐滬中西官紳女客第三集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本日到者：歸潁川，巴黎賴夫人率女陳槎仙、班仙兩位小姐，南海康文僊小姐；歸滎陽，餘姚魏淑人率媳慈溪葛孺人；歸樂安，無錫華宜人，歸天水，無錫孫宜人；歸安定，貴築李孺人；歸清和，餘姚吴宜人；歸樂安，蜀東彭宜人，華提調；歸巨鹿，明州和卿女史沈孺人；歸汝南，上虞經宜人；歸侍吴興，吴縣王孺人；歸侍滎陽，寶山朱孺人也。

據提調沈女史函稱：席散已晏，諸位太太小姐均不及發議，允俟十三大會各抒所見。惟康小姐文才敏捷，援筆立論，古人男女并重，其學爲人之道一也。是以詩首國風，禮繁内則，保師之教，官廟之訓，見諸經義。古今之勢不同，爲學之道無異，惠班垂範千古，兩宋自立一時，蓋所以能建樹之故，非獨詞藻已也。我中國以聖教之宏深，山川之毓秀，四百兆之人，二萬里之地，女子半之，而未曾立學，故西人視爲半教，良有以也。西國則不然，女子六歲必入學，不，則罪其父母。教之之道，自寫、讀、算、畫、女範、天地、醫藝無所不具，故明大義，能樹立，此外國男女所以平等也。日本新開塾，而女子生徒二百二十萬三千五人，教習一千八百六十人，女子工藝學校二百四十所，高等師範學校十數所。而瑞典、挪威小國女子，百人之中不識字者一人耳。西人通商我華，所到之處多開女學，以辱吾國，以堂堂之中國而無一女學堂，恥孰甚焉！諸賢媛素蘊閨學，久著才名，力興女學，他日者，弦歌雅化遍于中國，將頌諸賢媛等首善之功也。

吴宜人蓬仙女史，長於醫學，亦揮毫云：事親之道貴乎知醫，故有《人子須知》一書。但醫莫重於切脉，次及望聞問，尤須先明乎内外表里各經之寒熱虚實，確知藥石品味温凉燥濕之相反，因病投劑，方不致貽誤。醫者意也，决死生于俄頃。今者西醫盛行，奏效甚速，竟有藥到回春之妙，自不可不兼習所長。大凡中醫精於辯氣分，西醫優於治血分，中西合參，神而明之，思過半矣！賴夫人命女槎仙小姐操華文筆談云：家母敬允承乏洋提調之席，十三準赴張園陪座，先會同魏太太布置一切請客事宜，詞畢而散。

《中國女學集議初編・内董事張園安塏第公宴中西官紳女客會議第四集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三點鐘入席，座中西女客李德夫人、盧醫女士與范娘娘三位起而宣言曰：貴國諸位賢淑夫人創此教化坤道極大善舉，不特中國女人之幸，即西國婦女亦深爲欣幸。蓋天下五大洲婦人原屬同體姐妹也，以後我輩必竭力幫助，如有咨詢之事，願盡誠相告，以表中西聲應氣求之誼。今日躬逢盛會，永志不忘，敬謝諸位女董事提調太太相邀美意。遂有洋提調侯官陳太太賴夫人亦操西語誦答之。繼有西班牙領事夫人、瑞典國領事夫人、江海關税務司夫人等願慨助捐款，并樂爲本堂董事助成善舉。内董事經太太、梁太太暨提調諸位，皆欣然同聲鳴謝。華提調沈和卿女史，將建造堂宇圖樣并與姪媳章恭人所擬内辦章程七則，遍呈中西女客傳觀，衆皆韙之。其章程云：滬上諸寓公創興中國女學，他日學成，上可相夫，下可教子，真使婦道昌明，千室良善，想亦同

會諸夫人小姐所樂觀厥成者也。瑛略識之無，謬膺內外諸董事命，忝爲本堂華提調一席，無如久居鄉曲，中西時務新聞未得寓目，于西國教育之法，見聞甚寡，恐無以仰贊高深，莫名惶悚。舍姪仲理，歷充南洋各學堂教習提調垂二十載，姪婦章恭人稍通文義，于西國學堂教法，侍其夫子既久，略知一二，茲同酌議規條數則，呈求誨政以佐集思廣益之助。前者魚軒會叙于滬南桂墅里，未蒙賜教，允俟十三張園大會時各抒己見。今日中西名媛畢襄曠舉，開歷朝未有之風，惠及巾幗；培他年勃興之氣，芽萌海上。惟事屬創辦，經費浩繁，章程雖議妥葉，慎始方可圖終，鄙見以籌經費爲第一要義，自愧略知涂畫，願助微勞。擬仿各善堂勸捐成法，畫圖貼說，石印成册，隨申新聞各日報附送，由一縣推及各縣，一省推及各省，想普天下不乏賢媛，亦聞風興起耳，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質諸同志，以爲何如？異日佳話流傳，書不勝書，容再拈毫濡墨記之。十三日凡與集共百二十二人，座中博學妙才，首推南海康文僩小姐，而侯官陳槎仙、班仙兩閨秀亦堪媲美焉！是爲記。光緒丁酉仲冬歸樂安郡彭氏，識于安塏第之南窗。

又有蔣畹芳女史即席賦七絶兩首云：「轉移風氣苦心殫，巾幗須眉一例看。此日開基誠不易，他年踵起自何難。」「經營締造辟新基，不櫛英才吐氣時。學貫中西臻美備，四方閨秀萃於斯。」

厥後歸清河吴蓬仙女史，長於醫理，其立論側重醫學一道，正與嚴筱舫觀察所見略同，大旨已詳《柱墅里第三集問答》，不重贅。至此時詞畢席散。中西女客各整歸鞭，安塏第已火樹銀花璀燦一室矣！是日洋提調陳夫人、巴黎賴太太，華提調魏孺人沈瑛暨内董經淑人魏嫕、梁孺人李端蕙及諸位董事，陪賓太太午後先到肆筵設席，恭候嘉賓，越點餘鐘，中西女客魚軒先後莅止。

華提調魏太太沈和卿女史等連幼小嬰孩，總計一百二十二人，幨帷薈萃，懿歟休哉。

附録十四日新聞報一則

昨日中國女學會，假座張園安塏第大會，中西女客到者一百二十二人，先將學堂章程翻譯洋文，遍送西國諸女客閱看，即有西班牙領事太太、瑞典國領事太太、江海關税務司太太皆願樂助捐款，問應交與何人手收？學堂華洋提調暨女董事太太等答云：稍遲一日，即當送洋文捐簿來呈求德惠。三位西太太又問：我等願爲貴學堂董事來助成此開創善舉，是否中西人無分畛域，抑只要中國人辦理？華洋提調女董事太太等告以西國上等尊貴太太肯集，諸位夫人小姐如有崇論閎議手書賜示，固所感盼，倘不欲對客揮毫，亦不敢固請，但乞不吝珠玉，切實見教，斟酌盡善，以垂久遠。瑛當率姪婦磨墨搦管，願爲抄胥之役也。先將妄擬各條拋磚引玉，勿哂淺陋爲幸。

一、中國女學風氣初開，能習中文已非易事，遑論西學要知。中國啓蒙書籍實未大備，若文義深奥以教女子，尤非所宜。常見西國初學入門等書，或言物質，或言古事，有圖有説，文顯義新，童稚讀之，不肯釋手。且年年新書新義，層出不窮。烹飪、刺綉之書，加以五色采繪，持家度日之書，列作出入簡表。譬如，其夫月進十圓，夫婦二人加子女各一，每日應用柴米幾文，油鹽幾文，衣服幾文，子女讀書之資幾文，暨新聞紙費往來信資，漸至月進百圓千圓，均有列表，可以推查，操縱有道，無不豐儉得中。中國既無譯本，似不可不識西文也明矣。或者曰華教習一位，授徒二十人，恐於功課難以周匝。若仿西法以天資相等者六七人合爲一班，同讀一樣書籍，雖二十人亦止分作三起，一師僅教三起，游刃有餘矣。

二、照西國學校中學生，逐日各項功課歸教習各記分數多寡，列爲甲乙，或榜示給獎，或以書齋坐位列爲一二三四等第。分數最多坐第一位，餘依次類推。家人偶來探望，一望而知其從學之女，日進有功，此亦懲勸之一法也。再加三月一小考，一年一大考，教習專就學生所習各書中命題數十條面試，即可視其學業之進境，似不必如中國男學命題作文也。

三、如學生隨帶使女僕婦者亦聽其便，但須自貼飯食，亦歸堂中提調管束。不服使令者囑學生更換。惟不准主僕同眠一室。

四、學生須年略長者與幼者同卧一房，藉以照應，并可互相討論以收教學相長之益，庶不致孤寂無友矣。

五、學堂功課繁密，昕夕誦讀外，必設小花園一所，藉習灌溉培種諸法，以資息游而舒暢其志氣。再設體操之課，以祛單弱。西國女子體操亦專有圖書，上海別發洋行可購之。東西洋學校無不有體操廠者，此培體却病之要義，未可忽也。

六、聞廣方言館房屋圖樣甚好，似可向制造局索繪一圖，以便參酌蓋造。學生與女僕房均須靠近，以便呼喚。

七、華文教習、華提調、學生須設飯廳一所，中列一席，爲教習提調同餐，兩旁設桌椅若干，每六人合坐一桌，早中晚三餐皆如是。飯菜四盤，二葷二素。每

餐教習，提調舉箸，然後學生亦舉箸。飯菜或不適口，提調立喚女庖至廳前諭話，學生不准喧囂，亦不准換菜。

以上管見七條與姪婦歸吳興章蘭妄參末議，呈候公鑒。歸姚江巨鹿，明洲沈瑛謹識。章恭人復有贊美云，寓滬諸大善士，慨念吾華輕女重男，視二百兆裙釵如廢人，國日以疲未始不由於此。當今之世，欲力挽頹風，必令女子識字始。爰仿泰西女學法，設女學堂于滬上，誠千古未有之創格，中國切要之遠圖，從此男女并重，轉弱爲强，如操左券。蘭欣聞是舉，欽羨莫名。今日中西大會，因家姑母承乏學堂提調，蘭得侍左右，躬逢曠典，暢聆中西諸夫人閨秀宏議雅論，茅塞頓開。以蘭見識淺陋，何敢妄參末議。第因外子向辦江南同文館教習，水師學堂提調事宜，常侍巾櫛，學堂辦法偶有所聞，一得之愚，未敢終秘，謹陳管見，以佐家姑母條陳數則，伏乞諸夫人閨秀指正。歸吳興，皖江章蘭拜啓。

繼有歸樂安，彭宜人叙女學堂記曰：今上御極之二十三年，秉承堯母之德，以孝養治天下，天下之子婦敦内則，飭閨箴，鼓鐘之章宣於上，江漢之化應於下，洵極一時之盛歟。申江五洲聚處，風氣最先，而女學闕如，非所以維護坤教也。寓滬諸官紳賢内助，約同仁創辦中國女學，十一月初八日，邀海上名媛于滬南桂墅里爲璇閨第一集，十三日假座張氏味蒓園爲中西大會第二集。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香車寶馬，聯袂而來，清談永晝，詳考中西女學之利益，并拜讀提調沈太太同姪媳章恭人規條，論議均盡美盡善。至議散後，已夕陽西下矣。衆善交徵，共來指示匡助，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容轉商外董事再行送册，請列芳名。華提調沈和卿女史，同内姪沈仲禮觀察之夫人章恭人撰就學堂内辦章程七條，分呈中西諸女客太太公鑒，并將建造堂宇圖樣亦請公同觀看。中西諸女客待飲饌過半時，繕具英法華文謝詞各一紙，同聲道謝。華洋提調女董事太太等答請隨時見教，如蒙賜函，請寄電報滬局或王家庫侯官陳寓均可。時有英國人立德太太，於將散時起告于衆曰：今日此會中外一家，誠爲歡暢，中國欲創此未有之舉，如欲我等衆西婦女襄辦，一切當效微勞，且不敢稍存私意。又有美國人范太太言：今日我代諸西姐妹致謝諸華姊妹，惟願學堂一事即日奏功，且其間如有我西人可爲進言籌議之處，不特我一人頗願襄助，即諸西姊妹當亦無不樂從云云。直至掌燈以後始各席散，中西女客皆興辭而歸，此大略情形也。

《萬國公報》第一二五册擬駕《上海創設中國女學堂記》　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寓滬客紳經君蓮珊等議設女公學書塾，擬定規條，聯名禀陳南洋節署，蒙劉岘帥批答略謂：「此舉有益，可開風氣之先」。并准刊用木質關防，以昭信守。經君旋度地于城南高昌鄉之桂墅里，鳩工庀材，不遺餘力。二十四年三月落成，即於四月十二日開塾。禮聘提調一人，總管塾務。延請華文教習二人，醫學、女紅教習各一人，西文教習一人，皆閨閣中之不櫛進士也。五月晦日，溽暑薰蒸，循章散塾，共得女學生二十餘名。七月朔日，秋涼開塾，敦聘美國閨秀林梅蕊女史爲西文總教習，而以華教習劉女史攝提調事。就學者日衆，截至年終，共得四十餘名。并先於是年九月十七日，就城内淘沙場增設分塾，延請中西教習各一人，截至年終，亦得就學生二十餘名。二十五年正月，劉女史辭總塾提調兼謝華人教習，仍駐塾專教繪事。遂裁提調一席，别延一人，管理雜事，而增延醫學教習一人。時則聲名鵲起，遠方童女，亦願擔簦負笈而來。通計總分兩塾，凡住塾及報名而將到者，都七十餘人。此開塾以來，措置之大略也。經君精心擘畫，不厭不倦，于外董事中實堪首屈一指。而内董事沈章恭人浣香女史，贊助之力，亦屬不可泯及。考其華文功課，如《女孝經》、《女四書》、《幼學須知句解》、《内則衍義》、《十三經》、唐詩、古文之類皆有用之書也。此外，則女紅、繪事、醫學、間日習之。每旬逢三、八日，則由教習試課論説西學功課。於讀書寫字之暇，兼及體操、針黹、琴學之類，以資質之高下，定課程之多寡。規模既定，風氣大開，一時之聞風興起者，如蘇州、松江、廣東及南洋、新加坡等處，皆陸續設立女學堂，香港則有英國蔡女史，亦議募捐金錢，以教華女。從此深閨絃誦盈耳洋洋，異日相夫教子之功，皆基於垂髫時之母訓，於以興東土二千年絶學，造中華二百兆美材，固遠方之人，所聞而心喜者也。然陰教向明之機，實肇開于滬上。敝「廣學會」同人，平日著書立説，常剴切以導之者，不尤樂觀厥成乎！

《上海縣誌》卷一一《經正女學停辦・經元善記經正女學停辦》　厥惟女學，適維新諸君子亦有此議，一觸而發。其始和之者衆，輿論翕然。繼聞總署不合，皆避之若浼矣。僕認定真宰，一意孤行。去秋諸同人因市虎之訛，公議將總塾停業。另禀南洋留城内分塾，以存碩果。今歲僕出奔後，幸蔣畹芳、周遠香、丁明玉諸女史苦心堅守兩節之久，而力乏難支，中秋後即暫停有待。未審將來尚能規復否，是看天意如何。附呈《集議初編》一册，以後一切禀牘，及續有集議，筆墨繁多，容另編輯印出呈簽。

《上海縣續志卷二《經正女學停辦・記經正女學停辦》　經正女學，一在斜橋南桂墅里，一在縣西淘沙場陳公祠後時化堂，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上虞經

元善集貲分設，注重德智兩育，規模粗具。二十五年以經費絀停桂墅一所，二十六年時化亦停。

《選報》第三五期《愛國學社開學誌》 愛國學社開學儀式及演說攝影諸事茲詳述之，以彰盛舉。是日社門高揭國旗，臨風飛曳，令人頓發愛國之思。一句鐘各教師及學生齊戾演說廳，教師南向雁行立，學生皆北向。嗣由教師代表人蔡鶴卿出位陳祝辭，畢，次學生代表人貝季眉君出前列陳答辭，畢，行謁師禮，各一折躬而退，少頃，延來賓升堂列座於前，教師學生各以次就座。堂後一室別列女座，以待愛國女學校、務本女學堂各女賓，到者約十餘人，時履舄交錯，堂爲之滿，而環户而立者復不知其幾許也。二時由教育會代表人蔡鶴卿君演說，次學社代表人吳稚暉，次來賓鐘大愚君、杜杰峰君、馬夷初君、屠敬山君、吳丹初君、戢元成君，次教師葉浩吾君、虞和欽君互致祝詞，繼由學生代表者出位代受祝規，畢，均退詣客廳少憩。嗣齊至壽聖庵前拍照，沿途學生等列隊以行，神色皆毅，氣象肅穆，無一毫凌雜之習。事畢，會員及來賓各散，學生仍列隊而回，已鐘鳴五下矣。當諸君演說時，拍掌之聲幾如八面春雷，途人爲之駐足，亦足見諸君子血誠之鼓舞云。

《蘇報》一九〇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南洋公學退學學生名單》 特班：程志姚、王世謙、貝壽同、錢詩楨、張承樾、陸夢熊、穆湘瑤、吳寶地、鍾枚、林祖同、魏斯昊、薩君陸、田漙、殷崇堯。

政治班：胡炳生。

頭班：楊德森、王壽祺、胡壯猷、杜永清、全頌庚、王明煦、屠尉曾、李昌祚、任榆、張在清、林仰緯、王孝綱、張保熙。

二班：夏元瑮、裘維鍔、徐侗、鄒德基、稽芩孫、趙景簡、王世淦、王開源、張大椿、秦岱源、陶連、陳同壽、吳繼杲、王譜曾、石襄喜、陳之勛、范承祐、裘岱齡、邰長光、謝學沄、錢秉鑽、汪祖杰、吳銘、程良楷。

三班：陳修瑜、王汝宇、劉寶鍔、林汝耀、鄧益光、徐經郛、張鑄、夏仙鵬、徐恩光、周善同、朱文鵬、楊嘉沄、何整珪、楊曾誼、楊曾詢、楊曾謙。

四班：吳蓮生、陳昌驥、朱庭祺、蔡遠澤、楊景森、盛觀頤、張百生、王劍石、陳修璟、葉昌叙、楊蔭樾、胡寅生、胡鴻猷、楊承彝、馮元升、鄒文炳、張汝熊、張汝墉、陳吉庭、雷祖煥。

五班：王增久、曹大橿、張德環、陶樹榮、史久彬、俞乃來、李德晉、陳肇沄、孫翼舜、曹鈞、葛敬猷、伍正均、胡賓律、陳承修、施傳盛、沈聯、唐在賢、張述賢、貝致祥、葉梼、張傳本、陶贊、貝均。

六班：項大受、徐銘鼎、徐興驁、馮中鑫、胡浚濟、劉崇倫、羅鴻年、丁錫齡、嚴錫皋、沙曾藩、鄧申、孫彬、蔣曾煥、曾學藩、俞根福、吕本璋、劉世杰、瞿慶普、秦淦、郭鵬、戴棣齡、周端伊、曾宗魯、鈕長慶、曾棟、張鍔、謝行端、金保熙、王孝縝、陳永欽、汪之椿、范崇望、沈慕曾、汪振鵬。

《蟫香館別記・嚴氏家塾開辦時的情形》 是年，公（嚴修）與林墨青集張伯苓館、陳哲甫館及趙幼梅館學生十一人：嚴崇智（改名智崇）、嚴益智（改名智怡）、嚴錫智（改名智惺）、王寶路、韓振華、林静、嚴勇智（改名智庸）、林涵、陶履恭、嚴忠智（改名智鐘）、張彭春于公宅北書房而誓之。公作誓詞曰：爾十一人者，或爲累世之交，或爲婚姻之誼，輩行不必齊，而年齡則相若。爾父若兄，道義相劘，肝膽相許，志同道合而患難相扶持，爾諸生所親見也。爾十一人者，自今日始，相待如一家，善相勸，過相規，毋戲謔，毋詬争，毋相訾笑，毋背毁，毋面諛，同心一力，從事於學問。以繩檢相勖，遠非僻之友，警俘僞之行，毋作無益害有益，毋偷惰，毋輕躁，兄弟婚姻，互爲師友，敦品修業，以儲大用，是余等所厚望焉。陶履恭，孤兒也，當厚自策勵，而去其童心。爾十人之待履恭也，憫之，愛之，砥礪之，使無墜其家學，是則今日此舉爲不虚矣。誓既畢，十一人環相嚮，一跪三叩，禮成退。

《四川官報》一九〇四年第二九册《四川瀘州半日學堂招生廣告》 我們中國接連催開學堂，各省辦的不少。有設師範學堂的，有設中小學堂的，有設半日學堂的，有設夜間學堂的，有設農工商醫學堂的，有設女學堂的，有官立的，有民立的，列位看報，也都曉得的了。我們瀘州開辦師範學堂，這教人的法子漸漸開通。後來又設蒙學，就請師範學生教習，蒙學越是興旺，這是列位眼見的事。但是蒙學收的子弟，都有定數，功課又多，不准一日耽擱，家務稍緊的，就没有法了。我們留心察看，城内子弟狠有可造的，或因生意牽挂，或因日食艱難，就把這些聰明子弟誤了。列位，要知道讀書不專在求功名。多認得幾個字，講得幾個字，就有許多用處，到後來改行學藝，硬要比别人强些。世上有等作工的人，苦于小時未學，又到四五十歲，百般埋怨，總説吃了没錢的虧。我們今日設這學堂，就借明倫堂地方，名爲半日學堂。怎麽叫半日，只因這些苦人，半日去謀衣食，半日來堂聽講。或是鋪家的學徒，或是賣果餅的孩子，只要專心來學，不取

學錢。總要能守規矩，每日到三點鐘時候來堂聽講。我們講的與從前學堂不同，不專求背誦。先與他講些聖訓，使他知道孝弟，然後講些字義，講些算法，講些爲人處世的道理，講些現在中國的大勢。要使這些人，個個都曉得中國的事情，個個都成爲好人，都務正業。列位，這便是衣食的根本了。有等不知者，反說先生不要錢，還肯盡心麼。列位，這是天下一個公理。有錢的子弟就該讀書，沒錢的子弟就不該讀書，這豈不是偏見了？我們在學堂常講這公理，所以就有這番熱心。我們熱心教這些人，將來都是有用的人了。使人人都如此熱心去教，這中國的人，無一個不是有用的人，我們中國看看就要强起來。望大衆將此事想想，列位須要早打主意，莫將自己誤了。趁此學堂將開，速即前來挂名。挂名的地方，就設在各條街的甲長鋪内。每人名下，要注個保證人。候名數挂齊，不久擇期開學。列位，我們都替你着急，你還觀望甚麼。

《警鐘日報》一九〇四年八月《台州女學述聞》 黄岩女學校設于西城永福堂，學生十四人，均不纏足已。婚女三人，未婚者四、五人，餘皆十四、五歲之幼孩。春間，在上海城東之嚴慕薇亦在焉！此校系黄岩公學教員王幼玉及學生林德賜、陳尊我、章嚴組織而成，女教員亦由四君擔任走教。最難得者，該女學生受半年教育，即能脱去弱蟲奴隸態度，具獨立自强氣象，又最用心就學如此。次歇夏，有一十二齡頂幼稚學生林秀鵑，當其歸家，日以算學、習字自娱，非但不與凡俗爲伍，并不肯虚擲寸陰。林母不解，時叱其書痴，强以米、鹽瑣事。林終百折不回，鄰里莫不異之。是知女界前途，洵不乏人云。

《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録》第五三四卷《光緒帝諭查辦湖南女學堂光緒三十年八月》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湖南開辦女學堂，流弊日滋，請飭停辦等語。上半年，學務大臣奏定章程，并無女學堂名目。著陸元鼎查照，如果該省設有女學堂，即行停辦。原片著抄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大陸報》第三年第三號《震旦學院學生退學始末記》 震旦學生退學一節，因該校馬相伯君，接天主堂教士南君函：謂將頭二班英文裁去，如不願者聽之。并令馬君入病院養病，即命南住學院中管理一切。馬君即出條云，將學費繳齊始行上課，并謂一切教育事務，均歸于南君。于是，同學開會宣布一切，并由沈君步洲演説，約謂現在震旦學堂，已變爲教會。如昔日學科，皆英法并重，今則專用法文，且各科亦以法文教授，厥證昭著。且吾輩所以入學院者，以馬君在院。馬君爲華人，且熱心教育，今馬君無病而入病院，不啻教會逐馬君而奪全校之權也。處今之時局，若使馬君設法與教會争，則彼亦教會中人，必不能直與教會争執。故今日唯有退學之一法，如諸君贊成退學，即乞簽名；不願退學者亦聽。沈君説畢，學生簽名者共一百三十人，不簽名者二人。由是衆學生以簽名簿示馬君，馬君對學生飲泣，以爲己身爲教會所制，不能自由，并將學生所繳學費退還，學生遂紛紛出校，而馬君亦從此入病院矣，凄惨之情，不可言喻。昨日學生相議，謂吾輩團體，决不可解散，在張園拍一小照，以爲紀念。而滬學會又請馬君到會演説，發表己見；并請各學生到會，於前一日偏發傳單，其詞曰：本會敦請馬相伯先生爲會長，頃聞貴院散學，諸同志勞燕東西，能無離羣之感，同人深願聯絡聲氣，特屬本會干事胡君慕超、葉君藻廷爲招待員。會所現設小南門外曹家灣。倘蒙簽名入會，不勝欣盼。明日午後二下鐘，相伯先生到會演説，發表意見，届時務祈諸君早臨。特此通知。又聞滬學會此舉，係欲保全該校，并請馬君出教。

藝文

《陶淵明集・讀史述九章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飡至言。慟由才難，感爲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

《全梁文》卷三〇沈約《樓禪精舍銘并序》 此寺征西蔡公所立，昔厠番靡，預班經創之始，今重遊踐，覽舊興懷。故爲此銘，以傳芳迹。在郢州，永徽三年歲次某時某月某朔某日子。

巖靈旅逸，地遠棲禪。蘭房葺蕙，嶠甍架煙。南瞻巫野，北望淮天。遥哉林澤，曠矣江田。空心觀迹，慧相淳筌。眷維斯踐，嵽屬遐年。遊仁厠遠，宅賞憑旃。頒創神苑，陪構靈椽。瞻禁拓圃，望鷲疏山。製石調響，棲理凝玄。曠移羽旆，眇別松泉。委組東國，化景西蓮。巒隰夷改，蓬籜粗遷。重依漢遠，復逐旌懸。往辭妙幄，今承梵筵。八翻海鶴，九嗥巖蟬。珮華長掩，懋迹空傳。式籍雲拱，敢告祥緣。

《全梁文》卷三一沈約《桐柏山金庭館碑》 夫生靈爲貴，有識斯同，道天云及，終天莫返。故仙學之秘，上聖攸尊。啓玉笈之幽文，貽金壇之妙訣。駐景濛谷，還光上枝。吐吸煙霞，變煉丹液。出没無方，升降自已。下棲洞室，上賓群帝。睹靈岳之驟啟，見蒼波之屢竭。望玄洲而駿驅，指蓬山而永鶩。芝蓋三重，駕螭龍之蜿蜒。雲車萬乘，載旗旆之逶迤。此蓋棲靈五岳，未暨夫三清者也。若夫上玄奥遠，言象斯絶，金簡玉字之書，玄霜絳雪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且禁誓嚴重，志業艱劬。自非天禀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識鑒鮮芳，徒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早尚幽棲，屏棄情累，留愛巖嶅，託分魚鳥，塗愈遠而靡倦，年既老而不衰。高宗明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玄之念，忘其菲薄，曲賜提引，未自夏汭，固乞還山。權憩汝南縣境，固非息心之地。聖主纘曆，復蒙繫維。

永泰元年，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定居茲嶺，所憩之山，實維桐柏。靈聖之下都，五懸之餘地。仰出星河，上參倒景，高巖萬沓，邃澗千回，因高建壇，憑巖考室。飾降神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柏所在，厥號金庭。事昺靈圖，回以名館。聖上曲降幽情，留信彌密，置道士十人，用祈嘉祉。約以不才，首膺斯任，永棄人群，竄景窮麓，結懇志於玄都，望霄容於雲路。仰宣國靈，介茲景福，延吉祥於清廟，納萬壽於神躬。又願道無不懷，澤無不至，幽荒屈膝，戎貊稽顙，息鼓輟烽，守在海外。因此自勉，兼遂微誠，日久勤劬，自強不已，翹心屬念，晚卧晨興。飡正陽於停午，念孔神於中夜；采三芝而延仁，飛丸丹而宴息。乘鳧輕舉，留鳥忘歸，以茲丹款，表之玄極，無日在上，日鑒非遠。銘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曰：

道無不在，若存若亡。於惟上學，理妙群方。用之日損，言則非常。翛焉靈化，羽衣霓裳。九重薨兑，三山璀璨。日爲車馬，芝成宫觀。虹旌拂月，龍軨漸漢。萬春方華，千齡如旦。伊余靡薄，竊慕隱淪。尋師講道，結友問津。東採震澤，西遊漢濱。依稀靈眷，髣髴幽人。帝明紹曆，惟皇纂位。屬心鼎湖，脱屣神器。降命凡底，仰祈靈秘。瞻彼高山，興言復賁。啓基桐柏，厥號金庭。喬峰迴峭，擘漢分星，臨雲置墀，駕岳開櫺。彫塗褰産，林祈葱青。誰爲應遠，神道微密。慶集宫闈，祥流罕畢。其久如地，其恒如日。壽同南山，與天無卒。欒生變煉，外示無功。少君飛轉，密與神通。因資假力，輕舉騰空。庶憑嘉誘，永濟微躬。

王績《王無功文集》卷二《贈學仙者》 採藥層城遠，尋師海路賒。玉壺横日月，金闕斷煙霞。伶人何處在？道士未還家。誰知彭澤意，更道步兵耶？春釀煎松葉，秋蘇泛菊花。相逢寧可醉，定不學丹砂！

王績《王無功文集》卷三《過鄉學》 杖藜尋學舍，摳衣向講堂。杏壇花正落，槐市葉新長。聚徒疑魯國，遊人即鄭鄉。先生坐不議，弟子入成行。邴原供灑掃，劉俊脱衣裳。組帶填中塾，青襟溢下庠。佩狠情已變，術蟻藝應光。寄語安眠者，無爲糞土牆。

王績《王無功文集》卷一《遊北山賦》 白牛溪裏，崗巒四峙。信茲山之奥域，昔吾兄之所止。

許由避地，張超成市。察俗删詩，依經正史。康成負笈而相繼，安國摳衣而未已。組帶青衿，鏘鏘儗儗。階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尼丘，泉凝泗涘。吾兄通，字仲淹。生於隋末，守道不仕。大業中隱於此溪，續孔子六經近百餘卷。門人弟子相趨成市，故溪今號「王孔子溪」也。忽焉四散，千今二紀。地猶如昨，人多已矣。念昔日之良遊，憶當時之君子。佩蘭蓀竹，誅茅蒿芷。樹即環林，門成闕里。姚仲由之正色，薛莊周之言理。此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恆、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東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稱爲俊穎。而姚義多慷慨，同儕方之仲由；

薛收以理達稱，方莊周，薛實妙言理也。觸石橫肱，逢流洗耳。取樂經籍，忘懷憂喜。時挾册而驅羊，或投竿而釣鯉。何圖一旦，邈成千紀。木壞山頹，舟移谷徙。北崗之上，東巖之前，講堂猶在，碑石宛然。想聞道於中室，憶橫經於下筵。壇場草樹，苑宇風煙。昔文中之僻處，諒遭時之喪亂。守逸步而須時，蓄奇聲而待旦。旅人小吉，明夷大難。建功則鳴鳳不聞，修書則獲麟爲斷。惜矣吾兄，遭時不平。没身之後，天下文明。坐門人於廊廟，痺夫子於佳城。死而可作，何時復生？

式瞻虚館，載步前楹。眷眷長想，悠悠我情。俎豆衣冠之舊地，金石絲竹之餘聲。歿而不朽，知何所榮。吾兄仲淹，以大業十三年卒於鄉館。時年四十二。門人謚爲文中子。及皇家受命，門人多至公輔。而文中子道未行於時。余因遊此溪，周覽故迹，蓋傷高賢之不遇也。臨故墟而掩抑，指歸途而歎息。往往溪横，時時路塞。忽登崇岫，依然舊識。地迥心遥，山高視直。望煙火於桑梓，辨溝塍於鄉國。斜連姑射之西，正是汾河之北。悵矣懷抱，悠哉川域。

盧照鄰《幽憂子集》卷一《詠史四首》　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直髮上衝冠，壯氣横三秋。願得斬馬劍，先斷佞臣頭。天子玉檻折，將軍丹血流。損生不肯拜，視死其若休。歸來教鄉里，童蒙遠相求。弟子數百人，散在十二州。三公不敢吏，五鹿何能酬。名與日月懸，義與天壤儔。何必疲執戟，區區在封侯。偉哉曠達士，知命固不憂。

《全唐文》卷二一五陳子昂《續唐故中岳體元先生潘尊師碑頌》　尊師業尚沖密，勤毖幽深，理心事天，所寶惟齊。絶聖棄智，不耀其光，故真感冥期，珍圖秘學。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乃崇標曠迹，遐情遠思，志摩青雲，蓬視紫闥。高宗每降鑾輦親詣精廬，尊師身不下堂，接手而已。每歎曰：大丈夫業於道，不能投身霄嶺，滅景雲林，而疲痾此山，以煩時主，吾之過也。遂欲東求蓬萊，孤舟入海，屬天皇敦篤斯道，祈款逾深，踟躕山隅，絶策未往。既而金革一作「格」有命，鑣轡遺區。於戲！昔姑射有神人，堯輕天下，崆峒有至道，軒屈順風，玄真高蹤，萬古同德，何其盛哉！尊師有弟子十人，並仙堦之秀，然鸞姿鳳骨，眇愛雲松者，惟潁川韓法昭，河内司馬子微，皆稟訓一作「命」瑶庭，密受瓊室，專太清之業，遺下仙之儔，谷汲芝耕，服勤於我，蓋歷歲紀也。始尊師受籙於茅山昇元王君，王君受道於華陽隱居陶公。陶公至子微，二百歲矣，而元標仙骨，雅似華陽。夫階真蹈冥，鍊景遊化者，其必有類乎！法昭等永惟尊師靈跡洞業，高深邁古，而棄代往矣，其若之何！乃斲石幽山，申頌元德。其頌曰：

觀玄化兮求古之列仙，得瑶圖與金鼎，信玄符之自然，神與道而爲一，天與人兮相連，苟精守以專密，必駕景而淩烟。丹邱不死兮羨門子，黄宫度世兮吾體玄，體玄至德兮洵淑美，沖心養和保元始。初學茅山濟江水，乃入華陽洞天裏，道逢真人昇元子，授以寶書青台旨。令守嵩陽玉女峰，雲棲窮林今五紀，聖人以萬機爲貴，而我以天下爲累。聖人以大寶爲尊，而我以天下爲煩，是以冥居於峴嶓，寄遺跡於軒轅。有唐高宗兮天子之光，好道樂仙兮思彼雲鄉，千旌萬騎兮翠鳳凰，遨遊汝海兮箕山陽。朝拜白茅夕紫房，齋心潔意緬相望，祈問玉真及玉皇，何以得之受天昌？黄庭中人在子身，窅窅冥冥精甚真，去汝驕氣與淫神，勤能思之道自親。遂解形而遺世，乘白雲而上賓，弟子不知其所往，乃刻石以思其人。

《全唐詩》卷一二二盧象《贈廣川馬先生》　經書滿腹中，吾識廣川翁。年老甘無位，家貧懶發蒙。人歸洙泗學，歌盛舞雩風。願接諸生禮，三年事馬融。

《全唐詩》卷二三七錢起《和劉七讀書》　夜雨深館静，苦心黄卷前。雲陰留墨沼，螢影傍華編。夢鳥富清藻，通經仍妙年。何愁丹穴鳳，不飲玉池泉。

《全唐詩》卷二六三嚴維《送薛居士和州讀書》　孤雲獨鶴共悠悠，萬卷經書一葉舟。楚地巢城民舍少，煙村社樹鷺湖秋。蒿萊織妾晨炊黍，隅落耕童夕放牛。年少不應辭苦節，諸生若遇亦封侯。

《全唐詩》卷三三三楊巨源《題五老峰下費君書院》　解向花間栽碧松，門前不負老人峰。已將心事隨身隱，認得溪雲第幾重。

高適《高常侍集》卷三《同馬太守聽九思法師講金剛經》　吾師晉陽寶，傑出山河最。途經世諦間，心到空王外。鳴鐘山虎伏，説法天龍會。了義同建瓴，梵法若吹籟。深知億劫苦，善喻恒沙大。捨施割肌膚，攀緣去親愛。招提何清淨，良牧駐軒蓋。露冕衆香中，臨人覺苑内。心持佛印久，摽割魔軍退。願開初地因，未奉彌天對。

《全唐詩》卷二三一杜甫《柏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卻走身巖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户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全唐詩》卷二四九皇甫冉《灃水送鄭豐鄠縣讀書》　麥秋中夏涼風起，送君西郊及灃水。孤煙遠樹動離心，隔岸江流若千里。早年江海謝浮名，此路雲山

愜爾情。上古全經皆在口，秦人如見濟南生。

《全唐詩》卷二五〇皇甫冉《送張道士歸矛山謁李尊師》 向山獨有一人行，近洞應逢雙鶴迎。嘗以素書傳弟子，還因白石號先生。無窮杏樹行時種，幾許芝田向月耕。師事少君年歲久，欲隨旌節往層城。

《全唐詩》卷二五〇皇甫冉《送延陵陳法師赴上元》 延陵初罷講，建業去隨緣。翻譯推多學，壇場最少年。浣衣逢野水，乞食向人煙，遍禮南朝寺，焚香古像前。

《全唐文》卷三〇五徐安貞《對習星曆判》 得甲稱人有習星曆，屬會吉凶，有司劾以爲妖。款云《天文志》所載，不伏。

大君有位，北辰列象。庶官分職，南正司天。和玉燭而調四時，制銅儀而稽六合。是則官修其業，物有其方。彼何人斯，而言曆數？假使道高王朔，學富唐都，徒取街於人間，故無聞於代掌。多識前載，方期爲已。役成稱賤，寧是潤身。眷彼司存，行聞糾慝。語其察變，應援石氏之經，會以吉凶，合引班生之志。誠其偏習，宜肅正刑。

《全唐文》卷四五八宋少真《對聚徒教授判》 甲聚徒教授，每春秋享時，以素木瓠葉爲俎豆。

學以知道，行以成德，謂修己之不懈，則化人而有孚。甲括習《詩》《書》，佩服忠信，談經不同於稷下，請益其多，強學頗類於關西，發蒙斯衆。既聞講道，亦見習儀。且享以訓恭，射則觀德。素木瓠葉，足表獻酬之教；桑弧蒿矢，方昭揖遜之容。學不習而則落，禮不行而斯壞。刑而致詰，何迷鄒魯之風，習以見尤，其如城闕之刺。祭遵施之於軍旅，尚不云非，劉昆列之於家庭，且未言失。古則可據，今何以疑？所謂習不違經，學無廢業。告人昧識，徒效西鄰之責言，在甲合儀，請遵東觀之故事。

《全唐詩》卷四六五楊衡《送鄭丞之羅浮中習業》 百年泛飄忽，萬事擊衰榮。高鴻脫矰繳，達士去簪纓。始從天目遊，復作羅浮行。雲卧石林密，月窺花洞明，全形在氣和，習默憑境清。夙秘絳囊訣，屢投金簡名。鐘管促離觴，煙霞隨去程。何當真府內，重得款平生。

《全唐詩外編・敦煌唐人詩集殘卷》馬云奇《懷素師草書歌》 懷素才年三十餘，不出湖南學草書。大夸羲獻將齊德，切比鍾繇也不如。疇昔閣梨名蓋代，隱秀於今墨池在。賀老遥聞怯後生，張顛不敢稱先輩。一昨江南投亞相，盡日花堂書草障。含毫勢若斬蛟龍，挫管還同斷犀象。興來索筆縱横掃，滿望詞人皆道好。一點三峯巨石懸，長畫萬歲枯松倒。叫呶忙忙禮不拘，萬字千行意轉殊。紫塞傍窺鴻雁翼，金盤亂撒水精珠。直爲功成歲月多，青草湖中起墨波。醉來只愛山翁酒，書了寧論道士鵝？醒前猶自記華章，醉後無論絹與牆。眼看筆掉頭還掉，只見文狂心不狂。自倚能書堪入貢，一盞一回捻筆弄。壁上颼颼風雨飛，行間屹屹龍蛇動。在身文翰兩相宜，還如明鏡對西施。三秋月澹青江水，二月花開緑樹枝。聞到懷書西入秦，客中相送轉相親。君王必是收狂客，寄語江潭一路人。

《李嘉祐集》卷上《送王正字山寺讀書》 欲究先儒教，還過支遁居。山階閑聽法，竹徑獨看書。向日荷新卷，迎秋柳半疏。風流有佳句，不似帶經鋤。

《全唐詩》卷一八七韋應物《善福精舍示諸生》 湛湛嘉樹陰，清露夜景沉。悄然羣物寂，高閣似陰岑。方以玄默處，豈爲名跡侵。法妙不知歸，獨此抱沖襟。齋舍無餘物，陶器與單衾。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

《全唐詩》卷一九〇韋應物《灃上精舍答趙氏外生伉》 遠跡出塵表，寓身雙樹林。如何小子伉，亦有超世心。擔書從我遊，攜手廣川陰。雲開夏郊緑，景晏青山沉。對榻遇清夜，獻詩合雅音。所推苟禮數，於性道豈深。隱拙在冲默，經世昧古今。無爲率爾言，可以致華簪。

《耿湋集》卷上《題學孝廉書房》 野情專易外，一室向青山。業就三編絶，心通萬事閑。鶯稀春木上，草遍暮階間。莫道歸緡在，來時棄故關。

《盧綸集》卷二《送趙真長歸江夏縣舊山依楊徵君讀書》 臨杯忽泫然，非是惡離絃。塵陌望松雪，我衰君少年。幽僧曝山果，寒鹿守冰泉。感物如有待，況依回也賢。

《全唐詩》卷二五八賈耽《賦虞書歌》 衆書之中虞書巧，體法自然歸大道。不同懷素只攻顛，豈類張芝惟創草。形勢素，筋骨老，父子君臣相揖抱。孤青似竹更颼飀，闊白如波長浩渺。能方正，不隳倒，功夫未至難尋奥。須知孔子廟堂碑，便是青箱中至寶。

《全唐詩》卷二七八盧綸《同耿拾遺春中題第四郎新修書院》 得接西園會，多因野性同。引藤連樹影，移石間花叢。學就晨昏外，歡生禮樂中。春遊隨墨客，夜宿伴潛公。散帙燈驚燕，開簾月帶風。朝朝在門下，自與五侯通。

《全唐詩》卷二七九盧綸《宴趙氏昆季書院因與會文并率爾投贈》 詩禮挹

餘波，相懽在琢磨。琴尊方會集，珠玉忽駢羅。謝族風流盛，于門福慶多。花攢騏驥櫪，錦絢鳳凰窠。詠雪因饒妹，書經爲愛鵝。仍聞廣練被，更有遠儒過。

《全唐文》卷三七〇吕温《同恭夏日題尋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 閉院開軒笑語闌，江山併入一壺寬。微風但覺杉香滿，烈日方知竹氣寒。披卷最宜生白室，吟詩好就步虚壇。願君此地攻文字，如煉仙家九轉丹。

《武元衡集》卷下《學仙難》 玉殿笙歌漢帝愁，鸞龍儼駕望瀛州。黄金化盡方士死，青天欲上無緣由。

《白居易集》卷一《丘中有一士》 丘中有一士，不知其姓名。面色不憂苦，血氣常和平。每選隙地居，不踏要路行。舉動無尤悔，物莫與之争。藜藿不充腸，布褐不蔽形。終歲守窮餓，而無嗟嘆聲。豈是愛貧賤？深知時俗情。勿矜羅弋巧，鸞鶴在冥冥。

丘中有一士，守道歲月深。行披帶索衣，坐拍無絃琴。不飲濁泉水，不息曲木陰。所逢苟非義，糞土千黄金。鄉人化其風，蕭如蘭在林。智愚與強弱，不忍相欺侵。我欲訪其人，將行復沉吟。何必見其面，但在學其心。

《白居易集》卷二一《霓裳羽衣歌和微之》 我昔元和侍憲皇，曾陪内宴宴昭陽。千歌百舞不可數，就中最愛霓裳舞。舞時寒食春風天，玉鈎欄下香桉前。桉前舞者顔如玉，不著人家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摇冠，鈿瓔纍纍珮珊珊。娉婷似不任羅綺，顧聽樂懸行復止。磬簫箏笛遞相撩，繫撥彈吹聲邏迤。凡法曲之初，衆樂不齊，唯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也。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坼。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飄然轉旋去聲迴雪輕，嫣然縱送游龍驚；小垂手後柳無力，斜曳裾時雲欲生。四句皆《霓裳舞》之初態。烟蛾斂略不勝態，風袖低昂如有情。上元點鬟招萼緑，王母揮袂别飛瓊。許飛瓊、萼緑華，皆女仙也。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霓裳曲》十二遍而終。翔鸞舞了却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凡曲將畢，皆聲拍促速；唯《霓裳》之末，長引一聲也。當時乍見驚心目，凝視諦聽殊未足。一落人間八九年，耳冷不曾聞此曲。溢城但聽山魈語，巴峽唯聞杜鵑哭。予自江州司馬轉忠州刺史。移領錢唐第二年，始有心情問絲竹。玲瓏箜篌謝好箏，陳寵觱篥沈平笙；清絃脆管纖纖手，教得霓裳一曲成。自玲瓏已下，皆杭之妓名。虚白亭前湖水畔，前後祇應三度按。便除庶子拋却來，聞道如今各星散。今年五月至蘇州，朝鐘暮角催白頭；貪看案牘常侵夜，不聽笙歌直到秋。秋來無事多閑悶，忽憶霓裳無處問。聞君部内多樂徒，問有霓裳舞者無？答云七縣十萬户，無人知有霓裳舞。唯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四幅花牋碧間紅，霓裳實録在其中；千姿萬狀分明見，恰與昭陽舞者同。眼前髣髴覩形質，昔日今朝想如一；疑從魂夢呼召來，似著丹青圖寫出。我愛霓裳君合知，發於歌詠形於詩。君不見，我歌云：驚破霓裳羽衣曲。《長恨歌》云。又不見，我詩云：曲愛霓裳未拍時。錢唐詩云。由來能事皆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開元中，西涼府節度楊敬述造。君言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可憐女。吴妖小玉飛作烟，夫差女小玉死後，形見於王，其母抱之霏微若煙霧散空。越艷西施化爲土。嬌花巧笑久寂寥，娃館苧蘿空處所。如君所言誠有是，君試從容聽我語：若求國色始翻傳，但恐人間廢此舞。妍蚩優劣寧相遠？大都只在人擡舉。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娟、態，蘇妓之名。

《白居易集》卷二一《小童薛陽陶吹觱篥歌和浙西李大夫作》 剪削乾蘆插寒竹，九孔漏聲五音足。近來吹者誰得名？關璀老死李袞生。袞今又老誰其嗣？薛氏樂童年十二。指點之下師授聲，含嚼之間天與氣。潤州城高霜月明，吟霜思月欲發聲。山頭江底何悄悄？猿鳥不喘魚龍聽。翕然聲作疑管裂，詘然聲盡疑刀截；有時婉軟無筋骨，有時頓挫生稜節。急聲圓轉促不斷，轣轣轔轔似珠貫。緩聲展引長有條，有條直直如筆描。下聲乍墜石沉重，高聲忽舉雲飄蕭。明旦公堂陳宴席，主人命樂娛賓客。碎絲細竹徒紛紛，宫調一聲雄出羣；衆音覼縷不落道，有如部伍隨將軍。嗟爾陽陶方稚齒，下手發聲已如此；若教頭白吹不休，但恐聲名壓關李。

《白居易集》卷二六《和春深》第十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經業家。唯求太常第，不管曲江花。折桂名慚郄，收螢志慕車。官場泥鋪處，最怕寸陰斜！

《白居易集》卷二七《清閑上人自蜀入洛於長壽寺説法度人》 梓潼眷屬何年别？長壽壇場近日開。應是蜀人皆度了，法輪移向洛中來。

《白居易集》卷三二《讀老子》 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於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

《白居易集》卷三二《讀莊子》 莊生齊物同歸一，我道同中有不同。遂性逍遥雖一致，鸞鳳終校勝蛇蟲。

《白居易集》卷三二《讀禪經》 須知諸相皆非相，若住無餘却有餘。言下忘言一時了，夢中説夢兩重虚。空花豈得兼求果？楊焰如何更覓魚？攝動是禪禪

是動，不禪不動即如如。

《白居易集》卷三二《代琵琶弟子謝女師曹供奉寄新調弄譜》 琵琶師在九重城，忽得書來喜且驚；一紙展看非舊譜，四絃翻出是新聲。蕤賓掩抑嬌多怨，散水玲瓏峭更清。珠顆淚霑金捍撥，紅粧弟子不勝情。《蕤賓》、《散水》皆新調名。

《白居易集》卷四三《記畫》 張氏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爲行，發爲藝；藝尤者，其畫歟？畫無常工，以似爲工；學無常師，以真爲師。故其措一意，狀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髣髴焉若驅和役靈於其間者。時予在長安中，居甚閑，聞甚熟，乃請觀於張。張爲予盡出之。厥有山水、松石、雲霓、鳥獸，暨四夷、六畜、妓樂、華蟲咸在焉。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向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畫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真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張始年二十餘，致功甚近。予意其生知之藝，與年而長，則畫必爲希代寶，人必爲後學師。恐將〔來〕者失其傳，故以年月名氏紀于圖軸之末云。時貞元十九年，清河張敦簡畫。六月十日，太原白居易記。

《劉禹錫集》卷四《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元和十一年廿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鑒，實廣州牧馬總以疏聞，由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夷孔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爲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以其徒自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

維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習爽。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鑒，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真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爲筌蹄邪？芻狗邪？將人人之莫己若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知也。

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没，百有六年而謚。始自蘄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爲貢，上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於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柳宗元集》卷四三《讀書》 幽沉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前後互相逾。瘴痾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竟夕誰與言，但與竹素俱。倦極更倒卧，熟寐乃一蘇。欠伸展肢體，吟咏心自愉。得意適其適，非願爲世儒。道盡即閉口，蕭散捐囚拘。巧者爲我拙，智者爲我愚。書史足自悦，安用勤與劬。貴爾六尺軀，勿爲名所驅。

《全唐詩》卷二八三李益《書院無曆日以詩代書問路侍御六月大小》 野性迷堯曆，松窗有道經。故人爲柱史，爲我數階蓂。

《全唐詩》卷二九九王建《杜中丞書院新移小竹》 此地本無竹，遠從山寺移。經年求養法，隔日記澆時。嫩緑卷新葉，殘黄收故枝。色經寒不動，聲與静相宜。愛護出常數，稀稠看自知。貧來緣未有，客散獨行遲。

《全唐詩》卷三〇一王建《秋夜對兩寄石磎寺二秀才》 夜山秋雨滴空廊，燈照堂前樹葉光。對坐讀書終卷後，自披衣被掃僧房。

《全唐詩外編・全唐詩續補遺》卷八坎曼爾《憶學字》 古來漢人爲吾師，爲人學字不倦疲。吾祖學字十餘載，吾父學字十二載，今吾學之十三載。李杜詩壇吾欣賞，訖今皆通習爲之。

《全唐詩》卷四九九姚合《題田將軍宅》 焚香書院最風流，莎草緑牆緑蘚秋。近砌別穿澆藥井，臨街新起看山樓。棲禽戀竹明猶在，閑客觀花夜未休。好是暗移城裏宅，清涼渾得似江頭。

《全唐詩》卷五〇二姚合《聽僧雲端講經》 無生深旨誠難解，唯是師言得正真。遠近持齋來諦聽，酒坊魚市盡無人。

《全唐詩》卷五七四賈島《田將軍書院》 滿庭花木半新栽，石自平湖遠岸來。筍进鄰家還長竹，地經山雨幾層苔。井當深夜泉微上，閣入高秋户盡開。行背曲江誰到此，琴書鎖著未朝迴。

《全唐詩》卷五七三賈島《送獨孤馬二秀才居明月山讀書》 濯志俱高潔，儒

科慕冉顏。家辭臨水郡，雨到讀書山。棲鳥樓花上，聲鐘磴閣間。寂寥窗户外，時見一舟還。

《全唐詩》卷五一七楊發《南溪書院》 茅屋住來久，山深不置門。草生垂井口，花發接籬根。入院將雛鳥，攀蘿抱子猿。曾逢異人説，風景似桃源。

《全唐詩》卷五二六杜牧《途中逢故人話西山讀書早曾遊覽》 西巖曾到讀書堂，穿竹行莎十里強。湖上夢餘波灩灩，嶺頭愁斷路茫茫。經過事寄煙霞遠，名利塵隨日月長。莫道少年頭不白，君看潘岳幾莖霜。

《全唐文》卷七三九施肩吾《座右銘》 元氣真精，能得萬形，其聚則有，其散則零。我氣内閉，我心長寧，至人傳授，小兆諦聽。如病得愈，如醉得醒，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心澹而虚，則陽和集，意躁而欲，則陰氣入。心悲則陰集，志樂則陽散，不悲不樂，恬澹無爲者，謂之元和。清静無爲，不以外物累心，則神全而守固。

《全唐詩》卷五七〇李羣玉《書院二小松》 一雙幽色出凡塵，數粒秋煙二尺鱗。從此静窗聞細韻，琴聲長伴讀書人。

《全唐詩》卷五七〇李羣玉《勸人廬山讀書》 憐君少雋利如鋒，氣爽神清刻骨聰。片玉若磨唯轉瑩，莫辭雲水入廬峰。

《全唐詩》卷五六六莫宣卿《答問讀書居》 書屋倚麒麟，不同牛馬路。牀頭萬卷書，溪上五龍渡。井汲冽寒泉，桂花香玉露。茅簷無外物，只見青雲護。

皮日休《皮子文藪》卷一〇《讀書》 家資是何物，積帙列梁栭。高齋曉開卷，獨共聖人語。英賢雖異世，自古心相許。案頭見蠹魚，猶勝凡儁侶。

《全唐詩》卷六四〇曹唐《題子姪書院雙松》 自種雙松費幾錢，頓令院落似秋天。能藏此地新晴雨，卻惹空山舊燒煙。枝壓細風過枕上，影籠殘月到窗前。莫教取次成閑夢，使汝悠悠十八年。

《全唐詩》卷六八九陸希聲《陽羨雜詠十九首・講易臺》 年逾知命志尤堅，獨向青山更絶編。天下有山山有水，養蒙肥遯正翛然。

《全唐詩》卷六九二杜荀鶴《題弟姪書堂》 何事居窮道不窮，亂時還與静時同。家山雖在干戈地，弟姪常修禮樂風。窗竹影摇書案上，野泉聲入硯池中。少年辛苦終身事，莫向光陰惰寸功。

《全唐詩外編・全唐詩補逸》卷一八白元鑒《書樓》 業成人已去，陳迹自依然。竈有殘丹火，窗遺溢寶篇。懷賢驚異世，撫事感流年。早述南華理，還應返化仙。

《全唐詩外編・全唐詩補逸》卷一八白元鑒《講堂》 高蹤誰可繼，一室四無鄰。聽法空雲水，成功集鬼神。煙霞生户牖，泉石障埃塵。越國今何在，空悲行路人。

《全唐詩》卷八六〇鍾離權《贈吕洞賓》 知君幸有英靈骨，所以教君心恍惚。含元殿上水晶宫，分明指出神仙窟。大丈夫，遇真訣，須要執持心猛烈。五行匹配自刀圭，執取龜蛇顛倒訣。三尸神，須打徹，進退天機明六甲。知此三要萬神歸，來駕火龍離九闕。九九道至成真日，三界四府朝元節。氣翱翔兮神烜赫，蓬萊便是吾家宅。羣仙會飲天樂喧，雙童引入昇玄客。道心不退故傳君，立誓約言親灑血。逢人兮莫亂説，遇友兮不須訣。莫怪頻發此言辭，輕慢必有陰司折。執手相别意如何，今日爲君重作歌。説盡千般玄妙理，未必君心信也麽。子後分明説與汝，保惜吾言上大羅。

《全唐詩》卷八六一張辭《謝令學道詩》 何用梯媒向外求，長生只合内中修。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行心不到頭。

《全唐詩》卷七六六劉兼《貽諸學童》 横經叉手步還趨，積善方知慶有餘。五個小雛離學院，一行新雁入貧居。攘羊告罪言何直，舐犢牽情理豈虚。勸汝立身須苦志，月中丹桂自扶疏。

《全唐詩》卷六三四　司空圖《詩品二十四則》

雄渾

大用外匪，真體内充。返虚入渾，積健爲雄。具備萬物，横絶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匪強，來之無窮。

沖淡

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苒苒在衣。閱音修篁，美曰載歸。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違。

纖穠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比鄰。乘之愈往，識之愈真。如將不盡，與古爲新。

沉著

緑杉野屋，落日氣清。脱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爲平生。海風碧雲，夜渚月明。如有佳語，大河前横。

高古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窅然空縱。月出東斗，好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鐘。虛佇神素，脫然畦封。黃唐在獨，落落玄宗。

典雅

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

洗煉

猶鑛出金，如鉛出銀。超心煉冶，絶愛(緇)(淄)磷。空潭瀉春，古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載瞻星辰，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勁健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真茹強，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實，御之以終。

綺麗

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盡必枯，淺者屢深。露餘山青，紅杏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金尊酒滿，共客彈琴。取之自足，良殫美襟。

自然

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真予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水采蘋。薄言情晤，悠悠天鈞。

含蓄

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難，已不堪憂。是有真宰，與之沉浮。如渌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怱怱海漚。淺深聚散，萬取一收。

豪放

觀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處得以狂。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真力彌滿，萬象在旁。前招三辰，後引鳳皇。曉策六鼇，濯足扶桑。

精神

欲返不盡，相期與來。明漪絶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楊柳池臺。碧山人來，清酒滿杯。生氣遠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誰與裁。

縝密

是有真跡，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水流花開，清露未晞。要路愈遠，幽行爲遲。語不欲犯，思不欲癡。猶春於緑，明月雪時。

疏野

惟性所宅，真取弗羈。拾物自富，與率爲期。築屋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爲。若其天放，如是得之。

清奇

娟娟羣松，下有漪流。晴雪滿汀，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屧尋幽。載行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氣之秋。

委曲

登彼太行，翠遶羊腸。杳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時，聲之於羌。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鵬風翱翔。道不自器，與之圓方。

實境

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晴碉之曲，碧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尋。遇之自天，泠然希音。

悲慨

大風捲水，林木爲摧。意苦若死，招憩不來。百歲如流，富貴泠灰。大道日往，若爲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彌哀。蕭蕭落葉，漏雨蒼苔。

形容

絶佇靈素，少迴清真。如覓水影，如寫陽春。風雲變態，花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離形得似，庶幾斯人。

超詣

匪神之靈，匪機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引若至，臨之已非。少有道契，終與俗違。亂山高木，碧苔芳暉。誦之思之，其聲愈稀。

飄逸

落落欲往，矯矯不羣。緱山之鶴，華頂之雲。高人畫中，令色絪緼。御風蓬葉，泛彼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識者已領，期之愈分。

曠達

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短，憂愁實多。何如尊酒，日往烟蘿。花覆茆簷，疏雨相過。倒酒既盡，杖藜行過。孰不有古，南山峨峨。

流動

若納水轄，如轉丸珠。夫豈可道，假體遺愚。荒荒坤軸，悠悠天樞。載要其端，載同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無。來往千載，是之謂乎。

《全唐詩》卷七〇〇韋莊《下邽感舊》　昔爲童稚不知愁，竹馬閑乘遶縣遊。曾爲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學暫登樓。招他邑客來還醉，傴得先生去始休。今日故人何處問，夕陽衰草盡荒丘。

黃洛《唐黃御史公集》卷三《送僧》　纔年七歲便從師，猶説辭家學佛遲。新厭松蘿還不住，愛尋雲水擬何之。孤溪雪滿維舟夜，疊嶂猿啼過寺時。鳥道龍湫悉行後，豈將翻譯負心期。

《全唐詩》卷七〇三翁承贊《書齋謾興二首》　池塘四五尺深水，籬落兩三般樣花。過客不須頻問姓，讀書聲裏是吾家。

官事歸來衣雪埋，兒童燈火小茅齋。人家不必論貧富，惟有讀書聲最佳。

《全唐詩》卷八五四杜光庭《讀書臺》　山中猶有讀書臺，風掃晴嵐畫障開。華月冰壺依舊在，青蓮居士幾時來。

《全唐詩》卷八四一齊己《贈劉五經》　往年長白山，發憤忍饑寒。掃葉雪霜溼，讀書唇齒乾。羣經通講解，八十尚輕安。今日江南寺，相逢話世難。

《全唐詩》卷八四四齊己《宿沈彬進士書院》　相期只爲話篇章，踏雪曾來宿此房。喧滑盡消城漏滴，窗扉初掩岳茶香。舊山春暖生薇蕨，大國塵昏懼殺傷。應有太平時節在，寒宵未卧共思量。

《全唐詩》卷八四一齊己《言詩》　畢竟將何狀，根元在正思。達人皆一貫，迷者自多歧。觸類風騷遠，懷賢肺腑衰。河橋送別者，二子好相知。

《全唐詩》卷八四二齊己《貽廬岳陳沆秀才》　爲儒老雙鬢，勤苦竟何如。四海方磨劍，空山自讀書。石圍泉眼碧，秋落洞門虛。莫慮搜賢辟，徵君舊此居。

《全宋文》卷一六二九蒲宗孟《肆業堂賦并序》　肆業堂，乃諸葛孔明隆中肆業之所。孔明舊廬在州西二十里，堂過舊廬又十餘里。今有五代時所立碑尚在。

水潺潺兮清波，山掩覆兮峨峨。蒼龍連卷兮緑柯，長帔蔽鬱兮垂蘿。谿谷幽深兮誰之處？孔明故居兮山之阿。曰惟隆中肆業之所兮今我來過，緬懷夫子兮碩大而邁。萬古一室兮優游而邏迤，仰法上世兮俯蹈丘軻。仁義律己兮忠信切磋，事業伊周兮五霸譏訶。所逢雖狹兮所樂則多，豈同陋儒兮朱墨研磨。竄簡塗策兮正誤救訛，終身一經兮齒豁頭皤。夫子之心不然兮是惟有承，志在康濟兮澤此黎蒸。慨亂離之斯瘼兮，會四海之沸騰。欲出民於無聊兮，畏己力之未能。乃潛蟠乎茲堂兮，探前哲以爲朋。躬耕隴畝兮，慷慨抱膝而長吟。揖遺芳於管樂兮，將有嗣乎佳音。夫子之懷遠舉而高攀兮，又孰止乎二子之用心。自任以天下之重兮，晞有莘之昔人。願爲王者之佐而世否道塞兮，徒羨乎釣築之逢君。養蒙處晦兮正以自固，樂道畜德兮有待而臣。嗟堯舜之不得見兮，又湯武之不偶。睥姦雄之猖狂兮，悵漢鼎之顛覆。逐饑狼而得貪虎兮，去長蛇而來猛獸。增暴益亂而不知其已兮，曷饜乎姦腸與逆口。忽三顧之降己兮，亦風雲之所遘。發平生之所懷兮，樂與斯人而左右。以仁敵不仁兮，以順勝不順。逆首延命兮，寄頸數日而受刃。四方翕然兮，知劉祀之未殞。庸蜀雖隘兮，從容周旋而不窘。扼秦控楚兮，終己之世，使魏俘吴囚不敢一鏃而西進。雖會遇之使然，亦術業之有蘊。俄經營以勤勞兮，遽長星之下墮。梟兒鼓舞以爭快兮，鼠子酣歌而相賀。豈靈意之奪漢兮，乃赦權而宥操。適夫子之故國兮，望茲堂而嘆悼。嗟風流之已遠兮，徒見乎麋鹿與野草。使余徘徊而不忍去兮，訊邑人以考故基。畫地指形兮，欲信而疑。茲堂無没兮彷彿而知，字刻半缺兮土埋空碑。俯視就讀兮誌者謂誰？事遠日長，愴廢嗟隳。欲問耕者兮聊丐一犁，重敞茲堂兮慰我之思。

喻良能《香山集》卷三《題楞伽寺李公山房藏書閣》　小閣崢嶸在空谷，云是先生讀書屋。不見善和數千卷，空聞鄴侯三萬軸。先生一去幾經年，山色依然爲誰緑。只今賴有衛夫人，壁上蕭蕭數竿竹。

林之奇《拙齋文集》卷一七《淡成齋銘》　大羹玄酒，宗廟所重。淡而未成，有體無用。備物之饌，薦以牢醴。成而非淡，有用無體。惟是齋也，立本於淡，致用以成。涵泳乎六藝之壺奥，咀嚼乎百氏之菁英。雖無旨酒嘉肴，以相煦濡，然名教之樂，講習之説，舉積諸此而果其賢乎！吾將斂衽挾策，而日與之并。

曾豐《緣督集》卷二〇《叢書銘》　清江鄉貢進士鄒師韓揭其家塾曰叢書，屬余爲記。余適坐官紛，而師韓又怵於歸，立頃不容冥搜，姑從省文法而爲銘，曰：萬物華前，或耽以娛。君豈惡華，而易以書。問書幾何，淆籤亂裒。姑撮其概，經史子集。君味其間，經辟則醪。至史子集，漉餘而糟。吾書六經，吾道一貫。以書眡經，猶物之玩。況吾書外，復以他亂。君曰太初，併經則無。文字生焉精，惝已具一非。不足萬非，有餘吾齋。吾名吾何，擇夫精惝。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五《學古齋銘》　浦城周侯嗣恭葺其先大父徽猷公所作學古齋，以教齊宗族子弟，新安朱熹爲題其榜，周侯又來請銘，則推其意乃作銘曰：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絶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周必大《文忠集》卷四四《桂隱銘慶元丁巳十二月十一日》 徽猷閣學士向公伯共紹興間歸老節林，龍圖閣學士孫公仲益爲作銘侈君賜。今向公長孫文林士虎濟美克家，可仕而止，復于其中，增桂嵓桂，命曰「桂隱」，力教六子，森然有立，請予銘之。

衆鄉之林，勿替以引。肆其賢孫，環桂而隱。一椿未老，六枝其芳。昔齊今向，清芬相望。仕不于身，必在厥子。同升桂堂，斯道如砥。

徐元傑《楳埜集》卷一二《題金華徐伯光義聚規約》 至矣前人惠後人，愛之無不用吾情。寸心千慮規前定，六世一門家太平。愈久愈教同保守，不容不念始經營。業爲可繼宜休養，夜夜春雷鼻息鳴。

每慨人無善後圖，蕩然家檢亦何疏。眼前漫不知由己，身後誰能管得渠。喜見雙溪今軌範，更綿一脈古詩書。了知斯聚更斯義，散及宗枝廣義居。

陳植《慎獨叟遺稿・吴江顧仁甫義塾》 澤國漁歌裏，喜聞弦誦聲。切磨當以漸，教學諒俱成。義塾安儒業，高門躡世卿。詩書有真味，被褐笑浮榮。

宋伯仁《西塍集》卷一《村學究》 八九頑童一草廬，土朱勤點七言書。晚聽學長吹樵笛，國子先生殆不如。

劉因《静修先生文集》卷三《和飲酒一一》 士窮失常業，治生誰有道。身閑心自勞，齒壯髮先老。客從東方來，温言慰枯槁。生事仰小園，分我瓜菜好。指授種藝方，如獲連城寶。他年買溪田，共住青林表。

楊載《仲弘集》卷三《顧氏義塾》 居鄉爲義塾，兹事罕前聞。外户來衿佩，中堂蓄典墳。儒宗先麗澤，聖德尚彌文。吴下多豪族，能賢總羨君。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九《招俞光遠入塾》 七歲入小學，幼儀深著於曲臺；三年通一經，俚諺敢誇於東魯。先猷滋遠，穎識無聞。空多老翁不量力之譏，莫慰大賢願汝爲之意。伏惟教授學士，砭頑妙手，鑄巧良模。樂矣誨人，陋孫寶之避舍；幡然就道，知李耳之入關。談經排狗曲之嘲，挾策恥兔園之固。以身徇道，初何愧於古先；辭富居貧，益有覘於雅量。尚煩負劍辟咡之訓，以成灑埽應對之儀。虚左以迎，側躬而俟。

許有壬《至正集》卷四《題萬安劉桂平義塾》 作事驗行已，當宜是謂義。及物號若殊，歸善實一致。如何世有人，食焉怠其事。萬安卯金子，獨善深所愧。儒風嘅非昔，挺挺以身繫。念兹士藏修，何異工居肆。構築得爽塏，爰作長育地。兹山富清淑，千古蘊道氣。渠渠出輪奐，靄靄集衿佩。登簋來不拒，庖廩日有繼。何民非堯舜，何水非洙泗。它年見達財，慎勿忘所自。

《趙孟頫集》卷三《吴俊卿義塾》 禮義生富足，爲富或不仁。誰能如吴君，捐己以惠人？開塾延師儒，聚書教比鄰。豈徒名譽美，要使風俗淳。人物方渺然，作養當及辰。文章雖致身，經術乃新民。宣公相業著，輔子理學醇。二賢鄉先正，千載德不泯。吴君真盛舉，勉哉繼前塵。何當襲春服，從子語水濱？

《元詩選》初集黄庚《書館》 池館深深鎖翠涼，課餘多暇日偏長。屋連湖水琴書潤，窗近花陰筆硯香。吾道尚存貧亦樂，客身長健老何妨。十年心事閑搔首，厭聽蟬聲送夕陽。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一一《白雲書舍》 白雲飛繞秦川山，山中人與雲俱閑。黄金滿籯未足貴，貯書萬卷不爲難。書日益多心益喜，欲把箕裘遺諸子。天上樓成忽見招，身後經傳竟誰是。丁寧爲語結髮人，我死兒存書可親。莫言孤寡即消落，當知富貴須辛勤。妻賢子孝念遺訓，下帷讀書初發憤。十載猶聞佔畢聲，九霄忽覩鯤鵬運。虎榜春題姓字香，簪纓曳紱在周行。烏府争看新錦繡，白雲還憶舊山房。山房書在人已逝，慈顔遠隔縈離思。一望雲山更愴神，獨宿霜臺不成寐。昨來北闕荷恩榮，褒封應慰倚門情。郎官追贈貴幽壤，晝繡東來别上京。上京漸遠雲漸近，渕水東頭是鄉郡。昔年猿鶴駭衣冠，此日風雲護門徑。綵衣舞罷望天門，思將忠赤答君恩。焉能久作林泉客，還欲離家辭白雲。

薛瑄《敬軒文集》卷七《夏溪書舍爲劉進士賦》 高人臨水築茅堂，入牖開風面面凉。芳草滿庭交翠色，露荷當檻發幽香。彈琴石瀨含秋響，杖策藜燈耿夜光。我欲携笻遠相訪，暫從墳典話黄唐。

薛瑄《敬軒文集》卷九《松林書舍卷爲李方伯題》 四簷偃蓋碧重重，插架牙籤落影中。萬谷驚濤滄海近，半窗凉月雪山通。潤霑瑶席霏霏雨，響徹朱絃細細風。好結歲寒搜秘檢，莫教飛夢逐塵蹤。

倪謙《倪文僖集》卷六《龍眠書舍》 四簷古木數椽居，點點寒燈半夜書。載

酒豈無人問字？到門時有客巾車。碧山雨歇朝吟後，石榻雲開午夢餘。聞説昔賢勤學處，或從長白又匡廬。

沈周《石田詩選》卷六《楊氏義塾》 老重諸孫教，還推與衆同。就於家有塾，顧自我求蒙。買讀書金白，供炊廩粟紅。四方皆競利，此地有文翁。

陳獻章《陳白沙集》卷五《自策示諸生》 賢聖久寂寞，六籍無光輝。元氣五百年，一合又一離。男兒生其間，獨往安可辭？邈哉舜與顔，夢寐或見之。其人天下法，其言萬世師。顧予獨何人，瞻望空爾爲。年馳力不與，撫鏡歎以悲。豈不在一生，一生良遲遲。今復不鞭策，虚浪死勿疑。請回白日駕，魯陽戈正揮。

陳獻章《陳白沙集》卷五《催諸友九日詩課》 九日樓前客令新，黄花愛酒不饒貧。勸君火急交詩課，纔到明朝罰主人。

陳獻章《陳白沙集》卷六《偶得示諸生》 平地工夫到九層，不如那個主人能。他鄉消息無尋處，去問嵩山戴笠僧。

江雲欲變三秋色，江雨初交十日秋。凉夜一篙摇艇去，滿身明月大江流。

陳獻章《陳白沙集》卷七《贈何廷桂罷館歸》 科頭行百里，笠影落煙霞。四十親舒卷，尋常過酒家。兒童非講席，鉛槧此歸槎。共待春芳發，來看舊種花。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八九《題吴氏樂義卷》 商山深處一齋居，遠客歸時樂有餘。教子義方開義塾，牙籤重理竹洲書。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三六《兼善赴義塾南渠有詩予亦繼作八月廿四日也》 蘭堂拙館舊游歌，屈指年光六十過。師席再登傳父子，書香一脉會松蘿。青燈黄卷瞻依切，時雨春風感繫多。他日分明眼前事，庭柯落葉水回波。

顧璘《顧華玉集・息園存稿詩》卷一〇《高司寇義塾》 聖代人文備，名家義塾修。先公垂典則，奕世衍弓裘。禮自儒門有，規仍古道求。移風期至魯，設教慕從周。造物開靈秘，揆方協遠猷。山川劃增勝，堂構煥相繆。子姓青衿集，詩書素業流。光儀歌振鷺，異種躍驊騮。瑚璉須追琢，丹青豈贅疣？有才終大用，唯哲善貽謀。禮樂關王化，貧窮匪士憂。頗聞絃誦習，今已遍東甌。

雜録

《孟子・公孫丑下》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

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莊子・則陽》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

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

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

曰：「始于齊。」

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過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莊子・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于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阨。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莊子・山木》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心，安往而不愛哉！」

《莊子・達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

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

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王何爲歎乎？」

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説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鰌鮻，委蛇而處，則安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莊子・德充符》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列子・仲尼》 仲尼閑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笑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呂氏春秋・慎人》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於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絶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憱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漢書・云敞傳》 （吴）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固）〔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吴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樂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

《漢書・于定國傳》 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聲）〔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

《漢書・孫寶傳》 孫寶字子嚴，潁川鄢陵人也。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既爲之，徒舍甚説，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慚，上書薦寶

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爲議郎，遷諫大夫。

王充《論衡・道虛》　儒書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群臣、後宮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髯吁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太史公記》誄五帝，亦云：黃帝封禪已，仙去，群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虛言也。【略】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争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産皆仙，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雞食之，并隨王而升天也。

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略】

世無得道之效，而有有壽之人。世見長壽之人，學道爲仙，踰百不死，共謂之仙矣。何以明之？

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祠竈、辟穀、卻老方見上，上尊重之。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而(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遍諸侯。無妻。人聞其能使物及不老，更饋遺之，常餘錢金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産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許人，愈争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王]父，識其處。一座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宫盡驚，以爲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

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中，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林之中，入絶跡之野，獨病死於巖石之間，尸爲虎狼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爲真仙去矣。

世學道之人，無少君之壽，年未至百，與衆俱死，愚夫無知之人，尚謂之尸解而去，其實不死。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實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俱在，與恆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之去復育，蟲之解甲，蛇之脱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何則？案蟬之去復育，無以神於復育，況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虛妄失其實矣。

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

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爲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爲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爲不識？武帝去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及見也。或時聞宫殿之内有舊銅器，或案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事之人，見舊劍古鉤，多能名之，可復謂目見其鑄作之時乎？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内乃度世之人。

此又虛也。

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有(教)[穀]道、祠竈、卻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鼎，知九十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遲死之人也。況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得道？

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人，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爲上所信。朔無入海之使，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成、五利之輩耳，況謂之有道？

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年長，人見其面狀少，性又恬淡，不好仕宦，善(達)[逢]占(卜)射覆，爲怪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

世或以老子之道爲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爲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爲真人矣。

夫恬淡少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天，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度世者，復虛也。

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之道，偶其性命亦自壽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則]謂老子以術度世矣。

世或以辟穀不食爲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恆人殊食，故與恆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爲仙人。

此又虛也。【略】

道家相誇曰：「真人食氣。」以氣而爲食，故傳曰：「食氣者壽而不死。」雖不

穀飽，亦以氣盈。

此又虛也。

夫氣謂何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嚥氣，氣滿腹脹，不能饜飽。如謂百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合屑，吞數十丸，藥力烈盛，胸中憒毒，不能飽人。

食氣者必謂吹呴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爲血脈在形體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爲病而死。

此又虛也。【略】

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

此又虛也。

應劭《風俗通・佚文》 蜀郡任嘉，年三四歲時，父騰，爲諸生，於漢中就師，有盜賊，道路繼絶，蜀亦覆没，轉客長沙，爲州郡吏；後嘉爲長沙太守，騰爲奏曹掾，默知嘉實其子也，嘉母語次謂嘉曰：「奏曹任掾，則汝父也，但差老耳。」嘉曰：「天下豈獨蜀有一任，夫人何以老更生邪意？」母曰：「咄，我守養汝數十年，無嫌譏，豈以垂没更失計哉？顧實真父，不可棄捐。」後嘉問掾：「聲音何類太守？何州里邪？」掾曰：「本犍爲武陽人，蓬轉流宕到此。」母察審諦，又識左耳前贅，因出抱持，對之流涕。嘉自拔楊，歔欷哽咽。（《御覽》二五九、《天中記》三四）

崔寔《四民月令・正月》 農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學，學五經；師法求備，勿讀書傳。研凍釋，命幼童入小學，學書篇章。命女紅趣織布。

崔寔《四民月令・八月》 暑小退，命幼童入小學，如正月焉。

崔寔《四民月令・十月》 農事畢，命成童以上入大學，如正月焉。

崔寔《四民月令・十一月》 研水凍，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小學。

《西京雜記》卷二 揚雄讀書，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頃而滅。

葛洪《西京雜記》卷二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葛洪《西京雜記》卷二 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天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衡能説《詩》，時人爲之語曰：「無説《詩》，匡鼎來。匡説《詩》，解人頤。」鼎，衡小名也。時人畏服之如是，聞者皆解頤歡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聽，更理前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返。

葛洪《西京雜記》卷二 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嘆息曰：「薤栗犢反能爾邪！吾終恥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逡巡而去，拊心謂人曰：「吾口不能劇談，此中多有。」

《三輔黃圖・閣》 劉向于成帝之末，校書天禄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表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授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説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曰：「餘略授子焉。」至子歆，從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

《後漢書・逸民列傳・向長傳》 向長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

《後漢書・方術列傳上・郭憲傳》 郭憲字子横，汝南宋人也。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爲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奇之。

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

《後漢書・方術列傳上・高獲傳》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爲人尼首方面。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

《後漢書・方術列傳下・單颺傳》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筭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爲漢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尚書，卒於官。

《後漢書・王昌傳》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爲卜相工，明星曆，嘗以爲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好奇數，任俠於趙、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

《後漢書・郭涼傳》 涼字公文，右北平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

《後漢書・酷吏列傳・樊融傳》 （樊曄）子融，有俊才，好黄老，不肯爲吏。

《後漢書・酷吏列傳・周紆傳》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爲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爲廷尉史。

《後漢書・酷吏列傳・周紆傳》 永元五年，復徵爲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瑰猶尚在朝。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案夏陽侯瑰，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搆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略】」會瑰歸國，紆遷司隸校尉。

《後漢書・鄭弘傳》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弘少爲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

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没，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鑕，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

《後漢書・文苑列傳上・黄香傳》 黄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内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黄童」。

《後漢書・荀淑傳》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爲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

《後漢書・虞詡傳》 於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張）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

《後漢書・文苑列傳上・邊韶傳》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章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静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韶之才捷，皆此類也。

《後漢書・逸民列傳・矯慎傳》 矯慎字仲彦，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黄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

《後漢書・李固傳》 （梁）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今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

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論固言跡，以爲《德行》一篇。

《後漢書・李燮傳》 燮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内，令變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

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恆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録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絶。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絶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後漢書・酷吏列傳・陽球傳》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常

爲臺閣所崇信。

《後漢書・文苑列傳下・高彪傳》　高彪字義方，吴郡無錫人也。家本單寒，至彪爲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敘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啟。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慚，追謝還之，彪逝而不顧。

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

《後漢書・方術列傳下・薊子訓傳》　薊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有神異之道。【略】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

《後漢書・方術列傳下・劉根傳》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

《後漢書・方術列傳下・王和平傳》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

《三國志・魏志・胡昭傳注》　《魏略》又載扈累及寒貧者。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曆，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芫華。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黄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甎甓爲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内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裁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縕，後一二年病亡。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宿儒欒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内事，於衆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産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内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衆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又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朐、糒一升而止。

《晉書・陸機傳》　孫拯者，字顯世，吴郡富春人也。【略】收拯拷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訾遣之曰：「吾意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晉書・藝術傳・吴猛傳》　吴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乎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

《全唐文》卷一五八孫思邈《保生銘》　人若勞於形，百病不能成。飲酒忌大醉，諸疾自不生。食了行百步，數將手摩肚。睡不苦高枕，唾涕不遠顧。寅丑日剪甲，理髮須百度。飽則立小便，飢乃坐漩溺。行坐莫當風，居處無小隙。向北大小便，一生昏竁竁。日月固然忌，水火仍畏避。每夜洗脚卧，飽食終無益。忍辱爲上乘，讒言斷親戚。思慮最傷神，喜怒傷和息。每去鼻中毛，常習不唾地。平明欲起時，下牀先左脚。一日免災咎，去邪兼辟惡。但能七星步，令人常壽樂。酸味傷於筋，辛味損正氣。苦則損於心，甘則傷其志。鹹多促人壽，不得偏耽嗜。春夏任宣通，秋冬固陽事。獨卧是守真，慎静最爲貴。財帛生有分，知足將爲利。强知是大患，少欲終無累。神氣自然存，學道須終始。書於壁户間，將用傳君子。

《全唐文》卷一五八孫思邈《養性延命録序》　夫稟氣含靈，惟人爲貴，人所貴者，蓋貴爲生。生者神之本，形者神之具，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斃。若能遊心虚静，息慮無爲，服無氣於子後，時導引於閑室，攝養無虧，兼餌良藥，則百年耆壽，是常分也。如恣意以耽聲色，役智而圖富貴，得喪恒切于懷，躁撓未能自遣，不拘禮度，飲食無節，如斯之流，寧免夭傷之患也。余因止觀微暇，聊復披覽養生要集，其集乃錢彦、張湛、道林之徒，翟平、黄山之輩，咸是好事英奇，志在寶育，或鳩集仙經真人壽考之規，或得採彭鏗老君長齡之術，上自農黄以來，下及魏晉之際，但有益於養生，及招損於後患，諸本先記録。今略取要法，删棄繁蕪，類聚篇題，分爲上、下兩卷，卷有三篇，號爲《養性延命録》，擬補助於有緣，冀憑緣以濟物耳。

張鷟《朝野僉載》卷二　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騾，向岐州稜法師處聽講。道逢一道人，着衲帽弊衣，掐數珠，自云賢者五戒講。夜至馬嵬店宿，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歇，暢以爲精進。一練至四更，即共同發，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兩刃刀矛，便刺殺暢。其奴下馬入草走。其五戒騎騾，驅馱即去。主人未曉，夢暢告云：「昨夜五戒殺貧道。」須臾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衛子被持弓箭，乘馬趕四十餘里，以弓箭擬之，即下騾乞死。縛送縣，決殺之。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咸亨〇〇四・唐故朝散大夫郭（益）君墓誌》　君諱益，字進，潞州上黨人也。【略】惟君德望晉陽，芳猷路部，器宇凝遂，邑宰稱其楷模；雅亮弘深，鄉門美其規矩。豈謂善根未淑，果業先彫，朝易晞，隙駒難駐，春秋七十有九，卒於家館。以咸亨元年歲次庚午十一月庚子朔三日壬寅，合葬州城西一十二里平原，禮也。【略】乃爲銘曰：德播鄉閭，行樹忠信。志敦五禮，學崇九刃。操茅松筠，業同先進。克儉廉素，抱真嚴慎。逝川東注，日馭西懸。如何不淑，永謝風煙。蕭條曠野，寂寞荒田。千齡幾夜，萬古哀憐。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咸亨〇三〇・唐衛州新鄉縣人王（僧）君墓誌》　君諱僧，字知玄，新鄉縣人也。以咸亨五年歲次甲戌正月壬子朔廿四日乙亥，殁於家館，春秋七十。【略】君□□家風，富聞庭訓，析薪能負，基構克承，性恬泉石，忠澹雲霞，知足淹華，清高不仕，秀芳鄉邑，遠近騰聲。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元〇〇六・大唐衛州衛縣故登仕郎高（德）君墓誌》　君諱德，字護師，其先渤海人也。【略】唯君幼有風雲之志，早懷高上之心，貴淡泊於珠玉，蔑榮利於粃糠，蘭□菊浦，睇想煙霞之輝；舞館歌梁，韻清絲竹之響。薤花泛酒，陳筵降野鶴之賓；桂影臨池，孔座萃人龍之友。加以廉財勇義，雪映霜華，玉藻飛詞，銀鉤灑翰。豈期積善無驗，遘疾彌留，兩楹之夢奄臻，二堅之災俄及。至上元二年春二月八日，卒於家館，春秋五十有五。

《全唐文》卷二五六蘇頲《對勘學犯夜判》　長安令杜虛，有百姓王丁犯夜，爲吏所拘，虛問其故，答云：「從師授書，不覺日暮。」虛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歸家。」御史彈金吾郎將不覺人犯夜。訴云：「縣令送歸，非金吾之罪。」

王丁果行育德，師逸功倍，參則不敏，佇揚名以立身，回也如愚，自聞一而知十。好問斯在，請益無疲，拾紫期榮，滿金非寶。朝遊霧市，披學序之圖書，暝出香街，聽嚴城之鐘鼓，歸與不逮，行者宜息，墨綬榮班，黃圖貴令。懲姦擿伏，冀静於桴鼓，慕道崇儒，豈威於鞭撻。奚殊政本，不抵彝條，竟釋吏人之執，旋辱宰君之惠。繡衣驄馬，石室生風，警夜巡晝，金吾翊道。雖將順其美，不在伺察，而各恭爾職，罔或愆違，有觸疏網，允符嚴簡。

《全唐文》卷二六〇康廷芝《對求鄰壁光判》　郗珍性好讀書，家貧，鄰家富，乃穿鄰壁取燭光，鄰告爲盜。

郗珍荷衣横帶，緝柳編蒲，有賤贏金，將希片玉。南都自富，北郭實貧，殊謝梁鴻，不求因熱。乃如蘇季，願借餘光，已接武於匡衡，方齊蹤於甯越。室仞非邃，未窺夫子之牆，紡績可兼，輒鑿鄰人之壁。情非竊伏，事涉穿窬，抑有前聞，宜徵故實。請從按記，不合論辜。

劉餗《隋唐嘉話》卷下　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見録，署云「相州僧曇剛撰」。後柳常侍冲亦明於族姓，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自隋已來，不聞有僧曇剛。」蓋懼嫉於時，故隱名氏云。

曾慥《類説・樹萱録・李邕見徐敬業》　南嶽天柱寺僧道相，居寺之西嶺枯木中。其徒常數百人。李邕見之曰：「昔徐敬業敗走入海。孝逸使別將追之，不得。乃斬類敬業者獻其首。和尚識此人否？」師曰：「始以足下爲洞悟物理，今乃暗於事機如是。」師將終，召門弟子曰：「予本姓徐，國初有大功，逃難至此。」言迄而終。乃敬業也。沈拾遺爲作碑，不敢正言，乃云「徐敬業昆弟」。

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十《慚悚》　進士周逖，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進之請頒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公近問之曰：「有添換乎？」逖曰：「翻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盡乎？」對曰：「盡。」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逖曰：「惟此二字依舊。」右相曰：「若有此，還是未盡。」逖逡巡不能對而退。

《全唐文》卷三一一孫逖《對讀書判・甲讀周書陰符或告違法》　所習有業，著在前典，不讀非聖，聞諸昔賢。甲知敬學之爲先，遂發憤而忘食。既而下帷之時，不學明訓，張燈之際，乃習陰符。徒成仲舒之淫，不如元凱之癖，或稱違法，誠則伊咎。欲將議獄，其或有詞。至於太公傳符，蘇秦佩六國之印；黃石受記，張良珥七葉之貂。苟如斯失，無置於辟。

《全唐文》卷三一八李華《字訣》　或有人示以文卷者，中有《小學説》一篇，其略曰：鴻文先生坐於堂上，手執經一卷，弟子以次立。先生講既，已而爲文焉。示於衆子，則不善書也。小學家流曰：「先生通儒也，而弗能字學，何哉？」

鴻文先生方隱几，聞是言也，笑而召之，責曰：「夫儒之立身，以學乎？以書乎？苟其書，則孔子無以加也，且止云典籍，至是則無聞也。爾徒學書，記姓名而已，已乎已乎！」華既覽之，心瞶瞶然，思有以喻，故作論云。

夫六藝中，此爲難事，人罕曉其奧。予非能也，亦嘗聞其旨：蓋用筆在乎虛掌而實指，緩衄而急送，意在筆前，字居筆後，其勢如舞鳳翔鸞，則其妙也。大抵字不可拙，不可巧，不可今，不可古，華質相半可也。鍾王之法，悉而備矣。近世虞世南深得其體，別有婉媚之態。凡云八法，學者悉善，予有二字之訣，至神之方，所謂截拽也。苟善斯字，逸少伯英，彼何人哉！噫諒哉！書功之深，人之難能，知也是歟，曷可已乎。

陸心源《唐文拾遺》卷二一蔡書綜《法書論》　余家歷世皆傳儒素，尤尚書法。十九代祖東漢左中郎邕有篆籀八體之法，六世祖陳侍中景曆、五世伯祖隋蜀王府記室君知咸能楷隸，俱爲時所重，從叔父右衛率府兵曹參軍有鄰繼于八體之蹟，第四兄緱氏主簿希逸、第七兄洛陽尉希寂並深工章隸，頗爲當代所稱也。周宣王史籀作大篆，秦始皇程邈改爲隸書，東漢上谷王次仲以隸書改爲楷法，仲又以楷法變爲八分，其後繼蹟者伯喈得之極，元常或其亞。草聖始自楚屈原，章草興於漢章帝，楷隸則曹喜、師宜官、梁鵠、皇象、羅暑、趙嗣、邯鄲淳、胡昭、杜度。窮草法則崔瑗、崔寔、張芝、張昶、索靖、衛瓘、衛恒、羲獻、宋齊之間，王僧虔、羊欣、李鎮東、蕭子雲、蕭思話、陶隱居、永禪師、唐初房喬、杜如晦、楊師道、裴行儉、高士廉、歐陽詢、虞世南、陸柬之、褚遂良、薛稷，其次有瑯琊王昭宗、潁川鍾紹京、范陽張庭珪，亦深有意焉。父兄子弟相繼其能者，東漢崔瑗及寔，弘農張芝與弟昶，河東衛瓘及子恒，潁川鍾繇及子會，瑯琊王羲之及子獻之，西河宋令文及子之望，東海徐嶠之及子浩，蘭陵蕭誠及弟諒，如是數公等，並遭盛明之世，得從容於筆硯。始其學也，則師資一同，及爾成功，乃菁華各擅。亦猶緑葉紅花，長松翠栢，雖霑雨露，孕育於陰陽，而盤錯森梢，芊茸豔逸，各入門自媚，詎聞相下，咸自我而作古，或因奇而立度。若盛傳於代，以爲貽家之寶，則八體之極，是歸乎鍾、蔡，草隸之雄，是歸乎張、王，此四賢者，自歎百載來未之逮也。右軍《筆陣圖》云：夫三端之妙，莫先用筆。昔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哂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近代已來，多不師古，而緣情棄道，纔棄姓名。夫書匪獨不調端周正，先藉其筆力，始其作也，須急向疾，不欲視鵬遊，信之自然，猶鱗之得水，羽之乘風，高下恣情，流轉無礙。蔡中郎云：欲書先適意任情，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之毫，不能佳也。次須正坐靜慮，隨意所擬，言不出口，氣不再息，則無不善矣。凡欲結搆字體，未可虛發，皆須象其一物，若鳥之形，若蟲食木，若山若樹，若雲若霧，縱橫有託，運用合度，可謂之書。昔鍾繇與胡昭俱能爲行狎書，繇初師劉德昇，後傳蔡邕筆法，由是學之致妙。繇臨終於囊中出授子會曰：吾精思三十餘年，行坐未嘗忘此。常讀他書，未能終盡，惟學其字，每見萬類悉書象。若之止息一處，則畫其地，周廣數步，若在寢息，則畫其被，皆爲之穿，用其功如此。右軍云：夫書之爲意，取數非一，故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鎧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帥也，心意者副將也，結搆者謀略也，颺筆之次，吉凶之兆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若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乎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繇外甥也，叱之，翼遂三年不敢見繇，潛心改蹟，每畫一波，常三過折，每作一點，常隱鋒爲之，由此而成。晉太康年，有人於許下破宋公墓，遂獲此法，審此而行，用筆之理明矣。右軍云：若作點，必須懸手而爲之，若作波，抑而復曳，忽一點失所，若美女之眇一目，一畫失所，如壯士之折一肱，可謂難矣。每字皆須骨氣雄彊爽爽然有飛動之態，屈折之狀，如鋼鐵爲鈎，牽掣之蹤，若勁針直下。主客勝負，皆須姑息，先作者主也，後爲者客也，既搆筋力，然後裝束，必須舉措合則，起發相承，輕濃似雲霧往來，舒卷如林花間吐。每書一紙，或有重字，亦須字字意故殊。何延之云：右軍書《蘭亭》，每字皆措別體，蓋其理也，時議多之。右軍每歎曰：夫書者，玄妙之伎，自非達人君子，不可與談斯道。右軍之蹟，流行於代衆矣，就中《蘭亭序》、《黄庭經》、《太師箴》、《樂毅論》、《大雅吟》、《東方先生畫贊文》，咸偶得其精妙。故陶隱居云：右軍此數帖，皆筆力鮮媚，紙墨精新，不可復得。右軍亦自訝焉，或他日更書，無復似者，乃歎而言曰：此神助耳，何吾力能致。又云：吾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過江遊諸名山，見李斯《曹喜書》、之許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見蔡邕《石經》，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於是遂改本師，新於衆碑焉。是知學成非一師之能致，非好奇博藝之士，不能存之。予頃嘗爲《一體書賦》，亦略陳梗概，今復論之，用臻其理。夫始下筆，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字體形勢，狀如蟲蛇相鈎連，意莫令斷，乃須簡略爲尚，不貴繁冗。至如稜側起伏，隨勢所立，大抵之意，圖規最妙。其有誤發，不可再摩，恐失其筆勢，若字有點處，須空中遥擲

下，其勢猶高峰墜石。又下筆意如放箭，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然則思於草蹟，亦須時時象其豪勢，八分章草古隸等體，要相合雜，發人意思。若直取俗事，則不能先發於牋毫。張伯英偏工於章草，代莫過之，每與人書，下筆必爲楷，則云怱怱不暇草書，何者？若不以静思閑雅發於中慮，則失其妙用也。以此言之，草法尤難，仲將每見伯英書，稱爲草聖。衛瓘、索靖俱效於張，亦各得其妙，議者以爲衛得伯英之筋，索得伯英之肉。漢魏以來，章法彌盛，晉世右軍，特出不羣，穎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創立制度，謂之新草，今傳十七帖是也。子敬以來，學者雖各擅其美，故亦抑之遠矣。邇來率府長史張旭，卓然孤立，聲被寰中，意象之奇，不能不全其古制，就王之内，彌更減省，或有百字五十字，字所未形，雄逸氣象，是爲天縱。又乘興之後，方肆其筆，或施於壁，或扎於屏，則羣象自形，有若飛動，議者以爲張公亦小王之再出也。旭常云：或問書之妙，何得齊古人？曰：妙在執筆令其圓暢，勿使拘攣，其次識法須口傳手授，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變通適懷，縱合規矩；其次紙筆精佳，五者備矣，然後能齊古人。僕嘗聞褚河南用筆如印印泥，思所以，久不悟，後因閱江島間平沙細地，令人欲書，復偶一利鋒，便取書之，嶮勁明麗，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蓋草正用筆，悉欲令筆鋒透過紙背，用筆如畫沙印泥，則成功極致自然，其蹟可得齊於古人。又崔長史云：其爲書也，推意結字，以斷天下之疑，垂明示象，以紀天下之德，山川草木，反覆於寸紙之間，日月星辰，迴環於尺牘之上。漢光武以中興之主，急在安人，乃至去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賜萬國者，皆一扎十行，細書成文也。靈帝時，中郎伯喈碩學多聞，經籍去聖人久，俗求正定六經，靈帝許之，遂令伯喈丹書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于時晚儒後學，咸取正焉，觀視摹寫，車乘填溢，豈惟一臺推妙，十部稱賢而已哉！古之君子，夙夜强學，不寶尺璧而重寸陰，或緝柳編蒲，或聚螢映雪，寢食靡暇，冀其業廣，匪直禄取一朝，故亦譽流千祀，勉旃爲之。《書苑菁華》十二

《全唐文》卷四三七李陽冰《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則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禮；於鬢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東爲宋，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還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嘆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剋復之主，人樂惟新之令。以淳古爲務，以文明爲理，欽若典謨，疇茲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爲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聖事，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無宿舂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接丹霄，若溘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埋於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也。伏望處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闇燭之下，應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歸奏之日，一使聞天，非小人之己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陽冰再拜。

《全唐文》卷四七八楊憑《唐廬州刺史本州團練使羅珦德政碑》 王者法天地之治，贊其化育者，其惟循吏乎！羅公牧廬法七年，政洽化淳。【略】又命鄉塾黨庠，緝其墻室，鄉先生總童冠子弟，以淹中之《禮》，田何之《易》，上代帝王遺書，與魯《春秋》及百王之言以教之。圓冠方屨者不補吏，不及數歲，俊造之秀升於宗伯者僅四十人。

李肇《唐國史補》卷上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顔真卿。旭言：「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搵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爲「張顛」。醒後自視，以爲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張長史，無間言矣。

李肇《唐國史補》卷下 熊執易類九經之義，爲化統五百卷，四十年乃就，未及上獻，卒于西川。武相元衡欲寫進，其妻薛氏慮墜失，至今藏于家。

劉肅《大唐新語》卷一〇 張果老先生者，隱於恒州枝條山，往來汾晉。時人傳其長年秘術。耆老咸云：「有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則天召之，佯屍於妬女廟前。後有人復於恒山中見。至開元二十三年，刺史韋濟以聞，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迎之。果對晤氣絶如死。晤焚香啟請，宣天子求道之意，須臾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令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賫璽書迎之。果隨嶠至東都，於集賢院肩輿入宫，倍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生。」時人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爲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黄丸。尋下詔曰：「恒州張果老，方外之士也。

跡先高上，心入窅冥，是混光塵，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將行朝禮，爰申寵命。可銀青光禄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累陳老病，請歸恒州，賜絹三百疋，並扶持弟子二人，並給驛舁至恒州。弟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隨入山。無何壽終，或傳屍解。

《報應記・李元一》 李元一，唐元和五年，任饒州司馬。【略】近此雁浦村，有嚴夫子教衆學。

《柳宗元集》卷六《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泊州司功椽，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舊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鬬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諍乖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没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黄、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説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静者。梁氏好作有爲，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静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説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

今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噩，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終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厖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内鑒，咸獲于素。不值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道遥。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誄。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劉禹錫集》卷一〇《答容州竇中丞書》 健步劉子良至，猥奉書教，以愚爲希儒之徒，重言一發，華裘非貴。世之服儒衣冠，道古語，居學官者，爲不鮮矣。求其知所以然者幾何人？借曰有之，未必不詬病耳。今夫挾弓注矢，遡空而發者，人自以爲皆羿矣。移之於澤宫，則噤而不敢言。何哉？有的不可欺故也。今夫儒者函矢相攻，蜩螗相喧，不啻於彀弓射空矢者，孰爲其的哉？異日兄道大行，則言益重，使儒者之的懸于舌端，不得讓也。由是知辱教之喜，可勝既乎？

間承得一二易生，列侍絳帳。荒服之外，持經鼎來，争捐珠璣，以易編簡。不疾而速，其君子之德風歟！南裔慤俗，已丕變矣。顧其風候，非民和可移，地泄恒燠，冬無嚴氣。其在嗇神以佑藥，兼味以禦浸。所謂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義，不可不順。苟以有待及物爲心，則養己與養民非二道也，矧羣情之顒顒乎！禹錫再拜。

《劉禹錫集》卷二〇《論書》 或問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可損益於數哉？答曰：此誠有之，蓋舉下之説爾，非蹈中之説。亦猶言居室曰避燥溼而已，言衣裳曰適寒燠而已，言飲食曰充腹而已，言車馬曰代勞而已，言録位曰代耕而已。今夫考居室必以閎門豐屋爲美，笥衣裳必以文章逍澤爲甲，評飲食必以精良海陸爲貴，第車馬必以華軺絶足爲高，干禄位必以重侯累封爲意。是數者，皆不行舉下之説，奚獨於書也行之邪？

《禮》曰：「士依於德，游於藝。」德者何？曰至、曰敏、曰孝之謂。藝者何？禮、樂、射、御、書、數之謂。是則藝居三德之後，而士必游之也；書居數之上，而六藝之一也。《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是則博弈不得列於藝，差愈於飽食無所用心耳。吾觀今之人適有面詆之曰：「子書居下品矣。」其人必赧然而愧，或艴然而色。是故敢以六藝斥人，不敢以六博斥人。嗟乎！衆尚之移人也。

問者曰：然則彼魏、晉、宋、齊間亦嘗尚斯藝矣。至有君臣争名，父子不讓，何哉？答曰：吾姑欲求中道耳。子寧以尚之之弊規我歟！且夫信者美德也，秦繆尚之而賢臣莫贖。黄老者至道也，竇后尚之而儒臣見刑。道德且不可尚，矧由道德以下者哉？所謂中道而言書者何？處之文學之下，六博之上。材鈞而善

者得以加譽，遇鈞而善者得以議能。所加在乎譽，非實也，不黷於賞。所議在乎過，非實也，不紊於刑。夫如是，庶乎六書之學不湮墜而已乎！

趙璘《因話録》卷三　元和中，柳柳州書，後生多師效，就中尤長於章草，爲時所寶。湖湘以南，童稚悉學其書，頗有能者。長慶已來，柳尚書公權，又以博聞强識工書，不離近侍。柳氏言書者，近世有此二人。尚書與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以來，奕世以文學居清列。舍人在名場淹屈，及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誥，侍翰苑。性喜汲引後進，出其門者，名流大僚至多。以誠明待物，不妄然諾，士益附之。記録此書後二年，柳公方知舉。

張讀《宣室志》　清河公房建，居於含山郡，性尚奇，好玄元之教，常從道士受六甲符及九章真録，積二十年，後南游衡山，遇一道士，風骨明秀。與建語，述上清仙都及蓬萊方丈靈異之事，一一皆若涉歷。建奇之。

馮贄《記事珠・恨不讀書》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賞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馮贄《雲仙雜記・蟣肝龍首》　毛重教授於導江，春日主人宴之，賦散語曰：「蟣肝之奉何堪，龍首之攀可望。」主人曰：「吾勸以陸源鯖，賞以柳綿肝。」（《文房寶飾》）

《唐代墓志彙編續集・天册萬歲〇〇一・大周故河州刺史冉府君長子（祖求）墓誌》　兄祖求，字義，家本魯人。【略】六歲受《詩》《禮》，遂潛心儒墨，殆將弱冠，涉獵經史，靡不該博，彌留心太史書，常許以管仲、樂毅，而每歎幼未見識。善草隸，尤工詩筆。年十八，郡方舉孝廉，亡於洛州之淳化里。

李昉《太平廣記》卷四九六《李章武》　李章武學識好古，有名于時。唐大和末，敕僧尼試經若干紙，不通者，勒還俗。章武時爲成都少尹，有山僧來謁云：禪觀有年，未常念經，今被追試，前業棄矣，願長者念之。章武贈詩曰：「南宗向許通方便，何處心中更有經。好去莎蘿雲水畔，何山松柏不青青。」主者免之。（出《本事詩》）

錢易《南部新書》辛　杜兼常聚書至萬卷，卷後必有題云：「清俸寫來手目校，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鬻之爲不孝。」

王讜《唐語林》卷四　刑部郎中元沛之妻劉氏，全白之妹，賢而有文學，著《女儀》一篇，亦曰直訓。劉既寡居，奉道受籙于吴筠先生，清苦壽考。長子固，早有名，官歷省郎刺史國子司業；次子察，進士及第，累佐使府，後隱居廬山。察之長子潾，好道不仕；次子充，進士及第，亦尚道家。

王十朋《梅溪前集》卷一八《淵源堂上牌文》　伏以黨有庠而家有塾，幸逢教化之興；伏其几而升其堂，敢負淵源之學。況剡溪蘊秀之地，有汝南家訓之存。詵詵子弟之趨庭，亹亹父兄之樂教。堂軒並建，齋室宏開。集羣彦以論文，館同襟而恢義。富而能教，事實可書，遂廣采於篇章，用一新其標榜。伏願上牌以後，益須富學。竚看輝聲，襲謝客之風流；猗蘭擢秀，種竇家之陰德。丹桂聯芳，凡屬游從，共增歡慶。

楊萬里《誠齋集》卷七六《羅氏萬卷樓記》　羅氏，皆豫章別也。其在於晉，君章以文鳴。降及五季，則有江東公，今盧陵之羅其後也。也凝歸門北東四十里而近，爲完塘之羅。自武岡公以泓澄演迤之學、嶄刻卓詭之詞，第建炎進士，其族遂鼎盛。由完塘西北五十里而遥，爲印岡之羅。自鄉先生天文以詩一經爲三舍八邑之師，其子若孫若曾孫以經術文詞第進士者七人，其薦於鄉者何數，至今遂爲士鄉家章甫人誦弦也。而印岡西南三十里而近，爲東西塘之羅。自長者長吉始聘師友，闢齋房訓子弟，今垂五十年矣，而獨未有聞焉。長吉之族德元有孫敬夫，予聞其避俗入山，築樓叢書，扁以「萬卷」，旁招儒先，以範以模。敬夫幼失所怙，每月之吉定省其母夫人外，即往山齋，晨晷宵膏，忘寢廢食，記覽簡策，日誦萬言，追琢詞章，月禿千毫，以書來請曰：「宗孔刻意願學，而未得所以學，敢問聖涯奚而可航，聖門奚而可階？」予復之曰：「服餐仁義，苗畬經訓，學也；誦數訓故，摛艷文詞，亦學也；薄陋藏修，游談空虚，亦學也。擇於斯三者，在楙之而已。」大抵族姓之盛衰，或以爲數其然，豈其然乎？譬之田焉，水旱數也，勤惰數乎？當武岡公天文先生之未作，完塘之羅猶印岡之羅，印岡之羅猶東西塘之羅也。今二氏之羅，獨殊於東西塘之羅，夫豈數乎哉，夫豈不以人乎哉？使敬夫而爲印岡、完塘之羅，是亦印岡、完塘之羅而已。豈惟印岡完塘之羅而已！果能楙焉，後出益可畏，晚發愈可仰。豈惟印岡完塘之羅而已！敬夫與予叔父叔姪皆親也，予以隨牒倦游四方，晚乃識之。樓之下有堂曰醉經，曰遠俗，曰默，曰南，曰北云。

姚勉《雪坡集》卷三四《胡氏勤有堂記》　詩書勤，乃有退之訓符語也。延平胡君敬仲名其教子之堂曰「勤有」，是之取請記之。夫《詩》、《書》所以載道也，有《詩》、《書》於己，豈不欲有斯道於己哉？勤乃克之，是非止習訓詁工詞章也，亦

非止釣名位、干爵禄也。退之之於符也，訓之以《詩》、《書》訓之以「勤有」是矣。公相之府，文章之貴，豈訓哉！「金銀車」之誤宜也。胡君之教子必不爾。《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功者，修齊治平之功也；業者，修辭立誠之業也。勤乎當用力於此。

《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七《處士楊君墓誌銘》 豫章先生熊氏以六經教授東湖之上，燕、晉、齊、魯、關、陝之士，皆不遠數千里受業門下。去即掇高科，都顯官，立盛名，至有閉户窮經甘白首而不屈者。郡人楊綏又獨嶄然羣弟子中。其讀書務求大意，不棘棘章句；其爲文鉤玄抉幽，非博學識字不能讀，然反覆沉鬱，固將就平易而未及者；其力行敦六行，明五教，邪説不能亂，世好不能惑，恆居無雜言，盛暑必冠帶，與人交必敬，爲人謀必忠，不以利害枉其道，不以毁譽屈其志，三試進士三見黜，不易其所好。熊先生深愛之，同學亦皆以爲不能及。熊先生没，常忽忽不自聊，然益奮於學，有一日千里之勢。至順二年四月二十日，年三十八，竟以疾卒。君子莫不傷之。且曰：「使不死，我輩皆當出其下。」

鄭玉《師山集》卷四《三樂堂記》 余以才疏學陋，無所用於世也，退而躬耕壠畝，將以自養。間有朋游相從講學，乃築室師山之上，以爲肄習之所，使英才得以致其道焉。因取《孟子》之語，名其堂曰「三樂」。夫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者，由於天。仰不愧，俯不怍者，在於己。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者，係於人。今余也，由於天者既不可必得，在於己者又不能以自盡，終將有望於人而已。則其愧怍有益甚焉，而亦何以爲樂也？雖然，學於是堂者，及時盡力，加以百千之功。視余之悠悠歲月，不能盡其在己者，至於老而自悔，乃有所望於人也，以爲戒也。而益勉焉，是亦師資之道，而固余之所望於後學也。

張昶《吴中人物志》卷六《儒林・國朝》 殷奎字孝伯，一字孝章。其先華亭人，居崑再世。俗尚貨殖，父始爲市書，遣從會稽楊維禎遊，州人笑以爲迂，志不爲變，復買田婁上，益資之學。奎少勤敏刻苦，不墜父訓。國初改立學法，洪武四年，以薦者赴吏部，試《春秋》題「道統」論，置之高等，例授郡縣。奎請便侍養，因佛當道，遂調咸陽教諭。時咸陽久罹兵革，士不知學，奎往任，文教大行。藩省禮聘考試多士及纂修《關陝圖經》。卒年四十六。

徐達左，字良輔。早失怙恃，年十六，始知書。從邵光祖，精于義理之學。遭時多故，隱居光福山中，躬行孝悌，以身率教。其族之子弟講論禮樂，彬彬揖讓。洪武二十二年，聘爲建寧學訓導。以朱子闕里，欣然往就。達左質厚氣温，未嘗談人過，犯之亦不留怨。好山水，嘗游武夷，將歷覽以廣見聞。平生所著，有顔、曾、思、孟四子書刻，留家塾。

陳桱字子經，其先四明奉化人。祖著，宋秘監，知台州，著書四明山中。父泌，元饒州教授。桱與兄朴字子章徙居于吴之陽山。桱精于史學，洪武初，斐然以著述爲己任，召起桱爲起居注。

林大同，字逢吉，常熟人。幼孤貧，自力於學，凡經史手自抄讀，寒暑不懈。嘗著《易經奥義》。洪武中，由明經任開封府學訓導，病歸。永樂三年再召用，力辭，受宴賜還。

張洪字宗海，常熟人。年十一，以民間俊秀充儒學生。洪武乙丑，以事被逮坐，戍雲南，帥臣遣子從學。久之，以明經薦授靖江王府教授。永樂元年，擢行人，奉使日本，却其餽金。二年，復使遼東。入翰林，修《大典》，充副總裁官。書成，燕賞甚厚。所著有《四書解義》二十卷、《周易傳義會通》十五卷、《尚書補傳》十二卷、《詩經正義》十五卷、《小學翼贊》六卷。其雜著則有《貫道集》、《永言集》、《攬轡集》。

葉盛《水東日記》卷三 錢知府昕初習舉子業，從節之游。其外祖吴思庵先生作小詩遺之，曰：「阿昕近喜習科場，百里從師日夜忙。老我曾聞前輩説，一憑陰隲二文章。」錢故富家，先生此詩，蓋懼其或至於驕而麋，亦規諷之意也。【略】

黄鐸字希聲，永樂中鄉貢舉人。嘗授徒崑城，自題其座隅曰：「非公事，不入縣門。」先叔祖手攜家兄仲蠡從之學，三日不授書，唯命以正立，必欲堅不動。或怪以爲問，曰：「讀書易耳，爲人難。苟坐立未當，他何望焉？」識者以爲善教。鄭有林先生初作先祠，客有同資價者，鄭對以工費之詳。適希聲在座，客退，希聲曰：「設後有問，當惟舉木石工價。若飲食日費，略之可耳。蓋好事須從臾，不則恐沮其志也。」

陸容《菽園雜記》卷二 太倉未有學校之前，海寧寺僧善定能講《四書》，里之子弟多從之游。嘗與人曰：「爲人不可壞了大題目。如爲子須孝，爲臣須忠之類是也。」淮雲寺僧惟寅亦能講解儒書，嘗語人曰：「凡人學藝，須學有跡者，無跡者不能傳後。如琴弈皆爲無跡。書畫詩文，有跡可傳也。」此亦有見之言。其徒嘗誦之，有詰之者曰：「爲人而去其天倫，謂之不壞大題目，可乎？爲學出日用彝倫之外而歸於寂滅，謂之有跡，可乎？」其徒不能答。【略】

崑山呂寅叔，家貧授徒爲養，平居無故不出門户。每歲春秋祀先師，必半夜預詣學，隨班行禮，禮畢輒去，不令縣官知。予在崑學數年，見其始終如此，雖陰雨不爽也，可謂篤厚君子矣。【略】

沈質文卿居太倉，家甚貧，以受徒爲生。一夕寒不成寐，穿窬者穿其壁，文卿知之，口占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害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穿壁者一笑而去。視「世上如今半似君」之句，頗爲優柔矣。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二七《祭二弟文》 吾家本寒微，然祖宗以來，積德累善，稱于鄉鄰。及我之身，遂蒙國恩，兄弟子姪諸房競爽，人謂此天所以爲吾祖宗報，而尋源知本，益務培養，以衍于無窮，則後人□事也。每思與吾弟商確，略放古人義學、義莊之意，立爲規程，教養子姓，使盡爲好人，不至驕奢縱逸、棄禮冒法，墜墮門户，爲先祖羞。而力未能及，徒往來於胸中。今吾弟往矣，吾又繫身于官，不得自遂。

耿定向《先進遺風》卷上 余里中郭孝廉慶字善甫者，敦朴篤行人也，從(陽明)先生遊最久。既歸，則以其聞諸先生者接引里中後生。里有茂才吴良吉，字仲修，性資視孝廉頗高明，因發志鬻産爲資，附孝廉舟偕往越中謁先生。行將抵越，孝廉一夕大憤悱，中夜呼吴生語曰：「吾夜來自省，胞中尚有俗念如許。如此夾雜心，安能領受先生教耶？」拊心痛自刻責不已。徐質吴生曰：「不時自省如何？」吴對曰：「此來一志惟求教益，更何俗念？」孝廉訶曰：「汝胞中猶蟊賊窩巢多少藏匿，在未能細自省察，便漫謂無耳。」吴生曰：「但此志一真，便雜念自消，何須防檢至此？」孝廉曰：「不然。必搜滌諸雜念盡淨廓清後，此志乃有樹也。」昕夕争論如是。既至越，謁先生已，各就館。先生故深居簡出，出應四方來學者，就質有常期。一日，值先生出應來學，期孝廉趣吴以前論辯語往質正。先生時燕居樓上飡饘，聆吴生語已，不答，第目攝而指示之曰：「子視此盂中，下便能載此饘。此樓下，便能載此盂。地又下，便能載此樓。人貴能下，下乃大。」語已，更目攝吴生者再，竟無他語。吴生退就舍，孝廉問曰：「先生時何言？」吴生咽哽不能應，第潸然涕數行下也。孝廉後仕爲邑令，以循廉著。吴生年八十，力學不倦，屢空，終身晏如也。皆無愧師門云。

張采《知畏堂詩文存》卷一《具陳復社本末疏》 原任江西撫州府臨川縣知縣、告病回籍臣張采謹奏爲遵旨回話事。臣係崇禎元年進士，選授前職，在官兩載，以勞成疾，告病歸家。十餘年殘廢在床，不能窺户外。今十月中，忽聞邸報，有原任刑部侍郎某一本，再陳神通廣大合謀搆陷事，奉聖旨：「云云。欽此。」伏念某與臣姓名未通，何故向息影之人彎弓虚發。及見某原疏，並無一字及臣，則某固不知世間有臣矣，合謀搆陷，臣可無辯。惟復社一案，責張溥及臣回奏，惜溥已死，臣謹齋沐陳之。

我朝制科取士，因重時文，凡選鄉會中式文曰程墨，選進士文曰房書，選舉人文曰行卷，其諸生徵文彙選曰社藁，從來已久。若復社之起，臣已爲縣令，不預書生事。張溥時猶未第，故選社文，以臣向同硯席，代臣作序。及溥成進士，而臣已病廢矣。豈意臣里中奸人私隙中傷，有復社一款下蘇松提學。前學臣倪元珙曾經具覆，奉旨再察。既學臣亓瑋以丁憂去，張鳳翮以外轉去，懸案未結，事會致然，罪不在溥與臣也。乃夏五月初八日，溥病身死，惟臣僅生，謂復社是臣事，則出處年月不符；謂復社非臣事，則溥實臣至交，生同砥礪，死避羅戈，負義圖全，臣不出此。竊惟文者昭代之所重，社者古義所不廢，推廣溥志，不過欲楷模文體、羽翼經傳耳，未嘗有一毫出位躍冶之思也。至于或問及罪檄，此忌溥者羅織虚無，假名巧詆，不惟臣生者不聞，亦溥死者不知。若使徐懷丹果有其人，臣願剖心與質。倘其人烏有，則事必誣搆。獨念溥日夜解經論史，矢心報稱，曾未一日服宫，懷忠入地，即今嚴綸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臣雖與世隔越，孤立杜門，而兢兢勉學，頗知省察，不欲一字自欺，豈敢一字欺皇上？謹據實回奏，臣無任戰兢待罪之至。崇禎某年月日。